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一一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提要

東苑文鈔自記

此偶錄耳然中亦頗多有益人語余爲文嘗有所上下時輒覩止行遲不敢肆不敢華大抵斷歸聖人之大道而恆依仁或至夢古人見形魄辯難果其人哉夫古人未必數千年後猶得聽我殆我之神明自相爲證耳蓋余每持一議必多方設如古人身處其地與時又多設他方來之我詰無匿乃敢成說甚思之故稍稍爲微之因自頌爲是是亦何心儻亦有其人知之否邪或且訶之愚奈何先舒記

目錄

上卷

下卷

東苑文鈔上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一名騤 字馳黃

施氏家風紀畧序

太史公作史記首反覆於五帝之繫姓宗統之重蘇來尙已後世祖日遠人日繁遠則易謏繁則易疎勢也則譜揭可以不設哉宣城之施江以南甲族也愚山先生修家乘曰家風紀畧自高祖莪默公至曾省公凡四世而旁及伯叔氏與閨閫之懿範美夫何施氏代有奇士哉董文敏云天下無奇人田夫村婦有至性至行便是奇人今覩施氏之家篤孝純悌守廉潔貞苦節者何其多也曾省公生弱齡耳甚愛於王父母嘗抱置懷中食之肉公退見母吳夫人食惟鹽菜因泣後王父母召之食跪辭曰兒自欲隨嬢食王父母感其意遂併賜肉曰新婦有孝兒吾家其興其他家風率類此而父祖之督子若孫亦多過嚴惟名義之是勵益惟恐其失墜矣昔王休徵以孝聞在魏已登三公封侯而爲晉太保溫太眞乃心王室然絕裾有遺譏焉甚矣忠孝之難完如此今先生家著大節者炳炳而門內行具弗遺豈不爲東南衣冠士族之宗乎哉先生古君子也起家服官典常[illegible]乃自

著其書則曰施氏不才子其輯錄此非過謙辭也夫唐虞何世伊姚何人而其君臣往往舉毋若丹朱元首叢脞以逝相詰誡何故先生蓋凛乎隕越之是懼總毋敢忘父祖過嚴之意爾余家先世亦多積善以謂當有慶而卒罕與後之人其孰能以先生之心爲心孝經之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亦可思已先生之書成屬先舒序序已敬手錄一冊奉爲家範將以自警且傳示子孫

馬松里詩選序

文章者肖形而成聲者也詩爲尤甚如風號於竅小大于喁畢應于物故挺植之質視其才骨榮華之湊因其遭遇識此可以觀詩之大略焉昔者李王諸子生嘉隆之際文雅鬱興號稱極盛其焜煌炳麟幾于無復有加而吾鄉馬松里先生生與同時先生年未五十即解組優游别業嘯詠山水迹其少舉進士垂六十餘而後沒中間歷官止十三年耳林泉之樂唱酬滋多而又時與李王諸子相贈答然先生詩獨疏直質澹有示人以不雕之意于是可觀先生之骨與其遇也夫分宜當國此何時也而先生獨專疏劾其姻黨幾蹈不測遂因擯終其身雖蟬蛻軒冕先生之素懷有之然使其得君大行以展盡其蘊蓄與卅俗埽除王五兒之略先生豈不願之惜乎其以放逐終老寄骯髒于壽幽弔古之餘此先生之遭遇使然而亦其稜峻之骨有爲招也文辭吐噏于聲韻之際遂與之相肖宜乎疏直質澹而不爲琱琢之詞歟嗚呼數百載後士不遇時有百十于分宜之日者讀先生之遺文而感其槪落可勝嘆哉然則李王之詩非乎曰李王以詩名者也先生不以詩名者也以詩名故變衍而屬之不以詩名故徑意而抒之若夫才骨與其

遭遇豈殊哉則是先生之詩斷乎有其不可廢者當與天下後世共見之不獨其子孫也先生諱三才字思參官南京右通政事詳墓誌玄孫驥與先舒交屬選先生遺詩選成因爲序之

周橋周氏族譜序

三代之王姬爲盛且卜世爲最久後之爲周家苗裔者天下幾居什三蓋氏族之尤大者也東南之郡國山川財賦人物冠天下而於越襟帶江海玉帛萬國三浙之一大都會也兩大合則大矣必興興且繁繁且久大而且久奇秀必鬱渟吾觀周橋氏之族譜而

喟焉嘆曰其在斯乎周之東封少子烈爲汝墳侯後
嗣遂爲周氏漢唐以來代多材傑名儁之人爰有汝
南營道南康祥符之周厥後楷齋公澳爲元藩令史
謫山陰溫瀆而實啓周橋之裔後分爲三曰瓜田曰
張川曰前梅于是乎支派日繁以衍而忠孝節義挺
出乎其中則有若春坊公鳳翔殉難遺詩碧血九原
之句氣壯千古則有若訥軒公瀛伏闕上書卒報父
讐則有若光國公之刺肝救親則有若卜年公之國
亡蹈海自餘抱道守貞之子義不二天之女相望于
後先不可勝數而中甲科登仕版爲廉吏名臣者亦

濟濟焉子孫之多至萬餘人合譜之若嚴南門周之
來蘇吳江之東溪諸族幾十萬人於虖盛矣哉周琮
瑩從余遊一日褱牘進曰其族既繁多散處而周橋
三枝近耳乃亦以先世牴牾故遂渙不得收今茲幸
水部公襄緒請諸家老譜爲証修全譜成于今一月
二十六日復合三周會祭于溫瀆之墓于是洎者辨
隔者聯以屬于姓而娭先靈沺沺蒸蒸萃一氣于庭
堂戶牖焉雖我庶姓不敢祖天子而即我西東周之
列祖羣宗且式憑之敢請先生之嘉言以寵是舉余
曰美哉備之矣余何言則唯是子子孫孫本支百世
以敬范先型無使隕墜而已矣抑傳稱文之昭曰管
衛毛聃則我亦與子同源流也又皆爲宋邑踵南渡
之傳家周之宗盟後與姓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晉
以爲討綴食弗殊遜而相扶今子家既盡力于畬畝
墉莢而余不佞且將率吾家之子姓爲觀模則亦猶
觀模吾之先世哉言止是無能更進于是琮瑩復流
涕前曰先生之意固蔑加而其則猶願有請其童時
嘗憶先君子云未生先三月王父見背王母姚于饑
饉兵燹之餘腹呱呱于辛苦萬狀乃年十九未婚而
王母已言已未嘗不淚承聽嗣是先君子以負事客

遊歲常在外財四十卒而老母吳煢煢者又二十年
苦節幽貞婦姑一德敢祈先生錄諸簡末前請固爲
惇族之公茲則不肖其之私願爾雖然私猶公矣余
惟守節者大義攸存何公私之與有子惟益自篤孝
思砥躬飭行使昌後益大乃門以毋失夫先人不恤
緯之心則猶前志已琮瑩乃再拜謝而退遂併以書

讀韓非子語

韓非子文峭勁有鋒論事理多切中溪入奇文奇才
洵乎戰國之駿雄辯士也乃初見秦王即有趙舉韓
亡等語嗚呼子房以五世相韓秦併天下猶爲奮渃

海之槌以爲韓報仇非固韓之諸公子也說秦而口口以亡韓爲事何也然觀存韓篇耑爲韓解秦之兵而太史公亦謂韓王與韓非謀弱秦又云秦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曰非終爲韓不爲秦不如以過法誅之然則非本爲本國入秦而卒見殺謂之曰死忠可也國策此文屬張儀宣城梅鼎祚考古最稱詳核而皇覇文紀載此篇不著姓名益亦疑其非非作耳竊論吃公子雖或慘覈少恩未必背君親昧大義如是使果爲非作卽死宜矣而乃反見殺于秦抑天道邪

題新書

新書論確而理詳氣迅而詞逸奇作也觀諸奏疏大略多元本此書豈誼平日揣摩屬艸爲陳言之用者邪銅布具有經濟而乃云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是教天子與商賈爭錐刀也此卽平準之端倪後諫放民私鑄疏亦遂言之賴孝文仁明不行其說不然桑孔苛法不待武帝始爲之矣此長沙學術之一短董江都當無此語

書賈誼陳政事疏後

朝廷事而使書生有痛哭之言豈不殆哉然是時反成文景之治何也唯其敢于陳此言且見聽也儻不見聽且不見容惟有私自爲痛哭天下事其眞不可知矣況至于倂不敢哭獨有向隅飲泣者邪置筆一太息

書蘭亭帖尾

唐文皇以英雄葢世之姿手創帝業削平羣亂又復宸翰特妙畱情法書亦雅好也至取禊帖一事則大可笑以萬乘之主命糾彈之官而行下客狗盜之事臨池小技耳何足耽溺如此後逮大漸猶從高宗乞此以殉豈果以殉爲有益于死也者此與曹操之命

分餘香作組履殆有甚焉嗚呼大畧英才如文皇者亦奇矣乃生死之際愛根莫刋畱戀長物終不免露慘淡可憐之態洵乎士不可以不學道也

讀蘇文忠文語

東坡見道未徹而學亦不甚深心故其議論往往多失余作匡林已駁之至中庸論謂子思求聖人之道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以道性善爲孟子之過此於道之大原全是懵然又如三教所以異同此大事也東坡一生好佛又喜老氏語乃謂退之原道

爲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即禮運謀用是
作而兵繇此起之意周豐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
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皆此意也夫子亦云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子夏曰禮後乎而夫子
稱之老氏之說詎不其然東坡以爲不識道及跋子
繇道德經解又極贊之且云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
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蓋持說之自相
爭違如此無問其論二氏得失也其論武王曰觀兵

孟津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夫使紂可廢其
不敢肆惡久矣且牧野之役殷旅如林血流漂杵紂
之黨實繁有徒殷人焉能廢紂而更立君以姦民目
戰國策士猶可謂三代以上出于學漢魏郡縣吏九
品中正隋唐科舉之士亦皆屬姦民豈非大誤其論
李斯聽高立二世也以爲使斯聞高言即召百官陳
六師而斬之其德于扶蘇豈有旣乎不知是時高已
與胡亥定計勢足刼斯故曰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
胡亥高能得志焉又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
心高直能殺斯斯豈能更陳師而斬高乎太史公平

準書五六千言中間刺譏桑孔甚多而末乃結云烹
弘羊天乃雨其惡之也極矣商君傳借趙良口痛罵
之末結之以車裂滅家即論亦深貶然鞅令大小僇
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明尊卑爵秩以差
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
息者禁開阡陌而賦稅平諸政亦未盡不善故邵烈
謂商君書益人意智子瞻亦自云商君有功有罪其
過刻爲毒即史公亦恨之而乃云遷有大罪二論商
鞅桑弘羊之功也漢高欲易太子坡謂無吿之以呂
后太子從帝起布衣且無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

高帝言者謂叔孫通之徒不足知天下之大計夫通
諫上首引晉獻公奚齊且云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豈可背哉而坡以此少通何也武毀直不疑善盜嫂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斯爲最善于辯誣者而坡譏其
不辯又何也論賈誼以爲上得君下得大臣如絳灌
之屬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唯吾之所
欲爲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宛哉論也絳
灌之害誼蓋在誼始進時然從博士至大中大夫已
非立談之頃矣至于陳政事則已爲梁懷王傅自長
沙復徵入首尾五六年安得爲立談痛哭也且宣室

前席自嘆不及君臣相得孰過于此而是時周勃絫獄故誼疏有禮大臣語此時大臣方感之不暇豈復有忌之之心乎總是讀書論事疏耳巢許事不見于經子家寓言耳故太史公疑而不信而坡又以爲果有之其識已陋然其文之浩瀚奇肆跌宕眞未易才

題吳舒鳧詩餘

諧韻之文變變而極于詞曲要皆本源于三百篇論者偏于情豔一涉雄高謂非本色余以爲詩亡論南雅三頌即十三國風頗多壯節儻欲專歌東門之茹蘆而廢小戎非定論也舒鳧托懷豪逸筆興與俱塡

詞亭亭矯矯兀傲乎不可遏余嘗讀而壯之今將遠遊極東北一角金州蒲河皆昔人用兵之處煙沙蒼茫鐵鏃生綠極目千里鵬飛草平此其風景蓋眞與吳子胸次相激盪也悲歌之餘寫作高唱必有瀏瀏倚和酒人下泣素蜺紫電廰風南來我當日登吳山之頂望之塡詞不足道耳毛先舒題

題詩偶記

卜館南郭松徑槿籬上有閒雲下有清泉明月東來照我弦詠于斯之際長懷古人千秋已遐聲欬非遠赤嶺叢桂長橋藕花不必其時皆宜陟泛過淨慈寺有古樹兩株榦可二十圍根柢蟠結復嵌空瓏瓏如木假山狀箕踞其上高高下下爲坐爲几勢皆天然時將一壺置而酌之空翠下映酒色俱綠恨塵中有務不能長住于此往往曠懷逸發瀟洒金湖登攀四遠隨地有作總四五六言凡二十首題曰西陵漫興以其辭非一體而興趣連屬不欲析之故記于此把酒看春色時復傾一杯山鳥共我語不覺桃花開山斷出古橋橋北青松樹野花飛蜻蜓云是蘇小墓行攜一壺酒杖挂百箇錢看山欣駐脚得石且高眠芳草易碧浮雲易白迢遞望之車馬長陌竹藍于草竹

竿娟娟若有人兮山阿空老驟雨已疑瞑稍看開遠岑白日半欲落返照梧桐陰綠蓋披逾密朱華摘未稀日斜歌競發相招不肯歸盤薄長松下無人來共語坐看南港雲去作西山雨前溪已作雨山色如死灰但入空濛去須開放棹回仙翁嶺北雲起處士墳西日斜溪樹忽聞鳴鹿亂帆遙趂歸鴉松間如此明月嶺頭長多白雲興盡輒懷剡客愁來欲弔湘君六一泉西煙景十三樓上弦歌啼鳥莫催歸去遊人須喚奈何霧隱天桃灼灼烟籠碧柳毵毵一夜春殘陌上十年夢裏江南然湖頭風物雖佳而舉目淒滄昔

人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韶麗且爾匪徒揺落故情有因境而遣亦或隨時得劇以此撫心屢爲之吟云長松參天白雲逶迤石氣枯冷無人往來客何爲者溪林獨行滿身木葉都作秋聲山𨍏微穿偪側以過口不敢咳恐石驚墮適自北山來不知攜雲還宛從襟袖裏飛出指掌間夜飲高臺上露寒侵我衣吹角嚴城曙月沉星亦稀北風摧枯葉烏相不容絳鬼火寒斷橋狐妖嘯空巷叢薄已向夕衆鳥安得開留取高松頂應遲獨鶴還同郡謝仙耀爲予畫作數幅爲臥遊然累心未盡訪道無期時復披展悵從中溢覺

丘壑轉遙能無滋浩嘆耶

記馬氏見佛

皮市馬氏婦老矣長齋禮佛三十年矣佛座琉璃燈晝夜長然不熄亦三十年其家傳琉璃中自現佛像士女往觀之如鶩然見者狀不一或見釋迦或大士羅漢或一佛趺大衆作禮紺髮青螺白衣金色皆所覩人人殊相余疑之然佛法故留意因齋戒三日往視之既諦且久終亡見也而傭豎婦媼下隸輩往輒無不見即奴子隨余亦曰果見余益以疑越十日再齋戒往終已不見所謂佛第亦有影現云蓋琉璃日久積塵垢質又皴突燈光映之注目甚久恍惚肖形政如黃荃隔絹素注視敗壁既久皆成人物花鳥山雲類耳彼云見者愚者或信是佛黠者明知之亦欲炫奇且自謬有夙因緣耳余友柴虎臣江道信譁慤士也亦一再往皆亡見見燈影搖曳狀與余符余即無緣余三人緣豈都不如傭豎婦媼下隸邪大抵事須躬親覩聞傳者即百千百千一口也一口一譌也不可信矣余初因板巷見妖傳譌爲之作記今乃復覩此余是後凡涉神怪事知其多謾不復驚且窮測之覺此中超然定靜人皆紛眩讀昔人傳記亦如是

觀

記與兒子語

六月十五日甥邵國士過余與仮兒了熊臣嫣臣豹臣同食日赤烈甚日中風吹揚黃沙撲人余語兒子我輩坐此苦寂寂抑知有負戴或肩輿曳縴行烈日未食者乎今與汝住板屋蔭高樹食脫粟一菜罷解絺衣挂壁徐搖竹扇以俟茶熟彼視我殆天際人哉甥曰舅氏語大善特未盡也日甥方從江西來見避亂者匿窮谷晝不敢炊恐望煙者搜山耳夜率一炊食日則曬雨則淋宵則露睡總在草土泥水中耳屁

煢煢無甕具辭未竟余曰極矣甥曰不極彼視彼兵者斬斬繫掠骨肉別離受慘酷猶自以夫婦父子得相聚即死男全屍女全節爲幸耳然則舅所謂烈日行者不又爲天之尤高者與于是毛子愴焉久之指三徙謂曰聽哉戒之矣境靡常夫彼猶我自茲以往當益務修德力學崇厚實儉愼言行與喜怒耆欲不行常存惕隱敬畏抑畢之心戰戰兢兢量力隨方行陰德事以答天之既解天之怒嘗自警曰我何修得此然愼毋說倖富貴也夫天之惠我大多矣過矣我

實無德與功乃克享于天者如此而猶欲徼富貴其心便大得罪于天天肯赦乎

武成論

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故讀古人書勿執我意而遂疑之疑之斯沒之沒之將使我之意伸而古人之意屈夫庸詎知我果得古果失歟昔夫子嘗刪書矣是文皆裁斷于聖心者也武成之篇孟子因血流漂杵之一語遂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噫何其輕于疑經與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忠義之氣所以支天地而使之不阤者也昔湯代桀除其虐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厥後聖賢之君六七作紂之身澤猶未泯故敗則伏節死制之士多焉膠鬲觀兵亦一端矣書云咸劉厥敵韓非云紂帥天下將百萬與武王爲難武王素甲三千領破紂擒其身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以報此即欒布奏事彭越頭下之義也紂寵妾二女亦皆經自殺嬖幸且如此而況殷之賢士大夫乎且周定天下後猶不靖者數世反覆怨叛重煩諭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解者謂皆爲殷人不心服而作即君陳畢命亦緦緦焉深慮之殷人不能忘故國如是而況初入朝歌之日

哉其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蓋前則離叛之衆而後皆戴商惟舊故家遺俗所存者也然則受攻者非黨惡也固忠臣也敵愾者多則殺人者衆血流漂杵是誠有之矣夫是血也即後世萇弘嵇紹之人之血使當日夷齊叩馬而爲左右兵血亦在于此中者也商家數百年栽培之士氣至此日而絕腷愊胸一瞋不視即姓名亦併不得傳幸哉記事之臣留此一語使英靈毅魄猶髣髴隱現于竹冊之中以慰忠寃于千古夫子刪書不去之者政此志也孟子特欲止一時人主好殺之心而不暇深思耳然則讀是篇者固

有以作臣子忠憤之氣而史稱紂衆七十萬卒莫救于身弑國亡雖有忠臣義士且無如何況培養不如殷商者哉嗚呼亦足威暴君而垂炯鑒已夫一武成也義本無舛孟子疑之辭本無謬而朱蔡沈又顛之倒之古文亦有遭逢之不幸歟

皐陶執瞽瞍論

孟子桃應問瞽瞍殺人而謂皐陶可以執之舜則竊負逃諸海濵終身訢然而忘天下毛子曰此以形舜孝親之心則然非定論也天下莫尊於天子莫尊且親於天子之父尊尊而親親此古先聖王之所以治

天下也使瞽瞍殺人而皐陶徑執之則無君使舜而聽皐陶之執則無父秦太子犯法商君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漢事千秋曰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夫天子之子殺人且無罪豈有天子之父殺人而刑官遽得行法者哉古者父祖德澤猶及子孫故曰猶將十世宥之豈其舜之功被四海而不足以贖父死者哉夫天子之父誤殺人其爲變也小而無父無君則大亂之道矣且舜之天下受之堯昔曰咨岳降潙歷試乃用猶咨嗟告誡之諄諄舜亦以命禹益以神器殺人如此其慎重也況父有天下傳於子

古今之通義也而堯且以爲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授丹朱則天下病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故卒授舜以天下則堯之心爲如何而舜忍輕棄之其如堯命何如天下萬姓何他日宗堯之義又謂之何且夫救父而輕天下猶可棄天下而終不免父於戮則必不可何也使皐陶果執之必不置瞽瞍於康莊之逵矣必且幽之犴狴矣舜亦何從而竊之豈以舜能自脫於捐階浚井之變而出入險阻皆所習邪抑謂皐陶故緩之以待舜之竊是君臣相迎以僞也不然爲其責人以難能也且舜所以能生父者以其爲天

子也若舜舍天下則亦一匹夫耳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得免匹夫之父殺人而反得免無是理也海濵舜可往皐陶亦可往皐陶敢執瞽瞍於輦轂而不能追之於海濵無是理也故吾謂當時舜果爲此不但瞽瞍必伏法而舜且併應坐之又何也徇私情廢公法冒刼獄之禁而盜有罪之人則惟有父子俱斃已耳然則桃應之說君子將何以處此曰書稱不格姦又曰允若惟時瞽瞍已化於善而後堯女以二女爾況既受天下之後乎則瞽瞍必無殺人之事脫或有是惟有議親議貴而不之罪蓋八辟雖出於周而揆諸

情法古今不遠舜則厚恤死者之家而泣諫父且更爲置良保傅左右以化導誥誡日消其戾而使胥遷於善焉是則善於處變而倫常上下情事理體俱得之必無聽皐陶之執而行竊負之事也果出此則舜必且輕身辱親喪家虧國體而致天下于大亂

趙盾論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而左氏乃引孔子以謂越境乃免斯言也人多疑之弑君大惡也弑不弑豈繫乎其境之越不越毛子曰無疑也彼大惡之名是盾自尸之而遂以被之者也何言之夫靈公嫡嗣

也立之正也盾欲迎公子雍於秦非正也既以穆嬴之啼且頓首而立靈公所謂勝其邪心矣夙憾未平君臣交惡而公又不道爲盾者惟有力諫以死否則逃之耳乃欲去不去逡巡在山以覬國變聞變而返黑臀之逆則盾且使穿桃園鉅凶功與定策此與平王之戊申略同豈徒不討賊而已董狐之筆亢非深文夫子曰越境乃免非以越境寬之政以不越境擬之也夫盾豈肯越境者哉盾而肯越境則穿不成乎弑矣是二人者皆當伏大逆之刑以正邦典者也夫越境去而不返之謂故古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不蚤鬋不祭食以凶喪之禮自處誠痛之也既去而不返則討賊非其責宣子未出山而復則必當討賊二者胥失故大惡之名歸之是二者或有一焉則猶不忍以此遽歸之也且夫弑君者不討賊討賊者不弑君二者又義不兩立董狐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子止稱越境者微辭耳略辭耳蓋以越境則免不越境則不免夫不越境且不得免況於反乎況不討賊又庸賊乎哀夫子之一言而四字以進其罪盾之獄於是乎大定然則越境且得免而況於能討賊乎哉故當日就盾畫策惟有聲穿

罪而戮之以謝故君而猶舉國臣民之憤庶幾自解一二而他日下宮之難或可以不作夫穿之攻公以謂逢盾之心可也謂盾爲指使則未必然也盾既已非指使則其惡是穿自爲之盾卽誅穿可無深憾且當時國柄在盾殺穿特一行刑者力耳舍此不之圖而更寵用之則弑君之惡盾不但不得辭盾且自尸之矣已自尸之誰能去之哉不然聖人之道原本忠恕豈其猶有可寬之路而遽忍加以大惡之名哉

論直不疑

漢直不疑爲郎同舍郎亡金妄意不疑盜之不疑卽

買金償之後郎復得金大慚而人皆謂不疑長者或曰甚哉直不疑也金小事耳然使郎後不獲亡金則不疑終身被盜名矣此賢者之所必不居者也或以為求名之至者噫彼豈知不疑者哉夫同舍為郎是同官也亡其金輒億之是其人必重財輕義愎刻而不近人情者也使不受誣而不償必且詰責家人笞撻輿隸以窮求其亡金不得必有狼藉血肉至死者矣不疑志存於救人而豈暇恤一身盜名之受不受乎此所以為長者行不可及爾然償者不盜盜者不償買金而償之則盜名亦釋且使彼郎不為殘忍之事以成其德是一舉而諸善備已而又何譏焉夫人行盛德大度事要當自信於心已耳彼悻悻然小丈夫何足以語此

東苑文鈔下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騤字馳黃）著

嚴光論

嚴光傲人也或稱其氣節以為高謬已夫傲與氣節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也何謂傲人偏稟之亢戾氣形之性善之中本無此物何謂氣節是士之貞性配義與道而立者也故闇然溫溫氣節存焉謙以自飭氣節迺出吾觀世祖之待光也禮意之過加而光於世祖則無禮已甚昔人云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世祖光復舊物已歸一統率土皆臣大分定矣世祖獨非光之君乎哉君且出盡故人之意而臣不肯稍答以主客之禮哉或曰昔魏公子迎侯生侯生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意政欲成公子之名耳今光或欲以成光武之名乎曰無忌嬴非君臣也且此固戰國捭闔之風元非士君子之行也士君子之行壹於禮而已惟成己可以成物未聞毀己而成人者也夫廢禮則毀己倘窺其人之欲我驕而遂為非禮之驕以中其心與窺人之欲我媚而遂為非禮之媚以中其心其為小人一而已矣故曰此非士君子之行也或謂世多耆

肩爲媚之徒而得光之矯然豈不爲賢而奈何譏之
之深乎曰不然諂固胥類傲實凶德不得謂此之賢
於彼也譬如中寒與暍均足殺人豈可謂病寒勝於
病暑投藥者過寒過熱均足殺人豈可謂過寒則傷
過熱何害且夫諂之弊爲甘辱賤爲首鼠沒公義爲
逢惡爲附下傲之弊爲暴刻爲囂不得靜爲犯上爲
無君親兩者皆足以致大亂而爲世道憂者也是故
有子曰恭近於禮夫恭美德也猶且不可以遠於禮
況凶德而背禮其可以之居心制行而加諸君父者

哉嗟乎光亦幸値世祖之大度也然安知光不深知
世祖之大度而故爲此徼名高也倘以此待新莽斯
得矣然吾謂光必不敢何故葢世祖能容莽必不能
容名與生孰重未有貪名而不貪生者也光之爲名
也極矣彼豈其能不自愛身而敢以傲世祖者傲莽
哉

論方正學

聖人之立敎有三曰孝曰忠曰仁成其一不得廢其
二若夫成其一而大賊其二則聖人弗與何也三者
總歸於全斯人之性命而已夫失忠與孝且不仁固
自伐其秉彜之良矣而推至其極則可以弑父可以
弑君可以殘殺一世之人物而不之恤又使人胥效
之則究其害氣之所底人類且有相食之勢故聖人
兢兢立訓以爲之防者此也君子旣舉其三而必且
兼及乎其餘于是權衡重輕小大多寡之數定而毅
然行之其毅然也非悍然也果蹈仁義之謂毅一往
罔顧之謂悍方正學之死忠甚烈惜乎雖毅而未免
失之悍虜祖曰我乃能滅人九族希直曰雖十族何
畏噫是何言是何言昔蔡邕之就董氏也以卓欲族
之也陳宮被禽巽辭以活其母與女侯君集乞全一
子以奉宗祀君子許其有孝思焉希直提一朝忿激

之舌而覆十族仁孝之謂何人求死易耳王叔英廖
昇鄒瑾魏冕周是修接踵引決皆從容就義無所滋
蔓卽齊黃諸臣亦不至連坐八百七十三人也金川
門一破之後何日非死日何所非死所而必欲至于
是至是矣草詔不可就降不可卽求生亦不可獨不
可稍弭口以期免多門之赤族乎子曰殺身成仁周
以前無參彜之法殺止一身耳曰見危授命則死節
亦成人次者之一端耳恃此而尊親骨肉之不恤且
大貽他人禍而究之所以自完不過一死與絕無株
累而獨身死者等則亦何貴乎多殺人我判一死卽

更煩刑而我之身元不加痛則亦何難于多殺人然而言者極易受者極難忿怒者極快即刑者極悲矣管仲不死而夫子許其仁蓋許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其所全活者多也論令尹子文則曰忠矣焉得仁是故失忠而有救于斯民聖人取之敬仲是也忠而未仁則聖人不許其仁子文是也若是乎忠之不可以廢仁也況賊夫仁且倂賊夫孝友者哉天地之大德曰生體天地之心曰道余詳聖賢垂訓之旨歷觀古人禍福之繇發爲此論自信可以廣仁而救世若夫氣岸之士之不我與且曰吾倘得與於正學之士

族即沒有餘榮矣吾決當大笑就戮矣嗚呼于斯時也而其果能大笑乎哉試自反毋自欺

喪父不避伯叔議一

客問毛子曰執父喪必其子主名爲赴禮歟毛子曰然儻有親伯叔在者子亦可以專名自赴而不必伯叔率之歟曰是也曰伯叔尊者也所以不先之者何故曰喪無二孤孤者主也喪故不可有二主若子既爲赴而又先之以伯叔是二主矣曰然則父死祖在者赴必先祖母死父在者赴亦必先父何也曰此合文嘉所謂三綱者也父爲子綱故赴必先祖以祖爲死者之綱故也夫爲妻綱亦然兄弟不能相爲綱伯叔亦非兄弟之子之綱也故孤子自爲赴者正也先之以伯若叔非正也曰若然則君爲臣綱而禮豈有赴先君者歟曰君尊而不親父與夫尊而又親親故先以名屬之不親又尊故不敢以名屬之也曰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古人重宗子久矣今父死而赴不先叔其猶可也伯則有宗之道焉儻不先伯宗子之義謂何曰此祭者爲祖宗父母也兄弟之公事也不敢專者示有適也示有宗也主父喪者一支之事使父無父使母無夫別無可以爲綱者矣則當其

事者我矣又何藉乎伯曰記稱喪無二孤是已敢問桓子亦旣有康子而又以魯君主衛君之弔非二主歟曰不得已也臣不可以約君爲禮故以君敵君也故哀公拜則康子不拜一喪主立一喪主避猶之無二孤而已矣然此禮之變也暫也非常也且藉君爲主蓋亦有綱之義焉爾伯非綱也且無異邦君來弔也者而伯又非人君客無不可以孤答而又先伯以爲名焉何居乎哉故家禮喪必先立喪主亦曰主人謂死者長子或長孫承重者此之謂當大事雖有他尊親弗可越也曰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同爨則緦

則親伯之同居且共爨者或亦可加尊而主名也曰檀弓云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則本自無服或曰同爨緦政指其非猶雜記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云爾主喪大事也不可以同爨加亦不可以異爨損使伯同爨而可以主名則祖與父或異爨者父没亦可舍祖而不使之主名乎此論之失也夫主名者主喪者也

喪父不避伯叔議二

客難巳子曰子議人死則必以死者之子主名爲赴可謂詳已然檀弓云父兄命赴者何也曰此爲大夫

以上言之也非庶人之禮也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士已尊于庶人而禮猶如此則庶人豈有父兄命赴者乎雖然余意卽大夫以上者是亦父兄命使者而已若主名則應仍是死者之子客曰何以知之曰于朱子家禮知之家禮云赴告于親戚僚友註云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赴親戚不赴僚友考家禮所謂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司書則以子弟或吏僕爲之夫子弟吏僕豈得主名爲赴也者是記所云父兄命赴者殆亦家禮發書之類爾其曰若無則主人自赴者謂無其人爲護喪司書或賤禮不得設護喪司書則孝子自赴自赴者殆猶士喪禮之主人命赴者云爾云赴親戚不赴僚友或以無護喪司書則不得備禮或亦以賤故不得備禮然孝子自赴必其自爲主名明矣則護喪司書之發書亦必無護喪司書者主名也又後答人慰疏末云月日孤子姓名疏上某位答人而孝子主名則赴又豈有不以孝子爲主名者儻赴一人焉答慰疏又一人焉無是禮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是知卽大夫以上宜亡不以孝子主名爲赴者不但士且士以下客難曰家禮立喪主註云親

同長者主之又何謂也曰此爲無後者言之也故又云昆弟之喪宗子主之言人有兄若弟死而無後諸兄弟之親與死者同則推長兄主其喪宗子者長兄也長兄雖不定爲宗子卽長則有宗道焉爾此古所謂喪有無後無無主之義也家禮固緣古禮而損益之者也通家禮可以通古禮

烏鼠同穴辯

禹貢導渭自烏鼠同穴蔡沈註同穴山名以烏鼠山爲同穴之枝山此誤也烏鼠同穴自是一山爾雅云烏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註穴入地三四尺

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山海經邽山又西
三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故閩陳季立第字夏
彝仲皆以爲是一山夏又云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
山而萊陽宋玉叔先生宦陝嘗親見此山鳥鼠二物
共處一穴面語余也況渭止一水必不所自出者二
山渭出鳥鼠經不應更舉同穴儻出同穴經又不應
兼及鳥鼠且鳥鼠既爲同穴枝山自應先言主而後
言附何以不云同穴鳥鼠也此尤顯然者耳蔡氏以
孔傳鳥鼠共爲雌雄謂怪誕不足信豈爾雅諸書俱
不足信耶鳥鼠之共爲雌雄不可知要之定是一山

艾千子禹貢圖註畫作兩山一標鳥鼠一標同穴亦
蒙蔡訛耳或謂前文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何以止舉
二字則似乎同穴別是一山不知文字時有詳畧四
字名山而舉二字畧文也孔傳鳥鼠同穴處此山遂
名山曰鳥鼠水經亦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
南鳥鼠山則此山元可單稱鳥鼠要不得謂同穴別
是一山至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鳥
鼠山卽同穴之枝幹此說似是蔡氏所本然案書無
渭出鳥鼠之文則道元于經學已疎其注固未足遽
信也又古文之妙往往隨筆用韻此段荆岐既旅終

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
苗丕叙隱著四韻成文韻諧乎古卽偶剪去同穴二
字爲諧韻地亦復無不可也者豈得拘邪

詩序辯

詩有序古解也而考亭多駁之往往不協人意卽周
南卷耳序謂后妃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于憂勤其一章云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傳謂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朱子辯
之以爲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
臣者不知此人是指君子卽后妃之夫言思君子得

賢人以官之而處之列位毛傳之解甚明且周禮內
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
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是古后之命令固有下及于羣
臣者焉得不知其勤勞而期君子之慰安之也蓋進
賢之志恤下之心賞功之典皆政理之大而后有輔
佐君子之責固當以是爲憂思者也故楚樊姬衛南
子皆以得賢臣爲念而趙威后詰齊使以鍾離葉陽
二子之弗業憂且及于鄰邦況本國乎左傳曰君子
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
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其証
也又如摽有梅篇作者以男女昏嫁須及其時恐有
過時而不成嘉禮者故作此以通諷諭使人迨吉也
序云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夫旣云及時
而又何以恐過時人皆已及時而詩人覩時物之屢
變感日月之如馳又汲汲焉唯恐其不及時夫唯及
時而又壓不及時之慮焉此所以無不及時者也鄭
箋云我我當嫁者疏謂女被文王之化貞信敎與必
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言
我者詩人我此女非女自我此解政得猶後世作閨

情辭卽代爲閨人口語耳朱子謂懼嫁不及時而有
强暴之辱夫女子嫁卽不及時安得便有强暴之辱
且以此詩爲女子自言之嗟乎女以情欲之感爲耻
以嫁遠父母爲憂此風俗之所以云美也而謂二南
之處子自言其情至此也哉餘不及篇篇辯之爲擧
一二以明其槪他可推焉讀詩者自當虛心以求義
理之歸斯善矣且與其過徇後儒固弗如尊古之爲
是爾

辨世室不在七廟之數

祭法曰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
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先舒案所謂祖考廟卽太祖之
廟也顯皇王考卽高曾祖考是親廟也二祧者卽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是遠廟也太祖廟一遠廟二親廟
四此古天子七廟之定制也六廟之主遞遷至于有
大功德者雖親盡當遷則別爲立廟以尊之永奉其
主不復遷入于太祖廟之夾室如周文武爲二世室
是也古議禮之儒如劉歆王肅朱熹蔡沈陳祥道多
同其說後世亦有九廟之文或難之以爲併文武在
七廟之數非也難者引周禮守祧奄八人謂除去姜
嫄廟一人則止是七奄政守七廟若文武在七廟外

則奄少二人不知周公作周禮在成王時爾時止有
稷太王王季文武五廟耳七廟七奄是公預定爲周
一代之制若文武爲不遷之世室則後世子孫追尊
之典公當時尚未議及此也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者
古天子皆七廟故夫子畧擧成數言之文武特設非
常數故不及耳難者又謂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
明爲七尸則亦明爲七廟若文武在七數外是九尸
矣此尤非深察古禮者也旅酬者互相酬也元無專
一人發爵之說中庸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謂弟
子各擧觶于其長而衆相酬今六廟尸卑而太祖文

武之尸尊六尸亦皆先獻爵于太祖文武而後自互
相爲酬勸此旅酬太尸迭禮乃謂文武亦在六數而
又疑七廟七尸無緣缺一遂臆剏謂一人發爵豈確
論乎至云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是無
人者天子下與諸侯同制尤謬且大夫士干祫猶得
及其高祖身爲天子而止于立四親廟者乎且魯猶
得以魯公之廟比文世室武公之廟比武世室未聞
因之而降四廟爲二周安得以文武之廟不遷而遂
自降六廟爲四乎況子孫于父祖恩禮有隆而無殺
儻尊二世室而反去二祧其與不尊又幾何也故曰

謂文武在七廟之數者非也至謂唐虞五廟又謂夏
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盖謂合親廟爲五也謂商
祖契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皆
謂合四親廟也其述周似已然親廟之上有祧則固
不止七也記稱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
禹安得謂夏無太祖也殷人禘嚳而郊冥安得謂殷
止祖契而宗湯也且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推
之虞夏亦復可知夫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
變也而古文多稱七廟亦不定謂周制難者舍經而
多引緯書爲證其亦誣誕而不足信也已

三立說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余謂不朽者三而一者也弗得殊矣夫伯
彝之淸立德而廉頑激懦于是乎在卽立功矣叩馬
一諫義凜千古西山之歌悲憤欷歔又立言矣禹治
水地平天成而免蒸民于昏墊又乃得粒立功者也
而德亦莫大焉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又曰已嚮其利
者爲有德然禹貢物土之宜則壤成賦昭垂制作非
立言乎古之人多類此故德無不功而功不本德則
不可以爲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無故而妄動兵

多殺人雖戰勝攻取謂功乎哉助亂賊爲之立効謂
功乎哉故立功必本德立言亦必當兼功德而有之
夫出言有章而納諸軌物卽德也闡幽光誅大憝賢
奸成敗彰爲法戒所以正人心而遏亂本也是亦足
以爲功已吾故曰三而一云雖然有德有功者不必
藉言重立言則必藉有功德重矣立言而旣兼有功
德則將不止于言矣苟言而無與于功德亦奚以當
于立言之數哉月露花鳥遊戲之文末耳不可以配
二立況淫佚乎背義理乎況顚倒古人之善惡是非
者乎害于人心而大長亂斯惡矣奚德不可以爲功

且適爲罪

言行說

聖人之言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又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又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大抵先及言而後及行爲多夫行爲大言次之然古訓往往先言後行者則非重言輕行也非謂行之可以不修也顧莽言易惡行難何也夫人卽不孝悌豈有日日傷考彩兄者卽涵貪忿戾之夫豈有日日攫人財日旁邪爲姦亂取無辜刑殺之者此在得權據勢惡甚者亦必不日日爲之編戶之民薄植之士雖欲爲之亦未

繇已若夫言則危矣危矣或發人陰私或摹及閫閾或故觸忌示直或藉讚嘆爲罵至于風波之口離人之親破人之家殺人之身滅人之門者有之乃若導人于惡沮人之善或任臆妄語不恤誤人聞善輒疑聞惡輒信操論深文非確謂確又有一言汚蔑數百千萬人者如謂一城之破婦女無不被辱一科之榜士子盡屬因緣之類凡若此者卽日吐十句固綽乎有餘裕焉况或不止十句者乎一日積十十日積百百積千千積萬計其所積罪戾孔多猶且恣其利齒謂足以豪値守金人之愼訥崔瑗之銘者不謂可師翻加弄笑抑有好訶隱慝以供齒牙夫聞而輒談我固損德倘聞而自閟則此中之積穢已多且若訟揭醜詆一時而已彈文傳矣而覽者猶疑挾私唯是麗友工文借箴寓謗羣且徵据亦復流長自取名高置人何所又或苛論古人侮其無口製作戲劇以虛爲眞如謂中郎餓死父母于師兩獻美人是也忠臣孝子而被之穢惡鬼神慫恫訶譴必加于是元氣大戕故得罰亦役不細奇窮毒禍天亡之嗣坎坷變故相隨者其人行或初非大憝而竟得之必其口孽之深者也孽深卽憝已大然且曰我何罪而壹至于斯殆

不内自省歟至于作惡事人生政未必有幾耳繇此論之行之惡重數易少言之惡輕數易多互相乘除則口過之爲愆甚大將爲存心之君子也者不可不愼不可不戒古云莫捫朕舌又云口生垢口戕口此之謂歟嗚呼豈徒言哉氣象徵之矣君子觀人溫與陵而知其福德之淺深也

聖人之教說一

聖人之教之於人道也如日別教如月如星如燈聖人之教如穀別教如異味聖人之教穩實而信別教玄虛而疑聖人之教有體有用別教多有體而亡用

聖人之教大通大常別教不可以大通而大常使天下但有聖人之教而都無別教則聖人之教自立而天下亦治使天下但有別教而都無聖人之教則天下亂矣而別教亦無以自存矣葢全體天地之性以極盡人物之理者聖人也此所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人道極也別教未免或失之偏或失之矯或失之泥或失之怪或失之太過或失之不及云或云聖人之教可以治世而不可以出世不知其可以治世可以出世別教或可出世而不可以治世或謂若然則別教其可廢者耶曰然然固喻之以日月星燈矣又

喻之以穀與異味夫天既有日而亦容月星燈地亦豈以有穀而竟不產他異味哉

聖人之教說二

別教之理妙雖然吾人人也人固有人之道者也吾謂聖人之于道人道可大通可大常推諸天下萬世準焉何也別教言空併空亦空妙矣究言之亦豈能空有口須食有身須衣居須屋用須器此外一切動止起居云爲事物何當廢者則空之說何益矣行于有乃談空空之說又何益矣昔公孫龍堅謂白馬非馬辯者多爲之屈及過關而卒輸白馬之賦覈實固

不能以虛辭遁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葢此中亦未嘗不空而深洞天命之源以期全此生人之理大矣哉倫常是也人不得而廢之者也葢倫常者天爲之也聖人固不敢違天而亦豈有可違者乎奉天無私是空而已矣遵道之所當然是空而已矣無惡于志而中自慊是空而已矣因物應物我不與是空而已矣是故聖人行于有而未嘗不空別教談空而究之乃不能離有倘曰吾之有者迹而體常空聖人固亦體空者也則別教亦徒廢倫常耳夫廢倫常而終不免于有何如聖人之

不廢倫常雖有而未嘗不空者哉別教曰了生死理人之學亦何嘗不了生死極盡倫常之理而心體自空夫又孰得而生死之若夫有形者之必歸於盡巳知之久矣亦既有之且奈何有之而終欲亡且奈何則安之所以爲順命也他何預哉或曰別教之于了生死捷或曰衰世之人溺于有惘之者不得已故專以空救之耳

蛀解

秋有豆形如羊之眼味淸且甘稚黃子家種之羅生蔓屋奴釆者俘鉅蟲焉大如管長如指色靑斑駁頭

戴鬚八足有尾形略如春蠶之且登山者藏于葉之底奴曰是豆蛀也如蠹棃木如魚串紙如螟螣之害稼如螬之食李其得是肥也蝕碩豆者幾矣今獻主人罰當得死稚黃子曰譆此何罪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長養此囊殼者是物然也豆蛀天地之精華氣脈以暢其梗葉而摶結爲實焉人又從而蛀之今夫人一食噉豆數十百粟曰噉豆者艮多栽植之務未嘗勤也灌糞之用未嘗憂也而坐以享之蛀之大者也百蟲且不當一人食而顧欲求蟲以殺之天或以人之怒蟲者怒人亦當以百人之死當一蟲哉果審

是哉則人則礮矣此何罪且而爲我多摘豆以共我之口舌則罪又將過于蟲也何者蟲盜我者也而括滋味媚我者也傳不云乎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我乃畜汝且與有罪嗚呼世亦有知我與而罪之浮于蛀者乎自誅不暇奚蟲之嗔乃不殺置蔓末以滋其饑渴

蚊之嘆

先舒五六歲時母嘗使登牀驅蚊就寢但以小扇四揮之蚊虆虆出今則大揮扇以風蚊力立幔裏不動也必以扇或他衣加披拂然後立不得定乃肯去猶有匿幔角避披拂者始嚌人有聲今潛嚌人不爲聲撲蚊蚊起政與掌觸十斃其九今蚊被撲手未及風先之而蚊微得風即知近有手矣疾斜飛去不觸掌免者强半矣夫自余五六歲至今相去財數十年耳萬事判今古即蚊之朴狡亦判今古蚊豈有教之使譎者耶其亦氣運所爲蚊亦不知其關移耶是固天也莊周謂馬詭銜竊轡其知至可使以爲盜人爲之也今之蚊則天也鴆而鷹鴽而鳩常覩之矣天津橋杜鵑則何與人事而聽者愀然以傷之何也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蚊之嘆云

答應嗣寅論詩序書

日承足下書論詩小序本漢衛宏所作其謬朱子皆駁正已無可議將仲子乃淫詩不可据序謂爲鄭莊公作雅誼相提弟僕未敢謂之然也詩序無論是子夏衛宏要是近古經學相承元有師授漢唐以來守而弗墜註疏亦是列于學宮之書朱傳無緣力加排斥辟如親子孫述父祖事即間有訛誤必是可信者多至其數十百世後之裔孫則愈疎矣豈可信心持論反謂前此子孫所述大謬而我知之獨深非定論也即將仲子篇本是詩人陳莊公之辭仲子者祭仲

也父母云者爾時公雖無父而尚有母然因母及父連類之文文章家亦往往如此諸兄指公族不必爲公親兄觀其與下叔于田二篇連次則爲莊公叔段之事甚明此篇與鴟鴞棠棣皆爲傷兄弟之變而作故僕云與鴟鴞棠棣何異非謂鄭莊便可與周公齊等也書云辨其聲音知爲淫女之作僕謂數千年來古詩歌法久已絕傳亦何從而辨其聲之必爲淫乎如以其辭謂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杞其語甚暱畢竟是淫然死麕篇云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語意政同而尤覺昵何以又得爲正風也其亦幸列于二南

不在鄭衛故得免耳胡康侯作春秋傳即鄭風有女同車籜兮諸篇皆以爲爲鄭忽而作馬端臨亦辯詩序不可廢故知宋世諸儒亦多尊序耳且如子衿朱子嘗駁序云施之學校尤不相似而白鹿洞賦乃云廣青衿之疑問仍作學校解而不以爲淫奔之詩菁菁者莪序云樂育材也朱子摘其全失詩意而賦又云樂菁莪之長育亦不以爲燕飮賓客或問朱子小序意曰小序亦有不可廢處邶風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朱子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乃註孟子亦仍宗序說其敘呂氏讀詩記則云所謂朱氏實

熹少時淺陋之說歷時旣久知有未安方將相與求眞是之歸而伯恭巳下世矣若熹之衰頽汨沒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蓋其晚年學益進心益虛鑑空衡平冷煖自覺故其言之痛切如此然則集傳一書朱子亦頗悔其少作而學者乃過尊其解謂必不可稍爲之移或亦非紫陽當日之心乎仰布鄙愚不罪

答張祖定論鄭伯叔段書

辱諭儹匯林鄭伯克段論謂莊公射王中肩誓母及泉此天下不忠孝人也子何必爲之解而使及寬典

足下語良是然論人有總言之者有就其一事言之者通論寤生則罪不減段若就段事論自應甚段而末減公矣夫直鈞者幼賤有罪段幼賤而公長貴也論事則段欲加逆于君父兄而公特不善全友愛也且段過先公過後段全乎曲而公猶得直又加貴長且爲君呂東萊氏焉得專罪累公而盡釋段是黨逆矣此僕立論之指元自因此至繻葛之役直與段同罪而城潁之誓君子亦惡之其悔也亦許之然段無襲鄭之謀則公母子不至此倘極讞此獄斯段實有以致之矣莊公不孝之罪段故當裁半而去亦何可

以專病公也至云射王是弑君之賊段雖不弟不至是僕謂射王者祝聃也非公也公故不免于大戾者也然使段果破鄭又未知如何加莊公矣要之姜氏不幸生二逆子而已亦自及姑罟弗論僕論專就克段發且爲呂氏之議詳耳

與李東琪書

讀巳餘集深嘆淸妙較魚川雖雁行然覺此中更多邃入辟之遊名山一往不足輒盡如此醫說謂湖南二僧九蓮多指皆能醫九蓮多讀書知脉善探人病然藥人多不驗多指但守其家傳故方然往輒奏功

以此嘆天下事窮達成敗相反類如此僕謂足下之嘆是巳然凡事有作聰明而誤亦有守繩墨而得者固未可以一概論也余昔嘗聞客論醫云醫不可以死活人而辨其工之麤良麤工雖活人倖耳其善者即殺人固不害爲工之良也余甚怪此語夫以粗工爲倖可耳儻良而殺人則何取乎良醫無定良活人爲良故周禮稽事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失二次之失三次之失四爲下儻謂殺人而不失其良則周公之立法迂巳客語不過好奇然使人剛愎自用而不恤多殺人必自此言開之排類求之所傷甚大

項羽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太史公不許之政爲是也因足下說併及此謂立言當愼若二僧之技優劣僕固不敢臆斷之也

與周琮瑩論世說語林書

昨奴子持世說新語補來書分世說及補作前後部此自善本弟世說雋永入妙政不須補語林亦佳却自可作一書允美必欲割取以補世說亦似未能免俗然此秪就文字言之耳至此二書疵處頗多華歆亂賊也徒以遇了翁整而刈之德行何爲者也鄧伯道繫子着樹大傷父慈貿妾不愼哀恨不復畜妾或

可許其悔過何德行哉政事載陳仲弓爲太丘長吏詐稱母病求假事覺令他吏殺焉夫吏詐固是罪何至殺以此爲政豈非大酷且大丘盛德詎應有此陳羣父祖世爲漢臣巳亦曾爲先主別駕而仕于漢曹丕篡位遷官進爵但一憾容便稱方正盧子通問陸士衡遜抗是君何物此政當譏其入洛耳機答雖厲政復義覽要亦不過排調輕詆詎方正之足云周伯仁疾危刁懸亮極意營救嵩之來乃手批之至不[illegible]兄病直云那與佞人刁協有情而徑去夫協卽爲佞人彼救我兄便是有恩不加銜感反相斥辱且併蔑

其兄凌悖甚矣他日火攻大足爲不弟者戒焉得爲方正也語林德行一條項仲山飲馬投錢貨惡其棄于地矣尹臺遺范史雲兒一斛麥范不受可也以其雜巳麥併巳五斛亦送還之誓不肯受又何也凡此類皆矯情可笑非德行也周太常臥病齋宮妻闚問所苦謂犯齋禁收送詔獄薄哉忍乎非方正也蓋臨川柘湖苦無眞識見其事或稍足娛動心眼便登收之爲標矣目後之人儻謂如此人如此事便是德行方正便是良政事符相則倣學術邪而人心日益陷溺斯其爲禍可勝道哉不佞淇書中巳指及此今因

晉侯書更爲疏之亦畧舉諸端不能盡悉乃知着書自難讀書亦政未易耳晉侯故是善讀書人能毋持此意一展卷當大獲益然是亦不獨爲二書言之耳

東苑詩鈔序

蕭山宗弟甡拜譔

東苑詩鈔者稚黃五兄集中之一編也稚黃編次不一時復不一類各見指趣而此以苑名識所居也稚黃嘗讀書東園矣東園者宋東苑也即卷中潮鳴寺詩所謂百年雷雨作桑麻者其地風物蕭澹而人習朴可以懷古稚黃樂之詩不盡賦東苑而爲東苑所賦詩即東苑名焉稚黃達于詩而能工研辨風雅單析豪末要其才分訣絕足以神明其萬矱而凌厲于法故隨境輙得驅遣百有雖體非一致而情同可安

沈約稱王筠詩彈丸脫手豈爲過乎古文創始不好沿襲每有標奇必緣物造情因時設旨不詭隨于人而損益經心使讀者有以進觀其志意之所存特前人多言苦吟即偶爾著書輙閉戶深思絕慶弔酧酢雜置筆墨寛其所得裁數篇耳今稚黃臥病久歷盛夏衣重裘口語喑喑而集中諸編分班列部其爲韻成而膺遍者甚犁然也今人不如古彼亦嘗論吾稚黃詩也哉

題東苑詩鈔

此卷置在篋中者十餘年已病餘緒之頗以自怡因不欲廢去且欲爲作數語筆墨之興殊嬾且其中詩有爛然者有澹然者有範古法者有任胸臆自唱者併自不能定之因思余昔論文有云文妙在不大聲色然必外聲色而求文章又非所以言文又論謝家詠雪撒鹽酷似絮因風不甚似乃道韞得僾車騎得劣何故政以不甚似見佳耳鹽甚似是形似不甚似是神似斯言或頗資之聊復書之見文字大概如此第自是泛論文不敢取此况巳作咾乎當世有知言

者良不乏矣余固將傾耳余其敢以臆解之私强自短長高下吾詩也哉先紓自題

目錄

東苑詩鈔

錢唐毛先舒稚黃 字一名馳黃 著

五言古詩

暮春遊東園

暮春天氣佳霽色映庭樹羣動恣來還余亦信余步
東園此城隅扶杖遵微路依依見原疇稍稍開烟霧
井術紛疆畦蔬果隨所務居人多淳風力作鮮他慕
瀉鹵宜周匀鋤泥適寒冱婦女多秉機童兒學馮狐
稍北地轉曠竹木森交互弱藻慢緣流幽花靜垂露
我行不知遠足倦稍休駐風景趣余前竹橋三四渡
吾生困塵埃城邑苦冉鶩𨶹𨶹溷世遊徒爲車馬誤
偶適樂郊樂蕭然得其素此民眞吾徒此鄉亦吾故
心賞誰能同郊居良可賦行將卜我鄰亂餘頗相護
緬懷遇羲皇庶幾在朝暮歸歟望層城東樹掛蟾兎

再遊東園

東風扇陽和百物遂其生油油春雲興濛濛靈雨零
旣愛東郊園未釋玩物情携壺抱盤榼乃與朋友并
始進巷逶迤池水盈且清昔見萊苗綠今來吐黃英
居人旣我識愛我歡相迎呼婦煖我酒命兒爲我傾
談笑唯耕稼今歲穰有程但恐苦夏暵水車亟妨耕

時摘園中荳交交黄鳥鳴頹然君已醉感歎涕沾纓
旱魃緣苛政雲漢徒昭誠且盡樽中物桃柳艷紅青
主賓政相歡加豆薦魚羹復此同斟酌猗桑綠已成

春日送李子子受還燕賦得七章

逢君在秋杪今春送君回何時一樽酒共登黄金臺
一昭王不可作金臺疑已摧徒步遊燕者長望誰能
回二黄河從天來浮雲鬱西起慇懃戒行裝珍重渡
易水三今年春太遲三月氣未暖大堤離別多攀折
柳條短四美人雲髩長細路桃花香何當攬君袂徒
復攪我腸五遙遙三千里山川仍間之東南凝雲白

知我遙相思六酒闌即長途慷慨且復壯君去未題
書煩君謝王子王孝廉偁七

蕭山飲李子宅作

中冬蕩小舟搖搖適於越爲言之蕭山山城望突兀
李子澹宕人風騷負天骨綺陌時醉花高山亦采蕨
我來寒氣清黄菊芳乍歇空階置樽酒浩歌對霜月
玉顏字湘靈中坐新聲發轉軫間優亞撫徽疑潮汨
方來勢屢變未終忽如竭幽懷入兒女怨調崩濱渤
彷徨四筵驚惆悵以超忽徽聯不覺遙皓輝鑒懸髮
筵前多墜履而我竟遺襪爭呼玉山頹誰覺銀河沒

夏日謝先生彬送豳風圖詩以報之

南風靜庭除曉月澹林樹起步情有餘小鳥鳴簷隙
謝君題書來霜縑寫田舍修澹生烟姿高韻亦無價
移我吹豳日坐我茆茨下依稀指原疇彷彿數禾稼
是時適小極欲出畏炎夏如何北牕卧忽稅西岐駕
周覽卷復舒適意竟忘罷古風足賡連中沴俱遣謝
維君神明逸心與羲皇化操筆鬼神扶披胸烟海瀉
能使古今遙大朴若相迓譬如揮逝川廻光燭長夜
我痾既已蠲我懷欣多暇漸看生涼颸稍欲弄杯斝
期君果與來偕圖樂桑柘永願結比鄰相存庶有藉

西陵私讌詩

中暑氣猶和令辰卜云吉設醴薦華樽旅殽周廣室
碧荷漾薰風紅榴艷晚日初筵肅無醉湛讌光有秩
羣言敷瓊條四坐儼瑤質清華美冠蓋假樂宜笙瑟
瀕惟樗櫟拳謬側芝蘭苾高倡駭泉飛洪音企飈疾
伸紙意易濇濡毫理難悉懷貞無風雨味澹有膠漆
胥匡恃相扶自律恒如失良慙山陰唱冀競河陽筆

贈葉子

雲將高秀姿翰墨雅鮮好遘亂唯幽居三逕忘却埽
丹青有妙理潛心日幽討服習良已深遂爾通至道

偶從琴樽暇爲我寫輕縞髣髴開江山離披見花草
不知霜毫奇但令塵襟惱丘壑本眼前豈身苦不早
昔爲文苑遊明德迭洗滌世運入沉冥而君亦枯槁
白玉會登筵韞櫝昔所寶善玆鄴華筆將以圖火藻

輓辭

萬里且停唱薤露聊罷歌聽我新輓辭一唱感情多
人生樂肥馨被服繊綺羅亭亭金玉質薰香飾繁華
遊行五都市坐乘七寶車肝膽劇膠漆日夕相經過
忽然中體疲沴厲潛相加反側在牀第痛苦當奈何
奄忽行遲疾大化實匪他偶爾聚我形終竟還我家

識情散冥漠筋肉爛泥沙白骨與髮齒終久猶不磨
乃有故來物悠悠若委和新新接宿燃㴋水復還波
觀者自忘我乃爲彼歎嗟自古皆有然何用淚滂沱
義策無暫停孰信魯陽戈但恨少飲酒不得恣觀花

述思四首

吾聞古聖人剛柔本相濟老子純尚柔乃爲剛之至
其言人之生動乃死之地虛靜以觀復谷神豈其斃
人生本有情喜怒殺仁義纂篇大弛張胡能自長閉
委形苟未蛻作止互相帝動爲萬物華靜爲萬物柢
明鏡映東壁孤坐夜忽深其時當月晦景黯天恍沱

白露降已凄候蟲時一吟靜餘自萬感念存如有臨
邑邑未能陽恐忽墮幽陰誰能翻恬愉味澹絶所尋
煦養中自溫至和如可歆庚幾是息餘夜氣方自今
寐與夜相習成然忘匡牀晨鷄屋伊鳴旣覺見朝陽
是時神氣澄委順非作荒返觀中虛室皎皎靡能藏
稍聽羣音喧衆禽互翱翔紛吾萬動陳迎距以方皇
道家有遺言棲神安閑房耳目自多引壹靜豈云常
誰能內外化同塵葆其光
春風逝不居秋花忽零落吾生乘氣遊四運隨所托
踟躕顧風景昔者不可作緜歷成古今俯仰自驚愕

古人思秉燭沉憂托杯酌荒宴以爲娛懸心益銷薄

閒興十二首

大椿老千歲槿落還復開譬彼兩客過留之同擧杯
一客久長坐一客屢去來坐者未爲壽去者何足哀
壽夭等齊觀于我何有哉
前日諸隱君無病忽已卒邇日胡山人又復溘然沒
山人三十餘隱君六十闕我已四十五安必無奄忽
因之發深省百慮坐自歇雖歇良非歇室虛光以發
我佛雖大慈不能起僵骨以此惜餘陰非是戀膚髮
欲雨土生濕螻蟻將避之相緣登匡牀覓食鑽我皮

咄哉我猶生何乃相侵欺螻蟻爾我笑視君猶塚丘
活魚盆盎內一面劍春葱葱桂已具列魚猶戲盆中
邏卒突入門來縛主人翁暴魚不及餐高堂已成空
盆魚戲自若主人爛生蟲池魚復笑之暫活無乃窮
江湖雖浩蕩漁師技尤工安知海大魚不先盆魚終
因病或延年忘貪便爲福吁嗟世上人胡爲多僥倖
貪生反戕生求歡乃得哭天道自然來誰能測倚伏
書卷伴我獨忽然生遠思水流會有住雲去行安之
逝者既如此歸處當何期靜想了無得以此坐自疑
且復置書卷問之無何師

積塵爲大塊萬物塵中塵塵細不可數此中着我身
身中有心識自尊名爲人人名既假設心識焉得眞
所以坐忘者因故常得新雖忘而弗忘此道良有神
二帝何爲乎觀世如傳舍日月去之遙兵戈遞雄霸
治亂本相生終古如晝夜不見春氣來蚊虻鬧簷罅
冥心觀物理一日屢遷化成毁亦須臾哀歌俱遺謝
漢武詰兵白起成瘡痍貴者多被戮富者益以危
卜式眞朧人慷慨意不疑顧田家之業物以佐王師
既已結主歡安坐享餘貲卑哉陶朱流非俠復非癡
後人嗤古人誰知古人欺讀史三十年今日乃知之

世皆有心人身化留魂識亦有無心人委蛻隨所卽
不但忘貴賤適去死亦得旣無安排意寧受寒暑賊
此身暫爾存此中亦已息空空者太虛斯人合其德
吾將從之遊之死矢靡忒死前魂識化死後安所忒
雲樹生我思山水怡我情胡然遺夙好乃與塵囂并
緬懷園林趣托想魂亦淸山雞晨自鳴山犬夜不驚
幽居揖古人出門觀耦耕羲皇此時世沮溺爲弟兄
斯願能果否禍命誰得爭且復安所遇毋令懷抱縈
儒書使人益老書使人損禪能使人寂酒能使人遠
況復佳山水與我相繾綣行將冥心坐聊復送晼晩

客氣靜纖毫文心任偃蹇所留但空洞庶以協道壼
未知果是非體驗日三反

七言古詩

賦得峽山贈靈上人遊楚

君不見南天峽山巒飛起蟠石璁瓏落江水翠微千
疊白雲生隱君舊是軒轅子隱君化去千歲餘悵望
猿鶴徒欷歔丹樓毋自現佳氣金簡空教留道書深
山大澤氣盤薄春深會見雷雨作海南靈公才絕奇
高卧層厓望寥廓雲峰香滿仙人處逍遙白日淸塵
慮時窺石洞笑呼猿手弄瑤環忘歸去飛來寶相今

有無七星五嶺徒區區佛衣不戀羅浮宅振錫翻來明聖湖自言今歲纔三十十八辭親長鄉邑濁世誰知漁父心岐途肯作楊朱泣湖上春風柳葉齊惠休詩卷篋中攜楚客香蘭傷寂寂淮王芳草共萋萋春寒十日河冰沍要得行裝葛陂住今朝別我復何之折蘆又値江春暮十洞尋眞不厭頻離情何必淚沾巾語君莫上衡山頂南望羊城愁殺人

三桐歌題王西樵讀像卷子

君不見龍門之桐高百尺半生半死根如石蒼奇應是時代遊慘淡疑與人世隔虛心或中琴瑟用佳氣

曾無鳳凰宅微霜曉落金井寒暮色秋迴涼月白王家兄弟振大雅西樵先生更瀟灑手種梧桐今幾圍貌出鬆鬟坐其下山亭十笏中間之三株桐樹遙參差蒲團石几靜相向恍同開卷還圍恭我聞古人三荊歡同枝今兒三桐應若斯何不截取爲損篪一鳴一和聲中詩宮商鼓吹協帝運譽曰五英黃咸池胡爲自著山中服斜風疎雨還離披先生不答似有爲微笑向余示余意大材落落小材新枯枝豈必終顦顇我聽此語重嘆嗟古來不朽非繁華君不見梅寒與菊瘦猶向霜中能作花

送項木公還台州

天台一萬八千丈名勝東南此無兩瑤草仙芝榻盈掌我生遐想一探奇褰衣策杖嗟何時側身東望空爾爲浮江北來有項子烟霞帶向鬚眉裏便覺金庭去尺咫論文把酒誼不薄忽爾驚君　雙屩仍欲還鄉訪猿鶴吁嗟願君爲稍留請看天地方廪秋男兒豈爲離別愁名山石室我曹事我與君兮幸同志約我尋眞莫相二征帆遲遲午未開赤城霞氣上衣來請君更酬手中盃

五言律詩

讀范樹餱道遙堂稿悵然有作

把筆沈吟甚登樓景物非蒼茫愁遠道徙倚弄晴暉氣暖江橙熟霜乾稻蟹肥何當把樽酒爲爾慰沾衣

哭錢公雍明令子翹武與予善先公歿

昔慟紅顏客今悲白髮翁交情兩世誼涕淚一哀中握管憐嬌女傳經憶小同松楸與梧櫃何處不悲風

冬夜過去矜宅

爲訪戴逵宅東湖寒駐車霜清凋竹樹蠟近動梅花縱飲高歌發邀歡屢舞斜起看庭月白城上亂啼鴉

擬應侍蓬萊宮應制

丹墀曙色開宮樹映蓬萊風轉鳴珂靜雲移彩扇廻
御香和玉燭仙露浥金杯袞職誰能領應慚侍從才

與石崑圃

君是秦川客來爲越水遊西京亂無象公子淚還流
天地莽寥泬文章對暮秋長留一詩卷萬古白雲愁

贈石崑圃兼寄訊李天生

漢京三輔地才傑鬱雲蒸徙筆君眞好悲歌我亦能
秋風寒入水落日見諸陵還擬驅車過登龍捐李膺

橫山

春日恣春遊沿洄蹟小舟誰知白雲外別有橫山幽

明月照人臥清泉到枕流我來三宿去夜夜夢滄洲

般若菴

白石杳無盡客來雲不知草深遮路沒竹密度鐘遲
老樹千年蛻枯僧一尺眉悠然此身世歸去欲何之

美人

西方美人子贈我碧琅玕不敢着懷袖持將孤鳳餐
楚臣長勝纏秦女亦驂鸞一笑邀之去雲中訪古歡

白雁

白雁起天末孤飛向我鳴秋雲薄于練江樹遠含情
花落瀟芳氣溪流兼雨聲茲懷不可說離思徒縱橫

瓜山

流水落千峯桃花夾岸濃菲驚眠草鹿雲斷隔溪鐘
浣女不相避僊人疑可逢何時遂幽興終日醉扶筇

西湖秋興

我載西湖酒乘舟弄月華道逢滄海客邀我御雲車
且作九秋別遙追八月槎鸞情與鳳想處處寫煙霞

同友輞川館看桂

落日暮山紫相攜殊不還秋風吹白桂爭向月中攀
雙樹果僊種八公眞小山因之蛻金骨不用駐丹顏

吳山

我陟吳山頂東南古宋都鳳凰鳴不得塌翅臥平蕪
雲近誰能御天高詎可呼孤吟不盡調留恨與江湖

七言律詩

初夏許竹隱寓齋得今字

許掾高齋祇樹林蒼然松栝晝陰陰披襟竹裏忘賓
主把袂樽前失古今吳苑草深誰試馬皇亭雲暝更
飛禽憑餘春色留君駐紅藥翻堦好苦吟

酬袁令昭見贈之作令昭嘗爲荊州太守

樓船曾共醉芳菲拓落風塵柢素衣名滿姑蘇游宦
晚調高江漢和人稀春殘南浦愁成別賞偏東山興

不違遲我十年頭尚黑逢君應在釣魚磯

爲閩六鈴先生五十賦

春酒盈樽此過從先生燕坐對南峰劉琨亂去新詩好陶令歸來野興濃手把芙蓉寒照夜心憐松柏逈凌冬鳳毛一片還殊色況復君家是六龍

初秋感懷寄江遙止

鳳凰山北蚤驚秋叢桂庭前夕露流君自高才能慢世予憐多病好披裘樓船曉出黃牛峽烽火晴高白鷺洲擬共登臨望鴻雁長江東去正堪愁

春日南屏堆雲精舍

雲深應是護幽居花竹陰森未許鋤佛蛻千年藏舍利鑪烟終日襲衣裾鍾聲夜靜疑天籟塔影春流倒碧虛五嶽芒鞵他日遍此中偃卧即吾廬

南屏藕花

南山西苑芰荷生翠色紅芳映水清石洞飛雲凝藕白沙隄餘錦帶花明堤名錦帶楚臣舊惡懷湘佩越女新歌倚棹聲我欲采之秋正好商飈玉露會縱橫

夏日山莊晚集喜雨

翠幔臨風百尺臺朱明向晚一樽開峰頭斜日依虹沒樹杪飛雲帶雨來凉就梧桐忘羽扇醉牽荷葉當金杯直疑銀漢簷前落爽氣飄飄坐不廻

淨慈寺

紺殿新成敞翠微金繩寶相逈光輝雷峰映日波相媚鏡室啣花鳥共飛幢影晝垂千佛坐閣雲晴濕老僧衣行人禮罷應悲淚古寺南朝廢已稀

詠菊

高秋金氣颯凉飈無數黃花發滿枝餐得長生應有訣坐來清興獨相宜煙流芳蕊人堪醉露冷幽香蝶不知自是生來塵外物漫將弦管惱東籬

秋日漫成

氣澄晴日映巖巒木葉千林乍著丹露冷三秋荷作佩風吹雙鬢籜爲冠嶺上烟霞生暮色樓頭鐘鼓動初寒縱令極目傷風景載酒登高興未闌

江塘

慶春門外水湯湯苑路逶迤遠古塘匹馬驟驚霜練影晴花猶帶御溝香平沙草沒春流漲高樹雲銜夕照黃江色空濛知近遠古人驅石到扶桑

岳墳

鄂王祠廟大湖西大樹蕭蕭向古隄合殿氤氳生碧瓦孤亭苔蘚落紅泥露流古檜銅人泣秋老深松石

馬嘶解得南枝何限恨六陵殘處鷓鴣啼

從清平山度嶺至雲居訪仁菴大師

翠微引步上虛空高下樓臺曲逕通紅葉遥分秋萬
樹青山行過竹多叢雲生古壁將成雨日落長松更
起風望裏白毫知不遠天花落處坐支公

贈谿堂大師

一寓南峰臘轉深蕭然終日看孤岑誰能醉醒忘元
亮自是神情勝道林月色向來知幻影頭懷何必廢
高吟塵緣堪羨無生侶去住浮雲不繫心

過本金法師作

三天竺國講堂開九里金沙澗水廻避俗果然麾麈熱
客尋山聊一踏春苔松雲自映繙經榻花雨長飛説
法臺獅窟翻成豺虎地看君眞是不群才

夏日飲顧綱中館分得豪字

南湖亭榭倚雲高避暑飛觴興轉豪坐愛臨池拂荷
氣醉來枕石聽松濤秦亭疎雨過高樹宋苑餘霞散
彩毫安得曲中生白雪滿筵零亂向君操

曉登南屏絶頂望遠

南山樹色靄霏微獨上高頭霧濕衣苑草春遮麋鹿
卧宮雲曉帶鳳凰飛紅樓古佛光相映玉局仙人馭
不歸東去須臾霞氣起海門初日弄晴輝

潮鳴寺

城東東苑潮鳴寺此地曾經駐翠華南渡地靈猶表
海北巡天子更無家宮人步屧生春草侍從鳴珂委
砌花最是帝寬哀故老百年雷雨作桑麻

謁陸士衡祠偶題

碧砌朱楹蔓草餘風流千載恨何如暑氣偶然思竹
篠秋風何不憶鱸魚庭花過雨紅爭落堦柳經春綠
漸疎日暮河橋回首處更無黃耳一傳書

九日

颯颯天風落早霜今朝轉憶古人狂疎籬叢菊含幽
態曲沼枯荷靜晚香秋色西來將渡海暮雲南去似
還鄉誰知獨立蒼茫意何處登臨不斷腸

題吳山道院

地接江湖二水分天開罨畫絶氛氳芙蓉洞裏仙人
宅松檜階前白隺羣霧益晝移金殿影星旗秋禮石
壇雲月明不信王喬集徹夜吹笙下界聞

五言排律

爲山陰王太夫人敬賦十韻

遲日照晴嵐清風映碧潭渥顏長韡韡翠髮漸毿毿

挽鹿何知苦封鮭本絕甘湖亏憐髮觰日馭憶驂驔
終夜還收泣餘生未恐貪悲心徒血緯壯志欲磨簪
金粉都忘御詩書夙所眈愁來仍詠鵲老去未休蠶
子巳高龍鳳名應在蔚藍遙憐望湖曲盛事倂江南

送徐敬菴吏部之燕

子去薊門道金風候巳殊霜晴來塞雁秋老篤江鱸
短草衰逾碧垂楊折未枯醉中懷往日望裏見平蕪
郭隗才無敵山公輿豈孤定應過碣石行復賦燕都
雙闕仍霄漢高臺近有無殷懃一樽酒珍重郎長途

靈鷲作

醉客題詩處登臨興未闌松篁轉幽翠徑路此紆盤
勝地青霞濕交枝白露溥老僧藤作杖高士籜爲冠
野鹿眠香案游魚狎瀉湍鑿空山太古吹雪洞長寒
海氣添潮紫琳宮映日丹楓林半煙霧蓮瓣湧峯巒
倒景招朱馭憑虛坐彩鸞天香滿懷袖驚忽化琅玕

冷泉亭

誰築此亭好勝遊長在茲滑雲生古苑流水過方池
委曲山逾靜瓏璁石轉奇竹深藏白日松老斷游絲
是物含眞態忘形與道期洞猿呼或出野鹿臥無疑
獨往巳如此相從更有誰㬌來心不著泉冷齒應知
上古桃源客幽懷我得之

入靈鷲贈顧雲和尚

不辨空濛處松聲雜雨聲濕雲經屐散飛瀑到池平
洞壑留今古藤蘿半死生高僧談白法童子劚黃精
猿倚江風嘯雞驚海日鳴我來貪問道翻使重含情

七言排律

與王永嘉邑侯亦世言別賦二十句

金門射策早題名御苑看花醉聽鶯楚國辭華元宋
玉漢庭經術憶匡衡分符恰自當甌越制邑還看是

斗城惠政不妨頌蠟屐高情應愛聽吹笙直今炎徼
皆含潤不酌廉泉也自淸稍待謝公徵秩滿何當樂
氏謗書成漫貪濠濮觀魚樂且種梧桐待鳳鳴慚愧
十年曾御李羨其今夕共斑荊舉頭紅樹南屏近把
酒清宵北斗橫行矣東山須捉鼻果能無意爲蒼生

五言絕句

對雷峯作

突兀愛此塔看成落照紅頹然吾巳醉蕭颯似衰翁

沙盆潭辭二首

鏡裏秋雲白樓頭夕照黃颿檣去如馬箇箇客還鄉
吳榜小如葉吳娃輕若雲楚人過潭口不敢說湘君

六言絕句

漫興六首

紅塵卻謝不去白雲招之或來我遊帝所甚樂客賦人間可哀

鹿性豈欲遠俗雀㗸何心到天聊以自適所適不知其然而然

青山之下有水碧水之上有雲愛爾逃名范蠡愁予莫弔湘君

任他是馬非馬呼我爲牛即牛何事眼中青白併忘皮裏春秋

高歌可以當哭沉飲無乃非癡聲無哀樂乃爾酒中聖賢在茲

遊魚相忘湖海舊燕能說興亡錦帶橋頭活水烏衣巷口斜陽

七言絕句

秋江辭

越女羅裙映水紅錢唐潮落見西風一雙烏榜曉烟外幾處菱歌明月中

送姜桐音還越不及

江雨茫茫江水寒孤舟搖入暮雲端送君不及空相望欲涉秋江自采蘭

賦得宛馬

西來宛馬五花文牽出天閑氣似雲空使龍媒歌萬古當時不賜李將軍

琵琶曲

雁聲盡過肉聲愁錦帳琵琶醉未休赤日黃沙三萬里幾人歸去得封侯

東山公子歌

公子東山未恐歸芙蓉嬌面越羅衣朝開翠黛侵山色夜挂明珠奪月輝

暮春同李東琪訪本金法師不遇宿藏經閣

相攜天竺訪袈裟帳對春松落晚霞便臥萬山空翠裏醒來迷却石蓮花

畫柳

謝家畫柳蕭疎極却似佳人病後腰昨夜西風何處起短條吹盡復長條

石屋山人

石屋山人著綠蓑愛乘小艇趁湖波鷺鷥亦是忘機鳥立著人邊啄白荷

過君簡漫題二首

東巷先生是隱君西軒把酒弄斜曛忽然乘興圖秋色不覺將人坐白雲

銀杏初凋滿地黃臘梅爭吐一林香幅巾三箇就石飲除却君家無此鄉

與謝文侯二首

我欲相邀顧虎頭畫余笑傲凌滄洲竟知此生快活少聊借圖中汗漫遊

萬壑千溪潑墨新不知是否武陵津知君不肯着濃色三點五點桃花春

夏雨簡柴二虎臣

憐君卧病卧墻東感我身名類轉蓬君家陂池漲新水且須酌酒對南風

歸舟聞吳歌

吳兒搖船夜唱歌歌聲宛轉感情多今夜還鄉猶淚落今夜離鄉當奈何

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嘗讀書杭州之東園即宋東苑故址因以名其詩文文鈔凡三十三篇其趙盾論解越境爲出奔不歸較前人所說爲允方正學論責其當巽詞以免十族則其說刻而且迂當生死呼吸之際稍一轉念瞻顧豈復能抗節不撓且成祖天性慘毒瓜蔓之抄亦不因此一語至引侯君集謀反伏誅乞免一子以存宗祀爲例尤爲不倫其武成論謂聖人存血流漂杵一語見紂之世臣捐軀報國者衆雖因鼎革之際抗節死事者發然未免附會經義穿鑿太過詩鈔凡九十六首大抵音調瀏亮猶有七子之餘風焉

小匡文鈔四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匡文鈔四卷》提要

小匡文鈔自敘、

小匡文鈔者文皆小有所匡者也余年十一二讀古人書即操筆學爲文甞是時已妄希作者齒日以長嗜日以篤槩槩焉有成帙矣然多風華露藻之篇或是橅放形似之作甞其欣於一快亦欲神厲千秋而不自知其無當於眞得也時年四十竊有志於斯道亦思爲功而中心未通識趣岐惑六經前陳難測微妙其他典籍是非參差就正則鮮得要指考諸前哲亦罕定論焉昧者壓於陳說但知附和好異者翻案而更入於畸衺求得眞是殊亦艱哉仰而思之至忘寢食雖出才質駑鈍亦見鄙懷之至愼矣然則孰爲司南而能得其確然不由於我之心乎而又孰爲司南而啓我之心則非天乎

然求契於天心良難此所以彷徨不能自決耳方臨書而思定其是也恐失言恐誤人恐得罪往昔如醫療難證如士斷大獄出入生死鬼神貽之故懷其意久而後落筆既成文又久而後示人有遲之至數年者有遲之至二三十年者故凡有所作都非敢以易出之者也則未知天心果以爲是否乎其敢以自信者遽信天哉雖然吾又何敢過疑天也哉

目錄

第一卷

書

小圭文鈔卷首二

小圭文鈔卷首三

小匡文鈔第一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騤字馳黃）著

同學諸子批

書

答張鹿牀先生書

昔奉鹿牀先生足下伏讀賜札稱譽過高殊爲慚仄而文彩栩𠑽又使人怵惕河漢但其中義疏過多不無謬輵鄙意謂此一大事正須以數言了之顧力行如何耳義多則途岐途岐則意惑非單刀刺心手段也要使此身立在上古爾時一畫未啓二典未陳一切文字言語都未曾有我生其時豈肯竟爾榛榛而立狉狉而行如是而活如是而沒畢竟要尋求

生死根源作一了生死決則必歸於格去物欲矣此斷然之理無可疑者諸俱其格物問答理學真語諸書茲不復論此是僕自省到此處因之立說印合於大學格物之旨而欣其符故遂藉格物以暢其義非是欲講明格物著此諸篇也物欲盡則天理復形諸倫常自無不善則一格物欲而所謂盡倫常便已該之乃僕又以盡倫常與格物欲爲內外對舉特恐單提去物欲將入佛學墮於一偏廢却倫常便使性分不得完滿則生死猶有未能了所以更以倫常相對舉斯詳盡耳先生以格作正字解正物是使物得其正之義但物得其正便是復天理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儻非去物欲焉能復天理故僕以爲不若格去物欲之解的當耳一去物欲而致知而誠意而正心以至於修齊治平無一非天理中事一以貫之端在乎此若將格物亦作復天理解迥首處無去物欲工夫而即云復天理學者將何從著手也孟子直指良知正所以別於見聞思慮之知其於聖學爲功非小即先生所云力除障蔽以踐本明本明二字即良知何以駁鄒國之書之著良字乎然此語久矣緣世儒欲攻陽明良知之說而幷及孟子嗚呼豈其然哉餘意不能悉答但直陳鄙懷未知稍有當於高旨否吳越相隔千餘里馳思何曲夢寐以之倘郵筒得便幸不惜更垂指示使僕得受益更慰懸旌先舒頓首

與王不菴書

十年仰止忽得披覩欣慰之懷不可名說細讀大集鴻博之

中而思深力摯洵乎爲理家之區藪也通部尚未能閱遍故未暇須及仰九諭解疏已見詳明乃無善無惡之義鄙意以爲不必定樹樹亦無礙何故學人工夫只爲善去惡足矣果到純乎善而了無惡境地則善惡之名不立可也立亦可也亦何用決要說到無善無惡此僕謂此義不必定樹者也然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詳陽明無善無惡之旨即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亦未嘗背古聖賢之說故僕又曰樹亦無礙至于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二語則僕嘗疑其有病夫格物先致知后豈其爲善去惡之後而乃始知善知惡耶僕嘗臆作二句云格去物欲是格物擴充良知是致知茫昧之談未知有當於大學否

詳聖學眞語中玆併奉覽幸不惜明誨以豁蒙袪惑是所厚
拜而求者矣賤體稍健當走寶雲更一罄積衷抽妙緖耳

答王不菴書

聖人之學了生死最穩此是僕眞見到此處非是故欲爲儒
者張門庭也說者皆謂聖人治世而不能出世惟佛學方能
出世出世者了生死也僕謂此皆未曾眞見到之語耳佛談
了生死久矣老子亦云死而不亡者壽夫聖人之道大而於
盡性至命者甚深豈有反不能了生死者哉夫了生死無他
只是完此天命之性而已格物欲者完性命者了生
死盡倫常者完性命者了生死聖人內格物欲外盡
倫常則性命完而生死了此直截了義斷乎無疑乃談理學

者一聞了生死語便以爲援儒入佛而呵斥之反將第一義
事讓於佛氏僕心誠悲之所以不自量其才之短筆之鈍而
呶呶不能自休雖被誚而有所不恤者也諭云物與念與欲
不可強混僕豈不知之然亦顧其立言之旨如何如不過乎
物之物惟狂克念作聖之念豈可混作欲字解至如記云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謂則物欲二字義便相貫程
子曰只有所向便是欲是念頭微有粘着處亦便是欲則欲
念二字義亦有可互通之處然僕他書中亦有分疏此三字
處固不盡同之耳若夫盡倫常而一誠無妄此便是大聖賢
人定了生死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夫萬物備而反身誠即盡倫常而一誠無妄也乃曰樂莫大
焉玩此樂字而了生死之妙在其中焉即以人達天之微處
正不外此儒欲外此而別求達天之微恐反入岐途耳故子
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達天正自不離下學伊川曰
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在焉近劉念臺夫子云收斂身心爲上
達天德之本此皆可爲詳味者也僕弱冠即咯血儒書而外
便留意於養生家及佛氏之書三十餘年茫無歸宿後復劇
病者三年魂搖搖然若一動念頭彼便欲離軀殼而去如殘
鐙餘燄稍拂即滅以此危乎一念不著以留三年欲脫之魂
久之此中便微有見處亦絕非從思索而來因之凝滯頓豁
痼疾漸瘳今筆之書者大半爾時之薾有所得也仰質大方
誠求指示即見笑海若然僕亦豈能自匿哉

答李寅淸書

日讀賜書析理頗精深而文更雄宕宛乎朱陸太極相難之
篇也但僕粗疎人讀之尚未能盡悉耳且思鈍手懶不能長
言寫之略舉其要奉答一二體用一原內外一致不得遺外
而言內亦不得遺內而言外此語良是但僕格去物欲之義
並非遺外而言內也何則格物欲則還天理既還天理則所
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畢具於其中而豈慮乎遺外哉諭云
內格物欲外盡倫常二語雖起往聖亦不能易但二事當合
而爲一分之則弊僕聖學眞語雖樹內外二義中仍自合未
嘗分也第二卷聖人之道十三條已盡言之其第四條云聖
人以倫常爲性命內事其盡倫常處即是完性命處第八條

云太極無形而有理此理降之於人則爲性命性命形之副
爲倫常後又有與吳樫書皆發明此義他處說此亦多足下
試賜一詳覽當知僕書與尊指元無牴牾耳僕尚有潩書格
物諸說及格物問答未及印呈觀之當更盡委曲餘語未及
一一條答俟雪濤當步過铜齋暢聆玄旨以袪我朦瞶爲快

與家大可書

日相過欲一談乃不得晤悵悵然也日云學者貶陽明殊過
大可力爲之扶明不但有功於陽明亦大有功於理學矣而
論紫陽則亦不宜太刻大抵議論必以至平爲主否則必激
而招反攻之勢即如陽明於先儒亦有幾貶太甚之處如云
影響猶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此等語豈非太甚則後

人攻之之更甚也亦自有以招之也極之數言云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道王路何物也蓋是天理
當然之極也愚故願大可語必持其至不要使天下後世人
之心俱服斯爲立言斯足比於立德立功爲三不朽蓋不得
已有言而匪有所挾私耳相去途遠又恐大可不日渡江不
得復面故致此書幸垂意察之察之儻更有以啓我亦不嫌
往復耳

答方渭仁書

微讀于太傅傳高老耆勁結構謚法而下字有衡量銖黍不
差于公當亦地下心快即此一篇可徵全史將來當亞班而
軼范定亡疑也中有一二語稍可商略一曰機疎鄙意謂公
當此等大盤錯事指麾平定則不得謂之機疎且文中有悉
中機宜語又不應著此句或易疎爲沉如何至於不爭易做
事徐有貞輩既奪門似乎有不得不殺公之勢故曰不殺謙
今日之事爲無名小人肺腑不覺自吐僕潩書中有于大傅
論二篇總是黃竑疏入帝意益決爭之不但不聽而已而此
身必危不但公身危即上皇沂王亦未必不危而更使帝有
失德事夫忠臣殺身而有益於國殺身可也徒殺身亡益已
不爲之況殺身而更貽國家之禍哉是公之不爭誠無可逾
君且謂南宮之復辟憲宗之嗣立亦正是公之默留之計蓋
大臣立身不求皆名不圖身功而一以國家安危爲己任其
無可如何之苦心即不見諒于天下後世而不必求白若夫

悻悻然激於氣而競於名而奮身一擲即凶于人國不之恤
義之所不欲出者也近日文章家侯朝宗魏冰叔皆加駁議
僕殊謂不然非以與公同里黨之也鄙語或可采幸足下爲
曲暢之不第慰公於九原此自是千古定論非阿其所好耳
畧陳末議無任主臣

與顧旦巷書

志事日以告竣采緝略備矣項閱憲語謂婦人登誌必是題
揚或由官獎其否者皆宜汰去蓋以此事屬大典人須詳慎
而登之恐濫收則滋累簡牘此古道也誠盛心也但僕謂大
抵題獎事須富貴有力者方得辦之蓽門下戶詎能邀及果
如是則貧家節烈永絕褒揚既無以慰及幽泉亦非勸善之

至意也。夫節婦爲有力之家。則可悲者。祇作未亡人耳。其餘席華膴潤脂膏。安享已多。而又榮邀須美。名氏彰徹。魏坊建於大路。綽楔耀其里門。悲歌貞鵠。直足償之。若乃荒陬窮巷之次。仰不存之日。餔糜相守。苦已難言。又喪所天。益當哀憫。所謂窮民之無告者。寡婦爲甚。而貧家之寡婦爲尤甚者也。前者當事屬僕輩以搜輯之任。于時賫素楲筆。咨訪百端。但聞一苦貞奇烈事。則當飧投箸。揮毫疾書。至於抒寫之所及。或處子矢志。至於雉經。或烈婦罵寇賊。乃至被殺。乃有時日既久。面貌不渝。屍已瓜分。而肉猶飛動。往往爲之髮上衝冠。涕泗交墮。凡若此者。未經表揚者爲多。玆既取稍不常之人。已削去十三二。凡所存者。已是簡嚴。儻更擬刪除。眞有旁皇

而不能下筆者矣。況今聞云。志書一照陝西書例。查陝志首西安一府。所載列女七百九十八人。杭州亦浙江首府。所載止近四百人。較之西安。減且過半。以例相準。不宜更損。推諸全浙。大概可知。夫足下向以名教是非爲己責者也。斯激揚風節。諦屬素心。況今當路諸大臣。莫不愷弟以爲心。慈祥以敷政。噓枯吹瘠。恩貫遐邇。豈忍孤芳獨歸湮沒。儻足下肯進此說。想必蒙垂聽。仁人利溥。榮及九原。庶使彤管大發潛光。而幽魂無復夜臺之泣。其爲陰德。豈有既哉。豈有既哉。專玆仰瀆。伏祈垂鑒。不宣

答友人論嚴光書

日奉手書論嚴光。謂僕不應過加之貶。其中論士君子出處殊尚不必一致。故古有不事王侯山林長往之人。又謂黨人雖過激。不爲無功於漢。凡此等言之非一二語可了。且非僕持論之本指。姑未暇及。僕總惡光傲而無禮於其君而已。竊聞之。人心之貞邪。由乎敬肆。而天下之治忽。繫乎順逆。是故尊尊親親貴貴賢賢。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反此則石碏所謂六逆。去順效逆。所以速禍。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君長之長也。故使臣子人懷忠孝之心。以愛戴其君。親則治。否則逆。且大亂。古聖人立之。以爲教。王者敷之以爲政。惟此而已。舍此則別無他具焉。初光武之即位也。光既變姓名。隱身而不見。帝令人物色訪之。光乃被羊裘釣澤中。而齊國乃有上書之事。夫漁者必不被羊裘。而被羊裘必非

漁者。則光之變姓名也。固矯僞以示高。而又恐帝終不能得我也。乃被裘釣澤。以動人觀聽。自衒之心。蓋已露矣。及帝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嗚呼。帝於光恩禮已多。而光過爲偃蹇。以相陵慢。可乎哉。巢許事乎家妄語。光引以況己。尤爲背誕。夫傲者凶德。丹朱與象。垂戒千古。夫子曰。小人驕而不泰。則驕者必小人矣。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楊子爲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夫爲我亦何嘗便至無君。而孟子推其事與心。則以爲無君。而入於禽獸耳。

若光則眞無君矣.豈不甚於楊朱之爲我乎哉.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禮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在國在野.皆人臣也.而天子諸侯且臣伯叔兄.况故人哉.則資父之義委佩之禮.豈容自忽.夫古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特謂其恬淡居心.不爲諂以要求富貴耳.非驕凌之謂也.若云.士君子正當藉光以自爲地.不然.恐君尊士賤.將無所底止.鄙意又不敢謂然也.易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儒行云.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斯君子惟是守義秉禮.凛大分.敬大倫.持敬不敢肆.以爲立身行已之正道.正道.君子所以自爲地者也.未聞從事於驕凌.而放蕩禮法之外.倘然曰.自爲地.且使光果有是心.其尚得爲君子乎哉.且又何如

逐.蕭之逆.微不悲哉.孟子曰.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有性焉.是君臣之義.賓主之禮.皆本原於天命之性.而不可以或乖者也.觀光之故作此態也.不但君臣之義背.而即論賓主之禮亦狂.豈不逆性而違天哉.至於引及彝齊.則鄙意謂彝齊.乃商諸侯之後.而武王克商.親爲仇敵.故有以暴易暴之嘆.而甘餓死.必不臣周.蓋盡忠殉節.道固應然.若光値本朝中興之令主.又豈可與遺鼎革.而恥事二姓者.等哉.此其理自判然.又不待煩詞而後明者也.雖然.此亦就彝齊言之耳.若微箕於周.尤爲仇國.在當時.雖作賓王家.固爲臣僕.而陳嘻助祭.亦未嘗以無禮將之.况光於世祖.斯又何說.至謂光之事.人之所甚難.故當尊之而不可貶.此又非也.事當

論是非.不論難易.如徒以其難而輒與之.則克伐怨欲之不行.子何以曰.可以爲難而仁則吾不知也.張也爲難能.子游又何以曰.未仁也.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居易易行險難.何以更以易者爲君子.而以難者爲小人.夫難亦合道之爲貴耳.違乎道而務爲難.此正行險徼幸之類.聖賢之所深惡.而必不予之者也.總而斷之.官可不受.君必不可陵.節可自高.禮必不可廢.諂固不可爲.而傲則必不可長.聞向者有布衣之士.對邑令君.稍形簡倨.而足下以爲非禮.况人臣於天子者哉.儻果以光爲佳.則此士更無可議.儻以此士爲未善.斯光之爲非多矣.請足下更加詳誨.以祛僕之惑.何如.曷勝悚息.敬俟下風.

答應子黃書

漢賈彪論.自信非謬.承足下送難.發義頗雋.乃徐而按之.或未盡是也.昔者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曰敬曰寬.古聖人之用心如此.棄子而與殺人同科.在寬之義謂何.且不知其據何典也.子語季康子.子爲政.焉用殺.夫康子之所欲殺者無道.而子猶止之.貧民棄子.豈無道哉.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吾見棄子者之情.之極可哀矜.而豈有可殺之罪哉.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殺父母以抵其墮地小兒之命.人倫之顚之倒.之已極.殺機大橫.小民化之.且將並起以互相賊.而又焉能使之相親哉.周之時.天下和.政敎平.則婦人樂有子矣.乘不

朱政所以作也彪既長新息而不能澤及此一方反加之虐政其亦異於古人之爲治已昔王濬守巴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者濬乃寬其徭課產育者皆與休復而全活者數千人未聞其初罪殺嬰兒如殺人之罪也近如杭州創育嬰堂小兒之活者已多彪何難官爲設局以收養之則豈非仁政否或出加勸諭止之耳薄罰警之亦憐矣夫人不得已忍於死其子而又遭官刑已大不堪而乃更直行顯戮乎哉僕嚴光客難論東漢末之士風往往亢厲以爲節峻刻以爲才退藏渾和之氣殆盡而併促國脈若彪之爲政此亦其一端已前論范書至此常恐後人不窮其弊而竊爲美談因以爲法而論大略已盡意今復寫鄙指以答雅懷惟子黃更垂諦察何如

與蔡寅倩書

讀大作浩淵之中時見古鬱直追退之之起衰矣爲之三歎至議禮之文所繫者大雖文筆蒼雅古色紛披而間有未當敢雷同乎聘婦喪禮說小加改定自成醇儒之文可以垂後而爲法微細處則筆之原本上行如或未安亦可更有以教之也立繼室說殊覺未妥足下元配郭夫人既沒後不續繼室可也不爲失禮而如夫人黃雖舉三子行內事有年則終是副室不得稱繼室繼室則是繼取之正夫人矣稱名既殊爲禮亦異使將來足下而貴將使受繼室之誥命乎抑未便乎使先足下而逝足下將齊衰而杖期乎抑不服乎使郭夫人有遺兒將使之服斬衰三年而丁憂乎抑從嫡子爲庶母之服乎凡此皆扞格不可行則自稱繼室始則豈可不慎昔有因繼副二字混而至於骨肉操戈竟成閼伯實沉之敗此亦足下所當斟之也至引左氏繼室以聲子語謂妾亦可稱僕謂古人名稱往往參差不一即天子後宮備員至第八十一亦已微矣而曲禮云八十一御妻貫魚之次及龔妾名在古有之今則未見其可耳則繼室副室名分釐然豈可藉經術之文以成其說且筆之以傳世而謂亦猶行古之道也哉足下通經博古發爲文章自當身作頹波砥柱豈可開疑似之端而釀人家國以紊亂不可解之禍不亦惜乎知僕乃是相成之誼而非故爲過苛之論也足下特乘興一往故欲附爾儻垂意審思必確有見其不然者惟所謹之謹之而已

與諸虎男論讀經書

日接讀九經說謂九經共計之得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子弟好學者日讀千字不及歲半可周以此勉人謂何憚不爲此僕謂足下勸學之意甚殷然而未免誤人也何也經文古鬱詰屈者多人豈能日讀千字即強讀之必不爛熟今熟書不理尚要忘去況不熟乎況舉業家亦豈能竟不讀註是又不止足下所算字矣況幼學即罕應酬豈無疾病歲時伏臘豈能一日不輟則固非不及歲半之所能周也昔山陰徐伯調作讀書說算定十三經若干葉二十一史若干葉謂日讀經幾葉看史幾十葉十年之中經史俱得貫串余謂之曰果從君言勞苦十年仍然空腹耳伯調怪之余曰人即

竟無他應酬疾病等事兀坐一室自元旦用功到除夕然故
書不理恐久之已忘之矣更十年則曾復有一字在胸中者
況一日讀幾葉經看幾十葉史日日如此至於十年人亦安
得有此敏資長精神也子曰溫故荀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
以通之子長曰好學深思此皆古人讀書法也夫子鐵撾三
折之後猶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今足下教人如此是望
世之讀書人其聰敏過於天縱聖人數十百倍豈不難哉僕
嘗云胸中有澈頭草尾書十冊不如有徹首貫尾書一冊胸
中有澈頭草尾文十篇不如有徹首貫尾文一篇故治經須
專治一部不妨積累歲月必期研極深微而後止焉夫然後
更治一經寧使九經之不徧毋使一經之不徹然此亦爲窮

經者言之耳若說到躬行處則但得古人一二語亦善矣僕
讀書老矣而自恨實未曾讀書不弟不能行古人語亦且一
經未徹猶欲力挽桑榆之光以稍補往過足下亦皆俯聽此
言否儻以爲然願與足下互勉之併以爲學者勸何如

與張琨書

近觀禮菴詩文日進於前乃可喜比云以貧故欲爲郡生入
幕之賓自貧求幕中探觚者法不佞謂禮菴具俊才何自貶
也不佞期禮菴截筆撥典冊作雅頌否則退而著書言成一
家耳且禮菴詩文已駸駸古作者就不佞而學不自信果能
不朽故耳不佞才非傳世之才而不少所學非干世之學禮
菴若欲爲幕客取世資則出其本然之能亦已有餘何復問
之不佞哉勉矣禮菴毋自隳學成名立當致遠大向有所識
包生者善琴自云昔學得古澹雅音甚工近以貧求食欲媚
俗耳以弦索之手弄琴古調盡喪亦粗得食耳前此究亦未
嘗不食又平湖陸生善書法貧甚人勸令傭書陸恐敗筆失
故技誓不爲之後其書大重數縑一幅兩生者法戒哉昔者
戰國時功名則蘇張學術則楊墨世主震之天下歸之又有
申韓莊列惠施公孫龍之徒恣其辯議獨孟子挺然以聖人
之道爲己任而不隨流俗不但至今尊崇也當時亦未嘗不
大重又不徒翰墨策勳而已此又當與禮菴共相勉之毋怠

與友人書

大作題與文令尊公令祖皆擡頭雖是尊之鄙意謂不須爾

大凡刻文字止朝廷擡頭耳已父祖無擡頭法古人前輩集
皆如此劉念臺夫子理學宗家文皆不爲先人擡頭蓋君親
雖並尊然在我則親在君則臣所以不擡頭者不敢鈞己父
祖與朝廷等耳即君前臣名之義爾又刻書單名者多姓下
空一字署名不知古人如此爲與二名者聯列不便獨縮起
要與二名者齊腳故然耳若單名獨書何故將己姓名截斷
又何故將己名擡頭也禮廟文不諱或已自爲文諱親可耳
乃刻他人文亦爲改作別字以自諱其親類如漢避高祖諱
而以邦爲國避文帝諱而以恒爲常唐避高祖太宗諱而以
虎爲武以世爲代以民爲人之法可亦僭甚矣且人無不有
祖宗父母若皆欲避而改之日復一日逮於後來則古人原

文存者幾何哉昔夫子作春秋莊公名同而不諱同襄公名
午而不諱午正是古臨文不諱之禮于君且爾親亦應然自
後世此義不明於是乎多諱此正韓子所謂諱其親而務勝
於周公孔子胡氏云愚者遲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者
也凡此皆近人之失失亦不細連類以及願與足下共謹之
耳

答友人書

足下書來抑何其感恨之多耶江湖魏闕各從其志是已而
又當因境審勢以爲進退古之人皆然足下布衣耳家有老
親有婦有子仰事俯畜事皆在足下分非箕齋豈必當餓且
餓其父母妻子也且安於餓則必當安於死恐不安於死而

死且及之則必更有不可言者耳又足下惟解呫嗶之業固
不能他有所執則舍此將何以爲哉足下又稍有田廬自不
免於門戶事世務險薄外侮時來凡事皆足爲高堂憂累凡
此皆不能無藉乎一諸生者也今無事者足下已爲諸生故
耳人家設門而上關盜過則去以爲無盜也而不關其門盜
斯乘而入耳假令足下非諸生有外侮或訟既多費財足下
財堪多費否而辱與不辱且不可知令尊公亦布衣七十餘
垂白老人又可令入公庭跪長吏辱不辱又不可知足下又
何以爲心也心不安即是天理不當然耳其餘可支撐處尚
多是皆勞身以逸親且寬親之心親心安則足下之心亦安
心安處即是天理當然之處又何疑焉或邀升斗爲二人歡

又豈非人子之所願親心得歡而足下顧不歡與又足下豈
云此事非本懷家父母欲我爲此然則足下是舉所以體父
母之心若是是行孝矣則又未聞行孝而悔者也僕嘗論之
士君子當鼎革時其出處大要權衡於君親爲準向也已仕
而親欲我貳心者從令者非人臣昔未仕而親期我之祿養
者違命者非人子且足下今果自居於出耶昔老子爲周主
藏史論者謂老氏得乾之初九莊周漆園吏古亦謂之曰吏
隱柳下士師也在逸民之列是古人非有顯位高爵得時行
道浮沉一職仕亦猶隱至若家貧親老爲祿而仕者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如抱關擊柝則尤不可以言出足下比諸爲祿
而仕猶無祿足以代耕藉授經爲食卑耶尊耶富耶貧耶故

僕願足下安之毋事憧感凡人所處各自有境地事勢因之
亦各自有當然之進退循其當然而行無事斯善矣出位之
思徒勞無益忿激之詞足以招禍足下其平靜乃心而垂察
焉嘐嘐者惓惓之心之所吐者與

與楮生書

足下謂詩文書畫非聖賢事即傳學才名於是已性分何益
況古人作者已多又何必後人紛紛然多事此亦是足下有
見語抑未盡然詩文者道之所載焉者也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假令古六經而與街談巷語等亦湮沒而已矣何堪傳久
今世俗諺其指亦往往中道理與經義符然終不得爲經不
得傳久何故俚鄙故也則言之有藉於文也豈不甚重夫紀

載之文以代益而事理之日出者豈能無所論議發明夫彼
隧者舉昧者昭疑者析于以端學術而正人心甚世教而厚
風俗厥功甚大惟後人是賴而又加之以辭旨爾雅筆墨高
妙此眞不愧立言而可以並垂三不朽者也豈反嫌之哉詩
則宣性情而通諷諭弔古懷人遊歡贈別寫景賦事而興觀
羣怨之義存焉則詩文何嘗非聖賢之業性分之事豈可謂
古人爲之而今人竟不得爲之哉其或背理違道及佻蕩淫
褻之篇乃不當作耳字畫雖末藝然觀象作會與於唐虞書
列三物與賓興之典古聖人亦未嘗廢之或公卿大夫志務
其大不欲屑屑於此若貧士以一技自善而仰俯是資生人
正理孝慈在焉則亦未嘗不合聖賢爾性分矣大者成大小

者成小術分而往各自事其所當然總皆是道正不必過生
分別視之耳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足下於字畫固不留
意問作詩文未稱能事今者乃發爲此論毋乃以不能詒能
而異於古人之用心與跂幸不罪

被火後與友人書

邇日被火忽起倉卒一飯頃已延及焚巢之憐古人弔之承
足下爲我惋惜又慰藉拳拳深荷雅懷僕書版久慮風煙寄
貯在雲居寺中餘版在家者亦存其半計寺中所貯版合之
不過十去一耳衣被十去六器皿動用之物蕩然茲幸親友
周旋且支吾日月後來當更徐圖之至可悲者書籍約五千
餘本十灰九半皆借書善紙版鈔本亦數十餘皆數十年勞
心聚之亡論僕今後不復得購書即懸金於此亦難驟得追
思疇昔未免悵惘雖然亦有幸耳僕嘗謂古人得書難今人
得書易然今人學反多不如古人者古人正以難得而專其
心也今火之所遺卷帙少矣功易專矣幸者一也人生後世
書益多多則雜讀書雜則行文亦雜近世如李本寧錢牧齋
諸君胸中貯書非不多而文字往往多雜僕今書遺者甚少
率皆古人爾雅之文文筆或可免於雜也乎二也又古人不
讀非聖之書皮架既多必正邪間出披繙之餘將以溷目大
抵聖賢之書方格不易入蕩佚之語晰豪而善染染則爲心
術之害多矣今幸六經俱存不燬大醇之學庶幾方來是又
足以爲慶者耳至於年力向衰而攤書凡棐勞驚不已尤足

傷生僕向病亦多坐此今天亡我書病根斯拔又適當冬月
斂翮祭蜡以息老物蒼蒼者豈亦有意於憐我乎哉此皆眞
實入理語非徒藉以自解而已若乃手加評注頗勞精神然
精神元是造物假我今復還之理數之常亦安之而已足下
篤於友義恐爲我滋不懌特深故更委曲道鄙意人今當慰
僕而僕乃反慰足下足下故當笑僕癡或亦聞此而爲一爽
然與

答徐竹逸書

僕倦人也又劣劣多病移家螺峰適此幽邃省人務之煩松
雲盤曲曳杖不返煙烟礙眼以迷爲樂至或斷炊亦不知憂
此固羣之所笑而不謂先生賞之也筆墨餘與妄爲流傳覽

之者欣憎適半不謂先生竟許以復古且時也伏而誦之愳汗愳汗先生生離里秉其秀絕官金馬碧雞之鄉又昔王褒奉使祀神之地也文章政理天南聲溢乃竟以遠迹高韻邛湖時榮歸臥蘭陵水榭之間著書連牀益以奇僞僕讀願息齋諸集豈止氣索於大巫哉周侯古祠一辨侯便凜凜有生氣乃知忠臣孝子其英靈自在天壤得大筆洗發更覺神來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抵祠廟非新延僧守之蓋爲香火計久遠而時易事變遂浸假而化祠爲寺神主移徙佛像蒐裁杭州同仁祠事亦類此祠奉胡端敏世寧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三公者賴三家子孫孝且才當事又明斷乃得復故先生此文撐持正道不小或謂王維張鎡日舍宅

爲寺所以造福仰攷祠奉佛何必力爭力爭者當獲罪金剛努目韋駄之杵可提此皆邪說之恫喝人也爲其作歛錢營葬引高誼追古使人欲泣其年昔爲僕作韻學通指序又尺牘一首今寫送來儻集中遺此所爲收入又其年近投札者再索僕序其駢體僕搆成寄去而其年已亡此文想浮沉今刻在僕思古堂集儻能爲簡出選諸其年書肯否凡此皆是存沒怵中非專爲傳名而已想先生心知之西湖風景雖殊尚可娛客何時南來再獲欣欬

答友書

承訊聖人與佛氏同異僕淺陋何足仰答亦難一時具悉茲聊舉其大段言之尚祈教益聖人之學與佛學皆是了生死之學但聖人以倫常爲性命內事佛氏以倫常爲性命外事聖人以倫常爲性命之用佛氏以倫常爲性命之累故聖人要藉倫常以完性命而了生死佛氏要廢倫常以完性命而了生死此儒釋分途之大段也然畢竟聖人所見爲是何也倫常必不得謂性命外事耳僕因少多病將看佛書亦喜佛法於倫常爲性命內與外事亦頗遲回久之體驗多方參究匪一而後乃敢決其是非持此說云此處知得真則自能不惑矣其詳具僕他書中未及送覽鄙意如此幸更賜裁示政予如何

與人乞去評語書

日於友人處見大刻列及賤名併評語甚訝僕於文字擱筆

久矣至於他人著作評批槩不敢與非敢過自矜也畏其言之或肆得罪而轉相波及也況大作自工無藉於僕僕人少言陋亦不足以重足下乃不相聞而濫及微名虛擬評語亦何苦爲此夫括囊儉德非但爲涉世之方也古聖賢之真學問也是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曰惟口出好興戎金口三緘白圭三復皆此義也夫一吐言且如是況形諸筆墨付諸剞劂傳諸遐邇則豈容不慎或謂凡今事寬大可以放言爲是何言哉堯之誡曰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水柔而民玩故溺之者多此子產所以戒太叔也楊惲作歌種豆爲萁太學謗笑因師獲罪禰衡狂傲多駡人稱叔夜書與山濤而非薄湯武平原云鬼子敢爾杜甫故直呼嚴挺之然或嬰顯刑或幾

蹈不測當其時不過逞一時興到之筆舌而豈意遂及於此哉及此而望人覺我難已夫驚虛名受實禍智者不爲也仁者亦不爲也况不足以爲名者乎僕賦性拘葸凡有所作尤兢兢今足下所刻亦復無他所以煩辭及此總是互相警戒之意耳抑能將僕名及評刊去則更感高義何故恐他人緣此又復擬及假借一開遂無底極或更有不可知者耳昔能盡言或不盡意頭瑣瑣甚豈其得已想足下定能垂亮不罪

小匡文鈔第二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同學諸子批

論

論匡章陳仲子

客問毛子曰匡章通國稱不孝而孟子禮之陳仲子齊之巨擘也而孟子貶之毋迺有意進擊論作抑揚耶毛子曰非也章子與仲子皆矯情而薄於倫者也然有尊卑之別焉章子之出妻屏子矯情矣薄倫矣然妻子卑也矯情以加薄於其卑則過小過小故猶然可以禮之仲子之避兄離母母兄尊也矯情而加薄於其尊其過大矣過大所以貶之也且又有

有故與無故之別何言之章子母被戮身見逐緣父無妻子之養而乃爲此非無故矣若仲子生富貴之家母子兄弟夫婦聚順同居晏然和樂無故而造爲乖離之象遜母與兄挈婦長往何爲者哉夫章子因悲父母而過刻於妻子猶知有大義而行之太峻不善安常以處變變而益之變過猶可原也仲子但暱婦而怨然於母兄大義蔑如又加甚焉其過也不可原矣何齊衆國之咻咻焉窩口一辭訾章子而尊仲子失衷甚矣孟子焉得不反之以爲予奪而正人心也哉大抵聖賢處事欲將之以溫厚和平而不欲過爲危苦激烈危苦激烈者必其遭大變而不得已者耳儻得已不已則是名心客氣之所激發而背於天理當然之則肩衆人驚之君子惡

之矣然則兩人之罪雖有重輕而矯情薄倫也則同匡章述仲子之事而盛稱之殆亦平日因同調而相得與

論百里奚

禮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百里奚於虞公曾不一諫而去之秦非禮也或曰君子之言珠玉也强以投人疑彼按劍其蔽也愚矣故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曰此爲泛然者言之豈所論於君臣之際而又屬父母之邦乎以此爲智功名之士耳非聖賢中人也然則孔子于彼婦之口亦去而不諫何也曰受女樂雖荒猶未至遽亡故知不可諫則不諫也若請討陳恒子亦豈不知其不行然而必告者弒君之惡大也若虞公之受璧馬既蘸晉滅同姓其惡已大故禮諸侯不生

名滅同姓則名之而虞公之國家又有必滅之勢其所係者皆極大乃掉臂西行而竟不一開其口君臣之誼斯已薄矣嗚呼爲人臣者即不敢盡以龍比望之亦不敢期之以三閭大夫竟何恝然而至於是也哉若宮之奇反覆以諫弗聽雖以其族行君子何譏焉

論子房

張子房自以家世相韓韓亡出萬死椎秦皇帝於博浪之沙及項梁立楚懷王子房亦說之立韓成爲韓王其於報韓可謂忠矣項羽殺成於彭城子房遂亡間行歸漢乃漢王欲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爲漢則忠矣獨不爲韓之苗裔地耶曰否夫漢既滅秦則子房報仇之心慰矣故欲以忠韓者忠漢而羽殺成則子房又欲以仇秦者仇楚計是時惟漢可滅楚故沮立六國以效忠計於漢其心蓋必期於滅楚耳六國立則漢危且或亡安能滅楚而遂其報韓之心哉且是時韓信又已爲韓王在漢軍中六國不立韓仍有君特患劉氏不得興而豈患故主之遂不祀哉後信既降羽亡歸漢王不之罪後即位而仍剖符王之當亦子房曲爲左右之所致耳不然伏誅久矣嗚呼若子房者眞可云始終忠於其所事者也抑漢王之國已遺子房歸韓徒以羽殺成之故而子房遂乃死心於漢驅奇智之士以資敵國而終至滅亡則羽之肆妄戮也適其所以自斃者歟

管幼安論

夫人之待養於物也蓋皆不從母腹中來者也則亦孰不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自資其生者哉故王者官山府海不爲貪庶人樵林釣水不爲盜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古亦不以此寡婦爲喪恥也嘗怪管甯與華歆鋤菜得片金而揮之不顧也歆乃捉金擲去之嗟乎歆功曹操作逆而甯處亂世避地括囊超然於禍患之外此其品行相去不可爲道里而此處則吾未見甯之是也夫地中得金何妨取之以周貧乏之人如已實貧亦不妨以之自給夫取之不爲不義而施人亦足爲德古人云貨惡其棄於地而原思辭粟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且思之辭粟粟不棄地而夫子猶不許之甯不顧金金棄於地矣則豈聖人之所善者哉樂羊

子得遺金一餅因妻言遂棄之李景讓母得錢掩之余謂樂羊之金當侯其金主還之不得亦可以濟人李母得錢亦可賙人何必其掩之也昔者禹任土作貢惟金三品周禮廾人掌金玉錫石之地以時取之故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萬民亦得俯拾仰取以自相爲養古帝王之大經如此必欲孑孑然矯人情以自爲高豈不違聖賢中正之道哉若夫漢視道途寒餓之夫而甘棄財物於草土秉心惟忍又何取焉

劉璋論

吾讀蜀志而未嘗不嘆劉季玉璋智也其迎先主之入蜀也蓋自揣才弱益州終不能守且是時孫權既欲取蜀而曹操

又遣鍾繇向漢中璋懷恐懼故張松之說得行蓋羣雄虎視勢必分崩與其失之他人毋寧以予同姓況先主猶是寬仁之人猶得自保門戶而甦生民也所以黃權陳說而不納王累倒縣而不聽者也不然豈果闇於事機至此其後雖斬張松而拒南向之兵故一時之忿忿或亦羣臣廹之窺其心已辦降久矣其開門出降時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心之能安又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數語悱惻仁動天地卒得令終於南中二子分仕吳蜀循爲奉車中郎將闡爲御史中丞亦皆有後可謂祚流後裔者乎然璋不竟以益州讓先主主之而必待其自取者蓋有讓之之心而猶以吾父所傳之土地不欲遽以予人故戀戀耳三國時多不自量力與强爲讐兵連不解橫罹屠滅而及子孫甡怒螳奮君子謂之愚夫璋之智亦大矣後當紛爭割裂時之人其亦可鑒之哉

論北地王

漢後主炎興元年冬魏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降於艾是日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余讀志至此而嘆曰烈矣哉北地王也忍矣哉北地王也曹氏漢之賊也不肯屈節爲亡國俘至於自殺此眞可以見先皇帝矣豈非甚烈乃殺其妻子斯忍已妻或猶慮其降後之辱耳殺子則何爲者哉吾子非昭烈皇帝之曾孫乎哉古人一成一旅以成中興文叔奮迹於農夫先主亦

拔起於販履安必其子後來之不復興乎即不復興而留一人亦足以存天潢之一派且後主皆降不必言矣使先主之庶子若孫如劉永劉輯後主之諸子如太子璿及瑤琮瓚諏璩皆如諶自殺其子孫則先主後主兩朝漢天子不幾絕嗣而不復血食乎況璿且爲亂兵所殺而永嘉之亂諸子孫亦多淪滅止永孫劉玄一人奔蜀李雄至永和三年孫盛見之於成都後亦不云所終是昭烈後裔竟不知其有無矣則當日北地又何如多存祖宗一綫之爲愈也忠臣固不必如是孝子則尤不當如是者也商之子孫侯於周服豈其皆爲不忠不孝魏雖不可比於周而我爲亡國之子孫則一耳敵取我國而不忍殺其人乃盛德事而我反自殄滅之不欲遺種

此獨何心雖然卽殺妻亦未見其可何也殺重辟也夫婦大倫也逆慮未然之受辱而預加重辟於大倫之人則固不可耳後主降後爲安樂公后妃俱無受辱事但以蜀宮人賜諸將無妻者然李昭儀亦自能死節又安在乎預殺之以自恣其忍心也哉

陸機論

書云興戎易戒尚口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余觀陸機之滅門未嘗不嘆其自取之也其初入洛也聞左太冲作三都賦大笑曰須其成覆酒甕耳及盧志問機陸遜陸抗于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弟雲咎之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人遂以此定機爲優定雲爲劣嗚呼此正機之所

以召禍與夫機父祖在志必無不知之理所以問之者譏其入洛耳以謂汝祖汝父若是其立大勳而貴重於吳也何以聯翩更投仇國機於此能默然內省或更巽詞以應之此君子爲大義所屈而亦所謂忍乃有濟也厲氣相答果干其怒擬君闇主語溢巳深中成都之隱此孟超諸小人誣反之讒乃得而入耳志爲穎親臣在穎左右或亦志成之耳夫機二十而吳滅閉門已十餘年使念父祖之故而已亦肯爲吳將東頭息影以終其身卽被徵書終於不屈儆以此見殺豈不悲壯既不能忘情於富貴而委身亂邦便當攓剛爲柔爲自全之術不自量其爲亡國之餘乃輒與其本朝世貴臣角忿於齒牙之間而求其勝遜其行而危其言豈非大背聖人之

訓哉昔人謂陸氏自伯言以來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謂抗克步闡戮及嬰兒宜乎子孫之覆其族此其理當亦有之要之機哉文人之舌爲猛士之劍恃才凌物造次以之陰恨所伏殺機必開豁亦自有以招之耳雲且爲其見所禍及乃反謂之劣於機也歟

宋二帝不歸論

嗚呼宋徽欽二帝之不得南還也宋人之學術誤之也何也天下事有予之而適以取之棄之而適以全之者此在乎獨見其大不牽於一偏而護惜其一身之名者乃能行之耳昔者宋襄公之見執於楚也目夷守其國謝楚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有君矣于是襄公乃得釋於楚厮養卒之御趙王

歸也以耳餘之欲殺之也漢高帝分羹之言至不可訓乃太公身置於高俎之上而終以得免是皆以予之爲取之以棄之爲全之者也宋人則不然日孶孶以理學爲事而忠孝弟乃理學之大者也其可棄置君父兄不迎請者哉則惟有卑辭重賂以請命於敵國豈知辭愈卑賂愈重而君親愈不得歸也哉何也置之則金人抱空質以與宋讐計之所不出也亟求之則挾之以爲重勢不但可多得金幣也且使宋人有所顧慮而掣其肘則進退和戰之權長在於我而惟我之所爲此情勢之必然者也夫求請可得自當求請而無如求請之必不可得則又非可專執求請矣且以宋人之讀書博洽豈不知古有目夷漢祖厮養卒之事然心畏此語之一出口

則人共指以爲棄君親之人棄君親者不忠不孝矣亂臣賊子矣此其爲名誰肯尸之則曰吾寧卑辭重賂以求請之求請之不得非我之罪我惟不失吾忠孝而名不陷於亂臣賊子斯已耳此所以二帝終於不還者也古之人則不然見以爲當加是則毅然行之不牽於外物之議不恤乎一身之名可誠可詐可順可逆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屈可以伸總期脫君親於大難而他皆其所不暇顧避蓋亦以還君親而心實以全君親名或陷于不忠不孝而正所以濟吾之忠孝益至性激發而權變之妙用生焉此其神明於理學而豈必拘攣於理學之迹哉昔者齊之戰逢丑父令齊君下車取飲夫以人臣役其君大不敬也而可以免君於難正所以成其忠者

小匪文鈔二卷八

也使丑父必自取飲而懦弱俯首以進於君則頃公之被執久矣于太傅謙亦深知此義以行之而乃得奏迴變之功於矣哉英宗之存臣如此宋人之學自居其身也求完而指摘古人也苛居其身求完則惟恐有缺指摘古人苛亦畏後人指摘我之苛故事必期於轃合方幅而不謀其濟與否曰吾之道固如是遂致徽欽終死于沙漠而不得返且將詬[illegible]絲漢高所養卒之不合於聖賢之道嗚呼豈非爲人君親者之大不幸也歟

陸秀夫論

孝子之愛其親也則心欲生之雖加一日愈於已忠臣之愛其君也則心欲生之雖加一日愈於已世無不欲生其親之孝子則亦無不欲生其君之忠臣夫臣于君也且無不欲其生之而可以死之乎哉陸秀夫宋之忠臣也端宗崩與羣臣共立帝昺正紛而立儼如治朝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可云盡瘁報國矣獨怪其入海而諸軍之大潰也秀夫先驅妻子投海斯已大忍而又乃負帝昺同溺嗚呼豈不悖哉臣之于君也雖流離患難義當周旋相與終始則帝存而秀夫亦不得遽死況身死而併死其君哉君親一理也已欲死而併死其父母可乎哉倘曰慮帝之受辱于敵也夫婦人受辱甚于以子倘有母而慮其或受辱也須殺之可乎哉帝卽被執而北受辱不過如二帝在沙漠已耳甚之或被戮切寧戮于敵豈可戮于我況二帝皆得考終於五國城而恭宗封爲瀛國公

小匪文鈔二卷九

亦未聞被戮且秀夫之立昺也曰古人以一旅一成開中興天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則留之安知不可以成中興卽中興已矣留之猶是留趙家一塊肉猶足以繫宋室正朔之一綫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也夫以未滿十歲之幼主而忍于自我戕之自我亡之哀哉憯已此獨何心夫國君死社稷未聞有必要其臣與偕死者豈有人臣欲死而要其君偕死者乎且帝欲自沉猶當止之否則聽之猶可耳卽帝令我負之同死則力辭不敢奉詔人臣之道然也背未聞帝之有命也而乃擅牽其君以殉我豈不甚哉嗟乎君臣大倫也生死大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illegible]豈可臨難而不審乎名義如是或者曰陸丞相古來稱之

子奈之何施許論與曰正以其古來稱之故不得不論之耳否則後之人將謂忠臣不妨殺君而殺君猶得爲忠臣是非倒植而亂賊將因之以横行斯其貽害也艮非細故曰然則子將以秀夫爲弑與曰秀夫忠臣也吾不敢以弑之名加之然許世子止進藥於悼公不嘗而悼公飲藥卒世子不立乎位與其弟又哭泣啜飦粥不容粒亦死是死孝也則世子不但不弑父也其心實欲生父者也而猶不得免於書弑夫止死孝而欲生其父猶不免於聖人之書弑秀夫死忠而實死其君使聖人處此則又當作如何書法也嗚呼聖人不可作矣請以俟後世尚論之君子

論佛

父母之恩天性也大不容已者也必欲離去其父母出家門吾爲生死大事故孝子之謂何曰吾成道則可以度吾之父母父母雖死猶能度之然能度不能度事涉荒茫而此時之傷親心已甚且已離父母後果能竟無悲憶否竟無悲憶則天性已絶儻不免悲憶則是更生其牽纒矣無故自乖違其父母而更生牽纒何爲者也昔者處變之孝子曰舜被惡於父母極矣而仰求常在側不敢暫遠其親如是故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處常之孝子曰文王朝王季日三不安則憂食必在視寒煖之節文王之爲世子也或謂昔釋迦已生羅睺羅可以代子職傳王位矣故已之身可得出家余曰否人子各欲自盡其道豈以有子便當棄親況亦既有子後則以事其親而下又當教其子責有加焉而又何可委而去之哉且使子見吾出家以爲美事而又將踵而行之且奈何昔石駘仲卒卜後卜者以爲沐浴佩玉則兆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反得兆益冀得爲後而忘喪背禮則不孝故不兆也設有二人於此一人貪了生死而忍離其親一人寧不了生死而必不忍離其親吾謂忍離其親者不得了生死而不忍離其親者當了生死何故蓋不忍者敦性敦性故了生死忍者害性害性故不得了生死檀弓云龜爲有知夫孰謂司命者其知不如衛石氏之龜乎哉且孝之至者塞天地而通神明豈其不能了生死哉或曰天下事理萬變未宜執一舜與文王儒家之道耳是豈可以概論佛法曰不然事理一本而

萬殊萬殊而一本萬殊者或不妨於各成其是若歸到一本處則止有一是斷無二是曾子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陸九淵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卽佛氏亦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又云方便多門歸元無二夫仁者衆善之元而孝又爲仁之本是天下大本莫過於是此得則彼失彼是則此非此處豈容參差岐途操持兩說儻使昔日佛在西方聞震旦有舜與文王之事親恐亦不敢非之耳身爲儒者而有惑志何哉

議一

昔者秦始皇帝曰太古毋謚中古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
議父臣議君也朕勿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毛子曰始皇帝
法令不善者多此則可謂合于道者也夫善善長而惡惡短
君子之道也人之惡生而疾之死而惻之況君父哉則一瞑
而臣子之相與議謚也求其美美謚可也求其惡而惡以謚
之其可乎哉或曰禮天子稱天以誄之故謚天子則諸侯議
之于南郊所以尊天以天謚之故無害曰臣子于君親父也
于天猶祖也使父有罪祖欲撻之則子且將顙之以求免祖
倘授杖于我而令我代之撻其父子可受杖而撻父哉抑臣
子于君親父也于天猶君也使吾父有大罪君欲誅之子猶
將哀祈于君以力求赦父倘君授鉞於我我可曰受命於君

而于戮吾父哉且受命於祖與君者果受之也尊天以謚其
君親者非果天諄諄然命之也虛爲之辭耳而加之惡謚與
戮尸于地下何異且夫臣子非有極惡大逆既死君父猶不
忍戮其尸而臣子可以此加之君父乎哉或謂非此則無以
警人主生前爲惡是固其不得已也曰上古無謚聖賢甚多
中古而後始立謚而皆暴者益不乏且已有載筆之史書其
事是非既彰警勸斯在亦昭昭矣而安事乎謚且史言長而
謚言短彼倘不畏史而又何畏乎作謚也或曰善有善謚惡
有惡謚不敢以誣其君親者正所以爲忠臣孝子者也曰否
不次爲溢美如後世累字或至十餘字之類於以云不誣可
也訐其惡於身後而曰不誣可乎哉則爲尊者諱爲親者諱

之謂何且善則歸親善則歸君之義又謂何也或且曰謚虛
名耳何足深恤余答之曰有其實乃生其名循其名必見其
實豈可以其爲虛也而忽諸如果可忽則楚成王安用死猶
爭之而賈充亦不必預以爲憂矣尊名大典謂不足恤然乎
否與雖然余謂朝廷倂不可以此加臣子何也爵位所以予
功德也貶黜所以罰罪戾也如果其人惡生即不當容其處
高位矣在位則非惡明矣故朝廷一大臣薨弔賻祭葬禮意
有加正以其受祿之不誣也乃有甫沒而廷臣輒進惡謚者
何其忠佞之變殊而更賞作刑之已亟乎使生畏其權勢不
言而死則肆其彈射之口則議者亦小人而不足恤者已尒
故以謂謚者歷代之相沿已久今亦不能竟廢之當但存美

謚而惡謚則似當皆削去臣子于君親沒則以美謚尊之君
父于臣子應得謚者沒則亦以美謚賜之總欲掩短推長有
稱無貶詳爲斟酌而不相遠斯已耳庶幾乎君臣父子存亡
之間其哀思恩禮俱得有以全其孝慈長厚之心而不淪于
薄亦扶翼世道人心之大者也若夫大臣生前亦已斥削誅
絕則死不得謚或死時元未嘗誅斥已賜之謚而久乃過惡
暴著于後來亦可以奪謚猶之奪爵奪蔭云爾夫禮以卽乎
人心之安者也共戴之以爲君爲親而北面事之及其升遐
屍猶未冷臣子遽搜其過懸以惡聲隨之永之百世亡論其
事之甚逆心安乎哉夫如是則執喪時而且冠衰飦粥擗踊
而泣之哭之且至於三年不言也古又何爲而設此禮也歟

赦議

客問於毛子曰昔管仲曰赦者犇馬之委轡也吳漢語世祖惟願陛下愼無赦宋三歲一郊則赦景佑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圜丘未嘗輒赦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致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古人之言多如此而易有赦過宥罪之文又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其義何也毛子答之曰此惟決於夫子之兩言而已其在論語曰赦小過在春秋曰肆大眚小過細故也赦之所以沛恩澤育人才此良政也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春秋書之譏失刑也夫大眚鉅惡也鉅惡而概肆赦無天討矣無天討則何以爲治雷雨作解之象赦小過之謂也管仲諸君子之言肆大眚之譏也故余斷之凡

罪之輕者值國家時降大赦自可一切咸赦之至其重者則無赦無論反叛與弒逆諸條也卽殺越人于貨豈可赦乎雖然猶當行減等之仁焉如當族者遇赦則減一等不族而止誅其本身可也當凌遲處死者遇赦則減一等止於斬可也推此減等皆如之然但有一減等例不得有再減等例如此一減後卽再遇赦則此人不復得與赦典更減之矣此則法外有恩恩中存法可以行之無弊者也近如婺源汪而駭刃其兄併兄妻子手斃四命官置極刑林司理雲銘詳勘無疑而後竟以遇赦遞減改流陝西若此者夫豈可行客曰小過大眚之說固然然書又云赦過無大何也曰此過之大非大眚猶小過耳譬如殺人大惡也而過誤殺人則有可赦之道焉大猶小耳此古人所以兢兢焉欽恤爲心矜疑在有而廑其好生之德與若大罪確當者輒濫赦或因屢赦而遊滅之重辟而遂至脫然無事者有之使大憝得志善類喪氣冤鬼哭泣於地下孝子抱痛不得伸劫殺可以公行而刑章且竟爲徒設此直教人爲逆亂耳豈復可以理民而爲政哉

室女無守節議

近世多處子未婚夫死守節者父母欲嫁之乃矢之以死終已不改人多稱之毛子曰若是者可以爲難而仁則未敢許之矣古禮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婚三月猶不成婦況未入其門者哉今律夫亡妻

守夫服除而嫁無罪又儀禮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則夫死而嫁固律所不禁亦禮所得行者也況乎未嫁之女子哉且女必出嫁而後降父母之服女在室則許嫁父母歿斬衰三年不得降服則父母重矣此身猶爲父母之身矣以父母之身聽父母之命夫豈曰非禮女未嘗適人而父母欲令之嫁則亦不可謂非禮也記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必與之齊而後終身不改焉未嘗與齊之人而必欲爲之守貞乎則太過矣在室之女敢于逆親是於孝爲有愆矣況父母或止生我一人晚將得壻以爲養而死將恃外孫一綫之血胤鬼猶得食凡以屬於我身者甚重則我豈可悍然違父母以必自遂其不當然之意且卽嫁元

未嘗失節而適以成其孝親之心夫爲人子者愈不當郄足乎哉是故女已嫁夫夫死而父母欲强奪其志又如已受聘未嫁夫原不死而父母或生嫌貧貪貴之心欲改圖令別適則女當從道不從邪若女未嫁夫夫死父母欲更爲之擇壻者女當順命亦即順禮故傳又曰未嫁從父記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室女逆親必不嫁是違於中庸而辭爵祿蹈白刃之類矣夫非中庸即非禮非禮即非仁余故曰可以爲難而仁則未敢許之者耳或者曰處子不嫁乃奇節而余何少之曰節必中節而後可云節政不貴奇昔者宋共姬之諡諡不出論者謂其女而不婦若大室女而必欲自居於未亡人余則以爲婦而不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其此之謂與

沈孝女入志議

沈孝女仁和人嫁陸氏母周疾瀕殆矣醫者皆縮手不肯投藥孝女日禱天願以身代母乃割臂肉煮之進母母啜之曰味好孝女退而仆血流不已遂死而母病旋以起鄉人毛先舒既爲作墓誌且謂其當入志也或謂會典不許旌表割股等事此何可入志也先舒曰不然典之不許旌也恐人競割股未必有益於親而徒傷其生者多以全仁也上君子不妨志以獎孝也事固可並行而不相背者也或援孝經髮膚不敢毀之義先舒曰不然事有常有變經言不敢毀傷云云孝子處常之道然也若處變則頭可斷軀可糜而何論於臂且夫子殺身成仁之說謂何或曰爲人親者止於慈必不忍其子之自戕而飼我也殘身以奉親使母啗我之血肉之味是陷親不慈矣陷親不慈不孝莫大焉先舒曰不然使母偶子食其肉曰傷慈可也已自進之母不知而嘗之何不慈何陷之也茂其救母之至性而反以大不孝之名歸之理之悖已或曰死生天也母之甦本當生者也即或不甦當死也當死而必欲割股以生之是爲違天當生而必自以爲我割股能生之是爲貪天先舒曰不然至情迫極不能忍而至于自割且至自殺豈有違天貪天之意於中哉武王疾周公願以旦代某之身違天乎抑貪天也玆尤所謂深文者也或曰女與子異出嫁女與在室之女又異故爲公姑夫斬衰三年而

父母降服若沈氏者徒知有母而不復知有公姑夫大義已昧何足述哉先舒曰斯言是已然得其一未得其二夫至性激發而有所不暇顧即以爲死而傷勇乃是死孝之傷勇而非傷於他血氣之勇之可擬也亦如宋共姬之女而不婦觀過知仁豈可深貶昔者曹娥沒水以求父近郭童子入火而救母究不能出父母於狂瀾烈燄之中而更生之而身亦以死然後世必稱之曰孝童孝女以至於今假令當時更活其父母則又當如何也且如時當鼎革類有舍生殉節之人臣身雖歿而究亦無救于國家之亡然人皆仰其忠義想弔歆獻廟貌煙香以百世祀假令忠臣一死而能使廟墟社屋之再造則又當如何也嗚呼孝女亡矣母周生矣乃反更不免

於議詬而嘖有煩言吾不知操論者之何心今探之成仁之義念其至性之廹求之於周公珪璧之誠思昔曹娥郭巨子之慘援人臣不敢愛死之心而又加之以有功於其親此女固聖賢中人也則雖以破例特爲旌表可也而况於入志乎哉是爲議

親棺被焚議

杭州多火或燒人家父母之棺而論者謂其子棄親棺自出而致棺燬罪當斬毛子曰否棺之爲物非可提挈而行者也使火之來也遠而家之人多則可舁之出使其來也迅而家又乏人則棺之被焚直無可奈何而何乃罪至於斬論者曰力不能出其棺者號哭於棺側不去與之俱焚耳棄之以出

不孝莫大焉非斬不足以蔽其辜且爲但移財物而棄棺者警也毛子曰否人自生而之於死也其痛烈自死而之於焚也其痛綴今人親死未聞子之必當殉也即親而罹於極刑亦未聞子之必當殉也焚而必殉何爲者也且使吾親止我一子與之俱焚嗣續何屬而祀亦斬且既爲此論則雖多子孫者處此者亦必盡斬何故兄以身殉柩弟以親柩焚而兄殉之我則豈容獨免又有諸弟者亦然即諸孫尤以爲祖柩被焚而吾父與諸父皆殉則我輩又豈敢逃生也逃生則爲戾滋大則惟有纍纍然聚一家之骨肉而皆焦炭於此柩之側而已嗚呼慘極矣哉天所降罰止一死人之屍而我乃率諸生兄弟子孫而盡灰滅之則又何爲者乎哉至若以警移物棄棺者之說則尤不然不及移棺者此子之不幸也移物棄棺者他人之未然也舜之典曰眚災肆赦曰惟刑之恤哉周禮有八辟之議故有身陷大僇而若其情可憫事可原者則曲赦之未聞預防彼人之未然而横取此子之不幸者戮之也秦法刑棄灰謂將因小以警大也漢有人盜高廟玉環張釋之按律罪棄市文帝怒欲族之釋之曰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其法蓋輕者適還其輕不以欲示警而故加重此張廷尉乎允之仁而秦法之所以爲酷也雖然棄灰小過猶有其過不及移棺者蓋無可如何併無棄灰之過者也而加之重戮酷於秦法矣斷非仁人君子之所忍行者也然則處此者法當如何曰火近而乏人力不能移棺者

無罪若火遠人多力能移棺而直度之財物遁空獨遺其柩不孝之罪豈可寛弛則當官宜加之罰而亦不至于大辟也案律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墳墓熏狐狸燒屍者絞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者杖一百若亡殁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先舒謂絞者意在狐狸而不顧親屍此人意在財物不顧親屍其罪略同然熏狐之火自其子孫故舉之此火非自其子孫故舉之則當減等杖者從親遺言而自燒其親屍此人非奉遺言而聽他火之燒親屍其罪略同然不奉遺言者較重則宜加等徒流之間罪斯當乎雖然世亦豈有此等人乎哉若火起於其家者火既非其故舉而事尤廹此於不能歸葬火化者略同可無罪矣杭之災多而久停柩不

與與者亦多余故詳議於此以免愚孝者或燼於火耳以彌夫苛政者焉

開棺議

律有發塚一條中云若卑幼發尊長墳塚開棺槨見屍者斬後又云其有故而以禮遷葬者俱不坐註云地或不吉或水衝地崩有故而依禮遷葬者不問尊與卑及見屍不見屍俱不坐罪今時有人死而入棺之後或周時或多日棺中作響或動作子孫謂其已甦也欲開棺視之而阻於羣論有見屍者斬之律疑愕踟蹰遲久過時而聲響遂絕致孝子之心沉痛而莫伸此則背道之大者也案此條在賊盜類中則必予孫之不肖妄冀此中有金珠之類故發塚盜之與他人盜發

者情同而卑幼行于尊長故比他人加等為斬耳若棺中響作望其親之再甦而開棺者此乃孝子慈孫之至情豈可與冀金珠而開棺見屍者等哉古禮人死則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又曰三日而後斂俟其生也夫亦既死而猶望其生安有幾兆已見乎再生而忍令復之於死者哉昔晉顏畿卒見夢於母妻家人曰吾當復生皆欲開棺父不聽顏含尚少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乃共發棺畿果生夫夢寐渺茫耳含尚果決而開之若其中有響作較夢尤為顯明不開相負情何能忍余謂凡人大斂後而棺中聲響動搖者不論新久卑幼皆得開尊長之棺以救之活者無論即不復活事可悲憐長吏聞之當引有故而以禮遷葬之條不坐不當引發塚開棺之例此為情理之協中者也此等事既罕見故昔人亦未嘗議之余故詳為之說以補律之所未及云

錢唐毛先舒稚黄著
同學諸子批

議二

齊世祖赦朱氏議

南齊朱謙之錢唐人年數歲所生母亡假葬田側爲族人幼方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永明中手殺幼方自詣獄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謙之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則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言之世祖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殺謙之謙

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覬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毛先舒曰不然朱幼方燎火焚棺當問出於有心與否如出於無心而必殺之則謙之宜坐横殺之罪或哀其情稍從末減可耳如幼方果有心焚棺則謙之一孝子矣惲又安得而更殺之哉且使謙之果横殺幼方則惲之復仇又一孝子而又豈選之之所得而殺者哉吳季子所謂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推刃之道莫斯爲甚此古經之所深惡者也總而斷之殺孝子者當坐子而能殺横殺吾親者當赦總當鞫其先殺人者之義與不義被殺者之受誅與不受誅耳當時槪以爲善事而悉赦之將大開相殺之端而無已將且後惲與選之之敢於殺未必不因世祖不窮幼方焚棺之文與非故而漫賞謙之因以競行操戈事蓋自信必不死而可騁胸中之忿忿且要激於孝友之名焉又何畏而不爲此假令惲有子又殺選之選之有子又復殺惲之子窮其兵勢將何底止而乃皆自上開之大非所以爲治之正法也張融一牋沈覬一歎其亦未析於大義也夫

駁王禕七出議

昔王禕作七出議必謂婦人無子與惡疾苟無所謂三不去則定當出先舒案此說非是七出之文不見於經而載之家語云孔子語余竊疑無子惡疾二條文當有缺訛否或夫子有爲言之耶况古雖傳之而近代實未嘗行禕乃持茲深文

之議以使人必出其無子惡疾之妻焉憯哉心也苛哉論也據議中引說者謂有妾足以生子而亦可奉祀奚必妻之出爲此說者於事理自安而禕反謂並嫡爲禍啓爭爲辨以爲國家之大不幸夫妾有子而奉妻爲嫡母于義甚順非並嫡也妾奉祀者攝祀耳妻病故妾攝亦非僭且匹嫡也不然夫獨行祭事姑缺婦人之共事可耳禕乃以此爲大不幸則取無子有疾之生妻以決然出之居室之倫既薄去帷之情益慘乖離至此實爲傷心豈非尤大不幸哉而禕反以此爲幸也哉此皆揆諸義理而不可曉者矣且云無子惡疾惡德之見絶於天者也此等皆穿鑿語耳審如禕語昔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是亦惡德之見絶於天者也夫子悲伯

牛發斯人斯疾之嘆是亦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然乎否歟
或曰是皆然矣但今律仍有七出之文奈何曰今律只是泛
引而未嘗確以此二出著爲條欵又今律云犯義絕應離而
不離者杖八十註謂指曾經告官斷離者言則不曾告官斷
離者不定出也今律又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聽娶妾亦
未嘗云當出妻則妻而無子自可娶妾爲嗣續計又不必其
定出妻也由是則惡疾亦可推已夫然後知律之制法嚴而
用心恕正在於此若禕議曲爲之說亦見其牽强而徒自陷
於過薄耳昔東漢梁氏滅門蘇軾謂統請重法以遺此禍禕
雖名臣而奉使入滇南被殺屍無處所或亦操論過刻之貽
殃也夫

處童妃議

弘光帝在南中時有童氏自稱故妃來南中以爲僞也命付
錦衣衛嚴刑拷之遂死於獄或曰忍心哉是舉也其他或可
以假冒若夫婦則幽隱細微之必悉必無敢於假冒而自赴
死者是童氏之爲王妃審矣因亂相失間關而來蓋義篤於
儷體而不忘故君自當迎歸大內正位椒宮乃不但棄之且
殺之此一事可以亡國或曰否后也者天下之母儀也童氏
流落而來焉能保其無失身事其猶可配至尊而爲宗廟之
主乎留之適足以彰國家之醜拒而斃之以滅其迹則所全
實多毛先舒曰以情事揆之童妃決當無僞理然二說則兩
俱有礙蓋正位椒宮固不可而殺之者傷道已甚昔者呂后
被掠於項羽先主妻子兩掠於呂布一掠於曹操及歸高祖
先主仍與爲夫婦如初而二君未嘗以此貶德卽近多用兵
而婦人被掠其不能盡完節明矣然其夫往往多方求贖人
猶相助以爲義舉蓋遭亂者固不得以平時概之而婦人不
得已被辱又不可等於自作淫泆如賈南風韋后之類此所
以可赦而不可殺者也至於正位之說則其身已屬流離之
餘又豈可儼然表率六宮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自余論之
童妃自應迎之入內居之別宮不復尊以位號而供養則仍
如法以無失前此之恩禮而已若皇后則別行冊立斯人倫
與國體兩全而無礙惜乎臣下無以此說進之也夫古來廢
后供諸別宮者多矣漢惠帝張皇后呂氏誅廢處北宮孝成

許后廢處昭臺宮宋郭后居瑤華宮後孟后亦居瑤華宮當
時何卹而不爲此嗚呼度死者實冤且慘徒自彰失德以上
于天和而且遺譏於天下萬世又何足以爲全國體也哉

闞玉事議

闞玉仁和舊族女甲申巳生十三年矣容貌端麗甚慧父亡
與母兄嫂居會冬月徵選淑女闞母計匿女亡所而闞氏家
東郭鄉有菜傭日賣菜過闞氏有子攜養以活亦日就闞氏
傾養闞母見菜傭問外廂選女狀傭役揣知母意云人情匈
匈甚急而聞媼有小姑里甲且擬開名報官計必匿之或可
免母遽問匿所傭曰某幸居在村之腹弟令小姑見匿移旬
當無恙弟恐媼意不自釋耳母私念玉年幼而傭夫婦樸老

當無他腸竟遣玉之傭家匿十餘日事稍定母方欲引
女傭忽持豚蹄粔餌來曰幸托婚姻爲好也母驚詰之曰某
子已獲婿貴門大郎主之大郎者闞母之子闞沇也初闞翁
沒時庋百金爲玉嫁時裝遣郎子沇曰汝息之翁既沒而沇
好博恣遊倡樓數年併已產俱蕩殆盡日不自給而母又以
愛女故數言之沇恚其妻小家子又嫌小姑在室即日索米
五合耳歲耗且石七斗七升有奇奈何不蚤令之他日絮其
夫沇既疾妹而傭計要玉至家即闞持數金予沇求爲子擔
糞者取玉沇見金雖聽之及豚蹄粔餌之及門也母詰沇如
狀大踊擗慟哭向沇索妹沇怒譎諵且以逆訟喝其母持之
益力闞母竟亡可奈何而玉在傭家尚待年日涕泣欲還傭

嘗曰汝死猶爲吾家鬼况生乎於是令玉臧甃炊喂豕稍服
令劬鋤泥畴灌足去緣約頸如蓬葆玉心悲甚時仰天痛哭
而作歌曰父生我兮中道以逝母鞅鞅兮門衰瘁兄嫂難與
居兮抉我如目中之塵沙伊又遴此佻巧兮胡迋我之貨多
彼六禮之或已愆兮曾貞女之既從矧要予以桑中兮夫豈
其爲余之匹雙我獨有母兮癲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衝
髮我兄摩挲傭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之兮笑言咥咥我
忽憤氣兮如雲指潔室女以爲正兮又告夫司命與湘君曰
余不愛一死兮弗忍遠阿母之下世願死而有依憑兮爲凶
之厲嗚呼哀哉我終死兮魂獨歸去明告我母兮幽訴我父
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縱謂行多露兮寧能我之汙
也重曰嘉名爲玉父之命兮幽辱甚艱終保貞兮憂思悄悄
淚淫淫兮蒙詬忍詬曰當心兮玉在菜傭家近半歲病甚憎
放玉歸母子相持哭玉曰兒今且死願埋兒父棺側屍獲安
矣終不作彼傭家鬼也顧兒嫂賓罶我至此語畢絕氣玉死
月餘沇子忽病見玉現形縛之去哀呼不舍數日死又月餘
少子病復見玉來又死數月後沇妻病病所見復如二子亦
死沇大恐竟棄母遁去之北嗚呼一女子之厲而殺三人怨
毒之於人甚矣信哉玉死後歌詞競爲好事所傳周西生善
琴譜其聲而彈之曰闞玉操音響哀咽聞者無不下泣議曰
闞玉事或謂古婦人有三從之道夫死從子則玉事沇得主
之沇母不當怒也又謂諺云嫁雞逐雞嫁犬逐犬則玉之怨

懟亦非婦道也毛子曰否而徒知三從之義而獨不問取妻
之必告父母乎夫已自取妻猶當告母况妹乎卽已女許人
亦當禀於母况妹爲母之所生乎律卑幼或在外祖父母父
母後爲定婚而卑幼自取妻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違者杖
八十此言卑幼在外者耳若在家必毋敢自聘者矣此以知
婚姻重事不可不以尊長爲主也况蔑母而擅嫁其妹其逆
已甚夫從子云者謂外事非婚姻也且外事母雖當從子而
子亦猶當禀之母况嫁妹而可以不告母擅行之哉至於嫁
雞逐犬之說亦謂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大禮而結大義
以爲夫婦者耳今玉既非母命又無媒妁傭以計強要之而
沇以利私售之背禮賊義豈夫婦哉行露之詩云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玉之怨懟宜矣焉得繩以雞犬之說擯棄者非耦
且無論已且律自取妻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則已所定者
退婚明矣則使玉生時而母控之官聽其訟者玉既尚待年
未成婚自應斷與傭家離異而歸之闞母以聽其別行擇婿
況無母爲不孝賣妹爲不友書云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若菜傭之設局弃玉賄于壓母彼惡孰甚焉
罪雖略減於闞況而亦當重加之罰者也或以玉已入傭家
當無可斷離異之法悖已爲此說者黨逆子而助奸民豈徒
不諳於禮義已哉

辯

伍子胥報仇辯

伍子胥之報楚仇也越絕外傳記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嗚呼
是豈不誣誕乎哉楚王母平王妻也子胥忠孝之士而明乎
大義者也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則報仇之事或過於激烈
則有之豈有已嘗北面事之之人而妻其妻者哉此其事蓋
是鳥獸行之尤甚而子胥肯爲之哉考諸左傳不過云以班
處宮而已公羊則云君舍於君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越絕吳
內傳亦云蓋有妻楚王母者然俱不云子胥事也及讀列女
傳楚平伯嬴平王之夫人也吳入郢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
伯嬴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
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
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
以是徵之則闔閭且未嘗犯楚王之母矣況子胥乎雖然定
公四年十一月庚午吳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八
郢之日則庚辰也首尾相去十一日非有猝然而至之勢而
先一日己卯楚子已取季芊畀我以出夫兩妹之不遑則必
無不遑將母者故余謂持刀閉永巷之事殆猶是平王貴妾
之類耳此又可以事理斷之耳又鞭屍事三傳及國語皆無
之特見於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吳越春秋而穀梁則云
撻平王之墓楚世家云辱平王之墓越絕亦云子胥將卒六
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自余論之鞭墓事或亦有之而鞭屍
則亦不可信者也而況乎妻昭王之母也嗚呼使子胥而果
爲此其亦何以鬱爲明神歸然廟貌而嚴俎豆以逮夫今日

哉

辯程伯淳語

程伯淳謂新政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事塗炭天下
亦須兩分其罪後儒遂謂王氏新法乃是爭之者激成之余
謂非也此不過是程子長厚語爾安石剛愎執拗力爭之且
不得況不力乎當時明道嘗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
者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又曰但做順人心事誰不願從可謂不激矣而終不能回安
石者何也新法天下安危之所繫也焉可以不力爭力爭而
不得則歸罪力爭儻當時無力爭之人又將歸罪於不力爭
而謂朝廷無人矣大抵朱之儒者論議多歸於長厚而伯淳

尤甚若執此語謂凡事皆不當力爭則誤夫將之以平和而可以潛銷默化豈不甚善而無如其必不能何則勢不得不出乎力爭譬諸用藥豈無平和者不能愈疾而以峻猛愈之者哉則亦豈無爭之力而其事遂得以無敗者哉儻人爲不善而反以激成罪爭之之人是桀紂之惡果皆龍比激而成之歟

說一

人心道心說一

客問虞書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語則是人此中有二心矣其義何若余答之曰人祇是一心焉得有二所云人心道心略喻之將是欲與理之分耳著於欲卽是人心歸於理便是

道心理欲交乎心只是一然理者本然天良而欲是物交客感方其著於欲也則理隱故不見其爲道心則爲人心及其歸於理也則欲消故不復有其人心則爲道心如人一身也染於穢則爲穢身滌之淨斯爲淨身方其穢也淨身之本質固在淨爲穢汲故秖見穢不見淨則曰穢身及滌去其穢則淨質依然現矣則曰淨身夫知淨穢兩身而非兩身則人道兩心而總兩心也哉客曰若是乎欲爲不善之物則必不可稍留者也而夫子乃云七十而從心所欲此義又何若余曰古人立言各有所當而字義尤不可泥著從心之欲自善人心之欲自不能必其善耳客曰若然則何不曰人心惟惡道心惟善而以危微二字目之邪答曰妙哉問也夫善惡似之而尤有不可竟泥著處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易漸曰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在詩序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此飲食男女也欲而理矣非人心而道心矣如辭爵祿豈非是廉蹈白刃豈非是毅廉毅理也然有不當辭而辭之不當蹈而蹈之者此其矯情以爲名逞氣以爲悍似理而實欲矣非道心乃人心矣此其中似是而非似違而合其爲善與惡固不可判然截然分之也故曰危曰微正以使人剖析於疑似之際而戒愼乎毫芒之間者也且人心一復便是道心道心一流便是人心機關之間更難判截故不欲以善惡目之而以危微目之若曰人心狃於欲則將違於理故危道心有其理而常蔽於欲故微將使危者安而微者顯只在一轉旋之

間耳儻名以善惡便似乎人心道心劃然是二便覺非一轉旋之能爲功而將克底於精一執中也又難乃知危微云者眞古人立言之妙耳客曰若然則人心道心可兩立邪不可以兩立邪答曰人心與道心兩立道心與人心不兩立客訝之余曰客毋訝也方人心之熾也道心雖隱而未嘗絕雖勢若不能兩立而猶然兩立及其道心之完也人心悉化而歸於純矣無人心矣非兩立矣知此者則可以知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生生不窮之故亦在於茲歟既答客竟而遂筆之爲說

人心道心說二

客問曰所謂人心必不善者耶答曰否否所云道心受命於

天者也所云人心用事於人者也受命於天者有善而無惡用事於人者有善而有惡有善無惡而云微者得其靜也有善有惡而云危者畏其動也易云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若夫靜則惟有微耳夫何危之有然人心元本乎道心而道心亦不能廢人心甚矣夫道心人心之未易辨已略引信愉之大本者道心也達道者人心也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道心費者人心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屬道心感於物而後動性之欲也此屬人心易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道心而感而遂通者人心夫人心豈必不善哉要之界於善與不善之間惟其界於善與不善之間是故曰危若夫竟爲不善也則何危之有王陽明曰無善無惡心

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心之體其道心也意之動其人心也明乎古人詳言如此而人心道心之旨悉矣客曰然則子前說道心而何以以理喻之又以淨喻之說人心而何以以欲喻之又以穢喻之豈非截然善惡之分疆哉余曰義之深者語不能形則姑藉此以擬似之不可泥也其實道心理而淨人心亦理亦欲亦淨亦穢云

中說

堯舜禹相傳曰允執其中是中之當執也而孟子又以子莫執中爲病何也蓋聖人執中時中者也子莫之執中膠於中而不能通之者也夫一堂有其中也父坐於中子侍於側父之中固中也子之側亦中也何也當側而側則側卽是中矣

又比諸用藥其人無偏寒偏熱之病則進以和平之藥設若是也是所謂中也其病偏熱則以大黃黃連之類藥之用偏寒之藥以去其偏熱正所以爲得其中也偏寒而用薑桂亦然蓋得其時措之宜則無往非中此時中也後儒云不偏之謂中夫不偏者有偏者也當中而中則以中爲中當偏而偏則偏亦是中偏亦是中則偏也而不爲偏矣此乃不偏之謂中之義也然則此時中也者其卽孔子聖之時者之時歟曰然堯舜傳賢而禹傳子湯武用征誅時哉時哉是皆所謂得其中者哉於以推諸後世事皆可知已彼生於後世而輒欲以唐虞三代之事行之曰必如是斯爲帝道曰必如是斯爲王政非但難行亦鮮不誤矣然則云執者何歟曰一以時中之

中爲準而不貳於無權之中如斯之謂執猶人子以侍側爲得中而安以居之耳然則唐虞三代之治竟不復可法歟曰法其意侯不可以復建也而制度必謹而不弛慶賞必當而不濫意可法也田不可以復井也而疆界必理而不慢溝洫必疏而不塞意可法也推諸事事可臻至理何必屑屑焉曰必封建必井田而後乃成唐虞三代之治哉知此斯可以知中之說者歟

理不外於情勢說

天理者生人情與事勢者也而天理卽寓於人情事勢之中而不能外何言之夫父子有親天理也而此理寓諸情書曰若保赤子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是情也而理

即寓焉君臣有義此天理也而此理寓諸勢柳宗元曰爭而不已必就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是故有里胥縣大夫諸侯而後有天子是君臣之義蓋寓於勢推諸他事事莫不皆然焉嘗論古今之大變莫過乎禪讓之與征誅然皆協乎人情事勢而成之何言之夫人莫不愛其子即丹朱不肖而九男豈皆不肖也者然重華命位以後德日升而功日益大天下之心皆歸之則堯亦因而禪之在廷諸公亦遂臣之耳舜之於禹也亦然乃禹則父殛而已與祇承於帝受所命之官而克盡乃職使其挾羽山之恨以爲必不可忘也而讐夫舜身且或不免於再僇其能奏平成之大功而奄有天下哉使後人爲之後儒議之即謂其任洪水事猶

得爲斡蠱而拯生民於昏墊若其受舜禪則必以謂忘父讐貪天下其不孝不可比數於人尚肯稱之爲大聖人哉而孰知其有不然者歟南巢牧野亦云奇變而夫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人情所畢集而事勢之應然即天理之所在者也比干諫而死而微子且抱器歸周白馬見廟箕子亦陳洪範於武王而受封朝鮮夫子曰殷有三仁蓋皆權衡乎情勢之重輕爲許予耳太王舍伯仲立季歷季歷受之廷臣不聞其固爭而世亦未嘗非之蓋尊君親之命而順人情因事勢故能使國事安於泰山而開周家之卜年卜世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又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夫子之贊

太王如此使當日太伯陰窺父志既率仲已逃於荆蠻之流季歷執義爲固讓羣臣又以太伯居長且有至德無緣舍之違言互起太王且無如之何而因之怨周之國岌乎殆哉蓋事會百變時遇萬殊而豈可執定一說繩之哉或曰子之說皆然然武王之克商也亦既人情事勢之大集而夷齊叩馬而諫登山而歌豈非大違於情勢而夫子又何以亟稱之曰此有天下之情勢又有一二人之情勢積德彰聞戎商必克此天下之情勢也孤竹商諸侯世受商之恩則君臣義篤是以叩馬而登山也父母稔惡人皆欲殺爲子者奮擲號呼以爲衛冤而欲救之是亦情勢決當然者雖然伯夷太公同辟紂同爲西伯所養之老乃太公則鷹揚用兵以伐商爲事夫

子亦殷人而未嘗不冀十亂之才或曰若以父子喻則武庚祿父之叛尤爲情勢之當然亦可取耶曰叩馬登山未嘗叛叛斯罪矣何故古人云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紂之惡豈可曰不受誅當其時安受周封以續殷祀豈不善乎而顧必叛且使父果不受誅亦當審乎情勢而後動況垂拱而天下治之後輕舉肆行徒殞其身而殄厥世不可謂之孝且與夫於亡王之裔不但不加誅滅而封之故墟使得仍奉其宗廟社稷蓋取天下不取其國此大公無我之仁而又可背大德而反稱兵者哉然當其舉事時豈不爲微箕爲不忠不孝而自負爲君親張大義其濟則成旋乾轉坤之大業不濟亦不失爲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上可對越先王而下亦足以聲稱

千古其同時共起之人蓋亦必皆持此論而相與爲之管蔡
亦自以爲大義滅親也故遂一往不顧如此悲夫忠孝大節
也美名也一不得當竟成蹉跌夫然後知人情背事勢者
之終多誤耳故曰執中又曰用中又曰時中中也者天理之
當然也而不外乎人情事勢而得之故書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儻必欲違乎人情事勢而言天理非眞知天理者也以此
鬬事往往至於禍家凶國不可救而猶然執其臆見自矜之
辯且爲之力憯矣夫迹古今來之廢興成敗率多如此順之
則昌背之則殃然則果能深察乎人情事勢以求天理當然
之極凡一切名心與客氣無稍參雜於其中焉茲亦可通天

心也歟亦可通千古聖賢之心也歟

不議禮說

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議者制也非徒言語論議之謂蓋臣
民於禮當守昭代之法無敢自相創造而行若形之於言語
論議議即爲罪此則幾於衛巫之監謗秦法之禁巷議漢武
帝時之腹誹刑矣豈有聖王之世而防民之口禍及文字如
此者哉且夫聖世不禁人言且立木設鼓開樽懸科以招來
諫評之人爲樂聞其過臣民不敢自爲禮以違王也下違上
而上省過王道成矣夫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路亦何嘗非
議禮然但與顏子論定四代之良法美政如此而終不敢行
春秋書春王正月仍是周正此其微焉曾子曰小功不稅則
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亦議禮也然亦終不聞敢改其
制也夫夫子且不敢自定典物進朝廷而又況後之儒者乎
故夫人主而罪人之議禮是爲苛法草野而敢於自創禮是
爲僭分僭分者刑苛法者促祚者也二者均足以垂戒云

横議說

妄言者與妄無不極焉嘗加堯舜非毀及仲尼蓋不自知其
所猖焉客曰噫斯之謂横議乎毛子笑曰是烏足以爲横議哉
昔孟子所謂處士横議者其時談道術則有如莊周列禦寇
荀況墨翟之徒其學識材力皆大過於人皆能著書自見而
傳後世徒以不盡軌於聖人之大道故謂之曰横議耳然亦
孝醜阮偈之禍談治術則若公孫鞅申韓之徒其人亦皆有

過人之才亦能著書爲政有效亦以不能原本於二帝三王
之治道故亦曰横議然諸人亦多不得其死其後如東漢之
黨人書部分群互相聯結誹議公卿譏刺朝政其爲訕也則
幾於要矣斯亦可爲横議者乎然其行誼亦各自有矯然之
處惟特其矯然以肆口逞氣而及於禍故君子亦不深與之
若夫世有瑣細人無昔人過人之事而掉猖狂之舌小敢作
嗚噍噍然不得成響而足以云處士横議乎哉或曰如子言
則漢王充著論衡亦將貶堯舜駁孔子其他誹謗者極多而
中郎秘之至今傳之何故余答曰充不但得罪古聖人也觀
其自紀行毋驕子駁祖濁裔清之語且自比於舜禹而比父
於瞽鯀蓋喪心久矣特其書小有才而蔡邕見獄而秘之後

人學陋而傳之或亦貧之以爲啞笑若以道揆之直痰行以
耳而兕尤不及充之甚遠者歟

道學說一

客問道學善事也然恐不能行何也道學須誠而不欺如今有客或不應與之相見而欲辭之辭之必托他故若必以誠豈可直說我不應與爾相見也果爾則必取怨怒而亦失待賓客之體且奈何曰無憂也昔者夫子非疾而辭孺悲以疾且取瑟而歌以顯示其非誠然夫子又曰我戰則克祝其之會兵擊萊人命申何孺樂頎伐費人而費人北乃對衛靈公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則亦何礙爲道學也推而言之將兵者用計破敵陷身者以術出險何礙乎道學儻曰用兵與其

詐而勝毋寧誠而敗陷身者與其術而得脫毋寧不用術而亡則死道學之說也死道學非聖賢之道學是故活道學所以行道學死道學所以窒道學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此可以悟道學死活之說夫道學自須主誠而黜詐而必不得已亦時乎用詐總當求其所以用詐之本心耳父子相隱詐矣而適以成其爲慈孝君子與之不顧父子之恩而故示直君子惡之孟子所謂不必信不必果者正此義哉張子房躡足附耳畫商山羽翼之謀皆事之入於術者也而人不以此病子房蓋乃心則主於爲君昔者郄疵料韓魏必反智伯即以之告韓魏之君項羽在鴻門語高祖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二君之直言無諱如此可謂誠矣而卒底滅亡韓魏之君與高祖肯以張孟談項伯之情輸之智伯項羽哉故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又曰好謀而成夫曰密曰幾曰謀曰成此其中必有權變行之以圓濟其事決非徑情一往者也如徒曰誠曰不欺則白公勝欲殺子西而告其子彼固已誠而不欺而可以云道學乎哉

道學說二

聖賢與凡民元非隔絕者也不然中庸夫婦可以與知與能何也大道與世務元非隔絕者也不然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而曰會稽當牛羊壯而已矣何也客謂余曰僕有意於道學久矣而無如家貧有老親且當傭書受直爲菽水而不能究

心於此當奈何余曰噫子滋惑道固莫大乎孝養親孝也則子之傭書是行孝也子曰行孝而不自知其爲道反欲別有所究心焉此余謂子惑者也曰是則然矣又有疑夫行孝固當依於親而溫凊定省之盡其禮今館於他氏此禮當有缺又奈何曰使子家富而必他氏之館以曠於子事親之禮曰非孝可也貧而館所以養父母使子必謝筆墨侍父母爲孝時則正襟危坐取諸儒者之言講求之以至凍餓其父母天下安有此道學者哉豈惟子傭書便是道學今農工商賈馬僕輿夫負販之人日勤其務以上供公家而下爲仰事俯畜養生之具亦何嘗便違道學不然昔者舜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何以爲千古道學之祖也且大將將兵數十萬以剪除寇

賊忠君而救民亦何嘗便違道學又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殺人之中有仁有禮聖賢之事何加焉作好官亦政是道學王世貞云廉頑立懦於廊廟故不失其爲首陽也夫富貴何礙虞廷四岳十二牧九官皆有職司而皆是聖賢皆成道學即以皐陶所掌者曰有事於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亦何妨乎道學益惟明克允即是道耳即以古帝王言之湯除桀虐武去紂苗漢高誅無道秦而削其苛政世祖能戮凶莽光復舊物益功也而德即在其中爲其爲道學豈不大哉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謝太傅曰聖人去人其間亦邇且中庸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魚猶得與於斯道而況於人事乎哉客曰然則何以獨尊聖人曰聖人全體純乎道凡民時由之而不必知之即其由之也亦時合時離此所以獨尊聖人耳

子孫說

人家欲子孫綿遠昌大雖不敢必無不願之然願子孫上之爲聖賢中人次之則謹身寡過或能得平平富貴次之則衣食粗具即是足矣不願子孫得大權勢亦不願子孫作大英雄併不願子孫作過激烈於忠義之人揚子雲云朱丹其轂一跌赤族此不願子孫得大權勢也古來英雄如李斯韓信之輩才略建樹亦云奇矣而末路罹禍一何太酷此不願子孫作大英雄也昔賢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甚至十族可以鑒矣故併不願有過激烈於忠義之子孫也古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夫吾之不娶無後止於一身而且爲大不孝祖宗血脈之相傳自上古而來至於今日及我以作爲過激烈故而不止喪我之身且喪九族至無遺類焉夫爲人子孫不思承先人裕後昆以上報祖宗父母生我之恩而反覆厥族使千百世以上之人俱作若敖之鬼而恣惘無極不孝之罪豈不通天哀哉亦復何樂乎有此子孫也亦何大不幸而生此子孫也人家未必便有此三等人然見幾而作君子亦當早知而早慎之夫爲亂賊造大逆而貫滅族之禍人皆知其惡獨於此三等人則且或從而美之且思效之故余特爲詳言之云若夫爲人臣受知遇享爵祿殺一身而大有裨於國家生民大丈夫又當不自愛惜者耳

名心客氣說

君子小人之分不過天理人欲兩者而已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然理欲之辨却要見到極透徹處淫酗貪暴之類其爲人欲易見耳乃有名心客氣用事之人矯激淩刻以自爲高俯視一切而土芥之人多慕之而不知名心客氣之即人欲也乾之爲道戒亢而以無首爲吉泰內君子外小人之時也而拔茅之後即曰包荒包荒之後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而以艱貞誠之處泰且然而況於當否之時乎即如東漢黨人亦未免多以名心客氣用事意氣所激失之太甚而受禍亦甚酷其不罹此禍者大抵名心恬客氣靜之人也若知名心客氣之爲人欲克而去之其言行也一以天

理之當然爲心而忠厚和平以出之則是愷愷篤實之君子肫肫懇至之仁人矣果如是卽異已者未必不可以相化而何至於干烈禍哉晉傳咸云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古來誤認名心客氣爲賢者事而一往以騁至於覆敗者正多此當爲戒豈可爲法然猶多昧昧於此理而更欲趨之相推相輓同入禍門豈不哀夫嗚呼安得知名心客氣之爲心害者與之論此

相說

相者生而具之似乎一成不可移也然亦有可變易之理焉故古人又有相隨心爲生滅之說今試徵之俄傾可得如人

中心悅者貌必怡怡中心慘然其容有慼含慈祥之心則貌和已生殺心亦成猛態自慊者必形寬豫之象自餒者必現沮喪之狀驕凌在中而眉目橫飛意謙自牧則威儀抑抑情或動乎淫視流而色媚貞志壹矣目莊如氣肅如也坦懷卽外亦平彝機彼故形其似鼠貪念啟則很顧而皇皇欲自潔故鶴立自若忽蹉跌者神明奪驟聞捷乃顏爲霽此皆見乎當時不越一瞬聲容氣色忽然移之矣況積久於中而大著功德於外其潛更默換匪一朝一夕之故哉故大學著心廣體胖之義孟子有睟面盎背之語王維詩云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是此身亦因念而生者也身且由念生則豈得不由念轉相隨心爲生滅之理詎不信哉雖然是猶見繫乎相者也夫心通天地而動鬼神之物而天地鬼神實司人吉凶故吉心逢吉不必言相凶心逢凶不必言相則請更求善相心之法

葬說一

古之人葬皆地有定所時有定期未嘗有風水日辰拘忌之說也青烏之學相傳自晉郭璞始彼且不能自免於殺身之禍然則其術豈有可信夫璞術果神何不預謀吉壤葬先人以免此凶如謂命盡日中此有定數決非地靈之所能解則風水之無益明矣如曰吉凶果由於風水則又不能爲璞之殺身解矣書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云惟天降災祥在德詩云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易云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故人惟存心修德以期逆天之休焉豈其地脉之足憑者哉且謂葬之所以得吉得凶者皆地中之理氣爲之也不知天之理氣無微不入卽地中之理氣亦是天之理氣之所貫徹則地皆天矣其可不歸吉凶之權於天而專恃乎地哉其可恃乎地而不思所以契天心者哉

葬說二

古之人但言天理不言地理後人創爲地理之說沙水龍穴纍辭繁興人於是乎無復務存天理之心而秖以地理爲主不知天理終於可憑而地理究之不可信者也然古多聖賢未嘗及此而後代術人妄言大行者卽此便是衰世之象則大不幸也何故夫地不勝天甚易明也而乃舍却天理而專

求地理此便謂地可勝天矣夫地而可以勝天乎哉由此而推之則可以縱彼陰鑠陽婦乘夫欲奪義術掩道務鬼不務人小人長而君子消奄寺執朝權異端敢亂聖人之化皆有連類而環集之機焉夫使此數者連類而環集勢將必底於大不祥而後已其於人心世道豈有幸哉噫夫則毋怪乎古者不言地理而天下多長治後世地理之學大興而天下遂多亂亡者夫

葬說三

或曰如君言則人子葬親直可任意而竟不必詳為營度耶曰否余嘗言之矣堪輿曰者久相循習行事亦不得盡廢之然事屬幽渺亦有天數存焉不必太拘忌過要求也孝經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家禮曰擇地之可葬者夫曰卜曰擇亦豈不慎但不宜如後世形家之紛紛耳昔者魚朝恩發郭子儀父之墓子儀入朝不敢詰盜但號泣引罪歸諸天譴夫發吾父塚幾於不共之讐子儀豈真無人心而付諸不問哉蓋朝恩憸人有寵善讒而子儀久握重兵赫然功名當其時使稍加蜚語則無類矣父讐既不得報而反速滅門之禍則大不孝也若仗兵以清君側則又是跋扈也子儀者忠孝為心而肯出於此哉既陷亂賊亦終滅亡尤所不肯為之耳又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子儀死則唐之社稷或不復保是吾之身與家族與國皆所繫焉而可奮於一擲哉以此衡之則父母之怨雖大自有不得不忍之者然發墓泄氣理當破敗乃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壽至八十五八子七壻諸孫數十人其昌盛綿遠曾不以壞塚之故稍減其分毫而朝恩不必子儀報復而竟被戮嗚呼信乎風水之不足憑而人必當以存心修德慈祥忠恕植福之基斯天必契之夫天道既順而地道亦豈能違之與

養生家言說

養生家有鉛汞爐鼎坎離等語皆假象以喻人身心中事耶後之邪術家借此以附會其說而煉丹採女之事興真是大可恨事而富貴人往往惑焉先儒云財色未忘休問道世未有貪財好色而可以得道者乃富貴人必不能舍財與色而又怖死於是術人有以窺其心之隱微而巧中之以要大利

無不敗也是何術者之黠而富貴人之愚哉夫貪財欲也好色欲也即怖死以求長生亦欲也合此數者之欲而兼有之欲之甚者也欲甚則昏能無愚乎是故不足怪者也獨惜著書者不明白言之故作隱語以遺後來無窮之禍是誠何心雖然養生亦止有寡欲清心四字耳欲寡之至則純乎天理心清之至則同乎太虛若是者生死且將不能及而況養生乎老氏養生家之祖也所云致虛極守靜篤政此義矣則從人身心中指出鉛汞爐鼎坎離等物許多烹鍊進用法亦屬多事行之有誤況緣此而遂致後之人附會為煉丹採女事豈非著書者亦非其人哉至於術者誑人假煉藥物而服食之燥烈之極多使人性情乖迕而得難狀之奇疾以速其

死昔之人又往往而是絕而斷之養生止是卻病延年耳古今決無此身不死之人亦決無此身不死之法求不死便是大癡惟大癡故墮邪術墮邪術者必無善狀此固當深戒而豈可蹈之或曰寡欲淸心老生之常談答曰天下至理多不出於老生常談耳

小匡文鈔第四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同學諸子批

說二

曾子出妻說

曾子事後母孝因其妻烹葵不熟出之或謂烹葵小事耳何至出曾子曰小事猶不用命況大事乎毛子曰此須要知不用命之意蓋不用命者是不肯從姑與夫命而特欲烹之不熟或已告誡而終不肯用命也此其志成於逆姑與夫而作悖驁事雖小而意則惡即書所云刑故無小是也且母遇參又寡恩或因是發怒而併文致參大不孝之罪故有不得不出妻之勢若偶爾烹葵不熟且不必以此遣一婢況於妻哉且事有小大情理昭灼豈可因小苛及於大若因小處大而動以過峻行之則是秦法之刑棄灰矣曾子用心必不若是推小及大亦聊以答言者耳然後人以曾子此舉爲太過而白虎通乃曰棄妻令可嫁此爲隱之也程伊川亦云不忍以大惡出妻而以微罪去之先舒謂此言似恕而反入於刻何也古人既以此罪出妻則其罪當止於此而我更懸斷以謂必更有大而不忍明言之罪是更使其妻負冤千古矣意蓋欲爲男子解而遂令此婦受此長誣豈非欲恕而反刻與

妾子爲生母服說

古者妾子之爲生母服也不一其禮各有等差今考之古天

子之妾子父在生母卒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則除之此禮在五服之外者也父沒爲大功若爲父後者爲生母無服但練冠以燕居而已諸侯之妾子父在父沒其爲生母服與天子俱同之爲父後者若小君在則練冠若小君已沒則得伸服緦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生母大功父沒則得伸三年喪也若爲父後者爲其生母緦士之妾子父在爲生母期父沒則得伸三年之喪也爲父後則爲生母緦古庶人不得有妾故無庶人妾子服生母之文也宋文公家禮云士之庶子爲其母齊衰三年爲父後則降而服緦麻三月余案文公但云士則上不及大夫以上之禮下亦不及庶人矣似亦考亭未全備之書耳余爲考定昔人之禮而存其說於此若夫今制

則妾子爲所生母服斬衰三年都無分貴賤父與嫡母存沒及爲父後不爲父後者也蓋亦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之義爾孔子曰今天下行同倫曰吾從周則士君子生今之世亦唯是守今之制之爲愼且安也固不得以師心創作亦安可必欲反古而不庸當世之典章也哉

妾祔葬說

夫妻同穴禮也而妾有子者亦可祔葬或曰禮嚴嫡庶側室不得祔於家長女君且稽諸典制都無明文乃余觀蜀志甘氏爲先主之妾產後主後主立而丞相亮上言母以子貴皇思夫人宜與大行皇帝合葬制曰可乃合葬惠陵余謂孔明所陳如此而天子之至情亦可推及臣民後先主穆皇后薨亦合葬惠陵又宋仁宗亦合葬莊獻明肅皇后與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近太倉張君虛宇潘孺人生三子曰源曰浴曰王治爲嫡出其副室金孺人生一子曰溥潘孺人既與君合葬金亦祔焉且有汪氏葉氏皆君副室之有子者亦俱同窆則妾之祔家長不但一人即數人亦無不可以同穴者語在吳駿公張母墓誌銘中亦近事之可援者也或又以爲一陰一陽之謂道葬者無容以一男合二女三女然觀古天子一娶十二女又有后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制諸侯一娶九女貫魚之義一陽御羣陰多矣即近制庶人亦得畜妾生則夫與妻妾既可同室而居死何不可同穴而葬一陰一陽之論或未然與或云同墓可也總在一圓堂中葬之

而不必同穴亦一說也並列於此以俟議禮者之裁擇

厚說示子

紙在案風飄之墮兒子屢拾之未已余曰試摺之令稍厚風來便當不得動矣乃果然矣因語兒子凡事欲厚類如此稍厚且然況極厚乎或起難之曰不然夫不見刀刃薄得利而背厚無庸與余笑曰嘻君第作刃其人去余謂兒子曰妄矣斯人之談女其識之夫刃必待背則成刃背無待刃刃妄試則缺背常無缺妄用刃者必得禍背常無禍且夫取二刀背刃以相斫刃必受傷於背矣而背何損哉後一年其人果以鋒舌敗余謂兒子曰可戒之已兒子曰然則必不可以爲刃邪背必不爲刃則刃何用焉曰用刃非得已也必不得已

乃用刃雖用薄不失其爲厚者也古人固惡夫書爲刃無用之得其有刃而動以加諸物物其堪之哉物不堪之反自禍矣。

牡丹說

世人持論皆謂牡丹爲富貴之花不如梅蓮菊之孤清矯矯塵外余謂不然梅之鬪雪類義士菊之傲霜類隱倫蓮之出淤泥不染類高人是固爲佳然牡丹殿三春之韶華迎大夏之長養斟酌飽滿含芳吐光足以大舒天地陽和之氣譬如天子之當陽焉而運屬時雍時方開泰人人皆得沐浴膏澤詠歌平康爾雅所謂景風甘雨萬物以嘉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牡丹之謂哉或詈牡丹以譏時人之好

富貴是必舉世皆霜雪淤泥之境而後已也大人之存心不然將使斯世共登於仁壽樂利而我亦渾同於太和玉燭之中斯爲美耳豈欲使長霜雪淤泥而我因之以孤標獨自見異於蓁類與

作者說

客曰甚哉作者之不易也必無書不讀而後可也如經如史如文章辭賦之學下而歌曲俱應通貫又如二氏如九流百家以及山經游志花卉蟲魚凡作此等文必須精詳而後乃可以措筆不然不得工而不免見陋且余何先舒曰否否此所謂小家者耳雜故小也蓋小家沾沾好名而騁才故欲事事知之供筆端以自見而博聲譽究之此中無眞得徒馳騖以爲功耳其文亦必事外飾豈有眞文大作者則不然必求一二大事而深心探討之必期窮極其微妙然後已於是乎發爲文章雖單辭片語皆不可沒其巨者煌煌乎與日月爭光斯爲作者不亦大哉故曰大鼎烹牛不可烹雞又曰大匠能構夏屋而不能治牀之缺其足聖人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彼沾沾於務名騁才皆爲人之學而不求深造自得者也客曰儻人以他雜事求我文我不能應且奈何曰直云不知何病不知而辭不爲文何病古之聖人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教皐明刑工虞禮樂皆專司之不相雜亂故能亮天功而熙庶績後世課士多求之以事事俱通則士不得不以事事俱通應之其官人責之以事事俱辦故爲官者

亦不得不以事事俱辦共之惟無專習故無眞材無眞材故罕實用文章亦然正不必恥於不知而必事事爲之耳苟因是乃泛其學擾其心疲其神明終身勞勞支梧於外而此中無一眞得力處可悲也夫客曰儻其才大而思敏可兼及又如何曰善已然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豈易言哉卽欲爲之亦須精一事後乃更及一事

序

吳山嶽音序

凡立言者當見其大夫天下有聖人之道可謂大矣而又有二氏之學出而與聖人之道並峙爲三此古今來一大訟案也理學之士辟而闢之甚力其爲二氏之學者則尊之或以

為高於吾儒又或和會孔老援儒入墨又或不定三家之同異而輒恣口談聖賢則排佛老談佛老則又讚嘆而師尊之賢者如蘇家兄弟陸放翁亦皆不免使學者靡然莫知所從適余嘗嘆息以為大道之昭明顯白如是尚紛紛焉況其深微於此者乎晉安林西仲先生以儒者起家而貫串二氏洞悉源委大抵奉聖人之道為宗而時取二氏之說與聖人之微言通者旁及而曲暢焉不但不必盡屏之也即其靈偈透徹處或亦有佐於吾儒引而未盡發之旨然要歸必以堯舜禹文王孔子之所以相傳者為極焉由是而使人知三教有定論焉故其文錯綜奇變莫可端倪而按其命意則指歸如一嗚呼大已斯眞不愧於立言者哉余嘗論之聖人之道可

以治世可以出世老氏者其虛極靜篤出世之學也曰慈曰儉亦可治世然而薄禮義剖斗衡之說欲竟廢古來為治之具其於治世法得半而已至於佛氏所窮探者多在未生前既死後則太偏著乎出世而竟不可治世自信此說於理非迂今讀先生之書而深自喜其仰符則或亦先生之所許者與昔先生為徽州李官執法平允郡無冤民及閩中變作守身不屈繫於獄幾死而甦蓋節義治理先有以立乎其大而發為文章有本之言其言炎炎又不徒於流通三教之學而得其折衷而已寓杭州七八年往來晤語時甚多溫溫然絕無自負其所有之色余深敬其為有道長者散音一書諧體備具皆吐納玄奧有思有力其卓然具眞見處直可垂諸不刊茲余獨論其大者為之序云

傳

毛太保公傳

毛太保公名文龍字振南萬曆四年正月十一日生於杭州錢唐之松盛里美鬚目閃閃如電為人落拓不治生產好談兵嘗與人羣飲酒樓酣拍案呼曰不封侯不罷休眾皆笑之年三十走燕中不遇又之遼左遼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軍官漸至都闈後以王化貞薦假空札數百得便宜行事時天啓元年也公於是率麾下一百九十七人東據皮島皮島者故朝鮮地其地約百餘里四面皆山陡峻惟西邊一隅可通舟楫耳公得之金復海蓋諸州俱震朝廷遂以公為正總兵賜

尚方劍未幾進左都督又加太保封三世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使於是公益自奮勵築城修樓櫓立火炮為守禦具又建府鐵山立文廟設學諸生得附北直隸山東鄉試有中式者屯田鑄錢通商船為長久之計甚悉遇敵致戰決勝屢得捷出奇無窮而神亦助之嘗戰於大石門嶺矢來如雨再易馬皆射死夜半公步而登山入廢廟顧見廡下有黑馬遂騎之出馬行甚疾敵望之皆辟易退卻天明還其軍軍士皆歡呼及下馬則一黑虎騰跳而去皆大驚曰大將軍眞天人也而丁卯冬有時貴人腐名入都與所親客言別飲中問曰僕行矣方今以何事為亟會此客與公私郄乃故沉吟久之曰東島大可慮時貴領之初公所將集勇猛士已十餘萬而探聽

游哨之人又多日費朝廷數千金餉不時發公屢上疏仍不
發也公最後疏云脫使士伍一朝脫巾而呼臣雖萬死不能
禁其如國事何廷議已疑其要脅跋扈而時貴適入會袁崇
煥新起經略駐札遼左時貴者陰令圖之屯田主事徐爾一
念公功高而憤朝議之多外也不平乃上疏論不可解者四
謂關寧一鎮每歲用銀三百萬米豆一百三十萬今皮島自
天啓二年至七年共銀一百五萬有奇米豆共九十餘萬石
耳猶紛紛然責其費之多乎此其不可解者一關寧極望不
過四百里乃擁兵至一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餘處浩
淼一千餘里非得多兵何以守何以戰何以聯絡而相策應
乎今文龍用兵財十五萬乃謂其實兵止二萬八千而餘皆

虛冒錢糧也此其不可解者二文龍妻子久已歸浙或亦王
覇請田宅之意而猶慮其尾大不掉也者此其不可解者三
既謂皮島為扼要之地而倚任文龍乃沮其餉是委之敵耳
即謂文龍一身不足惜而皮島喪師內地必危不此之慮而
顧日夜以文龍為憂此其不可解者四其餘論形勢兵機之
宜而極為文龍辨白者纍纍千二百餘言且自敢以三子一
孫保文龍無他不省崇煥乃為書招公會於雙島雙島在皮
島稍西崇煥云有密語公坦然揚帆來且欲因是細陳宜速
發軍餉狀時軍中頗以為疑請多從者公曰我大將任東閫
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我果奉詔而來雖多人何益徒滋猜
貳且不聞汾陽肯赴魚朝恩之宴乎既相見雙島一古寺崇

煥謂公吾所欲與君語他人不得聞兩人各屏去騶從獨崇
煥後一書生隨之崇煥顧曰此吾幕中奇謀士此當與俱因
共挽手入寺僻處而書生者狀短小有力袖短刀既入坐定
崇煥故移坐與公促膝作耳語良久忽曰吾今日欲斷將軍
頭公笑曰毋謔崇煥曰奉密旨懷中出片紙示公蓋矯詔也
公疑之崇煥曰我如屈殺君一刀他日償君百刀公即下座
拜受詔涕淚無一言拜起延頸待戮書生遂出刀斬公公死
崇禎二年六月五日也年五十四崇煥既殺公出雙島還本
鎮鎮遼而公有族子承祿公養以為子從公在島中官副總
兵聞變棄官欲還杭州崇煥復捕得鋃鐺之令誣服與父文
龍謀叛蓋欲借此以解已擅殺罪遂令書招承祿取紙筆大

書岳家父子四字人皆悲憤崇煥亦變色已竟被殺於是皮
島諸將士共棺斂故主帥屍駕海船載柩東北去柩至海中
不肯行船反迎而西諸將士無可如何乃共拜之而浮諸海
率其衆竟東北去皮島墟矣失左臂自此始徐爾一復上疏
白公寃疏入不報爾一遂掛冠去未幾軍書旁午都城大震
朝廷知公實枉死又頗思其功逮崇煥磔於西市每肉落一
塊則人競買而食之百刀之誓至此而符時貴人亦得罪公
之用兵也嚴賞罰必信與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將風然恃其
功能于權要絕不肯餽遺或送白銀千兩須人參八百斤公
但如其銀價報之故怨之者多亦以此致禍焉鐵山皮島俱
祠祀公遼左遺民有挈妻子來竟無所歸號泣自經於祠下

者

周母傳

傳者傳也人之可傳不在貴亦不在壽黃髮鮐背死則泯焉
王公大人或不能與匹夫匹婦爭其千古是何也則以其人
之能立乎其大也余讀周母施夫人行述嘆曰是可傳也已
施氏者先世扈宋高宗蹕南來居錢唐江口魁甫公生夫人
年十六歸周子興衛生一子龔夫人年三十有三而卒夫夫
人布衣之婦耳壽不滿四十而備有婦德其事夫訓子虔祀
事殆無一不精悉具辦然此特賢婦人之常事耳余謂夫人
之大者有二其一魁甫公夏日自錢唐江滸入城過其女壻
體中畏寒而臥夫人留公治以藥公子允升來欲奉公歸家

甚切夫人固不肯曰父病矣而天氣炎炎自高橋巷至江干
途相去十餘里少壯者且不堪況老人且已病乎設令我翁
姑在堂猶當婉稟涕泣求許往況二人既逝而妹夫在吳門
我卽專此未爲過亦所以體興衛之心也且兄以奉父遄歸
爲孝耶長途冒暑而設有不可諱是我與兄促其親不孝之
罪既莫可逭而且又何以爲心也於是允升悚然不敢趣父
出魁甫公竟沒於夫人家夫人盡哀而備禮嗚呼豈非人情
之所甚難者哉以爲父死於此則未免勞於喪事而多費財
或且以異姓者斃於家于後事不利儻允升意逡巡乎則曰
我嫁女也又況有兄使施氏之老而歿於周氏之家是使父
不得正其終而兄亦何以成就喪之禮假大義以遂其薄於

孝之心允升雖非忍其亦何辭以禦之哉其一曰爲子擇婦
之必慎不輕聽媒妁也初興衛自以常在他州而兒年已長
屬夫人曰汝爲求佳耦儻得之卽可納吉不必我身親之夫
人謹諾而爲子擇婦不啻數十家後得張氏女既審親也又
細細訪詢之知女果賢而後聯姻媾焉夫人豈不愛其子無
所不極而獨娉婦則漫然以將之余嘗論之凡他事雖遲猶
外惟夫婦則同衾裯共牀第一不得當而不堪始不可以言
語道矣父母他事護其愛乃於此或誤是外衣以狐白之裘
而著肉處束之以荊棘也且以宗廟之主家道之長繼世之
大是何等事而忽何其可以竟忽之也或曰子之言是已然
何以知張氏女之果賢與曰吾所以徵之者又二吾次兒媳

臣張開之公之壻也婦孝順賢惠又聰敏善治事內德純矣
而惜其蚤夭今夫人所定女卽吾次兒婦之姊也以是知其
必能賢也夫人之將終也屬興衛我死名新婦至棺前和一
拜我其瞑哉興衛哀之遂請婚於張張仲嘉程叔諸君子不
可曰禮無母新喪而子遽成婚者亦無未成婦之女預過門
者嗚呼夫人言之裕乎情也仲嘉程叔之持不可也所謂止
乎禮義是也止乎禮義聖賢之學也以張氏之家風如此又
以如此女之必能賢也取婦得賢福莫大焉然則令嗣猿之
受福於其母豈有既哉夫人可謂爲人子極於孝爲人母極
於慈故余爲述此二事之大而可傳者如此且詳言之將以
爲世俗之誡焉

陸西星妄語

陸西星著南華副墨頗入理解但雜說亦有紕繆處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而西星云孟子亦謂之可便是讀古不熟且以告子比莊是誣莊矣告子悍然莊子自然何可㴱也莊語雖復寥渺荒怪而要歸本於守雌守靜其爲寥渺荒怪也總欲人之胸次廣見地通耳胸次廣則見物小而不足與之競故能雌見地通則物無所可欲故能靜能雌能靜安往非妙而西星乃擬之告子豈不遠乎又云顏淵問爲邦邪裏去試則尤可笑蓋精者治身而以其緒餘治天下此道家語近於楊子之爲我若聖賢則成已成物合外內

之道而一以貫之隱居求志以待大行不得見用命也豈可以其無所試而譏之哉且行夏之時遂爲千古定法餘亦皆足爲後人法至若放鄭聲數語後世爲國者興衰治亂恒必由之而不能外聖賢立言總無漫設西星自欲尊道家耳乃併古聖人經世之大法而概欲掃去之斯妄也已

非佛氏斷慧命之說

佛氏異教也人家生男子固不可輒令出家女子尤甚蓋錮婢久不嫁已損陰德大內多幽閉婦人古亦以爲多怨女則傷天和而足以召災故大放宮人爲盛德事桃夭美昏因以時也摽有梅慮過時而不嫁也佛氏設教以爲度人往往多致少女爲尼禁絕人道豈非罪惡一老諸生貧而鰥無子遂爲僧妻止遺一女年十四亦送入空門惜哉惑溺至此可笑可憫亦有愚惑父母因兒女小時多病而妄信術人或僧尼謂出家可以得壽不然必殤遂令出家不知壽夭有命豈是出家可免雖僧少尼尤多短折昔唐柳渾幼時相者言其夭且賤歸浮屠則得壽渾曰去聖教入異端不如死力學愈篤後乃登第人惟以守正爲主邪談豈足信也或曰女子焉知無真性自然不動情者如文王之妃幽閒貞靜者也曰太姒聖女常人豈能臻此然亦未嘗不與文王爲好逑非不嫁也尼固人也亦既已爲人使有人之情此乃天理之必然幼時或無知耳長大自生懷春之意安得無情之人哉佛氏至謂男女事爲斷慧命余謂以邪淫爲斷慧命可也或姬妾過多

或夫婦過溺亦復非宜若居室大倫琴瑟靜好未嘗斷慧命也儻以此爲斷慧命則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天地亦斷慧命耶更推之太極生兩儀是太極之啓此生機也太極亦斷慧命耶至於愛親敬兄是人之良知良能此正是慧命而佛法棄去倫常則真斷慧命耳

柳王優劣

或論文曰唐宋八家其品則柳王爲劣然柳一跌不自振王猶能矯矯余曰不然子厚君子也何也過能知知能悔悔能改也豈非君子或曰知與悔見乎文矣改則何由而知之曰既謫居官有美政没繫民之思羅池碑可槪也已王安石真小人也怙惡不悛矯飾而自矜以終其身子曰如有周公之

才之美而驕且吝不足觀矣莊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
則君子而矜其爲君子即小人矣而況小人而自矜者哉其
品去子厚未可爲道里矣心術假也夫衡品必以心術爲主
也因其佷而反目之爲矯矯不亦過乎且古來折獄必分首
與從子厚而附伾叔文從耳安石引羣邪而大柄用之則身
作小人之魁矣且誤國殃民釀禍甚酷而子厚亦復無之兩
人者判然若是是烏可以無辯

韓文之失

韓退之一代偉才其文筆既雄亦多扶明大義之處然亦有
失理處當爲講明否則人奉之恐誤耳與陳生書云不以已
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名位之謂也此語非也夫立身行道

小山文鈔四卷十四

揚名於後世古人言之又云孝莫大於嚴父又云孝莫大於
尊親即退之亦謂歐陽詹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歸爲
父母榮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志不樂也詹在
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詹可謂養志者歟則烏得謂名位
爲外而不足以爲父母榮與退之又云先乎質者行也後乎
文者飲食甘旨外物供養之道也此亦非也飲食甘旨正是
孝孝非行與禮左右就養無方孟子述曾參之養志亦不出
於酒肉假令飲啜父母之養而曰吾先乎質者也安事乎文
可乎哉且飲食甘旨孝之實而可謂之文哉其與馮宿論文
書述桓譚語謂揚雄書勝老子且云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强
而已此言已是太過又述侯芭語謂雄書勝周易謬益甚矣

高閑序謂利欲鬭進而旭書可幾學書者果欲如是則必爲
小人而後書可工也禘祫議竟混之不能分辨其爲兩祭也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戣爲嶺南節度使禁以口爲貨有
吏得無名兒畜之不言於官戣竟殺之此酷吏之甚者也顧
乃稱之哉稱之則人將效之豈不惜哉此類皆退之文章之
失言

椒山先生存心

楊椒山先生遺筆獄中將畢命而遺言以訓其子者也想先
生此時語語必皆是眞誠所發語語必皆平生實踐而今乃
形之筆墨非如文章之士工好語爲名高者則先生平時之
存心用功斷可知已或謂觀先生語似是一恂謹守雌之人

小山文鈔四卷十五

耳乃何以能彈相嵩激烈不畏强禦如此似與其平時學問
相反余曰否否夫斂之深者積之厚積之厚者發之光學問
務在用力於內以斂以積則值大節乃能一發而光明高大
小人務張於外而不能翕則中之存者亡矣求其發之之光
明高大豈可得哉且先生語皆是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之學
亦非專於守雌者耳錢唐毛先舒敬題

黃王先生遺囑卷子

此昭不先生絕筆也先生故爲名孝廉稍仕至佐郡後家居
老矣子亦舉孝廉年方壯酉之夏當事者檄其子出爲官先
生始固已不願生及聞其子事嘆曰此我促命符至矣父子
一體子仕即我仕何面目以見祖宗於地下吾當致命以遂

志而于丁外艱亦有辭謝職庶幾其兩全之道乎遂自紗而死余生晩不及抱先生風貌閲其温雅縕藉絶無矜厲態昔嘗觀楊忠愍公不畏强禦不避刑戮可謂剛矣而讀其獄中與子書多降心藏氣之學先生正與絶相類乃知浩然之氣正在温然自斂之中而不在乎傲然自雄者也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釣臺詩文

近好事者集古來釣臺詩文刻為一帙余覽之率多謂釣臺巋然雲臺安在且謂漢家之山河安在余甚笑之雲臺人力所搆釣臺乃天生一山山自常存臺自燕沒此理之常豈可以此判勝劣也若以其人則東漢君臣固死而嚴光亦安在

哉且世祖光復舊物奄有天下釣臺亦漢家山河中之一物光是漢民臺是漢土乃張此狹彼豈不可嗤要之以名論則世祖與雲臺諸公俱自千古子陵亦特藉之以傳耳若以實論之千鈞鼎正在雲臺而區區垂竿一石又何足為當時之重輕也或以人亡蹟存謂光足迹則漢山河亦至今無恙東都遺迹所在尤多文人縱筆軒輊不足憑如此雖然亦只是胸中無真識耳

書三案論後

余觀陳氏之論三案深有感焉三案之興萌於太子冊立先是廷臣請立太子而三皇子皆庶子神宗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欲待生嫡若后竟無子則立庶長子先舒又案律凡立嫡子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則神宗待嫡之言此大義也亦正論也而諸臣屑嬈互起瀆陳以廹之今考冊立東宮時神宗年止三十九度皇后亦略當髫齡蓋猶是盛年大婚也又况前此十餘年中則嫡子正有可冀之事而何必汲汲於立庶也自余論之使神宗不肯待嫡而急欲立庶諸臣猶當爭之乃天子欲遵祖訓而臣子固遏之以促其立庶至謂中宮之前星一熠則所立元子自當避位是何言與國本何事主器何人而可以輕於易置若是至梃擊事起而諸臣遂欲窮追之夫此事而無主使則無庸窮追果有主使而又可窮追乎哉使窮追而非人斯得則當何術以處之置之則國法不立皇長子亦愈危

誅之恐不能亦大不可昔驪姬誣共世子世子不忍自明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以故寧自縊使得其故而正鄭貴妃罪將神宗何以對其子而光宗何以待其父也哉處人父子骨肉閒而又關乎宮闈之隱繫乎宗社之大自當有婉曲善調劑之法而以潛消默化其禍若徑情一往以行之其所傷必多由是而紅丸移宮相聯而來峻激之形或傷已甚陳氏之言曰甚哉名之誤人國也心本虛靈有物入焉以據之則礙奈何切切焉以好名為事况君父非立名之人乎先舒謂當日為擁護青宮計或未可盡以好名概之然古人所云以恩掩義投鼠忌器諸君子獨不聞之耶余生晩且在草莽不能深悉當時國事書此

侯後之君子論定竭毛先舒謹書

書魏冰叔文

寧都魏冰叔文以峭勁之筆抒清雄之氣志思沉毅論識閎展即瑣語亦意外生奇眞雋才也然命意間有可商榷處如史論昭烈戒子勿以善小而不爲二語謂是匹夫之言非帝王語此冰叔誤也此二語是徹上徹下之語也小之爲謹身寡過之人大之直可優入於聖賢之域夫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非伊訓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非召公之戒成王乎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非夫子傳易之語乎而余何鄙此以爲匹夫之言哉讀李忠定公集云公敢於爲反經合道事使爲唐

小匡文鈔四卷十八

忠武必不聽余卿之召能兵不直擣黃龍不止先舒謂反經合道言可以權者耳忠武班師臣道則然一拒命斯跋扈矣不但自陷於逆節而其心豈有肯用命者義旗且從而指之況召忠武還時併召諸將之與金戰者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還建康罷宣撫司盡收其兵隸御前忠武既無與爲聲援犄角又何能將孤軍以深入也必無成功且亟得罪春秋再書殺帥師與桓溫之西伐北伐拜表輒行此皆亂臣賊子事鵬舉固不爲之而謂伯紀肯爲之哉襄城伯李國楨他書載其死節頗詳而冰叔獨信王世德謂其降賊遂筆之新樂侯傳後噫忠孝尚不可假人而人言亦豈可輕信安知世德之非讐口余謂儻疑國楨死節非負自可置諸不敘既無濫予亦不傷厚矣乃因世德而遂言之儻此事非負使襄城魂魄抱恫無窮豈不惜哉先舒嘗謂與其過而信人之惡毋寧過而信人之善與其過而不信人之善毋寧過而不信人之惡冰叔慷慨稟大節在杭州與余交好余深敬其爲人今讀其遺文而偶指一二要無害全樸耳但惜其人已逝無從更面訂其是追思疇昔爲之傷懷

爲國不可偏重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金人方入宋聞徽宗內禪

小匡文鈔四卷十九

欲回郭藥師曰南朝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不如行汴京果陷靖難師起姚廣孝輩亦有此等語蓋人才國事已爲敵人所料定矣其言雖未盡然要皆中乎情勢故余常謂爲國者文當尚也而亦必不可賤武道學當重也而亦必不可薄事功不但亂世即昇平時亦然且武者折衝千里使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即是而文莫盛焉事功勳安社稷力砥若生伊呂並學莫大焉有所偏重其弊必甚蓋武臣僇力于疆場文人不知兵機動輒弄筆墨而議其後則用武者掣肘非功竭經營履危險而乃得成之道學者安坐緩步而直斷其上曰此粗迹耳精微不存焉則有志於事功者解體夫若是何以能國其爲李疵所指君之料定也皆偏重使然耳

白沙語非

陳白沙云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免爲私意余謂白沙此語非也功德二字太劃然分開不得濟衆而夫子亦以爲聖一匡而夫子亦以爲仁蓋功也而立德亦莫大焉伊尹聖之任不過使斯民與被堯舜之澤而已使其爲上而毫無功以及於人曰吾立德者也又何取乎此立德哉且白沙以人欲橫流爲道不行是已然古人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又曰以人從欲鮮濟若果人欲橫流之人又焉能普濟一世哉白沙之言似高却病白沙又云莫笑老傭無著述眞儒不是鄭康成白沙此語亦非也康成著述爲功於聖賢經學甚大使漢無鄭氏後人不知古文爲何等語矣且考其言行

小匡文鈔四卷二十

亦不失爲眞儒白沙門人少著述耳余何反以此訾古人且如白沙語則夫子之刪定述作亦不得爲眞儒耶

書東坡燕公堂記後

東坡此記深嘆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語爲妙民然仲子歷驟馳御之意也余謂推此意則必先以省官爲主多官即多爲民耗夫官非必定取諸民也下屬於上必有所供而後乃得安其位否且得罪蓋求爲自全之地雖欲不耗民不可得矣枉征的賢者也洛陽御尙不得免況其他乎官衆則供愈多供愈多則耗民益甚況上官又或取於民乎而且復生事而擾民乎故愛民者必省官諸醫之喻斯眞可謂切至矣夫

書蔡可宗事

蔡貢倩與余善述其兄可宗隨父仲璥公司理衡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狎語其夜岸上無柝聲明日公召巡警者訊之曰昨夜見有冠帔者立鷁首我輩謂是夫人船頭看月故不敢出公疑其情而詰也亦不復問開船而颯陡發闔家俱沈又唐李羣玉解天祿歸涉陽經洲中題二妃廟有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之句自謂忽見二女郎云妾娥皇女英也當與君爲雲雨之遊俄而影滅逝于潯陽守段成式段因戲曰足下虞舜之辟陽侯也未幾李逝先儒謂二妃者帝堯之女帝舜之妃生而爲后沒而爲神李安得作蕩語如此其詩當是僞造不然心作邪思故感邪兆耳妄誕至此招死宜矣雖然三閭大夫云求宓妃之所在又云留

小匡文鈔四卷二十一

有虞之二姚其九歌美要眇兮宜修思公子兮未敢言雖曰托寓頗近於褻矣賢者猶啓其端而後人遂踵之以藉口余謂原之放逐離憂何至湛身雖云忠憤所激或亦恣筆而鬼神使之自溺歟

蔡孺人賢慈獲福

蔡孺人名捷字步仙閩縣林西仲先生婦也昔孺人孕輒生女乃爲西仲納媵者凡七而待之優愛庶子如己出嘗有兒病孺人抱而禱天至願來生再無子以全此兒何其慈意之篤一至於此夫古禮嫉妒者出載諸典訓後之人每謂妒爲婦人常事於是乎遂有極其殘酷於庶孽而莫敢誰何縱其夫徵欲以剛方制之人輒非之以爲虐嫡夫綠兮衣兮爲[illegible]

妄傷之可也賈南風戕擲孕妾使武帝當日奮其乾斷廢之金墉則晉室之流禍必不若是之速且烈矣猶援綠衣之篇曰以峻嫡媵之分此必人之無良者耳雖然妬風大行至欲比屋而播爲流離俘囚載路莫不達育亦鄙聾驅之如雞狗雖其人未必盡惡而要多凶悍不馴之獲譴使然乃孺人僅遭大兵寃獄之變而終已保身完名大婦復聚先夫者終旨喪成禮于沅年十三即能操筆述其亡母之德語語渺淚幾於蓼莪孺人負可云無子而有子也已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題趙夫人憶略

先舒讀楊子肅民所撰母趙夫人行述不覺泣數行下曰一何其似吾先慈也昔先慈許孺人平時嘗云婦道尙柔然必

小匡文鈔四卷二十二

以剛。方濟之故終其身無失色於人家亦無廢事今觀趙夫人事君舅君姑雝雝如也佐其夫翼翼如也奉則井井如也斂衣整服介介如也又能勸文佃公却訟者余不與其事至於好周窮親族而在僧尼則麾之曰釋教荒誕吾豈可損家貲而資彼游食哉積德修善自求多福吾既以自信於心矣。問輪廻因果之有與否彼佛希報正臨彼誑邪耳先舒曰大哉夫人此言其識過于世之士大夫矣夫男子惑溺於佛已足自傚婦人蠱之則害尤甚夫人之言如此豈非剛方之稟於秉性者然歟肅民有隱德謙謙君子夫人亡已五十三年而能追述其言行將垂諸永久先舒枯毫鈍筆處無能以不朽人姑謹題此以附肅民之文而傳而先慈亦得托趙夫人以傳庶幾稍慰抱疚之心焉豈非不肖子之深幸哉錢唐毛先舒頓首題

閱曲偶書

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嘗入大獄其所始於太學之謠羅織深文者酷吏亦多不免於禍載諸經史顯垂戒不必佛氏之說泥犁也至於文人涉筆往往傳遠尤宜謹愼毋隱毋苛而傳奇流播通於雅俗作者多誣視者輒信余謂憑空搆局者或猶可恣情縱造關目若古有其人則斷不可虛捏罪案而直誣九原之人死者銜冤口過非小如後漢書載蔡邕篤孝母病不寢者十旬母卒廬冢側有兎馴擾室傍木生連理而琵琶記以邕身居仕宦父母餓死王

小匡文鈔四卷二十三

允漢之名臣結布刺卓布過卓婢非出子師竊之而連環記以子師兩許貂蟬間其父子雖曰爲國苦心然子師計本不出於此也南史梁武帝勑湘東王曰到溉足爲汝師溉又作何敬容蕭賢者也爲任昉所賞昉卒子西華冬月著葛劉孝標乃著論以譏其舊交溉見恨之然絕無退婚事葛衣一記作僞甚矣莊周鼓盆則妻先周死而蝴蝶夢謂其妻欲別嫁至劈棺欲取周腦以救欲嫁之人凡傳奇中如此類者甚多讀書者少觀戲者衆遂使千古流傳其惡聊舉此數劇代古人白冤併以垂戒於浮浪操觚之子侮古人之已逝而恣其筆墨懸造幻寫倂無畏心凡此等皆陰譴之所不赦者也可無懼哉可不戒哉

論古記此

古人往矣今之人又何必定取古人論之哉然天理見到極眞處自然燭照古人是否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古以爲非者不妨是之古以爲是者不妨非之直體天之心以行其予奪賞罰而我無容心焉其昭法戒於方來則世教人心亦頗有裨益當亦天心之所許而不以爲戾者也或曰子嘗云下筆須畏得罪古人且君子善善長惡惡短又曰隱惡而揚善則是古人之是可矣非者則何必定非之哉余曰彼其言行載諸書册成案昭如也余但因其非而非之而未嘗有所矯誣刻摘于古人何罪夫事之小者可恕言耳若夫得失之所繫者大而古之人未嘗言之且或從而贊嘆美之予以啟人心

淆衆者是非紕故亦旣已知之乃恐於默默而不爲之救正與是不但自違其心而亦豈所以承天心者哉則亦焉用讀書尚論爲哉雖然因之而兢兢者亦二曰古人或有委曲若心每設爲身處其地而不敢肆意刻繩之也曰古人旣不免於後人之議我何人斯敢不凜乎其存心也岌岌乎其制言行也烏乎此亦所以承天心者與

誡

諠誡

銘於金人愼言是職聖人防之巧言令色諠諠心佻佻其敗德緣諠而爭戈劍乃逞怒已傷和笑亦叵測有聲無益有喪無得我豈爲倡弭口如塞彼倡無和舌啖自熄善戲諠兮匪可爲式因師獲印糞禍斯極仁人溥利尖者自賊君子懲之寧守其默忍辱含詬居雌爲鼎旣以彌性又以寡愆得靜之功惟訒有力是故有不言言而世爲天下之則焉

箴

文箴

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則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味文章本根作者勿昧

小匡文鈔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前有自序曰小匡文鈔者文皆小有所匡者也又自稱謂求契於天心懷其意久而後落筆今觀所錄之文大抵以口舌相辨難如劉璋論謂其召昭烈爲智北地王論謂其殺妻子爲忍謚議以秦始皇爲合道駁王褘七出議謂褘奉使雲南被殺屍無處所乃此議教人出妻之果報書三案論後謂梃擊一事諸臣當體神宗之意不可罪鄭貴妃引申生不明驪姬之譖爲證書魏冰叔文謂李國楨實死節之臣不當誣以降賊皆不足爲訓未見果契於天心也

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提要

蕊雲集引

古人安在而我伊誰春非我欣秋非我悲㝱寂高唱與昔徘徊興抽新葩情然宿灰於戲噫吁少怪多可玉壺減漏銅缾添火月澄煙麗鐙昏酒闌劒氣嘯雨鬼風吹寒古冢破壁幽香豔質竽瑟清夜雷霆白日曈曈空陰潭潭我心四座劇歡微聞沉吟芒芒大瀛値交一臂筆研離徙音響瀏膩文字速壞志氣孤長下土上天中間未央稚黄氏題

蕊雲集又引

古織錦詞云蕊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余

何意當復何傳弟筆澁舌蹇思藏不能竟吐竊比於女工纂組懷製斐然而杼與手乖間錯盤亂余放筆之後不復能自解矣遂題之曰蕊雲集云

目錄

陰陰古瓦白粉蛾飛出喞燈花

古招魂引

玉圖曳影飛霹靂日中吐虹化雌霓崢嶸八埏野空白赭鞭靈氣紛很藉龍鬚聳地天寂寂萬古銅僊清淚滴覓耶欲歸歸不得鬼伯倀工睒前側我欲招君愁默默華胥玉曆更時刻短宵舒且無終極

宋御教塲歌并序

女教塲也鳳凰山頂平在杭府治南偏宋之南不弛武如此

雲冥冥江湯湯山之高聳鳳凰却立學古錢唐東海

蕊雲集　　二

門青未央排衙玉筭抽新土怪石來犇勢如怒美人虹影射春潮風枝似學蓮花舞龍竿雁䑸軍容麗颯纒凝霜焱標逝戰氣横衝浴日池殷脂十暈生煙際戈鋋捎鳥紛驚聒迸火砰聲入雲末山頭北眺心悠悠六宮酣憤天為愁幽怨埋芳土餘淚灑江流至今零落西湖水紅死芙蓉十頃秋

蘇家好女詞并序

賦貞也或云有托之詩

生小自溫柔十二菁梳頭十三織出鴛鴦錦十四閒嫁識嬌羞調箏不學學縫衣怕拭盤龍奪月輝樓上

摋角看日晚使君五馬向南歸

仙林謠

中天環橋宛流水曉日射空雲氣紫玲瓏紺碧聳層霄鋪地玉光收不起精藍欹敧金堂堂百花霜渉思奇香青爐黛髮三古德中有一人眉最長同生雪上一。交劈。金母花開夙曾記刼灰自黑火自紅。刼剩。雲。空。與天地仙人扇驂青尾鸞若彷髴兮雲之端齊州王府俱漫漫誰能更美王喬九

蕊雲集　　三

古署銅缸歎并序

故宋秘書之省有古銅缸水積生魚奇石蹇嵯樹剝摧甚積空中而生留坐其下更發麗思要未離乎怨矣且感而成篇

洞陰兀兀雲如灰紫纈穿邐煙蕪開銅缸皺蘚脫如腊蝕驪肉斷秦王石趙家神器凝絲綸汴州筆昳銅駝春斜陽半入吳嶺黑詞臣帶月呼金鱗蛟雛龍子跳波沫水死千年藻草活愁魂化石持疊山縛象囚螭去難脫君不見牧兒沒池蹴龍舞摩洗花鈿氣如土泰臺漢苑今誰主試向琱籠問鸚鵡

金鷄兜歌

金鷄[illegible]金鷄關中驚夜啼三更走馬疾割肉賤如土

北城鎖開火星墜赤脚縣邏貌㚖屭銀鐺圖聲盤
粗移時粉玉沾香脉風憐閃燭遮紅影滿堂氣息爭
俄頃宿粧當面日當心可憐綠髮鴛鴦井幽冤欲去
逐靡蕪銀蟾照夢煙模糊天闇漏澁海水枯鴉啼東
署宵嗚嗚

閻妃塚集後

千年畫扇銷金葉畫中飛落雙蝴蝶繡翅羊茸似織
成夜宿花房不交睫紅樓碧草眠香塚飛來飛去盤
雲烘一片秋心破曉煙寒香百樣皆新種上聲

朝妃來曲

交疏結綺錢曉日玻璃鮮新著連煙繡互景耀紅閶
小鬟扶對鏡移時更側肩不是濃粧怯纖手宿髻
鬆自可憐

紫玉塚宵讌謠

沉沉綠錢開金宮燭龍倒影銜酒紅入問買春怨長
夜幽露滴香啼粉叢天鷄一唱驚煙客魚籥閃閃交
空白七星左轉華倒垂妾心郎心誰轉移烘成匣夢
雙鴛錦宮漏隔天催慢飲今夕同歌宛轉詞明朝休
賣黃金枕

惜惜詞

中山杋把味甜恨多核酒一作釀須黃檗楊柳杕
絲馬蹄東角兒紅塘直西去鵲鳴桃樹枝

紅紅臨

鸂鶒學鴛鴦弄毛作奇絢楊花與白雪鬥春自相見
相見相憐晝晝裹百花當午氣如醺酒酣氣壓祇、
子倒樽瀝波吹紫紋人間不羡清虛好園客無心可
香草地古天荒情脉脉眉驚眼笑成很藉東家女兒
嫌老夫夜夜呪鴉使頭白

斷河夢引為陸懷作

吳峰天淡吳雲碧百子燈紅照離席天河夜落織女

星靈鵲橋西化為石青松謞謞月皎皎一聲鷄喚長
煙曉流蘤四幄不飛塵窣地金泥藍鳳小鈿車憶昔
出瑤池曳雲裊雨何參差離腸一奏斷河引酒樽茶
椀俱含悲斷河河水流香絮彈鶯偏著花濃處銀漏
丁東隔夾城江門月上催船去

銀屏曲

銀屏漏斷金蟾落繡衾壓火西風薄楚江黛碧上簾
鉤啼烏夜夜怨高樓

迎春曲

迎春樓上聞瓊管寒香凍蕊生紅暖壁紅釭御燈迎身

光訴家不起促晨粧眉心淡暈檀花薄洗紅彈□
香落今日休穿簇蝶衣一春挤却鞦韆索

憶詩四首

憶會時相對坐更闌燈明見翠靨障隱卸珠冠斜窺
意未定諦觀心始安
憶飲時含嬌背燭臺聽歌心似解擎杯顏未開酒行
無計謝尋香更撥灰
憶歡時雙情巳交稔羞澁故移燈遲延難就枕翻身
結裏衣橫著葡萄錦
憶病時逡巡還避藥頭傾臂不支耳語聲猶弱珠淚
落胃前爲決來生約

索詩二首

一夕當千夕相要長同衾縫思豈有線連情難用鍼
恐復便移貳從郎索一心
春花纔發枝秋果忽離蔕婉變惜紅顏轉眼易成逝
歲短情苦長從郎索來世

東巷春思三首

別館花開春晝晴暖風吹絮著衣輕空樓盡日無人
見莫遣流鶯喚一聲
理琴軒側玉闌開片片飛殘雪點苔却著素油煎餅
子試教香粉便成灰
帶紅墻映午霞透迤東巷轉西家春風消息誰
問遲暮偏開姊妹花

西湖夏歌

西湖渡口似長干白藕紅菱新滿灘更呼小女來
酒家樓子最高寒

開門曲

車條如絲不繫船柳花漫漫不作棉阿儂莫怨久嘯
別家住開門垂柳邊

塘上曲

第三橋頭桃李花游絲飛燕逐輕車滿湖春水弄晴
綠騎馬醉行烏帽斜

北園

錢唐古城萬雉齊北園青草青萋萋老人指點爲余
說昔日菜花黃萬畦

江頭

江頭沽酒釀江波江上女兒能唱歌黃塵五里復十
里東來賈船鷄鴨鬧

明星引

千門萬戶明星冷鑿井後園停素綆屏風半高燈蜀

光樓閣參差見人影春水搖搖春蕣天柳枝桃葉相
新鮮上肩珠履擁前後春雲遮眼心茫然春風澹蕩
羅衣薄露色依微睡庭鶴春風一轉吹羅蓑擬當君
意爭紛紛水晶簾箔懸珠子光彩如煙氣如水玉盌
凝氷見淚紅金鑪熳麝薫花死紅壁塗椒青漆樓誰
其居之盧阿侯俊情逸態兩不極罷飲自起彈箜篌

李娃歌

銀河月淡流濃雲天門絖絖清瀨闓酒闌比耦各覓
羣伊嚶嬌語昵不分鑪中沈水高一丈獰獸吐焰香
氤氳李娃十三擅樂方垂髫鬖鬖覆額長玉刻雲魆

九龍子繡帖羅裙雙鳳凰秀眉傘眼自塵外皎若青
天曳虹旆地衣不縐平步過直下何曾動裊帶文螺
作杯光陸離注酒酌我我登辭東方忽高須知之當
筵不醉非男兒

吹潮曲

東風吹潮堆銀城將軍白馬彯長纓楮山蒸雲染平
紫神鼉窅愁鼓聲死霜刀摩戛磩驚雷將軍失頭馬
上回夜聞草中呼叱叱明鼂赤氣生青苔

紅蓮歎

鴛湖百里澄芳沼蓮子花多鏡光小一花一葉相背

門弊江美人泣清曉南風溥露未生寒折損根枝、
惜丹容易綠房沉碧水飛蓬那得到雲端

楊白花

前堤綠楊樹終日繫青驄最惜飛花白春江乍起風

朱欄曲

高樓接朱欄傾壺酒如玉日暝月未生煙深柳塘曲

公子行二首

長安年少五都雄寶馬晴驕紫陌東何處相逢高見
揖黃金鞭下氣如虹
曉出章臺半攏鞭翩翩結騎鐵連錢無心調笑當壚

子好女秦樓待醉眠

東園春社詞

古田野花霏蚕春鬖鬖畫鼓迎娘神紅旗金獸壓霞
薄博山錦抱香鑪新東方微雲檐將雨帝語阿香霹
雄怒牛強犢健土生乳童兒戲學商伞舞千枝畫燭
吹香煤曈曨繡戶當山開南村新婦嬌紅藥嫁衣滿
箱正春著日照人叢五丈高短簫吹落袢雲薄

悠悠詞

悠悠復悠悠行行古渡頭臨流失相戒掩耳避箜篌
神龍畏珠窟巢燕覓香樓聊駐芙蓉檝休上木蘭

楓樹摧孤岸蓼花生遠洲江雲迷不極誰令賫千愁

白井新謠三首

南廂繡幙夾牕開紅纈雙鬟捧露杯前度悔將青雀謝今朝空望鳳凰來

殘花飄淚共紛紛愁聽啼鴉白日曛杜牧揚州呼不醒卿須來作夢中雲

手擲胡麻不肯嘗仙源回首路茫茫青山一誤乘春興人世風花只斷腸

西湖竹枝詞三首

晴湖歷歷草萋萋水向東流日向西桃花落盡楊花落好鳥啼休苦鳥啼

錢唐城闕隱樓臺却望朧朧佳氣來萬戶滋紅天不曉共驚春雨百花開

燕子飛飛啄落花小姑十五正無家爲慕西施好顏色月明偷出浣溪紗

晚唱

錢唐毛先舒稚黃字馳黃名騄著

晚唱自題曰古人之知古人也非偶而已也今人之知古人不得其完財加刻畫焉余于飛卿長吉玉溪生韓冬郎諸作嘗深論之卑者已卑雅高者乃命騷幽思遠調益亦許矣然立乎三古爲四言者又安知不視湘纍爲病大雅者乎余初無初盛者亦不辨爲晚然亦有以喜之蓋喜其托寓寫送有遥思也非徒爲生別也然猶不及今之知古人而見于古以其體則似似者故不盡似茲始晚唱之所由錄也歟悲而不雅雅而不豔此文賦語若是悲雅豔不得非邪昔者荆卿雖游酒而沉深好書太史公云好學深思夫亦既悲豔而能不失雅者歟故安在江劉劉駕出舌傳諸手又何物也噫余淺涉者終莫測所以然昔之人言學與文或不竟余欺耳稚黃又題

目錄

古樂府

古詩

近體詩

古樂府

春波辭

春波瀰瀰春日遲遲魚啣暖浪禽鳴高枝窈窕旋室瑤瓏玉墀瑤華可折錫余誰期

斗壇夜醮歌

斗壇中天高百尺玉爐金洞玲瓏碧小星熒熒捧大星太霄夜氣含浮青仙靈羅列朝紫庭芙蓉冠珮張雲屏琅函玉笈一百卷步虛聲斷風泠泠司中上將狀奇詭獰獸拳毛露牙齒流虹騎尾何不來光得鯨魚海中死夜分銀鑰鳴鐵索赤電如珠傍人落天鷄喔喔東方明華旌南去雲無聲虛空仰望驂白鹿云是中山衛叔卿

蟾蜍答問

昔[illegible]于雲酒街紅蒙[illegible]嬋媛銀泥裙搴芳攬茱持奉君樂苗蒸就一千春茫茫天上都生塵多情小史竊香雪台與水精盤裏人蟾蜍嚬嘘亦何事先唾齊州作兒戲霜青海白不知愁下土守宫長鬥臂花梢啼怨血四五應知缺斷輝沉沉夜當午空濛又作神靈雨

西施葬處

閶門迢迢冰雲色醉眼迎愁愁直微煙吹入綺軒紅落花辭條政無力曉樓蝶粉邀宮黃笑靨十分前日香東風欲舞帶先倦蟬鬢搯霞空復長人間穢塊無今古千凡百年繡花土香水溪流向客斜莫恨墓上無啼鵑沼吳直作英雄事失笑誰圖天帝醉封陽宮井舊燕支不換墳頭半泓淚

屏翳謠

紫蛇上天鬐兩角蟲鶴茫茫細於獄九靈門啓復色微忽如太眞秋曳衣飛來飛去能言烏愁殺西池長不曉白豹青猊撼關急楚妃避雨歛蛾泣非煙非霧八紘赤汾陰王人更爲客煌煌霽葉進金堂瑤空細影芙蓉香鈞天嚮微蕩不散颸霱頊臺沉醉長

烏鵲橋歌 并序

秋夢無心而有覺愈益覺奇天孫者帝之女也灼灼在空何以名之盈盈欲涉終竟不渡下土人轉轉謂是黃姑織女夜將填橋故令烏鵲七夕後羽敗耳書不云乎烏獸毛毨時乎固爾然又安知古所云非天

上事秋士悲故多夢本所不信所不著意而夢曾遊
焉見所謂當軒而支機送杼者又雅烏靈鵲口乾尾
逍遙相銜于榆右桂左而形似乎造舟之梁嘻驗矣
亦梟焉哉本欲抒吐歌以紀之況帝女又命我我何
辭焉

弦月照平地蟾光細如柳清露濕蛛絲白靈巧須捆天
路相逢薄倖兒飲牛翻令河没舟大何時鼓不鳴盤雲
氣紛緋纓南飛別鵲如有情青鸞啄鏡痕瑤璧川長車
廷日將暮箜篌休唱公無渡清溪鑄刀火不神斫却秦
家雙桂樹玉樓虹影垂長案酒重凉多銀母薄五銖衣
帶欲隨風飈輪何故偏無脚是著藉雲茫茫煩冤看錦

薦細語背燈光不留後夜還銜尾却畏明年秋更長

惱燈曲

東風力弱花枝急釵燕光浮水晶濕雲烘火煖天不知
巢膔莫放涼蟾入燕支酒暈紅斜汪魏鬒濛濛若輕霧
長眉不許繭蛾粧瘦腰欲使蜻蜓妬可憐蘭渚春偷度
昨夜芳香已成故北山月黑南山暝死去魂來長奉君
妖姬障日徒爲爾宋玉何曾會賦雲

陳生美人圖歌

西陵才子春風客手擘吳綾硏光白春花澹蕩坐移久
心醉丹青不知惜石家園子爭歡劇凌亂裙腰没苔迹
呼之未覺屏風隔何處微風度瀟灑雲衣素絲轉相射
露剪遺珠滿煙碧凝瓣撫几愁今昔淚落桃花見魂魄
吁嗟乎陳生手腕何太奇我生願作畵中楊柳枝

古詩

戊申六月十七夜作

三千六百軸八輔尊中州綱維奠金柱方幅支瑱樓五
嶽正屹立雲霞若垂旒共工復何怒舉頭衝不周巨鼇
爲之驚揚鬐不能休缺處忽東高江漢皆西流我聞演
絡過丁茲幾千秋黃媼坐珠閣逍遙本無愁桂樹亦小
草龍漸俱常羞雄雞從西來音君鳴天球如何遘此奇
大塊成虛舟是時暑欲徂客林稍颼颼老子正危坐蒙
汝正盈頭夜舒髮娑香月白山之幽大林無一聲東日

晴悠悠霹靂試繞桂還能跌宕不

悼正叔秋渡錢唐南去寄此

秋光搖空冷于水桂華露白道心死盪舟書客朝渡來
白馬挑頭歷鱗起海門波浸蓬萊没愁臥吟膔吟素月
心欲隨君君轉遙驟疑不帶遊僊骨我醉麯院酒君弄
雲門雲客昆在山半泥脚當斜曛休捫絲蔦呼九關瑤
波倒瀉天無痕下土文章賤于秕巫陽不肯來招魂君
才十倍悲秋者手搦貞珠成一把錢唐水惡龍氣腥神
血斑斑疑古冤古人投璧三作驍此意漫令江妃驕君
乎欲徑渡何不乘歸潮高雲一去朝復朝有弦玉軫終
無膠

爲周乘三悼亡

敘鈿出土土花冷泉臺宵窕如空井烏鵲南飛驚遶夜
仰頭不見銀河影西風淅淅衣裳薄五夜三刻長[illegible]脊
絡緯機梭相間鳴嬋娟永夕若爲情占人維珮爲君子
甜苦都從十指生才子悲秋淚滿裾鏡臺短髮不勝梳
請看繡帙留紅處猶是文牕擣素餘

沈瀕儀填詞殊有惆悵

惜燕不巢作新花故作新東陽才子老纖容昨日人猶
呼憐人牕寫新詞誰解誦新愁天上鋤雲種可惜何無
約竹金支來定是千斤重

蓮花峰頂夜與諸虎男同臥作

我任綠房君紫瓣偲人入夜邀清夐一氣含苞理無間
香心笑露層層綻俯視峰腰斜過雁銀河西流落鴻澗
世中受福佛垂盼白馬青鴛定非幻跳梁五嶽與君慣
假仰羣靈或嫌慢高掌神霄兩鳳棲決搶狂塵笑斥鷃

近體詩

題寄恒子

曾聞白榆樹歷歷邈難攀天闊容愁大江深阻夢還劍
鐔憐白眼秋氣倚衰顏政爲蘿衣薄思君不得開

秋病自慰

暑退臥如昔秋將愁共來芙蓉別我死桂樹待誰開省
述山川笑行藏問兩猜囊貲和鬢短愁聽暮潮迴

香灣夜泛

白蘋風起處一夕度香灣慷慨愁邊酒微茫夜半山天
連殘月白身與泛舟開何必催歸去沙鷗亦未還

七夕憶陸蓋思臥病

暮雨初銷暑秋雲想製衣蟾娘和扇薄螢綠帶星飛隔
水心通語開簾夢不歸銀河耐今夕爲爾減晴輝

又擬

又擬江南體詩中不奈愁酒方催漏飲淚欲泛花流髮
鬛珊瑚枕香温翡翠裳盧家年十六生子尚含羞

閣子贈友

君家高閣子日夕倚煙空明月落牕外白雲生戶中浮
紅條來去濕翠只空濛美子亦何怨今啼修竹叢

采菱詩

越女如鹽白江波似酒多笑移烏榜枻齊唱採菱歌剌
小牽輕葛蓬深罥弱羅隔塘呼伴侶舟近好相過

古合歡詩

香霧連雲氣朝朝暗玉階明珠如滿月夜夜照人懷勸
酒杯先合攜鐙影必偕花明迎翠袖草繡寫羅鞋繫取
三春駐何嘗九日齋只愁團扇薄留恨鳳凰釵

雲陽

甘泉得譴事堪傷壯毋何關祚短長蒙被欷歔不相見
薄情早已識劉郎

古寺

古寺無僧亦少塵荒烟野氣自爲鄰一株老樹槎枒態
親見當時面壁人

病菊

一枝憔悴不勝寒轉覺霜風撲面酸誰道西施非國色
捧心時候少人看

謝美人不飲

紫館仙人坐鳳凰雲鬟垂著等身長沾唇怕有塵凡味
試與金莖不肯嘗

莫雲卿坐中題

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掃花愁客去開閣待雲[illegible]
[illegible]茗華柄香鑪火翠斑近年龍劍澁高韻政難攀

鴻雁

鴻雁不歸去天南應已涼早秋江水白終日暮雲黃
[illegible]聲何極摧頹翅減長栖栖復何意强半宿瀟湘

秋日與惲正叔

碧草抽芳氣秋風不減春毘陵念公子恕亂似騷人楚
雨沾蘭珮吳雲製角巾靈妃愛日暮還欲采江蘋

與惲子說秋氣

憐君已長嘆況復氣悲哉雌蜺湘靈駕雄風楚客才河
留明月影酒重夜光杯煙路高難越飄零古鳳媒

自語

餘身側天地雪爪嘆飛鴻夢憶寒潮信哀生北岱風饑
來能乞食愁絕不書空訪道何辭苦嘗迷七聖中

客過止宿明日將別

風雨淹茲夕松燈靜掩門登床疑上下共被惜寒暄談
倦還捫蝨吟哀不類猿願持芳草意共慰渡江魂

爲餘杭王社叔先生七十

餘杭兌酒注瓊巵仙骨仙才兩競奇辨爪那管遷避席
籠鵝道士候臨池曾攜明月供高枕直染青霞寫古眉
王杖賜來長九尺誰知久已飯華芝

贈天目王君

爲衣昔日指高蹤鴨綠溪邊策短[illegible][illegible]氣不辭蒸桂樹
露華新欲洗芙蓉豈應常語批鳴鶴一望雄姿識醉龍
臥穩洞天三十四煙蘿幾折到西峰

九日登葛仙嶺奉和宋[illegible]裳先生令弟既庭之作

金湖北面躡崔嵬絕勝彭城戲馬臺古竹翻邀龍作櫬
還丹曾護鶴成胎九秋巖藹宜芳讌聯壁崢嶸見賦才
[illegible]共薄雲巖際宿漫勞山寺暝鐘催

雨荷

不分滿湖雨荷花嬌奈何憑邊紅更濕應爲苦心多

吳山詠古二首

烏喙何曾會沼吳天心已去邪能扶鞭尸酬卻吹簫怨
只合扁舟便五湖

慵散當年六十三紫虛隨意戲鸞驂粧成若是眞遺蛻
反把纒綿去縛蠶

題宋塡詞

天上淸歌地上聞紅牙鐵板泒微分誰知湘客愁邊淚
會化蘭臺夢裏雲

鼓坊

柳枝霜後碧絲殘惆悵西風欲舞難傳道鼓坊車馬寂
今朝廷尉病休官

無題次韓偓韻

采貝編文幌䅲香合細塵雲廊度蓮漏露井灌花叢化
鬼情憐昔懷偎泣就新瘦腰殊自強鳴骨故驚貫黃襞

心藏苦荷梅味惹蟬秘辛圖火齊花甲紀金輪殿脚歌
珠串樓頭墜玉鱗幾千餘歲刼三十六宮春夢寐纔迷
趙姊雄又蠱秦柳痕眉淡淡檀注口津津坐索千金寶
詞傳一斛珍鳳尖纒天趣犀角偃停勻贅珥鬪鄰潭甘
郎賦美人風流多託諷癡絶謾挑鄰

無題倒押韓偓韻

北地騷孤立東家艷比鄰（出焦仲卿詩非宋玉事）拳姬應帝儷毛
女學僊人桃葉風波靜椒華雨露勻階紋圓砌璧釭帶
錯函珍亢突望夫石漂搖姤女津春申虛賺楚陽翟坐
偷秦梧子當千歲梨花釀老春愁須采卷耳病恐索枯
鱗婦愛頻移席男歡詎徹輪雉迎雙靨笑蛤射滿眉顰

銷桂來何暮燔香降果眞靈根螢變腐恩緒繭抽新寵
天休驚夜鶴鷄慢唱晨且留方寸血遲化九原塵

送懷詩八首（有序）

漢開金屋擬貯傾城陳築玉臺競標麗質靡香惚荒
見絶正雅亦有愁銷青鬢感叙白頭贈藥不歸植謾
莫愈才人怨女纒綿巳期至若情之所鍾死者可作
靈鳳之刼不娱華山之棺自開離跡類幻妄亦云情
至而已其之纍殼之才有消渴之疾寫嫌移之志無
待賜金作愁思之文不須奉詔結想悵笑注情憐香
浩浩若緒非屬一端憔憔我心豈得終嘿偶于暇日
作送懷之曲八章形似幽微未足稱妙鍛鍊指趣略

抒鄙衷聊復歌之以當泣焉可也覽者知我其深譏焉

朱樓畫壁倚雲開露蕙風蘭著地栽暮卷舞衣雲化去
曉移粧鏡月飛來芙蕖淡淡秋何極梅蕊遲遲雪故催
自是穠纖難髣髴高唐賦後乏辭才

十三曲伎總爭先纔學琵琶送指圓妝束定來嬌女妬
聰明最得阿孃憐慣將念佛調鸚鵡不解催春有杜鵑
歲歲年年長在舍送他姊妹落商船

憶昨相逢大路西曲欄杆外使人迷事茸平仲當門綠
下上流鶯繞樹啼漢浦祇今難覓珮桃源似昔枉成蹊
好花無頼開還落一片紅芳併作泥

珠簾不捲月如霜玉面朱唇出畫堂看著纖纖俱入妙

行來步步總移芳修眉巧作連娟黛細髮深盤鬧掃粧
儻置石家來勸酒那令阿黑倚蒙施
懊儂子夜尋常曲唱曲佳人便可憐寸許櫻桃吹雪絲
尺三指爪撥氷弦滿堂酒氣融成霧著地梁塵去作煙
歌罷謾將團扇却恐驚華月墮前筵
斜背銀屏倚繡牀朗朗默默坐焚香獨窺靑鏡微成笑
要買名花始就粧並枕仍憐魂入夢濃眉翻使淚霑裳
他人自覺春歸早無夏無冬駐曲房
微情留戀沒休期侍女相隨那得知紀將金環鐫小字
旋心弱臂繫紅絲未看月滿先愁缺坐待花開却怨遲
願化兩身作一物何勞並蒂復連枝

東風吹淚落天涯潘掾憂來鬢幾華十日杜門聊中酒
一生多病爲憐花心驚楚塞霜前雁目斷隋宮柳外鴉
情死瑯琊原不惡鴛鴦塚上卽吾家

熒熒

熒熒銀燭影疑是帳中魂桂樹銷秋氣餘香落酒樽雲
霞曾答笑桃李竟能言只合沉憂老何心復種諼

張祖望在泰亭山中抒懷寄之

君忽已五十鬢霜微作花千秋隨綠琯儘日弄靑霞古
陌閒庭直垂楊缺岸斜客兒徒辟徑漁父慣停槎月冷
蟾輸藥山空鶴在家頭來責泰子鬚且笑張華把臂占
車笠和身鑄眞鄒酒寧嫌著蘇詩丞諱稱葩秋氣憑孤
憤冬雷劇上邪耦耕偕稯穟參學共袈裟靜蕭蕭影
天寒漠漠沙香薰雞斷尾老桂蠹生牙白石方誰得紅
羅扇漫遮茫茫憶終古我意更無涯

春思三首

愁窺靑鬢忽如絲春老繁花又幾枝提起下釵成怨悵
忍將紅豆寄相思光銷畫燭珠猶泣夢入行雲月不知
細向屏風看楚黛此中何處不堪疑
柳絮隨風落妾家年年蕩子客天涯啼鵑處處春將晚
芳草萋萋日又斜失水鴛鴦還憶藕無巢蛺蝶漫尋花
暮煙深處聞吹笛一帶朱樓映落霞
滿眼春風著意寒春衣擬著更嫌單去年皆砌還生綠

昨夜蓮壺滴未闌玉杵有緣春蜥蜴寶釵無力壓龍鸞
直愁亂落桃花處細雨新泥不肯乾

讀十笏艸堂集

皇甫三郎雅好文前司勳讓後司勳試看十笏風流處
偃掌芙蓉映白雲

傷王軫石漫作五首

高山大樹日斜初忽有煙雲自卷舒絕似論文王軫石
三分著紙七分虛
掃空凡艷付殘春老榦疎枝別有神一去蒼茫成萬古
文章元氣屬何人
文家談法密于羅束縛糾紛奈法何却笑蒼蠅投紙格

那知道面太空多

白日當心鬼走藏直將真氣接微茫春風日夜吹芳草
老與郎當未是狂

河南侯氏得朝宗墨氣淋漓與太濃何物果能如二子
瀑流千尺掛晴峰

寄嚴方貽

北極霜餘日正丹芙蓉秋興曉生寒恵文在後冠初整
今史臺中筆未乾銀葉鋪雲看一鶚玉階排仗肅千官
遥知殿閣風生後公子幽懷祗握蘭

病憶西湖

西子紅樓隔女墻遊僊歸路轉茫茫酒寒莫怪玻璃淺

蟋蟀悲吟已在牀

西湖

八月人間第一宵秋深月古不生潮蘇堤狹路元無笑
莫放青驄過段橋

癸卯春日

屏風疊處彩雲披細草新花著地垂幽露裛香銷謝粉
暖風吹碧蕩遊絲楨穿故惱縫鍼澀腰瘦何關服散疲
迴首十三年外事楚峰攢綠到雙眉

春思

楊柳堤邊紅杏花一枝深綠一枝斜楚妃不為驚離別
也對東風起嘆嗟

東門荷花

度春門外古東村秋曬沙痕減水痕莫惱荷花渾謝去
西施老殺總銷魂

詠古

卉蟾如鏡火如霞宮樹朦朦漸鬥鴉妙曲何曾解亡國
陳隋竟殺後庭花

題松

直起陰森勢太孤更無雲氣與旁扶秦時風雨休相妬
肯向君王乞大夫

新月

盤龍出繡囊微露一痕光似妬臨粧手雙蛾畫太長

可憐

輕身雖可憐且莫隨風去笑殺吹簫人大是無情處

秋興

一賦桂之樹許多秋興生露蟬辭渴苦沼雁畏烹鳴報
冷桐凋葉餐香菊謝英銀蟾照金井脉脉儘關情

七日

今夕是何夕碧雲滄海端月華如夢醒秋色到煙寒帝
女量河水宮人裂扇紈愁心滿空碧只倚玉闌干

荷花

荷花半零落不為起秋風天欲留芳氣人驚墜粉紅一
生明月外淚滿鏡湖中此意無人見雙魚戲葉東

吳山通懸觀同鳴九虎男作

丹臺高近蔚藍天拄杖相扶躡曉煙露冷劉郎香艸弱
雲深忽現肉芝鮮浮江玉篆歸何處閱世銅人幾百年
我自上清淪謫久但聆笙鶴意浩然

不信

他生幽夢暗相關此夕行雲去復還宜粉不成嫌紫雪
畫眉還就妒青山蟾聯金鏁爭相囓燕卬雕櫳亦未閒
不信腸中能宛轉五絲牢繫玉連環

謝正叔作畫四首

數點輕毫翠欲流烟巒淡抹客為愁不須搖動涼風發
懷袖攜來便作秋

扇影疑開九疊屏何峰染就最遲青前身君豈孤山鶴
記得林家舊草亭

潋玉為漿貯滿盃憑君乘醉寫天台此中丘壑誰曾見
只許僊人訪道來

綠髮僊人醉一堂神山三坐未蒼茫儻非筆墨參靈氣
誰憶蓬萊是故鄉

感舊三首

遊僊曾記是何鄉綺席瑤箏膩燭黃沉醉一回天便曉
由來好夢不須長

梔子梢頭霧結陰藝門艸長碧沉沉何曾椒桂沾坏土
清淚成[illegible]向心

韶光賦罷重徘徊情到劉郎亦可哀死聚定長生聚短
晚年顛倒訪蓬萊

贈王采生詩四首并序

蓋聞柴桑高韻非無西軒之曲楚七貞心亦有東鄰之賦雖託興于豔歌實權輿于大雅者也同郡范子天情高逸風調霽朗邇照濁世混跡囂塵莫愁湖畔屢變新聲阮籍壚頭何疑沉醉爾乃偶然命展暫發逢僊地多松栢上賓邀除徑之歡門掩杷杞才子乃掃眉之客其人也產自鵲沙僑居鳳麓收束近禁中之態散朗饒林下之風若廼妙能促柱雅工垂手丹唇乍啓毫髮崩雲響屧初來翾飄如水感此傾城之

好遂叶同聲之歌白門柳下夜夜藏烏油壁車邊朝朝騎馬是以紅牋十丈寫幽豔以難窮白紵千絲縈繁愁而欲斷茂矣美矣婉兮變兮南方故多佳人而西陵洵稱艮會者也于是傳諸好事遞撰新篇旣美一緒之聯交且驚諸體之競爽昔者囉嗊曲高鏡湖開色善和笙妙雪嶺更題總標美于青樓均流音于斑管以茲方昔將無過之僕憂病無方風流殆盡聊宣短敘弁興韻文慚其粤作敢借口于揚雲輙冠羣賢終汗顏于李白云爾

昨日非今日新年是舊年迷人春半艸相望隔江煙
鴛臥香爐煖蜂憎繡幕垂何當寒食雨著意濕花枝

曳綃吹夢海棠簟壓嬌多宿髻鬆處教誰與柰何

柳汁勻晨黛桃脂助晚粧誰憐薄命妾不負有心郎

半塘作

手巾飄粉斷紅霞曲曲銀塘楊柳遶縱使斜窺也難見漫將便面帖輕紗

閨情

闌干春淺露冷冷緊緊裙腰出繡屏月照朱門瑤瑟靜伴眞女伴指雙星

沈去矜寄余書云秋宵未央天色黯自遠鷄引猴聲伊不休夢去酒闌撫被起坐大樹凋枝與風蕭慘斷續斜亮乍有乍無殘燈熒熒譙之更減未玉云薄寒之中人惆悵分而私自憐是其將乎離腸但默念雅黃之詩以慰魂魄之相苦也又恨不得與雅黃懸榻共相朗吟令聲振林木以敵秋氣

始余作晚唱錄成一帙以示余友臨平沈去矜謙去矜賞嘆且云當擬此體數十篇與尺下合刻之矜已寄來柳煙塘上二曲穠麗淡宕語語驚魂令我佮父欲自匿乃未幾而去矜遽焉矣開篋見書淚爲沾臆因附刻二詩于卷之末

臨平沈謙去矜

柳烟曲云柳烟攜樓風滿旋火城月高喚春起鬱樓手摘焉支花坐卷銀河碧聰裏黃鸎學人蘭眼嗁露濕玉階芳草齊鬟多髻額古鏡黑欲語不語春陰低金鴉屏開山蔽篆三十六宮天一林蛾眉滿堂誰目成脉脉幽思難自遣巫陽峯頭雲不行越艷兮妖如有情天台失路劉郎苦萬樹桃花空月明

塘上黃昏曲云三星臨歷蒼山翠夾路野烟奐春醉青雀朝遊不肯歸笑指銀牒綻雙穗烟清月出紅酒凍燈花翠月玫瑰動美人高髻雲蟠蛾却放鳴絃唱囉嗊西陵艸若牽條繫我欲問心難語君胸前寶袜鴛鴦帶玉刺連環似白雲

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蕊雲集皆所作艷體其曰蕊雲者取古織錦詞蕊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語也晚唱皆摹李商隱李賀溫庭筠韓偓四家之體以別於初唐盛唐之格故以晚名焉

榆墩集十一卷

〔清〕徐世溥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舫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榆墩集選文九卷詩二卷》提要

徐巨源榆墩集序

與新建徐子巨源交且三十年而竟未識面戊戌特赤江豫快西山之麓必有獵纓振足與余和歌者至則巨源已北遊矣又五年壬寅過北山始得讀榆墩集伯甘日巨源不輕許可獨於龍岷愚者心折序安可少此非嵩高之壁足以塞此直心也余爲之反復三日叮而起曰是誠希有可惜不得一縱橫盤礴余觀此公天資過人出以易直下筆馳驟秦漢唐宋惟取其气任我舒卷方內皆曰逸才也久矣余何容溢一語所歎者爲其生平好讀書善攷究不泥古不滅古犁然有所見或一端深入必暢之兎起鶻

落既盡其執足爲典要固非特矢凌轢可以浮高曼詞也夾滌每歎眼學耳學日以茫然掠虛易核實難亦于易學者難才學之循襲者易才學得妙悟者難今日之悟易悟同未悟難斥莊引修述之咨嗟宜其然矣一微不竟其用舉世爲之搤腕然不用而原本家學以其文傳正榆墩之覃厚也用則早死所學安能至是覩其清浪雜録叙悟不動心之淵源陶論三隱以致敬者而後晏然不已悲乎愚者序至此更一咨嗟而閣筆曰余雖未識面而今可以告後世曰此是新建徐巨源

浮山愚者智題

又識

十年前竹關寄三子會宗論炮莊二書巨源長紙答之三五黄葉云恐爲紿知巳恰惜切切如此造閉解閉黄葉可燒然三五四破在在麻然易具徵之古之至聖差别易觓正賴此生成之符特從畫前畫後三畨兩折死心㬥杖乃始盡變而不爲一切所惑再不可謂土亦難而以竟無實法者荒一切也生死鬼神之故費隱象數藏其端幾神而明之不可戲詩今正以巨源可以究之而巨源亦與人語矣相傳翠巖反復書奪幡果名事乎故復書此以當挂樹之劍

比肩千里外緣起北風詩幸寄炮莊笑重傷衍易遅梅花晋我夢悲草慰君疑若問延陵劍西山石片知

宏智

新建徐巨源集選序

文事循于氣交之中而質稱文人者能以其神力持天下之運若夫永言爲詩紀述爲書厥體終古不能易乃漢唐及今庸代數奏其人與世之得失可論也獨元之九宮明之八股名爲雲耳于詩書而其體浸以疏遠雖士之窮通係焉但能乘運而不能持運必也成學敦古之儒秉文命哉慶陽生當郅盛文溯西漢詩遡初盛唐識定而業專絶利用師遂邁前哲自弇州多愛巳不能厭服同郡之太霞況伏首受舉業者又誰能不挫鋭于樹鵠矯拂以近名也山陰徐子資才淵秀特詣極于魏晋六朝三唐是班命雖不逹而聲施無窮公安景陵猶學步焉此其神力殆北地敵奈新建徐子之生也在文運盛衰疑戰之時其時爲舉業者不爲詩古文則不名詩古文侵于舉業若客星守犯則不售徐子資才過人哉而瑣棘久困只外問奇之屐日多欲專業絶利如慶陽得乎哉以故其詣極大抵伯仲山陰云然新建古文學昌黎者或山陰所未能也若晚年詩多刻畫少陵君子是以悲其志矣四經解有沿有創惜散軼而晚年說詩說書諸篇名通足補古人所未備嘗記徐子少時爲余序摻縵草嶷嶷乎浩浩乎宏博光昌深以秉持文運相昜而近從南浦論文則于山陰魏晋之宗曰姑

含是也惜乎吾見徐子之進也以明興三百年而有兩〻子蓋兎罝中林之盛然山陰處逢戶代胡新安上書言符瑞光景動人主而末聞追蹤常何馬周間晚中柄時者忌危不得免誠令人嘆息時命之謬若新建生于名胄家國榮瘁相關天啓末昏椽柄用巢覆之下不自意完崇禎之盛鶚荐巳下主爵乃翔而末集迫間遯後猶有物色大澤中者幸商山延竚亦不深問公等安在乃今而新建遂成其爲新建也時命又豈盡繆歟稱新建者弇州外史例于時之貴强相若榜元若名卿及大文人則主人從地名新建名榜元人人知有文潔矣若夫質稱文人非巨源而誰與歸

進賢熊人霖頓首題

徐巨源徵君傳

徐世溥字巨源有司空若谷公良彥之第三子也有司空起家萬歷戊戌進士錄化婺源以才調深水時巳分較南畿錄春秋知名士■[牧齋錢]公孟長姚公矣丁未徵君生庚戌有司空以才徵候考選也時■[錢]公聚一甲第三人華下諸君子葉山葉公方宅揆而中外持斗杓者則洪溴孫公涇陽顧公質齋湯公玉池史公皆南畿氣誼士有司空危不得銓矣巳並得罣時徵君隨膝下早慧石冰空絶愛憐之先大司馬以吾長妹許聘焉甲寅乙卯間徵君纔八九歲數過吾翁邸中短小精悍喜談論亹亹發抒無所顧忌

頗稱克肖巳未學制義輒巳斐然有司空械寄閩中東吾翁曰阿郎殊有食牛之氣然輕弓短箭自是門風不能如丈人行博大也辛酉補弟子員壬戌受知張鍾山先生奪前茅是時艾千子以時文名國中而千子頗從■[牧齋錢]公論古文以前輩折節有司空因與徵君約爲兄弟相引重也■[牧齋錢]千子業巳推徵君于是里中若萬美叔萬茂先黄价夫朱子强陳士業劉士雲朱子美胡悅之鄧左之余小星陳伯揆李平叔李伯儲袁州袁臨侯江州文川昭吉州馬季房曾堯臣劉師貞康小范南畿劉伯宗沈昆公蔣楚珍閩曹文陳伯史萬年少諸名士暨名士之及■[錢]姚門者

虛無不枸斗徵君陳雲怡潘昭度何非鳴三公則鑒拔徵
君而徵君師事者潘公作簡賦堂成徵君記之文章爾雅
世競傳賞識徵君才本雄快少爲貴公子知名早無所傾
忌抑鬱故落紙奮迅之氣一往自遂古文有絕類昌黎者
五言古詩有絕似小謝者七言古絕似楊升菴律詩出入
貞元長慶間而小賦之體驟尋六朝蓋任天啓崇禎間徵
君所造已蔚然文壇之葵丘首止焉洎乎三十以後數困
場屋游吏世事兼歷家艱其氣覡旣不能舂容自遂而又
時時遊公卿賢豪間筆墨之餘味未免篓移詩頗流入李
賀李商隱文頗刻畫鹿門荊川余又見徵君讀徐文長集

輙欷歔憐其志時時慕誦其爲人故詩文亦有絕類文長
者徵君素自負躑躅用終不樂生尙自炫壬午以後益悒
悒無復往時精悍未幾而陸沉矣乙酉余遊武夷徵君則
奔走廠原百丈間迄無寧宇毎得通問輒凄然流下或賦
詩遣和不能成吟蓋妹氏于乙酉夏携幼子元景歸寧若
項之兵阻絕竟音問妹氏從父母南行而長甥元成隨徵
君被敵于奔竄徵君復逢盜受刃危不得脫妹氏素有癖
疾聞信憂恚丙戌夏竟疾革戊子余携景甥歸又一年聞
成甥又以奔竄斃嗚呼徵君其何以堪哉辛卯壬辰間溧
陽柄政頗欲修蒲輪迎枚生故事而直指使者折節式閭

約載後車時人以爲榮或曰徵君其彈冠乎徵君頗糊嘗
三徑君將老焉余每邂逅章門間謂徵君君才世無右者
如近年詩乃逼眞杜少陵益固潛志自足千秋徵君亦謂
余老年下筆宜益老公文素醇古願勿及魏晉隻字乙未
以後歲屢不登徵君遂不能重刻其集丁酉秋得危病余
饋之藥稍起答余書有單豹之嘆是冬晤于章門徵君氣
微甚而細音且握余手曰五十年來外兄弟也知已孰踰
公者吾度病不起必有以屬公而使旋不作答君當知我
無慙乎余慰之曰君强飲强食稍需可結茅東湖携小星
居故居爲舒嘯地景甥旣有室其婦翁胡君長者足依也

徵君曰徐圖之來年二月外母太夫人八袠矣予倩持不
腆之文爲壽再得與公細論也屆期遣甥至而無酌者之
辭余知徵君殆益病心懸懸不釋至三月忽聞徵君以初
四之夕死于盜嗚呼痛哉以徵君之屢空而何妄意室藏
之屢哉太史公傳伯夷也以首陽之守節而死與盜跖之
橫行而壽欷歔于時命之謬今徵君志首陽之志而終困
阨竟死于盜跖之手也鴟梟食鸞鳳天可問耶談者又謂
造物忌名然獨使徵君之才而生于宏治嘉靖間老于隆
慶萬歷間其學問文藻羽儀盛時又何渠讓鄧潛谷文衡
山諸名士也

賛曰明興經義取士當崇禎初服文士號稱極盛非以古文爲今文而兼能詩能古文者不名若吾里茂先士業巨源三徵君其選也士業保障晉陽亦旣爲天子所予矣茂先如璧巨源如圭充其才豈直也文茂先容死悲矣巨源早有譽而晩轍輒改步之後筆下不乏知已而終厄困荒山中以死此其志豈不尤足傷哉巨源工書法解四經屬草草夏小正刻成亦燼于燹矣榆溪文稿僅存十一并近稿選十之四而舊詩亦止存十一新詩古體則選十之二近體選十之五屬景甥先刻以行其舊時七言古法初唐者甚佳竟不復可得

南榮逸農熊人霖拜首撰

榆墩集目

榆墩集詩選上卷 古體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 姪元奎徵甲 仝訂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樂府

獨漉篇

獨漉深泥、水濁多魚、多魚勿恤、泥濁難居。解一 翩彼脊令、飛鳴相呼、我欲張羅、哀子急難。解二 木葉遇秋、無可奈何、一朝失樹、萬古辭柯。解三 獨宿孤幃、誰知幽貞、男兒意氣、不如婦人。解四 劍欲倚天、虹霓間之、雲欲歸山、飄風散之。解五 猛虎白日、遊戲都城、虎欲齧人、不擇耄嬰。解六

猛虎謠

猛虎斑斑、遊戲山間、日落山黃、虎嘯于巖、歲暮日暮、行者在下、外作買歸、獨杖荷衣、北風相和、凜凜經過。

五言古

擬古十九首

其一

行行重行行今日新別離宿昔慕遠遊臨發步遲遲巢鳥思雲翔臨飛戀舊枝在林忘天高出門知路遠瀕行囑加餐使我不能飯從來不出闉送君忽踰限望望不見塵市背下長坂

其二

青青河畔草歲歲夾道長君行經此道知君思故鄉君思故鄉草我思閨中葵採葵爲朝蔬思君遺寘之我自傷心苦何必令君知

其三

青青陵上栢長風振其柯巖谷響浩浩洪川起夕波人生百年內歡笑時幾何白髮奪朱顏倏忽相親摩但苦生年短日月非不多春更秋冬春惟當日酒歌

其四

今日良燕會知交坐一堂上下兩相對五五坐兩旁舒情極談笑小童行壺觴中筵半坐起有似花低昂晻晻日已夕繼以燃燭光文章觀興會功業在富強且自極行樂無爲撓中腸

其五

涉江采芙蓉芙蓉花正開采采欲有贈夕岸微風來褭褭攬杜若以之和芳草寄比君羅佩香色誰較好

其六

西北有高樓迢迢出半空美人處其上垂簾何玲瓏低頭如有思乃在天之東天東赤日出光正射樓中舉頭欲望之奈此光晶曜相望尚難見何時得相逢援琴待明月從

何晝忡忡

其七

明月皎夜光照此孤鳴琴彈為別鵠操遠託飛鴻音中曲怨零亂隨風聞四隣隣發來請觀借問此何珍外異象幽室中空含素心七絃數雖单五音配成倫皎皎十三徽衆星朗然陳願為牛與女勿為參與辰

其八

冉冉孤生竹客言中樂材直節自上古伶倫昔所裁既豢知音賞敢與君子乖洞簫與橫笛會雖君所裁當年未結耦不為鳳凰棲今幸露拂拭素手日提携所嗟梢枝葉發

聲紛流哀

其九

庭中有奇樹自名尭與李夭夭紅若顏皚皚皓如齒此物本尋常當春照羅綺若無窈窕姿艷質將誰比

其十

迢迢牽牛星方爷照東作皎皎河漢女秋期促閨織春秋各有務誰得既佻帍揆之陰陽閒七夕平分適萬歲為常期燕婉限頃刻俱誰不盡歡相念故無極

其十一

廻車獨言邁言之京與雒故人多通顯未知今厚薄鏡顏有盛衰一身難自度何况他人心與我本殊膜遠遊值佳辰興感倍淸索君子不竭交且歸肆行樂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迢遞接關山出門望四野歲暮雲漫漫四時有常則人心無定端吉士矢卷阿幽人樂考槃隱見貴識時難可拘一言佳人步中閨風飄氣勝蘭揚袖約皓腕吹笙來雙鸞乘之且交飛逍遥戲雲漢何苦勞寸心躊躇擇世間

其十三

驅車上東門悲酸馬不行秋風吹衣起巉巖浮雲生浮雲

間暮天白黑復幾層丘墓何纍纍天陰樹鳥鳴愚賤與賢達同歸在墳塋誰云死則已恭㣲事方與子弱或世遠纍纍行復平棄置莫長念樽酒且陶生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如出長安城來者日以親如趨金馬門去來此一身親疎人自分廻顧去日者誰報一飯恩直視來日者但見丘與墳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至死未云休少壯營妻子老至為孫謀除汝昏冠前三萬日如流持此易滿日皇皇欲何求惟有賢聖

人能懐千歳憂

其十六

凜凜歳暮云百草肅已霜獨宿又經年游子不還鄉𢈪月通幽輝歷歷託游望少如合𫝆𪖈屢若判璋圓缺能閲幾年使衣帶長君心倘如月期我三五光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各言營所務里閭諧酒鷄高門伐鐘鼓山川自高深人事有新故嗟彼窮居客敝衣持管黍折枝稿柴門出門向東去悠悠竟何之悲來中無緒不傷歳暮貧所悲歳復暮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萬言書欲獻區區忠君門萬里餘萬里不云遠咨嗟萬言長上書不見讀何殊委道旁一言倘見察甘之首山陽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衆星藏其輝孤光照妾身遂當入君懐常恐浮雲生翳若若織埃風昔綢繆意積漸棄若遺願君如松栢妾得為兎絲

雜詩一首

謙月系絛滋抹絭緺鏇緲其湯行薦爾縲絲就鳴機織成五丈素裁為合歡幃絲綺為上幨璧玉為牀過左右珊瑚鈎卷舒從所施美人夕在中慊慊朝起遲本是陌上桑今為閨中妝

洪崖篇

起東𣑱而屬于江北包石頭津南迄吾里皆為洪崖鄉山之七源三洞咸在焉盤石簾泉傳記宾𥳑洪崖三皇時人也雖終四廣成猶邈乎後輩曰若稽古莫有先之者矣然則洪荒甫判至人首宅吾里且茨空同靡得望云生長其間者勉乎哉山以人名兹實伊始今紫清宮所祠乃晋州張氳隋唐之間得道于此因以洪崖為號非三皇時之洪崖也

洪崖古先生別义昨𫷷之川嶽𠂤莫闢即我入山時蒼壁素湍間澹然觀兩儀養真欣自得詎萌身外思是時如昧旦衺寓皆嬰兒向後立矜尚炫釣乃日滋許由重天下却之以見奇巢父貴得名洗耳弄淪漪彭籛戀食色導引延其尸吾觀諸聞人與俗政無差如何謂我仙或又以隱推元黄方正位何事遁標支齡壽各萬計奚假嘗攝提寂寞日安素名貌隨所施再拜謝發覆今始奉音辭潺湲激嶕嶢先生日在斯嘗聞溜穿石飛瀑洸離披純氣貫其中所

以不磷戲巢燧尚弗識安論軒與羲邈哉全真者終古誰能知○莊子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九頭紀三皇兄弟各幾萬若干歲○按洪州洪都亦因洪崖得名

白下寄酬伯甘

挂帆發南浦清酒盈百尊送別苦不辭其如霜雪繁獨此故人語寒江爲之暄秦淮柳可折帳飲出都門顛倒箧笥中贈歸百餘篇豈無雄綺章不若同心言累夕夢從君握手步東園覺來不可見賴此慰我魂江北饒蘆葦江南饒芳蓀聆岈惆悵時朗吟度野村何當順風翔置酒賡餘春深夜獨唫苦此意向誰論

弦鳴遂盈秋水時至旅夕感懷寄山中

幾日又學針別時怨似玦不知未團欒可容桂都發盈盈陋儇閨孤此如鏡月逕瞨不成眠薄寒卧來劣酸風吹舊衾一夕生白髮

留別匡公

本無塵遊念偶脫麋鹿群一雨成留滯旅愁日紛紛坐惜中林葉落盡客不聞幸與老衲逢冲懷蕩煩襟昨夜凉風來兄漠朗然分遂憶西峯月不戀匡山雲飄飖挂帆歸魚鳥迎相親山幽況有桂菲菲正待人

送萬茂先之金陵

鬱鬱塘上柳高蟬蔭其枝意苦不能語切切腹中悲腹悲亦有聲悲于口中辭疾如轆轤轉緩如車輪遲客有塘上居戚促傷別離五月風雨積忽謂深秋時之子適異鄉忽如送將歸慘澹上孤舟浮雲黯不飛金陵多白露較于江南滋勿以遊子意零落美人期我有成連琴贈子奏相思亦知絃欲絕不絕復何施但寫別意苦莫惜手中絲

亥潘昭度先生

知音一就瞑罷琴廿載餘夜來風雨異錫夢勝啓書病色黄猶昔顧問頗添鬢欸然道生平論文及艱虞立久色慘澹臨去復遺吁此前絕影響望祭空踟躕願肯來窮谷褰

衵與襃殊魂識路營營人間阻且紆至曙衣在眼孤還誰與俱潺湲念疇昔永痛隔生芻

再別慧公

故土仍流寓雲行東復西欣此重信宿惘惘遂難辭一昨餐菊返今巳稻花時鴻鴈行又到江湖秋恐饑勞人未安堵還集誰可期

樓寓喜李子鵬屡顧述贈

仲夏日苦長賴君慰幽獨一自各棄家兩見春草緑離居撫再生即事多感觸好鳥弄友聲起予悲空谷孤雲聆可娛翕忽頻斷續伊維同心友殷勤耐往復有如琴七絃異

育成一曲已矣歲今半山家及新穀故園俱未還何時搆
茅屋來春尚可畬努力營秋熟樓居豈真仙憂生難免俗

初夏苦雨毛浚明潛夫置酒寓樓

棟實壟已盡餘寒猶未休君能念風雨對酒此南樓蕩壑
濤聲集遙見綵光浮奔馳群赴海或落潭與湫客行會有
極我寓日夜流常恐半天泉永爲溪澗漚方寸能幾許容
此無涯愁
群峯如主人日對樓中客客寓復幾時又見荒草碧嵯峨
好髻鬟倚天蒼翠滴當其雲雷蒸繆帶迷咫尺豈不愛奇
觀孤懷難遠夕我心如青山欲雨便頭白一觴可晤言所

以貧酒德

裘正夫遠顧奉留并寄晦師 正夫舊是次兒塾師

維此猶存日悲笳未動時與君同硯席樓居旁榔枝環瀛
俄蕩沸分手會無期頁然自天降颯巳非舊姿感君眷尚
爾我髩能無絲嫌白屢自髭累鬢愧須眉一笑引三歎且
請盡數卮別來經萬死欲述恐淒其辛未螻蟻食漫後鴟
鴞栖殘年亦何營所傷兒驕癡不念老骨痒惟事飽㬥嬉
使我念厥兄旅殯常漣洏交章歸正始淑慎足緇衣何圖
不我送反作瀛博堆此子昔奉教猶未太無知或者蒙養
訓可當盧扁醫爲學先治心定命在威儀哀我老且貧勞

生爲汝疲敢借先生語法巽憑所施肯我爭令昆志與古
人齊于今千一編時復念我師山中識荒薄何以致因依
吾家雖巳乏吾書著未遲空谷喜足音朧粟餘莫辭因風
貽康樂弟子有新詩

陳子

淒然風雨中歷歷有所思陳子邑中望夫何相見遲別去
苦山寒卜居就子稽爲我儆比鄰負至信如歸坐卧炊汲
具龐穢一無遺及乎走山縣匆匆又多儀途中所侑酒尚
是餘豚蹄歸還嶺難越因子又安棲嘉情殊未央凶雨恨
多遠嵐霧日夜閉咫尺成天涯可憐好兄弟同邑晚追隨

相見太平里不及太平時

山夜感舊示逸群侄

累夕未讀書殘釭碧于苔今宵重篝燈四壁欣影來旣貧
習暗坐漸于膏火乖世亂鮮餘明乞隣況寬諧憶昔在榆
溪常有佳八偕艾子陳古義子千萬君乃通才茂先瘦可與狂
蘇紫堂僧等可與蘇桓武子也逸格出曠懷當其譚酣時但恐晨鐘催
而今各安在遺翰委塵埃池館亦漫滅主人蟋荒廬亭亭
兩白榆仙者手所栽榆溪前嶽古榆數本乃魏元君手植今無矣靈物尚爲薪
蓮花何由開因之念宿昔無一不成灰惟餘總角侄饑寒
相守哀容髮亦蒼痒甚矣吾將衰

懐章凌九寄之

當時同社人英俊真無數隨資各分曹儼亦有門戶形跡
外若殊相忘實情愫劉李恣恢奇士雲平叔章黎起高步凌九左嚴
熊陳追古音伯廿士業溥也褰獨旞和者各百千宮商不回互
譬如鼓七絃安之成一曲同聲傾四避贊問通滇蜀或自
遠遊還輙言人欽矚語必問威儀詳乃及祓服顧皆濟傷
流河誰治選幅客止與性情惟子兼如玉山縣昨晝卧夢
子形巉巖己丑夏靖安客舍夢凌九夢中詞應爾亂離自摧殘我影亦
飛白子焉不能斑又之泉輪嶺忽忽遇城南昨夢乃不驗
依然宿昔顏自少學養生疑君得九還每念綽約姿令我

蠱氣蒯忽憶與福哉踏雪驅五驪高歌入松林下驚沉水
魚君客同猶昔能否今何如

迎熊諶閭王館

昔別但何歲帝猶坐未央餬口百勞燕東西狎飛翔朝市
忽改色子皓我亦蒼執手互歡醉墟社勿彷徨吾衰廿為
農粮糲送餘光復恐兒失學言動乖其方七載遭離亂羇
鄙成稚狂中年惟此子七箸托彼堂若復不蚤羈柔愉德
何嘗中夜每念茲五內如萬槍我子如賠笑亦玷伯父行
再拜復執手悚息而負墻一見託老友數言勿謂長

送李文孫歸漢陽

我本江干人今作城中客年來若塵驅頗坫幽栖跡斗酒
闕平生燈月負良夕旅宴添窮羞僑坐悲老逼如何又送
君草草臨秋色久自素心交況是文章伯後會如何期多
分頭盡白若復十九年更恐殊今昔歸帆指漢雲驪歌滿
宗國南浦送別地由來詩酒陌所以不裁楊為有離愁積

七愧詩寄謝谷和陽

丁酉夏孟還自南浦念亂離以來擾累親朋多矣
而項於和陽氏尤甚七愧者自顧愧迹也垢膩愧
形也降舍愧時人高士愧古人也涉江則愧澄波
對山則愧蒼翠所愧不一要以感主人而歸以自
愧也昔王仲宣曹子建皆有七哀詩是篇也抑亦

其遺響與

出山復入山役役成何謂已後通人期祇滋情親累君雖
不厭煩我胡忘骨肽古聖重一飯周梭況經歲茲來又近
旬自顧真賤穢鄰舍應惟儼日守藥翁隱反側不成眠垢
膩恐黏祓彩帶市塵歸誰云高士齋涉江鑒澄波仰首發
長嘯騎馬伏鞍嚼賁靦棄蒼翠深恩賢主人厚道曠無對
形骸非土木疇能弭汗淚

七言古

奇樹歌為游兼之

城北俠家塘東有奇樹二唐宋物也萬吉人指以
爲惜逝是
臨奇樹以軒主人秉燭導客前新客傍瑩誤一蹴蹴之不
動問誰眠叱聲未已風雨至冰車鐵馬下九天語家勿驚
且爲樂故老相傳此頑仙咧從籲中罷奕出久之漸欲人
間泉汝翁長大如兄弟仍從嬰兒到高年服食更解雌雄
事吞吐日月抱雲悦爾來濯足玩池水不與時人交語言
諸君請盡三行酒天開月出星依然舉手試招之霜衫雪
腕掀綠髯問君能僊否揭眉乖首戛朱絃問君仰何爲遮
鸞留鳳學飛旋我聞此事三太息老樞羽人非虛傳竹杖

爲龍龍爲絃變化莊咏諒難詮獨疑何故秘名姓豈畏黃
冠相攀緣有客云曾過君里見君族姓稅桑田上者爲巢
下爲菴屯作名城屹相連笑而不答良有以彼此齊諧曾
須止于是歌曰大禹貢鉛松仡爲怪石受泰封參僊新甫
柏漢代兼領將軍食世間何術最宜壽古貌貞心自長久
材與不材兩俱凋蒙莊愁絕爲逍遙君看此樹有奇骨大
隱無名閱市朝

孫仲循姊夫過訪山中酌酒放歌

同祖兄弟十五人阿姊阿妹數合均盛世于歸皆得所夫
婿一一覲國賓西晴八館求稱壽冠蓋軒騎照比鄰就中
孫郎最賢碩腹富甲兵外恂恂飛輓十上長安道督戰再
淨湖南塵虔中借箸清江廌洞蠻納籍推冠軍累擢坐甲
期朝食遷延竟至尾伏辰可憐鍊就媧皇石不及精衛填
海濱被髮潛行歸故里丁令幸遇舊遺民把臂痛哭長江
上[illegible]俄克日月新終激鼎畢暈牛斗炊骸羨肉慘到今
此時萬姓如螻蟻疾風驚散蕩無垠人生修短尚不定何
況劫灰加火輪兄弟剩五姊妹六頭白誰非再世身當時
三十同氣者群羨先死反其真而今生者亦零落山隈水
汭散難尋結茆架竹只欲漏斷烟懸釜動彌旬孫郎憐我
遠來覓但使人存莫患貧荷鋤初請學爲圃悲歌故態易

傷春空林兩載無人識道旁狂喜得親姻脛泥未洗且覓
酒仗客又得醪雷唇憶我東湖猶北郭彼時意氣誰等倫
佩劍勢欲天外倚岸幘指顧畫麒麟豈知嚴霜能摧鬢九
度春風吹不伸瘦劉去後桃花笑劉吉人姊夫以瘵死醉李悠歸竹
葉瓢李泰階姊夫也平生嗜酒殁于南湖官署只今努眉歐與汝歐生躬耕良
苦辛姊夫歐雷生隱于田間俛仰十年難具說那堪追語奠鳫晨一
昨城南榴照眼北山熊子能開樽辛卯夏與孫同晒余内兄伯廿太常于城南屢
初逢豈不亦談笑語及阿妹自酸心小年結客徧湖海亂
離始見骨肉親宿昔相望苦饑渴今夕何夕展殷勤努力
莫眠且安坐垂老會面古難頻

初置被

草宿二年驚縮脚赴飲每稽至日落日雖不言内自慚衾
願靈龜壽因效有時轉筋祝木瓜東西拽衿蟹郭索碎寒
未學五禽戲苦顫但憂六鰲弱夙昔愛霜今畏之惟願郝
雞早叫喉今秋冬歸賣薄田先置袷被後裝綿平生不足
惟睡耳有茲又可省酒錢公孫封侯不過此不待日斜已
欲眠

種榆

三千年上魏元君手植榆盤晉代雲賤子當時丹井畔墩
字溪名萬里開仙人舊館祠東姤所欠惟應記與賦榆似
桑田溪似海海淺桑殘無覓處如今重向谷中栽引動溪
堂夢百廻元君已有新豐市賤子猶零東信哀春來改火
幾回青賦就江南不要聽歷歷還如天上種風吹樂府作
天聲

九言一首

送陳元耆之廣東

憶昔子從城北移溪南今復攜家托寓榆溪東十年相見
不過百餘日如何此鄰一水稍相從我行中歲始解戀存
色不學少時枯坐如老翁去年花落是君遠行時溪頭春
色淺深待君卻及我攜琴挾硯來溪讀只有芰荷翻風向

人吹始嘆詩人聚集豈不偶安得常似酒樓王澂之湧蟬
寒螿亂鳴蛩後秋誰知君復我冠巾遂遊走大困貧送迎
亦足樂豈效紈袴醉飽守甌窶假令君有薄田數十畝安
能五湖四海鳴吳鈎

榆墩集詩選下卷 近體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　姪元塗徽星　仝訂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五言律

南昌令公何非鳴師未波堂餞席

縣齋春雨歇東壁挂鳴琴弟子無私語先生有素心列筵唯野簌道舊及朋簪前路滄浪水高情遠共深

發吳城至九江

曉飾珠璣岸晡援老鸛塘孤帆越衆鳥劒影度滄蕪詎悉雲山態惟聞烟水香娟娟南浦月相趁到潯陽

劉忠烈將軍西央梵字刀

戰血腥寰海真剛尚在笥爲龍須待侶觀象且須時字有胡僧識才惟故將知中原無劍氣遥禮梵天師

病卧山庄涵而復踰數日後見土業問病詩

纔生不能讀死去此誰授句後幾添疲人間復共秋渋觀今日易危慮幾時休途干戈四起死之不惟病而已痛定思良友廿年百

感閃

八月十三夜對月

此夜山河影何人秉盡圖凉空荒萬里佳節曠三都玉斧觀修徵金蟾誼撻趴一鈎猶未滿留恨滿平蕪

中秋

魂歸頻自試影在莫相疑累夕如霜地孤村似舊時授衣行近節須歷恐愆期瓜餅隨雙燭茅堂奠酒巵

羊汀買藥

亂後風塵色秋來處處行市情隨在刻人語隔村生不謂從壺隱猶爲賣菜爭參苓那濟餓蒲柳漫相輕

過舒呂南嶺寓

到門齊息影亭午樹陰圓孤磬一聲歇客心何悄然氣清緑地古人澹覺懷鮮倚杖看歸處千峯咽暮蟬

從靖安還抵山外得嶺東浙信復不果歸

日望西山近西山近在兹羈心關木葉歸問阻旌旗縱馬

沙翻骨驅俘血染肌施東今尚爾消息歎參差

嶺望

且幸旋吾土登高一望鄉江流烟外永村路夢回忌障隔真大塹冢擯易夕陽悄然陵谷換何處不微蕪

入齊源戊子冬避兵凡再過此

岐路會樵徑人家面徑旁橋廻俄入谷天豁別爲鄉野碓兒鄰舍秋苗鬧芋秧向來愁恍惚但記石蒼蒼

因陳一之借得安氏莊居

去遠甘無策來訛賴有朋柴扉開待月土灶煖回冰又毀

一方水長憩五夜燈烟塵如可息歸謝理漁罾

閉門

閉門秋葉裡掀蕩日西風露浸一庭白霜添萬杪紅薄寒
欺早醒零落費春工列岫墻頭滿支頤獨望東

隨步

隨步穿蘿落微凉雨後天溪山分鳥影雲霧合人烟倚樹
衣沾葉過橋杖試泉最憐沙徑軟風袖綫翩翩

店憩 牛肥嶺下春新靖安入吾邑所必經也

危峯四日脚三縣共雲程雨集隨成市風開最近城燕童
蛙鳥道佑客辨魚名爲問江東來内知未息兵

村夜憶江上舊游

倦客貪濃睡如期待一壺村凶多虎靜月爲少人孤晚唱
遂漁父春心付酒徒夜闌香踏動遥念滿江湖

丹陵觀

寓東不數百步爲丹陵觀北村巫家共西偏觀有
田及山並南唐齊王李景達所施齋源之爲齋以
此也朝代游更林莊浸滅齋王像亦移入旁小庵
矣惜其無文釆賓客故偏史魔得而詳焉

雕嬰支漿礎霞圭寄花宮漫凝苔蘚碧還與畫圖空稻熟
非蘋藻巋高自雨風應劉誰栽筆一字義寅滾

信步到一處甚適門人來訪隨跡得所至便與偕坐

是夕前有倘酒

相覓似相追出門初未期白衫行易見紅葉坐難辭畫淺
還堪憩雲深豈不知牀頭新有甕剩米與君宜

除夕近 歲暮矣家國身世親舊知交無不可感者爰作此題隨風偏寄并索和章

年年除夕近百感自相尋况帶風塵色難爲伏臘心懷人
鄉縣異恨別水雲深時節覊中睹空畫任獨吟

移居 主家以東作爲辭殆擬余將老于是者三四漫及

客裡愁忘日秋山不報春祇將青草恨暗遍黑頭人燕鴈
知常暫龍蛇有屈伸栖栖方四海出谷未眉顰

登樓 毛滑夫以余卜校寓爲借粤鄉小樓粤鄉亦慨然詩兩謝之

隣舍諳孤性招延倚衆山吏開泉響切坐看鳥飛還樹杪
風開幔天邀月款閑神仙如可接從子得追攀

吉水李文孫見訪

不遠千餘里春帆下淵漫到江鶯語佟穿峽虎蹄乾茅舍
良難問藜羮可但安名門忠孝客夾路有人看
何期窮谷任仍致異方賓尊酒三都話孤檠九徙身有懷
羞杖杜無分想麒麟歸去商歌穩家聲各自珍

北山使至

雙魚不暇賞先絮寄書鄉淚漬緘餘皺箋披紙亂抽平安

徑一問歡喜博千愁可歎菰蒲裡鷗鷺各白頭

即事

雨聲添澗響一夜水漫橋物色安春氣人心上晚苗決渠喧徹曉修壠慢乘潮因歎吾何佚家家生事饒

自香城諸峯同返途別項嗣

半月同行處重來復幾時路懸秋草滑泉闇暮鍾遲一灑燈前茗空翻別後巵孤村悲獨返蕭颯理殘詩

寄四舅象湖舅寓處

慈顏不可見憶舅泪滂滂鳥道風霜苦象湖波浪寬有懷虛引領無計祝加餐近喜通消息將詩一問安

寓齊源經歲矣思歸嶺左就焦菴觀世音籤卜

久客防人厭能忘去住心還將止弩計一問海潮音欲戀無長策思歸少舊林由來人小隱端賛卜居吟

途中

斜日行彌隱茫然詎路差曰歸歸我里將到到誰家萬事隨秋草孤程愧晚鴉如何桑梓近翻似向天涯

展墓

一拜那能起悲風徹樹迴長愁成斥堠反慶有莓苔遶道先塋遷塋遂失哀九原勿驚怛游子得歸來

歸到

歸到孤于客無家亦自憐殘隣隨鬼火遶食就人烟一宿煩區畫千憂動接連能如荒岸月相伴有虛舡

春還

自得幽棲趣經時懶出山陰晴總可記草木動相關雲是心生滅春如客往還東風吹倦醒隨意步花間

為圃

國去依山客年乖學圃人無田虛對雨尋事遣傷春采藥谿多虎挼竿澗少鱗青青須傍舍早晚得看新

過葉不凋隱處有懷 滇南宿將學道山西今復他徙

萬里難歸客天涯分作翁山畦家處處仙藥路濛濛鄉夢何年斷吾廬一逕通經過今寂寞真是狎飄蓬

老松

老松成舊識時鳥送新聲不復交隣里無勞詢姓名一尊遺外物萬卷伴浮生看取摩挲處龍鱗漸欲平

懷陳士業

石莊今夜月照汝在章門避地惟餘我無家漫有村艱難經九載過從輙千尊風雨從茲後相思那可論

其二

三十三年友當時共採薇麟饑誰重隱鷗舞反售機樂土由人擇哀歌向市歸門前官道柳今驟覺依依

初夏

不復輪時節隔中候自明楝花風送恰瓜蔓水通耕畝草成蹊坐徵泥徘綫行綠陰如夢裡喚醒有啼鶯

聞程龍之有述

齒落長齋若黃冠一病大姿原非肚徒功豈授吾徒殺却才難得亡哉道乃孤支離但對鑄人自笑知誣

行蔬二首

幾日荒猶積今來望似炯夕陽頓覓陸塍露白瓜田俯仰欣成就分移具節宜廣川何自苦趨戶動三年

其二

藤萊亦交長籬稍巳挂絲風揚時離秫炯漾或浸岐蔓落添墻蔭棚須並手宜此來晴雨㥄深覺荷恩私

送別施偉長內寄懷陳伯璣

寒暑荒君客絺衣與鹿裘知音方恨晚行色况臨秋山雨姑安坐天風易放舟莫言持贈少時節見綢繆

其二

酒薄知惝勸聊貲綫別離憑君傳一曲爲我道相思老覺山居便閒嫌迷信蝸閒心誰最制有港有蛾眉

其三

流寓何年巳天涯老此人漫云衣帶近徙使夢魂頻山鳥

雙魚遊秋節一爲新燕亭孤月好偏望客星親

苦雨

不知寒食過猶悵放春暉霧擁千山去雲排衆鳥歸蝸紋全蝕檻苔暈欲侵衣渾似漁舟客滄浪日掩扉

胡悅之寄詩久未報作此奉酬却用悅之起句爲結

累韵行行寄三年忽忽移報章艱織女嘉會爽秋期有乙未八月相過之約話昔傷心曲因風念鬢絲晴軒明月夜好讀此來詩悅之詩云晴軒明月夜得讀故人詩

其二

題示諸臣報難售不夜心畸人危漢語高坐病客酷吳吟莊舄

年大宜高枕知希莫碎渠他山貽片石聊得比南金

寄答宋木有時有詩主講席者

麗公蹤自愛得使景升知猶幸鹿門迥幾爲鵠舉遲蕭詩曰將去君鵠舉矣鑪峯亦有客洪井可無詩近識尋山訣芳蘭是導師

其二庚寅見寄長歌乙未重得書乃甲午秋相寄者後有人目記數語已更名矣

猶把歌行翁重來尚未展隔年書自跋前代姓名更人事俄今古湖山隻弟兄六春總一答諒我絆樵耕

亭日喜遇鈕元止討與別十七年今爲僧號三一矣

歸山補韵得二百字并遨同上岩居

逢君濠畔邸不覺忘悲秋游餞謝康樂詩材湯惠休風塵
餘秀骨霜雪上新頭若問分携話佃期幾日留

其二

江漢昔多事閒君萬里行天邊尋舊國物外過殘城客慮
何年靜幽期此日生相將蒔藥去臨老省窮耕

聞匡雲老人化去文燈巖黃雷岸有輓因憶劉孝則
蕭三莪宿昔同游及癸巳博菴坐中公有石門之約
今乃長脫為補哀辭殷兩君子

共是勞生客名山獨累翁愛詩頭到白惜逝眼隨紅公癸己來
南昌策杖往拜樊致虛先生墓弔余小星唔其孤了于博菴坐與話舊輒鳴咽也祉散餘陶令關

成少謝公社鶴巖際月從此色真空

其二

曾有衙門約三年望汝開吟魂今澗寂病骨久雲埋邱壑
他生業交游不世才幾帆南浦葉終負好風懷

其三

可憐今世界禪伯一何多各覓三天嶂爭掛二蠡波知公
傷梗塞臧影憩遂科他日談宗者生平驗挽歌

寄東林玉八

昔大掷僧募造無梁殿于東林天啓丙寅乞先司
空為作寺碑戊寅余從楚還過寺尋碑禮象象人
畧亦倣靈谷晤其弟子覺闍子貞今廿年矣

晉去東林在東林更幾朝真儀靈谷寺毀式虎溪橙宵路
傳薪火山門閱海潮尋碑如宿昔未覺廿年遙

寄仰天坪

坪自敬塘而盛浮梁陳赤石先生所典也其嗣徹
空誦經于晉都先人以赤石先生故為之曲成其
後曰含輝則往來于伯廿北山矣

尚憶宮湖阜孤菴坐綠苔因公忘水國覺我造雲隈先澤
空傳篋新知淵泛杯向來千百艘香粒逐塵埃

七言律

春宿草堂早起

桃杏隨籬知有村野人傍柳直開門雲籠草岸青峯小日
射江潭紫氣昏曉月尚存新減魄春風相識舊傷魂沙頭
細數羣舟發獨客臨流正不言

香城訪李匡山先生

每望遙峯即憶君筍輿斜上路穿雲行經澗石身頻側詔
雜谿風宇不分樹杪琉璃銜月現竹間簾蓀帶泉聞綠衣
掛節高居此應有諸天作護軍

畏客

好風何事閉柴荊晝日風掀畫軸鳴欲起幽閒成擾逝恐

隨問答費陰晴花聲葉影頻相誤鳥啄簷敲莫浪驚靜看
孤雲添晝永草堂一倍墨香清

觀園訪萬茂先

名園遠在溉湖東行到沙潭曉斷紅策杖人拨風葉裡敲
門犬吠月林中花間引路燃秔穗酒後巡欄犯草蟲明日
薔薇應滿院宵分暫聽野烟籠

留別匡山先生

不騎驄馬去朝天却傍山門種寺田野火避人焚舊草春
風引客上新年何期我亦知茶侯也是翁能酌酒泉莫道
重來爲謾語但看微笑別翩翩

劉將軍祠待客書感

奕世西南拓地聲中原只有杜齊名一呼氣作三軍肥百
戰功高萬里城帶礪未酬恢井絡衣冠空殉應搀搶閟西
祠廟何如此夜作雙虹貫紫清

自琵琶亭址右數百步爲廻龍塔其左有鎖江樓環
江帶山是日携杜詩攬讀納涼

客路登高愛倚欄不知數轉立雲端關浮江漢樓臺碧窗
列匡廬几席寒爲意層峯應少雨却忩古樹下成湍閒携
彩筆評詩史盤鶻飛虹畫倚看

江樓看雨賦別不派明府埼久待所知不至

來過臨卭事豈遑獨憐孤影對芳菲天涯作客頻宜醉地
主逢君只當歸望入白雲成錦字夢騎黃鵠逐班衣鄉心
已逐樓前雨狠籍兼花向北飛

酬羅君輔李安之涂啟明

仗劍吹簫向楚天逢君如入故鄉船鴛鴦巧刼消長晝鸚
鵡深杯博短眠城内有山頻望遠雨中無客又成篇空囊
自笑真如洗在處將詩貰酒錢

書黃鶴樓壁

萬里清風一羽衣呂翁費叟是耶非濛濛白屋連漁艇點
點蒼山傍釣磯雲過居人同似夢月明游子半思歸偶來

何必留名姓吹笛飄飄信鶴飛

武昌還次九江再訪爰大未歸

扁舟重繫古槐根入郭尋香舊句存穿圃暗塍曾似路對
山曉市只如村新秋鴈報人過郡老樹鷄喧客到門看竹
又彈歸去操携琴待汝訪榆墩

走筆酬管生醬蔬家禽白鏹之贈聊呈博笑

爲問西頭澗淺深故人移處碧千尋高情絕勝洄中洑好
信先聞樹杪音賦壓太冲憑覆醬帖如内史送來禽昔尺
不見黃金色今日方知白首心來禽林檎也右軍有來禽帖因家鷄之贈不使大令家雞野鶩語故詠用之取喻云耳

燕子至

客裡春來不覺春花時閉戶鳥鏡入西飛應見江頭侶側望疑思谷口隣大廈未成楄漫早一枝暫借語何頻風林月夜多開落且逐飄紅戲水濱

齊源水碓詩二首

曲曲懸流不作門層層茅屋上如村時籠響霧銷香骨誤擬飛冰濺米痕遠近祠壇通爐火淺深枝幹走翁孫于今嶽瀆辭柴望封殖青葱自朕臨

洞霞誰縷向偶裴龍樹惟傳百和方燧斧一枝招隱徑策節孤負踏春觴豬殘逐壑疑秦尉收書空府豈梵王頗怪

茂陵騷思淺遺書猶自導焚香

獨遊二首

經旬烟雨閉松蘿行散晴郊隻影過仄徑不嫌新草墊平林特羨故巢多看雲誤踏蹊間水尋瀑難評嶺外歌側葉欹花狠藉甚好風隨路颺微哦

進日綠山步亦遲出門隣叟問何之烟牛劇想操茶甲店熟無煩望酒旗逕轉綠陰藏復澗橋迴紅閃映孤祠知過寒食非看歷認得前村柳拗枝

過歐氏妹宅感悼祓掠亡甥因呈甯生妹丈

荒荒殘日下平墟雀噪喧迎客姓徐賊哭雙訛同谷泪生還絕勝大雷書斷雲枉使枯骿告芳饌潛悲剩齒跡阿男飄零何足似只憐泚別少牽孺

陳次生一之兄弟見示新詩喜其進學頓佳

鸞筆天縱自韶齡龍劍光韜晚發硎愧我童烏隨抆唱羨君賓燕出侯鯖秋風歌蘚開漁父春草池塘帶客星莫遺流人孤對月新翻水調不堪聽

樓夕對酒望蕭峰殘雨次韻酬潘二宜時七月三日

蕭峰有亭祠蕭史弄玉峯爲西山最高此山雲則衆山雨矣里語曰蕭山戴笠鳳凰翅濕蕭仙着衣烏雀淋漓

不離西閣坐微凉遙集霏烟片片香亭宿鳳皇雲未散河

迎烏雀夜初長鬱金雅量輕槐國報玉深愁觸桂香聞道春風人六七秋蹊歸詠可仍狂潘埔爲里塾蒙師

齊山秋感雜詩

雜詩者不一之詞也春女思秋士悲性情之自然而況余乎意有所觸語言不倫或分章吟歎或一篇數事或一端累韻愁極而恍惚無緒命之日雜詩云爾

曾向中天望玉甚驚虹香霧日縈迴何知凝碧開張樂坐見昆明動劫灰洗象幾仍環御柳鬬雞無復唱宮槐傷心翠輦晶瑩尾等似漳濱委硯材

晨昏尚食樂游遐原廟南廵改歲華五彩碭雲圖白露七年豐芑歛丹霞熊羆應護珠宮土雉兎誰封寶曆斜敢謂房陵非過計鍾山無樹宿朝鴉

坐對晴空歎寂寥當年風雨不蕭條投璦采勝須宵讌佩
玉簪微退早朝衫袖那知俗竹冷班衣只望上林嬌車書
接葉承王會到此蟬聯咽柳腰

百年無分共淒凉莫夜冬宵總自長薆暎簷軨橫寶瑟愁
聽絡緯切銀牀曉風原燒迷彩影露氣庭蕪覺佩香亂後
無家歸未得可憐疑冢負鴛鴦

忽記江湖八月生西風釣艇亂雲橫相將鴈序依沙坐次
第漁歌喚酒傾楓葉只今迎客淚棣華何日聚宗英存亡
流落殊消息望斷東峯歎徹明

前谿雨柳似江潭每對斜陽憶不堪久分庭堂隨蔓草家

知　在烟嵐寒烏巳繞稀星倦社燕猶懷舊土甘長恐
依人無日了低頭出入愧朋簪

莫誇紅葉照嶙峋青女方來洒掃新鶗鴂不知芳草暮聽
黏猶道舊山春四時變化寧同令一代風雲各有人晚堂
更嚴儔更寂好儲羸甕照情親

殘笏誰能正鶡冠荒垣瘦影日盤桓一杯聞道由天幸二
丈癯眠託地安祇是需襟緣世界何曾拭袂爲饑寒曲終
哀怨應難慰看徹昭回更考槃

劉使君見訪

曲巷斜垣瘦樹隈經春戶限徧苺苔不知徑外花飛盡何
意林中客到來欲掩何雞鶩反走遠呼燕僕久方回使君
良苦緣巖路巖得煨蹤水一杯

病起書事志慰 時復避兵于紫清宮而借食畢岩寺

花下彈琴今過分醉中勞畢久銷名無端劇似傷春苦只
恐閑招悔吝生自信慾稀饑藥峻頻從亂免看身輕不祿
早脈清涼力那得扶藜到處行

其二

仙遺太乙秘餘糧乞食巖頭飯頗香自入烟雲雙法界不
將甜苦試詩腸山深市遠惟慳餌病去醫來各獻方恰似
當年諸冠退紛紛叙列滿朝堂

客屢苦雨遣悶

久依鶩笑學鴻冥芳草誰能向市青大道往來成雜組初
秋風物動新亭江橫白露迷鄉月袂帶紅塵掖客星淋露
又滋籃均壞塊處泥汙歎不醒

忽與然明西渡甚快也

白蘋紅蓼桂花天江上香風淨可憐斗室滄時幾落魄片
帆渡去勝飛仙翺翔始得乘佳氣呼吸纔能遠雜烟況有
清罇宜翰墨肯教春草獨芊綿

其二

扁舟小笛亦招携迴泊橋冷日未西鴻鴈欲來雲沔沔

荷裯徙草萋萋亭皋一望通阡陌城郭何年罷鼓鼙莫話
故園惆悵事且乘新月步漁磯

寄匡廬拙生瑞芝堅悲四上人

綠在淹留得未曾同風到處有菰蔴雨花莫惟霑摩詰蘿
泒原來爲老能多寶尚思香際宿高壇好共月中登孤舟
漫道無拘繫不讓閒雲也讓僧

酬談長益見訪因寄虞山先生

病後猶餘亂後身誰穿草塞問遺民一間茅屋存唐宋對
着荷衣話漢秦自把犁來稀過從重提書起倍精神冊陽
路去虞山幾頻道窮經志未伸

贈僧開中

幾年聲欸答谿潮一別雲音寄夢遙扶病早支靈壽杖倆
觴祇帶小瘦髯青山待我都如昨白髮尋僧兩不饒却笑
師籌輪弟子與君齊上到來橋橋有欸疾故有谿潮之云

三月三日直癸巳爲真禊日也同謝聖虞踐訪拙公
之約是日升爲公定庵名

久淹氷雪閉游踪直到花時禮𤨏龕春草愁悲康樂引春
雲心向惠休參難逢上巳再三會新得庵名百一庵歸路
催詩烟柳潤仙壇斜雨共毿毿

葛仙壇訪見明尊宿

幽居幾歲卻偷安特爲孤峯上葛壇一臥煙蘿忘入徑長
看雲石對凭欄崖經野燒松鱗古澗挾餘氷竹影寒最愛
相逢無佛語成蹊共在不言端

拙公和詩見訪是夕便爲詩次曇且欲往値雨以詩
報之

小晴便許款柴扉帶笑開門把衲衣悟後僧詩宜夜讀硯
旁孤雨欸春歸深論磁品人俱古審閱冊方論入微花徑
可能容數過啼鴂不住與心違五六記坐間語數首翻

栽芋

江客移家傍薜蘿好山無那石巉峨幾年夜雨思菱芡一

夜春風長芰荷未結翠棚延月蔭且憑珠露幻曾波他時
氷雪圍爐坐只恐薪松爲汝多

送饒司理王子師使君將漕如淮因託寄王鐵山家
蛹金豈凡宮保周元亮僉憲書

知君治譜大司農司理爲相國宗伯王寄余曾時尙爲大司農前亦饒理南服聲名
代起重國有積儲資轉運身先江漢領朝宗夏雲凡柔勞
雙艣春草孤帆山萬峯水次倘逢磨鏡劇白雲依舊應開
儂

獨上新滕王閣

獨自登高眺故鄉周迴殘館半模糊新題欲賽蛟龍字舊

蹟夢蝶蛺蝶圖蕪園只今烟蔓草徐亭誰昔雨生芻由來
名勝兼資福得似君王此閣無
和雪岸靈峯院竹蘭詩 本草所謂金釵石斛也一名竹蘭
殘葉飄飄託此身猶將名字動騷人首山薇蕨還沾土香
海蓮鋪總出塵自挂緇門忘歲月長如碧落綴星辰虛檐
一縷能盛須臾佀江蘺茝綸
大塊由來是圓場意風怡雨那能常漱根石壑髭同雪濯
彩雲藍縷有光迴顧雕憑沫網絡梁花只殢燕泥香何如
一綫關情者長得都人髮作筐
俯看芸芸術九垓勞生今苦湧澆培盤空自足凌雲氣寄

無誰明出世才長憶宮釵金翠冷爲營仙斛石田開因之
盡謝興衰壤不與三王五帝哀
初春梵音上人自番禺來訪喜得黎美周二郎消息
損詩貺視旋往匡廬次答
嶺外曾懸十載心肯盤危磴入幽林吏持洞壑雲爲贈絕
勝羅浮夢去尋亂後喜聞雙劍合游還欲憩五峯陰梵音
相對談如海廬嶽從今有海音
伏著印可開士遠從迴峯見訪蔽詩因訓廬山諸公
起居
長覺柴荊夢亦長白雲靜掩到羲皇遇緣送客逢新客却

似遊方抵上方巷轉石橋分樹影詩過衲袖帶茶香匡彭
蓮社須消息又得因公話幾行
復次來韻奉酬
亂後青山是我師古松施石間新知幾天佛火隨行李特
地人烟諳路岐後老猶存名姓在爲儒偏惹巫夢思葛芳
字綠藤叢潤早現廬峯鳥照詩
粥龍寄慶賢
身雖空返負春籃黃葉憑教趁夏參烟雨樓臺四百八香
華世界大千三巳能滴裡藏天下更欲于何覓嶺南收拾
灘頭新漲了請來任作幾肩擔

楊留庵自龍南掉扁舟賦詩擔酒步入石門相訪時
余久病初痊破顏志喜
千里勞勞特放舟懷人截酒問林皋新亭故國那堪話細
雨殘陽且任愁身在病餘偏戀友山當僻處倍添儔相逢
苦憶他時徙猶羨題詩滿驛樓
五言絕句
寶峯
未到勝曾到新知勝舊知名山如佳客留取慕君時
不到寶峯山空爲靖安客借問若遊時君復何所得
覓心不可得覓山何井井試將來到處驗取心中影

處處山相似山山僧亦同游人如解此晏坐歷千峯

七言絶句

七夕

零亂蛛絲雜縷絲河梁分手又前期半宵難盡經年話誰假人間教女兒

穆項嗣表弟來訪

去年書到菊花時望斷楊絲又藕絲會面等閒經歲約如何幾日話分攜

澹澹荒烟處處秋莫辭村市酒人游老拳大斗憑年少若似吾儕易白頭

江上雜詩

南風人換北風天尾颭紅旗盡客船聲勢自然雄一倍夜沽不使帶來錢

三家茅屋便稱村曉汲晡餐共甕盆乞火窘遭風雨日恐饑相向到黃昏

陳元者期而不至

豈是扁舟尚渺茫平沙細草接殘陽暖風容易催春遠孤負山花夾路香

新秋郭外坐黎博庵洲亭客曰七夕也如售術推八月閏則中秋近恢然成詩

總是初飄葉未聽已添餘夏左姚婷半規慢展嫦娥鏡且讓牽牛織女星左去聲

重九到妻父楊翁宅喜其偕存

弱息離親已換朝亂餘長是夢啼嬌多時忘却門前路只記雙楓夾板橋

其二

問到迴塘綠樹灣公然屋角帶西山柴門犬吠傳名姓驚得翁媪笑滿顏

其三

雇值隨儀自造車慢將雞黍惱翁家重陽且喜添歡酒任

插茱萸和菊花

其四

剌促門東語不休隣家油髻滿墻頭多應浪擬夫君倖那識蕭然鬢也秋

詩張逍遥

逍遥此人也養真烏畾自乙亥年到影不出山結茅疊石種樹刈草皆手自經營無毫髮干求于人而亦未嘗缺乏既名動遠近曾無癸容不矜貴游不談外事視言黃白吐納者天淵矣可謂澹泊堅忍君子人也甲午六旬詩以壽之

名在南華第一篇誰將甲子問胎僊自披茅屋餐靈藥不出幽岩已廿年

景兒見余作睥閣詩訪學題句漫成三絕示之

嫩翮新濺褁沼波如鶯戛淺未成歌培風須挾扶揺上鶚
笑誰爭九萬摶

其二

善變伐能望六通逐除臘鼓尚逢逢天風敢慣吹童子郎王勃事
山雨今宵慰老翁

其三

五字城高壁萬旗兎兒撩虎敢登陴自從摩壘思侯印花
下慙同小妹姑

初宿士業濠上楼

毬檻平臨遠樹低湘簾不捲與雲齊石莊別後縂今夕又
是鄉城小合離

其二

書畫船歸百尺楼凭欄仍似共仙舟豫知酒醒清無那起
看長江湧月流 士業遊新歸頗載卷軸

傳翁于程務見訪不知復徙寓矣

出治日夕歎離群及到塵遊似避君終是林間顏色好何
如柱駕就松雲

舟凉有會而作

蒹葭洲廻綠綺層中央無際皓澄澄忘歸坐得安瀾趣只
覺漁歌是采菱

淡淡微凉欲試秋何人望客在高樓身游淨練真宜畫記
得題詩在上頭

送子岸叅學

詩僧可是老禪僧得句還同倚樹藤青山明月家家有莫
向人前乞五燈

藏上人見貽 高皇帝集恭賦

山夜毫光凜六經紫垣芒動少微星捧函再拜齋峯頂俯
視神州九點青

其二

頻年草宿夢難醒魂魄猶依泗上亭提劍斬蛇如昨日那
隨杜宇哭冬青

謝慧公寄還所收舊作

毎曾空門幾獨醒感師頭白眼終青誰于岸谷滄桑後猶
爲遺儒護六經

是日拈青字日且向中凡三晴三雨作此殿也

嬌紅底似曉雲青聊朔曾傳海角經欲問支機消息秘眼
中晴雨滿虛亭 五月朔日也凡美人珠玉寶劍之氣皆爲青虹隱者之氣則爲青雲

看晩獲值守齋上人經過却寄香城諸師

又逢秋熟客愁增爲美高空萬念氷三十九峯霜月滿閑

門便是六朝僧

榆墩集卷之一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昇子京　姪元埜徵星仝訂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山居賦

出自西門言涉江嶠背遠城郭依于山阻負巖爲盈因蘿關宇山中有人來叩余戶公子胡爲山居艮苦春畏出蛟冬畏伏虎虎谷蹲以生風蛟天飛而挾雨是以居人春戒于當陰行者夜號以求伍爾乃凄飈恒秋寒日不午峻隱背而難旭幽含嵐而易暮見曀雲以生悲復狂風之常怒廻阿激峭崩松飛榣悄愴寂歷悅惚驚憮魍含睇以媚人猨擲果而相侮班蛟蟲毒元蟻蠅巨宵眠輾轉閑居錯迕公子何不歛跡深閨安神邃宇春眄陽景冬避嚴苦秋衣納清夏簟却暑或意至而遊嬉雖傷時而慕古對酒當歌停觴看舞友朋相存從容燕語承色笑之康怡倚竊執而延佇孰與夫離遠親賓狸貍爲侶哉答曰嘻山中人未之知也厭枯槁者夸朝市以爲榮華好寂莫者嘉山林之脩逸居陋逐紛苦喧慕寂性各有安趣各有適予之所言匪余之所則也今夫倚崖爲壁盤岫爲宮陵薄相帶巑相縈前則紆阡廣陌背則嶺複岡重啓南戶而眺遠碧俯北窓而瞰懸紅朱霞界天峯初酡而繼赤斜暉乍規壑含黃

而噇矓奇石崎礒怒峙相向雪眉蛾色是不一狀或獸而
蹲或人以望欲墜復倚傾撐橫嶂岢岺崗岡羣峯嶢峨川
原在日高下交過古道曲直新阪陂陁其雲生也在冉龍
樅蒙茸婆娑攙攙相逐若期于阿橫巘無鉄出谷有波奔
紫崖而黑掩映綠樹而白多爾乃瀰天垂雨通畦溢澗飄
飄翕忽不知所散其風生也輕盈縹緲清和寒凉搖青蕩
綠振柯鳴篁出自幽谷來集衣裳爾迺李秋元冬凜冽勃
蓬迴薄衝激浩呼洶湧若長江之澎湃林壑爲之震動遠
其狂鬪怒綬樹定草靡千山倏靜不知所止木則叢灌茂
林蔚然四植柯葉交加條幹相直椅柚千章杉松百尺蒼

皮兕形碧鱗虬色甘受霜而秋黃苦凌寒而冬碧或懸垂
于傾岩亦橫生于絕壁繡天餘影透日有隙靈卉奇藥雜
產其中女蘿薜荔繚繞其側蓊蔚芬芳難以殫記卉木藥
芝不可條識鳴禽不一睍睆參差飛翔林中往來投擲赤
白異形組綬備色長尾宜照文羽難測高冠長距好音連
翼飛不避人呼而就食鳩獨鳴而知雨鳥羣栖而知夕鵵
兕傍霜以絲鱗麕麚避雪而遂馴騰武有遺氣藏跡若隱
文往來狉狉相從蹶躞見猨猱之攫木思有巢之遺民嗟
元風之既邈孰反朴而含眞其爲俗也禮簡人情樸而閒閑
戶不盈五室不連三素布衆首居者不冠散處谿谷佃于

壁間旬日浹辰無人往還有客至止駭而出覘當慈母之
操筆稚子則走乎山巔遠村舉火而炯綏阜鄰栖于塍而
牛歸阡獸不網罟鳥無驚喧維斯人之易與將逍遥兮永
年且其連山隱伏平疇相翼塍埒縱橫水木明瑟面畦枕
砠流泉在北下有澗水上有磐石喬木來風夏可偃息濯
纓濯足惟吾所適晝遊遨以眺望夜歸休乎巖室孰與紛
紛歸市之人擾擾趨闠之客哉然則公子何不擇勝區開
名園道徑諸引清漣植嘉卉育飛翰招凡僑致淵潛構臺
榭啓亭軒披圖史繹靈篇閒房窈窕延芊綿與良朋達
士論說乎其中暇則盤桓乎其間縱觀乎其前斯亦人間

之至樂足以自怡其天者也曰未也苑囿之觀沼池之樂
參鵲鵑養魴鱮環以長堤植以芙蕖對客鼓琴呼童吹竽
酌芳醴歌歛趨携手而遊接袂連裾皆富貴之侈淫匪達
者之歡娛若乃峭峯萬尋去天四五構室其下離羣絕侶
日暮登高以望大荒見千里之楚楚哀蹙憭兮咸遑岡阜
莽兮廻互平沙曠兮蒼黃曲陵繆兮紆組耽峯巒之綺
望感蘭菊之蕪終古蒹葭蒼而思秦木葉落而傷楚或悲
起乎秋天或思同乎春女咸與懷于丘陵仍遺情乎島嶼
嘉危峯與明壑將飄飄兮輕舉苟余情其信樂又何戀乎
金閨玉宇高山兮峩峩層崖垂兮青莎樹木兮蓊蔚清風

兮振柯欲啾啾兮夜鳴禽翔飛兮暮過陟崔嵬兮四望青
山纍兮若螺幽人兮空谷羌獨處兮浩歌目極千里兮曠
莽思美人兮傷如之何

愛秋光賦

噫何恍忽乎秋之移人耶氣改兮而光不同貽曾上下而
目成兮迷不憶其所逢嗟靚滌以浩蕩兮宜眇眇而延睇
紛旣盈余懷袖兮願求佳人而相貽攬之如可襲兮即之
又忽以遠乍演漾以淺深兮若從風而舒卷朝吾登高以
騁望兮見白煙之明滅伊初日之容與兮荒澹澹其如月
征鳥遺影于長堦兮若行人涉江而領沙波淪漣其無定

色兮依芙容而薄為霞長林方疎瑟以通暉兮薛荔又西
東而綢之或俛尋夫濕若與轉蕙兮緊復浮動于高枝忽
不覺被服之宜人兮儋揚袂而翺翔雖塵遊其亦僊僊兮
漾魂鬼于清光卸特夫朱夏之晝永兮嬋媛忽覗余東壁
將斂彩以就昏兮猶搖影而緩夕試游目于岡巒與浦漵
兮褭亭亭其無極倜何婀婀其去來皆遲兮陰霏翛恍而未
明目皎皎私自憐而各惝兮若處子之晨興漸舒顏以斂
愉兮渺瀲黃而溶白窈窕涵潭以邃深兮齊山川城闕于
一色或浮雲回而罨畢兮曼垂幨以覩纖臨咫尺其若天
涯兮忽無因而太息夫何聲與香又雜糅以來之兮占徘
徊求之在前而不能得亂曰譬彼劒與鑑之可佩兮余尤
愛茲澄湛而不陸離憶昔春暉之可懷兮余尤愛斯駘蕩
而不霏微聲吾將伺其所起兮香吾跡其所來嗟茲悠悠
之無垠兮諒非日月之所該譬莫知其何故兮倏凝眸而
忽流眄遂未醉而先酡兮使人無所思而有思重曰皎衣
潔裳清泚泚兮歷閭入閤超曠遐兮離列草樹同飄旅兮
憑軒登樓若泛舟兮空兮波兮光奈何兮

君山房竹杖賦

仙人方瞳遐處雲中來遊下土策杖如龍有跪而獻者曰
臣有異竹可以為杖骨法實奇應君之相仙人乃受而植

之于洞庭之極浦君山之孤嶼窅眇蓊蔚此焉是居客有
自楚來者爰將之以示余爾乃披渭圖于漢志歌淇澳于
衛風訪篠蕩于震澤徵質當于洋中會稽則幹傳白羽之
飾嶰谷則律中黃鍾之宮盖竹之為德也武備仰鏃文含
毫毛巨容舟筏細度笙簫至迺嬰兒駕之以遊嬉父老叟
之以逍遙是偕適野未宜入朝則有寄匡廬之[illegible]若虎號羅
浮之龍鍾曲根庵奧勁節來笻比靈壽以扶老代白鳩而
相從若夫雲夢滿篠之資巫峽筮筱之崇山阿樓幽篁之
曲九嶷楩柟嶇之端蜿蜒無殊圖柯靡二信楚國之多材
也未若斯之洵美且異乃為頌曰弗如圭兮弗如[illegible]斯

儀兮應地德規兮規兮羌弗爲兮觚兮觚兮君子扶兮山
有竹兮竹圓澤戎獨有兮東西南北永終古兮爲可直客
乃倚而歌曰洞庭春兮湘水秋帝子泣兮雲悠悠怨江濱
兮班班歸來君山兮聊淹留又歌曰洞庭風兮君山雨夜
寂歷兮似太古願爲龍兮逝葛陂懼多讒兮逢君怒重曰
洞庭旦兮君山晚烟冥冥兮波澹澹遊子來兮匆余眄蘄
爲杖兮諒誰怨無貽余甘露兮悲大宛有遷客閒而歎曰
圓竹于耘蔚爲茂林方竹一株尚尋斧斤不遇知己漆而
爲圓竹猶如此人何以堪

懷芳草賦 有序

芳草之稱標自楚辭本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
蓋有不可悉者矣吳徐無減賦是詩以爲一物也
余友粵黎美周欲爲賦以辨之余意徵名覈實自
匪妙才必累文心因作懷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
者不敢專芳草也新凉多感聊志恐遲暮之思云

于時秋也殘暑乎退輕風捲衣人氣初歛浮雲未歸遥空
淡洗四野低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兮漠漠
碧兮萋萋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憐復愁露下
香逕嬋交翠柔葳蕤兮何鄉澤于襟袖徘徊兮遇故物于
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鳥啣不盡馬踏還生君如不採
芳心亦明若夫鄭女芍藥楚客江蘺猗蘭當佩揭車可畦
虞蘇山上白芷川湄零陵綠鷰荳蔻紅栖髻素馨兮宜顏
鬢帶杜蘅兮准腰圍彼采蕭兮一日三秋況樹萱兮百畮
于頭猶當歸兮欄畔拾留夷于道周莫不氣紫粧閣艷繞
花鈿紛迷蝶夢是誘蜂眠雲烘蓊勃日映芊眠凴來損檻
望去穿簾醲貪宵沐潤養緜紘藏書却蠹籠葉無烟爾乃
雨餘風外酒半梳成燭銷月暗囈廻枕清帆拔青岸鞭梟
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于斯時也氣感心柔目摧魂蕩
游子悔其不返孤臣悲其屢放或聞一歎于窗前或步微
蛩于堤上雖復同心攜手流波相媚亦惆悵以如忘乃娉

婷兮更倍怨氛氳之掩人嗟菲菲其難沫于是占曰藉用
白茅灌以鬱鬯伊藉茅兮見生稊于枯楊忽飲鬯兮念鬱
金之可堂有翩躚而歌者曰毰毸毰毸五木香迷迭艾
納及都梁本自折贈出退方心有所懷路未央天涯何處
無芳草三春何人不斷腸又況乎木葉嫋嫋蒹葭蒼蒼臨
霜露之極浦擷寒芬而憶媛香者能不凄迷以惚恍躑躅
而彷徨乎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男元景子京 姪元奎徵星 仝訂

與福莊記

故相張公與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于窑
灣嗚呼此灌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圃之即址為堤夾
植青松環以綠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皆墁蠙蚌
雨過望之光彩上射爛若雲母小丠五六或高或下或方
或圓皆作亭檻于上隱以杉檜雜花冥濛其外即濠菱荷
間發春有稻色夏有荷馨秋冬之際陵麓丠池綺然明悉

細橋仄路曲折迷人予嘗數遊焉而亭軒頹廢蠡虺來巢
慨然屢歎矣堤上松風悲號無時零露淤浥反照狼藉倚
樹而憇少焉復行外眺濠岸內顧池軒涼吹灌耳同遊者
舜有寒色堤肅松竆俄聞鐘梵之聲發于地下既駭且笑
則所謂遊華庵者是也下堤緩步杳不見庵但聞水聲中
雜僧語又在木末尋蹊步水樹隙為橋幽狹奇危過之憭
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橋者附郭丠林此殆其勝居
然可遺世矣嗟夫昔將軍以雄武之資提師築城偉焉都
市無亦自謂萬世不拔而陵谷變遷兵火之際城郭無主
既已摧為殘堤荒隴千載之後不意有相國者起而圃之
意其當時之盛臺榭有弈笙歌來遊春雨秋月之夜灌將
軍魂魄亦或來此而悲樂其再與然相國身往未久而今
已蕪穢若此矣安知後世此堤不復築而為城也耶予以其數遊也因志之以俟來者

餉賊堂記

崇禎五年春汀部流賊犯贛州軍吏不戒遂連土賊以掠
吉撫遂燒崇仁南昌大恐維時烏程路度潞公以方伯分
巡諸道振兵設備發卒捕之賊聞皆遁去公曰寇不在大
備不可弛益治兵加城濬濠增益高深先所設河巡省中
圍營皆罷之俾民安業百為具飭眾志既定歲則有秋詑
言不興邦人相慶其明年三月闢圃作堂于公署之後以

教習軍士命其門人徐世溥名之且屬之記溥曰善哉事
至能暇既定能戒天下其將寧矣夫國家勢弱憂在強者
先敝其強也必弱者先勝勝而能戒是將復強弱者強則
天下康事勢然也自　神宗皇帝御天下平哱開播東救
朝鮮師出未嘗一挫亦奢安白蓮之徒無不旋殄滅勢可
謂強矣遼左陷禍由失律彼雖得吾地而不敢耕種當事
者不能乘時恢復疆土乃顧誘之曰弱致天下多事山陝
河南流賊繼起皆以弱誘嗚呼抑何其不察也溥常獲接
四方賓客詢其形勢守圉民力技勇蓋未有不振于此邦
者當時陳友諒以十萬眾阻江漢號稱勍寇　太祖皇帝

下之使民免于夷狄盜賊故其人感恩服義務爲仁孝勤儉而恥淫夸士大夫有司其地者亦以鄒魯游之不復與言戎事農樂稼穡而士篤詩書問其騎射戰守之法父兄子弟已無復能言者矣賴 社稷之靈諸公卿之力百年之間寇雖間作亦未獲逞志于我正德七年陳少保平之十三年王文成公再平之至是公又平之獨能深慮遠猷修政固圉簡器厲士凡百綢繆以計長久竊以爲公之愛江西也賢于先正遠甚夫以江西之弛公一振之我武頓揚寇聞風遠遁今爲遼薊山東西者能若予公其何寇之足云昔陳少保之平華林諸洞也河北之難旋定王文成

公之進師三浰桶岡也郴桂同時獻捷嗣剪遜濠盍
太祖之有天下首戡陳氏然後士誠谷珍相繼授首底定大業其肇基者由是是故數百年間四方每有事事平必自江西始公功成不狃克建永圖弱將復强薄竊以是爲國家慶矣斯堂也有三善焉不費資糧而有程材角藝習陣之實不擇地選期而可日試不見觀兵而人不知其兵所以精詩日不測不克公神武哉古者歲季春出火簡其車賦親誓社以習軍旅故以戰則克是不弛備之道也公舉當其時道與古合宜名簡賦以示來茲志時也志事也志所也乃拜手而記之且繫以詩曰

帝甸南服秩我山川既菑既畬女畢恬孰阻猗昧誕矜孔棘匪稗伊莠匪莠伊螣中葉有濞張鈎爲蠱既脫汝崛焚之中野蠢爾洞蠻啌蹈前車鳥舉鳥集我蒿汝烏雖則汝魚踐蹂千里咷泗羣奔遑恤婦子天篤生公惠此江國公來不駭不聲以色公奮神武風雨其旆如豺鬪羆望氣以駭民有項領壓有愁遷野有稼穡自今有年公曰毋驕毋荒以教我初試之賊伊彖逃乃建斯堂載經載營朝陳夕鞠淵淵鼓鉦公坐于堂命士較射百夫決拾鵠無違者公坐于堂命士較御如組如舞進退維旅公命士搏袒裼皆然我挾雷霆孰舞予前命士較技各奏汝長劍矛戟槊

下上其光命較步伐止齊有林不愆不忤如指從心昔在仲父內政樹齊亦越蜀相魚復握機顯允我公維神與謀我儀圖之管葛是述公作斯堂西人以彊行定朔南以慰我王

榆墩集卷之三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男元景千京　姪元奎徵星　仝訂

居夷雜錄序

熹廟末崔魏之難江右戍楚者六人吾父與焉其地曰清浪清浪在沅之西南猺苗雜處雖隸楚實黔也既行就道道路之苦饑渴艱宿無常期所過故人或見或不不足云踰月而至至則窮居無所為悶作詩及文其地既荒服聲教所不及莫足語者以故罷去弗為文文少詩倍之于是循記所歷山川風土人事及諸草木禽魚石藥之異者錄

之起昌邑訖清浪名曰隨風取李白辭也終歲閒居貸書而讀之隨所見事物珍怪輒錄之曰漫鈔其續者曰續鈔嘗雨十餘日十步外即不得行因集古雨事志曰愁霖歷紀古來女禍以寄悲憤曰牝史其甲子以來所以得罪于時者則具載視夢錄此皆丁卯十月奉　詔以前作也嗚呼古之君子懷耿介涉亂世其能免于讒毒者少矣文王之聖也而拘羑里閎夭之徒至求文馬美女奇寶以贖之僅乃得免信陵君人豪也飲醇酒近婦人求死不得其他仰藥就義者不可勝數城樓鐘鳴門人號泣已乃豐死趙貿得生從容如故臣竊獨高劉安世之定焉患難以來諸任禍君子或[illegible]帶勵待命引決或縱酒居內擬效信陵或欲散金行簡解禍為閎夭散宜生之事吾父獨怡然就逮若未常知亂定之後積憂者成痼思傷者憤癖或竟溘先朝露不及見聖人之興至于今啓篋發陳詩文自若則向者臣父之悠悠所得不已多乎清浪故夜郎地旁連五溪李白王昌齡之跡在焉彼二人者非有朝廷之大故罹黨錮之禍也直道而行小過見擯吟咏其間卒也獲免豈戍楚者固宜為文文而終免亦地使然耶然吾獨怪三閭大夫賦離騷九歌而不能自解未若劉安世之定耳小子不肖既悲樂清浪之所為于是遂次而梓之命曰居夷雜錄以志吾父昔時患難之中如此也不肖男世溥謹書

易繫自序

昔者伏羲德王龍馬負圖兼得天地之瑞故乾為飛龍牝馬類坤前民用而大業生羑里憂患文王成之仲尼學至韋編三絕猶思假年精之至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故有上下繫辭學易之蘊備此矣不知者誣以為非聖之書抑豈非其人而能為此乎三代各有易為用不同學者鮮究其原閒起艮坤因累六十四卦指稱夏商易世莫知者遂相傳之其實誣也六爻變備全易周義不明遂謂以代命之若虞典然不覩中爻及相盪所取援五

行雜㕥傳俗問惟利握果不恤古占然則聖人之道失其三矣溥七歲周易成誦既成童而好之竊見京焦楊邵之流皆各得繫辭一二言遂受之終身竟用成名四家者外惟周子易通獨得其原王弼所注僅可章句童子云爾馬鄭諸儒往往紕繆至改經從訓如以需為秀龔子謂之蔓滋其顯者猶不能明乃强移文從之故杜園剌及田何漢儒之固頹然也歷年久遠古今文異篆楷殊形方言不一陶陰之譌浸改就正今始焕然斯則先儒之功矣溥既承京焦周邵之學觀于繫辭慨然而嘆曰易之精在是矣聖人之道四此其首也以動者尚其變六爻之往反復相連奇

耦二畫吉凶山積奚必夏始謂之連山雜物撰德中爻備體四歸五藏奚必殷始謂之歸藏乾始適姤而終于坤六十四卦渾行無窮豈以文王而謂之周與以制器者尚其象乾南坤北天地定位數在其中矣帝出乎震變在其中矣以卜筮者尚其占用九用六為君為父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觀其所為斷在其中矣焦取因而重之京取游覓為變楊取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邵取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周子本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五君子者固所當服膺焉他如虞翻侯果取象各異或別有所受荀氏諸為皆有可言要之不離爻辭者近是叅同契日用二篇以請延年其精甚真人生于乾死于未濟按序卦[illegible]備之命無不在乎其中易冈廣大悉備然以養生而止始非聖人立教之意輅璞之徒靈占近妖其學亦有所出間常從事知非君子之正無裨世教故畧而不述若夫知幾原始觀太極之動識羲文所興考河洛之位知連山歸藏之所以廢則小子或有一得焉于是推原易用次所知而繫之曰繫變繫象繫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女詩彙選序

詩與文之出于作者有幸不幸焉幸而出于名人則傳者什七幸而出于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于婦人女子則

一脱于口蔑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者蓋鮮矣以其為婦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于是或併其陋者載之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自羁旅窮士匹夫匹婦兒童之歌謡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于男子者什八九而婦人之詩一二也孔子刪詩定國風婦人之詩乃什居六七豈當世婦人多能詩而男子不倜歟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子而畧之與世傳皇娥帝子詩非古也固了年託焉知婦人孺子之易以傳也近世有虎關女子馬氏為秋閨夢成詩百首楚人刻之楚人序之又豈知非好事者託于女子以廣幾其傳也哉陳徐陵刻玉臺新咏好事者踵其意集名媛

璣囊又有女詩歸之屬無婦人之僞詩而有其陋詩罔弗萃也故多不雅馴余見之弗善曰天子九嬪二十一世婦三千侍女娙娥昭容宫備矣庸詎知無嫫母而漢帝不棄明妃與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則必有言焉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間女子未聞有詩者自託于貴族書于驛拾于道矣身于娼家而贈送遠人微是四者雖有谷風之怨死靡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娼之詩而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也少乎暇日删之懼其以陋累美者以爲其害甚于僞也嗟乎女子之不幸而失身于微賤或擯斥于妒悍空谷之中闈闥之下深宫邃閤

之内其湮沒而不傳者又豈少也哉

清賦大綱序

高郵王公修之理饒之明年清厥屬之賦焉拯民困裏國計訓官治也其明年春清賦大綱書成世溥受而讀之肅容歎曰幸哉饒七邑之民蘇矣抑是宜獻諸朝頒之天下俾守令人人以爲師則豈惟饒實嘉賴之繄中與之助將于是乎在昔先王之取民也定之以經班之以式昭之以令稽之以節綜之以目會之以成是以上下宣遍洽觧官無滯乏亦無溢徵民無逋賦亦無倍輸雖有不得已之役然國用恒給而怨讟不生也今也上所令民弗翔邑有正則胥吏隱其籍高下在手有司者聽之耳夫寇起于民貧貧繇賦重繇數加加賦繇于所徵不給所用數加繇于所入不及所徵所入不及所徵繇于賦不清國加一民輸十胥吏攫其九歸羨乎官以上計則乃仍得半故賦益矣國計猶昔也上焉者弗知惟曰官不職耳民不好義耳有司爰多般而少最屬有警至增餉之令復下胥吏則又陰益其數百姓不知乃曰是再困我也是君民與官交病上下爲而利孔中贏也故爲今之計莫若清賦而已明其正則胥吏乃不得巧梅揞克明所加之固匪多也民乃益樂輸是則不必蠲賑而頌聲巳敷有司由兹以及于寬政

者不亦多乎知詳之爲要政之實也是書也猶以歲統月以月統日以日繫時舉正歸餘而成歲猶三分損益上生律下生吕自子紀實至亥爲絲數而成樂五則立十害除三善備其用心勤其功大矣仲尼仁管仲而夢周公牧民版法齊以勃與周官三百六十委曲纖悉畢具也故能墩周以至數百年公殆其徒與蓋禹平水土則三壤以成賦是清賦之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四方有賢宰信能則效之行是五者則公之明德乃益遠矣

山川語序

史稱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畏以予觀之殆莫甚于形家

言矣似艅囊袖磁石把水覘鉞凡言能爲人舉其親者皆
使人之親不得葬者也昧者貪不可知之福惑者懼不必
然之禍獨于怯于身孤多男復忌偏盛雖有仁孝聰明之
子又或以其身未行道而特見不足以取信議不足以破
私誠心慊怛不足以銷忌此賢公卿所以或數十年不就
窀穸而仁人孝子所爲中夜飲泣傷心也嗚呼始爲是說
者何與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
月未有經年者若是其速也則其葬故之闕者蓋有之矣
春秋有不書之葬古不修墓以戒闕也是故子思曰喪三
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

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嗟乎古之人
誠慮夫人子有不誠且信者也于是乎欣之以福怵之以
禍使之無敢苟于附棺歸土之際以安厥親孰知趨避之
說出而仁孝之念移世衰道微向之所爲假趨避以牖誠
信者乃適足以誨爭而致怠高明之家親戚朋友各引其
類衆言淆亂人懷一心親未卜壤兄弟已爲路人矣豈不
痛哉欲究其弊莫若使人子皆通形家而勿惑于葬師牽
拘舛鑿之說欲使人子身通形家莫若去其繁迂之言而
示以簡易方回經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夫山川曷
嘗不能語哉高卑語我形緩急語我氣曲直語我情聚散
語我勢故其圖象紫微方象天市綴次象諸辰行列象營
衛遠取諸身近取諸物細而草木大及朝市萬狀羣分五
行應類合之以生克驗之以向背吉凶可知剛柔有制矣
繇葬師觀之則函用終古不言繇知者觀之山川曷嘗不
語哉瑞昌曹洞山恭軍少以才名冠江楚晚感東陲之亂
棄儒冠從戎大言嶽嶽不能與時俛仰平[illegible]侯印十年不
見偶[illegible]也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尤精地理壬申虔南告
警撫[illegible]興化解公方伯烏程潘公延督水師欲練一軍軍
上游以備不虞因出示別後所著屬余序其山川語奇而
簡精而易爲人子者家有是書厥親葬有所矣方回舜七

友之一也舜微時與游歷山雷澤之間夫古之言卜者始
于庖羲暨始于神農黃帝岐伯陰陽始于容成大撓是皆
神聖開天邈不可幾之人而今之行是數道者乃皆中人
以下吾儕所得厥養畜之其不足倚仗無論且如周室卜
居公劉公旦最著也二聖人三單九伐古今之兵法莫加
焉於戲非足跡徧天下資兼文武者猶未可以語山川哉

韻蕞自序

幼時學爲古詩不能工尤弗善律自成童讀沈韻而疑之
弱冠日涉他書多置案帙几閒隨所臆分類錄之率爾不
文具藁而已言滿家而書鮮就同志[illegible]也[illegible]辰秋八月安

臨川子令遶楚歸訪余爲一日留于諸帙閒得余說詩後有疑韻若干條忻然曰是予所欲從事也同舟且助勞不得留予必錄以始我噫是奚足錄哉古昔盛時先王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作樂以象治弦歌拊詠之感至于洽神人儀鳳鳥何其盛也夫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兩間無不和者諸福之至以類相從感應之道焉可誣與要之以治成樂正爲本欲正樂者先審其音審音莫如辨字是故歌者在上下管鼗鼓貴人聲也自秦以還治流于伯器襍於胡詩變爲聲偶樂降爲詞曲而大雅不可以復作矣余不得已寧于詩求之詩之有四聲也是唐律之始也律之論平仄也是詞曲之始也其初四聲嚴而七音寬然而聲有陰陽音有清濁詩可誦者或不可歌迨曲調分南北郢人之入在燕爲平秦地之宮于越成角繇是陰陽嚴而四聲寬矣聲異則反切之韻亦異又其甚者或同字而異讀則反切之母亦異矣今之所用反切華嚴三十六字母也詩家所用者沈氏四聲也約知四聲而不知二平之有陰陽周德清爲中原音韻以別之其宜于曲而不宜于詩若是則曲家之所謂聚詩之所謂通也梵母以三十六字等天下之音曲折可以歸元而縱横初未按律邵堯夫爲經世聲音以起數其長在于精而短失于繁若是則反切之所謂詳律呂之所謂畧也然則將誰使正之韻不正則夫古今六書所爲萬有二千六百五十餘字者蓋有半得于指事象形會意而半失于諧聲者矣聲失則轉注假借之原亦失系其一而五廢可不詳與間常論之韻至正韻而定字至廣韻而清沈氏上下平雖無稽然其肇立四聲之功不可誣也周氏音韻雖通放然其發揮二平之陰陽三仄之移就不可易也梵母雖未及律呂然其剔析七音之清濁照可瞖也邵子錯綜雖至賾然其交切三十二位之整齊不可及也華嚴字母如曲澗泉行諸韻遞及如九歷重階四聲順次如司天刻漏經世交切如機中織錦譬之于兵

字多不經見者十倍常用不厭其繁如王蒯伐楚非六十萬人不可清詩韻者欲其少少則稍不習用自不見収如廉頗在魏思用趙人撰詞曲者貴于入調則遺聲嚴如程不識正部曲伍治軍簿至明不休賦古詩者取其達意則用辭寬如李廣省約文書籍事不擊刁自衛竊笑以爲夫人莫不樂簡易而苦煩也吾寧爲古詩而已篇海萬字人常用者不過半萬等字千聲入歌囀者不過半百六書紛類隸以偏傍不過半千近體叶韻統以平聲不過五十三十六母總其脣齒不過七音百千萬音諧其律呂不過五聲蓋昔先王以五聲齊衆音是作樂之始也于是斷聲

以辨韻以韻統字以平統韻其字悉虛而未書昔之隨時具彙者亦稍依類雜附焉命之曰韻彙以寄周子菽孫猶叔孫通野外緜蕞草創具體姑引其端云爾嗟乎知音之難也或千世而稱旦暮遇之今乃嘗吾世而逢周子且近在六百里內憶往時與萬茂先論詩文恒自辰達夜分語理數之學則喻仲延占候建除則熊麟西麟西耄而與余交不十年而死余猶惜之今仲延甫耆茂先始艾而二十日間相繼以去余方終日徘徊太息悲典型之云亡乃周子起予言詩因復稍理舊學則夫所以益我者豈其微哉惜乎不令二君子見之且讀是序爲可鬱陶耳

夏書三解自序

禹之明德遠矣其可徵者授時若天則夏小正在濟川緯地則禹貢在敘倫治人則洪範在洪範雖出箕子載于周書實夏文也劉公定有言吾與子弁冕端委以臨民禹之力也于是爲夏小正解考定禹貢圖集洪範傳而附之以衡岳字釋名曰夏書三解小正本出漢世今先之者遵行夏時之訓也嗚呼禹之書具是矣其敢以爲功乎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然當時猶能言其禮經秦而夏禮無可考矣惜哉

賦篇序

貴池劉子在公有賦成帙總題之曰賦篇刻成而徐子爲之序曰今賦之興也其于春秋既作乎昔者荀卿著書始建賦篇詩有六義賦居一焉直敶事辭所以見志也詩亡而春秋作是時揖讓尚行于列國三桓七穆之徒饗覲拜嘉往往各有稱引盖不歌而誦亦謂之賦寓規刺達隱情猶依古者稱詩諭志之義雖無所作而能述故詩雖亡而尚存五霸之迹既熄兵爭從衡之說雜出絕不復諷諭比興之詩亦失傳于是才人逸士各發抒其所欲言兼綜草木鳥獸事類分合爲辭而比興之材盡权入于賦孫卿所爲作也原之離騷名雖爲經其實賦耳自是以還音體

代異嘗徧讀而歎曰昔卜子夏舉六義以賦次風而序弗爲釋夫其所釋者風雅頌謂之經然則弗釋者賦比興行于其中詩之緯也風多比興雅頌多賦則是賦者雅頌之族也繇是言之作賦者宜令可被金石薦清廟享明堂其次亦不失爲風殆足稱賦云爾班氏賦兩都終之以靈臺辟雍五詩無亦有見于是與賦自爲賦乃與詩離漢志所載千有四篇歌詩纔三百餘篇詩少而賦多雖軼不傳取數之優爲最唐科試律賦未若詩之盛也嗚呼三百篇之賦在詩中後人之賦在詩外近世爲之者又寖以希賦之與詩合也其何日之有夫劉子殆有復古之思乎是孫卿

之所命也今賦之所自出也其稱名也古其取法也上淵
淵嘒嘒厥志遠矣繇茲復古遂追比興以協風優游自喻
則有古登詩嘯詠之致焉出而仕宦則揚國家休烈以絜
隆三代俾雅頌與風後與今日必于是焉基之矣

送曾弗人詩序

五言四章潘公送曾生弗人還閩也前有山水余懷也弗
人少孤事母以孝閩公蒞閩嘗序刻其詩頃巡江右邀之
來署歸又餞以詩俾余序焉余聞弗人久矣弗人居署中
和余詩爲書貽余意甚相念而拘限清禁無繇相見即不
見不足爲憾顧于是詩竊獨深感也夫士固有懷人不必

相見而感恩不必爲已者曾生一介孤苦砥行立名士君
子固當如是獨公以藩服之尊下交草茅久而弗替其來
也使無羈旅之悲去又有不窮之念焉抑何愛人好士至
此中世有司大夫輕士若奴隸其賢者改容一相見退即
鄙焉況夫既去而不忘去又招之他邦殷勤賦詩以送將
歸若是者雖聞古人之風猶將感之況親炙焉者乎公詩
與不苟身負人倫之鑒觀紡授堂詩序與是詩四章即不
相見其人亦可以渺然而思矣余念其行歸途縹緲因屬
余友丁士期氏爲圖山水以想像之庶幾蒹葭之意也乎

還祁集序

張純宇祁人其兄元宇以小兒醫游江右與余兄善純宇
省兄時至豫章余輩初弗知也先君之謫清浪故人希同
行者元宇歸語家人純宇即嘆曰人生一從賢士大夫游
足矣將徐公治裝數月參人德之至今顧以貴弗敢謁今
患難獨無一人從留貴安用朋友爲崔魏之鋒能及我哉
即捲衣被挾囊登舟令元宇先之曰余有弟願往也既辭
不獲遂行饑渴寒苦道路共之所過川原林薄可觀地艤
舟杖策偕先君徘徊吟嘯意倦乃還能大小書先君有所
賦咏險絕處輒代往書之蹤識歲月如式今自君山以西
玉華開林楠木鐘鼓諸洞辰沅間溪壁其爲先君詩者往

往純宇蹟也既詔赦東遷元宇已沒純宇奉喪歸數年先
君歷南廷尉司空矣居祁不通問比告歸乃歲貽茗笥致
書今春聞先君病即買舟南來問疾先君欲攝衣見之余
輩躍其勞則謝純宇遂相見乃久之而先君竟不起也嗚
呼慟哉當謫居時緹騎四出偵使有欲殺五戊客以媚閹
者時使人僞乘傳入清浪城流言如雨純宇正色謂先君
諸公見詔就命亦晚也苟無朝命留軀待輔中興即或矯
詔趣公等死吾當扶襯歸里全公不屈之義而已矣嗟乎
天下之高義未有如純宇者也乎居無杯酒交歡聞聲赴
義慷慨周旋萬里歷患難炎秋曾不一望宦邸聞病千里

相視留旅舍旬時竟不得相見余嘗負純宇甚矣同社諸
公感純宇之義于是相與爲詩以送其歸凡得五言二十
一首七言十九歌行三樂府一四言詩八章並當世賢達
有聞于時桑爲一卷命曰還祁集於戲純宇自此不朽也
夫

元遠堂稿序

元遠堂稿吳陳元者業其前後諸詩草統名之也予矜知
元者以其過孟嘗君食客處詩實萬茂先爲予誦之即因
茂先求識元者其詩向刻于燕游草元者常遊諸詩皆困
游得故有因草漫遊閩遊均城諸草所至士大夫爭相傾

待前後序之者會稽二陶丁祉戴矜士熊公遠鄭曾能
始先生能始言其性情出處頗詳此稿則蘇武子先序之
武子家貧工詩與元者同而性剛拙多所取尤故因元者
詩發憤其欲言非序詩也武子貧甚恒遊以資養母于常
與論次相知私特推元者至孝以爲其出于羈旅窮士乃
能奮力詩賦致身賢豪之間使先進大人聞名歸慕騶揚
其親爲詩人父母蓋不獨才足稱矣余與遊十年今乃悉
讀其詩歌行駿發古風瀟逸近體婉秀始嘆向者柤知未
盡有愧茂先焉嘗讀太史公記歎四君皆食客數千莫
能致一文士毛遂自贊倖僅爲人奉盤血俟嬴盡笑癡婦

人居中馮驩彈劍乃爲孟嘗君收債嗟乎雅心至行如吾
人者豈復原嘗之徒所能器哉

送潘昭度先生開府南贛汀韶惠潮郴桂之任序

語有之知己重于感恩恩深哉夫貴者固易爲恩而士亦
有偶合然不必知己苟知己矣窮居約行一遂顧盼百惡
滅除雖不引手爲恩已大而況萬倍此者乎古今士之受
知與大人恩禮賤士未有若今中丞潘公之于溥者也溥
幼本頑鈍承家世傳業浮湛諸生十餘年自恨不肖上弗
聞道中無文采足以表見後世下不能取富貴以娛父母
又性剛拙與物多迕恒自竄匿親戚怪之交游絶少壬申

流賊之亂公手書招溥自以豎儒不敢應召當是時賊已
破贛州踰吉安殘撫州諸縣焚崇仁之民城騷騷迫省矣
省營無練士軍無見糧伍無甲械舊撫軍秩滿已歸新中
丞未至直指使者巡方他郡南瑞之民莫必其命獨公一
人以方伯新下車左經右營不日而戰守之具畢集于是
數百萬之民婦子老弱賴公以生夫以公神武若此猶復
拳拳求士固其爲邦計殷哉乃溥何以堪之溥既避匿公
公乃徧贄賓客至形諸文辭其序某某有曰高不見之節
者溥溥則惶恐求見公降階延揖禮以上賓踰年春餘武
修備增築城隍習水軍練火器闢圃教戰命溥名其堂而

授之況公梟闔時得士曾生弗人生老不遲公重其孝招
之至江右久之生歸公爲詩餞生復令溥爲之序著其相
與游幾無復王公大人之跡矣是歲江西大饑公減漕禁
糶多方發賑全活又數千萬明年政聞于朝舉天下卓異
第一于時溥久侍父湯藥公時時勞問溥孽不遑卒稱孤
子公所以恤溥與惠存先司空者無所不至四方聞之不
多公之知溥而多公始終高厚之恩也秋增築四城功竟
中丞解公以聞有　詔公特加俸一級冬十一月擢公巡
撫南贛惠潮汀韶郴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公戡定之
績在四邦而江右之人安公也坐鎮上游以綏四國是惟

公宜蓋公之爲政江藩者三年于此矣跡其功德彝鼎之
業可望而知即以其待溥亦足徵之固無論溥不肖使好
儒者能若公于溥則無憂文士不畢陳其禮樂使用兵者
能若公于溥則何憂將帥之不底力而效命也周公方叔
以還若諸葛武侯韓魏公其材皆近于聖賢躬備文武而
好士不倦故能功烈蔽天壤今乃于公復見之嘗讀史記
蘇軾兄弟至京謁試而疾魏公言于上爲展期數日及上
欲相軾公曰待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而後用之軾聞
之謂公愛人以德蓋其造就人材若此嗟乎是皆相遇于
廟堂之上者耳私常想像其撤燭歸院與李白之上殿相

如之論巴蜀竊慕以爲儒者至榮妄意身雖不才何時一
望長安稍稍吐氣乃今顛頓沉伏幾以長揖公庭當古人
至榮而謗讒之昔王吉謬爲恭敬僅使長卿多獲貲而賀
知章之于太白也特游揚爲名高夫彼皆以命世之才遭
逢知已尚猶有不盡者如溥不肖辱公折節至此斯豈復
邛令賀監之比乎去秋下第慚見家人終日游敖郊外林
坰雞鳴而出夜分乃歸誓將長隱不復見人公聞溥如此
乃令司幕陳君跡其游處夜召而見之勸慰教戒諭以努
力自愛比溥今日所以不至頹廢者公之恩可勝道哉公
行矣頌禱之辭在薦紳先生多士謳思在父兄子弟溥感

逝語長遂畧稱賀旌旗既發歌鼓雷動士民遮道送公喜
公榮陟而又悵巳之違于公者不知幾千萬人連騎結旆
朱旄畫戟之間獨以一言爲送者溥也夫虔州王新建所
發跡焉公文武好士殆復過之溥之爲文賀公也其在特
拜司馬之日乎

陳伯璣詩序

昔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既就而成連曰吾之學未能移
人之情吾有師在海中將與子從之乃與伯牙之海上既
至而成連忽刺船以去伯牙獨居四望但見山林窅冥海
水洞湧禽鳥悲號乃悄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援琴而

琴之爲水仙之操水仙者無是人也而至今若有其人焉
市南宜僚爲魯君言建德曰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
而不見其涯愈遠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至今言之未嘗不想見其處爲之銷魂也夫文
士與佳人絶世而獨立此兩人者雖復當吾世遇之而形
骸相守仍渺然使人有世外之思乃爲真耳王昌齡之清
幽常建之孤遠其大成固不若李杜也而迄今髣髴如見
者此有不可言傳者也吾嘗以此求兩人于天下佳人蓋
有之而我未見所閲友人則多矣風流蘊藉實自古難兼
曾堯臣調爽而失之亢譚友夏神婉而失之近余小星度

閒而失之寂劉師貞韻矣而猶嫌其英無間然者惟陳子
伯璣哉曾劉余三子又皆不能詩詩之溫柔敦厚非兼夫
風流蘊藉者不能當也夫溫柔者風流而敦厚者蘊藉也
友夏以詩鳴當世而吾又病其斷然則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如伯璣者誠僅矣伯璣與吾未嘗言燕私話肺腑而彼
此各深相知癸未避地甲午重相見別去十一秊故國兵
火千里亂離余幾死幾生不能記其數每得一安枕未嘗
不夢伯璣往來也其詩其人吾將遠而求之山林窅冥海
水洞湧之處乎抑從子徃遊于建德之國乎近而求之嫋
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若有人微詠焉蒹葭蒼蒼白
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意者吾陳子耶　是耶非耶

舒成之詩序

余成童即以舉業受知碣石舒先生先生于　先司空通籍
猶在前矣顧不以稚子畜我然余方狂易不　樂見大人長
者一日謁從姑盛有所懷而歸道過先生門　先生適送客
遽攬入曰奚久不過我揖下所袖橘栗頗濺　滿堂侍童皆
失笑先生懼其慚也取酒飲我盡所拾登筵　而益以脯鱻
久坐談縱先生則益喜蓋自是肯亟見長者　而與成之稱
社矣萬茂先時時爲我言吾師諸嗣成之其　傑出者非獨
工時文也後十餘年先生選豫章詩使茂先　來索當時雖

應之而久久忘錄去先生意恨甚比其刻也　注先君姓氏
下曰有子能詩弗余示也余語茂先先正愛　才一至此哉
以愛故恨吾何以堪之又數年先生與茂先　相次即世典
型既杳同輩亦殆盡項吾引鏡自照見鬚鬢　黃禿輒思曩
盛時自舞象放浪見容尊者之前暨中歲賢　豪傾倒四方
想聞意氣殆可凌萬仍今蕭然邈若山河可　悲也谷中讀
成之近詩忽忽疑茂先在他方寄我新篇者　茂先詩精醇
逸麗當代所推余心折亦惟茂先不意十五　年廣陵散復
奏人間如雲中墜如夢中聞使人蕩蕩默默　幽昏而忘吾
嗜好之感者成之斯集也與豫章詩干是有　接響矣

山居詩序

[illegible]之亂元水陳子遯焉徐子求之四年乃知其存也他
[illegible]褎其山居詩道石莊以趣鸞岡而示徐子徐子曰夫子
[illegible]矣詩所謂永矢弗過者也昔者吾學琴常受斯吟焉
蓋有其聲而無辭子曷刻諸俾知音者得絃歌斯而天下
知子亦亡也曰是奚足哉雖然我且更求亦遠堂諸舊稾
而刻之徐子曰不如山居詩也夫子舊詩之見于世者能
言之士孰不習讀而諗效之雖無刻必有為子刻之者卷
大而篇多今子又貧曷能刻諸且天下未知子之尚存與
窮困至此極也今刻是詩使天下知子尚存而窮困至此

極也思其人喜其存服其詩而哀其窮則必有為子刻舊
稿者是子以山居三十詩得今日以前諸草也元水笑曰
然有是哉乃為序

朱子莊詩序

唐自大歷以降詩之平易秀遠悠然自得者惟張文昌一
人無西崐之縟長江貞曜之苦足以破玉川昌谷之幽恠
而又不墮長慶之輕俗雖未能齊駕王孟斯其流亞矣邇
來為詩者務以僻事詭句為工甚則剽摭字之黠書與今
日者矜示奇負嗚呼詩言志孔子稱辭達而已今之言詩
者果能達其志哉余讀朱子莊近詩未嘗不如脫滓淖就
坦途也晉人論音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者以其漸近自
然子莊於今日殆文昌之徒云而時鮮能悅之者他日客
有問班馬優劣於余笑而應之曰子長不逮孟堅遠矣史

記無難識之字故也推此則孟堅又不及子雲而子雲卒
見非於子瞻何居客為軃然抑余嘗與南榮子論文哀王
孫之不得志于時而著述以自見者靈均奇中壘正文敏
遒夫文敏詎遽敢與靈均班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奇而有
所不敢亦猶之靈均可以為正而有所不敢耳水之波而
上扶搖羊角拍日月而走雷風盡其勢而下平之至也夫
平固未可易言矣子莊與文敏其中各有所不得而亦各
有所自得豈必一一比而同之然後世之讀其詩而疏其
書法者定當隨以三語曰將無同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姪元奎徵星仝訂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於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懃懃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知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習山自況也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辭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

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代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邪此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陷澆漾不可致詰質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慨復罄隙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示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元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顯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曰寄盧小箋偶與之書也偶與如此足以傳矣苟

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繹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illegible]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墻之變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盥致書姑孰即無量之慶矣因家仲吳遊輒附此緘紙盡不復贅談

跋石經

孔鮒藏經于秦魯恭王發之遂出于世孝平元始元年王

帝命魏邯鄲淳古文易書詩左傳于石此石經之初刻也章帝命杜操珣摹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草此石經之再刻也靈帝元和六年命胡毋敬崔瑗張昶師宜官以古文八分刻易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學講堂此石經之三刻也熹平四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興于孝武周禮爾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于孔子當與易書並刻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磾等純以八分書之此石經之四刻也魏廣茲中古文之不傳言于邵陵厲公自摹古文于石陳留邯鄲淳以小篆釋之鍾會註以小楷于是易有京房費直書有伏生孔安國詩有魯韓毛鄭禮有周禮

戴德戴聖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論語有齊論魯論并爾雅孝經孟子共二十種刻於鄴都之學宮此石經之五刻也晉惠帝永熙武庫火科斗竹簡皆燼梁武帝索于王志得漢榻本三種詔蕭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與詩用毛氏禮用小戴春秋用三傳此石經之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漢魏石經在洛鄴者豐王彌劉曜之亂焚毀過半命元暉于烈韓毅等補之此石經之七刻也周大象之沉齊高澄之砲復經殘闕隋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徵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石經之八刻也于時孔穎達爲疏義而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於天下俾儒生習之是爲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請補古易魯詩詔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石經之九刻也天寶九年從李林甫之請詔侍書徐浩等以小楷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此石經之十刻也蜀孟昶命中書令李仁罕右僕射毋昭裔等以楷書刻易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孟子爲十一經此石經之十一刻也南唐昇元間以楷書刻十一經而增入孝經爾雅此石經之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翻蜀十一經于汴京此石經之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

續之此石經之十四刻也洪适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石經之十五刻也范成大復摹于少城此石經之十六刻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并三體刻之此石經之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石經之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魯詩復完此石經之十九刻也今世所行者凡唐諱皆闕點畫蓋秦府摹唐本耳以爲蔡中郎書者是未考也德卿先生以草堂將軍之象賢酷好書畫出示石經裝潢精好屬余爲跋夫石經猶之乎書帙耳未可以爲帖也故眞書法不論而書此以系之

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率更此書不介不胄而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觀者斂容爲贊曰

有徵有槧醴泉之碑朝見其書夜夢執圭

雲麾將軍碑

北海此書軒翔岸武如天將龍衣廻薄空中俾觀者情靡之氣頓盡贊曰

鯤化爲鵬溟海飛焱輒劫秦皇按劍植髮桓桓李侯神武不殺

集小楷跋

集唐宋最小書爲一冊雖不能盡收要是名賢神怡務閒時所作于書家尤難得者自褚登善陰符度人經顏清臣麻姑仙壇記蘇子瞻赤壁二賦歸去來諸辭及米老西園雅集圖記吳興蘭亭絲本凡得十種皆神仙高妙之語文人游覽之跡古賢隱逸之思時一披對足以蕩滌塵垢不啻資徑寸書法爲方丈也

榆墩集卷之五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千京　姪元奎徵星　仝訂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虞夏州制說

封建之始與生民俱矣其必至于爲郡縣者則勢也生民之初與萬物無異其有君長猶丘陵之必有山岳水之必有川瀆木之必有喬將羽毛之必有雄渠肖翹之屬微如蜂蟻猶各有其君而况人爲萬物之靈者乎邃古之世民各其國老死不相往來盍各奉其所尊而安其土非有封而建之者自然而然者也有聖人者出而爲天下之君于是因擇賢而建之因其自然而又爲之經制則聖人之紀

綱法度于是乎在非若後世之封建也封建之利蓋惟周見封建之禍亦至周而極至于秦并六國其勢固不得不變而爲郡縣而郡縣非自秦始也昔者舜分十有二州宗禹畫九州矣古之州皆天子之五服古之諸侯皆天子之官也是故不以方伯連帥治諸侯而統以天子之官黃帝設左右大監監于萬國堯有四岳群牧以領羣后非若周之賜弓矢斧鉞如太公之得征五侯九伯也四朝敷奏有常期非若周之報政由其遲速如魯至三年齊乃五月也貢賦統於各州以其物產歲獻諸侯僅執玉帛而朝孟子

所謂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者殆不獨有庳爲然非若周之舉國畀人而天子一切不問也益稷謨禹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東西南北五服各建五長凡二十長十二牧各統十有二師凡百四十有四師益以州統國以牧統師群后之國列於各州之內牧又各以其師參差綦置於各國國又各因其五服之遠近而制於長綱舉目張絲牽繩聯雖欲搖手動足其勢無由此其所以雖列爵五等而無封建之禍也與大抵唐虞之諸侯無權世及者亦鮮故鯀殛而禹興不聞嗣食於崇至禹家天下而諸侯始亦世及耳周大封同姓以蕃枝輔大封異姓以褒有

功則不便復以王朝之官與州牧統之而始開尾大之漸矣柳子厚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子既知物必爭矣爭豈封建所能息哉夫封建乃大爭之端而爭則郡縣之勢所由起也物不能無群群不能無長於是乎有諸侯衆長不能以相一於是乎有天子天子既授之國而不設官以錯綜遙制之各有其財賦各有其甲兵力既足以自爲爵有崇卑而地有大小不能無歆羨羨生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相併此勢之必然者禹時萬國至周乃千八百千八百併至于十二十二又併爲七七又併于一而爲秦秦鑒封建之禍自不得不變而爲郡縣故柳子之所謂爭者乃郡縣之勢所由來而封建非勢也併兼之始見於傳紀斟灌斟鄩詩稱湯伐韋顧昆吾蓋夏政衰而商與諸侯不聽命於州矣頌稱九圍書稱九有商之仍夏州制與否不可考然西伯戡黎是固併兼也周之方伯連帥其制葢因於商文王以西伯而戡黎伐崇伐密此諸侯爲方伯連師之禍也夫惟大聖能豫見萬世之弊而爲之防故舜禹周制已如唐之道宋之軍今之省群后之國轄于州如今郡縣之隸于省道牧長如督師如觀察監司其四朝敷奏如外計功則有車服之庸罪則如羽山之殛然則唐虞之諸侯其不世及而受黜陟于朝政與後世守令無異特名不同

耳周成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故知唐虞之諸侯皆天子之官也豈吾創之言也哉舜十二州而禹貢九州何也禹之治水舜攝位時命之至即位而使宅百揆史蓋據禹迹所至或禹有天下之後復合十二以爲九夏之史官遵禹制稱九州云耳其以州統國則同也不然既錫土姓各分爲國矣又烏用虛立此州名也哉觀于虞夏之分州而知郡縣非自秦始也

禹甸說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夫納秸與銍亦已甚矣又盡其總而收之然則甸服百里

之內不幾墙澤而漁乎龍子稱莫不善於貢信如斯也尤莫虐於甸服百里之貢終歲勤動曾無一穗之獲并禾本而輸于上其孰肯爲畿輔之民哉三代以後之失天下莫不起于加賦或因邊境或事興作或爲禱祠修築而莫不至于民盡去農畝爲盜而天下遂以之亡草澤之雄左道之魁往往乘水旱蓄厲藉口賦重以煽愚惑而倡亂蓋萬世一揆也況盡其所力作而征之禹之明德遠矣烝民艱食甫去昏墊大聖人而爲此耶吾知之矣五五二千五百里而爲五服有甸侯綏要荒之別而甸分等侯服三綏要荒二然則甸服之中亦各有其五服焉此納總者甸服中

之甸服也夫此百里內亦必有納與不納之處甸者治田也何服則以治天子之田得名賦者班田也蓋賦之公田者于是以遠近爲所納之等差非盡百里內之民田而納其總盡二三百里之民田而納其銍與秸也服之爲言統三百里而聽力役賦之爲言通五百里而班受公田也由此推之井田亦非自周始也

武成書法說

周衰列國之史大抵皆有事辭而無書法故孔子因春秋以道名分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何所取諸取諸書也書雖名經其實史也春秋筆削魯史道王法之正以治諸侯之變尚書皆紀聖人之變者也三皇以來皆家天下堯之禪舜舜之禪禹變也帝子釐降于農夫二女而適一人變也舜立十有二州而禹以九州制貢變也有扈戰啓羿距太康歷官黨逆變也以夢求相因贖作刑變也伊尹營桐周公居攝變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又變之甚者也尚書紀堯舜之再三命位與舜禹之讓德以明出乎君之疆而後可而非舜禹之思所敢及也紀伊尹曰密邇先王其訓曰王徂桐宮居憂未嘗書伊尹放太甲也放太甲之說乃出自戰國時人之口而王徂桐宮居憂則天王狩于河陽之書法所自出也于周公也書其居東不書其居攝以爲書

之則是實管蔡之流言以使聖人遺議于後世故凡書周公若曰王若曰者以明周公奉王命傳王語而非敢自爲也惟記復子明辟一言以與伊尹復政厥辟相配著公苦心成君之實不書居攝則不書隱公即位之法所自出也凡此皆書法之隱者其最顯則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最隱而最顯則武成不書武王殺紂而但曰壹戎衣天下大定不書者乃所以深罪武王也蓋放猶可書而弒斷不可書以此防民春秋之世列國弒君者尚至三十有六蓋世變至此不得不直書以志討矣此成湯放桀於南巢書法之所終也其天王出于鄭之屬則壹戎衣書法之推也五伯

兵爭獨有共主維絜之耳又題晉子頹子帶之事以長逝
可乎

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葢將故留是言使後世并太白之旗
之事而亦疑之以杜漸而絕萬世之口實嗚呼此又史官
書法外之微也

毖殷遷洛辨

始吾讀泰誓疑以爲非聖人之言及反復乎商周之初諸
書乃見伊尹周公孔子于微也聖人於君臣之際若何其
兢兢也毖殷頑民之文始見于畢命周公時未嘗有此言

也多士之序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
固尚稱之爲商王士矣其末章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
寧榦止則是在洛者固殷時在洛之士也非遷而來者也
所謂遷洛者乃言周公爲毖殷之故而遷治于洛邑云爾
非遷民之謂也後世遷者若秦徙豪富漢徙宗疆皆遠移
千里實放流之特美其名曰遷耳洛之去殷墟也幾何且
夫分三監爲邶鄘衛者非即朝歌淇濮之遺民耶盤庚之
遷殷也朝非易妣地非絕遠而在位與小民猶胥動以浮
言至于厲之以撲戒動之以鬼神始能涉河以其民遷周
初受命而敢輕以此搖反側未安之民乎是故遷洛之說
誤解相承也多士之篇一則曰多士再則曰多士多方曰
以爾多方之義民一則曰多方再則曰多方始終未嘗加
以不美之名惟大誥一曰于伐殷逋播臣而大誥非周公
之文也戰國時張儀惡陳軫于秦王以爲軫楚人嘗以國
情輸楚王試逐之必復之楚則殺之王召軫欲爲約車聽
其所之軫曰臣必故之楚以順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
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
許之已而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何取曰取長者客曰少者
和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
妻則欲其詈人也就令殷遺不服退有後言其罪于周亦

不過長者之詈也惟其反側不安弗知時不可爲慮以詩
誤百姓則公始終三復以天命眈之國恩喻之此周家之
所以爲厚也周之厚實成于周公當其時洛士倘有抗節
如夷齊者意必將與商容比干同其旌揭葢戰國策士猶
知此義而聖人昧諸乎伯夷之叩馬而諫也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義人也左右扶而去之以鷹揚之尚父直許伯夷
爲義矣而況周公今觀商初之書三篇周初之書五篇未
有伊尹周公一言也南巢之事湯自慚焉仲虺乃作誥以
解之伊尹不爲之解也以爲此實湯之慚德故不爲解藉
令尹有一片言而孔子刪之乎其訓太甲曰造攻自牧宮

朕哉自亳湯造攻自宮而尹在亳此其不與鳴條之證也則南巢之事尹未贊一詞明矣西伯之戡黎也存諸商書孔子未嘗爲諱藉令泰誓之舉周公有片言而孔子諱之乎大公當武王之前直稱伯夷爲義周公宛居洛之世未嘗名殷民以頑則牧野之事周公未贊一詞明矣而湯之言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武王曰既獲仁人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此皆援天譽已權辭之屬以爲仁聖之所共爲則天下之忠臣義士可以無說而元聖仁人之言書未嘗槩見也是故不知深思聖人之遠慮也者不知商周初造之書皆孔子所不刪也不刪者所以使世知伊尹周公于君

臣之際若此其兢兢也噫伯夷之樹臣極也顯伊尹周公之維臣節也微惜乎後世不知聖人之微而猥謂頑民之說起于周公也

讀微子

余讀書至微子之篇輒爲之惻愴累欷不能已已至于流涕而歎曰乃今知比干之仁與紂之所以亡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之去箕子詔之不顧行遯箕自言之當其初謀于箕子比干也微子之志未決也今讀其書再三呼父師少師惟父師咨焉而比干未嘗發一言也人固有不笑而深喜不泣而神傷者孝子之自封貞婦之從死類未嘗見諸□色而至情所鍾徑行其志夫比干則亦若是已矣有諫而已有死而已何言哉意當微箕商答之時少師者氣塡塞而不能噫喉哽咽而不能語去者自去死者自死彼且以死爲安以諫爲是而以出遯行遯爲忍遂一往而諫不顧其身者也非不答也不能答也悲歌甚于慟哭而不言又慘于悲歌嗚呼至情哉仁者情至而已矣以其無言之情推之其當時進諫必有足以黯日月泣鬼神者而曾不足以動紂然則雖使微子不去箕子不奴與比干同諫而死亦何救于殷之亡哉

讀周書

伊尹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者也不幸而太丁死太甲不類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煢倜居攝之事豈得已哉然而周公之所爲者難于伊尹蓋數倍何也湯之在位久于武王天下已定太孫又長外無蒲姑商奄之釁內無管蔡霍叔之疑于時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弗狎於不順以師保受付託屏之若憂以先王動其孝思夫誰得而議之周公則異是矣殷遺未靖流言鼓興孺子何知同列求去恤恤不歸我心西悲何其聰懷而惻怛也當時法于伯禽何其委曲而深苦也七月陳王業之由無逸言小民之依几

此皆公輔成王之淺者復子明辟蓋必深知夫冲人之可
以受天下而後反政夫豈苟哉太甲之允德也史明載之
悔其敗度敗禮王自言之至周書而成王之所以克堪者
史不特見吾讀書至顧命乃始知成王之學臻乎堯舜乃
歎周公所以造就成王者此其至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以有動
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成王至命之言也易曰知幾其
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太極生陽生陰之
際喜怒哀樂發與未發之間以顏子之賢仲尼但許其近
幾而未許其至冒貢非幾此成王見性之語也故詩人頌

之曰夙夜基命宥密知成王哉于爾留之際發至精之言
其于善惡之倪天人之端生死之本固已洞徹與堯之執
中舜之精一奚異乎夫如是乃見周公所以造就王者若
此其至也論語二十篇孔子未嘗言伊尹而平生夢寐惟
周公固有以乎

讀秦詩

尚書錄秦誓學者以為孔子知繼周之幾余讀秦詩乃又
歎聖人見秦亡之表也古者刑餘不近君側奄宦内豎備
洒掃給使令而已巷伯刺讒傷形毀也時維婦寺渉役賤
也車鄰之詩則不然侈而張皇之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夫其盛夸之以為榮則其寵用之必有異于古者是寺人
之重自秦而始也仲尼惡作俑者以為無後夫木偶芻靈
猶惡其似而況以人況以賢者子車三良生納壙中國人
哀之為賦黃鳥至于呼天而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是殉葬之慘至秦而極也是故商鞅因景監以見嫪毐
與文信同侯皆車鄰所積漸也卒天下學士所阬之盡後
宮女子以從死斯殲良之極致也厥後沙丘望夷兩子皆
斃于宦者而窮治驪山漢祖遂起于豐沛原章邯出降本
由宦之激其叛逆牧豎登撅而厚垒且不能保其藏傳曰
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聖人見微而知遠觀其所皆錄與特

著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讀呂刑

古征伐巡幸祠祀之盛者無如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自
古荒唐怪迂之說雖皆託諸黃帝而書傳有徵者實始見
于穆王唐之武宗宋之真宗徽宗上比三君殆乎後矣善
乎李沆之相真宗也日取四方災異水旱奏之同列或以
為煩沆曰人主盛年不可不使知四方疾苦艱難不然則
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格言也夫此三君者皆聰明
絶世之資也穆王席成康之庇始皇襲累世之威武帝承
文景之遺四表乂安海宇蕃庶三君者以過人之才處亟

拱之世其勢固不能無為彼又幾嘗夫承平而欲極人間
之樂也自非長生久視不足以快其無窮之欲故三君者
土木甲兵禱祠並好而卒同歸于學仙蓋長生者多欲之
極思于是乎神仙遂為英主之末路夫以多才之君享歷
年之久而求厭其無窮之欲則天下雖大有不足給者矣
所以穆王耄荒爰作呂刑漢武季年數更錢幣榷鹽鐵而
用桑孔史平準書詳哉其言之也蓋呂刑作而穆王之年
雖邁物力之絀已見然而征犬戎宴瑤池之思殆未闌也
金作贖刑雖見虞典特官府學校之罰然亦未聞行之迨
呂刑作而五刑皆贖至于曰惟訖于富然則穆王之意殆

必欲以是濟其未闌之志無窮之欲者苟為必以是濟其
欲則必有不當刑而文致傳入于疑以取贖者雖當刑亦
疑不能贖雖在疑不赦者必有之矣浸假高下其手錢半
歸于獄吏赦不以感天子而刑則歸怨朝廷是苞苴之端
而羅織之本也嗚呼贖刑之漸必流鬻爵之濫必至
不鬻而以名器為貨利以籠人後世遂有賣官至關內侯
用兵之際告身僅博一醉者會朝冉華乃有梟雄狂悖豺
冀非望之福假竊官秩鐵寸符剪尺帛以熒愚者使庸夫
豎子人人自以為柔軒喁喁焉偶語草澤胃忠義之名而
寃竟尚不及嘯聚之實驕矜恣泄怨告仇誣遂以發覺連
引家未藏片甲手不名一矢而駢首就逮破家滅門者比
比也可勝歎哉

讀春秋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
而請弒之危哉隱公初聞若言之時也方將三思其答之
不暇而奈何以情告乎哉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
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
常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
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

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文子可謂知幾矣無過亂
人之門門且不過而況與惡人言乎夫無怨而請殺人豺
以求官者則亦有畏而殺我以自全矣有畏之與無故也
孰甚自全之與求官也孰急方羽父之請殺桓公非有怨
于桓而特以媚隱其意固不過為太宰也公是言出而羽
又益岌岌乎自危矣彼欲殺之者尚以情告他日公老而
兄弟間有不述若言者乎卽不老而服時有不相語者乎
羽父之必反諸公于桓公而請弒之也勢也言失于求官
而情迫于自救求太宰猶可已至是而不弒隱公不可已
矣是故仁義之不可與小人言尤甚于不仁非禮之不可

與君子言也旣與亂人役矣當是時也雖不荅猶懼其自危而況可以情告乎哉然則當隱公宜如何能則執而請桓公同戮之不能則姑許之太宰以安其心而緩期其所請以待斃罪如是庶可以緩之柰何曰如鄭莊公之所以荅祭仲公子呂者爾已

揚雄

諸子之書惟老氏爲關令尹所强而著莊子自以所得溢爲文辭取其洸洋自恣以適已皆非有意立言也故書成而不起後世之爭自餘楊墨申韓之屬斷有不爲名者今夫仁義並行特措者也而楊墨偏主之刑名以佐德禮者

也而申韓獨用之葢楊墨欲以立教而申韓欲以爲政立教故楊墨之說流于惑世施諸政事而申韓之學遂至殃民非惟得罪聖人而已夫道中庸耳易簡耳正大耳若菽粟之養生而初若無可于口布帛之適體而初若不足于觀故道無可名也欲立名必奇奇必偏偏必流于異端此勢之自然者楊墨之說旣見闢于孟氏而息申韓之術亦至漢武崇儒而廢乃後之人又有巧焉者知大道旣明異端曲學不足以亚世也于是又摹儗聖人以蘄傳如楊雄王通者相謂稱雄度越諸子夫雄也正于書之才耳其竊厤法作玄以儗易也學果至于羲文乎法言果及論語乎通之擬春秋也元經果素王乎薛氏傳果素臣乎通果聖賢也宜乎勢利名位不介意房杜諸臣未嘗齒及何其數假託以爲重也通之于勢位可知也雄果聖賢也爵祿宜不入于心劇秦美新校書投閣雄之于爵祿何如也葢二子者心知夫後世之立言者非藉于有位不能必傳也通無路仕故假其勳以爲重雄少有似相如之譽晚有劉莽之援懼其老而湮滅故不顧以漢待詔出而爲莽校書噫雄之儗易論語也與莽之儗周公正類耳雄固宜爲莽大夫者哉二子者雄較獻矣要之皆起于好名好名固不能割愛于所著書不能舍其書故不擇義而仕是故立言之

名不可好也楊墨申韓以之禍人而雄以自汙其身惜夫

衛公子伋子壽晉太子申生

衛宣姜與公子朔構子伋于宣公公使伋于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其弟子壽告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乃卒後世讀史者至

此考二子乘舟之詩與申生辭狐突輩死猶念君老子少之言未嘗不悽愴感歎以爲伋壽兄弟爭死申生安于不辨仁孝而慘終疑于報施善人之爽而非然也此乃衛宣晉獻所由生子之報也天之禍淫也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其尤甚者自絶於天則任其有子有子而賢賢而任其自殺之使夫論世者莫不哀其子而罪其父以惡名播終古而知天者則悚然于此以爲天之禍淫若此其極也夫三子者之母何人哉宣公烝于夷姜而生伋爲伋娶于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朔朔構伋而同母之壽先代死晉獻公初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而生申生儼然以爲太子此

二公者屑子皆以上烝得之自絶于天久矣雖其子仁孝過人而天不祐焉任其自生之自殺之耳此乃天之所以罰淫也要之忍于上烝即可忍于殺子故乘舟之難非兆于新臺而新城之縊特假于驪姬此固三子慘死之由與哉

伍子胥

伍子胥怨楚平王殺其父兄亡楚如吳事公子光卒用吳破楚鞭平王之尸以復父仇闔閭亦用以霸闔閭死又佐夫差破越及夫差舍越伐齊竟以彊諫至賜屬鏤而死論者悲之嗚呼夫差之昬暴誠無足言然所以致其甘心于先王之功臣者抑子胥實有自取之道焉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人必自視其所履也而後可以安身于無咎必自考其生平所爲也然後晚年知所以自還于无咎自古英雄之士起羇旅而爲元功鮮有善終于嗣王之世者秦之商鞅張儀燕之樂毅是也商鞅爲孝公更法立制壞地千里張儀連六國之衡使惠王東面而受朝樂毅爲昭王下齊七十餘城以雪前恥此皆尚父仲父之列也功豈不大哉而孝公死商鞅車裂武王立張儀走魏燕惠王即位樂毅亡趙商鞅刑黥太子之師傅其得罪固宜至如張儀便辟說士樂毅雍容儒者宜無所取咎于儲君然而秦武

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燕惠王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此非必有大故也人固各有所忘亦各有所不忘方三君之欲强國稱霸惟恐賢才不盡其用故其折節三人者慮無所不用其極而三人亦自以爲希世之遭逢竭智殫忠君忘乎其爲君臣忘乎其爲臣而太子則固不忘乎其爲太子也三君者方且以三人爲友爲師而太子視之則曰此吾父之臣耳臣之盡力于主宜如是耳蓋自爲太子時已覺其父待之過當矣然則當其謀國之時推心忘分握手促膝語言應對揖讓頫肹之間必有得罪于嗣君而不自覺者豈必在大哉太子不以我爲相忘而以我藐罪

斯大夫許子胥之娩約未必如張儀醇雅未必如樂毅雖
其父亦以爲剛戾忍訽若此者又加以爲先王之功臣可
以事嗣君乎不可以事嗣君乎而况嗣君又夫差乎吳自
申公巫臣教之射御始通上國至闔閭始得志于楚當時
上國惟齊楚秦晉爲大而秦晉者吳力所不能及也秦懸
隔山河置之不論晉稍近則但以會盟爭長齊則舟車甲
兵所可至也先君既得志于楚吾必將有事于齊是故夫
差之覇心久萌于入郢而報越之殺父亦非純其本心彼
非愛越而仇齊特以越近耳故小視越而大視齊欲先勝
齊而後滅越也子胥不知曷亦告之以先圖越而後齊焉

其失一也且員之借吳以報楚也豈獨吳知之天下皆知
之矣是故入郢之役天下全稱子胥之孝烈而半須吳王
之武功夫差之欲伐齊也豈不曰先王破楚適爲員雪恥
吾能克齊斯五伯莫與京焉克楚者子胥之以吳爲功也
伐齊者夫差之所欲自以爲功也而强諫之是貪于身爲
其功而不欲夫差之有功也其失二也亦思已貫弓執矢
去楚之日乎乞食行哭以抵于吳及其克楚孰不曰此能
以人國興師報仇者也既能用吳以舉楚則亦必能用齊
以謀吳跡其出身有足起人主之疑者屢諫伐齊已似有
私而又屬其子于夫差所必欲伐已所固諫勿伐之齊既
涉私齊之嫌又招怨吳之似葢不必伯嚭譖之而夫差之
怒固無惑乎其難解矣且胥之始入也王僚慨然欲爲興
師公子光阻之胥知其有他志因退耕而轉進專諸于光
以殺僚胥之負僚而成光之弑亦天道所惡哉與人之父
圖國而殺其君父雖得國其子未有不憚且畏之者胥年
既高位既崇儼然以宗臣自居而不自懲其以覊旅履他
國與生平所爲有足致人忌者此所以招不視履考祥之
禍也漢絳侯周勃將兵于北軍手取天下于吕氏綰皇帝
璽迎代王而立之一旦有人告變以文帝之仁不難立繫
之獄夫亦先帝之功臣人主必有所嚴事之處以取忌耳

豈必如亞夫之怏怏乃致殺哉然則使齊桓先死而管仲
輔少君亦未必不爲樂毅于孝公之世也晉文公及河子
犯請亡句踐滅吳范蠡長逝此皆同肘共事者猶奉身先
退而况于繼世子胥之智不逮二子遠矣

走獸盡獵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元景子京

進賢熊人霖伯甘選　　姪元奎徵星　仝訂

陶靖節論

古之隱者有三焉有盛世之隱有末世之隱有初造之隱而初造之隱爲難盛世之隱者好名者也天下有道高尚其事爲異而已矣善乎徐渭之詩曰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今觀巢父許由下及唐張志和宋魏野林逋之儔既已借影遯跡而世猶得稱之借曰甘心長往湮沒無聞以老不見知而無悶豈其情哉末世之隱保身者也大廈將傾江河不返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不得已而欲資其俯仰善其出入免于厄窮廣而推之則蘇張之遊說韓白之用兵亦皆隱之一途耳而徐孺子之高風管寧邴原之盛德田疇之奇才邈乎卓哉于是是爲不可及矣若乃草昧初定前代遺人與朝自廢於此時也良難自處哉夫非澹泊枯槁之難也饑寒困乏天實爲之可若何以命安之矣知其不可奈何亦安之若命矣又非寂寞無侶之難也介性自至獨清獨醒固可耐之然而世俗之見閭里之情惟知勢利是故貧賤則鄉里羞稱富貴則親戚畏懼此萬世一轍也鼎革方新君臣未明出則貽名教之

譏隱則來首鼠之疑卽在位者不求多而伸小之恫固勢所不能免者吾每讀史見夫遺逸晚節不終蓋往往爲之嗚咽潸思悲且惜之疑其不能忍辱以老而知其必有以致此也陶淵明以晉柴桑令不爲五斗折腰拂衣歸來遭宋革命放情詩酒竟以令終當時無議之者而詩中亦未嘗有感憤之言此其鄉曲里巷之間必有以相安者矣然則非王宏之檀道濟爲之致敬盡禮有以全庇之則潛也無亦不得晏然而隱乎

曹操赤壁之敗論

赤壁之役非操失利乃吳蜀之不幸也操用兵幾年矣料敵制勝撫綏若神諸葛武侯亦以爲彷彿孫吳而獨困于此何哉跡其立功擊賊起事北方壽張之戰定陶之戰下邳之戰青州之戰官渡之戰太原之戰聊城之戰皆兩軍相當未嘗與二國犄角如秦楚之戰數國者一旦以逐賊之技遇交合未久之師驅北人與二國爭命于舟楫之間此固犯兵家之三忌宜乎其僅以身免也自操用兵未嘗有挫衂如是役者至是而操圖南方之念漸寢制兩國之策亦于此悟矣人固各有所長與所習形勢與時亦各有所便廉頗在魏思用趙人范雎教秦王遠交而近攻操旣失利于南而欲用其所長就便定北則必南方有事而後可

以得志于北方欲南方之有事莫如棄荊州彼荊者吳蜀所必爭也孫堅之所肇跡劉備之所首投也吳不得荊不能以兩路制中原蜀不得荊不能以尺寸窺江漢而先主乃如韓信所謂王高祖于南鄭者是遷耳雖留侯淮陰亦必有爭之矣亞夫之制七國也以梁委之操自赤壁以後惟一窺濡須稱魏王而後伐吳彼豈懈於南伐哉蓋以荊州爲梁委之以鬭吳蜀因以其暇從定北方待兩虎之疲而收漁人之利也故曰赤壁之役非操失利乃吳蜀之不幸也

諸葛武侯無成論

吾觀于祁山五丈原之役未嘗不悲諸葛知備之晚而卒喪于其垂死之一言也諸葛之出師即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者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蓋斯言也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關羽既沒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擁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獨者未知爲劉氏子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傳賢讓國而實豫防逆折之于此時也孔明何以爲心哉此辭[illegible][illegible]形之交[illegible]雖于僅言者以魚水之歡仲父師尚之列而面出若言況父子間能無他語乎是以後主即位幾年餘而亮出討諸蠻七平出漢中六年圍陳倉七年攻武都八年攻天水九年圍岐山十年息黃沙十二年而亮死矣二年以後未嘗一歲居蜀平蠻之後惟武都一捷亮之北伐未嘗有得志者豈其才不足辦此抑豈銳于功名不能須時以全力大舉乎蓋久留在蜀則必有不利孺子之譏無以擬衛異端而見先君于地下故寧甘徒盡瘁而死不求必成功而生出師二表痛哉其言之田光一任俠耻太子丹片言之疑而致自殺以激荊軻況武侯何如人乎後主之立曹操死已三年矣丕與懿固非

亮敵也獨使備無自取之言亮無見猜之媿輔冲人以大有爲從容展布教訓生聚俟時而動何渠不若吳魏奚至畢命軍中訖無成績亮蓋以壹鬱死非以勤事死矣亮與備俱死于永安宮耳備亦祇自誤其身後之業耳雖然昭烈之有是言則亮不拒法正勸攻劉璋之事有以致之也一事之不仁百行忠厚不足以蓋之孟子稱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我死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耳亮始教備殺璋以取蜀卒也致備疑其圖禪以殞身此殺一不辜之所以

雖得天下不可爲也　此論近於深刻末後收到陣一層議論好極正大

書飢驅冊爲章仲蓮道人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此非靖節先生乞食之詩與子聰以爲舉世莫不哀之噫王檟永修而外哀之者誰耶乃子美亦云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其調若相彷彿又云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潜悲辛則子美亦乞食矣證之贈李秘書云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不益信哉古樂府出西門步念之還視盎中無斗儲豈自昔詩人固多出此途耶逸人章仲蓮名家子能詩老而奇窮廢爲黃冠蕊不能訓童蒙取館穀又耻爲幕

客仰升斗于貴人遂無資身之策傷哉貧也吾友陳元水善法妙天下曾自豐城來南浦同社因屬爲書飢驅以先之家修仲及楊友石使仲蓮傳食于詞社可乎余曰風雨霜雪固吾儕責也春秋多佳日行野適村得無亦藉詩游以餬其口乎此陶杜之所曾爲也況無待米之妻兒尤舉世所必哀者章君何憚不爲也

榆墩集卷之七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男元景子京
進賢熊　山甘閱　孫之韶

夏小正解

正月

正者正也從所建得名夏正建寅故以寅爲正月正月之名自夏始也猶曰建日也

啓蟄　啓發也前此坏戶矣

鴈北鄉　陽鳥也視斗東西以爲南北斗西栖而南翔今東指則北鄉也

雉震呴　雉者雞之類蛇之配蜃之脈也蜃化于亥蛇蟄于巳雞鳴於寅正月寅建雉應木氣觸巳之形感亥之合故應其類而鳴也震大也前此則雊矣雊而未震

魚陟負氷　負氷者猶有氷焉薄而可負未能暴也云爾陟升也前乎此者魚降復泥也

農緯厥耒　緯橫也又耕之跡也耒跡交橫言緯以包經也詩曰衡從其畝

初歲祭耒始用暢　暢鬯也用鬯酒祭農具於先農以祈歲也初歲者正月元日歲之初也

時有俊風　俊美也風和則美寒則厲令已入春餘寒雖

在而和風則昫時有之矣俊美而可親也

寒日滌凍塗　風雖俊而日猶寒然塗凍漸釋如滌之矣塗路也滌之者日匪日不滌

田鼠出農率均田　萬物之理有盈則耗有羸則詘詘伏于未羸之前而耗兆於爲盈之日故有木則有蠹有田則有鼠孟春伊始農甫相率均田而田鼠已出焉先言鼠出而後言均田以著消息之理明未兆之謀也

獺祭魚　魚陟而獺祭焉物固有所制聖人覩之以佃以漁

鷹則爲鳩　質隨氣變性與時移也則爲者猶曰鷹固能

爲此于時爰爲之耳美其從善也

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雪猶拭也孔子以黍雪桃是也塗既滌則澤亦可雪矣及者及是時而雪之將以從事于公田也初服者先之之辭詩曰遂及我私

采芸　是時也惟是可采耳說文曰芸似苜蓿葉似邪蒿香美柔滑可以臛可以佩

鞠則見　黃葉耐寒猶有存者值其莖葉俄過故物鞠則見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中午位也下寅位也學觀象者自斗始步二十八舍者辨中星始著其中著其下焉左

在前後之名皆可按圖而推之矣古禮上西故寅爲下

梛梯　梯者若梯然始生參差如有層級故曰梯鶉火之精下爲梛雨水戌亥梛星正中應其氣而梯也

梅杏杝桃則華緹縞　緹縞花之色也赤曰緹白曰縞緹者梅其縞者梅卽緹其縞者杏也梅杏一物也梅之北方變而爲杏故文反梅爲杏梅杏並言者南北氣同也大戴傳曰杝桃山桃也按杝治也詩曰析薪杝矣覩其理也凡桃扐其皮則茂杝之謂也杝桃者葢經杝之桃爾杝而華得其宜故也

雞桴粥　桴者枹之轉也枹者抱之轉也抱形同枹而轉

枹枹音同桴而轉桴猶於越之爲于越從于轉也于於同聲于干同形故於轉于而于轉干凡古文之訛皆有所因之次第也桴卽抱之義粥讀如育之義

二月

往耰黍禪　禪墠也種黍之場也黍以三月上旬種爲上時故二月耰其墠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餕也卽獻羔之禮也詩稱祭韭記載開氷皆于是時焉牲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用其子則養其母故羔兒俊而助厥母粥羊生甚蕃恐傷之也

綏多士女　綏安且樂也桃華氷泮婚姻以時則士女皆

安且樂也奮木鐸戒容止亦所以綏之也

丁亥萬用入學　丁上丁也而必丁亥者亥水德王故尚亥萬舞名此所用文萬也何以知萬文舞文萬羽籥武萬干鼓執籥秉翟文萬也振干庸鼓武萬也以是知萬之有文武也何以知此用文萬入學故也何休曰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其舞名萬孫是與頌觀之則夏商固有之矣

祭鮪　今所謂鱘也祭薦也春三月其蟲鱗故獺祭魚而人薦鮪

采堇　爾雅齧苦堇郭璞曰今堇葵也說文云堇根如薺

葉如細柳蒸汋食之甘內則所謂堇荁粉榆者也尒雅曰堇荼如飴而爾雅曰苦者何也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耳即今旱芹是也非附子苗之堇彼堇乃毒物何以稱如飴哉

采蘩　蘩蓬蒿也蒿青如蒿故從高稱蒿蘩白而蘩從繁稱繁象形諧聲會意也田胡疑有誤傳曰蘩母也蘩蒡勃也皆豆實也詩曰于以采蘩朱子儀禮經傳存采蘩而去田胡

昆小蟲抵蚳　昆明也二月小蟲動而可見也蚳音持蟻類室不洒掃稠薦不熏游則蚳生焉春陽氣動厥民析于是振動糞除其牀薦與突抵其蚳而去之也

來降燕乃睇　秋去故曰來喜斜飛故曰降善睇故曰睇來降而後言燕者來降而後曰燕也傳曰莫能見其始出也

剝鱓　傳曰以爲鼓也

有鳴倉庚　有者始有之也倉庚一曰商庚鸝也今荆州毎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鸎在其中無復毛羽益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破土而出出谷遷喬恐似此矣

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采芸之芸菜也此灌木之香也今

所謂七里香者是也芸華于春夏之交故仲春時有見稊可以辟蠹于是始收之也

三月

參則伏　井宿中而參西移矣中則見不中則不見不見則類伏也穀雨之交戌亥參沒則誠伏也匪伏逆之謂

攝桑　攝收也爲飼蠶也

委楊　楊葉茂而下垂委委然也

䍧羊　疑即委楊也音同故重出而譌耳

螜則鳴　螻蛄別屬一曰蟦螬謂之蝖螜傳曰天螻也

頒氷　將出火也古者頒氷出火皆于三月申豐曰獻羔

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此之謂也斯禮也夏后氏巳然矣

采識　凡識其名與莖葉根之氣味性可以爲蔬或藥者則采之也識卷耳者采卷耳識芣苢者采芣苢蘋蘩荇藻葑菲芑唐苓鬲綠藍皆識也兒童鬬草之戲則以多爲貴不必所識矣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妾子猶曰婢子女賤者之通稱舉賤以包貴也三月后妃親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劾功所謂宮事也執者何桑也養者何蠶也季春之月女之賤者皆執桑養蠶以從事于宮中也

祈麥實　先其先熟者

越有小旱　時則然也

田鼠化爲鴽　鷹爲鳩鳩爲鷹不言化者未離其族也鼠爲鴽獸也而爲禽矣故曰化

拂桐芭　芭華也桐有三四月華者白桐俗所謂泡桐也拂桐花白刺桐花紫梧桐結實岡桐無花

鳴鳩　正月化矣至是乃鳴先鳴而後鳩者鳩先而鳴後也

四月

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昴則見旦中也南門二星在虛端之前昏中也正者正於午位

鳴扎　傳曰寧縣也大率蟲也其鳴扎扎然象其聲而名之曰扎當時方言今不可考矣

囿有見杏　杏春華夏實四月則其實見矣故曰見杏

鳴蜮　蜮大抵螻蟈之屬非含沙也傳曰屈造之屬也凡釋者貴以邇言士名逍之釋扎以寧縣釋蜮以屈造是猶釋荇菜以接余𦳝令人不可解矣不若荇菜之猶可揣其爲水草也何以揣其爲水草曰左右流之

王萯莠　萯小豆也五穀之屬之最先實者皆尊稱之故孟夏之月瓜爲王瓜而萯爲王萯莠者亂苗之草是月也萯中有莠焉言莠則其去之之意具矣

取茶　荼卽今茶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卽是物也今四月採茶與小正合矣

莠幽　莠者秀之訛也象形再傳而加草幽者蘡之訛也諧聲再傳而變爲莠幽卽莠蘡也詩曰四月秀蘡是也豳七月之章凡稱日者因周正稱月者仍夏令

越有大旱　淮北則然夏都安邑從畿甸記時也江南則四月苦霖矣

執陟攻駒　陟者躍而之謂攻者教也駒騰陟久則弗閑且馳故執其陟而教之卽月令所謂縶騰是也教之而

日攻者羈串阜棧囿駒之所苦也

五月

參則見　誤也芒種昏軫而旦畢夏至昏亢而旦危參無見焉者

浮游有殷　蜉蝣也是蜉蝣出之時也殷衆也

鴂則鳴　凡禽皆屬陽惟鴂與鵙禽中之陰者也故鵙望昏而嘯鴂夏至則鳴

時有養日　傳日長也晝永氣昌物得所養故日養日

乃瓜　于是始食之也

良蜩鳴　蜋蜩也五色具者曰蜋蜩黑者曰馬蜩小而青赤綠者曰茅蜩小而青赤者曰寒蜩首有花冠者曰螗蜩通謂之蟬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傳曰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按傳似以此承上文指良蜩而言者然蜩不伏至秋則蛻耳六字以爲夏五可也

啟灌藍蓼　啓薅土也灌沃水也藍有五蓼有七馬藍蓼藍吳藍冬藍甘藍馬蓼水蓼青蓼香蓼紫蓼赤蓼木蓼也古人種蓼爲蔬藍以染齊民要術曰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新雨後拔栽之此之謂也五月種藍八月用染故月令仲夏令民毋刈藍以染覩此則蓼亦五月種芸矣此所指蓋蓼藍香蓼

鳩爲鷹　感陰陽而變也鷹之爲鳩也總四月而復爲鷹然則一歲之中八月爲鷹而四月爲鳩矣物之性固善時少而不善時多與

唐蜩鳴　後鳴者也再紀之别其物以紀候也按此則匽者乃蜩之總名也

初昏大火中　大火心也心中則季夏矣詳小正之上下如今世之就水言也水東流故寅爲下東爲下則南爲上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蓋十南指也曰正在上者正指午也斗柄五月指午終古不易者然則此與六月互訛也當曰初昏斗柄正在上而六月曰大火中乃合

煑梅　爲豉核也

蓄蘭　傳曰爲沐浴也

菽糜　糜粥也豆通謂之菽煮豆爲粥以解暑濕

頒馬　月令所謂游牝别羣者是也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文與五月互訛當正之

煑桃　桃與黍宜故古人以黍雪桃天子嘗黍羞以含桃于是民間皆煑桃矣食黍之時也

鳥始摯　正月鷹三月鳴五月鷹六月摯從善難而不仁

易也

七月

秀雚葦　即詩所謂萑葦也大葭曰葦細葦曰萑可薪可
蓄秀者刈而收之之謂爲冬計也古之人先寒備寒先
暑備暑夫蓄者必去之物也故凡言秀者言刈也

貍子肇肆　大抵木實也木實之至七月而繁者

湟潦生苹　即萍也南方夏生北方秋生餘暑蘊蒸積綠
所化或曰藾蒿也詩曰食野之苹古人以水草之交爲
麋則鹿食亦食水艸也

爽死　爽乜鳩也死者搏鳥而用之即鷹祭鳥之剝文也

苹秀　先生苹而復言苹秀者以著候也猶正月魚陟而
復言獺祭五月良蜩鳴而復言唐鳴也

漢案戶　漢天漢也其光直戶如案然

寒蟬鳴　蜩之後化者曰寒蟬

初昏織女正東鄉　織女三星在天棓箠道之閒七月初
昏東鄉是也是以知五月参見之訛五月大火中六月
斗柄正在上之互錯也

時有霖雨　月令所謂大雨時行者時日微異爾大率向
自南而北春閩粵夏吳楚秋豫秦晋其大較也作者
各志其方之候

灌荼　四月之荼今茶也此荼所謂委葉者也九月不荼
故七月灌之備冬蔬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其行度適至於是也

八月

剝瓜　瓜必剝而後可食者也五月乃瓜始用瓜也瓜未
緊故曰乃僅辭也八月瓜盈矣故言剝瓜猶曰剝之云
爾盡辭也

玄校　玄鳥也校分也燕卯來酉歸正當二分之時故
曰玄鳥氏司分者也于其歸則知秋分矣以候時也

剝棗　豳詩亦云

粟零　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按粟乃粱也今之
所謂粟古之所謂粱也孟詵曰前人不識粟後人不辨
粱本中穗大毛長粒粗者爲粱穗小毛短者爲粟八月
零者正粟也然則夏固謂之粟古人未嘗混也行夏之
時從夏之稱可也傳曰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
剝也此粟爲今之粟明矣

丹鳥羞白鳥　丹蝠也白蚊也羞養也食之故曰養八月
蟠伏而食蚊也鳥者有翼之通稱

辰則伏　辰水星也大勢隨日行常以八月與日同至鶉
火之次凡星遠日則見近日則不見與日同道光爲日

掩故似伏也言其大較爾長庚亦然
鹿人從　鹿人虞之掌鹿者猶周禮之有雞人羊人也
仲秋將獮故以鹿人從或備上下之用也
鴽爲鼠　復其舊也感陽而翔感陰而藏故鳥鼠一物也
觀諸鳥鼠同穴益信
參中則旦　旦而參中也曰參中則旦者行度至是而後
旦也斗柄懸同
九月
内火　内讀如納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即此謂也蓋
因于夏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星見于辰使民出火

九月本昏心星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
内火心爲大火火見而出火伏而内
遰鴻鴈　遰遞而來遞遷而飛之謂遰道遠而翔徐狀其
羣成列之容也
主夫出火　主夫主火之人若周禮司爟之屬出者飲納
而出之所以節宣火政也伐薪爲炭禁焚燎取柿猶出
火之謂也
陟玄鳥蟄　陟升也蟄者非但潛之謂凡伏則曰蟄有陟
而蟄有降而蟄有陟而復[illegible]春巢冬穴故先言陟
而後言蟄也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若蟄　色黑者熊大而色黃白者羆
貊貉一物也貘有誤貉狐屬北曰狐南曰貉鼬黃鼠也
江東呼爲鼪若順　也穴居順時而蟄也
而榮鞠樹麥　而猶爰也于是始有也鞠有黃華曰榮樹
麥疑正月事也簡誤置爾
王始裘　霜降而寒貴者先服
辰繫于日　即水星也常以秋八九月與日同南也如繫
之于日然
雀入于海爲蛤　將冬其蟲介故羽族爲介也
十月

豺祭獸　鷹豺皆食其類鷹秋摯而豺冬祭者羽族輕迅
毛族沉悍故羽族先張也
初昏南門見　昏當作旦房旦中則南門可見不然何繇
見諸
黑鳥浴　十月爲陽月氣寒日暄黑鳥乘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　夜長氣靜人得所養也故曰養夜
元雉入于淮爲蜃　鷹鳩鴽鼠往反之物也鷹化爲鳩不
離其屬鼠化爲鴽羽毛往復雀爲蛤雉爲蜃自飛禽而
水之族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秋冬兩舉織女者秋冬織女中大近

南可爲斗柄之次也

十有一月

王狩　禮也

陳筋革　筋所以爲弓革所以爲甲也陳者省而驗之凡弓人爲弓函人爲甲用冬水良故十月省之過是凍矣

嗇人不從　八月鹿人從嗇丁鮮也十有一月既狩而嗇人不從遠禽荒也

萬物不通　天地閉陰陽否

隕麋角　凡獸皆屬陰鹿獸中之陽者故一陰生而角解麋陽獸中之陰者故一陽生而角解角則殞矣新角生于內故角隕于外也獸之有麋猶鳥之有鶡旦陽中之陰也

十二月

鳴弋　弋堆也鳥之飛而過者通謂之堆古文隹即鳥也去隹存弋故繳射飛鳥爲弋言弋去其鳥也歲莫夜寒征鳥厲疾飛鳴而過不知其名故槩言之曰鳴弋是冬夜之狀也

玄駒賁　玄駒蟻也賁者蕡詩曰蕡然來思云爾

納卵蒜　傳曰[illegible]者之如卵者也蓋凡穀菜之有莢含仁者皆[illegible]納者傳曰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　虞澤虞也氷合氷堅狐行可渡澤虞則入閩梁而修葺焉及春解凍乃可以漁也

隕麋角　麋角非十一月而皆隕也有先者有後者故重言之凡小正春夏詳而秋冬略秋冬見物少厥民隩故十二月雖星亦弗言焉鮮見也其與月令異同者何曰無大異也所殊不過旬日之間則是可通者也詳其所詳略其所略夏人之忠也

榆墩集卷之八

新建徐世溥巨源著

進賢熊人霖伯甘閱　　男元昺子京訂
　　　　　　　　　　孫之龍天駒編

東園類語

虹

世習見東西虹而以南北虹爲怪遂曰南占水北占亂也不知此與東西虹一耳夫虹者映日而成日朝東而暮西故虹朝西而暮東也東西者映日于經道也南北者映日于緯道也日南則虹在北日北則虹在南其與朝隮于西者了無以異也南榮子曰東虹者晡時見也雨氣將収也西虹而崇朝其雨日出早也日出晏則安南虹者梅雨時乍陰乍晴即晡見而仍雨彭所云日晚暴水浸灶也北虹者虹藏不見之時日行南陸而地氣洩散陰盛至兵亂也

天河來去

物有以相暎而顯亦有以相暎而隱者恒言曰七夕以後天河輙去久久復來直疑烏鵲塡河渡後淸淺者不知七夕以後月旣上弦光輝日滿故天河日淡而似去下弦以後月魄漸虧漸暗故天漢日現而若來耳夫豈惟七月自仲夏以後迄孟冬皆然也其他時不見者天氣上升而高故也故虹以映日而顯天河以映月而隱河之去來猶衆星之在夜以月光之大小爲疎密者也南榮子曰七夕後月躔臨河之宿

春王正月

辨此者多矣紛紛援引訖無定論按左傳曰春王周正月于經中益周字之文明乎其爲周之正月也一言足以定之乎吾驗之晷刻則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周正也夫南至冬至也冬至子之半未有建寅而日短至者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謂過春分也未有月建午而日始過春分者也吾又驗諸中星昭十八年夏五月

火始昏見心爲大火見以辰月伏以戌月者也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明徵也晉獻公問滅虢之期卜偃引童謠以對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夫鶉火柳也柳爲鳥味斗指亥而旦中今柳旦中而書十二月是以亥月爲歲終也亥爲十二則子爲正月矣待言也吾又驗諸日食之躔次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伯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已而衛襄公魯季武子當之也夫分野衛在亥當營室魯在戌當壁奎旣雨水杓指卯而

房集亥是其食甚于室慶而漸移于壁初乎故衛大而悠小也以日食在娵訾知建卯爲四月也吾又驗諸閏法之得失文公元年閏三月傳曰非禮也此謂建寅之月不當置閏也春者歳之始寅者春之始故傳于履端歸餘深著明焉閏無中氣以言其不能縣正下中以歸餘于終而衍履端之始也吾又驗諸閏與日食之次襄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盍斗巳乍而日次申周之六月也戌爲周十一月辰當在卯周以夏七月爲九月辰當在巳今戌月辰尚在申是差以六卜餘日日之縮度後天三舍而節過之故曰再失閏也

吾又驗諸物候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明乎卜于驚蟄之後非四月建卯乎桑田巫卜晉景公不食新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以示桑田巫食饋而卒夫孟夏麥秋至今以食新麥爲六月非巳月乎驗茲六者足以定上正之爲子月矣然[illegible]所以得書春以建寅之月猶在焉故也春夏秋冬之序其不可變者也書春以存特也雖孟季之名亦當時所不紊也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故知四時孟仲之稱當時未嘗改也然則周人之常稱云何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建寅以來民間沿其稱也久矣且卜偃釋鶉火中之謡亦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下書冬十二月朔然則周世之常稱仍如夏正而書王正者乃春秋之特書所爲以天子治諸侯大夫者也

漢五時

秦立四時青赤黃白帝皆有獨不立黒帝畤漢高祖曰乃待我而具五也于是如有五畤吾嘗思之秦自以爲得水德故不立北畤乃其以身當黒帝耳非遺之也高祖固未喩此而封禪諸儒亦未有推見其意者

田疇字

漢末田疇避亂率宗族入無終山能以禮法御鄕黨致烏

桓諸國皆來聘問曹操卒資之以破北狄自三國志書並云字子泰非也泰字于疇何所取義乎陶靖節擬古之二首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云云此正詠疇事于義春疇雅叶南榮子曰春則泰矣亦後可

誰何

誰何詰問之語也誰者詰其姓名何者問其所爲故曰陳利兵而誰何曰莫敢誰何一問人一問事古文簡括乃爾

周公召公

周公封于魯召公封于燕魯則伯禽就國矣三年而報政
周公猶在也成王顧命召公猶在也厲王之難宣王在召
公家周召行政號曰共和詩黍苗崧高江漢之召伯春秋
之周桓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召伯廖召武公
過召昭公召戴公召桓公大抵魯燕皆長子就封而周公
召公晉輔王室別有支子世在周京爲師保卿士者史記
未詳及此燕世家但云自召公已下九世至燕惠侯而已
周有自諸侯入爲王卿士者如成王時衛康叔平王時鄭
武公莊公桓王時虢公林父是也如錫文公魯命之毛伯
衞叔帯與狄所獲之毛伯則與召公同受顧命之毛伯之

後也錫魯桓公命之榮叔歸成風含賵之榮叔則武王時
榮公厲王時好專利榮夷公之後也此與劉康公單襄公
甘昭公原蘇鞏富之屬皆同周召世佐王室者

誰昔然矣

誰者問辭也日遠而不記其何日猶人疎而不憶其何人
也若曰不知自幾時而已如此矣與疇昔義同

吳越春秋壬課

吳越春秋于側射技數無不精絕就中壬課有三四亦可
證古之數術者如伍子胥金匱第八課及范蠡玉門第一
並與今傳同也錄其文并推式注之如左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諫之云云矜觀金匱第八其可
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
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illegible]合也利以行
武武决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illegible]爲白虎
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大吉得辛爲九醜又與白虎并
重有人以此舉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

按此雖七月課大陽尚在午乃午將卯時課也

辛亥日　午將　卯時

八式

亥　子　丑 白虎　寅 太常
戌　　　　　卯

酉　　　　　辰
申　未　午 貴人　巳

丑辛　陰日視祿前丑在戌所謂大吉得辛爲九
卯丑　醜也　辛陽貴起午在卯順行數至戌得
寅亥　丑爲白虎是大吉爲白虎而臨辛也
巳寅　爲太常功曹爲太常臨亥明矣

按魯哀公十年會吳伐齊歲在丙辰艾陵之戰歲在丁巳
夫差之十二年魯哀之十一年也此云辛歲位也亥陰前
之辰也則是伐齊之年太歲在戌也與經不合　德在合
者辛合丙七月建申辛日時得丙申德在合也卯時發課

以戌加申卯時斗杓指丑故曰斗擊丑也辛生于子故丑為辛之本也

右伍子胥金匱第八課

吳王將擇日而救越王越王聞之以告范蠡蠡曰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四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螣蛇而臨戊謀事利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魁寅是時魁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豈非天綱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

按此子將卯時也太陽巳躔元枵之次

戊寅日

八式

巳勾陳 午青龍 未天空 申
辰六合 地綱 酉
卯朱雀 戌元武 天羅
寅螣蛇 丑貴人 子 亥

寅戌　寅戌者時魁其日也兩亥加日之陰辰之陽水生
亥寅　木故曰用又助之也十二月水王金休土囚故戊
亥寅　為囚日也冬水王而火死故午為死氣也戊貴人
申亥　丑在辰順數寅在巳戊祿巳是功曹為螣蛇而臨戌也數至酉得午為青龍是青龍在勝光而臨酉也辰為天綱戌為天羅今辰臨未而貴人又坐辰地戌臨丑陽貴人之位而未陰貴人又坐于戌故曰天綱四張也所　以勾踐夫婦皆不得即脫也

右范蠡玉門第一課其玉門第九三月甲戌式亦同但是太陽尚在降婁之次戌將丑時耳乃亥甲申亥未戌辰未也亦為天綱四張

大率吳越春秋所載四課皆視不泥發用其有魁者則并用論之耳他如伍子胥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則以子加巳子魁巳火甲子日巳巳甲魁巳是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兩

皆上魁下巳火生巳土而為甲魁子水生甲木而又為巳所魁故曰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也如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則以午加午今所謂伏吟者壬日丙午時丙受壬魁壬午原制日干魁支而又伏吟故命屬上天不得逃亡也此別是一小法今不傳耳

關尹子

老莊之外子書談理者惟關尹精儁可觀然時多似佛經語要是晉人作耳大抵晉世宗尚元遠故理緒微渺亦有採撫附會而託之先秦諸子以冀其傳者如列子之狙公紀消子孔子呂梁顛淵觴深之淵神巫季咸楊朱逆旅五

言也乎而辨之方言也墻茨毗兮辭也字爲文采唐中衿
重矣字爲篇鄘衛之熟音也杕杜采苓之用爲澈筍南山
之用止齊晉之詩助也知此而後見大招之用只已不如
招魂之用些蓋不待較其文辭也故文莫流利于風人莫
典與于雅頌
變雅頌而爲風者九歌乎如以楚茨大田祈年之什清廟
我將祐饗之章降工歌而使巫覡之優唱之也知騷之收
比興而爲賦也知九歌之變雅頌而爲風也始可與言詩
矣
大東其離騷之嘏吹與指歎星河俯仰衣屨嶰登雖非

夫採擷蘭杜媒取姚宓者不能躡其奇蹤也無羊之繪事
至于降阿飲池負餱何笠寢訛之與麐趾之同諸態畢具
使蔣斧戴嵩爲之何以加此昌黎甘之以作畫記斯亦善
乎能臨搨者矣
先之以生民次之以篤公劉又次之以緜次皇矣次文王
而配之以大明思齊則周之本紀內外傳矣崧高烝民皆
世家也江漢常武爲列傳也詹風之同心見怨之信誓
不思貞愁湛悔于迴萬強更充棟小說錢心之文無能及
其一語者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仲宣南登霸陵岸迴首
望長安之所出耶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則元
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其接響也顧徑逝而不得兮
魂識路之營營休文窮之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與中夜存虛以待之
兮無爲之先三閭之本領也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迴
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太白之本領也性有摩尼珠可照
濁水源頗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美之本領也不知此
而區區求之讀破萬卷林栖十年者早失自身面目去李
杜奚啻萬里人如王昌齡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盆亦有所得者韋蘇州水性自云

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擊雷轉空山驚便引起東坡若
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
于君指上聽諸語此乃反落窠臼蹊區至于落葉滿空山
何處尋行跡則妙入不言之表矣
春秋以後無復采風陳詩之舉故列國享燕其卿士亦惟
歌舊什而已未聞陳靈以後有新詩者一變爲騷遂啓賦
端而比興亡于賦至漢安世房中歌居然雅頌矣然而非
風也十九首直得風人之旨與音矣然出于士大夫所爲
而非民間之作亦不可以爲風也古者之風皆可絃歌則
非獨雅頌爲樂矣自郊祀鐃歌作而以樂府爲雅頌于是

乎雅頌遂亡于樂府五言作而以古詩爲風于是乎風又亡于古詩其出自民間而爲風且人樂府者惟子夜諸歌而其辭淫其聲靡又不可以訓也詩餘與詞曲已朕兆于此而古詩盡亡矣故詞曲者風與樂府之流而合也自士大夫爲詞曲而民間之歌莫采于是樂府獨流爲曲而又與風分矣

若夫坊中歌所謂七始即七音也即琴之七絃簫之七調也只此起調故謂之七始宋人以管合絃字定律今試用之即得其總詩家不復深究從前注不明耳

斷竹采葛窮刼之曲等即讀儺作皇娥帝子歌落葉哀蟬

曲等即王子年作耳悉收入古詩者是未且論世之眼要與讀書之中凡所錄詩歌能辨其某首爲著書者所作某首爲著書者所述乃爲具眼如蘆中人及河上歌則又非趙煜作也煜傳有此古歌及他事遂衰益之而作吳越春秋耳拾遺記則王子年所撰矣又凡賦中之詩乃賦之兼帶敘事者必有詩詩本是賦語並不當收入古詩收之謬也近見魏人清河見挽征士新婚與妻別作或刻之以爲蘇武妻荅夫詩者此不過十數年內事即詩紀詩所未嘗爲此僞也此最可恨凡此者皆爲務多之故夫古不在多如周鼎商彝有一眞者足抵連城豈以滿案爲勝耶而榮

子曰斷竹之質雖後傳而有本卿雲之文較喜起而太華論世論文當衡之于志氣升降之際臧顧諸詩所多取稗說中詩故斷自盛唐而晚音時見焉北海少此獎獨陶峴西塞自属商角之音

十八拍淺俗之極不但非唐經生作也要是元宋俚儒所擬耳視悲憤詩相去豈但萬里悲憤五言詩似是三首其七言二十八句者恐即是胡笳誹後人被以聲爲十八拍耳於忽擬乃王雨僞擬作宋文粹載之甚明近代好古者求奇先秦兩漢詩文惟恐其不能多輒有明見其爲某擬在某集而故收之者非獨不能辨贋而公然欺當世以爲

無博覽者且弁欺後世其罪于是爲最大也

前漢詩不使事至後漢酈炎見志詩始有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又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之句孔北海呂望管仲兩言耳而曹氏父子益張之漢折楊柳默默獨行行與大曲之滿歌行爲樂未幾時穢曲之傷歌行昭昭素明月皆曹氏兄弟詩也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思王集載之明是思王作而梅禹金收入漢樂府又善哉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甌無靈輒以報趙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此確然子建作而鍾伯敬詩歸選入古辭

相和歌辭長歌仙人騎白鹿、君子山上亭、二首氣味絕是魏音、尤似曹氏兄弟作、比子建稍平矣、閱藝文類聚爲了桓盟津篇之前半、似去魏近、故當從類聚爲正、得此頓豁宿疑、

古八變歌、亦似魏詩、但非曹氏兄弟筆耳、全璧無瑕、其次則黃鵠一遠別、然亦微嫌其纏與複、李陵良時不再至、三首絕勝蘇者、以其簡厚淵永也、蘇骨肉緣枝葉篇、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四語頗牴牾不相屬、恐有脫句、而從來論者未嘗疑及何歟、

李陵錄別、爍爍三星列、寂寂君子坐、二首却似子卿氣味、

文章敘一事、自有一事之始末、近代評閱家動曰某句伏某案、某句照前某句、使學者每爲古文、未舉筆而先有個架次設關鎖、甚至有特重出數字以爲照前者、大可笑也、故先秦西京之文、乃亡于近代之評書者也、古文有追敘者、自不得不然、如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其敘娶申豈特設此爲克段案耶、就中有小事、不得不先入一語爲張本者、如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則是爲後立司馬欣爲塞王張本耳、如曰季父項梁、意亦爲死定陶案耶、子夜歌中如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栢、此詩最妙、前不敘事而自見其平昔往來之狎寄、後不言誓而自知其夙昔必有指松栢之言、若使近日作古文者爲之、必將敷演作長詩、先敘其權洽而後及于憂色、先述其松栢之誓而後及于不應矣、二十字無首無尾、却有前有後、以此求之、不獨通詩、兼悟古文、

又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此有何情何景何事、而古雅雋永、味之不盡、將游子計程之心、道途涉歷之況、一一函盖、所以不可及也、

十九首無可思議矣、如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

不歸。空牀難獨守、以此二十言、較老使我怨四字、便覺此如嚼蠟、寶元妻人不如故四字、簡俊矣、上比以我御窮一言、便覺彼味悠迥、學者知此、方了詩稍有入處

願爲雙鴻鵠。思爲雙飛燕、皆源于相鼠之不能奮飛也。南箕北有斗、迢迢牽牛星、俱出自大東之睆彼服箱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即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之感念也、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即摽梅迨吉迨今之情切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即山樞他人入室之慰遣也、故三百篇者、詩之崑崙、亦詩之海也、無能出其範圍者、學三百篇庶幾得十九首。學十九首得似建安足矣。從近體入者易

日老河源問支機石哉
步出城東門遥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只用
前四句便是絕妙絕句
子建詩雖獨步七子東坡文雖雄視百代然終不似孟德
明允蒼茫渾健自有開刱之象此非以父子觀之論之也
殆實亦氣候使然具眼自得之耳如昌黎亦衹止似中興
故起衰之評不謬也其他詩家有開刱氣象者鮑明遠陳
子昂庾足當之此四公詩文乍讀俱如別是一國人到此
反郊立守其語言舉動神形光氣俱有不與常倫處
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子建 勸君更盡

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摩詰 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杜 數語一類也而子建語爽俊摩詰語駿冷老杜語慘淡
譬之一琴二手宮商異曲一曲兩彈疾徐殊奏吾友熊伯
甘言詩常有得其微處曾曰如蕭蕭馬鳴便是盛世敗還
氣象杜倒其語而加一風字于中曰馬鳴風蕭蕭便是邊
塞景色此語可謂知音少時與伯甘東郊看迎春伯甘有
蕭蕭風馬鳴之句寫出太平春氣足括杕杜末章
雙桐生空井江離生幽渚自君之出矣皆詩句也魏人之
句宋已爲題劉宋之句齊已爲題蕭齊之句梁已爲題然
則論語孟子至宋始以爲題者六朝爲之先驅矣

太白來日大難篇來日一身攜糧負薪今日醉飽樂過千
春一醉飽耳而遂樂過千春乎何其言之汗也夫英雄混
跡于傭保與人隱形于乞丐不屑不潔饕餮嶔崎往往如
斯盦以玩世不恭遂其超然自得此其所以能金丹滿握
而乘龍上天也此太白自道自傳神前乎此者惟東方曼
倩足當之故能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耳
何遜機杼蘼蕪妾裁縫箧笥人將上山采蘼蕪新裂齊紈
素二首各收入五字內極爲組練是盛唐人鍛句鑄事所
祖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則又初唐人洗滌穠滯所取
法也

劉綏詩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烟霞虞騫冠者五六人攜手
歲之際謝瑧杪秋之遥夜明月照高樓此調已濫觴于梁
陳非至王孟而始有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鴻諸語也
老杜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三愁字夾兩日
字以愁日愁日愁相接皆謂古無此體然非自杜創也何
遜擬古云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
惆悵非以上青山上青山及兩上一相接乎若陳後主戲
贈沈后則二十字中有五留人三不字而首二句以三留
人兩不字相接爲句矣
王邵冬夜對雪詩使先讀三唐後看六朝者掩姓名而問

之未有不以爲左司也奚更傳唱晚清鏡覽衰頹嗣膈風驚竹開簾雪滿山洒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偽然尚閉關

詩至唐聲直是有別傳即用字有不得泥古者如子規在史記歷書作秭鳺今從子規則輕秀若書作秭鳺即癡拙矣此等豈非聲外別傳南榮子曰蠨蛸長虹一物也又皆一東韻而律以螮蝀押則韾矣三百篇固有不可入律詩者也又如涷雨洒塵楚詞也一東韻有以涷字押者乎又如明妃秭歸人却使子規字不得

吹笛關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

傍關山幾處明詩家用上二字者至今引以爲例然風月二字首並見則後風飄月傍讀亦易覺不如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之輕妙渾然作讀之初不覺連用山樹字也千參天之杪想百重泉于百重泉知一夜雨則所謂千山杜鵑者政響于夜雨之後百重泉之間耳妙處豈後畫師之所能到前身畫師故是

贊公房側塞被徑花注從未及法顯西域記云爾時天人側塞空中招䰟篇皐蘭被徑信乎杜無一字無本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從來評者解者俱失之吾與亂離危亡立錐皆無矣而所至如歸盡賴朋友之惠自屋自穀而外如坐具臥具飲食炊汲凡百所用無一不出于友朋者每念欲歸則凡百俱無以是始知老杜之解而歎吾朋友之多厚也承平時讀者何足以知之

詩書遂墻壁頃日詩書求墻壁而不可得矣奴僕且旌旄故有憤激至于出仕者不讀詩史豈識春秋至行在夜深殿突兀突兀二字妙甚潤地瑞天金碧俱隱乍見高大登目知其爲殿耳暎黑忽得此語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將卒驕惰縻費後態言內具之

醉客沾鸚鵡杯也佳人指鳳皇釵也墮珥遺簪之意舊注謂鸚鵡自負能賦又謂引禰衡事鳳皇舉坐客奇瑞又謂

疑用蕭史弄玉事俱可笑南榮子曰詩有索解即非者如渭水自臨秦塞曲黃河自繞漢宮斜秦塞漢宮何等冠冕曲對斜景象恰合如注引宮人斜便不成話矣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遠字飄忽靈迥情景俱出俗本改爲源上風味索然立春雨見于本草謂立春節以後三日內之雨男子婦人各服一杯宜子雖三皇書也而以注杜詩之濛濛立春雨謂其有本却可笑立春日進生菜是唐典故也乃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生字粘上細字如繫生瘦生之解方有致豈必按典故乎

榆墩集選文九卷詩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世溥撰世溥有夏小正解已著錄是集前有熊人霖序稱僅存十之一葢選本也中間諸葛武侯無成論一篇謂諸葛之出師卽周公居東之志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又云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又云諸葛若久留在蜀必有不利孺子之譏又云昭烈之有是言則亮勸攻劉璋之言有以致之一事之不仁百行忠厚不足以葢之亮始教備殺璋以取蜀卒也致備疑其圖篡以終身云云其持論殊爲偏激昭烈君臣之契光明磊落爲三代以後所僅有永安託孤之言亦出至誠陳壽於昭烈傳中已極論之卽後主之於諸葛始終尊信亦未嘗有毫髮之間言何得因卿可自取一語而遂謂其有所疑忌乎至諸葛勸昭烈取蜀則自三顧隆中時已定其計而昭烈卒用其策以少延漢緒若如所論則昭烈生平與諸葛周旋者皆日在猜嫌疑忌之中雖魏主叡之於司馬懿尚不忍出此而謂魚水相合者若是哉文人好爲翻案之說殊非論古之正軌王士禎居易錄極斥其妄固非太過矣

說詩堂集二十卷

〔清〕諸匡鼎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橘苑詩鈔十一卷》提要

序

諸子虎男西陵名士余心儀久矣嗣移節浙中適虎男遨游赤城歲暮廼一歸歸又守其硜硜之志不肯來一見余每以未得覿面爲悵悵既而自思其人固不易見得其詩古文讀之亦可慰數十年之嚮慕而西湖諸名士咸謂虎男少所作已刻者俱燬于火今所存止有抄本耳余聞之悵悵

爲尤甚歲戊辰課士三浙書院拔諸生璧發爲前矛詢之則虎男令嗣余不勝狂喜亟索虎男所作詩古文抄本撥冗讀之再三不倦而始嘆虎男之才爲不可及也夫工于文者音調未必精長于律者散行未必富即古來李杜曾王諸大家亦祇專精一途故其詩文足以傳世而行遠今虎男學問淹博衆體兼美文則婉美歐陽詩則

追蹤老杜詩餘尺牘則與周柳蘓黃頡頏上下即日記小品亦簡絜峭拔無一時下葸弱語夫以如是之才天獨靳以一遇使之饑驅奔走僅僅供王侯大人書記之選此弇州文章九命之說所以嘆息痛恨于天之阨才也然虎男才益高品益峻即如余雖浮沉宦途頗非俗吏可比而虎男必欲以澹臺滅明自厲沾沾于非公不至之槩其他可知矣因弁數言于首仍交令嗣壁槑郵致且告之曰此光怪之氣不可遏抑速付梓以問世無徒藏之笥中是余所厚望也夫

康熙戊辰修禊日宛平金鋐拜譔

敘

壬辰歲余初至湖上僅信宿而去乙巳歲再過值嚴冬避寒古寺中尋發浙東之棹湖山之勝惟領畧大意而交遊文字之樂則杳然絕響逮今辛亥又六年矣始識駿男虎男兩君子把臂同遊古道照顏色乃暢讀虎男此集文章出入八家詩歌居然唐音至于小品小令無不畢美噫嘻二十年來余得三過錢唐始讀虎男之集定人外之交而湖山毓秀東南人文之盛余所未見者正無窮也亦以見勝遇之難而虎男金石之言是丘公諸天下不可徒珍於秘笥耳

禾城同學弟練貞吉拜譔

序

楠越人嘗讀越絕書纂種蠡及諸稽郢之爲人其艱難君國殫精竭思蓋皆王佐材而種不獲終蠡不返國獨稽郢則始終顯於越顧其文詞不槩見僅于使吳行成兩覘其言論其言婉而多風卑而不屈余嘗望古遥集恒有生不同時之想及訪其遺裔則駿男虎男兩先生固卓卓武林人望也比余設教來仁駿男時已謝世不及交所交者蓋虎男當晚年退息之餘時或過齋一把臂與予言最契合其文章經濟實本晁董故即以其緒餘佐當代名公鉅卿自州縣以上及督撫每每所裨益蓋以其所不得自爲發越者借以自攄其尺抱間亦發爲詩歌則溫厚和平之意溢于言表所選令文篇甚夥其長短二集尤爲後學津梁余嘗恨相見之晚既而攷其世系則醴泉芝艸根源固自不凡也余忝辱仁學幾廿載而一時俊髦相識亦何止千百然大率皆工于制藝閉戶呻吟不能籌人家國夫身不歷名山大川而志意復消沮于美衣鮮食則所造必不工且夫虎男有腐遷之涉歷少陵之窮愁由是而發爲文章衍爲經濟宜其工且大也今所睹者虎男遺集矣虎男於辛卯歲已捐舘其令嗣瑳貞復能克昌厥緒爲士林推重今梓其尊人詩文彙爲二十卷行且鐫其全稿以傳世行遠則

虎男固可不朽而瑳貞亦將善繼善述以鳴國家之盛余忝生同越生平既慨慕諸稽郢之爲人又何敢不于越絕書後爲虎男更增一則也

山陰弟姚若楠拜撰

序

說詩堂集者錢唐諸橘叟先生之譔著也先生武林世胄幼禀父兄之訓耳濡目染早歲卽名動公卿間自壯迄老遊屐所至王公貴人咸賓禮爲上客著書等身未嘗高自位置見之者如坐春風如飲醇酒憶某爲童子時每侍先君子於先生緒論間有答問先生目爲小友時先生僑居北墅相距纔二里許因得時相過從逮年十五六受詩于張秦亭夫子秦亭固先生之表叔也某因手寫所學爲詩以質先生先生輙奬借不置口閱二年先君子見背先生方應四方當軸者之徵禮羅幣聘無虛日某亦以食貧授經里

中不相見者忽忽踰二十年庚辰館竹竿巷之顧氏去先生居密邇先生甫自粵歸亟趨訊起居見則大喜執手迎勞且曰歲月如馳不謂別來至今君鬢未絲而余髮已種種矣先生意頗倦游方操選書以問世會某有薊門之役又復睽隔既而轉客東郡然每歸必肅候先生先生殷殷世講之誼未嘗以久暌岐視曾幾何時而先生竟謝棄塵世回思西陵當全盛時前輩林立某生也晚雖獲奉教二三君子然期望之深勗厲之切未有踰先生者先生有才子三人璲貞漢珩魯璜分屬契家昆弟所憾南北旅游未及謀面首春四日辱璲貞過訪出說詩堂集見示曰此先人之手澤也先人一生精力萃于述作余懼日久散佚裒爲一集授梓五年而始克告成願吾子序其篇端某自問檮昧無識何敢序先生之集堅謝再四而璲貞辭諄見屬不敢以不文辭既受讀卒業爲正其點畫之譌脫者若干字慨然歎曰文如先生信可稱作者而無愧矣乎葢先生夙負經世才未克大展厥用而以其所蘊畜者形爲著述故其崇論閎議長篇短什皆足以裨民彝扶世教有體有用不求工而無不工此古人之文非今世之文也至于詩律則規萬三唐詞格則錯綜兩宋尺牘雜著要皆風流名雋無一苟作譬若垂和之珠夜光之璧覩其光采靡弗欽

爲異寶當世文卓鉅工固已交口頌慕稱無異辭曾闇劣如某而欲置喙以當褒美適見其陋已璲貞積數年之勤慎重蒐輯壽諸梓以永其傳仁人孝子之用心誠有度越恒情者顧獨念曩日追從音容笑語髣髴如昨茲得捧讀遺文挂名末簡轉歎向老無成欲求父執輩行如先生者之是正而邈不可得能無掩卷太息而重深今昔之感也哉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人日同學姪趙沈壎拜手書

錢唐諸虎男先生傳

余年十七八時負笈入虎林從康矦陳夫子遊凡父執世好先達耆舊以及知名士靡無不得望見顏色者而两諸先生文名振一時予猶憶曾一再晤常讀今世說心循儀之則諸駿男先生所輯也駿男先生弟爲虎男先生虎男先生長子璧猕字璣貞爲亡友陳叔懷壻叔懷嗣子念弘則予壻也先生以疾終於康熙辛卯之十一月行將葬先生而璣貞昆弟以烜好故持行畧屬予爲先生傳予既睠且無稱于時其何以表揚先生爲勿敢辭且先生文章行業昭昭在人耳目第紀其負無庸誇飾爲也乃序次先生之行

事以見典型之未遠云先生諱匡鼎字虎男杭州錢唐人也昔春秋末諸稽郢有大功于越其後散處吳越間爲望姓而杭之有諸則自徵仕公始于是科第前後相望稱虎林甲族先生祖諱時寳字伯茂當明萬曆末以文學著名動公卿慨然有經世之志及魏忠賢擅政禍流縉紳乃絕意仕進是時董思白陳眉公文徵明輩爲人士所宗仰伯茂公前後遊其間相歎洽甚惟事詩酒往還遂泉石以終老父諱元振字麟倩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馳聲黌序中視科甲拾芥耳未幾値明末 國初兵燹頻仍娶夫人程氏前卒巳育駿男虎男兩先生毋張太君故無恙亂離日廹麟倩公乃棄諸生奉毋攜家避地山居提挈老幼周旋兵革間竭蹶奉甘旨未嘗一日廢也其歿也同里吳志伊毛稚黃私謚之曰孝節云先生生有至性七歲程太君卒哀毀骨立族屬見者無不爲之泣下麐倩公當 國朝大定僅乃得寧恭然憊甚未幾張太君麐倩公相繼殁生計日益落先生身居苦塊幾於滅性周身周椁必誠必信而貧困拮据手口卒瘏焦勞殆不可名狀益憊甚然先生故不屑屑介意先生自幼入鄉塾即好學雖在流離奔竄崎嶇呻吟未嘗去口至于讀禮之暇即襄殮不給而遺經藏書未嘗一日離手由是文名以日起雖先達名流未能或

之先也先是明末文社繁興分門別户各欲得名士以爲榮而浙中則正雅尤盛順治中禁令未設時先生故後進然人士會集無不以先生在坐爲快也遂爲正雅巨擘而耆舊如陳際叔柴虎臣毛稚黃陸麗京沈去矜及先達如關六鍵嚴顥亭丁藥園徐敬菴諸先生皆引爲亡年友若嚴雍菴邵戒山諸先生皆爲莫逆交四方名流來遊虎林者無不爭先投刺而先生家稍完性好客雞黍之設無間晨夕尊酒論文湖山倡和簪趾相錯也先生少即工於詩時孝廉江公子九爲尚書文昭公孫年少中乙科目空一世偶命先生賦瑞蘭詩援筆立就江公大加歎賞乃以女

字先生番禺屈翁山詩名重海內自以肯遜後身一
見先生詩馳書曰一片羅浮月足下分其多半矣同
里陳角倚先生偕其弟康侯夫子高尚勿起然自謙
下以及四方處無不知有二陳先生者與先生家世
道誼相合又以文章才學相權也角倚先生卒康侯
夫子乃以角倚先生孫女字先生子璞貞焉其爲名
流所推尚如此先生既博學善古文辭且練習時事
屢遊京華顧數奇不偶而名日益著凡慕先生者爭
以幣聘由是始爲富春令牛潛子幕客相得甚而湖
北撫軍玉如張公亦遣官迎致楚中而駿男先生亦
以才名遊四方先在張公幕先生抵楚而駿男先生

已病亟數日卽歿先生卽扶柩歸張公固留之勿顧
也曰吾兄千里孤魂忍以骸骨付之僮僕耶後應太
守鮑重光聘遊天雄又應邑令甘左之聘遊黃巖又
應郡司馬陳梓湘聘遊桂林又應大叅張勷伯聘遊
武昌最後應江檔撫軍于萊公聘先生遊跡半宇內
矣凡過名山勝地前賢往蹟憑弔登臨率多題咏稿
幾等身然不自愛惜多散佚或乞之先生以自爲名
輙毀其稿不欲令人知也先生生平無所好惟嗜讀
書逮老猶不倦年且七十餘手一編不釋孳孳若不
及焉每返里凡素交好友遇吉凶事必親赴問慰未
常以盛衰存沒易心人或以急求先生慮無不應者

或負之置勿校卽更有所求仍應之如初人以是憾
先生皆訕先生盛德長者先生性寬和坦中無城府
未常有疾言厲色卽下至臧獲待之怡然有過率誨
諭之未嘗加笞責也尤不肯面折人亦未常與人競
嘗赴友人讌集有狂生冒他人家世以自炫矢口無
作容且傲慢無禮坐中皆不平先生曰渠自無禮耳
與爾我何與而顧形諸顏色乎人以是服先生雅量
焉邵戒山先生卒先生往哭之曰生平老友盡矣以
辛卯十月葬先生又往送之郊嘆曰嗚呼邵君巳矣
予且行自念也不幾屬疾遂不起年七十有五所著
有橘苑文抄橘苑詩抄且看齋尺牘若柯詞楚遊日

紀橘譜共若干卷有今文短篇今文大篇二遝巳問
世今文駢儷尚留枕中先生遵先人志淡然于功名
雖一遊太學授州司馬非其志也子三長璧發仁和
諸生文名籍甚有應世才遊于四方能大其家次璧
發字漢珩璽發字曾璜皆能世其業
章子曰嘗聞先生母程太君夢虎入室既而誕先生
太君曰吾聞履九五之占曰大人虎變象曰其文炳
也吾子其大吾家且將以文名世耶今觀先生生平
噫夢信矣先生從麟倩公山[illegible]時偕鄰兒戲山麓虎
自先生背躍出攫鄰兒去而先生端坐如故額不濕
哉性頗愛橘及遊楚乃日吾得似江洲課于頭木奴

坐臥其間者橘中老人足矣號橘叟㫖志也余嘗謂
世人慮無不作好傳顧其人無足傳者奚取焉若先
生文章行誼詎不足以千秋耶
康熙壬辰孟夏中澣古潛年家眷世同學教弟章士
珝拜撰

先生鸞龍姿軼氣橫九州所向不得意慷慨還林丘
方其作賦時下筆凌王侯以茲薄軒冕蹤坐還科頭
我來同巷居相對忘春秋一任道路間礌磔驅馬牛
高松駕危石一榻長相留仰矚三天雲俯眎萬里流
西河弟毛奇齡具藁

右先君子小像乃雲間朱起麟筆先君子崱然玉
立左目重瞳與人接談終日不倦雖尋常論說嘗
有翻闢驚人語嬉笑怒罵俱成文章不讓東坡居
士也少與謝仙羅先生善畫像頗多癸丑鄭火盡

已失之後所書俱不甚肖稍似者只此一圖耳因
托高手細加描摹敬刊集首并刻西河毛太史題
古風一篇誌先君子老年寓竹竿巷杜門謝絕酬
應止與毛先生洽比往還晨夕無間故題跋雖富
他不並載承先志也

男璧發瑳貞敬識

橘苑文抄序

作文有三難曰法曰理曰氣不執于法則局陣紛雜
或前後互異或呼應不靈可以自信乎必一篇之中
意義融洽無相矛盾斯奇正並生變幻而不失其正
乃所謂法也吾嘗持此以衡文百不得一焉法備矣
而理有未當則議論舛錯可以行世乎必會通乎經
史及唐宋諸大家綜攬一貫彼此不相扞格乃所謂
理也吾嘗持此以衡文萬千不得一焉理明矣而氣
未充則多時下葸弱之病可以傳世乎必養之以持
久俟之以歲月廣搜博覽而又不敢有躐等欲速之
心使浩乎沛然者汩汩然而來乃所謂氣也吾嘗持

此以衡文千載而上千載而下祇此數人爲盡法與
理固難而養氣爲尤難哉錢唐諸子虎男具儁偉之
才家阮亭亟稱之余來西湖遇虎男於稚黄坐中各
道傾慕之意彼此相得甚懽因出所著橘苑文抄示
余余讀之嘆曰是眞虎男之文乎夫何難夫何難宜
乎家阮亭之稱譽不置也虎男以世家子生名勝之
地于書無所不讀又日與其鄉之賢士大夫盤桓于
兩峯六橋之間所見旣廣所積日富故其行文如錢
江之濤奔躍驚駛如黄山之雲倏忽變化不獨理與
法兼美而養氣之功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夫虎男
年方少即能文如此他日干霄直上置身于天祿石

渠間挾其所長著爲鴻文巨章必更有可以傳世而
行遠者其所爲文當不止此哉而余懶虎男斯編藏
諸行篋旋里之日以示家阮亭亦可謂虛往而實歸
矣輳里年家眷同學弟王士祿拜譔

橘苑文抄序

壬子律中無射之月吳山木落明湖草衰王子之歸
思凄其大夫之賦材劉苑而莫往莫來衛姜有終風
之詠誰聽誰和韓子有東野之書謂之何哉條其歎
矣錢唐諸子虎男定交于僕三年所居在今豐樂橋
東畔爲古橘苑地距僕寺寓數弓耳久不相見悉如
渴饑頃歸自富春過僕邸示以橘苑文抄屬爲之敘
開卷即得登高一篇不能不悄然心動也僕本羈旅
情不怡予登高君何材之壯偉而詞之婉縟乎昔王
福畤三子勔勮勃皆有時名而勃登高詩至今讀之
堪爲隕涕賤子兄弟亦三人雖才謝烏衣而情同棣

鄂十年以來兩弟後先俱逝惟僕在耳今觀虎男是
文一篇之中山川麗綺英彥雲集又家本鄉土交盡
比隣西園飛蓋豈無零雨之思東觀徵文亦有晞風
之歎比龍山則冥率觀鹰臺爲裴璽傳諸後代猶恨
不同時而況僕生當其世猶觸髮之繁霜咏清觴以
問影其爲痛歎曷可勝言嗟乎文章之感人如此若
乃撫大行之遺言一彈再鼓伊人如在送都諫之還
朝依忠教孝要言不煩凡橘苑之文羽翼倫常勿爲
苟作不盡于此二篇僕所見特序一卷迫行速遂書
此以復于虎男是月既望前三日鬱岡張芳敬譔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復命賦

太原馬公見五來督北榷差滿還朝一時士大夫各有篇什泉幕羅應園來徵予文深慚下里聊著斯賦以頌公焉

維癸亥之孟冬兮奉　丹詔之煌煌迺復　命于九重兮慶驛路之翱翔耀雙旌於周道兮策駟馬於鳳凰辭兩浙而言邁兮欣稅駕乎朔方爾乃冬日嚴寒北風騷屑江雲凍結海烟飛雪蒼隼凌飈烏鴉警節佩紱垂綸卿　恩赴國於是商賈扶杖而攀轅士民牽裾而求歎望纛旗之旋旋兮擁車騎之嘽嘽覩浮雲之互逾兮杳鴻雁之難攀堂留秋官之筆兮庭題白雲之翰若夫出北關過檇李眺虎丘渡揚子涉黃河登闕里高步金臺回瞻浙汜仰答　寵錫之殊恩日近天顏而色喜

哦松齋賦

鄜州薛二尹錫汝來丞黃巖下車以來政成治洽偶於官署構書齋一椽題曰哦松予過其齋爰抽毫以爲之賦

伊彼丹崖斗女攸分山聳委羽峰峙困控三江接八閩氛組鬱律霞駁綺紛廼有昌黎後裔來佐玆邑春秋郊行生物蕃錫士女謳歌鳥獸翔翊睠彼荒署廣不盈丈爰構幽齋清池之上松高千尺翠蔭羅幌樂與素心奇文欣賞爾其優游暇豫退食自公清琴撫几野鶴巢松青針乍長紫蘚初蝕節帶霜皴膏隨露滴上凌碧漢下薄清溪崇柯纍歷曲幹低迷喜映日之成蓋每牽雲而作衣於是客歎亭亭人歌鬱鬱屼嵲久以成鱗巖人長而蟠伏既而風高暗撫霜降開吟沸半簷之天籟落滿徑之清陰嵬如虎豹之姿欻作蛟龍之吼或指弘景院中或訝孫綽屋後有客披襟而過憑軒而玩登斯齋也聊盤桓而撫松若有人兮且吟哦以濡翰

聽松賦

同學王子丹麓學負通儒其行長者也雍容自守秉志堅貞性愛古松因自號松溪主人謝彬先生爲王子繪聽松圖并寫其照而勒之石四方名士無不聞風交頌予因爲之賦

昔少文之圖五嶽兮爲一室之臥遊今王子之寫聽松兮愛清風之颼颼終朝獨坐泉石兮恍潺湲其盈耳玄鶴欲入廊下兮白雲無心而生几伊王子之思毋氏兮感孝思而圖看效山濤之手植兮思方儲之棲鸞抑將爲棟梁之用兮同辛毘之十丈或李泌之養和兮欣陶弘之聲響松溪主人答曰不然與公高

尚齋前盤桓鄭薰虎士號居隱巖亭亭落落鬱鬱丸丸予將老此著述末年於是四明妙手仙臞謝彬既寫君貌復繪君情吾徒對此儼然促膝丹麓在焉呼之或出非不楚楚可憐兮復森森之勁挺彷彿乎登徂徠之山兮徜徉於嵩嶽之頂

竹賦

楚撫署中來青軒有竹數竿乃予先大兄駿男手植大兄墓有宿草而斯竹儼然成林昔人所謂物在人亡無見期也感歎嗚咽遂爲賦焉

念篁篠之脩脩兮廼予兄之手植既凌霄以冲天兮何虛中而圓質上葳蕤而防露兮下娟娟而森萃伊開花而紫色兮復離離而翠實胥擅美于東南兮又遺種乎楚北匹淇園之猗猗兮夾渭川之籠籠或産瀟湘之濱兮亦生雲夢之陌一竿兩竿扶疏兮千枝萬枝相射當春日之菁葱兮歷冬霜而嚴慄風鏦錚而秋聲兮雲颼飀而夏碧抽雉頭而怒虓兮拔鳳尾

之絡繹悠揚如簫管之奏鳳鳴兮縹緲似鸞鶯之來棲集恍爲竹中之高士兮且冠皮而巾幅何可一日無此君兮來蓮華幕下而結宅敢追晉代之七賢兮還慕夫唐時之六逸聊放歌於其間兮激清音而按律昔孟宗痛毋之早逝兮孝思格而筍冬出今予傷兄之儀音不可見兮對欒欒而空悲手澤因棺筤而感歎兮遂陳詞而嗚咽

柳賦

黃巖官署幕府之庭楊柳毿毿垂條東楹拂乎綠波揚乎靑蘋葉帶露以生姸樹含烟而增斐使君顧之翩然以喜錢唐諸子爲之賦曰

丹崖署裏介石堂前寒食東風之節淸明細雨之天覽柔條之浥露睠嫩葉之流烟樹無雨而欲滴枝因風而漸連試纖腰而還怯刷蛾黛而爭姸鬬輕颺於碧玉飄弱態於麗娟縈香思而欲舞拂瘦影而自憐爾乃殘月初斜曉風微颺淡拂香斬輕籠步障繁行子之玉驄垂麗姬之錦舫乳燕翻而載翔雛鶯嬌而未唱縈塵集羽影三眠却月橫烟眉十様於是粧臺碧映綺閣靑排光搖西幌翠覆空階盼靑靑於遠道傷裊裊於天涯感登樓之少婦悲掩扇之宮娃各攀芳而集恨咸攬絮而縈懷又若涼颸流金露華耀玉葉老飄黃枝枯褪綠雜孤蓬以並飛繫浮萍而難屬緜渺渺以斷魂花紛紛而動矚攜訶陵之酒卮鼓揚白之妙曲齊別緒之短長驚離愁之斷續若夫秀質婆娑輕絲流亂韓郎有靑靑之詩王子有濯濯之讚江亭則勞勞傷心漢潭則依依興歎彭澤之高節五株虎城之淸風三轉向葉底而編經擬林間而學鍛綰翠帶而未成染藍衣而欲換莫不想淸韻於躋攀憶奇蹤於把玩使君愛風流進嘏卮名同賓唱柳枝歌曰靑靑兮麗夏輕塵濛濛兮晝迷路人落落兮雪起暮春千條萬縷兮似笑如顰座客援筆以屬和兮予爲之吹笛於江津

芭蕉扇賦

采重重之翠葉綠成林而抽枝映綠天之鮮潔裁月輪而揚輝若夫日次北陸星居婺女炎燬銷鑠莫有安處於是王孫公子競相動搖涼風却暑常以逍遙擬比翼而徐轉並同心而盤桓臥北窓以自適拂塵埃而往還

並頭蓮賦

予世兄張十勤伯年少篤行博覽群書善作詞賦翩翩佳公子也凝翠齋前手植盆荷或一莖四花或並頭一蔕予玩而奇之勤伯乞予爲賦予學愧子雲才慚枚叟第愛蓮心切勉握管爲頌不計詞之工拙也

原夫百卉之敷英茂兮予獨異乎芙蓉既㸑幹以凌波兮復交輝乎盆中伊美人之蘭茝兮得陽池之佳耦喜並頭之稱瑞兮因相愛而爲友皎兮若夜光之齊在玄岫晃兮如初日之共映東方華山之蓮十丈兮重泉之藕千常雙影紅分兮奪文茵之色艷所心

相合兮穿碧玉之衣裳或曰澤芝亦名方岑在秦始之年兮報駢花之灼灼暨元嘉之歲兮慶聯幹之亭亭與觀一莖同心兮開元曾稱乎瑞大神龍獨枝合歡兮宗元亦爲之表賀戲錦鱗於紫葯兮濯繡羽于紅葩製芰荷以爲衣兮孰是花之修姱瓜共蔕兮橘連理斯並頭兮誰並美爾乃金風當夕釃酒有翁鴒翩翩其睠空月皎皎其入室燈熒熒其高張影雙雙其坱軋美紅蕖之並房兮偉菡萏之特奇騶張子之終朝觀覽兮若坐玉帳而遊柳池于焉明皇解語于其側閔尹乘船於其處王母騎鸞而下來靈運遠公之徒願結社而不忍去復系以歌歌曰田田兮蓮房

馥馥兮耩香花開一帶兮並頭雙雙欲採擷兮製爲
裳飲君筒兮醉瓔槳予爲之賦兮傳千載而焜煌

秋江別友賦

張子个臣就姻于黄邑官署秋杪還西江與予分
袂於丹崖之南門浮橋黯然言別因爲之賦
三江浪激百步沙紛赤城霞起華頂日曛信對此之
易感況臨風而別君爾乃玉露降寒金梧盡脫蟬寂
林端雁橫天末紉芳溆之將離縶飛軒之叱撥魂隨
波而數遷腸因峯而半割黯幽緒之綿綿動勞心之
怛怛有客攬袂下筆千言文擬平子之賦身來委羽
之山昔賞奇于鄂渚今聯句於海天羨龍文兮駒齒
真玉潤兮珠圓聡白雲兮頻瞻望攀柳條兮忽思還
於是歌驪曲集離筵詠秋風之句唱南浦之篇惜知

已兮遠別問後會兮何年重日秋色滿空兮江流浩
浩歸去曹山兮高堂献棗安得隨黄鵠以高騫兮與
君屬和于羅漢峯之別島

雲霞賦

峯泖主人作雲霞詩四首疊和至一十六首友人筆岩務村屬和其韻皆首首纖新字字艷麗雜之温李集中不復可辨稽郢後裔橘中耆叟三復朗吟興不可遏遂掞翰而成斯賦

粤惟雲根起于泰山霞氣蒸于赤水崑崗有五色之形瓊室有九光之美耀燭日之文章燦麗天之錦綺其爲狀也靳靳馥馥郁郁紛紛無心出岫有意被曛髣髴乎若神龍躍彩而蹙鱗紋葳蕤乎若威鳳刷翼而翔紫氛凌貝闕珠旗而衍曼兮褷金翹玉葉于雕雯丹房開而蘢蓯澎濞兮赤城迥而光氣氤氳於是

星采微湮日輪半起初浴海而澄鮮旋排空而瀰迤乍出兮疑銀河瀲灩以逾光盤囷兮恍金霧閃爍而未委少進兮訝玉女投壺而含笑灼礒礋而不止延亘兮似美人化虹而蝃蝀錯青黃而不能窮其理爾乃涵夕陽以墮飛映啓明而報曙夢陽臺而爲朝壓扶桑而宜雨倒影秋波則蠶錦之濯于江姬騰彩春霽則月梭之裁於織女隨景序而幻形又何能以條舉若夫天半横朱鳥中凝翠羽客駕而徜徉山人乘而游戲獻龍膏而載浮驂鶴翎其如寄方朔之臺上初升王母之饌中正賦或一片而成香或多餮而致醉古瓌異於傳聞今耳目之攸值

蓴賦

粤西湖之佳產洵莫美于茲蓴隨微波而蕩漾似釵莖之初榮羨凝脂之滑澤恍欲浮而欲沉爾乃命舟子駕輕舠于以采過段橋撥清流而潛摘翻碧浪而輕挑奚野芹之能匹實季鷹之可招于是薦之樽俎將以玉匕和之薑桂調以鹽豉甘襲齒牙芬生盤几既適口而宜脾頗寧神而爽氣安得不千里而思歸望江東以誇美

壽母賦 有序

壽母賦者爲洪母錢夫人四十作也夫人爲名家女作嬪於洪氏洪爲吾杭望族生子三人皆聲名籍籍毋辱與夫人長嗣昇稱文章交故於夫人設帨敬爲之賦以揚厥闈德焉

粵元黃之既判兮惟陰陽以爲始終男以正位乎外兮女以正位乎閨中故觀型必于潙汭兮關雎肇起乎國風雖王化之權輿兮實家人之咸同惟夫人之未笄兮幼即號乎女宗禮數嫺於內則兮詩不愧乎蕭雝守女箴之婉娩兮習班誡之德容既作嬪於洪崖兮衆交美乎郝鍾晨則儆於雞鳴兮綦尚纂乎女

紅奉榛栗於堂上兮洵必謹而必恭爰相夫子以儆業兮何負樂羊之高蹤見遺孩於道路兮親鞠育而靡窮憫傭工之鬻妻兮予金錢而復從乃生三子實獲麒麟階庭惟生乎玉樹家學不愧乎龍門既丸熊而教子復含飴而弄孫客來則解其雜佩親至則指彼廩囷惠餘光於東壁安東蘊於西隣斯則孟光之所以將敬而湛母之所以深仁者也時維中秋律中南呂桂叢馥乎階除兮鴻儔來乎雲侶何秋月之晶潔兮露泠泠其清滑既華堂之履錯兮衆恩交乎蘭炬曰壽母之設帨兮群交獻乎桂醑茲時也或奏雲璈之笙或命雙成之舞或沉碧藕於緱山或擷金丸於瑤圃將以比遐齡於西王樂芳樽於鸚鵡於是衆賓肅然爰舉春酒魁星在樞圓月掛柳丹桂森森萬福攸有啓厥家聲聿惟母壽鼎也不才既賦詞畢又復作歌歌曰明月皎兮映河秋雲麗兮女蘿丹桂發兮舞傞傞介流觴兮顏未酡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吳江雙節婦傳序

余閱無錫朱襄所作吳江雙節婦傳三復讀之不知涕之無從也而爲之序曰嗟乎古女子之以節見者彤管所載多矣要如許氏姊妹矢志雙守以享遐齡而全其節者此自古所難爲節婦者吳江石里邨人長爲張文達妻而次適周志達纔九月耳文達家貧長從十指刺繡至丙夜不休聊以資生以故得無凍餒憂會　王師下吳江文達在南軍被執死之志達往偵之亦被執令薙髮不從亦死之時長年二十九

次年十九姊妹相與號泣尋屍値溽暑積屍糜爛城下遍覔七日不可辨乃已長獨居其兄弟欲偕以往泣曰吾以未亡人有先夫之敝廬在以死守之可也卒不往次則朝夕嗚咽而不哭終喪三年姑視其貌日瘠疑而欲嫁之泣曰婦之不哭節哀將代夫子以事姑耳豈有他念姑感泣賴膽養者七年及姑病當彌留之際執節婦手曰汝之志我知之矣我死汝依姊而居此不可居也于是以家資悉畀之應受者遂依姊而廬焉棲一斗室各奉其夫木主種租田以自食斷腥血味朝夕持呪唄有老尼勸爲其弟子長曰婦人之髮不可薙也次曰焉有夫子不薙髮死我忍薙髮乎哉至於今五十餘年矣於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宛平王相國聞之題其閭曰姊妹雙節而紅蘭主人等倡和吳江雙節婦詩數百餘首傳世則雙節之梗概方將歷千古而不朽直與日月同光矣余先君子同懷姊妹三人亦皆青年守節壽俱耄耋至今浙江通志所載諸氏三節婦者是也因序雙節婦傳併附及之俾史氏之表揚風節者得以采焉

送嚴顥亭都諫名補禮垣仍假內歷序

辛亥八月朔嚴顥亭先生奉　命召補禮垣行李將
發同人各賦詩文祖道北門外余從宮春歸亦把酒
一卮以送先生而爲之序曰臣道與子道一身難兼
盡也而顥亭先生獨兩得之何也我　皇上登極之
二年先生身歷吏户兵刑四垣奉　命特簡京卿當
是時先生爲諫諍之臣每一疏奏　天子色動在朝
之公卿大臣以及天下之縉紳賢士無不稱先生之
忠言至行如此至於章奏輟行莫不有關於一代之
治體雖賈誼陸贄王吉雀寔魏徵之輩復出無以過
之先生既受　命即奉母太夫人還里當春花秋月

之時霽風清之候白髮板輿斑衣戲舞東苑皐閣
真不減洛涘蒙山矣余以葭莩之末嘗得登先生之
堂把酒談心著文賦詩之暇見先生論天下利獘之
所起人心風俗之所趨兵農禮樂刑政之所治無不
抵掌熟論精確然則先生閒居承歡之際要皆時時
不忘　朝廷任屬之意也今先生於人子之禮孝道
脩至政在候補京卿未赴　闕也而　除書獨下復
以禮科給事中起用先生乃應　命而起其在故鄉
平日爲　國爲民之心一旦委寄出爲天下蒼生之
望所謂事君之日長章奏之能言自當與賈誼陸贄
王吉雀寔魏徵之輩共稱不朽也余自癸卯至今受

先生之教育者八年於茲矣迺雖讀書宮春不得嘗
聆先生之訓型然時得傍君家客星如獲侍先生爲
噫古來臣道子道之兼盡而忠孝之得以兩全者其
惟先生與其惟先生與于其行也因爲序以贈

永思録序

父母有善行必得賢子孫以表彰之而賢子孫之克繼又必藉賢父母以光大之此余讀永思録傳序銘表贊誄詩辭而深歎敬一韓君之能闡揚其先世也韓氏家世洪洞自濟南公僑居天津値敬一君出宰福山下車以來飲氷茹蘖一遵庭訓福山人喜曰眞吾公也越二年君迎封翁暨洪太君之邑黃童白叟懽迎于道又喜曰眞吾公之父母也未幾封翁與太君還天津濟南公曰吾祖籍洪洞有先人之廬舍在吾其歸與道次曲陽公卒翁獨從行拮据旅邸凡祔于棺者必誠必信扶櫬歸塋母亢安人在張灣値京

師闖賊叛遂及于難洪太君在天津聞變即改男子裝上馬率僮婢若干人疾馳護其家至則亢安人抱重傷門以內死者十八人矣洪太君慟哭纍瘏侍藥目不交睫者若干日無何亢安人卒含殮附身誠信有加克如禮制可謂孝矣復獲左契一篋于灰燼中鐍而藏之待伯氏至出以歸伯伯氏泣而拜曰吾家鹽筴得無廢業者太君之力也夫封翁廼濟南公季子也與伯氏異母伯氏與母衛安人俱留洪洞封翁母亢安人亢以素封名里中初安人來歸資遺加盛奩金萬餘濟南公曰季亢所出也金必歸季後封翁與洪太君咸以金歸伯氏有賈豎素怨伯氏者訟伯氏欺其弟封翁曰我固以讓吾兄汝何爲者出是誣者大訕嗚呼縱觀天下爲聖賢爲豪傑者且千百輩而欲于其中求一人焉如封翁偕太君讓金于伯氏實史册所僅見此與讓國讓天下之心一也可不謂難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封翁之善行化于其鄉者多矣余獨舉封翁讓金一事以風示天下可以表當時而垂後世維願韓氏子子孫孫永思祖父于勿替故不辭而爲之序云

重光序

辛亥八月八日余自富春還里門因過季君孚公之官署孚公見余忽涔涔淚下蓋以尊公念生先生目雙眚也遂言決意請憲乞休歸侍余惻然良久慰之日嘗觀古來天之報施仁人孝子歷歷不爽余聞君來丞錢唐先生諭曰願汝爲好官不恥汝爲小官此眞仁人之言今君甫涖任即遇水災繼又值旱魃而君奉憲勘荒多方賑濟救活生民不下百十萬雖爲臣報　國之道固然實爲子盡孝之心靡不至也先生雖目眚必有異人焉以治之君其毋憂後遂別去至除夕余復還里孚公貽余札云老父目重光矣稽

郡守爲文志喜足下可無一言乎余與表叔張祖望家兄駿男聞之爲之喜欲狂也元旦孚公招余過座上得晤張子逸園張子者方面青瞳瞭視不凡其殆余之所謂異人耶爲人倜儻豪俠對余述用針開瞽時因有赤脉難以下針三復思之用迴身廻旋法目得重光又述閱杜樊川集有云石公集周師達治目神醫也公集針姜沔而効周頠有赤脉師達終不下針頠目竟不得効由此觀之使公集師達至今在自當向張子而頫首矣噫此先生仁厚積德之所報而孚公誠孝感動之所致也雖曰人力實有天意焉孚公爲文紀異逸園復爲敘事表叔家兄皆爲文稱賀余屬在通門敢不附一言以爲慶是爲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孫子無言歙隱士也十年寓廣陵歲戊戌余過竹西亭訪無言時無言往天中不得見甲辰無言來西湖過余古橘苑入坐劇談忽起字余曰吾鄉有黃山焉七十二峯頗堪依隱吾將歸而結廬於茲子其能無一言以贈我是時余方居喪不敢應辛亥客富春午公潜子之署齋無言復至西湖兩人竟不得一把臂後余返里門同學毛稚黃王丹麓皆以無言不得余贈言爲悵已而有客來富春云自黃山至余問黃山客起而言曰君知黃山未知黃海之奇也七十二峯間有一峯拔起約數十百丈爲蓮華峯上捕雲霄傍無附麗石片片作青芙蓉色徧峯盡白松長不過二三尺扶輪盤曲如蒼虬如茶蓋如鬼怪鳥獸之形下視諸峯葱蒨茂鬱羅列似兒孫狀問嘗夜半從峯內扶草躡磴登蓮華峯頂時東方將明瀕看黃海萬頃汪洋洶湧滂涵俄而鼎湯沸揚轟烈有聲頃之忽磨盪激射峯似倒仆觀者目駭神驚踣地不敢起踰時方得定須臾日起如鏡臺初懸色比臙脂所謂黃海者皆焉消滅而蓮華之下千巖萬岫明蒨如洗復羅列似兒孫矣余聞而嘆曰有是哉無言之欲歸隱斯地也有意也夫且山川之美吐發奇氣不聚於物則聚於人況黃山昔容成浮丘得道於此今無言有留

松關將爲歸隱其中以日餐秀氣他日將乘雲御龍無言儼然神仙中人矣無言客廣陵十餘年不得歸余聞客述所說特爲之序趣寄無言以促其夙駕毋徙涸跡于竹西亭畔也六月望日題

贈賈素菴司馬序

賈君素菴來佐郡柳州不數月而郡大治官得其人治得其法其爲利也溥矣余來桂林適君値季會城因得把臂定交併讀其家刻明儒學案一書遂不禁起而歎曰君之爲政其得于趨庭之教也久矣昔柳子厚由判柳州致治休明文風遐被郡國之士子承子厚爲文者悉有法度是以韓子稱湘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今柳州屢遭兵燹文教日衰僻處南陲邈乎天末一隅至猺獞犵獠諸種聱教阻絶尤爲文治所不及被惟有閉巉巖穿荆棘老死于蠻烟瘴雨中日與毒蛇怪獸跡相錯耳非君子厚之時之比

自君之涖任也出家刻以教之使民知有道德遵其學問不特人文將來軼子厚爲尤盛即其地之山川愈益增重也何以知其然也盖値季一官省會呼爲理事廳與按察司相爲表裏案牘如山明刑折獄非有兼人之才者不能自君理事以來開黃俊父仰之非死罪而曰此囚無死法断猺獠犵狫之非激變而曰由僧定卯之姦淫雖使張釋之于定國復生恐亦無能踰此者矣余于是而益歎君之才有大過人者家學之淵源于斯見矣書曰學而後入政君其有焉余羈館于燕趙韓魏間嘗與魏太師貞菴申學士鳧叔尚論理學二公嘖嘖稱故城賈若水先生精研關閩濂洛之旨天下翕然宗之可謂當代大儒者也無由登堂一接顔色心輒儀之今來粤西遐荒與君得相往還所謂思先生而不得見得見先生令子一讀明儒學案庶幾如見先生焉因并及之遂爲之序

西河毛氏世世受詩傳至錢唐爲尤盛云明時有竹軒公者守南安已歸老聚諸公讌集賦詩歸田會録咸共推之稚黃子八歲能詩後爲華亭陳臥子先生所歎服共從兄用儀賦吳山春曉詩載於省志風致特勝今毛子雲門即稚黃子之賢嗣也弱冠英英以詩擅名今年余館黃巖署與雲門同事每登臨憑眺輒有觴詠余輩思索未得而雲門已筆落如飛矣因歎余之老而才盡也憶十餘年前稚黃子與家伯氏駿男及余花晨月夜互相倡和不旬日間裒然盈帙曾幾何時而伯氏已長徃余行年五十頓毛種種讀

雲門詩不禁起舞已而歎且泣雲門因出一帙索余爲序三復讀之甚歒風雅要歸性靈其神氣奕奕尤覺隱現于楮墨之表夫以西河世世受詩而雲門之詩又得家學之淵源如此雲門過庭時詢之尊公諒不以余言爲過諛哉

有客盤桓巖名處士同人宴會湖號郎官堪流曲水之觴遠勝寒陵之石況乃七賢共醉引林下之清風六逸留題徧溪邊之佳樹性情偶適都緣游衍於一時風雅聿傳遂播聲名於千古同學黃子大宗家住山陽客來湖上嘗彼才華實何家之學游論共歷藻精曹氏之書僉兼之性樂林泉復以情深朋友初逢九日旣載酒於靈峯再續登高還扶筇於葛嶺然而寄雲蔽野寒雨連江蠟屐雖攜油衣難假慕王郎之雅步未免霑濡感蓟子之留賓何妨常聚登臨未暢爰仰止於高山淸霽可期載追隨於暇日因於二十

九日復集一十八人再展重陽來登孤嶼欲彷修禊之事還重修禊如愛峴山之勝載造峴山斯時也芳菊含芬芙蓉吐艷登高崗而扶草步曲檻以觀魚風搖松響翻似泉流霜着楓丹忽疑山燒蕭蕭江岸披月帳而悲鴻寂寂山巔凴霜階而警鶴安仁素節但賦蕭條宋玉悲秋止嗟搖落惜俄頃之光陰有餘尺璧極良辰之嘯詠豈止籯金返逸駕於蘭棲要同襟於蕙苑相隨翠蓋盡屬裴王把臂石交無非庾鮑元規共趣自留題詠於西陵樂令同情應羨淸談於洛水同遊諸子各成一文鐸菴製曲竹逸作序蓋思作記祖望作書武令作賦丹麓作詞冰修作引大宗作

說虞山紀事西樵題辭射陵擬騷敷文擬七立雪擬問人遠擬辭稚黃製操蝶菴譜琴圮師樂府孺懷跋後詩以同體題則分韻千言立就齊稱夢筆之才七步告成共道懷蛟之子曉星未落盡唱新篇華燭初殘供成巧製或憑高而抒作賦之才或援筆而出驚人之句或即吟雲物披一座之文章或徧捫茱萸紀他鄉之昆弟道在素交心期古處實藉山林之勝郗成翰墨之工所謂泛舟談讌何殊元圃之遨遊流水登臨不異蘭亭之宴賞徜徉終夕辨論忘疲若僕者情多弛放尚樂棲遲才本庸愚還期眺望着謝客之屐便擬登山過黃公之壚時還作賦欣逢雅集聊敘

數言庶使後人追思前事值此勝會自當高詠數章遇彼良辰復廣清歌幾闋謹序

楷法要覽序

上黨牛潛子先生所輯楷法要覽三卷予既受以卒業因言曰偉哉是書實字法之巨觀書家之秘要而古學庶幾再見於今日也蓋自金根誤改於韓昶甪里獲訂於雀徐卜商正三豕之譌馬援糾四羊之法以至稚川字苑加形景而爲影右軍小學變丣陳而爲陣又且史譌嚮肥爲剌啇傳誤袓禓爲袒裼對去口而從士漸失制字之原罰改刀而從寸已遠會意之旨俗書相沿其來已久先生起而憂之訂字學之不明於天下則後人之去古也實甚於是取六書八法以分晰之將字訣先从次从以細註之或一字二

字三字四字相似以辨論之盡十餘年之功得輯成書然則先生之有功于字學也不小矣夫篤于好古者較古之正譌者必精而後當于伏羲氏一畫之祖是書出而問世使天下之學書者知所宗則古學得以再見而字法不致湮沒者非仗人任實先生也其爲序

送張容菴中翰北上序

武林之屬縣有九而一時以賢才稱者則有新城張公錢唐梁公富陽牛公最表表焉張公本山東之武定梁公本北直之真定牛公本山西之潞安三公所生之鄉不同其同來作令也則均在武林武林俗素淳近稍雜以四方風氣故不易齊三公下車一郡翕然三公每治政之暇各飲酒賦詩不朞月而篇什盈篋於是張公則有東安餘嘯梁公則有藤塢詩集牛公則有小隱山房詩草等書行世武林一時嘖嘖稱三公政事文章相掩映云未幾閩嶠變起武林軍馬雲集三公俱馬上籌度使小民仍得安土樂業若不

知兵也者今　天子作新吏治凡縣令之以才績著者不次擢用於是牛公擢吳門司馬梁公以同知仍治錢唐獨我張公大部以公才特名入　內廷擢爲中翰簪筆鳳池爲天下模楷焉武林人士觀我張公亦榮矣哉是月也梅花爛然行李將發公特買舟于孤山之畔招知已二三把酒處士墓下賦詩數章而去武林之縉紳父老立乎境中瞻望行旌俱愀然作色而起曰張公行矣望公之車馬而不來矣余述其事以告梁公牛公二公曰即諸子之言足以頌張公矣遂述其言而爲之序

凝翠齋三子倡和詩序

昔崔顥題詩黃鶴樓稱爲絶唱而黃鶴樓之名得不朽以此豈非地以詩重與凝翠齋者余張十世兄勤伯所創別業也勤伯孝友天成溫其如玉坐齋中讀書每多吟詠其爲詩也蒼古雄壯如夏雲奇峯天半出沒又如秋日山陰道上烟嵐萬狀嘗與賢兄岵菴暨友人沈子公翰拈題倡和益不異士龍之於士衡王維之於裴迪裒然成帙簇簇可觀三子各賦凝翠齋十絶不減晴川芳草之句夫以黃鶴樓之巋然者止以崔顥一詩著今凝翠齋得三子品題安知千百年後不與黃鶴樓共稱盛事耶余欲使天下後世讀

三子詩知黃鶴樓側又有所謂凝翠齋者筆墨既得江山之助江山亦藉筆墨而傳使後之人想像流風徘徊勝境豈非泱泱乎一曠觀也哉

别王書升序

河東鄆城多好學讀書之士古不具論近如魏翰林希徵則所舉博學宏詞者是也王子書升產其地年未弱冠即喜讀書能文章赴試不得意出遊細陽適余館于署中書升見余頗依依請業請益不止余老矣舉業一道三日不理便涉荒謬況余棄此道十餘年哉大約近今風氣概復崇古六經之外如左國史漢八大家及成弘以來先正諸名家小品當專心課誦朝夕涵泳昔人所謂故書不厭百回讀又曰讀書百遍其意自見信不誣耳昔梁鴻寄賃廡下而稚圭傭作以給食飲後來俱成大儒立其身於萬物之表

書升値此境界兀坐土室孤燈風雨抱守一編正宜發憤讀書若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豈不可惜吾與書升約一日六時以三時爲主人辦事以一時聊以自適以二時課讀不輟文章自然日進思路自然日開學問自然日長矣古人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若僕者少壯失學老大無成真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歲云暮矣余將東裝還里門聊序數言作別以效古人贈言之義書升果能從此學古將來獻策金臺看花上苑天下之士咸欣欣然稱曰幸哉鄆城王子貧不自保出遊讀書今果升爲蛟龍頻作雲雨能立身以致顯名與魏公辯翩前輝豈非一時以爲美談也哉

哦松小草序

癸亥秋杪余館黃巖署中每遇颶風怒號慄慄危懼詢之土人皆曰邑城近海故有此澎湃洶湧之聲也如是者三年習焉不覺今年新秋忽聞墻東歌詠聲朝吟暮哦高下疾徐以雅以南如是者三月矣一日薛二尹錫汝出哦松小草一帙乞余爲序余歎曰此墻東歌詠聲之所由來者耶開卷即得其憶松篇讀之離奇惝恍不減少陵草堂畫松之作夫少陵嘗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取錫汝之詩諷詠而紬繹之非讀破萬卷者益不能道隻字也昔淵明爲彭澤令高臥北窗撫松盤桓今錫汝來丞黃巖荒署淒

清案無塵牘有亭一椽有池半畝方竹三個古榕兩株日望天台華頂之松吟哦不輟吾知石橋南畔第三株將藉錫汝之詩而並傳矣異日懸之國門有似澎湃洶湧之聲震驚天下豈僅浙東巖邑稱爲風雅也哉

劉節婦序

劉節婦者劉君復元之妻也年二十六歲復元死節婦哀毀絶食欲以身殉公姑諭之曰吾二老人待汝以終七歲孤兒待汝以長汝安得死於是節婦震然呼天者三呼夫者三始一意于奉公姑鞠幼子自是不復求死矣居一斗室奉夫木主襄殯必以告新菓蔬必薦而始嘗宗黨見者無不垂涕訓子重冑必以禮義故復元雖歿而家風肅如也已而公姑相繼夫世節婦哭踊甚哀一切殯殮窀穸之需皆出其手人皆以爲勝丈夫云嗚呼豈不難哉重冑聲藉黌宮諸孫濟濟長者早列膠庠各已成室居家嚴整子婦不

敢擅出中堂嗟乎節婦可謂知大義矣吾聞王者之制有烏角至白以旌厥宅里今江夏父老上其事于有司大中丞年公表揚風節上其事于　天子奉詔建坊于永豊里大書貞節以旌其門人莫不嘆曰苦節四十七年不負所志矣余浙人也來遊鄂渚景仰其節義高行故樂得而爲之序庶斯附以不朽焉

叢桂圖序

薛子汝楫有堂三楹表叔張祖望題之曰叢桂家季叔君箾復繪圖以贈焉汝楫裝成爲册四方士大夫與汝楫交者皆爲詩文以贈予客富春汝楫寄此圖索余爲序余展玩再三而不禁深有感也蓋汝楫堂前實無一桂而表叔以叢桂名者以其令子麟友鳳師而名之也徃時甲申乙酉之交余奉祖母避兵於烏尖山時值中秋皎月當空天香飄遠山巔無一居民惟多桂樹日則採桂葉以烹茗夜則裂衣臥桂林中後奉祖母復歸里門汝楫攜少君劉夫人與余比屋而居兩家燈火相照余祖母與劉夫人機軋之聲

相應焉是時汝楫初有室余方角丱而麟友鳳師尚未生也曾幾何時劉夫人長徃已十三年而余祖母墓有宿草汝楫已將抱孫而斯堂遂以叢桂名焉廻思烏尖山避兵時桂樹之下奉侍祖母日夕憂悮能不對此圖而有感於其中也哉至於叢桂之義士大夫題之者多矣余特以平日之事序之以見余與汝楫交非自今日始卽麟友鳳師讀余序而如聞王裒蓼莪之痛焉亦未可知也

今文短篇序

予弱冠卽喜交遊凡四方名士以文見投者必閲過數遍選其佳者手録成帙藏笥中積十餘年約文數千遂成大帙斐然可觀矣癸丑秋忽遭鄰火付之烟灰爲之悵歎者逾月後移居北墅河東村村居無事向友人借近時諸君子文集閲之記性漸退手腕乏力擇短文之佳者録之得百餘篇朝夕展玩譬之食焉食前方丈非不豪華而抉寸肴修颀其雅味譬之居焉渠渠夏屋非不壯觀而斗龕燈火亦復幽靑此短文之所以妙也況此中仍具方丈夏屋者哉一日於市肆得敖子發先生古文短篇深愛其書因歎先

輩預得我心之同如此於是裒集短文益力有客過予齋頭見之曰子發短篇天下傳誦今子所選不異敖子而是集之文亦不減於古文也子曷不公之天下而秘爲帳中之私乎余唯唯謝不敏未幾余就楚撫張公玉如之聘道過金閶毘陵白門溽江復蒐羅短文纍纍益多於是略爲遴次得文將近於三百篇彚爲一十五卷題曰今文短篇以繼敖先生昔之所未及予文亦爲友人録入一二則未免有混珠之誚云

今文大篇序

短篇選旣竣旋有大篇之選客有詰余曰自周秦迄明季上下數千年傳文不過數千首子於五六十年之內所選何若是之多也余曰嘻子何言之謬也夫文之盛衰關乎氣運不以年計也五季之世總數十年元之世積百餘年求其可傳者曠世未能一見而兩漢唐宋一代之中傳文多至數萬言豈可以多寡相提而論哉我　朝文運蔚興作者林立駸駸乎駕唐宋而軼兩漢矣余少卽出遊老而勿倦凡友朋之投贈碑碣之鈔錄書肆之購求旁及糊窗覆瓿之殘編碎紙無不留意捜羅所得大篇共二百首較短篇

雖稍富所選實東嚴也且文之長短大小義各有取短篇取其警嚴大篇取其宏博讀短篇而不讀大篇則氣不肆讀大篇而不讀短篇則理不精兩者並取庶幾合之則雙美耳如客者直拘墟之見烏足與言文也適大中丞朱寧予公廵撫三吳見余選本而樂之因捐俸發刋以公同好余卽以對客之說序於卷首云

趙愚菴燕讌游草序

越中山水甲天下必有人焉以當之往時得交毛子大可讀其詩文實爲心折余謂大可以子之才豈終湮沒未幾大可果以博學宏詞應　内廷之召身列鳳池珥筆史館爲天下楷模余私念曰彼千巖萬壑之聳峙而環流者豈大可一人足以盡之而終鬱鬱不再出其奇哉客冬泛舟西江訪張六世兄帖菴於玉峽得晤趙子愚菴愚菴神采謖謖骨堅而氣雄横覩一世年弱冠卽好遊慕西湖兩峯之秀遂讀書于萬松嶺畔既而登虎丘尋試劍之故蹟過濟南上華不注峯酌趵突泉至燕陟天壽山覽居庸關塞之江

右浮彭蠡探匡廬訪滕王閣下榻于玉笥之官署朔中灝博而風度灑然所至必多吟詠以自寫其曠懷見余至盡出其平日著作以示余余爲删定百餘首音調體裁不失古人尺寸非泛作也余與愚菴聯榻署中每當剪燭讌飲伸紙豪吟帖菴首倡黃徐繼作余瞠乎其後而愚菴不暇思索揮毫立就正酒酣興來之際愚菴忽拍案起曰吾有老母不能終養而徒終歲碌碌爲東西南北之人輒流涕嗚咽不止余與座客無不爲之擱筆而惻然也嗟乎愚菴以子之才足以耀當世而垂無窮況今　天子御製琳瑯將來復有博學宏詞之舉吾知公卿鬮定以子爲首應當與大可聯翩長安道上所謂千巖萬壑聳峙而環流者實鍾寄于二子哉祿養榮親爲孝多矣愚菴輒收淚起謝聊記一時之語然卽以此爲他日左券可耳

陸大行遺言序

莫子雲卿慷慨好義之士也庚戌閏月晦日趨而告匡鼎曰陸大行長往二十六年矣而其遺言僕今日始得一見并已匣之堂上願足下同往誦之大行令子繁弨繁弨爲之且疑且信者半越次日季春朔繁弨肅衣冠詣雲卿雲卿庭宇洒掃焚香設几繁弨既拜拜起展卷跪讀之且哭是時也悲風大作雨凄凄若嗚咽繁弨即奉歸雲卿與許子伯勤皆爲文以序之繁弨復命匡鼎一言并爲匡鼎述大行去世時遺有三紙一奉母太夫人一與伯兄麗京先生一以傳示繁弨即今之所得見者是也前二紙多名公賢士

題跋後因鄰火俱付烟燼未幾又因謗書之禍大行舉家入獄事在不可知獨此遺言爲麗京先生密置袁化許玉爾處玉爾者即伯勤之尊公也伯勤年少好學今歲設教于雲卿家雲卿爲人負豪俠倜儻之氣毎暇時即備述諸公忠義不去口伯勤遂以大行遺言爲雲卿述之雲卿即命伯勤于尊公處携至夫使伯勤不設教于雲卿家雲卿不爲伯勤述諸公忠義之事則大行之遺言至今尚未得歸繁弨也嗟乎古人片言隻字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數哉匡鼎生也晚不得一見大行顏色今讀大行之遺言如見大行焉尤可異者大行遺言書于閏月今得見時又在

閏月豈黃陽厄閏之年爲大行忠義成名之日哉

蓼思堂集序

蓼思堂集者同學沈子漢儀之新詩也漢儀幼挺英姿早標令譽敏過孝瑜能覆棋而強記慧踰弘景便畫荻以成書網羅百氏篤類文通涉獵三餘涇同元宴以故菁華蔚起飛步詞壇麗采葩流早遊學海莫不稱掣扇于王摛嘆重席于殷亮者矣然而文章高座允屬單行風雅宗盟復推獨步攬其古製艷初日之芙蕖挹彼新篇澹微雲於河漢輿來擲地金石齊鳴謫罷懸門風霜俱下況夫才辨縱橫爰推子正風華掩映不讓休文豈此一卷之書遂盡千秋之業偶以藏笥先將問世遂使王朗清芬相顧擱筆君苗歎

絕幾為焚硯況復舞勺已傷陟屺弱冠又喪嚴親思罔極於終天欲報恩而無地堂名蓼思以志感也若僕者有母可遺久傷心于考叔無父何怙徒扼腕于詩人不無春雨之悲窃有秋霜之感學愧青箱徒勞握湧才慚鏤管愧此援毫不惜瓦缶之先鳴將毋糠粃之貽誚耶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孤山圖序

柳子厚云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吾于何鍊師含白益信之吾杭有西湖三百餘頃六橋環碧兩峯插雲實為一郡之奇觀而中有孤山又為湖中之絕勝宋林處士逋襃於此結廬焉廬邊栽梅百樹養鶴守廬孑然一身嘗自稱梅妻鶴子興發或放舟湖中臨流賦詩間有客造其廬鶴起雲中處士便返棹歸延客後處士沒即葬於孤山之巔好事者或搆梅亭或起放鶴亭不欲湮沒其遺跡迄今三百餘年矣鶴去亭

欹歸然荒塚殘梅三五株耳見之者莫或問焉鍊師華亭賢者也訪道西湖見處士之故址慨然興復之為之剪莽焚茅伐石疏土植梅起亭一一點綴又請謝君仙臞寫孤山圖裝為一册乞能文之士或詩或歌或序或記以彰處士之高致者無不盡意昔宗少文作五嶽圖臥遊為千古佳話今鍊師于處士亦然他日道成遍遊天下名山必將攜此以自隨鍊師其賢矣哉殆所稱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不信然與余客宿吞鍊師特寄此圖來索余序時維暮春梅花大開余既為之題數語且將載酒過孤山一澆處士之墓而與鍊師再展斯圖而玩之俄聞鶴唳湖邊處士

來矣處士來矣

許雲怡文集序

予昔讀書宮春署中偶還里門得遇陸麗京先生遊赤城歸謂予曰天台山水之勝甲於浙東而其地傑然以古作者自命則有許子雲怡當與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鼎足稱三矣心竊慕之以未得促膝爲恨嗣後十餘年來驅馳南北登舟策蹇之際便道欲入天台而未能及予就丹崖廿令君之聘道經赤城在清溪旅舍與雲怡一晤袖中出近作讀之僅信宿而別不及終卷隨錄其樊噲辨一首入予選今文短篇中從此往來清溪道上者五年終不得歡馬與雲怡交臂今年秋九月黃花爛熳紅葉蕭疎余自八閩

言還偶有天台之行私念此遊于山得瞻華頂之菿施于水得觀石梁之瀑布于人得與雲怡樽酒論文以慰夙懷亦稱快事雲怡聞予至欣然倒屣炊香煮茗奇文共賞因暢讀其平生著述文追班馬賦並徐庾至於題跋雜撰有蘸黃小品之風致余不禁撫卷歎曰旨哉麗京之言雲怡當與侯王二君並傳不朽矣不意聚首三日予將赴細陽劉明府之約匆匆束裝雲怡賦詩贈予有惆悵驪駒無計挽愁攀疎柳一沾衣之句復屬予爲序其稿予爲選定文若干篇共若干卷以行世惜未偕麗京先生共讀之用深悵恨耳斯行也縱不得瞻覽華頂石梁之仙蹤古蹟而得

雲怡之集諷詠而紬繹之亦可稱虛往實歸矣是爲

序

閒情草序

前十年予與李子東來比屋而居嘗相過從得讀其近作古詩追漢魏律非中盛不作詞亦在秦七黃九之間囑余題數言適赴幕遠出未及答今年從粵西歸東來過予出閒情草一帙命余評次予受而讀之爲之三歎曰甚矣詩詞之以游而益工也昔司馬遷龍門人縱遊江南沅湘彭蠡之滙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烟雲草木之氣爲多而子美太白亦嘗敘歐齊魯秦蜀荊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今東來數年來閒嘗出游一過廣陵兩進八閩隋堤竹西之佳麗武夷仙霞之蹔險車轍馬蹏之

所及衝口而出搖筆而書故登臨懷鄉諸作宜其多沉鬱而深長也雖然詩詞之道古今人嘗不相及而要之以游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才人志士之所同歟聞東來素善琴家有小圃築亭其中蒔花剪草風淸月明望保所之峇嶢聽江潮之澎湃弄弦響答一鼓再彈澒洞杳冥如聞風濤之聲而茫然移情者其東來之所爲閒情草耶僕雖衰老尚欲扶杖相過倚歌而和之並追述前十年晨夕之笑談耳

嚴烈女序

嚴烈女名麒歸安騏村人嚴君亮生之女也許字盛君以壯仲子行聘未幾仲子病死女聞而傷之願以死誓輒自經屢救之得不死自言生爲盛也婦者則死爲盛也鬼欲往一識亡夫死且瞑目父母不得已聽往登車謁舅姑詢亡者已殯哭於柩前撫棺哀慟悲聲振天見者無不垂涕兩家所親勸慰女回則曰此吾家也吾不遽死有所爲也其可使亡人無後舅姑深感其意以猶子爲之後已而勺水不入口咽生金吞碎磁求死者百方浹旬日殞於乎豈不烈哉雖魯陶嬰梁獨行齊宋二共姬豈能及斯乎何則陶嬰

獨行二共姬皆已爲夫婦而茲以貞女守斯節烈不亦難歟合巹之日遠近赴弔者殆萬人里中霜婦將改嫁聞烈女之風欷歔愧沮其有功名教豈淺鮮哉事聞於縣縣大夫遣使祭之且白其事於部使者以上其事於　天子將加旌異余友嚴進士修人來徵文因畧其事而爲之序

黃巖甘令君詩序

昔宓子爲單父獨以治行名當世而於詩則無聞晉之彭澤以風雅傳而居官政績亦不見著於史册甚矣文章政事兼之者果難得其人也若黃巖令君甘左之先生可謂仕學兼優文章政事之並擅者矣往予客楚撫張公玉如幕中日與公子岵菴勳伯披襟賦詩公子時出先生倡和諸作見示高古蒼渾不愧作者是時先生宰江夏當軍需孔亟羽書交馳先生應之如庖丁之于牛造父之于車爲群吏冠值此倥傯雜沓刻無寧晷時先生尚能肆應旁出與岵菴勳伯拈韻揮毫累累成帙獨予鍵關深署不得一見先

生每讀其詩輒心儀之茲來令黃巖甫下車凡民生之利病海疆之困苦無不與革得宜若燭照而數計也自公之暇仍眈吟詠秋仲予下榻先生署中手披全集讀之波瀾獨老風調逾新遠追少陵近亦並駕北地其得性情之正者乎惟性情正故發爲詩章則溫厚和平出而服官則寬猛並濟先生之於單父彭澤可謂加于一等矣蓋先生昔宦武昌黃鶴晴川之上常緩帶以豪吟今官天台赤城雁宕之側復散懷而高唱兩地之山川其藉先生之文章政事而並傳與

贈甘德沂宰江浦序

三韓甘君翽翽佳公子也余聆其名已久客歲館於細陽劉明府署中明府即君之母舅也迺時君候選長安曾作札寄明府有一行作吏打鼓升堂鳴鑼喝道享虛名而受實累之語坐客聞者咸不爲然余獨歎服君深悉居官之苦衷也大凡今日之爲縣令者極難矣自府而道而司而督撫諸大吏鎮壓於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求其優游自得坐琴堂而聽民訟不能也坐客嘿然相覷歎息今年春君遴得江寧之江浦赴任時道經細陽與余一晤署中落落穆穆無一毫貴介氣近而接之

溫其如玉蓋余昔在黃巖令兄左之爲齊左之每爲余言吾弟德沂才情十倍于我後左之匿任寶川路由常德兄弟交臂談次因齒及于余故余於君當未覿面之先彼此皆有一姓名往來於胸臆間是以一見不啻如故人之相聚也江浦在大江以西余初來細陽經行葛城驛驛緣縣轄極朴陋不顧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筮仕於此南北衝繁車馬絡繹君晨夕裒冠束帶送往迎來以溫柔爾雅之儒而爲奔走不遑之吏享虛名而受實累皆哉君肯信而有徵矣嘗觀銓部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試其才者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豈不謂荒淡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嫗拊歟吾聞君下車以來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簿書顜紮君以無事治之三征兩稅小民擔負輸將惟恐後故大吏喜君體悉民情時値鄰邑蝗災命君親勘從此江之北淮之南黃童白叟歡欣讚歎無不頌揚甘君之新政也余也昔與君兄交稱莫逆今與君舅相得益彰茲値歲暮偶還里門過君之邑聞君之政因不揣而爲之序云

粤行日記序

余與吳子洪九同赴陳菘村司馬之席自仲秋二十九日從錢唐登舟至十一月初六日抵桂林凡六十七日途中三易舟兩就陸所歷江山幾四千里吳子性耽山水亦忘其勞觸目遣興日有所記裒然成帙題曰粤行日記余讀之喟然歎曰美矣夫吳子之才共有得于山水之間者耶往昔漢太史公遊觀龍門嶓冢會稽禹穴然後作史記縱橫千古而晉謝康樂亦稱好遊始與永嘉間鑿山開道深入百餘里詩遂為六朝冠唐李杜輩亦上下三峽出沒峯巒猿狖間視瞿塘灩澦之怪險然後出句奇偉工麗各成大家

自前代能文與詩之人往往而是也夫名山大川精氣之所聚蒸為卿雲時雨鬱為奇葩瑞草原以供天下有才者之取資今吳子泝富春望釣臺渡彭蠡登滕王閣浮湘江覽南嶽諸峯涉灘江泛大容毎攜屐所至雖絕崖倒澗必冥搜廣覽歸而扣舷俯仰晨夕吟詠其間山川之阨塞風土之同異烟巒之蔽虧友朋之離合猩獼猱狖之雜沓木匣石鏡之詭異駭心震目一寓于文而筆之為記豈不足以追蹤子長及晉唐大家樹幟古今其性情文章均有得于山水之間耶余嶷欲輯十五國遊記彙為一書行于海內使行役問津者按其所記則道路歷歷可數不必更煩榜人輿人指示即遊迹高蹈之流雖足不出户庭亦可作少文五嶽臥遊也茲得吳子此記實獲我心矣

素亭填詞序

素亭填詞者林子芷之所作也前十年芷之與余大兒璧𤦻讀書吳山之麓作文之暇閒爲詩歌出風入雅已登作者之堂來索余序適余赴都遠出未及答今年從學西歸芷之出此詞屬題余讀未終卷不禁撫卷而歎曰自李青蓮創爲憶秦娥菩薩蠻諸調以來至南唐北宋遂稱極盛大抵婉麗本於周柳豪宕昉於蘓辛後之爲詞者無能駕前賢而過之今芷之描摹風韻色色清芬旨趣要歸篇篇麗則蓋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豪傑之胸襟而寫楊柳岸曉風殘月之風味周柳蘓辛無美不備其殆綜數家而

自成一家者歟芷之爲西仲先生令嗣他日致身皇路策名淸時翺翔乎郊廟之閒待詔乎金門之側其由此而進與晏氏父子並稱不益可信耶老夫耄矣無能爲也俾大兒璧𤦻得載筆對揚追隨後塵其亦有所厚幸也夫

佟儼若詩序

漢儀歸爲余述渡揚子狂風陡作白浪渦起黿鼉夾舟幾不測疑舟中有物歛人欲得之者已値土汉獲免然漢儀自顧無長物因悟攜儼若詩一卷在舟中耳已歸出儼若詩與余讀之古詩据漢魏而近體遠追三唐余歎曰有是哉江濤之所以作也蓋文章不朽盛事其精華之氣上干造物者之怒是固宜矣今儼若之詩子攜之舟中幷得不遭陽侯耶語罷復讀是時也北風颯颯寒氣侵人霜冰結簷飛雪滿地而持儼若之詩諷詠而紬繹之如遇春和煦然可親而又爻乎其孤往也令人有反覆而不能自釋者漢儀

傳其詩于西湖客有取爲篋中秘者今且懸國門頡頏輝映眞巨觀矣余與儼若雖未握手然遙企風流久矣因漢儀以儼若意要余題之遂爲數言得附以垂後世又豈非余之幸也哉

毛靖武新昏序

余讀毛靖武合巹諸詩文因歎美其盛愧不能言然有不容自已禮經云昏因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也今靖武娶新婦孫孫與毛葢世爲昏因者也靖武伯祖母即新婦祖姑余問母平居屏繁華薄滋味通曉内務而不以敏捷見才冰蘖自矢而不以丰采凌物其賢如此及靖武伯用儀夫人于新婦又爲姑姪余嘗登用儀君堂見其雍雍肅肅大有陶徵士桑伯鸞家風今靖武尊公稚黃以孫氏多婦德仍爲靖武娶于孫行媒作合親醮靖武而命之迎敬慎重正無不中禮其有合于古之道也與余觀今之人慕悅娶富貴人女金玉錦繡爛其盈門香車夾道光耀里黨倘其令淑無聞是匾匾何爲者以靖武之英姿不凡高門大族慮無不願以爲壻而稚黃殊落落也其託意良深矣此余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也靖武勉乎哉

雪香集序

雪香集者何諸子館於鮑太守署中作也己未太守攝篆安陸署東有白雪亭葢王維過郢時而浩然像於此亭題曰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庚申出守大名其署内有晩香堂昔韓魏公留守天雄時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晩節香後人遂以晩香名堂諸子爲蓮華幕下客晨夕應酬槧一二之可存者彙以成帙題曰雪香使他日遊笈所至或出斯集閲之不啻身遊晩香白雪間矣或曰梨花白雪香亦足以移贈子之集耶余唉而不答

贈張十三世兄亦菴榮任亳州序

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大部補行黜陟兩江三楚之庶司百職張十三世兄亦菴以通城令甄舉卓異第一　天子喜動顏色名紀　御屏寵賚有加特以亳州乏員　特簡斯任誠盛事也蓋世兄爲通城時下車之始案牘積篋坐琴堂半晌數語剖判立得其情諸如修舉廢墜釐剔奸弊如照乘觀火楚風澆漓不期月而化歸淳厚維值夏賊變亂通城在萬山之中脅從蠭起世兄獨出奇計客佈方畧遂使賊兵不敢侵犯闔邑之人扶老攜幼群呼我張公爲再生父母也今蒞亳邑邑本譙國漢唐之

際最多名賢如子建有貔虎之目孝若有連璧之稱安道載酒而聽黃鸝叔夜撫琴而彈流水今其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者乎余舘細陽邑署喜與亳鄰茲聞蒞任以來未及三月政通人和化流澤洽公餘之暇與士子談經攷行亳之紳民商旅無不頌述新政歡欣讚歎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魯論有云君子學道則愛人世兄慈惠愷悌故所治之區惟有情以相愛而已若此者非特令于楚北宜也使于江南宜也雖累擢入爲九卿爲宰相宜也吾知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者又在我世兄矣是爲序

葉在園詩序

余嘗論士人生具全才仕居朋職而又在山水名勝之區屈指數之同人中惟葉君在園庶幾兼之矣在園十五工詩雅而有質五古彷彿陶謝樂府歌行神似太白近體亦亞高岑裒然成帙簇簇可觀弱冠謁選得歸安廣文日登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經藝之暇則拈韻賦詩聲出金石昔人所謂不擇官而仕未有逾於此者也昔宦吳興今補嘉禾苕水鴛湖之間道場苧村之畔在園時率諸生或扁舟溯洄或命屐登眺明性命之精微審音律之輕重方來嘉湖之士禮讓行而風俗美不皆可于在園

之詩而豫卜之也哉

贈王童子序

上古童子有爲帝佐爲聖師至漢有拜爲郎者而唐有童子科皆所以待穎異非常之士也故陶子生五歲而佐禹蒲衣八歲而舜讓以天下項橐六歲而爲孔子師以至漢有張千秋黃瓊若干人而唐亦有孫類員半千之輩其以卓犖史册而藻耀非常者要不可與尋常之人同年而語矣至于宋元指不勝屈而明時若張居正何大復等皆以成童舞勺之年登賢書而掇巍科我　朝李孚青亦以幼學聯捷選入庶常故曰才如子淵不必論年非虛語也今桂林王君静淑令子湛崑年方十一齡即貢入成均自賢大夫

縉紳以至于閭巷之士無不交相稱賀而余以爲王子之所固有之也夫豫章拔地即有參天之勢騏驥出母即有千里之槪此區區者不畀王子而誰畀耶而余更有進者以王子之秀惠有趨庭之家學有良友之砥礪不三四年間如公孫仲舒對策第一而翱步于天祿石渠間亦蔑卜筮矣余雖遠居錢唐老于泉石尚得拭目以觀王子之有大成也是爲序

張个臣新昏序

昏因者禮之大本也繫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昏義云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由此觀之則夫婦之禮可不慎歟余嘗論天下之治在乎相得其人一家之治在乎婦得其人相得其人則庶官綜理太平之治可坐而俟矣婦得其人則上可以承宗祧而下可以繼子孫之緒端在此矣古人所以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原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今丙寅季秋張子个臣執雁之期宜黃黃巖兩邑紳士皆賦詩文以爲賀而余特述易禮

二經以進之者誠以夫婦之禮甚重且大也使个臣從此偕婦事親如內則之禮則子道在其中矣又從此宜爾子孫詵詵繩繩則父道在其中矣又從此置身皇路一出而圖吾君則臣道在其中矣个臣毋視此共牢而食合卺而飲徒爲宴爾之樂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其在今日之爲夫夫婦婦矣可不愼歟余與个臣尊人宜黃君誼屬世好且與婦翁黃巖邑侯交稱賓主而个臣又爲余猶子壬癸受業弟子故余爲文以賀个臣也以頌而兼規焉他日个臣出而相天下其必以余言爲然矣夫

潘屆右詩集序

黃巖在萬山之中左天台而右雁宕其山嵯峨其水潺湲其地之君子足以讀書學道優游自適余自癸亥秋杪下榻斯邑歲月如流倏已五載鍵關深署如井蛙坐困每值三春九秋之候不得策杖登臨一攬其山川之勝槩併徧識其地之才人名士心竊慕之嘗于署中文酒讌會得交潘子屆右屆右爲人落落穆穆土木形骸每與酬搖筆見其落紙千言雖傾河倒峽神駿走坂未足以喻今年臘月朔日屆右進署出其全集乞余爲序三復讀之其爲詩上可以追李杜次亦不減元白其爲文足登韓柳堂並蘇曾軌矣

惜乎屆右負兼才而徒以明經老也異日倘得達于鄉國稍展其有用之才出其見聞無難分木天一席與博學宏詞諸君子上下其議共嘆黃巖在萬山之中尚有兼才如屆右其他讀書學道之君子隱于其間者不可勝數也歲云暮矣余將束裝還里門因讀其全集聊題數語而歸之

服官政要序

醫家究醫必有其要服官者亦當講求爲政之要政要維何全書律例是也醫要研切病源政要解釋民事是以科人之罪而心服亦猶有疾者治之而病効也余年未弱仕即爲富陽令牛公潛子相邀入署篋中攜服官政要一帙每遵行之頗愜民情三年牛公政成擢司馬去我　朝定鼎以來富陽從無一令得陞擢者有之自牛公始維時三楚軍興撫軍玉如張公遣使聘余余因之楚時值大兵復岳州而東山大冶盜賊蜂起余忝在幕中籌畫肆應總不出政要之範圍耳未幾公殁余又赴天雄洪都諸幕凡所讞獄

有關政要者遂供錄之笥中今年館黃巖甘公左之官署余故人一陞山東一遷江南皆遣使邀余余館于黃巖不能赴約因手錄政要一帙郵寄兩君雖未敢並于醫家之內經諸書然服官者閱是書則刑名錢穀之源流無不井井或可方諸近代之醫案乎噫政事聖門所不廢也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吾將以望于當事之君子焉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壽楚北年撫臺六十序代

歲在玄默敦牂之陬月三日爲大中丞大生年公六十華誕銀黃艾綬之貴乘輪積笏之賢瀛洲金馬之客以及七八十翁與負床之兒稚莫不式歌且舞於棨戟詠天保而誦莖萊誠一時之盛事也憶我公初入天官甄別賢否暨轉刑曹多所平反及自臺省歷膺閫部其于天下之大綱大紀民生之應興應革豐功偉業早已彰彰寓內至特簡撫楚以來是時濱湖附山者猶多不靖且遷徙失業水旱頻仍公曰民貧

矣不可以不養爲之蠲租賦折南粮禁引行均掛埸賑災民惠貧士凡所以愛養者無不備見民苦加派徭役繁與胥吏爲奸徵收稍重公曰民困矣不可以不蘇爲之革漕規立滚單清匠班裁幇費核堤工疏淤糶凡所以濟困者無不周而尤患詐僞日生恃強凌弱士風不古蠹役害民公曰俗横矣尤不可以不輯爲之舉鄉飲肅棘闈獎節義禁賄賂行月課擇樂童凡所以鋤強易俗一道同風者又無不至矣而且整勵官方申戒文武約束士伍崇奬清廉加愼刑名敦崇節儉養和平之福行慈惠之仁開府十年壽國壽民始終如一日也公與制臺郭公身立楚疆如周公之與名公愛民若保抱應務若神明使人人皆歸忠厚不犯刑章以致郭公告病我公疏章叠叠諄諄留之殆無異名公告老而周公猶再三留之也至於錢粮奏銷條奏有四月完半十月全完之議公以限期急廹小民辦納不前會同郭公合題詳陳民苦欽奉俞旨允其次年奏銷一時桑麻井里幸緩催科九重之仁孰非我公之仁歟從此爲良民者沐喣咻之仁應世世祝公福澤而不肖者亦當思公引人爲善之恩而革面格心歸誠向化亦皆願公壽憶於無疆矣董子曰壽者酬也其政行於可久者其德自酬於可久今公二子斑舞立身皇朝長君佐郡滇南政聲

藉藉次君鳳池視草高步承明不啻陸氏之機雲燕家之軾轍而孫子繩繩虎躍鵲起接武而與誠家門之樂事則我公之爵位壽考正屢進而訖於無窮也況公今出爲股肱之臣必將入爲心膂帑勿之佐遭時遇主致君堯舜行見沛九州之雨下郇伯之膏則海內父老子弟飲和食德皆拜台鉉之賜豈止楚北一隅沐浴歌詠也哉請以是介祝我公願公臨風舉爵俯慰躋堂之私焉是爲序

張用霖先生八十序

上古養老之禮八十者杖於朝今年秋杪爲張用霖先生杖國之年匡鼎翁于天台不得登堂稱觴至期持方竹杖上萬八峯遥致祝壽之辭而爲之序曰吾于先生之覽揆也有三樂焉而非人世之所能备也先生家于東苑每當風雨花月之辰坐竹橋流水之間偕二三老友如顧侍御且菴丁祠部葯園吳徵君慶伯杯酒盤桓追述少時登樓攬雲之會名士畢集車馬填巷四方絡繹至者無虛日迄今三五十年來風俗世道之升降人心見聞之變遷有不可殫述者先生巍然如魯靈光回首思之能不啞然一笑乎先

生忻然而進一卮其樂可知也先生設教武林之間退而老于東臯之上念餘年矣弟子西河毛氏等各以其經轉相傳授今者率其門下士暨門孫數百人躋堂介壽先生居正座追憶談經問道之際登臯比傳道受業言行而身化之曾幾何時而六世生徒聯翩里第洗爵獻斝拜跪階下先生忻然而進一卮其樂可知也齊眉之耦八十偕老世所希有今葛夫人自于歸以來爲婦爲母爲祖母白首相莊此亦人生之難得者而令嗣仲黄叔明季和膝下三龍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先生與夫人開顏含笑舉杯交祝兩老人忻然而共進一卮其樂又可知也至于先生之高節懿行愼道藴術貌豐腴而氣完盛其年殆未可量同里諸君子所能共道之者又何俟余之贅言耶是爲序

顏文之七十序

先生蟬聯華胄奕葉家聲勿在能言即有家禽之對年方舞勺尤誇稱象之奇與人則半面無忘讀書而五行俱下無何投彼毛錐去而學劍山川形勢聚米而成軍陣方員披圖即就即寵聪勇之名復佩將軍之印輕裘緩帶羊叔子之清風雅歌投壺穎陽侯之高致然而執藝非其素心隱居是吾所願爰歸里閈聊以棲遲希商皓之高踪慕向平之逸跡黃冠草屐共爾往還白社緇衣交相結納泝熙景以留歡引垂陰而流憩茲値戊申三元告慶辛盤進酒椒葉稱觴予名襲鳳直擬薛家孫號八龍遠凌荀氏進徵譜系

東晉辟疆之遺遙指里居南苑橫河之側

徐野君先生七十序

辛亥六月朔爲徐野君先生七十覽揆之辰先生家於棲水余亦作客春江相隔二三百里遂不得一登堂稱祝焉偶從富春歸里門表叔張祖望出一文示余蓋壽先生七十序也表叔復述先生惓惓於余一言余何敢辭然不敢作浮泛語是以窮十日之思而終不得下筆仍來富春花朝前一夕忽夢表叔來索余序余告以思索不得命意之故忽空中一美人車服翩翩拽曳雲中呼余曰徐先生每作一文千言立就君得不以此一事爲先生序乎余恍然遂覺余因思與先生交雖稱久然往來淡若倡和殊寡故尚不

知先生爲文之敏速然讀先生雁樓集春波影諸刻亦可見先生英捷之才矣獨念夢中美人何以援斯意於余豈先生集中曾集百美人名賦詩百句彼美人愛先生之才假夢于余其即詩中之美人乎抑春波影中之麗人乎且先生幼而好道得異傳今雖七十矣紫顏白髯飄然似仙彼美人豈西王母瑤池上之董雙成流亞乎因作序寄壽先生兼致表叔不知先生初度之辰棲水上曾有美人乘青鸞而來稱觴否

顧且菴侍御七十序

人臣致身皇路代　天子以觀民風者惟巡按巡撫二官而已前十年丁巳余館楚撫張公玉如幕中時維六月公出巡荆襄雲夢之間余獲與偕行縉紳父老皆欣舞而介壽焉已而其縉紳進曰君錢唐人也君知顧侍御乎侍御遴來按吾楚監臨棘闈大收遺才應試中式者什之二三余輩皆侍御所錄士也余輩固以主司取中者為榮而尤以侍御見拔者為德也今侍御甲子一周余輩不得登其堂惟遙望西湖肅衣冠而祝焉語未畢父老又進而祝曰君錢唐人也君知顧侍御乎侍御昔曾按吾楚吾儕小人或不

辜失入負冤圜扉侍御每巡一郡皆為理而出之曰此囚無死法吾儕皆侍御所生者也今聞其六十大壽吾儕不能赴千里叩首堂下惟有遙望西湖舉額而拜舞焉或又曰某利某獘皆侍御不避豪貴而興革者也吾儕食福無疆矣或又曰某氏某氏子犯法侍御求其生而不得令其婦入獄生子今皆長矣且有室有家矣余與張公每巡一郡其縉紳父老無不有摩轂擊頌侍御之仁感侍御之德無窮而願祝侍御之千秋其不忘侍御者如此今年丁卯為侍御七十誕辰余館丹崖署中不得登堂稱祝先于正月人日序楚比縉紳父老之所傾意侍御者以為壽至期當上萬八拳頭遙望願圃而拜手以當稱觴侍御或不以余為廢禮也夫

曹敬泉七十序代

皇帝紀元十有五年仲春下浣同里中翰曹君良野尊公敬泉先生七十覽揆辰也予初與良野同官長安讀書中秘而良野又與兒輩申縞紵之歡故知先生之詛行者莫予若也里中諸縉紳長者走禮都門欲予一言以侑觴予何敢辭予讀詩至小雅南山有臺之章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此皆祝其壽之之詞而未嘗言其所以致之之理惟子思作中庸述夫子之贊舜曰故大德必得其壽自古稱壽惟有德之一言爲至而又本於孝則致之之理始盡予以是徵之先生益信焉先生爲吾杭

望族好讀書能談古今軼事出人意表與人交和藹之色見于眉宇鄉黨中時時周人之急不能償者即焚其劵其待人之德足徵也事父母以孝稱平居享祀祖考必恭必敬如事其生僾乎如聞肅乎如見其事上之德足徵也兄弟歡好于于然弟復早世撫弟子如已子其友愛之德足徵也若此者豈非積德厚基而致壽有本哉長君良野年方弱冠即直史館爲弘文典籍舉朝嘖嘖稱其才有公輔之器今良野暫賦遂初歸養里門日以孝事先生優游於亭館花木之間次公龍友昆仲輩文武高才聲名嘖序當不日蜚鳴策足皇路至于幼子童孫頭角嶷嶷雲蒸霞蔚

輝映不測在指顧間故凡過曹氏之門者無不北於高陽荀氏之里云然皆于先生之德徵之矣今者登先生之庭松秀而蘭榮上先生之堂左圖而右史嘉賓稱觴于前諸子舞彩于後以古稀之齡進眉壽之頌自非德裕于身抑安能受其福澤至此哉予與先生素屬通家世好又重以諸公之請不敢舉九如三祝之浮詞特以中庸之言德正其所以言壽者爲文以壽先生一時里中親友登斯堂而聯祝之知予言之信而有徵矣夫是爲序

陳伊人六十序

玉露初凝金風乍拂荷花馥馥繞曲苑而垂珠桂子飄飄值小山而吐艷時當初度節屆新秋凡在知交盡介眉壽奉黍僚胥還與持觴我聯襟陳伊人者學擅雕龍才原倚馬汪洋弘度如千頃之波澄爽朗高懷似半天之霞燦讀書則五行俱下載筆而千言立成使其珥筆石渠垂纓金馬何如地芥有若土苴然而志濟聲華性耽幽寂家居北墅樓對西湖人羨擬乎東山道久振于南國況夫閨中賢耦既舉案以齊眉庭下佳兒復斑衣而繞膝長君雲起早策名于皇都季子燕洛又克承乎家學茲當七月流火適逢六

十日誕惟僕與伊人同是文通之子倩君果乘龍共稱逸少之東床余慚潤玉幸附葭莩之末深締蔦蘿之私聊序小言以祝大慶登徒三祝之浮詞九如之諛說而已哉

胡廷玉五十序

往余讀書於新宮橋之第一樓時聞里中諸長老往往稱廷玉胡君謂君本安定後裔十歲而孤卽能以廢箸起家思長老之言卽如見君之爲人矣無何君子文漪偕於張孝廉步青公爾時孝廉雖名家子然未登賢書一領青衫僻居荒墅而文漪已嶄然頭角玉樹亭亭富家貴族群目文漪爲蕭史而君不屑曰與其徒得富貴者毋寧貧而舊俗爲佳乃令子遂婚於張聞者無不高君之風而敬焉孝廉者余祖母之同懷弟也余以葭莩之末嗣後嘗得登君之堂見君之行事聆君之語言所謂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者其君之謂與君持已甚潔而復好行其德語云德之盛者後必昌今文漪昆仲俱英英挺出若君者亦可以自樂矣吳俗五十始爲壽今年季秋爲君始壽之年同郡士大夫無不爲詩文爲君祝而余安可不以一言稱觴哉獨孝廉公不可得見無由登君之堂與觀盛事碩賀者盈庭則又何能無慨然也自茲以往君年益高德益進四方之能言者益至由六十七十而進於期頤使天下知有德之可以風世而稱觴晉壽之不可以廢也若君者始無慚德猗與盛哉

五十自壽詩小序

匡鼎平生頗好遊涉南北千里驅馳久之邇歲以來銷於黃巖未遂五嶽之心且作三江之客玩石梁之飛瀑餐赤城之晴霞樂而忘年蓋不自知其已五十人矣覽鏡自省乃忽然驚因憶空同詩吾今五十頭半霜口誦之餘便得下句竟用其起語續而成律內子見之遂相屬和同人咸以爲亦一佳話要余刻此匪敢云琴瑟之叶雅好攸宜庶幾乎唱隨之風彷彿追古丙寅八月四日書

曹良野四十序

良野曹君才妙黃初姿凝白璧早翔天路高躍雲津身列鳳池掩映紫薇之秀手裁鸞誥代宣丹陛之言爾廼耽情丘壑竟謝銀黃適志山林忽捐金紫不浮沉於宦海絕馳騁於名場遂得優游梓里偃息湖干撫琴書以自樂與猿鶴兮相親頗同陶令預娴之詩長眠夏日非有季鷹憶鱠之賦自述秋風茲值九月授衣之時正當四十強仕之歲余也載歌有酒爲拈南極於華堂竊愧無文聊逞西庚於錦幄

王太夫人七十序

儒者有郡國之號以顯其親有副珈之服以榮其親而又有名園甘旨足以日奉其親使其親欣欣然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亦甚難矣昔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也賢者道弸於中而襮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畫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皆不免於偏使爲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爲父母壽

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王君鶩瀾北聖之賢君子也有井大春之紛綸過鄭小同之著述聲名發序著藉爲名公卿間者何可勝計有弟次霑負大才辭其親至京師試成均祭酒奇其文遂寘之第一後試於吏部遂得州司馬之職所謂弸於中而襮於外者矣　國家之制考授司馬其祿秩比六品可謂有祿與位矣次霑暫還家與其兄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母太夫人白髮高堂端莊貞靜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太夫人母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今太夫人春秋七十鶩瀾次霑諸兄弟斑斕於前駿雄之孫子相隨於後有郡國之號有副珈之服有名園可以娛目有甘旨可以適口太夫人顧而視之其樂何如耶此吾所謂顯其親而榮其親足以日奉其親者在是也太夫人從孫丹麓來乞余文爲壽余謂如太夫人者眞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遂爲序

言太夫人七十序代

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八月朔同里言子令
先聖平母太夫人七十設帨辰也往時余官長安與
太夫人次子聖平交稱莫逆聖平爲余述太夫人平
日貞操苦節事甚詳茲當大慶余適歸里門念以通
家之好誼不能無詞特進一卮以觴于太夫人前因
思天下盡人所冀望而不易得之事則曰壽盡人所
仰重而不易致之事則曰忠盡人所嚮慕而不樂見
之事則曰節忠節在人而天相之惟壽在天而人得
之然未有夫以忠顯妻以節著兼以壽永一門之內
三者不相期而相成如我太夫人者也太夫人自于

歸自贍公以來奉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而御臧獲
以禮不具論余更陳其大者可乎余觀自古人臣事
闕君父未嘗不慷慨激烈鼎鑊可甘及謀之妻子遂
怵于小利小害始終判若千里以致身名兩敗爲天
下後世笑曾鞏之言曰王政必自內始今歷觀士大
夫苟于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
累也豈不信哉憶自贍公登賢書時值我朝定鼎
之初亟需才能兼備之人以寄百里之任大吏遂以
自贍公署昌化令公方逡巡惶懼太夫人趣公行曰
此正人臣報　國之日毋徒以家爲念孫孫作一庸
孝廉也昌化當萬山之中烽燧戒嚴戎馬雜沓公赴

任後百姓相聚如平時不數月流寇忽至公佩刀奮
衣而起曰吾爲　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未
幾公竟以身殉太夫人聞之曰未亡人不德幸爲忠
臣婦可無愧于人世矣當是時令先兄弟伶仃孤苦
甫寢苫次之慘又值稱戈之會太夫人洒淚持門倚
嘗艱苦躬親紡績課督咿唔外保一枝之棲內支饘
粥之乏之誠所謂茶蓼擬志松筠比節者也今令先兄
弟俱抱經濟才而聖平往來長安頗爲公卿大夫所
推重余觀太夫人自守節以來喜慍不形三十餘年
如一日白髮皤然朝夕撫子若孫耳提面命以慈德
爲嚴師以壼範爲庭訓總之自贍公之忠得太夫人

之節壽而益彰太夫人之節壽有自贍公之忠而愈
著忠節慈壽聚于一門其可美也夫其可敬也夫今
天子方命群臣纂修統志求節婦必于忠臣之門者
舍太夫人其誰歸

杜太君九十序

東風嫋嫋春日遲遲似崑母之西來燈懸帳殿舃玉女之東降霞起華堂太君禮義高門端兆淑質過其門者如詠家風之詩入其閤者如披獨行之傳慶無不宜壽未有艾玆逢仲春之月適逢九十日耆於時日煖桃源風和椒徑幽蘭紫莖繞曲徑而含芳金杏紅花值北堂而吐艶令子優優戲綵志敎滿安賢孫戀戀牽衣情同李密猗與盛矣曷以加焉僕一晉淸觴再陳華樂黃鸝吹樹雜細管而流音紫燕翻梁映織裳而遂舞

何母關太夫人七十序

太夫人爲六鈐先生之女兄翰亦先生之賢配而以燕京左昆季之母也太夫人有子五人余得交往止以燕京左故余稔聞太夫人之賢久矣關爲江浙望族十五歸翰亦先生即身操中饋如成人當是時翰亦先生交徧天下户外轍跡恒滿耆顙汝裔等集行世天下之士無不家傳而户誦之曰何先生何先生云雖先生之才名重一時實太夫人内理家政不以米鹽細事致先生憂故使先生得肆力於文章也先生與仲兄同居太夫人處妯娌間最稱婣睦先生待伯兄之子猶子太夫人視之亦如已出先生好學成

疾太夫人禱神封股遂霍然平復迨乙酉春先生抱病不起太夫人創痛殘息欲以身殉已呼諸子而泣曰我爲婦時翁姑早巳謝世汝父又無祿今若行我志使爾輩何以得成立乎因勉強自活季夏當鼎革之際兵馬蹂躪烽燧戒嚴太夫人撫藐孤五人躬紡績親課督蓋慈母而兼嚴父矣以故以燕京左克繼家學癸卯歲京左登賢書太夫人出中堂正色曰汝父平生力學兩中副車不得終行其志今爾輩勉殫問學以繼父志慰汝父地下當立身不朽毋以一時功名爲榮也太夫人可謂相夫子以敬處妯娌以和撫姪以義而教子以禮也今五月二十二日爲太夫

人設帨之辰余讀書富春不得登堂拜母先五日上
觀山峯特爲文遙祝并郵寄以燕京左昆季頌於太
夫人前以侑一觴

徐母鄒太君六十序

癸丑八月望後爲徐母鄒太君六十壽辰先是五月
三日余自富春歸里門其子武令乞言于余且曰他
人有母或博一第以揚名錦衣翟茀以爲一時光寵
不則亦遊于王公大人之門求一二顯者之言上列
屏幛以耀里閈此皆世俗故態非汾等壽母之意亦
非吾母所望於汾兄弟也汾思人子之得以不朽其
親者莫若乞海内能文家言以壽其親此所謂乍壽
有時而盡榮華止于其身而未若文章之無窮故敢
乞言于子余領其言而爲之序曰古來女史之載于
閨教中者上自王公后妃夫人下逮閭閻草野其德

之昭然無不藉經史以光傳天下況乎太君自于歸
以來劬勞拮据四十年於兹而始稱六十壽余誼屬
猶子敢不登堂執觴進一言以壽母乎余與武令世
交也兩人總角時即同學余呼武令爲兄事太君如
母故太君亦視余如武令是以余幼雖失恃晨夕拜
太君前親承色笑若相忘吾生爲失母之兒也武令
尊公爲世臣先生文章德業天下推重太君以名家
女相爲内助當翁姑在堂時歲大飢先生館于遠方
太君日磨麥爲食以進兩老人俾朝夕無失飢時太
君可謂以婦道而兼子職矣先生嗜古好學每讀書
至夜分太君執女工篝燈下時加勉勗壬午試秋闈

中副榜先生意鬱鬱太君慰之曰天下紛紛即博一名亦無用庶門不遠與君偕隱可乎無何兵果起太君可謂以巾幗而負丈夫之識矣先生晚年慕天竺棄家長往太君撫子女俾成人有室下至臧獲待之一以寬和生平無疾言遽色太君可謂以母職而兼父道矣今武令稱好古博洽之士著書數千卷久爲四方傳誦已足不朽太君而武令復乞海內能文家言以壽母雖太君年壽正未有艾而將來姓氏光延于史冊者固自無窮百世之下自當奉太君爲閫教也獨余數年來客居富春陟赤松之山登子陵之臺廻思小人有母湮沒不彰雖爲序以介太君而不能

無愧于心也是爲序

五叔母傅太孺人八十序

子姪之於叔母凡飲食起居無不祈其福履而致其無疆之願况其幼而失母其視叔母猶母也乎茲於降生之辰而献純嘏之辭以侑觴亦子姪之至情而禮之以義起者也又况至耄耋之年爲家門之大慶此其懽忻愉懌之意根于天性而達于文辭豈可以其言之不文而姑置之耶此其于叔母之今日輙舉家人子姪之常事爲作一序而進祝焉亦叔母之所樂聞也自叔母爲我諸門婦于今六十年矣聞叔母新昏結褵之三日值其誕生彌月我父治酒演劇爲湯餅之會併以待新弟婦焉祖母張太孺人欣欣然

謂戚黨曰我家今日可謂雙喜臨門矣至乙酉叔母年三十叔父偕叔母拜太孺人堂下太孺人開顏而笑連進三觶堂上演一棒花劇子孫詵詵繩繩如龍如虎一時稱盛事焉無何忽遭兵燹散而復聚三世同居我父暨諸叔父昆季四人偕我等子姪晨昏定省于太孺人之前聊以效古人板輿御母之風時斑舞于膝下太孺人每嘆曰幸哉未亡人今日方知有子孫之樂矣不意歲甲辰而我父尋捐館舍歲庚戌而太孺人溘焉奄化至丙辰而叔氏客死武義之訃音至矣是冬我兄亦客死於武昌官署焉扃遺死喪兩罹鄰火兄弟叔姪遂異爨而處焉諒叔母一身歷

之定爲欲獻而內自傷也今夫女子之嫁也年不滿二十至七十便爲古稀人矣所爲子婦者不過五十年寒暑耳叔母于歸叔父已六十年不爲不久而身罹兵火死喪不爲不苦忽忽今年便爲八十歲老婺婦也自已身以至曾姪孫五世矣屈指而數六十年來爲婦爲母爲祖母事其可嘆也夫其可感也夫其不文敬述家門之常事敢隨叔氏暨諸弟之後而述此以侑觴焉吾叔母聞之亦未嘗不爲之酸心而雪涕也是爲序

錢唐諸匡鼎虎男評

猺獞記

粵西烟瘴之區嶺表諸蠻種類不一皆古槃瓠氏之後也其一曰猺介巴楚粵間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褐采竹木爲屋覆以青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粮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磴險阨負戴者悉着背上繩繫於頸膊間僂而趨俗喜讐殺又能忍飢行鬬上下履險若飛兒能行即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而不傷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俟兒長大煆以製刀試刀必以牛仰刀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張

以手傅矢往往命中鎗名摽鎗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嘗以衛弩執弩者口啣刀而手射人或冒刀遁之釋弩取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雜揉魚肉酒飯于木槽扣槽群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攜而舞謂之踏歌意相得則男咿鳴跳躍負所愛去奔入巖洞挿柳避人遂爲夫婦樂有鐃歌胡蘆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鬨擊竹筩爲節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稜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剽掠跟蹤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入巢莫可捕捉官軍但分屯

路口山多蹊不可偏防久益勞費又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猺有數種有生猺熟猺白猺黑猺生猺在窮谷中不與漢通熟猺與漢民錯處或通婚姻白猺大類熟猺黑猺大類生猺至于猺婦亦有二種有板猺者婦人黃蠟泥髮以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扇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累累若瓔珞然有箭猺者婦人橫箭于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頭一月一梳宵寐無反側其猺女未嫁名曰客姑此其大較也其一曰獞與猺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

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緝茅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子大娶婦別欄另爨女及笄于春時三五爲伴于山椒水湄歌唱爲樂少男羣歌和之竟日覗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贈遺男遺女以扁担一條鐫歌數字僅如蠅頭間以金彩作鳥卉于上沐以漆使不落蓋婦人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贈郎以繡囊錦帶諸物女所自製者約爲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梹榔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于道歌聲振林木女至夫家合巹丈夫用拳擊女背者三女乃用所贈扁担即汲水罌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曰野郎即與父

母同居覺有娠乃密告其夫作欄迎棄野郎而歸夫家偕老焉故野郎亦曰苦郎當其與野郎共室也本夫至其家反以姦論及其于歸夫家也野郎或至其家或于母家及他所遊遇相遇亦以姦論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呌劇戲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又善爲毒矢爲蠱毒蠱有蛇蠱蜥蜴蠱蜣蜋蠱蜈蚣蠱金蠶蠱種類不一持以中人無不立死本類相讐纖芥不已雖累世必復誤殺者以牛畜爲償或數十頭至百頭名曰人頭錢沉刦則糾黨糜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贍其家曰搶頭錢在山三五爲群要人於路在江奕出繫

船羈以求贖謂之勾船或攻打村屯民棄田廬遁去即其方據之謂之打地且其人耐飢啖蛇數顆草木俱可食節與則遠遁絕嶠莫可誰何其強猂者什伯嘯聚跨無鞍馬謂之剗馬盜又曰土宄日惟淋灰汁掃鹼土及將牛骨漬水食丹鉛錄所載貴州之買鬼即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窖內候客至食之以爲上品謂之牛醬其煮肉即以牛皮爲釜云獞亦有生獞熟獞與生熟猺相類云又有犵獠二種依棲山岩無渠長版籍以射生爲業凡蟲豸皆生啖之一村中推有勇力者郎火餘俱稱火婦女三四日用米泔沐髮不間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吉凶樂有六管笙兩

脚踏地而吹泉歌以倚之又以大木一枝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謂之羅漢樓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於猺每出剽掠皆冒稱爲猺云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褌之屬數種之外又有狑人狚人狳人狪人蠻人更有西原廣源諸蠻皆依山谷爲生而不甚繁亦不剽掠其氣習多與猺獞同又有蛋人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宫也蒭其人世世以舟爲居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爲業自爲婚姻善没水取珠又有山子蠻人無版籍定居常斫山種畬鏃木盤鍋射獸而食之食盡又移一方男女皆徒跣夫婦對合顛歡與人

異又有斑衣獞女著短裙僅及膝坐則以膝齊跪地爲禮又有大良言語居處服食與獞同而性與獞異有户口版籍頗淳朴租賦尤常辦其俗敦厚敬慕漢人苟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雞黍酒醴欵待甚殷任大嚼劇飲無吝色近爲獞所殘破散入州縣村落樵採耕種與漢人無别

遊仙人洞記

陟拒石爲余言仙人洞之勝日與毛稚黃約然晴雨不時遲久不獲出夢中恍若二人拾級登山也季夏偶過谿公余語稚黃仙人洞之遊可得遂矣是時方午遂飯香積啜清茗拒石欲山中邀之與偕適李東琪亦至四人遂果行由净慈逶迤而西未半里拒石曰到矣磴石崎嶇拒石一徃直上若兵家之鶩躐而先登者稚黃扶服行如初學步余與東琪相攜緩步未幾至洞洞有横石可長七八尺由洞頫入益折而上有大石屏矗然立屏左鐫三生石乃知南北二山皆有三生石石字如斗大下有小字四人捫石剔薜

如雲篆不可識意用水洗之然後可讀然求水不得四顧見山半有物委蛇十餘丈者即寺中引水竹也余口取以洗石東琪摩之稚黃拒石共細閲得全文云南山之隈白石磊磊上有丹竈下有琴臺爾天禪師與我遊哉勒銘歳壁庚播將來至正甲午仲春吳興周昌書于南屏石壁右有司馬温公書家人卦及禮記二段皆殘斷漶漫僅依稀得辨耳四人拊掌大快意横石即所謂琴臺者特丹竈無從覓更欲尋之日巳漸沉晚烟出樹杪遂返拒石入寺余與稚黃東琪進會城東琪曰兹遊不可不醉遂邀余二人至家出鹿脯佐酒劇飲月西而别見道上無一行者

淡廬記

余家世居古梅園中園稍西則爲君簡叔氏之廬焉一日毛子稚黄過之題曰淡廬善夫毛子其得於淡者深矣道以淡而粹交以淡而久神明以淡而靜滋味以淡而腴淡之義大矣哉叔氏與世寡合泊然無求獨居淡廬聽覺苑之梵音望保所之茗叢蘿下黄花牆頭薜蘿古梅銀杏盤鬱階砌鳥鳴嚶嚶蟲飛熠熠把酒烹茶香墨遞設二三良友促膝高談與酬而命畫則雲生室外烟飛紙裏至于結體之疎密工勢之遠近設色之深淺望而知其畫中有淡趣焉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稚黄之以淡名其廬真得叔氏之心矣夫嗟夫天下之人方穰穰鹿鹿願安得淡由此觀之叔氏亦可終老于是廬矣六月十八日姪男匡鼎百拜記

包家墅看梅記

辛亥孟春余同鄢陵韓秋水來富陽其令君牛公潛子與秋水同譜也二十四日令君以二騎來招秋水與余出西門令君與宋子紫庭先坐一草亭以待至則並騎而行萬山蒼翠嶢然立面不數里居民十餘家竹籬茅舍雞聲隱隱恍如秦晋之民既而又西行緣崖鳥道極峯拔直入雲際約數里盡皆平地古松百什株緑陰迤靡森然岑寂忽聽瀑布濺濺流叢翳籬落中前行臨大谿竹橋難渡馬行谿底漸近山趾問從者路云已行廿里許矣見石壁高二十餘丈禪屋一間老僧枯坐如達摩面壁狀至山頂山崗逼仄俱下騎曲折緑坡而升亦前亦後深篁密篠路逕幽邃可五六里至陳村復跨騎雲霧鬱勃山色空濛儼然身在畫裏行也未幾已見梅樹數十株清香近人如白雪布地諸公緩轡行細欲尋玩奈微雨忽至秋水單騎前去余與宋子避雨于一野廟回首令君騎尚隔里許余與宋子復冒雨前行先至慶雲院待令君至獨秋水騎無踪跡令君命從者尋至園坐快飲令君曰古有冒雨尋菊我輩獨不可冒雨尋梅乎問包家墅已在前村矣奈雨不止包家墅終不得至徒于烟霧中遙望緑萼而已晚烟漸起遂舍騎登舟泝江而歸秉燭豪飲不異山陰道上抵岸已雞唱矣古

未有載酒遊富春江者有之自吾輩始遂爲之記

南湖看桃花記

余自富春包家墅看梅歸遂慕餘杭桃花之勝適錢唐二尹季孚公有開濬南湖之事來別遂訂看花之約二十日余同表叔張祖望家季叔君簡薛子鳳師出北門至觀音橋買舟興甚豪忽潘子維宗從餘杭至余問桃花開未潘子曰花盡落已數日矣君可不往也余輩已登舟約行十里許至老人浦命舟子沽酒傳杯遞飲飲盡而醉醉則倚舷而臥臥而復起已抵餘杭矣鳳師曰劉君人畸余外大父也家城中之西隅幽逸可止宿余輩遂入城登劉君堂古樹參天清池蕩漾可稱城市有桃源焉劉君出揖隨問曰諸

公爲看花來玆桃花盡皆桃葉奈何是時日未落家季叔曰西門外曩多桃樹此去約不百步耳因與余及表叔偕往桃花萬樹如雲錦着空絕不是劉君語余三人大喜披草而坐日黑忘返鳳師來邀余輩歸劉君曰昨偶獲一兔留以待嘉客今諸公至適吾願矣方暢飲雨忽至余輩亦踉蹌旦雨不止早飯訖稍霽欲往南湖泥塗滑石行步甚澀家季叔艱於行余與表叔鳳師出南門過大橋數里至南湖坐有斐亭亭左一池浮落花片片波作臙脂色轉池數里至天曹廟聞昔年南湖堤成皆天曹君之功故里人至今祀之云余輩進謁畢尋孚公寓寓在地藏殿在南

湖之西遂緣堤行見湖中小鳥群聚如攢食狀至一石亭亭右淤泥高丈餘遙望地藏殿不數十步竟不得至爭公終不得見悵然而返時開濬南湖淤土之積即湖中沙土小鳥者千夫背鍤負泥乃知是人非小鳥也復至有斐亭看桃花隨堤散步紅者爲桃白者爲李絳者爲碧桃雜以古梅老松青槐綠竹四望如一聽百鳥啾啾湖中鸛鶴成群堤長三里許至東嶽廟廟前有石橋三人席坐橋上左右山石玲瓏交錯如雲林枯筆西橋南有一亭盤桓久之余曰潘劉二君家餘杭不知桃花之開落余輩走數十里覩玩不可不爲佳話表叔笑而頷之日方午還劉君宅飯

畢余三人遂同季叔返棹而歸至觀音橋已漏下二鼓矣尋松溪主人借宿主人歡甚出酒醉余輩雞鳴始睡次早表叔得詩二首余和韻二首主人猶欲相留余因欲往富春即入城表叔曰茲遊不可不記二十三日述其所遊而爲之記并書貽爭公

萬竹樓記 代

余家山右所築園圃多植花木獨少竹然余性最愛竹以此君之直而有節也淇濱名產杳難與友今承乏富春將一載值春夏之交於內署東得隙地畝餘闢草除穢叠石平土搆樓三楹周廻種竹數百箇雖不敢稱黃州之竹樓然亦儼然竹林中人矣會天旱赤日烈甚竹盡枯余懼禾苗之將槁步禱三日雨如注四野綠疇彌望而余樓外之竹亦皆琅玕森然枝葉節具矣乃於治政暇登樓望之南則帆檣隱隱江上北則舒姑坪吐雲如奇峯觀山峙其東紫薇在其西徘徊四顧清風徐來群鳥和鳴叢篁深蔭此君之

直而有節者悉羅之幕下焉斯真有竹林之樂哉遂顏之曰萬竹樓按富春宋嘉定間邑令陳公秘者署中栽竹築一亭題曰仰節應上下數百年來余治政之道或未能與陳令頡頏而高情逸興先後有同志焉是亦黃州竹樓之雅意也辛亥六月朔日記

只閣記

出北門曰北墅北墅有八景斗門春漲其一也章子子真於斗門之傍起別業題其名曰只閣憶余少時嘗在外家去子真不里許間隨婦翁江子九先生一過之閣之中古書數卷名画幾幅宣鑪煨火楚瓷生雲閣之外湖山映窓湖水平檻古松老藤盤匝左右閣之下斑竹千箇綠梅兩株梧桐垂乳芙蕖着露閣之內黃冠朱履老衲稚子三三五五麈塵高談登斯閣也可以永日可以忘年儼然在山塢中矣悠悠別去已經十年廻思只閣之遊邈不可得而婦翁子九先生又成宿草輿言及此每生浩嘆適余館富春陞

子藎思寄書乞余作只閣記余不問子真命閣之義何居茀問曩之所見古書名画今猶滿架否曩之來斯閣者如昔日老成人尚有一二否曩之所種梧桐松梅今又大幾圍否藎思爲我一一問之還值春暮斗門春水漲矣子真點染爲當今絕妙并欲藎思索子真繪只閣圖來示余子真定出鵝溪絹不惜十日五日爲我画之也是爲記

中沙記

富春江沙不一由東觀山泛舟泝江而下約五六里突然而漲者曰中沙余閱舊志富春八景中沙落雁即此地也余慕中沙頗久終不得一至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因與馮子東臯高子閑思扁舟載酒遊焉甫抵沙岸郁李萬樹如白月橫空又如深山積雪恍疑身入天際居民無幾皆茅屋竹籬種魚牧豕有太古遺風行不百步至路窮處隨來柏樹裏行蓋沙民皆栽柏樹爲業故樹皆數百年物也有蜿蜒倒地如臥龍者有根離土而中空玲瓏如靈鷲峯者有盤屈橫覆澗上如危橋者有木假山狀可坐數人者樹間遇

一負畚老農見余迷津引余路窮沙之路而止大麥搖浪細柳生濤豌豆浮香新篁吐翠黃花千項地盡鋪金人我渾忘心形都快日雖暮而竟不欲歸也復登舟乘風掛帆舉杯暢飲遙望中沙有如薊門桃源迷其徑路矣特爲文以記之是歲康熙十一年也

舒壁山記

壬子二之日朔乘馬出北門五里許至淨明院院過以竹編茅爲屋枕山曰舒壁山折而西不百步有一峯聳然斗立名曰象鼻峯下有一石亭縶馬亭畔盤峯而上埒谷層崖拾級攀蘿頗類青坪佈態又約五里許至山嶺入門有古殿三楹中祀眞武殿後屋三間供天竺先生僧出揖余坐飲余茗移時余與僧復出山門門側有石屋屋內一泉白波澄明水從石穴出僧言昔人於此鑿石三尺許聞波濤洶湧聲懼而止由左而上石磴數十級級窮處有一峯曰獅子登峯廻顧大江如練輕帆片片望同點黛沙田萬頃恍

若棊枰右有象鼻如一象伏地其鼻翕然僧乃引余還隨指點爲余言山背崖徙曰樟巖至今當烈日中忽薄霧起知爲雨候山面深坳曰花塢相傳昔人栽花萬樹於塢中當夕陽返照時如燦雲錦至獅子象鼻二峯左右爭高青翠廻絕此際覺身欲凌雲飄飄仙去不可得而留矣從者見日落促余歸余別僧下山徑路苔滑足不能住還歸邑城遂挑燈記之舒壁山者即今里人所呼舒姑坪也

皐亭看桃花記

余不得同諸君子看花者八九載矣丙辰仲春十七日陸藎思招同牛公潛子方渭仁毛會侯介子汝諧及余皐亭觀桃由得勝橋登舟牛公問得勝名所自余曰聞往時韓蘄王與苗劉戰於此得勝成斯橋坐中聞之俱慨嘆舟行數里黃花萬畝香氣侵人渭仁語會侯我二旅人如在故里遊矣蓋景物彷彿如嚴陵云舟抵金家堰余輩遂登岸散步觀花白如堆雪紅如簇火爛熳幾十餘里已至崇光寺寺後有山可眺藎思徧尋舊徑不得問之從者乃知寺僧慮看花人來久塞其徑隨登雙桂閣訪觀濤上人有老僧云

上人已往江右七年矣余廻思曩時嘗同二三友人來上人必引入坐出佳茗進野蔬邀余輩從寺後陟小山登雲錦亭拈韻賦詩流連不已屈指憶之同嶽公顯亭至者一同毛子稚黃至者再既偕張君覺花家叔以亭至者三四顯亭既官司農而稚黃臥病覺花家叔皆墓有宿草焉今牛公且將赴新任而方毛而君子又欲謁選長安余亦不日有武昌之行他日藎思倘續茲遊余輩未知果得更附此雅集否也人事代謝山川不改登臨感慨後之人其亦將有同懷也歟歸遂爲之記

說詩草堂記

癸丑季秋被火故廬灰矣今復于古桐苑搆草堂三楹題曰說詩客或過余曰子之名是堂也其有取于說詩解頤之義乎余曰然然余又有感于毛子稚黃而名之也余幼遵父兄教就外傅習舉子業至戊戌家大人館于虞伯兄駿男客維揚余家居侍祖母讀書頗厭時藝而有志風雅之學時毛子嘗過余論詩毛子之論詩也上下千古而得其用心之所以然如風射蛟冰萬片齊泮空明洞徹環生無方余亦沉諦久之而發於吟乃吐一二語為毛子欣賞後家大人伯氏漸次歸里見余詩成帙亦大歡喜余弱冠未有

室辛丑江子九先生命余賦瑞蘭詩詩成而胥余余於是因詩而有室庚戌鄖陵韓秋水來西湖訪余古桐苑余贈以詩秋水讀之遂稱余於富陽牛潛子明府明府邀余入署余於是因詩得館穀可具饘粥久之同里沈公翰赴楚謁張大中丞玉如公余賦絕句二章以當驪駒中丞公見之遂令公翰媒而致手書延余入幕巳中丞公命余和客江上感懷詩余援筆草成又大愜中丞公意余遂得援例入成均今將謁選且得為郎夫余也落拓半生無所短長於世然而往往皆以詩遇豈不異哉今庚申臘月從天雄歸仍以束修之餘搆斯堂而取是以名之志弗諼也夫余

雖慕古國衡以之自名而又名堂然余何足以相比方若毛氏說詩真無愧于鼎矣余既不敢忘詩而又何能無感于毛子哉客起揖余曰子存心若是亦古人矣既客退遂記其語書于堂之右

晩香堂記

晩香堂者大名郡署中之堂也余先兄駿男蓋嘗咨此堂云時兄從蜀至魏攜一石石中有叢菊數枝芳英可愛遂名之曰晩香石時同事支君一見歎賞爲繪晩香圖圖中画寸錦錦上寫一小石石中着菊幾朶參差點染悉盡其妙圖成兄賦五言古詩一首題之命使策蹇走三千里持歸寄余余披閲再三悠然神往於晩香堂中也庚申春仲鮑重光太守出使大名延余同至郡署登斯堂見蒼松翠柏高槐古梅皆數百年物四壁殘碑斷碣雨蝕苔剝字皆如雲篆廻思兄客此堂中儼音幽邈履跡依然不覺涙涔涔墮

不已未幾太守邀閣中名士楊松生來松生知余久相見歡然遂成知已余倡汝和漏鼓已三下門外雪深數尺而兩人吟詠之聲不輟不知兄當日客此堂中賦詩圖画時亦有客在座聯吟屬和否同館仰子子文頗善画余無石不敢乞圖亦畏圖之而益動令原之悲爾

景韓橋記

古王者修政脩及徒杠輿梁使民不病涉誠盛舉也後世易以石則圖久安之計俾民不歳歳勤勞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治之北門八里許有橋焉歳久而頹民曰此皇華者之所過也罽臺之所行也農夫商賈之所必由也頽而不修則病者良多則有李生尚義首倡其也資於薪其也資於石其也資於工其也貧資於力皆均而合宜于是橋成請余名其橋而記之按從來守此郡者故多名賢而宋韓魏公尤著當日公去後遼使過境輒相戒曰此韓侍中治所勿輕驅動其信服於遠人且如此況茲土乎是橋也當日

公車轍徃來至今於紅塵黃沙之中猶可想其流風餘韻焉繼之者其可不知景行也哉名之曰景韓橋昔柳子厚作北門記云賢者與之愚者廢之李子蓋誠賢者也諸助之者義俱可嘉云是爲記

鷺集思古堂記

乙亥六月七日有鳥集於思古堂之墻毛子之家人見之驚呼曰鶴群謗祝之則鷺也毛子之友一時各賦詩文以紀其事余聞之語毛子曰子知鷺之所以集者乎盍嘗讀周頌之篇矣曰振鷺於飛于彼西雍有客戾止亦有斯容言客之戾止而有鷺集於西雍之水也今思古之堂古交萃焉子即臥病一榻而長者之轍愈多促膝而談文論道于茗椀藥鐺之側者不絕聞也邇者子既有起色座客時滿語笑無疲今年四月二日同人復大集于斯堂毗陵則方子渭仁毛子會侯同郡則李子東琪陸子藎思徐子武令華

徵暨令姪次瀛賢嗣塙武雲門文直及不佞匡鼎燒燭傳杯快飲終夜復有許氏兄弟奏鳳凰臺馬嵬之曲悲涼跌宕哀艷動人斯時也纖月溶溶爐香吐艷醉醒相把各抒天真於是分題倡和文藻競發或文或詩或填詞或南北曲遂有思古堂雅集之刻傳之四方以為美談噫可謂盛矣以方蘭亭曲水豈足多乎自後花月之辰風雨之夕既有賢主樂聚嘉賓氣誼既合古道斯敦此鷺之所以集于子之墻也詩不云乎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夫古人之于友道如此今之人何如哉然則鷺之來止其有合于雅頌之義而吾子亦可知已其不肖獲與交末于是為記志喜也蓋亦有所感慨也夫

環柳亭雅集記

癸亥六月四日羅隨園叅軍招飲於署之環柳亭同集者林西仲毛稚黃會侯丁葯園陸汝諧表叔張祖望姪有林也先至而即返者方外俍亭也諸公各賦詩而會侯作序余不揣僭爲之記先是孟夏朔日余從豫章還里閱三日叅軍聞余歸即折柬招余時同集則稚黃會侯汝諧林鹿菴張表叔有林余與會侯大梁一邸于今五年兩人不期而會喜出望外是可記也五月四日叅軍集稚黃會侯丁素涵有林是時也士女肩摩轂擊觀競渡于西湖叅軍坐冷署招余輩轟飲率意拈毫亦可記也邇者綠柳叅天新篁隱

蔽紅檣灼灼似火欲然池内蛙鳴可當鼓吹林中鶴唳凄然以清一丘一壑不衫不履客既與豪主亦忘倦余不禁有感而起曰憶余遊燕魏齊晉楚豫西江八載於兹登程則懼豺虎載途乘舟又畏風濤掀播欲求一二良友濁酒談心邈不可得今六十餘日間三得追隨倡和誠快事哉有客進曰西河二毛楄蕤二諸與諸君三與斯集而文章且傳天下使讀之者如慕蘭亭蓮社矣余曰僕非其人諸公則如君言然余不日有天台之遊會侯亦即發故鄉之棹將來叅軍復大集惟有舉杯望雲遥呼我兩人耳良朋勝賞感慨生焉爲之奈何於是客與同坐嘿然良久因爲之記

黃鶴樓記

余性喜登眺每讀崔顥黃鶴樓詩恨不奮飛一攬名勝丙辰仲秋余就楚撫張公玉如之聘遂泛棹漢江意以爲黃鶴樓之登今如願矣至十月二十四日舟抵黃鵠磯公命從者延余進署甚急遥望黃鶴樓而去未幾還里因護兄喪戴星匆匆雖過黃鶴不敢問焉至丁巳三月九日自武林復至武昌私揣此行必如願償于日日且晡矣復亟進署所謂黃鶴樓又覿面失之嗟乎余三過兹樓而終不得一登信乎山川亦有緣也今年戊午正月三日公子岵菴勤伯招余登樓欣然偕往眺望晴川春樹真歷歷如画烟波浩

渺極目千里樓前一塔相傳是昭明太子所建内有千年漆燈土人云每値風雨時輒縷縷烟起樓後一碣即稽勳手題七言八句所謂崔顥題詩在上頭者是也石已劢裂字畫不全碣後一石魏武書湧月于上筆畫雄勁至仙裳婆娑形色如鐵尤稱奇物登眺未已從者促飲余即席得詩二首岵菴得詩一首勤伯得詩二首同遊沈掔公翰得詩二首云

凝翠齋記

環齋皆山也齋之前翠微如帶者蛇山也齋之後危巒獨抱者鳳凰山也其右則龍蜿而巍然者胭脂山也其左則巉巖而峻極者洪山也若夫睇洞庭之月色瞰雲夢之烟波者齋中之遠眺也聽黃鶴之哢聲望楚臺之雲雨者齋中之近瞻也而有所謂新柳丹楓晴嵐落照納凉積雪之類者齋中之十景也幽蘭水仙芙蓉芍藥菊英梅萼四時如春者齋中之嘉卉也玄鶴黃鸝畫眉鸜鵒弄音如奏笙簧者齋中之文禽也至于經史子集稗官野乘架上連屋者齋中之圖書也晨夕揮毫落紙如雲擲地作金石聲者齋中

之主人也下榻其間名以凝翠爲文美之者客此齋之閩山子也每過留連徘徊不欲去作記記之者遊此齋之橘苑居士也主人謂誰張十世兄勤伯也閩山子謂誰張七世兄子常也橘苑居士謂誰錢唐諸匡鼎也

新柳齋記

張六世兄岵菴隨其季父大中丞玉如公之楚公於署後建別業三楹題曰凝翠葢公爲令子勤伯讀書處也岵菴乃於署東亦搆別業南面蛇嶺北枕鳳凰楚臺峙其西洪山聳其東瀟湘烟雨時來几案岵菴晨夕潚嘯其中或偕一二兄弟爲池塘春草之詩或招知己爲花月游讌戊午仲春岵菴乞余名其齋余額之曰新柳昔陶侃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至今相傳西門柳爲侃所植又君家思曼丰姿俊雅武帝植柳於靈和殿前每嘆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今岵菴已受六品之秩將來出爲刺

史應與士行齊名而吐納風流亦何不可與思曼比迹耶余客大中丞幕下案牘之餘嘗得相與分題倡和斯時也清酒一壺陽春幾曲搊管聯吟於弄青凝翠之間雖蘭亭之會庾樓之集何以過是然則千載而下新柳一齋當與松風黃鶴並傳而余亦得以厠名不朽豈不快乎遂爲之記

獨秀峯記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丙子正月九日予與吳子洪九陳子容洪次兒璧發遊獨秀峯獨秀者言其端嚴秀整如筆卓立校諸峯獨雄故因以名也出官署由小教場循王城行進南門至貢院左行不半里到峯趾進一門陳荔村司馬先至以待同進一岗彷彿如故鄉蓮華峯岗頂一石刻羅漢像儀形如生頂上掛片石如垂雲欲墮出岗由左上坡攝衣而登或前或後屢坐屢行級盡處山半一亭暫憩又上循級而轉得危坡僅置半武高數

百尺山岗逼仄路壑幽邃頻頻上陟至峯頂上有一廟祀真武像凭檻視之下臨百仞前則堂室臺榭之壯麗者是爲貢院左視長江細如衣帶又隱隱如垂虹下飲者則爲浮橋後則殿閣層疊者爲大風岗雙柱危矗者爲諸葛臺廟左上數級有亭二立而望之千峯萬嶺其狀如龍躍如虎臥如獅之踞崖如象之昂鼻如鷄之聳峙如馬之驟首大抵皆以骨勝也此時飄飄然覺身欲凌霄不可得而留矣徘徊四顧許久而下荔村先歸從者云山壁有石刻二余與洪九葺細爲展玩其一爲我夫子像其一爲朱顏公讀書處再視靜江王鏞張天師像石碑者乃歸

遊劉仙巖記

遊獨秀峯之次日傳聞王大中丞蒞演武場饗士遂偕黃子聲雅陳子容洪次兒璧發出南門約五里至演武場兩營將卒樹幟步伐截然凡甲械弓矢之屬無不整服熊羆之士礟石齊發山谷响應亦壯觀也禮成中丞率文武各屬乘騎至劉仙巖余輩亦欣然往遊焉由演武行側徑至岩約里餘進寺之側門上岩坡百步一石壁鐫升真古洞進洞峯巔如函頂刻一洞天三字由洞轉徬一石室高不逾丈縱橫約二丈許其內上下平坦修潔明淨室頂一圓印形似太極相傳仙人劉仲遠坐功于此其氣上冲之跡云室

前一石名曰無根係飛來之石上下皆離痕面刻一符篆以墨塗之亦傳此仲遠坐功鎮石之符恐石仍飛去也旁有穿雲仙跡室左上石級高丈餘得一亭題曰大空出亭外又上石級級盡爲玉皇殿殿右上石梯稍平有一閣巍峩題曰冷然係范大中丞承勳手書也予念公令兄撫吾浙時清廉矯矯後總制八閩徑殉節焉今閱中丞書因念忠烈以身報國之慘不勝爲之嗚咽三歎云依閣有修廊循廊而望時王大中丞與文武公讌演劇空中聞歌吹聲音吐清圓林薄凝響忽憶詩餘愛停歌駐拍清真足稱絕妙矣尚擬尋幽眺覽會有挑盞數輩攜榼來席飲余輩遂

下山度岖嶒而去回首仙巖在翠靄中岌峙特起儼若有情俯首送人也

遊棲霞寺記

予將啓行之辱僊方翁林涓仁來送執手謂予曰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棲霞寺爲尤勝同官喬石林嘖嘖稱述不置口君若往遊幸作一記貽我真不負少文五嶽臥遊矣予唯唯今入春五日偕諸子出署由水東門渡浮橋橋上望象鼻鬬雞諸山始悟唐人獄側山將壓之妙折而東復過一石橋行二里許從者曰到寺矣進寺門循大殿折東登岩岩半一亭署曰聽月席坐進茗一老僧出揖客問其號曰渾融問其年曰八十二歲矣遂偕行徘徊登眺敞者爲殿崇者爲閣以暨接衆之寮聚賓之堂較射之圃與夫厮宁庖

湢之屬無不一一悉備緇徒雲集所至如歸而又方便垂慈廣延物命俾得自遂于長林豐草之下所費以數萬計皆渾融一身所創建者也至于百丈石岩縱橫千萬尺儼似故鄉之南屏凡遊人旅客所留題無不磨勒其上其中如翁東山父子皆予三四十年好友已悲宿草矣今讀其詩恍若三生之聹寺以石岩爲墻缺者間以短垣四圍種竹萬个古松衰柳青黃相間蕉葉成林適紅梅大放香襲衣襟取徑至亭畔題曰攬秀前有池聞夏日荷芰最盛僧方進菓若塒陳荔村司馬先在七星岩遣使邀予輩偕遊予遂同諸子由寺約不百步至岩由山側真武殿後角到

岩門捫足而入岩内黑黝道士燃松引導其中曲折奇異不可勝紀緣磴而上復出一岩登嶺有一亭題曰碧虛由亭側又入一岩荔村踞石以待予輩至相與散步觀覽其中石臺石室玲瓏嵌空披磴躡險歷數峯巒之曲折望之心目爲之一易岩頂一石魚乃石乳結成鱗尾拏攫彷彿乘雲霧而欲作飛躍狀名曰鯉魚跳龍門側有徑鏄遊人多秉炬入内云通龍隱巖予輩不復進隨出岩從側徑下岩至棲霞寺由後路入有劉太守振公賈司馬素菴在寺候荔村較射飲酒予輩在方丈席飲渾融出家釀醉予自述身歷疆埸戎馬之間一旦披緇入山爲之伐石疏土剪

莽焚茅經營此境于今四十九年矣英雄退步此其功德眞不可思議令我醉中往往愛逃禪也歸署挑燈記之并以貽渭仁

大風岩記

自陳司馬蒞任桂林余同黃子聲雅吳子洪九偕從之下榻於署西之枕山堂每旦開北窻輙從臥榻上望短垣外有山巍然問之曰此疊綵山也内有大風岩焉余喜即欲一遊未果以正月十日偕諸子出署過定粵寺之東一徑折入不百步山半一門題曰疊綵奇觀進門數武一碑書江山景會處字作斗大擘窠後署萬曆乙巳仲夏羽卿題累級上到山寺一僧出迎予大殿三間殿對樓二層僧引予登樓看山獨秀峙其右綠青聳碧卓立如屏象鼻亘其左突起江濱雲氣瀰漫其鼻或隱或現他若留仙七星鬭雞諸

山若蹲若伏若奔若倚城郭江山指掌間矣從殿後進岩石門㟏岈陰風襲人直次入骨由岩燠入有小竇透出山背爲北牖岩形如石屋高可二三十尺縱五十步横倍之上供天竺先生像岩左一梯拾級登樓題六華樓之外江田坡坂一覽無盡遙望片帆往來泛泛作飛鳧狀田中菜花滿塍如黃金布地聽灘聲濺濺激越清瀏眞所謂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也樓中設郡大中丞浴木主郡公撫粵政事余不得知獨憶其在　世祖章皇帝時特疏劾吳逆必叛足稱知幾其神乎同遊者咸爲之歎息云

放生池記

往余就姻于婦翁江子九先生宅常常出北門經沈氏之園臨放生池而望洋洋者水育育者魚莊子所謂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未幾忽見拔網挺叉竟為漁人種魚之藪又未嘗不低徊流連而不能自已也嗣後余赴幕遠館出遊于燕趙瀟湘兩江閩粤之間者三十餘年客歲由桂林還里得晤沈君八公備述其尊人澤民先生將此地捨為放生後為其兄晢典他友八公恐泯沒先人之遺念百計贖回勤勤焉思守此一池仍為放生不敢失舊此其志誠可嘉矣他日當過君之岸觴兩老人齋沐誦金光明

經恍如流水長者子現身說法池水泓然百千鱗族瀺灂乎清波翠瀲之中生生不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推先生斯志德以滋大余願沈氏世世子孫其永守此勿替

錢唐邑侯周公去思碑記

梁溪周氏猶瑯琊之王北平之崔蓋秉禮守義能世其家者也静菴周侯以名進士來蒞錢唐邑之人曰吾父也來何晚農者樂於野商者頌於市鄉先生舉士稱之於學蓋已一年所如一日靡有間也迺以侯性寧靜調令太平錢邑紳士農商扶老攜幼扳轅臥轍集於錢唐江汜詣留之不可得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惟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仁愛錢民與錢民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侯自下車以來案牘積篋坐琴堂半晌數語

剖判立得其情至於催科之擾不可勝數侯之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分校士於鄉得士四人聯雋者一人諸如修舉廢墜蠲剔奸獘如照乘觀火杭風龐雜不期年而化歸淳厚此可以思其故矣從來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侯之情庶幾近之自此以往侯之所以視太平民者無異於視錢唐民而錢唐民之所以與去思之感者亦無異於太平民之頌來蘇之歌者也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期年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知夫錢唐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矣於是闔邑紳士農商相與聯慕嗟嘆之不已遂伐

運華之石而徵予言爲之記云

粵西觀察督公去思碑記　代

康熙戊寅夏粵東藩司訣出銓部擬以正陪具題我皇上特傳俞旨以柔遠能邇克勝厥任者惟粵西觀察督某爲宜　命大學士等下廷臣會議僉曰　天子知人哉公之政績久已簡在　宸衷　錫之勅命往旬乃宣鵠首東指刻期就道而吾粵西之薦紳博士弟子員以及市商行旅山氓澤叟無不悵惋失措如赤子之離慈母因奉　天子命不敢請留無所類訴遂伐八桂之石而徵余言爲記伏自客歲王正公來粵西甫下車卽嘆曰職司臬憲惟刑是掌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伏生今文以恤爲

謐至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卽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惟有靜之一言爲至吾惟靜以治之而已于是省方問俗察吏安民與學校敦教化諸如修舉廢墜剗奸弊如照乘觀火猺獞崗獠黃童白叟無不喁喁向風扞格感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期年皆相率而盡歸淳厚此何異康衢鼓腹咸登堯舜之世哉間有無辜罪人濫禁圜扉公察其冤立爲生之曰此因無死法或遇某氏罪犯死法公求其生而不得亦必爲之咨嗟籌畫而不巳也噫于定國爲政天下無冤民張釋之爲政民自以不冤今公爲觀察當與定國釋之鼎足稱三矣從來無察察之政者有醇

靜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公之靜庶幾近之是則粵西粵東皆公之赤子昔公之監司惠潮也裁增耗之陋規今來觀察粵西也進黎民而喣咻之旦上復擢任東藩行見粵西之父老攀轅臥轍而粵東之兒童竹馬爭迎矣其曷敢不記諸石而鐫公德於萬世

潮汐說

盈天地之間皆氣也即皆理也理與氣之所在凡陰陽之屈伸庶類之榮枯日月寒暑之往來何在非氣何在非理故明乎理氣之說者舉造化闔闢動靜之機無不有以窺其微而悟其要況潮與汐之顯焉者而不可以定其論乎乃世之論潮汐者愚不能無惑焉今夫氣候之難知可以葭管測之七政之難齊可以衡璣驗之日至地中之影未可易定可以土圭揆之若是者何也日有其氣也有其理也何獨於潮汐而疑之間嘗攷山海之經覽浮圖之書披海嶠之志讀盧肇之賦其所以論潮汐者不流於誕則流於幻

不流於幻則流於偏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是烏足與論潮汐哉故以爲海鰌出入之度者此則山海經之誕也以爲神龍變化之迹者此則浮圖書之幻也以爲隨月而有盈虧見日而有衝擊者此則竇叔賓之所記盧肇之所賦而不自知其偏也此亦其未本乎理氣以爲言也乃若高麗圖經有以地之升沉而爲言者以爲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且自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有升降以運乎晝自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有升降以運乎夜惟一晝一夜再升再降故潮汐皆再焉以是而言潮汐似得之矣然

以坤厚載物之體而謂其載沉載浮可乎乃若余安道所論以爲日之所臨月往從之如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于月各從其類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南月臨子午則水平乎西北且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内以此言潮汐亦似得之矣然以爲專繫於月何以日盈於望而潮汐反大於旁死魄月虧于朔而潮汐不小於哉生明此皆知以理氣以爲言而未統乎理氣以爲言也然則統乎理氣以爲言者若何今夫天地之有闔闢也陰陽之有屈伸也日月寒暑之有往來也彼潮汐者亦如

是而已方其卽于盈也固卽天地陰陽日月寒暑之來而信也氣也理也當其返而消也亦卽天地陰陽日月寒暑之往而屈也亦理也氣也故不通乎理氣而欲言潮汐譬之井蛙不可與量水夏蟲不可與知氷不流於誕則流於幻不流於幻則流於偏是則潮汐有常而論潮汐者反不能得其常也惟卽理氣以言潮汐而後知天地氣機之往復可卽潮汐之一端以驗之潮汐之一端何莫非天地氣機之往復以運之尚何慮潮汐之不可定哉不然者土圭可以測影葭灰可以驗氣璿璣玉衡亦可以齊七政而謂區區之潮汐獨無説焉以明之烏乎可

江西圖説 代

江西古揚州之域彭蠡敷淺原載在禹貢而豫章之號列於經傳東聯江浙之輿匯西接湖南之名勝南挹粤東北通三楚襟江帶湖控荆引越爲郡一十有三爲州一爲縣七十有七蓋東南一大都會也考之分野南昌入斗八度饒廣同居七度瑞州七度建昌五度撫州六度吉安九度贑州十二度南康臨江袁州南安俱斗四度而九江則入牛五度此王子安滕王閣序所謂斗牛之墟者乎大抵諸郡多山而西山爲南昌之奇勝洞壑幽秀邈然絶塵仙人葛洪王子喬梅福文簫皆修煉於此所謂珠簾暮捲西山雨者

是也廬山南面南康北控九江五老峯高萬千丈巉然特立高士匡俗結廬於此故亦名匡山出風入雨懷靈抱異爲兩郡之傑出他如廣信之龍虎山道書稱二十九福地漢張道陵於此修煉今真人府世居之叅巒迴合最稱靈境建昌之麻姑山世傳麻姑於此得道唐劉禹錫詩有曾遊仙迹見豊碑除却麻姑更有誰之句臨郡之玉笥漢武帝時嘗降玉笥於此山吉安之青原顏魯公之扁額猶存瑞州之碧落唐武德時應智頊作寺鳳凰曾集於此山故亦名鳳山袁州之大袁小袁相對峯巒秀拔唐人詩袁山大小雙螺並秀水東南一帶横贑州之崆峒章貢二水夾

以北馳山麓周廻百里巔有湖湖有漏朔庶人動之風雨立至總之十三郡之名山三千不可以數計也豫章古稱澤國彭蠡號爲巨浸禹貢東滙澤爲彭蠡卽此湖也其一章江源流東自豐城界至南浦折而北流下入彭蠡其一蜀江出自萬載合凌江滕江歷瑞州之郡城而東注入章江其一壽陽來自蜀郡岷山洞庭九水合流經九江城北下流合於彭蠡其一上饒江在廣信府北下流入槠溪西流入江其一汝水來自荆溪西流撫州郡城東抱城而北下流其一臨水自臨川江流至西津與汝水合其一盱水自廣昌南豐經建昌郡城南會新城流入撫州其一秀江

從上源稱江流至袁州府北下經分宜入臨江府合章江章江來自崇義聶都山至南安府北下流東注虔州會貢水章水來自南安流至贛城而貢水出自汀州經瑞金等縣流至贛城北合爲贛江贛江歷十八灘由吉安至臨江入袁江他如南康饒州之郡江俱滙彭蠡北出湖口入大江此江西諸水之源委也若其幅幘廣遠自省城東至婺源六百里而遙自省城西至瀏陽四百里而近自省城南至和平千二百里而遙自省城北至黃州六百里而近廣九百七十里袤一千八百里余之爲此圖也非敢效少文之臥遊擬馬援之聚米也但以職司屛翰凡分野之度數山水之流峙形勢之分合道里之遠近一指顧焉而宛在吾目中是亦當官爲政者之一助乎作江西圖記

駁楊升菴禹穴考說

楊升菴辨會稽禹穴之非取証于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升菴解曰總吳越也探禹穴又解曰言巴蜀也遂謂禹穴在蜀中之石泉以為千古獨識余謂禹穴在蜀中蹟或有之而至述子長之自序云探禹穴乃言巴蜀也則讀書率畧不詳其義矣太史公自序曰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夫攷其序中曰南游曰北涉曰西征曰南畧則其所至之地甚明晳也其

行始吳越中之楚復之齊魯迨為郎中奉使乃西之巴蜀文義班班貫而有緒其自上會稽至浮沅湘皆言南遊也講業齊魯以下皆言北涉也奉使後乃言西征巴蜀南畧昆明以報命天子也升菴不之攷而漫謂探禹穴乃言巴蜀何其不悟前後舛謬至此耶籓如升菴所解子長不當冠以南遊二字後又不當于巴蜀復言西征也是子長所言禹穴乃南方之禹穴而升菴牽合巳說不循乎理予懼耳食之徒謂其博學多識而不之辨也故為之說

土司說

兩江谿洞曹為荒服唐太宗時諸蠻內屬始並羈縻州縣隸於都督府以其首領為刺史宋參唐制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峒推首領籍壯丁以藩籬內郡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其後開拓至五十餘所明仍其舊土世官之下銓一二流官佐之土司隸潯洲者曰武靖州成化間韓雍平大藤峽奏設也隸南寧者曰思明府曰憑祥州曰下石西州曰羅白縣曰龍州曰忠州曰遷隆峒曰果化州曰下雷州曰歸德州曰湖潤寨曰上石西州曰利州曰江州曰思陵州曰剝甘二十一村隸太平者

曰萬承州曰太平州曰安平州曰龍英州曰思城州曰結安州曰都結州曰上下凍州曰佶倫州曰全茗州曰茗盈州曰鎮遠州曰思明州曰羅陽縣曰陀陵縣隸慶遠府者曰南丹州曰東蘭州曰那地州曰忻城縣曰永順正副長官司曰永定長官司隸思恩者曰田州曰泗城府曰向武州曰奉議州曰歸順州曰都康州曰上映州曰鎮安府曰上林縣又九司一堡曰舊城司曰興隆司曰那馬司曰古陵司曰都陽司曰下旺司曰安定司曰白小司曰定羅司曰何旺堡故有祿州隸思明後沒於交阯近又勘明復舊改隸廣西新置西隆州西林縣

守中養氣說

天地之所以久而不獘者其理皆來也來者逆也冬而復春夜而復晝循環無已故易曰知來者逆余讀言天家者書有謂天西行日月五星亦西行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之說有謂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之說余謂日月五星西行之說非也天西行而日月五星亦與之俱西順也順則洩而不返氣何以固歲功何以成且二十八宿經也七政緯也經與緯一縱一橫交錯而成文未有經緯共一條理者共一條理則孰爲經孰爲緯也天西行而日月五星東行之說是也天西行而七

政東與之會逆也氣以之固歲以之成然後終古不獘也山之折而穴結水之繞而人聚山水之盤據回互大而都會城市小而村落墳墓皆是也其理皆本於逆也人之生也其氣一呼一吸呼順也吸逆也有呼而無吸則氣出而不入死矣呼吸得其調理而後氣固而長生此吾因天地七政之往來而悟守中養氣之術其理莫妙於逆故葛仙翁太極圖說云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聖成仙

棲霞稱寺說

棲霞寺者壽佛菴之舊址也自渾融禪師卓錫於此而開闢焉監司彭爵峯易菴爲寺更名棲霞於今四十九年矣丙子春正五日予偕諸子過之客進問曰棲霞之得稱寺有說乎予曰漢明帝于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焉卽白馬寺是也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眞身尚在此其稱寺之始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棲霞山爲寺之主山層崖峭壁高可千尺山半有洞卽七星岩之第一洞日華月華二仙曾遊於此得渾融至而精舍之其猶摩騰之舍於白馬歟然則棲霞之稱寺非猶夫凡爲

寺者之稱寺也昔楚王元英尚浮屠之仁祠則有仁祠之名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則有蕭寺之名晉孝武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則有靜舍之號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曰蘭闍則有蘭闍之稱總不如寺之稱爲古也棲霞之稱寺亦猶夫摩騰之舍於白馬也彭而述額山門曰棲霞寺錢唐橋叟諸匡鼎因答客問而爲之作棲霞稱寺說

貞女辨

崑山歸太僕有光嘗持論謂女子未嫁夫死而爲之守節比諸不待俯禮而同于奔余謂此論非也禮經云女子許嫁纓示有所繫屬也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示以成人之道也先王制禮所以明示此女之以身許人也若爲夫守節此亦從一而終之義雖已太過然何得竟比于奔也假使國家之亡故君已沒而卑官末吏術一命之榮而終不肯更事二姓豈得不謂之忠臣哉雖未適與已仕事畧不同然比類以觀則貞女亦曷可多貶焉嗟乎當今之世風教日頹未嫁而砥志殊不多見見斯君子以爲甚難而奈何比之于奔也哉雖然在室之女雖許嫁未過門而夫死者從父母之命更受聘可也若必欲自堅未亡人之操則所謂賢者過之非中庸也夫聖人之道其必以中庸爲準與

說詩堂集瀨花文抄卷七 傳 紀事 銘 像贊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譚烈婦傳

譚烈婦者鄒邑文學譚振漢之妻也當順治己丑邑遭紅頭賊之亂振漢偕烈婦避于永新北鄉之新田村烈婦毀容深藏製七星履以自隨謂振漢曰倘賊至倉卒奔竄設有不虞惟有一死以報君君以此爲誌可也噫烈婦之志節亦已異矣壬辰冬十一月李定國偏將從茶攸間道出吉安騎卒萬餘倏然而來烈婦遇兵於雞冠塘被執行不數武烈婦曰塘水清潔吾得死所矣口吶吶痛罵不止遂一躍投水而死時年二十有七死之次日振漢覓屍塘中顏色如生履果在懷振漢撫屍而慟烈婦兩目忽淚溢焉哀感路人人無不知有譚烈婦嗚呼是可傳也已

論曰余嘗登永新學宮其東蓋有譚節婦血甎云越四百餘年而又有譚烈婦亦殉節于永新異哉譚氏之有雙節也雖古之陶嬰共姬何多讓焉

方孝婦傳

孝婦姓方氏歙縣朱賜春之妻年十四歸朱氏崇禎初從賜春徙錢唐之芝松里今里人以孝行聞於縣令梁公公特表之稱爲方孝婦云孝婦爲人端嚴而肅慎不妄語笑姑早寡忽得奇疾孝婦仰天籲曰我夫婦所恃者一老姑耳曷爲罹此厄於是遂割左股肉以療姑姑疾卒瘳如是姑得復生三年亡何賜春又得奇疾婦復仰天籲曰吾不得終奉姑以天年是吾之不德也今吾夫又罹奇疾何煢煢一婦人而不幸一至此於是復割右股肉以療賜春賜春疾亦卒瘳噫真可稱孝婦矣孝婦有子四人世傑世賢世榮

世彪當賜春與孝婦病困時傑賢榮各割左右股肉以療二人固爲孝婦遺風而世賢罹危疾世彪亦割股肉以療兄可不謂弟乎嗚呼一門之內孝婦之後有孝子孝子之中復有悌弟尤人世所難能者故特述其大畧而爲之傳

論曰古來割股割肝之事間或有之而重人倫者恐至傷生滅性往往置而不論若孝婦一則割股以療姑再則割股以療夫洵史傳中不少概見者何可湮沒而不彰與至于世傑昆弟相繼孝義尤足以勵風俗故特並傳之云

武林三貞女合傳

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于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能終身不渝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三貞女之事

許貞女父尚白許字陳桓桓從征閩中歿于陣女聞訃絕粒必欲往奠既造門慟輿人歸曰生受陳聘死爲陳鬼今從一而終矣陳家貧女日綢箔絡絲奉事

舅姑佐兩叔娶婦以延嗣常日中不舉炊女夷然晏清苦數歷至舅姑之旨甘必不少闕也今女年齒衰矣同里咸肅然敬之而當事者尚未爲之表章嗚呼殆以貧掩其節與

陳貞女爲陳公伊人女同母兄之樫中甲辰科進士許字王南紀未嫁而寡矢死歸王執喪如禮事舅姑以孝聞北墅王晫賦有美詩以表貞

朱貞女武孝康朱夢彪之女許字何名立未幾名立病卒女聞訃慟哭絕食父母多方撫慰之不從許其守志乃食無何父母俱歿女依弟基以居如是者十有一年尚未得歸何氏之門也姑丘氏病女聞之即

肩輿從以婦禮拜姑床下服勤終夜姑卒執喪盡禮
甚將請何氏之族立以爲後使名立系得不替焉無
錫朱襄來西湖聞之記仁和朱貞女事載方流記
論曰女許字未嫁猶士庶之未委質也不幸値夫未
娶夭亡俾以百壽不嫌於再醮而三姓貞女皆矢志
不嫁抱節終身者賢史傳所未有也余特表之爲三
貞女合傳以風世云

孫烈女傳

崇禎時錢唐江濟劉烈婦爲狂且所傷遂以身殉時
値鼎革未得表彰里中父老猶嘖嘖稱道之越甲子
一周卽烈婦所居之地有孫烈女名秀父母早亡歸
其夫楊爲養婦尚未成昏夫與翁常爲賈於他郡烈
女與姑俱鄰有闒奴窃艷之百計誘之不動偶値浴
奴從閾下伸手捏其體女立嚙其手趣㞘去未幾伺
姑他出奴直闖户奉以樂飲女卽頭坏壁面流血涕
泣而詈奴恚甚揚言夜穿壁來女懼乃密縫其衣表
裏連綴不可解初巳徐炊茶進姑而自服鹵臥床死
夜半奴果穴隙至姑驚呼女巳氣絶時年十五云鄰

里駭視卽鳴諸官大中丞張公脩禮收殮酷暑中顏
色如生清涼滿室立鞫奴擬眞重典上其事於　朝
如例建坊旌表焉
論曰異哉錢江之有雙烈也劉烈婦死六十年湮沒
無聞至今日而有孫烈女中丞公合而祀之爲建雙
烈祠誠盛舉也百世之下雙烈之氣當與銀濤澎湃
之聲流傳終古矣

劉節婦傳 代

節婦傅楚之江夏人年十八于歸同里劉復元復元爲邑弟子不事家人生產節婦挽鹿車操作并出簪珥以佐不逮故復元得肆志下帷者節婦力也復元官黃陂教諭未一載抱病歸節婦倫藥餌食不甘味衣不解帶無何復元死節婦一慟幾絕附于身附于棺者必誠必信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回顧公姑在堂孤子呱呱强自解慰日侍木主當食必告每逢令節歲除輒淚落如雨初喪至老四十七年如一日也公姑在堂晨昏溫凊寒暄飢飽必順其意公姑克享高年始終不倦相繼而殁附于身附于棺者必誠必信

一如喪復元時也訓子重鼎義方出入言動飲食威儀告誡嚴毅不少怠重鼎年十九歌采芹遊泮宮恂恂有士行皆節婦之教使然也屢遭歲荒兵燹保全家計極飢寒風霜崎嶇勞瘁之苦九死一生而始志竟不可奪重鼎生七子九孫復有曾孫節婦又訓之曰吾惡夫兄弟之析箸而分爭者爾等毋然四世孫子孝養友愛怡怡一家皆遵節婦之教也節婦守節四十七年年七十二歲而殁康熙三十七年欣逢

恩詔得邀題 旌春有烏頭綽楔之制四方士大夫莫不有詩文爲節婦頌余友劉君克后于辛巳九日出節婦事實肅衣冠而請曰節婦吾女之祖姑願得懇使一言以重敢請孟冬朔日復請余樂志其事畧述其間于劉君者而爲之傳

朱靜子傳

杭州女子朱弦字靜子十三歸毛子稚黃爲侍年妾十五乃使侍巾帨靜子性幽懿當夕綢繆牢結羞不就御毛子以其猶稚也緩之更踰年毛子尊公卒故久不入內巳亦病劇一夕名家人語屬後云朱氏年少我死當令持服滿一年擇良家嫁之而勿多受財語未既則靜子痛哭牀側以死自矢無更弦事毛子一病八年不愈婦他姬皆沒靜子治中饋事料理他子無不辦不自食一味不自名一錢受予輒藏以待乏獨處無怨色未嘗見其閒步多語齲齒而笑他賢德皆類此而侍稚黃疾尤謹觀聽罔勿於未形也稚

黃時猶瞋責之無弗順受年二十七病沒蓋嫁十五年而處子逝云毛子哀之以其所素撫曹姬子豹臣奉爲慈母執喪三年而主附廟柩祔墓或以爲過或曰變之正也毛子曰非過併非變也子爲慈母斬衰三年律也則他禮亦應稱是吾守律而巳吾豈敢縱私情爲之哉毛子語予者如此噫其可悲也巳昔子謂汪錡能執干戈衞社稷可無殤也然則德若朱氏乎又曷可以人妾貶之爰爲之傳而繫之辭曰青春謝兮白日馳芳蕙摧兮崇蘭衰蘭之苞兮蕙乎未吐幽以斂兮終古惟伊人之靜嘉兮末俗相儀當奈何兮嗚呼嗟兮

夢覺道人傳

夢覺道人者蔣姓蘊奇名禹培字也少遊燕途遇黃冠老人謂道人曰子身有仙骨非凡人也遂授以秘書未幾道人官都閫任東魯轉鎮中州値流寇日熾道人輕裘緩帶指揮如意所向悉皆化服故齊梁之邦皆稱道人有仙術焉道人曰昔張子房受圯上之人之術遂辟穀爲赤松子今人身享祿位復負聲名直邯鄲一夢耳余獨何爲而溷溷耶竟拂衣歸西湖隱居北墅因自呼爲夢覺道人道人次子漢紀與余稱文章交爰高道人之風爲之傳云

論曰吾杭有黃御史作春夢先生傳大約言居官恍

似片時春夢也傳成而蟬蛻仙去今道人官至叅戎貴矣乃遯跡二蓮半塘之間蕭然物外人亦稱爲仙者然則古仙人殆皆有所託而爲之如春夢夢覺諸公類耶

鎖石山旅人傳

學至乃不愧乎爲人而日轍轅于南北東西則稱旅鎖石山非旅人家也而嘗往來玆山因自號鎖石山旅人云旅人性恬淡不慕榮利喜眺名山佳境或至重巖疊嶂不憚險絶以登問至臨流處手掬清泉而啜之每嘆君子之交益取諸水良有以也問富春中居小隱赤松諸山多勝跡遂往遊焉因與富春山長客星侶稱爲石友嘗至鎖石山中山半有亭亭左有泉清香甘洌旅人携富春山長客星侶來坐亭上分題倡和汲泉煮茗以爲斯泉得遇陸羽品題自當與安平白沙並傳矣一日登山峯之上遥看大江波濤

洶湧布帆隱隱若飛鳧城郭參差楓林斷續望若圖繡喟然曰昔申屠氏結廬於申屠謝希深築室於小隱金琮遊赤松自稱赤松山農人余客鎖石徘徊不能去吾其爲鎖石山旅人乎用是而旅人遂以山名所著有鎖石山旅人六種一曰橘苑文鈔一曰赤亭詩選一曰武林佚事一曰富春名山記一曰且看齋尺牘一曰茗柯詞

論曰富春名山衆矣獨赤亭鎖石隱而不彰後赤亭以客星垂釣而得名鎖石因旅人來遊而始著豈昔人所云地以人重者是耶非耶

黃鶴樓酒人傳

古之君子隱于酒者多矣畢卓以官隱劉伶以狂隱陶潛以詩隱張旭以書隱而黃鶴樓酒人則以遊隱云酒人家貧性嗜酒喜遊頻年提壺往來鎖石山中有博物先生者聞酒人名乃以禮羅幕中命使迎焉酒人起曰此崔顥題詩處也吾其遊乎於是負笈登舟所携無他物止殘書幾卷濁酒數壺而已抵武昌先生醉以酒命賦詩酒人筆不停思立就若干首頗愜其意先生曰子好遊乎吾任子遊酒人從此晨夕得登眺黃鶴樓輒嘆曰人可終歲而不食不可一日而不飲每把酒憑江臨風暢飲俄而風濤怒起波浪

掀天雷雨交作酒人曰此天催詩也復進斗酒取稽動原倡而和之無何見一鶴蹁躚飛舞空江笛聲隱隱從雲中出酒人笑曰昔人騎鶴上揚州我獨不可携鶴返故鄉乎竟招鶴而下扁舟載鶴泝漢江而歸因著有黃鶴樓酒人傳

論曰酒人爲蓮花幕下客者已十年矣前作幕富春嘗往來鎖石山中因自號鎖石山旅人今來楚幕又豪飲于黃鶴樓人遂呼爲黃鶴樓酒人然則酒人旅人旅人酒人吾終不知其爲何如人

小哥子傳

小哥子者富陽令牛公潛子公子也初生令君名曰小哥子生而穎異方四齡值母壽小哥子命家僮數人吹竽鼓琴唱西王母之曲爲母上壽小哥子洗爵進酒拜于堂下甲寅春夏之交閩逆初變是時軍興騷驛富陽當兵馬通衢令君應接不暇嘗終日不食小哥子進問曰我父何未飯也令君告以故小哥子嘆曰居官而不得一飯何以官爲至深秋令君積勞嘔血一夜偶飲燒酒小哥子曰燒酒動火恐引血不宜飲宜飲黃酒黃酒者富陽之村醪也小哥子時止五齡耳今年七夕余偶攜小哥子過友人宅友人食

以鮮栗小哥子懷歸獻母曰母未食也見不敢食小哥子貌甚秀舉止溫雅見者方以大器許之而竟以夭折在世止六載耳惜哉眞可悲也余不欲泯其孝故爲之傳云

論曰楊烏項橐皆殤子耳然以才名未聞以孝著也今小哥子之善事父母若是天竟奪之此何意與余與令君善其爲富陽令清畏人知宜有大報而今遽此豈蒼蒼者果高而不可問耶

紀楊忠烈楊忠愍二公事

楊忠烈公做秀才時夜坐危樓讀書見一金甲神由窗而入向公言奉上帝旨命汝作一表文爲王母壽吾明日來取語畢即去其弟在樓下聞與人語問之告以故次早公盥沐即起稿是夜神復至云汝昨已泄天機不用汝文轉命左光斗爲之矣後公殉難時適與左同此一異也又楊忠愍公爲書生時有一客遣使者來請爲塾師公同使者赴館如是者往來三年後將辭歸謂門人曰焉有設教三載而主賓不一相款洽乎門人曰家君非不欲一接顏色恐不便奈何公強之再三門人曰家君即冥司天子也先生往

來之處乃冥司也公固欲請見冥君邀之入登堦果門屏堂宇非復人世下堂揖畢公即叩詢終身答曰君將來名炳天壤夫復何愁因攜手偕行至紛華處指示公係汝得意時境界後到一空屋黑黯不堪血肉淋漓滿地公問之故答曰此人臣殉難之處公視之甚爲怵惕愀然作色冥君曰殺身成仁正人臣盡忠之道後公遇難在獄即所見之空屋也二事雖屬怪異吾友張孝廉汝肩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辛巳六月十日書于武昌張叅政署齋以見二公忠義節烈之氣當未遇時早已達帝廷通幽冥彰彰于上天下地矣噫可不畏哉

古鼎閣銘

古鼎閣者金陵鄧元昭太史所建也太史偶獲一鼎二罇相傳商周遺器迺搆閣三楹敬置于中祟祀兩先人曁王父母復遍乞海内名士題詠以紀其事戊午冬杪予自楚歸值太史來湖上索予爲文遂爲之銘曰牛首雲起雞鳴日薄爰獲古鼎迺搆傑閣商周之遺象形三台主器長子鉉玉羮栘用祭藏廟載於禮經春霜秋露淒其以零孝子不匱春祀在斯貽厥孫謀愛之寶之

蔡生字銘

丹崖蔡子名曰綌桂言采其芹時方十歲性不寬閎學本夙慧項槖楊烏得爾相繼賓川刺史七載師[illegible]字以叢長厥義匪細望折蟾宮爲蒼生繄莫臥小山儷游六藝余爲字銘用傳於世期爾高攀三見及第

我朝臥元蔡啓傳蔡升元俱係浙人

周敦文像贊

長松之下磐石獨處冲乎其容靜以中矩雙鶴和鳴欲起而舞我將入圖與君探古

吳紀南像贊

攜鳩杖着樱屐神飄飄如秋水誰彷彿得其似有延陵吳季子遨瑶歌吾與爾即而呼行不止我舍君復誰以將飛身入画裏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募修華嚴菴疏

粵西王城之東曰小教場場稍東有華嚴菴創建已甲子一週矣比丘尼寂堅以未亡人薙髮守節焚修菴中持唄梵而皈淨土于今四十年十月朔日余過菴進香頂瞻韋駝殿風雨飄搖日就頹圮漸成林莽黃落之境深爲慨息比丘尼向余和南求乞一言爲之倡率以鼓勸十方助成其美共修葺焉余曰善哉比丘尼之願力甚弘其志甚堅而其心亦甚苦其于山川恭亦有緣也計其費木若干料瓦若干片磚若

干个丹漆灰粉若干斤力役若干人凡我達官貴人善信男女發菩提心各施所有以襄盛舉庶乎不日得以成就而其功德復不可思議矣從此皤然夔尼偏袒摩頂潛修菴中晨鐘暮鼓禮誦華嚴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木魚之細響當從竹花籬翠之間裊裊而出也如是則六十年之殿宇增其輝映而菴前象鼻鬪雞諸山愈青蒼蔥鬱可愛左則伏波之嶺右則獨秀之峯環抱林木景物益幽山川之美不因之而益顯也乎余因是生歡喜心而沐手爲之疏

萬年會疏 代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予觀於鄉民萬年之會而深有慨焉予筮仕東強下車以來見闔外有鄉民二十人議伊每月輸錢五百文凡遇煢民飢寒喪葬無倚者悉取是以助之斯稱義會哉今天子御極以來親行郡邑察民間疾苦與在廷諸臣講求民瘼整飭條悉令鄉民月月而輸之歲歲而舉之爲善無倦而好行其德雖萬年可繼也由東強一邑而推自郡而國而天下皆可倣是會而行之使天下煢民而無告者行見飢寒可賑喪葬可周如得生於堯舜之世熙熙穰穰含哺鼓腹擊壤而爲康衢作

息之民皆從東強之會始又何富庶之不可幾哉因弁數言以爲好義者勸

募施棺木引 代

旨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予三復斯言而歎善之當爲矣予不敏贊政郤陽已經四載目擊斯邑遺兵燹之後民生困頓路有殍殣每欲買棺施與實有志而未逮茲有僧某者憫念斃民無棺遂拋骸棄骨於荒郊蔓草之中時懷不忍因廣爲募化作棺施捨誠有慨於予志斯真善事哉伏冀大人長者發菩提心行布金事不論多寡隨緣樂助使久久而行之好善不倦其爲生死而肉骨者不可勝道也行見邑之道殍令斃民之死而無告者得以寸棺含斂目瞑九泉庶不致於速朽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諸君子

之樂善好施其福澤正自無涯不止闔邑之人誦義無窮矣爰題數語於左

題流水白雲圖

憶予年十五六時同學毛子稚黃口占一律贈予云小謝最能文風流秀出群題詩惜春暮把酒坐宵分竹榻依流水松窗映白雲烏衣衆年少車馬漫紛紛家兄駿男最愛其五六一聯欲邀謝君文佽爲予圖一像而未果屈指稚黃去世一十五載而家兄長逝亦二十七年矣追維三人倡和笑語之歡邈不可得適雨東王子子豫來遊楚王子善寫生因爲予寫一流水白雲圖圖成而誦故友之詩思先兄之語恍如昨日事爰題數語軸而藏之聊以志吾三人之相契云爾壬午穀雨後三日櫹叟匡鼎題於武昌官署之

懋餘軒

題紅梅獨酌圖

老梅二樹正值花開香氣蓊勃有偉丈夫科頭獨酌踞石而坐覯二童子攜樽捧壺若有所思意似不在酒也丈夫者誰山啓沈先生也山啓曰吾十年來碧雞金馬之間其車轍馬蹏之所及往來不啻一而再矣今年已及艾吾將偃息衡門棲遲梅下以娛以游以燕以息因寫此圖以食吾志耳時又以主人之約將擔簦三進滇南與余相晤於張叅政署中乃出此圖索題披閱之下余歎曰先生抱鹽梅調羹之用將來致身皇路上引其君于當道下使匹夫匹婦無一物不得其所而豈獨酌梅林以終老哉山啓笑曰我之懷矣誰其知之而竟為君忖度之也錢唐橘叟諸匡鼎題是日也壬午夏至

題鼇遊萬里圖

予與趙子漁玉闊別二十二年矣去歲自粵西歸移居竹竿巷得與老友毛翰林西河比鄰每相聚談心頻起巷無居人之歎四月八日漁玉過我握手諦看君鬢未絲余竟老邁相視而笑且問其下帷之地不過數武則又喜出望外一日漁玉出鼇遊萬里圖索題余讀其自記所經歷山川皆余二十年來乘舟則畏風濤掀播登程又懼豺虎截途行李半肩不遑啓處願以還里杜門欲覓妙手寫一圖以為登高臨深之戒而不意漁玉竟先得我心也僕老矣從此裹足息遊第漁玉不日聲鳴天衢致身皇路則萬里之遊當自此始恐未得沐游於圖中耳庚辰仲呂之月橘叟諸匡鼎題

題畫

余館楚署豫章鄧子與於已客蘇五載思歸不得命童子出購美人圖一幅藏之帳中以慰消渴一日出以示余余觀此美人跂脚芙蓉石左紈扇右綵毫端坐凝思不知其心屬何所而上精神呼之欲出吾意鄧子當雨夕霜宵燈殘香爐定翩何珊珊其來遲也展玩之餘聊爲題此然不敢廹視卽畫中亦恐鄧子瞋耳

題莫雲卿家藏冊頁九幅

西溪梅花數十里大都皆朱元時物予每過此便欲結廬其中真不異孤嶼處士也阿誰高臥此境是先得我心者　梅花書屋

兩遊俠兒並行試馬豈畫眉後走章臺下古路坦坦垂楊依依樗菴圖此以寫我題　長楊試馬

有兩小兒相戲蟋蟀一兒傍立竦然而觀三兒各有雄志非好鬬蟲也咄咄莫作童子觀　鬬蟋蟀圖

典到曾栽五柳閒來獨撫孤松芬如妙手寫出淵明頓爾相逢　孤松盤桓

昔謝玄作書與兄云居家以垂綸爲事北固山下大

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吾覩此老翁當寒雲四布凍雪滿天獨坐扁舟手持釣竿相依蘆沚或者卽玄流耶　寒江獨釣

安溪有米堆山每朝烟夕霧雨晴雲起時見之恍然一幅米家畫筆正叔作此小幀彷彿身歷其境　米家山

誰寫此深林兀突幾茅屋倘或是桃源我將從此宿　山村叢樹

水邊雲過忽無山此正叔驚人句也吾卽擕此詩題正叔畫果然　烟雲圖

古樹千年盡蜕殘蕭然片石獨巉岏幾竿修竹經霜老六月開圖日覺寒　枯木竹石

爲家君簡叔題謝文侯畫十二幅

文侯毋畫鍾葵千態萬狀筆如游龍不信余言請觀此畫 鍾葵

竹葉數箇老梅一株雀噪其上此吾家古樆苑景也

文侯何不着我叔其中 梅雀

觀此雄雞余則才盡忽表兄靳若霖投我新詩內有天際無雲唱午雞之句余卽攜題其上恍如聲出圖中也 雞

秋風起淅淅畫裏飛蘆花何處聲如雨一蝌獨蹲沙蝌

僧繇畫龍破壁飛去文侯此兎頃刻便逃往深山矣

吾叔速宜籠之竹林 兎

牧牛兒笛聲吹來疑悟我于三生石上事呵呵 牧牛

此謝仙臞漁家樂也往時毘陵惲正叔謂仙臞曰先生好寫漁家樂風動浙中但未審先生能寫漁樂亦能寫漁愁否如此快飲何愁可寫 漁家樂

蒼松如虬有一老猿一小猿盤坐其上豈三峽道中景耶奈寂寂無嘯聲何也 猿

予昔過揚子江風濤大作舟幾欲覆觀此波浪掀天爲之胆喪 水

畫中樓閣縹雀鬼淡淡烟雲凍不開彷彿寫來何所似傍人指點是蓬萊 樓閣

靈隱五寺橋余嘗獨坐其上水聲流耳峯巒迆而若登天際假爲塵務所羈不能時到此地毋欲令妙手作一圖以效少文之臥遊文侯寫此小幀實獲我心 深林茂樹

二毋雞相視而哺一步一趨若有意者余摸索不着留問仙臞 父雞

題屈翁山詩後

吳山真聖觀有子午井每日值子午二時水湧出井口高丈餘形如瀑布居民逢午刻必聚集取水約有片時水仍消詢之僧人云井通浙江故應潮而起但錢塘潮汐每晝夜俱隨時分刻而起此井惟子午二時似與潮汐起時不相應項閱翁山詩載清溪驛東五里有潮泉山泉從石穴湧出聲如沸雷泉大者爲雄小者爲雌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消則涓滴都絕若此地從無泉水者惟秋冬間無消長乃有細水長流寺僧謂此泉下應海潮然秋冬間海未嘗無潮而泉顧不應之何耶丙戌花朝閱翁山詩外偶錄以俟博雅君子

書朱節母傳後

余方閱李木菴侍郎述母李太夫人行畧未畢適朱左宸進士授余朱節母傳匡鼎受而讀之不禁撫卷而嘆曰嗟乎是何兩太夫人之賢節始終相同也其爲側室同其撫他子同其貞操守節同一教子官侍郎一教孫成進士將來俾得貤封之榮也亦無勿同獨是侍郎公官京師未及迎養母歿終喪三年進士君投牒　闕下欲乞升斗以養祖母而忽不及待及聞訃欲承重詣吏禮部曹又以例不符而止此進士君所以哀毀悲號而繼之以血也然而進士君自傷不得承重由京徒跣遄歸見星而行見星而止天下之人莫不曰幸哉有孫如此當與令伯之陳情並傳不朽矣同里橋叟諸匡鼎敬書

書溪書後

余平生最愛王侯毛三君文戊戌秋于一來湖上得其全集讀之遂手錄一帙朝夕展玩已爲吳中友人所假久之不歸矣胡宗文於開查度齋頭讀之次日走借一抄又已爲人竊去嗟乎悵哉獨稚黃文每脫稿余即手錄一過錄畢又時爲好事者持去零落殆盡竟不得成帙丁未夏酷暑揮汗錄溪書二百餘番一月始成吳興嚴修人過我見之甚喜携歸苕溪六月餘余每思溪書不得便欲買舟過宜雅堂索之未果季冬望日忽得修人寄還殊以爲快且作札與余云每讀稚黃文不勝有望洋之歎因思修人年少名

進士歸來閉户却掃著書盈篋每一落筆便爲當時傳誦尚賛嘆此書不置况余之窮愁落莫者哉

張大中丞玉如公墓表

大中丞張公以康熙二十年六月十八日葬黃龍淢之新阡時匡鼎先於五月望日赴部考選下榻於公令子濟天壽公子聖陔等具狀乞匡鼎表於其墓按張氏之先世襲指揮由上蔡移駐廣寧曰留洼留洼六傳至鳳儀鳳儀生九思九思生肖泉即公之王父封光祿將軍者是也肖泉生子曰東越生而岐嶷驍勇有謀畧　太祖武皇帝延攬英傑于東越目以國士東越生五子公其最少者也公諱胡珍字玉如童年即穎異弱冠歷刑工督捕三部於刑曹多所平反至在考工則悉心稽覈在督捕則發奸摘伏　世祖

章皇帝最器之時江南適有海寇擾江最爲重任順治某年公以督捕理事　特簡提督巡撫安徽等處蓋異數也公入境連值水旱民不聊生公即捐俸倡賑特疏　題蠲租若干飢民賴活者不啻億萬計未幾丁母憂服闋補湖廣巡撫甫下車即奉　命撤三藩凡船役軍供無不驅馳料理甚具無何滇黔告變所僱夫役公立遣之百萬人悉得歸版籍矣當是時湖南既爲賊陷三湘七澤之間無不騷動於是東山大冶揭竿嘯聚者甚衆公密授方畧於黃州郡守于君成龍于君單騎抵賊穴擒賊首黃金龍等餘黨解散公即題列于君功蹟奏　恩綸加于君不次擢三

年之內由郡守而監司而藩臬而巡撫而總督兩江皆公之薦舉也自吳逆之變蠢爾小民妄冀煽惑公密疏 題奏止殲渠魁脅從罔治朝上而夕報可愚氓得全要領者尤多嗚呼楚北江南中州豫章四省壤地相接稍有蔓延則東南半壁皆歸蹂躪至今幸得晏然安全者伊誰之力哉至於請巡撫以仍督兵請禁旅以資征討請緩征以安人心請設治院以便勦撫請添陝撫以杜覬覦諸有關於 國家大計者尚未克枚公功也方謂滇黔底定天下太平且當進高爵膺 天眷而遽竟以積勞成疾嘔血而卒時康熙十九年三月初九日也年僅五十有二噫可悲也已匡鼎受公之知於今六年深愧不文然不敢辭乃爲叙公之行實而書之墓碣俾後人得以考焉

兩浙運使高公墓表

上之四十五年兩浙運使高公卒於官翰林院編修高會典爲誌銘至是令子軾轄等將扶櫬還里歸葬其[illegible]以公[illegible]鼎表於其墓公諱熊徵渭南其字也其先自山東益州入粵有諱某官太僕卿至是始顯傳奉化尹諱某奉化生明經諱某明經生信宜尹贈中大夫兩浙運使諱某公則贈公次子也公生而穎異不凡弱冠即爲名諸生屢試輒第一文采雄博躬行砥礪尤以孝友著稱庚子中副車家貧授徒從遊者日益衆公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屑爲時文蹊徑語値甲寅滇警初傳公料其必敗即擬平滇三策討逆檄呈於各憲籌畫俊偉有古豪傑風當與郝楊二大中丞兩疏並傳不朽矣於是團練鄉兵扼險守要遂克殺僞總兵陳世龍等賊間風震懾不敢窺岑嗚呼公以一書生攘臂而扼其吭賊不得肆虐者二年其所本於經濟者深矣已未粵疆底定公奉督撫兩臺念公方畧委補桂郡教授公即有查贖難民請建義學諸詳及調思明土府教授至即募建學宮捐立書院等事侃侃碩論興育人才風俗蒸蒸丕變兩郡人士謳頌迄今眞不愧武城有絃歌文翁興教化于蜀也庚辰遷井陘令公甫下車即除苴耗以撫民恤息獄訟以懲刁風不一月而名炎杜母

之歌鄉傳嘖嘖粤撫彭公疏以遺愛繫思節義堪表等事一疏入告即蒙名見補授兩浙塩運使司塩運使公抵任一切餽遺請託俱屏絶不行前官存引幾八萬公設法銷疏積逋頓清商賴以安又購紫陽別院俾諸生肄業其中毎月課藝手加評定脩極鼓舞沐其教者如包氏之兄弟襲掟孔生以五經名魁皆公書院士也兩署臬篆平反得情案無留牘即審斷歲獄公求其生而不得亦必爲之咨嗟嘆息而不已雖使張釋之于定國復生恐亦無能踰此者矣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僅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則公之所本可知已匡鼎客

粤五年深悉公節概今屬治下又沭公教化自慙衰繭無文然不敢辭乃叙公之行實而書之以表于原以俟世之良史如班孟堅者擇焉

祭嚴姑母江太夫人文

嗚呼惟木有本惟水有源枝衍流長乃脩諸福此余於江太夫人之亾而不禁歔欷泣下已太夫人爲文昭公女孫與余婦翁子九公盖兄妹也余自辛丑歲就婚于公家至癸卯顥亭先生秋簡京卿需次奉太夫人歸里門余以姪壻之誼得隨公後拜太夫人于堂下嗣後嘗得望見太夫人顏色禮儀冇加未幾公捐賓客余毎登太夫人之堂見太夫人則如見子九公焉距今年三年耳而何太夫人亦竟溘然長逝耶悲夫太夫人歿之日余過候尚聞能飯早起虔脩湯羮命先生及諸孫入山掃墓歸來尚問佳城之草木

無恙否是晚忽聞持百八珠合掌竟去脩然而來脩然而往太夫人豈果西方之再來者耶噫太夫人逝矣余向得親見太夫人顏色如見我子九公者今不可復得矣昔子九公待余如子故子九公歿余如再喪我父而太夫人待余如子九公則今太夫人之歿余又再喪婦翁矣嗚呼痛哉今顥亭先生啜粥長號稽顙而後拜者日以千數感稱曰至哉先生之居喪此古孝子而于今乃復見之亦足以徵太夫人之教矣余既感太夫人平日之飲食教誨而又時蒙先生嗅咻鈍筆無文聊爲寫其佩德之懷至于太夫人之母儀婦德以及先生封及母氏之榮柱峯諸昆季陳

情之報此不待余言之而自昭然于天下後世者也
嗚呼尚饗

公祭任方伯文代

嗚呼國喪耆老寮萎哲人薇垣掩曜泰嶽頹尊三楚
震悼萬户嚬呻績標史冊名勒貞珉維公秀惠童年
憤發以父爲師角丱趍越十三通經行斂言訥言釆
其芹隨赴　帝闕弱冠勵志騰茂蜚英明經膺擢車
笠陳盟下帷李幕名動公卿蜵起陝右聿俊有聲雋
內嚳髦群集　廷試受知宛平拔冠多士需次待選
驅車還里繞膝舞斑潔脩甘旨祿養爲急選授別駕
繼轉郡丞奸宄服化乃晋黃堂功高黃覇以倡六牧
民歌五袴轉運兩浙商灶清流忝政八閩倉箱計籌
量移觀察平反歌謳俾遷屏藩敷政優優歷宦四紀
持躬惟德聦聦聽訟哀形於色臨之以莊不亢而直
清慎勤廉始終如一共等忝附寅末誼同弟昆周旋
罔斁古道斯存自公之暇常奉教言忽爾聞訃驚心
慘魂嗚呼哀哉念公一生德優福厚位高方伯祿誥
卿右年踰古稀齒躋上壽文孫鵲起貽謀昌后敬陳
香楮清酒一卮庶竭其誠公來豈遲繐帷載颺靈旗
紛而惚怳暫聚神無不之嗚呼哀哉尚饗

桐苑詩抄序

往余遊西陵獲交諸子虎男時虎男年纔二十餘著作已盈篋毎當同人聯袂西湖分韻賦詩虎男輒作奇語座中諸友靡不擊節嘆賞朱觀察荔裳謂余曰居恒疑杜工部七齡詩即壯開口咏鳳凰爲才子過情未可盡信今虎男弱冠工詩下筆數千言不休出語即驚其成人長者乃知天之賦才本有不同工部所言良不誣也余因賦詩贈之有子詩温且麗日贈我瓊瑰之句後余返羊城數十年音問睽隔而花晨月夕風雨晦明輒念虎男不置也今年春虎男裒其所作詩寄余且乞余序余讀之撫然曰美哉諸子其

繼少陵而傑出者乎盖古之詩人少達多窮又必遊覽登涉擷山川之秀以供詩料虎男雖世家子少處貧困及稍長即旅食四方足跡半海内凡遇名勝之地濡毫染墨寫其窮愁磊落感慨無聊之狀宜乎詩之工且富也余老矣繆以詩學鳴當世而知已極尠虎男倘有羊城之遊余當偕登羅浮絶頂仰天長嘯俯而賦詩以繼曩時西子湖頭勝事不可謂非千秋佳話虎男亦有意乎余日望之矣番禺弟屈大均拜譔

桐苑詩抄序

西陵風雅之盛素稱甲天下方前朝季年一時鴻博之士如陸麗京陳際叔孫宇台毛稚黄張秦亭諸先生以及先君子虎臣公同時竝起抽妍騁秘真乃家曹劉而人李杜毎讀西陵十子詩選故未嘗不緬想風流也逮乎今日老成既盡二三知名士率皆厭古調而尚新聲其于漢魏三唐閉目不窺而唯宋元之詩是則而是傚俗目視之動稱新雋舉似前輩不免風斯日下嗟乎是亦所謂極盛者難爲繼乎虎男諸先生好古博學於制舉業外尤長于詩古文辭其所爲詩樂府五古直追建安而上七古及律絶諸體亦

如昌黎所云李杜文章光芒萬丈斷無片詞隻字墮落宋元家數盖先生與予諸父執年齒雖在肩隨而學問文章實足抗衡諸先輩予于先生既有通門之誼而在母黨又屬降等之親毎有詩文輒持就正先生毎謬加稱賞因不以予爲不肖亦復時出其所著相示予讀之十子風流恍然在目用私心竊嘆以爲先生之在西陵直歸然獨存之魯靈光而亦今日頹波中之一砥柱也歲丙戌予以饑驅出走凡七易裘葛而始歸歸則先生之墓草已宿回首曩時奬助之雅邈若山河悵言念之惻愴未已乃令嗣瑳貞持其詩集過余日將以付梓惟子一言以爲弁首予承命

不勝欣喜甚燹貞斯舉自燹貞言爲不匱之孝思自先生之詩言則故予所謂頽波砥柱者也剞劂竣事沾丐遠近俾後生小子奉爲詩家指南于以隆有用而東之舉西陵雨將風雅之盛一旦再振于今茲矣必不于先生之集有攸賴焉而余也于先生一編長夕吟玩行間字裏音欬如聞則又于先生延謝之餘重獲師承矣是以既樂覩厥成且不自以爲不文謹拜手而爲之序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竹醉日愚甥柴世堂胥山氏拜撰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人日學鮑明遠體寄錢唐二尹季孚公

喜春來日遲遲梅華發蘭露乖聽新鳥鳴高枝懷使君欲追隨當人日好題詩何盤挹酒滿巵訟庭閒清風吹我背過坐深帷煮黃精烹紫葵疊侶和駕才奇擬江淹並牧之刀幾圓忽復年命難遇歲易遷須秉燭共留連雪滿湖樹飛烟持彩筆寫瑤箋樂相樂何悠然

斗壇夜醮歌

玉宇沉沉天未曉金猊香寒塵夢杳七星隱現挂高

城鸞語空中珠珮悄玉葉爲冠羽作衣刻麟盤鳳供光輝星壇燭影化流電銀鐙吐穗螢亂飛匏樽滿酒生幽霧青蜺書符鶴書步靈旗旣逝雲路遙邦掃壇花笑神嫗勸君祈年休學仙驪山茂陵草濕烟綠文金字久寂寞銅駝夜泣埋紫錢虬箭不鳴河影沒霞裙翠被歸瑤闕封章遙遙達九關赤烏叫落天邊月

秋葉紅歌

乙丑秋日黃巖署中甘左之明府招同何東沙廣文暨朱平物潘佰右仲爾承仰席賦效柏梁體

丹崖花縣起金風嶧山清齋桐露濃階前丌卉爭霜紅斑駁爛燦媚秋容餘霞散綺飛碧空一葉墮地烟

朦朧恍如臣心表赤裏使君開讌氷署中尊蘂鱸鱠和曉蓀清歌一曲樂融融廣文休嘆苜蓿窮朱埏推毫鋒劍雄安仁手談飲碧筩千言灑灑推仲兮余也才慚鄭小同疎狂不興阮嗣宗分題秋葉愧未工追憶昔年牛與馮(曾在富陽署中與諸子東陽倡和秋葉詩甚多)富春江上離遠峯百里楓林疑火龍一株突出儼醉翁彷彿芙蓉及水濱今朝又得載筆從倡予和汝韻颯颯任爾飄零西復東何必悲秋效宋公

玉瓶嘆

客有以古玉瓶示我者大不過徑寸而玉色斑駮不知其爲何代物也貯以錦櫝加什襲焉誠重之矣一旦誤遺於人旣而追悔不置曰吾非舍之而復客之也恐明珠之暗投也余聞而嘆曰噫乎客可謂善過夫物矣夫良驥不遇伯樂而識之則等凡馬耳物之于人也亦如此爲賦玉瓶嘆

卞和抱璞荆山側三獻悲號人不識誰其琢之成此器屈曲蟠龍細鱗纖画屏朱閣倚春風珊瑚翡翠徒顔色有客寶此稱奇珍藏之錦袱無纖塵桃花凝脂不是數氷壺瀉月難比倫對人不敢深相惜世俗同乎無燕石隋侯巳失夜光珠秦庭不返連城璧昨夜東風轉綠堤梅花如雪舞參差欲折一枝空竚立綺窻誰伴月明時玉兔流光射夜紫瓶内奇花艷鳥几

但願風吹雪作山那知日出氷爲水吁嗟瓶乎安在哉寶匣沉埋從此始

端硯歌答韓錫汝二尹

丹崖少尹韓使君贈我端溪紫石硯非方非圓理不麤肌理細膩人人羨扁舟歸去與君別北風凛烈歲將宴雪深三尺河腹凝此硯注水曾不氷携歸對客誇奇絶興酣墨飛蛟龍騰使君倜儻今詩伯揮手脱贈無所惜仙署清樽共唱酬豪吟之餘見肝膈此硯貯以千花錦包以百狐腋摩挲一刻不忍釋昔聞王初平叱石羣羊驚我欲携此登粤山之巔騎滄海之鯨寒星吹落銀濤生硯乎硯乎豈與他石相爭衡光芒千尺逼天漢能令銀河之水爲之傾

鞦韆院送春詞

梨花開遍鶯聲悄百丈遊絲空嫋嫋誰家怨女尚鞦韆蹙金幺鳳行烟小自倚身輕拂落花舞風嬌燕入雲斜綠楊影墮闌干外但恐風吹動裙帶紛紛粉蝶過墻東落紅滿地春無賴珮響空中寂無語繞住行雲飛不去綺羅無力困纖腰繩長那繫傷心處畫竿鱗次送嬋娟任他高下鬢雲偏明朝却閉葳蕤鎖花外何人拾翠鈿

夜聞東河榜歌

東河水流雞鳴晨碧空雲淨天無塵櫓聲咿啞入銀

漢街鼓隆隆夜將半城門水深虬箭催烏啼向城城未開誰弄水聲歌水調月墮竹窓鶯共嬌初聞似隔潯陽潮琵琶何處風瀟瀟漸聽悠颺滿入耳柳岸眠鷗忽驚起休獻子夜破青冥莫愁高樓夢未醒

十姊妹

十姊妹連根生一穗千百態一本四五莖深紅淺白各殊衆粉痕檀暈皆傾城同開同落勝同孔總嫁東風好持護君不見漢宮一妙育兩雛合德昭陽飛燕妬

五言古詩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彭澤縣

扁舟漾清江挂帆彭澤縣道上白衣人提壺出郊甸松根化龍鱗柳色青於淀緬懷陶處士儀音不可見卓哉此介名千載猶眷戀

過九江望廬山次駿男大兄韻

上天低同雲雨雪兼北風獨駕舟如葉蕩漾江之中推篷望廬山縹緲五老峯紫泥飛翠霞掛在東林松隱隱聞虎嘯沉沉出疎鐘策杖有屈子結茅憶顧公何時過金輪佛掌尋仙踪雲中奏笙璈回首霧濛濛

屈子謂翁山顧公謂顧雲兩人俱曾住廬山

廣陵宗定九招飲即席賦別

弱冠遊維揚所遇多良友孰爲金石交屈指先定九欽君青雲姿卓犖意不偶著書薄子雲題詩擬杜叟陽春誠獨步新章益清瀏芙蓉數卷書共嘆垂不朽開軒羅衆賓招我酌旨酒銀盤出鯉魚肥薦韮晚韭秉燭仍夜遊帷屏列座右連觴不復辭明月掛高柳我今歸西湖倏忽忽分手還歌伐木篇與爾期白首

當湖郭皐旭慈水孫介夫暨毛稚黄虞景銘關查庾且坐齋小飲即席和查庾韻埼家兄駿男有維揚之行

良友聚幽齋開樽對清話解帶得凉颸酉檻微月掛
阿兄將何之蹩躠雖所偪乖因謀食故深秋偶行邁
況復苦塊餘玆遊詎稱快北固江風惡金焦脊石怪
昔聞孫仲謀坐石料成敗世事如浮雲軒裳等莢稗
桑田成滄海畝畝變漭瀁所以明哲士立身欲狷介
赤霞高可餐乘風弄烟瀣我輩今日歡竹林如可話
貧家乏供具晚韭雜蒿芥

懷李籀史

憶昔與君別分袂在維揚時值歲將暮執手野徬徨
窮途歷風雨寒冬多雪霜我渡揚子來江波浩湯湯
倏忽已三載懷抱積憂傷何當重握手欲逝川無梁

離君日已遠思君日已長願為雙黃鵠與子俱翺翔

偶作

陶潛隱柴桑門前栽五柳策杖遊田園菊花當滿手
饑來乞食去安問傍人醜父老知其意相招置樽酒
但願醉欲眠豈求升與斗人生如朝露百歲豈長壽
哀哉塵俗士鹿鹿徒自取不如臥高齋看雲開笑口

送葉子雲將遊廣陵賦得六章

雲將別我去開河一棹開相將攜樽酒獨上瓊花臺
一瓊花久不發臺下草萋萋展轉憶故鄉愁絕子規
啼二子規啼雲外哀猿響山皐凄凄風雨晨且聽廣
陵潮三廣陵潮未落蕪城月已上二十四橋邊兀坐
聽高唱四兀坐意何為秋氣悲蕭索遊子心感傷凌
風欲脩翮五脩翮會來歸遲遲何日返與言念離情
匪勉加餐飯六

懷毛稚黃吳志伊

一夕復一夕倏忽秋已求蕭蕭草木落浮雲何凄其
思我二三友倉皇倒裳衣吳均是傑士毛萇真我師
曠哉二君子鳴世自有期作賦準相如題詩擬左思
草堂時命駕安坐日已移縱横逝言論使我神明開
嗟余乏藻翰顧曲安能知皆得聞清言比翼欲高飛
幽齋獨寂寞芳草自萋萋閒斬命樽酒聊以寫中懷
何能時聯袂與爾共徘徊含情未得申反顧增歔欷

答張宗武

長夏苦炎蒸杳然一何燦北窓納微凉脫巾尚揮汗
忽聞稚子言有客叩虛館相見乃素心握手成眷戀
予既鄙不襪子亦忘其冠高談欣勝賞日晏答羅縠
贈我以新詩惠我以紈扇把扇揚清風吟詩見恣得
與君年差同君才實英彥他日秋風高看君生羽翰

讀五子詩作

兀然坐幽齋戚戚多傷悲淡月何皎皎微風復依依
我心時拂鬱披襟起徘徊何以解愁憂酌酒誦新詞
既披百氏書還吟五子詩國士推休文風雅獨丁儀
孝穆雅善詠張衡賦更奇復有吳公子磊落多奇思

五子天下才立言古人期愧我遂室士賓爲世所嗤
卒與諸公友安得相追隨來日一何速去日不可追
窮達信有命嘆息復奚爲徒懷白雲調對爾一淒其

寄陸藎思問疾

秋暑餘蒸風露華湛天宇北山變奇雲柳塘漲新雨
陸子臥虛帷淹何猶抱苦我讀神農書坐想雷公語
鍊藥悟其性經絡析其部何從問池上執方誤心腑
衛生得真詮存神欲輕舉筋力初未疲借以謝塵塵

五寺橋

我來五寺橋橋下溪水綠愛此不能去且以濯吾足
遠山何蒼蒼浮雲更肅肅憶春披襟遊前林抽新竹

恍惚能有幾東籬開黃菊日往而月來時哉不可復

偕徐武令吳威卿訪陸拒石

攜手出行遊駕言往東門蔦蘿附松栢枝葉自相因
良會詎可再感慨懷苦辛晤言不須臾含意俱未申
人生天地間譬之若浮雲交情苟不劣窮達非所論
患難不敢忘豈緣骨肉親翩翩二三子匪爾誰雷陳

嚴顥亭都諫招飲即席賦贈

盛夏苦炎暑微風起庭除北鄰有嚴公招我過其盧
四座美冠蓋假樂傾瓊蘇華燭鑒帷屏旅殽周坐隅
東房奏絲竹北堂吹笙竽紅榴艷南陸碧藕漾西湖
四顧銷暑氣明月掛高梧嚴公洵國楨天下同楷模
立朝秉大節聲名耀八區曰予性幽僻言詩鄙世儒
抱影守窮巷修身礪璠璵聊以慕昔賢孔李本通家
叶況公有媯氏乃是余內姑今來拜堂上竝顏樂于
于自慚忝親末託意誠匪殊

題王臨人像

秋水如鏡光秋林饒佳樹水碧潭影空林深鳥聲聚
中有避世人獨得滄州趣黃鵠起徘徊游鱗亦容與
行行把釣竿任公在何處流泉何湯湯石齒森回互
但見蘆花飛毿毿白于絮漁者歌滄浪扁舟蕩烟霧
招爾弄晴霞沙頭共箕踞白雲無盡期青山恣退覗
相對澹忘歸悠然抱冲素幸遠塵世喧而無物情慮

澄波疊圓景浮光瑩瑤圃更拂珊瑚枝釣彼月中兔

哭姚安期孝廉

浮雲何悠悠悲風更瑟瑟遙天慶孤鴻哀鳴向西北
姚生爲我交疇昔齊如漆過從輒開樽披襟論肝膈
三十舉孝廉高才自整飭肅雍著閨門文采照篇帙
家住鴛水東蓬蒿同仲蔚羨爾欽寄人愧余好奇癖
方將同雄飛培風附神力一朝隨萬化使我失顏色
聞之仰天呼欷歔空嘆息北望欲奮飛恨不生羽翼

贈陸桂林

白日西北馳流光照我堂散步北堂隅磨頤漫回翔
翩翩柳上鶯鳴聲何悠揚我友有陸子磊砢世所望

致交意不薄論文實縱橫凌雲有夙志奮翮方騰驤
僕也滯蹇劣振筆不成章歡時愁日短憂來苦夜長
榮名雖可貴屈首豈彷徨高齋斟斗酒與子援清商
且復快心意千秋同樂康

夏日柬毛稚黃沈漢儀

友道日漸衰結交應須審君子淡如水小人甘已甚
平生稱素心無過毛與沈毛生邇抱疴沈郎復善寢
余也才薄劣拙守殊凜凜有時或嘯歌有時且沉飲
思君不能寐曲肱以當枕翹首望長天火雲忽成錦

喜陳甥雲起成進士錦旋

陳生何倜儻卓犖萬人特少年負瓌姿文采照江國

去歲十月中餞子之薊北杏蘂欲抽芽柳條弄顏色
高步昭王臺黃金開胸臆曲池動歡讌玉宸奉臚請
承命旋歸來長江片帆出是時始深秋風靜晚烟直
雲霞掛遠樹謫艇紛如織僕也磊落士終歲徒戚戚
讀書歸章句自愧乏奇策與子齒略齊爾先奮羽翮
何以聚綢繆覩情比膠漆所貴顯榮名願以昻明德

湖上對雪同牛潛子司馬無錫嚴蓀友華亭馮
東臨

飛霰吹湖風重陰薄林藪遙睇玉山岑餘暉燭我牖
晨策巡湖湄積雪凝瑤玖竹下拂還密松間掃更厚
良朋合追歡登樓共樽酒凍壑雲失流連岡從崇阜
一氣何混沌二儀直培塿靄靄弄輿梅毿毿着枯柳
郢曲既云工陽春誰不朽夕沉斑樹合月照銀沙走
樵徑斷人蹤漁舟橫浦口相對各忘機鷗鷺窺余久

哭梁嶼望

州俠有至性雅志慕書史讀爾西明集颯颯滿人耳
秋風何蕭瑟玉樹此埋矣傷哉寡婦賦況復無弱子

客黃巖寄懷張岵菴世兄

結契在楚署攜手共徘徊風雨數晨夕獲與賞心偕
後鼓鑫湖棹玉峽傾酒杯別來忽四載相思賦溯洄
叔皮念尹季梁生懷高恢奕奕宜黃令翩翩京兆才
清興日不減下筆驚風雷時與二三友倡和酌金罍

我獨客海疆遙望登瀛臺短章申寸私聊以寫中懷

賦擬古詩四首寄懷福州司馬張勷伯世兄

凝翠日倡和如何倏分離一麾出守去乃在鰲江湄
綣念思不已篤言訪相知道經避秦洞榴花折一枝
相見日已遠相會情彌緩追憶赴官齋再三戒勿返
雨洗五華陰日落九仙晚理官最勞心黽勉加餐飯
次行行重行行韻

其二

下榻憩思軒軒左垂垂柳秋聲何肅肅隨風度窗牖
君喜我遠來退食便攜手蘭開號侍女鳥宿鳴新婦
起堂題畏知潔己以自守 次青青河畔草韻

其三

良友居官清海現越王石政績紀　宸褒㢘名頌行
客結交自存厚居心不爲薄賦詩儕漢魏講學繼濂
洛遺書藏萬卷公餘即探索我登松風臺言訪李綱
宅片玉可以琦奚必待盈尺奈何青雲志寸腸偏自
廹（次青陵上栢韻）

其四

感君重氣誼交我如雷陳披襟對樽酒佳句妙入神
論文疑相析臨岐欵留真一別忽三載寄書難達申
相思不得見遙跂颷風塵三山雖在望盈盈隔水津
何時重聚首傾述懷苦辛（次今日良宴會韻）

哀鴻篇爲譚烈婦賦

斷鴻愁廣野孤雌悲深穴追憶奔竄時令人動哽咽
歲在己丑春冦盗何充斥迯迯江楚間人民無安宅
鄖邑李夫人秉心傲霜雪避居新田村矢志在典册
手製七星鞋表我心如石遇賊雖冦塘躍水殉高節
人莫不有死臨死難引決何如譚烈婦之死無隕越
秋水淸且漣秋山萃以嵂我作哀鴻篇千秋永不滅

答柴堦升原韻

有山不厭登有水不厭涉䦨舟時溯洄馬蹄亦得得
遨遊三十年山川開胸臆何事苦馳驅只爲計謀食
不能三年耕志在六月息瀟湘燕趙間南轅而北轍

交友遍宇內詩文按滿篋客裏每紛披開樽且畧彷
搜採千百篇不朽于焉植遠與班馬並近附韓歐側
相將藏名山庶成傳世業倘或懸國門一字千金遍
新居喜比鄰顏色常相接奇文共析疑爾我心則愜

貽桂秋崖

黃鶴鳴春城白雲滿江汜偶值王子猷遂知廣陵士
因此識姓名無由得覯止一讀詩集詩清風滿座几
會面何以難館隔東西市元正至人日邂逅相遇始
交臂而談心彷彿羣蘭芷舉杯不落手日醉忘歸矣
柳絲已含苞梅蕚大吐蕋相期飛劍亭丘壑共徙倚

題于逢源小影

獨坐長松下凝思意自深雅尚務彩筆吐沈復含任
卷帖積座次鼎彝紛石林帨帽而露頂幽篁且披襟
歌詠臨淸池泠然漢魏音濡毫覺儼然吾將入圖尋

爲嚴姑母江太夫人七十賦

內姑江太君七十猶童顏操行邈難及神明貞且閒
步履旣强健蕭蕭雙鬢斑令子官黃門鸞書自天頒
旋歸奉色養板輿何閑閑諸孫復鵲起袍帶紛朱殷
小者供了了聲徹雲霄間母雖躋寵榮未敢忘苦艱
淡泊㚑自矢禮法固夙嫺六月當設帨夏雲起南山
萱草綠堂背芙蕖紅水灣觴酒旣已進舞衣殊斑斑
樂哉今夕宴高會誰能攀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春日有懷駿男家兄

大江三月春風起一時分手情何已迢迢悵望碧雲平扁舟早晚到蕪城蕪城市頭酒如蜜當壚小婦爭調瑟醉來攜杖覓花臺臺前桃李向人開小弟鄰園長寂寞夢吟芳草生空澤問君何日大刀頭相將對酒酣高樓令原極望不知遠浮雲東逝心悠悠

江口送孫豹人

我昔逢君湖上樓玉缸傾倒同醉遊君今別我桐江去青楓紅蓼盈沙洲沙洲渺渺隔江樹不見山城但

烟霧惟有漁人往復來一聲長笛秋雲暮

嚴都諫席贈歌者陳郎兼柬稚黃

都諫園亭晝置酒折柬招余醉大斗我輩風流衆一堂痛飲安知日沒酉陳郎入座新聲吐諸客相驚欲起舞垂垂覆額青絲長流盼含情態如許須臾移步鬬于邊慣拋斜袖髀雙肩左旋右旋輕白雪反腰貼地最堪憐四福先生頗好事愛爾風流聲調異今朝臥病在幽齋我賦新詩爲爾寄稚黃自號四福先生

南湖驟雨行南宋張循王故第今南湖寺名張家寺

南湖滾滾吹雲白云是循王舊時宅當年朱殿迥荅波今日青錢掛古壁亦有高樓楊柳風大堤草色連烟空好鳥春歌芳樹底人家社鼓夕陽中南渡山河已荒土循王丹券亦塵腐化作南湖滿樹烟石麟剝落苔痕古我來避暑南湖南手弄積雪凌寒潭倏忽湖波叠風浪狂瀾激戰蛟龍酣黑雲壓城閃飛電雷雨平傾疾於箭沒浦爭飛水上鷗鷺沙亂拂花間燕此中問有人物藏白日毒霧埋扶桑況乃輿雲當夏杪雨師晝立鮫人旁漸看遠岫開新霽湖邊竹影生幽砌秋光一點逗青梢日暮凉風吹古桂

送黃仙裳遊越

西湖八月秋已晚鴻雁于飛紛北返黃君忽渡揚子來翩然訪我古橘苑芒鞋幅巾意氣真胸懷磊落非

今人聞君姓氏已十載今朝相見更相親捲簾坐我且坐齋開襟論古抒中懷歡樂之餘慷慨發劇談忽覺心神佳須臾握手未有幾復渡錢唐采蘭芷山陰道上芙蓉開佇望蘭亭碧雲裏

贈謝文侯

二月梅花開爛熳尚友堂中銀燭燦先生正值古稀年同人詩篇盈几案先生白髮童顏開筆底寫出謫仙來我來對之且呼酒興到還傾三百杯謫仙仙臞真奇絕題詩作畫筆如鐵眼中直欲追千古富貴恍如浮雲設我知先生賦性閒有子膝下舞斑斕丹青不知老將至五日一水十日山

馬西樵孝廉見惠聽山堂詩集走筆賦謝

未登聽山堂先讀聽山詩霏霏吹玉雪彷彿春風吹聽山主人高興發一棹南來訪吳越昨者握手過湖頭坐看雙峯雲出沒黃華馥馥開籬東微霜初着山楓紅相將曳展登高去初陽臺上雨濛濛我本西陵蓬蒿士賦詩日臥橘園裏感君贈我聽山詩讀能清風吹蘭芷西湖湖上梅吐香此際依依返故鄉攜得止園張與黃（謂虞山大宗）同舟倡和與逾狂到時共醉聽山堂北望淮水空茫茫寒雲片片依山陽相期還復過錢唐春花爛熳待行裝披襟高詠正未央

舞鏡詞爲山陽黃大宗悼亡

芙蓉泣露凝冰井玉釵零落珊瑚影中有孤鸞啼不休巫娥夢斷胡雲冷曉月低垂繐帳寒銀河慘淡對闌干鸚鵡窓前悲自語杜鵑枝上血初乾憶昔相逢攜寶鈿春風並逐梨花院粧閣於今生網塵死凍鴛鸞人不見彩雲易散日無光毛羽誰頹錦翼藏香消月闕桂枝謝妳殺碧梧雙鳳凰鳳凰飛飛君莫伍明鏡何曾照黃土對此躊躇空斷魂滴殘紅淚銅花古

鳳城歌送嚴廣成北上

去年鳳城秋已老汝兄北去燕山道今年鳳城秋氣清君復辭余上　帝京君家兄弟才何妙聯翩甲第皆英少介兄待詔承明裏揮毫早定蘭臺史介弟弱冠便登壇壓衆綏帶跨玉鞍傳家翰墨數千卷聲名藉藉滿長安送君此去長安陌蕭蕭秋風霜草白黃河千里饑寒雲與到杯中浮琥珀鳳城城北青桂開闕河一棹去徘徊明秋上苑桂花發看汝直上黃金臺

夏日過張氏園賦贈五子

赤龍燒雲雲晝昏爽氣不至炎風翻我來避暑都無地開過墻東張氏園張氏園中有五子年少才華一何綺與來促坐賦新詩艷比芙蕖映秋水五子首推談書升興酣下筆鬱雲蒸更有子征與聊遠昂藏慷慨真良朋麟友鳳師稱二薛千里齊驅皆汗血北窓

吟嘯雅好書竹陰坐想峨嵋雪子與五子稱忘形幾年風雨同醉醒高談觴盡不歸去月光已墮池中萍

嚴修人進士過訪賦贈

風雨淒淒苦不止憐余獨坐空齋裏誰人着屐忽相過云自吳與子嚴子嚴子年少真人豪二十上書青雲高　天子非常賜顏色歸來且復臥蓬蒿羨君當代稱作者披襟相與論風雅惠我雪坡數卷書讀之瀏瀏何瀟灑征帆明日出東門挾策登朝答　主恩他時倘憶錢唐客豐樂橋東古橘園

贈潘酉黃

君今大隱東園東蕭蕭欲桄苧廬中門栽桑麻開梧

桐有時高吟韻颯颯俯視時輩皆羣蒙自言少時常
注易斷簡摩娑蠹魚迹探象先天見羲畫庭前春過
梨花白閉戶先生自朝夕看山不必登柴車彈鋏不
欲歌無魚百城南面今誰如我亦乘輿過門問問奇
載酒坐披書君今五十尚無子蘭叢還待春風起有
人詠絮深閨裏仰首問天天爾爾明日爲君降麟趾

七夕篇爲錢唐梁冶湄明府賦

今夕何夕登君堂雙星早渡會河梁是時吾儕值初
度銀河璧月交輝光華燭熒熒照高讌開簾起舞看
飛燕王母乘鸞天外翔子喬騎鶴雲中見琴堂畫棟
倚天開酌我鸕鶿白玉杯絳樹光搖烏鵲起碧簫聲

送鳳凰來鳳凰飛飛向君壽勸君更進一杯酒若書
愛有鳩逸藤題詞只憶村中柳風雅翩翩偶我公尤
喜懸弧七夕中明年此日春卿署秋花應照酒缸紅

輞川館

輞川館裏生秋陰輞川樓子今登臨輞川主人梁新
圃日對輞川幾株樹亭亭老幹不記年雕窗畫檻皆
新烟昨夜月中落桂子段橋又見金風起新翻輞川
圖舊夢淮南市翠叢蒸露爰一湖香滿滿招隱誰呼
似小山君不見輞川舊有秋雲館

爲張幼量題秋潭釣月圖

潭水澄如練山光翠欲流中有仙人釣明月釣竿裊
裊隨扁舟阿誰得意恣揮灑烟雲忽動瀟湘秋令我
見之發狂喜直欲騎鯨行海底桂魄光浮杜若洲金
波影瀉芙蓉水芙蓉杜若滿晴川西風吹香凝暮烟
君客西湖正留滯梵宮仙磬相盤旋此時振筆驚奇
絕一棹滄波漾輕碧相看期作五湖遊百尺竿頭露
華白

仲冬八日客楚撫署中閱案牘見祥符令文牒
乃吾友毛會侯申也讀之恍與覿面因占志
喜

去春別君面今冬接君文楚梁山萬疊音書那得聞
三復君文同拱璧一聲晴鶴唳江雲題詩寄與河陽

令夷門可有信陵君

送沈公蓊還里兼懷毛五稚黃

江上春風聲發發庾樓樓東出新月勸君且盡樽中
酒明日飛帆向吳越吳山之頂第一峯毛子于此巢
雲松君歸舊里欲相訪莫惜攀躋扶短笻

武昌行爲牛潛子司馬賦

武昌之柳翠毿毿千載芳名鎮楚南爲政風流誰最
美前有士行後潛菴潛菴才高綜博雅昔攜琴鶴今
五馬富春江北水鏡清湧月留題亦瀟灑我與公交
已十年蓮花幕下時周旋公官武昌我客鄂臙府山
下共留連茲值嘉平當臘月公度攬揆正半百我進

玉鳩佐壽觴石鏡仙虞湖庭徧

針魚嘴過迎親舟系楚撫署中人有感而賦

昨者相遇九江城君去迎親我訪兄今朝又值針魚嘴君娶妻歸我兄死我扶兄柩歸故鄉魂兮歸來空淼淼與君分手東西去哀鳴日黑叫寒塘

天雄郡署送鮑興前還京

暁香堂外蕭蕭柳爲君且盡杯中酒明朝騎馬出東門兄在弟前忽分手行行且止還欲留青楓紅蓼盈荒丘伯氏吹塤弟吹篪大伾山前雲欲愁我本西陵風雅士太守招遊蓮幕裏桂子落時喜換顏東籬菊老將歸矣百花塢畔吐早梅送君歸去黃金臺明春

畫舫荊花發遙望令原策蹇來

方竹杖歌

方山山頂平如掌籠葱方竹高盈丈一節兩節含清暉三個五個凌霜長四面稜稜采作笻仙人九節傲孤松天台一夜風雷起投杖摩空欲化龍

閔紫霓來天台相聚久之復還江右賦此言別

閔君偶赴天台約翩然擔簦戒行槖行行直抵海東南與我相逢蓮華幕食君以胡麻之飯駕君以桼林之鶴着屐來往此山中踏遍青苔采紅葯暮臥石梁眺瀑布晨上雁宕訪丘壑攀躋不異向子平愛僻彷彿謝康樂蕩人峯頭未盡探匆匆仍返滕王閣歸帆

正值九秋時樽開濁酒頻進爵丹楓黃菊滿西江談兩長遂未寂寞

黃巖署中對雪次韓錫汝二尹韻

當年雪夜客三楚戰場雪留馬行處今朝雪夜在丹崖雪滿方山深夜話少尹對雪一唧卮我亦豪吟窮所思待看雪霽東郊望縱有袁安那得知

採藥行贈譚承玉

君不見許邁採藥入大滌茹芝辟穀煩自適又不見華陀採藥人稱仙刮臂針頭漢史傳鄢邑譚生好採藥自言幼習神農學日往炎陵採藥歸手提青芝與紅葯羨君善醫藥一箱賣藥即是古韓康與來跳入

壺中去追隨定有費長房

送張五世兄恕菴赴雲南觀察任

大朝四月望日曉　皇帝宣下九重詔詔曰青州副使臣汝往欽哉臬南徼朕昔命汝激江使汝能師帥稱朕意茲爲廉察更底績朕當璽書名汝至副使再拜稽首言臣對休命臣謝　恩是日奉　詔出京門路旁嘖嘖觀華軒銀瓜糾結朱竿上玉勒桃花夾旗仗錯金龍首刀二器月輪函扇長至丈詑其餞者張綵斿舉朝卿相兼公侯賦詩列國諸名流吳綾蜀繭書銀鈎鐃吹喧喧過京邑長揚飛絲下原隰黃河風起波濤立官舡信風鳥飛急萬千里路如目前洞庭

波叠瀟湘烟石屏關索相聯綿向南一路直入滇土司來迎各負弩十十五五爲部伍其種質樸無文儀咸感德化扣銅鼓美君涖任人肩摩觀者捋鬚行者歌猓猓出迎裝似雕紅蕉裂彩身上拖攔街小兒齊拍手父老郊迎拜道右笑指觀察是何人即是澂江張太守

人日

常侍昔年當人日題詩遥寄王摩詰千載俄逢橘苑諸曲江官署重提筆因此豪吟興不休三年作客武昌遊草堂南望知何處幾度頻登黄鶴樓

與顧楚臣

顧君楚臣真才子家住梅家橋東所有詩過我一論詩彷彿鳳鸞鳴雲裏欽君三十氣如虹慨當以慷古人同阮脩三十成名士王瑜三十官侍中古有臧質年三十談兵指掌好書策君今才氣亦無雙一舉萬里振羽翮我有豚兒客白門與君同生附弟昆羨君功名比陸據三十英英邁等倫

贈趙覺斯

西陵小友有趙壹文章疾掃真奇筆遠追震川及思泉近者亦與韓翁匹駿骨側腳凌霜空龍媒蹄蹴乘風出秋深赴試遇歐陽言稱其岕遊泮璧我與汝祖稱至好趙請之交密如漆今日贈君在泮詩佇看秋闈登第一〈友秋果登賢書〉

送張淡村赴建寧郡丞任

閩山張氏稱名門俱是尚書之子孫與我唱和最相契前有勃伯後淡村淡村四十官司馬仙署深嚴慢亭下廳事無多吏散稀佐郡風流恣瀟洒令叔昔爲理事官明刑平反法從寬　天子聞之名引見清風名播黯淡灘送君此去仙霞嶺白叟黄童夾道整御屏鐫紀小阮賢三年定下璽書聘

錢唐諸匡鼎虎男 著

寧都魏冰叔為先君子作傳賦謝

感君傳我父讀罷淚漣洏幸有陶潛誄煩題郭泰碑
秋霜空愴惻春露益凄其孝節平生事今朝得並垂
同人私諡先君子曰孝節先生吳翰林任臣有孝節先生私諡議

悼遜菴前輩定山陰劉子遺書有作

於越劉夫子皇皇一大儒著書藏鹿洞講學繼鵝湖
海嶽精靈迥星辰正氣扶看君定遺稿斯道果東乎

施愚山少參索題就亭賦寄

官舍多清興閒居築就亭疎花依檻紫修竹入簾青

雲氣晴如雨江虹晝欲冥平生愛丘壑東望欲揚舲

晚遊南屏

晚過湖南寺尋幽一棹氷塔尖雲裏出山色鏡中開
古樹巢春燕疎花點綠苔給孤前路近日落更徘徊

貽歸懸恭

太僕老孫子聲名四十年文章並司馬家學繼韋賢
日落秋山迥湖澄銀鯽鮮相知猶恨晚何意遽言還

其二

西峯正蒼翠況復近中秋雖為觀荷至還應攀桂留
論文堪永日載酒好臨流八月潮聲壯相期把臂遊

遊嚴顥亭都諫臯園十首

嚴公樂志處日涉在臯園入座群山迴當階古木繁
題詩霏白雪留客瀉清樽幽賞忘歸去相將臥北軒

其二

春事偏多興草堂日與鶯人來竹裏坐身在畫中行
脫幘忘賓主揮毫盡弟兄桃花開石洞朵朵映波明

其三

行近水流處每坐覺心閒秋深咽細細春到響潺潺
竹色翻低檻松陰接遠山良朋高飲後荷芰映歡顏

其四

空亭堪嘯咏片石自嵯峨野鶴巢松頂山雞叫竹窠
古藤盤峭壁明月澹清波更轉迴廊處擁書萬卷多

其五

登樓一以眺城堞晚山開江氣渾如雨潮聲響似雷
西屏開翠黛書幔捲莓苔新月墻東起清光落酒杯

其六

客來三徑北路出土橋南一夜春風起幽花照碧潭
簾疎歸紫燕桑老結青蠶地僻無車馬名園得屢探

其七

賢郎給假歸日日侍庭闈垂柳繫驄馬飛花點綉衣
歌成淡河漢筆落瀉珠璣回首東山道雙鳧散夕暉

其八

為愛藍田好憐余日過從老松將化石古竹欲成龍

野霧連空壁垂虹掛晚峯飄飄風乍起古寺出疎鐘

其九

扶筇搜古跡更得了公泉散步鴉聲引徵歌月影圓
興來頻與酒靜後漫揮絃直是桃源境身疑躡紫烟

其十

石橋間眺望水閣正堪憑攜得二三友登臨最上層
寒花依散帙宿鳥起張燈自喜龍門在依然接李膺

答石崑圃太守留别原韻

黔中五馬客此日到西湖意氣凌清漢文章映玉壺
荷雲全吐火荷露暗垂珠斟酌留高駕炎歊正滿途

送関查度北上

把酒離亭别葵花對酒開帆檣今日去鴻雁幾時來
燕市元多士夫君更妙才休攀叢桂樹直上黄金臺
時八月命試

詠臘梅

蜜萼初含紫先春報早開香多須蝶釀蕊凍教蜂猜
燭焰凝珠粉鴉黄貼鏡臺休誇金谷艷薪盡一時催

登飛來峯

何必探幽境扶筇陟鷲巔樹頭含宿雨石罅出清泉
湖濶江聲合峯高暮色連置身何所似彷彿近諸天

同毛稚黄晚遊東苑八首

我友多清興東園況晚晴桑麻紛曲徑烟霧帶高城
古樹含雲氣流泉雜雨聲徘徊不忍别明月上初更

其二

城東東苑路斷續幾烟村惟有幽居樂而無近市喧
夕陽低野樹流水到柴門我欲移家室相將此灌園

其三

村婦不知愁黄花插滿頭終朝勤弄杼竟日懶登樓
木葉吹如雨山光澹似秋何時搆茅屋長此以遨遊

其四

野僻人稀到山晴眼倍明紡絲疑澗響磨穀似雷鳴
樹老穴玄蟻亭欹倚紫荆幾回憑眺望戍角起嚴城

其五

十里幽村裏荒郊生菜肥老翁曝落日少婦擣寒衣
隴坂牛羊下陂塘鳥雀飛薄遊多野趣深夜竟忘歸

其六

古寺誰堪隱影菴與幻菴露輕梅萼吐氣煖柳烟含
翠鳥翻階出紅魚把釣探相將一樽酒策杖看山嵐

其七

幽村生暮色新月出城東老樹含秋氣農人多古風
雞鳴深竹裏犬吠大槐中攜手尋支遁鐘聲起梵宮

其八

君將攜弟姪此地卜幽居我欲呼妻子同來結草廬
倦看京洛客聊學楚江漁恍惚忘人世桃源或是歟

東梁嵮望

梁君眞國士逸興復如何書料楊雄敵詩憐王粲多

平湖采杜若幽沼發新荷倘到玄亭上開襟共放歌

同毛稚黃沈漢儀登豊樂橋得升字

登橋月未升夜氣澹如冰薄霧連遙嶂寒星落古藤

城頭起畫角樹裏出疎燈此夕同幽賞高吟喜得朋

題浴龍池贈覩濤禪師

宋帝臨流處斯池遂得名青天聞鶴響白晝或龍鳴

古寺雲生壁高峯雨過城支公能說法令我得無生

八月四日喜惲正叔自山陰至

八月金風發秋生古越臺言尋禹穴去直渡浙潮來

未過山陰雪還斟桑落杯歸裝新句滿讀罷碧雲開

臘月見梅

報臘全憑汝芳度喜共巡霜中香送影雪後鳥啼晨

凍蕊催年近繁花入鬢新不須逢驛使先探隴頭春

送家兄駿男遊青溪

春溯桐江上舟行落日曛釣臺唐碣古梅嶺越山分

遠樹斜郷照輕帆去帶雲長途應有賦何遜喜同群

時何異了同舟

丁素涵齋頭賦得陰字

微風起春夕把酒共披襟倚檻遲華月開軒靜素琴

落花香細細芳樹晚陰陰小築多幽趣何勞羨竹林

送汪昭采北上

送君薊門去把袂一樽開嘶馬依雲別緘書何日來

草深廣武宅花暗郭隗臺東閣方招士應憐作賦才

贈南屏豁堂禪師

豁公吾祖友呼我是陳群三世交情古兩山法派分

咒龍登慧日養鶴喚慈雲每過得深省鐘聲隱隱聞

偕陳其年晚飲湖頭

落日湖堤上開樽邀月明山花閒碎落啼鳥半倉庚

古塔留雲影迴泉帶雨聲酬杯情未極歸艇亂縱橫

送沈漢儀之皖城

雨後東風急關頭叫鷓鴣美人乘西舸一夜到南湖

作客詩偏壯看山興不孤思君愁絕處歲杪得歸無

答駿男家兄客郯城見懷作

緘書讀未罷遊子苦思家三月春將盡天桃尚未花

報劉應念切憶弟豈心遐東魯驅車處還增老鬢華

附駿男得舍弟虎男信有作

臥聽令原鳥春來鄉思生西湖三月裏花滿鳳凰城遠路憐兄女家書憶弟兄北堂華髮老偏切報劉情

夏雨

夏雨一何驟高樓勢欲危疾雷盤古木飛雹落空榱

水鶴迎風舞山禽覓樹疑乾坤有積氣鬱洩本多奇

別顧[illegible]師

吾祖昔避世結廬蓮華中今我臥其内遂得謁遠公
談經猿嘯洞孜杖鶴摩空三笑送予出疑過虎溪東

同胡彥遠湖上分賦

酒艘起南風沙堤浮遠空荷花三萬朵開滿鏡湖中
雲外飄疎雨山頭間斷虹晚投禪院宿還擬訪支公

奔牛夜泊同孫介夫作

奔牛今夜泊月出共君看況値歲云暮更嗟行路難
人烟含野樹鬼火聚沙灘慷慨浮生事狂歌興未闌

夢駿男家兄時客鄰城

昨夜令原裏夢君匹馬歸一年成間濶握手便依依
鬢帶風霜老衣沾水露微醒來天已曉東望更歔欷

同生曲爲洪昉思賦

七夕爭傳巧先期雨俱降同心把蓮子攜手對蘭釭
苗茁元相並鴛鴦本自雙閨中行樂處烏鵲近紗窗

贈張虞山黃大宗

枚里二才子秋深湖上遊汪洋何俊爽吐納自風流
桂蕋含金發荷香入水浮招提欣握手慚愧接羊求

其二

張公多古道黃子亦奇才千里聯翩至一時懷抱開
湖光秋澹宕山色晚崔巍讀罷佳詩句清新照眼來

淮安馬西樵孝廉索題聽山堂賦贈

君在止園裏築堂名聽山晴光揺竹牖澗水響松灣
自得攤書樂兼之賦性閒此中設絳帳叔度喜追攀

謝黃大宗

閒庭聽雨

閒庭當永夏驟雨忽傾盆老桂吹烟濕園松積翠翻
瀟瀟箭共滴淅淅耳猶喧不覺斜陽冥披衣坐夕軒

贈薛行可時値四十初度

良夜何須曉清樽且莫停願爲西子月長近老人星
竹色侵羅幌荷香拂翠屏陪君十廻醉未攺鬢毛青

題黃大宗向山圖

我愛黃叔度披襟臥向山書聲出雨裏豪氣在圖間
丘壑自相得烟波獨往還春風疑握手彷彿對歡顏

贈程維東兼懷令弟婁東

相見雖云晚知心秋水時惟君真磊落而我愧嶔崎
聖桂含霜老山楓帶霧披江濤八月壯攜手共探奇

其二

少時識令弟呼我是龍駒草夢池塘秀詩成天地孤
毎隨二三友長醉十千壺回首念年事相思老歲徂

過陸左城別業留題

小陸多清興幽居傍郭東窻前流水白樹杪落雲紅
江近潮聲入山高翠色同春風生絳帳不爲著書窮

病中得沈去矜寄贈新詩賦答

伏枕蘭窻下凉風解鬱陶憐君八詠句殊勝讀離騷

桂子含新露梧桐映彩毫興來得東渡爲爾剪遠荷

其二

若詢鄉城客方歌蜀道難耶筒堪寄酒好友問加餐
日落錦江白雲生劍閣寒雙鴻來八月應得報平安

喜家六在叔來武林

吾宗老叔父清嘯古人風來自梁溪道詩予曲巷東
秋烟落桂子斜日映梧桐千古竹林會今朝興頗同

風荷和章群如韻

一夕凉風動芙蕖開欲殘搖搖千葉白瑟瑟萬花寒
麴院香飄遠金湖露已漙直將懷佩意吹入碧雲端

採蓮曲和王西樵稽勳韻

小艇誰家女金塘去採蓮羅裙花比色翠帶柳輸妍
戲水偏生艷沾香更可憐嬌歌留落日莫待委秋烟

同毛稚黃許發千訪退耕上人

而菴遊未倦又復過曹菴亂草披三徑枯僧坐一龕
窓前秋水碧鉢內老龍憨欲悟無生理黃花映翠嵐

贈韓秋水

鄢陵韓公子八日得相逢把劍來三浙題詩坐兩峯
寒雲生嫩竹薄霧起蒼松握手稱知己啣杯暫喜從

輓柴虎臣處士

逝水東流急滔滔去不廻玄經今日出白馬故人來
野徑迷春草寒烟閉夜臺太丘有賢子步武屬奇才

贈宜興徐竹逸司李

昔宦滇司李濤風滿未昌如何賦歸去高臥傲羲皇
籬下栽黃菊庭前種綠楊客來北窓下爭羨古柴桑

其二

一葉滇遊草烟巒帶上生清新比玉色麗采擲金聲
鷲嶺丹楓老荆溪翠竹晴知君欲返棹難盡別離情

遊佛日寺贈山曉禪師

策杖皐亭路雲深野寺橫偶來謁慧遠頓爾悟無生
洗鉢龍歸去談經鶴自鳴燈前一夜話鈴鐸應霜清

贈張童子

東城有張子不愧古楊烏得句時生草高吟日據梧

庭前看玉樹天上產龍駒美爾真沉靜誰當小友呼

懷沈德隅

沈子別離久相思意倍濃門前惟種柳窓外獨看松
把釣同漁父躬耕學老農何時尋五嶽相與共攜筇

廢寺

西山古廢寺春日獨來遊草木經狐跡莓苔翳佛頭
鐘聲雲外合塔火石中幽不覺斜陽暮桃花黯淡愁

贈張祖望表叔

叔氏真高尚幽居西隱橋金風吹桂發秋月度雲遙
作賦夢摩詰遊仙攜子喬知非登今日早已托漁樵

穀日嚴顯亭都諫招同張用霖父執暨沈宣子

孫嘉客盛天申陳際叔江爾慈張表叔祖望

及介子姪廣成庾華石君定鵰集皐園即集

次張表叔韻

榖日偏多興開樽招我遊春光到屋裏山月掛城頭

澗曲泉聲細林空樹色幽坐中盡名士何幸得同儔

其二

園內真清興往來多故人頗多村墅樂惟與友朋親

石古含殘雪梅開值早春相攜曲徑處席坐一鋪茵

其三

杯裏斟醽醁盤中進野蔬樹高雲欲蔭竹出土含餘

秉燭繼遊未題詩乘興初德星今又聚太史奏庭除

其四

叔氏初方到尋幽我得陪看山登草閣聽水立池臺

坐客都豪飲拚翁不與杯醉深歸未得火覆倒徘徊

其五

良友聚談心黃鸝鳴野林新花含蓓蕾古樹潞蕭森

其六

山磴扶笻上池深把釣臨相期時作伴長此共披襟

二阮風流甚竹林雅興繁倘然醉十日絕似飲平原

夜半雞先唱寒深鳥亂喧七賢千古事今集在皐園

其七

城外江湖合登樓細細窺小篌鼎石洞老鸛立山陂

風雅誰當敵名流長聚茲攜樽愜心賞還欲傍清池

其八

文武傳家學佳兒豸繡臣上書幾黼黻諫草動經綸

絲竹含霜柏清音滿露筠邇來次第起斯意在安民

其九

爆竹空中起流星傍檻過山腰生濕蒸藤腹死乾蘿

泉古種魚少湖深聚獺多亭邊雙白鶴恍惚似披蓑

其十

不異西園會茲遊更出群飛觴忘漏盡中介待宵分

主醒多方勸介醒總不聞頹然塵世隔直臥在溪雲

梅花和際南弟

庭前一樹梅玉蕋候春開自出層城種誰當水部才

隴頭疑似雪笛裏忽生哀期爾調羹手相將更舉杯

七夕遇雨

潞潞天河白飛飛野鵲遲最憐新月下何意雨雲期

粉淚凝瑤席未顏感蠶絲家家閨閣裏此夜莫相思

題薛汝柟像

獨坐深林裏悠然何所思倘逢赤松子定授長生詩

嘯傲對白日冥棲歌紫芝我將攜濁酒與爾共探奇

贈韓醉白

廣陵文物盛韓子實苟龍攜得三山句來登第一峯

開看湖上月掛在嶺邊松與爾同高唱當杯春酒濃

聘醉白惠予三山詩甚佳

其二

蕪城一樹楊攜上初陽臺處士乘雲去夫君騎鶴來
柳花釀亂雪春雨趁輕雷十載知名士相逢懷抱開

同毛稚黃飲惲正叔寓齋

爲訪同心友相攜過草堂月生竹葉白風動芰荷香
四壁圖書靜半天河漢涼夜深還秉燭隣後興逾狂

次正叔韻贈莫雲卿

君本豪俠士潛藏亦有年留賓因須酒開閣漫安絃
畫壁秋雲斷雕弧曉帳懸不如同躍馬高路一鳴鞭

擬艷次正叔韻

夙昔少年場娼樓任解裝徵歌來北里較獵出長揚
馬上金腰裹花間繡裲襠相逢洛陽道爭識羽林郎

納涼宗武園中

避暑過墻東幽園興不窮題詩生爽氣解帶得涼風
古樹含烟白流雲映火紅我來頻不厭況復有張公
時同覺菴舅祖

遊冷泉亭示願雲禪師

我愛此亭古今來愜素心泉清時飲鹿樹密不聞禽
楓嶺含雲斷蓮峯落日陰遠公能論道坐對欲披襟

村興四首

閒來行僻徑秋色晚飄零密竹棲群雀荒蘆聚亂星
野陰生白蝶腐草化秋螢深夜蓬門掩漁歌靜可聽

其二

野坐多幽興悠然草色閒月明沙似雪雲起樹疑山
破屋荒藤蔽空林倦鳥還獨行無俗侶傾耳聽潺湲

其三

出門無一事乘興到村西夾道垂蘿密空山落木齊
老僧攀樹出怪鳥趁風啼何處漁樵侶長歌在隔谿

其四

偶入幽村裏遙山眼倍青此生原過隙大地亦浮萍
種竹高於屋垂瓜滿着庭徘徊一矯首真得未曾經

爲張祖望表叔賦

五十又逢二庭前月正圓賦詩今杜叟學道古神仙
竹屋巢秋鳥松窻繞細泉逍遙忘歲月何必記時年

雨集陸蓋思巢青閣同毗陵惲正叔西水徐野君毗毛稚黃李東琪莫雲卿張覺菴舅祖分體得五言律詩

西望晝雲合相攜郭外過良朋驚紫燕清酒瀉銀河
雨洗蒼苔濕涼生碧樹多慚予依末坐染翰接羊何

綠隨園叅軍惠亦園集賦答

叅軍多彩筆惠我亦園詩逸興憐安石風流似牧之
草蟲鳴蟋蟀杯酒進鸕鷀讀罷渾忘寐霜消滴下遲

覺苑僧含碧汝調見贈新詩賦答

古寺嘆寥寂新詩寄我來桐花點几亂春雨淡微開
竹影侵窓牖藤根老石苔謫仙吾豈敢君賦是鄒枚

秋日與薛氏兄弟

二薛吾良友聯翩自不群阿兄曾夢草令弟賦停雲
秋月依霜白香橙帶露分比鄰有知己終日得論文

東臯晚遠

臯生長南土今喜作東鄰愛爾能好靜交予不厭貧
桂花蒸露艷竹葉着霜新長得高軒過清談倒角巾

喜新允菴表姪移家與王倩脩姊夫同居

近喜王君公卜築墻之東汝復此徙宅素心樂與同
春雲生古杏細雨吐新桐我欲頻來過高談興不窮

題茅雪鴻新居

昔隠城東苑今移郭北門遠山開古壁流水到新軒
秋竹生雲靜寒槐聚雀喧良朋乘興過還復倒清樽

遊韜光和白香山韻

韜光尋勝跡漫過老僧家階落經霜葉亭飛帶露花
洞陰蘚吐雨石古笋生芽更愛支公好留予共品茶

雲栖訪棗林屋作

爲問山中客兼探嶺上奇竹斑鳴翠鳥石古産紅芝
毫髮論詩律疎狂對酒巵相過定百遍怪爾促歸期

贈偈亭禪師次張祖望表叔韻 師姓徐字世臣

知在西溪側焚香獨閉關談經驚虎嘯洗鉢駐龍閒
棹艇時浮水開窓日看山我來喜清靜長過不知還

吳君選過訪索贈口占賦與

寂寞延陵子空囊四海行壯心沉短褐高論動公卿
時醉蘭陵酒長吹子晉笙草堂君復至把袂聚離情

富陽牛潛子明府招同滄洲宋紫庭刺史鄢陵韓秋水大令包家墅看栁郎事得詩二首

看花乘騎去深入萬山中古木盤溪老春雲濟野空
多才過宋玉豪氣得韓終此夕稱良會題詩愧未工

其二

行行轉前路望望似桃源殘雪迷高嶂大江出遠村
古藤倒掛壁流水曲依門何必買山隠吾將此避喧

牛潛子明府署中新築落成漫賦

落成欣有日正值九秋時古樹連巢徙新篁帶笋移
彈琴鶴起舞把酒月來遲却喜登臨處揮毫且賦詩

其二

徑曲儼桃源時聞山鳥言官清真似水市近不知喧
疊嶂雲生壁秋高草覆垣栽來花萬樹彷彿洛陽潘

富春朱氏栽菊數百本頗有桃源風景作詩紀之

城西有茅屋徑曲亂雲遮敢謂葛天氏儼然陶令家
鼎中煮白石籬下種黃花忘却人間世蕭疎老鬢華

牛潛子署中菊花盛開同馮東臨招吳拳石賞

玩即席丈峯石韻

爲愛秋光好邀君入署來黃花開爛熳白蝶舞徘徊
興到還分韻官閒且共杯勝遊須秉燭漏盡莫言回

會江曉發同馮東臨

曉發會江驛扁舟趁朔風繁星江底亂片月嶺頭空
野岸啼山鬼寒沙聚塞鴻與君同倡和不必嘆途窮

客富春署中喜番禺屈翁山郵寄翁山詩畧賦

答

一片羅浮月飛來鎖石山蕭條官署裏照我獨淸閒
慰以新詩好疑同蜀錦殷高歌不能寐宛爾接君顏

懷表弟張魯唯

年少偏高隱村居境頗幽家鄰十里竹人臥兩峯樓
翠鳥啼荒徑寒雲斷古丘我將攜屐過一醉晚山秋

答友湖上見贈原韻

我在𥦜苑臥君從湖上回忽投白雪調遂思青樽開
斷虹掛古樹落日照蒼苔邦喜蓬蒿近還期策杖來

送吳伯成觀察赴福建任

季子家聲大行旌赴八閩題詩憐鮑照投轄擬陳遵
烏石花偏燦鰲江浪似銀看君開憲府指日靖氛塵

崑山徐果亭太史新築落成賦詩索和依韻寄

贈

學士多幽興家居築小園徙松連黛色疊石接雲根
池內魚兒戲階前燕子翻何時攜屐過相與共淸言

荷珠

碧沼蓮初透金塘雨乍收盖圓珠欲滴香散露還浮
洛浦沾羅濕江皐解珮遊佳人頻照影忘却玉搔頭

旅泊

旅客依官舫繁燈亂水湄聞鐘知夜永擊柝助秋悲
倚伏窺天隱浮沉入世岐平生江海興且任白鷗疑

過彭澤寄牛潛子明府

憶昔陶徵士長歌歸去辭而今富春長亦恨掛冠遲
彭澤柳垂徑東安花滿籬悠哉此二妙千古一相知

枯樹灣

離武昌郡城十餘里有枯樹一株大可數圍榦老
無皮相傳千百年物故名其地土人云閒世始生
青葉三五片

枯樹千年物因名枯樹灣豈云堪作棟未敢借爲山
隔世生青葉終朝聚白鷳土人長伏臘恍見鬼神還

舟次武昌

爲赴中丞約舟行江漢閒起看西子月掛在臙脂山
黃鶴飛高下白雲長往還故鄉何處是雙雁落吳關

進楚撫署中値家兄駿男臥病

塤箎欣把袂兄病弟增憂涕淚雙交下悽然動旅愁
鶺鴒鳴野渚鴻雁過高樓作伴同歸去西堂漫唱酬

邗關別陸衡夫 有小引

予買舟復之武昌衡夫來附舟偕遊秦晉閩粵西江之遊甚快因同至維揚衡夫單騎入都予亦孑身至楚旅館分手不禁黯然爲賦五律八句以當陽關三疊云爾

與君不相識邂逅托關頭把臂稱新好談心述舊遊
金莖倚嶂起晴閣傍雲浮今日東西別徒增客裏愁

安慶道中即事寄佟儼若沈漢儀

西角城頭起孤舟不忍聞洶河飛白雪沙雁落烏雲
漁火江心亂蘇烟樹裏分題詩寄二仲何日得同群

錢唐諸匡鼎虎男

三月九日進張大中丞署暨塘陳康侯表叔率賦

季方難爲弟家學繼河汾攜得燕山月來看湘水雲
三春欣聯玉十載嘆離群官署同朝夕披襟且論文

答陳康侯表叔見贈原韻

初設謝村館相逢傍竹林不須翻白眼正好論清心
聯句憐王孟衡文慕沈任同來嗟伯氏悄聽在原禽 予與表叔同有兄喪

楚署來青軒望蛇山有感

半嶺通衢道山腰仄徑開美人環珮響疑是雨雲來
彌予已無墓楚王空有臺離騷惟我讀痛飲獨聊杯

三月晦日陪張大中丞玉如公家讌

令子及嘉賓開筵值晚春幕中誰不友膝下盡金昆
入座參簪秀當階花柳新韶光九十盡莫負此芳辰

四月八日楚署夜望洪山寺塔燈感懷先兄駿男

夜眺洪山寺巍然湧寶輪霞光萬丈起直欲接昆侖
火樹遙連陣燭龍恍射門阿兄不可見雲裏降靈魂

楚署香櫞花盛開有感先兄駿男

去年看此樹結實若霜紅今日花初發霏霏白滿叢

紫香來几上淸氣拂林中物在人亡去徒悲歲月窮

戲和陳康侯表叔老矣作原韻

四十休稱老長歌抱鋏彈林賢君頻阮國士我慚韓
久識世途險毋嗟行路難鷦鷯非本意暫借一枝安

九日寄牛潛子司馬時寓武林

昨歲登高日沈家菊滿園幾時同把臂今夜獨開樽
三楚寒濤壯兩湖秋雨昏明年還故里相共醉淸軒

立冬夜張勤伯招飮凝翠齋同沈公翰賦

冬夜開三徑當杯月未斜良朋逢沈約賢主得張華
霜菊猶含蕊寒梅已吐花談心忘爾我何必苦思家時公翰卽回里

十月二十日是夜不得寐聞鶴唳不止因賦一
律

夜半不成寐忽聞鶴唳聲只宜棲閬苑何事到山城
寒夜更籌永殘燈魂夢淸窗前月影白獨照枕衾明

十月二十四日同沈公翰飮凝翠齋和張勤伯
韻

同志二三友豪吟蓮幕中詩成霏雪白酒進漾燈紅
淡月移修竹寒烟罨翠桐吳兒歌忽起滿座動悲風時小僮歌塞曲甚哀

閱舊簿書見陸左城及先兄駿男手蹟有感

昔日陸鴻漸同予家大兄偕來官署裏聚米日談兵
何意未離別俄然分死生今朝對手澤雙泪更縱橫

憶去年十一月七日予扶先兄駿男旅櫬登舟
還里倏爾周期愴然有感

去年當此日扶櫬出江濤今夕衙齋裏追思淚滿襟
墓門荒宿草畫壁掛遺琴荆樹千年在榮枯不死心

沈公翰乘一馬至楚頗良不欲換去未幾病殞
公翰賦詩弔之索予和焉

沈子乘良驥飛騰到武昌雄姿何峭崒逸態更軒昂
錦帳誰知惜房星忽墮亡敝帷君不棄駿骨好埋藏

十一月朔日寄內次送予之楚原韻

春仲庭前別開樽梅泛巵倏逢梅蕊放又值雪飛時

客裏思吳月閨中誦漢詩婦翁予九公生內子時夢王昌齡再世故內子四歲卽能誦秦時明月漢時關之句朝來南望處日落片雲遲

附內子作

花朝分手去且盡我樽巵客路三千里相思十二時楚江訪古蹟酉舫賦新詩倘遇南來雁家書莫教遲

楚署書齋梅花盛開口占一律時十二月十五
日

今歲花朝日西溪曾探梅杪冬官署裏又見一枝開
物序何相迫年華不復來賦詩倚樹下安得寄粧臺

爲公翰初度賦

客裏逢初度登堂一進巵玉梅開北嶺瑞雪灑東籬

天地容君老軒岐任爾師（公輔善醫）與來時握管佳句少人知

丁巳除夕前一日張大中丞玉如公招飲鳳凰山是日大雪

飛雪滿江城山峯映雪明筵開絲管亂臘盡雁鴻鳴
勳業推陶侃文章愧賈生何須催羯鼓栢酒已先醒

丁巳除夕同沈公翰賦

守歲中丞署椒盤開晚筵圍爐留杪臘秉燭入新年
簾外寒星動庭前爆竹傳故園休悵望爛醉此樽前

戊午元旦

喜紀雲開節相傳是楚風紅梅發嶺北黃鶴出樓東

授簡同梁苑談經憶侍中年來趨幕府幸不嘆途窮

黃鶴樓

昔日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今予來客楚載酒亦遨遊
笛吹鳳凰嶺雲生鸚鵡洲鄉園不可見頓令旅人愁

仙棗樹

棗樹千年物幹枝宛鐵形開花白似雪結實大如萍
魏武題殘碣仙人留古亭我來頻縱目雲出九疑青

社日張六世兄岵菴招飲新柳齋同鄧與於暨令弟勤伯賦

社日淒淒雨開樽新柳齋友逢求仲侶弟得惠連偕
山色含幽趣春光愜好懷風流賢刺史詩句更稱佳

楚署送徐浴咸赴台郡幕

同在紅蓮幕三年客武昌可憐庾樓上不得共飛觴
聞爾騎黃鶴乘雲渡石梁天台本仙郡袁虎況才長

題魏名閣退藏亭

楚儒有魏閣高臥退藏亭善易不言易談經復注經
階搖春草碧楊映晚峯青索我題詩句狂呼遇謫星

題張六世兄岵菴新柳齋十首

幽齋多逸興嫩綠柳條齊山鳥晨昏亂風花下上飛
軒開千嶂入幔卷片雲低坐此忘塵世聯吟到日西

其二

齋中頻遠矚不異輞川遊羨爾赤松子結鄰黃鶴樓

雛鶯遷嶺樹乳燕浴沙洲興至開樽飲陶然自醉侯

其三

頗欣城市隔更愛野情閒遙望漢江上濤飛似白鷳
偶下仲舉榻高枕鳳凰山怪石横攢檻孤松曲抱關

其四

風流張刺史宦興頗蕭疎午夜偏題句三春愛晒書
懶尋彭澤柳（岵菴候補江西）暫食武昌魚白雪吟誰和芙蓉映日初

其五

莫笑齋如斗乾坤在此中穿墻新笋綠繞砌露蘭紅
近水情懷濟遠山心賞同終朝聯袂坐頓令俗緣空

其六

竹林群從子早覺仲容賢大阮來巡楚慈闈獨守燕
白雲迷郭外碧水繞窓前青眼陪清嘯衙齋搆別椽

其七

日日弟兄聚時時色笑開諸王多妙句小弟實奇才謂令弟勳伯筆架桃花石酒斟竹葉杯張堪真吏隱三徑儼蓬萊

其八

疑是桃源境往來不厭頻每逢傾綠酒而自遠紅塵
賞景翻鳩繡観時栽鴨茵恐君未久住早晚佩垂紳

其九

美人才未遇獨在考槃阿君亦何為者新齋傍竹窠
名泉流泌沸登石起嵯峨明月晴川掛紛紛照薜蘿

其十

習靜平生好每過雅興添清齋幽事足良會逸情兼
揮麈風生座當杯月掛簷我將歸故里卿爾定遙瞻時予將返里門赴試、

再和退藏亭原韻

莫謂退藏寄乾坤此一亭醉醪讀酒誥品水講茶經
古樹含雲白高峯插漢青看君坐皐比雙鬢自星星

遙和張岵菴勳伯同王方伯在茲甘左之明府飲洪山寺

遙憶洪山寺經年未一遊多君攜綠酒偕友上紅樓
峯迥啣雲淡江空帶雨流傳聞豪興發欲貫紫貂裘

放舟回杭舟泊新河過甘露菴三和壁上原韻

三出新河道深林秋氣含吳雲連海霧楚水接巴嵐
佛自龕中坐禪因法外参客途歸思切莫久戀高談

過武昌牛渚子司馬署中喜晤張容菴中翰徐可大明府卽席賦二首

五載交遊重三年契闊深偶來官署裏正好細論心
樓外花初發堤邊柳漸陰清和天氣美劇飲且豪吟

其二

喜遇徐孺子兼逢張茂先幾年不相見一夕共華筵

城過湘江雨雲連漢樹烟天涯忽聚首爛醉此樽前

安陸郡署漫賦

石城官署冷下榻已三旬茗煮仙人掌酒斟郢水春
濤聲何洶湧山色更嶙峋寄語襄陽老君真我輩人

登白雪亭

我本西陵士來登白雪亭相傳孟夫子於此一曾經
巴漢雙江碧荆襄萬嶂青徘徊頻眺望片月起滄溟

偶作

憶昔傳王粲依劉過此樓喜予同鮑照亦向郢中遊
白雪君能和陽春我獨酬登臨風景異忽起古今愁

同周虹徵遊白衣菴

郢客偕良友郊行值早秋偶來蓮室眺疑向竹林遊
小閣臨江迴空亭傍幛幽相將携襆被十日共淹留

自壽

偶作郢中客欣逢四十三無心遊塵市有志隱仙嵐
桂影含新月鴻聲起碧潭賦詩聊自祝雲外訪蘿龕

懷友客岳陽

聞道洞庭好高樓鎮岳陽仙人吹鐵笛楚女醉瓊觴
虎渡楓含赤龍洲橘盡黃知君遊歷遍秋色滿奚囊

安陸郡署接陸升璜札賦寄

忽接平原札知君到武昌荆襄千里遠烟水一相望
雁陣銜朝霧龍孫帶夕陽相期過黃鶴客裏共飛觴

牛潛子司馬招飲署中會心堂即席和蔣玉淵

幾年不相見相見即相離雅會當今夕重逢在後期
紅兒一曲好綠酒百壺宜君憶同荆樹寒風忽起悲時憶六兄駿男

送予之江右原韻

豫章除夕白漢倬司馬以椒觴見貽賦謝

客裏逢除夕多君惠錦杯梅花浮綠醑竹葉點蒼苔
臘度滕王閣春生孺子臺舉觴還痛飲頓使旅懷開

天雄郡署寄答張六世兄岵菴原韻

人日君之楚相期匝月還誰知從此別巍水隔燕山
滕閣秋雲迴晚香叢菊閒遙思不得見把筆淚潸潸

天雄署中晚香堂獨坐和楊松生韻

當年殷氏子咄咄獨書空余亦何爲者兀然坐此中
嚴霜侵戸白冬日映窗紅莫嘆無聊甚題詩付朔風

天雄署中賦贈楊松生八首

老友過楊子高懷與不同如何天下士只在幕帷中
揮塵思芳草開樽憶大風晚香欣共榻屬和正無窮

其二

定交成傾蓋聲氣更相同我自瀟湘道余從楚至君來京
洛中披襟歌白雪促膝坐春風且共天涯樂毋悲阮
籍窮

其三

夜半詩飛到知余心賞同鳥驚幽檜上火吐古槐中
寂寂依人月蕭蕭落木風君能工妙句果否是愁窮

其四

太史驚傳奏德星聚會同無能遊物外聊以混塵中
沙磧堆殘雪金臺起朔風水冰而虹設天地有終窮

其五

君是阮元瑜余慚鄭小同乍逢千里外欣賞一堂中
飲酒無餘量論交多古風主人敬愛客應不泣途窮

其六

千里賢人集相看明月同新詩擬杜叟古樂奏房中
欲近長安日還乘列子風何須效韓愈終歲送貧窮

其七

昔日有袁伏桓溫蓮幕同如何吾與爾亦赴鮑軍中
客過漳河雨人歌瓠子風書生無燕頷獨善在能窮

其八

世人皆好異吾子且從同乞食陶徵士談經戴侍中
高鷹飛接霧孤鶴唳衝風把筆沉吟笑江淹才竟窮

楊松生以有所托詩見貽依韻賦答

交友每愁別先生更不同逃名濠水上避世漆園中
擔簦衝嚴雪騎驢趂勁風此行須改歲日月已將窮 月令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題峽江署中易亭

佟令曾營搆郁君易此亭官閒聊伴鶴客到漫談經
一水環階碧千峯入座青我來頻眺望花擁翠微舛 佟郁二公俱爲峽令

客峽江登鐵雷山同張岵菴徐上猷趙愚菴賦

偕友登山頂頻臨眺望遙帆開千笏亂雲蓋一峰標
霜雁鳴沙嘴荒祠橫嶺腰何須生羽翼彷彿已凌霄

再次岵菴韻

攜筇同上山泉溜響潺潺城郭大如斗沙灘曲似環
帆檣逐浪去鴻雁趂風還歲暮何多興客中心自閒

遊戍子灘次岵菴韻

扁舟渡小灘客裏強同歡臘盡乾坤老山深蘿薜寒
城頭霜角起樹杪暮鴉盤欲和張衡句狂歌對碧巒

癸亥元旦峽江署中次徐上猷韻

街鼓響聲聲俄驚物候更庭前春未到江上雨初晴
客裏逢知已天涯聚友生衙齋醉椒酒共慶歲華明

峽江登鳳凰山謁練公祠同岵菴上猷愚菴

玉峽有練子遺廟鳳凰山報國臣心赤空祠鬼火殷
城頭風颯颯江上水潺潺偕友來憑弔題詩淚欲潸

峽江遊天長寺次岵菴韻

清晨訪古刹聯騎出西郊雲氣迷山脚鶯聲出柳梢
花間懸佛座竹裏起鳩巢乘興偕知已題詩坐嶺坳

又次韻

直上最高處山頭鸞鶴飄江河天際合城郭望中遙
坐聽泉聲響閒看樹影搖晚鐘林外起歸渡寇公橋

峽江碧雲菴次岵菴韻

天竺古禪菴斜陽曲徑含溪流一澗碧雲蓋萬峯藍
和韻多奇句停杯發腐談老僧扶杖出彷彿似瞿曇

讀潘維宗述閔外事

潘安爲我述歸路自遼東姜墓江心見管臺沙腹崇
白山雲變黑綠水浪飜紅十載還流客迴思淚不窮

金淸望海和甘左之明府韻

侵曉臨邊地遙瞻海色昏雲形晃似馬蜃氣忽成村
日浴鮫人室潮生鼈子門王師飛戰艦指顧靖游魂

咏黃巖署中雙桐

軒外雙桐樹亭亭百尺偏幹陰横着地枝亞欲叅天
春暮飛花白秋深落子圓夜來長獨坐聽雨竟忘眠

壽星石爲甘明府賦

突兀一峯石彷彿老人形置此衙齋裏群呼是落星
風生疑似虎月出望成屏君本陶元亮高眠醉獨醒 淵明醉石在彭澤縣

方竹

偶植一方竹移來自九峯影能穿戶牖根本透垣墉
細雨含苞鳳微風解籜龍亭亭蒼翠色時見白雲封

黃巖署中甘左之明府偶集潘右臣何拜銘二
廣文暨潘屆右朱平物介石堂小飲次平物
韻

氷署集良友開樽介石前敢云物外士或是酒中仙
徑曲疑無路林深別有天醉來憑水閣樹裏聽流泉

乙丑七月念五夜黃巖紀異

夜半颶風起群呼水溢門或疑東海嘯只恐大江翻
古樹連根拔飛泉湧石奔平生值此異題句問乾坤

初霽次潘右臣廣文韻

久雨今初霽衙齋境倍清千峯雲映白雙塔日鄰明
草色綳階合池光接檻平鳥鳴高樹上刷羽喜新晴

對菊和甘左之明府韻同潘屆右陳壽民賦

彷彿陶潛室空齋遶菊花忘形招野叟脫幘到官衙
芳蕋含烟氣幽香着露華落英嘗服食不異飲流霞

黃巖署中寄槳在閣廣文兼懷丁素涵

莫笑廣文冷盤堆苜蓿青春風新雨化桃李滿洲汀
落落掾三語便便腹五經應偕丁敬禮嚼味煮茶亭

遊天台八佛巷

旅舍殊寥寂因遊八佛巷白雲迷曲徑綠樹隱層嵐
古栢枝蟠巷高僧藤作龕客情與禪意到此共相叅

石鼓江山次董天與少叅韻 衡陽八景之一

朱子稱佳郡祝融此地分湘江廻激浪衡嶽聳層雲
作客嘗依友登臨欲探文來搜石鼓跡山半正斜曛

和董天與少叅次丁制臺望華嶽原韻

華嶽嵯峨起遙瞻極望中紫藤垂節老 上有龍藤天矯多節 丹
桂入秋叢腑掛泰川雨 峯前一穴名巨靈臍 掌搖漢苑風 仙人掌長
三十丈許 何時生羽翰頻眺夕陽空

予之桂林傳聞徐紫凝亦來粵西念我甚殷口

占代柬

喜值東陽沈傳言南路徐偕遊蓬徑蔣念及橘園諸
何日七星頂相將一駐車揮毫同倡和題壁興何如

與桂林汪晋賢別駕

鶴舫西河氏編修方渭仁與言君往粵得以友汪倫
情重桃花水交因荔子春相逢雖傾蓋還擬北雷陳

其二

我愧諸稽郢君同汪彥章來登仲舉榻長此挹淸光
官屬司農佐功眞別駕良佇看　丹詔下早晚擢臺
郎

送黃聲雅同范毅公之粵東兼寄屈翁山

同客桂林署君爲南海遊友偕范蠡去人羨李膺舟
夜聽嶺猿嘯朝聞蠻女謳長途應命酒得句共相酬

其二

爲予金石友南海屈翁山契濶念餘載相思一夕殷
詩追漢魏上文在馬班間尺素遙題寄憑君傳往還

陳梓湘司馬署中起一竹屋漫賦

新成一竹屋半榻且攤書始覺官齋靜翛然宦興疎
署誇同燕壘堪笑是鳩居隨意呼童子時將階草除

柳浪聞鶯

最愛西湖柳長條復短條鶯聲來下上啼過段家橋
公子飛銀馬佳人蕩画橈春風碧浪舞絕似阿蠻腰

題黃聲雅新居和工部遊何將軍山林韻

北郭尋良友攜笻過竹橋儼然隔城市彷彿入雲霄
燕子啣花舞漁翁把釣招幽齋傍秋水揮麈話逍遙

其二

何須買山隱此地頗淒淸夜雨唳玄鶴春風聽曉鶯
濁醪飽花露肥荇雜蒓羹日暮忘歸去題詩遶樹行

其三

山花開滿徑朶朶似燕支新月墻東掛流光映碧池
雨來蟻早避春到鳥先知疑入芝蘭室香風獨自披

其四

池內蓮初葉階前柳已花細苔皮觸蚓大樹腹盤蛇
巷曲莓痕滿林深竹影賒水窮疑徑絕忽見有人家

贈張韡庭

汝父吾良友稱交三十年廻思在凝翠齋名風雨共床
眠美爾佳公子慚予老鄭虔趨庭多妙句喜極賦詩
傳

庚辰守歲粮署與張叅政勳伯話舊

遙憶臙脂館開樽守歲情如何此除夜又在武昌城
念載官梅與千家爆竹聲主賓閒話舊談笑至天明

辛巳元旦

江漢逢元日辛支七度春友朋官大吏詩賦剩閒身
黃鵠欣相對青山祗自親一杯新歲酒忘卻異鄉人

人日

歲朝至人日日日值晴暉追憶西湖上梅花亂點衣
新萍魚學戲殘雪雁知歸誰賦草堂句題詩到竹扉

上元

三五風光好新年此夕佳冰輪懸不夜火樹照空齋
春色憑花笑客情向酒埋主賓同倡和風雅在吾儕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泮池秋月 春城十咏之一

攜笻偶過泮池遊池上清光帶碧流半夜翻驚剡浦雪一輪斜映釣臺秋凉生壁水圖書靜影落園橋檜栢幽憐我客中多逸興登臨彷彿到瀛洲

登鎖石山同宮宗袞進士馮東臨茂才得青字

鎖石山高列翠屏秋深霧靄晝冥冥攀蘿直上疑天姥躡磴憑虛傍客星夕照遠啣千樹赤寒江倒瀉萬峯青群公暇日多幽興高咏還來坐草亭

遊真覺寺同赤城練石林華亭馮東臨限登字

絕巘岧嶤此快登同遊況復挈良朋亂峯深處藏孤寺半偈持來坐老僧鴉嶺雲浮開石壁龜川月起掛松藤夜來欲探春江景更上觀山第一層

登觀山同宮宗袞馮東臨得西字

旅客秋深手共攜觀山絕頂一攀躋江邊潮湧千帆亂天際雲開萬嶂低起看赤松遙駕鶴坐聞華蓋忽鳴雞吾曹到此多清興歸去渾忘落日西

自富春歸喜嚴存菴太史過訪賦贈

昔別正逢秋水濶今來重對越山尖禁中聽鑰香沾袖湖上揮毫月滿簾曾國文章推二阮（存菴與叔氏顯亭先後典試山左）燕臺家學重雙嚴（與令弟杜峯俱官翰苑）憐予長作春江客

每憶良朋白髮添

遊遍玄觀同馬鳴九毛稚黃

仙宮縹緲碧雲層石磴崚嶒緩步登江上潮來秋湧雪峯頭月出夜懸燈蒼虬倒掛岩邊竹老鶴長巢樹裏藤向夕徘徊不忍去同行況復有良朋

錢生一觀察顧且菴侍御招飲願圃即席呈富

陽牛潛子明府

嵐樹逶迤柳暗藏繁花飛入酒杯香共稱良會同修禊却羨名園似辟疆三徑殘梅鋪亂雪一林新竹掛斜陽令君雅愛山家樂爛醉渾忘歸路長

贈嵇淑子郡守

搴帷風動海天西柳陌行春五馬嘶曾過龍門欣御李更迎熊軾喜攀嵇樽開臥閤花爭發訟息公庭鳥亂啼太守風流誇白傅竹枝櫻筍滿湖堤

贈錢唐季孚公二尹

九月秋高霜滿林下車新政佐鳴琴留賓且醉鸕鷀杓棲棘何知鸞鳳心烏帽乍逢黃菊映彩毫欲動碧潮深聽鳧並沐絃歌化巴里偏吟白雪音

贈錢唐梁冶湄明府

錢唐原是古名都却喜君恩雨露敷江上花開迎錦綬城邊月出映冰壺彈絃坐覺秋蟬靜捲幔閒聽野鶴呼齋詠訟庭無一事清風不異宋髯蘇

雷峯塔次季子公二尹韻

頹然一塔真奇古愛此築成疑鬼工千載洞中巢野鳥九秋頂上掛垂虹攀梯忽聽鐘聲出踏磴驚看路杪通此日經行漫憑眺蒼烟薄霧滿湖東

其二

突兀雷峯快此登扶筇直上勢崚嶒江潮澎湃來千里銀漢依稀祗一層北墅遙遙傳午磬南屏隱隱出疎燈夕陽西下漁歌起鸛鶴群飛石上藤

九日山陽黃大宗集林鐵崖觀察查伊璜孝廉暨諸同人飛來峯登高限遙字

霜清木葉更蕭蕭扶杖登高未寂寥天外鐘聲催暮

色江邊帆影帶寒潮丹楓晴照千山迴白雁秋飛萬嶺遙却喜吾徒頻醉酒何須落帽任風飄

十九日黃大宗招朱射陵中翰張虞山處士暨諸同人擬登初陽臺修展重陽故事因雨阻集昭慶寺寓樓限樓字

爲展重陽共議遊却因風雨起人愁高臺咫尺迷烟斷危嶺紆廻帶霧浮湖上丹楓猶未老籬邊黃菊更逢秋主人愛客多佳典再把茱萸醉此樓

二十九日黃大宗集袁令昭太守馬西樵孝廉暨諸同人再展重陽孤山登高分得十蒸韻

孤山絕頂聳雲層三度登高興自仍把酒遨遊多旅客賦詩高唱盡良朋鴻來北嶺銜烟白霜落西湖映水澄千古相傳佳會盛年年此日快憑陵

遊洞霄宮

南湖過雨淨無塵夾徑松篁引興新幽洞風雲藏虎氣古祠金碧閃龍鱗仙池水綠長如染丹竈烟寒不記春我亦尋真求蛻骨坐深猿鶴意相親

石板橋西一草堂爲山陽張虞山賦

石板橋西一草堂門前山色自蒼茫數株楊柳迷朝霧幾樹梧桐掛夕陽雙鬢著書傳海內九秋高詠在他鄉扁舟我欲過淮水爛醉君家花徑傍

答馬西樵孝廉見贈原韻時將歸山陽

先生燕市早推雄握手相看意氣同老筆高吟叢桂裏科頭曾眺兩湖中暫來蕭寺稱三子時同虞山大宗客西湖歸去山陽有數公謂淮東婁東天彷季貞矯首錢唐思好友幾回霜雁信音通

送張虞山還里

淮陰才子客西湖把臂頻傾花下壺却望高帆成遠別那堪衰柳滿長途潮生瓜步黿鼉徙日落桃源雁鶩呼江北江南千里隔早將書札慰吾徒

送黃大宗歸淮

寒烟漠漠片帆開送別關河折早梅三度登高同倡和一時分手獨徘徊雲連白塔繁霜迥冰凍黃河落

雁哀歸去止園思好友披襟遙欲醉新醅

席上次季孚公韻送湯宮若還江右

送君歸去路迢迢分手還登豐樂橋把酒欲攀彭澤
柳乘舟喜渡浙江潮天邊鴻雁多蕭瑟沙岸芙蓉未
寂寥此夜詩成須盡醉驪駒歌唱便魂消

餞唐季孚公二尹招飲同陸蓋思王丹麓即席

次孚公韻送家兄駿男由廣陵之大梁

莫道相逢是別筵（即用孚公首句）使君留醉晚樽前座中翻
出鴛鴦曲（時演劇名飛鴛偶）帆後遙看鴻雁天文選樓高江
日迥太行山聳晉雲連阿兄此去難分袂小舫還歌
行路篇

再次前韻待徐野君張祖望表叔不至

莫道相逢是別筵朔風冽冽起庭前半灣初月光垂
地千里寒霜凍滿天慷慨徐卿何所事風流張緒定
留連使君高誼難忘却明日應煩續和篇

冬夜毛稚黃招飲同闕六鈐吳錦雯柴虎臣諸

先生暨闕查庋分得一東韻

草堂竹徑鳳城東好友開樽夜月中聯坐巳驚寒氣
劇分題不讓古人工濃霜漸覺侵階白臘酒浮來映
燭紅何必竹林稱七子相看此集與都同

哭張步青舅祖曾試歿于京邸

河干憶昔嘆離群都下驚傳生死分早歲上書難得
意一時落第竟修文燕山黯淡含愁日鶯嶺淒其澹
暮雲旅櫬南來誰執紼撫棺慟哭有徐君（沾聞徵君侍御為理後事）

東虞景銘

羨爾風流名早聞荆扉日掩漫論文詩才我自憐王
粲書法君應過右軍與到開樽消白晝閒來倚杖對
青雲窮交兄弟誰相慰北望樓前雁幾群

同牛潛于馮東臨登韜光和韻

策杖攜朋過冷泉韜光幽徑一龍眠雲邊楓迥山迴
樹嶺外花開峯吐蓮海氣蒼茫迷下界江聲緲淼接
諸天振衣幾欲凌霄去呼吸遙通帝座前

穀日嚴頻亭都諫招飲臯園同張用霖沈宣子

孫嘉客陳際叔盛天申江爾慈諸公張祖望

表叔暨令子姪廣成右君庶華定鬮分得九

佳韻

臯園春色滿天街穀日相招良友偕疊石流泉穿古
壁層江起月掛清齋序蔬細剪含春興花露頻斟慨
好懷多笑劉伶長負畚誰知我亦醉將埋

贈胡天彷

落落淮南老孝廉偶來湖畔靜虛簷遙看楓樹雲中
遡頻對蓮花烟外尖玩世浮名空寂寂憐君古道更
謙謙莫嫌我輩相知晚只恐秋深旅鬢添

富春中沙看桃花同馮東臨高闇思限臺字
春江攜友片帆開載酒臨流共舉杯一路穠桃紅着
錦千林修竹翠生苔洞邊雞犬疑秦境山外雲霞隱
釣臺此際遨遊多逸興高城日落莫言回
再限花字
停舟覓徑到平沙四面環江遍水涯桑婦停歌攀碧
葉村兒忽聚採青茶人迷野路穿楓樹鶯起深林攪
柳花恍似蘭亭修禊飲風流千古定相誇
解嘲
莫笑吾生不學文硯田久矣懶耕耘小山往歲曾攀
桂泮水當年亦采芹看盡人情如落日望來世事總

浮雲題詩寄與輕裘客休認繁華只在君
送李育九會試
湖上荷花香氣淸離亭柳色倍含情慚予書劍長爲
伴羨爾飛揚獨有名雨過金山烟樹合天連易水暮
雲生最憐東閣方招士作賦應將滿　帝京
和張祖望表叔五十自壽原韻
何必陶公覺昨非泰亭山下掩柴扉尋仙已服黃精
久學道曾餐白石歸池內藕花含露艷天邊桂子落
香微懸弧喜直中秋夜把酒當筵月照衣
徐紫凝惠詩久遲不報
西湖湖水白如銀咫尺無由寄錦鱗見說蛟龍驚落
筆從知麋鹿結爲隣閒時對雨空搔首病裏看春更
隕神君鬢未絲余竟老懶煩新句報情親
登西明樓弔粱嶺望
西明樓于此登臨瑟瑟悲風霜滿林愧我新詩徒慷
慨憐君遺稿未浮沉幾年共醉揚雲酒今日虛留子
敬琴爲酹椒漿空灑淚明湖隴樹日蕭森
家西侯叔至西湖
吾家大阮最能文奕奕風流秀出羣興發扁舟來浙
水夜深剪燭坐秋分時聽　帝闕頒青瑣日在仙曹
臥白雲暫聚竹林成勝事阿咸我愧寂無聞
送孫慧揆張會唯北上

良朋孫子才何壯表弟張郎興亦豪此際兩人結伴
去須知千里和歌高闢門飛雁來秋色河上跳魚落
暮濤不是書生空獻策篋中曾有呂虔刀
送嚴康華會試
嚴助風流一俊英蓮花腰繫上燕京望來雙闕晴雲
迴行盡千山落日橫試馬且過廣武宅射雕獨上北
平城深秋獻策承明殿年少登壇起大名
送沈漢儀北上
驪歌一曲愧陽春爲送東陽姓沈人陌上柳條難折
贈雲中桂樹自相親天連易水秋風急夜望秦峯游
日新君到題詩應報我雙鴻八月下湖濱

李東琪初度予客富陽不得登堂稱祝賦詩寄
贈
偶客春江傍釣磯傳聞李白值知非松開九里仙雲
接人坐雙峯朝日暉剖以霜螯供綠酒兼之叢菊佩
秋衣遙知今日稱觴處屈指良朋我獨違
送吳志伊之吳門
送君斗酒鳳城西握手依依立大堤畫角不須催客
去寒鴉空自向人啼舟過震澤梅應發馬度胥山日
漸低歲暮那堪成遠別望中衰草碧雲齊
九日同馮東臨聯轡欲往西巖訪白衷上人兼
訂登高之約因雨阻中途返騎賦寄張虞山

濛濛𨻷霧滿松杉我欲登高臥石函馬上同行出北
郭雲中獨起望西巖支公看鶴忘佳節張翰兒鴻寄
短緘風雨載途難盡興歸來空笑濕衣衫
十九日展重陽同牛潛子馮東臨觀山登高賦
寄馬西樵
同上觀山一放歌重陽欲展興如何黃花再向樽前
插佳節俱從客裏過江湧波濤秋更急山啣雲霧曉
偏多懷鴻莫落中沙去爲我傳書馬伏波
二十九日再展重陽同牛潛子東臨鎖石山登
高賦寄黃大宗
去年再陟孤山頂今日重來鎖石山三度登高添逸
興一時灑酒醉離顏江邊歷歷飛鴻過湖上蕭蕭落
木閒寄與風流黃叔度何時同過得追攀
答鄭公靜孝廉見贈原韻
梁園自古多才子喜遇風流鄭子眞官舍談心添逸
興客中煮酒得良辰白雲隱隱生高嶽碧浪滔滔滚
富春願爾仙鳧來我里攜琴載酒大湖濱時公靜赴部謁選
富春署中寄懷嚴顥亭太僕
昨歲深秋送北行扁舟相對醉烏程關頭一曲驪歌
起雲裏千群雁影橫補衮昔年焚諫草遷鶯今日冠
名卿春江賦得懷人句遠寄東風到薊城
送嚴柱峯侍御還朝

名流飲別鳳城東驛路驕嘶御史驄花滿栢臺春色
紫雲生烏府夕陽紅黃河浪急飛帆外玉殿聲高曳
履中霜簡由來稱直諫崔瞻事業正相同
靳若霖表兄置酒爲家兄駿男送行賦詩倡和
時同席者吳爾效王倩修暨令子以虛允楷
仁若予客富春不得與焉依韻賦寄
靳子高堂興更淸送兄開讌豫州行一時鴻雁增離
思十月芙蓉動客情良友談心詩共唱佳兒快聚酒
頻傾憐余獨臥春江上忽聽驪歌愁欲生
九日登葛仙嶺奉和朱荔裳觀察暨令弟既庭
孝廉之作

葛嶺岩巽試一臨仙壇鐘鼓晝沉沉南來鴻雁經秋
老東望江湖帶夕陰何處白衣來送酒却憐黃菊似
舒金使君兄弟登高罷遍揷茱萸喜盡簪

賀朱荔裳觀察得子詩

持憲能平更霽威外臺官似使君稀江南燕早辭春
月岱嶽熊占降翠微蘭是國香原有種珠啣海月總
生輝于公門第元高甚何但總容駟馬歸

毛稚黃招飲湖樓同黃仙裳令子屺懷分得秋
字

攜手相將上酒樓同人此日喜遨遊雲高日落千峯
碧楓老梧黃幾樹秋院閉疎鐘鳴樹裏月明畫角起

城頭忽驚堤柳蕭條甚爛醉歸來興未休

白蓮花和婦翁江子九先生韻同嚴顥亭都諫
家兄駿男賦

月裏清香朵朵開邦疑池畔鷺飛來凌波冉冉翻羅
襪出水亭亭映鏡臺姑射仙人峯上雪孤山處士鶴
邊梅從今不敢相誇並知屬鮫綃費剪裁

秋海棠

嫩蕊凝脂倚石欄微霜初點絳綃寒沉香亭北秋偏
麗金谷園中露正溥冷艷不勝鶯欲妒幽芳猶恐蝶
歸殘西風莫喚春前夢留取嫣紅雨後看

玉蘭花

素質誰移此地栽瑤姬原只傍陽臺色欺柳絮鶯先
覺影入梨花蝶漫猜今浦珠翻疑月吐藍田玉煖帶
香開不須羌笛催春去肯倚雕闌笑落梅

紅白寶珠茶

簇玉雕瓊翠影籠先梅逐柳待東風色欺粉蝶看無
迹花撲羅裳笑未工火樹乍從天際落鮫珠偏照月
明中持杯秉燭遙相望疑捧冰壺對赤叢

贈季滄葦侍御時遊湖上賦別

繡衣乘傳過湖堤漫聽河橋驄馬嘶此日箋詩將我
贈（時以杜詩箋註見惠）他年諫草避人題鵷班劍珮臨風動鷲
嶺樽罍向晚移聯袂幾時便別去相思柳上一鶯啼

從富春歸里適淮安程婁東見過賦贈

春江此日賦歸與門外俄停長者車忽報故人千里
至廻思往事念年餘簾開涼月浮清酒花發薰風薦
野蔬南北青雲稱世誼交情我輩莫嫌疎

喜同學汪雯遠徐青來選入庶常賦寄

二妙聲名滿木天鳳凰池上看聯翩汪倫情重桃花
水徐幹詩投白馬篇簪筆春飄仙掌露趨朝暮惹御
爐烟遙知並轡長安道著得甘泉賦早傳

淨慈夜雨與牛潛子明府對飲有懷朱子紫庭
馮子東臨

古寺蕭條雲滿林松窗秉燭共談心三春聽雨愁難

減半夜聞鐘省自深宋玉登臨思遠道馮驩彈鋏漫悲吟知君亦有懷人句幸寄吾曹慰好音

送季孚公給假還里

宦遊三載嘆居諸歸去扁舟賦遂初解紱原因供菽水掛冠豈是爲蓴鱸蘇堤柳綠舒飛蓋藥圃春深獨荷鋤君到海陵稱吏隱何時重得結相於

九日同歸懸恭魏叔子集吳山酒樓

高秋列岫倚丹楓此日登臨佳興同雁度寒沙銜落木霜從黃菊老幽叢萬家烟火晴雲外一點江湖返照中自古龍山層我輩何妨脫帽任西風

九日送魏興士還寧都

九日扁舟返故鄉與君分手古錢唐江邊黃菊含離思嶺上丹楓帶夕陽伍相祠前秋雨急鬱孤臺畔暮雲長明年倘值登高節定有雙鴻到草堂

客富春有懷宮宗袞進士適使者至以詩扇錦杯見惠次韻賦答

相思渺渺獨登臺雲樹蒼茫極望開嶺外遙看一雁至天邊飛下尺書來臨風遠贈秋紈扇載酒兼貽白玉杯亂乏瓊瑤無以報題詩欲寄漫徘徊

姜宣貽惠子池上樓集賦答

姜子贈予池上集風流文采實堪思昨朝誰和瀰高曲今日人吟絕妙詞東苑層峯雲似火南湖細浪雨

妙絲相期一過君樓坐鳴咽同賡膀呎詩俱早失母兼多行役

送紀伯紫之閩中

南望閩天四馬遲紅亭春晚荔枝垂花迎臥閣能懸榻月送仙帆待舉卮石洞風廻翻鶴羽釣臺雲起濯龍脂到時莫動鱸魚興我欲尋君問武夷

夜泊虎丘寄牛潛子明府

虎丘山下晚烟晴忽聽清歌客思生幾點帆檣依野岸萬家樓閣出高城螢飛水面疑星墮雪滿峯頭是月明驛路炎歊誰念我遙知仙令最關情

別汪洞昭

契闊三年始見君相將握手又離群飛飛越鳥銜烟去湛湛吳江到浙分伍相祠前餘白草要離塚上起愁雲極知一水殊非遠無那臨岐悵夕曛

題嵾宮尊經閣同吳郡守高玄中賦

高閣憑闌暑氣清嵾宮吟望暮烟生風搖翠栢聞龍嘯雨過蒼鳩拂樹鳴聖澤千秋遺想像文星五馬自崢嶸開樽不覺銀河上更有啼烏待月明

旅舍有懷沈漢儀徐武令

憶爾墻東徐孺子更憐郭北沈休文愁看旅館寒烟直佇望鄉園落日曛寂寂晚峯松作雨遙遙平野鶴盤雲明朝我去揚州道欲折梅花持贈君

過廣陵訪世兄楊起文進士賦贈

十年重到訪瓊花馬氏猶懸絳帳紗自昔傳經思郭泰至今落酒識侯芭停橈月照秋濤起入座風吹苑柳斜世誼弟兄君最少才名況復噪京華

廣陵旅舍孫無言過訪憶無言同宋荔裳觀察王西樵吏部來遊西湖時一別忽十年矣感賦

昔年君上李膺舟載酒曾來湖畔遊宋玉揮毫還著賦仲宣作客漫登樓廻思清興原常事不覺流光已十秋此夕邗關重話舊開樽秉燭思難休

寓興教寺錢山銘廣文見訪空同有廣文先生

騎馬來之句即用作首句贈之

廣文先生騎馬來幽齋苜蓿嘗卿杯今夕把臂與教寺何時共登瓊花臺漠漠遠岫寒梅發寂寂空江朔雁廻相對莫笑少清興露白吹角秋城哀

客維揚訪韓醉白

結廬郡喜傍城東獨自避喧入境中開徑滿蒿同仲蔚入山採藥似韓終西湖遙望流雲白北固頻看落日紅我輩稱交千里隔今來握手與偏濃

同李籀史遊高園

高家亭子與山齊乘興來遊手共攜垂檻野花偏淡淡覆牆衰柳更淒淒主人箕踞惟樽酒旅客憑臨欲杖藜遙望故園千嶂外暮雲隨雨過橋西

廣陵重晤程穆倩憶予昔年寓興教寺穆倩時過我寓齋併餉予魚酒屈指一十六載矣賦此紀之

竹西亭畔昔停車嘗得君來慰索居杯裏每傾桑落酒盤中閒進武昌魚廣陵月落秋濤上隋苑花飛夜雨疎屈指別離十六載今朝重得結相於

姚仲潛同姪舒恭招飲四宜園遲孫無言不至分得蘭字

蕭條古寺獨盤桓颯颯嚴風刺面寒忽有故人招我飲漫題詩句與君看四宜清興同金谷二阮風流進

玉蘭酒名惟有子荆期不至卿杯遙望一憑闌

邗關曉發之泰州道上即事

起望邗關曉日斜海陵從此漫乘槎老翁曲背愁牽纜少婦新眉笑踏車四野沙昏銜白鷺一天雲黑下烏鴉明朝況復驚秋到客子淒其感歲華

寓興教寺喜晤王牧之王善書兩賦此言別

客裏欣逢王子猷論心古寺倍綢繆帖開忽見山雲起書罷俄驚風雨秋寂寂疎鐘來殿角蕭蕭落木滿城頭明朝分手邗關去遙聽征鴻過驛樓

和劉在園司馬茅菴得茅字依原韻

草菴竹屋覆松茅一個高僧臥嶺坳雲度疎鐘來下

飛風含清梵落花添秀古木横峯頂間道飛泉挂
樹梢遥指兒童溪畔坐釣釣只是把針敲

富春旅舍愁雨有感同金爾宿方茂遠次韻

春城積雨起人愁客舍凄其思不休豈料衙齋賓盡
散却憐旅館我還留一天雲疊峯全沒萬壑濤翻浪
逆流漫倒清樽邀二仲何妨着屐共遨遊

富春偶作

經年曾不到春江五月重來泛畫艭浪裏黃魚遊箇
箇田中白蝶舞雙雙潮來雪湧六和塔日落風生七
里瀧我欲披裘學釣叟臺邊遥見客星降

贈省三上人次徐果亭太史原韻

白沙之水清且甘天竺先生結草菴豈慕深公買山
隱還邀元亮入林叅秋雲一片開翠壁荷花萬朵映
彩嵐無門洞口送學士大笑直同虎溪三

爲曹敬泉封翁七十賦

先生高臥對蓬萊七十年來孝友推曾賜宮袍天外
至更須丹詔日邊裁孤松已植一千歲（庭前一松傳是梁陳時物）
春酒須傾三百杯膝下六龍齊舞彩應知子建是奇
才

丙辰花朝牛潛子司馬招同陸蓋思升璜德炭
汝諧茂承堂小集分賦得金字

休訝春光乞漸深茂承堂裏共披襟盤餐芹菜根如
玉酒進梅花色似金司馬文章多妙句平原兄弟共
豪吟相逢佳節須拚醉我輩清狂勝竹林

慰牛潛子司馬

月照城頭白露漙知君獨自倚樓看深秋常灑西河
淚此日誰憐范叔寒五載清名留浙水幾年薄宦去
長安梅村詩句題來好誤盡平生是一官

陸蓋思招同牛潛子方渭仁毛會侯暨令子汝
諧皐亭山看桃花分得雲字

皐亭山色畫氤氳泛艇看花日欲曛郁李千林飛白
雪穠桃數里亂紅雲勝遊敢謂同康樂雅集何妨擬
右軍此日風流稱快事歸舟都笑醉醺醺

送徐武令北上兼懷令叔敬菴侍御

徐子翩翩上　帝京春深花滿鳳凰城驪歌漫唱陽
關調柳色遥含故國情雲裏自憐雙闕迥天邊極眺
萬山横相逢柱史霜臺畔把酒論文好聽鶯

乙卯季秋同曹良野周數文遊小蓬萊今值暮
春復過遊此遂爲題壁

鄰家幸有小蓬萊暇日攜朋破緑苔秋老芙蓉含露
艷春深芍藥傍雲開泉聲細細當窓繞山色遥遥入
戶來何必桃源好避世相將長此共徘徊

洪母徐太君節操詩

深閨矢志守家門宗黨傳稱德自尊劉薦賢聲同湛

毋九態貞操比華原風清天外鳴孤鶴日落山皐嘯
夜猿聞道　聖朝褒節孝南州今見有名媛

廣陵宗定九見寄詩扇喜而賦謝

不見宗生十七年飛來尺素自翩翩題詩復贈秋紈
扇得句還同春草篇起望平山千嶂迴坐憐孤嶼兩
峯懸置之懷袖永爲好豈獨臨風頌爾賢

沈寶于庭前有二古松一雌一雄雄者開花雌
者結實相傳是梁陳時物同人題詠甚多余
偶來其下徘徊不能去爲之賦此篇

沈氏庭前雙古松雌雄何事得相逢三秋結實攢高
蛾四月開花聚野蜂頂上時看玄鶴舞根邊長有白

雲封相傳本是梁陳物黛色參天欲化龍

贈王丹麓時值四十初度

聞說比鄰王子猷行年漸仕任風流竹中久矣稱高
士松下於焉自隱侯漫變疎簾飛乳燕更看綠水泛
輕鷗明朝我向瀟湘去且把清樽話別愁時予將赴楚幕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湖心亭十詠和嵇淑子郡守原韻同錢唐梁冶
湄富陽牛濬子新城張容菴三明府賦

四面環山照眼青西湖流水響泠泠雲歸三竺藏金
刹雨洗雙峯插翠屏竹葉梅花頻載酒玉簫瑤管自
揚舲欣逢五馬來遊日題遍新詩在此亭

其二

輿來扶伴棹扁舟載得圖書日日遊孤嶼何誰攜白
鶴函關有客識青牛花移疎影斜陽下簾捲空樓片
月留莫道船如天上坐此身彷彿到瀛洲

其三

嚴城柳色漾清波一片南屏堆髻螺湖靜殘星浮水
面峯高飛瀑響山堤朱闌畫棟當年事檀板銀箏舊
日歌仙吏却逢嵇叔夜趨陪幸得屢經過

其四

兩山多半古招提曲曲晴湖遠碧谿寶所雲深春哺
燕初陽日起夜鳴雞當杯雪舞楊花亂傍檻茵鋪芳
草齊共道太平眞樂事遊人箇箇醉如泥

其五

第五橋頭寶劍營湖濱千載仰芳名靈旗搖曳青燐
暗古殿荒涼石馬横郊外桑陰春霧白嶺邊松色暮

雲平徘徊弔古忽歸去柳絮飛飛動客情

其六

繁華千古此金湖塘上朝朝泛野凫十里笙歌來西舫六橋車馬訪浮圖嵐生葛嶺吹楊柳日落秦樓唱鷓鴣惟有蘇公多逸韻揮毫償得舊詩逋

其七

粉蝶連綿接翠嵐兩堤桃杏帶春酣雲開錦繡寒生碧水漲波瀾色似藍松上濤鳴來九里天邊月出印三潭群公暫解金魚佩貰酒前村過嶺南

其八

綺陌春濃暗起塵波光千頃靜無垠漫傾綠酒催寒

雨喜對青山憶故人高詠公能同白雪和歌我自愧陽春湖南湖北頻回首洞口桃花幾樹新

其九

靈鷲峯高草鬱芊三生石上憶當年江邊潮湧帆如笏湖裏風搖荷似錢青雀白艭爭艷麗朱樓綠樹正芳妍使君此日多清興煮茗題詩坐冷泉

其十

武林原是古揚州湖上登臨興自幽小閣琴棋堪永晝半江風雨忽驚秋野翁村釀招同席墅女山花插滿頭却羨風流名太守籃輿長得此遨遊

中秋夜牛潛子司馬招同馮東臨王仲昭陸藎思升瑱飲茂承堂即席次仲昭韻

疎星碧漢兩悠悠挈伴同來攬勝遊桂子應香今夜月清光占盡一年秋瓊漿且泛鸕鷀杓錦字難傳鸚鵡洲（時駿男家兄客武昌）颯颯西風吹滿鬢含情懶上望江樓

觀潮同牛潛子馮東臨王仲昭分得二蕭韻

昨夜同看桂苑月今朝又對浙江潮鯨魚噴雪浮天濶罔象興波蹴岸遥作撼青峯流滾滾平翻黃葉響蕭蕭靈旗白馬誰憑弔杯酒臨風恨未消

山家

誰家高臥此城東叠石成橋曲水通幾畝麥花含露白（蕎麥在白露後開花）數株楓樹着霜紅山泉瀑噴飛珠灑海

色秋高映碧空豈是子真居谷口還疑避世一君公

寄答馮東臨原韻

漢陽城郭晩烟稠客子天涯動別愁此夜捫心懷故友當時分手值新秋洪山抱嶂雲生寺黃鶴憑江月滿樓何日使君重補任嘉賓幕下續前遊（余與東臨同舘富春）

寄懷陸升瑱（若中五年）

滔滔漢水色如藍忽爾相思我陸三昔日雲間齊洛下今朝北墅擅江南雨飛郭外洪山寺雁落湖邊赤壁花故里何時重聚首漫開樽酒共清談

洪山寺

古刹憑陵俯漢流巍巍雄踞楚王州栴檀風響金輪
夕龍象雲生玉殿秋萬里練光侵檻落千山黛色入
簾浮莊嚴幸仰諸天相花雨繽紛竟日留

張十世兄勤伯招飲凝翠齋同沈公翰賦

臙脂山上笑談頻寒色蕭條黯暮塵稽郢旅中欣有
伴茂先齋裏好留賓江邊風急鴉聲亂嶺外霜飛樹
葉新夜半興豪猶命酒朦朧殘月照松筠

一之日朔爲亡兄駿男忌辰賦此志感

去冬月朔淚縱橫易簀彌留分死生今夜衙齋逢忌
日蕭蕭孤影獨悲兄詩書手澤仍無恙杯棬儀容空
復情黃鶴一聲雲外出翩然應下武昌城

遙和張十世兄勤伯同王在茲方伯孫素躬郡
守飲晴川閣

巍然高閣俯江湄挈友登臨共把巵風雅儼然同北
海樽罍却似勝南皮簾前樹色含霜迥檻外波濤漾
月移獨我深枯遲燕笑憑闌靜坐聽黃鸝

送澧州守張二世兄穀公賚表入 賀便道省
親

皇華使者赴京畿遙望星卿傍紫微長吏十年留驥
足丈夫一日竟雄飛千門瑞雪迎丹闕三殿春風起
瑣扉 聖主勞臣應賜膳懊羹彩服舞庭闈

送張十一世兄在公北上時令六兄岵菴先赴
江右謁選

昆玉聯翩俱遠行昨送張戴今張衡張戴扁舟泛彭
蠡張衡匹馬上燕京梁園雨雪迷長道金臺風沙吹
滿城孤客獨登鳳凰嶺鄉杯極目悵飛旌

雄楚樓觀雪次張十世兄勤伯韻

千里紛紛雨雪來倚樓遙望凍雲開驚看舞絮迷丹
嶂疑是殘梅點碧苔乘興王猷應泛棹揮毫枚叔好
登臺和歌我愧陽春曲聊與豪吟傾酒杯

和張大中丞玉如公江干閱武次徐子星方伯
韻

中丞講武古沙洲將士雕胡控紫騮風動寒星飛樹

裏天高霜月掛城頭賦詩欣遇徐公幹（方伯賦詩五首）列陣
還思孫仲謀愧我書生無寸策毛錐欲棄戴兜鍪

寄佟儼若

十載相思未面君遙瞻紫氣自氤氳匡廬山色連朝
雨彭蠡湖光帶暮雲手把與梅疑聚首目窮飛鳥嘆
離群何時得從西江棹剪燭開樽細論文（儼若寄來與梅堂集）

穀日張十世兄勤伯招友同飲凝翠齋憶庚戌
是日嚴顥亭司農招同人集皐園予即集分
韻得九佳倏爾九載浮雲南北聚散生悲爲
賦七言八句兼寄顥亭

幾年穀日好朋偕痛飲皐園景象佳今夜曲江開讌

集巽卿知己聚天涯雲邊遙望清卿第（巽亭五兄太常公建）燈
下聯吟凝翠齋爲憶風流嚴僕射漫題短什寫塵懷

已未臘月六日武昌牛潛子司馬招飲署中會
心堂同武進蔣馭鹿華亭馮東臨即席次馭
鹿韻

相逢楚地値深冬司馬開樽聚濶悰賓有馮驩吊似
玉客來蔣詡氣如龍梅開晴閣香生席雪灑蘭臺寒
映松明發西江催棹急今宵秉燭且從容（時余有南昌之行）

舟過黃州不得泊船東翁夢白司馬

西江千里返扁舟躡屐思登訪舊遊司馬揮毫題赤
壁大夫持節佐黃州山高樹裏藏官舍江濶雲中現

郡樓誰料東風疾似駛片帆無計得淹留

余自武昌歸里適徐瞿菴來湖上以懷友詩見
示率爾奉和時余仍將之楚

我自瀟湘放棹回値君函舸武林來多慚舊雨成遙
別忽讀新詩嘆大才二水三秋看過雁孤山十月吐
寒梅相期共向晴川去黃鶴清霜坐酒杯

客峽江偕張六世兄岵菴暨徐上猷黃贊文遊
恩菴登鳳凰山謁練公祠次贊文韻

偕友凌虛策杖遊振衣直上鳳山頭坐來層嶺城邊
出望去長江天外流殘碣祠中多剝落古鐘沙際幾
沉浮我來吊古憐忠魄白雪高吟共唱酬（成子灘向沉古鐘時）

（瀾浮閣）觴客舟

季夏羅隨園叅軍招同林西仲毛稚黃會侯丁
葯園暨張表叔祖望陸汝諧姪有林讌集分
賦

六月四日火雲新叅軍開筵讌嘉賓好將玉碗沉朱
李况兼銀盤膾紫鱗荷開池畔香細細桃熟林中葉
蓁蓁酒酣四座高興發不妨夏日歌陽春

贈黃巖甘左之明府

丹巖花發擁旄過霖雨隨車遍黍禾霞起赤城才自
逸月來華頂賦偏多溪邊柳色迎飛舄洞口風清駐
玉珂鄂渚幾年高郢雪今慚下里附絃歌（君先爲江夏令）

訪潘右臣廣文

潘安秉鐸在天台春澗桃花烟際開日上海門蒼樹
迴雲飛華頂赤霞廻披襟鼓瑟青氊坐採藥求仙玉
洞來爲訪鄭虔我友在空齋苜蓿好啣杯

夏日鮑滙亭郡守招飲湖上同李羽聆司馬暨
汪寓聆徐月涵兩孝廉即席分得蕪字

太守風流繼白蘇開樽邀我泛金湖大夫持節才何
妙司馬揮毫典自殊峯起夏雲奇忽後香飄荷氣有
還無新詩賦就群相和轉見陽春調不孤

爲何東沙廣文賦

九峯官閣吐梅枝何遜初逢對酒巵脫幘愛栽三徑

菊談文直繼五經笥盤餐苜蓿惟供客筆架珊瑚好
賦詩寂寂玄亭春色晚誰人能問子雲奇

天台道上同鮑滙亭郡守賦

輿公遙作赤城賦李白夢遊天姥吟惟我三來登竹
嶼同君兩度勝桐岑千楓颯颯疑飛雨萬澗潺潺似
鼓琴何日偕尋劉阮輩石梁斜月掛松林

甲子元旦

爆聲椒觴盤進辛欣逢甲子歲華新功名何日方沾
祿妻子經年頗耐貧東苑松晴猶帶臘西溪梅發已
先春相將又入天台路雁宕龍湫策杖頻

贈範園上人次甘左之韻

架裟早着本天真客舍相逢是夙因訪令休慚同熱
客聞鐘何意即侵晨如來敢謂予前輩金粟應知爾
後身願學淵明從入社九峯山水正宜人

七月八日立秋和仲爾承韻

河漢橫空雲盡收庭飛梧葉忽驚秋江淹作賦應含
恨宋玉臨風欲起愁渺渺白波鄉夕照淒淒新露正
晨流恰逢池畔蓮花放一道銀蟾映並頭

聯潘石臣廣文和顧雲駁司訓韻

廣文自古一氈貧頻壁當年化戰塵授簡何如漢枚
馬譚經應識晉荀陳知交誰稅山中駕薄宦家無樊
下新同學少年皆珥筆 謝吳志伊劉戒三江東川徐浩軒諸君子潘安登

是折腰人

登委羽山和甘左之韻

我笑神仙跡久湮故留遺蛻混風塵千年委羽苔痕
古十月寒林楓色新玄鶴飄飄疑降節白雲隱隱欲
迷津今朝策杖頻登眺幽鳥笙歌恍近人

寄毛稚黄

把卷看山興自清螺峯高隱久忘名何須鄧敬貽荷
肉先有王良進酒鎗籬下花香開杜若階前鳥語半
倉庚　聖明倘下求賢詔莫戀丘園不肯行

贈朱平物和甘左之韻

九峯山下白頭人高隱真如梅子真醉後揮毫疑舞

劍狂來得句便如神庭前楊柳春堪折江上芙蓉晚
更親流水胡麻曾見否桃花洞口豈迷津

五十自壽起用李空同句

吾今五十頭半霜終年驅馳忘故鄉匹馬衝塵走燕
趙扁舟掀浪浮瀟湘渴思漢武金掌露醉把玉女[illegible]
山漿此生微尚在不朽高歌君勿嫌吾狂

附內子和作

十年青鬢未成霜且作劉晨採藥鄉豈有塵烟同
五嶽只應芳草似三湘新詩擲地諧金石壽酒擎
壺劍玉漿妾自慚糜君
莫念桑弧壯志漫云狂

天台同毛雲門和董予九題壁韻

惡溪不異楚晴川石壁亭亭款老樹偏攜登晴嶽脚田

媚一條瀑布瀉珠圓高人題句清堪愛旅客登山坐欲眠更與毛萇揮醉筆驚看霞氣赤城連

登天姥峯同毛雲門賦

雲標天姥勢崚嶒萬丈高峯策杖登雷火十圍將死栢霜侵千歲不枯藤清溪花發逢仙女石洞雲深臥老僧李白昔年曾夢賦我來頻眺得良朋

劉郎重訪舊天台爲台郡丞劉在闇賦

劉郎重訪舊天台萬八峯頭花盡開不履不衫嘗笑傲一琴一鶴得追陪浙東吏治推經術薊北詩名屬大才坐鎮海疆烽火靜須携阮肇步瓊臺

寄張四世兄師伯赴寧國司馬任

三月除書下　帝京知君早已擁雙旌敬亭山色連官舍春穀溪聲遶郡城自昔中丞有遺愛于今司馬繼賢聲翩翩二阮冰心在總似桃花潭水清（師伯季叔王如公前爲安徽巡撫）

登委羽山同毛雲門

委羽山高翠萬重振衣絶頂漫扶笻雲生碧海渾疑馬潮湧清江恍似龍共把短吟題峭壁還憑長嘯坐危峯奉林當日曾遺翮洞口幽深蘿薜封

登巾子山茅菴同毛雲門

未度石梁觀瀑布先登巾子訪茅菴揮毫且與良朋賦拂壁還將古佛參樹裏流泉懸嶺北城頭新月照溪南興來更上層樓望千里霞光已盡探

五日同毛雲門遊永慶寺

五日携朋共探奇閒尋野寺到山陂一江日落如撒錦雙塔雲郲似畫眉溪上小童齊捕艾洞中老衲亦烹葵自欣客邸逢佳節折得榴花且賦詩

東湖有感

去年畫舫泛東湖載酒臨流鮑大夫幾曲清歌激雲漢一群妙舞出姑蘇堤邊楊柳鬧仍落烟外樓臺有忽無追憶閒亭歡笑處寒鴉日黑叫平蕪

賦寄張十四世兄紫書出宰鉅野兼懷鮑重光副使

齊地巍然聳岱嶽傳聞鉅野屬名邦當年邑宰游言偃今日郎官誇曲江花發杏壇雲燦燦琴彈汶上水淙淙政餘應自招明遠載酒滄浪泛畫艭（紫書與重光係中表兄弟）

寄張十三世兄亦菴出宰通城

年少專城三楚間遙瞻白鷺（車名）正班班郎官支本赤松系才子符分黃鵠山漢水湖烟迎綠綬湘雲瑚樹照朱顏臨民只守中丞化臥理花封案牘閒（亦菴尊人王如公先爲楚北巡撫）

九峯寺看紅葉同劉遜菴閔紫霓何次微毛雲門張个臣分得紅字

清晨聯騎出城東古寺遨遊逸興同千歲藤根盤土
碧一林楓葉着霜紅雲生峭壁疑將雨泉落懸巖恍
似風却望烟光皆醉色儼然身在画屏中

遊敬亭山和程石村韻

停車却喜值春晴偕友登臨慰旅情兩水高歌和太
白五賢瞻拜憶宣城風吹平野雲初散烟起層巒雨
乍生幾得披襟又別去歸途回首聽松聲

客黃巖署中歙縣靳熊封令君以佳文郵寄詩
以謝之

作客桃花流水源桃花署裏嘆沉淪忽驚仙令瑤華
至欣賞奇文古法存載筆我登天姥嶺彈琴君臥坊

溪村何時得遂黃山約一過衙齋對酒樽

次甘左之韻送張郎還里

鈞天樂奏遏雲流座上嬌歌半欲羞三月湖中攜阮
肇謂阮退生十年廡下寄張侯謂與張鄰仙同君聲傳北里人爭
艷舞出平陽態自留遊倦丹崖歸去好吹簫度曲鳳
山頭

霜降前一日張師伯司馬招飲敬亭山同胡仲
英程渭公劉克后程石村限樓字

司馬偕朋到嶺頭一樽縱飲額珠樓䣯杯二水橫秋
色倚檻雙橋起暮鷗綠雪茶名浮時香自遠黃花開處
晚偏幽明朝幾樹經霜赤還擬重來共醉遊

雀園郎事和張亦菴刺史原韻

干旌西戟擁堤沙聯騎遨遊與正賒瞿圃學弓動伏
石輞川揮塵訪名花共誇刺史單車入爭羨將軍禮
數加白雪高吟同唱和漫教絃管醉流霞

與潘孟扶進士

射策金臺日正升儒生於此謝攀登雲開錦繡還雙
闕閣近蓬萊第幾層魚鑰曉嚴銀箭漏馬蹄春踏玉
河冰歸來十日揞過飲笑指龍門似李膺

鄣邑署中送王啓人還里郎次留別原韻

相逢官署慰蹉跎分手離亭可奈何身帶粵雲含恨
少帆開楚樹感情多釣臺月落潮初上滕閣風生雨

乍過君到故園黃菊好道場山畔且高歌

送王臨人還山陰

王家玉樹秀無雙同上扁舟適楚邦兩載與君觀冰
水一朝別我返錢江垂垂柳折萬陽嶺渺渺帆過七
里瀧莫謂峯高廻雁羽相思千里意難降

贈分宜林芝嵋明府

八閩才子漢相如百里重看奉簡書政好亦驚河渡
虎官清真欲釜生魚鈴閣雨雪隨飛舄爛水花香思
去車先爲嘉善令我向粵西過冶境閒歌來暮盡樵漁

遊棲霞寺和韓玉田太守陳梓湘司馬原韻

峯危徑仄薜蘿分古寺盤桓衆有群霧起星岩將作

雨風生月洞忽堆雲大夫題句韓延壽司馬揮毫陳
長文此地曾經偕倡和我來追步亦歡忻

粤西臬署六藝堂對獨秀峯讌飲即席和韻

孤高不與衆山鄰一望千尋積翠茵座上揮毫珠錯
落庭前遶樹玉璘珣巒兮伏石鵬將起鼓翼鳴臯鶴
正親欲和陽春未敢賦趨陪酬酢傲垂紳

同友人遊棲霞寺兼與渾融禪師

棲霞精舍隱山隈蠟屐偕遊總上才皎皎秋江開寶
鏡泠泠修竹映香臺風來洞裏鐘聲合日落城頭鶴
唳回遙望鄉園邈不見支公相對且啣杯

閏上巳陳梓湘司馬招同吳筆岩別駕重修禊

事即席賦寄吳洪九

上巳重逢閏月三灕江垂柳正毵毵風吹雲影千峯
碧水漾波光萬樹藍座遶清歌誰顧誤觴飛綠蟻客
都酬題詩寄與鍾山客聊寫情懷附短函

繫龍洲詩爲梧郡守孫燮菴賦

蒼梧古郡枕江流浩浩烟波日夜浮五馬絲[illegible]有懸虎
篆一麾重整繫龍洲使星筐篚通交趾賈客帆檣擁
上游都嶠山前藤桂水西簾終日聽漁謳

送吳洪九之秣陵

黃子秋深去薊北君今臘盡往江南三人作客同羈
旅萬里思家獨辟睇忽見灕江放棹別還期陳楊共

杯談衡陽峻嶺迴鴻雁使者歸來惠錦函

遊棲霞寺和陳慶遠表姪韻

偕遊八桂忘爲客偶集七人儼若仙興到不妨尋古
剎醉來何必愛逃禪洞深紫蔓香堪茹石冷紅芝色
更妍尤美支公供具美盤中春韭正新鮮

戊寅上巳陳梓湘司馬招同寅汪碧巢吳筆岩
兩別駕修禊即席和韻

暮春禊飲群賢集官署趨陪豪興增座上新吟爭吐
艷峯頭纖月正初升主人不愧孔文舉嘉客都如皇
甫曾何異蘭亭詞賦盛我來追和獨思凝

粤西九日和杜少陵韻

客裏羈懷不自寬嘉賓賢主强相歡漫將白髮扶鳩
杖休對黃花墮鶡冠幾陣雁行廻嶺遠無邊秋色映
江寒醉來攜手登高望遙指鄉園萬里看

重過洪山寺恭謁張大中丞玉如公木主有感

重過洪山意愴然老僧相見話從前追思營搆尋常
事（寺爲公重修）不覺流光念一年樹裏湖澌江影合峯頭
雪色蒼雲連我來瞻拜中丞主古塔崔嵬俎豆懸

孟冬張觀察恕菴叅政勤伯李子姪暨孫登洪
山寺拜令先中丞公木主宴集同人得秋字

古剎盤桓躍紫騮湖光山色兩悠悠友朋對述念年
事兄弟縷陳萬里遊楓葉早佚霜色老黃花猶帶濃

容秋故人剩有汪倫在說着中丞淚欲流（昔中丞汪公撫楚時曾爲雲夢令）

壬午春日張禹占韡亭宴集同人黃鶴樓得樓字

春日筵開黃鶴樓念年于此復遨遊臙脂東接鳳凰嶺大別西沉鸚鵡洲忽聽笛聲雲外吹漸看淑氣鏡中浮曲江兄弟風流甚招我偕朋共唱酬

上元偕桂秋崖登飛劍亭第三層閣

芳春携友陟層巔上帝高居護紫烟今日共登飛劍閣何時同訪蟸刀泉大江滾滾平低檻古樹陰陰遠接天吟眺渾忘歸路黑滿街燈火似星懸

和張叅政勤伯春日偕諸同人登署內樓小酌原韻

官署清齋曲徑幽春晴晚眺共登樓城頭山色臨窗合樹裏江光接檻浮客興狂來連玉斝我姑酌彼一甆甌主人情重呼投轄願效平原十日留

和張叅政勤伯題君子齋原韻

官舍園林日趣居悠然叠石洞天虛幾株疎柳常啼鳥半畝清池試養魚把酒亭前芳社秀吟詩洛上芰荷舒幽齋客過題君子絕似當年茂叔廬

其二

衙齋別業儼山居退食揮毫賦子虛客到不妨巾漉酒官清催見釜生魚春風細柳鳴鸜鵒秋月高梧掛望舒念識故人來下榻此中偃臥即吾廬

和季尊元次洪山題壁原韻

獨上洪山搜古蹟壁鐫詩句勝徐陵蒼松翠栢盤樓鶴幽洞危巖臥老僧濤湧江心掀百丈雲飛嶺外叠千層我將於此結茅屋默契修真忘幾興

送張防禦象九旋京

念年喜過郎官湖裘帶翩翩大丈夫匹馬射潮江上過（曾三過錢唐江）雙龍盤劍殿頭趨（嘗陪御射）客中琢句占詩律局裏敲棋識陣圖絕得相逢送分手羨君一路騁雕弧

次陳共自留別原韻

昔年曾共返扁舟浩浩長江百折流爾北我東千萬里日征月邁念三秋相逢白髮驚顏老猶喜黃花伴客遊此去滕王高閣望笑余何事尚淹留

黃鶴樓詩八首

昔人已乘白雲去霧氣終年鎖翠微地湧金輪孤月近天垂粉堞一江圍亭邊棗樹難尋種笛裏梅花不復飛回首蒼茫弔古處情深遊子更依依

其二

此地空餘黃鶴樓萬家烟樹鏡中浮白雲猶接鳳凰嶺芳草久迷鸚鵡洲一片殘碑楚殿盡十圍枯柳晉

朝留凄涼郎是繁華地何必傷心在九秋

其三

黃鶴一去不復返千年漢水永湯湯黿鼉翻窟波濤黑鸚鵡埋洲蘆荻黃數客弄珠明似月郢君擁被翠生涼憑空縹緲迷雙眼指點飛雲識故鄉

其四

白雲千載空悠悠彩筆豪吟典正幽崔顥題詩傳百世青蓮擱筆亦千秋參差萬戶人烟出繚繞孤村樹色浮高閣連雲圖畫裏披襟長嘯且遨遊

其五

晴川歷歷漢陽樹傑閣岧嶤霄漢間江勢直吞吳楚地城形斜抱鳳凰山高梧細竹經春翠嫩葉濃花帶露斑一自仙人乘鶴去嵐光雲影至今閒

其六

芳草萋萋鸚鵡洲振衣獨上此高樓離簷侵漢星河落繡栱撐空日月浮彭蠡浮雲俱北向洞庭春色自南流吾徒眺望多悲感放眼真同天際遊

其七

日暮鄉關何處是醉來搔首一躊躇空囊休羨揚州鶴短鋏偏貪漢水魚花片隨風當面落濤聲擁樹入窓虛神仙吹笛常來往我欲相將此結廬

其八

原缺

五言排律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客天雄郡署答張十世兄勤伯見懷原韻

北望懷人處雲深帝里遙良朋原異地春色又經年驛路新鶯遠峯巒積翠連烟中濃樹合雨後綠苔鮮彩筆琉璃架青驄白玉鞭上林花正落茂苑月常圓北海懷清賞西園憶大賢觴飛還作賦吟罷任高眠天地留青眼關河隔紫烟忝軍稱刺史京兆說神仙介績尊五馬鴻文美百篇親朋知義重鄉國感情牽安得同談笑雲山正渺然

九江劉開西廣文索詩賦贈

高臥柴桑徑廬山空翠屏三篇新兆德六十始傳經湖色晴時變潭松靜裏聽風生五柳舘雲起百花亭栗里初開帳梅川彼典型愁來消白墮興到寫黃庭落落頭偏黑蕭蕭鬢尚青何時一裘褐買棹過西泠

題蔬杍贈朱射陵中翰

君才似宋玉卜築號蔬杍近檻紅蕉淡遠山翠柳晴臨流聽水響倚杖落鶯聲留客樹清酒呼童摘紫櫻詩成秋露滴書罷野雲生不就蒲輪聘真同箕潁情射陵徵聘不就

為蕨類亭六十賦三十六韻

白鹿初呈瑞蒼龍早發祥丰神如衛虎藻采過袁羊

辨日能傾坐談天獨擅場文章雄兩漢詩句遡三唐
桂苑聲名盛瓊林姓氏香宣麻侍禁籞視草近明光
梧掖看雲遶花磚移日長庚常初授職給諫俄遷郎
白簡驚風雨丹心凜雪霜伏蒲驅魍魎折檻掃豺狼
藻爵辭皇闕恩親出帝鄉相如擁彩節郭泰駕仙航
本繫苍生望旋開綠野堂貂冠原滿座珠履漸成行
自倚潯陽隱黃公角里藏賜環還殿陛束帶上巖廊
一月三遷速六朝九考忙承恩掌玉牒載能掛金章
剛伯歌騤北中丞肅紀綱栢烏啼慝署繡豸立天閶
焚草矢忠亮批鱗著直剛司農膺顯秩地部振官常
按籍通財賦持籌裕糗糧運漕飛艘艤發粟振嚴疆

碩鼠威俱懾梟鴟勢不張裴炎持國儲劉晏足神倉
鍾釜應鑴績旂常久播芳功勳懸日月菲祿比陵岡
閥閱雄盧鄭簪纓勝謝王公孫已鳳翥侍御早龍翔
兩世真嚴武一朝見鄭莊珂鳴濯錦里笏滿水晶床
南極垂雲紫西池映日黃綏桃十月放冰藕一冬嘗
展幔歌鸚鵡吹笙奏鳳凰願將五福頌祈延萬年觴

題胡天彷棣居圖

高臥在枚里蕭然成棣居亭中時聽水几上日攤書
宛爾七松秀依稀五柳疎看花須命酒問字有停車
即此乾坤老何愁歲月徂画圖佳景在願得結相於

爲盧太君五十賦文學獻華太史景韓母也

冰霜五十載宗黨挹清風淑德河鳩似貞操嚴栢同
早年嗟咏鵲終歲喜丸熊教子成連璧持躬詎轉蓬
有齋恒肅肅習禮自侗侗罔守夫人法家傳節婦功
小春開誕麗十月見游紅謝幃青松側潘輿錦陌中
升恒如獻頌膝下有盧仝

上楚撫張大中丞玉如公二十八韻

大別嵯峨出漢江瀲灔清中丞親秉鉞上相獨專征
閥閱雄才遠箕裘世德宏楚南今保障隴右舊家聲
制勝資三畧伸威定五兵占彫呼後乘載鳥抗前旌
凱奏端明殿旗開細柳營荊襄時偃側寇盗勢縱橫
湘水軍書急君山一木檠春風肥水捷雪夜蔡州平

截浪驅妖鱷摧鋒剪逆鯨盧循方納欵蘇峻已歸誠
羽檄全無恐烽烟永不驚星光搖組練劍氣掃欃槍
鴻藻兩京重蟬聯七葉名昔年鎮皖國此日肅逅城
豸府霜威靜圜扉究獄明武昌千柳碧夏口萬軍營
拾笠狥軍令捐金恤難氓人皆懷惠澤公豈忘苍生
門下多彈鋏帷中有佩珩逍遙看綏帶談笑美垂纓
賤子慚袁虎延來自阿兄幸憐叔夜懶不棄左思伧
草檄燒銀燭題詩對藥鐺三年沐寵握入口荷隆情
洗爵稱羔酒登堂獻兕觥平生感知己賦何勉爲呈

楚撫署中送鮑滙亭赴台州郡守任（由武昌同知陞）

鄂渚湘江北台州浙水東帆開大別雨橋帶小孤風

五馬追星曜雙轓映月雄題詩纔𩽾鮑作賦擬與公
飛瀑垂丹巘高霞起碧空楚疆頌異政越地沐神功
才大誇三始刑清駕二馮溪邊拾橡紫洞口種桃紅
我幸分隣燭君當錫　帝弓今朝分手處黃鶴喚樓
中

冷泉亭聯句

幽亭古寺東蒼翠倚晴空毛先舒稚黃佛面開金色山腰
度彩虹諸匡鼎虎男樹聲疑作雨衣帶自生風洪昇昉思才子
攜康樂高僧得遠公李式玉東琪朋宜嗅香茗靜欲撫絲
桐毛屋外溪雲白林端海日紅洪蓮峯高轉秀徑草
細尤通毛坐久都忘倦尋幽意未窮諸踈鐘落寒澗

清梵遠花宮洪養鶴巢松頂呼猿出洞中李醉來情
落落歌能韻颯颯毛鷲嶺題詩客將毋此與同諸

贈友

予愧諸稽郢君真倪泰夫相逢渤海座心折是醇儒
雅性耽文籍幽居玩典謨百城資考訂七畧費伊唔
讀史將撚髮歌詩日將鬚名高八顧上文起六朝殊
披涉皆玄賞吟成更藻敷今朝分手去遙憶在鄧湖

贈劉百餘司訓

流火清秋節欣逢獄降辰琴書雖獨冷苜蓿豈長貧
振鐸惟揮麈談經且拂塵詩詞過屈宋喬梓繼荀陳
七葉家聲遠三鱣德望真圜橋聊玩月壁水自生春
桂蕊含香嫋荷花着露新一樽持介壽桃李滿湖濱

送張淡村隨宦之滇南

契濶念餘載稱交三世情匆匆萬里別渺渺一帆輕
衰柳葉皆脫早梅香漸盈幾時踰嶺嶠何日達昆明
地近伏波柱江連諸葛營趨庭聽輿頌池北憩臣清

上江撫于大中丞萊公二十韻

嵩嶽生申甫家聲晉國傳天人三策著博洽五車研
玉管淵東援青藜太乙燃九霄搏鶚翮七葉盛貂蟬
書法中郎秘詩名謝監偏文同花萼賦孝並蓼莪篇
門第高元甚居官清益堅兵機侔陸凱相業繼韋賢
關府傳麾肅中丞拜命專江淮憑保障膏雨沛垓埏

由鎮元規並封侯禹年投壺山月曉按轡嶺雲騫
秀穗盈阡陌飛鴻散野田清風心茹蘗白簡力迴天
賤子霑恩重懸生抱鄭虔紬羅千卷帙緘縷百家編
作序求皇甫裁成望孝先倘邀月旦鑒得獲市門懸
書帛登弘績銘鐘紀鼎鐫欽瞻東閣啓佇看鳳綸宣

五言絕句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新月

纖纖一道垂東面掛新枝天上無京兆誰人爲畫眉

雨荷

藕葉不能擎藕花竟疑睡美人在東窗笑指如儂醉

賦得山中一夜雨

高枕在深山山曉亦忘起却望西子湖淼淼添新水

爲施少叅題愚樓

使君愚山子高懷娟幽獨官舍起愚樓何異愚公谷

南屏

朝聽南屏鐘暮宿南屏寺寺前雙古松盤根盡薜荔

三生石

偶過五寺橋來訪三生石牛背笛聲來恍惚疑疇昔

石屋洞

我來石屋洞洞口雲霞結上有故人書十年字不減

洞書南昌王于一同羅浮屈翁山來遊

題窗前臘梅

出門初見蕊歸來花盡開盈盈車馬客塒塒載酒來

聞稚黃渼餞西溪看梅柬寄

曉來聞二子一棹訪梅花驚却山人夢來尋夢綠華

約稚黃渼儀臯亭看桃花

茲聞臯亭山紅雲一百里攜酒招二君同入花源裏

寄觀濤和尚

題詩寄慧遠一雁入烟霞爲問窗前桂秋深定發花

題扇上畫蘭送沈渼儀北上

馥馥蕙蘭花清風吹香蘂送君上金臺寫以贈行李

儀真口號

新月山頭掛疎燈樹裏明小舟如落葉江上亂縱橫

鄰舟遇故鄉人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西溪萬樹梅可曾着蘂未

巴河口號 係姚相國故里

垂柳雜垂楊高樓出畫牆應知念遺愛猶說相公莊

武昌官署戲和友人尾字韻

我寫黃鵠頭君客漢川尾相望不相見盈盈隔江水

天台雜興

朝望八疊雲暮泛三江棹嶺雲知陰晴江潮候昏曉

其二

行攜方竹杖來登委羽山一洞皆風雨藉躭日往還

其三

嶺上有天泉泉水如珠懸渴者不得飲飲之便成仙

其四

雞犬叫雲中云是天姥嶺李白曾夢遊我竟陟斯境

其五

聞說天台山一萬八千丈三載此遨遊仙芝採盈掌

其六

往來石梁橋跂脚觀瀑布忽逢劉阮儔邀我談心素

其七

晨起登方山山澗覓方石我本米顛仙生平負石癖

其八

出自東門來言訪九峯去白雲滿郊原山深不知處

其九

桃源過少年問之云姓阮握手稱故交食我胡麻飯

其十

竹橋渡清溪溪水流瀰瀰橋邊濯足人云是太乙子

其十一

息足橫山嶺無人來共語遙看赤城霞變作靈石兩

其十二

東西兩雁蕩咫尺不得遊笑指剪刀峯悠然入我樓

其十三

山脚生亂雲山頭橫奇石石上且高眠恍與人世隔

其十四

家在兩湖邊客來三江汜曉起望鄉園知在吳雲裏

其十五

老僧忘歲月結茅寶華阿飢餐紫芝草寒衣青薜蘿

其十六

早看百步雲晚眺九峯月來往此山中終年脚不襪

其十七

山斷疑無路筏渡惡溪口道逢老漁翁招我飲村酒

其十八

石上七星瀨傳是羲之書蹟痕雖苔蒲筆法頗蕭疏

其十九

策杖仙人田忽見龐眉叟余問何代人答云沮溺友

其二十

獨宿寶華峯夜半望海日神仙王子喬迎予騎鶴出

其二十一

天台有仙吏閭丘古太守石壁有遺文籀篆如蝌蚪

其二十二

天台巾子山雙搭矗雲表拾級一憑臨峯高明月小

其二十三

日黑登樓望潮起金清港榜人爭亂喧明月吐珠蚌

其二十四

陟岡不見人傳聞有虎戒奴子足趦趄蹙蹙靡所屆

其二十五

邑城如斗大官舍傍清江枕畔潮聲起榜人喧西艭

其二十六

署西鄰古廟峩冠列羽旗廟中祀阿誰詩人唐王維

其二十七

署堂名仙吏我來嘗臥遊空心不死猶手植自開丘

其二十八

石梁坐少年自稱古神仙生平往還友無愧與葛天

其二十九

洞中臥老僧問年云八百身披一衲衣不飲亦不食

其三十

朝看方山雲暮玩方山月雲月相終始與我稱莫逆

其三十一

燕窩真奇境蒼山聳一筆危樓題妙不仙人張三丰

其三十二

我騎和靖鶴來餐赤城霞日日東湖裏開船望月華

炎陵八景

味草清風

我讀神農書備知嘗藥味今來謁炎陵百草皆異卉

雲秋雨霽

雲氣薄於練山光潑若秋邦逢新雨霽策杖一遨遊

臨溪怪石

突兀一片石形蟠似臥龍溪邊垂釣叟家世本神農

空檮洞明

檮大數十圍云已八千歲古根寺下僧首作雲陽髻

河澗遊魚

洄水發源長來自桂川逝天然二十魚吹浪唇波裏

虬張古木

古木色如鐵傳是神農物至今風雨來彷彿龍伸屈

鹿翁和叶

野鹿松間臥群鴉雲外翔飛鳴相和叶隔水奏笙簧

異樹飛香

我來臥山中曉起望華蓋風吹一葉飛異香落天外

鄗邑八景

梅崗朝旭

曉起望梅崗旭日方始旦山鳥鳴嚶嚶倉庚鷹[illegible][illegible]

青臺暮嵐

暮眺青臺寺煙嵐色如翠溪聲不斷流波搖月光碎

醴酥泉香

泉水清且甘釀成醴酥酒飲之以瓔觴香風滿林藪

桃花春漲

冰水發源長噴珠流濺濺每值三春時桃花浮水面

白雲靈谷

巖洞杳無際白雲時出沒仙人此奕碁石磴一足缺

天半曉鐘

天河高不極古廟聳危嶺曉起聽鐘鳴聞之發深省

湘剎夾流

湘剎水平流聲與松濤匹六朝僧在焉呼之恍欲出

小姑曲

小姑歳念三阿弟年十九小姑既無郎弟亦休娶婦
古詩有小姑無郎之句

沈公翰阻風漢口賦寄

分手已三日帆開定千里如何接君札舟繫漢江汜

數詩

一春二三月具四五六甚七八九同人十日醉湖汜

六言絕句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黃鶴樓

仙人遺仙棗樹黃鵠聳黃鶴樓李白送友西去崔顥題詩上頭

江行雜興四首

入雲一群塞雁拜風幾箇江省家住西湖東苑帆開北固南徐

其二

潮來船行天上月起人遊鏡中避雨道士洑北守風和尚港東

其三

歸鳥占魚浪惡板子燕子灘高人驚倒溜淘欲我異風濤怒號

其四

堪歎磯名寡婦詎知山號小姑懶作蓮華幕客願學烟波釣徒

天台雜興五首

赤城丹崖以上青山綠水之中對酒但邀明月入室惟有清風

其二

振衣東西雁蕩濯足大小龍湫不如淮陽一老何異

寄山五侯

其三

此去幾成何遠却與閭丘爲隣尋僧寒山拾得訪友阮肇劉晨

其四

採藥桃源深處築室天姥之阿量腹而進松朮變形以衣薜蘿

其五

策杖獨登華頂扁舟一泛東湖何必聳身雲裏疑如濯魄氷壺

村居六首

階前古樹新樹渡口山花澗花隔岸幾村烟火臨溪一帶人家

其二

池淺遊魚活活村深啼鳥嚶嚶魴鱮鰷鯊鮪鰋鸖鴒鴉鵲鸝鶊

其三

斜陽遠山一抹流水桃花幾灣與叟偶耕郊外閒來高臥林間

其四

市裏塵埃已遠門前車馬全稀山衣舊製薜荔野飯新蒸蕨薇

其五

竹中忽聽雨過梧上時聞鳥鳴敢謂無懷民氏儼然天竺先生

其六

策杖屋前屋後開吟舍北舍南濁世滬呼牛馬清樽還醉二三

題霞樂堂四首

主人何與王粲芳園定勝辟疆我愛山雲入座客來風雨聯床

其二

卜築北郭門北高臥西隱橋西花開蜂遊蝶舞日落雞鳴鳥啼

其三

架上圖書連屋庭前芳草平階與人論交如水對客毋敢言佳

其四

池搖竹影蕉影斯雜風聲水聲儼如七松處士何異五柳先生

爲吳興郡守吳薗次夫人初度賦二首

愛山堂上霞赤碧浪湖畔風清酒進崑崙獻壽花開桃實長生

其二

雲裏饑貓似繡天邊五馬如花䔍綠坐苔紫霧麻姑
撒米丹砂

有感二首

人情有得有失吾意無死無生墻東送喪鼓吹舍北
嫁女哭聲

其二

麥田雨後出蝶腐草秋來化螢生同齊物莊子死便
埋我劉伶

黃巖署中感賦

介石堂前植柳嵲山齋裏聽鶯羞與絳灌爲伍恥同
袁伏齊名

爲俞母楊太君六十賦 璣伯季璪之母

母氏源流鴛水家聲名滿錢唐冉里雲開霞起羊市
花飛酒香

其二

南湖家室偶徙東苑負戴相從賦冤鶯呼烈婦里黨
素號女宗

其三

設帨八月十八稱觴花甲一周吳兒弄潮歌曲仙姬
進酒添籌

其四

快壻果然玉潤佳兒不愧金昆案前齊眉偕老膝下
含飴弄孫

輓沈子嘉二首

此日素車駕矣一時白馬齊來堂上老親誰慰閨中
少婦獨哀

其二

毛子玉斯長歌當哭洪生昉思短曲廻腸張仞有友執紼
伯道無兒可傷

贈吳志上

爲痛撫親易簀正逢孤子懸弧三十覽揆却賀百年
忌日依廬

其二

葉綠如簪艾吐花紅似火榴開讀書堂名四古思親
詩賦七哀

與四姪巽琰飲湖頭酒肆

安豐壚頭共飲宣子酒店獨酣今日與爾偕醉桃花
亂落三潭

送高占五北上

紫塞雁啣蘆去黃河水自天來讀書今同高鳳掄才
當繼郭隗

其二

離亭杯斟別酒驛路柳映行旌寡婦之子有兒此去
立身揚名

爲友人七夕雙壽

天上雙星齊謫人間一日同生閨裏齊眉舉案堂前鼓瑟吹笙

題甥孫青徐十友圖

鄴侯架插三萬茂先篋載五車羡爾以此爲友百城南面誰如

其二

世間悠悠者龍泉那有人知羡爾以此爲友後身薛燭奚疑

其三

君子無故不徹成連海上往還羡爾以此爲友高山流水之間

其四

安豐壚頭共飲宣子酒家獨眠羡爾以此爲友一斗一石陶然

其五

張薦自稱高士王猷不問主人羡爾以此爲友七賢六逸等倫

其六

李廣乍疑伏虎初平一叱成羊羡爾以此爲友拜呼石丈爲狂

其七

黄山四松傑出擾龍倒挂最奇羡爾以此爲友攜來弦歌追隨

其八

孤嶼屋繞百樹河渚香浮一郵羡爾以此爲友結鄰月魄氷魂

其九

鶴千歲而蒼色又千歲而成玄羡爾以此爲友氷翎雪羽翩翩

其十

宴賓工歌小雅仙客來自宜春羡爾以此爲友仿隱白雲水濱

說詩堂集檞苑詩抄卷十一

七言絕句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敬亭山和施愚山原韻

旅客攜朋陟敬亭，春深風雨晝冥冥。與來追和愚山句，日落雙橋萬嶂青。

家君偕叔齋中作

叔氏幽居古檞園，每當風雨便開樽。窻前銀杏有千歲，猶見南朝生意存。

馬市巷

朱苑霜蹄十萬齊，春風蹙踏古長堤。至今馬市猶留骨，彷彿朝來向北嘶。

開查虔自燕臺至過訪

扁舟五月別燕臺，寂寂草堂君復來。去日城東曾繫纜，今朝舍北更啣杯。

徐武令過飲花下

青青瓊樹傍簷開，午夜清樽燭下催。攜得天香滿羅袖，可知身在月中來。

其二

滿院黃花撲酒香，西風到爾與偏長。爲探秋色淮南早，故遣幽叢媚草堂。

送曹良野之越

孤帆隱隱白雲間，迢遞千巖不可攀。聞說君才同賀老，鑑湖有賦莫空還。

西湖竹枝詞

遙望西湖春水開，古堤寒月照蒼苔。小姑獨坐空樓子，手把箜篌唱落梅。

輓江道信內叔

東巷先生日論文，如何騎鶴竟離群。我來憑弔靈輀側，一片哀聲徹白雲。

其二

昨日啣哀慟婦翁（婦翁子九先生先公歿），今傷內叔起悲風。弟兄泉下元同調，彷彿精靈化白虹。

石門道上

細雨紛紛畫角哀，石門村酒獨啣杯。眼中秋思知多少，驛路芙蓉無數開。

金龍大王廟

崔嵬古廟大河濱，旅客停舟薦白蘋。日落扁舟何處宿，丹陽城北晚烟新。

棲烏

高樹棲烏濕不飛，凍雲漠漠雨霏微。夜闌若與還家夢，叫落寒霜滿客衣。

鎮江問舟子

揚子江頭衰草黃，蕭蕭鴻雁叫寒塘。我來把酒呼舟子，何處青山是故鄉。

客廣陵送孫介夫之吳門

邗江梅發已堪攀瓜步帆開幾日還別後相思獨遙望白雲長在虎丘山

其二

嘹嚦寒江雁幾群大堤衰柳更紛紛與君同作維揚客今日翻成獨送君

懷沈舞襄

君到天台渡石梁憐余留滯客維揚相思相望頻回首樽酒何時話故鄉

題且看齋

斗室題曰且看齋聊將此意寫胸懷眼前腐鼠空相

嚇富貴浮雲亦有涯

送孫介夫還慈水

草堂濁酒早梅香臘盡還家帶雪霜昨日聯舟過揚子今朝孤棹渡錢唐

贈家君倚叔

長夏新鶯弄晚風草堂豐樂古橋東橫階老樹南朝物銀杏冬青傍桂桐

其二

早識王家叔不癡淡廬高臥此相宜一山一水連雲氣三十年來老畫師

百和詩爲徐武令納姬賦次原韻

寶鼎初薰百和香鶯傳孝穆倚紅粧枕邊看殺如霜鬢無賴窓痕逗月光

懷家兄駿男客郯城

阿兄作客古郯城良久無書最愴情聞道邇來歸思切東頭竹篠蘇京生

孫孚台先生納姬方渭仁毛會侯賦詩併賀敬和原韻

先生著作滿名山老去新諷菩薩蠻偶向塩官攜少婦扶風座上並肩還

爲毛稚黃題李長蘅小幀

此山可眺江與湖此洲可種菰與蒲我來披展西窓

下絶似癡翁小隱圖

送沈公翰之楚二首

長夏欣逢把臂初相期湖畔采芙蕖如何又唱驪駒曲令我徒然賦索居

其二

阿兄作客岳陽樓君去相逢慰別愁握手定應頻問弟休言五月尚披裘

懷李頌將

篋中攜得頌將詩絶似風流杜牧之我在臙脂山上望小園雲樹影遲遲

丁巳元旦有客招飲予不得已勉赴而主人反

就他席去矣口占一絶

折柬相招賀歲年主人何事赴他筵皐亭積雪朝如玉歸去看山獨醉眠

送徐武令北上即和留别原韻四首

扁舟相送大河干折得桃花帶笑看莫道邇來春漸老幾家禁火食猶寒

其二

此日離亭酒一樽與君正好把文論只因前路尋知已遂爾飄然到薊門

其三

興來作賦漫登樓君是當今馬少游若到金臺回首

望白雲何處古杭州

其四

鳳凰城上望京師楊柳依依盡掛絲羨爾弟兄結伴去塤篪一路共相吹（時偕令弟華徵同行）

烹鱸

鶯水霜寒躍細鱗金刀錯膾白如銀烹來客裏忘歸興莫待秋風愁殺人

牛渚子偕馮東臨諸君沈園看桂歸飲王丹麓丹樓即席賦詩得數十首來索予和勉爾效顰

六逸豪吟醉竹樓何須李郭共仙舟天香料得攜雙袖我擬重來續勝遊

陸子容歿後張祖望表叔賦詩哭之子容復向夢中和韻同人一時共步原韻以悼焉

吾黨心交喪陸生賦詩愁爾有張銜昨朝泉下能追和春暮猶聞霏雪聲

舟泊黄州偶過古廟一僧出酒醉予持扇求詩

客裏愁心似度年偶依沙岸泊江船樽前一晌成三笑明日風波又隔天

寄答張表叔祖望送予之楚原韻兼懷王仲昭

廻雁銜腸峯色孤扁舟擬泛洞庭湖長行何處風波險惟有馬當與小姑（小孤山亦名小姑山）

其二

晴川歷歷樹蒼蒼楚水吳山道路長盡道武昌魚更美金虀玉膾未親嘗

其三

阿兄抱病欲何依攜手相將且卜歸買得新居臨水曲夜看明月照羅帷

其四

嘹嚦霜鴻下北關王猷興發笑開顔題詩遙答月中子有客相思大別山（表叔號月中子）

寄答陸藎思原韻

巍然黄鶴聳城隈旅客登臨灑酒杯爲憶夾城大隄

子天邊一雁入雲來

其二

晴川高閣倚江沙鸚鵡洲邊雨草斜手把君詩三四讀清心直欲比梅華

打蝶曲張大中丞玉如公座上賦

一蝶西飛一蝶東妖嬈貼地戲雙童酒闌唱出相思曲愁滿春風孤館中

其二

絳燭熒熒照眼明孩童舞唱斷腸聲清音漫助山坡調簫管琵琶笛笙

扶先兄駿男柩出楚撫署時十一月三日

素車白馬雜紛紛掩淚今朝生死分不是主人情義重誰來執紼擁如雲

十一月七日舟發武昌

江水三千霜露寒扁舟撫櫬阿兄棺空同曾弔王昇句追遡家鄉行路難

張毅公岵菴在公諸世兄過舟送別

張家兄弟盡風流此日分離黃鶴樓握手叮嚀須早發明年重會楚江頭

漢江偶吟

漢江江上片帆開玉笛一聲雲裏廻忽遇仙人邀對飲醉騎黃鶴度樓來

池州阻風

池州一塔聳岩嶢江上波濤正怒號繫纜欲尋古勝蹟白楊荒艸莽蕭蕭

燕湖夜泊

燕湖關上雁鴻哀有客停舟懶舉杯夜半忽驚江水漲傍人報道早潮來

舟次鯖魚嘴

去時此地住扁舟今日重來憶舊遊江路三千風浪惡鯖魚嘴畔更生愁

三月十三日楚撫署中偶賦

屈指離家已月餘滿園松菊漸蕭踈江邊多少雙鴻

落不寄平安一紙書

楚署牡丹盛開因憶亡兄駿男

細雨霏微倚碧春數枝濃艷者香勻持杯莫向花邊飲爲憶樽前少一人

張十一世兄在公持漁家樂詞扇索題漫賦

蘆荻蕭蕭葉着丹仙人獨坐把漁竿誰將此景圖團扇六月開紈便覺寒

張大中丞玉如公命和女史江上感懷詩次原韻

桂棹夷猶別緒牽相思兩地澗無邊大江月上濤聲壯水色連雲雲接天

其二

不是山間即水間蓼紅蘆白色爭鮮湘皐本自神仙女交甫相逢不記年

張十世兄勷伯命童子折梅數枝貽惠戲答

笑予不是詠花人折盡寒梅賜贄新聊插餅中供玩賞高齋何異武陵春

張十世兄勷伯惠松口占答謝

喜君贈我一株松屈曲離奇欲化龍彷彿故鄉天目頂玲瓏翠色白雲封

賦答張七世兄子常四首

曲江公子美無雙才藻翩翩重大邦寂寞思君愁未見金臺遙望隔湘江

其二

春燕啣來尺素書開緘讀罷更欷歔多君贈我新詞妙縱有天孫錦不如

其三

為愛池塘春草佳塤箎倡和濟天齋何時載得一樽酒拂拭花陰坐碧階

其四

蓮幕棲遲在楚南談經自愧漢桓譚倘能千里乘輶至凝翠齋中望翠嵐

楚撫署中送沈公翰還里

漢江江接海門潮直送君歸豊樂橋紅粉樓中花似霰莫教瘦盡沈郎腰

凝翠齋十景詩

凝翠齋者張十世兄勷伯之別業也勷伯晨夕嘯詠其中山雲當窗雨烟接席烏語時聞江光隱現真所謂不起而游覽也勷伯嘗招予坐此齋奇文共賞疑義相析興至或舉杯邀月或脫帽臨風拈韻酬唱因有凝翠齋十景之詠昔王維居輞川與裴廸閒暇各賦孟城坳華子岡等絕句相傳不朽今凝翠十景之詩豈敢比擬古人但撫景得句聊以解嘲若呼予為裴廸更謬甚矣

新柳聞鶯

空林新綠發華滋柳上鶯聲動客思斗酒雙柑好靜聽何須郊外覓黃鸝

百卉呈芳

三春桃李正芬芳百囀啼鶯在綠楊漉酒看山真快事清齋彷彿是花房

雨中春樹

日坐深山聽鵓鴣一林春樹雨糢糊倘逢黃鶴山樵見便欲攜將入畫圖

黃鵠晴嵐

萬山雪映此晴嵐黃鵠巍然聳楚南雲裏恍聞珠鶴

喚仙人來往是蓺躭

鳳山納凉

浮瓜沉李漫飛觴避暑尋山登鳳凰敢謂柴桑陶處

士北窓高臥傲羲皇

平湖歸雁

烟光月色映衡廬獨坐茅齋嘆索居夜半忽聽鴻雁

落閨中曾否寄家書

洪山落照

宿鳥啾啾暮盡還臙脂孤館覺情閒倚窓遙望夕陽

影一片垂雲斷晚山

南嶺丹楓

霜楓木落雁聲悲山嶺廻環果是蚘忽值富春江上

景蕭蕭紅樹動秋思

楚臺積雪

朔風冽冽起重陰寂寞荒臺崎玉岑萬樹枯楊齊着

絮陽春一曲自豪吟

古塔燃燈

洪山古塔聳崔嵬火樹銀花照眼開豈是菩提放舍

利白毫千丈映輪廻

張六世兄岵菴貽予先兄駿男遺詩十章讀罷

感賦

正逢春露斷人腸忽惠予兄詩十章開卷還驚春艸

夢潸潸淚下已千行

張十世兄勷伯惠予文石數枚賦謝

美石相貽狀似蓮摩娑蒼翠欲生烟如何博物張公

子拜石教予學米顛

其二

圓潤如錢吐碧紋爛同綺繡影紛紛幽齋獨自把清

玩遙夜光生一片雲

其三

數點成夆儼鏡開石中如見玉人來赤松本是君家

事丹字今看化碧苔

其四

芙蓉葱蒨世無雙翠色玲瓏映綺窓若非天漢支機

石定是攜來蜀錦江

武昌十詠

予與岵菴勷伯日倡和凝翠齋中因集十景每景

各賦七言四句詩閱成帖頗稱勝觀近春雨愁人

旅況岑寂夜半獨坐聽漏鼓沉沉青燈作伴苦無

斗酒一洗塊磊遂搦管率揮絶句十首脫稿玩視

絶類竹枝大約皆詠武昌事也即名題曰武昌十

詠倘遇採風者載入郡志當附輿圖考並垂後世

然予豈敢望哉戊午三月五日識

黃鶴樓

黄鶴樓高倚碧空仙人長好住樓中我來獨上層樓望樓外雲光掛彩虹

仙棗樹

棗樹傳聞種是仙歷今歲月已三千夜深忽見風雲起青鳥曾來一往還

昭明塔

極目窮觀更上層昭明古塔與堪乘塔尖縷縷微烟出入道其中有漆燈

湧月臺

魏武當年平楚荆手書湧月自峥嶸英雄已逐青燐沒片碣猶存千載名

清風書院

書院深藏楊柳邊清風明月二橋連魏公高比麗居士日抱床頭周易眠

雄楚樓

雄楚樓前萬綠青南州孺子此談經（樓爲徐子星方伯建）當階桃李迎春發載酒遨遊醉獨醒

古榴（在江漢書院內）

誰氏栽成古石榴客愁無那強來遊花開火齊明清夜果結珍珠應素秋

楚王臺

楚王臺上草萋萋落日春風起大堤試問爲雲爲雨事至今惟有夜烏啼

鳳凰山

鳳凰山聳倚江開江漢濤聲響似雷滿袖忽沾雲氣濕天邊遙見鳳飛來

臙脂山

臙脂山館笑談頻歲月如流冬復春老大空吟伏櫪句君看袁虎豈長貧

張勤伯惠予海棠數枝插瓶戲題一絕

幾枝幽艷復嫣紅帶醉楊妃入夢中折贈珊瑚同一色沉香亭北帳春風

又惠重臺茉藜花數十朵口占代柬

朶朶千層蕊半開張騫天上摘將來迎凉獨酌空亭子幾陣清香入酒杯

江撫佟大中丞晉公索題弔李烈婦詩和原韻

休說閨中一女兒千秋節烈實稱奇題詩特表青蓮氏當與女嬃重海湄

其二

哀哀烈婦豈凡兒此日公卿共嘆奇寂寞荒墳青塚上崔嵬片碣映湖湄

峽江署中寄懷許燮千次帖巷韻

屈指心交四十年回思風雨對床眠而今俱作窮途客何日偕歸一畝田（一畝田在杭郡城）

其二

我泛扁舟來玉峽君攜妻子客長安曲江兄弟皆賢主履屐何勞把鋏彈

其三

清波門外靈芝泉日日遊人載酒船爾我相期還故里酒酣唱和六橋邊

賦得明月橋頭是妾家戲和女史原韻

明月橋頭是妾家門前日日駐軒車春深不敢臨溪畔只恐人疑學浣紗

爲鮑漚亭郡守題呂祖像（像係山陰吳行先畫）

當年曾醉岳陽樓三過瀟湘跨鶴遊今日吳均眞妙

手圖中寫出訪閭丘（閭丘太守係台郡仙吏）

夏五四日羅隨園參軍招同毛稚黃會侯丁素涵姪有林署中小集四首

蕭蕭清署鳳城東五月榴花映酒紅爲愛參軍能醉客況逢明日是天中

其二

毛公高臥螺峯頂丁子册還自廣陵今日相逢須痛飲倡予和汝盡良朋

其三

鶴舫先生興更豪醉中往往喜揮毫歸來正值尊羹美日與參軍醉濁醪

其四

吾家小阮好吟詩醉後高歌白雪詞此夕柳亭成六子相傳不異古南皮

口占寄懷張六世兄岵菴

聞說宜黃張大令服官清慎畏人知揮毫彷彿珠璣落驚醒驪龍起墨池

古稀詩爲王丹麓七十賦四首

人生七十古來稀爾我偕逢亦庶幾爾老而傳我少一陪君百歲樂餘暉

其二

何必而今是昨非人生七十古來稀聖朝倘下求賢

詔書臥磬宜（聞名）賦樂飢

其三

僕也橘中一叟方（潤仁）毛（會侯）王諸雁行友人生七十古來稀四箇稱交俱白首

其四

由來誓不羨輕肥高隱墻東靜息機自述杜陵詩句好人生七十古來稀

鄮邑署中答毛雲門寄懷原韻

苦憶毛萇音信稀銜峯遙望夕陽暉奇來懷我新詩好把酒豪吟興欲飛

馬上口占

九月寒霜晚稻香村村少婦壓糟床偶來策騎東郊
外遙望秋潮漾日光

閩中方琊霄過訪不晤併惠瓊光集即和尤悔
菴太史原韻賦答二首

美人貽以雙鯉魚剖之中有尺素書彷彿金檢探奇
字令我如在宛委居

其二

八閩才子最稱賢聲名藉甚二十年軒車至止不得
見相思惟頌瓊光篇

桂林署中題陳元師小影和李容齋太師韻

誰洒松雲寫此圖一林蕉葉傍烟湖披圖對爾生春

色笑指山光任有無

其二

燕粵聯遙書共傳遙題小影與悠然諦看画裏凝神
思欲註莊生秋水篇

金馭千約遊九峯以詩代柬依韻奉答

曉望春光霧靄濃良朋招我踏山峯東門一帶青青
柳故向遊人作舞容

其二

說着看山興更濃况偕知已一登峯到來喜值簾纖
雨洗出千巒翠黛容

輓孫善長羽士次原韻

一鶴鳴皐花未殘忽聞仙子去人間孫登長嘯歸何
處來往吹笙大滌山

和高九如中秋題行春橋原韻

驚看氷鏡正中天十八橋梁洞洞懸豈是瀛洲學士
散嫦宮將月代金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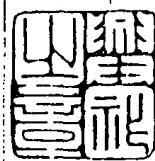
題高九如小影

圖裏青山爲幾重山中片石儼芙蓉持觴獨坐芙蓉
上一樹梅香入酒濃

楚遊日記序

諸子虎男西湖才子也往余自江南量移關中虎男賦詩贈余篇灑灑出塵凝挾江山之助心竊敬異之翻移節兩粵常于暇日與屈子翁山言詩并評論近日之能詩者翁山亦極口稱虎男不置因出其所著楚游日記一冊示余余謂山川之美自在人間而得游之益者絕少蓋學者窮居獨處步履不出閭巷輒自詡云臥遊徧天下不過借紙上陳言供其涉獵其于道途之名勝景物之幽奇曾未寓于眉睫樵夫漁父及商賈鄙俗之子日經歷於名山大川絕奇最勝之地又不能博采其趣旨以托之咏歌則人藉山川以

發其才思山川亦藉人以顯其靈淑政兩相須耳今虎男由虎丘過金山經采石望鄱陽之險歷小孤大孤之奇其於波濤之洶湧城市之喧鬨峯巒之峻拔魚鳥之飛躍可喜可愕一一筆之於書使覽者如駕一葦而上下于長江數千里間可不謂奇哉是虎男之才不因遊而始奇虎男之著作實因遊而益富向疑爲挾江山之助者於斯益信而余許爲才子信不誣也翁山曰公言良是矣抑猶有未盡者虎男之爲楚遊也緣楚撫尚書張玉如公遣官迎之幕中也乃抵楚未數日而其兄駿男歿于署即毅然扶兄櫬以歸張公堅留之勿顧也試觀斯記鴒原之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不獨才氣卓越而摯性敦篤尤非恒人可及矣余曰然有是哉千古之真才子未有不是千古之摯性人也因書以寄虎男其或以余爲知言也夫

三韓吳興祚頓首拜題

楚遊日記序

嗟乎士君子抱負超倫軼羣之具不能卓然建竪功名徒僕僕於馬跡車塵以爲貧賤依人之計亦足悲矣然人生知己之感刻不可忘而况山川之勝槩耳目之奇觀所以爭聲氣而抒性情靡不悉寓乎此則客遊之際又有幸不幸者存焉錢唐諸虎男先生擅海內壇坫者四十餘年一時名公鉅卿爭爲延致其應張大中丞之聘也涉吳地過楚江足跡所經按日而記而且撫時興感觸目懷人諸詩無不極其自然而翛然塵表迄今事過境遷恍乎勝地名人之槩猶歷歷如見焉信乎先生之廣乎其聲氣而善抒其性

情也雖然先生等身著述名重雞壇余以先生爲父執而長君璲貞又忝有姻婭之懽茲刻也開有先生之遺命焉殆即不忘知己之意歟若璲貞繼志之美余知之稔矣茲不復云康熙癸巳季春上澣姻家同學姪林沅拜題

錢唐諸匡鼎虎男譔

丙辰九月十五日初更攜殘書數卷隨小童一乘月登舟舟泊北新橋外是從武昌來迎余者差官姓來名進孝舟名巴唬座子是夜月色皎皎余坐舟中命小童烹茶一壺把杯玩月對影成三塵俗頓爲一空至月西始睡

十六日雞初鳴開船順風辰刻至塘棲鎮道遇陸冠周使者過余問其主人何在云設帳卓宅此去不二三十家余欣然欲訪之差官云早行一里則日近一里余笑曰爾家日近我家日遠矣差官云公雖于故

鄉日遠于令兄日近余然其言因題一絶寄陸冠周停橈欲訪陸平原準擬披襟倒酒樽無奈傍人催棹急題詩寄别黯消魂余友陸蓋思令嗣近就婣棲水沈武仲宅武仲余舊好也亦欲一訪武仲兼别汝諧汝諧年未弱冠最喜吟咏每值同人宴會諸公筆未濡墨汝諧頃刻一韻即得數首今汝諧知我遊楚定有長篇以當驪歌之贈奈舟行迅不得面别再題一絶寄武仲并貽汝諧隱侯八詠早知名女壻乘龍得士衡氷玉一堂多妙句詩成應寄武昌城余今文短篇一書吾黨諸公文已捜得什七八獨徐野君先生文尚未惠我今來棲水頗可登堂然終不得繫纜徒

望雁樓而悵然復題一絶寄野君先生并與范淵汝
諧紫珍道人老與豪大陸小陸同揮毫舟過樓水不
得住徒望雁樓百尺高是日舟泊石門縣宿
十七日早開船風不順至巳刻始抵石門鎮兩岸俱
住兵船數十隻紛紛流言杭嘉湖三府會勦土寇時
道上有白鬚老者擔鹽而過忽聚兵廝數卒拗奪鹽
空老者慟哭叫號官帥坐舟中無一禁止吁可傷矣
午後舟泊嘉興北麗橋下欲訪故人姚孝廉安期子
余至城已閉爲之悵恨因賦七言四句孝廉有子能
自鬻嘗讀父書不厭貧我欲尋爾過世好日高早已
閉城闉

十八日自嘉興至吳江俱逆風縴行百里沿塘新穀
初登農夫村婦熙熙穰穰田中堆稻如山倦則倚稻
堆而臥或有泛小舠納禾稼畢同老婦弱姑薄沽村
酒篷底醺醺眞田家樂國我輩僕僕風塵視之不啻
天壤矣
十九日三更時即開船至卯刻到胥門差官進城覓
季時泰父家信季時泰者楚撫軍之內使也余坐舟
中廻思去年初冬同牛公潛子來吳會寓開元寺中
冒雪步虎阜登千人石坐可中亭上命童子撵雪煮
茗食襲衣餅淸談至暮泛舟欲歸復過阜橋沽酒快
飲曾幾何時又將一載今牛公尙羈武林而余因撫

楚大中丞張公特於三千里外遣官以禮相聘復持
家兄手札諄諄囑余戴星至楚爲衣食計不得已勉
赴其請也遂與牛公南北各天能無黯然因題絶句
一首寄之夾城同飲茱萸酒今日阜橋獨舉觴君客
富春我向楚何時還共醉重陽是夜舟住胥門
二十日季時泰父從常熟尙未至余舟仍住胥門淸
晨見小舟數隻擊鼓而來視之乃賣魚船也因憶空
同有買魚沽酒此村口打鼓鳴鑼何處船之句彷彿
此境辰刻余屬差官進城訪嚴州方渭仁寓徧尋不
得甚余臨行時渭仁先往吳門因有札及余相期再
把袂于虎丘山畔也蔣子馭鹿亦來姑蘇曾有札托

王丹麓致余約以重會阜橋今我來此又不相值良
友聚會有定數也口占一律留別渭仁馭鹿曾接方
干札兼覯蔣詡書相期過虎阜令我一停車坐嘆芙
蓉贈偏憐鴻雁疎所思人不見搔首獨躊躇日暮見
大小船五六十隻鼓吹盈耳爆竹震天紅燈千盞倒
映水中如紅雲萬朵搖漾瀾底問之乃柯通政迎親
舟也盤繞余船左右笙歌徹夜至曉始放舟去
二十一日季時泰父至矣買小子二人送至船上寄
與其子時泰大者七齡小者五歲余語差官云此亦
是人子可善視之不特飲食寒燠舟中倘一失足則
無及矣午刻開船至日暮方抵滸墅督榷使者公出

舟未得過關是夜舟泊關左

二十二日督榷使者留差官飯并脩致大中丞張公候啓至午後始差家人送余舟過關晚泊新安鎮鎮上有一村農老者有子有孫復有曾孫頗好結客余舟偶住此老者見余深爲欣喜是日大熱余坐舟中燥悶老者登舟請余至其家沐浴余一旦洗去塵垢覺身爽心快神氣愈旺老者復送清酒嘉餚至舟中是晚余痛飲飲畢閱今文短篇十餘篇始睡

二十三日半夜即開船東方未明抵無錫舟住缸尖上差官上岸買窑器至午遇順風始挂帆而行直至戚墅堰泊梅村文有去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

云即此地也是晚道上無沽酒處余坐舟中甚寂寞唯見殘楊蕭槭塞雁嘹嚦頗動旅人之感問土人去常州尚有里許答曰去常州止二十里云

二十四日早至常州舟泊西門新橋下差官過主人卞宅買米數十石余進城訪惲子正叔登其堂門庭閒寂叢菊盈階眞不媿名士風流也正叔聞余至歡然倒屣憶余別其尊公遜菴先生于西子湖頭迄今已六載矣先生聞余至即欲一晤奈以臥病竹榻約以日午神氣稍舒畧可共語余恐動先生起居竟別正叔已置酒強留再三余終辭歸舟正叔爲余画瀟湘夜雨圖復賦詩二首送余其一日霜滿芙蓉此送君手搴秋草怨離群輕帆九月湘江泠一路青山入楚雲其二曰渚宮黃葉雁聲低故國浮雲野戍迷我向毘陵城上望月明入隔洞庭西復爲余画瀟湘白雲圖送家兄駿男遜菴先生特録文七篇正叔録文三篇又出孫于旭文五篇欲余選入今文短篇是夜舟仍泊新橋

二十五日早開船値大霧辰刻始日出遇順風道上見一麗眉皓叟賣菊余招過舟中以青銅錢數个買黃菊二紫菊一買白窑盆一命小童栽爲一盆置之几上把玩久之戲題船額曰菊舫而詠淵明秋菊有佳色之詩舟直過丹陽至七里廟宿是時巳初更矣

二十六日早開船下午到鎮江大閘遇三姪及僕求壽先在閘口候余同往武昌遂登余舟同出大江口是晚剖大霜螯進百花酒把酒凴江臨風眺望夜苦無月以助豪吟耳

二十七日早同三姪過江上大王廟進香是日余舟竪桅不閉船午後爲差官友許大臣邀飲余辭之不得同三姪赴飲歸途欲過書舖買文概因日暮不得進城至船上見一客渡江來云須過金山排灣舟幾覆去貨十餘包始得出灣人言金山有三排波濤最險信然

二十八日守風江口至午刻長年因風不順放舟渡

揚子江從瓜州剪江而上將至丁三廟前僕末壽因艙底藏米數十石恐有潮濕起艙板視之㴱水二尺餘幸遇一小舟招之得起米舟乃不覆到花園港泊後視艙中始知左側有一洞稍遲舟中人盡葬魚腹矣是月初八日舟子忽跳神神云二十七前後當有大驚事尚不妨今已應驗江神之靈果昭昭也是日曬米花園港舟即泊港口

二十九日早同三姪過丁三廟進香廟中住持云康熙五年有陝撫張公子茂生扶櫬從京口渡江風濤大作舟幾不測茂生在舟中見黑面金甲神以一手托舟風濤遂止後舟泊廟前茂生進廟拜神即舟中所見托舟之神也今廟宇聿新是茂生捐修是日住花園港曬米

三十日花園港曬米下午欲開船風不順仍住港口

十月初一日早同三姪過丁三廟進香廟僧云神係蒲圻人有墓在荊州其墓上有竹二箇時時風吹竹掃墓故墓前無一毫纖塵野草實異事也至辰刻開船因風不順住沙港守風離花園港止三里云偶成七絶一首云棹來停沙港東如何又起石尤風鐘山百里人難到惟見江濤湧碧空是夜宿沙港

初二日早開船風不順自沙港至轉江嘴止六里耳廻波倒溜難于上天至午刻方出此嘴下午稍過斜風便得借風揚帆日落過黃天蕩四望渺然無際諺云黃天蕩無風三尺浪即此地也至初更方到儀真是夜已見新月余坐舟中遥望帆檣千點隱隱叢樹外紅燈高低樹裏隱現後舟住定乃知叢樹皆人家門次所栽榆柳槐樟俱成喬木帆檣者鹽艘是也又見大江中小艇數百在波濤中作水戲狀問之長年云販私鹽小舟也

初三日天明開船至巳刻到新河泊船守風因拈句云新河道上鴉成群點點帆檣日正曛一片蘆花飛白雪幾村楓樹擁紅雲此地多白頸鴉土人云每秋深同塞雁至俟雁歸鴉亦返矣是夜宿新河紅草灘

初四日仍守風新河偶偕三姪過一小菴名甘露堂上有五言律詩一首余戲依韻和云野廟新河上朝來烟霧含西風阻客艇冬日照晴嵐喜並阿咸過閒將古佛参老僧出清茗留我助禪談午後余舟左有一老漁網得金鯉余以青蚨十文買之放生魚騰躍而去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初五日早開船至青山過大順風即揚帆而行余自初一至初五守風三日在沙港者一在新河者二殊為鬱鬱遇風欣喜倍常因語三姪曰舟之守風即人之應運時至則行自昔然矣至剪江時怒浪如山舟行天上黿鼉夾舟如人立江面童子不知指為大龜

竟欲持篙擊之又見大木一枝直立江心木身出浪丈餘童子驚看長年曰此神木也午刻過燕子磯風定浪平我舟如在湖畔遊磯上有一亭望之扁額懸懸有清風明月四字磯下有漁翁構一草屋獨坐扳罾悠然自得沿磯一帶大網高張或舟或岸如屋宇行立約有千百許處蘆葦蕭蕭飛花如雪此即漁家幽境惜不令謝仙臞見之也過磯十里山半一古廟長年指云此陳妙常廟廟右一樓是潘必正讀書處又行十里至下關關卒開浮橋放余舟過關至申刻已抵江寧住船是夜在于江東門外下河宿江寧有三河上河中河下河

初六日早開船到中河住因中丞公又特差官魏士弘坐舟在江寧迎余余特放舟來此同往武昌午刻河對忽聞哭聲甚哀視之乃十月祭掃墳塋者噫余先人葬靈隱山麓余兄弟俱浪遊數千里外值今霜露之際自愧王脩泫然流涕日暮舟中忽聞蟋蟀聲童子深為驚異欲覓未得余曰詩不云乎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其時矣欲作冬夜舟中聞蟋蟀聲詞未果是夜月色甚佳余停舟處兩岸俱栽楊柳上聚山鵲千百啾噪聒耳月來照水金波閃爍余繫舟其下如在故鄉晚放艇于兩堤六橋之間也舟宿中河挑燈書此

初七日余偕三姪隨僕永壽進江東門雇驢至水西門上三山街過書舖廊買梅村集寄牛潜子司馬叢見黄仙裳篋中小本詩韻甚佳云係十竹齋新刻今遊承天寺訪十竹齋買之較果精核歸途過一小舖見　皇清文統八本此書久為吾鄉毛稚黄王丹麓遍覓不得今特買此寄好友亦是佳話是日未及登報恩寺深為悵然

初八日余攜行李過魏差官船往武昌是夜月有暈主次日風

初九日早開船微風行十里許至江寧鎮果起大風余在舟中閱文統是書已有評次頗多名言惜為訂

書者大半裁去可惜耳是夜住珍魚嘴宿

初十日開船順風辰刻過梁山山有東西二梁山日午過寡婦磯此磯峙在江底凡舟楫過此觸之即碎有一寡婦特築此磯高出江面以便客船往來後人感其德即以寡婦名之下午過蕪湖關是夜宿魯港大月

十一日五更開船到三山夾姉天明至午刻過板子磯磯上有古城傳聞昔年某軍屯兵守江特築此城對磯江塘一帶約十里許俱石砌至少伯洲宿是日已過銅陵十里未至大同尚有三十里計行一百三十五里

十二日早開船至卯刻始有微風辰刻過大同日午
到老洲頭暫泊片時日暮望一塔長年云此池州塔
也至烏山夾宿雞已唱矣
十三日開船行十里過太子磯上有廟祀那吒三太
子又十里至李陽驛日暮到安慶舟泊大新橋下因
憶酉戌間余友沈子巨山館于安慶佟公署中與公
令子儼若唱予和汝詩詞流傳海内儼若特托巨山
持與梅堂詩集索予序余題數語贈之今儼若隨尊
公廵撫江右而巨山館于吾浙臯蕃我來停舟與致
蕭索
十四日住安慶守風舟中望大龍山翠色欲來深夜

上岸登小山望月隔江漁火或隱或現若繁星之墮
水面也是夜仍宿大新橋下
十五日雞鳴開船微雨順風天明到花園港仍塒港
東見一村庄有紅黃雜樹數千株樹止長丈餘榦細
而枝密是處兩岸俱荒郊而忽値斯境出港過東流
至磨盤洲方日午已行一百四十里洲斜對郎馬當
山因風大遂住舟于沙灣雞公嘴偶過一古廟遇老
僧云今日當有大風潮古語云三月三九月九十月
十五莫向江邊行走是夜有大月余屈指離家已一
月矣因有感賦詩云雞公嘴上月團圓色似銀闌中
應許日離別已三旬至二更長年以大月風順竟開
船到小姑山果風聲如虎白浪掀天過彭澤十里餘
過一小溝乃住舟宿是時雞尚未鳴老僧之言信不
誣矣賦一絶句朔風[illegible]烈起沙灣彭澤逍遥瞬息間
夜半江濤鳴似鼓片帆已過小姑山
十六日早開船出鱘魚嘴至八里江午刻過白石磯
隨至九江矣大風激浪江面滚滚是夜舟泊老鸛塘
宿半夜時夢李空同過訪出九江江九流之詩索予
和余所賦云九江江九流冬夜泊扁舟白石浪中湧
廬山天半浮疎鐘來寺裏淡月照城頭此地遺兵燹
蕭條一野丘空同閱之極爲嘆賞忽袖中出未刻稿
一帙示余正展閱間遂爲隣舟馬鳴驚醒

十七日早上岸望九江風景沿江城屋一帶彷彿如
富春東觀山因念牛公濳子此時偕王仲昭馮東臨
客觀山絶頂灑酒看江臨風唱和致足樂也第不知
曾一憶及諸二否耶辰刻過九江關中丞公又特差
官孫世茂攜騎在關上迎余余令三姪乘騎先去余
仍住舟中午刻開船行十里風不順舟泊官排夾余
上岸望廬山土人云此地去廬山止三十里猶記昔
年曾與顧雲和尚坐冷泉亭爲余述廬山之勝娓娓
不倦令人神往又出廬山東西二賦及詠珠簾泉詩
送余今和尚已物化而余遥望廬山爲之怛然是夜
宿官排夾

十八日開船風小挽縴行是夾長六十里一帶霜楓赤如野燒恍在富春江上遊也因念牛公選無官守復有仲昭東臨偕客觀山此時定挐舟載酒日遊中沙小沙之間戲題一絶寄之云夾江獨自泛孤艇兩岸霜楓起赤霞賦得小詩寄令長官排不異富春沙下午始出夾過陳子鎮鎮對龍坪即湖廣境矣過大順風晩宿五逸是日行一百三十里至二更時大風忽起舟在江口不得停泊又行十里至一小港宿

十九日天雨大逆風船不得開余在舟中細較今文短篇共得一十六卷計文三百二十餘篇是選余搜諸君子全集從毛稚黃處得者什之七從王丹麓處

得者什之三其侯朝宗魏氷叔二君文集則從周敷文得也余攜此書至武昌署諒家兄駿男見之定撫掌稱快矣一進署立志以東脩之一先刻此書下午挽縴行二十里遇一小溝宿

二十日開船行二十里至田家鎮暫泊余上岸過吳王廟廟中祀神即大將軍甘公寧也三國時將軍與曹公戰于赤壁功蹟最多土人特建此廟奉祀鎮上有神鴉三千相傳即將軍神兵變化毎客船過此相聚桅上乞食是時余舟至不見一鴉大是異事開船過臥牛磯長年忽戒舟中不宜言過磯後余問其故云此磯如牛眠一驚醒舟即不能過也是時連過三

磯難如登天中有一磯壁立萬仞儼然孫知微所画水壁實爲奇觀他日歸里門嘗乞謝仙臞画此仙臞画大幅水不下孫位也是夜宿蘄州

二十一日三更剪江復住天明始開船江豚拜風水面百十爲群午後過道士洑岩甃江上古樹參天脩篁成林可稱勝境長年云上有仙境數十處即如一仙人洞中有石几石榻等物余欲停舟不得毎迴名山佳地艱于一登擬他日得蕭然物外裹粮來遊又恐不能也近吾友毛五稚黃性愛林壑今卜築于吳山絶頂左倚大江遠眺龕赭諸山之勝右俯西子湖玉皇南屏如列几案惜余遠遊黃鶴不得日過君齋

論文談心耳漫成一律寄懷稚黃君耽林壑趣卜築第一峯夜眺東若月曉聽南屏鐘有客來看竹呼兒學種松歸歟或未晩載酒還相從又剪江行十里宿一小港是日無風

二十二日五更夢家兄手持一詩示余題云喜三兒酉發能賦詩口占示虎男弟記其起有愛汝新詩好之句天明開船順風過蘭溪江灘聚桃鴉千萬如白鶴横江也午刻過巴河風不順矣由巴河挽縴至黃州是夜宿黃州

二十三日五更復夢家兄過舟促余進署又夢余大指忽落一盞濤晨長年指余望赤壁山上有樓臺亭

觀歷歷可數土人云壁色赤故名赤壁又形似象鼻
故又名赤鼻也對州即武昌縣是日風不順縴行三
十里住三江口
二十四日半夜大順風過三江至陽邏到青山共行
一百二十里是時方辰刻風不順矣望龜山如龜立
江中北頸中斷耳自青山至武昌府止三十里甚覺
難到又行二十里至枯樹灣地有枯樹一株因以爲
名相傳此樹係千餘年物頹然枯蛻無枝榦去歲忽
長小枝尺餘生青葉三五片土人云三十年不發生
也昔庚子山有枯樹賦豈感此而賦與日暮離府城
里餘魏差官先上岸進署至漢陽門舟住黃鶴磯隔

江漢陽一帶城郭萬家晴川歷歷帆檣如林黃鶴樓
巍然磯上余意欲來黃鶴閉戶樓中禁足十年讀書
著述此願惟吾友王丹麓能之丹麓家居有丹樓日
臥樓中著書等身所刻以行世者則有文津遂生集
澹成堂詩草霞舉堂十種尺牘偶存峽流詞文章九
命反物類相感續志贈言偶集等書因賦一律題丹
樓寄贈丹麓比壁吳雲裏丹樓政聳然松溪王處士
于此絕韋編我欲騎黃鶴相將躡紫烟吁嗟不可得
獨坐對晴川樓前一閣長年云內供觀音大士法身
長三丈餘上半銅像下皆鐵身余方欲持香進拜一
登黃鶴且謁呂祖遺像并詠司勳妙句再觀孟德湧

月勝跡而中丞公已差官魏士弘等率輿馬僕從迎
余進署矣不得一登黃鶴未免悵恨十月二十四日
燈下書于黃鶴磯舟次

橘苑詩抄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匡鼎撰匡鼎字虎男錢塘人是編子目曰橘苑詩抄而總題則曰說詩堂集葢全集之一種也

匡鼎生於

國初猶及見西泠十子故所作亦沿其流派圓美有餘而深厚不足

紀成文稿四卷詩稿四卷玉磑集四卷蠡音一卷壽壙碑辭一卷

〔清〕安致遠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靜子集十三卷》提要

紀城文藁序

昔甲辰歲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大[illegible]壽光安先生靜子樂安兄象先及予皆在焉先生稱予三人不置予三十有六靜子長予一歲予兄事之三人者各以文藻友交士大夫意氣鋒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也後南北散去先生以藏吹齊門風雅相屬毎至郡未嘗不抵掌咲言永夕也及予奏賦得當浮沉翰苑者十三年解官留滯京華者三四年抵里後奔走四方以糊其口者又數年莫往莫來判若陌路者葢二十年也是時象先歿已久予與靜子又杳不聞問大約自首婆娑葢已各皤然老矣丙子孟夏病臥西村靜子寄予所刻紀城文稾一冊命予序之予伏枕讀累日甫卒業其開闔回互之法贍逸節制之能視少作迥殊雖未見其晚年詩筆之工何如而文采淪漪歸於蒼潤非近人以致語取勝者比也回憶稷下相聚文格姸秀老健彼此一時足知其精神强固老而好學涵濡於道

予動拙不能交當世又性好里居於海內名流鮮所結納少壯時學為古人文字閒識去就僅與輿巖脩人先生令吾邑慈谿孫介夫來遊兩公皆以能文名天下予亦樂得而就正之繼而周櫟園先生來觀察吾郡以詩莽走東齊人士鮮有談及文者予侍先生久間以所為序記之屬相質先生曰子文排宕有奇氣但勤為之古人不難至也迨先生返江南巖脩人先生解組去介夫又客死吾邑予以貧病偃蹇跧伏田間

舊文貯篋衍中餘二十年未嘗出以示人辛未春日晤張子杞園於青郡持其所為半部稾示予予愧伏以為不可及念交杞園於壯盛之年及衰晚遲暮乃得其文讀之自歎與世久疏又深悔知杞園之晚因取新舊諸所作還以質之杞園杞園持歸一一評騭以為頗有合於古人之法今春病患餘生長日多暇追念諸君子相成之誼遂命貧兒撿比而付之梓嗟乎文章一道偽體之亂真也久矣予之文其果有合乎古

德仁義之旨庚發與古之立言者有合歟予客京師久海內操觚家無鄙棄予者獨以貧不能付剞劂氏為恨予三人俱能以詩文自見於世旣旣不忘櫟園先生鼓吹風雅之言而卓然成家如吾靜子者其於先生知人之明為無負也夫

古琅邪弟李澄中拜撰

乎合乎古則必違乎俗予老矣終無以自信也

巳乙亥夏日拙石老人安致遠自題

紀城文稾目錄

壽光　安致遠靜子

第一卷

賦

思還賦

拙石賦

序

梅園遺詩序

送李少府南歸序

過江集序

賀李節婦旌表序

刻近代古文序

張元益遺稾序

壽王先生序

壽梁母七十序

東武山遊序

楊滄谷遺詩序

續柴溪稾序

思還賦

壽光　安致遠靜子

侖陽氣之胎餐兮角宿旦而雞催紛春濟之廉纖兮雜雪華之霏霏邈層雲以縹濟兮晻容與之朝暉披輕林而離灑兮緬流光之依稀陰霏霆其無垠兮睇天光之熹微信余懷之寂寞兮鬱窮年而獨處思遐古而違今兮恨所如之齟齬追前修而不見兮懷悒悒其誰語循繩墨而窘步兮遵莊馗而京踽嗟余幼固好此奇服兮旌性行而躑躅嘆驚沓之多門兮惡捷徑之蜿艇世僉謂隴廉之爲羨兮反誚夫宓伏之嬋娟佩蘭蕙而問蕭艾兮思襞積以糅媸妍詡樵牧其不解語兮聊凭虛以睇逝川俯桐音之危檻兮指朱虛之巑岏大弁峣嶠而截雲兮穆陵鬱一綫之雄關遥想朱武之北伐兮塞五龍以擁強燕右攬雲門之巖嶭兮帶青社而卓烟髮左眺孤峯之岌業兮景讓國之淸風而流連環三匝其若屏兮積翠斷續以聯綿瀰具洋之滲漓兮想漢將之橫戈自沙風起而烟馳兮綠水會激以揚波東下紀侯之雄都兮高臺歷嚴而嵯峨貕泉淫衢而瀠洄兮丹溪璟珥以滂沱亘古柳爲長虹兮挹若藻之婆娑既樹鬱而草芊兮亦花妍而鳥哢瞻海氣之滐瀁兮粘天日之無痕熠龍宮與蜃閣兮春烟輸菌而繽紛青飈橫吹而一色兮素漢直挿以成雯鑿實居山海之奧窔兮雄圖指顧而中分美景畧之雄飛兮遂披褐而入秦儀偉長之恬淡兮坦然抱質而懷文繼九龍之矯矯兮恢霸業之常新石翁潛而精物隱兮驅風伯以役雷神追䰖若而不可見兮歎來者憮憮之無聞顧村落之蕭條兮憶幾者而怦怦辟邪直引以如髮兮車馬馳驟而罔停控登萊而走兗濟兮拱三輔以衛　神京康浪灌繞以成溪兮方塘澄瀦而渟泓大樾百圍而橫蔭兮伊社神熏灼之所憑曰數世之啟基於茲兮蓬蓧櫛沐而安寧伊余弱遴此𠬧閔兮

奔怙恃而靡依顧㷀㷀之寂寂兮形影踆蹡而
相貌燼枯瘠以靡嫲兮志遯慕而忩疲遭天地
之鐃鈸兮甲馬如雲而東馳卷縹緲以爲兜牟
兮或雜灰煨而棄之奄日月之更新兮壯心摟
討于索丘乃十舉而被斥兮昧捷徑以遁蹇修
羈鳳鸞于絛籠兮駕鹽車以騂驪轡龍虎之空
文兮徒悒鬱而畔牢愁脫幾脫于弱翰兮染浮
烟以待夜籌燭繚白以朱界兮勞身寄而思拙
豈塁兵之無功兮乃寒膚皴腹而難酬虖硎脅

之就燕兮媿烈日之躬耕椎布恐詬而無尤兮
蓬頭窮年而守一經內乏㕓揹之代役兮外鈌
長鬚之介弃嚼雪齏以爲龍脯兮飽魚子而代
香秔羅神經與怪牒兮孜孜夫丹目而下青安
冊藉以偃仰兮奚奚彼階藤而榜檠何鵂鶹啾
啾其夜啼兮豺狼狺狺而晝號夔猶跳梁以進
進兮荆棘蕪菝而蘇蘇操危柁而鬭颶浪兮策
瘠馬以歷巉峣江豚擺尾而迎拜兮山魈顛僊
而垂髟謂此邦之不我穀兮竊憶夫出谷以遷

喬意飄飄其上浮兮夢魂捉曳而小憐翳千仞
以下瞰兮矊望舒而棻霓風覘大地之若粒兮
規渤澥爲一泓指函紀而遙邁兮駕赤龍以鞭
祝融渾天海之炎炎兮龍鬼交市而同宮附鵬
翼以返旆兮褰颸浩浩而吹玄冥氷柱峻嶒以
拄天兮蝍照憑藉夫燭龍旋委轡于扶桑兮沐
洛乎朝曦之將升久弭節于月闕兮寬崙硊礧
而崢嶸倏戴日以視丹穴兮旋承斗極以涉空
同忽浴曦以履太平兮又崦嵫霮靄而日大蒙

歎四隩之荒忽而寥廓兮作夢覺而仍羈于樊
籠相九州而適樂土兮何綣此煩域與愁城殷
大野之漭漭兮伊曲阜之舊墟楊陊亘而無極
兮昔嬴秦之所都廣河滸而前渡兮逢漁樵于
孟諸將余邴之逍遥兮遊河濱而循貝區洹滅
轂以環嬲兮鬱奮飛之無從窮冬斐懍以遐邁
兮風饕雪虐而無情雁影參差以上下兮孤獸
躑躅而悲鳴匪去國之王粲兮豈入洛之士衡
伊聖哲之旣遠兮悲鬱陶而塡膺昔尼山之大

聖兮。尚慼慼以靡騁。伊孟氏之大賢兮。日集夫衆口之嘵騰。伊前修其莫不然兮。胡惡夫青蝇之營營。爰隸呬以掩柴扉兮。竊如夫守雌以爲賢。摩娑杜陵之松徑兮。吟矚栗里之菊欄。據梧勤勤而研削兮。髹墨塗藥而沉酣。日汗窮愁之蠹簡兮。余心漫焉而嬋嫣。將襲仁義以爲佩服兮。固詩書以爲墉垣。化蕭荻而爲蘼草兮。服禮樂以銷戈鋋。僉曰規方而就圓兮。薰蕕淆淆而不分。嗟余懷之難遷兮。欲黜皦而沉吟。彼堅白

之不磷緇兮。夙佩此前哲之遺芬。青松傲霜雪而渝色兮。曾何異乎。卷葹與棘薪芳蓯漸而爲蕕。壯兮。諒匪國香之所珍。樹離灑而攄情志兮。擊沂隮而遊歡忻。爰扣節而鳴錫玉兮。遠姚嶽嶽而徐聞。諒余情之難移兮。與彼懷之可改。昔婞修之恬淡兮。豈因落度而中怠。期標亮節于九折兮。遠抗素心于千載。

亂曰。雨雪霏兮炊歊炳。和景明兮吐春妍。答設處兮。發長歎。乘虛空兮。悄征旋。餐芳蓀。兮。盟堅頑。煖松醪兮驅隸翰。太和王兮守默玄。信推移兮四序遷。波容與兮布春帆。聊相羊兮忘憂患。

音情超越直與靈均頡頏。終非揚馬馳騁之詞所能擬望也 周櫟園先生

恢詭變幻波委雲屬思玄通幽差足相擬 李渭清

一篇離騷文字上可追蹤風宋下亦不失爲劉向楊雄如王逸者不足言也至於篇終以道自持歸於大雅豈惟風人之遺抑亦觀時

之哲 孫仲孺

拙石賦

安子行於穆陵之野見有石焉龕䶱頑獷矗立道左不知其歲年矣傍人謂予曰此拙石也磈礧磽砎以拙而棄百用弗宜得全厥質予感而賦之且取以自顏云

夫何山骨之林立兮爾獨名爲拙石無嵌空奇怪之足悅兮厥貌輪囷而𥓓磝非媧皇之所得煉兮豈操蛇之所能徙疑江東之所坐謗兮形但餘其狠戾或思婦之所化兮胡爲磊砢而蠢

特擲星耀之隕空兮變茲龕頑之碧碧爾其蜀丁倦鑿秦鞭厭策生公罷講初平難叱眉山弗供漫仕不揖鉗錘迸炎斧斤鈇利兒童投以瓦礫兮聲硱然以罔驚樵牧嬉戲以扱綠兮畏鉞鍔之難犄若乃雪凍霜摧風吹日炙屹蹲道周中立不倚怪形瑰狀矶矶砣砣里老祭以爲神邸石覞而歎息像類虥虎兮利鏃難射質異砥礲兮牛角奚礪茲石雖拙兮負厥堅德縯紛被體兮朱藤絲纊肌理変駁兮竹節松皴茲石雖拙兮欝爲奇文歎巧者之日就雕鏤兮奚拙者之全其渾淪茲石其若能言兮曰吾抱大拙以常存

此先生自況也昔劉屏山作友石臺記晦菴朱子以魏武帝之筆法書之記與書端重英偉足稱兩絕披讀此賦如見宋賢典型

栴園遺詩序

余辛卯歲年甫踰弱冠以文字受知於鍾文子先生及先生官溽陽歸築室於濼源之旁而老焉既歿而長公德輿以行實至余爲詩哭之固未遑見德輿也迨丙寅秋余遊歷下則德輿又已早世得晤其弟聖輿命德輿令嗣出拜三十年師友存亡之感爲之愴然次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君子遺詩也予以文字受知於先君子深惟是先君子生平著述散佚最多搜葺古今

體共得三百餘首予爲一一點定刪其先君子存而不欲盡存之什與小子不忍不存而又不敢盡存之意庶幾以愛先君子者愛及小子余受而卒業曰嗟乎先生宦轍徧於吳楚巴蜀齊魯間於當世之名卿鉅人無不交當其身何不裒集成帙命一時之貴而能文者弁言序紀以廣爲流布而僅置之殘編斷簡中以俟之德輿德輿英才積學好折節名流又不幸中道摧折未暇表章而又以留之聖輿聖輿抱先世之遺書痛哲兄之不祿溯大江而南又北抵燕臺所徵誌傳紀敘皆當代耆碩而今乃以先生栴園遺詩授之於余乃聖輿甫脫稾之日即爲余適至歷下之日亦即爲余始交聖輿之日豈九原有知而必以三十餘年之遺墨留待門下士之迂拙如余者以爲訂正乎余寓居明湖夜雨挑燈再四諷吟見其往往以幽憂之思寫其閒適之趣殆昔人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先生之詩其逸情冷韵當孤行於華峰濼水之間則栴園

一席又何必不與華泉鮑山並有千古哉是爲序

文氣黯然而長存亡離合之感最易動人　李

淵清

送李少府抱度南歸序

嘗讀韓退之藍田丞廳壁記至吏抱文書䁥丞丞涉筆占位署惟謹不敢略省又言斯立爲丞日種松除竹吟哦其間問以公事漫不對及斯立貽退之書戒以無使勍者再尅亦才而喜事者所言余未嘗不嘆唐世御吏之寬而又惜賢者之不克盡其職也閩杭李君抱度爲青州之沂水丞歷九年最後乃攝吾邑秩滿當選會以其母夫人之憂解組去以書屬余曰余將歸矣

子不可無一言討君九年中所剔歷督逋于乘視篆于斟于東陽理營建于青祉築隄于大河解餉于燕京于滇南兵刑錢穀河防之事靡不歷水陸萬里之險靡不涉投之以猾吏奸囮之罷賦而丞自如畀之以炎海降附之悍卒而丞自如試之以洪流驚濤版築泥沙之功而丞自如役之以跕鳶掛猿蠻烟瘴雨之鄉而丞自如此九年中諸上官合十四州邑之治難解紛倚一丞爲重而君亦勞瘁馳驅不獲數月晏息于丞之署豈昔之丞固逸而今之丞固勞耶豈昔之時固易而今之時固難耶豈昔之才者可以坐嘯畫卯而理而今之才者反從事獨賢耶使斯立當日亦如君今日之歷數任走萬里以拮据其官不知退之當何如其張大也道不行雖卿與相無足述于丞不必見輕力厥職雖傳與尉有可觀于丞不必不重士苟有意于斯世一命之微生民必蒙其澤豈徒躐取高爵厚稍以誇耀自榮已哉余于君之丞沂而知 國家有

勞臣佐邑有循吏而不得遂其將母之志也于其歸也序以彰之

開闔圓轉眞如走盤之珠神巧兼至矣 張杞園

過江集序

余去歲客笥姑溪兩閱月登楚山泛采江踞謫仙酒樓東望秣陵烟樹歷歷此時亦不知長干雨花中有吾渭清在也及抵白門則渭清已片帆北指維揚而歸余留止白門凡五日其間友朋贈答登臨未嘗敢作一字以此中江山必已爲吾渭清題詠畧徧余不必再煩筆墨也已遂踉蹌渡江而西取道來安小徑北旋凡途中一切零星小作歸來惣置篋笥中如斷爪遺髮不

復撿此而渭清之南遊紀畧及過江詩已裒然成集間以屬序于余余讀之而嘆曰余豈惟詩文不敢如渭清卽亦烏能如渭清善遊也往歲渭清登岱投余登岱詩余繼亦登岱竟不及後石屋渭清與余先後遊江南而余不遑覽廣陵金焦諸名勝暨之宮室然泰嶽以後石屋爲奧窔而廣陵則金陵之門戶也不窮其奧窔則幽秀之致不發不經其門戶則宏敞之觀不具今渭清探奇攬勝無復餘憾且能以其身所歷者

發爲記述如酈注柳記足以開導遊人所謂千門萬戶畫地成圖而余則循覽其輦道岩廊一榱一桷亦不能心憶而口悉者也山水文章之際余之有愧于渭清者多矣雖然嘗見王弇州跋王安道華山圖云友人憲使李于鱗視學秦中鐫余名華頂今復題安道此圖附名其末是華山已兩有吾姓名余何必以未到爲歉今渭清過江諸集余乃得而弁言焉卽謂渭清杖屨所至余日日追隨其後焉可

風流瀟蕩亦復黯佪頫挫一時作者誰能望其涯際 張杞園

賀李節婦旌表序

恭惟
世祖章皇帝御極十有八載削平禍亂誕敷文
教柏鄉魏憲𢈔君有褒錄幽忠一疏其辭曰勁
草疾風表貞心于晚歲成仁取義樹砥柱于波
流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余嘗讀其言
而歎之臣之于君婦之于夫皆從一而終者也
當板蕩沸騰之際諸君子讀書委質或爲慷慨
或爲從容大義著于天壤炳在丹青于今爲烈

矣余意草野委巷遐陬僻壤之倨僮兹于戈擾
攘乾坤杌隉之日即巾幗女士寧無苦節孤貞
名湮沒而不聞于世者譬之菊秀蘭馨竟萎蘼
于寒烟蔓草中可慨也已今
天子嗣服　詔錄忠臣孝子以及義夫節婦有
司得以名聞而杞城李節婦魏氏遂得邀　朝
廷之寵命樹貞珉表宅里以爲吾邑光考之夫
子刪詩三百篇婦貞祗共姜一人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中亦僅有杞伯姬書于册以十五國之

大與二百餘年之久婦德不應寥寥如是或亦
窮鄉下邑爲採風者之所不及錄而春秋之法
不赴告者不書于簡爲史氏之所不及書歟抑
或其志行僅許常爲耳目之所習覩聞無卓犖
苦節可表今古于法不應得書歟節婦當甲乙
之際戎馬交馳兵燹匝地孑然以弱婦抱齔髫
孤兒墮百尺危樓衝烈焰冒白刃以免全其身
並全其孤以延其夫一綫之血亂以克有成立
其視共姜伯姬艱難不啻霄壤使吾夫子見之

當大書特書與詩春秋並垂不朽矣嗟夫擺撼
沙走石不足以見皎月之明非霜凍雪摧不足
以見松柏之堅非天地之傾覆世局之滄桑不
足以見忠臣孝子義夫烈婦之苦節奇行蓋其
事之難易又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以身殉則易
而崎嶇以立孤則難時値承平則易而以孤兒
嫠婦輾轉全活于兵戈亂離之中則難未亡人
有所依倚則易以孤稱辛苦于集蓼茹荼之下
仰他人鼻息則難世之所謂難者節婦蓋兼而

任之而卒能于归卒瘁歷四十年如一日克家訓子以有今時莫非天也天予人以希覯之奇節必試人以非常之變難而後其名被天壤光史冊焉于是其子李生燿先曰吾母之德卓卓如是孤不子其何以表揚懿徽乃以其事上之

大宗伯

天子曰俞汝守土臣其立棹楔以旌坊成邑紳士咸躋堂稱觴賀余不文乃摭實而爲之序

文氣典古得敘述節烈之體而議論跌宕頓挫後之法家誰與頡頏 張杞園

貞婦之節固奇得此鴻文偉筆光日星而亘河嶽固當千古常垂矣 劉果菴

刻近代古文序

昔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自六經以來固莫有盛于斯文者也惟文氣當波靡聵聞之際譬如日月之薄蝕江河之雍塞而物而復明鬱而復通必有奇偉英絕之賢起而振其衰以揚其盛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好學者裒而集之以備文獻之傳翊休明之運甚懿舉也六經而後周秦兩漢唐宋諸作者炳耀天壤家有其書余間從帖括之暇縱覽三百年來自能

門犂眉而下盛衰相尋文凡數變選者亦不一家然瑛瑶與珷玞並畜則不珍蕭艾與芝蘭兼採則不芳奪朱亂雅莫有善本其何以備一朝之典故利後學之津梁乎昔齊滸能知今事范能圖妙于世故三百年來凡聖君賢相之匡定文德武功之顯爍與夫山川都邑之沿革廢興人物政治之存亾敷布忠臣孝子烈夫節婦之紀述贊揚博徵則事核近取則蹟著士君子讀其文因以考其人考其人因以論其世亦知今

事而諸世故之一助也閒嘗總三百年之文運而衡之明初有金華青田遜志諸君子以鴻文開景運而蘓平仲解大紳諸公佐之爲一變迨弘嘉之際有北地信陽揚鑣于前濟南瑯邪建旂于後而邊徐宗吳佐之爲再變至于震川鹿門毘陵晉江與後七子其生之時不甚相後先其竪議亦絕不相侔而四君子亦傲然著書力别僞體其文遂足以追韓柳而繼歐蘓說者謂四君子之文可謂洋洋乎稱最盛矣降而啟禎

之間豫章與吳會分門角立要之婁東以經術重雲間以詩賦鳴艾東鄉力砥狂瀾錢虞山兼捴百家而陳士業徐巨源侯朝宗諸君子前推後挽此明末以及 國初作者蔚起雖言人人殊而古文一道未嘗或衰也余因是而有感矣文章一道作者家握靈蛇莫不氣劘心劇橫睨四海雅意千秋及事久論定而一時之所爲聲稱籍甚以著述爲己任者在後世或不無遺憾此新都大泌新安諸子與作者之旨或乖而毘陵晉江四子所以獨重于世也世之君子誠能取是編而閱之于三百年來與亾治亂之事並文統之興衰絕續辞求而熟詳焉于古今作者之旨未必無少裨于萬一云

先生得文章三昧故能上下古今錯綜盡變乃爾 張杞園

張元益遺稾序

吾邑當故明熹懷之際有立所張公以進士起家爲名司理清節亶道卓犖一時兼以詩鳴邑中越四十年而張氏有以詩文世其家學者則公之叔孫張子元益也余嘗痌幽棲與邑人士少所交接憶少時與吾友蘭修過從論詩是時元益爲蘭修高足年甚㓜英爽倜露同學少年皆辟易余心奇其爲人已而元益厭棄舉子業去而爲俠踔厲跌宕所爲多不中程度一時禮

法之士見之多避匿余益心奇其爲人以爲馬之不泛駕者不千里是何足爲元益病而元益性至孝奉太夫人嚴慈闈訓誨戒以勿隕家聲於是翻然改悟益購奇書秘笈驕承和南面而日與大人長者遊顧獨時時折節於余盃酒論文雄偉博辨率常屈其座人間以所爲詩相示往往有破幰之氣雅好爲律而不欲以律自縛擊筑碎壺蹴蹋感憤聊以自快其臆使天假數年必有進於是者而元益死矣嗟夫天之生才實難豈既生之後任其自爲延促而天不必爲之長養扶持耶抑才之爲道人衆嫉之鬼物忌之元益豈不肯藏其用而其爲詩多有感憤無聊之思托足無門之悲其亦有不自得於中者以自隕其生耶彼世之負才貴而壽者又自不乏此何以稱焉元益歿之月餘其嗣諸生永清抱其遺書而泣曰先生知先子深願有述余爲之論次如此俾永清能紹元益之志而光大之則元益爲不死矣然則永清之志其亦可哀也夫

以交游離合之情爲文中含無限感慨 張杞園

壽王先生序

從來天之所靳乎人與人之所與乎天而難必者富貴壽考有後三者而已而令聞善譽不與焉以世情之所望者止此也然富貴壽考有後三者而能兼于萬人不一二見其或有兼之者賓朋之頌禱子姓之祝嘏躋堂稱觥文采爛然矣進而諛退而徵文譏刺識者以為猶有憾求其不愧不怍視之者非溢美受之者無恧容海內蓋鮮其人是則富貴壽考有後兼之難矣而

令聞善譽為尤難若夫壽考矣有後矣兼有令聞善譽矣而爵不列崇班祿不躋膴仕論者遂以為於富貴一途為有餘歉此里巷細人之言而賢者不取焉何也彼蓋不知天爵之貴其重於人爵也久矣於今乃得又新王先生先生今年七十五進退禮如頹若渥丹從此而大耋而期頤尚不足為先生祝吾以知先生之壽先生有子男四人長者以選拔遊太學次者亦奕奕有聲庠序間孫男幾二十人玉顱犀角昔人所謂入王氏室觸目皆琳琅珠玉者又以覘先生之有後先生之佐斟庠七年矣無寧是不腆脡脯無以佐先生歡意洎如也顧出其私金以葺學宮鐫功過格以徧惠邑紳士覩其容各日也聆其言春風也久與之處溫乎若醇醪之飲人化雨之沁物也邑中推厚德者僉同聲曰王先生王先生令聞善譽何以感人若此哉或者曰先生之德足以師表百僚而吏隱卑秩位不稱德則是壽考有後令聞善譽皆為王先生所有

而疑若不足於富貴者余謂王先生無求於富貴而富貴反若有羨於王先生而不及者一啟之宮婆娑俯仰趨庭以嬉含飴而弄子于焉煦煦焉彼軒冕鐘鼎之家趨勢利若鶩者視王先生為何如哉先生意且倦遊將懸車西歸郡太守以其事上之撫軍撫軍以其事上之

天子行且安車蒲輪召先生為惇史憲考乞言之典將於先生始先生人爵之貴又與天爵並隆矣諸弟子其拭目竢之是為序

文勢如游絲之裊空而識議亦高　丘學山

壽梁母序

維營陵水心梁生以其母董夫人七十有八之壽乞余言以爲祝余與水心世講也莅不獲辭葢余齠齔不天失怙恃常聞故老時道先君子讀書于水心尊甫漢冲先生家遊處甚歡憶余數歲時入幼塾有先君子手抄古文一冊自秦漢以逮唐宋近百首字法簡潔端方德偶可想追甲乙滄桑與諸帙俱燼手澤無存每遇先君子所與交好之人及遊歷之地未嘗不欷歔不能忘也而于漢冲先生家爲尤甚念兩家以世

故多艱漢冲先生及于難余與水心饑寒頻仍各貧賤浮沉不相聞問者亦數十年而夫人以望八之年如古栢蒼松經霜雪風雨鬱然獨存即徵水心請余亦安能默無一言乎水心曰先君子天性豪朗好行其德其詳悉不可悉述而其最著者則有讓産賑饑數大節然亦有吾母勷助之德余小子敢邀君一言藏之家乘以貽子若孫俾知保有世德以勿頹越則君之恵其

無極恭漢冲先生尊翁之屬纊也手其庶出子付之曰以累汝使有薄田數畝足供饘粥足矣先生則揮涕言曰兒幸成立當以舊産二頃餘盡付吾弟可乎繼而先生之庶母復産一遺腹男先生則大喜曰有弟二人可以不孤力學治生殖田至十餘頃日益惟以舊産付兩幼弟俟其壯當令計而均分之爲之延名師益友朝夕誨育惟謹迨先生遭變之後夫人俾水心竟其均田産成其遺意云故明當懷熹之際水旱游

臻道殣相望先生出粟數百斛煮粥以活饑人夫人爲質簪珥以佐焉余聞之而歎曰賢哉母也丈夫子慮無不顧名思義者而或牽于室家之言鮮克有終觀先生諸大節固其天性特立獨行哉抑夫人勸助之德匪淺矣漢冲先生當明懷宗初年以覃　恩得貢例薦矣仕郊與不可爲高隱不出及國步變遷先生以夜變殁家亦中落閻左族右慮無不刀俎魚肉百計排擠者夫人集蓼茹荼教水心克有成立以至今日勿諭漢冲先生之厚德宏猷世澤于勿替而賢母之勤苦勤勞更歷艱難以衍福祿于未艾者正未有窮也余既爲母也祝者復爲水心也慶而又追念吾父母而在僅踰中壽余既不獲比于人子之數以稱一日之觴而又樂得吾先君子所與交好之人遊處之地抒其區區焉以拜手而共祝也

壽文不易作壽母之文更不易作此却寫入自巳情事文氣悱惻夙調婉逸脫盡壽文窠臼矣　嚴修人先生

東武山遊詩序

東武之人奇東武之山奇東武之人之奇予得而友之以予所交先後數君子皆磊落有奇節而以其餘溢爲詩歌多雄肆可喜東武之山之奇自少而壯而老日有拔公障日嵋眉九仙雁宕之諸在來胸臆間去予舍僅三百里而竟不能騎驢著屐一探其幽勝登惟負媿名山抑且嗤笑良友庚午秋日吾友學山丘君過吾廬兩訂遊約皆未果辛未學山自青郡返力邀予赴

前約予驅蹇隨之九仙五蓮之勝昔日形諸夢寐者今且攬之懷袖中見九仙之奇峭峻拔吾友之英偉卓犖者似之見五蓮之深秀蒼蔚吾友之風雅蘊藉者似之東武之人之奇與東武之山之奇益兩相映發矣吾與學山以兩白髮翁往來于奇峯怪石蒼松綠棡之下覩雲烟之變幻眺海波之瀠潫倡予和汝搔首青天則吾兩人之遊亦奇

雅奇蒼蔚覺九仙五蓮如在几案間　鍾聖與

楊澠谷先生詩集序

楊澠谷先生詩賦若干首吾邑嚴修人明府删定而爲之序其元孫稜淋又屬予序蓋先生當明世廟時吾郡諸先達相與聯盟訂社有海岱會稾傳於時蓋一時之賢士大夫前推後挽此唱彼和雖不可謂爲一代之作要亦一郡之盛事也亦以運値昇平縉紳先生結綬登朝則惓惓於君國投簪林下則婉孌於友朋泉石之間相與敦氣誼而尚文雅時爲之也先生以少年

高第又以忤時相罷歸清節直道隱然表著一時則世之重先生者寧獨以其詩歟繼而王弇州先生來視察吾郡諸馮及曹氏兄弟日與題襟載酒酬唱於雲山陽水之側覺昔人西園南皮之讌風流未遠皆諸君子海岱一會爲之推輪也吾青之人文盛於有明中葉以降者有如此比年以來惟顏山孫相國文定公其所著述南遊紀畧並顏山雜記卓然可傳於後而貴耳賤目之輩披瑕剔纇猶妄有譏議焉則吾青淳

厚之俗遠慨昔賢而㙲時推挽唱和之雅不可復作矣此吾所以讀湄谷遺詩而重爲士君子之生其時者幸也湄谷之詩賦今藏於家而綏絉賢而有文以百餘年之遺墨殘編寶而勿失兢兢然懼以泯没先澤爲慮則吾青文獻之家其所以克傳其先人者非綏絉吾誰與歸

老成之言典型之文使後輩人不敢自薄 李

澗清

續柴溪集序

昔人有言枯木朽株得見用於世者時也士君子不得志于時混跡耕樵牧豎間灌園鑿坯委棄于長林豐草中以没世斯亦已矣亦何必以詩見即不得已而爲詩不過亢而微末之音蕪萃畚一之響與蛙聲鳥語自爲寒溫已耳誰爲爲之誰令聽之而猶與當世之顯人長者爭一字之工希後世之名勿乃愚而左乎計乎吾友學山則不然學山老而不得志於時顧自喜爲

詩益甚乃其詩冲和恬適有王右丞白太傅之遺風學山其亦有自得於中者歟不然何其言之溫而不怨也予口訥倉卒不能以詞自達學山恢淵好議論予毎病却埽經年不出里門學山酬應人間事日馳踔數十百里間不言疲吾兩人反若有苔岑之合者今予與學山皆貧賤老矣憶辛未夏學山拉予遊九仙五蓮諸山仰眺萬歲天柱諸峯登望海亭東溟滄漭亂雲如崩濤湧墨萬松滅滅山花欲然兩白髮翁倚杖

吟𠍱覺詩思拂拂從十指出又豈古人所謂不遇於時而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際者歟學山又精於籌策亍嘗兩過柴溪見其溪水東流禪棲西繞頓置室廬井幹具有規條心計轉粗渭城屢唱始知學山以兼人之才而終老於柴溪柴溪之幸學山之不幸也雖然學山之詩卷常留柴溪之風景彌新讀書懷古之士或裵回流連于其側曰此天隨之甫里龐公之鹿門也則學山與柴溪兩無憾矣又何必歎息於學山之不

遇哉

貧賤人不必與富貴人爭詩名中有深慨始終以學山之不遇立論却又極占地步所謂借他人酒盃澆自己塊磊也中具無數曲折

鍾聖輿

送王黼章遊東武序

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則必有所寄以消其壯心老其歲月然亦有無所用于世自放于寬閑寂寞之野一丘一壑自謂過焉而世亦以無所短長目之其或負用世之才而不得竟其用其橫戈躍馬之氣一無所施則必求天下奇瑰偉麗之區山則摩雲蔽日之峯崖水則浴日沐月之淺瀚極退敞僻壤可喜可愕之境而後可以詭異其耳目而抒寫其胸臆如吾同年友王君

黼章是已余始見黼章于歷下又見之于燕京是時吾兩人年皆不滿三十黼章英氣拂拂眉宇間控一馬不施羈絡裸而騎馳驟若飛余心甚異之後別去不復相見繼黼章成進士令伏羌以微誤罷官事解後走塞上徧歷酒泉張掖甘凉湟中諸郡諳其土俗交其豪傑歸而與人談九邊部落機宜要害控禦羈縻之術雖昔人聚米畫地之策殆無以過又林居者數年君于是年且六十又三矣余別君且五載一日驅車

歎余門挑燈話舊歷言其兩年來遊羅浮南海取道榕城北旋覽甌吳越諸名勝寒暑再易遊屐幾滿寰宇今春又將泰岱謁闕里餘興勃勃將往東武一觀九仙五蓮金壑玉筝之奇焉余曰壯哉君酒間強之飲不肯醻慨然謂余曰予少時豪于酒後遭災難予手刃災讐以報自爾時戒飲三十餘年來若忘酒味者予聞其言瞿然曰予忠孝人也今海內晏淸一旦西方小醜逆我顏行至勤 六師鞅齡以往使有公等數人在行間又何至拊髀而思頗牧哉就吾兩人觀之若無所用于時而自放于一丘一壑以爲得意如予是也君則負用世之才而不得竟其用必求天下奇瑰偉麗之觀以自快者也昔馬文淵所稱老當益壯君眞其人哉君方遊東武東武多吾故人君出吾文以示之共悄以吾爲知言否

命意結體皆高于人一等非多讀書而勤爲之未易辦此 張北閣

嶽江草序

嶽江草者余自春迄夏遊歷所作也凡人遊之力必能與江山敵而後其遊暢因而詩之力與遊事相尋則其詩亦暢從來善遊者必曰山水言山至泰岱言水至大江亦極天下巍峩澎湃之觀矣山水日負其全力以供遊人之領取而人亦各隨其力之所得以自快究之所得之分數多少不能強同因遊者之力之所取以爲山水之力之所給則非山水之有私於人亦遊者之力有至有不至也余以春仲登岱躡日觀絕頂下視萬松濺濺行人如蟻蠕動松間或曰此走後石屋道也討其幽邃可當一日歷代碑刻及諸經峪亭臺可各當一日余心戀戀欲竭力竟不能留倉皇西去頓丘黎陽道上汗漫無所遇而返夏初遂決意南下渡河絕淮泗由滁陽抵和州老洲頭風雨中買舟橫江而渡登采石寓姑孰兩月餘夫江南山水之佳麗人士之輻輳首丹門次山白門北歸則爲廣陵余羈姑孰

去白門僅百里力不能至白門至白門矣又力
不能爲數日留而況於廣陵哉故余集中詩近
百首大半皆姑孰作也譬之友朋於泰岱畧得
其形似於白門則半面別於姑孰則留連寢處
握手相得甚歡也余之遊於姑孰其庶幾乎憶
一日微雨新晴登太平城隅一老父爲余言乙
酉 王師渡江黃靖國率衆南逸其追奔斬馘
處歷歷指畫如掌又桓宣武舊治前有宅以竹
編其門几榻依然友人謂余曰此阮大司馬作

燕子箋處也爲言其吮毫按拍之狀甚悉相與
慨嘆者久之竟以意滿口重不能宣寫兩月所
作大率付之山光水色歌塲酒社中而謝家青
山以梅雨連綿未獲登躡則是余於姑孰猶有
餘憾也而又何有於後石扈及白門廣陵若有
力而遊則仍俟之異日

人遊必視其力自是至言自登岱以至渡江
中有無數道里無數烟波文力固沛然有餘
矣 程侶建

壽妻李孺人七十序

予妻李孺人年屆七袠以七月十三日爲設帨
之辰諸男欲乞當世名人之言以爲祝予謂子
之知其母也畧不如夫之知其妻也許子之稱
其母也文不如夫之稱其妻也質予與孺人成
婚於亂離之日今垂老於太平之時五十年中
茹荼含辛手口卒瘏以仰承堂構凡人生未遭
之變難未有之窘乏予與孺人皆備嘗之迄於
今兒孫繞膝誦讀不廢田廬整頓舊業未荒追

憶昔年有如往刼使予不一一悉述之兒輩安
能悉知而詳識乎孺人生於邑東之稻田里爲
縣著姓累世多顯人外舅明經龍門先生以文
行爲邑祭酒孺人其長女也龍門公中年尚鮮
於嗣視孺人雖甚憐愛然覲謂溫凊綢逮饋飪
黹秩之事一皆教以法則曰異日奉舅姑相夫
子胥於女儀日頤嫺之勿教世俗以在母家嬌
稺爲得計也孺人亦能婉承父母意有賢淑聲
壬午之難予廷避稻田外祖魏氏樓龍門公與

魏氏爲中外屬亦命婦孺往避焉吾舅青崖公與龍門公以同里姻戚投分最深曰甥女端重有福相異日必爲德婦吾甥安氏子髫年負文譽予爲甥女相攸可乎龍門公雅意擇壻至舅舍共予商論文稅時予年十六率爾妄對深蒙激賞遂許字焉踰年甲申流寇陷燕京二東叔孟遜起于是年三月遂就婚于外祖家倉卒不能具吉儀席棚柴車一老嫗伴送而已僅十有八日而返里門時再經兵燹家具蕩析祗有老

屋數椽孺人處之怡然踰月而濰昌巨寇秦餐津等擁衆十萬而西聲言欲攻青郡予大父母遣予及孺人避亂於雲門山之陽杜家村時家累七八人釜無米竈無薪使令缺僕從予每晨起往山中拾墮樵日給日過卓午孺人待以爨火焉如是者兩月餘而流寇餘黨有趙應元者潛襲青郡人傳將四出抄掠杜村居人洶洶夜中各鳥獸竄予又同孺人走壩上石徑确犖數步即一蹉跌其地水泉驚迸深及數丈孺人往

垂絕觀汲歸爲予言俯窺井底僅如尺月云寇亂甫定十月始旋里舍刼略一空四壁蕭然予大父母老病衰頹予既無伯叔終鮮兄弟與孺人形影依依凡碓磑炊爨孺人皆躬自作苦至夜一燈熒然惟紡績聲與予讀聲響答相憐也已而相慰無異昔人牛衣對泣時也踰年予補弟子員又一年貿兒生自是家門亦漸有起色孺人常念吾父母不逮養奉吾大父母潔滫瀡燂醫藥病中撫摩抑搔之勞踰數歲無倦容又

天性勤愼強力辨明即起盥櫛畢始出中堂理家政嘗曰安有爲主婦而蓬首垢面對婢妾者乎生平非有大疾病未嘗晝日偃臥亦不肯一息晏坐比年予每以頹齡不宜過瘁爲戒曰吾素性固如是也平居自奉儉薄啜菽粗糲欣然一飽值令節佳時予好呼朋聚飲斗酒蔬具孺人輙應時而辦未嘗以賓至爲煩朋將或罍盃酌共予評家常畧及人間事於高門鼎貴毫無所艷羨曰士大夫家以有禮法爲尚耳閨閫顯

赫矣而門屏不肅是謚之厲也富貴奚爲僕子
年過成童者不使入中門婢從子姪非元旦賀
正經歲不覩其面家中雖長年厮役自事祗令
嫗婢傳語自少至老內言未嘗一出于梱其斤
斤以內則自開益五十年如一日矣孺人有高
識職度予凡十五舉而不第絕無憤激悻悻之
態惟以義命相勉貧兒子丑之役捷音聞於門
予窺其顏色淡然無異平日晚歲性尤寬和子
婦間或晏起斧繼不如法亦不加誚讓但以見

女子性嬌逸憐之而已其待僕婢曲有恩意卑
衣絮服皆預時而辦曰筋骨勞勤祁寒溽暑勿
令怨咨也使婢擇配不使踰二十曰既爲人役
矣又嫁不及時彼獨非人子乎體卹周至而於
辭擯之言則一無所聽蓋其律已嚴而御下寬
慈祥蓋出於天性云予落拓不能事生產孺人
亦不妒蓄積去年予病幾殆醫藥棺衾之費困
庀俱竭今春謀梓詩文以囊空欲中輟者數矣
孺人力爲縱臾曰子一生辛勤祗有此家私奈
何以數十金之費而廢千秋之業乎乃盡質簪
珥笥衣並粥其手績布以償梓値予咲謂簞兒
曰汝母不解文字乃能作爾語是不愧爲文人
妻與文人母矣大約予性褊隘孺人常佐之以
寬予性卞急孺人常濟之以緩予拙於應世動
輒招尤而孺人敏慧有識鑒其匡予不逮者爲
多予少孺人二歲白髮婆娑相對老矣孺人黽
勉操作如少壯時神明不衰而勤慎有加先哲
有言恭則壽從此而耋而耄皆可預期予舊冠

亦漸就平昔筆墨餘習雅不以老境頹唐自廿
玩愒予與孺人可交以儆亦可互相慶也再踰
十年予更以卮言佐吾妻八十之觴

太孺人淑德懿行全在識大體知道理不僅
聰明才慧無愧其爲文人之母文人之妻也
文能把定此意便得主腦至歷叙閨房瑣屑
而不見其碎踰千五百言而不覺其煩良由
遠溯班馬近綜歸茅故能高潔華暘乃爾自
非時流敢望項背　張杞園

壽光　安致遠靜子

杞臺讌遊記

予所居北距杞城可二里春秋杞侯大去其國即此地後易名劇新莽時爲張步所都城週圍五里遺蹟剗夷畧盡城中有臺巋然獨存高三仭廣可畝許上有神祠爲里人香火之所值春秋佳節予偕友人携兒輩屢飲其上每凭高遠眺北則海氣滄渀際天無垠濰水帶其左瀰水

環其右昔耿弇破張步於鉅昧僵尸相屬一戰至劇猶可想見其援戈斬馘處至於孤山東峙先山西矗南則駢邑諸峯聯亘蜿蜒與兩山勢相接連冬春雪霽羣巒迤邐三面如玉屏瀠帶尤可瞻眺予自少壯以至衰老登覽幾無虛歲緬想曩賢若王景畧之武功徐偉長之清節往蹟消沉無可憑弔而千百年來覔無英流傑士繼起而名當時傳後世者豈皆囿於俗而不克自振拔歟按水經注臺西有方池想亦當日遊覩之地今土人名之曰臺窪樵耕牧禾黍油然而臺上舊有予所勒碑文三十餘年已剝蝕不可復辨矣峴山漢水之思古今同慨俯仰千載何代無賢後之讀書懷古之士登此臺而徘徊焉流覽斯文或將喟然而長思也夫

俯仰高寄令人有千載之思叔子與懷於峴首右軍寄慨於蘭亭晉代風流于茲未墜　蔡漫夫

雪根亭記

余植松于北園之隅大僅如指計且二十年已成園矣擬建一亭而力不敷廹康熙丙寅春始經營掘棘縱廣數弓穹其上爲南北戸左右通甕牖焉壁稍加堊覆以茅亭成額曰雪根取東坡種松詩句以命名也廖西法黄石先生年七十又七大書頗奇偉余乞書雪根亭三字以額之毎當朝旭初升夕舂欲下蒼幹虬枝翠影紛披如水中荇藻蕩漾于空明有無之間余顧而

樂之値春秋佳晨或獨酌或招飲余飮最長輙頹然先醉醉則命童子取枕簟藉砌陰以臥醒而松風謖謖清吹拂袺未嘗不笑謦逐之勞而歎塵闠之遠也客曰子之亭陋矣且惓惓求書以章之作文以記之意何居余應之曰子但見吾亭之卑且隘而不知吾意之間且適也昔人有言齊雲落星麗則麗矣不過以藏妓女貯歌舞爲有道者所鄙訕余力不能爲画㮰雕砌以壯吾亭亦不能致名葩奇卉以耀吾亭又不能招豪遊貴客以榮吾亭無所奚于人故不競有所足于已故無求日與耆舊數叟摩娑徘徊于綠樹清泉之側雖値嚴霜積雪百物改觀而吾與數叟者方且歴寒暑而如新矣外要而不變則干霄拂雲老作龍鱗歳月驚鳳之吟將爲玆亭之鼓吹矣雪根命名之義不且有取爾哉因援筆而爲之記

是六一公風味而所見亦遠　陳蔚宗

丹泉勸學記

循壽邑而東三十里為丹水之涯余幼孤背依外王父魏氏家讀書於其地凡三四載逮弱冠李翁龍門以女妻余二十餘年中往來問遺率一歲間數至以為常庚戌春吾邑奉倩李君之子大木欲從余遊先之以贄余辭不敢當繼又殷勤造請余益辭不敢當然益不能卻於是偕讀書於丹水之精舍與余內弟茂原吾友乾一及兒質箕五六人相與遊處甚歡余於身世離

合之際益重有感也憶癸甲之際余初婚乾一為龍門翁猶子時方七八歲持餅餌與余嬉也龍門翁故艱於嗣是歲始舉茂原又一年余舉兒質方與奉倩讀書六安堂中聞大木亦以是歲舉則輾然喜謂吾三家遊處姻戚略同又相繼有子念益心喜相賀喪亂以來亟難魚尾干戈水火流離之變忽忽遂更二十餘年龍門翁以中年盡焉長逝奉倩方血中翰為　國家侍從大木近遊太學乾一茂原為名諸生兒子質亦能持筆墨以與諸君上下角逐而余遂已四十餘也可勝嘆哉古君子之欲有為於世也莫先乎學學莫先於知道尤莫要於及時昔之學者自八歲入小學以後其于六藝之旨次第講明浸潤之以諸史百家三十前後所學遂以大就然後出而應國家之務左右逢原而取之裕如今之學者則不然日役役焉從事於帖括利祿之學父以是勉其子師以是訓其弟其幸而得者奉臭腐為珍寶其不得者則亦終身於臭

腐之內而於昔人通經學古之意明體適用之方自首惜如也豈不重可哀乎余也濩落無成深悔所學之不得其術坐銷歲月方思為失晨之鳴亾年之補諸子其亦求昔人之所學者以為學而無貽余今日之悔焉則其進未有量已

序次得太史公遺法而其中身世友朋離合存亾之感文情悱惻最易感人　孫介夫

九日登㟢山記

㟢山見於水經注言其圓峭孤特齊都賦又言其爲青州之左鎭山西抵郡城四十里北距余舍半之俗名香山山以土爲膚無嘉石無美樹無亭堂可讌坐巍頹然一土丘耳余嘗騎驢背過其上不復反顧如是則陟眺何必於㟢山㟢山又何須於九日乎既乃以爲不然夫遠近視乎地雅俗存乎人拘曠因乎輿自昔巖巒邃壑荒蔽於遐陬弗草中者未易殫述而一石足豪一壑足隱或遇奇人逸士過而賞焉遂摩挲歌咏形爲傳記彼探索九曲之輿呼吸五老之峯者致固豪矣而右軍之蘭亭愚溪之鈷鉧又何多讓乎且此山避雲門大峴北徙數十里不與諸山作兒孫而頑然獨椎是地之善處其勝也雨後薄寒凄風號木獨余四五人攜觴眺豕遠追龍崗是人之無負乎時也山無名勝足供遊覽流連深夜至月映前溪猶不遽歸是輿之適會其暢也山南北逼近孔道巾車往來村落繡

置不知曾有人携酒登臨歌嘯如余者乎即有其人矣其顛倒淋漓極飲大醉俯仰高嘯以極一時之致不知與余何如也余輩異時得續前遊將追述今日以爲勝事即或有繼余遊者逸興流風或因余今日之遊而增劇焉余有以報㟢山矣

㟢山無他形勝而寄思獨遠只是胸中別有丘壑耳幽情曠致地以人傳可與水經注齊都賦鼎足千秋矣 趙宗可

雲門山記

自㠘山夜歸肩雨宿帝可含晨起朝旭澄鮮雲門青霽翠佪簷楹與帝可策蹇而西風甚厲帝可帽屨脫平田上如兒童捉紙鳶相笑爲樂近山數里小憇明邪太保阡尚有降撫島夸一家世守其田墓華柱石馬巍峩宏敞使人有冢象祁連之思詢樵人覓徑而西南陟取道至希夸洞洞壁兩層上爲紺黃下作青碧色如甓壁相承妙有矩度石像枕書而卧松陰覆戶石乳欲流東陟留弇亭亭有王弇州兩發磚火爲雨苔所使郡守置亭以覆之余讀公青郡登臨諸作勝情逸韻仿佛可想恨余生也晚不得一覩其流風亭西前砌置一石屏鐫雲門山三大字遒麗可敬爲喬公宇司馬篆書石在郡齋中郡守輦土得之以重不可致碎爲三舁置山上物理隱見成毀固有定數然全節以處毀與焚身以居高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矣降觀於雲窟爲開皇間李靖仙處前巷之祠老子焉尋石門北出中通夸㬥縱橫可數丈雲門以是得名相傳爲祖龍所鑿以厭王氣門陰左右鑿兩池形正圓水如積湫不可覩北眺郡城中故王宮殿絲瓦朱楹映日可辨夕陽冉冉欲墮遂取道北宿郡城回望雲門如半空晴月出沒烟嵐中驢背頻頻反顧至重巒蔽不可復見而反照已隱女墻矣

倩逸娟秀如黛峯新霽令人挹覽不盡正不必以刻畫見工 程石門

此記作于辛丑今已三十餘年矣壬申春日簤見扶侍再登其上篆書石刻丏道據爲几案留弇亭遺址僅存城中故王宮殿折毀已踰廿載瓦礫成堆禾黍油然而同遊如趙帝可諸君亦久掩黃土俯仰之間遂如隔世憶當時三韓夏公一鳳來守吾青百廢俱舉山上尚有贈怡堂閒雲亭並城隅范公泉後樂亭子皆一時鼎新今俱摧頹殆盡矣物理之興廢固有時哉 自注

遊石門記

丁酉秋余省試被放意忽忽不自釋念失計於名場者以友朋山水償之斯邑諸峯近在百里內因折簡邀新銘長人帝可諸子同遊皆欣然相從取道帝可舍一宿南陟黃峪嶺東眺灞水如玉龍蜿蜒與雲光日色互相暎射近石門里許遥盼劃壁青削壁上若懸蘿著翠人語稍稍響木杪謦欬然初不辨其槜薨也石徑犖确數憩北折而上山寺三楹廣袤僅丈餘砌下俯矚

來逕堅深烟平木浪層叠反居屐底左弄有懸泉自峭壁中出員者箸溜碎者乳滴受以方池瀠碧如絲沉厎才浸厂下數笏地不能遠滙矣寺背石壁矗立數仞萬松亂曲簪石罅中幾千百年物大僅如帚石間嵌佛像皆天寶年鑿遊女稱某娘不以氏亦覺雅馴可徵左旋山麓有洞深窅新銘偻而入絕處水湫不得前稍折數武懸壁中裂籐葛蒙茸巉削不可攀肩之始得躋焉各題名而下復折而東行如蟻旋有細徑懸崖脊其上下瞰絕壑窄僅受趾從者掖石齒鼻粘薜痕在反覆旁覡之無不骨栗更由寺右陟西北諸峯巔萬壑翠樹如屑雲奔濤宛延不絕頂之雲霧驟合暝色著荻憫嶺雨足若懸練涼颸蕭颯松翠沾衣僧厨催供晚餐矣題詩留寺中晨鐘欲曙念霽色佳甚慰披衣起看雲秣驢而去

遊仰天記

由石門抵仰天當扱徑釣臺崎嶇山中二十

餘里亂磵溪而西訊野人云過釣臺已五六里南行得白洋口去仰天尚二十里峰巒迴合黃菊丹楓濃淡遠近村落皆沿岸上下叢篠蒙翳人語自爨煙中出數武即不辨籬舍離白洋口行六七里北望石道人峯峯頭立石如人拱者傴者回顧者負者坐憩者如秋山行旅遠睇疑真矣南望佛光崖石壁員而銳者松毿毿覆之宛若佛螺左右亂峯縈抱時避時爭清泉激石雜卉披磴如是曲折數里始得仰天山寺寺東

向佛光崖壁之向之所望縈抱者兩翼之三面
列嶂如屏風如藩籬中夸㬎數畝若天建刹宇
者焉寺前有池方廣丈許北折而西伏流爲水
簾洞洞門高數尺巉巖欲墮水聲喧豗不敢狎
視夕飲三一堂中酒微醺限韻得絕句三十院
宇荒榛星月凉寂竟夜不能寐晨起尋觀音洞
石鏡高懸百尺先置欄鎖扃焉不可登南尋得
羅漢洞洞特寬敞可容數十百人壁上多勒崇
寧大觀間字剝蝕不可讀絕頂一隙仰透天光

仰天以是得名或云中秋夜月光透洞中脩夜
不復見矣右側有訖月亭明鍾大司空建東望
初月爲絕勝處僧云由山椒東旋有黑龍潭深
不可竟投以石輒雲霧出意已倦不欲往遂返
時九月八日也大約石門之山幽仰天之山麗
石門靜削絕塵雲木蒼秀然離石門里許頑山
童阜烏覩所謂石門哉由白洋口以往二十里
中峯疊叠深樹蔭溪轉無非仰天也幽者宜于
靜觀麗者宜于遊眺意欲石門結一茅菴面山

趺坐幅巾杖履往來仰天道中夫亦可以老矣
玆遊費三日而其始於乙巳訖於丁未

石門仰天　馮宗伯鍾司空皆有記得此幽細
工緻之筆如畫家變鉤斫爲渲染遂使景事
一新　嚴修人先生

遊五蓮記

辛未仲夏東武學山丘君自青郡歸過余舍邀予遊五蓮九仙諸山遲一日候予同往因與學山謀遊事謂喧鬨擱襍皆非吾兩老人所宜惟拉柴溪一僧同往及抵學山舍則僧已先數日化去明日遂偕學山南行信宿至永和園南抵五蓮可數里翠屏晚對山光排几相與題詩壁間晨起南行山蹊曲折泉聲瀌瀌石梁間如是者數里捨騎而登夾壁多奇石瑰形詭狀目不

暇給石罅生紅躑躅鮮豔映日又有白英綴條細若剪雪石壁横披雜花交映如屏風上行矣曲磴層叠數步一憩至山門拾級以登可數十尺上爲礬錫亭坐未久涼風襲袂挾纊猶寒少頃山雲一縷起谷中倏瀰漫如海霏霏滿戸牖雖坐崇樓複閣如泛驚濤雪浪矣晡時晴霽仰觀天柱峯矗峙雲表莫可攀躋東南登望海樓樓前有巨石如兩象臥而交其鼻中空可僂入旋登其背南眺大海濃雲潑墨粘天無壁輙作

搴裳濡足之思寺後石罅中置一亭亂峯葱蘢夕陽明滅西眺九仙巒岫拱揖如招遊人晚宿礬錫亭晨起霧霽山僧送客至風門口諸峯林立欲斜仰視心悸促輿人疾趨而過槲葉瀸瀸飼山蠶者架棚以居回望五蓮復迷來徑焉

遊九仙記

由五蓮入九仙山口無樹木石皆横理層累而成如李咸熈所画匡廬東浙筆意路半始有松陰山門宏敞萬歲峯體無寸膚形如卓筆巍峙

霄漢高莫與儷南望諸峯拔地特起北向萬歲峯有冠劍環峙拱衛之象峯頭多戴怪石如囷如屋如碓磴絕無根蒂類人工舁置其巔非巨靈操蛇之神不能作此狡獪寺門前有伏石亂松出罅中上刻碁局頗可坐臥前建一亭亭右巨石類夏屋懸空倚崖欲墮不墮亦不知其所從置午後西行山脊上可三四里南折入山蹊中箘篠蒙密曲徑犖确詢書院名甚俚廟倚石壁高仞數仞有飛傷戛然掠巖而西門前蒨松

謖謖石泉一泓甘冷可掬景事清幽頗暑頓滌日夕復返九仙晚宿寺中至三更月出闃無人聲寺鶴一僕出山門見萬壑白雲橫亘山足羣峯如游上三山縹緲難卽月色微茫嵐光吞吐疑非人世矣曉起復尋舊徑東出大霧不辨咫尺飯後至長城嶺與學山臨岐話別輒爲黯然

幽適峭蒨得晉長之逸　鍾聖輿

自鉏園記

余舍後築垣爲場並北搆一草閣寓陶公勸農之意名之曰解顏閣後有老榆數本合抱參天是余三十年前手植者又拓其地爲圃圃西種柳十餘株大亦數圍接葉交柯長條敧地墻内可用手挽壬申春日又於垣西拓地畝許繚以周垣鏟夯舊墻柳界圍中東西各劃其半爲濃陰披拂日影如篩曳杖布席其下心目爲之洒然圍之中先置一草亭衆松間名曰雪根亭之

西築一土臺高僅及肩棗桑林泊野望無際臺成而雨足因名之曰新雨臺下鑿池種芰荷池傍栽紅蓼紫葵映水如画亭前舊有一池畜金鯽數十頭遊泳於荇帶藻絲之間意洋洋然適也園之内自高榆疏柳而外惟松最多花竹之屬畧具點綴性復懶放不事修剔啟扉則細草芊綿青翠平鋪予名其園曰自鉏蓋用老杜葵荒欲自鉏之語也世間名葩奇卉朝榮夕瘁最久者不過以數日計以月計獨茸茸青沙先春

而生後秋而萎夏秋之間時雨霑灑新緑如濯軟碧成裀騷人逸士所以寄意於王孫託興於美人也昔鄒愍公惠山園初成邀鍾退谷往視曰荒園佈置如何退谷曰先生茲園止欠一荒字使退谷先生見吾園當必咏三徑就荒之句徘徊永日者矣

明淨 劉子羽

北園尋春記

癸酉之春三月上旬予至青郡登雲門東歸抵舍間自鋤園中羣花爭發予亟往觀之見杏花褪盡青子如豆少憩於雪根亭畔見有含烟裊雨細腰垂金長條踠地短葉含青盈盈而鬪舞腰纖纖而垂素手者綠柳也其有酒暈初醒桃痕未消殘脂霑雨絳雪回風者海棠也又有素紫交垂芬芳襲人舞袖翩躚兩相掩映者二色丁香也又有落英繽紛綠沼朱魚鼓鬣吹浪水

光花影絳彩交流者池上紫荊也朱璐火齊駢珠綴貝纍風向日獨立而含睇者垂絲也萬葩競燦如元夕之火樹銀花怒霄煇月容若無天者蘋婆也橫枝披拂淺紅淡白搖曳於冷月輕烟之中者素柰也紫蕤含穎玉葉流瓊春枝帶雨而欲濕剪雪臨風而乍飛者梨花也其他如芍藥芽淺牡丹苞柔紅荛初拆紫藤未舒如漢宮之佳麗三千金谷之金釵十二於鬱幕鴛幃金聲玉色中又勝以未字之娉婷待年之嬌嬈

也。於焉選芳。既倦息影。閒思則有乳松謖謖。絲竹修修。高槐參天。古挪蔭月。而門之左右。復有老榆十餘株。是予三十年前所手種者。如冠劍大人。裾襞老叟。偃仰植立。於萬紫千紅之側。傲睨而不顧也。予也既怡情於羣芳。復倘息乎大樹。或揀韻而吟。或命壺而酌。飲酒既酣。遂擷羣花。簪短鬢。拍手而行歌焉。人見予之介然無徒而不知予之自樂其樂也。視彼厭溺於聲色之場。馳逐於貨賄之藪。勞勞而不知止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潆迤似初唐人手筆 麗雪崖

晚讀堂記

甲戌春日。張子杞園過予。值茅舍新成。予欲以晚讀顏之。而乞杞園書。杞園歸。以八分大書晚讀堂三字。郵寄予。揭而張之於壁。客有過而覩之者曰。子以讀書名堂。甚善。惜也其晚也。予曰。正無嫌於晚也。子不見夫日之晚乎。朝曦初上。午照可中。俱炎附熱。翁翁鬱鬱。人之所競往而羣趨者。莫甚于此時矣。及乎夕陽欲下。餘春景升。雲霞萬狀。月光流碧。幽人逸士。方且因之裴回而不夕。子不見夫歲之晚乎。春華爛熳。長夏敷榮。萬彙鮮蘸。洩洩融融。懽菁華之零落。玩芳英于未銘。亦既娛耳目之觀矣。及乎百卉凋霜。雪厲水。以堅而爲冰。栢以寒而愈翠。君子方以之貞其操。而勵其德。予也少而爲學。晚未聞道。壯盛已去。智慧潛消。無用於時。無求於世。啟故篋而理殘書。窮道德之績言。探性命之微旨。雖髮雖衰。而意興尚未爲晚也。昔魏武帝老而好學之語。英雄遲暮。猶是處仲伏櫪之感。予將學

學焉惕惕焉讀邶之詩以自戒

一晚字說出如許妙義是聖賢自強不息學

問　蔡浚夫

紀城文稾卷三

壽光　安致遠靜子

三烈墓表

嗚呼世變之慘尚忍言哉故明當熹愍之際流寇荼毒海內蔓延豫楚繼於蜀於晉遂陷燕都其墮名城殺將吏弩戮縉紳人士以數十百萬計說者謂廣明之禍莫此爲甚顧其間捐軀以殉者亦間有其人乃或身當文武重任豕突鼠竄以免甚則反面事讐以爲得計至求烈節於簪紳閨閫之間殆矣降而至於廝養則尤難焉

如吾姻友趙子帝可所言益都劉生琦家塾師于生夫妻及一僕死賊事有可表而志者劉生言萊濰陽有于生攜妻館穀其家生弱冠恂恂雅飭妻新婚纔踰歲修潔明靚常愛艷粧昔合去濰陽近百里抵秋婦思歸寧劉生家以道茀懼多莽伏競尼之婦兒女子情不聽愈益任計即往當縕服避暴客婦艷粧一如平時生妻各跨一驢與劉生家一僕持梃行不數里秫田中

忽呼哨聲五六賊露刃出生跳而逸伏數步外以伺賊急持婦僕奮梃擊之賊叢刃焉遂斃婦大呼曰吾父吾夫皆諸生家義豈爲賊奴所辱以手抉賊面血濺衣襟生聞之奮而前徒手搏賊遂遇害賊恨甚乃支解婦糜其體詰旦劉生家聞行路籍籍往視之收殘屍具棺衾瘞焉其父老諸生來會葬歸痛哭以死踰年流寇陷京都賊黎斜爲大盜與一女巫言欣婦時截雙足歸置篋間已乾腊取而玩之碧纏紬鉤色澤黯

淡矣憐哉余聞之而嘆曰闖賊流毒中原淫酷之狀史冊所罕覯吾二東以僻處陬滋幸不罹其害然田間刼盜憯忍若是氣運使然也婦死於夫夫報婦死僕爲劉生僕亦奮梃急鬬死使三人者幸而膺國家之任卒有非常勢必抗兇決脰以報君父無難也即不然使三人者生於通都大邑縉紳傳聞之區亦必有大人君子表揚而記述之以聞當世傳於來者乃三人死踰二十年而數十里之內竟無知者劉生不忍沒其事欲伐石以表其墓而亦可徵文於予予謂婦死於節夫死於情僕死於義貞烈猶在千古常新後之跡人義士與爲人夫婦僕隸者流連墓側必將追念往事感慨激泗而如見其人者焉余媿不文特表而祀之以俟後之采風者于生名陞字霞舉婦夏氏僕名邸三僕

古今節烈之事不少非得文人三寸管表章之亦與飛塵野草同其磨滅而已得此文覺于生夫婦與其僕三人千載猶生 孫介夫

張烈婦墓表

天地淸淑之氣鍾於動植之物者爲麟騶鸞鳳爲古柏幽蘭鍾於人則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生不擇地出逢其時是氣之所磅礴流衍含英吐華於人間如青霄之有景慶黃輿之有晏淸間世而一見而紀者遂以爲國家政治之所浹流上之當宁傳之簡編相與歌詠而樂道之而求之於閭閻蓽窶之輩爲尤難於今乃得之於吾鄉張烈婦婦年才十九耳爲傭農女爲五月

傭農婦姑茶然擭婉孌於舅姑之側茅舍兩弓齊日一杯相其夫於朝耕暮耨之間怡怡然致足樂也里人僉謂張氏娶人子乃得賢婦無何而其夫病病且彌留張目熟視婦曰與子同穴及夫瞑婦晝夜啼泣誓以身殉其舅姑護持唯謹不獲間已而好語紿其舅姑曰兒念轉環矣若得襁褓兒以後夫兒且不死以待其成立因稍稍進勺糜且日持三升麥往北舍求碓磨其姑謂婦數哭泣力衰且倦矣盍歸小憩毋遺小姑往偵之小姑兒女子情性中道往鄰舍嬉戲及歸而啟扉婦已盥櫛著嫁時衣投繯絕矣去其夫死僅九日嗟夫考之史冊女節不少概見如貞羅紀配荀采桓婺諸人或生於閥閱之家或漬於詩書之訓賦言以見志捐軀以就義亦其得於家訓姆誡者素且深若婦者一窮簷蓽屋之女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奇貞烈節炳耀天壤視昔史冊所傳更爲卓犖蓋天地淸淑之氣雖遐陬僻壤有時而一見亦以徵 國家四

十餘年深仁厚澤涵育教養之外而吾鄉賢媛遂應運而生也予以其事聞之邑大夫已立棹楔以表而又無力上之大吏以邀
綸綍一字之褒因與鄉之好義諸君子醵貲以祭勒之貞珉用謀不朽嗚呼芳魂如在幽貞不遠一抔之土未湮三尺之碑常存後之有心弔古之士過其墓者於落葉荒樵之中漁歌牧唱之餘咨訪舊蹟摩挲遺文未必不有迴車太息漬酒裴回而不忍去者至若士大夫讀書道古

名列簪紱身僞君父之難而見利亾義苟逸鼠竄以免經烈婦之幽操必有掩面疾趨而自愧棄繻之不如者矣因不辭而表其墓婦名昭成承祉民王奉志女夫張福春例得並書

墓表與記傳體不同以議論爲序事前後文瀾俱極壯濶 蔡澂夫

叙述節烈易於矜張文字說得煞有關係而氣象雍容不迫昔人謂歐陽公爲文中醇醴于此作亦然 李淯浦

太學生李公墓表

故明太學生李公諱字耀初旣卒之三年爲順治十有一年其子憲卿以罪 恩貢太學又九年授青州之沂水丞丞沂八年奉撫軍檄以才幹視篆二期於是距公之歿蓋二十有二年矣致遠以甲午歲與通譜牒及涖期又雅以文字相交好憲卿手公之行畧而泣曰不肖孤幼攻苦制舉業期得當以報所生今仕邑數千里外祿不逮養又未得致一命以慰逝者惟是藉君

一言表章而紀述之死且不朽按狀公爲閩汀之上杭人世有隱德父魁湖公有子三人季卽公也公生而豪朗少習舉子執不中程式久之意忽忽棄去曰訐然范蠡修備知物權衡取予之術上可施於國下可用於家智豈出章句瑣儒下乃積居逐時不數年而稱斉富慨然曰丈夫子貴自行其意雖差蝸緒侏侏爲儈儈狀義不爲也聞吳越饒佳山水人士輻集公往與其賢豪遊中年援例入南雍雨花牛首秦淮燕磯

日偕諸名流縱酒跌宕談古今治亂如指掌研衡世變思一用其所自得知時不可爲晚年遂返棹歸杭幅巾杖履優遊金山鷗閣間煦煦然飲人以醇寒者取衣饑者取食疑者取决一邑稱爲長者邑大夫衆鄉飲禮凡三邀公在以爲重杭地南接潮海當明崇禎戊辰歲廣寇猖披撫軍臨杭出師公首助餉千金丙戌廣寇合十餘萬攻剽數匝从不解士氣如墨人皆巷哭旦夕陷矣公出數千金募死士登陴奮擊賊氣

奪宵遁去城賴以全戊子杭大祲道殣相藉公出粟千石以活饑者杭人至今稱之曰吾杭數千家居民十餘年間一罹於兵一荒於歲父兄子弟得完李公德也公忼慨急公固其天性至於瞿垣聃居橋梁道路有所興葺皆慨然獨金錢任其事曰苟便于人皆吾志也盖公之喜議論好賑施自少至老未嘗衰嗚呼其可不謂之好行其德者耶自撫藩臬憲皆以公卓行具棹楔特旌且祀于鄉今舉行矣公享年七十有六

男孫共四十餘人當有顯其世者致遠讀公之狀而嘆曰明季士大夫玩愒習于晏安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無不廣營三窟以自便其私及國事壞而家亦隨之使當時秉鈞樞祭邦伯者皆能如公捐其所有以急君父之難於公家必能有濟而私亦可完觀公之捍杭城食杭民至今子若孫繩繩緝緝以世厥家爲善之報何如耶乃公竟不得施於政而僅及於鄉余往往聞父老言故明熹愍間事未嘗不嘆息流涕

而爲士之生斯世者惜也故于公之生乎特表而出之使爲善者知所勉焉

味外之味令人含咀無窮故稱碑版絕調 張杞園

朱文懿公墓誌銘

康熙戊午秋七月余寓濟南客舍有孤朱生持
吾友謙齋葛君書並文字一帙叩而言曰此先
考文懿公行述也先考自通籍爲邑宰歷郎
署所交當世南北諸貴顯不一人病而有治命
願以墓門石託先生以先生不妄譽其言足徵
也余愧謝不敏按公狀公諱長泰字謙茹別號
般水自青州渠丘徙居德平傳五世爲公之曾
祖繻繻生三子仲價俊俊爲邑諸生鄉諡孝惠

先生俊生時化舉萬曆乙卯鄉試時化生子三
人長長乱爲崇禎己卯舉人佐郡廬州次長濮
爲邑廩生季即公也公生而穎異五歲屬對有
驚人語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乙酉鄉試薦四房
第一人丙戌擢南宮丁亥入對　大庭座主某
擬公部屬公謝不應謁選得含山令胥役持金
數百來逆之境上以舊例白公斥之既抵含益
務以儉約自律日所給自茆紫莧而外惟飲含
水一勺而已而于讞決則精明如神和州有某
生持金抵含舍比且橐中盡鐵石而其中有斷
扉戍人吏相顧錯愕公笑曰是當叩諸司戶之
神道吏盡叟諸扉堂下而扉戍斷處與主人內
扉合公叱曰觸金者汝耶主人懾服還其金由
是大江南北至以俚語目公以爲包孝肅再世
追戊子王正賊假故明史閣部名聚衆數千破
巢逼陷無爲軍含民驚竄四出公止之曰無恐
吾爲爾守也乃矯爲側院勅賊檄聲言大軍旦
夕至賊氣讋不敢進公陰遣死士千人夜擊之

賊奔皇各散去集掠鄰境含民削木書清官朱
公地界字樹境上賊相戒不敢犯辛卯入南闈
分校先期有以三千金屬公爲從寬地者公焚
其札勉以義命自安而所取士皆一時英雋蓋
公讞獄之明禦亂之敏取士之精至今吳江人
能言之公在含五載以治最入試省銓皆爲第
一皆爲有力者攫去人或爲之不平公曰彼固
以賢進也何抑鬱爲改授戶部雲南司主事
國例以滿漢官共理司事而公屹然獨斷無所

依違既榷務河西廉約一如令含山時脂膏不
以自潤而掃除弊竇一以通商利國爲主有貴
人勢甚張欲啟閘放舟公怒曰朝廷設榷以筦
漕舟商艇爲京師百萬生靈供給計豈任人闗
出入地耶奮袂頳頩將擒之其投水中貴人引
鼻縮服曰强項令故態復發矣然亦以是深啣
公會鐵山王公出督倉廠深歎其才倘大兵南
北交錯商旅道梗入夏河決居民漂沒貧販絕
跡丙申赴部考核鈌額鏹一千六百有奇奉

命賠補蠲産以償及戚屬貸助不滿千金戊戌
恩詔蠲除而公已絕意仕進矣晚歲爲吳越遊
陟采石泛姑溪西覽明聖湖登兩峯天竺之間
意栩栩然適也歸來潛心著述尤研精于周易
一書居常自歎曰康節讀易冬不爐夏不扇者
三十載我輩分陰可惜深愧前賢也公家居不
事威儀屏輿蓋曰國君入里必式吾敢作貴人
狀車上儛耶毎風日晴和輒坐几命二奚舁之
前桁後輊人以爲有陶令藍輿之風焉公自道

籍以至宦罷四壁蕭然而拯難卹貧則引爲己
分內事家有一姊爲其父贅去而姊死公召其
夫以原金畀之燕京有鬻姊者後知爲士人子
予之金而還其女公好義出于天性有如此公
嘗自言生平有三事居官則順民情處困則順
天命讀書爲文則求實理古之所謂篤行君子
者庶幾無媿歟公歿而里人謚爲文懿先生殆
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公所著有主敬齋遺稾若
干卷藏於家公生于某年月日元配某子某孫

某嗟乎世風之漓也久矣士則蕩檢踰閑以干
進爲急務仕宦則思營苞苴長子孫仕而歸復
請託乾沒以累其鄉人聞文懿先生之風其亦
知返也乎吾友謙齋不妄言余昔過含山含山
之人有去後思是可以銘也已爰系之銘曰
今之廉吏古之清郎仕宦不偶遺祀桐鄉我銘
其德遠而彌芳誰其有泚纍綬銅章

序事之文至此所謂絕似西漢直與子長馳
騁上下者也 張杞園

張龍輔墓誌 并銘

嗚呼予尚忍銘吾友也耶憶弱冠時聞朐山熹若張先生講明理學余同令通政李君奉倩伯仲往從之遊先生令諸子主我其季與余年相若特相欸暱則今所銘龍輔君是也君時年正少忼爽有口辨相與往遊浮山冶水間歡甚無厭又數年而熹若先生去世余爲之潸然以悲君以狀來因傳其事載邑乘余家食杜門雖去君舍不百里不能常晤或以試事過青郢晤矣

又卒卒別去求如曩時浮山冶水之歡安能復得耶君晚年病痺不良于行者三四年病良已前歲又晤君于青郢足小跛而好談論慷慨尚如少時及今歲仲夏再至青郡以幾于一晤而君已不起矣君天性至孝朐之人士皆能言之十齡時即從熹若先生宦遊湖南兵火烟瘴間關萬里中再同往反及熹若先生自湖南司理投紱歸君事兩尊人委曲色養溫清定省刻不忍離熹若先生偶亦恙勉令之退即伏寢門外潛伺氣息至終夜不寢熹若先生歿廬墓蔬食者三年以熹若先生病中思橘不獲每歲時薦橘悽愴悲懷即終身不復食橘其至性純篤有如此至于奉寡嫂撫孤姪凡族黨婚葬周卹無不徧給每歲値荒歉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尤篤于友誼進士陳君天襄歿于湖南其子不能自存君捐産以存活之諸生袁君克言歿而託孤于君君以女妻其子以克有成立其慷慨好義一皆出于天性無矯情徳色傳之所謂獨行

君子非耶君與余同歲生以余與熹若先生有文字之雅不敢以輩行視其謙恭好禮大約得之庭訓者多矣君有子皆篤行能文是當能繼君之志者葬有日矣諸孤以狀來請銘君諱嘉賓字龍輔號念劬其世系具載余所爲熹若先生傳中君有子男五人長淳邑庠生早卒次敦臨邑學生娶安丘諸生吳公猷西女繼娶歲進士孫公念兹女次敦仁邑學生娶邑庠生高公清卿女次敦倫未聘次敦素聘安丘歲進士李

公端衡女女三人長適太學生劉公美修男邑
庠生渡次適邑庠生李公伯祭男邑增生亘次
適貢監生衣公克言男貢監生佩璽余旣傳熹
若先生矣今又銘龍輔兩世交情亦可感也已
銘曰
孰或擠之而不貴仕孰或扭之而不耆耇維孝
與友以克昌厥後是維仁者之壽

一篇交情文字而風韻煥發佳致蔚然　張杞園

李母陳孺人墓誌 并銘

李母陳孺人即余所撰墓碑擢初李公之繼配
而吾友憲卿之母也憲卿爲沂水丞來覲京
邑未踰月其家人以母訃至憲卿擗踊痛哭如
禮致遣匍匐往弔憲卿稽首請曰吾踰六千里
而就一丞不得視吾母之含斂余罪人也余何
以生爲然吾母賢母也願有述母生于右族示
歸吾父生不孝孤等四人撫前母所生三子恩
義維均授衣推食必先三子曰何敢以吾子先

前母子故三子習于母之慈而忘其失所恃也
吾父覲客如家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始一返千
舍吾母拮据家政課諸子誦讀禮讓恂恂有法
則日勿以而父遠適墜其業故諸子及家人牢
服其母之訓而忘父之久客也事吾先大父母
質明盥櫛視寢膳親浣廁牏先意承志無忤色
無惰容日出者爲親計賑薪居者爲親奉甘毳
職也故吾大父母安于母之孝且謹而如吾父
之在側也至于潔以奉祭祀厚以周親族寬以

馭僕婢歷五十年如一日迄于今子若孫什佰
其人筆田墨耒以不至隕越顛墜者非吾母之
德不至此葢憲卿之告于余者如此嗚呼可謂
賢矣余與憲卿交閱齊踰數千里未嘗得母之
行事然視憲卿可以知母矣母生歿子孫詳載
狀中余覽憲卿祭母文有不能終其身于丞則
母亦不終爲丞母反覆其言而傷之討憲卿之
貢入太學也年始踰冠可以需一第乃不必俟
其第矣不必第何必不仕仕矣何必不丞不負

丞斯不負母語曰公慚卿卿慚長彼世之高爵
膴仕而不辱其親者幾人哉憲卿才而敏必以
吏治聞于時一丞何足云余傷其意而爲之銘

銘曰

子也而才不必膴職子也能養不必在側俾而
熾昌以報母德是宜爲銘永勒貞石

不可及處只在眞摯命意造語更極韻折 張杞園

李母崔太恭人哀詞 有序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載　詔求直言內外大
小臣工咸思精白乃心効批鱗補衮之忠者若
而人維時少詹學士霑化李公言過切直部議
遣戍遼左又七年
天子益習于治思求故劍于是李公自戍所釋
回搏顙　闕下歸田里值太封公歿已踰年竭
蹶襄事時太君年已六十餘矣是歲
世祖皇帝龍馭上賓公母子望　闕號泣擎擗

之慕倍切常情自是公婉戀於太君之膝下斑
斕色養者幾三十年至九十終於內寢公乃自
爲太君行述纖悉條列纏綿宛篤以告世之能
言者余小子垂髫時於外舅丹泉龍門李公家
得讀公闈牘及公在禁林則讀公館閣之作公
戍三韓則讀公感懷之咏常慨卒於貧賤不得
登公之堂一覲顏色去歲甲子秋長男質乃得
與公之季子同舉於鄉以講世誼又安可以不
文辭余以爲讀公之行述而得三善焉夫世人

之胄於瞻儒也久矣其子甫登仕籍則敎之婚姻淟涊爲繞指柔循級需次以至高位貤封禕翟之榮軒軒意得以驕其親戚故舊稱爲晉宦足矣方公之慷慨陳牘也又官非言職乃封公與太君寧不能一言尼之以幸無罪以爲吾子但言其所欲言上不負國家下不負所學禍福非所計也迨至氷天七載公揮毫濡墨於風饕雪虐中吟哢成帙海內傳誦而封公與太君方暢飲浩歌毎借昌黎之潮州坡公之儋耳自慰

以慰公于是知公之戀戀以入告於王上者皆封公與太君之諄諄以提命於家庭者也于是徧也可以敎忠太君以大耋終親見其五世孫男女七十餘人長孫提南宮季孫舉賢書其餘芝蘭玉樹濟濟克庭公左右奉養者幾三十年爲子如是可以無憾矣公年已七袠猶哀戀孺慕若不能一日去乎其側至引老萊子之娛其親者以自恻而不敢以老自恕也仁人孝子之言藹然可親而惻然可感也于是徧也又可以

敎孝唐崔南山氏諸子婦毎明旦盥櫛上堂遮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寧及終宣言願世世如新婦孝謹崔氏之門必大宋蔡文忠公母年九十天子賜以冠帔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太母奉其姑八十五而歿稱爲孝婦一門甲第奕葉聯公爲太君行述而約畧其言曰吾母非不以仕進爲榮而審於其子之不才吾母非不以饒裕爲樂而安於其家之素寠吾母極喜子孫之讀書而不忍呵責吾母最望族姓之雍睦

而不言是非有餘量者必有餘福即以上媲於唐宋之崔蔡兩家何多讓焉于是徧也又可以敎慈子臣之大節哀榮之極致於母一身備之矣余小子不文敢撰詞以致哀誄焉於皇太君實維德人天畀壽母慰我勞臣禮宗梱範垂九十春母有令子爲國之楨鸞坡螭陛視草彤庭人爲母慶母不謂榮天門九重虎豹𡌖𡌖白筆青蒲有臣婉戀玉女抱牘春温雪霰朔風栗栗眉氷鬚鬚甘之如飴臣罪當逐七載氷天歌滿

寒谷魚雁杳莫關河阻修子嬉偕耳昌黎潮州
人爲母戚母不謂憂　恩釋歸田滲漉是將伐
荻種秫潔爾酒漿奉母大耋既壽而康謝家芝
蘭王氏琳琅濟美詵詵象勿烝庶德爲稱丕奕
世熾冑小人有母中道云亾緬想音容追慕傍
徨載歌載咏涕泣淋浪

劉彦和有言誄之爲制葢選言錄行傳體而
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
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先生斯篇可
以無愧　張杞圃

先祖考省川公行述

輿山之北十有五里古紀城之南二里左灤水
而右巨洋有邨蔚然百室萃聚是維安氏之居
相傳自明初高皇時徙居玆土或云遷自遼左
或云遷自棗強以累代無顯人其世次不可得
而詳然吾族之稍自振拔自曾大父西川公始
而其承基積累以克有今日則自吾大父始以
其德也非以其爵也西川公有子五人行三則
吾祖省川公諱行邑曾大父生而任俠雄於里
中殖田至十頃里中爭鬭不決者咸來取平焉
其貧弱者必力扶助慫恿之其挾貲而豪者必
摧折抑持之使不得逞乃已及省川公年弱冠
即付以家政乃劑剛爲柔排難解紛坦懷溫語
出中心達於面目務使人人各厭其意而去然
人有緩急未嘗不以身任其事公舅孟氏爲直
指公所逮逮去事連及公嚴刑拷訊身嬰三木
竟不一言其蹤蹟孟氏免公亦無德色公性至
孝西川公已老諸子以次傳餐匇有不愜即挾

僕被就公話欵曲原之色平諸子乃環進飲餐
歡笑如故云憶予六七歲時西川公及吾曾大
母皆年近七旬皆無齒不良於啖公手調甘脆
以七箸親進之食訖必溫顏怡聲詢其既飽而
後退並歲以為常矣公自析箸後產業益薄稍
衣秫粥怡然不厭而族人待以舉火者常數家
值明季歲祲就食吾土者多平原禹城人有餓
夫縊於村南墓樹公救之餐於家待歲熟然後
遣還鄉里公歿後三十餘年其人皤然為老踰

四百里猶持楮錢來拜公墳墓焉公讀書雖不
竟學然雅重文士或名流過從必持觴親酌勸
酬以相歡洽課兒孫誦讀明星熒熒即呼令起
至丙夜猶不休時時具糗餌以慰勞之又好觀
古今忠孝節烈遺事掩卷成誦往往為人稱說
書法圓勁即獻歲門扉濡毫大書皆聖賢勸誡
格言不徒如文士以點綴春光為妍也崇禎壬
午 大兵掠地東省予同季叔慎避亂稻田外
祖魏氏樓公則往避吾村北故明藩王樓隔今

則為孟氏樓鐵騎數百圍樓力攻兩晝夜孟氏
樓壞焚殺四五百人而公與吾四祖省我公力
守藩王樓諸騎製木牛驅漢人施钁钃穴樓洞
穿積薪內焚烟焰漲天省我公濕衣絮塞其竇
以神銃擊之術却繼而火愈烈攻圍益急樓上
男女皆伏地喘息欲開門迎降公以白刃脅之
曰懦奴先動者斷此刃乃止攻者亦力憊而退
樓中數百人得完皆公力也歲在甲申予叔慎
以弱齡天亾公意緒忽忽不樂遂病痺七八年

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嘻乎公長身而赬色修髯
拂拂望而知為偉人身雖一布衣乎其淡於利
也千金不能動其勇於義也萬夫不能回其事
親也孝其處兄弟也讓其遇故舊也厚至今環
吾村數十里內得之故老之傳聞無不以公為
長者也迄於今有田可耕有書可讀使得免饑
寒而勤佔畢者皆公之貽也後之子孫有能繼
公之德而恪守之可謂能世其家矣若富與貴
吾何羨焉吾何羨焉

起手似漢人通幅無設詞無曲筆偉人長德紙上類毛栩栩欲動此爲爭於述祖之文棣

厚齋

先考府君暨先妣魏孺人行述

苟有之孰無父母乎則有父母矣吾父母則若無子也非無子也盖有子而若無子也子之於父母也養焉耳葬焉耳顯揚焉耳若三者無一而徒恃區區之空文以傳於後即傳矣究亦何補於終天之遺憾而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况其未必傳也雖然不可以不示我子孫而私心之萬一亦欲乞憐於當世之大人君子也府君爲先大父長男諱恒字承之生而清癯甚然性

嗜讀書紙窓茅屋燈火熒熒左藥鐺右書卷伊唔至丙夜不休憶予五六歲時吾父夜讀畢抱予枕肱而卧膚不掩骨肌熱如火予輾轉不能寐吾父撫予而言曰予病如此不知能見汝成立否予當時亦不知其言之悲也憶吾父一日自郡試失意歸吾大父怒曰汝窮年矻矻誦讀竟何所得而妄縻老父廪餼耶因取案上書手提之吾父嘿不自理跪拾亂帙徐爲整齊頻置几上泪隱隱承睫矣然退亦無怨色吾父楷書

端潔有法見而知爲正人吾父卒時予年始九歲吾大父取平日所讀書盡焚之靈前曰儒冠悞人使吾兒竟以此殞其生乎祇留吾父手抄古文一卷曰此汝父手蹟也甲乙之變與室廬俱燼焉嗚呼吾父生平不妄言不苟笑不喜飲酒淡然如一泓止水對之躁心頓釋予幼時不檢吾大父常形之曰汝父生來未嘗有非禮之視每自書舍歸聞室內有婦人聲必斂履而退雖家之傭嫗佃婦皆如此嗚呼古之所謂潔已

篤行之君子何以過乎吾父卒時年止三十又二吾母以頭搶地欲死者數矣吾舅青旭青亂兩茂才予予而泣曰妹死此子將安所託然自是亦得瘵疾又三年予十一歲出應童子試稍見頭角吾母曰未亡人可以報夫子於地下矣遂嘔血數升卒事俱載縣志吾父在篤行傳吾母在列女傳憶予三十時先世行述草刱一帙附僕衍中未遑繕寫歐陽公所謂尚有待也迄於今尚何待哉落拓青衫白首無成學不加進而志力日衰使吾父母之完行苦節不獲彰於世不獲傳於後人是所謂養與葬者既不能遂而文字之表揚又没没無述焉則終天之憾愈無以稍伸於萬一矣惟當世之大人君子憫予煢孤之負罪於天早失怙恃又經鮮兄弟集蓼茹荼以至今日而俯賜之一言焉吾父母不朽予小子亦藉以不朽矣

追述情事低回欲絕令無父母之人讀之憮然以思悄然以悲不知涕泗之何從也纏綿

悽惻可齊蓼莪之篇　蔡漫夫

祭六姨文

嗚呼姨亡而吾　母之同胞無復在者矣母同胞姊弟五人大姨去世最早余亦不復記憶而吾母歿時余方十歲時時往來舅家六姨方笄見即撫余而悲兩舅俱以高才爲諸生值壬午之變大舅死于難三舅數年前客死濟南祗餘六姨一人姨丈在日家稍稍饒給日課兩弟誦讀值余往省視姨視余如子余見姨如見母也後姨丈歿而姨之家亦漸落兩弟又廢書余一

再往省視見其厨竈蕭然心常愴悽悲傷人生母黨唯舅與姨爲最戚舅所遺諸弟無片椽尺地寄人廡下各東西散處如亭皐落葉隨風不知遠近姨家所遺兩弟僅有茅廬可蔽風雨腴田盡割炊烟屢斷其去舅家幾何余亦青衫僱蹇今且老矣食指日繁又復不能自給債負猬叠如轆轤刼無時可了正昔人所謂短尾牟不能自庇何能庇人舅姨之與甥所謂至親骨肉相依爲命者而余尤爲諸舅與諸姨所屬望今視諸弟之埶埶經窶不能引手相援六姨見吾母於夜臺知不肖甥之非才凉德有愧于舅姨有負于母恩者多矣尚其鑒而聽余言乎

哭姨母從母夫人着想便覺千萬哀痛集于筆端眞不堪令無母之人聞之　張杞園

祭李乾一文

嗚呼修短不齊者理數之常而惟賢人君子之生于世世之所敬慕而景行者使之位不稱其德德不延其年尤爲吾郡所痛惜而涕洟者也公之尊甫坦翁孝廉先生去世早公始十餘齡潔行來修宛若成人公之母夫人督而綜理家政內外嚴肅公悉心聽命絲粟無敢自專慈顔少有不懌公慄慄然若履春冰必百計宛轉以獲其歡心而後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

及母病咳嚥痾癢抑搔撫摩未嘗一刻離迨母夫人歿已數年每語及淚即忽忽承睫曰某不天不獲逮事先君子孤兒寡母相依爲命而吾母又不獲躋遐齡某何敢自比于人公有庶母妹于歸營陵公歲時餽問幾無虛日公終身與人未嘗言其爲庶出即姻戚友朋亦習于公爲同產蓋公之孝友出于天性絕非世之矯情飾貌以塗掩世人之耳目者比嗟乎公生平無一言之僞無一行之玷邑之士大夫信之鄉之父老兒童信之公少壯時攻苦衆子業屹屹窮年而竟不得一第而又不及下壽以歿所謂天道者其可問耶其不可問耶公晚歲小營菟裘于丹水之湄延青引翠搆亭鑿池將以爲終老之計迄于今過丹泉之側聽春鳥之嚶鳴秋蟲之吟號尚憶與公觴詠于其中風景宛然存歿異域公之魂魄尚猶往來于其地徘徊而不能去耶嗟乎世豈無躋膴仕享耆齡孝友不稱于家善譽不聞於里內跙外夷人執其貌而信其衷

而內有慚于衾影幽難質於鬼神以之視公猶鴟鴞之于鸞鳳枳棘之于芳蘭果孰榮而孰辱孰修而孰短耶則公之不得永其年以奄逝其又何憾耶今日者牲肴在陳尉酹在爵里社賓明濟濟趍蹌公之英靈應不與飛塵萎草同歸于物化庶其鑒余輩之微忱而欣然其來格乎

章法錯落中含巧妙以生平至交而不作痛哭之態則文彌朴而情彌摯矣 張杷園

紀城文稾卷四

壽光　安致遠靜子

與周櫟園先生

世局滄桑海內名宿或山修河阻徙壓思存或楓葉霜花難留碩果獨先生以未老之身司命風雅而小子以方壯之齒託分編民廿年結想自分如迷影阿閦不可復遇乃一旦登堂握手親炙威儀夙分累掇夫豈偶然自晉接以來琳瑯滿懷錫自天上觴詠交錯夔入仙遊倒屣投縞前修以爲美譚不知先生吐握襟期於古人何若在致遠循分內省幾自忘其身之爲今人也但自念於詩文一道既無師授又少專功垂髫棘試七戰輒北帖括有鬼筆墨無靈性復戀愛光景不耐閒寂以致生計憔悴甚至門無長賓才慙頳士室乏臚指箋謝天公又所居近古劇城是漢張步所都斥鹵荒涼人多椎野尋常驢足所到東西則營陵廣固南抵朱虛北絕濱海迴迴二三百里中皆橋舌騷雅汩情慶吊憒

悱既絕恖前蹤枯人心生力幾何一荒於制藝再困於貧三辱於獨而先生猶以爲孺子可敎也譬如幽草觸日彩以懷新相彼慵魚聞雷聲而思奮矣比讀賴古堂詩情浮其貌意勝於法遠想長思徑致讀絕年來七子浮僣息而復然止須此老筆淡情掞之致遠惟從三千之後奉揚鏘音而已

此櫟園先生觀察吾青時予所投之牘也今已三十餘年矣頃於藏弆集中撿得錄入稾中以誌知己之感云自注

答劉果菴

聶生至伏讀手札知有終窶之歎嗟乎足下故相國家有腴田三千頃僮僕數百指歲一不登撫心蒿目尚費經營支離如弟更復何言即日冬威逼人噭噭八口只似在乾于山頭耳居常自分年過三十若爾不得直如胸懷者便當效昔人故事蓬首躬耕烈日中以致素封咄咄安生時已及矣長貧賤矣跳丸逝波老冉冉其將至矣訐然一收豕奴[illegible]石焉

婦椎移人主始知此人皆曠世豪傑具有淚心妙用轉移造化以行我法醒齁暨儒固不得挑毛穎以傲牙籌耕硯田而鄙汗邪也又道所著詩經辨韵初成欲得弟一敘歷下亦晷聆緒音終以未見其書爲憾弟嘗授詩至鄭衛淫風十九心憤其不然欲作一書辯其說而力未暇延陵公子歷聘上國而歎衛多君子鄭以最爾介在強大間力能自全先後有桓武子産諸人皆一時賢公卿何以委巷流連淫媟宣驕形爲話言恬不知非而弗顧耶又其所謂詩者雖出於婦人女子之口皆其國之士大夫採其言而成文者也即有之彼何以畧不爲之忌諱而乃此唱彼和揚波助燄以待覲風者之採取耶美人邂逅之什盡屬男女狡童思我之章全爲婚媾彼油油禾黍遺恨狡童滿堂目成追思彼美而一則憫宗國之丘墟一則祈神明之妥佑若泥詞害志夫又何別於鄭衛耶故知風之當盡廢詮而從序也嗟夫甚哉三百尚已太史公曰離

騷者猶離憂也離者亂也憂者愁也當離亂憂愁之際無頭無緒若斷若整忽而哀郢忽而問天忽而惜往日忽而悲回風忽而懷沙行吟忽而抱石沈湘此其爲文猶可以句擶而字比乎譬如今有人焉枯槁憔悴死期已迫吊影寒潭以寫牢愁畫字斷壁以鳴哀怨而從旁乃有一人以臆爲斷曰是人中心之曲折離合吾盡知之也不幾於恐而且妄乎而況於生不同時者乎善乎馮開之先生讀騷之言曰惟當掃地焚

香馮山帶水不借入于人删竟遠投於芳草而
考亭朱子又爲之逐斷分㪽曰某也興某也比
某也賦此何異於三百篇之鄭衛泥於詞而盡
爲淫風也故不如盡空其說而歸之於韵韵心
聲也古心而著爲聲由聲而有其意使萬世之
下讀之玩之詠嘆而淫佚之古人心之所在未
嘗不可以意逆而情合也昔宋晁氏謂近有一
傖能以楚聲讀離騷楚聲可以讀離騷則非楚
聲之不可以讀離騷也明矣彼十五國之詩不

又當以十五國之聲通之乎吾知辯韵之書出
而漢箋宋注可以盡廢矣足下生較固里中敵
當努力風雅以紹絕學藥生令兄聞已鬏髩如
銀醒虹堂中顧曲辨撾猶昨日事耳回首已經
八載令人焉得不速老也

果菴名孔懷長山人精於考覈顧寧人常主
其家與之辨疑析義所著有四書字徵五經
字徵詩經辨韻范文正公流寓長山考等書
俱已刻布晚有二子俱早殀惡餘一孫不知
尙能寶存其遺稾否言之潸然自注

與李象先辯答頎寧人書

與意亭一別匆匆兩載前與足下論南昌王于一古文如義虎湯琵琶等傳頗苦其誕而不經足下以爲事不奇不傳爲文之旨固爾年來益以窮居無事取漢唐以來作者之文讀之乃知其以奇而傳者因其事本奇而文之以傳非謂本無其事而故張之以爲奇也無其事而張之以爲奇必寓言如莊列臆撰如夷堅虞初諸小說之類吾何責焉若序紀誌傳之屬居然自託

于古文而故爲恠異以眞其必傳卽傳矣是自欺以欺天下後世之學者合之于昔聖賢作者之意豈有當乎昨見足下與顧寧人辨齊州遺事一書手腕遒麗識議弘博求之近今罕有其儷乃再四尋繹與正史相牴牾者有數事敢一一爲足下陳之書中言漢淄川郡卽今壽光今淄川卽漢淄川所屬之般陽孟嘗君封邑在淄川卽今壽光地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非是滕薛之薛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按漢書地理志文帝十八年置淄川國所屬縣三劇東安平樓鄉也是時已有壽光之名屬北海郡後景帝中復以淄川國省入北海何得謂淄川郡卽今之壽光耶且孟嘗封邑自是滕薛之薛益潛王封田嬰于薛非既封而始名之爲薛也按皇覽云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東南陬孟嘗墓在魯國薛城中向門外足下乃云孟嘗墓在壽光之朱良鎭若然其父靖郭君之墓果在何所耶書中云濰水以淮陰破龍且故名爲淮水如浙水

因錢鏐曰錢塘是也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夫淮濰點畫音聲相近沿習傳譌亦未可知而錢塘之說甚乆按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至雲夢望祀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而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所屬縣二十六一爲錢塘註云武林山水所出水經注引錢塘記曰郡議曹華信立此塘註云有能致土一斛者予錢一千故名錢塘且五季以前錢塘之名甚乆見于書冊者不可勝

指而足下乃以曹江篪水爲比果何據耶書中云孔子雖聖何能千八百里望吳門馬揔曲阜城有吳門直吳耳竊以爲足下之言謬矣泰山去曲阜不下二百里以爲神其說雖千八百里不爲遠如折衷于吾儒平實之論孔子雖聖亦人耳哀六休所謂身長不過七尺眼望不過十里耶二百里又何能見耶書中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據晉書爲豫章人亦不必深論按志豫章僕陽皆載吳猛

事一云授其弟子許遜一云許遜得吳猛之術鎖蛟除邪今乃以吳猛爲許遜之弟子又果何所考耶書中云泰山無字碑乃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竊以爲足下之言謬矣按封禪書始皇封于泰山惡諸儒之言乖異難施遂除車道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秦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上也中阪遇風雨休于大樹下而始皇本紀云上太山立石封祠下風雨暴至休于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詞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云云共六三十六句雖一云上遇風雨一云下遇風雨不同說皆載其得封立石事漢去古未遠此可信者而足下風雨暴罷之言所引何書耶且足下書中所引用皆云別史古史不著書名足下博物弘覽當今僑札固無書不讀豈鄙正史爲尋常不足道而故以稗與之書相炫鬪耶愚以爲古今之文人雖與如劉向博如張華殷踐猷之五總龜虞世

南之行書厨容有一物之未悉而鄭虞仲以司馬遷爲不博劉貢父以歐陽九不讀書王荊公以蘇子瞻不識字而三子之文自在天壤也知者不必諱不知者不必強更是通人無妨大雅讀足下各顧寧人書恐與昔日論王于一古文之旨同故敢竭其芻蕘以效一得望細心考核勿誤後學如子厚之與昌黎穎川之與紫陽近日東鄉之與大樽皆辯難往復不下數千百言以求合乎古人蓋文者理與事而已理與事道

之所寓也理不求其當事不核其實而但云吾文之工焉足以駭世而取名矣不幾背道而馳乎屢承諄諭期以辨晰精覈無愧古人小子何知竊叩洪鐘以聞噌吰之響勿以其愚而憖置之也

辨而覈 劉果庵

辰州府推官張公熹若傳

張公熹若諱礽旭青之䣊眗人也先世自北直徙眗一居郝莊一居廟山居郝莊者即今參我太守君也徙廟山六傳有諱英者以拔貢佐治平涼有能聲英生七子第五諱五筴爲理學名儒歿而謚爲貞懿先生者即公之父也自貞懿先生以上數世皆篤儒行邑中遂推爲文獻家公幼而岐嶷孝友出于天性貞懿先生復勗之以理欲善惡之辨于今昔成敗皆爲一一道其竅要公益刻厲以古聖賢自期朔冠母夫人卒公毀瘠骨立貞懿先生撫之曰汝兄以母病憂鬱中道亾汝今如此暮年人復何所賴公爲少夕稍進溢米以慰父心及壯補弟子員值貞懿先生祖公呼天搶地絕而復甦者再三嚮䖏營喪事祭葬一如古禮公雖苦綫窶然時時以隕越家學爲念發憤曰世人以一科第了却讀書事余所學于先君子者寢不愧衾行不愧影求爲天地間完人足矣于是爲諸弟子講明濂洛

闓闔大發環朐百里負笈而至者皆以聞所未
聞爲快丙子領鄉薦益大肆力于學一不問家
人生產値甲申鼎革逆闖陷郡公登陴與鄉人
誓守又時時募死士斫其營賊皆遁去至今朐
人猶曰張公活我丙戌登進士高第授辰州司
理公束裝就道及抵武昌常德失守沅陵道莽
不可前抵秋分房較士所拔皆三楚儁才一時
稱爲得人會俿指公跪公赴任逾限落職公毫
不以屑意遂反轡里門課經問業蒔花種竹若

有終焉之意癸巳滇黔兩粵未靖
世祖章皇帝命重臣經畧五省撫藩僉以公先
駐湖南日久諳悉情形又前以非罪罷黜徵赴
軍幕以參謀畫公建議謂湖南兵發頻仍師難
宿飽非屯田積粟何以經理兩粵兩粵阻則滇
黔皆甌脫耳大臣深然其議即以公經理學鄉
關地七千二百有奇繼調星沙收放江粮四萬
餘石常例金錢粟不以汚私橐當事者益以
爲廉幹擬補長沙司理公曰生平讀書考究思

得一當以不負所學湖湘戎馬之區以一書生
崎嶇荊棘蹂躪中開墾轉輸使 朝廷知勞臣
於封疆尚有小補敢用以傚榮取祿耶遂固辭
歸里値公長男及元配相繼告殂公意緒忽忽
不佳益復絕意進取家居敎諸子惟以敦行誼
樹人品爲先務所著有大易心鏡舉業家傳心
法四書宗旨並勸孝寡過諸篇及病亟屬纊太
守君游沚訣別公坦然如平日曰俯仰無愧死
亦何懼囑諸子曰汝改過遷善學吃人虧庶可

無墜余志遂晏然而逝嗚乎若公者可謂無愧
于生死之際矣余弱冠時遊朐山得侍公見其
無褻容無設語粥粥然飲人以醇久而彌摯二
十年來雖不時奉公顏色然心儀爲篤行君子
也公歿又二年公之次子以狀來索余傳余知
公最悉可不狀而傳然余之所知固與狀符因
詮次其行誼以授之公次子名嘉賓與余善是
當能繼公之世者

通篇次第宦蹟從六一公來而其辭肯特自

出機軸不蹈襲前人一語所以為難　張祀園

洞庭生傳

洞庭生者其先世感喬雲之祥挺生南國子孫纍纍蕃衍吳楚間喬雲火象也又南於位為朱明因姓朱氏一名苞逸其字其家世嘗見于虞書自秦以上無顯人至生精色內白文章爛然楚王聞其名召見於章華宮愛玩不忍釋手命賜金盤一具羅帕一幅寵異之令供奉大官人之罷去三閭大夫原好奇服既放逐憔悴江潭遇生于湘水之曲愛其風味芳潔至以伯夷為比既別則貌其像事之漢武帝置上林以蒲輪徵生至召令相如作賦然詞人之言麗以靡外賞其華而內隱厥德生私心甚不懌移以屈大夫為知已云生族既繁徧于嶺嶠閩浙江湖居淮北者後寖衰微矣生將移居吳會筮之曰非青非黃烟霧紛紛於山之阿於水之濱孰敵厥疆而守厥神曰是為靈威丈人說者曰青象春也黃色秋也非是于位為冬宅山水之奧而探禹書是其藴之洞庭乎其盛必于秋冬之際歲

云賽矣落其實而玩其文光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生于是移家洞庭選勝而居雅與涵村梅生
綺里梨生後堡櫻生相善洞庭之人目之曰吾
鄉四生鍾靈山水後先標暎四時各占其勝每
霜淸水落生被服芳鮮光艶炫目四方輪蹄筐
篚招致生者繹絡于道自王公大人下至士庶
商賈家生皆與遊狎無少間値高會曲讌置生
樽俎間見者皆艶稱之曰此生芳蘭竟體玉質
金相生亦剖胸懷披瀝無所隱分肌劈理含腴

溜酸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生善幻酒酣嘗一
奏其技解衣磅礴中有二叟對奕見者莫不驚
詫生寂然無言又戲爲蟬蛻法好事者注蘭膏
爇之光焰熒熒如星毬火珠紅妍可愛或以酥
酯滿貯焉味更馨逸蒳漿椰醑不過也而生顏
色自若江陵寠人子聞生善黃白術叩之生憐
其貧歲爲致絹千疋不知者至詈生爲奴生竟
夷然不屑也生南産質素柔脆河北富人嘗購
致其家冬寒襲以溫室藉褥茵居常瘁然不樂

曰身羈北土心常戀戀吳越間數居洞庭時風
味頓減矣生累世與名公顯者遊其最著者如
陸公績沈休文韋蘇州柳子厚蘇端明輩皆有
贈咏而居洞庭者爲最盛或曰居君山者嘗爲
柳毅致書龍伯生之族益有兩洞庭云

論曰余性嗜慕生爲第一品論者謂生風韻稍
遜側生何其憒于味也余家去洞庭二千里不
能常致生歲暮或邀生三數輩至觴與倍劇晉
王逸少雅與生遊時有所遺以其族三百人俱

其臭味使然也生顯以屈大夫迄今千餘歲不
衰嗟乎士非附青雲之士名湮沒而不傳者可
勝道哉可勝道哉

華而不靡麗而能典盛覽之所膺服侯芭之
所賛歎 李象先

借題寓言所謂以文爲滑稽也而提轉起伏
闗鎖結束各極妙境毛穎羅文未便放教獨
步矣 張杞園

張蘭脩小傳

張君蘭脩名凝世爲壽光之西關人家世無顯人至君穎發不羣弱冠出應童子試受知于邑侯北平李公是歲　王師畧地東省壽光陷李公死之君倉皇兵火中收其遺骸親視棺斂乃去逆闖陷燕京所遣僞官至壽邑父老子弟導鼓吹出迎君獨涕泗交横感動路人其至性有如此君留于訓詁凡爲門士講究必以先賢嘉言懿行反覆開諭且經君指授者其爲制舉藝皆井井有法度邑中強半稱張門弟子矣君少失怙事母孝與朋友信晚年無子置嗣子某母性嚴常苛使之君居城中一月省試歸過別墅省母母留授餐君徐問曰嗣子某比復佳否母言其無用狀且曰奔蜂化蠋耽耽者何爲君色不懌曰阿母有孫故不佳耶歸至城中坐未定即自悔恨曰吾以言觸吾母吾則非人乃偕其妻徒步踉蹌走烈日中七八里至母所跪謝候母顏解乃罷與人約未嘗以風雨寒暑爲解然

性褊觸事多疑此其所短者公庚子丁酉兩中副車於制藝外間爲詩古文詞半刊壁間慶賀哀誄之文無足多傳然君晚亦浮沉世故于詩文不甚有精詣故所就祇此余與君交三十年至邑中多主君家君既歿余亦衰病三四歲不一至城中間撿篋笥得君遺稿而爲之論次如此以俟後來邑乘之採錄云

文氣簡潔直偪史漢稱譽處不失尺寸尤見法度　張杞園

傅鼎卿遺事

臨朐傅國字鼎卿去余舍百里父老言其行事多詼奇不中程度余少時私心記之後既壯爲兒子延師得臨朐殷生之爰殷生與傅有姻戚居其家最久爲余道鼎卿事頗悉言其面顴多骨眉如偃月長顱侵鬢際好讀書雖衰老猶伊唔丙夜不休少慧甚苦貧其父老書生每至人家必令鼎卿寫字歌詩以爲笑樂及長里人有感異夢者以女妻之無室可婚其廢文乃指廟壖隙地茨貰搆斗室爲娶居嘗爲妻市帝作襦惧其紿已令尺剪而酧其值人皆以爲笑弱冠舉於鄉常怒一妓削木爲樓命縛其指而歌不中節即笞之以此爲其邑令所苦南遊淮上入東海登郁洲山即席贈李將軍有句云客自天心穿日月人從海外植乾坤慷慨悲歌人莫之測也第後授通許令有善政陞部郎督餉遼左不如法削籍歸築室亂山中置書萬卷自號雲黃山人以石爲門鐫與黃山人自序文其上崖之如阡墓間樟楔云內置一樓額曰凝遠皆以木爲之複道亙通寢室外築土以爲墻垣僅與肩齊每春和出遊必朱衣進賢冠肩輿撤去襜帷又以其女先適平壽張氏以貧不能具嫁粧乃迎之歸大爲治簪珥衣服具鼓樂擇吉令其婿復行親迎禮公之任誕多類是以此亦爲鄉人所駭然公實矜局甚與濟南王季木友善每爲文自寫馬遷杜甫而下不屑也甲申闖賊入京師懷宗皇帝殉社稷公聞之具公服登樓北望再拜痛哭幾絕是時土寇張甚忽有百餘騎突至積薪焚其樓婢子皆逸去公整衣冠端坐與圖書俱燼焉公自六十後往往爲殷生言余右背常有汗出如滴泉盎當死於火果然公所著述甚富有雲黃集雲黃別集四書中詮五經中詮昌國艅艎咸平刑書咸平陽秋藏於家

叙述軼事極爲零雜瑣屑法度却甚井井至其摇曳生姿處尤見文心駘蕩　張杞園

壬癸冬春紀事

明崇禎己卯予年十一歲　大兵畧地山左濟南陷越三年壬午復畧地而東至冬十一月青郡人言籍籍且旦夕至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或云某標下諜丁行卽就撫或云胄滕間土寇轉掠而東疑信相半予大父肖川公以吾村墻垣庳圮遣予及叔愼徃避亂於稻田外祖魏氏樓稻田去予舍四十里至十二月初五日登樓眺望見遊騎六七自南馳至去樓尚里許村農劉國寶負膽勇往偵之一騎迎射深入其髀令國寶拔出揷箙中縱之返言其語音了了但髦服絳纓爲異係土寇無疑葢遊騎多三韓人聲音畧與山左同而服纓卽今之滿製山左人從所未睹也俄而四野塵起遊弩漸多樓上人思圍攻跳而下予倉皇匿眢井中少頃聞井上豪豪有聲人語侏儒不可辨日晡予外祖垂綆縋予上井傍馬跡絡繹數匝予心悼者久之是日予村哨騎亦至予大父肖川公率村衆爲塹壘木樵以守自晨至午鐵騎續至數百四面攻圍飛矢如雨予族祖行福裂紅襦爲旗立村中高屋上騎所羣趨則旗遥指之村中遊兵亦并力徃禦諸騎皆計窘各下馬怒詈於日光閃爍中抽刀而舞予大父亦持刀隔墻作相向狀一騎伏而射穿予大父衣襠過予從叔賓亦射一騎中朱纓墜帽露頂馳去村中人皆譁曰傖也愈信爲土寇戰益力又一人以神銃擊其白馬將洞馬脅馬咆哮作人立狀馳至村西里許斃焉予村中亦被射死一人日晚諸騎各揺鞭上馬去村中拾遺矢數千矢上字蜿蜒不可識或曰此番書也眞塞外兵矣皆相顧無人色抵夜各攜家遁去明晨鐵騎大至村無一人縱火焚燬百室皆燼矣是時大兵雖轉掠而東烽煙帀地髮髮靡騁予乘夜同予叔復旋里門途中避難男婦趾相錯也時值元旦雞犬皆盡燈火寂然間有自營中逃出者髮盡髠獲逃後並自割其辮云恐防兵覔首級功耳細訊其被擄及逃途

始末所擄之人並以鐵鏁梏手足不則以繩叉
掖之乘彼熟睡即附火爇繩焦皮肉不卹而鐵
鎖或以舊鑰相投者啟之幸而得脫踰重壕審
衚而出體無完膚千百人中才三數人其或追
及則必磔之以威衆至二月初旬聞　大兵自
登萊西返予大父又命予同叔往避外祖樓上
予大父亦往避村北明藩王樓上別去不復相
聞抵二月中旬突有青州趙經略偵騎百餘自
東來甲而馳抵樓前疾呼曰樓中人可戒嚴番

兵至矣少頃忽一番騎續到其疾如飛繞樓三
匝繼而大隊齊至所掠子女輜重頓置樓下有
祈柴而炊者運甓而竈者莝者爇者汲水者拆
毀樓前屋宇者鐵騎合沓圍樓數重天日無光
黃塵黯黯樓中男婦數百皆飲泣面色如土予
外祖曰予率樓中數百血屬開門跪降殺擄任
彼計已定予時凭樓二層門隙中見西南一騎
飛至馬嘶人語迷離不辨少旋大隊遶迴而西
俛去騎稍遠人皆手額祝天其聲如沸越次日

遊騎又自西而東每一騎押漢人五六輩皆揹
皆草運穀豆擔負而去有至樓下通語者云大
兵以丹河水狹淺移營瀰河上下立寨樓去大
營可二十里遊騎打草穀者無日不至一日有
鐵騎三四十人下馬敷坐墻頭驅人搬柴薪焚
燒樓門門裹鐵內以水沃之得不壞烈焰衝塞
樓中皆伏面喘息予外祖守樓上層甫啟門一
騎彀弓而射正中門扉外祖隨以神銃擊之皆
墮墻上馬逸去困守四十餘日遊騎日日到墻

時乃回每黃昏後登樓西望烽火連綿南北亘
四十餘里時值西風隱隱笳吹之聲徹曉不絕
樓中人聞之無不悽愴泣下抵三月終旬有三
四輩逃難人自西來云大兵已拔營西去矣時
猶未信至晚復凭高遠眺則見烽火遠近隱見
若明若滅熒熒數點而已又三四日事定予同
予叔歸里相去不滿四十里兩月無一音耗途
中舊時徑路無一髣髴馬跡皆成通衢所過村
落皆頹垣壞壁桃紅如故柳絲依然蓋二物以

隆冬不中薪棚僅免斬刈耳抵舍予大父亦無恙祖孫圓聚喜極而泣蓋予大父亦困守北庄故明藩王樓上以力戰得全今已四十餘年往矣外祖魏氏樓已轉粥於他姓予大父所守之樓久已拆毁予市其基址建一茅舍其前蓋不敢忘先德云余閒居偶憶壬癸冬春間事備述之以示吾子孫使知其身生堯舜之世日享昇平之樂烏知予之幼少時所經歷變難如此哉是爲紀

通篇千五百言只如疋練而其中假落起伏如川雲嶺月頗極串插之妙筆法絕似歐公五代史　蔡漫夫

跋楊滬谷先生草書帖

有明當世廟時吾青文物全盛有海岱七子以詩鳴於時滬谷楊先生其一也先生以議大禮忤永嘉歸著述餘暇尤精力於草書所臨十七帖並其所自選幾入右軍之奧衡藩王最愛公書遣侍醫趙柳南往求倘公抑頼作書墨瀋淋漓縱橫几案間笑曰王席尊處優詎辨鍾王虞褚筆意耶不答而退柳南乃攫其案上長幀盈幅滿袖雙籠而去歸以公語白王王更喜甚以

公書裝潢成帙而更索公序公賞其高致爲叙其帖而與王相得甚歡會王建某殿成公乃爲書麒麟門三字圓潤丈餘以金泥濡毫擘窠大書有龍跳虎卧之勢掀髯狂呼無異米南宮殿庭叫奇絕時也公歿已百有餘年其元孫綬綝持其諸帖求跋予聞公軼事並閱公書法追念昔時賢王之好文使者之解事滬谷先生之清風高節與綬綝之寶愛弓裘皆有可傳故不辭而跋其後

風逸尚有燕黃遺韻　李鎧評

書延陵寶墨後

古之名人碩士其詩文翰墨毋不自秘惜散在人間亦頗有後起者爲之收拾流布貴則寶馬瓏珠癡則擴紘瓮壁往往傳聞瓏苑以爲美談而況於生同時而居同里者乎而況於其子若孫乎長白吳君旋公先生有學行善書工文及身未顯以其子舜玉大令貴迨舜玉又未竟厥施而以先生之數行遺墨付之令嗣木欣片紙單文力爲裝潢星聯璧合煥若雲章夫臨代之寶符平泉之花石昔人尚諄切以爲身後之珍又何若遺文殘墨爲先人手澤之所存乎吾友劉君果菴身後祇餘一乳下孫而吾宗素中有詩四十卷爲其嗣君收藏頃木欣與余道及余益不勝山陽之感安得有力者一爲搜葺表揚則於陵遺老何必不與襄陽耆舊汝南先賢並傳哉

雅韻婁思讀之令人動仁孝之感　劉子羽

題張杞園或語集

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予以爲必衷於古必規於法而後其言乃歷久而無獘而要莫不有氣焉以舉之剽竊勦襲以爲文其言失之浮勾棘險僻以爲文其言失之滯非文之失也其所以運乎文者無本也杞園之文稟經酌雅句櫛字比每作一文必累日月而後成盛其氣不足以運之矣乃觀其首尾紆擳起伏開闔一準乎古人之法而無膚淺結轖之病譬若行舟於江河舟之中百物具備鼓棹揚帆容與中流而淡若無事焉無他有所以運是舟者在也　與夫塗飾扜擄自欺以欺世者比哉予爲文不能自撿槩槩然快意而言踈率簡陋以視杞園則傖父矣而要於不敢欺則一也適杞園或語集與予紀城文稾同時梓成因書之以誌予之服膺乎杞園者如此乙亥夏日拙石老人安致遠

題於晩黃堂

書周櫟園先生手蹟後

昔周櫟園先生觀察吾青予最蒙知愛記雨夜集眞意亭南中諸子並青州人士二十餘輩讌集先生司觴政曰予以隱語映射而不應者醻凡三舉予詩以相屬座之人咸耳目焉先生先後與予手札凡十有餘頁爲人借觀頗有散佚僅餘六幅暇日命人裝潢成帙披讀再四先生當時之期望於予者何如白髮無成知巳難酧追念疇昔但有慙負

跋李營丘畫

李營丘墨蹟一幀後有鮮于伯機跋石理峭折秋色寒煙蒼然欲無予時一撿閱如對有道正人落落穆穆不見可喜及久與之即而意味彌深予出以示杞園張子杞園曰畫自佳但昔米元章自言生平祗見營丘畫二幅至欲作無李論此恐係贗本予曰是安知非元章所見之一耶杞園笑而不答

題郭恕先輞川圖

輞川圖橫披予於青郡以二百錢買之擔頭者漶滅斷爛予置之行篋漫不省視甲戌夏日見其筆墨緻潤披翻竟幅後有郭忠恕題尾藏之絲泡中楷法端妍與畫可稱二妙線引風箏極放誕人細心界劃乃如繭絲牛毛至人狡獪固不可測耶

跋陶冶生畫松

露骨松二株筆法似王叔明趙大年兩公題款寫元泰定甲子陶冶生所作予兀坐一室對二

老友逮予成三霜皮黛色龍鱗蒼鬱覺百卉璀璨俱爲少顏

題法黃石先生落雁峯圖

庚午冬日柴溪老人遣一平頭冒雪走二百里持巨軸寄我開帙披閱則黄山老人自寫李白登落雁峯圖寄貽睇之覺波濤洶湧雲氣勃鬱全以墨氣滃渤而成八袠人有如此奇偉雄麗之筆予以百歲矜之

王魯珍畫冊跋

癸酉五月二十日爲予生辰兒輩乞魯珍畫爲予壽遂得十二幅每幅皆以我法結搆所謂畫中南北宗窠臼洗剔殆盡荒涼孤峭如處窮邊絕塞立雪餐霜於烟景沒滅中指點遠水遥岑糊人蟻馬得其形似而已魯珍爲稺㚍先生子予少時曾與先生同試於有司先生甚奬而口接引後進於予深加知愛後以明經爲閩中守祗飲閩中勺水水蘗清操卓絕一時沒已廿餘年今夏魯珍始克將產營葬不受一錢之賻嗟乎有子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彼世之紆青拖紫而不辱其父者幾何人閲竟爲之慨然

題綺樹閣賦稾

綺樹閣賦者箕兒之所作也箕年在髫貫卽好吟詠至十三有詩一帙頗多快語迨十八歲斬制臺觀風青郡所作郎邪賦纍纍四千言結體鴻而詞釆蔚然拔置第一繼任鴒峯朱復齋文宗試吾青經義之後校以詞賦屢試皆冠其曹偶近以年已及壯秋戰屢北意忽忽欲棄去

帖括業家有藏書數千卷貫穿漁獵其中以自用其才予亦無以禁之或以其託體齊梁嗣響王駱雕蟲末技壯夫不爲不知當花對酒樂飛哀餘以藻思發其壯心綺語消其暇日亦通人所不廢也箕尚髮方富涵濡於仁義道德之旨浸淫之以六藝百家折之以歸於正諷之以合於雅以庶幾於昔賢作者之意焉是在箕之自勉也已乙亥夏日拙存老人題

荅王半石邑侯

襜帷至止隨例晋謁匆匆年餘矣不敢爲陽鱎以再溷清規不知明公何以卩安生不置也隹集下睨朴貌深情直詞曲意甚矣公之詩有似於元道州也次山詩文數百首而杜少陵獨取其賊退後示官吏可繼國風葢此老滿腹忠愛苦心熱腸於和道州詩序和盤託出耳某於壬午甲申之際年尚幼憶從人一再至敝邑見東西門祇遺三數人從烟礫火燼中出如狐穴鬼

窟慘悽動人今已十餘年矣人烟之聚落室家之積蓄父老爲予言不及昔日之二三也老父母加意撫字如作慈悲佛如餐嬌憐子甚矣公之人又有似於元道也公之詩似元道州吾讀之贊之公之人似元道州吾尤愛之重之容農務稍暇當與老父母一盃一酌抵掌風雅畧君民之分忘苛細之禮只似從漫叟於浯溪退谷之間也

又時有棲霞寇變

鐵騎數千如雷轟海怒厳坐而下明公持無孔鎚擊塗毒鼓奪嬰兒於羅刹口中不遺一文弱長吏具如許神威

又

杜紫微極愛李長吉而嘗時無劫長吉者元微之極愛杜少陵而嘗時無劫少陵者今人只爲胸中有了王李鍾譚四字剏肴便是無他只是今人識力迸出古人下耳

又

質兒胎髮未乾何敢言文其年過三十落拓無成若曰季有子也才自是爲遲鈍之父點綴顏面耳

與李乾一

孟翁詩即不全佳亦有一二孤僻意者年近七十苦吟成癖村居有此等人亦足消遣晨夕季勿以常情遇之以見之才氣翩翩如錦石春花爛焉盈目中有一技雖長安吟眺亦是雲林一幅淡墨圖也

又

春行盡矣刺眼夭姦拂面垂柳連日做何等事讀何等書見何等人弟於中庭淵貯缸水每晨起拾落紅數片蕩漾其中便覺流水桃花曲曲仙源如在目前

與趙帝可

弟比爲青雲故舊所溺絕無好裹生平研席之交數人強半得第去貴賤懸殊舊好頓薄二十前後遇小有拂鬱輒負吐胸臆妄意忠告然已有議其怒罵者矣又五六年經涉世故漸熟稍知古道不可望於今時也憤懣之餘意氣漸消每思自覓且以怨人或於交遊讌集處不無形爲嘆息又已有議其怨誹者矣交道嶮巇太行孟門古今同慨深悔往日何爲多此一歎近於極無可奈何時惟有晏坐微咲而已

與蔡漫夫

鍾譚常苦王李不韻第亦苦鍾譚不韻王李整而不韻鍾譚碎而不韻其爲不韻一也第於近

代名人則甚愛袁中郎與陳大樽然中郎妍捷而近佻大樽閎麗而近靡若夫緼藉風雅合比興之微言寄音思於逸韻其當上溯信陽乎但弟於古人有愛慕心無效法心安吾拙亦安吾愚不必臨摹他人面孔也

又

近日讀史否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弟直以爲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眥忽而皺眉忽而破涕爲咲忽而轉喜爲愁甚至以手爪伐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掐痕斑剝害同蠹魚一卷之書七情互易弟讀書正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又

人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祗成得杜老一部詩集自壬癸以來十餘年中將偌大一箇乾坤反覆播弄幾番整頓猶有今日不知尚有少陵野老聊覘其旁否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缺陷

與友人

高陽侶散把酒問天常歎無從近惟於花陰竹影中自瀹苦茗以送夕陽坐佳月而已臨風增歎輒起千秋不平之想柰何柰何

下第後寄趙心銘諸子

千里長安半千歷下二十寒暑中五度往返聯邑諸峰奇秀甲青郡近在百里中耳乃生來三十年竟爾望岫息心名利業深丘壑緣淺世間有如此俗軀殼耶諸君但辦竹杖芒鞋以待弟

將攜一卷詩借冷水浮山作至公堂主人青山刮目何减朱衣點頭也

與劉生

異端是天生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迦脫胎即下堂走七步上涅堂中說偈老聃生而白頭能言若我先師語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十多歲便死只是完成一箇平常人而已有個異哉

與張杞園

兄所示半部稾旅中食息與俱弟未嘗交海內之人未嘗不讀海內之文求其典而不靡潔而有法未有踰吾杞園者也昔坡公於米襄陽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惟其知之晚所以知之深也予於杞園也亦然

柳郵雜詠題詞

予之與世隔也久矣憶少壯時曾一結納名賢於言語往往意滿口重不能宣寫醉後時復妄發多所牴牾又性愛戀田園不樂遠遊以此匿影荒郵三十年來不交一人每值春秋暇日課僕飯牛飲豕執苶種禾輒欣然意得及遇車馬襍沓讌會喧鬨則爲之不懌者竟日久之益自放廢或酒罷或睡餘或負手而思或側弁而哦輒信步至郵西古柳下摩挲愛玩見其枵腹空洞常容小兒三四輩跳躑戲嬉其中外則蒼皮斷節輪囷虧立樹鋍葳蕤紅蘚生意尚爾婆娑其老根橫耕地

上盤曲拗怒作虬龍攫拏之形坐憇其間俯瞰前灣渺然有濠濮之想焉追念生平我與我周旋之日久次則我與柳周旋之日久也數年來裒集諸作而名之曰柳郵雜詠蓋予里居行唫柳下之日爲多此柳先予而生者不知幾何年其後予而存者亦將不知其幾歲月高天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秦松漢栢澌泯無存則此柳又安能與人世無終極也異日者倘有一二語流傳於村翁豎儒之口過而目之曰此拙石老人所取以名詩之處也予報古柳矣劇城錯叟安如磐拙石撰

紀城詩稾

壽光　安致遠靜子

過鄚州 鄚音莫今直隸任邱縣即古鄚地

古戍蒼茫朔氣橫黃塵撲面野雲生人傳燕趙悲歌地
水咽荆高變徵聲百戰河山餘廢堞清時烽燧尚孤城
蕭蕭落日催征騎愁聽荒笳到耳鳴

過南海子恭賦

翠輦鸞旗歲幾過郊原繚繞足坡陀囿中日落迷蒼兕
上苑風高乱紫駝甫草徵徒周吉午長楊抽筆漢鐃歌
新來　睿藻勤經幄龍舸春閒太液波

趙北口晚宿

風沙燕趙地十里足幽情菰芡春能綠鳧鷗晚自鳴漁
廬栽葦密小市乞魚爭曾作江南客遲回戀此行

淘河口見月

河流細細夜微茫小市燈熒怖旅腸到眼盤餐羞下客
關心人月共他鄉遥天入野真堪畫古樹含煙但欲蒼
五夜荒鷄驚客夢勞歌一奏旅愁長

雨中過宿陽信馬鳩式齋頭

十載一相見挑燈話弟兄人來今夜雨酒潑異鄉情淡
墨倪迂筆芳蘭小謝名鳩式令弟善畫堦庭紛玉樹吾意向君

傾。
留賓風雨夜開宴淺深盃哀樂中年事林泉小隱才殘
書存舊德古屋長新苔懸榻風如在花扉爲我開

寄懷劉子羽海上時張杞園以子羽增城館詩見
示

老來詩酒任沈浮白髮蕭疎狎勝遊龍如潮生山嶂月
秦皇臺控海門秋圖書一榻尊雙屐烟雨孤篛羨十洲
縹緲增城疑咫尺碧波點點下輕鷗

重遊仰天

重遊非舊侶景物尚依然僧老閱人代山深忘歲年水

簾洞名穿峽拆石鏡閣名倚空懸稱子猿猱健杖藜羨汝賢時篔兒始十歲每涉險必先登

重遊冶園

辟疆園自好坦步任幽尋一塋楓林變千竿綠雨深水
隨石曲折魚向鏡浮沈小憩塵容豁彌清物外心

青州與李渭清

與君十載舊研京老去青衫逐隊行自許高文凌漢魏
應憐骨相愧公卿秋聲到枕寒偏切明月投懷影倍清
蕭索殘燈客夢覺朱絃疎越對誰鳴

青州將歸同李渭清張石民分韻賦別

分手山城意未窮攜來襆被話從容秋聲夜送雲門雁
旅夢驚回廣固鐘九月衣裳霜杵急中年意緒別懷濃
前期預計經時濶明發愁人馬首東

再訂沂山之約

良遊諧不易冉冉侶殘秋歲月蒼莛鬢星霜老敝裘松
寒風落翠瀑細雪吞流霽景騎驢得千峯錦樹稠

九日同兒輩于野小飲以玉山高並兩峯寒爲韻

天氣異臨淒蒼黃變晚栽野酌意蕭然列髻遥峯綠寥
廓散鴻音响侶砧杵速衆芳日以凋籬落吐黃玉床頭
有新醅合就陶巾漉

長年稱病客佳時啟柴關陰霾何曈曈稍姤野雲閒微
颺過太虛霽色滿青山秋朧萬象淨長空一鳥還爛醉
拓奇懷狂態未可刪

大覡開玉屏參差出林梢海氣何蒼茫勢與秋天高夙
昔青雲意微醉尚能豪世法束奇抱奴僕緬風騷科頭
受西風吟成自解嘲

長者嫺篇什稱者欣相競野夫醉酕醄玉山頹唐朕貧
家無餘欲筆墨行相並妝唱與樵歌颯然雜吟詠涼颸
齊疎林坐送夕陽暝

鮮鮮遠霞明淡淡秋光湛萬象自淒清幽人抱遠想杯

酒浮腈空開襟面西爽愛菊陶彭澤素心古無兩緬懐
義熙人風流亦吾黨
吾廬僅數椽開門抱萬峯秋鬟勢崒巔夕曛變晚紅蕭
晨發長嘯雅抱古今同青鞋負昔約臨風懐沂東會當
陟屏巘煙雨曳孤笻
秋氣暖亦佳木葉染丹雨過天容滌晴雲動微瀾四
野何寥廓灑然心目寬老人多逸興黃菊簪滿冠夕景
白露下振衣歸暮寒
寄周櫟園先生
落度一官有底忩抽簪未厭故山貧閒從白社尋佳侶

老與青溪作主人過眼繁華三月雨閒心著述百年身
忘形且逐荷衣客煙栁秦淮下釣綸
歲晏
飛動心能息棲遲意若何畏時常軟語懐古更狂歌僻
巷人煙少衡門雨雪多林園容嘯傲瞥眼歲華過
雪晴負暄
自任柴門懶那知歲事忙鬭酤春酒熟啟甑臘豚香村
遠涵餘照簷虛落素芒清輝如有意偏映玉壺光
聞渭清貢入太學賦此誌喜
騎驢更踏省門塵應是牛涔入未真渭清比寄書言将入牛涔度夏豈

有科名酬筆債且無拘束作詩人交情文季能同調卜
舍何妨作比鄰賦罷金盤讀石鼓五經同異漫紛綸渭清齋名采杞
雕籠鸚鵡語初柔渭清近市一鸚鵡采杞清齋入夏幽
小喜也增三婦艷渭清連聘二姬高才須占十分秋閒尋韋杜
訂花社笑拉荊高賭酒籌賤姊推排甘鄙薄十年前已
嫁青樓余長渭清一歲亦以甲午選拔
臘盡始雪
凍雲霾曉日急雪灑寒蕪聚集飢烏嘯風高老鶴呼冰
花真晚秀玉糝竟平鋪爛熳年光好香醪正滿壺
雪豈占麥稔漸覺杞憂寬儉歲人煙少長征士馬寒天

心方厭亂物理欲求安殘臘関山客應嗟行路難
復雪
近歲朔風偏迎春暮雪重酒酣看短髮身健倚長松十
載人初集百年亂易逢蒼茫延眺迥幽響得林鐘
雪意催殘臘風聲墮夕陽戎衣愁異地安堵得吾鄉一
壑烟全積萬山勢欲蒼老臣饒廟筭薄伐已週霜
重陽前三日將訂遊山之約
木葉微零變早黃已知節序近重陽倦遊客至開村釀
失意人歸護晚香新杵纔鳴窓上月殘秋欲艷夜先霜
龍山不淺登臨興破帽還携漉酒漿

九日登筆峯呰

坐對千峯挹翠微山河極目總斜暉滄桑刼過人將老湖海風高雁早飛曲逕白雲擔酒至夕陽紅樹跨驢歸乘秋莫負登臨約新水漁竿幾釣磯

初十日遊范公泉

登高餘興復溪濱拜手荒祠慶曆身紅樹扶秋依寺角青山送雨到城闉人思舊德遨遊數地藉前賢景物新疎豁冰壺容醉寒泉一掬灑纓塵

夜過五龍口

暖日輕風恰快遊登臨轉受夜情幽殘曛客散珠鞭影

好月人吹玉笛秋書乞秦庭謀未失兵來峴口險全休金刀鐵馬空遺恨錦樹青霞總暮愁

寒夜課讀

誦讀吾家事殘冬燈火知參橫天更皎月出夜何其松炬明書幌菜香淪酒巵迢迢清漏永冰結玉壺澌

東臯同高亘中河上眺眺

東臯風物好睥睨一溪彎日下孤城夕烟輕小艇還秋光連水濶客意比鷗閒無限滄浪興塵勞媿旅顏

快風閣醉歌

快風之閣僅十尺快風閣下無水石閣後背圃前百場禾黍縱橫牛豕跡閣外側近行人蹤棗林桑泊參差佈主人手種老龍鱗笑比蒼顏較朝暮閣後緋桃如錦紅年年三月燦春風主人側弁臥其下綠樹陰中一醉翁閣邊榆柳參天綠雨後新栽三徑竹竹外閒登軟絲臺牧唱樵歌聽不足樹裏青山翠於屏簷底白雲岸似屋南風五月汗流漿跣足科頭效枝鹿大圜志在愧長貧仲統願賖且小築有容掀髯頗自豪乾坤落拓容吾儕人道幼輿宜丘壑從來仲蔚罝蓬蒿酒酣引鏡還自哂吾生蹤跡豈漢樵高文滿千篇不如一囊錢奇書積百簏不如一窖粟二頃田園值歲荒剜肉醫瘡難補苴持

斧欲樵山山岩岈峇虎豹觸引竿欲釣江江波澎湃蛟龍毒愁來且撿滿床書一盃飲罷還自讀

雪中登快風閣有憶榛園先生

快閣山三百年年雪裏登臨風聽玉簫望遠憶金陵人去頻看畫書奇屢續燈欲傳白下札鴻雁不堪憑千秋誰解問一醉自能豪世運関青史生涯任濁醪寒仍雪雪屐病已益霜毛夕日柴荆掩懷人望遠阜

夢劉子羽

瑯邪臺畔求仙路策杖孤騫自往還海曲風烟催白髮柴門歲月穩青山登場袍笏緣全息循例巾衫老自閒

子羽歳貢得叟鑠詩翁來夢寐妄傳書信滿河関前蔡漫夫有扎道子羽信頓惡

王春濤畫桐見貽作此奉訓

瀟灑南柯郡外客春濤齋名南柯郡外盧辛勤爲余貌霜梧棲寒烏急移更穩搗練風清上月孤倚石排雲幾幹老闌風伏雨百靈呼十年鷗夢滄波晚愧爾揮毫寫鳳圖

霜天曉月邯鄲夢枯桐伸紙寫亦宜斜風斜雨枝偃蹇半死半生勢參差蒼烟潑墨持余笑直幹放筆有誰知摩挲老眼光零亂清門公子百事奇

乙未春與江夏程伯建同客燕京已匆匆二十年

矣暇日撿仕籍見其爲滇南臬司經歷感而賦此

黃金臺畔同爲客別後江關信轉遐身世我新增白髮勛名君已託浮槎南天殊俗炎州錄北戶先春嶺嶠花簿領餘閒多逸興定憑高詠送年華

杪秋寄趙帝可重訂沂山之遊

約經歲序懸雙屐時換暄凄近小春黃菊多情香晚節青山無語醉遊人閑窓散帙眠餐福五嶽支笻老健身莫向秫田歎濩落錦囊紅葉未全貧

長白劉果庵書至言其伯兄藥生之逝兼乞輓詩

三徑蓬蒿無剥啄款扉忽致訃音來汪淪別緒深千尺江夏書名續八哀藥生善書濁世聲華公子譽清時嘯傲古人才風流頓覺阿兄盡原上鴒飛去復迴

輓劉藥生大參

憶昔過君初投轄我尚少年君黑髮拉我共飲醒虹堂柘枝妙舞清歌發紅牙紫拍錦氍毹婆羅長袖舞花奴觴政苛煩百態出主人大笑容糢糊醉眼朦朧看墮月白紈麗紙兩凝雪揮毫爲我作顛書勁如虯松屈老鐵二十年中幾過君騎驢屢看長白雲鬢髮雖蒼筋力健相逢但道角酒軍君家叔弟我好友滦水秋風頻握手

長揖終罷畧寒暄先問阿兄今健否近傳消渴病文園藤杖軟輿孝水村笙歌罷遣撿參朮紙墨停披問蘇萱八行忽啟我友字纍纍訃音並銘誌黃腸白旐卜幽棲手持尺書淚沾袍領曲臨池曾幾秋曲臺高榭總新愁謝公宋寘圖碁墅陶峴凄凉載友舟甲乙之際少安堵相公門第如灰土過江重整舊家聲韋杜衣冠仍尺五宰相賢郎憲副孫三戟門閭七葉存大政豐碑傳國史人倫碩德耀閭門英風偉畧兒童識彷彿贊皇與持國江南語折十萬師淮北人歌二千石拂衣歸臥午橋莊詩壇酒社與歌場洛下閒居追九老蘭亭雅集半諸王

富貴浮雲等閒耳文采風流今已矣長欄牡丹綠半彫公園中有綠牡丹十丈瑯玕瘦如指用高念翁誌中語拂塵再讀壁間
歌白日刺促可奈何公贈余詩有漫道白日促之句西風回首於陵道
一曲山陽笛裏多

雨後

杖藜還小憩坐愛野禽鳴雨洗春原綠人耕壠上晴鶯
時分菊候蠶月采蘩情莫惜嫣紅晚園林遍夏清

野眺

峒峯過雨秀相對兩忘言鳥下烟中樹人歸花外村閉
情惟白社春色獨柴門吾懶幽居慣荷鉏自灌園

清明

微雨催晴寒食春筍籃聲喚賣花人驛亭細草車輪熟
客舍閒雲潑火新縱水夜添成野渡桃花紅曉隔河津
官楊弱柳垂垂綠掩映東風起麴塵

張石民徐栩野青牛涔遇龍事甚奇子晉降筆爲
之記余友渭清述其事爰賦五言一章用誌靈

躡云

九仙擬雁宕奇因蘇髯名張徐耽幽勝健趾攀猱廬絹
彼青牛涔杳漠揷雲霙跣匕雙足躄頂巓拄天撐樵牧
迷回徑俯眺但岑嵤猿愁鳥畏觸何處來童嬰洩米渫

黃粱炊熟折脚鐺招我長松下共此犄兀嵒巘然成一
笑語聲細詈諄胡麻豈人間石髓餐未成歸來空惆悵
回眺直崢嶸仙筆降虬鸞奇語奏五龢秘蹟杰公知云
是洞庭甥宛延玉龍子想像青泥精乂手碧山對雷電
倏鏗鍧

春分大雪

園林花鳥偪清明朔雪經旬未肯晴滇海樓船虛北渡
燕山甲馬壯南征歲荒隴畝愁輸課春近關河願息兵
聞道游魂猶倔强昆池何日戮長鯨

寄高亘中

海天風物近晴春暖日郊原洒玉塵楊柳初柔縈別緒
梅花欲寄苦懷人時清白馬愁戈甲身賤青山易隱淪
自是寒氊容穩臥東皋已過歲華新

初度

明年五十是衰病早稱翁歲月催科裏行藏藥裹中吟
成花逕雨睡足草堂風已是知非近生涯任醉慵

暑退

暑退添衣被星回看火流雨晴平楚綠花發野塘幽壠
穗高低熟林蟬斷續秋早涼蘇病體濁酒待新篘

野老

吳楚風烟事渺茫農家只合計耕桑田園消受閒人福
几榻婆娑暮雨涼小劏雞豚酬社燕半紅桃李綴秋光
廟堂自有匡時策野老愁多白髮長

秋杪行田間微雨西風落葉颯然因憶文與可秋
樹圖

玉露涼飈日夜生登塲禾菽正縱橫濃雲忽湧波濤色
落葉全添風雨聲三輔荒雞征客淚五湖歸雁旅人情
何時乞取通靈筆携我秋山一杖行

雪中同兒輩分賦

閒鷗野鹿真堪侶覓醉貪吟也覺忙垂老蓬蒿名一避

教兒筆墨興偏長門庭畫掩深爐煖皸菜春歸細雪香
手植青松成晩翠寒梢點綴白雲莊

除夕分賦用蘋宗伯韻卽成

長年臥荊衡性僻畏州縣開樽綠蟻浮散帙白蟫見入
世慎所染青黃視素練雅志在田園吟詠遶芳甸庭幃
意栩栩紙墨雜歡晏燈火歲崢嶸迎春飛細霰苦寒已
覺深暖入陽春變
男兒志雄飛當及少年日爛熳花燈前照我星星出鑪
橘香登盤微醺聊試筆諸兒歡吟咏覓句各繞膝貧富
良不同爲娛理則一

仕宦誠寥舉幽棲致亦樂拈韻桐音樓置樽解顏閣雲
門高截雲排空挿青漢向晩飲北堂爆竹春星落歡娛
學北阮瀟灑擬南郭
耆老愛年華村鼓一何急戸牖亦風光桃符如人立小
酌已更闌檐底繁星入雪後變微朧夜氣何濕青幡
旆和風春事知將及

人日喜晴

三歲無如今春雪一年且喜此日晴平橋夕照霏霏出
小屋冰鱗獵獵生災沴消時全壓瘴連歲人多病疫農桑亂後
倍閒情但能了得公家稅滿酌青尊樂太平

蘇廣文許過村居不果作此戲贈

出郭行村興未遥來林桑泊任呼招高才苦被微官縛
僻性懶將長客邀蕎草真成莪蕨笋桃花只合伴漁樵
風流却愛蘇和仲自向田間負大瓢

徵兵

王會車書盡八荒炎天兵氣吐寒芒遥傳符節催征騎
幾處河山入戰塲廿載人烟成聚落百年吾土但耕桑
昇平合有諸公答疥歲心懸意倍長
下瀨樓船日日開南征推轂尚方來烽烟幕府魚書急
風雪山城畫角催海國翹関蹋鞠士朔方健手羽林材

十連虎旅雄三輔莫道憂時在草萊

晴望

莫道先生懶尋幽日杖藜人行春樹杪鳥下亂峯西村小桃花隔路長芳草迷夕陽連雨足宛宛掛虹霓

秋飢

三秋新穀罄歲晏復何如貧鄙因人熱病欣與世踈科頭迎老友借目撿殘書賴有屢空者前賢眞起予

醉菊

砧杵寒聲連夜催郊原雨過一徘徊花開正值新醅熟病起欣逢舊好來小閣晴涵秋色細青山晚映夕陽開

閑時松菊勤刪治也向園林論吏才

夜過石子澗

夕曛衣袂凉翛翛殘景匽沿洞尋澗曲石氣飄如漆微颸翻柹林明滅辨丹實返照鋪晴霞蒼紅歸鳥逸拾級石子澗五龍遺殘壘寄奴雄風盡烽烟銷戍卒遐矚義熙年弔古心徒邱初月青濛濛蒼茫徑屢失攙鞍憩射場鐘聲動廣術情話促張燈翻姚玉漏疾

霜降日偶述

泬寥天氣賦悲哉搖落能深楚客哀舊好眞同風葉散新霜故侶菊花開山城鼓角清秋急夜雨關河白雁來

闡道薄遊飢上策南天兵氣莫相催

閏渭清如君復舉次子渭清內子頗嚴近能逮下

青踈姊妹倍情親次第明珠到眼新共羡老奴筋力健膝前雙抱石麒麟

辛苦白頭老孟光雲藍小袖讓專房窓前學種宜男草紅黍倉庚却舊方

初寒

滌場白穤蒸新釀築圃青畦護晚蔬小市初籠臺地蜥西風欲賣錦湖魚踈星雁翼衣香早皎月書聲燈火餘眼底名山圖四壁蕭蕭木落一窓虛

晨起課蔬北園率爾成詩

轆轤汲寒泉琮琤瀉玉琴清晨欣獨往爽氣滌煩襟栁颸何蕭踈山鳥弄佳音爲圃豈余志華髮消壯心登臺聊悵望禾黍隱長林微雨自西來習習吹葛巾風恬荷香細日高松影深倦言灌蔬客那復羡紱簪

池荷盛開詩以咏之

魚塘新鑿老松隈手種荷香幾朶開日下紅幢持節至雨中青葢撒珠回清芬雅共幽人語僻徑全無熱客來竹影桐陰圍半畝時拖雙屐印蒼苔

伏夜大雨

暝色濃雲合伏陰欝未開墻頹聲撼枕霤滿勢盈堦閃
閃窺窓電殷殷動地雷北風何太劇拗折老庭槐

復陰

火流近素節晞髮坐園林傍晚雷聲發將秋雨氣沈白
虹山腰斷蒼霧海門深狼籍荒畦菊愁霖對爾吟

斟鄩歎 五首

壽光　安致遠靜子

民俗無醇漓所貴長吏賢斟鄩瀕海濱淳風自古先百
年足良牧姓名父老傳拜手三賢祠伏臘供牲牷滄桑
一反覆荆棘生良田鴟梟疾鸞鳳菅茅變蕙荃豈惟俗
易移亦由教不先虎豺實張益狳狙乃乘軒引批皆良
善積漸成奸頑海邦多循吏臨風一慨然

民貧稅乃逋因循非一日俞附起沉疴調劑豈無術翼
虎攢飛來吞齧及萬室寒飈刮地皮急雪慘慄栗天地

多愁顏日月化斧鑕一隷催十丁紲頸雜綆繘威尊知
命賤倉皇不敢匿血肉濺公堂嚴笞秖對膝(對膝酷刑也)颯
颯朔風號凍雲黯如漆生死寄牢頭魂魄何當出

押比無生理老弱餓餒僵虎皂索例錢側視不敢嗇暫
緩須臾死長跪乞水漿良恐觸隷怒嘷喊擲釜湯家緣
从已破鬻子了官糧百錢苦難辦目動身已僵況復皮
肉綻欲語勢倉皇吏威真可怖蟻命亦足傷傍有六親
人吞聲獨悽惶

老者七十餘幼者十四五纍纍牽持來蹴踏淚如雨吏
怒速與杖笞爾倍加數少壯亟何方唐塞充弱户老翁

杖下亾幼者僵衜廡積屍不敢收氷雪為黃土夾見欣
騶笈道稅渠自昔昂首訴蒼穹有言不敢吐
道稅喜已完萬家昔已破宄鬼甫及千得最考功課使
君真神明了遺稱觴賀野老哭吞聲視地不敢唾霜雪
良苦深陽春何時作

雪中別王生

容舍衜泥酒滿壺藉君才調代萱蘇新詩避俗攜氷雪
妙画通靈偏傾吳薄醉有時飛渠屁長飢聊復啜松腴
枝、橋苑、店騎驢去、著笠青衫、寫別圖、

歲暮得李渭清正月書依韻奉答 書中言生一男

朔寒同雲連夜生早春魚雁已違盟新來樂事添兒女
老至憂時有甲兵攤帙能鑽述草聖深危燈火話良朋
名山夙有攜筇約擬共芙蓉島上行

自鉏園

坦步園林靜幽居魚鳥親暖風時入袂春色遠隨人松
徑蒼烟隔茅堂綠雨新花紅能幾日飛絮已沾巾

哭周櫟園先生

莫言拙宦逢人妬轉有高文任世疑官罷當年憑吏議
詩工異代俟心知寬親到眼情皆累書盡為船事絕癡
煙雨片帆歸建業江干七載訊將離

殊勳猶紀射烏場夾海謳吟閩雪章文士名偏成戰伐
才人命合逐沉湘一時月旦清流許千載譏評鉤黨香
身退清溪老亦得不堪三點問行藏
憶別青齊泪灑膺東陽柳色繫行縢蘇公韻去留鴻跡
董相經傳拜馬陵真意亭荒難再過雲門山好懶重登
江天千里空翹首欲效侯芭愧不能
秣陵烟雨記相思清切秦淮玉篴悲蘭蕙初焚香未歇
江山如舊韻全虧西州人去吳江冷南國詩亾檜後衰
碩果風花零落盡愁來鏡見欲相隨 時芝麓梅邨皆相繼下世

帝可絕粮過訪適僕斷炊已三日矣笑賦一詩

蕭然相對兩修齡瓶罍空懸氷玉聲郊島詩窮知共瘦
鴟猿歲儉許同清參苓棲畝黃獨群萊甲登畦綠未盈
芝朮不須尋上藥便應避穀學長生

睡足

零落貧仍健支離病自親雨餘春枕傍睡足野情新採
蕨持饞客分蔬抱甕人生涯爾是伴厭說有征塵

八月十四夜早起

擁衾殘夢起衣袂曉涼輕雨洗林光細溪涵月影清長
貧還物役不寐共勞生來夜嬋娟好西風吹早晴

課種參

殘月催無寐辛勤課早耕渰渰零露下畟畟壠煙平井邑竭王稅流亡歎物情二東杼軸盡何計罷南征

村居感懷

林巒棲遲早白頭忘機漸覺狎輕鷗竹梧陰送晴堦雨枕簟凉生夏日秋帶甲頻煩朝士議均輸真繫野人憂僻居頗憶街盃樂零落晨星歎昔遊

秋懷用坡公韻 二首

酷暑旣云徂値玆新凉時天高氣沆寥壯懷烈士悲竹風清颼颼黃葉墮書幃隣里苦誅求奔竄如驚狸肅肅鳴哀鴻棲鳥無安枝雞豚集比閭樂事安可追長貧身

已病遘此流亡期百家爨烟絶杖藜但嗟咨撫枕不成寐窓踈上月遲

禾穗壠頭熟海天連月雨竹響和清風滴瀝終日語掩扉絶送迎荒苔没環堵頗愛高卧閑聊慰疾疢苦報賽逢佳晨糵滋乏難叅秋水溢溝塍浩歌望南浦時艱爲農難無計安畎畝俯仰俟新晴秋陽何當吐

秋雨

一宵凉雨連晨午稍稍秋泥種麥村新水寒煙生荻浦西風紅葉撲柴門書鼓藥爨兒能賜粥椀茶鐺手自溫國稅租完勤課釀艱虞時事未堪論

記夢

疎燈長夢倦婆娑一枕黃粱拂黛蛾好懶真成狂叔夜安心恰似病維摩朱顔盃酒牽留住白髮春風管領多記取西河沿畔柳長條搖落奈情何

雨後登軟絲臺

拂面山光過雨新農歌樵唱滿溪濱應時花鳥春前色曳杖情和病後身雞犬猶驚催稅吏兒童偏愛耦耕人何時大地征塵息社酒攤錢醵四鄰

偶感

廿載垂衣太平日稅輕人樂四郊寬時艱羽檄追鋒過

歲儉征輸雪涕看隔岸晴煙新燕壘過溪野水舊漁竿行藏莫笑儒冠誤不道爲農計更難

殘雪

郊原殘雪影離披新暖登臺延眺宜明月乍浮成暎帶梅花欲落恐參差春泥入市展還没午暖溶溪氷漸泝多暇攤書仍晒硯草堂檐底日遲遲

和帝可韻

華髮新來欲滿巔祇憑藥裹扶衰年愁看東國供輸日喜罷南征甲馬天松逕千巒遮雲岑花林一榻抱書眠長飢慚索胡奴米薇蕨春肥不用錢

閏暮春三日與諸子飲㟢山 二首

擔榼騎驢事事幽耕花鋤麥野香稠春歸幾樹飛紅雨
人對千峯歎白頭泥壁前題詩似夢新遊暫聚客如鷗
相逢各有攜節約忍向青山費校讐

上巳恰逢閏月天永和舊事興翩然偶來松下稱高士
能醉桃花即少年遮樹嵐光濃欲雨分畦麥壠綠成阡
山東風物農桑好眼底征輸劇可憐

㟢山晚歸

㟢峯南北有柴荊醉向岐途分手行驢背殘曛敲句穩
陌頭歸牧唱歌清青山斌媚人將老白髮蹉跎隱未成
一帶村莊來暝色亂鴉啼處夕陽明

清明拜劉果庵墓 四首

廿載與君友文章處處商天心真夢寐吾道竟倉皇宿
塚迷青草凄風咽白楊那堪寒食節重過世經堂

世短死生換憂長歌哭勤藥(君與其伯兄生相繼逝)麻衣雙穉子宿
草一孤墳蘭蕙香難竟文章氣欲焚西州無路避扣策
有誰聞

長楊古栢路十度過君村白酒澆文業青山負野魂他
鄉寒食節細雨杏花痕龍水流難盡斜陽掛墓門

雅量如君少誰傳有道碑春風荒野逕暮笛起寒吹易

守詩書舊難言門戶衰於陵留世澤七葉自能追

晩秋感事用李空同韻 五首

黃埃晝暗山城雨白雁寒催朔漠風馬帶征塵來塞上
鵰盤海氣入雲中監門圖顧天閽遠(時流民載道)玉漏機回
地軸通(燕京地震)自是昇平須力答 九重宵旰正深宮

軍符幾載日紛紛落葉西風畫角聞傳檄三湘烽火息
廻戈百粵羽旗分心憐海國無甘澤目斷炎天有戰雲
安得九州皆樂土桃花春散紫騮羣

西風敷栗早凉生茅屋匡牀蟋蟀鳴文字翻遭青眼妬
訞謡未使壯心驚潮回稚水輕鷗炯雨霽㟢峯晩翠明

客難賓嘲俱有意唫成誰見絕冠纓

莫言淹落逢秋感蕭颯西風看鬢絲賦就十年還自老
途窮萬事轉堪疑滄桑閱世如雲幻今古憑欄祇涕垂
鷃息鵬飛各意適碧梧慵借上林枝

紀國之陽稚水側柴門風雨一枝棲青郊集澤多鴻怨
黃葉堆林有虎啼湖海詩名閑看奕田園歲計晩蒸藜
薊門秋色還堪賦有客承恩太液西

賁兒詩文皆有致喜贈一律

久病容吾老新詩喜爾清伏蹈慚作父法護已難兄世
事温恭得家風孝友成從來遠大器珍重薄浮名

鄰邑詞垣部曹諸公有欲以予應博學宏詞舉者
謀之某公不應遂止笑賦二絕

硐席相從二十年雲泥分手各風烟騎驢未鮮求聞達
不效巢由拜馬前
朝天封事復何如袖裏虛傳薦士書白首非關明主棄
青雲早覺故人疎

秋日和簀韻

竹栢虛堂雨氣森高秋風物晚沉沉青山遶屋留殘照
紅葉因風下遠林小院衣香砧杵急衡門人靜薜蘿深
畫圖真覺瀟湘闊嘹嚦歸鴻度碧岑

雨中無事偶讀東坡黃州八首走筆和之余今歲
亦以大旱苦飢也

貧士乏腴田勸僕斸蓬蒿春種秋復歛綿力亦已勞嗟
我固窮人飢寒罔所逃粗糲不厭飽消盡腸中膏佐餐
無長物白水湘澗毛刈禾亦已畢廖廓秋天高
鄙性懶且疎偃仰聊自適禾救半焦枯厨庋乏棗栗亦
有仁祖餐赧顏胡能乞四鄰苦征輸晏歲恐奔逸回憶
豐登年煙火萬家室飢驅不遑安慚歎何當出世態足
凉薄一飽安可必
磽田各二頃耕種劇城背壯歲常苦飢倏忽年及艾生
計余所拙病復與懶會春初抵夏除微雨不破塊畝收
難及斗黽勉周內外一雨值秋晚但足滿荒畬竭蹶計
來年宿麥種能在兒輩亦隨緣噉薺甘如膾
歲值荒歉時田災難屢數春無布穀鳴夏鮮快活語叅熟即快活鳥名也流亡載道行生男多不舉龜坼徧田原木葉細
如縷二叔委壠頭青黃自撐拄蚜蝪如春蠶簌簌響風
雨子婦掘田間鳧茈滿筐筥安知膏粱家肉糜厭如土
粒粒貴成珠拾穗烏能許
却掃無塵事三徑日就荒素乏青雲志軒冕烏可望米
顏久已皺巽髮俄成蒼飢腸轆轤轉安能使詩昌再餐

腹果然何必羨萬年澤田豐巖薇飽食不敢忘
生來磊砢姿斧斤不能鑿逢迎非素志吾自守吾愨毀
譬如蚊虻過眼同風雹愚叟與漫郎昔賢良可學何年
婚嫁畢攜筇凌五嶽丈夫鄙瑣屑寄懷常卓犖濁酒滿
眼酣誓使衰顏渥秋雨亦及時籬菊燦屋角
交遊無素士農圃共一邨瓜瓠實纍纍延蔓覆墻垣貧
窶乏詩書耕鋤長兒孫余亦安固陋經年無叩門牀頭
一盃滿架上數卷存脫衆當晨午欿然饜一飧集字或
撿韻時共兒輩論懶漫與高逸誰者余弟昆
力田亦已久何日獲逢年但得貯筒米誰復問囊錢不

耕何以殺筆耒復硯田吾家缺舊物文字滿青氊乞食與啜粥至今稱共賢無事求贏餘倉箱計斯干

紀臺感眺

紀國臺高晚日蒼。風流誰復繼徐王。（徐偉長王粲皆吾紀城人）蕭條門巷榛今雨。蔓落田園有晚香。青眼不逢楊得意。白頭空老孟襄陽。秋光祇愛東籬好。自采黃花觧羽觴。

寄般陽張歷友

茅堂遲日雪消初。歷下秋逢念索居。湖海鷗群春漸濶。科名雞肋老全疎。酒壚重過無嵇阮。鄴下昔遊有應徐。（謂劉果庵諸君）賦就思鉉遙憶舊。好裁尺素付雙魚。

豆棚

茅齋消永日。翻稍豆棚凉。小榻支青潤。虛檐引蔓長。宮。偪。傳。細。桸。白。露。裹。寒。香。（一名眉豆白露後實始繁）稍待秋風後。兄盤酌醴膏。

濰陽蔡漫夫過我言東武劉子羽老病蹣跚不良於行即漫夫亦且白髮矣頻年出遊失意閒中偶憶二君寓便相寄

白髮蕭然卧海濱誰憐貞士老能貧顏衰合覓千年藥歲儉人欺一飽身古調難彈因寡和舊歡易失轉傷神何能抱膝衡門下十畝閒閒作隱淪

和張歷友

秋色明湖晚過君荷衣蕙帶悄離羣閒臨繡水吟濠濮趾向烏衣競屐屐冀北練綸朝映日濱南甲馬夜七雲從革待詔皆佳事射策還期冗玉分（時有司以聘學舉歷友不應作守貞賦）

晚起

西疇禾黍秀。曉露正蒼然。人。語。晨。光。內。農。歌。月。色。前。豆花含貝細。秔穎漾珠圓。群動勤朝役。飛鴉冒曙烟。

雨

久旱妨農事驚雷報好音電光明遠浦海氣黯長林白鳥浴溪潔青山過雨深雄風催晚霽疎豁一披襟

飢民

平蕪望盡只天涯。雁羽蕭蕭日影斜。小市春飢人易別。孤村夜哭老無家。青榆葉底謀朝飽。白骨場中坐晚衙。莫學長沙輕涕淚。十行漢詔不全遮。（時有蠲租詔）七十龍鍾落日低妻孥累爾共扶攜驚心蛇虎迎人怒觸目鉏鑄對鬼啼兒女觿殘飢未了家鄉垂老夢全迷郊原是處誅求急何地春風好杖藜

夢至白下周櫟園先生官署中知先生已歿與客相持而泣醒猶淚沾枕席

平生已知淚不如安濃人間夜雨青州路西風白下山新
年無少壯舊緒滿河關殘夢何輕隱依〻未肯還

寒食偶憶帝可詩以招之

嵊山山上十回醉每望嵊山憶昔晨況復清明宜選勝
誰能寒食不尋春室人交謫癡聲相（去声）國梲粗完快活
身楊柳垂青杏放蕊一樽相對未全貧
處〻春林喚鵓鴣紅糕白袷趁平蕪花時舊好如雲散
與衆新交倩杖扶文酒歡場宜雅集親戚情話自清娛
奚兒早識遊山侶遙指村巢萬樹烏（帝可所居名烏巢村）

示兒輩 有引

讀陶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坡公以為淵明風流愷悌形為
戲謔之言耳然儆等皆無聞于時則陶公之詩亦未
為過兒輩皆有慧譽近或牽于瑣細或荒于嬉遊所
謂才者果如是耶聊成五言近體一首庶幾淵明之
意使之知所媿勵云

少壯各行意艾齡吾已倦家貧知婦苦年老望兒深濁
世存清德柴門有好音琴書饒逸興座務莫關心

閑中以誤犯被貼泛舟明湖偶成四律誌感

又理麻鞋逐隊行任他冷眼笑人忙知非恐恥來非所
鑄錯強顏入錯場晃屋燈光阿閃影催更鼓响海潮揚
園花結采學年少好賽雲英脂粉香

幾載邯鄲夢未成勞〻又向夢中行繩繩繁履新儒子
趨蹌龍頭舊老兵狸伏短簷低屈曲蟬吟比舍絃譽詩
虞鶉問字來簾外寬爾開堂校一經

飽錦江花事渺茫崛強老筆尚飛揚春光恭錯桃花雨
秋色模糊帝女章墮甑寧煩孟敏顧遺弓翻笑楚人忙
珠光蜃影須臾幻漫衍魚龍上戲場

曲岸垂楊景事幽閒從花外喚漁舟芙蕖葉映單衫綠
蘆荻風吹兩鬢秋北渚重來同社燕南皮昔讌付輕鷗

（丁酉之會今如晨星）多情惟有明湖水容我垂綸下釣鉤

秋日用坡公寒溪韻

我生拙謀食敂〻仕八口秋至不遑逸蓬𦨴自搔首朝
看黃犢耕暮隨耘者走荷鋤課風雲未甚覺衰朽平原
何浩蕩回瞏絕罔阜落葉堆長林西風吹如吼得句屬
兄和更無素心叟東離久已荒黃花沒蓬蒿重陽苦催
租未暇登培塿科斂何太急斗儲竟安有頤變接與狂
行歌在楚藪檀欒千竿竹輪囷數株柳茅廬八九間中
宜置漫叟役車何當閒桑落正宜酒老妻勤紡績尚能
操井臼莫言卒歲窮樂冬儲糯糗

箕兒初度作此贈之

每逢元夕讌恰值汝弧懸春月瀲灧好照此酒盃圓况
是新婚際琴瑟正靜妍丈夫樹偉業齊家乃爲先堂上
兩白髮但祝新婦賢不憶合卺夕贈汝小學編貨利與
妻子中士多推遷日易月潛移顧復成過愆手足相疎
遠所競惟缶瓶文貌外雖屬中情遑自安汝性自豁達
佻易釀過端厚植維學基赵汝方富年黽勉思祖德令
名須早宣

再贈王婁

别君三十載未改昔時貧世態踈前輩交情愛老人米

簫經日竭詩巻逐年新剩有雲門色烟嵐晚自親

連夕獨酌用宋荔裳咏懐韻六首

余本踈脫人竟歲無長客柴扉常晏然一樽風雨夕南
邨積眾叟兩鬢先餘白酕醄無復云但苦缺擔石
生平同調稀思與千載友跋陶共蕭穎清詩常工口景
物自娛人寒食與重九不見帖括翁吟哦坐皓首
風音厭塵鞅性僻狎麋鹿龎公隱鹿門子真棲鄭谷東
皐課雨晴荷鋤眺平陸何當伏雨足蓑衣牧黃犢
生年過半百前期錯自料巾衫敝名場鹿鹿堪一笑讀
書與飲酒佳處領其要瀰水輕儵肥持竿猶能釣

常思季鷹言適志忘仕宦嘐嘐發狂言誰能辨眞贋跂
足臥北窓嬾受塵纓絡悠然傾一壺浩歌日已晏
儒冠豈誤人讀書得徼向富貴與神仙危言多余誑清
聖而濁賢斟酌如飲沆安得素心人披襟日相訪

寄箕簧於青郡

羅綺爭如翰墨香自擕氷雪壓書囊山光梵閣支頤看
暑氣僧寮晏坐凉燕宋雲門餘戰壘瞀裾稷下盛詞場
青齊者舊何人在十五曽交大父行

青州逢李象先

相見頭全白寒暄意未遑重逢非昔貌小語立斜陽一

代雄文在六年别思長蕭晨得少暇晏坐話秋凉
誰識誰摩病擁衾老衲傍燈光醒夢幻花雨散空凉徹
識緣名累夙因爲佛忙沸鐺支藥熟木榻入秋香

古柳歌用梅村古槐韻

劇南古柳千尺起三百年來韋布里坡公詩我家韋布三百年只有陰功
不知數偉幹濃陰蔭行人斜披偃蓋映溪水長夏驕陽走
火輪跣足科頭深綠裏時移歲换經兩朝種樹人亾樹
老矣鉅枝拗轉碎驚霆細葉蒙茸催急雨陽回眞宰春
風生瑯琊瀰上舊知名白傳詩篇傳禁苑桓公流涕過
金城陶令門前雅宜稱何事槐棘籍公卿憶昔讀書圍

鄉邑籠鳥井蛙不自得西走歷下北燕臺烏帽黃塵無
人識歸來蕪丕隱居處十里撗雲擁古樹春秋陌上課
耕耡就陰息影日來去思還賦就無人傳（余賦中亦道及古柳歎）
息此柳終不遇孰枝攀條輒潸然滄桑閱盡欝參天幾
人培植幾催折隔代還思慶歷年（樹為曾大父所植）安得北屋
皆絃誦攀附綠陰支一編樹前溪水鳴㶁㶁平地瀠洄
成流泉宗族團圝常如故柳陰飽飯度朝暮長條時拂
風日長老根不免斧斤譏奇姿扶疎蛟龍藏古物輪囷
鬼神護樹陰溪影雨濛洄牛耕犢臥緣邨路樹上雨晴
呼燕鳩溪邊容與泛鷗鷺稍栽菡萏與菰蒲點染村庄
成画圖輕船釣石日招侶烟雨嶼峯望有無鼓腹太平
歌帝力不用江頭歎老夫

柳邨雜詠題後

家大人性甘棲遯雅耽吟詠每詩文撰述脫稾即棄
小子鈔錄柳村雜詠二弓久藏篋衍茲欲付梓又命
小子編撫第叙兼跋數語於後予小子不敢辭曰詩
之為道豈可以偽為哉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哀樂有
真哀樂而後有真風雅近今詩人之為詩也刻飾毛
膚編輯陳椾積篇累牘疑無涯隅然聖籍多而天然
少騈組擅繡神韻枯索殆所謂土鼓無聲吹花易萎
者矣昔陶彭澤雅志冲尚脩然囂埃之表杜少陵忠
君愛國一飯不忘君父千載而下誦其詩味其瀟脫
之趣探其沉欝之懷須麋謦咳楮墨閒栩栩欲活無
他真故也大人勤處隱約長日掩關坐臥晚讀堂中
偶聽剥啄聲即為攢眉常曰莊生言聞人足音跫然
而喜殊覺此語為煩矣於詩亦不強作偶有所觸則
一往情深集中如值滇黔寇變則士馬雨雪之勞橐
弓卧鼓之思時時形於歎想其惓懷於虎冠之恐訶
有斟鄂歎諸作傷心怵目則刻木畫地之痛惻也而
平生師友存亡之感見於哭梂下果庵諸什則歎逝
懷舊山陽南皮之悲涼也他如田園閒適家庭讌會
之咏皆從忠厚憂勤之意結轖流溢而出而非僅世

之爭來鬭韻以工為悅澤者比益將尚友彭澤少陵
於千載而斟酌於王孟錢劉之間自成研鍊精切之
音未許跨矜人麤心領畧也茲集始於北征諸什而
終於古柳一歌顏曰郴邡雜詠志地也嗟乎無珥筆
承明之遇而終老田間豈僅淮南落葉之歌桓公江
潭之歎乎後之讀是詩者其亦有所感也夫男龔謹
識

嶽江草題詞

嶽江草者余自春迄夏遊歷所作也凡人遊之力必能
與江山敵而後其遊暢因而詩之力與遊事相尋則其
詩亦暢從來善遊者必曰山水言山至泰岱言水至大
江亦極天下巍峩澎湃之觀矣山水日負其全力以供
遊人之領取而人亦各隨其力之所得以自快究之所
得之分數多少不能強同因遊者之力之所取以爲山
水之力之所給則非山水之有私於人亦遊者之力有
至有不至也余以春仲登岱踞日觀絕頂下視萬松濈
濈行人如蟻蠕動松間或曰此走後石屋道也計其幽

邃可耑一日歷代碑刻及諸經峪亭臺可各耑一日余
心戀戀欲留力竟不能留倉皇西去頓丘黎陽道上汙
漫無所遇而返夏初遂決意南下渡河絕淮泗由滁陽
抵和州老洲頭風雨中買舟横江而渡登釆石寓姑孰
兩月餘夫江南山水之佳麗人士之輻輳首白門次由
白門北歸則爲廣陵余　姑孰去白門僅百里力不能
至白門至白門矣又力不能爲數日留而况於廣陵哉
故余集中詩近百首大半皆姑孰作也譬之友朋於泰
岱略得其形似於白門則半面別於姑孰則留連寢處
握手相得甚歡也余之遊於姑孰其庶幾乎憶一日微

雨新晴登太平城隅一老父爲余言乙酉 王師渡江黃靖國率衆南遁其追奔斬馘處歷歷指畫如掌又桓宣武舊治前有宅以竹編其門几榻依然友人謂余曰此阮大司馬作燕子箋處也爲言其吮毫按拍之狀甚悉相與慨歎者久之竟以意滿口重不能宣寫兩月所作大率付之山光水色歌場酒社中而謝家青山以梅雨連綿未獲登躋則是余於姑孰猶有餘憾也而又何有於後石屋及白門廣陵若有力而遊則仍俟之異日

康熙丁未孟冬紀城安致遠自識於快風小閣

嶽江草題詞

予與靜子知最深相遇亦最奇蓋於邸舍中未通姓字一見輒能識予者也惟操觚則予每謝不敏憶甲辰遊東嶽提三寸管歷經峪五大夫松登日觀絕頂下視海色蒼茫滅沒中覺詩思汨汨爭來余十指此時念靜子臥劇城恨不得與俱迨丁未南遊扁舟下維揚問渡石城見酒帘歌板與六朝烟雨下上輒慨然曰此吾靜子婉麗語也又恨不得與俱不知吾靜子正宛轉嶽江間實後先俱來而巧與之相左者也辛亥秋過雲門乃出嶽江草質予予讀之冰心霞骨鳴璫曳綃予岱遊過江

二集俱儈父掩面遁矣昔周櫟園先生觀察青郡時有言後之採風廣固者不象先靜子渭清三子是詢亦鄙哉其採風矣風雅之責屬爾三子今象先文詞逼古人靜子詩賦詞曲無不闖入閫奧獨予爲諸生所虐未得縱橫漢魏晉唐以竟吾才力所至予愧先生矣予之愧靜子豈淺哉辛亥秋東武同學弟李澄中渭清題於雲門客舍

紀城詩稾卷之六

壽光安致遠靜子

花朝旅行

客路值花朝風光望轉遥荒途𣊬界雪野水午生潮白袷春裝薄青山暮靄消離情如可繫試看短長條

貝丘早發

熹微帶疎星村光平如練鞭聲散空林耕牛已壠畔旭影團會峰依約朝烟淡副嶽雪未消界天白一線日氣射蒼紅峰嶺色屢變狹路融朱泥霑衣影如茜坡陀增凸折登頓神易倦春衣欲減綿曉風冷然善

炭井

近山覘石脉穿隧水激砰轆轤竭泉絡后土亦不平金錢買人命計利與鬼爭風火兩薄射漆身面復黧然膏燭九原委壑欲難盈冶鐵消蜀山嶠昔卓與程

顏神鎮

驅馬山城外譍凄景倍妍風林摇碧嶂水碓瀉紅泉濁酒新豐市春衣寒食天秋韆牆外影片月已嬋娟

謁靈泉顏文姜祠 並祀其翁姑于左

松陰覆萇蓰泹泹泛爐烟白打春喧社紅粧墻卜錢府有爲手捋戟者又女郎多以錢擲池中祈子靈源霏雪乳水藻潔冰筵燈火祠

堂夜依然問寢年

龍水夜宿

旅食逢君盡市醪隔舍香溪聲喧夢醒夜氣幻空凉倚枕峯千疊横階水一方塵纓真自苦未敢濯滄浪

夜行甕口峪

蜀道難何似崎嶇步屢停風林雲氣赤石磴月華青徑險猿呼侶峰危虎嘯更探奇夙有約一壑入空冥

張秋書事

客舍春寒燈火親瀟瀟微雨宿河津家園漸遠無相識手酌村醪勸主人

黎陽寒食

客路清明至他鄉習俗同桃花衣上雨楊柳渡頭風春社新醅綠墓田野火紅黎陽春事好客思渺何窮

登岱 八首

嶠首倚空濛憑虛俯大東谷雲鋪爛熳海日蕩青紅星宿三州外華夷一氣中日觀碑云東望日本西探河源際天疑咫尺幻出碧霞宮

登眺豈無意蒼茫別有思白雲封漢簡綠蘚没秦碑一壑盤盤險百靈處處隨焚書嬴帝事無字復何疑

山徑藏幽趣高山流水心亭名虛亭清作雨老樹密屯陰

石廩沉金篆泉聲響梵音眞知塵世苦暫此滌煩襟
小憩聽泉處飛流濺雪寒崖曾駐漢蹕松已辱秦官語
自斗天落心從十地安上方知幾里層累画人看用應物語
攏劍兒孫小登躋歎介丘一峰蹲越觀九點數齊州遠
碧岬天盡餘青接海流蒼茫下界意身世笑浮鷗
玉女泉堪飲斂光鑑碧空靈源澄石液好雨下天風浴
日蒼龍窟洗頭白帝宮澄泓此一勺挹注渺難窮
萬壑何奔赴泓泓不暫停風消雲氣合天近日痕青石
屋留猿錫金光幻杳冥画圖誰得似稍已見真形
吳綀何能辨雲光依約通振衣揺碧落倚杖破鴻濛絳

節朝天迴靈旗映日紅十洲知遠近翹首海雲東

穆陵關

輕風細雨霸圖開石逕透迤瓦礫間莫道江南烟水濶
春山無盡穆陵關

宿遷

岸葦長堤徑沙林解纜津一春千里客片月五更身心
怯南征侶目隨北去塵勞歌聽不絕終日響蹄輪

豐樂亭

美人去已遠讀書想其賢千載音容杳風流未可攀晚
作滁南遊乘興亦偶然小亭枕城隅清流霭暮烟沿途
合桃熟棠綴紫珠妍人歡禽鳥集歌徹竹絲圓登眺清
和月依稀豐樂年欲飲不成醉長折太守前誰爲後來
者懷古獨流連

黄草崖

爽泉引幽谷水際山鳥啼林陰密如幕藥花香未齊鐘
動風樵歌松高塔影低歌板白袷應酒榼紅粧提沿徑
尋花源滚折意屢迷回瞩蒼翠開萬樹綴蘿棲馬跡歸
何處晚日龍潭西

醉翁亭

長松蔭曲磴複閣抱群峰登頓日已晚萬壑夕陽濃石

徑藏龍蟄榭陰絲雨重老梅發古香摩挲想音容竹聲
戛青玉凉吹來清風疏泉作流觴彷彿永和蹤醉翁何
處醉滁人遊未窮

大風雨由老洲頭渡江 即横江口

陰雲何習習岸葦復蕭蕭獨客趨微徑蒼茫意屢揺問
渡防江卒偃蹇氣何驕綸蓑建廳事黄旆插高標客舟
尖似履一葉銜長飈烟水濶無際滔滔起雪潮舢艫如
雲聯帆影掛輕綃大江豁胸懷翻使客憂消綠蘿横側
見巖壑類相招毯衣紅濕透風勁傘飄飖依稀錦袍翁
明月漾吳舠

雨泊釆石

虛亭高不極遺範仰前賢春雨千家市夕陽萬里船人烟集水國漁唱起江天日暮風濤濶憑誰問謫仙

泛釆石

自信江流穩輕帆片片開雲移村塢動風漾酒旗來躍壁横戈跡騎鯨着錦才千年牛渚詠對月更徘徊

送客北歸　二首

久客歸無計羨君解纜舟山河非故國風雨總新愁花溆淩藏寺松濤晚入樓江干風物好誰復與同遊

四月姑溪好鶯啼念舊林空江鄉夢濶夜雨客思淩蓬

轉依人意花時感物心日歸歸未得計日一沉吟

姑溪贈葛謙齋大令　二首

一棹空明曉日邊風流得似渡江年桃花水滿潮初盛荻浦雲晴颶正懸玉版燒青微雨後冰鮮鱠雪好風前新來自有家園夢麥浪盤堆四月天

寥落江山故國輕依人千里舊同聲歌成白紵無官韻簾捲青山少吏情柘影桑陰雲壑靜魚遊雉哺雨花晴溯洄我亦尋仙侶勾漏丹砂致自清

再泛釆石飲謫仙樓　二首

牛渚磯前江水回帆檣遥帶夕陽開天清雷雨隨潮捲日落黿鼉挾浪來南渡衣冠空戰壘東山詩酒幾仙才樽前我亦稱狂客故國蒼茫意轉哀

崔巍虛閣萬松稠霽色横江晚更幽風日佳時尋好侶江山奇處憶前脩鏡涵烟霧宮袍濕雨洗嬋娟翠黛愁（判岸卽蛾眉亭）有客重遨釆石月何人同醉木蘭舟

陳玉宗招飲書巢賦此奉贈　二首

書巢結構好頻到足怡情數折緣花至一童映竹清烟雲新畫理箋註舊詩名（君注杜律）千里江南夢誰憐求友聲

辟疆園自好亦藉子猷狂揮筵揺新曲飛觴送夕陽開雨光琵琶潑墨影蒼蒼醉後歸蕭寺閒愁擁一床

客姑溪兩月飽飫魚筍因憶坡公長江遶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之句拈十四韻爲長句紀之

四月姑溪荻芽長江頭漁父提網忙潮來一夜没沙觜網得冰鱗一尺强柳條帶雨換綠欄糊銀蹴雪出溪江江流南下姑溪遶溪水清淺魚散小野夫艷聞鰣魚名登筵下箸不忍飽金柱塔直城遶郭江風吹塔勢欲墮陳生昔奴健如猿相輸指點西江濶湛亭惠酒貯玻璃一合難潤枯腸知石雲艷曲聲如絲轉喉車子何足奇開腸更進無名魚斫鱠流脂玉不如鰣魚價高不常得

此物亦可飽斯須兩月食盡江魚美但苦酒酣不能旨青州從事姑江魚揚州跨鶴眞難矣歌場更變太平好紅粧隊隊雙蛾掃登臺提榼看勾欄粉面雙鬟擱繡褓溪山徧種萬竿竹瀟瀟梅雨灑淚絲蟄雷一聲龍籜生入市新鮮稍帶露溪水直與江水連姑溪盡處是青山李白已去謝公死明月空江誰往還四月鄉園驚夢覺客遊不如歸家樂丈夫七尺常依人爭似家山饜黍穄輕舫片片流淚穩樵風未便北風緊歸與雖濃潮未消且飽江魚與江筍清江曲曲幾村莊陂陀添雨長稻苗苦憶山東蠶事好碌碡壓場二麥香

姑溪曲 四首

釀雨春波綠似天喜門門外繫紅船溪邊少婦颭紗縠漾綠搖青也可憐

層層金杜夕陽低萬里帆檣隔岸移莫道西江烟雨濶孤青兩點是蛾眉(山名)

岸柳如絲絲幾行羅紋細縠破輕舫誰人幻染青山色半副烟煤半副黃

茅屋竹籬堆水雲垂垂笭箵掛柴門夜來羣鴨呼雛急曉起春潮沒瓦盆

黃山寺

出郭林塘數曲灣天光遥映水門開鷗羣冒雨移孤渚龍勢隨雲過遠山插畝稻秧千頃綠傍溪茅屋幾家開誰憐留滯江南客欲買烟波一棹還

無相寺

花逕垂鞭詰曲尋禪房晚霽倍清音荷風漾日紅雲濕竹影橫階綠雨滚騎馬看山遊子意閉門槌磬老僧心蒼泓林木歸來晚閒眺江干作越吟

白紵山

俛仰成陳跡凭高意不勝金羈春試馬紅袖夜籌燈(用桓宣武事)絕澗啼花鳥幽巖劚竹僧六朝餘舊事惆悵白雲

層

感歸

客舍逢重午江頭換夏衣吾謀應少拙茲意倍多違白筍抽芽脆黃魚撥刺肥口忙爲底事夢入故山薇

贈別曹梁父

花覆湛亭白晝長疎簾碧簟致蒼蒼奚斂短拍西園集遞布單衫南國裝杜若香迷歸客夢風帆影亂旅人腸迢迢北望雲門雁三月音書滯故鄉 梁父爲元甫先生子作湛亭以奉母

當塗將歸留別葛謙齋 三首

車笠他年約泥塗此日情騎驢來客舍入画看江城戰

塈桓王跡詩壇李謝名孤蓬風雨急隨意聽潮聲
役役風塵客猶憐作吏勞簿書稍覺苦風雅未能豪小
判同牛鼎長吟似馬曹閒中聊取適坐對遠山高
殘春南寺客日日計歸程旅夢松陰滿鄉思艾葉生鶯
花催客恨風雨起溪聲莫作江南客從來多旅情

題江山別意留贈葛大令

十載逢君樂水道與君翩翩各年少今日逢君姑溪傍
握手鬑鬑兩欲蒼憐我泥塗不得意開樽召我飲琴堂
絳紗雙雙燒銀燭犀觥瀲灧金盃續紅牙紫拍雪兒歌
氍毹舞恨更籌促君家令弟復翩然攜我夜泛采石船

白苧山頭興半酣帆檣日落點江烟江山好處頻浮白
潑墨淋香[illegible]標格天門欲掛錦帆舟青山擬買謝公宅
旗亭明月錦橋歸歌成画壁白雲間我亦三生狂杜牧
酒闌無處問雙鬟一身畱滯風流國翩歎君懷不自得
竟體風雅復何為日向上官俟顏色鸞鳳飛棲枳棘中
黃絲短綬暫從容七葉金貂會復始前有端肅後史公
我今買棹鄉園去雙槳悠悠共誰語貌得江山別意圖
輕帆烟雨知何處

再別當塗諸子

蕭疎行李又天涯累爾猪肝兩月時無詩溪山罰客住
你惜册好像人思青山漠漠謝公宅森雨茫茫李白祠
別後吳天成悵望閒翻旅囊譜新詞
幾回參錯是歸期入夢鄉園意屢移客到窮途多繾戀
人來官舍易棲遲晨風零雨臨岐賦白袷青驢別路詩
今日驪歌真載道吳江烟月紀相思

晚泊采石是夜雷雨

棲泊知何處蒼茫烟水中鯨風吹浪黑電影劃江紅暮
色千帆集潮聲兩岸通從來征戰地餘恨渺難窮
雲氣塘疎星江風不暫停酒帘懸細雨遠火隱漁汀小
市魚蝦雜空江烟霧青綠蘿咫尺地回望轉微冥

晚霽同曹梁父陳玉宗泛姑江二首

晚霽輕舠穩清漣見釣綸風和聞玉簫岸潤湧珠輪郵
隔林烟細帆回日影勻漁蓑真自得吾已厭風塵
千條沿岸柳難繫北歸思檣影移鷗步波紋漾釣絲浪
花青滾滾堤草綠漪漪莫道江南好家園刈麥時

姑熟初度

五月南風動江關溪山自好客懷惡男兒墮地不雄飛
千里依人苦漂泊檣火爛熳是生辰湖海棲遲歎此身
華堂開樽飲我酒石雲妙伎奏逡巡紫荀登盤抽翠節
冰鮮下箸撥銀鱗梁生（梁父）陳生（玉宗）蔚更情親揮毫進酒祝

千春懸弧早卜四方志卽看萬里如比鄰田園兒女圞
圞樂朋好天涯意氣眞談笑喧闐頻垂首差歌稠疊暗
傷神落拓青衫不稱意羞作江湖浪跡人

金陵雜感 六首

六代風流建業偏鳳陽開府更翩然江東無限陰符客
付與阮郎燕子箋
自昔陪京盛論文詞場寂寞更何人也知白下翻新曲
偏讓雲間說宋陳
烟花南部已成塵偷艷籬門賣小春冷落安娘傳指撥
繁華如夢恨常新

江風帶雪捲湖迴松竹蕭森付刼灰土骨堆荒夕照冷
遊人指點雨花臺
楊柳絲絲画舸輕新粧單急可人情吳儂盡唱邊兒曲
一洗清溪柔曼聲
保國功坊沒草痕居人猶說寇白門蛾眉重掃胭脂冷
爭似虞姬抱劍恩

爲櫟園先生題筍画

賴古堂中画通靈筆墨奇倪黃非異代蘇米喜同時惠
我丹青色映人冰雪姿爐香與茗椀花影坐來移

吳遠度爲余買書

江南行李自蕭疎擬作人間老蠹魚莫訝輕舟眞似葉
半航烟雨半航書
雲林淡墨致能酣鷃鴣呼茶意更閒（遠度齋中鷃鴣甚馴）咫尺吳
江寫未足烟波合掛點蒼山（時遠度寫滇海圖）

登報恩寺浮圖

彌覺神工幻焉知帝力勞山容輕隱隱江勢遠蕭蕭花
雨侵諸佛雲烟變六朝相輪倘可攡吳楚辨纖毫

至白門三日卽匆匆北發悵然有作

白門楊柳掛離思洛水巫雲未是奇不用豬肝勞地主
賃君往住伯鸞溪

頓脫風流倘有無春光駘蕩莫愁湖多情偏讓瓜州賈
日向青溪賽小姑

白下東裝將歸逢曹顧菴先生

青衫擔勝石城頭五月江干巳倦遊細雨人歸桃葉渡
輕帆客上木蘭舟山光水色克新稾殘月曉風識故侯（時學士贈我南溪詞）
何日旗亭共画壁雙鬟唱徹古涼州（余亦以吳江詞相酧）

浦口北發

雞催千里夢酒醒五更身露氣涵江細濤聲近曉眞長
空帆送鳥好月影隨人莫厭朝行苦風光拂面新

停帆辭水驛。驅馬更平原。月白緣江路。烟青出郭村。客程背白下。鄉夢曉無痕。回憶青溪別。依依戀旅魂。

倦遊草題詞

前余在都門與諸城李子潤清寓同巷官閑地僻得常往來李子盛稱周櫟園先生不惟詩文當代第一性好奬藉人物此自李北海任彥升一流人非尋常醒擬者所可比也其於青州所最賞者李子及丁野鶴安靜子李子詩古文余久奉所表論兩君則云野鶴才雄質健多力或失之放靜子沖逸淵靜風格穆如但根抵唐人而靜子詩近右丞左司姿致明敏駕輕就熟須刻數首步驟秩然流輩鮮或及也於時野鶴已歿不可復見惟時時想見靜子一傾懷素乙丑

天子試翰詹諸官於　保和殿余考下業左調併官旋里丙寅爲山左之遊渡濟水瞻望泰岱華不注諸山挿天得月煙雲萬狀爽回於趵突喘湖諸水之上時已仲秋蒲荒芡老惜無可共語者獨往獨來弗樂也旣乃得鍾子聖輿風流儒雅甚相契洽因言靜子在此余喜即命駕相訪一見如故交從此登高則趾相錯臨水則影相接濟下山水頓爲改觀然靜子所遇落落正復與余相同噫是安得不令人思櫟園先生也靜子將東歸出歷下所得詩若干首質於余大要沖逸淵靜力追大雅一如李子所言而不屑拾宋元餘唾以希合聲氣求附

於今之作者余尤欽仰之序成余之感首北矣任丘龐

塏雪崖撰

倦遊草題詞

丙寅秋仲予遊歷下故爲濟南諸名士所愛與鍾子聖輿有世講尤相綢繆會龐太史雪崖顧我於邸一見如舊識從此登高臨流互唱遞和忘其身之在客也偭東諸侯不愛士予汗漫無所遇朱子義假招我出飲蓼村時庭梧蕭摵片葉飛墜砌間客有爲歌者爲思歸望遠之曲仰視天宇秋氣晶晶鴻雁南翔予益渺然有故園之感焉未幾太史北旋予悵然無徒寓夕獨酌出步中庭明月在地霜氣透帷夜不成眠于是鄉思轉深矣明晨束裝東歸鍾子聖輿與趙子宜四意戀戀欲留竟不能留撿客中作名之曰倦遊草蓋取淵明鳥倦飛而知還之意也豈敢步長卿之後塵哉丙寅長至月拙石老人安致遠題於雪根草亭

壽光　安致遠靜子

登青州北城樓

齊國雄圖攬勝過萬峯飛瀑瀉長河時清鼓角秋全靜
地逈煙嵐雨易多石柱蔡春湖地脉鐵嶮龍怒起盤渦
千家市遠浮樣盡祇有西風吹逝波時北門萬年橋爲洪水所壞鐵柱皆
抗

同丘學山遊法慶寺謝靈鷲上人

竹影千竿拂檻修徵涼蘭若許同遊清分鶴粒香廚飽
懶借龍花木榻柔青社河山凌寶剎紫衣法像說神州
憶與天岸上人之遊重來五載珠林剝滿院秋光付白頭

張杞園索題小影泛家浮宅圖

江海橫流今晏然蛔簑雨笠繫漁船推篷買得烏程酒
明月蘆花任醉眠
八尺鬚張書滿舷樵青夫婦也風光蘭舟棹入桃花渡
誰道吳兒有木腸

淄河道中

平田經涉後曲折盡橋梁香細荷花斂風輕豆葉蒼波
光明野鷺秋聲急寒蟬午惆塵容倦樵歌送晚涼

宿陽丘見余庶子赴京闈題壁有操車觸暑至約
簟甚凉同怯變挑餘盤懷歸襟悅醉之句不知
爲何人橫父宜抹咲成一絕

土壁留題蛛網交廿年前事費推敲此生已少紗籠分
羸得兒童㾓艾嘲

歷下夜雨

淅瀝明湖雨今從枕上聽風傳煙外笛荷戰水邊亭客
夢歸還歇寒蛩咽復停故園新釀熟濁酒正如澠
荒柝敲更急疎鐘出寺遲數行雲際雁月雨欲何之予
舍添衣日家園種麥時濟南風物好單外旅人知

明湖秋詞和鍾子聖輿

明湖風物劇憐人雨笠煙簑餉比鄰鱠得霜鱗如切玉
風前醉岸白綸巾

翠鳥呼雛鼓翼飛蘆花深處聚雙扉佳蝦名蝲字見鄗注
常見箸撥紅霞獺髓肥
團團荷葉青千片白白蓮根玉幾條憤鼻拋來齊上岸
日斜擔過鵲華橋
八月新涼水閣秋老漁貰酒晚相酬手提笭箵催歸去
四面風來雨打頭
細柳官楊夾岸青無名水鳥自梳翎湖邊一捺添新雨
晚起浮萍綠滿汀

北城羽客白清閒鐘磬松陰不掩關萬戶炊煙秋色裏
青青飽看佛頭山

同鍾子聖輿趙子宣四遊佛山

秋氣遙增爽佛山涵曉秀乘輿躡嶙峋五里陟雲岫石
磴燦黃花對香射一竅雜樹小如薺虬松欝丁瘦風葉
綴秋光丹黃紛襍糅欹空懸諸佛山骨紫刻鏤汲飲之
甘泉岩洞注山溜其巔矗岏不對峙疑兩鬬金輿失虎
牙龍藥伏如噉濟城十萬戶簷角相勾鬬宮殿欝參差
鴟尾微辨味蕩漾明湖水指點波光透煙海何茫茫百
里成鋪繡十日厭綺羅岩壑聊盥漱安得税塵鞅言就

支公宿

感歸

客舍蕭條感倍哀囊書負將訴衷誰攜來一卷擣冰雪
旅況經時伴鷺鷗應節墜花新放蕊投林倦鳥曉驚秋
羸僮瘦馬催歸去綠雨堂中酒滿甌
論文把酒共陶然客裏相逢盡大賢烏帽黃塵知士賤
朱門畫戟魏王前狂能入市騎驢背熱不因人減爨煙
聞道故園新雨足好乘犁犢向西阡

趵突泉恭和

御書撤賦十二韻

歲紀文明冊天開雲漢章胸峽傳夏禹籀篆嗣軒皇錦
璧圖書古齊封帶礪長巡遊仍翰藻題詠自輝光洛泐
珠胎燦藍田玉屑香扶疏九萬里細密十三行體勢蘭
亭擬風華寶墨堂湧泉波吐頳噴雪管生涼舒卷驂龍
躍翱騰看鳳翔上公勤扈從多士儼趨蹌瀟灑疑飛白
臨摹付硬黃揮毫勞想像載拜溯源傍

附鍾聖輿

廿年師友意今日喜登堂廉吏風如在清門韻自長三
秋茅舍掩一雨石田荒頗有湯夫子相逢說墨莊謂潛庵先
生

吾子丰儀好翛然野鶴姿北堂勞負米長日愛抄詩花
下青油舫柳邊白雪祠行盤湖上得裙屐有誰知

壽周燕客別駕

賠君眞意亭君年方童稚彩衣舞庭除相與為嬉戲塤
箎競和鳴怡怡好昆季吾師任君流愛我常倒屣東武
與千乘挑燈析疑義屈指數歲年二十又餘四朋好散
各天相望晨星次君家盛友于迢迢隔異地百事負初
心伏櫪嗟老驥吳霜點鬢華無復歎將意題與君少年
褰帷虎刀利我來湖上遊與君初慶值金波瀲瀲明荷
香細細吹共道使君清羞與湖水比湖水深有時使君

清無一二歷亭月正盈華堂讌方始明年紫憶臨觴舫我
嘗玉

遊王氏溪亭 有跋

老樹參天清泉深見底塵纓未敢濯枕流欲洗耳
石蝌小如錢輕鯈細似屑渺然江海思濠梁自怡悅
千金不賣泉泉中金屑出疑是輞川扯前身老摩詰
池邊列石几樹下結茅亭竹近蘆花岸秋聲正耐聽
開道泉空釀新醅琥珀紅胃池風景好醉倒幾山公
秋日鍾子聖輿趙子宜四邀余遊王氏溪亭出西門
折而北行闤闠中門內敗篠委地荒穢不除有泉一

泓清淺澄澈可鑑毫髮池邊古樹欹偃老藤盤糾攫
拏作虬形樹根穿石罅蔵甃細鮮與池中綠藻相爲
掩映輕鯈數百千頭泳游宕漾似與遊人相娛稍折
而北有陂塘二種荷蕖蒲葦茭泉聲濺濺清冷襲人衣
履聞某覩察市以千金主人不肯售余遊而樂之並
高主人之誼爲賦五絕

八月晦日友人招飲初見紫菊

蛮花綠酒勸持觴秋豔催人兩鬢霜紫菊插瓶如送客
驚心已似到重陽 聖輿見罰詩有不到重陽不許逢之句
繞籬菊蕊先開紫老友遺詩嘆幾回歸去蝴黄堆滿殼
可能辜負盈寒盃 曹顧庵學士詞繞籬菊蕊先開紫稍蝴尼漸有黄又陸放翁詞盈寒酒
酒兩三盃

酌突泉

濟南名士今何似千載猶傳歷下亭北宋雄文推子固 子固爲齊州守遺蹟頗多
西京奇氣說滄溟波光淨似練裘白荇藻
長於菁帶青六郡英流霑化雨誰能彩筆賦湘靈 時課士其中
雲湧寒泉老樹朽殘碑拂拭古苔斑詩傳遂李雄風遠
人到邯鄲客夢長 泉上祠呂仙甲午歲舉白雪社余與共會今三十年往矣 聽樂采
風吳季子崇樓曲榭聳靈光 時方門新白雪樓 祇今多士揮毫

日應惹
宸遊御墨香

張氏竹園

張傌何能避右軍一條畧彴隔泉分但將玉版參禪味
更寫猗溪敎老文

朱子義假招飲夏村分賦得支字

石橋流水遶風物入秋宜遺興千杯把餘青一枕支花
明簾搖日暖柳絲絲茶話容高枕蝶聲午夢知

聽坐客度曲

獨滿音徹一縷青玉參差和去声定場聲勸君莫唱思歸

引九月寒衣旅客情

醉歸口號

柳梢新月晚朦朧騎馬交衢爛炬紅恰似襄陽風景好
兒童拍手笑山公

龐雪崖太史以詩見貽作此奉答

老友雷田子同君並玉堂許公能薦達吾道有輝光性
僻依人拙年侵覺毀長觀河眞自笑蕭颯鬢毛蒼
相逢眞意外差不愧聞聲綸紵十年事燕齊千里情冷
官逢世忌病體愜秋清自愛明湖好來尋鷗鷺盟
聞君彈古調雅韻自難酬人意閒如鶴旅窮淡似秋詩

成推共惜老至許同遊分手風煙隔何年雪夜舟

和雪崖

萬戶寒煙傍水隈斜暉橋畔晚登臺暮霞影逐丹楓落
夜柝聲隨白雁來旅舍西風人易老鄉園近日菊將開
莫言詞客秋多感九辯從知宋玉哀

客中戲效坡公體

馬足車輪踏軟塵蠅頭蝸角苦紛紛自同穀豎亡羊客
不似揚州跨鶴人溪上荻蘆漫吏舍橋邊綸束泰娘身
紅裘白髮渾閒事且醉旗亭麴米春
白酒黃雞菊滿園曳裾何事向侯門迎逢路鬼閒嘲誚
取次山靈笑往孫看舌甚留三寸在解囊羞見一錢存
黃頭彩熟煨脐煖留待先生手自溫

夜雨

信美非吾土淹留傍水涯一秋輕作客九日苦思家鄉
雨緊歸夢西風老鬢華故園貧亦好新放滿籬花
已有佛山約將無遊屐忙雨聲來半夜天意作去声重陽
客緒三更碎秋余一葉凉小兒知令節應醉紀南莊

朱義似以詩招飲麥村依韻和之

擠勝依依隨客至騎驢得得入城來車中閒置如新婦
出郭行參亦快哉

喧喧人海走巾車門對標山好結廬雁影參差夕照晚
鶴華秋色上衣裾
丹楓黃菊晚秋圖石稚流瀉畫舫行過小橋人影寂
一溪秋水泛輕鳧
村居幽事各爲容花外石橋一徑通紗縠洗來人似玉
滿奩明鏡映芙蓉
試罷三雅與五經密雲小酌付樵青秋梧露洗天如水
一弄梅花月滿亭
桐陰竹影任婆娑妙句清芬襲芰荷欲和陽春慙且止
從來名士濟南多新公皆濟南人

郯城張生死其妻徐氏並侍兒秋雲自經以殉余
遊歷下友人以傳見示求詩紀之余爲作歌

石梁山上古琹聲大方潮水綠玉淸中有青蓮吐異莖
汚泥不染波澄泓湖邊香草禊莊蘅枝幹蚴斜相附生
靈秀所鍾產閨英一門異事何峥嶸堂後萱花前女貞
兩世茹蘗撫孤惸白頭老婦心怦怦籲天搶地效杵嬰
有子生孫繼令名玉顱犀頰光如瑩含飴弄孫繡襁綳
憲府青箱書滿籯畢萬之後數當盈爲孫娶婦徐家甥
入拜姑嫜珮琤珩齊眉夫子樂豢犖閨中侍兒字瓊瓊
琴瑟在御兩不爭胡天不弔病仃俜蘭摧玉折彼蒼盲

新婦倉皇手調羮跪奠九泉含笑迎侍兒無心理黍箏
願抱衾裯隨玉京小星自誓仍宵征華山畿上連理橫
化爲三鳥相和鳴行人下馬淚霑纓黃河東注日西傾
梁山方水千古榮

九日同雪崖聖輿登佛山

郭外行吟野興濃秋光嵐氣鬱空濛流雲出岫含新雨
老樹欹岩醉晚紅白髮頹唐殘照裏青山嫵媚暮煙中
蒼茫暝色催歸屐倚杖松生萬壑風
巖城日暮起炊烟把酒登臨落照前倚石看雲俱不惡
黃花丹葉劇堪憐山河到眼多岐路今古凭欄祇逝川

君作寓公（雪崖將卜居濟南）我強健來莫醉揷待明年

拜李于鱗先生白雪祠

隔代才名姓字香盛時文物足人思楚風空起三家難（鍾伯敬云與于鱗首難者吾楚人也謂公安與竟陵）吳會競推七字詩（太倉雲間皆推于鱗七律爲千秋絕調）舊業盡荒無子舍（先生舊居在鮑山北久廢）遺書堅護有孫枝（余親見先生裔孫諸生甚朴）清泉綠漾流如帶長繞先生白雪祠

貽別雁雪崖

北渚同遊拓韻頻鵲橋風月一時新他年燕市能相過
免效市前鬻字人

垂老萍蹤似雪鴻燕齊分手各西東湖山佳處重回首
匹馬蕭蕭落照中
西風蕭颯水增波千里離觴一曲歌今夜郵亭應悵望
月明偏照兩人多

王屋山以詩見投有屈子湘潭憔面目坡公海外
肆文章之句余感歎不已依韻答之

清歌一曲薄王郎晚歲萍蹤雲水鄉妙句投余如截錦
新詩報爾不成章依人食力心常苦垂老能貧興轉長
消受侔錢無別事擁書豸視送斜陽

歷下將歸留別鍾聖輿趙宣四

九月晴和歸去空瀟林紅葉一囊詩丹崖佛閣西風晚綠樹旗亭細雨遲長笛殘星傳趙般高山流水識鍾期明湖隹事常依舊好譜秋來唱和詞

別聖輿

不似春風唱渭城幾行南雁晚歸聲河橋衰柳秋如畫也繫離人長短情

茅屋匡牀似我貧少年師友晚來親憐君疏水供慈毋又逐秋風作旅人時聖輿亦將遠遊

賦就琅邪總角時流傳也遣外人知逢君倘效年公鴿笑道王家𪗋聲兒聖輿以詩附覽兒

別宣四

簮葉清凝三白釀霜鱗肥比四腮魚豬肝一片真多事煙雨湖干共蒓盧時宣四餉魚酒甚佳

寄贈趙豐原時自燕京抵平原尚未歸

濟南瀟灑如君少長慶才人七字詩豐原喜元白體恰值平原十日飲君歸我去兩參差

客邸獨酌至醉

銀燭金樽畫戟門會城絲管報黃昏但能軟飽消良夜不向侯家乞晚餐

紅泥細酒滿瓶香霜夜烘爐似渴羌爛醉不知身是客月明花下舞郎當

初冬雜興效渭南體時自歷下歸

逍遙何物抵丘樊續火糊燈共一村乞米日煩奴入市擕壺時有客呼門新畦蔬供嬰孩美故綢衣添熨斗溫野老相逢聊倚杖桑麻十畝正堪論

幾夜北風霜氣悧老農歲計足良謀妻能健飯他無慮兒解讀書百不憂高屋短簷駢鼠帽長身窄袖木棉裘禦冬旨蓄勞籌畫似粥新醪早上芻高屋短簷見坡公詩

晒硯攤書任醉眠南榮曝背小春天遮寒護暖憐湘蕈撿石淘沙種水仙上藥覓來逕手合新詩吟就付兒箋

農書汪罷還時讀不索人間買賦錢

小園側畔結茅亭對眺晴和眼倍醒晚圃花香荷早萎寒林木落柳猶青饑鷹掠野勤施距山鳥窺人自刷翎萬點遙峯橫紫翠一行去雁入青冥

架上芸編老自耽時賢妙句幾回探萊陽雅調雄江北德水新歌繼渭南時偶撿荔裳綸霞二公詩出口詩成無定律入冬酒熟有餘酣粗縮大布生涯足腹貯殘書夢亦甘

晚日歸來耐笑譁秋光偏屬野人家風清野稚春秔早雨足高原種麥賒白小登盤鱗似玉紅螯啟殼豔于霞寒吹獵獵催冬急狡兔荒郊漸可乂

門愛村居歲月寬逍遥盡日廢巾冠三分冬氣猶餘暖
兩日衝風覺漸寒任懶無營身穩便偷閑有味夢輕安
沙鷗容與隨流任世上風波妄起瀾
半畝荒園未是貧蒼松手植作龍鱗風和戲蝶猶依菊
冬暖游絲似漾春緑酒常尋花下約白頭漸老鏡中身
行藏自信蟠泥蠖不向風雲問屈伸
誰道披公爲口忪老來生計似黃楊莫嗤王石多錢癖
須笑齊梁競隱囊。漸飽。圖書。螢雪暖。一窗燈火。薺鹽香。
磽田二頃粗堪飽。始信貧長味亦長。
自笑屠龍技久疎澤中所牧豨真豬窓前細閱磨兜鍼

架上閒翻氾勝書徑僻樵蘇尋鹿砦雨餘簑笠駕牛車
散樗野櫟閒無用南陌東皋懶自如

冬至後大霧繼以大雪作歌

冬至之夜子之半重陰如晦霧漫漫林樹槎牙玉璀璨
老農占歲起長歎一霧連旬不得晴今年閔澇明年耕
安得陽烏輾足吐新晴
濃霧纔停雪又作林梢聲吼北風虐颼空翩躚如飽雀
饑烏狡兎走相索老夫擁書不出門短褐紉被手自温
與兒撿韻烘爐倒瓦尊

雪夜再和眉山韻

同雲黯淡勢纖纖樓外寒威近夜嚴衾鐵稜稜思蜀錦
簾旌瑟瑟慘吳鹽爐煙未盡輕垂幕臘色迎春早入簷
大峴山容朝更秀嶙峋羣玉峙峯尖
滿目瑶華起臈殘好吟雪柱與冰車松梢斜掛千林玉
竹帶輕揮一徑花伐鼓撞鐘儺社醵燈毬火樹賽田家
眉山險韻誰能和老鈍詩思愧八乂

寒晚待人不至

日晚西風止啾啾檐雀喧重門應上柵細酌恰盈尊寒
影黯將夕流光凍有痕鄉亭車馬客迢遞尚遥邨

客至

人馬冰霜色更深開門問寒威空滿酌爐火定奇温濁
世逢迎苦茅堂笑語喧呼童燒榾柮燈火話黃昏

丙寅除夕

少壯猶如昨倏過花甲年飛揚還酒後衰白愧燈前潦
醉攤書坐狂歌賤燭眠兒童拍手笑爆竹亂雲煙

倦遊草題後

拙石先生少負軼才數奇不偶寄情吟咏久而彌工余向耳其名慨爲神往近從令似雪園索讀新詩雪園持一編示余曰此家君遊歷下作也展玩之餘見其氣體沈雋格律深細近體出入三唐而五言古直窺顏謝閫奧由其取精多而用物宏故隨筆所之動與古會雖寸臠一斑而已足概其全矣登高臨流懷人弔古已極唱和之樂而顧以倦遊名者志詩之所由作也噫遊倦矣而詩則工錦囊既滿雖復蜀道風塵不惜也質諸先生想當首肯長洲孫岳頒樹峯跋

玉磑集自題

予杞人也春秋書杞侯大去其國而元和

嵎山有杞侯塚宋書云焦恭祭塚得玉磑焉考杞之爲地包鄉鄙鄫以爲邑廣袤數百里與周魯世爲昏因其宗器重寶不減上國俱湮沒無聞而當日獨以玉磑自隨抑獨何歟磑有用也磑而玉則無用矣玉有用也玉而爲磑則無用矣實無用以爲用甚矣杞侯之愚也然杞之爲國迨今二千七百餘年凡杞之宗器重寶無一傳於後而玉磑獨傳則不亦無而有有之用乎予嘗數登嵎山求所謂杞侯塚者荒榛野蔓不可復識而玉磑之名亦付之空山想像而已則此玉磑者不亦終歸於無用乎予杞人也世耕杞城之陽久無所用於世而以垂暮之年又矻矻於無用之文以坐消歲月爲何不與杞侯之寶玉磑者同嗤也或曰此杞城之故事也予杞人熹攻文又以卮言無當者自嘲玉磑類矣予笑曰無用哉予之文也遂取以名其編康熙

戊寅桃華月古紀拙石老人題於紀臺之長松下

玉磑集目錄

第三卷

第四卷

玉磑集卷之一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壽光縣志序

壽光爲青州支邑偪近郡城最稱全齊壯縣其地平衍無山陵北瀕於海東西南三面界於淄濰劇騄之間周原沃野提封數百里幅員之濶人民之衆物產之豐饒賦役之紛雜山積星繁莫可紀計兼以人事代謝滄桑遞更凡夫忠臣孝子義夫貞媛逋人逸士與夫荒奇詼詭之遺

聞有心者于以采風謡而稽輿圖勒成一邑之書亦守土者之責與邑中士大夫之任也然邑舊有志已散滅無存迨康熙壬子奉有纂修通志之命時以載筆無人草次成書邑人士每以爲憾歲在辛未遼左劉公有成來蒞茲邑爬梳整剔撫循噢咻威讋惠懷不期年而聲達於千里之外于是脩舉廢墜新黌舍以尊師儒飭城闉以壯金湯建倉庾以備儲偫於王政之所宜先者靡不肇舉而倉頡墓爲萬世文字之祖雅

意郲羋遂成吾邑勝地及七載政成乃流覽邑乘而喟然曰壽巖邑也而紀載之籍荒陋無章取譏隣封而貽誤後學非壽邑之羞乎乃授簡於予命重爲整比予以病屢頻辭不獲公遂申牒撫藩諸憲俱蒙允行值予夙疴復劇心目荒瞀因命仲男篔遠徵群書博詢遺耇溯沿革清田賦考戸口核土物别淑慝垂法戒年經月緯縷晰條分不敢枉古人以從我不敢欺後人以自信而又以僻居郇墅獨智難逼謀之同邑趙

子大訓懿訓昆仲徵求掌故補葺罣漏予藥餌稍閒爲之覽其大綱訂其疑似始於載陽之月成於其穫之晨予乃反覆其書而歎曰甚矣哉志之難也而壽較他邑爲尤難壬午之變全青郡縣所下者十之二三耳壽邑夜陷兵火頻仍版圖付之烈熖者僅化爲青燐即閒有一二遺黎追數離亂天寶舊聞宣和遺事如昔夢往刼總屬恍惚文獻無徵稽詢何憑且志猶史也史則列局分曹發內府之藏爇官家之燭商搉叢

沓易於成編予投老荒朴衰晚無徒南皮之讌集西園之文酒昔日勝流久淪黃土予以舊學蕪落撿校易忘而篔兒又以帖括糾纏致稽未備遠遜常璩之華陽近媿康涵之武功矣而其所尤難者又在人物一集孝子慈孫孰無表揚其祖父之意但比事屬詞夙有義例直遂則慮致人言曲徇則恐來鬼責在詩有必恭敬止之文春秋有善善欲長之義標前修之餘芳揚後哲之嫰德顯微闡幽意歸揄揚庶幾汝南襄陽

之流風焉蓋亦可告無罪于桑梓矣嗟乎斯文未墜代有名賢日月不居事同積薪志成而劉公以治最擢任廣南束裝有日吾邑雅號名區循吏遞來英彥繼起後有好學深思之儒踵事而修葺之以匡其所未逮是予之厚幸也夫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八月既望邑人安致遠識於晚讀草堂

先生晚年以史家法成其邑乘讀者謂神似武功志即此一序亦何必便減滸西子耶

黃山詩集序

膠西法黃石先生者異人也。少以五經高第入翰苑。歷藩伯。晩居東海之濱。不仕者三十餘年。予耳其名。疑爲古人。庚午冬。白大雪。予命酒獨酌。有平頭冒寒走三百里。寄我巨軸。開視則先生自畫李青蓮登華山落雁峯圖寄我。石勢如波。興雲卷四壁欲動。予淩感其意。作長歌寄之。繼而又以巨幅大書司馬溫公禪偈見貽。筆勢沉着。飛翥殆神。明于坐位而自出機軸。非近人貌爲平原者所可幾也。蓋先生少以詩名海內。而書畫則出其緒餘爲之者。不讀先生詩。安知其書畫之有本哉。一日柴溪老人寄予札曰。黃山先生詩可尺餘。欲得君一序。予不敢以不敏辭。越五年。先生以八十有四歸道山。而予一病五載。竟未完前諾。然時時在予胸臆間。己卯春日。予夢先生遠行。衣冠領[illegible]而予與先生舊飲郵亭。亦不記其作何語。醒而自訟曰。先生其殆徵予序乎。予何足以序先生詩。而先生之詩。蹈險經奇。于三唐宋元之外。自刱一家言。有穿天心出月脇之致。在流輩中可以掉臂孤行。世當會有知之者。予嘗謂一代之興。必有兼才大力爲一代文獻之所寄。若元之趙吳興。明之董華亭。皆以詩名。而書法画苑亦自獨絕一時。異代鼎峙。得先生而三矣。二崂大珠之間。俯眺東溟。粘天無壁。日月之所沐浴。仙靈之所窟宅。先生之英爽。必往來于其中。與安期羨門相爲吟嘯。先生之詩之人。于奇峰大海間。猶當彷彿遇之。其詩之光怪陸離。必有不可磨滅者。予實不足以序先生詩。而知己之誼。與夢寐之感。爲之序述如此。聊以誌吾昔日許劍之意歟。

風行水上渙爲文章脫去一切序文窠臼

漁村文集序

詩文者與風會爲轉移者也而世有作者則常以詩文轉移夫風會何也詩文之變不可勝窮爲於舉世所共爲之日則其勢同而易爲於舉世所不爲之日則其勢獨而難乃有志之士每爲其獨且難者屹然于風會波靡之日此非不惑于流俗者不能也乎蓋於友朋離合之際而重有感於詩文之變矣憶甲辰歲予初遇漁村先生於青郡兩人年壯氣盛日以詩文相切礪

漁村俯仰高寄其所爲壯音亮節常有睥睨一世之思曰詩文一道其將日趨於纖靡矣不埋其原而治之其倣將至於汜濫潰決而不可遏斯在上者之責也未幾予與漁村先後渡江而歸各有集亦各相論序迨壬癸間予兩人一再晤於青郡遂別去不復相見予以文戰連不得志於有司遯跡紀南荒村不與世接而漁村以巳未之歲奏賦蓬萊宮入翰苑致位侍從其時之主壇坫者方且倡爲詭異可喜之論以竄易

天下之耳目曰詩何必唐蘇陸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澤毘陵而已而淺識薄殖之夫承響竊影恣意無範以纖巧爲新奇以空疎爲古淡詩文一道至於鬼鎖卑弱而不可讀吾意漁村高居石渠天祿之上方且與輦下諸君子狎主齊盟以聽風會之適然乃從郵筒中得其近著讀之法愈嚴骨愈堅色愈蒼韻愈淡詩則遠宗唐音而間出於錢劉之逸響文則骨體全乎龍門而輔以廬陵之神韻當繁聲變雅之時獨操

純古淡泊之音予于是與漁村別且二十年矣二十年中詩文凡屢變而漁村不變則漁村之自守爲何如哉漁村近且以侍讀歿官歸里臥病白雲村中至拾橡栗以自給紫閣黃扉淡然不以介意曰吾終不以一日易我千秋頃寄予書曰吾生平所作詩文計二千餘首自遴其三之一將往閩中求故人雪崖麗先生爲我刻布子不可無一言吾知斯集出而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必有奉其詩文以爲檃括正鵠者若漁村

非轉移風會之一人歟吾故歷序吾兩人終始交好之情以見朋友聚散之緣詩文變遷之故均爲可感又以見士君子抱不朽之業老而不得志於時而以垂暮之年役雙趾於三千里外求郗剛於故人其意亦良足傷已後之論世者能無喟然而歎與也夫康熙已卯上元後一日

壽光安致遠撰

此序初成時便與漁邨相對擊節置册而歎歎已復讀不忍釋手今再誦之識高法老實出人頭地

楊青嵎集序

楊君青嵎名延孚字綏緋青嵎其別號也爲益都諸生久于制藝外兼好作古詩及諸雜文今老矣人皆知青嵎之爲人而或者曰是其人不諧俗也又皆知青嵎之爲詩而或者曰是其詩不諧俗也嗟乎必諧俗而後稱其詩與人則其人與詩何如哉予交青嵎晚見其抱先世之遺書惕惕然恐其不獲傳于後力求當世之名人爲之誌傳雖以固陋如予者亦乞其一言爲重此非今之人也又以古詩投贈予與仲男箕蓍音穆節迥絕時響此非今之詩也一日者寄箕全集數冊命其評次予得而盡讀之因以已意汰其疵纇擇其精純詩文共得百餘首絕無聲容色澤之浮艷而朴而有韻淡而多思人之知之者蓋鮮矣予於是作而歎曰人知青嵎之爲人而不知其爲眞古人也人知青嵎之爲詩而不知其爲眞古詩也世之欲知青嵎之爲人者讀其詩而可矣 淡宕

四先生贈言序

丁丑予年七袠蓋諸先生贈言焉遠而燕京吳越近而三齊兗豫之間長篇短什彬彬然如琳琅玕璜之觸于目笙鏞琴瑟之娛于耳也美矣哉予滋媿矣蓋人之稱其人也常溢于其量之所受而人之受其言也常昧于其所不足而易以自安故其言甚美而或非其質吾獨于四先生之言有感焉四先生者爲東武仲威王君學山丘君渭清李君營陵寶詒閻君也蓋四先生

皆七十前後老人與予齒相上下故其言不以頌而以規仲威年七十有六其言曰空懷萬里心長此六月息有時雜耕樵相見不相識形神既已完尊養樂儉德良木傷斧斤大璞忌雕刻皆柱下之微言叅同之道古也學山長予二歲其言曰久使石同拙寧教谷亦愚喜爲高士傳不寫要人斸柴溪老人紀亭石叟久相從于九仙五蓮之間知予嬾是眞也渭清少予一歲其詩有無奚悠悠隨世變古心落落與時違我亦衰殘餘白髮老如明歲得相依之句非淵明素心之約少陵二老之吟乎予長寶詒五歲贈我不以詩而以文則俯仰于生平離合之感纏綿婉篤而終則曰向使君奔馳于名利之場震撼于寵辱之交壽之與存者有幾旨哉恬淡寡營之風難進易退之節其即先生之自喻乎味四先生之言譬珠履雜沓矣而中有褐寬老人談說古昔可念也絲竹齊奮矣而獨蕭之音微如石澗流泉冷冷然可聽也蓋仲威渭清寶詒三

太史嘗仕于朝矣而予與學山則長伏林莽無所見于世其道可相信也道可相信則其言非猶夫人之言也不然使出而仕者有貪冒苟進之嫌而在下者或窮而喪其所守其道安能相合哉予故于是有感也

得一贈言便留中耿耿言之亹亹先生于朋友之際如此

張昆詒先生壽序

國家太平五十餘年重熙累洽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吾意郡國守令其和氣蒸濡必有以古循良之治治其民者而其民亦相與詠歌而祝頌之歲時烹葵剝棗釃酒刲羊躋堂稱觥如古豳風之俗而一時之賢士大夫作為聲詩以與田夫野老歌頌而不厭豈非昇平之盛事而邦家之光歟乃以予所聞郡邑長吏類多武健嚴酷之為用以博赫赫之聲而一時之所謂善頌

善禱者亦且貌應而心違在上者固靳人之頌之以為樂也其言誠美矣而非我之所可安則受之者愧在下者固靳人之聞吾頌之而樂也其言誠美矣而非彼之所應得則稱之者諛若是則頌也固不勝其愧且諛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誠得一父母斯民者而吾之頌之者非諛辭受吾之頌者無愧色豈非吾之所至願而難得者乎丁丑仲秋予杜門臥病庭無人跡胸山張子別且十有一年矣一旦欵扉揖予

日明歲春正七日為吾邑張侯誕辰願得君一言以為壽予聞之欣然而起曰是昆詒先生耶我知其人矣是越之大儒也予讀先生之文知其為有道仁人而先生之治行則真所謂古之循吏也今之為吏者率多皮藉紳士以厲嚴威而又且浚民以生名則父母也而士與民其何賴之有今也入其境講德而問字者其胸之士耶曰是其訓誨乎我者也塗謳而巷謳者其胸之民耶曰是其乳哺乎我者也山城淳朴歌頌

之聲相聞夫以一人制百里之命慮無不可肆其不撓之威以為吾之所欲為而乃使人愛慕懷思之若此詩之所謂民之父母者非侯其奚屬焉且胸固吾所舊遊地也青山百匝瀰水漣漪中有一人焉鳴琴而理歲之初吉春雪初融爾胸之父老子弟舉觴而前以祈侯之萬壽曰今日生申可謂人曰試取吾文而誦之始知侯之治行無愧於古人而予雖朴略而無文知言者當不以為諛也

絶不膚列張公德政亦無一祝頌套語筆意
仙仙文境中桃源也

壽孫石泉序

朐邑學博孫石泉予未識其人兒子箕乃能識之箕每自郡試歸問其所與遊處者必曰石泉石泉云予曰石泉何如曰雅人也篤交遊者也性者詩古文辭又多折節一時賢俊間以其餘力雕鎪籀篆宛宛秀動尚有汪弘度丘令和遺法兒箕乞得一二枚予甚愛重之以衰病杜門思欲一見石泉而不得而石泉又屢欲顧我於村居以微官匏繫亦欲一見予而不能然予意中已隱隱有一石泉先生矣逮丁丑冬兒箕以文字受知于朐明府張昆詒先生得晤石泉于齋署見其庋書數千卷列置尊彝罍洗法書名画之屬手握昆吾小刀刓削碎銅散玉摹周篆秦隸雜和蜡脂丹砂銀光玉版色爛若明霞客至相與啜茗披翫怡然自適也箕因贈三疊予目中又隱隱見一石泉先生矣夫以予心目中所隱隱欲見而不獲見之一人其人即不徵予言以爲重予又安能黙黙而已也乃石泉不避

棄我而必欲得予一言予又不能已于石泉而
必欲爲石泉有言今年十月初吉爲石泉初度
之辰予請以不腆之文佐觴可乎吾嘗聞畫家
常有烟雲養其胸中故其人如元之黃大癡明
之文衡山輩皆年臻大耋而神明不衰夫紙墨
之壽近者或數百歲遠者或千歲而敝若金石
則無終極者也石泉以廣文先生隱几寒氊簾
捲青山奇峯百匝石門之幽衞佛光之弘敞石
丈人之蒼峭孤特皆攬擷以入于圖章而又取
名山大壑奇秀清淑之氣以益其智而葆其神
則吾之壽石泉者擬於金石矣又安有終窮哉
且聞石泉年方及艾亦復善病坡公云世有尫
羸而壽考予生平藥裹隨身常自比於宋龍門
之十日九病今老矣雖舊恙時作時止然頗覺
健于少壯時挨小愈行當杖屨尋石泉于委粟
龍盤之南披衿道故如薊子訓兩人向長安霸
橋摩挲銅狄時也

就印章一枝描畫石泉生平眞如頰上三毛

徐母金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昔成周之盛時二南風詩首言后妃之德而次
及於賢卿大夫之夫人咸能竭誠敬潔蘋藻兢
兢然脩婦職以輔佐君子祥貽哲嗣而化行俗
美自宮壼逹於田野雖婦人女子皆有士人之
行焉想其時聖君賢相相與憂勤惕厲以成一
代之治而世家巨族其內亦備有婦德母儀以
贊勤佽助于下蓋其濡染於姆訓者久而趾美
於庭闈者長秦漢以還如晉之王謝唐之韋杜
宋之韓呂皆以累葉宰執佐致昇平而其家法
之嚴梱教之美載之傳記爲來世所希覯今乃
於太夫人而再逢其盛已我
國家郅治六十
年開刱之世冑與繼體之元勲簪纓相承固不
乏人獨東海徐先生以兄弟巍科子姓膴仕蟬
聯濟美宦業甲於中朝而其內助之賢尤爲一
時南北紳士所稱述以擬晉唐宋諸家未足多
讓迨先生往而其世德方茂家學聿新長公蓺
初簪筆西臺次公章仲方膺

特簡來按文大東之區。公以高門鼎貴。令譽早播。海岱人士。咸跂足以望山斗。公則延納衆流。愛士如渴。凡通經學古之儒。摛藻掞華之彥。羣集於稷門。以仰承大賢之裁鑑。得一言之褒。咸以爲百朋之錫。而九鼎之重也。公又撝謙善下。而喜慍不形。聆其言論風旨。藹乎若春風之披拂。而灑然如膏雨之霑潤也。殆詩所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者歟。月之初吉。爲公揆覽之日。凡在屬吏與郡之紳士。咸願竭涓埃之忱。以効蹐

堂之祝。公則逡巡而不居。曰予之凛凛然不敢隕越以貽

簡書辱。益上承先人之遺教。而又以式遵母氏之訓廸也。言念北堂。爰在四牡之卒章矣。於是月望日。又爲太夫人設帨之辰。青郡諸學博所不能已于學憲公者。又欲轉伸于太夫人。走使五百里。求予文以爲祝。不佞進而告之曰。學憲公以未艾之年。身躋清華。而生申値朔。其日之初升乎太夫人以板輿之奉。就養官署。而歳德

在望。其月之重輪乎。浹旬之內。慈母令子。壽觴迭舉。烏可無一言以紀其盛。況不佞與太夫人爲中外屬。其淑德懿行。固稔知之矣。當先生之起家禁林也。以詞臣備顧問。及晉秩卿貳也。又以重臣荷倚毗。校讐東觀之秘藏。參預內庭之機務。夙夜在公而不遑自顧其私。即有時而予休沐。賦退食。方以德望爲海內君宗。上而簪紱名流。下而单門晚進。虛懷接引。吐握殆無虛晷。而太夫人自治門屏以內。肅然穆然。餰庖湢調

酒漿。嘻嗃兩忘。而整比無缺。使先生坦然無內顧憂。故先生之官階屢晉。而太夫人之褒封亦遞加。初未嘗以翟禕之榮。而有矜色也。及于致政南歸。先生坐傳是樓。皮書數十萬卷。素帙縹箱。手自繙閱。太夫人則內治潔清。恪勤罔懈。雖蘭玉盈堦。金貂滿庭。而勸織課耕。宛然鹿門偕隱之風。未嘗以年力既往。而有倦容也。迄於今而先生以壽考脩文。太夫人以難老衍慶。其所以祇訓令嗣者。惟以報

君恩讀父書爲諄諄學憲公亦雅遵慈誨追承先澤甫校兩郡而士人之熙然從化者如羽族之隨鳳百川之歸海令聞已洋溢于齊魯間矣昔唐河東柳氏以堂上熊丸之教諸子皆爲名臣而宋蔡忠惠公其母年九十餘矣天子賜以冠帔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近世稱母德者以二事爲佳談吾讀學憲公以父子兄弟之盛際遇兩朝太夫人以令妻壽母之德基美一家盛世太和之風將于一門徵之矣豈近今之稱母德

者所可比擬哉至若軒裳寵錫之榮與筍魚迎養之樂予不言兹言其大者以備太史之采擇或亦諸公徵言之志歟

錢牧翁論歸太僕集謂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余於此文亦云

七十自壽序

明年丁丑予齒屆七袠矣七十而稱觴禮歟例也宋以下稍溢矣乞人之言以爲祝則溢也愈甚自祝則無敢溢也無敢溢則猶可信也尚勝於兒輩之諛詞金箋之縟說也予則以爲人生雖賢如顏閔曾史貴如王侯將相年壽之修短則不可以力致而強齊而至於七十則相傳以爲稀有稀有者幾幾乎有之詞也亦幾幾乎不易有之詞也予與世鮮所交接即閭鄰親戚交

遊屈指數十輩年來俱化爲異物而予如頹松廢石偃仰於日炙霜摧之餘巋然獨存俛仰人世知已無徒久不死而觀居此世此昌黎之所以歎也予生於明季思陵之戊辰抵今歲丙子蓋六十有九稔矣回憶平生蓋追悔之日多而慰愜之事尠幼穉不天乏過庭之訓性既婞直口語拙脫躭嗜麴蘖醉後謾語觝觸諸大人長者咸側目以爲僻錯既非灌夫之戇妄比次公之狂流毒爛灼臚脘結轖肢體掉顫自今春癡

盃杓遂斷此一悔也年十八歲即出赴文戰被放者十有五舉北上燕臺西走歷下抖搜青衫蹴躃疲驢甚至瀛鄚之野沙雹互摧（庚子至鄚中野遇雹如鷄卵幾殆）於陵之郊矢刃交臨（甲午至於陵爲刼騎所畧張其資斧）沾沾鷄肋瀕危弗回追憶昔人竆達有命之言如夢寐醒解而纍絲金骨銷纏於帖括中者四十餘年已恨桑榆之晚難頓義和之轡此又一悔也憶丙午春予與高亘中孝廉登岱至黃峴嶺遇一鶴髮道人善相人熟視予曰子於濮不

當貴十年後來此長松下與子爲世外之談予時骨湧氣溢謂富貴吾所自有心憤其言而無以應之抵今已二十餘年支離疲曳廿作陳人歎石髓之難逢悵羽人以何適此其可悔者三也所幸嬾廢天成一舍之外慶弔絕跡所與往還者皆東阡南陌荷蓑戴笠之侶種藥分蔬聊成吟咏驅犢牧豕都作經綸問牛衣而不蓄作勞薪以未曾又先世所遺薄田二頃村西地勢隱隆土疏宜穄涼風被野望若堆雪衣襦之需

卒歲無虞東直里許高原膴膴先人之墳墓在焉土沃宜麥原下雨後康水北來滙爲沮洳則宜稌力耕其中饘粥稍足以自給矣雖秋風屢罷舊雨稀來門無剝啄苔草沒堦賴兒輩署解文字與之撿韻聯吟破愁消寂或東林桑泊之野或花朝月夕之場閒和儲王之什半成風土之記忘憂送老以坐遣歲時歷數生平此其稍堪慰藉者也吾爲鄉里所推排故是人間舊物自古無不朽之人而有不朽之文稀有之年

意欲以稀有之文張之覼縷自述諸君子稍爲點綴爲題跋爲詩歌寥寥數語寧質勿溢以略飾老傖顏面但三年以來疾疢屢攻脇胃痛楚煩懣忳鬱每值發動狀同痎瘧水火狎戰肌肉潛消揆之人理當不久長如使骨委形銷露凋風隕當以投贈之詞用代哀誄之章倘夙疴漸甦神理復回明年蕤賓應律日屆分龍則高揭瑶篇命兒輩長歌引滿以敬舉諸君之觴庶其爲七十老人添一籌也丙子艮月上浣劇城拙

石老人安致遠題於晚讀草堂

柳村雜詠題跋

予之與世隔也久矣憶少壯時嘗一結納名賢因素拙於言語迂迂意滿口重不能宣寫醉後時復妄發多所牴牾又性愛戀田園不樂遠遊以此匿影荒村三十年來不交一人每値春秋暇日課僕飯牛飲豕蒔菜種禾輒欣然意得及遇車馬襍沓讙會喧鬨則爲之不懌者竟日久之益自放廢或酒罷或睡餘或負手而思或側弁而哦輒信步至郵西古柳下摩挲愛玩見其枵腹空洞常容小兒三四輩跳躑戲嬉其中外則蒼皮斷節輪囷虧立樹鎛葳蕤紅蘚生意尚爾婆娑其老根橫耕地上盤曲拗怒作虬龍攫拏之形坐憩其間俯瞰前灣渺然有濠濮之想焉追念生平我與我周旋之日久矣則我與柳周旋之日久也數年來裒集諸作而名之曰柳郵雜詠蓋予里居行唫柳下之日爲多此柳先予而生者不知幾何年其後予而存者亦將不知其幾歲月高天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泰

松漢柏澌泯無存則此柳又安能與人世無終
極也與日者備有一二語流傳於村翁野儒之
口過而問之曰此拙石老人所取以名詩之處
也予報古柳矣

摩挲古柳寄興遥深與陸放翁古楠記并足
不朽

倦遊草題詞

丙寅秋仲予遊歷下最為濟南諸名士所愛與
鍾子聖輿有世誼尤相綢繆會麗太史雪厓顧
我於邸一見如舊識從此登高臨流互唱遞和
忘其身之在客也值東諸侯不愛士予汗漫無
所遇朱子義俶招我出飲夢村𧝂庭梧蕭摵片
葉飛墜砌間客有善歌者為思歸望遠之曲仰
視天宇秋氣晶晶鴻雁南翔予蓋泐然有故園
之感焉未幾太史北旋予悵然無徒寓夕獨酌

出步中庭明月在地霜氣透帷夜不成眠於是
鄉思轉深矣明晨束裝東歸鍾子聖輿與趙子
宣四意戀戀欲留竟不能留撿客中作名之曰
倦遊草蓋取淵明鳥倦飛而知還之意也豈敢
步長卿之後塵哉丙寅長至日拙石老人安致
遠題於雪根草亭

景況寂歷風韻蕭閒

神仙棗題詞

予齊人也世家海上譜牒遥遥何祖安期理或非誣按劉向神仙傳期生爲琅邪阜鄉亭人秦皇東巡與之語三日夜賫赤玉舄以報又以笑于項羽不用時人謂之千歲公壬申春暮予遊九仙登望海臺於煙波沒滅間髣髴遇之今年丁丑齒屆七袠擬欲倩人貌安期生食巨棗圖以自壽以時無善手點染難工兒簣因作小賦以獻予賞之又以其餘材演爲雜劇四折名曰

神仙棗夫元人十二科以神仙道化爲第一茲或其不戾于作者之旨歟邑有眉瞻崔子者家畜雛伎雅善新聲令其按譜而調之既以自娛亦以娛人歌成客有過而誚予者曰子以歲儉苦饑乞米有帖指囷無人而乃流連於歌場酒社紅牙紫拍之間無乃爲陶胡奴輩所笑予應之曰西山蕨薇同谷橡栗何以樂饑纂纂之實吾自有吾家之巨棗在丁丑重五日拙石老人題於自鉏園之青棠花下

調笑成文轉側皆韻

玉磑集卷之二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啟秘亭記

天地有大文焉肇於宓羲盛於軒轅倉帝起而
佐之蟲書鳥跡遂開籀篆斯隸之祖其有功於
斯文甚鉅通志云倉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其
北海墓中後李斯識其八叔孫通識其十三孔
子至齊亦嘗訪焉而墓則在吾邑出西門度城
隍板橋而北百餘步地素潴水瀠渟爲小湖予

幼時嘗文會於夏氏之別墅見古墓巋然衰柳
澄波掩暎於蒼煙白露之間裴回憑吊竟付往
刼至　國朝康熙辛未遼左劉公來令吾邑瞻
眺斯墓而慨然歎息曰是其啟萬世文字之秘
者耶而令其蕪沒於蔓草夕陽樵牧躑躅於其
上非守土者之責歟乃蠲吉捐俸庀飭遺丘通
以橋梁護以禪刹周以長廊而建新亭於其傍
倉銀城李廣寧使君以事至吾邑因顏之曰啟
秘其意雅與公詣亭則東臨埠垷南連闤闠匝
亭種菱芡芙蕖與高槐疎柳雜花名卉倒景而
交蔭使遊斯地者挹風泉之淪漪樂魚鳥之游
翔若忘其在城市之側而置身於西湖北渚之
勝也此亦天地之至文也已嗟乎吏治之俗人
也久矣日勞其身於簿書期會之間疲精役神
以冀考功之上最即江山之勝槩賢哲之芳躅
等之雲逝鳥飛無關人事使懷古者有風流歇
絕之歎焉公以廉幹之姿當吾邑之煩劇庖解
而蜩承恢恢乎其不煩而理矣才優於事則有

餘暇政孚於民則有餘樂千百年久廢之遺蹟
一旦煥若圖畫則謂倉帝啟文字之秘而吾公
又啟斯地之秘可也公今以治最遷擢將去吾
邑而又屬予爲記中央宛在顧瞻流連如別良
友如望并州公之戀戀于斯亭也寧不戀戀于
壽之士民也哉予老矣不獲登公之堂幅巾杖
屨陪公爲城隅之讌猶能執筆爲文以慶斯地
之遭追念昔遊遂同阿閦行見公去而亭亟雙
鳧雖遠遺愛猶存流風餘韻將與長堤綠水共

係邑人之歌思矣爸帝有靈共將式憑于斯地
也夫
有節奏有法度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雖
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

後遊淇山記

戊寅孟夏八日予以貞疾四年入春少健欲重
覽仰天石門諸勝兒輩恐予力劣予曰淇山近
在二十里盍小試焉相從者爲男簣簣孫洽王
生共五人時新市一馬甚馴予攬轡欲乘兒輩
以控馭爲勞別具一小車予不從簣四人共登
車予揚鞭蹀躞意覺輕快行郵南六七里麥吐
黃花桑柘交蔭南風獵獵纓帽吹綴項背脫付
僕子日中顧影如髡僧爲之一笑體稍倦予復
登輿看簣乘馬回策便利少年善騎乃爾近山
石徑犖确予仍舍車而騎同一僕先行誤入西
麓曲徑登陟頗艱然峪磴溰遻略足盤桓茲山
平漫無奇山陰有高阜巋然相傳爲紀侯塚或
卽焦恭得玉碪處乎爲之慨想者久之驅車踰
山口神廟上下兩層村翁里媼往來穢雜坐憩
無所午暍鋪攉瑜神祠內棟宇傾隳像設漫漶
香楮殘灰氣息薰薰撲鼻土人賣黍米粽胡餅
入喉如蜇兒輩有難色予曰東坡不云尚須口

耶以飢哉強啖之因念自少至老茲山凡數至昔日同遊諸君五六輩或少或長無一存者憶壬戌上巳來遊回首已二十年矣仍疊昔韻留題廟扉而下歸途經澗壑沙磧爲山溜衝激凝結成石峯巒略具人拾一二枚皆欣然意得回望駢門諸山秀色空濛如沾襟袂也

敘事瑣屑而局勢閎整的是古文老手

遊倉頡墓記

予性畏暑觸熱則暈作自峡山歸體中小極旋復愈又二日晨起陰雲習習輕涼透肌膚欲一往觀倉頡墓之勝其地去予家可三十里因駕小車與兒黃共載北涉瀰水水舊齧北岸居人空邨徙水又轉蝕而南河流之變遷如是徙後下戶或致鉅萬起高樓甚爲壯麗予十年不至邑城沿路邨落整飭連阡接陌桑綠交陰婦子饁餉其中如觀盛子昭豳風圖也驅車過邑西

門奕車塡咽予步行堤上百餘步堤傍蒹葭青翠彌望數畮有門東向北折爲禪舍東啓一小扉行長廊中復折而北又西行數十武跨水穹板橋北渡倉頡墓在焉予與黃肅揖再拜默然想文字所由始墓前建石亭右復置一草亭清流周匝紫萍錢小青荷盂圓高槐疎柳倒影垂陰此墓宛在中央也東臨城隍池亦種芰荷堤上柳蔭披拂行人車馬絡繹頗有大堤上河之致吾邑甲乙之際頻經兵燹廢堞荒壟久付

拗灰 國家五十餘年休養生息又值良司牧雅意前哲脩舉廢墜城闉風景全似江鄉矣雖物理之廢興有時豈不以人哉南行循城隅右為李少司蔻園予少時曾讀書于其內今已荒廢不可遊息左為魏中翰別墅簣兒先一日在城來侍憶予初遊時松檜如簪柳拱把稗藤糾盤如蚓砌下鳳尾松僅尺許已經十有八載矣中翰去世歲已再閏昔日同遊並作古人予以卜首垂來裴回於新篁綠樹之間松檜參天幽藤蔽日鳳尾松高已覆簷令人安得不速老耶午歇與崔子眉瞻趙子仲龍及兒簣簣共憩石床曲檻下旋登水閣小寐醒而出郭南行可二里餘會飲于宿影亭時趙子伯龍以病起先至亭為眉瞻舊業負郭田園柴門老屋筍初萌荷乍展魚鳥閒適僮僕欣然門內酴醾垂陰數十步曲折達亭畔炎曦不入香雨襲裾長夏支枕頗憶蓉溪清夢也戊寅四月戊午拙石老人記

昔人讀醉翁亭記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才見一層路不窮輿亦不窮以此文方之未易區別

九日飲新雨臺記

蘇東坡云人生惟寒食重九不可虛度予常有味乎其言生平值兩令節或選勝或招友攜榼命觴非大風雨與疾病未嘗廢也庚辰九日雨霽薄寒停午又復暄暖簀在郡城簀偕一少年野飲脯刻簀乃命僕責市酤炙蝦鶴布席於新雨臺而偕飲焉先一日以秋稅不及格諸男皆列名朱符上纍纍呼號到門或及格矣以火耗短少而朱符又至計典質已罄乃粥新菽于市

彼富家翁見吾粥之多而急也則又潤斗賤值而不肯速收遂減常值以予之此二事者吾家蓋視以為固然也予生而長貧五六十年所被催租朱符不知其幾十百矣新粟秋求速售而被掯所見富家翁不知其幾更換矣而吾之貧自如未嘗廢吾讌飲也予白髮頹然貧亦華巔稺孫五歲曾孫且八歲矣是日來嬉于吾側則吾之衰殘亦已久矣又何能以擾擾者減吾樂哉至于江山之寥廓草木之變衰丹楓黃菊之

璀燦吾不具述也因就吾耳目之所見聞者以為記庚辰九日七十三歲老人書於晚讀堂

最適意時遇敗意事處之泰然所樂非窮通先生固別有懷抱耶

七夕偶記

庚辰七夕晨起殘暑初褪凉雨輕灑予着白布单衣命一小奚持傘相隨尋村東山徑步屧於阡陌間禾黍半熟豆花綽約陶淵明云道狹草木長晨露霑我衣景事宛然目中也午後命童子刈青草飯牛於槐陰下一黃犢齧噉頗健時槐花盛開凉風颯然金粟簌簌落牛背上予甚樂之晡後老妻理瓜果酒茗以祝天孫予陶然徑醉笑謂吾兩老人六十年來面皺髮宣若此

試於蔚藍深處看今夕牛女容顏較去年何似少焉細雨濃雲霏歷沾灑如施十重步障也七十三歲老人記

郁莊佳境閨房樂事寫來如畫

析箸小記

予有三男箕以甲寅歲補博士弟子員年已三十予將舊產析而爲三箕得其一居宅前後析而爲二箕得前半焉其園圃各纖悉均平而予計留地六十畝養老箕簧皆幼小未娶予尚與之同爨又數年予皆爲之完娶各失其前妻予又再爲之娶又相繼補弟子員箕亦登第仕于朝乞假歸里而予亦年過六十日就衰老遂以前所留養老田六十畝分給三男而令箕簧異

居箕涕泣不忍與簧割予諭之曰無容也分而和則分也猶如其合也合而競則合也不如其分也且家人口語參差能保其不小有言乎予是取舊業兩析之而予同老妻二人婢四人廚嫗一人小使二人共計口九每男歲給雜糧十有二石月俸錢五百綿三十斤歲寒各爲釀酒一甕銖兩必均不以貴賤殊也議已定箕又以已西莊所自置田四十畝爲老人費計每歲租入糧十五石錢八千柴草二千斤予堅不肯受

貧踸而言曰老人窮苦一生而晚歲尚不稍自從容乎況分例已定卽欲額外向兒輩索一文錢俗情寧免盼盼耶予見其情詞剴切因勉受之適年値粟價昂而予詩文酒藥之資頗少足自給雖在兒子此意何可忘也

田閭闒茸却寫得溫厚爾雅酒肉帳簿皆爲至文矣

復讐記

楊龍泉名獻恆以字行益都楊加官之子也濟南有楊開泰者寄居青州之海晏門與加官有隙加官往詈其門開泰素以貴自豪好與上官諸猾胥結納因訴加官於撫臬移文提訊加官先遣人求援於濟上故人開泰要得之紿加官至王舍莊由小徑南下率兇徒數人歐加官血肉狼籍罵不絕口以死而龍泉捶死復甦開泰因滑匿反使其弟誣龍泉以殺兄事羈縻省會不得歸時新置三省總督龍泉乘間上控移青州司李勘問乃得旋里見母妻一痛欲絕泊審得實開泰卒以賄免而臬吏催提龍泉入省將甘心焉値督撫東巡至青龍泉叩首出血以訴弗聽訴之本府監司亦不聽于是拜別母妻曰父讐未報誓不生還但此去恐殘虎口耳灑泣呼天旁觀者不能仰視乃至濟下佯與開泰和解而潛遁至都門上章通政發東撫勘問開泰偵知賄屬都押吏沿途索金錢鎖鐐鞭箠備

極慘毒哀匈僅能自活迫四司李會鞫冤抑昭
雪矣開泰又入重賄止斷瘞埋銀四十兩倘龍
泉領受龍泉乃貯金典肆父骸不卦仍赴 闕
叩閽控進登州之吳司李開泰又與吳合謀賄
上官以妄控抵龍泉罪笞四十城旦魚丘未行
而開泰與其子承恩謀必殺龍泉以杜後患復
訟龍泉於泉司而潛遣承恩至青與提押吏合
謀龍泉潛知之乃持鐵骨朶並佩一利刃夜造
其寓邸穴紙窗以窺見燈火熒熒承恩與諸吏

造膝耳語龍泉狸伏暗中以俟值承恩偶出便
旋遂以鐵骨朶擊之應手仆急拔佩刃斷其喉
又抉其目睛啖之血淋漓滿衣襟大呼曰父讐
得報矣市人皆驚起龍泉歷言其殺父之故情
辭壯烈聞者無不扼腕稱快抵晨赴縣自首縣
令陳食花壯之移文督撫又驗所封銀印識無
動於是嘉其復讐之義遣戍作黃縣驛云
描寫情事筆底栩栩欲活敘述之文獨能卓
絕也

紫薇池記

池之初非以爲池也池之西吾壯時所種松憶
如指耳歷四十年而松尺圍餘矣歲在丙寅吾
年延六十因建雪根亭于其中而吾老矣池之
東吾五十歲時所種松憶如指耳今又歷二十
年而松已拱焉回憶建亭時而吾又加老矣念
歲序之如馳而壯與衰其頓殊矣松間隙地初
亦欲以爲亭耳貧曰二亭耦非宜也池之可于
是沙灰雜均糅以土精木石交加築之丁丁陰

閉陽藏潛地成形伏卵鍊汞癸甲四更春土見
胎質墝且凝風吹日爍蓋歷久而吾池乃成也
由是坐亭中以望池長松倒影綠竹披拂波光
上下而亭若爲之動搖焉恍疑置身輕舫之上
而淜然有江湖之思矣池畔有紫薇一株開正
燦然影落池中又若紅袖翩翩而立于鏡臺之
側也遂名之爲紫薇池匝池松竹交蔭而獨以
紫薇名者誌吾池成之時也語曰十年之計樹
木又見人當少壯種植雖晚暮猶受其蔭庇而

況乎修德績學之及時者哉是爲記戊寅七月下浣

感慨淡宕全以風韻成文

涉墩小記

戊寅春暮予病小減行飯蔬圃之東有松十三林接葉連柯依垣離立雖重陰交翳而遊止不暢予乃命僕鏟除牆址松徑展拓行吟坐嘯心目爲之曠然傍有鴿囷久廢弓坯堆累雨漬則仍爲土耳因於兩松交蔭之際砌爲圓墩高三尺餚二人翌日而畢執以涉綠茸茸覆其頂予嘗憩息其上朝曦午轉夕陽西下松翠沾衣炎景不流遠矚平疇綠野芊緜近則園花競燦紅紫掩映於林薄之間墩下疏畦縱橫若方罫汲泉灌蔬燕尾分流聲泠泠然如激玉其清響亦足樂也予仰而望俯而思如坐蒲團如臥月規亦可以遠絶塵壒而油然自適其適矣此亦放翁累土汲水意也墩雖小鳥可以無記

寒征記

丁丑十二月二十日大風奇寒路斷行旅飢烏伏息而不敢翔簣適以邑乘事有約如城擕一小奚策蹇得逆風而去北行將過灤水艸橋劣足通人兩岍黃沙漫漫撲面如鐵行者如在五里霧中夕陽黯黯欲墜而風聲愈厲予爲之竟夜不寐簣年踰三十矣未嘗一至縣署旬日之間兩謁邑大夫頃與予言人官衙輙爲面赤嗟乎士無求則貴此豈有所求耶抑有所不得已而爲此也昔孔極侍郎途行遇雨向一叟借油衣叟曰某風不出雨不出寒不出暑不出未嘗蓄油衣也孔爲之悵然自失斯人也乃自貴其身如此哉亦足以媿夫勞勞亭下往來而不知止者

使人之意也消

李將軍全青紀事

李將軍名士元字小溪直隸通州人也生而長身鐵面有膂力以膽畧自雄由行伍積功至偏裨守備青州值明季州縣東率抑制武職士元鬱鬱無所施而益都西鄙岸青泰河諸山多伏莽往即捕獲地方賴以小靖崇禎壬午冬滿兵畧地東省士元登陴誓守當城西北隅之衝地處其地直范公亭後林木蒙翳而敵兵萬騎陣於堯山之溫家莊潛度地形越三日率衆東去城守者皆解嚴熟寢士元獨不寐至夜半聞城外村犬狺然俯堞而窺則甲聲錚錚人語窸窣敵兵已至城下士元大聲疾呼守陴者驚覺皆走散士元立斬一人乃止急燃火礮擊之騰而過不能中黃捋揮桓立陴間放萬人敵皆頓地熄士元力既絕人乃仰提礮尾以氈帽窒其口附堞而發而桓以束薪投城下擲炬焚萬人敵響如雷霆梯壞攻者殲焉敵兵雨射城中桓與士元比肩皆袒而立桓應弦殪士元屹然不

動而意氣愈壯抵明敵兵以城堅不可攻拔營
東去城中百姓皆以手加額曰微將軍城其屠
矣明年癸未三月滿兵大衆西返去郡城六十
里下砦于瀰水之涯四十餘日而明懷宗遣重
兵護衛衡藩督師范志完頓兵王乘埠鍾將軍
軍曉東門經畧王永吉趙敬塘軍車轅門總兵
劉澤清駐師古西關相聯絡爲犄角之勢衆凡
數萬人日視敵兵焚僇燬廬舍牽持子女以去
莫敢誰何而澤清一部尤橫恣狡譎反首鼠兩

端爲襲城之計乘夜假冐滿兵攻城士元亦僃
預甚嚴燃萬人敵焚殺百餘人遂緣夜遁去踰
年甲申是歲爲崇禎十七年也三月李自成陷
燕京僭尊號建國曰大順改元永昌所遣僞官
姚將軍以五百人塡青皆鐵衣繡鞶以紅帕首
勢焰焰張甚而藩王家有獻女爲其小妻者城
中惴惴不自保未幾吳三桂由寧遠抵關門合
滿兵蹴燕都自成西遁士元所遣急足偵探者
一月夜至青士元私計賊覘知非內潰即外逃

青人必罹其害傍徨計無所出而姚將軍適以
是日開讌於邢尙書宅士元率其麾下健卒數
十人若將進謁之狀姚倉皇離席起立士元直
前踊身越几斬姚於座上其左右皆披靡士元
大呼曰爾知吳某引滿兵百萬巳滅闖賊乎動
者視姚將軍願留者聽不者解甲去是時城中
萬戶無不屏息以聽士元於是介胄入見衡王
曰神京失守闖賊西竄社稷無主中原鼎沸王
親憲皇之子孫據全齊形勝之地山東豪傑荷

戈彌野大者數萬小者千百爲羣引領以望王
義師之起勝兵百萬可傳檄而集南塞大峴之
山北扼河濟之衝鼓行而西以光復我明舊物
將見燕薊士女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誰復有
與大王爭衡者不然今坐失事機萬一瞻烏靡
定異姓代興彼時下尺書以徵王王豈能長享
藩封乎王素懦又恪財自封逡巡不敢斷士元
知事不可爲乃棄官怏怏歸里既而 大清定
鼎燕京遣柯海兩固山安集青郡士元亦隨行

至青踰月而行趙應元之變應元爲自成餘黨持僞箚乗傳至青太守張文衡出迎而應元聲言報謁隨文衡行與並從卒數百人擁入門者不能止因據城以叛殺總督王鰲永而欲挾衡藩南渡王不從事出倉卒人情洶洶柯海兩固山以士卒少檄集諸路兵圍城欲請禁旅以濟師士元方勦高密土寇聞變疾馳至青入諫兩固山曰城中居民皆脅從非誠心附賊脫大兵一至城破則玉石俱焚濫及無辜其若全城子

姓何卽如君言計將安出曰應元以叛亾之餘詐有青州本出願外觀其人城封府庫禁殺戮其意蓋欲全城以待撫耳但以驕虎之勢急則致疮緩則可以計圖某將以利害禍福動之諸公但按兵以待其計如其如是皆曰諾遂緩裝徒步通謁應元素熟士元名歡然出迎曰君欲爲兩固山遊說耶曰亦爲將軍計耳將軍據青已月餘矣[illegible]城自守不能拓尺寸地以張威令將坐守青州南面以自王耶抑或藉朝廷之

命專制一道之爲得也將軍士卒不滿千人爲將軍城守者不過偏將軍威目前爲自全計非能拊循而用之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可援兵外集內變將作必有以將軍爲奇貨者譬如穽中之虎坐受縛矣應元士卒少又傳禁兵將至不無內恐聞言色變曰將軍爲我謀奈何曰是莫若與諸帥和而令撫軍公疏請於朝言公入青州祇以總督虐民誅之其餘不戮一人今復以全城歸命 天子則通侯之賞可立至矣應元

曰惟君命士元乃導應元出謁諸帥而令以甲士數百人隨是晩遂令應元張筵招飲讌於郡北門之瞻辰樓隨從者止許各一人叅議韓昭宣素勇健專席坐應元軍師楊王休與士元各東西相向坐而應元與士元貼肩坐以示親暱至則鑽刀歃血而誓柯海兩固山各伏兵城外以俟士元業先與城中居民約聞礮聲則啟扉再則各家以牀几之屬頓中衢三則闔戸寢息聽街市有聲勿譁時夜漏二下酒酣樂作金鼓

惶駭與城柝相亂而礮響忽發士元佯愕然曰此何爲者也應元曰豈營卒有竊發者耶行誅之矣及再發士元起謂應元曰若當有他謀矣信誓旦旦之謂何而乃中變乎應元方錯愕無以應倏而三發士元乃以左手握應元右臂怒目左右視僞爲與應元耳語狀因攜手至睥睨間俯堞欲語以右手擊乃斬應元於城上而埳首以銅鑼蹄王休於座從者潛抽利刃所殺凡數十人餘皆散走而三礮時先約伏兵殺守門

卒納我軍諸從賊以通衢什罷隔斷無一人得脫抵曉居民啓戶見屍橫於市方籍籍訝令夜三鼓李將軍已斬趙賊首矣方是時微士元計以重兵圍城困獸猶鬪勢必多殺良民則活青州之數萬生靈者非士元而誰哉事既定部牒新選一參戎至士元仍遁跡田里後二十年有人於燕市中見士元御馬絡以自給云

論曰自已卯兵興以來山左騷壞名城數十而青州屹然金湯李將軍力也將軍備青時年不滿三十乃三全青州論功當封而位不至參遊豈當軸者忌才壅於上聞耶抑如田疇輩功成不受爵賞耶予嘗登青州西城睥睨間堯山峙其北澠水帶范亭抱城而東河山不改樓堞依然一老卒爲指點李將軍却敵及黃旂揮死事處未嘗不低回不能去蓋天下之平久矣迄今五十餘年通志既軼其名青人士多有不知將軍姓字者嗟乎昔文帝謂李廣曰惜乎子不遇時將軍遇其時矣厥功甚偉而淪落不偶遂令

英雄坐老市廛間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朱晦菴夫子云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此能得其神氣而馭之自上元以後便是另一種筆墨但世人眼孔小不能出時代之外耳

青州至今室家晏然人民按堵皆將軍之賜乃當時不有其功今日人忘其德爲天地間一大不平事先生奮筆紀述情事犂然須麋如見表幽闡微酬勛報德寔苦心厚道讀者不察止謂其可與書張中丞傳後王彥章畫

像記諸為爭勝筆墨間雖曰知先生吾不信也

菊說

丁丑九月自鈕園有菊二種一為青紺色一為紫色予獨坐其傍客有過而謂予者曰此非色之佳者予應之曰相菊者豈以其色之謂哉臣非取晚香秀花之有隱德者也德可貴則變之矣滌之高人逸士奚必衣服黎黎乎古今之愛菊者莫如淵明公生於晉宋之際高隱不仕嗚然靡墻之表與人中之菊也以菊之遲莫幽貞有似於已顧影裴回屢形吟咏曰采菊東籬下

曰菊為制頹齡何嘗論其色哉至以色論菊而淵明之意益悠然遠矣

人中之菊一語無人道

後菊說

余性愛菊而嫻於修治每歲乞數本以自娛丁丑九日乞菊不得以養菊者九日爲盛賞之時故艱於乞人其實花方蓓蕾耳至十九日方購得數株開始璀璨矣宋人亦以是日爲重陽予於菊固未嘗負也鍾退谷詩云併彼黃花說重陽重陽幾曾見花黃九日不過競於其名耳世之趨名而不求實者寧獨一菊哉

寄託甚遠

玉磓集卷之三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與張杞園書

弟歲前病中作得文字數首其一爲馮公傳臨朐令業爲評閱而李將軍傳方脫稾敬以呈正將軍全青之功甚鉅而逼志竟軼其名幸一二故老猶有存者弟細爲詢訪一八十歲老人歷言其全青始末極詳此亦何減古名將恨才力單弱無孟堅蔚宗之筆一爲表揚以有傳於後據事草艸釐成篇幅使後之修郡乘者節錄數言以存其人此公地下有知亦可以伸眉于九原而使人知吾青尚有不背德不沒善之士足以爲後來忠義者勸也又崇禎壬午之變吾青仗節死義不少其人連日頗得郡邑志讀之遂盡泯沒其事可歎也無論甲申以前我　朝與故明爲敵國理不當諱即至乙酉以後南都及閩浙楚粵死難諸君子作者何嘗不詳書其事國家何嘗不褒錄其人而遷就隱諱致忠臣義

士竟不得傳其姓字于桑梓之鄉此尤當撫膺而流涕者也憶甲乙之際弟年十有五歲禍亂是所親經至今執筆爲文傷心慘目之故每每搦管駢集觸緒縷陳生當不諱之　朝追述前代之變復何嫌何疑而顧忌若此哉弟三歲時即抱負以避靖南王孔姓之難晚有詩云生逢離亂日老遇太平時可謂實錄但今衰病已極無復世懷而乃執三寸管欲噓枯吹生活陳人于紙上其事極可笑而其情極可憫多見其不知量耳非尊兄前何以發弟之狂言乎二月初十日致遠白

淡淡序來覺平日尋常往復皆成佳話寒夜讀之不禁老淚潰帋

馮公家傳

馮公治運字肖峯壽光之西馮社人父曰肇字少峯其先世有曰垍者以詞賦舉進士仕元至山東淮南行省叅議公其後也公生七歲而孤事母至孝母歿毀瘠幾不勝喪既葬省墓至城西南隅夜中螢火熠熠競飛公兄弟各以手掬之公所得者獨化爲紫金粒其大如菽赤光絢目人驚以爲純孝所感公亦甚寶惜之盛以琱奩藉以文錦薰以名香置曲室凡案上自此家道日漸豐隆歲歲粥財江淮間其息十倍遂至鉅萬居常誦馬伏波之言曰積財不能施賑直守錢奴耳歲饑出粟千百石以食飢者里人逋賦數百公一一皆爲代輸巳卯濟南陷邑令劉公昇祚甃邑城公首助千金是歲以兵興運米丁河有于少坡者遺水脚銀三百兩於舟中家人徐文鳳得之少坡以遺失官物倉皇覔亟公以原金畀之而不受其謝劉公亦雅重公于堂東特設一幄待公以賓禮曲直有不得其平者

時一問公無不立剖其隆禮如此公性剛直無所倔明末多妖祟公嘗遊禹穴同行者白晝爲鬼所攝公曰吾與若貿易數千里外汝輩猙獰乃爾獨不虞爲我累乎因叱之立解散邑有妖狐衣褐衣高冠岌岌與士大夫接待獨不敢見公曰馮公正人也吾畏之邑令李公耿以公篤行者德轉申撫軍疏于朝給賜八品冠帶公亦思一用其所長而亂作矣壬午冬邑城夜陷公墜堞折脛匿城隅橋下諸騎牽持老幼纍纍責

金帛無者立刃之公蒲服出跪血泊中曰若等皆寠人枉殺何益我乃多金諸騎喜乃令二人舁公隨之入發窖得藏鏹萬計人人皆滿意去而卓旗於門戒遊兵勿入公宅所活凡數百人公亦得全以老壽終於家公歿後而金粒唧唧有聲家人啓視之仍化爲螢飛去舊業亦漸陵替矣至今邑人稱長者必曰馮公馮公云可不謂之富而好行其德者耶予故撫其事而爲之傳以不沒其實云

論曰予嘗讀諸傳記至忠孝雨錢及銀樹結實事頗疑其誕而不經若馮氏之金粒又何以稱焉豈至孝冥通理或有然歟予親見其孫渤言其少時東萊一縉紳扁其室曰紫金軒則其事信矣乃其施賑動以千萬計又何其偉也當壬午城陷屠僇不遺嬰孺公發其私藏乞數百人命于 之時迄今過公之故居未嘗不歎息流涕于斯人也嗟乎如公者安可使之湮沒無傳哉同邑拙石老人安致遠撰

金粒之說豈其白爲神耶余意肖峯長者應不作誑語也精誠之極上通於天事固有之若其行文甚潔甚老得廬陵遺意他人作此便落小說家伎倆矣

益都孫文定公爲諸生時夌晨入學舍有玄狐銜門而出登庭樹之顛不眴眼而沒及拂几研得金赤二枚至今寶藏於家金豆山房卽其處也然後知有此異徵不富卽貴矣

蔡漫夫傳

予交濰陽蔡漫夫始于甲午秋今年已卯孟夏而漫夫卒年八十有二距甲午四十五年于是與君交終矣予與君選拔入太學是歲同舉者百二十餘人惟長山劉君果庵及君與予三人耋若兄弟二君以德量重予性卞急又被酒跌宕然始終相好無間也君讀書有靜力家貧不能得書每借讀必閉戶節錄抄竟卽終身記憶不忘又精於六書之學辨其聲音考其邊傍正

其謬誤遇有所質問君以掌作紙以指代筆曰某波磔當如此書平仄當如此諧也君又好作小楷予與行燕市見蔡君謨眞書槧刻一帙急購之曰此與我姓名同伏習幾至亂眞閒爲詩詩亦不漫作其秋日見懷有四壁書燈千里雁五更風雨萬家雞之句時輩皆以爲警策君于讀書外不甚解人間事然氣度簡遠與物無傷予與偕宿濟南旅舍君與一友人同寢君僕偶有觸忤友人投枕起捶牀怒詈君帖帖然臥若爲弗聞也者晨起共盥餐亦無忤色予又與君行河閒道中一貴人從者鞭君僕衆皆怒擁君而前君曰我向若當作何說趦趄面赬而退曰生來不能與人角口語也君之坦懷有如此君雅操有常生平好着烏白氈帽皂布雲頭履五十年不易其式有田百畮苦窪瘠所入不足以供饘粥非授徒卽出遊值秋日滌場後卽跨露骨驢隨一老僕得得然求餉于故人有無亦不以屑意一日大雪中以稅急求援予立命兒子

質羊裘付之君亦不爲媿荷又一日將遠遊不持一文向予覓百錢不獲亦不強索而去君去予家百里遇有緩急卽摺紙作二寸牘來告匱囊粟佰鏹君不以爲數予亦不以爲煩也君之率素又如此去年春君八十又一矣驅車至予晩讀堂讀予所作聲音曰達哉亦太早計老夫尚可三四年活今年又兩遣使抵予舍皆有所需而予以頻年囊澁不能副君之急不兩月而訃音至矣傷哉吾友也宇宙至曠知己無多果

庵以數年前物故今君又以大耋終所謂百二十人者今尙不知餘幾茫茫逝波今古難停吾三人與百二十人者不過逝波中之一芥浮漚耳又烏容計較于其間哉獨是予與君交最密又最久君之著述不見於世姓名不大顯于人間若其思緯精嵩意趣高寄求之交遊少有倫比故于君之歿也爲之序述如此以誌昔者之慨焉君晚有一子名貽甄能文章方以童子試府縣皆冠其曹偶以第二人補博士弟子員君

寄予札曰豚兒已青其衿老醋袋心事已畢君亦可無憾于九原云君諱宗襄世爲柔灘之辛東村人

平平說來鬚眉欲動矜張之語叫號之氣總不犯其筆端

盧孝子傳

孝子名好誠世爲壽光南十里之馬疃人後其祖徙居吾邨其父有瘠田三四畝椎朴力農不識字孝子生三歲失其生母父繼娶母生兩男子而妒孝子日甚數歲時嚴冬衣以敗絮夏則裸而作苦赤日中經歲跣足拾薪茨於野又不令飽食寄居吾家廡下予妻李孺人憐其飢餓常以粥飯餅餌啖之其繼母遇見則怒目疾詈曰若幾飽餐出卽乞食他家耶人以其枵腹問

曰是兒直腸隨食隨消耳適譌言雞有枝爪食之殺人一時宰割殆盡俱棄埋溝壑間其繼母有伏雌二盡烹之以啖孝子劣得一飽罔術然無恙也以是益恨孝子繼而孝子娶婦又虐使其婦詬語哮聲鄰舍爲之塞耳後其父亡母寡居兩子又孱弱孝子亦漸長成有子女其妻不無介介孝子曰婦乃與姑訑嫌耶愼勿復爾而繼母所生兩幼弟令入鄉塾讀蒙書又爲之措据完娶繼母死殯葬一如禮鄉人皆以爲難孝

子貌瘦寢而顏色無鬚行常傴僂然疎於財遇人有緩急即傾囊槖無悋色又雅好爲人居間排解每端拱俯首咽而後言侃侃皆中欵會人皆悅服鄉里又稱爲盧善人有子忠酗於酒人僉謂善人家聲隳矣及善人歿而忠更戒飲折節其家更裕於父在日識者於是知天思焉予名之爲孝子蓋表其大者孝子死其子爲作佛事予慕孝子德爲之飯僧云

朴直簡潔純是史遷筆法

鄭烈女傳

烈女名八姐爲壽光之濁北里人父名鄭香遠女生而明慧端方不苟言笑自週歲時即許字於楊應聘之子三偉爲妻應聘早亡三偉與孀母煢煢相依生計轉窘女與三偉同歲生年皆十六歲議婚有日矣而三偉不幸以疾殞女聞之即取婿家結褵一綫帨繫臂上晝夜痛哭以死自誓母防護甚嚴不得死乃好語謂其母曰阿母但許兒往楊郎柩前一奠以伸十六年許

字之情兒亦可以不死母知其意欲畢命於夫家不聽往女又好語謂其母曰婦所以奉舅姑也舅與楊郎已矣尚有其寡母在得吾姑至一見稍語家常兒從此亦可以不死母遣人邀其姑至即抱持痛哭絕而復甦曰姑老年夫與子皆亡孤身何所依倚兒將隨姑往紡績以供婦職庶可以慰楊郎於地下母與姑皆不聽其往母送姑出門語絮絮家人皆隨兩嫗聽話欵曲移時歸女闔寢扉自縊絕矣顏色如生其衣皆

重縫紉結不可解事在明萬曆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三偉死于七月十五日縣令高捷表其門易名爲玉英云

敘次烈女當年情事委婉回環如畫如話使人讀之忽而與悲忽而起敬李習之楊烈婦高愍女等篇差堪伯仲

三節婦傳

富貴福澤人之所甚願也富貴福澤而至於奕葉蟬聯尤人之所甚願而不易有者也窮苦憂患人之所甚惡也窮苦憂患至於遞乘而抑至尤人之所甚惡而不欲有者也然富貴福澤而又奕葉蟬聯於是人之所不易有者或有之矣窮苦憂患遞乘而抑至於是人之所不欲有者又或有之矣彼富貴福澤而極於薰天炙手之勢或德不足以當其福三數傳後名湮沒而無聞者不知其幾而窮苦憂患歷試而其遇彌困其志彌堅幽貞苦節萃於一家而傳之當世彙之簡編爲人之所歎慕而景行而其事乃在於編甿袵褥之間尤爲人世之所希覯而可傳如青郡張氏之胡徐王三節婦是矣胡氏嫁益都東關氏張世勲爲妻生子承升而世勲死胡氏年三十七歲而寡爲子承升娶婦徐氏生子登甫六歲而承升死徐氏年二十四歲而寡兩婆撫一孤兒又爲娶妻王氏而登又無子死王氏

年六二十七歲而寡嗟夫不知彼蒼何憾於張氏而奪其三世之孤使彼三孀者若哀猿啼鵑聚哭一堂觀其家則蓬門蓽竇也問其業則無糠衣鶉也胡氏事姑以孝隣而徐氏之孝如其姑王氏事兩孀姑而一如其兩姑之孝三人者矢志相依淒風苦雨破屋漏舟値明季天崩地陷滄海橫流之日雖累葉簪纓之家鮮不震掉竄易以喪其所守而三人百折不回九死靡他計其先後五六十年來如歷冬而不見一春常

夜而不獲一旦竟以塡海移山之志爲存亡續絕之謀如君薨世子殂而其家相宗臣淚謀秘計以嬰杵之智竭張陸之忠匿山蹈海旁搜遠繼以存吾君一綫之血亂仍過繼其族子德脩以爲後迄於今徐氏先殂胡氏年九十餘殂獨王氏存耳使德脩而仍爲商爲農以世其業則三孀者又未必有聞於世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汶汶而弗彰矣王氏竟督德脩以儒業而德脩亦潔行誦讀有聲庠序間是天之所以報三孀者固未有艾也嗟夫六十年中吾郡鍾鳴鼎食之族大半歸於白衣蒼狗之變幻而三孀者自臬司而下皆具綽楔以表其里如沍寒之遇陽春永夜之値初旭則是富貴禍淫之沒沒有不如窮愁憂患之幽貞苦節歷久而彌芳也德脩手其行畧稽首以請曰先生但成一文存之集中使有聞於世則長逝者可以不朽生存者可以自慰則是以子之文果足以傳其親也因不辭而傳其事以俟采風者之紀錄焉

以議論爲序事自史遷伯夷傳脫化而文氣纏綿往復百折不窮其序述三孀情事覺淒風苦雨一時橫集筆端

查氏家世序述

查生緒成爲吾友野生之子自述其始祖以下勲伐乞予文之以傳遠歲踰再週數請無倦容予畧爲之排纘其遺事以備郡乘之采錄云生始祖名勝爲鳳陽定遠人明高皇帝初起卽隸常開平麾下從攻采石面中三矢稍刺其項者三戰益力斬級四十二從征僞漢僭吳兩國及轉戰丹陽先登陷陣爲多計功七十封千戶食邑于齊河屯莊三十六處勝生瑶以謹厚聞瑶

生雄隨文皇北征持四十斤銅簡戴鐵兜牟大呼橫擊敵人望風辟易時號銅簡將論功封青州指揮僉事世襲明威將軍雄以下二世逸其名六傳有懋中者都閫鄖陽好詩賦梓唐律千首行世至八世有世顯者乃生之大王父爲人雄武自喜美髭髯年十八出守邊亭值霪雨牆堡傾圮率軍役三千脩補而經略洪公承疇借役營私不與洪公怒使人持錐驗所築堅不可入因嘉其功更加禮焉常出行遇雉經者救之

甦其人曰我求死不得爾何爲者問故其人止一女典于豪家爲婢期滿而不令贖公至其家立令贖還其人留女給使一年爲報公麾之去而不問其姓名後征白蓮教以功最幕府凡守邊治屯皆著勲勞所得俸以其半分胞弟世英一日出吊中途遣人取素布服母問故曰吾衣綺紈而弟粗糲甚不愜母乃爲弟制輕紈以被之公乃喜母卒居苫茨有一婢出門笑語立殺之遂惋恨譫語晝夜不輟謂其弟曰丈夫當以

王事死疆埸馬革裹尸還葬乃顚仆兒女子手中乎乃棄產遁入大澤山自識年餘病愈歸里整頓舊業復完好如初繼娶任氏生子野生卽生父也乃聘明藩新樂王之女爲婦曰余少子孤稺願以相託時年四十八病革見白蓮妖人滿室遂令任氏對縊而卒野生年始三歲有一妹八月爲嫂崔氏扼殺其兒又以鐵椎擊程媼程媼野生乳母也負野生逃匿新樂府中年十歲出就外傳聞人言其家世卽涕淚自奮燃條

香代燈誦讀不輟及長舌耕于淇山之側食餼
于茁時
大清定鼎燕京繼而那顏顓政搜戮明宗室野
生妻母許氏及其孫女朱氏皆投止野生家而
新樂諸王子已變服爲僧潛踪往來待之如子
時嘗誦其妻弟金陵懷古詩有六代蕭條黃葉
寺五更風雨白門鐘及抔土當年誰敢盜于今
伐盡孝陵松之句輒嗚咽者久之野生頎而長
少美丰儀兩有以色挑者皆峻拒聞讌客有妓

樂卽返走好作顚書爲人書白箋揮毫如飛遇
其所不願強之不能得一字性篤交遊重然諾
所遊處皆一時英俊以授徒終其身介然自持
晩乃結茅康浪水側所居僅蔽風雨妻故王家
女工鍼紩鬻手自給子緖成今亦爲諸生好談
鈐韜星緯家言有列祖風授徒養母寄居于吾
邑云
論曰查氏以才武起行陣爵延于世爲青郡望
姓豈不偉哉及時移勢易而猶能以儒術守先

澤亦云幸矣然舊業蕩析授經糊口而妻子不
免飢寒其困阨抑又甚矣嗟乎彼中山開平勲
伐塞天地而其後裔降爲傭隸又何憾于查氏
哉
此文全用龍門世家法故佳震川與安伯世
家則近廬陵五代列傳矣

題安期生食巨棗圖

丁丑夏五予寄書杞園云予齒屑七衰欲作安期生食巨棗圖以自娛情將無妙手及予生辰杞園遣乎頭持新繪一圖寄我縹緲秀動如脉三神山親覩千歲公眉頰予報杞園札乞其裝潢便足已發自思札中語竟若爲予寫照不覺撫掌失笑老人顛倒錯誤遂至此耶抑妙画之惝怳移我情也予生平無外交晚年惟與漁村柴村及杞園以詩文相郵置獨是吾四人皆老

矣漁村柴村去予家二百里杞園去予家百餘里不能常聚偶聚矣如萍散絮飛不能少留天旣生我四人共此分野之內使相去或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雖以衰蹇如予者花下小車雪中款叚亦將扶病造廬尙羊於筆牀茶竈之間以消羿濶乃山川修阻艮晤實難但以數行相往復漁村柴村許以明歲過我晚讀堂爲數日之談而杞園亦言秋冬之際當驅蹇相訪眞覺饑思瑶柱渴望江梅矣陰雨甚無事書此以寄杞園使吾兩家子孫見之知我輩暮年交情如此也

筆意若有若無如画遠山

張氏家乘跋

予幼少時卽聞渠丘有三張先生風流文采藉甚一時、及壯得交張子杞園蔭藉清華弘覽博物君子也迨久與之處知其敦內行篤交誼表揚先德乞當世名公誌傳哀誄之言爲一家良史煌煌乎盛哉常怪杞園以用世之才而不欲自見於世蓋其先世所遺之田園廬舍東皐河渚之間秔稻種秫有以自給而無求於人而寶墨樓皮書數萬卷出則投縞贈紵入則與諸郎

發篋陳書著述滿家又以餘力精於篆籀圖繪之間相與消閒娛老而不欲於帖括爭尺寸之進夫亦有足以自樂於此而其微意或非世人所得而窺也則其先君子之澤固未有艾也與

一氣折旋尺幅中有漢人之雄

書先府君墓表後

丁丑仲春予遣兒質至諸之西郊求李渭清先生表先人之墓家貧不能脩腆儀但具端石素縑以贄先生不以菲薄辭許以來歲成文予東向稽首謝念昔人之於文有求之數年而始得者予喜其諾而不敢嫌其遲也自春徂冬數月內腸如轆轤轉因老病侵尋恐一旦溘先朝露以不得生見先生之文爲憾迨歲聿云暮予以書報先生曰霜露既除陽和方布轉瞬卽屬來

歲矣然猶未敢訟言乞其文也予家去先生舍往返五百里戊寅春暮予再遣使而後得之其文悲痛沉鬱可通九幽三十餘年交誼於斯爲不負矣今人朝投幣暮索文如日中之賈操錢摶貨不特簡賤夫文也其慢易其親也不已甚乎嗟乎倫常之尊文章之貴遲回鄭重之情非曉人烏足以語此

書張昆詒大令手牘後

吾之文未必工也譽言至而色喜則若真以爲工矣吾之文未必其不工也毀言至而色沮則若真以爲不工矣是工不工不係乎文係乎人之毀譽而已然使其人果能操衡量古今之識其於人之文也如指掌如列眉如圭測景而鑑照形則毀譽之來也無乃怦然有動於中者乎是非動乎毀譽也動乎毀譽之人也雖然吾之文既自信其不工矣而不虞之譽尤當審愼以求其所安海寧張昆詒先生固世之所謂能文章者也予素未識其人一旦以手札寄予歷數五十餘年作者前推徐巨源侯朝宗後則魏叔子李杲堂而以予厠四子之間爲五焉噫是以予文爲工矣過情之譽予滋媿矣杲堂之文予不多見若巨源之疎暢朝宗之雄肆叔子之深刻予嘗欲取其長以自益譬如窮旦施之貌以爲妍藉賁育之力以爲勇而竟不可得無他其質殊也予素拙於言胸所了了啓口輒躓及搦管爲文則無不達之意情事險仄頗能曲折以赴之覺於諸子稍有片長耳頃柴村老人過予曰子之文勝於詩予笑而不答譬之飲水冷暖自知而已何也予之文固自信其不工者也

附張昆詒手牘

曾裕束髮時從周櫟園藏弆集中見先生尺牘內有論離騷一段最得古人情事此時裕雖未知古文胸中已隱隱有一山東安先生矣嗣後稍稍識字願得益友海內名人其慕先生益甚戊午後往來齊魯道上輒慨然思親見乎先生及倖一第需次山中頗多暇日刻意學古文詞竊見世之翕然共稱某某負詩名某某負古文名者私心自計以余十年之力當大過之然性復嗜奕嗜山水每多荒廢時日以故學未成而輒罷一行作吏案牘爲勞此事庋置久矣忽一日張生敦仁手持一卷示裕曰此我書光安先生集也裕大喜曰安先生無恙乎時已昏黑挑燈把卷且讀且叫雖三號不少休於是俯仰太息自恨其不如也蓋古文之敝久矣向之剽掠字句以妄希秦漢者勿論邇年以來皆知由荊川震川以上溯歐曾矣而性靈不存徒規腔調究亦與僞秦漢者同腐耳余小子竊嘗謂文無古今止論真僞其流自胸臆者必真真者必傳其出自摹倣者必僞僞者必不傳先生文大槩得力廬陵而絶無比擬皮毛之迹萬年橋碑等作則又直追昌黎矣然試與昌黎比衡曾有一句一字腔調相襲否乎我朝五十餘年如先生者真不易得以裕所知所見新建徐巨源商丘侯朝宗寧都魏叔子鄞縣李杲堂併先生而五耳又聞樂安李織齋夙昔與先生齊名裕近索其遺文讀之亦秦漢亦

六朝亦唐宋一篇之中時時襍出老泉不云乎非不善也襍之則不善也其視先生則大有間矣臨朐北去壽光僅八十里朝發而夕至見先生文急欲造先生廬一瞻先生丰采與先生上下議論又復自思先生介節近今所罕余即去恐疑小子爲俗吏未必肯見且余小子之欲見先生何爲也哉慕其文願見其人而流俗不知或疑爲越境上交者有之以是逡巡未即果然而二十年向往之私終勿能自已也夫未同而言賢士所譏裕與先生所闕然未識者顏面耳若其神則固已相通矣先生意中即不必有裕而裕之敬慕先生則固已久矣似不得與未同者比故敢以書陳亦欲使先生知海內有此嚮往之小子云爾梅花一軸元人筆也聊志淸德之慕四月八日曾裕頓首

書簣贈張昆詒先生詩後

海寧張昆詒先生博雅君子也治朐邑三年以廉惠稱適見予所作文字謬爲推獎欲顧我於村居予不敢當命兒簣報謝作一詩書箑爲贄有殘冬匹馬駢門路蒼茫風雪壓雙肩之句予笑謂簣曰詩語勢直偪昌黎其如景事不稱何時冬日久旱正無片雲値予舊恙復作因循近月不能往而雪作矣予謂簣曰快雪時晴子束裝南去委粟大峴諸峯玉笋參錯子策馬於千岩萬壑中以踐子之詩意可乎簣去時晴色甚佳及歸途而雪又暴作自朐至劇七十里六花撲面雲海茫茫數武不辨村莊抵舍已深一尺矣曛黑扣門翻着羊裘雪水淋漓衣履沾濕予命婢烘爐熾炭急以巨觥沃之追憶前詩相與撫掌一笑也

似坡公

與張昆詒

張道普伻回賤恙復作伏枕者十餘日意緒忽忽中草翀文字一首以荅貴治人士乞言之誠並致遠夙昔仰止之意近代壽文惟震川最富然短篇單幅略不用意而姿態生動以老父母之文之人真近今所難覯恨筆力疲苶不足以發之也頃來熟讀佳章自行自止直吐胸臆即於唐宋名賢尚不肯依傍一語無論近代歸茅諸家矣僭爲評語以附不朽千秋大業尚有異

地同心者又何患吾道之孤乎弟嬾與病會二十年不出里門晚年以詩文郵筒相質者在諸城則有李君渭清安丘則有張君杞園渭清詩文流傳已久杞園性好交遊間歲必一往吳越案頭偶有其半部稾或語集二種其文雅飭能成一家言附便呈覽知青郡尚有吾三人衰癈如弟尚有友二人也又兒子箕年踰三十寥落名場好爲六朝及初唐人文肥腸滿腦亦且任之今奉去詩賦二種以贄於大賢之前容弟藥餌稍閒令之往叩門牆以酬知我之誼也

又

弟自九月二十二日舊恙復作昏憒譫語不知人者晝一日夜乃醒展轉牀褥日日從事藥籠及體中稍能平善俯仰之間遂及冬淺矣三年以來纏綿生死轆轤扨中不知何時可了比日稍勝筆墨作得雜言數首名曰蠶音自念根器淺鈍于無生之旨未能透徹宗門而於罣碍恐怖二端稍能驅遣恐只是愚人無心肝耳今仍

作文字觀以求正門下悠悠世路誰堪告語昔惟櫟下今得容軒弟亦可以釋仲翔之憾矣弟有三男子寢食筆硯刻不能離者惟有箕兒月來加減參苓不能速往受教弟恙小瘥令使之晉叩函丈一縑一扇聊當束脩並其所作時藝數首俯受繩削功名進取猶其末務但得從事于大君子之門得令有聞于世使人謂某人之子受教于某先生則師友淵源未必不爲異日一段佳話也 寒暄常語自不可及

與雁雪崖

七十三歲老人寄一字於四千里外目斷炎天與雁俱遠矣老病因循合併無期異日先生倘持節來撫二東兒輩得託庇宇下亦未可知也去歲孟葛遠䙾既承錫類之恩復損賢守之俸雅誼沒世不忘矣漁村先生于今歲六月厭世病中託弟誌其墓石已勉爲之敬繕寫呈正其詩文板若刻完閩中紙墨頗賤或就彼處印刷數百部流傳人間亦見先生不忘死友之誼所

遺雙雛呱呱而其猶子又不解文字刻板寄來易于散失不如留在先生處爲妥也弟所作墓誌祈刻附于集末以見朋友之情諸名公集多有如此者亦不以爲贅也聞先生文集梓成新詩續刻者統望順風郵寄山川綿邈一函維艱不知何日可達也懇賜報章以慰懸盼庚辰重陽後二日

此書酷似震川

與李漁村

閩裝得似粵裝否風雪抵舍繈褓嬌雛啼笑皆佳掌中膝上定應解喚阿爺矣弟於九月廿二日舊恙復作昏憒譫語不知人者一晝夜方甦三年以來纏綿生死坳中百念俱已放下病中惟刻刻慮及先人墓表春初業蒙先生慨諾倘一氣不屬六十年惸惸孤兒既不能爲先人邀一命之榮而先人之純孝篤行潔修好學輿論傳之邑乘載之謭陋如不孝又蒙大人長者不

棄其孤露而辱收之交遊之末不能乞其一言以光泉壤則沒齒之憾無窮矣春首和暖望先生以片刻餘暇推錫類之恩表揚數語以勒貞珉則鉅公鴻文榮于龍章之錫而不孝亦得藉手以報先人于地下矣

又

先人墓表業已勒石但書法粗拙有玷高文耳敬搨一紙上呈謹東向九頓謝歲中兩晤杞園兄知先生於四月中又產一麟眞可謂老蚌雙

殊矣弟聞之爲之雀躍者三拙疾纏綿六年今來稍覺平善不知於世間尚有幾年活而衰病之餘不能自閒方欲纂集青郡名山先賢遺聞三志又以見聞謭陋架少藏書終恐貽譏博雅而青郡之山莫繁于貴邑先生以康樂柳州之筆生長千巖萬壑之中搜奇表異題詠必多可令侍者盡爲錄寄則小集借光不淺矣聞使不知以何日回引領大集有同飢渴有新著亦望見賜七十餘歲兩老人相隔三百里邈若各天奈何奈何

表章先賢爲吾人第一要務而鄉閭之先賢尤所當急余近撰青州鄉賢傳略恨未見先生所纂集者補其不逮耳

與張杞園

前附丘學山使者致書想已達記室李將軍傳內詠趙應元一段尚欠詳妥容再詢之故老方可定本也敝縣志弟心衰目眊一任冀兒爲之學識淺陋恐不成佳書但不至如前志之舛謬庶不貽笑後賢耳鲎音一卷是去歲別後病中所作亦不敢託于昔賢曠達之旨世間道理原是如此只作尋常看便沒一些子事文字之工拙不必論能于道理不相偭背留與讀書人本來面目足矣祈尊兄細爲改定批評爲世人所指摘何若爲知已所訂正使世人指摘于死後不如令知已訂正于生前也望之望之

先生每一文成必命余是正余亦樂効丹鉛識之以見眞正名士未有不虛懷善下者

玉磑集卷之四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萬年橋碑

我二東拱衛幾輔爲　神京左臂屬郡有六惟青州城壁險固面山背河壯麗濬濶實甲東省山則雲門劈駝之峯嵂河則陽水之縈帶酈道元謂水出逢山北阜謂之陽水亦名繩水值夏秋暴漲萬壑奔流與河合併注所謂長津激浪澎贔之音驚川聒谷以今視昔未之或殊登堞

俯眺怒潮西來衝岸轉石颷飛箭激跳避弗遑常虞飄沒自義熙中作東陽城而水帶城陽逮天會中移治南陽而水又環城陰引絙度岸縱約千赤斲石爲梁用通徒旅已千餘歲於茲矣及故明隆萬兩朝圮而再復長橋屹屹商賈輻湊室廬鱗次至　國朝康熙丙寅已經百有三載六月徂暑凍雨連朝山瀑河漲瀰岸塞川而下浮槎敗廬纆遏弗宣水作憤恚力與橋鬬七門嶷然遂隳其三勢若頹山聲同崩霆蹲象臥獅之石隨流衝激砰硠數里而橋上之廛肆居吪俱逐波東逝矣河流滂湃簸蕩城基行旅往來齎咨病涉因循五載值聖裔孔公毓忍以廉幹之才來佐青郡乃慨然歎與曰城址湧湍患及公家非義也孔道隰穢利涉維艱非仁也工煩費鉅蒿目無莢非智也心維口授計工量時有法慶禪林成行上人與公同憂共畫肉香燃指泪血告佛不坐不臥時歷再閏復有信士卜夢麟等澡心潔體苦誠募化於是闔浮大衆感

悟讚歎佈金施粟積微成鉅公乃上憲肯陬蠲貲倡導大集羣工不礎方版鬬角鈎心固以灰壘束以鐵鐵截險乘流呷呀邪許衆力偕作有同于來始於辛未之春成於丙子之夏傭值口稟之費通計萬有餘金穹窿洞門厥數仍七翼以雕欄使行人有所凭倚鎮以龍祠俾水孽有所震懾巘巘弘敞望若崇墉是役也不費公帑不擾民力舊觀頓還煥然更新非公之知人善任力圖修復以固我嚴城烏能建立鉅勳示壯

金湯予茲橋東控登萊北走燕趙皇華之使臣宦遊之遐侶方轂聯驂嘽嘽侁侁聽殷雷之隱嶙瞻長虹之偃臥罔不羨歎雄風指顧山河以誇東秦之形勝至於北門鎖鑰晨闢午啟邪人士女袛接肩摩南北交錯河橋成市眞可以鞏青社維城之鎮合王制輿梁之規固吾青億萬年無窮之利也孔公攝守之日正橋功落成之時公乃授簡於予命之爲記昔西平王李公晟作趙郡橋命張彧爲銘御史陳公瑞作至德橋

屬皇甫湜爲記予才不逮昔人願附公之弘猷以傳永久比於劉晃之詠通津趙凝之賦揚瀾並爲繩水故事云爾爰系之銘曰

猗彼繩水其下建瓴秋霖夏潦萬壑競鳴黿淺雷洊西來如瀛橋名萬年羈羇犇馬寅夏雨霪怒浪排空鎖斷支祁柱觸共工潛蛟蹙踞孽龍嬉戲鐵幢倏摧金堤立潰伐石重建人神叶謀七門穹敞潺湲安流長橋之上行旅紛紜騰崖跨壑赤霞天津仰瞻雉堞疊嶂層雲俯眺闤闠碁佈星陳長橋之下清泉明瑟挹彼注茲利我萬室時和年豐濯罍蒸飶牛羊蹌蹌鳧鴨拍拍塡海鞭山浮黿駕鼉易若茲橋矗礟鑄碧襟山帶河壯齊拱燕維茲石橋既堅且完我作茲銘永勒貞珉天啟大壯鞏固萬春康熙丙子季夏壽光趙石老人安致遠撰

此等文字歐蘇集內無之惟韓昌黎南海廟碑柳子厚平淮西雅可以後先接武非唐初燕許諸人沿陳隋餘習雖麗藻有餘而風骨

不足者比也故是碑版絕調

青州別駕孔公德政碑

嘗讀史至王休徵魯世英諸公傳並以別駕爲三公爵通侯其豐功偉績焜燿史冊而佐郡之職在今則稍異於曩昔有撫藩監司郡守以臨其上諸屬邑承流於其下上則虞其抗下則擬於偪必得恢潤通敏之才不諂不瀆以屹立於寮寀大小之間而後能展釆錯事騂聲遠播也於今乃得吾郡署太守孔公公 至聖之賢裔也精明彊幹於聖門之所謂果達藝者具有兼

長出其緒餘先以題輿小試於青郡郡負山瀕海幅員千里人物浩穰地大而民夸逆其性則易競順其道則從化公讞決精明案無留牘撫藩以公才堪部劇檄公視篆八邑如閭丘東武以逮莒滕諸屬皆簿領殷湊之區公持官肅給細大畢舉所至敬禮士大夫而愛養小民民之告於署者以署之視官如郵傳慮無不浚民以生民惟恐其去之不速公視署如其真視官如其家民惟恐其署之不久於是郯封之父老子

弟咸懷喁喁之忱跂足引領以不得共沐其德澤爲慽於是塗歌邑誦之聲由三齊達於畿輔會青郡太守缺而撫藩即以公紆邦紱十四州邑之紳士耆赤昔之望霓谿嗟者今膚寸合而崇朝徧矣語曰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又曰干將不可以補履我公於守之事恢恢乎其游刃有餘也適適然如其所素習也乃公撫治全齊之日又値盤根錯節之時我 國家方有事西鄙賦車籍馬符牒日至公目覽手裁耳聽口授

五官並用而百事就理其開斂如劉東莞法網漸寬縱弛日久奸民芽蘖其間而爲之囊槖者皆大猾巨憝以蠹平民白晝攫人於都市閒莫敢誰何公置其尤者抵於法而枹鼓不鳴夜戸不閉其求盜如張子高滙水帶城漂沒民居石梁傾圮因循數載築舍道謀矣公則因時任地伐石鎔金虹臥龍游永壯金湯昔人所謂宮平河橋雄於孟津者其籌畧如杜元凱公之福吾青者不可勝紀而署守三事尤青人之所家傳

而尸頌者也吾　先師夫子以至聖之德穪慶延於後人如漢之安國以文學晉之愉以篤行唐之巢父以隱逸宋之道輔以直諫載籍所紀聲施奕奕矣公之政治顯赫於國爲勞臣於家爲哲肖固當與諸君子並垂不朽者也異日者朝廷以治鼠內擢洊登九列則休徵世英之己事可並舉以相例也寧止吾青人士之謳思已哉公名毓恩字澤久

高文典冊煌煌經世之章

內閣中書舍人候補主事丁公墓碑

嗟乎士君子之生於世也其所以自表見者豈在乎名位之顯晦哉世豈無躋膴仕列崇班而利澤不加于人聲名不聞于衆識者猶鄙之若乃位不足以稱其德遇不足以展其學有廊廟之姿而終老丘園或疑其湮沒無傳矣及考其施于有政者修行于倫常之間婉戀于師友之際覩躬範俗猶有古鄉先生爲善于家之効焉如海曲鈍齋丁君尤使人歎慕而景行者也公以進士高第入直西清一時宰執皆許君以公輔之器甫及兩月改官部曹卽需次里居抱恙悒悒終其身以老而究不一見用於世人皆爲公惜而不知公之設施于家庭于鄉鄙者皆可以扶澆俗而勵世教也公之爲人子也事其尊人憲副公備志物之養先意承志湲婁婉容庶幾于無形聲之視聽而太夫人以壬午之變罹于兵公每念及輒涕泣不能已已因以憶慈自號北堂之痛沒齒難忘殆所謂終天孺慕者歟

其爲人弟也與胞兄給諫公少同研席事若嚴君公客遊江南聞給諫公病卽日束裝遄歸至冬給諫公棄世公亦悲慼哀纏念鶺鴒之孤飛痛人琴之俱碎遂疾病因循不能再健矣公之篤于友于又如此唐人最重舉主末俗視同陌路至于一死一生尤交情之所易疎而罔䘏者公與魏太史子相書云全椒清苑兩夫子以國士待我而我無衆人之報異日何以見兩君于九原而平原董尙書黙菴總制江左尤諄諄以

全椒託庇宇下爲屬兩君皆公同門友也他如歸單繡陵之櫬䘏李杞闇之孤高風義烈皆出于至性激發而然豈猶俗鬼瑣小丈夫所敢望哉公尤精于制舉秇劉君木齋趙君聞仙先後學憲三吳公往從幕中校閱試牘一時有冰鑑之目所至歷覽勝蹟傾蓋名流往往于歌詩發之蓋公詩旣長於感物懐人而又得江山之助悲歌豪蕩讀者皆爲歎與李渭清太史序其詩以爲布帛菽粟之言言其有用也公以有用之才而不得見于用僅于五七言寓其身世遭逢之感豈公之不欲自見于世耶抑當世之不能用公耶論世者可以感矣公晩年于邑西皁陸村種竹栽松結廬幽棲曰山杳水匝此中可以娛老也每攜弟姪及兒孫輩相羊其中客至挑燈促膝論文課畊陶情盃酒坐送頹陽不知老之將至說者以爲鹿門栗里之高風尙宛然在目也公世爲江南之東海人始祖順徙日照之濤洛村家焉曾王父諱良儒王父諱珩爲諸生

封中翰公父諱允元辛未進士歷任戸科給事中擢守姑蘇繼陞廬安憲副公諱昔字及菴一字憶慈別號鈍齋中丙午鄉試丁未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候選部曹以病不就年六十五殂於家所著有瘦竹山房文節艸萬松別墅諸集里諡爲文簡先生公有子三人士上士翯士一士一詩文倜爽有家風與予仲男簣同以選拔入太學相善也公旣葬矣來徵墓隧之文其何能辭並系之銘銘曰

不必仕不必不仕仕與不仕雲行水止仁孝名鄉清節表里皐陸行吟自適而已吾以擬東漢獨行之士

鋪敘處獨採大節而生平已盡

王磑集卷四 墓碑 十一

張保初墓表

張君養體字保初先世寄籍灌亭至君父始卜居吾邑南關偪近城隍予幼時應童子試曾一至君家見其長身屹立面目有嚴毅之色德隅嶽嶽猶可想見繼亦不復相聞問然者德重望雖在市廛而隱然若畏壘尸鄉予每過其廬必式焉迨予衰老十餘年閉門埽軌絕迹邑城而縣明府以邑乘相委君年已八十有五邑人士僉以公大耋卓行詣縣陳牒予爲之破例入志及踰歲君歿君之子岫躋門而請曰先君子名不列紳士而德可表人倫先生既登之邑史不孝孤及子孫罔沒齒不敢忘願再邀惠于先生一言勒之墓門之石以垂不朽九原可作庶幾無憾于幽壤也予既重君德又感令嗣之孝何忍辭按狀君爲明見公第三子少讀書略知大意値明季天地崩陁壬午之變邑城夜陷君父及伯兄皆歿于兵公負其伯兄髫髻遺孤竄身于虎嗥狼吻霜鋒雪刃中以免而兵燹之餘仲

兄又復早世其子敗垣頹宇不能自存公讓已宅以居五十年來且耕且讀公撫其兩遺姪無異已子而諸姪亦各能立門戶勤儒術矣公又好週人之急生平振孤恤寡有丐必給買僕典婢期及卽遣還而不受直下逮珠林貝宮橋梁道路頓置修葺無德色無矜容終其身不變公年未六十卽失其偶或勸之娶公慨然曰以吉甫之賢尙有伯奇之變乎何爲者且諸男及子婦皆孝謹不煩復爾而尤嚴于家誡不析爨無

私蓄門屏以內嘻嗃適中而于家誡內尤重不聽婦人言一事著爲誡令諸子各錄以自警曰婦人之性柔而善入妒而善間言無稽核易于聽從非剛腸達識者鮮不爲其所惑君之言有合于河東柳氏之訓非僞儒所易及公又雅重讀書人曰讀書不必取科第但使無擇言無擇行使鄉黨稱爲有道之人榮于三事九列遠矣嗟夫世之號爲讀書者不過跂望取青紫掇科名以誇耀于鄉里之婦孺傭奴而內行不修于家勳名不聞于世其子孫殖田宅飾輿馬肆爲豪舉以徼其鄉人戚黨交游聞其名如惡鴟梟過其門如蹊荆棘彼方且揚揚自以爲得意君一布衣耳其生平厚德醇修有吾青劉善明氾毓之風世之紆紱戴紳之輩過公之居弔公之墓以追述公之行事有不泚然汗下者乎吾故歷序公之生平表而揚之如此使國人有所矜式焉公之子岐有文譽士行先公卒夜臺之下父子聚首讀吾之文必以吾爲不妄而邑之人

士庶其聞公之懿蹟而興起歟

張翁故是可傳人得先生之文而名益彰其寫家誡與重讀書兩段尤古勁有生色全是史公遺法

翰林院侍讀李公墓誌銘

康熙戊寅冬吾友李渭清太史寄予手札以墓誌相委君少予一歲又素強無疾予訝其言而未敢荅又二年庚辰秋日予臥病荒村渠丘張君杞園書至言渭清于六月中已厭代病中杞園往省視又轉託予以身後之文予伏枕涕泪不能已其何忍辭按君所自作三生傳君諱澄中字渭清號漁村世爲諸城人曾王父諱 王父諱旦舉人同知平涼府事父諱鳳郊爲邑諸

生以君貴累贈左春坊左中允母丘太安人夢人遺梁一枚而生君君五六歲時與羣兒戲時見異境如入深山中玉室金堂花香鶴唳歷歷在目傍視羣兒無有也少頃復故八歲入鄉塾其仲兄命爲詩即應聲曰春暖日融融衆咸異之及長風骨偉岸兼有拔俗之韻邑故多名山君體便登陟每歷險詩幽屐間自繫筆硯纍纍然遇佳勝輒濡毫據石成詩詩壯濶多驚人語于詩歌之外又好爲騷賦恢奇激楚讀者或不

能句君歷目微哂而已以是雖爲諸生聲名已噪海岱間歲在甲辰周櫟園先生觀察青郡按部至諸夜半遣人叩君門索其所著君自攜海鷗鶊鶊諸集以往先生讀之撫几詫歎曰謝茂秦盧次楩塈子耳媿予非弇州不能爲予重然君之姓字自此流傳大江南北矣是歲予始遇君于青邸相與會飲眞意亭明晨東歸抵予舍訂交信宿而去君屢試皆卻其曹偶而躓于秋試一日予與君偕其同邑張君石民分韻爲詩

君詩立成有英雄易老怯聞鷄之句因慷慨起舞曰老諸生幸予可若何予未嘗不歎其遇之窮而意之壯也逮壬子春君以選拔貢入太學而終不利于秋闈一昔夢人持二冊子示君曰此冊鄉試錄也內無君名彼冊乃有君名君睇其上有特恩二字醒亦不解所謂于是君齒已近艾矣及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以應薦奏賦稱

上虞
特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壬戌、以滇南平
覃恩授徵仕郎。乙丑、
御試保和殿及格。丙寅、以微員外轉諸詞臣。或
諸君子
上事寢不行。戊辰七月、晉右春坊右中允兼翰
林院編修。
覃恩授承德郎。充
典訓纂修官。己巳七月、轉左。八月、晉侍講。庚午

四月、奉
命典試雲南。五月、道轉侍讀。抵滇。搜羅無遺才。
一時稱為得人。辛未冬、列名北直學臣。為忌者
所中。旋改調部屬。君曰、十餘年老柱史、安能復
為六曹判紙尾耶。遂拂衣歸。歸而結廬於先人
墓側。顏曰白雲村。言親舍也。所居庳圮、不蔽風
雨。時或斗儲不給。君泊然不以為意。而著述弗
輟。甲戌乙亥歲、兩至彭城、登雲龍山、飲黃樓。遂
由廣陵抵白下。南泛姑溪。至冬抵舍。葬其妻王

安人。明年丁丑、復遊明聖湖。遂入八閩。探武夷
九曲。取道姑蘇北歸。病痱不能遠遊。因約故人
為雞豚社。孟酒過從。間評隲邑前輩遺詩。消時
娛老。聊以卒歲而已。未幾患痰症失音。以庚辰
六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二以殁。當君之初官
翰林也。念既以文章結
主知。于權貴人一無所依附。精力職事外。唯砥
礪詩古文辭。以期不朽大業。同舉者五十人。獨
與今侍丘履君雪崖太史最善。兩人痛詩道榛

蕪。于煩音嘈節中獨刻意少陵。而各得其性之
所近。君則刮磨舊習。務伍于中晚之間。而自成
淒壯之音。老放悲涼。洗絕浮艷。確乎為唐賢之
遺響。而非復今人之詩也。君至性過人。歸田後、
憫其外祖廬州公無嗣。若敖之餒者七十餘年。
君大會丘氏宗族。擇其族子之秀而文者以為
後。君業素薄。乃割田百畝、並附郭宅一區。以供
歲時香火資。而碑記其事。嫂胡氏以身殉節。乞
文以表其墓。而以己子為兄嗣。子皆得其祭告

之文讀之情詞愴惻哀感路人蓋君生平以扶掖倫常闡發幽潛爲已任故其使軺所經遊屐所至往往于廢社荒墟陳根荾蘙中有片碣殘壠爲之摩挲感歎作爲記述如楊林吊蘭生之祠青山訪李白之墓淮徐表挂劍之亭俯仰裴回常有九原可作之思不徒感慨江山流連境物已也若之詩文其必傳於後何疑哉君著述甚富總彙之爲白雲村集求雪崖刻之閩中而君已不及見矣惜哉君少時與其同邑劉廣文

子羽稱石交子羽見薛臣八才圖謂君貌似李于鱗有詩記之君又常夢人授一卷文字曰此汝作也醒而數言了了後知爲于鱗華山記中語乃恍然自失此二事者其邑人類能言之寻謂于鱗意氣突兀不可一世君亦嶽嶽自豪俯視餘子大節雄文東西相望屹如二華之對峙矣後來者何多讓焉君先有二男長者名祁出嗣其兄敬仲次者名祁中道夭七十前後又有二男子曰思孫年六歲曰思苓年二歲矣爲善之報其在是歟寻與君交久君既貴後不相晤者二十餘年君仕宦中朝出使萬里所交名公巨卿何限而以身後之言屬寻亦可感也已爰系之銘銘曰

九仙龍嵸維君之品危峯孤松大海瀕洞維君之文鞭石駕虹胡蹶于始而晚乃逢爰挫于終誰之不如而不公卿木天則祟七十尚羸老育雙嬰公侯復始再傳其亨百世而下曰此文章太史之封康熙庚辰九月壽光七十三歲老人安致遠撰

鄉行宦業藹然紙上而文品高潔不蔓不支眞爲志銘絕調漁邨亦曾命余表墓閱此閣筆矣

殷生墓誌銘

殷生之蕤字子常臨朐之冶源人少時爲兒賃蒙師年七十徒步扶杖至予家乞棺貲與之一金又徵墓誌曰及生之見也詢其諸男曰皆業農因贈以詩云七十依然水竹居村童薄俸老來虛也知樵釣置身穩不遣兒孫更讀書銘予許之未遑作也又三年生死予不敢負前諾旣達生又重文是可銘也已銘曰

冶之水粼粼篙竹紛紛誰知有殷生之墳

語短韻長一銘尤有遠神

李母魏孺人墓誌銘

貞節李母魏孺人於康熙二十一年奉
敕建坊旌表烏頭雙闕照耀閭里邑紳士躋堂稱賀屬予爲文以序之迨歲在甲戌孺人年酉七十有八以疾終于內寢於乙亥十月祔葬於其夫之墓其子耀先踵堦叩首而請曰吾母之苦節幽貞惟先生知之詳敢乞數語文之幽宮則長逝者不朽而不孝孤終天之憾亦可借以稍慰矣按狀孺人爲紀城魏晉民之女年十八嫁於同里李應兌爲妻旣饋而尊章已不逮養奉大父母克脩婦職應兌儒素雅餙與孺人琴瑟靜好有雞鳴戒旦之風至二十六年生男耀先而應兌不幸早亡孺人幾欲以身殉者數矣念懷抱呱呱忍死爲夫護持孤兒以延李氏血亂俄值乾坤龍戰甲馬東來倉皇抱週歲兒避亂于紀城西南之孟氏樓鐵騎合圍驅漢人施木牛穴樓力攻樓穿竇以薪柴火熖衝突樓中男婦數百焚死强半墜則嚙刃無一免者孺人

攜耀先投身烈焰積屍中顱碎脅折血痕糢糊諸騎疑為已死不復加兵抵夜稍甦抱兒匍匐竄身棘荆夜色暝迷失足陷古墓中祝曰兒若啼李氏一綫斬矣耀先亦帖帖然不飲食者三日得不死迨兵燹甫定家徒壁立耀先伯父母操家秉孺人仰承鼻息寡母孤兒形影相依茹荼啖蘖有宛若間不敢誦言者惟母子相對飲泣而已及伯父母以無嗣相繼殂孺人同耀先葬祭一如儀節而于耀先訓誨尤勤居常捫耀

先瘢痕而泣曰汝尚念抱汝墜樓重創時耶吾於烈焰血刃中冒九死以待汝成立汝謹身寡過以無負汝父未竟之志足矣耀先亦惴惴然終身不敢有怨惡于人孺人性嚴正於姊姒間從不聞有詬誶之言而待宗族親姻佽助周卹不遺餘力亦無倦容德色及歿遠近聞者皆痛惜之蓋孺人于歸李氏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其婦德母儀皆足為鄉人所矜式云予惟孺人之大節固應銘法而其遭際情事尤極可痛惜乃耀先汲汲求予文以表揚其親之意又可傷也予憫其意而為之銘銘曰

龍蛇起陸滄海橫流煢煢孤嫠襁褓再週甲馬飈馳寄命危樓烈焰飛空雪刃霜矛虎穴雙墜竟免歐劉冰霜苦節歷五十秋

帝錫恩綸史紀陽秋涓涓趛水峩峩紀丘蘭馨玉潔千載常留我作斯銘用勒九幽清風不泯庶繼栢舟

古墓祝兒一段生氣滿紙敘事法全從莊子得來八家不及也

祭李泗清文

嗟乎漁村君竟死耶然君之死亦何憾哉世豈無雄如班馬幽如屈宋艷如鮑謝伏首蓬蒿之下遁跡牧樵之中而不得一奏其技于天家君則遭遇重瞳片語稱善立陟清華君之文章貴矣其可死者一也語云有高才而無貴仕凌雲如長卿而位不過執戟少陵獻三大禮賦初授胄曹叅軍君則入翰苑直史局迴翔于石渠金馬之間

者十有三年晚登侍從校文萬里君之官爵尊矣其可死者二也隴西才人例不得壽謫仙溺長吉殀近世正嘉二李是君之生平所最服膺者空同下壽濟南齒僅踰艾君年七十有二君之壽命長矣其可死者三也然吾獨謂君尚未死世之嗜貨財茂名義營營逐逐姝姝暖暖文采不著于當世聲名不傳于來茲曹蜍李志生存如九原下人死則與斷艸枯樵同其腐滅死則竟死矣若君以蓋世之氣抗時之節驚人之

詩絕俗之韻其死也在天爲昴星爲慶雲爲彩虹爲璧月在物爲麒麟爲孔鸞爲千尺之松爲九莖之芝其英爽方與上界諸才仙躡閬風凌元圃作玉皇香案之吏綴淸霄紫宸之班俯視拙石老人白頭鹿鹿塵壒中或其憐我耶抑將笑我耶予與君交久予好飲醇酎君嗜弈當其慷慨和歌俯仰千載値憤懣不可告語之處遇君則耆然而解君亦釋然而合雖君貴後不相晤言者二十餘年然異地同情未嘗以升沉離

合而有異也君歿已四閱月餘相去二百里生芻鏡具至今缺然予老矣所作蛩音貢戒兒輩予歿後訃音不及百里以省世緣予既爲詩輓君又爲君誌墓又爲祭文以酹君後死者之責已盡此君之不幸而予之幸也但異日誰復能如我之輓君者以輓我如我之銘君者以銘我酹君者以酹我此又君之幸而我之不幸也茲泝泉路相逢何日嗟乎漁村聞歟不聞康熙庚辰十月七十三歲老人譔

纏綿篤摯淚隨言湧一死一生乃知交情矣

告墓文

康熙三十有八年歲次己卯五月庚午朔己巳越十有二日庚辰不孝男致遠謹勒石以表吾父母之墓於是距吾父母之歿蓋六十年於茲矣六十年而始表其墓不已遲歟非敢遲也蓋有所不得已也兒九歲而失吾父及十一歲而母又見背稍長知讀書即以表揚先人爲念憶年三十時將先世行畧撰述一冊藏之篋衍中妄意旦夕策名通籍邀朝廷一命之恩榮及生

我因求海內之賢而有文者譔紀吾親之卓行苦節以有聞於世庶仰酬罔極之德於萬一不意白首蹉跎濩落無成於人世之光寵無復望矣計惟托之鴻文可垂不朽顧當世之顯者亦不乏人或爵位崇矣而文不足以行遠或有其文矣而品不足以型俗兒猶兢兢焉慎之屈指當代東武李漁村太史其人則高巖峻壁之人其文則孤情絶照之文也任丘龐雪崖太史其人則仁人孝子之人其文則鼓吹風雅之文也

二君子皆當世之賢人君子也兒能得君子以爲友庶幾不辱其身兒能得君子之文以表吾親庶幾不辱其親兒以垂暮之年度見吾父母之日非遠自念生平無一善狀足以慰吾親于地下而猶得鉅人長者之言勒之貞珉達于九幽使後之讀之者知不孝孤之涼德非才忝爾所生不可以爲子者不可以爲人吾父母六十年夜臺奠望不孝兒力不從心僅持此以爲寸草之報或其鑒兒之苦衷隱誠而庶其來格乎

逸少告墓文無此悲咽

祭楊茂才文

嗚呼君歿吾無與豪飲之人矣憶昔九日同陟筆峰絕巔雙石一板中橫二人踞飲搔首蒼穹樵子睇眙岩鴿驚鳴荒園初瓶尚無亭臺我招公飲風雨驟來倚松共酌灌頂及腮雨酒共嚥歡呼若雷瀰水舉網旋出輕鯈烹鮮柳下村醪滿甌傒折岸花以當酒籌醉後裸跣隨波逐鷗杞城古臺其勢巘嶫元夕重九長筵屢設火爆薰天菊萸紛折醉歸行歌聲振林樾雪根亭成新雨臺築飲場既就晝夜屢卜花酣月大雨淋雪舞市酤家釀醽啜糟哺厭厭沉酣輿惟君獨世有飲徒號呶醟酗使氣罵座驩兜共工惟君之飲雅人從容當盃摯領持爵旁訴吳牛醬艸蟣蝨處褌惟公之飲瀉瓶若注亦既醉止雜以詼諧狂不傷人溫恭沃若尺則醇醪量匪盃勺飲中八仙竹下七賢公生其際誰當後先我把一盃滴君九泉君如有知當爲啞然

有韻之言能淋漓盡致淡得玉局家法

雜志

按陳思王本傳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墓道久已荒廢迷其故基孫石泉廣文言於康熙■年[]月■日土人于魚山下見一土堆微有磚甃之形啟之得一石碣金篆云陳思王之墓某孝廉乃捐貲修治適某村欲建一觀音廟于山溪中獲一舊碑欲改鐫以數牛曳之不動視其苔蘚沙土厚數寸拭剔視之乃陳思王墓碑也以二牛運轉輕舉復立

于墓上其神異有如此諸小說子建歿爲遮須國王意其英靈固常在人間耶

吾友欒安李煥章象先前身係一老僧其門徒會來省視君自言之甚悉云但降生時如投身火坑片刻昏迷不覺耳餘皆記憶分明君之貌則酷肖一老僧壽七十餘而終閒又降于仇尚書家爲子今八九歲矣然相去不滿二百里惜不能一往省視云

吾鄉人家最重葬期題主有力者丐郡守縣令次則聘林下縉紳先期通問重幣以請至于賣菜求益屢增而後應犒及輿皂務從腆渥至于哀誄誌銘之文用垂不朽者反操豚蹄盂酒以往不則嘖有煩言所謂蘿蔔瓜虀太平車者亦不可得其輕文慢親可爲澆俗一慨也

吾家有二婢其一名富始八歲其一名常倍長矣二人共執爨而薪草諸常曰曷不盜以乾柴富赧然怒于色曰爾欲烹魚耶詢其故則富父乳名乾柴觸其所諱而常姓于益以嫌音報之

也昔人群遥周翼之談傳爲佳話而八歲婢鋒穎乃爾按泥中往愬之對恐難多讓但主人有媿康成耳

有鳥名貼樹皮鷹屬也鉤喙利爪飛疾如隼止則貼樹幹上人不能辨大嘴烏巢成伏卵此鳥伺烏出啄食其卵而遺已卵于巢中烏伏之至㲉仍飼之長成飛去夫大嘴烏至爲不仁而乃爲他鳥啄其卵而仍代伏他鳥之卵而不覺物性固有不可解者

秋雨新晴天宇清曠予獨坐睨讀堂中几上堆古今書史數卷盆植秋海棠一株膽瓶養千葉蓮一枝位置書史之間清芬襲人堦前紅蓼紫薇與綠蕉相爲掩映日影花光摇曳如畫偶臨董文敏行書數行倦則拂枕簟以臥醒而凉風颯然沉疴頓釋雖列子之御風莊周之化蝶其樂無以踰也

單詞片語皆有坡谷風致其見法度處固不必盡在高文典冊也

右玉磑集四卷皆　先君子年七十前後所撰述也　先君子好學不厭老而彌篤歲在甲戌之六月病不知人越月始甦自是貞疾沉綿者九年此九年中夙疴在體發動無時然即頓損眠食加減藥餌而讀書著文未嘗一日或輟也蓋我　先君子生平以學問爲性命閉門屏跡草堂三間雜列圖書史冊窮年坐臥其中手不停披不孝箕佩用以侍口講指畫者無間晨夕每文字脫槀箕必繕錄再三整比伏誦迄今尋覽遺集一追一憶作文時日揚確提諭大畧猶如聞尙皆一一可記述也天乎痛哉大約　先君子晚暮之文由熟入妙停蓄澹博與道俱適借書于手而出之海涵地負之氣日光玉潔之思峻如嵩華盛如江河不須繩削而自合也藥養之日箕濯淪于散帙手裒斷而藏之于篋今年孟春　老母年七十又七頻多疾患居常感念流涕

每恐　先君子遺稿不獲睹其盡付剞劂爲恨白髮老人率諸婢子晝夜紡績金三數鍰因使箕技讐而録之於板外詩槀雜著共二十餘卷以物力不敷尚須後期念不孝箕齒近強仕而身居貧賤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先人卓行奇文未能即表揚而張大之以暴耀於當世豈不愧爲人子也哉康熙壬午六月望日不孝男箕泣血謹識

謦音序

程子有云晝夜者死生之道也蓋言人之不能有生而無死猶天之不能有晝而無夜乃達生之士每不易得石衛尉金谷詩序侈談游宴之樂而忽有感於性命之不永王右軍蘭亭集序備述閒適之趣而未忘夫隨化終盡至嗟悼於臨文然後知貪生怖死人有同情若夫欣戚兩忘超然於修短之外者求之古昔惟陶徵士一人而已所作五柳先生傳自祭文與挽歌詞皆冥心高寄俛卬無慙百世而下猶可想見焉余友安靜子先生賦才通敏博學善文少有盛名于場屋孚君雪園登第後即謝去帖括業閉戶著書不復與外事相關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髣髴萬石之風行年七十神明不衰暇日於父母冢旁自穿兩壙爲其夫婦束身之地各誌而銘之又豫畫後事數則裒然成帙命曰謦音文句疏越意態安閒諷誦一過如讀招隱詩樂志論令人忘其作松栢閒語也是非學古有獲胸懷澹定烏能一死生齊彭殤若此不幾與徵士同其曠達邪先生出以索序且相屬曰樂丘之石尙須煩子它無所溷吾墓也子如有意當令及我之身而見之切切告語無愀愴之色余雖愕眙弗敢遽應然而先生之志卓矣獨是余專愚自守任運騰騰白雪滿顚不知老之將至極天下之無心思者誠莫余若也以眡先生智足周身才能裕後樂天知命委心去留一癡一醒分路揚鑣矣乃彊執筆以序斯編不無愧辭請爲約曰自此而吾兩人所乏者非日先生歲著一書余亦歲一登晚讀之堂次第作序謝過於文用自比於小人可也康熙丁丑臘日同學弟安丘張貞序於[illegible]旅舍

蛩音小引

蛩蟬屬似蟬而小青色爾雅謂之茅蛩鳴於暮秋夕陽聲煩而緊嘈嘈然若繁絃急管之聒吾耳也方其百穀登白露下靈曜西頹桑榆景晚或抱枝而唫或循檐而咽其時愈迫而聲愈疾殆傲人以蓋藏之及時而歲莫之將至乎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予淺愧其無所傳而亟亟以未然者自鳴其有蛩之心也夫故予病中所作生壙銘墓誌銘絮言而總名之曰蛩音物既有之人亦宜然勿曰之微蛩又何知康熙丁丑十月

拙石老人自題

是晉魏人一則致語　風旨曠逸語語卻有寔際陶彭澤云人生若寄憔悴有時僕近耄而瞶矣讀此如冷水澆背　八十一歲老人蔡漫夫識

蛩音

壽光安致遠靜子撰

海寧張會稽昆詒
安丘張　貞杞園　評

生壙銘

歐陽公有言佛家之所謂無生者是畏死之說也道家之所謂不死者是貪生之論也予嘗讀其言而是之吾之生於世久矣所謂飛昇脫離之事終身未嘗一見而大易原始返終之言與論語朝聞夕死之旨所以盡性命之微而通萬物之情其理爲確當而不可易蓋有生必有死者人生之大凡而死而有蓋藏者亦以見生人之貴而以慰夫仁人孝子之心其道固萬世無敝也世之儒者以衰邁晩暮之年往往流於寂滅清淨之說欲以延生而卻死及其不能延且卻也則裴回顧慮而身後之事隱恐而諱言而爲之子孫者亦恐傷其父祖之意而不敢預戒於生前噫亦惑矣辟如遠行客漸次抵舍有人

焉爲之修治庭宇安置筦簟以待羈旅之來歸或亦客子之所樂乎余今年七十病數在死法而不死術者言予有耄耋之壽夫耄耋亦非終於不死者於是暇日建兆營竁數易師而未定予乃意爲營度相土築穴命工和灰沙而爲之廣袤若干去吾父母之墓僅數十步予少而孤六十年終天之憾不能奉養於生前者或可趨承於地下又其地高原膴膴土厚而沃夏秋之交康水西來經墓前東注復折而北波濤洶涌

有江河之勢而南望大弁諸山層巒叠嶂若遠若近晦明萬狀魂而有知安知死者之樂不有踰於生者而吾之故舊友朋經此地而躋眺攬思慨歎夫九原之不作爽然於人生之若浮而物化之爲眞也其悽愴或可以稍釋乎若吾之子孫歲時絲錢麥飯一滴重泉相與周覗乎綠楊翠柏之間知吾之甚樂而永息乎此而悲痛悽怛之意夫亦可以不必矣墳既成吾與兒輩封之爰爲之銘曰旣貞而固亦安且吉是爲拙

石先生萬古之宅

學人之言達者之識至其行文則一潔字盡之

其情婉戀其音疎暢神氣全是荊川

拙石先生墓誌 并銘

歲屆丁丑先生年七十矣甲戌季夏先生病劇幾死而甦三年以來無日不病病而瀕於死者數矣瀕於死而復生或即死或不即死皆不可知先生自度非能久不死者死而人諛其墓不若未死而自誌其墓之爲眞也先生世爲壽光之紀城人自曾祖以下皆以力農爲業至先生父始修潔好學稱爲善士先生生九歲而孤十一母氏見背孑然一身依大父自活十三出應

童子試旋遭亂離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七歲貢入太學自順治乙酉以至康熙甲子凡十五舉而不售於制舉業外間爲詩歌古文辭詩喜摩詰文慕廬陵愛其從容閒雅不事鉤棘心焉好之未能竟學也先生耆書及酒特好臥觀書惟操筆則起就几案又素訥於口不能作談醉後更妄有詆諆以此尤不樂與世接經年兀坐一室滌硯拂几止一童子侍側殘書堆案與貧兒撿校繙繹或終日不聞足音輒栩栩自

適倦則向自鈕閣中撫長松汲清泉看雲聽鳥坐送夕陽使了一日每詩文脫槀貧即隨手抄錄至再至三必無外謫而後已蓋先生既不好結納褰遲晚腕顧影無儔俯仰一室之內即以貧爲友也先生乘興刻佈詩文數種世有議先生妄意於身後之名者自丁未渡江以來遁跡紀南荒村三十餘年無一新知今皤然老矣劉孝標云吾魂魄一去將同秋草神理道盡莫粟何存既已蕩爲寒煙化爲冷月矣而先結想於

若明若滅之名先生不若是之愚也聊撰目前而已先生有薄田二三頃架書數千卷力耕勤讀於其中有以自足而無求於世然亦無所用於世殆莊生所謂不材之木得終其天年者乎故所誌止此而已先生之妻李氏有婦德長先生二歲健而無疾尚難老也有子三人長貫脊仕於朝矣次貫季貫皆爲諸生孫曾孫亦數人不知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否先生生於有明崇禎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於　年　月　日

時葬於　年　月　日　時先生修髯拂拂
今十白其七。素豐頤已瘦削過半然耳目尚不
與人隔足力猶健舉不須杖但每值舊悲發動
即昏瞶譫語。盡夜方醒以此意中忽忽不自保
故自為誌以族知我者並系以銘曰
詩千首文百篇白頭豕烏足傳太拙之石雖雕
鐫硜硜頑質得天全嶼山南峙左甃泉玉光劍
氣鬱芊芊中有幽人萬古眠物換星移幾歲年
誰者酒狂與畢顛行歌來弔紀亭阡

彭澤自賦輓歌甫里自誌生壙達人高致今
古同揆不獨文之高潔也
只以虛景描寫而煩毛栩栩欲動故是誌銘
中別調

妻李孺人墓誌并銘

吾妻李孺人世居壽光之丹泉為外舅龍門公
長女公早年無子鍾愛孺人特甚崇禎壬午滿
兵畧地東省公棄其兩幼女同外姑吳孺人攜
孺人遠避於濰密諸山間避騎突至公以孺人
置岩窖中覆以雪。獲免。抵晚攀緣陟山巔。諸騎
以石齒犖确不得前。皆下馬仰面射。不及。乃息
意返。明年癸未三月旋里公攜家避汶河樓倏
滿兵西歸萬騎猝至匝樓雨射吳孺人恐不免。

授孺人尺組。引頸就縊。無難色。會有解之者得
不死。而鐵騎旋拔營西去矣甲申三月予與孺
人就婚於舅家魏氏樓越十八日而返里門時
濰密土寇羣起聲言欲襲青郡予大父母同孺
人轉徙於杜家邨及壩上瀰水陳氏莊諸處凡
碓磑爨燎。皆孺人躬自力作。吾祖母張孺人曰。
新婦名家女患難中乃能勤力如是。吾家其有
賴乎。抵舍寇焰猶熾村莊皆置砦以守予止一
叔旋以病沒大父母皆老病不良於行獨予與

孺人形影相依于夜課孺人挮而升屋開大聲
人爲有異則呼予出視曰勿張皇恐驚兩老人
也予雅好臥讀夜以亂帙堆枕傍書卷在手已
鼾鼾睡去孺人女紅畢徐起爲整理殘書乃就
寢予又好夜飲漏三四下始休婢子皆熟寐予
踉蹌醉歸孺人必張燈以待曰甕頭物不足惜
得勿爲麴蘖所傷乎乙未春予以　廷試北上
舊業素消質奩不滿百金而囷廩已竭予有難
色孺人曰男子壯遊　帝京但患修名之不立

而惓惓內顧者何爲君行矣予亦慷慨束裝去
時値春饑遣奴糴粟市上屜一錢空橐歸至日
中猶未舉火會龍門公至見尉竈寂寂問故命
僕持斛粟餉之孺人笑曰無煩爾兒已別有計
画矣龍門公故饒給雖最愛孺人然未嘗恃
兒女情相假貸吳孺人屬鬻以簪珥衣服分給
諸女孺人絲毫不取曰歿後栝卷吾不忍持也
孺人性尤強力祀先讌賓皆躬親庖湢恪共敏
速事竣亦無惰容生平非有大疾病未嘗一息

偃臥即病亦從不肯診視曰男女授受不親乃
以手腕試醫人乎其治家尤嚴內外之防門屏
肅然內言不出者五十年如一日吾家產業不
及中人而禮法一遵內則孺人教也予居宅與
自鉏園離門相對或三四歲不一至其地値三
春花時予與諸子儐之始一往觀曰賞花飲酒
丈夫事也婦人何與焉予秋風屢罷稿心不無
少望孺人處之泊如也曰子無須此相與釀酒
過歲寒耳齊俗除夕人家兒女率向父母乞錢

以嬉謂之守歲予於是夕但圍爐飲橘皮酒作
小詩相和以爲樂孺人笑曰是誠佳若於陳粟
朽貫中度新歲則不相宜稱矣予亦爲之解頤
晚年性尤寬和每諸男稍有拂意予爲之不釋
者累日孺人轉頃不過俄頃曰第安之矣吾家
福薄得諸郎已足勿怏怏過望爲也予諸子婦
則畧無譙訶姑婦依依宛然母女相向也而辛
勤操作則非諸婦所能逮去年丙子九月下砌
折脛今冬劣得勝杖猶於日影中率諸婢緝紡

紉綴不少休予曰跋矣老人何自作苦曰吾性固如是也生有六女皆相繼殂孺人曰天遂不憖遺一女伴我兩老人晚景耶雖意極悽愴然亦無過時之痛予與孺人白首偕老追憶疇昔亂離死喪貧苦吾與孺人皆共之矣所未共者富貴耳然薄田老屋瓦盆土銼一樽相對俯仰人世亦無不足之色使其生而爲士大夫可謂安貧知命之君子矣昔孔子删詩而存北門之篇蓋傷人之無賢婦而不能以貧自樂也若予則交謫之言終身無聞焉予壽孺人七十文已畧道其梗槩今摭拾其軼事爲誌夫亦可以覩已爰系之銘曰

吾病而尫汝康而彊誰者後死白首同行吾媿梁鴻汝媲孟光汝爲吾妻吾知之詳吾銘其藏而何容他人之揄揚

偏於極瑣碎事寫得入情外人捉筆必不能如此曲盡

零零碎碎俱是佳事佳語横側皆成峯嶺

絜言

吾甲戌夏六月病不知人兒輩爲作棺椁至丁丑加漆予始見之嫌其太侈然既已爲之又不容悔汝母製櫝畧依此式也

小斂以米珠七粒爲含不用金銀止爲素絹衣單複隨時綾錦華麗之服皆不宜被體吾素倘焚化紙馬二匹轎一乘不用隨俗送紙至於三日大斂蓋棺開筵名客尤爲無謂也

弔客孝帛不見禮經是以服加人也雖在早幼亦不必分給

設薦五七無容隨俗但於七日召僧衆八人素饌茗飲誦法華金剛等經一日彩畫幡帳分燈破獄行香取水之類皆不必行

吾生平肉食結冤生命晚年戒殺自懺見刀俎含血則爲之慘然不懌况於冥化尤宜潔凈凡親友致奠止用神饌茶酒便足將意不用豬羊三牲一爲生者減殺業一爲逝者貪冥福存歿均有益也

言脩薄祭以致晉守古人不廢不知何人剏爲
火餡之名其製以蜜溲麪煠油而成雕鏤奇巧
塗飾丹綠造爲樓閣塔坊之形多則吃一看幾
十之數累工千百誇耀俚俗此物不登食品宛
者何以享受齊俗好奢此尤無謂者汝輩當預
爲婉辭
訃音不及百里外以免往來之煩吾生而多病
慶吊簡略獲罪禮俗多矣敢以此煩遠邇乎休
徵無雜吊之賓仲翔有青蠅之客雅慕斯語非

云矯也
公祖　父母吊奠力爲婉辭柴門曲巷毋膚車
騎克溢也
會葬不領賻儀平生介介之性與財疏身歿之後
不欲以贈遺累子孫也
士踰月而葬或極寒溽暑再延一兩月吾生平
野逸之性勿久淹其柩鬱秘風暘致魂氣不能
舒暢也
輓歌久廢葬日但用僧徒八人鼓吹八人各執

樂器以當薤露其梨園百戲之類皆宜屏絕
明器止用轎一乘馬二匹童男女八人執巾盂
者二執筆墨者二執茶酒者二執香書者二前
用素幡四隊導引生平所須已爲忝竊其餘不
用一物白蓋雙騎門生引送昔人以爲佳話況
在儒素尤宜依分自安也
大門懸白布一疋牌坊方相之類不必設
墓上用靈棚一座不用廂房止設邊牆以分內
外大門一座門內東西客棚四座拜棚一座所

以敬賓外用迎靈祭一道路祭一道俱以席爲
之不宜起脊用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寸
椽片瓦俱非我有況在貧士歿後爲非分之觀
乎蜃樓泡影成毀須臾有費於生者無益於死
者達人不爲也
靈几設尋常所用小端硯一方倚筆一枝古墨
一丸素箋百葉茶酒各一甕盃世俗所用五穀
乾糒之屬俱不設
題主祇懇親友中老成契厚爲之神所憑依將

在是矣亦不必煩　公祖　父母
葬啓內幅祇用一請字標簽螟號易於差謬往
往稱謂之間輕重厚薄每致煩言吾見青郡文
獻之家亦止用一請字印帖甚爲雅妥也
墓銘吾已自作不必再乞名人汝輩亦不用作
行略以飾觀聽人生而僞死而眞勿以危言溷
吾眞也
墓樹三分均齊修治培護且終汝之世後有不
肖子孫粥木摧薪亦不能預計也

湯臨川云分田不分屋聊以示同居分爨不分
書聊以惠群愚吾家瘠田老屋敝帚破甑均分
已久無容再議架書數千卷可令簣兒收讀後
有兒孫能讀者簣兒轉授可也
吾不能與世俯仰於人世一無所合又爲書卷
所愚責成汝輩太過望汝輩爲聖賢之心甚於
公卿因吾少失趨庭之訓過誤多端中夜捫心
愧悔交集意欲汝輩爲完人藉之一蓋前愆耳
諄誨重複遂致稍有觸忤政以老子絮聒太過

也今吾仍以絮言相屬汝不能順於生前者尙
望聽於歿後不然吾必不瞑於九原矣丁丑才
月之交七十錯叟識
高人所見色色不同余尤愛分箸不分書之
意詒謀更淡也
篇中望汝輩爲聖賢之心二語惟先生能以
此語教其子惟先生之子可以此語教令人
爲之頫首

壽壙碑辭

樵石老人壽壙成伐石撰詞以示後人

崇禎改元歲寅月吉日值金龍誕我農室彤弧
新懸单門早似重慶稱觴高堂燕喜時值流氛
豫糜楚蹄二東宴安蔣燕棲匿維孔將軍發難
新城十連虎旅剽掠東征紅巾抹額擐甲揚旍
孤邨星散抱竄棘荊月宿值酉鉦鼙沸騰盧垣
傾陊避徙高陵自辰及申漸免于孩出肆鄉塾
十日九災父困名場身瘵心灰耿躬弱稚連枝

盡摧墳斷篪絕形影裴徊悖悖九齡天崩地頹
凄淚窮秋嚴親厭世阿母誓殉呼天截髮寒燠
再遇慈顏長逝何怙何恃抱景獨立王父衰殘
拊育飲泣就讀渭陽稍田負笈北平大令拔予
壹家鍋傳試藝謝以雕龍彫年念景塞馬來東
萬家一炬燭天夜紅予跳而逃舅氏樓中移砦
瀰湄抄糧丹淚重圍火攻烈焰要戹鼓角競鳴
飛蝗集矢冒烟死戰雷轟瞰起鐵騎驚遁休矣
遙指困守危樓生還故里踰歲甲申闖移明社

蛾賊跳梁黑山銅馬倉皇迎婚攜斧西下甥獻
花林重巒巇巉飢食橡栗石徑覽薆十月冰霜
单衣褸裂冠殲東歸鈇突無烟墮樵躬掇糠粃
晚餐塹壘木醮百室相聯於鑠　大清定鼎幽
燕傳檄三齊薙髮纓冠予雋黌序射策濟南甲
午被放旅經長白秋霖滲漉疲蹇欲走潁陽明
滅飛來暴客揮刃控弦喊虓怖嚇形藥神茹泥
淖蹋躑暮投石村天光伏鬼羣英再試東笥西
杷錢塘巨公擢弁多士春明北遊薊糇馬篚荆

高酒爐金元戰壘高謌天壇論文燕市東都勝
流一別逝水文場屢蹶踆踆狂走西登泰岱盪
滌塵垢大游杯盎諸峯培塿坱圠迷濛青連齊
魯扶桑雞號豬輪吞吐遭逢度落仰叩神姥一
葦南下遂抵滁陽醉翁豐樂一詠一觴橫江問
渡采石停舫黃山歌嘯白紵方洋山沓水匯鱖
肥筍香兩月姑溪詩酒清狂返棹金陵鷄首遂
北再侍櫟下五日函席夜渡長淮惡浪掀掀顛
風怒號浮橋倔仄龍戲蛟饞星青月黑足星長

稍性命一擲歲在戊申心星守檽乎麻初熟痺
暑樓居屋地跳踔驚霆疾驅隤山拉壁一榻無
虞跳下脅級傴傴蘧蘧砰磕掀皺摅地以吁滄
桑遁更夢覺互轉青春堂堂去同激箭虞翻州
屯蕭遠命舛十有五皋跤盤秋荐少遇亂離晚
逢清晏淹病滯疾餘此頑健夙駝艮醖雅慕芸
編拍浮隗俄以日以年望七登陟九仙五蓮歸
懸雙屐自鈕一園雪根亭畔新雨臺前荷簑扶
杖鶴髮髟鬖㟏峯南峙貔水東繞雲門大弁青

蒼綿杳偉長故里俯仰吟眺抱質懷文微生師
表貧同北阮樂似東老茗粥蔆苓暮齒是保遣
溯我祖來自遼陽世系遥遥或云東強我父贇
志我觀國光有三男子長宣玉堂仲躋上舍季
厠郡庠孫曾森森列竹成行追維曩昔縷述疾
首瑣尾顛沛人生常遘大命華除乾坤龍鬭黃
輿震姿萬室投曰二難重逢百年希覯我生不
辰躬罹其疚轉轂奔蹄白衣蒼狗天佑鮮民偃
仰林藪疏圃秋田殘書濁酒負耒田叟行歌漫

叟粱孟棲遲雙蹄眉壽隱約安閑彼著獨厚豨
古茲茲誰者不朽鍾期則無季緒倘有千金匪
貴寶此做帚九原可作抗懷尚友伐石種松幽
宮左右艱難陳詞以敕我後康熙庚辰重陽日
拙石老人安致遠撰

安靜子集十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安致遠撰致遠字靜子一名如磐字拙石壽光人貢生自順治乙酉至康熙甲子十五舉不售卒偃蹇以沒是集凡爲文集九卷曰玉磑集四卷紀城文稾四卷蠻音一卷詩集四卷曰柳村雜咏二卷嶽汇草倦游草各一卷總名之曰紀城詩草而岳江草獨標卷六字似非完本詞集一卷曰吳江旅嘯自序謂詩喜摩詰文慕廬陵愛其從容閒雅不事鉤棘故能不染明末纖詭之習而精神魄力亦未能凌跨諸家

完玉堂詩集十卷

〔清〕釋元璟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完玉堂詩集十卷》提要

自序

晩香曰禪與詩一也禪貴悟詩亦貴悟也禪無名無形相如水中月火上雪從無思議没把捉處追之抄之一旦豁然直達本源乃眞禪也詩有仁義繫風教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必從三百篇漢魏晉宋三唐叅悟其旨趣鎔其精液然後緣情託物性靈流露醇雅和平空明超遠以極自然之妙此眞詩也否則麤心莽鹵支解杜田陰僻軋茁陳辭浮豔禪不禪詩不詩矣夫削鐻者進於神斲輪者務於化神化無方道在斯焉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譆詩文雖小道作者之意固難言也余束髮讀儒書立志入空門讀梵典聽講習毘尼志學佛也於是腰包箸草䩪徧叅濟宗諸名宿蒲團香版孳孳不惜身命歷十六寒暑虛空撲落嗚呼禪亦豈易事哉自愧賦性迂直弗諧於俗欲肥遯匡廬中閒爲虛名所誤蒙

聖天子詔命入都承恩就日淹留鳳闕下杜機任運放曠自如北方鮮學者乃絕口不談禪豈暇隨意之所之自言自語自信自怡澹而靜漠而清調而閑志與道皆化而無方無方則一忘乎其詩與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又寧復必其傳與不傳也哉昔龍門史記成世無其人而自序之陶淵明與顏延年交善勿爲序死而誄之後蕭統序而傳左太冲賦三都丐序於皇甫士安是亟欲

得名之病余非三者之意鏡以自照妍媸難掩弟五十年來竊聆宇内前輩作家緒論及諸素友品隲題詞節錄於前因刪定十卷共千首有奇生平甘苦境遇情事已略寓於其中故自述其端如此華亭張吟樵先生憐余老而恐其散失捐資𩔖木盖知己之高義不可以不書也

完玉堂詩集

題辭

汪鈍翁曰余歸臥丑南小隱屏謝人事借山大師見過乃留結夏扣其本分事甚透徹穩當閒論五家宗旨一一精明云天童密祖一棒是活玄要透頂透底即曹溪一滴也後人知解配合弄巧成拙徒滋紛紜耳出示遊藁體格清整詞旨亦高雅有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之妙略爲點定世有明眼知余非阿私所好

翁蟄園曰借公天分既高行廉志潔又能苦心汲古陶養性靈𨳝題會課往往奪標讀避暑之作直從少陵昌黎奪胎換骨而出

吳日千曰甲子春借公遊雲閒春藻大雅兩社諸子倡酬彌月名譟一時已已過余荒江草舍暢談連夕知法門有獅子兒也及誦其詩菜飯從兒子蒲團絕是非天清鶴孤吹地盡海東流髮爲思山短風從換葛清蟋蟀聲中吟不穩梧桐影下立多時畫手有神同鶴瘞詩壇無主散鷗盟眞得唐賢風調公寓超果寺西來堂有四賢祠供張季鷹顧希馮陸平原兄弟題句曰閒到四賢祠下坐竹風清冷月孤圓懷古之思悠然言外非近時嗽名掠虛之士所可幾及也

董蒼水曰借公才思清麗風襟瀟灑又能苦吟辨體故有創獲之詞多祌來之句杼山清晝不得專美於前

矣

陸我謀曰借山行脚歸結茅西溪同學諸子聮一吟社丹黄甲乙互相切磋所傳乙丑倡和集也借師五古擅場得漢魏體氣五律清遠胚胎王孟七律有錢劉神韻鷓鴣丁卯不足讓也至於七絶雋峭却有風流緼藉之致平心而論誰不折服

毛大可曰髙僧傳中能詩文者無幾弘秀集皆詩僧也妙於語句未能通禪三支二朗講師也唯有支那撰述法門尊宿如洪覺範明教嵩中峰本天如則石屋珙楚石琦見心復至本朝弘覺忞天嶽晝公舉悟空心地得拈花之旨博通内外典籍爲人天師詩文其

餘事焉錢牧齋重憨山集閱從軍作尚多火氣欠醇雅至於近時方外號名通而著述者萬塵滿目難以入作者之室借公徧叅名宿得天童之法印曠懷逸韻託諸吟詠有體製有風骨開闢有力變化自在其蘭亭曹娥廟等什書之屏書之扇頭喜不釋手法海藝林疇能與抗

盛宜山曰詩必籍遊而後工若足不踰百里外與一二繆悠之士摸壁附影其詩安得工哉借師自平陽得法歸讀其遊藁標新領異不屑一字與人雷同三唐兩宋一爐燒却乃知有得於半夜傳心者多矣　又曰人詩俱秀

陸南田曰詠梅花典故詩借公冠軍兩中牡丹一首眞對花說法也舉座爲之閣筆閱太白集天童蛟門蓮花洋諸什洸洋恣肆有鯨呿龍騰之氣又一變也

盧文子曰余年來杜門註左傳闢杜集於吟事久廢矣忽得借公一編捧詠再四心眼頓開如山陰道中繞憐孤嶠遠斗轉一峰迎淺碧膠魚沫殘紅落鴈聲入平陽水繞西施浣紗石雲藏子敬讀書山鐘自萬松隂裏出人隨一鴈影邊來宿陸氏草堂二月草堂逢社燕一春花事到山茶此必傳之名句也即求三唐人亦不可多得我輩當黄金鑄其像以沉香百寶座供養而禮拜之

沈覃九曰士大夫無臺閣丹粉氣山林士無容作寒酸氣學道人無蔬筍煙火氣便是好手借老筆端洗浣得淨機杼組織之工卓然有出頭天外不可一世之概太原傅青主先生見而賞歎不置謂當代禪林第一

王阮亭曰嚴滄浪以禪論詩千古不拔漢魏陶謝以及盛唐白牛上乘也大曆已下逮乎宋元羊鹿等車也借公從儒入釋勇猛精進蚤歲聞道又能親炙作家虛懷訪問善於運化自會稽入都以詩來贄讀其詩如其人信乎鈍翁稱許爲不謬其筆秀骨清造境閒而遠悟性空而靈葢有得於蒲團竹篦之工沃以煙

霞神韻此眞禪河香象也

吳天章曰昭代興文海內風雅宗工在輦轂下者迺不過四五人阮亭先生其一也得紅椒大士詩大爲擊賞手摘其名句入居易錄徵賦西城别墅詩知名士幾及百家大椿軒小善卷洞三峰雙松書屋命意高遠超然不羣眞堪一唱三歎也

沈客子曰同學借公資性貞敏讀書五行俱下便面詩一過能背出五經左史靡弗淹貫髫年脫白每夜禮觀音大士像夢中見大士舒金色臂傾淨缾水灌頂門覺而心花開榮私心歡喜不語人自是學益進文思頓新與余研摩文史上下古今海上雲間同舟聯

榻以及都亭上苑踏月吟花無不同也一日語余曰昨夢舟行清江四山疊翠千里一碧松竹深處有屋數間幽絕頗曰明白菴杖而入徘徊徙倚案上經書皆素所熟習者余曰此湘中名勝寂音尊者舊居也公殆其後身耶爲之恍然

朱竹垞曰向於曹秋嶽先生處閱東湖六子倡和集迺知王柘湖陸叔度趙退之錢稺拙之後其流風逸韻猶有存者借公英年好學才情清俊能標舉頡頏其間壬午過余梅里索題廬山畫卷長歌見贈沉雄頓挫有草蛇灰線之妙即陳居見此亦當割席遜坐故酬以絕句曰方外誰傳正始音誦師長句一披襟試看碧海掣鯨手已覺年來苦用心

洪昉思曰借山和尚分座天童鉗錘衲子手眼精明名喧叢席旣而欲匡廬嘉遯歲癸未

天子南巡名對備問法門淵源　御舟賦詩書擘窠大字稱旨於是千官翹首萬姓懽呼無異青蓮在沉香亭以金花牋進清平調也旋命入都殊非初志余送之曰心欲東林住身爲北闕遊自承清問切難任白雲留竹笠銜梅雨蒲衣換麥秋定知飛錫到新院闢紅樓公留别有徘徊碧溪步澹蕩白雲心偶爾應明詔故人知我深之句江南北浙東西傳爲佳話

顧書宣曰雨窗務閒始得細評尊藁高辭麗句不勝周

賞二查適過傳觀擊節私相品隲謂吾師位置當與石門尊者抗行唐賢如皎然靈澈輩瞠乎後矣　又曰人詩俱瘦

宋介三曰借師居京師最久禪定之餘有京師百詠百者百其題詠也凡宮闕郊廟其詩莊山林名勝登覽興懷其詩靜而閒遠鑒於古而有感於今之世其詩婉以風而謠俗貞淫幻怪之可懲者其詩隱而滑稽至於草木鳥獸方伎釣詭之可怡可愕者其詩奇而葩土產食物情致精切得諷諭之旨足見遊戲三昧不特詩空且空佛矣

唐東江曰寒泉老人直木堂集久爲字內所誦今借公

麗藻軼而上之矣讀嚴子陵釣臺詩堪與范文正公
祠堂記並傳也
余鴻客曰紅椒老人京師百詠蓋彷應璩百一詩勸百
而諷一之義也宛微莊麗有體有則故家弦戶誦一
時為之紙貴余選五十餘篇入神京紀勝集中
孫松坪曰世人多貴耳賤目見其小不覩其大求其跡
不得其真論其世而失其人嗚呼蓋今古知己之難
也曩覺範禪師深明臨濟宗旨以詩文掩姚榮祿詩
與禪俱妙絕以勳業掩吳仲圭書法長短句兼工而
以畫掩借山和尚為弘覺家孫天嶽老人入室真子
乃蒙
聖主隆遇洗鉢京華蕭閒容與覽其製作皆心空及第隨

宜說法也短句有時破無聲花一簾則毘耶杜口天
女散花也恭到殘雞筭金從鍊後真則立雪齊腰斷
臂安心也無心成大隱不識是真禪則碓房舂米夜
半傳衣也寶珠懸不夜金鏡照無塵則龍王稽首天
人送供也花為所生母佛是苦心人則蓮臺接引摩
頂授記也余雖門外漢未知晚香拄杖子其許我否
呂無黨曰借師曾過吳孟舉黃葉邨莊把讀名山集有
聲有色佩服久矣茲於都門接晤往復倡酬大慰平
生晚香齋挂唐六如畫幅真逸品也公題句曰解元
狂狷者筆墨最風流茅屋臨雙澗煙霞自一丘青天

聞瀑布紅葉照漁舟惆悵未歸客蕭閒且臥遊索余
和之明代多才子唐公嵇阮流文豪喧茂苑畫筆躡
營丘遠前凌雲翮還藏夜壑舟名巖開小障擬共少
文遊媿余牽率不及師之堅峭工穩也　又曰人詩
俱老
劉東郊曰昔有人覩日邊五色雲絢[illegible]紛郁光彩奪目
問邵堯夫曰不是詩人得句便是衲子悟心借公曾
應此象
查查田曰余讀完玉堂詩當入楞嚴藏與海內方來學
者為矜式有體製有性靈有氣魄故聲調高有火候
故神韻全有樸致始近古而醇雅有生機則清空而

超脫其斷紋交股連環掉尾伸縮變化歸於自然蓋
其多讀深思浸潤於浣花而超脫乎陶王者也
惠天牧曰借公歸自都門留在埜香居度歲聯牀論詩
頗有水乳之合一夕大雪相與刻燭賦三十韻明日
傳諸好事者顧天山私為評量欲和不能故余口占
曰我詩如翻水千言快一潑君詩類連珠光與玉比
潔怪君工而遲笑我速以拙君為我徐之不然上將
蹶我為君驅之不然手腕脫頷子鼓其傍惆疑輒虛
喝龍文慎勿扛舉重防臏絕氣充調易高情至理自
達我言人不知試問賈島佛　又曰昔王阮亭先生
遊吳望漁洋諸山樂之遂自號漁洋山人借公與余

看梅鄧尉歷珍珠塢至潭東潭西銅坑茶山經旬而返其詩青警澹遠惜乎鈍翁不及見也

張志呂曰諷誦晚香黃琮等集法脉之細追琢之工淘汰之淨蓋由禪悟虛靈故能變化活脫掇漢唐之菁英鎔華梵之膏液可以名家傳世不謂十丈紅塵中有此牟尼寶珠

張吟樵曰讀晚香先生詠菊詩可補騷經之佚

王丹史曰借公尊宿博聞績學志節嶙峋於詩理粹深下筆輒邈然遐寄標韻高出霞表乃者遭逢
聖主格外之知許待詔闕下紀恩諸什已進經 御覽其光氣蓋久已隱隱見於奎垣紫極閒何異廣宣紅樓永耀千秋夫且思清骨健格律精緊雖深自緘秘又烏得而不傳

盧仲山曰余筮仕定陶借公作長歌四章送行雄渾高老直是泰山壓卵矣

陸蚑星曰晚香老人乞假還山以生平詩藁屬余編次刪去八九止存十卷其遊歷南北山川名蹟足跡不翅半天下故其詩體亦屢變而逾新逾奇而高且老也至若遊雁門五臺題清涼石關里謁聖廟渡黃河弔淮陰侯釣臺泛海出蛟門入閩題三忠祠品荔枝上石鼓山過仙霞嶺西湖懷古等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

完玉堂詩集目錄

浙西釋元璟借山

東湖集卷一

獨步

湖上清且曠無人獨步遲笛聲在漁艇鶯語隔花枝絶學師誰訪名山心所期纖纖有新月隨我到東籬

倚杖

飲水有苦志看山生逸情百年同一隙惜哉勞經營黃綺回暮節局促扶攲傾夷齊甘餓死豈爲求虛名我生出塵網淡泊以自寧世事等漚泡毀譽安足驚晚煙沒高柳衆鳥歸其聲伊誰知已者倚杖猶經行

留别陸我謀趙天來

柳暗欲藏鶯依依南浦情平生好奇服黽勉事孤征潮白潤州渡天青建業城相思隔千里鉢底有瓊英

寶華山坐夏

寶誌當年曾卓錫一山高捧妙蓮臺吾師神運開金剎與佛傳持演木叉善虎守門能返盜（得戒見月老人中興寶華有巨寇乘夜入山見一黑虎守門回心潛退）毒龍稟戒忽移家我來結夏登初地（山有歡真嶺）坐斷人天路萬差

元宵後一日鮑聲來招同人集古松堂分得駡字

昨夜燈作市蹋歌鬧鄰舍今宵雨遶檐其柰冷坐者忽愛桐石君開筵續佳話欣然便赴之屐折泥沒髁翠濤起古松疑在黃岳下雖一觴一詠七人皆可畫列戶封醉侯敦槃立詩霸東西巖壁壘出入多魚雅白玉琢筍梢紅鹽點菜把新蒭下豉滑脆餅雜酥打玩俗日逾變人事足悲咤我欲作達語舉座幸見貫道德至周孔文章若屈賈未能逃讒謗欲殺何況駡東皋消息好及時宜游冶煙柳絲絲長江梅樹樹亞半檝舟可呼五花馬堪借蒙莊不云乎天地蘧廬也

春雨

三三碧柳孤邨失雨雨黃鸝並坐愁沙尾沙頭侵纜沒漁人橫却兩三舟

飛飛燕逕花間羽灕灕溪爭屋後聲斷送韶光過穀雨牽留詩債到清明

鮑聲來約往陸氏匯遠艸閣看梅雨阻却寄于甘山居士

挑燈聽夜雨躡屐怯春泥孤負梅花約飄零艸閣西白雲愁渺渺芳草夢萋萋寄語高眠客新詩何處題

武塘吳文昭爲余寫行脚圖戲贈

人物名家舊姓吳一枝神筆近來無趙州故事誰相委寫我青山行脚圖

眼多青白面無文鶴骨何妨瘦幾分竹笠芒鞵多逸韻超然一片入山雲

霜華欲白月輪低隔水思君玉觀西哦就小詩聊作答
爭如孔雀換山雞

病中陸話山先生見過

啼鴂聲聲蠶欲眠亂紅飛盡夕陽煙假饒留得殘春在
看到荼蘼也惘然

寄沈尚廬居士

秋來病起有遐思新月如弓未滿規蟋蟀聲中吟不穩
梧桐影下立多時瀟懷應向名山放微尚難教俗子知
為問雙松沈居士金芝之采得好貽誰（尚廬自號雙松居士方游金庭歸）

蓮花寺贈訒公

金碧蓮花古柘提（梵語柘鬪奢提此翻柘提即十方僧義也）重來猶認舊吟題一莖

草上瓊樓現半偈持來寶月西新筍脫棚香飯美高梧
欲乳綠陰齊黃鶯也解人情好水柳陰中恰恰啼

永乖精舍避暑五首 有序

癸亥六月朔借山道人買山無力焚研未能感歲
月之遄流懼菁華之頓瘁遂攜笈書瓢笠避暑永
乖精舍精舍距城南方十里其鄉深靜淳朴道人
樂焉昔者支遁沃州龐公鹿門固已矜賞得名若
一歸真適蓋無差等於是寢食就閒昧爽增興塵
憂乍遣炎躁亦忘雖無崇巒孤島延景登覽而清
溪抱門板橋分野茂樹蔭日叢篁引風道人或禪
餘而讀讀罷則咏曠然悠然皆得乎性情自然之
樂爾乃雨來西嶺月在東皋追涼舒嘯輒成短什
聊示二三知己知余志之所在耳

松柏老岡巖萬萊蔽原隰萬物得其宜高低不相及而
我懶散人詎能事汲汲愛茲淳朴鄉有似水就濕時乃
蟬始鳴火繖張赫熠幾束破古書任我歌復泣吾生也
有涯明年已三十俛仰天壤間所學赧未立幸退煩懣
區頗容警悟入長嘯晴宇空南山蒼岌岌

偃臥東湖濱忽忽夏之半猛攜布被來渺焉成傲岸老
農亦何意歡顏趨相看媿彼葵榴花灼灼當窗爛清川
曲且滚游魚食（去聲）可玩樹接東南邮橋向西北斷禪暇
閱耨耔辛苦背流汗一片太古心斜陽牛笛亂

寒玉一溪水綠粉千竹林風從水竹來吹我蕭散襟偶
讀陶公集字字氷玉音弗食折腰米但蓄無絃琴欲卜
南邮宅樂與交素心遠老愛其真一笑過溪陰社中多
高賢異苦實同岑寥寥向千載斯道無人尋

縱閒晝屢眠戀寂夜靡倦墟落涼月高手拋蕉葉扇娟
娟翠篠叢清陰風不卷時見爭枝鴉啄下離乳燕玉繩
抹片雲銀河挂疋練二三同心友念許久隔面未寫數
字知攬衣徒繾綣

形神日益充魂夢曉易省往往披葛衣淨爽鐘前領追
續夢中句微哦四壁靜西庭新桐枝猶挂殘月影憶昔
南僴棲亦嘗會此境寂寥得妙悟衣裳至今冷吁哉熱

世人塵鞅爭馳騁那覺百歲身銷鑠在俄頃

避暑邨菴張輪上牧霞同過

余性不洽俗落拓非凡傲豈唯避暑故田埜諧夙好竹牕有微風攤書訢衆與午巷聞犬聲扁舟故人到驚起倒我衣相見各一笑佳興超孑猷孤標媿安道刺篙忽别去獨立波浩浩髙柳餘夕陽空邨但蟬噪

幽居 竹陰楳書先生

綠柳千株竹一叢山樓開敞碧湖東髙眠偶聽竹間鳥緩步時迎柳下風采雨試茶分小鳳臨池戲墨有驚鴻幽居自覺成迂懶得失年來任塞翁

瑞華練若寄韻師

新筍掀泥豆莢長邨南邨北菜花黄㭊簾養志無餘策惟有栽田博飯强

人間到處苦風波遁跡知君樂事多九朶好峰當户立一簾細雨聽農歌

讀完海藏三乘紙坐斷凡心一寸灰留客竹間黄鳥囀剌船溪上白鷗來

竹衫

誰翦湘南四兩雲珊珊貽自洞庭君裁成半臂寒霜影著上全身秋水紋汗貫綠珠圓乍溜風吹碧玉細堪聞不勞蕉扇重揮拂把卷桐陰暑自分

送顧雲馭廣文之太平

絳帳南行吾道東錢唐江上鯉魚風百年儒雅推名世三絶風流屬老翁天姥開游聽虎瑟石華戲採躡蛟宫李白夢游天姥吟虎鼓瑟兮鸞回車謝靈運有揚帆採石華之句來春擬著謝公屐華頂同看初日紅

東湖竹枝詞

東湖名鎮古嵩湖地劃天開水一區鴛鴦荒落金牛盬東湖由來天下無

老僧栽柳夾雙隄映水千絲萬縷齊留得金衣公子坐更無人處盡情啼

湖東煙莎戲白鷗湖西人家並畫樓三春三月好天氣載酒徵歌湖上游

女墻不隔九煙鬟日出根頭有獨山安得祖龍鞭子手驅來湖上浸潺湲

端午湖中弔屈原龍舟競渡躍龍門煙波占斷鬧簫鼓驚起鷺鷥過馬園

漁舟愛泊煙寺傍柳間晒網隔紅墻消受湖中好風月賣魚買酒勸郎嘗

四寺鐘聲送夕陽弄珠樓在水中央凌波仙子試羅韈不是珠光是月光

鸂鶒洲邊荒綠蒲釣鼇磯畔白蘋多秋風秋雨秋水闊聽郎處處采菱歌

西來秀水清若空東接松江潮汐通霜蟹擁來八跪紫

鱸魚網得四腮紅分湖蟹殼紫而美松江四腮鱸東湖近日二者俱有焉

雪光照澈凍玻璨水鶴雙棲瓊樹枝報本墖中看絕景
唱儂湖上竹枝詞

題弄珠樓

東湖湖水九龍趨爭弄圓明一顆珠山色四時臨畫檻
月光終古在氷壺鷺鷥久立梵鐘起楊柳纔眠釣艇孤
名勝却留偏小邑品題可惜一人無

宿寧慶寺寄施端臣

萬竹團精舍雙扉隔水開是君讀書處笑我挂瓢來悄
悄碧雲合翻翻黃葉堆相思不相見殘月與徘徊

重過賢溪精舍贈同岑禪師

賢溪古練若竹色漾琉璃余昔相過數年來有夢思老
應歸舊隱閒可寄新詩若問看山興過頭拄杖知
先生今碩果當向古人求愛客捻書賣談禪倒峽流白
頭山社長黃葉寺門秋款款篝燈話離愁載一舟

中秋夜題煙雨樓壁

白蘋風細灑單衣玉笛氷絲悄不飛底事苦吟還久立
清光多在釣魚磯

文可師西齋盛宜山項東井見過因談曹倦圃
侍郎舊事得聲字

獨游愛趁半冬晴復此西齋小坐清黃菜共嘗霜打味
蒼松時作雨來聲易逢剝卦葆光好詩到驚人華髮生
因歎當年曹倦圃論交方外有深情

黃鸝二首 似杜湘草

新晴碧柳著煙輕並坐交鳴最有情記得酸風吹箬笠
段橋陰裏雨三聲

桃花如雨草如煙第六橋邊劇可憐分付江南飄蕩客
不須更唱鷓鴣天

范少伯祠在金明寺中

嘗歎知幾范大夫勾吳爲沼肯踟躕扁舟紅粉載將去
滿斗黃金鑄得無花雨斜陽留古寺菱歌新月起明湖
會稽自昔維桑梓檇李漢屬會稽郡知有精靈托此區

陸坡星移居

奴肩書籠婢驅雞一片青氈手自攜正是春分花照屋
杏梁燕子築香泥
拓治垣堵思栽竹掃擋鑪鐺好試茶一事天然徵孝友
古香留得紫荊花

沈客子徐啓遠放舟見過約游雲間柳下步月
得經字

山寺黃昏門未扃故人相見眼能青欲乘他日尊鱸興
且宿我家鷗鷺汀月色蒼茫同水色柳形瘦弱似人形
吟成擊鉢催相和懶散年來語不經

一覽樓

未放九峰舟先登一覽樓天清鶴孤唳地盡海東流佛

土由來淨神仙不可求松風和梵籟滌蕩客中愁

董蒼水孝廉濠上雅集同趙雙白陳彦達范武功沈客子徐啓遠分柑字

新蟾新柳影纖纖掩映濠梁水一簾名士從來能好客佳晨正好劈雙柑敦槃自昔聲何盛詩體于今論少嚴欲訪機雲讀書處明朝杖策九峰尖

王維士松風草堂同春藻堂諸公分降字

松風謖謖度銀缸卜夜爲歡笑嬖雙（紀實事也）詩虎漫從深穴鬬酒龍偏向老禪降三分花事紅消雨一座家山翠滴牕（維士有別業在佘山堂中列佘山畫屏）

信宿樂郊草堂賦贈陸孝質孝穀

頑陰不散雨絲斜愛讀奇文過陸家二月草堂逢社燕一春花事到山茶鄰雞屋角聞堪舞蠹卷牀頭課有加自是機雲好兄弟門才江左最清華

姚吉聞梅花下同大雅諸公賦得皆字（兼送陳葯文之廣陵）

春風蘊藉入奇懷梅下聯吟事可皆屈鐵著花疑畫稾涼蟾似水浸苔階客游澹宕愁俱失地主清眞話亦佳忽漫風前吹別調紅橋芳艸是天涯

西溪結茆奉酬蓺園翁先生

入山媿未入深山黃茅一把叢翠間埽花飼鶴起我早了無別事分餘閒西溪溪水白於絮舊是先生垂釣處茶煙竹粉滿溪香不礙輕鷗自來去

李辰山隱君移寓西溪度夏用韓昌黎新竹韻兼簡陸曠菴

竹風生夏涼林塘杳而闊平疇潑秧浪侵上芧衫翠吾居苦無鄰老樹得三四豈曰懶納交薄俗工巧媚君攜書卷來旦夕疑縮地荷衣紫鞾冠古人接坐次彌堅桑扈心寧灑嗣宗淚幸不厭清狂莫逆笑相視

初夏陸雅坪先生同沈南疑過訪次答

牽茅剪葉似鳩窠亭午驚傳畫舫過岸幘風流惟學士荷鉏苦行是頭陀身閑那覺乾坤小世遠從教日月磨爲問雪堂佳話在再參玉版意如何

西溪雜詠

剪去青蒿剩綠苔破煙滴露曉分來秋香天與幽人享先向籬根落落栽（分菊）

梅雨初晴鳩一聲長鑱俊健任勞生牛脣鼠耳尋常物要作山廚瓔珞羹（鉏菜）

甘露明珠降自天方庭素布采涓涓不勞阿段雲中汲松子松風手自煎（采雨）

顧渚朝陽遜夕陽淩霄峰亦勝焦坑紛來座上多名士殿最梅花片更香（試茶）

梧陰如水夕陽斜乍愛涼蜩響碧紗一往清高多苦思不知佳句落誰家（新蟬）

脆玉甘氷顆顆圓阿戎好種未能先於今荒寺無多子

愁曳青筇問野煙（槜李淨相石佛二寺産者佳近苦官吏科擾斫伐殆盡）曲曲朱欄陣陣風鮫人香淚滿花宮并刀剪取今成串誰道西溪衲子窮（珍珠蘭）

嫩綠涼棚萬角攢曾看持節白頭官近來自覺吟肩瘦爛煮人參當晚餐（羊眼豆 白花闊莢者名人參豆）

得張牧霞萊州信

憶與君別時柳花春欲暮忽驚改素節桐葉下寒兎獨坐池上吟難尋夢中路萊州青澥東茫茫隔雲霧遙望之罘山一葦那可渡涼風天末來賓鴻傳尺素淒絕羈旅懷纏綿相思句平原多高義君乃兼親故匣中龍泉劒拂拭光始吐老我東湖東一枝栖倦羽何時賦歸來共藝蘭菊圃

寄董蒼水孝廉

高卧城南傍芋區應門謝客有長鬚公車嬾上萬言策齋室唯懸五嶽圖病起釀成竹葉否書來看過杏花無學仙莫學孫思邈貪乞雄黄不丈夫

晏元獻（詠梅分題）

晏公崔蔡流文章頗典贍策足立要樞事業亦磨閃諫張（齊賢）直可嘉薦范（仲淹）賢不忝迫草丁謂制未免心有慊爲園擬平泉栽花購奇豔中有梅一本朱砂所烘染獨立施盛妝衆美同時掩杏蕾憨且騃桃靨俗而諂海棠雖嬌癡貪睡無由砭佳晨供讌賞閑情劇宕颭火齊辟

夜寒珊瑚騰曉燄香卷吹蓬樓光照吟詩箄惜哉少曠懷寶之過琬琰蕆蕤謹隄防風雪費點檢（宋時紅梅絕少晏公園一本最秘重不肯外傳有客厚賂閽丁天下始有二本）奈何嬋娟子褰裳闖門鏊文君奔馬卿紅拂衛公占到今草草人攀折滿荒店

吳仲圭（同前）

鐵骨凌歲寒冰心守孤操梅花如道人道人宜爲號落落吳仲圭奇服雅自好何爲碑上名居然以僧冒吁嗟乎有生寄托貴遠與身後一抔土劫火竟不到（仲圭自題墓碑曰梅花和尚之塔元兵到處發掘獨以僧塔得全）襄也游武塘墓隴獨登造清風吹佛屋香雪無人埽當其有元時黄倪同素抱餘事託筆墨山澤互高蹈俗眼那能識窮餓蛙産竈千載無虛名難與妻孥告（仲圭與盛子昭望衡而居乞畫于盛者幣帛塡門吳蕭然屢空其妻誚曰一等作畫彼何得價而君不售也仲圭慰之曰彼雖目前得趣千載後我貴重而彼不値錢矣妻乃笑曰生前不能救飢身後虛名何益哉仲圭笑而不答）嘉禾八景圖價重等魯郜（此圖真定梁玉立相公以千金得之今歸戚晼矣向在都門賞鑒之）詞旨頗清倩書法極雄鷙無錢未買歸摩挲空懊惱我具愛畫癖作詩示傾倒年年梅花開吟向梅花老

朱文盎見過論詩

秋竹梢煙綠晴波漱寺門詩人愛閑冷艇子掠沙痕天上雲霞麗山中氷雪存平生苦心事今日一披軒織錦何妨麗鏤花未是奇古來作者意近代幾人知孤影看雲葉寒香戀菊枝奚囊有佳句鄭重肯相貽

過沈覃九郵居兼別次山

昨在徐溝種花縣與君絮語每更闌人如瘦竹詩如雪
慚媿彌天釋道安

芒鞵走遍江南北二老風流何處尋春艸倡酬射堂好
煙篁郇徑鹿門深

商量結隱清溪上却是多情爲嬾殘今日刺船彈別調
蒼葭白露鶴聲寒（覃九谷南有田一區許余結茆其上）

同叅晦石禪師聞法天目喜而却寄

霧豹埋藏二十年一朝推出自人天好提大覺（玉林和尚封號）無
文印丕振高峰透頂禪法道東南今斫額門庭冷熱且
隨緣同條落落君知否一曲滄浪放釣船

題魯得之松竹

畫家法與文章合意有意無妙不傳憶在西峰明月夜
松絲竹影伴枯禪

朱買臣墓（在東墻寺內）

花宮留古墓過者必興歎時運行來晚飢寒逼亦難一
枝挂羞婦五馬作高官世態皆如此松梢落照殘

送張望之赴辰州

歎子才力健且爲荆[illegible]游舟隨楓葉下吟過洞庭秋地
瘠政應簡主賢客不愁丹砂煉成藥能寄一圭不
聞道辰陽郡書藏烏速山到須蠟雙屐捫日歷孱顏鴈
影衡陽斷竹枝湘女斑遠遊消壯志應莫視刀環

開元寺禮石佛像

清晨汲寒井碧花掌三盥吳中寶石像爲瑞世所罕遂
懷一瓣香尋禮不暇懶穿街入古寺雲深幡影亂我敷
尼師壇七條亦偏袒兩佛若弟兄並坐秋月滿稽首蓮
座前乃作帝珠觀贊歎希有尊示跡何浩瀚浮海辭竺
乾得得來震旦現以堅固身劫風吹不爛頂放五色光
赩熾亘天半能使蒙昧者覩之心花燦老僧猶能言碑
綠銀鈎斷要非大有緣安得常繞看但見佛熙怡天花
晝飄散

病起簡陸艾盧

世上原無不老藥病餘直是可憐蟲甘蕉葉大月常碎
苦楝花開春又空希古只尋埋照地尊生孰與讀書功

却思小陸强人意定畫烏絲賦惱公

南田柳枝詞

春光占斷屋東頭萬縷千絲一樣柔不似灞橋無所主
與人攀折替人愁

長條只合繫斑騅細葉還將畫黛看待到春深桃李謝
綠陰陰處聽黃鸝

碧池一曲繞紅欄要鬬詩才覩雪團倦舞腰肢扶不起
和愁眠在釣魚竿

雨中牡丹（南田雅集分賦）

國色花爭放相看雨亦宜多情向詩客著意洗臙脂亭
角溼無語研邊低一枝蘇華應早悟不在落紅時

重過清溪似東樂南渟

路向鷗羣覓涼風吹白蘋溪光清十里只著雨詩人瓦屋東西住池塘唱和新門前山色好相對自忘貧

陸鶴嗒廨西書屋招同人集玉蘭花下重舉洛如吟社

乍霽輕陰亦復佳忽看紫燕拂簾斜幾窠秀絕錦苔石一榻香分玉蕊花病後詩懷逾平澹方來社約要周遮力追風雅千秋業我老猶能逐渥洼

葉笠亭移居

匡家兄弟結山廬一氣成仙凌紫虛愛爾移居南郭近往來好借枕中書

藥名遠志慣爭强空谷幽蘭分外香塵海茫茫多噩夢幾人得意賦長楊

一灣水似瀼西偏近局招呼樂事便知復苦吟吟更瘦曉風殘月不曾眠

送沈茶星赴辰州用南渟韻

莫謂荊蠻遠籤程秋正中山花疑織錦江水似磨銅交澹味偏永愁催詩欠工無情綠帆影吹飽白蘋風

二酉藏書穴官閒拟日游從來明達士不用賦離愁錦瑟宮亭夜碧雲銅柱秋他年好事者應搆一詩樓

印綬腰懸久花前醉不辭（茶星歸里一載未赴任昨于南田牡丹開時始得暢聚）洞庭南少鴈何以寄相思臥化蠻溪俗行歌司馬詞九峰有佳處

種樹莫敎遲

陸淮左書齋疊石初成招同人小集和東坡假山詩韻

城南池水碧玉環陸家書屋勝於顏（唐時吳中顏氏林亭最勝陸魯望過賞有詩）却摹迂老數拳石位置淮南三品間細雨藝蘭詩袖溼新桐引露琴牀閒好約良朋作吟課誰云海外有神山

寄焦南浦居士

南浦焦居士高風世所稀泥塗視軒冕荻雪閉柴扉大海漚原幻空宗義自肥蒼葭流白露鼓枻問漁磯

樂土眞堪羨聲聲西日新花爲所生母佛是苦心人玉臂來摩頂金堦絕點塵蓮臺虛上品切莫讓遺民（焦時尊修淨土故以此勖之）

留別蒼林師（時余將入都）

環蘆（齋名）黯淡燭花紅不定身驚夢寐同君臥南雲如越鳥我銜北雪似燕鴻隴梅折去鄉心槙官柳攀來客淚空珍重東林蓮社約綠帆一片畫圖中（師宛平人）

沈客子招過紅豆閣話別同徐竹田孫嘯夫時沈入都徐赴楚中

多怪當春離別輕驪歌淒絕此時聲揮將雨雪風花淚散作東西南北情香艸擷來憐錦瑟長楊賦就浥金莖蕭然無繫孤吟笠打疊煙霞老一生

題沈南渟畫扇

南浮詩格最清蒼餘事倪黃頗擅場九朶青峰如抹黛數株烏桕作凝霜

題沈東表小瀛洲釣魚圖

屠牛牧豕漫干時貨樂紡毛亦懶爲好是煙波浮艓子一竿自在作漁師

東湖東畔小瀛洲荇帶蘋花聚白鷗赤脚科頭穿校衫樵青吹笛坐船頭

題屈東萊蕉軒聽雨圖

屈子英妙才深心乃尚古葱纕紉蘭佩風騷繼其祖緣情麗以則比物不旁午忠孝藹餘蘊芳華燦雜組懷瑾而握瑜馭虬入瑤圃董帷晝靜下鄴架手撿點有時觸幽思吟聲出環堵軒外翳綠蕉愛聽疎疎雨清襟於焉披明珠忽然吐寂歷生道心迢遙夢天姥獨立咏九歌茶煙飄一縷

陳耐菴喬梓見過

吾鄉數耆舊望重太邱公舟泛鷗波白詩題柿葉紅菊香清滿座雲誼薄層空宅相三魚美追風一驥雄分貽龍井荈飽擬葛仙翁（羅浮有葛仙米）吟向蓴湖水東流情未窮

名山集卷二

浙西釋元璟借山

雜詩

大道體無枝人生究無根矧我生叔世抱志尤恐昏志雖各不同所貴端其原聖人既緬邈願尋聖人言碧帷五色絲欲繫羲氏轅青熒一穗燈毎驚霜雞喧綜窮六經委破碎諸子蕭鄙哉章句儒疇知孔孟門墳索眼雖饒不礙鏡上痕獨抱耿介分慰此淡泊存安得浴沂子與之同討論

東風吹輕雲遊興忽復狂紫瓢綠玉杖俶我五嶽裝南登石頭城蘸筆題鳳皇金粉弔六季煙月空垂楊復躡闔閭墓閒花冷石床截江探禹穴金簡愁埋藏搔首越王臺霸氣餘夕陽衣拂天姥翠赤手摶扶桑鶴背一聲嘯海底塵飛揚男兒負壯氣汗漫殊未央俯視拘俗流蟣蝨堪悲傷

詩亡王迹熄風氣盍繫之婉轉三百篇哀樂情自持靈均變其調六代飾其辭聿有陶淵明泠泠松柏姿形神自解會枯槁道在玆猗歟浣花叟體格吾所師昌黎振勁筆激發議論奇天葩付肴山波瀾恣戲嬉小愛劒南手札札弄機絲有如四時序榮瘁無端倪今人不知變爭唐爭宋爲

交交雙黃鳥其音和且載灼灼木蕣花顏色令人愛豈
無一時好以充君子佩許與等僑札思企若王戴投膠
喻莫齊刎頸事可逮殊謂竟不然谷風生虎背雪舟興
已闌縞帶歡何在灩澦口吻間太行手掌內曰余鄉閭
人鵠飛頗知退潦倒七不堪遑學巧媚態高揖浮邱公
謹謝齷齪輩
丈夫既超世滿懷惟氷炭味道得至樂斷臂師可粲香
消禪板餘時復一染翰江月分清寒碧雲剪靡爛軏微
阮步兵咏懷善舒卷宗簡慨運衰天桃感節換偶然及
搴搨行艸叅相半剡藤流雪光龍蛇走虛腕慢綠簾外
墮妖紅硏邊亂自笑癖未除譬彼柳下鍛身閒物可託
情達理自判
自入會稽山雙眼颯蕭曠狂歌蹋蘭亭題詩筆家上風
流王右軍蹟在心焉嚮眞本不可購倚雲色惆悵吾師
寒泉翁允是宗門匠餘事迺臨池直輩晉人行舊藏修
禊圖暇許一相賞紫綸巾欹側白練裙飄颻水聲竹影
間話笑雜少長亭中有主人灑筆神昶朗生死悟一致
千載孰能抗

舟過禾城不及晤盛宜山居士却寄

春水如油滑春帆夕照懸相思若鷗鳥咫尺隔風煙香
閣南湖畔齋心古佛前蘭言標短帙甘苦與誰傳

惠山寺品第二泉

山水洵有緣茲行愛風便帆俏五兩輕百里如劈箭爰
訪惠山泉先游惠山院惠山青崔嵬泉聲繞殿轉華栖
吐雲霞朱甍映藻茜古樹發新綠竟體裹蒼蘚徑造泉
上亭鑒斯癯仙面渟泓寶方滿小汲瘦瓢濺碧乳花尚
浮寒玉香不卷一酌已灑然再漱冷然善平生淡泊腸
盡化為氷霰昨過楊子江中泠渾莫辨僧寮曾瀹試虛
名怪獨擅鴻漸昏老子舌本何其謬錯品落第二千載
徒扼腕況我枯槁人回首重眷戀定攜折脚鐺住老龍
山磵竹爐煑松風雪甌點秋片月取三百斛日與詩魔
戰

南磵夜坐寄槎菴晦石二禪師

四山雨乍歇一月挂東峰此夜羈栖客相思幾萬重雲
開泉落石琴罷鶴歸松法社多狐踞誰支濟北宗

西湖懷古

獨向西湖湖上吟渺焉懷古已情深忽看細浪沉漁笛
猶聽殘鐘出鳳林白塔有幢惟宿艸青山無樹可橫襟
侍郎祭後宗風絕秖賸閒名說到今
南渡江山付淚痕一抔土覆北山根中原不朽孤臣血
沙漠難歸二帝魂梵老拈香寒雨散健兒吹角暮雲昏
珠襦玉匣今誰是愁聽啼鵑過墓門
處士風流安在哉崖根亭角小徘徊殘梅數朵倚闌笑
孤鶴一聲過嶺來天與湖山成逸品詩從水月換凡胎

相傳竟作神仙去却是神仙亦愛才

墓道森寒祠宇空整衣曾謁左台東可憐浴日補天手
不敵排門破壁功松鼠畫翻苔瓦碧杜鵑春映石麟紅
由來精爽歸元化呼吸煙霞有夢通

李唐選佛古珠林清畫江潮捲梵音峰亦緣多飛不去
泉因心冷坐來深蓮花擬向雲邊摘桂子猶堪月下尋
照眼金泥新換額游人知是翠華臨

十二橋籠金縷煙風流想見兩詩仙經營山水簿書外
點綴亭臺几研前款段穿花迴玉勒畫船乘月蹙氷絃
我來處處成追憶鳥跡蟲絲幾悄然

龍井

蕭晨理孤筇千峰若新沐參錯風篁嶺玉龍驚飛瀑乃
撥白雲路崎嶇到巖腹巖深雲亦腴中迸此一掬涓涓
流石脉乳花涵淨綠噴作晴壑雨珠璣灑萬斛眞龍杳
不見但有蝌蚪族翫而思呪之脫復示伸縮雅愛稚川
翁到處抉泉目煙老丹竈荒渴飲來麋鹿墻陰准海碑
剔鮮再三讀妙絕南宮書仙骨無凡肉顧我抱孤癖芒
鞵幾往復洗耳破寒聲短謠鐫修竹

南磵六詠

跳珠懸實碧花鮮點滴聲從石罅穿顧我軍持亦瀟灑
重來洗耳十三年（法雨泉）

魏然一髻出雲松日日開簾挹笑容若使青蓮當日見
不輕許可敬亭峰（螺髻峰）

層層貝葉大波瀾繞案千峰滴翠寒假我客中閒歲月
添香換茗盡情看（藏經樓）

嶄然青壁閣玲瓏自是飛仙結構工多少癡人符夢夢
我來笑破白雲中（符夢閣）

抹黛塗丹丈六身坐空劫習歷窮塵愁來落落與之語
可作忘年一故人（佛日巖）

千章嘉木晝陰陰九折溪聲瀉玉琴幾度倚笻同鶴立
空香寒翠滿衣襟（九溪橋）

椶鞵

老大重行脚蹤蹟頗瀟灑白門而虎林自春忽復夏偶
躡南屏翠妙手遇作者與買一緉歸青錢三百借云此
天目椶割必過霜打漬以西湖水絲絲帶香把㲉面波
紋淺兜跟雲片亞十日織半隻不足還繼夜年來困泥
塗蹩躠甚無藉冷塊橋上納遠羨天邊化革屣太粗重
芒屩欠風雅愛茲煙霞具本色稱山埜攜之坐松根凌
霄黃未卸一笑就穿取風雨來脚下人生貴適意俗物
多足咤舉止既輕爽登臨欲騰跨今得已雖晚畫中幸
先寫（甲子春武塘吳文昭為余寫行脚圖小影椶鞵竹笠頗有逸致）竹杖欣有朋宜鬬蓮花社閒
吟竟成篇未用擬陶謝

西湖竹枝詞（四首）

段橋一段可憐春草似裙腰柳麴塵明鏡不流山色去

畫船多載醉歸人

鄂王祠上夕陽西于公墓下杜鵑啼莫話南征與北守

雲消雨歇兩峰齊

紅橋曲曲放生池春水初肥春日遲何事繫人情最好

金錢買餅飼魚兒

煙紫莎青風力微紅燈水面酒船歸阿誰好唱伊涼曲

驚起鴛鴦相背飛

登吳山第一峰

山色蒼茫江霧黃偶來絶頂振衣裳一絲横笛捲風葉

十丈危潮撼石床鴈聚寒沙殘壘在馬嘶秋草古墳荒

江山消盡英雄恨贏得閒僧送夕陽

立秋

獨客愁難理況驚此夜秋新涼侵夙枕危葉墮山樓節

物鬢邊得鄉書夢裏求青鞵與布韈已決剡中游

和東坡破琴詩寄吳廣文岱觀丁祠部葯園吳

徵君慶伯

龍脣尾雖焦泠泠音已足飾以季子金軫以和氏玉當

無知者賞仍是爨下木古人念同調千里歡相逐渺然

秋水上刺船亦不俗何用破琴爲破琴寫心曲

九日偕法弘禪師梁朴翁覆千樹子登中台山

游伏虎巖精舍清泉修竹深泠可愛

佳節如佳客邂逅興不閒愛此落帽風吹上中台山天

宇既昭曠江潮白未還清飇振木葉强半作醉顏嶺背

一以眺復尋深竹關細路折危磴佛屋冷翠環插檐多

怪石與語何嘗頑小坐詠綠雪飛在茗椀間同游有濟

勝絶頂催前攀一笑望高鴻寧計旅鬢斑

由伏虎巖取道三台山登南高峰絶頂

整策遵往路三台若連巒南峰所發脈森峙各得位是

日天氣佳疊巘弄晴翠一綫穿鳥道不敢掉頭視振衣

登其尖稍決平生觜了了東神山三點如丷字江光白

於刀劃斷吳越地西風江上來千林起萬吹笑指海門

潮倒捲夕陽紫越嶠青連娟久矣勞夢寐行將傳輕鴻

抹到台宕止老僧類近道壞墻住作寺開墻分半座瀹

茗談故事曾傳龍山讌孫孟恣嘲戲何似陶元亮把菊

籬下醉我本蕭淡人碌碌無奇思搔首感歲月欲下嗣

宗淚煙霞涤夙疾舉世莫能治良辰與好友登眺情堪

寄詎可忽此游擘窠壁上記

下南高峰歷無門石屋諸洞尋演福山房松竹

連岡奇石林立兹山之絶勝也借墨題其石

既振破衲衣餘興尚縹緲還從一鳥下林壑極幽討援

藤挂蒼壁腰脚怯窈㚐古洞若旋螺嵌空覰天巧洞口

得風磴吾首時一矯東城十萬家刀尺聲方擾淺黛埽

南屏圍著西子好北峰亦低昂肩比嫌弟小俯視三面

山多作兒孫繞白雲生嶺腹韝張愁失道忽聞隔塢磬

徒旅呼絶倒松門攢石筍不數仇池妙竹光夾老屋晴
晝波浩浩奇樹穿石腹艱難到合抱譬如入寶山觸目
無非寶吾欲卜吾廬歇脚悔不早樵子歌入林歸鴉亦
稍稍選石偶留題自哂跡難埽

贈楊香山別駕

艸堂雖署半邨頹却占吳根第一山送客屐痕隨鶴步
到門竹色似禪關青霞高貴新詩托金粉消沈舊夢閒
與約秋來楓葉老赤城瓊闕共追攀

漁家別業與翁康飴儀部話別

葛嶺蘇隄一帶斜尋詩次第到漁家湖山佳致悠然領
絲竹閒身更足誇偶剪碧綃臨小米時攜紅榼醉寒花

殷勤不了匡床話明日相思在若邪

山陰道中

獨往興方劇扁舟葉樣輕纔憐孤嶠遠斗轉一峰迎淺
碧膠魚沫（入秋無雨溪水盡涸）殘紅落鴈聲雖無三謝句稍足慰平
生

石出湍流駛沙崩失舊痕香風飄橘柚斜照斂雞豚越
絶春秋古山圖董巨存烏篷船最好行繞五雲門

登大善寺浮屠

歷歷危梯幾百盤鴿鈴吹入斗杓寒霸圖海角疇能久
客鬢天涯且暫寛背客鳥於林表沒繞城山向畫中看
憑虛莫問春秋事勾踐亭臺落照殘

十月朔入會稽山平陽寺參寒泉老人

雙眼平生隘八垓江東法社半蒿萊波光清泛耶溪曲
山色奇爭宛委開鐘自萬松陰裏出人隨一鴈影邊來
須知水乳相投合縋石磨甎挽不回

禹廟

曉出稽山門稽山青捧袖緣溪取微徑雲木鬱深秀一
龍宛委下峯巒拱萬岫丹垣繚山椒紺殿依雲構玉座
儼像設文彩黃金鏤執事臣八員鵠立如晨宿摳我勃
窣衣歷階拜其右恭惟神禹帝八年在外走胼胝極山
海功德貫宇宙當代思至治稽古崇夏后前月躬致祀
盛典亦希覯梅梁事有無空名挂檐後是事頗近怪可

聞不可究徐訪窆石亭風雨蒼松吼衣冠與金簡埋此
冷巖竇欽哉古聖心奉己示菲陋即此一卷石遂同天
地壽復攀亭角碑斑駁難句讀折釵垂仙露非篆亦非
籀我跨大江來軔發於兹首秋山延獨客吟邊半消瘦
遥睇六陵東蜀魄啼清晝

過雲門訪無違老宿

謝敷邨外路轉折數峰陰屐齒粘霜滑晨曦射竹深客
閒無歲事鳥好有春音（先一日立春）古道今凋落疇能冷處尋

人日侍寒泉老人過雲門禮雪嶠大師窣堵

春泥沙水凍痕消好昇籃輿過竹橋苔石當時能悟道
（寺前有一石大師立此悟心）冰霜去路此逍遥滄江日下蛟龍從白葦煙

荒魅魅驕今日寒梅花下立因師猶見舊孤標（老人親炙大師十年）

寄南磵懷嵩侍者

流轉春光疾蹉跎五岳期書憑歸鴈寄愁問早鶯知紅
鮮龍泓展青藤少保祠從游俱昨夢爲爾費吟髭

蘭亭

雨後春山滴翠鮮山陰亭子尚巋然興懷有感羲之語
佳會猶思癸丑年樵豎采蘭穿綠坂邨翁牽犢飲紅泉
風流曠代悲陳迹況復經過上巳前

天章寺

水自蘭亭曲山因蘭若幽側身懷古客并日作春游蝸
蝕橫碑字鶯啼深竹樓右軍爲社主香火祝千秋

寄辦香菴居士

南湖高士若孤鸞風格應從畫裏看葛帔角巾成散誕
繩床經卷亦波瀾艸青秦嶺春愁亂月白耶溪客夢寒
便趁歸鴻聊問訊瓣香疎竹可平安

寄項東井居士

風光婉孌憶毘耶杖策名山興頗嘉夏禹廟前逢鴈宕
王猷溪上寄梅花畫償酒債愁何事春約詩仙（謂丘山）醉幾
家把臂舊曾憐馬癖白雲留住綠袈裟

宿乾峰寺

山寺春遲到紅梅乍試妝鐘疎聞木客月小落柴牀卽
事吟多暇尋幽夢亦香一峰看秀絕當戶影蒼涼

過楊鐵崖故里

南宋相傳孝子祠經過恰是禁煙時家家製得桃花紙
不換人間鐵體詩（鐵崖好吹鐵笛自稱鐵笛道人又號老鐵學其詩者名曰鐵體）

銅坑精舍

瘦策衝泥訪鐵崖（山名）銅坑小喫雨前茶無端攪亂春愁
客屋角一枝山杏花

訪董無休居士

采采稽山杜若春愛尋白社舊遺民爭傳窈窕藏書穴
猶有風流墊角巾簾外憨紅迷蝶翅鏡中新綠皺魚鱗
天花散盡名言在多與敲門求帖人

喜黃棃洲徵君過鹿峰

諸生方埽講臺花更舁籃輿到若耶正是可憐寒食後
烏巾白髮倚風斜

曹娥廟

來訪曹家孝女碑巋然古廟占江湄死知有父生何惜
天欲傳人事可悲振鷺濤來翻畫壁落花風軟颭靈旗
至今水作羅裙色留與人題絕妙辭

半塘南來閣卽事奉簡汪鈍翁太史朱望子金
亦陶隱君程勗三孝廉筠軒徐素傳及澹師

買得吳儂半榔舟載雙蠟屐五湖游碧梧陰裏堪消夏
紅藕香前漫話愁山色著煙呼北苑柳枝變體學蘇州
闔閭鑄就三千劒只賜忠臣不報仇

山塘一半水縈洄小閣疎簾面面開時愛笛聲穿柳過
忽驚檐影倒床來情癡旅訪鴛鴦冢弔古誰登麋鹿臺
猶賸生公點頭石落花無語委蒼苔
竹笥唯藏一卷詩堯峰論定不阿私但存微雪長松意
不取薰香摘豔辭閒鷺立殘新水渚涼蟬噪徧夕陽枝
平生師友相關事說與傍人那得知

華亭雜感五首

木落霜清白苧城暮碪纔動旅魂驚攬衣立盡秋星影
訪舊聽殘鄰笛聲畫手有神同鶴瘞陳彥達 詩壇無主散鷗
盟董樗亭 青溪一曲紅橋路今日何人肯好名
不見風流柯九思周郎詞曲慣傳奇謂冰持新製樂府 人情未必

皆如此吾道紛然孰可爲蹋月偶尋黃犬冢臨波難辨
赤烏碑菊花亦似多愁物一夕催人上鬢絲
蓴絲菰米及時鮮便擬吳淞買釣船唳鶴灘聲來枕畔
橫雲山翠落檐前談諧名理青松麈抄借奇書白玉牋
閒到四賢祠下坐竹風清冷月孤圓四賢祠在超果寺西來堂
一片孤雲何所依夢魂只向越山歸千盤澗道雪浮屐
十里松門翠撲衣霜栗遙知猿采熟肉芝怕被鹿銜稀
自嗟躑躅風塵久不耐登高送鴈飛
買山計左媿支郎一笠重來二陸鄉秋後雲林多瘦碧
愁邊煙月易昏黃催詩葉落梧桐井攪夢蟲依薜荔墻
圓泖滄波眞浩蕩歸心輕逐白鷗翔

過錢秋厓南邨書屋

埜橋新漲沒秋沙問訊南邨處士家治綠不除三徑艸
小紅初放半籬花端居肺病愁難療浪跡雲山鬢易華
菰飯蓴羹情話久未妨歸路逐昏鴉

木文兄東皋蘭若

信步路忘遠蕭條紅葉邨晚菘分竹圃秋水繞籬根學
苦存詩格身閒擺俗論暮聲沙鴈合一臂媿師門

示覆千小師

悄望華亭月家家刀尺聲祇須遂初服豈敢愛浮名髮
爲思山短風從摸葛清古人重師法紅雪與腰平
暫措風塵足青山歸有期支離我不那辛苦爾兼之黃

菊金鋪地紅衣霜倒池淒然憐節物何莫學吟詩

題畫酬朱雪田

松雲杳靄水潺湲絕似雲門深處山從此把茅吾喪我
懶騎白額到人間

立冬後一日過張敦自夕秀山房同董堯臣晴
川張持遠湛遠薇尹

薄游似亦戀蓴羹泉石論交有勝情一餅蘭香開錦帙
半簾菊影對楸枰羈鸞漂鳳吟堪憶謂懶眞啓遠南疑也 紅樹青山
計未成莫爲愁中詩思減畫檐斜挂玉鉤明

留別雲間諸子

歲寒雨雪苦頻仍手挽袈裟話一燈老鶴數聲歸斷嶺

怒潮三折破層氷裝輕只剩看山橐游倦還攜過頂藤
石瘦雲深倘相憶子猷溪上興堪乘

鑑湖

重來惟恐誤處處認桃花鶩坐聽仙弈鷗飛避釣車人
風遺晉魏服食尚桑麻水色清于鏡千秋屬賀家

題徐文長青藤書屋

霜雪凍不死危墻夒絡之驚蛇藏密葉飢鼠嚙柔枝春
霧迷書屋吟魂冷墨池四聲猿絕處千載繫人思

重過吳雲舫山居

經歲相思字東風吹不消愁邊開柳葉夢裏發蘭苕一
曲遲烏榜千峰鎖畫橋藐姑媚幽獨只譜白雲謠

喬木啼鶯墅先朝賜劵家雲山環碧漢泉水漾丹砂杜
曲桑麻接桃源雞犬譁可憐乘興客兩破鏡中花

清淺山人 山人本貴公子棄父難遂別居隱于鑑湖日誦道德經有二子躬耕以養

揮手黃金盡青山遯亦肥栽花遂忘老向佛已知歸菜
飯從兒子蒲團絕是非自言清淺水三度見塵飛

宿綠蘿菴即贈自牧允

不到蘿菴宿安知山水奇試看青菡萏倒浸碧玻璃花
屋遮漁網樵歌剩竹枝幽棲事畊鑿養道最相宜

題石頭精舍

鑿出新花界堪名小洞天懶呼猿引客閒許鹿參禪石
骨常留髓雲根自迸泉閉門惟壁觀何似普通年

湖墅贈鑒師

卜築精藍似淨名愛君三絕擅平生桑條綠滿門前路
客到幽禽啼數聲
熏爐茶竈儘蕭閒春艸平階也不刪一片禪心何處著
閉門終日寫青山
扶天蕉葉映窗虛池上淋漓興有餘我有遊山麤偈子
倩君直作擘窠書
名字人間識者無鐵絲小篆上連珠朱砂的皪思何用
鈐在匡廬看瀑圖 時方倩高澹游寫匡廬看瀑圖

梅里過朱竹垞太史潛采堂索題廬山圖

文章鉅公不數出巘若威鳳鳴朝暹先生崛起乃命世

力追班馬韓蘇兼蓬帷邱索恣漁畋雪牀經史饞吞饕
馳驅足跡半天下恒岱嵩華漳沱灊夏碑周鼓必搴辨
風謠地志皆詢詹參乎筆力氣浩瀚補彼造化光騰炎
公卿束帛乞石誄廊坊貴紙標緗籤一朝聲名動　天
子徵書日下來煙嵒部令火急府吏促弗遑巡艓梅花
檐於時八紘該天網南金東箭山梗柟明光起艸玉衡
正聚宿奕燧天官占詎知帝心簡有在特蒙顧問掀珠
簾秀水布衣臣尊拜多士鵠立魚喁噞至尊開霽顏曰
都青雲扶上蓬瀛尖先朝統紀歷三百褒揚元愷誅壬
憸翹材館裏啓玉局簪花格樣鋪紅檐同時珥筆相頡
頏堯峰老鈍荊溪驌三長五始探筆削與其冗溷寧

巖從來盛朝要潤色總持斗柄憑高瞻内庭脫韝吟紅
藥太液賜第圍蒼蒹歸院金蓮華炬送上直仙露銅盤
露柏梁古體許疊和武庫秘笈頻繙覘有時盍簪紫藤
屋留賓醉譜烏角鹽或騎天閑紅叱撥西山翠壁題名
剗　天子晡食思文治取士往往困靮箝所重莫若江
之左特命匠手磨銅奩滴酒瀝血插江水煮茶拄笏明
銀蟾駿蹄麐角蓋羅致隋珠卞璧無留淹紫陽夫子有
遺緒嗟今學者何由拈研丹衍出頂門眼温犀照水窮
微纖帝京景物都罣誤聞見窅渺難發凡鈎深括纂著
成帙懸門一字誰更添吾生雖晚久私淑入都先以堯
峰緘秋風忽思蓴菜美拂衣大笑張煙帆虎坊橋畔一

執手鉛淚不覺流緇衫濺行題我行腳影八分大字橫
青巖袖中更示騰笑集把誦一晌心茅芟可憐懷抱向
誰寫但看詩骨峰嶢巉翻然我亦税我駕坎水合作神
龍潛堯峰荊溪俱下世靈光獨立尤巋巉數錢急買吳
鴨觜白蘋烏桕霜花黏曉從柘湖溯長水斜日未没西
南崦蛇曲竹光夾書屋百城坐擁先生恬滿頰渥丹春
靄靄方瞳剪碧秋湛湛斯文天意未肯喪蕉境漸與根
頭甜子是汗血天馬健孫也切玉昆刀銛鹿車門生挽
轆轤魚鮓溪叟遺蹻襪登堂分儼維摩座應笑顏面枯
而黔孤生與世等冰炭截髮斷臂成髡鉗飄蓬歲月鐵
鑄錯煙霞痼疾難鍼砭覆鹿殘蕉夢了了避風倦翮愁

冉冉平生未了讀書志欲歸廬岳腰新鎌黑蝶主人作
橫幅松間矮屋黄茅苫碧雲濃綰五老髻清江斜抱如
長蚺結蓮社謾招宗炳談名理肯延劉惔樂飢甘飲崖
下瀑知退懶學竿頭鮎先生聽此定首肯卷舒有道非
狂痁毫端珠顆惜不得壓我行篋無傷廉廬山卷子直
配東坡一圖玉奚啻千絲縑

張牧霞邀過歸耕草堂度夏

草堂帶南畝襆被果幽期有志唯求道知雄應守雌竹
光留翡翠蓮影寫玻瓈一榻西牕下情言似舊時
牀脚烏程酒枕頭黄石書卷時亦經濟醉後即華胥月
白或吹笛溪清可釣魚悠然人境外吟定夜涼初

追思風雨夕懷抱向來同不售屠龍技寧為種菜雄散
花雙鳳闕艸檄晉陽宮飄忽成何事消歸蕉夢中

得山同門五十

阿兄苦行如迦葉重整青蓮古道場說法肘懸三要印
卷簾風散四花香曾原好夢稱鵝子多分前身作雁王（迦文因地中曾為雁王阿難為雁子同受患難故世為兄弟）夏臘數來剛半百未妨小弟學韜
光

送朱文盎游楚

黄州山水頗壯麗載筆登臨奈爾何一事乞傳賢太守（謂貢司齋）三間竹屋奠東坡

東樂愛余紫茸帽是雁門攜歸者口占一絕贈

別

紫茸颭颭一角墊塞雪岳雲黏幾層留與詩仙枕石卧不妨喚作雁門僧（送公禪師雁門人）

送人北游兼寄師孟松齋昆弟

蠻海微茫路幾千夜啼猿狖晝啼鵑天留一具如霜骨尋得歸來血尚鮮（其人之父客死潮惠間余力為贊助托元老致書督府行文責驛子能沙僧舍得遺骸瀝血負歸）

又向東華蹋軟塵殘山剩水付閑人可憐二月昌亭柳折盡垂條不當春

圓蘢峰邊鷗鷺莊紅欄綠浪芰荷香一枰棋子花陰轉今夜山窗幽夢長

東閣平津特地開一門唱和有清才憑君為覓桃花紙乞寫新詩遠寄來

酬陸南畊明府

春來要約盟鷗老人外同參無字經舟破晴湖千頃白煙搓弱柳幾分青從來達士皆歸佛須惜流光等曳星不見泉明有脚疾虎溪往復未曾停

沈南滹輓詞

清溪清見底人外結鷗盟傲骨到貧老深情隔死生新詞傳黑蝶舊宅賸紅樫渺渺斜陽裏那堪笛一聲

苦吟腰瘦盡寄跡半僧家早悟蕉邊鹿應同鏡裏花山圖前歲贈鄰約此生賒一灑寢門淚昏林噪亂鴉

送嚴西武公車北上

黄鵠千里志豈肯戀葦蕭大鵬六月息直欲摶扶搖羨君立雞壇拔俗聳孤標辛苦三十年味饜蘗與椒天以窮鑄之鐵骨堅不消忽驚碧蹄躍士氣伸一朝何為兩獻策猶未翔紫霄家仍立四壁飲只能三蕉絳帳列齊魯玄牝通關寮（西兄近得丹訣）去夏我過充剔燭談深宵君亦歸負土泪珠隨雪飄今冬東殘書素驢銜風飈君袪雖手執我心已車遥丈夫負壯氣磊落意自超不見司馬卿出門先題橋

頹石圖為陸東邨題

頹然一拳石萬古令人愛美玉韞其中煙霞沃其外不妨呼作丈曾受老顛拜

泰伯廟（仲雍季札配饗）

孝能全一本賢聖自天生志得何妨隱心安不為名鼓鐘真吳苑德化似周京猶有延陵子聲明萬古亨

虞仲墓

弟兄能讓國深隱遂躬畊至德方無累茲山乃有名煙霞留古碣龍虎護佳城南望吳趨近邑邑鳴雁聲

子游清風亭

景仰言夫子清風在此山弦歌蠻俗化文學聖門閑晴日丹楓麗蒼苔白石斑鶴鶩臨海嶠孤唳入雲間

游破山興福寺

蹋葉尋山寺林深曲徑通午齋清磬寂人影碧潭空道

晦龍蛇禊時衷狐兎雄四髙僧像在誰剔一燈紅

同邵履久季純兩孝廉游拂水巖

秋光正妍麗楓葉尚未老卬須有佳友筍輿穿鳥道錦峰翠霏霏尚湖波淼淼行行近劍門獨立首忽矯危石落天半無水拂亦好聳歘愁將壓磊砢驚欲倒日色弄晶華松翠細皴繞鬼斧焉能為天公施其巧金仙說楞巖斯義甚微妙水與火相鬭陰陽失昏曉水性劣于火結為山石峭崩岩建霞標峗嶫聳雲表想當驟雨後匹練挂晴昊狂風拂逆之奇觀應絶叫此景造物祕偶湊非常要余生薄詭遇登覧備詩料憺然領清暉山靈不我笑

題虞山西茶亭小樓

頗愛茶亭西角樓窗開三面景全收半山紅葉錦絲障十里銀沙碧玉流

虞仲佳城在上頭清風亭子自千秋向西纍纍多祠墓拂水斜陽動客愁

又絶句

博雅長才蓋代誇有香有豔自成家風流擬托紅顏老絲盡春蠶屬夢華

虞山詩派少同源孔翠金荃各自尊學者趨時誰鑑別朱絃疏越有青門

浙西釋元璟借山

紅椒集卷三

紅椒

迦文夢菩提樹仲尼夢周公子雲夢白鳳丁固夢青松至人乃無夢斯語誑兒童人生海一漚誰不在夢中昨夢登寶所一樹紅椒紅其香何郁烈吹滿衣裓風其寶又葡衍照耀蓮花宮座繞龍象衆揮麈談苦空我心已止水我身尚飄蓬此境自歷歷誰辨吉與凶霜鐘忽打破殘月猶玲瓏

陸石年侍御齋與張牧霞盧仲山話舊

似金出鑛張平子如珠在淵盧子筠同心與我蹤跡奇一入雲中一遊粵可憐倦翮埜鶴孤吳山越水煙糢糊夢餘往往發清嘯鸞漂鳳泊何為乎世態交情雲雨變達士何常戀鄉縣偶然乞食長安城二子忽驚重見面是日朔風怒且狂雪花如掌撲衣裳滿懷情事說不得但咤鬚眉皆老蒼風前握手再三看要我城南宿旅館煌煌一尺絳蠟燈夜久不覺花燦爛憶昔髫年定交始湖東楊柳春風裏清狂勿厭養馬癖好事每及緇衣子晝游同屐夜同榻嘯歌達旦惱鄰里一詩先就座則譟三日不見書必至蟄園翁講李杜集嶽嶽九人合一几浣花流水敬亭月縱横妙論猶在耳其時銳氣莫可當

譬之青天出虎兕紛紛頗遭餘子妬吴下聲名從此起
男兒有志各有謀寶劒箬笠東西游別後八年里社散
尺書遠寄多沉浮翻思昔別太草草此際相逢情更好
參星欲落鷄旣鳴請君讀我遊山稾

西城別墅詩十三首 王阮亭少司寇屬賦

縹緲天際亭阿那秋煙碧或疑魚背峰飛來翥雙翮達
人愛卧遊不載看山屐 石帆亭
花竹掩映處有軒面層坡手絃送歸鴻時聞樵唱歌歌
聲入雲去聽者夫如何 樵唱軒
名根已消盡名言未甞絕金粟悟前身香閣香自爇一
半問居士居士不能說 半偈閣

靈椿托逍遥日日春風裏荒哉夢蝶人錯註小年紀軒
前蘭有孫軒後桂有子 大椿軒
讀書孤不可種松並始奇交枝覆白雪接葉藏黄鸝松
翠與書聲歲寒乃見之 雙松書塢
一水縈一岡月出夜彌靜應同青妙客蹋此竹柏影上
下千古情於焉托高詠 小華子岡
洞在山之麓遊則必俯頷玉童掌秘詰乖龍守雲闥堪
笑謝客兒鑿山甚迂闊 小善卷
池水暖更香春艸藉來秀佳句得神助好風入懷袖時
有文魚躍更無花鴨鬬 春草池
一峰如蓮花一峰如毛女一峰如香爐峰峰秀而古有

時生片雲灑作天下雨 三峰
魯諸山色好眺望心神開我欲謝塵俗驂鸞登此臺嘯
口試一嘯清風霞表來 嘯臺
不老亦不頽來自青城山頎然歷霜雪綽有好容顏若
遇竺法師收入恭徒間 石丈
竹裏徑紆迴竹邊風瀟灑清籟瀉琴牀朱鳳褷褷下雖
多佳客遊但少閑僧話 竹徑
矮屋衣綠蘿歲古香不卷邀風入茶鐺漏月窺詩研余
本山中人幽夢如何遣 綠蘿書屋

冬夜同余鴻客向功來賦

白來洗盋鳳凰城詩思逢冬分外清樹老欲斜迎雪意

烏寒忽起作風聲三生跡在如圓澤五岳情深是向平
漫話故鄉勞遠夢檗牋寫盡短長更

辛未除夕示懷嵩覆千二侍者

草草閒愁入鬢絲身如越鳥背南枝挑燈欲問三人影
餞歲還吟七字詩京國交遊雲不定煙霞情性鶴能知
遥憐山裏梅花放誰插銅缾供我師

阿雲舉見過

不耐東華十丈紅閉門閒煞落花風因君話到勾留處
柳色蘋香入夢中

晴雲書屋聽涂公行彈琴

檗月珠簾夜更清瀟湘一碧鴈飛鳴屬君珍重珊瑚軫

舉世無人愛此聲

絕調曾經天子誇又攜綠綺到京華道人正有思歸引
雪裏寒梅畫放花

同麗雪崖水部聖安寺小閣坐雨

曳杖城南訪老龐茶煙竹榻話西牕渴龍挾雨入海淀
墨雲奔破如翻江浪遊京師閱兩暑山魈木客愁莫降
風塵碌碌才力退安得金石相擊撞遥憶故山此時好
綠陰深處黃鸝雙雲門溪口竹橋側料無人聽泉淙淙

送張超然南還

涼飈激商籟落日下桑乾我亦倦遊者斯時送別難朔
鴻燈下聽南莿夢中看歸去琴川上鱸魚恣意餐

送華子千南歸

雪裏鞭梢氷凍鬚掉頭不肯住須臾歸期要及迎春社
萬樹梅花酒一壺

刻燭含毫老歲華玉堂金谷滿煙霞盧溝橋上拂塵去
孤鶴一聲山月斜

從來論畫似論文摹古營新意出羣肯寫尺綃留別我
尋詩夢入故山雲

人情棋局易番更不繫孤舟去住輕第二泉邊須少待
筍鞵藜杖共聽鶯

感懷一首同紅蘭主人賦

愁如中酒日昏昏世事驚心未易論絃欲斷時知柱迫
月當缺處覺星繁金臺空弔賢王蹟易水難招壯士魂
安得好風吹竹笠聽鶯直到古雲門

送盧仲山歸里

三載金門客同聽玉漏聲愛君馳駿馬不肯戀微名籤
驛黃沙暗過江白紵輕況當櫻筍候分手若為情

送張望之游閩

平生好友似星稀燕北鴻南相背飛摇落玉河橋畔柳
那堪又送一人歸

四愁詠罷詠秋風雨載蕭騷客況同此去妬君惟一事
楓亭飽啗狀元紅

玉泉輪菴兄方丈聽雪公琴

雪公襟度頗瀟灑抱取小雷向我彈一絃一徽一峯起
指間謖謖松風寒自言苦心已十載悟入琴聲禪亦在
若非枯木裏龍吟安得當今聖人愛

中秋夕送友從獵出塞

皓月當牕滿緒風吹袂寒看君有奇氣別淚不輕彈射
虎雪花白題詩楓葉丹那堪越吟客矯首望飛翰

三月晦日同吳天章沈客子作

無賴東風攪客懷一春孤負躡青鞵來如好夢過郵舍
送亦消魂逐水涯鶯舌老猶啼綠樹馬蹄倦向落紅街
縱然空盡繁華眼歸臥江鄉事事佳

送程元衡歸維揚

五十霜花點鬢秋三年客爲相公留聽歌曾破槐根夢
策蹇時同山裏游老圃生涯堪寄傲龐家夫婦亦風流
竹西亭子今無恙歸去黃花插滿頭

寄友塞外

千里花驄五石弓承恩雪磧射飛熊遥知絕塞詩題好
比似無題句更工

碧梧落盡歸無計黃菊開時鬢亦斑月冷松牕有孤夢
西風吹不到關山

中秋後十日吳天章惠研溪姜西溟查夏重德
尹張超然陳叔毅顧書宣沈客子盛玉岑集紅
椒菴得心字

平生慕古哲澹然無住心卓錫領紅椒所媿知已深剎
竿鄰鳳閣幽僻如山林指穿不波井壁挂無絃琴翩翩
名士駕㾗言谿虛襟茶煙破秋籟香篆直午陰忽伐堂
上鼓龍象如雲臨逼登曲录牀闊步嬉危岑拈出桂花
句未能善古今風前取一笑妙理良堪尋

送式菴禪師歸南岳

京國偶看奕君歸一著先布颿衝破冢江柳欲飛綿祖
道今衰甚山棲要力堅三生舊苔石應埽待余眠

送輪菴兄南還

多年供奉自楓宸乞得還山一葉身曾剪蠟燈話懷抱
獨看錫杖出風塵鄉愁亂逐青門柳別淚輕沾白氎巾

老卧靈巖香雪裏更無人問禁園春

送古律法兄入長壽院

鳳城直北古留都柳色山光逬寺門鐘鼓交參如鹿苑
風塵絕處即桃源吾宗寥落應同挽薄俗支離總莫論
攜手不辭相送遠看拈衣角蓋乾坤

隱囊

頑仙采頑橘迄今八千秋自從弈者出遂與隱士留番
錦花相攢吳綾水欲流瓜稜巧剪裁魚子鍼細鈎穩如
珠不走圓若月乍浮山高翔隻鳳莎淺眠羣鷗得此伴
枯木何必買沃州竹牀擁布衲柏子籠香篝黑甜鄉洵
美約爾希夷遊

輓駱秋厓

城南一慟即長訣回首燕雲空夢思玉勒山中曾看雪
銀燈花下共圍棊魂應化鶴歸華表怨托啼烏繞樹枝
西墅送春詩句好那知讖在蓋棺時送春有春風憔淡儂花信夜月分明照旅魂之句

送一覺禪師省覲平陽

木樨香透鼻尖時正好升堂見老師莫學永嘉擔板漢
到山一宿被人疑

千峯翠繞萬松門身到方知祖道尊若問風塵浪游子
鄉音半改鬢毛存

送爾翩翩逐鴈行秋風蕭颯柳條黃師翁搶樣依然在
描取歸來爲表揚

王麓臺給諫畫廬山圖見貽作此報之

君不見廬山拔地青插天白雲鋪作兜羅綿花宮梵歷塵跡絶但有千丈瀑布空中懸所以遠法師愛此招隱栽白蓮蓮壺刻漏修淨業至今十八稱高賢惟昔我師與我祖（弘覺師翁湖先頹州住靜黃崖天童老人亦于大林寺脫白）埋光鏟彩黃崖巔匾頭同門亦孤峻（謂心壁見也）打鼓說法于開先廬山本是我家物何爲不歸眞可憐入都喜遘王給事見道不減楊大年當機電拂巖下迅訓難珠走盤中圓每從仙掖補衮暇論詩讀畫相留連那許俗人來一个隔籬落子琤琤然知我寄懷非迂拙趣我命駕休遲延經營帀月乃見贈廬山面目眞嬋娟虎溪涓涓流玉磬香爐靄靄吐紫煙飄笠未離軟紅影夢魂先到青松邊圖尾更吟裂石句畫中有詩詩中禪借山從此不借山藏之名山千秋傳

過張超然寓

東西蕭寺接橫街暇卽尋君散旅懷冷雪半春消菜甲斜陽滿院戀松釵忘機玩世能恬澹脫俗論交自偶諧我且年來相識少一雙青眼幾回指

約蔡水部絜齋遊祖家園

拄頰看山山更妍重遊興未減於前論詩最喜法曹近尚友況逢水部賢（謂令弟東巖）風信幾番催杏蕾煙郊一路簇榆錢與君相約討春去春到清明正可憐

送王吳廬大宗伯歸金陵

自古長安棋局新誰先一著脫風塵明公本有如爪骨肯把神仙讓別人

春風桃李滿宮門出入金華秩望尊賜老洵非容易事得閒一日是君恩

白門築就好亭臺種滿煙篁與玉梅丸髻孫兒花下盼阿翁眞箇賦歸來

玉河橋畔柳如煙相送輕帆興浩然無恙六朝山色在南歸準買剪江船

青花端硯旣爲人竊去復得澄泥舊硯大快心手賦此志喜

舊坑昨失老友苦（青花端乃報恩老人所遺爲人竊去背鎸借公平生友五字）澄泥今得新交懽洗來一試烏玉玦何異生蠟塗熬盤高麗繭紙白于雪煙雲颯沓龍蛇蟠吁嗟爾研具清骨不向豪貴輸心肝前遇石田後借山（研爲沈石田先生舊物）香爐茗椀同忘年

孫松坪招過寓齋話別

三月北風太作橫飢虎哮吼飛塵沙中寒坐擁破絮衲無心走看殘杏花故人憐我近潦倒銀鹿送簡題封斜長安古道誰復講輾然不覺興咨嗟道安到都講鑿齒陸機入洛傾張華名流相賞倍聲價知已把臂能周遮何爲風雅日衰替錦衣玉面徒紛拏感君意氣薄層雲愛君才品掞天葩賦詩久矣號勍敵敦舊今也稱蘭奢柈中飯蔬香簇疊簾外山髻青鬖髿向西矯首且一笑

已整倦翮歸煙霞

留别青松主人

抖擻塵埃已是遲看花忍看到將離好山歸去便終老直道從來不合時滚滚柳綿粘别袖層層鷗浪照愁絲白雲一片閒心事除却青松那得知

忻州過程嬰墓與周維念大令買酒澆之

朝發雁門塞暮抵忻州城城西縱閒步老柳邀風清忽見程嬰墓碑書烈士名土人不知重瓦礫攢杞荊嗚呼下宮難慷慨擇死生足徵趙宣孟養士義不輕探囊出青錢沽市酒三升再拜手澆之淋漓寫我情

題清涼石

清涼山中一片清涼石氷霜飽飫凝寒碧超乎物外篠乎眞何異山中老禪客方于玉案平于掌紫府仙人手所劈傍有丹砂小古印傳是曼殊遺聖跡曼殊老子坐此石說法天花大狼籍十千眷屬常圍繞此石非寬亦非窄我見謹再拜恍然悟疇昔墮落塵埃四十秋石上歸來舊圓澤

挂劒臺

戰國固多士懐哉季子賢葬子合古禮聞樂審雅言投好有徐君秋水懸龍泉生前心所許死則挂墓前此事遂千古此義人共傳何爲紛紛交嵬昧處兩間高臺兀秋旻落日鳴寒蟬

闕里謁孔夫子廟 卽呈衍聖公兄弟

撥草趨仁里披風入德門喬松龍殿角孤檜插雲根俎豆千秋在衣冠三代尊少時曾服誦一拜此心存斯道覺斯民東西兩聖人乾坤同不朽聲敎一時新時雨杏壇夏光風雪嶺春源頭未常遠愚者自迷津觀古意何限徘徊碧殿重糢糊漢朝碣斑繡夏時鐘韶樂八音備丁筵四氏從吾生眞恨晚每事問從容簪笏承恩久詩書纘緒長翛然一片笠猶得接清光花萼聯吟社奎章煥錦堂層雲比高義常繞泰山傍 聖公昆仲款接甚殷

顏子陋巷

陋巷何曾陋仁風滿四鄰少年能好學樂道自安貧猗頓家安在彭籛骨已塵聖師生鑄就光表共千春

渡黃河

天地本傾側黃流怒不平漫空若雷吼徹底幾時清日月愁吞吐蛟龍喜鬬爭但憑忠信涉身似一鷗輕

漂母祠

漂母祠堂古尚存萋萋衰艸帶城根漢家斗大黃金印爭及當時一飯恩

淮陰侯釣臺

垂釣呑飢不料身囊沙背水亦何神英雄事業眞堪歎生死皆由兩婦人

詠懷古蹟 予以中歲重至舊京與一二素友尋覽遠近諸名蹟雖往事邈然而江山如故不已于懷聊吟短章云

鍾陵

拔地鬱松雲金光映紫雯鶡聲啼不歇倚杖立斜曛

鳳皇臺

往古何多事江南大可哀鳳皇終遠去燕子忽飛來

瓦棺寺

蕭寂蓮花宮下有古瓦棺青山出天外白鳥落風湍

青溪

閒訪江令居窈窕青溪曲相逢種菜翁汲水灌寒綠

秦淮湖

煙水碧羅紋煙絲颺麴塵虛亭鬧鵁鶄不是六朝春

邀笛步

疎煙柳影斜殘雪溪痕凍風流桓子野月夜笛三弄

雨花臺

雨過山鳥鳴花落山無聲聲色本來空空中臺自平

臙脂井

手抱名妃下井中作首邱從來亡國主叔寶最風流

高座寺

爲愛娑羅陰白石訪高座花雨山自空蕭梁寺不破

莫愁湖

紅粉付東流湖猶喚莫愁鴛鴦頭欲白煙雨不宜秋

桃葉渡

細雨溼桃根打槳迎桃葉不愁湖水深只怕東風活

方正學祠

大綱一人立不負讀書功蒼松壓白雪清晝吹寒風

萬竹園

一水浸萬竹舊是中山園偶來坐嘯詠不共主人言

樹法師招過安隱寺看荷

清晨飛玉札同到白雲阿凉俯一泓水閒看幾柄荷影搖羽扇側香透葛衫多葉底知魚樂浮生奈老何

長干寺塔

最勝長干寺琉璃塔矗空香凝一峰碧燈放半江紅鷩醒魚龍夢看疑神鬼工登臨窺舍利傳是赤烏中

金陵懷古

一枝筇竹入清秋如此江山已倦游王氣不須金再壓新亭爭禁淚交流葉黃烏去啼陵上月白潮來打石頭却怪當年庾開府何曾賦得幾多愁

夜坐與笠澤禪師談前輩風槩及遠近諸名勝兼寄朱少開先遷甫

日來酷熱懶衣裳貪與我師談夜凉隔院茶煙沉竹影當門塔火亂星光風流先輩何曾遠名蹟前朝已半荒正欲拈毫寫心素清鐘打起月輪黃

過朱林修清溪書屋即梁江總故宅也

斜日淡寒林疎煙散荒圃伊人勞溯洄幾曲青溪路瓦

屋如虛舟傍檻眠鷗鷺何異濠濮間賞心于此遇老樹勢撐空修藤自攀附想當春風時几研飄香雨惟昔梁江總深情躚逸步卜宅多遠懷留爲名士住我雖物外人愛讀江南賦溪邊白板扉臨去再三顧

雨花臺贈樹居法師

雨花臺畔珠龕在犯暑尋君一破顏竹翠宜人消白晝茶煙滿榻對青山也知名地機堪息轉歎飄蓬鬢早斑若得把茅作鄰比便成二老放疎頑

題畫

老樹孤撐石一窠數竿翠竹白雲阿有誰參透雪堂句畫意無多禪意多

阿藍菜 孝陵衛產

堆柈野蔌字阿藍不下鹽豉一味甘果腹騰騰諸妄絕此生便可老江南

竹堂納涼和樹法師韻卽簡竹堂

嘉招安可辭詩逋又相逼獨遊困溽暑懷古身爲側我友肥遯處滿堂蔭竹色軒窗盡虛豁爐煙任通塞丹碧點果肴精良具筆墨客愁遣鴻毛世味等雞肋學道貴善藏養志貴自力所以鳳皇飢非竹實不食是日伏正中金烏張火翼大地坐甑中烈燄何由熄憶昔禮五臺西峰凌斗極密雪壓重裘禁冷難降陟峨句呪神龍雷聲起淵默

題笠澤禪師結茆念佛圖

五濁那堪忍頓超惟淨禪故思把茆去先寫畫圖傳金粉消六季煙霞老幾年于公儻相賞不惜買山錢

重過蒼翠山房

依然竹柏徑紆斜嫩旭微香漾碧紗詩思斷來無處覓誰知一縷在梅花

劉東郊有詩來問病答之 昔佛弟子多病勅目犍連尊者上至天宮問耆婆天王天王世為醫師云比丘有病先宜斷食

枯木禪棲枯木堂何須藥病問天王老僧自有調治法蜀紙新抄辟穀方

李東門招過面墻書屋齋話

甬江風雅未全凋短李長鬚重見招當午尚煩門剝啄穿街寧怯雨飄蕭齋東別置巢經屋研北新栽覆雪蕉世好不妨通世外從今須闢徑三條

延福寺訪于石禪師

霜滿郊原葉脫枝刺船猶恨訪君遲詩從西子湖頭見名在東齋集上知 果堂先生 鴉陣鼓風圍遠嶂雁行掠水落晴曦自今已識江郵路百遍相過不用期

吳孝子詩 雲間曹潩人字遇文母方氏

一聲囝墮地卽解啼而含七齡失所天不知北與南遙遙三十年烏烏豐羽翰鬱鬱三千里蓬科入雲端自西乃復東自夏忽復寒蓮子薏中苦梅子心中酸泪枯筍

乃迸氷堅魚亦穿一朝雷出地驚喜各見天有如天邊
月魄魄重圓圞何異園中瓜子母相鈎連哀哀復怡怡
喁喁復噞噞故鄉有菽水拜舞萱花前

徐振孫過晩香齋談濟南山水之佳及諸舊好
近信于其歸也作此以致王阮亭大司寇孔東
塘田香城顧天石王秋史四公西銘小山薀

到處清泉瀧瀧流鵲華晴翠滴簾鈎愛君新構讀書屋
却近李家白雪樓 李滄溟白雪樓尚存
濟南自古多名家七十二泉漾玉沙清簟疎簾發幽思
微風不斷香荷花
王家兄弟好風期海内爭傳秋柳詩體調才情歸大雅

時流雖巧漫多師
李杜佳游不世才風流相賞興悠哉竹溪雲映酒樓月
千載令人欲溯洄
世矜生辣老山薀高蹈香城名更香他日歸舟過德水
數帆亭畔一褰裳 香城山薀弟授官卽引病不仕爲園種花好客工詩園中有數帆亭
三千禮樂魯猶存樞却方袍拜聖人白髮東塘尚無恙
相思斜月到松筠
涤霜木葉滿山黃廿四泉邊築草堂曾與山僧話肥遯
故應不改舊清狂 王秋史人呼爲王黃葉

送吳孝子還雲間

二十餘年蓼莪空何曾誦得蓼莪終而今始有人生樂
方信天心咫尺通
請聽烏烏烏聲辛勤返哺出中情老僧臨別無他語
珍重雲間孝子名
秋到江南金粟香笑扶白髮上高堂新粳米飯鱸魚膾
夫婦雙雙奉阿娘
我亦髫齡失恃慈至今風木有餘悲剪燈爲作尋親記
一角袈裟淚又滋

新鶯 有感作

爲覓居停意想存斜陽舊巷故翩翩可憐朱邸緜華換
不辨烏衣種族尊風裏身輕防雀侮花間情重與鶯言
社公雨後營巢易溪尾泥香碧草痕

鞠彎

傳聞鞠水在南陽飲水能令壽命長病起三秋聊當藥
齋中一月不焚香

聯句

我思西河公七年踰飢渴 借山 作人何溫沖論詩重風格
洪昉思 鶴情自超遥魚素亦問訣 西河 雲亭近在吳雪舟漫
入越 昉思 一笠歸江南青山仍突兀 西河 脫贈腕下珠光輝
等完月 借山

王新城摘句

一笛破寒渚千帆湊夕陽 金山
桃花上古物桑落太和春 贈隱君

山如米家小水似瀼西偏 題汪鈍翁邱南小隱

秋思啼螿集歸心落葉知 答友

夕陽本是多情物常照黃金突兀臺 懷古

吟詩不閉梅花閣懷古獨登文選樓 揚州

知我山中坐禪月照君湖上讀書樓 寄友

才堪與世作蒼州道在忘情似木雞 贈同門弟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紫柏集卷四

雪夜同惠仲孺程筠軒宿梵香蘭若依次拈三十韻限一寸燭成

吾生漂泊片雲耳一笠五度燕山冬軟紅堆裏埋不死但覺旅鬢雙鬖鬆今年賈勇拔我脚歸舟鑿凍聲琤琮淤泥雖深了不涂濯出十丈青芙蓉伯通橋下一艤棹樸被曉聽寒山鐘程惠二子本舊好其才矯矯雲中龍新詩誦之發光燄有如麗日初高舂乃知讀書得妙悟短偈笑問拈花宗筠軒雅集時仲孺見庭中氷一片占偈問曰徑寸珠明白玉盤擎來試與借公看氷元是水寒於水還是氷寒是水寒余乃笑而不答於心莫逆則嘯詠金石往往相擊撞同來蕭寺對床話疎疎細雨飄長松松聲茶聲兩莫辨隔屋疑有波濤衝夜寒風緊吹作雪天公喚起詩魔攻惠子氣壓萬夫將四座袖手觀軍容程子亦足當勍敵捷若射隼投高墉我時大呼搥床起得句樂比萬戸封雄鷄喔喔方三唱乞火已有鄰家傭推窗看月雪滿地寒光皎皎開心胸瓊樓玉戸迷一色流汞萬斛皆銷鎔回思昨夢隨幽朔詭怪物狀堪驚光煤爐炙餅嚼如鐵土炕馬矢添重重荷衣破碎冒絮裂縱倩好手難裁縫吁嗟我唱無和者筆力漸退猩猩鋒犯暑更入鴈門塞清涼獨往無人從七月忽飛徑尺雪褰驢顛蹶西臺峰生還江南

實大幸鴻爪寧復尋前蹤準擬銅坑把茆住開春先試
看梅筇洞門窈窕白雲合一笑仙子溪邊逢從玆往來
成三老覓路好趁探花蜂素枓不飣齷齪餖橘叟栗子
猱娘供未妨低軟作吳語山歌行答耕煙農

徐素傳招集望益齋同徐彥通金亦陶程筠軒
惠仲孺徐七來得素字

凍雲釀雪鴉爭樹繫纜昌亭歲云暮徐郎不設伊蒲饌
何由得晤平生素三條椽燭話紅椒一餅蘭香浮碧乳
風前欲寫倦客愁飄入寒空不知處

卓錐虎邱紫柏院賦謝顧小謝山主暨相送舊
好諸山法侶四首

恒嶽清涼已倦游吳趨佳處合歸休雲光分紫籠雙柏
水色挼藍湧一邱夢裏風塵消短鬢贅餘身世付虛舟
好山到處都堪借何必將錢買沃洲

逶迤崖谷似東柯吾祖高藏窣堵波(宋時虎邱只有東西兩寺隆祖開法東寺因建塔于此紫柏院即東寺也)執帚今來供洒埽住山猶自歎蹉跎詩從紫塞歸
時瘦意在青霞冷處多相送閶門誇盛事一時名士盡
陰何

廿年行脚遍諸方為法曾經血戰場此際宗風迷鵠白
只堪袖手看驪黃解苞竹乍侵衣綠出水花偏繞座香
莫怪靈巖兄好事兩回旂鼓助堂堂(都門入院上堂輪兄為余白椎是日陞座又出衆問話)

蕭然一笠一軍持提挈旋呼二子隨(覆千晴江二小師自當湖來)傲骨那
堪從俗砭閒名絕不要人知放叅偶語生公石蹋月孤
游短簿祠畫作小山招隱軸為儂添箇虎頭癡(目存小阮為余作小山招隱圖)

目存法姪為余作小山招隱圖竹柏疎秀水石
清妍題詩亦復雋妙有扣擊本無說天香衆壑
秋之句口占謝之

吾家小阮工繪事貽我尺幅之雲巒庭前兩本紫瓔珞
簷際百个青琅玕墻尖倒挂劍池影茆堂鬱鬱生晝寒
肚飢可療隱可招長年眠向繩床看
巨然畫好詩不傳貫休雙美禪又少畫中有詩詩中禪
古來只有摩詰老今乃得之於吾公此圖三者兼精到

我負媿乏英瓊瑤秋吟衆壑天香飄

招盛宜山居士看梅

鄧尉煙霞百里間花開萬玉裹春山一年一度須來看
竹杖棱鞵早出關
已遭晚雪相禁勒昨日暖催消息佳不是枯禪貪把話
老年光景要差排

贈默雷師

默師如病鶴終日讀楞嚴短句有時破無聲花一簾白
雲分石徑碧樹接樓檐笑我支離影相看兩不嫌

送輪菴兄主法靈巖次昌黎山石詩韻

采香十里橫翠微麈尾揮處天花飛天山閣下法雷震

法中老將戰勝肥鋒如劈箭機拂電見者未有聞者稀
又如醍醐灌諸頂剎那四衆充調飢始知丈夫貴超世
奔走龍象塡巖扉況玆山乃智積闢（雲巖爲智積菩薩開山）玲瓏巖石
煙霞霏昂然卓出青霄外七十二髻兒孫圍殿傍兩井
配日月西子曾照霓裳衣我來觀光兼訪古鶩馬幸獲
離塵鞿東南法道有兄在弟也瀑布聲中歸（時余欲往匡盧結茆）

笠塢訪文與也隱居

峰迴路仄獨相尋曉翠寒煙笠塢深滿架圖書三世澤（君爲文肅公之孫）半巖氷雪一生心玉含璞石有完質鳥入高林
多好音自是華陽有真逸自怡無盡白雲吟

鐵夫弟看梅未歸

聚石看雲事事慵花間恨不並吟筇夜來獨鶴掠銅井
知在煙霞第幾峰

鄧尉探梅舟中同惠仲孺程筠軒作

婀娜輕帆日載陽靈巖山翠接横塘與君約束紅藤杖
飽領梅花廿里香
擬取良晨作勝遊三人同載木蘭舟東君作意加裝點
柳色鵝兒水鴨頭
横塘西接采香涇三面都圍蒼玉屏要與松枝了公案
先吟詩句報山靈
夕陽明滅亂山椒水畔寒香陣陣飄何必更尋花處看
銷魂只在虎山橋

虎山橋

水拭菱花鏡山開螺子眉可憐倦游客到此與淋漓鷗
避磯頭釣鶯窺洞口棊斜陽絢奇彩獨立自吟詩
乍洗平生眼山橋倚短藜遠看千畮雪只在一峰西曉
翠穿鐘濕寒香壓帽低寄聲猿鶴侶好伴我幽棲

妙高峰

前律妙高峰攀蘿一徑通披襟當竹閣小坐愛松風天
捲晴湖碧雲拖夕照紅煙鬟七十二都在有無中

登聖恩寺梵天閣觀具區煙浪

梵天高閣切雲表珠網交處垂金繩鳴鐘散花放午梵
翠螺環繞花千層湘簾倒捲花光白一人縹緲空中憑

吹來冷香襲衣裓望去遠浪開眷稜排天濕銀三萬頃
碧煙滑涂松江綾玆辰稍喜風力軟老蛟睡穩魚飛騰
韡紋皴出蟹爪筆麝煤潑上雲母屏沙激蒲洲互縈帶
漁舟點水如蜻蜓魚蠻子唱竹枝去一聲笛裂雲冥冥
忽焉風從蘋末起高瀉屋上之銀瓶可憐七十二佛髻
洪波吞吐餘空青鼉鼓初擊馮夷立錦瑟奏罷愁湘靈
水晶盤碎翻石壁驪龍目睒紅珠熒浩然興發不可抑
思濯我足揚吳舲

馬家山

山脚山腰盡白雲晴香蒸處畫氤氲天公領略詩人意
不遣花開到十分

茶山頂看七十二峰
茶山如孤熊蹲踞鐵山背又如清介士卑睨夫流輩我
愛登其巔縱目無少礙碧浪浮紅霞白鳥入蒼靄莫麓
與縹緲邢尹儼相對餘者類嬪從一一爭奇態金庭玉
柱間聞有逸仙在便欲趁漁舠瑤艸長年采

品七寶泉十韻
天眼何年鑿渟泓碧一方潔同高士性（倪雲林品此為江南第四泉）甘許
老僧嘗石磴尋松子風爐置鮮淋賞名亞悟道（泉名在莫釐峯天衣院）
論地壓韜光（泉名在靈隱寺後）漂出梅花白斟來玉乳香枯腸澆
不醉懶伴興猶狂翠滴雲根濕寒吹鬢影蒼歸思蘭艇
載閒取瘿瓢量午篆銷沉水南窗試綠槍更邀好事輩
滌研共平章

歸舟戲示筠軒仲孺
看遍山中萬樹梅銷魂更在萬峰臺佳遊不著新詩寫
只當蓬萊采藥回
滌蕩胸中萬斛愁冷香濕翠滿衣裘何曾覓得團瓢地
誤在同行是阮劉

銅井兄受證平陽即掩關舊隱相留信宿因話
吳中法道衰落賦此志慨
自從參見平陽老菡萏花涇扃一關（地名白道涇）以我倦游為
地主更無俗客破苔斑翦蔬留話牀頭雨拄頰同看屋
角山此際宗風悲莫挽的應泉石養高閒

重九日盛宜山居士過山中話舊知為本師老
人記莂喜而有作
七載相思書兩緘籃輿今喜到雲巖住山風骨依然瘦
出世因緣大不凡拈却幞頭成特地（麗公參馬祖公案）傳來祖印
佩新銜法門肱股平生舊話徹西窗月挂杉

與張牧霞夜話
燕山汾水苦相思拂袖歸來似有期我亦把鉏君把釣
一般滋味少人知
秋風秋雨話聯牀貧賤交情耐許長一意孤行眞卓絕
滿身禪病欠料量

晚次吳江
三江連震澤東折入松陵高浪遠排塔斜陽低挂罾棹
歌驚宿鷺人影傍漁燈回首寒山樹蒼茫隔幾層

南潯道中二首
所向杳無際茫茫雲水鄉荻花隔漁網茆屋隱雞桑天
闊鷗鳧樂風微菱芡香只須買艓子泛宅老滄浪
釀得葡萄綠多因水味清（南潯酒為浙西第一）銀魚攙市買花鴨背
人鳴菰米翻匙滑蘋花點浪輕弁峰青一角遠向夕陽
生

曉發菰城二首（寄郭芷畦）
殘月照鷗夢扁舟背郭門青山似圖障碧浪動雲根欲
訪邱遲宅難招杜牧魂榜人遙指點嶺脚有窪尊（亭名）

城南最佳處卽是白蘋洲霜落芙蓉老沙晴灘鴆浮峰巔鈴語塔樹裏水明樓好訂明年約新詩取次留

泊舟關山

曉發雲溪灣昏黃汝關山遠鐘隨客到圓月向人閒立俗身無策緣愁鬢欲斑因思故山鶴寂寞守松關

武陵感舊

何處宋離宮江山一望中潮來陣馬白日落寺樓紅寂寞看花舫淒涼橫笛風六橋好煙景終古屬漁翁

渡浙江

斜日明沙岸微風揚一舲天光連海白山色過江青壁壘分吳越魚龍混杳冥偏安與偏霸往事總浮萍

西陵

五問西陵渡重游路不迷雲連秦望嶺水到若耶溪樟葉經霜碧梅花繞屋低依然剡船處蹋雪覓前題

半山亭卽事同顧小謝徐安序

歲晚游無倦天涯樂有餘彥先神儁爽孝穆意清疎雪急方揮麈燈昏還著書乍迴蘭渚棹欲釣鑑湖魚

我亦成閒放孤雲到處家死灰動葭管嫩日試梅花白煑丁坑筍緑烹日鑄茶當年王許輩老此儘堪誇

余鴻客過山中

五年瓢笠寄京師深負憐才元老知破寺住來東閣近蹇驢馱到午橋遲棋枰未斂看燈盒月舫繞移沸竹絲

今日與君重握手黃粱枕畔不堪思

寒食漫興

記曾披讀上河圖拂袖歸來計未迂到處笙歌爭社賽獨遊花徑倩筇扶粉團鄰餉緑珠嫩筍版盤堆白玉腴便老此間差不惡須知天上是姑蘇（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感舊詩二十首

吳高士日千（騏）

狂歌忍餓老蒿萊高節萬牛挽不回地下若逢兩死友（陳卧子王玠右）固應含笑上西臺

董孝廉樗亭（俞）

一上金鑾賦玉衡便歸濠上掩柴荆文章時命多無信獨自浮湘弔屈平（孝廉應博學鴻詞詔有人忌之不第後游楚粵有浮湘過嶺二集）

張徵君洮侯

亂頭粗服張儀偶醉拍銅斗歌烏烏記得騎絲禪榻話照人古道今已無

盧博士文子（元昌）

文筆瀾汎老更工窮愁著書雙眼空何須乞與青磁枕殘夢冷消水月中（博士曾序余詩千餘言極稱許生平著作甚富左傳註杜詩闡咸行於世）

陳隱居彥達（懋和）

老手荆關畫有神何曾一筆與俗人箧中數幅時展玩白雲遮斷青嶙峋

汪檢討鈍翁（琬）

竹榻茶爐留結夏談空研妙開襟期斜陽只在邱南路
怕唱蘇州楊柳枝檢討築書屋在虎邱二山門外顏曰邱南小隱有姑蘇楊柳枝詞和者甚多

翁先生蟄園曆

前輩風流老更狂高座說詩聲琅琅作誄無人悲訣絕
骨埋一角青山香先生雲間幾社名士也僑寓平湖余曾受業焉

陸秀才曠菴埜

曠菴秀句炙人口白首雞壇誤一冠尚憶西溪埋照地
影對竹梢風雨寒余結茆西溪與秀才為比鄰

楊別駕香巖

僑愛湖山佳處居剪絲手摘來飯余縱然作得招魂賦
未抵生前一紙書香巖昌平人前朝為明州別駕罷官即流寓吳山高士坊結高士社

吳詞伯伯憩棠楨

斯人雅許東南霸陸海潘江底足雄今日渡江誰白戰
芙蓉零落鑑湖空

錢處士秋厓

鴻鴈冥冥安可羅年未四十虬髯皤玉梅花開壁月夜
倚風忍聽滄浪歌乙丑春余同沈客子游雲間訪處士南郊草堂時梅花盛開聯吟月下

張公子持遠世定

臨池鬬韻極能事騎馬彎弓頗擅場可耐思君秋柳下
月痕依約笛聲長

周貢士氷持稚廉

周郎才可萬人敵一語橫空四座驚恰恰年同叔寶死
華亭至今無鶴聲

董文學晴川溶

才如錦段貧難救嘔出心肝死亦甘不及盖棺憑一哭
朱霞橫截機山嵐文學為樗亭仲子詩筆俊警篤於友道年三十六喀血而死葬陸機山

周布衣青士篔

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
身後知為無學僧布衣工詩好客乃至破家晚游京師至宿遷墮水死後張博山泊舟夢青士僧衣相顧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即其死處

沈居士尚廬

雙松居士抱孤癖嗜酒愛花兼工詩悟得苦空禪似蜜
應拋虀落上蓮池

張山人抱一培

山人賣藥價不二抱片白雲隱市門莞然一笑忽蟬蛻
手拖龍杖從劉根山人性高簡善岐黃術暇即寫山水得宋元人神趣後游洞庭兩山歸乃坐脫焉

陸明經季昭

坐冷翹材館裏氈愁來頻扣嬾殘禪一官消得才多少
啼殺夜烏柏邊

善知識美發和尚

腰包虎穴夜深入寸莛曾將萬石撞至竟難分恩怨處
心香一縷淚痕雙

冬關文公通復

扁舟曾訪冬關老松籟茶煙意自消佳句至今留便面

狂風怕有天龍捎

丁丑元旦

了得無心法年來已罷參單丁繼風穴破屋擬高菴道
豈貧能變交從冷處諳何須鸞毀譽拄頰看朝嵐

送惠仲孺北游兼呈研谿明府

前年我南還緇衣未曾澣筠軒讀子詩粒粒夜珠貫踉
蹌走覓子粵在閭門館神靜骨疑秀目如巖下電投分
等水乳同過筠軒飯占偈戲問我弗答意自領謂我且
小住買山托親串招致楚香居纏綿歲將晏楚香與子
宅相去地一箭藹晨供茗粥沍寒送栗炭圍棋勸終局
艸書詡滿案松寮佛火青往往夜達旦讀書發議論朱

筆加點勘肯綮屢解頤勃窣忽送難於諸古人意了不
遺一綫有時舞竿蔗滿城飛雪片拓窗觸吟興刻燭呼
涷研子如鉅鹿軍疾呼氣驍悍我亦提偏師背水決一
戰營結刀斗嚴陣開旂幟轉神速爭先登闕整承後殿
中原逢勍敵鴻溝請劃判詩成傳好事手抄幾脫腕約
看鄧尉梅雪消花爛熳楖頭坐三人屐子載雙半搔首
玉女潭濯足金魚硐暮歸或忘寢早起不暇盥探幽兼
卜築苦心為懶瓚自是我把茅長饞課蔾莧子亦更發
憤墳索肆漁畋風雨數往來性命實繫絆譬之久困將
刺腦望急援又類孤忠臣攀檻投直諫儻驚又改歲別
我走京甸青箱裝殘書緑匣佩短劍卽上鴨觜船撇波

快若剪黯然我魂消子袖欲少挽枯柳未成條春冰殆
將泮送子情亂絲一言子當斷京華最紛雜交態頗巧
幻黠鼠穿牛角媚狐呈鬼面猩猩工笑啼狼也善顧盼
子才自無匹行矣宜審揀赫赫密雲公當代陽秋鑑趨
庭盡所底文章益奇變佇看展駿足千里見血汗空彼
冀北羣直上麒麟殿我昔訪鈍翁出示尊公卷心焉輒
嚮往炯炯仰星漢鈍翁竊自遜每置積薪歎可憐軟紅
堆颿笠曾游衍憶同顧子齋江都顧編修書宣蟬聯話靡倦平生
落穆意孤松灑微霰今者因子好木桃致繾綣長歌睇
北雲北雲天一岸

題蔣樹存繡谷圖

斷碑留繡谷舊是讀書堂三月桃花放一溪流水香賦
詩擬陶謝開徑來求羊更著王維畫人疑輞口莊

欲往光福看梅雨阻程荃谷融散齋遣興

春雨廉纖已浹旬愁中消却二分春癡雲勒住看山舫
豔雪勾留擁鼻人蘭筍脫棚寒食近餳簫過市夾衣新
秖堪夢到銅坑側七尺笻枝一幅巾

題試劒石

一朵雲根砉兩分青霜剥盡紫苔紋屬鏤豈是無情物
不斬西施斬伍員

絶糧

栗盡床頭飢鼠鳴脊梁豎起鐵崢嶸死關笑殺高峰老

瓔珞偎來賣富名

絶壑黃精苗不生迴風吹雪砌瓊英秖堪眼看不堪喫

要問當年蘇子卿

采石磯

澄江鋪白練危磯青嶙峋可知樊若水的是有心人

太白祠 吳中有梅花三白酒

江月明于鏡青山眷綵霞謫仙狂魄在素手眞梅花

北固山

千古長江水英雄恨不消誰云天塹險班馬日蕭蕭

鶴林寺

素師説法處顛老作伽藍可惜杜鵑花樵夫紅滿擔

竹林寺

花落碧巖前猿啼青嶂去夾山語誰悟煙鎖竹林寺

平山堂

禹曠蜀岡頭歐蘇作勝遊江南山色好誰暇弔迷樓

瓊花館

煬帝荒淫極江都擬作家不聞人哭處眞箇有瓊花

紅橋

戎馬交馳地煙花遞代消牧之魂斷後無處問紅橋

玉鈎斜

芳艸裙腰綠風吹蝴蝶花牧童横笛處云是玉鈎斜

文選樓

世運遞興降文風繫盛衰平生苦心眼爲謁昭明來

登望紫閣

巴蛇曲徑通玉磬落松頂僧閒茶椀香亭迴江光冷

亭坐翠微間天空獨鶴還那堪搔白首望見紫金山

重過虞山簡邵恒山

憶昔京華龍合雲愛君卓犖自超羣荀龍薛鳳人爭羨

惠沈張王與論文

別來三載苦相思特達珪璋天子知老我一雙青眼在

驊騮躡電會乘時

衰殘久矣厭塵寰打疊明年好入山九疊屏風三疊瀑

遲君命駕款松關

贈楊子鶴

烏目山中一地仙方瞳鶴骨雪盈顛我來把臂白雲外

笑指桑田在海邊

羈栖

莊生未達道物性論難齊支遁猶憐駿時遺不韻譏青

山負夙諾白首歎羈栖昔昔愁無寐聲鐘月落西

飢鳳

偶爾離丹穴翩然覽德輝早年竹多箹誰惜鳳常飢林

黑羣鴉噪魚腥孤鶩肥高岡人不見自理九苞衣

冥鴻

弋者徒勞慕冥冥自遠游原來天地曠豈爲稻粱謀霞

綺明斜照霜華冷素秋有人閒處送時動玉琴愁

送徐安序秀才入都

碧雲寺裏斤竹好玉泉山下圓荷香是余策蹇舊游處
君若題詩遠寄將

題畫箑

雕龍緊閉畫簾垂訴盡牢愁人不知爭似輕煙初日裏
百般閑啅坐花枝

娑羅樹

佛號娑羅大樹王人間熱惱化清涼曾聞月窟落雙子
高蔭西天說法場
體似金剛堅不摧況經法雨久滋培騰蘭神足原無礙

與法傳將東土來
三日風留燕子磯扁舟鷗夢是耶非青山無恙頭空白
載得娑羅雙樹歸
破浪長江已爽神風前笑看影粼粼須知根性由來貴
别領鴻濛不老春
翠葉光聯六祖禪千花疊雪擁身圓衆生心病非常苦
結子能教盡霍然
金雨閻浮勝四洲杏壇孤檜足千秋東湖湖上黄金殿
清梵珠光漾碧流
直心地上能生長翠樾慈雲覆大千莫負老僧睎望意
莊嚴寶地萬斯年

題生公臺畔石

花月笙歌了見聞道人到處可平分分明說與點頭石
去住無心一片雲
鞭龍羅鳳時不可撓蜆撈蝦亦懶為只合虎邱兩年住
借山名字畏人知

毛西河摘句

比之吞月人精華猶在腹 簡吳孟舉
竹深雞自呪艸響虎初歸 宿龍潭庵
雲多堪作供山好不嫌殘 題柯山精舍
鶴鳴風在檻魚躍月衝波 夜坐
除是孤墦啼血外笙歌多在半塘西 清明

添幽竹老捎檐翠索笑花開亞硯枝 贈筠軒
水曲飄來蘭氣好鶯聲啼到柳陰新 上巳
紫豔映空施步障素香壓席罥流蘇 看紫藤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太白集 卷五

自甬江桃花渡舟行至小白河過小白嶺入太白山覲本師老人得詩五首

二之日栗冽臘破月在丑賀我雙蹻鞵得到甬江口甬江劃城根天啓東南歸地疑海所呑山疑海所嘔浮梁蹋浪過聲急萬馬走鼇山落彈丸蚕帆驅龍毋斯足移我情獨立懶回首成連旣已往我師高可扣桃花渡頭船倚橈爲招手

水縮沙痕圓舟輕岸影捷南過鄮山橋山翠壓眉睫白雲約青松捧出育王塔首塗小白河興先凌截業夕陽懸石徑磽确碎難蹋手攜七尺藤力疾藉以接樹遠炊煙生澹與嵐氣合竟忘腰脚勞頗覺情景愜嶺背開一門矯首天匼匝

策足不知遠路隨山勢盤雞犬聚成落漸覺陂田寬環碧一溪合亂紫千峰攢陡驚老熊立旋愛修龍蟠對面翁雙鷲轉眼翔孤鸞佳境復深入月上松風寒清陰欵徐步鐘聲落雲端花宮夜突兀太白山團圞徛歟我祖窟大海稱奇觀

登山須泰岱探水須崑崙高哉知所仰深矣逢其源脉脉濟北宗吾祖重掀翻克家得弘覺憲章道益尊吾師纘其緒重鼎歸家孫棒頭扶正眼聿使龍象奔點燈呼入室顏色如春温弗責闊略罪細慰浪蕩魂瓣香出懷袖烏足酬洪恩

峩峩說法堂楚楚翼萬架皇皇丹詔書香火祝晨夜至人乘願輪間世騰神化昏衢炳一燈千燈衍夸夏閒登奎煥閣聮額言非訖孤雲卧此中萬山拜其下 世祖章皇帝御筆雪嶠大師語 媿余述祖德崇弘不少借光明留寶幢典型見大蜡堅忍立雪心詎容回我駕

密祖墖院養痾度歲志媿四首

吾祖藏真地南山紫翠間瞻依酬宿願灑埽得餘閒滴乳巖泉吐千峰螺髻環悄然成獨立燈影照松關

朝宗有法海靈勝甲東南花雨交晨梵鐘聲散夕嵐看雲無窘步對石作奇談霧豹何曾變酣眠生小憇

岑寂余所愛心如雪裏蕉終朝親藥裹隔月檢詩瓢世事斜陽淡年光旅夢消深情煩素友問訊過溪橋

芒屩三登破筇枝萬里歸壯懷消也未昨寥是耶非碧荔堪禁涷明霞亦療飢行藏宜自定執帚獲先機

絕句

傍巖屋小如蝸殼縛竹牀高比鶴巢恰稱嬾禪攲枕卧不知紅旭上松梢

介然不肯同流俗單取古人要處看除是魯連吳札外立言容易立身難

緘札東門（寅伯別號東門）剪蠟燈開春曾約理紅籐拍肩飽看乳
峰瀑笑口同尋布袋僧
著地鑪埋榾柮紅擁身敗絮影蒙茸雖然風穴單丁樣
也勝楊岐卧雪中

謁賀知章祠

乾坤本寥廓只讓斯人狂紫闥薦才子黄冠歸故鄉神
仙聊可托湖水至今香余也游方外愛君登此堂

登天封塔

雄鎮東南一柱存凌虛日月手堪捫天開地扼山形壯
風吼潮來海氣昏鳥下神龍無數繞鐘前怖鴿幾雙翻
蠻帆珠舶蒼茫外認取青尖入此門

采太白峰崇蘭二種寄靳司馬熊封別時許以
松煙墨相易乃系二詩

崇蘭産太白異種遺仙樵歲寒交霜雪碧葉抽素茗采
采入虎穴奕奕出艾蕭孤根幸不壞幽芳良可邀遠將
貽君子霞外伸久要承以綠玉盆佩以黄絲縧
墨卿我好友藉以磨年歲隃麋夢已空松煙貧莫致公
昔宰天都博物有精詣材取潘谷譜法按奚超製九虺
托微吟十笏侯嘉惠勿露箭鋒機請援玉帶例

讀李杲堂前輩全集并簡寅伯

愛讀杲堂氷雪卷巖房燭跋眼重揩文除客氣始稱妙
詩變新聲固自佳生不同時金可鑄世何竊歎玉常埋
千秋只許寒泉老（先生與寒泉老人爲平生交集中酬和最多）追抗家風屬我儕

歲暮寄寅伯兼致同社諸子

空山臘盡坼梅苞偏有閑愁勒歲梢雪竇乳泉空有約
缶堂遺槀未曾抄夢歸遼鶴三千里志在潛龍初九爻
寄語江東吟社侶論詩兼且要論交

壽昌寺喜晤錢稱廉居士坐談甬江耆舊風槩
時以入山省師未及造訪却有此寄

明州扼海角歷古稱名邦交友瞻輪囷讀書腹膨肛一
士走天下詞場鼓逢逢一諾千黄金兀不移衆哤曩窺
杲堂録耆舊風敦龎叔世抱孤操不異潯陽江埋玉泣
周（鄮山）董（缶堂）墓松吹馬鬃君家兩伯仲（退山蟄菴）奇服餘蘭茳典

型惟君在卓犖今無雙高義激石友熱血驚帝龙（居士曾爲友生奇禍叩閽）收身事隴畝下筆九鼎扛東南倚半壁坐令時輩降
鴈堂喜邂逅對飯蓮花幢清言聽不倦急峽奔秋瀧我
游嗟歲晚金石誰擊撞苦搜鼠嚙槀雪屋篝青釭（時方得鄮山杲堂兩前輩全槀杲堂輯甬上耆舊詩）獲君之快論虎癢指杉樁呼起地下人一
一開生龎所思究未竟蠟屐入雲矼撥火煨芋子呵凍
吟山窗永結霞外契聊寫琴聲淙春來桃花渡拖杖拜
老龎

奉侍本師老人杖履游東谷一邱曠如衆峰拱
秀可愛與諸同門建窣堵波于此爲他年藏骨
計老人喜而有作恭和原韻二首

幽絶東巖塢天留一老登雲開萬古宅峰立衆叅僧要是神丁鑿都非繪事能先賢高並峙真價許誰憑宋宏智禪師塔

隔溪對峙

落石泉流細披風蘭氣清仙源扶杖得谷鳥揀枝鳴亥結龍爲艹庚留山有名黄金充一國未善述家聲

鄮山寺瞻禮阿育王所造迦文舍利墖

墖樣古而奇高不滿一笏中虛函舍利外質非木鐵當時菩提塲靈光照衣紱傾寫八斛珠天龍互分奪周哉我佛心遠被真丹國遂因劉薩訶平地忽湧出不夏綴碧爪未秋垂朱橘或看鳳皇卵又變玻瓈月余來償夙願戊寅之人日足履八吉祥地名手炷栴檀鉢墖戸覘而窺一顆摩尼活似定却不定欲掇那可掇回首蔚藍天紫雲覆山頟

賀季真祠古柏

天寶年間柏應同逸老看心空涵月魄皮剝落風湍古綠壓窗秀新香飄夜寒秖愁雷雨夜飛去亂雲端

宿三餘草堂次舒後邨韻簡亦姜豈羅

雨打春燈興已慵西溪又阻探梅筇愁多不刻三條燭夢冷偏驚幾杵鐘狂客祠連衣帶水美人花近玉簪峰草堂之東卽賀知章祠庭中石筍峰畔綠萼梅一樹盛開君家兄弟情難忘頓頓伊蒲爲我供

客牕

最無聊爾檢詩籤吟句先將晴意占帶溼鐘聲猶覺重

受寒燈燄不能尖鴨頭已染長江水燕子將歸小閣簾久客似忘蔘葉苦勞生幾得蔗根甜

春雪漫興倣歐陽公體

欵臘曾無一朶開拗春三度雪皚皚春後作寒諺曰拗春儘教客子添騷屑頗耐東君費剪裁松火烘毫吟野寺氈巾勒馬看西臺甲戌夏余游五臺至西臺遇大雪馬上寒栗乙亥冬客吳門野香寺雪夜同恵仲儒聯句甬江頓漲三篙綠却羨漁翁捲釣回

登招寶山

一山屹立海之角碎蹋夕陽絶頂登旣吞復吐水溯湃欲翥還伏風掀騰蓬萊咫尺鶴可跨溟渤清淺桴宜乘我思釣鼇任公子倚空長嘯無人譍

蛟門

十丈帆張五兩風笑談間已出蛟宮兩拳石束波爭立一隙門開天忽東雲壓鼇頭蓬島黑日翻魚眼柁樓紅平生夷險經曾慣要吐胸襟浩蕩中

翁洲一名舟山　國朝新置定海縣相傳葛稚川曾煉藥于此

海繞蒼山山繞城何年一股割蓬瀛無多賈舶旋分市也有涂田可派耕縣治蕭閑如梵寺居民魯健卽屯兵我來欲訪仙翁藥笑聽雲中雞犬聲

從洪簡民覔小猴

杜老也曾乞參軍諒不慳一拳能解贈終歲破愁顏月硐懸枝嘯秋窗捫蝨閑海山游已倦呼守我松關

宿祖印寺與寓谷兄話廬山之勝因懷心壁同門

偶泛山槎碧海灣琉璃燈底話廬山如龍松卧五峰下似扇桃開四月間雲吐香爐供几案風吹瀑布洗心顔天應憐我平生志桂搭開先老不還

蓮花洋

汪汪漭漭天無涯混茫一氣凌虛艭欲怒不怒風助吼有意無意雲迴遮前浪未趺後浪㞕高篷忽轉低篷斜梎鉦硠拔㶀洲剪眨眼箕簸東南遐船頭劈破萬漚泡柁牙劃落千盤渦晦陰交互隱玉蝀光彩恍惚翻金鴉飢蛟涎翳修羅鏡長鯨尾掉羲和車鼔聲斷續鼉奮擊珠影出沒龍爭拏預愁吐月戲赤蜂旋駭掣鯉迴蒼駕總戎箭送青雀舫（謂藍義甫也）樓插絳戟窗碧紗坐安幾曾離石研吟渴時復呼鬭茶丈夫抗志隘八極豈類褌蝨與井蛙五湖三江頗游涉睎彼身世同浮苴茲焉濯足事汗漫酸魂寒魄消些些我思伸口快一吸珊瑚露出紅槎枒然後變爲述作手筆力浩瀚飛奇葩渺乎潘陸盡却步望之特地興咨嗟不爾便借老鐵笛半空裂卷鼉蚪蝦荒唐采藥笑徐福聰明學琴憐伯牙安期麻姑未達道但見三度栽桑麻必也胸中納全海恬養歲久澄而洼炯然氣吐虹萬丈架梁直到壺仙家相傳昔者載大士于此簪滿高蓮花日本長老始驚異拜送大士栖洛伽累朝香火遠崇奉夷夏緇白來交加憑誠抱信不知險聞名覩像相矜譁微茫島山莫可辨疑是四岸蹲蝦蟇梅岑孤絶湧寒翠琳宮金刹團朱霞倐驚石尤逞威角雷砰雪卷顚驕驕柁師眼瞪若星大鉞盤捧定猶吁啞勢猛排倒亂山岳力壯蕩潏渾泥沙我方披襟獨坦腹巴牋投語晶宮衙地維雖傾涵聖量朝宗終古無淫哇往來朝夕示忠信沐浴烏兎收精華慢欺懶禪守枯寂一念矻弗輕萌芽試歃瓦鉢逞狡獪燃犀毋悔施鞭撾天吳紫鳳領勑旨喝風好好吹袈裟縱覩坎德窮詭怪此游堪許平生誇

老龍窪

破浪排天入杳冥雷砰電鬭定中聽搶迴風馬俄千里飄轉靈旂仗六丁鮫母漾珠驚月白鯨魚張戟奪山青庸人不解吾詩語請讀牀頭山海經

磐陀石

擎出波心手掌平我來趺坐證三生善財參後無人到閒殺峰頭雪浪聲

寶陀寺得詩二首卽似潮音兄

彈壓洪波古道場蓮花現瑞自蕭梁（誌載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慧鍔載大士歸本國至此大洋鐵蓮花開滿舟不得前許送洛伽遂有石牛浮水嚙盡）慈雲不散六殊勝海印常懸八吉祥珠白月盤獻龍女血紅日馭浴扶桑可知大士分身處只在蒼茫水一方

杯渡南來情亦深洗空雙眼聽潮音卷回石穴層層雪

蹋去灘沙步步金纔憶五峰歸化宇(余方游清涼歸)又淩孤岸暢

虛襟名山偏解留人住細雨松窗自在吟

有感(寄毛大可先生)

好學世無幾苦心惟自知磨礱須畏友鍼芥得名師汲

古波瀾大鉏荒歲月遲迢迢有孤夢夢到白蓮池

昔覽鴈門勝今為滄海游驚波天反側絕域雨綢繆談

虎五峰寺題詩萬斛舟楊(子長洪簡民)兩知己刻骨意難訓

四十氣方壯鏡中驚白髭大都催病客豈必坐吟詩法

社秋難挽雲泉老更宜何須買金鏞留樣報心知

廈門竹枝詞

海山截業海波平二十年前此用兵夢破槐根成底事

向人羞說古田横

梅花白時洋船開(閩地梅花十二月即開)荔枝紅時洋船來開時不管

梅花惱來時只怕荔枝哈

照人似鏡暹羅椀切玉如泥日本刀白晝難看黑鬼子

綠瓶好買酒紅毛

虎蟳是蟹綠鼇長龍蝨如蟲黑殼香三月臺灣船隻到

西瓜甘美勝氷餹

開元寺(在漳州府)

紫芝山下寺消暑頗清嘉門掩峰千疊天傾海一涯療

饑烏葉荔索笑佛桑花客到蠻鄉懶詩瓢挂樹斜

烏葉

日啖晶丸百哦詩品得中等夷宋家白壓倒狀元紅甜

雪肝腸化頑仙夢想空年來停遠貢不用趕船風

贈彭艾菴居士

番禺有陳屈詩筆擅風騷皆與先生好知為體格高天

清桐葉雨秋壯海門濤標舉如孤鶴聲聞在九皋

自古英雄士偏多尚友情劒埋光閃爍驥老氣縱橫布

諾千金重荊名萬戶輕投交應未晚一日盡平生

荔枝

將軍挂綠福州強烏葉臨漳差足當興化狀元紅亦好

蔡家只譜宋家香(蔡君謨荔枝譜以泉州宋家香為第一)

仙露凝成碧玉胎甘香沁齒久重回阿環一笑何常錯

直得三郎傾國來

天猶憐我一枯禪正及紅香小暑前日啗晶丸過三百

蠻鄉擬作老游仙

婢呼碧奈與黃姑(李名)龍眼從來喚作奴若較吾吳五月

白(吾鄉楊梅白者更佳)雙鮮品價要齊驅

萬安橋(俗呼洛陽橋)

豁達萬山口秋潮怒馬來我何臨海角想見濟川才日

落黿鼉見天長鴻雁回浪游無藉甚眼為蔡公開(有忠惠公祠)

三忠祠(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

播越無全業艱危不顧身厓山傾一旅柴市授三仁棋

到殘難算金從鍊後眞崇祠妥海角歲歲薦香蘋

楓亭

雨色前山白炊煙小店青沿郋多荔樹隨意宿楓亭風
味堪游紀詩心閑自靈未曾嘗勝畫(支離名)叉手問畦丁

烏龍江

秋氣颯以厲江光似古刀西風吹短鬢晚浪截輕舠城
郭面五虎(山名)樓臺負一鼇(峰名)雄藩今已矣舊府長蓬蒿

三山送郁滄浪還武林

君家西子湖之湄歸去秋好堪吟詩蓴絲吐水碧正美
楓葉著霜紅未遲海外文章歎奇絕(君有臺灣游紀及竹枝詞最精覈)人生
離合知有時臨別那須作悲語白華補出風人思

朱霤山寓晤晉江吳魚男手寫梅花一幅見貽
作此答之

商簌滿榕城榕葉不到地獨客先驚秋歸心隨燕翅我
友尼我行(謂霤山)一榻爲我置得與延陵君晤對成樂事天
方行剝運造物等兒戲文章在千古何必爭一第(時吳落第至泣下)
數錢雇筍輿撥雲上山寺洗心扣老禪點頭悟佛意
興來寫梅花氷雪灑胸次陡覺單衣香旋動苦吟思一
字換一花定交從此始

諫果

樹頭落青子樹底著紅鹽雅愛吳儂製清回貝齒甘農
書稱敢諫茶品得新叅閩俗春爲醬(閩人不解點茶秖作醬豉)家家論擔

擔

鼓山

名山尋石鼓松翠接丹梯海色秋鐘外江聲落日西主
人一耆舊家法半雲栖喝水巖前石多情待我題

黯淡灘

水性不受窘人宜老似灘蒼山蜿蜒曲白晝雷霆寒萬
石萬夫却一呼一寸盤懶僧坐船尾只撚雪髭看

仙霞嶺

一關天設險閩甸此其咽磽确懸雲仄紆迴學蟻穿山
垠餘戰骨虎落斷人煙殘壘斜陽裏經過亦愴然

江郎三片石(相傳江氏兄弟三人鍊眞于此遂化爲石)

三片蒼寒玉江郎鍊得成倚空閒自立老眼看多情日
漾蓮金葉雲遮屏水晶倘然能點首我欲語平生

登嚴子陵先生釣臺

釣魚臺尚在歡喜一停帆天子腹雖大先生足不凡白
鷗聚秋瀨紅葉散高巖獨坐忘歸去清風冷夾衫

拔壩

百夫叫呶亂鵝鴨一夫鵠峙催高歌粗繩十丈挽船尾
輪車蟻旋懸坡陀披衣露立夜正午半規璧月衡寒波
余雖無力以意送膠黏枯葉看如何初愁王陽疲馬上
峻坂忽驚陶侃破壁龍騰梭

過萬開遠白雲莊

相思只隔一方水撥棹堪憐十日春雨洗梅妝纔小試
煙搓柳眼未曾勻袖中詩卷看誰敵堂上衣冠拜尚新（甬上風俗歲朝供祖先像至上元乃撤）
自是射龍遺烈在夜珠常照擁書人（射龍將軍閒遠曾祖也）

巫麓筠寓齋話舊

故人出宰荔枝鄉車笠相逢情話長猛虎渡河堪作頌
蒼蠅點玉竟無妨（時公被讒）清風一榻茶煙細小閣雙桐暑雨
涼要學淵明成傲吏菊松歸去未全荒

張超然登鄉薦第一喜贈

烏龍江淨鋪練光巨鼇峰高突雲上山川之氣鍾有人
力不可爭步笋讓張郎才本天下才筆端久夢奇花放

包羅星宿為心胸窮研經史作醯醬好奇偏喜僑冷鄉
立俗那肯學時樣貧如司馬也風流狂比子陵尤倔彊
但逢豪士縱詼諧常被庸人譏傲妄憶昔京華同聚首
敝裘蹇衛頻趺宕紫丁花下封醉侯白蓮社中拜詩將
兩京賦出雪繭貴四愁咏好紅兒唱不脛而走名自喧
欲伸反縮價益長鷺鷗儔侶儘綢繆玉帛公卿盛延訪
有時如雷發孤憤千金琴碎誰能抗或復劃壁旂亭間
大笑落帽興亦壯今季闈南秋槐黃忽爾披帷笑相向
綈袍戀戀故人意霜驥蕭蕭病鶴狀君乃軟言慰藉余
歸山計左漫惆悵詎知碧翁眞愛才百尺蒼松特培養
一朝風雲傳鱗甲變化飛騰解其榜借山道人眠山窗

拭眼始見朝日亮文章自古有公道斯舉則為士林暢
戰勝者懼分固宜乘勢取捷理所當況當朝廷需才急
勳業旂常焉可量曲江躍馬看杏花鑾坡拖錦含雞薌
君家譜牒又一新跂脚望君傳吾黨

輓錢稺康

壯懷磊砢氣騰騫豈料生無再見緣尚古深情今日少
法門好事幾人傳雨飄書幌銘旌溼蛛網琴牀神理綿
記得依依春柳夜籠燈送我上江船

伯夷叔齊

揖讓方為孝依違豈是忠一言明大義萬古扇清風耿
望黃虞遠心甘薇蕨同周家成帝業容死在山中

西施

稽山青似髻耶水碧于銀誰道捧心女竟為傾國人舞
矜迴雪豔歌愛采蓮新載入五湖去東家徒效顰

王嬙

顏色本殊衆幾回對鏡疑行辭漢殿去立斬畫工遲明
節馬支重芳心青塚知從來安社稷寧止用蛾眉

綠珠

嘗讀晉朝史風流事可傷一朝墮樓影千載如花香金
谷繁華盡明珠聲價償季倫豪不悔名並美人彰

寄梅溪菴主

谷飲邱棲三十年氷枯雪老骨嶙然夜來湧出一丸月

浸徹梅花香滿天

題荻蘆圖

沈家舊宅最清幽鏡裏溪光蘆荻洲溪上白鷗俱識我煙中常放釣魚舟

白蘋花姚平山分贈

白蘋香且潔皎皎帀汀洲宜與風人采洵堪俎豆羞雨餘明雪鏡日落隱沙鷗好友能分贈玩之散百憂

題鄭芷畦擁書圖

紫蕉衫涤四香匀左右圖書與古鄰何必身為八州督神仙要是讀書人

題覆千樹子調獅圖

不摘楊花不釣鯉閒坐看他弄獅子貓兒狗兒且走開哮吼一聲從地起

立春

臘盡慳三白今朝鞭土牛匀萌餘凍壤潑潑動溪流午飯無青甲郎童換綵緅一枝筇竹在應躡紫霞邱

雪夜宿賦清草堂與張吟樵先生同賦

潮落春申浦偶乘雪夜船笑披白鶴氅吟到玉梅前老惜知交寡情深象古賢寒光凝不去流照燭花妍

江東人一个勇退與猶賒課子唯黃卷娛親有白華舟牽岸影闊風過釣絲斜笑下曾眠榻分牋賭八叉

縛筍籜為筆作草書頗有風格

涤翰何須紫兎豪縛來錦籜有風標雖非顏老鼠鬚勁猶勝董家楊柳條

南滘畫扇三橋索題

病裏心情儘自閒碧雲紅樹掩雙關瘦腰一把憑烏几只寫元人沒骨山

人日有懷查查田先生

人日春如許春陰黯不開地偏無驛使誰寄隴頭梅世事知貞吉天心自復來查田味禪悅詩律晚堪推

送林鳳溪明府

夙昔躭微尚林泉希古修謬承丹鳳詔吟老玉京秋車笠敦風義芝蘭數倡酬（貴座主阿雲舉鶴庭原中翰張超然明府皆投支許之契）乞身歸舊隱揖讓有賢侯

地僻人風薄君如烹小鮮彈琴有餘暇飲水只三年黃口咸孳育青衿分俸錢（平湖育嬰堂公置田捐米存活甚多歲暮分俸給貧士）東湖湖上月常照夜談禪

衰艸斜陽外依依惜別情青山迎五馬紅葉照雙旌聖主勤宵旰御屏書姓名東甌名勝在王謝繼嘉聲

春雪

瑞花飛五出夜半峭寒生似欲禁梅白微聞折竹聲瑤林迷近遠銀界蕩空明夢想屏風疊中天疋練橫

清豫堂論詩（同于湯谷姚敏囿葉侍堂笠亭陸又超南香松嵋硯漁魚滄兼似沈東表陸循環繹蒼張龍威曹鵑南）

麗則風斯眇雅言婉以葩苦吟生妙悟鍊格自成家天

上雲霞貴人間錦繡誇神仙換金骨無復事鉛華

雪霽

雪霽山光近春寒鳥語空六年唯一嬾曉起紙窗紅薄俗宜逃劫浮交悔借叢庭中瘦綠萼悄悄待東風

復雪

柳綿蓋碧蘚玉屑壓黄茆何事陰常閉多疑陽未交雲驅龍戲海鐘引鶴歸巢却羨垂竿叟青蓑入畫梢

元宵後葉待堂書齋同于湯谷姚述緗劉書升

佳節春纔涉餘寒氣未和良朋貪把話冒雨亦來過辨體親風雅虛懷尚琢磨青燈照白髮永夕樂婆娑

三蕉書屋詩爲陳簡亭作

懷素種蕉百學書代麥光絶詣成草聖聲價亦已昂隱侯惜瓊枝爲文彈蒼笈逸情抒嘉藻韻事入典章陳氏有世德居近尊鱸鄉耐翁秉微尚風義達四方簡亭更卓犖苦志縫螢囊恂恂而儒雅的是三魚甥家傳四庫書手澤加丹黄閣帖橅八法顔柳追鍾王書屋宜以深湘簾犀柙將窗前三本蕉扶天葉昌昌正當炎赫日緑陰竟簟牀有時疎雨來聽之心氷涼不勞蒲葵扇把弄嗤王濛底用白龍皮豪侈擬贊皇（李贊皇盛暑宴客以白龍皮浸水舉座皆寒慄）行看敷奇葩結子黄且香非特作佳話事爲髙門慶衰年坐枯木研田久矣荒撚鬚和傑倡自訝格調生

題陶靖節像

賦得歸來總任眞蓮花社裏往還頻南山只在東籬下不負區區漉酒巾

附克峰汪琬五兒長大翟鄉賢彭澤歸來只醉眠籬下黄花門外柳秋光何似羲熙前

林鳳溪明府生日過寺飯僧放生賦贈

莫唱王郎斫劒歌浮雲幻影似微波秪看挈榼提壺處蔽芾甘棠舊蔭多

風神奕奕驢青青每放扁舟繫柳汀魚梵佛香傳逸事東湖即是峴山亭

飯僧山寺放魚禽仁者之心即佛心游泳飛騰咸暢遂凉風落日水浮金

把似松窗和杜詩襟懷浩蕩骨離奇愛君龍馬精神在僉見追風刷電時

陸熙菴招集茂脩書屋看桂

窈窱迷巖穴參差倚桂叢清秋綻金粟香雨晝惺忪閣佳碧雲影（是日欲雨不雨）婆娑白髮翁（同座嚴西武張笠之袁鳴旂陸觀成及余皆年邁七十）吟詩紀幽勝剩入小山中

胡原仲邨莊看芙蓉

郊外秋光好沿緣蔑荚洲靚妝臨矮檻醉纈俯清流老嬾晉支遁髙懷馬少游盤餐取眞率竟日爲淹留

浙西釋元璟借山

綠瓊集卷六

御舟應制畢賜砥石研

砥石山開小硯田溫于綠玉嫩于煙摩挲忽拜
君王賜不用泓衣學米顛

欽賜製研說手卷

天地生材豈偶然得逢
聖賞亦奇緣文章書法眞雙絕藏在名山萬古傳

天童拜別本師老人

苦志希前烈微名達 聖聰蹔離青嶂影難別白頭翁

鶯囀叢篁碧花飛乳竇紅把茆吾事了寧肯負松風

應召入都留別一二知己

裴佪碧溪步澹蕩白雲心偶爾應明詔故人知我深風
帆逐歸鴈水閣鳴時禽一笠曾無繫終當返舊林

錫山晚泊

一雨洗煩暑晚來天氣清煙光多在柳山色不遮城佳
釀資泉味停舟問客程桃花暖浪裏羽葆憶吟聲

渡楊子江

澹煙凝落日渺渺一帆揚山浴青螺小江鋪白練光春
中隨鳳舸衣染御爐香北去三千里涼蟾引夢長

銅雀臺

阿瞞眞可人傷心在一語爵臺貯綺羅望見墓田處碑
書漢將軍金牘蔡氏女父子鞍馬間雅藻出機杼抗言
驂雲龍赤松渺何許魏武詩驂六龍上天門飲玉漿對赤松歌舞化埃塵西陵多
狐鼠漳水自東流閒愁觸行旅

取道大梁泥水梗路甘鴻舒廉訪使許以駿騎
相送賦此志感

閩海論詩水乳投相思煙月五經秋天低嵩嶽連雲色
地劃黃河繞郡流高義有懷魏公子深情不減庾江州
底須更下窮途淚許送袈裟到鳳樓

盧生祠

康衢塵坱圠廈屋耀朱丹高柳布濃蔭方池俯清湍大

書盧生祠好事資游觀前供呂洞賓後坐鍾離權盧生
尚高枕目閉腳不蟠夢中儘熱鬧覺後徒清寒可憐夢
與覺萬古皆愁端我曾了諸幻鏡裏空花殘一笑日亭
午鞭驢過邯鄲

應 詔詩二十首 有序

臣僧元璟憶自夏炎遄趨鳳闕逮乎秋爽始抵玉
京蓋以遠途跋涉飲食失調疾發河魚未能謁覲
時惟
聖駕避暑塞外校獵祁連乃于季秋被見暢春園謝
恩乞歸伏蒙
皇上天地寬函溫綸慰愍獎命內大人佛寶送在崇福寺棲

止　詔曰留爾在京以備顧問善自調養無庸苦
辭閒可賦詩以副朕懷恭惟
鑾輅西巡省方咨嶽仰承　恩詔曷勝感愧香前月下
翹首低吟積有廿篇深慙蕪拙爰抒芹曝之私敢
籲
離明之鑒云
銜命趨丹闕寧辭酷暑蒸跨驢頻晝睡見月必晨興水
影迷瓜蔓風香過棗塍人隨秋共到洗掌禮然燈
玉帳移涼館瑤臺出上蘭丹山朝舞鳳碧樹夕巢鸞賦
許揚雄獻桃分方朔餐
聖朝多盛事吟望彩雲端

壁月如規滿寒烏不定棲漸升金掌上忽照玉河西攬
轡追梁苑（六月中取道大梁入都晨熱每于月下早發）彈琴思碧溪清光曾一鑒高
閣詠新題（金山江天閣蒙　恩召對捧讀　御製新詩）
上苑通瑤圃羣峰擁翠嵐芝生齋殿紫水近玉泉甘慰
問高天霽承恩湛露覃樗材眞自媿頂祝向珠龕
金碧城南寺煙霞柳巷郵（崇福寺地係古柳湖）六時清梵接一鉢古
風存簾卷山園閣鐘鳴月到門有枝棲倦羽蕉夢了無
痕
有策難驅病無人識舊顏神清如凍鶴骨瘦比秋山把
卷偏滋睡辭醫只閉關
君恩深且重暫許養閒閒

彌天慚浪迹片笠寄雲房研冰籠煤火燈昏借雪光撈
腸老米飯養胃斷齏湯伏想青陽近南還蕨筍香
此身雲不異袖手但看雲出岫遠一片歸山閒幾分日
敷紅郁郁風散白粉粉却笑陶弘景何妨持贈君
預卜豐年瑞瓊葩降孟冬新寒禁鳥語積素聳山容擁
絮時煨芋哦詩聽瀧松遙思
六龍駕覽古入唐封
古柏幾千年翠流難老泉（太原叔虞祠有古柏二株晉水出難老泉源）據鞍應見賞
戛玉有新篇儉德叔虞始雄圖重耳傳斗樞躔紫炁拜
舞正喧闐
朔地土囊近常吹括地風登臺誰作賦拔木可稱雄白

日黃塵外緇衣紫陌中省方勞
萬乘此際到河東
蓮花峰拔地中古但遙祠功格軒轅上精神白帝知焚
柴珥玉節刻石繞鸞旂盛典垂千禩寧須訪具茨
河山雄百二宮闕古皇州紫氣入關滿黃圖一覽收太
平施雨露父老徧歌謳駿足追風電無爲遮道留
禹鑿龍門險黃河繞汴迴君王受詞賦侍從有鄒枚修
竹問斜照高原留吹臺
翠華臨幸處倚馬見奇才
峻德尊中嶽登封佳氣饒靈辰陳玉帛雅樂奏簫韶芝
蓋喬雲護金泥祖寺標（嵩山少林寺為初祖達摩大師道場曾　賜御書匾額）三聲呼

萬歲知是百靈朝

南榮冬日至容飯未能加詩盋唯藏藥盆梅也試花書
雲尋筆格炙背向檐牙出世原忘世悠然閱歲華
禪餘無箇事緑玉浴來腴（恩賜砥石研溫潤餘墨）賜帖恭臨搨濡毫
作楷模（賜淵鑑齋法帖八體六法靡不兼擅）神光炳道德仙骨換麻姑終媿塗
鴉手芭蕉費百株

詩思逢冬瘦中宵吟轉清星稀鵲自遶露滴鶴先鳴憶
在黄金壩題頌　玉案成（春中隨　駕至黄金壩召登　御舟命賦維揚雨霽詩臣僧秖得二句而　聖製先成矣）
喜看天一笑千古沐殊榮

世祖開昌運明明示佛心丹書徵宿老（順治十六年師祖道忞應詔于萬善殿說法結冬）
銀榜耀山林（天童叢林有　世祖章皇帝御書扁額二　今上御書扁二）業纂重光永恩叨三
世深白頭千里札鄭重抵南金

曾應蕉園供華幢傍紫宸（癸酉春召入萬善殿禮大悲懺恭祝　聖壽）宮花散雲漢
仙樂出松筠天亦憐疎放人應恕率眞一山許歸老長
頌萬年春

過崇效寺贈雪公

雪消泥滑滑曳杖叩雙關愛此數竿竹令人竟日閒吟
詩傳白社說法又青山羨味餘甘美鄉愁一倍刪

簡王中允麓臺

高名今古兩中允三絶風流詩畫禪好事玉堂傳妙蹟
匡床犀麈悟生緣京塵喧熱無裴迪婁水清漪有輞川
我亦蓬萊遊戲耳那知玩世有神仙

人日

風光漸好旅愁寛人日裁詩一笑看幸有殘書遮老眼
何來生菜試春柈庭前柏子還禁凍盆裏梅花可耐寒
讀古遠慙蘧伯玉知非年到卷懷難

聞陸南田披緇入法喜而却寄

別來已如昨消息果然眞藝苑失名士禪林得故人金
刀除髮淨白疊製衣新悟了安心法歸山好結鄰

劉大山太史見過

古寺在人境幽寂如山邨落葉繞庭除秋花照籬根劉
公文章伯步屧欵松門郁郁蕙蘭氣歷歷鸞鶴言知己
豈易得虛名非所論笑指天畔月印水無留痕

得陸端齋札

半年塵土斷雲鴻噩夢將消鄉夢通阮籍沉酣稱達士
曹瞞殘忌號奸雄干將到底爲龍去灩澦何曾在峽中
一緉芒鞵七尺杖不妨我作信天翁

答徐文虎

偉長詩骨玉森森顧我城南祇樹林入夢幾人飛白鳳
登臺終古弔黄金塵中歲月愁將老霞外心期話自深
若得把節靈谷近瘦梅花底共清吟

斑衣舞三章章四句爲雲在青賦

母兮離子啼斷猿腸子兮別母戎馬元黄
落花辭蔕隨風飄揚天南地北淚結冰霜

卅年一日得見阿孃珠還合浦鳳鳴高岡

禽言六章

條桑綠𣑸麥黃倉鶊鳴好插秧 倉庚

南亦鵂鶹北亦鵂鶹啉犬嚙頭欲徙東海惡聲難改 鵂鶹

百鳥一舌一舌百鳥讒人則巧 百舌

河水大脫布袴蚿蛇相憐一步一顧 脫布袴

行不得也哥哥白日射影短短狐渤海塵埃太行風波行不得也哥哥 鷓鴣

狗苟蠅營寂寞鶯聲竹孫桐乳不如歸去 子規

立春日作

乍整東皇駕丕揚太乙靈雲凝雙闕紫雪晃一峰青病客蕉心卷芳林鶯夢醒高眠人世外紅旭到牕欞

花朝前六日陳恬菴西爽樓雅集

帝城少登覽幽曠此樓偏宮闕晴雲外林巒夕照邊主人況儒雅改席儘流連花信催詩興臨風一灑然紅泛雙螺甲青看一桁山誰知倦游客今日暫開顏玩世宜高隱論才自古艱賢臺在何處春艸有無間

送陳立齋之高明

風物皆奇美粵東古所聞柑如彌勒手蝶是鮑姑裙雷葛行春著蘭香退食焚送君誰不羨傳誦有詩文

送王紫詮觀察之任永嘉

使君才地兩堪誇雲外雙旌指永嘉玩月一亭留島嶼吟詩兩袖領鶯花名山於越連甌越勝事王家與謝家他日攜筇定相訪龍湫閒看水簾斜

過慈仁寺看單瓣白桃花同楊汝也陸巢雲胡筆廬陳曾起

天上留奇豔人間鬧俗妝潭潭尋古寺皎皎倚斜陽蝶自羞金粉鶯猶避雪光無心競紅紫只合引劉郎

閏浴佛日陳編修山堂招同陸麟度胡國期陳恬菴陳曾起倪仲培許濯山分賦

羲和正迁鑾嘉會猶能續紫磨萬古身香水兩度浴惟我大覺師苦心成絕學悲憫及四生神跡示五濁燕都浩風塵習染最齷齪茲日亦歸仁家家斷割剝蕭山太史公前身是金粟伊蒲延杜多無生話曲彔座中盡名

士庚蓮映裴玉應結法喜緣共理雙輪足

送孟舍人致仕歸盧龍

方朔在金門伍公稱知巳琴高事涓彭滌波乘赤鯉情澹遊天倪身閒悟物理古來達道人功名如敝屣東指孤竹鄉棗花香正美拂衣歸去來何必秋風起

白杜鵑花 簡周象益

異種天然色相空可知來自雪山中玲瓏亞並芬陁影皎潔曾叅優鉢叢豈是有心矜俗豔偶因獨立後春風花間忍聽同名鳥苦勸人歸口滴紅

陳秋田謁選都門閏浴佛日家報來喜得丈夫

子其同年楊次也命名曰選郎輦下諸公舉賦
詩稱賀余亦得四律

選官金馬坊浴佛水花香錦字傳飛鴈芳閨報弄璋月
明珠子出桐乳鳳雛將一笑占雙吉佳名雲漢章

我方選詩暇又賦選郎詩裴楷生裴憲義之有獻之犀
錢小應桂玉果遠堪貽待到明年夏花間取印時

嬾殘分芋子寶誌識麒麟不具半頭眼誰傳特達人掌
中珠自貴腰下綬方新肯作金湯事寧愁吾道貧

阿翁才筆健早歳蹋青雲是子鍾神秀他年定軼羣葩
經傳手澤衮服接香薰笑看肴間色朝來黄十分

寄陸坡星秀才

秋風起凉吹落葉何蕭索相思月半丸故人天一角白
壁不自銜碧蹄未曾躍好著祖生鞭豈臺看芍藥

遣興四首

獨客經春愁似海掀簾社燕又來時市中誰賞千金帚
老去剛存一卷詩露井吐桃紅灼灼禁煙㳓柳碧差差
蕭然片笠無端甚兩度聽鶯到鳳池

閉戸不知春已半粥香餳白禁煙時盛朝何地無才子
有容褰帷誦好詩駿馬追風朱汗出文魚躍藻錦鱗差
未能策蹇去相訪一片雲停太液池

旅食京華雙鬢改杜機何異住山時身如病鶴唯耽睡
目送歸鴻嬾賦詩柏子爐中常縹緲梅花笛裏自參差

幾回夢到棲心處千箇琅玕一曲池

阿誰忽唱江南樂正是柔腸欲斷時花裏提壺疑勸酒
桑間布穀解催詩郤歌社舞情偏劇漁弟樵哥話有差
燕地春光容易老幾人能醉習家池

題桃花冊子

天台洞口武陵溪只恐游人去自迷不若道場山頂望
紅雲十里夕陽低

題畫海棠

肉映紅紗粉映腮蜀王府裏遠分栽東風無力唯貪睡
却被流鶯喚醒來

晉帖

醉本是蘭亭精工遺敎經臨摹作師法遒勁不娉婷古
錦重裝帙名花日供瓶無人能鑒賞一老共忘形

西洋刀

偶到厦門市買來三寸刀寒光疑白雪重價自紅毛切
玉才堪試屠龍技久韜相將事書札錄錄不知勞

鶴翎扇

蹁躚雙白鶴底事離青城逸翮被人剪因風製箑輕江
蓮搖有影松月寫無聲遠媿武侯手指麾成大名

水晶蝦蟇

咄嗟爾三足也復遂平生呑月上銀漢爬沙化水晶今
歸散花室靜聽讀經聲我老睡難著不須更打更

桃絲竹杖

銀角小桃枝丹邱仙子貽聊爲驅鼠用未怪化龍遲勁直風霜老璘㻋水玉滋懶禪無氣力說法讓盲師

范聲佩之官輝縣走筆送之

櫻桃花發黃鸝語三月春光正韶美忽聞花下紫騮嘶君來别我赴淇水君家嶽嶽文正公勲業千秋光冊史先憂後樂聖賢心報國澤民皆在是再復漪漪綠竹篇瑟兮僩兮頌君子君懷一片玉壺冰自此家聲重振起古來贈别多有言把袂依依夕陽裏移風易俗惟其誠不媿睢陽門下士（謂湯潛菴先生也）

題樓儼若漁舟吹笛圖

君才清且麗君貌豐而古懶上北闕書不射南山虎扁舟泛滄浪片笠寫漁父時歛笛一聲水立瘦蛟舞所嗟知音稀有奇未曾吐蒼葭白露間斯意雅足取我將賦歸歟呼鷗作盟主

送儼若歸雲間

繡虎才華威鳳姿時過冷寺慰支離春明門外連芳艸青眼高歌望阿誰

右文天子啓翹材餘子紛紛橐筆來玉白花紅君不少一鞭何事獨南回

金水橋邊牽别袂衆花香裏羡歸蹤君恩難繫巢雲夢一夜隨君到九峰

送陳秋田之官茘浦

伯樂立虞坂騏驥非駑駘中郎坐柯亭椽竹是美材知音豈易遘亮節那可回所以磊落士拔劒歌聲哀 聖主今右文八紘天網該筆札給東馬館閣延鄒枚遊幸必侍從賡歌揚明哉錦袍喜共奪玉局慚後來桂枝與翠羽莫不憐君才銅章領僻縣莫不爲君咍遺世之嬾禪禪心一寸灰朱絃無復理牛糞煨芋魁

朔風粗以厲冬日短且寒君今向遠徼相送爲情難去秋來國門鼓吹喧詞壇題襟有胡（國期）陸（麟度）臭味同芝蘭分曹咏社燕北斗橫闌干連袂看夭桃香塵拂馬鞍爲親徇五斗低頭就一官官程七千里瘴氣如露漙繾綣

復繾綣孤雲天一端執手岐路側君言殊自安蒙山擁晴翠灕水激清湍攤書榕葉綠得句茘子丹

寄上方山筠客長老

大小房山有上方山中結隱最徜徉星陀高得繙經石水洞深留洗藥牀老鶴欲眠松子落俗人不到牡丹香（上方山有摘星陀雲水洞春深牡丹花最盛）道心日長塵心斷不用金膏壽自長

柏

孤柏有貞操凌霜色更妍空庭無烈日細葉款新煙如在蒼巖裏經行翠影圓秋來重結子誰會趙州禪

石榴

萬葉綠如剪孤花紅欲燒直堪消客夢聊爾挂詩瓢海

外移根遠房中孕子饒却嫌懷上座多事種芭蕉

送荊晉如還金壇祝母夫人壽

去秋紫陌槐花黃披襟見君水部堂恭翠軒彈絲擪笛鬭酒場風流跌蕩喜欲狂今夏棗花纂纂香束書手挽青絲繮梅雨蒸溼火繖張問君底事匆匆忙君言有母七十强顏如渥丹鶴髮長微祿未得恩難忘歸且上壽奉一觴犇下卿相重義方高文麗句贈滿箱錦牋索余詩一章庶幾屏帳生輝光余聞不覺大發棠君才特達之珪璋將展驥足騰康莊金泥褒綸日可望有子遠郤弟鴈行斑衣戲舞拜阿孃人生歡慶眞非常君不見昔日潘河陽花前板輿娛親歌樂康

詠庭中草花六絕句 索呂無黨和

綠葉茸茸間紫英不知誰錫此嘉名卧龍未出茆廬日豈厭黃粱與菜羹 諸葛菜

當抵炎威瑣碎花一枝插向研邊斜赭鞭天子蒙加錄贏得根頭苦味賒 黃連花

阿誰移種自西番頗耐中華霜露寒若使靈均當日見金錢不落亦朝餐 波斯菊

秋來也有繁華處照眼亭亭一丈紅却似女珊瑚樹好鐵絲網出月明中 一丈紅

莫言河畔天孫懶剪落秋機錦片殘葉葉花花相對巧膽瓶好供老僧看 剪秋紗

抹麗由來號晚妝素馨髮髻變秋香秾含枉自多箋注尚少紅椒詩一章 水抹麗

胡筆盧分貽八珍餻服之漸覺有効詩以報之

上藥原無價刀圭製更難潔如雲母粉靈似紫金丹老去中腸熱愁多胃口寒故人珍重意欲報乏琅玕

與劉大山太史話金陵江山風物因有結隱之約

共話金陵勝急宜趣駕還近依後湖水老住小盧山覓句騎驢便閉門種菜閒浮名是何物我已付凝頑

山勢尚龍蟠當年金粉殘梅花訪靈谷墖火望長干有業皆從白無生不用丹青芹煮香飯相約好同餐

長生菜貽筆盧幷繫四韻

青蘘躚逸步玄圃茁靈芽采此長生物堪邀上客誇芳香同九節滋益類三椏但得後天老何勞餐絳霞

蔣樹存贈余䂬郵石硯作歌紀之

學道未能消劫習一生愛硯成硯癖雖有三四端與歙聊供揮灑無全質繡谷主人今詩伯論交十載膠投漆家藏斗大䂬郵石重之奚啻徑尺璧示客傳玩歎嘖嘖我時朶頤心欲得眼光斜向硯邊射主人不言亦不惡臨別割愛無難色文理細膩潤欲滴渾身墨繡如青鐵方面深池具二德輕磨松煙濃瑟瑟圓轉兎毫不費力狂來一埽巴牋百怒猊渴驥誰能律攜來風塵徒浪跡

胸襟未寫頭髮白硯應憐我我硯惜思君感君吟日夕
君不見昔也季札遊列國腰間寶劍千金直心許徐君
挂墓柏此事至今尚稱述

胡筆盧進士病愈喜而有作

年來貧與病蛩駏互相憐今日開顏笑秋風爲灑然雹
光留驥足火色上鳶肩一事尤堪喜吟情似湧泉

臂痛

筆墨居然廢呻吟兩月終無人分灼艾有鬼忌摩空笑
謝螳螂勇捷憐猿叟工我當師可祖斬斷雪花紅

齒落

勞勞厭菜甲苦苦嚼楊枝不了崩山勢空含落日悲遠

游車忽脫峻坂馬難馳自此口應閉我師面壁師

不寐

天秋夜氣澄不寐曲吾肱耿耿横河水熒熒照壁燈鶴
猶警白露魚只負寒氷蒙叟蘧蘧說參來透一層

晏起

斯世一無事衰年七不堪羈棲同越鳥懶困學吳蠶日
色樓頭迥花香簾外酣打門驚客到以此作高談

秋懷

一雨空林萬籟生幾回掩卷問秋聲漫驚桐葉下金井
欲採芙蓉向碧城人事無端傷巧詠君恩雖重悔虛名
不因衰老吟情減風雅于今少主盟

自分迂踈絶俗緣若爲塵海又三年菊花入市金風肅
兎子登筵璧月圓葦壁烏藤生白醭處囊綠綺斷朱弦
行行朔鴈隨陽去宋玉深悲搖落天
燕地偏驚秋氣多蕭蕭落葉下庭柯荊卿之後悲歌少
樂毅無如讒忌何搔首賢臺唯夕照拂衣易水有寒波
平生懷古情難已霞外西山似綠蛾
枯禪日日閟雙扉越燕翩翩盡族歸籬栗城頭催落日
芰荷霜後敗秋衣老師白髮有餘慕好友青山如愁饑
大槩人情只趨熱偶然遁跡敢云肥
蒼茫大地變秋容病裏心情萬事慵昨夢忽醒蕉下鹿
今人所好葉公龍楓林似錦何曾看帽絮如花也不縫

唯有清圓一丸月夜來猶照寺門松
洗鉢京華倦不勝吳中風物雅堪矜入秋瑩白長腰米
出水鮮紅丫角菱當牖桂枝金粟綻溜匙芋子玉脂凝
閒來打算無良策歸種郵南卬一稜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京師百詠 卷七

栴檀佛

片笠遊京華蕭條秋已老獨懷薫陸香為禮栴檀寶紫雲穿禁籞清鐘落晴昊金殿飄珠幢華臺湧瓊島稽首交寂光全體見相好澄波注玻瓈滿月照瑪瑙青疊螺一尖紅浴日半杲十指兜羅錦雙眷揚鳳藻卍字印心胸水衣袒懷抱神迹本歷歷囑累非草草三界等悲濟四生極苦惱奈何疲津梁不出横門道沐猴登廣場媢狐踞老堡說鬼養頭陀誘人現長爪我師乎師乎魔風若為掃

圜丘

上辛行大典八陛就陽坡翼翼鈎陳肅鏘鏘節步過燔柴循六變奠玉備三和為樂唯端午人來射柳多

方澤

厚載功何報琮黃鼎四方匏陶陳雅樂肥腯薦馨香虔格陰中澤休承坎上光籍田貽令則率土慶千箱

國學

聲教中華重文明上國尊從來名世者只向本源論庭柏十圍老林碑異代存閒遊多古意周鼓幾回捫

黃金臺

臺以招賢築巋然尚有基千金焉足重一士亦堪師草白狡寒兔沙黃噪晚鵰我猶愛神駿懷古欲何之

郭隗

燕山秋色裏獨上黃金臺致士自隗始此言何旨哉崔巍起毫末響應如風雷重價買死骨卒獲三龍媒天下豈無士用之非其才何必賢於隗隗也良可推千載儀斯人老眼蕭然開衰草亂斜陽駑馬成羣來

樂毅

嘗觀戰國君旦夕等兒戲勢促思謀臣功成信讒計燕昭固好賢樂毅自魏至下齊七十城寧臺歸重器生平恥已雪聲名振天地二城雖不下堅持非易事惠王真孺子愚闇違父志火牛光挾天令人增歎喟

荆軻

於期頭左提督亢圖右掇壯哉燕荆卿深入虎狼窟圖窮匕首現造物猶辟易當其繞柱時已褫秦皇魄秦暴天未斁僥倖在一隙無謂劒術疎輙為荆卿惜書生守迂論烈士狥名節所以太史公作傳炳今昔

高漸離

我讀荆卿傳嗟夫高漸離送送臨易水擊筑慷以悲白虹貫烈日寒風吹素衣人生感意氣生死固不辭熱血沁肝目憤激何由施乃以鉛灌筑萬幸中一奇歌苦歌且樂苦樂筑自知筑聲娛祖龍天公正醉時

觀象臺

圓蓋不離尺層臺似砥平聖朝多美政躔宿最分明

金鼇玉蝀

風吹弱水碧濛濛不信天邊路不通虹影斜拖鼇背紫玉皇宮殿五雲中

景山一名萬歲山

一山擁帝座萬歲鎮皇畿嘉樹參銀漢祥雲入紫微鶯隨仙樂轉花帶御香飛惟有杜鵑鳥春深啼落暉

太液池

九龍池水碧連天玉蝀金鼇望渺然山翠常涵明鏡裏煙光不隔女墻邊紅橋宛轉瑤臺接紫閣逶迤銀漢懸白鳥飛迴魚自躍黃鶯啼倦柳將眠花圍荷芰涼亭小瓦麗鴛鴦別殿圓輦路日長縈草帶釣磯雨過繡苔錢曾傳簫鼓橫汾樂不似昆明習戰年誰道蓬瀛無世界由來閬苑有林泉

梳妝臺

李妃洗妝樓俗傳與蕭后荷花照水鏡柳葉寫煙臙試問窣堵中彌勒開笑口

瓊花島

瑤臺遶紫碧水瓊島斜影虹霓鳳閣龍樓下上芙蓉楊柳東西

五龍亭

太液池通黃鵠磯水晶宮殿影霏微金光白漾魚鱗碎碧漢風迴鳳翼翬更有荷花深處好鷺鷥久立似忘機

大西天

景山西是大西天金碧光中圍紫煙聞說有時來活佛毳裘高座話因緣

白塔

青天削出玉崚嶒歷歷無梯不可登風撼金鈴翻怖鴿竺乾僧禮萬年燈

柴市

碌碌驅車市茫茫障扇塵當時宋丞相於此獨成仁星月歸龍馭風雷應嶽神天生好男子碧血至今新

銅井水味最甘為都城第一

暮汲水華碧曉汲玉乳寒人心誰及汝終歲不波瀾

太平園

衣冠無非優孟歌管未是何戡誰復金龜換酒秪堪紈袴遊談

琉璃廠

五色琉璃製最工擔來市上誘兒童本朝法馭貂璫善廠殿東西有緒風

太倉

眼小莫睇太倉屋眼大莫數太倉粟因因陳陳嶺嶺焉本為國家富儲畜宿科吏計軍夫運倉中一粒民一斛

可憐一粒如丘山一粒不足朥血肉君不見棘薪撐撐
倉戶閉倉鼠飽死猫不祭

金魚池

天氣清和好金魚池水香閒遊宜杜曲樂事等濠梁油壁徵歌至銀瓶沽酒嘗誰知豪俠子忙煞鬬雞場

白雲觀 正月十九日丘處機蟬蛻於此都人士肩摩轂擊冀遇仙也

丘家人死已千年薄俗相尋事渺然底欲顛狂傾國市由來妄誕是神仙燒將香篆迷金殿踏去歌聲化彩煙縱得春風吹夢醒無人和我白雲篇

望遠樓

劇孟田光不復作西園東閣誰能開得錢乘興買餅啖便踏夕陽長嘯來

報國寺集

月之朔望廿有五報國寺集肴販古何異東京上巳時洛陽橋上人織組青黃朱紫紺黑白王公士宦兵優竪翡翡濟濟蜂戶然也有閒人閒步武山門以內地稍寬疊亂雲霞舊章甫零星閣帖殘蠹書依稀冷攤殿兩廡漸由東廊布翠幌銅雀金鴨傍玉虎珊瑚朝珠翡翠簪宋爵唐琴供摸撫其最奪目樓東角洋盒洋盆頗婧娬鬬雞酒缸久已無何者柴官哥定汝藕心錢破菱花暗石黛硃砂剝欲腐大槃瓶爐冒宣德商彝夏鼎誰能估西廊迤邐亦可翫米珠燕石知無數魚腸羅睺雕鏤帶牛鐸七首摩尼杵㦬黃王李跡模糊米董蘇黃欵錯迕凡馬皆稱松雪翁頑山盡識仇實父眼眵意倦兩足酸虛費天光悔何補從來帝京市若蜃真者難售假易賈茫茫誰是賞鑒家大笑出門日卓午

東嶽廟

東方生氣在木帝有行宮獻歲三陽泰迎春萬國同虛空珠斗麗司職鬼神雄誰悟真元理茫茫大化中

西頂

京師春欲暮西頂鬧煙花太乙為青帝元君宇碧霞人情徼禍福香火事繁華却笑相如病遺文惑漢家

南海子

芳草連天囿兎麋茫茫如海斷煙炊白頭宮監依僧院猶說開元全盛時

盧溝橋

大道如弦透紫霄黃塵漠漠馬蹄驕題詩笑問桑乾水曾有閒人過此橋

海淀

偃源留福地陸海有神州銀甕山圓抱玉泉水瀠流上林開絳殿靈囿即丹丘沙繞平津墅雲連花萼樓霞光明几研嵐翠滴簾鉤竹密全無暑桐高直似秋諸王親翰墨延客盡枚鄒賦雪夸而麗題鞭敏且優藏鶯環暗柳走馬向長楸侍從恩波闊昇平樂事稠抨弓驚野鶴

垂釣避沙鷗趺蕩槳歌隊風流菊部頭舞燈蝴蝶衩換
酒鸊鷉裘羽箭朝還賭風箏夜不收蛙聲雜鳳吹蓮影
闘龍舟裁卸鞦韆架旋拋錦繡毬踈星傳玉漏斜月墮
金溝補衮趨多士朝元集小侯　御書標梵刹香火祝
皇猷蜃市何曾幻蓬壺自古浮華胥誰夢到員嶠幾人
遊莫誚東方朔閒窗記十洲

甕山

初夏雨新霽獨遊筇一枝泉清堪濯足山小亦開眉白
鳥煙斜破青秧浪細吹江鄉風物在縹緲引歸思

玉泉山

愛漱玉泉水撥雲又到山珠宮遊象外仙枕隔人閒絕

壁翻松籟留題劚蘚斑鞭驢重回首半嶺夕陽閒

青龍橋

玉泉飛下萬山嵐春去清遊步步堪垂手青龍橋上望
秧針蒲笋似江南

裂帛湖 一名小西湖 亦名捏鉢湖

望湖亭子映斜曛荷葉荷花香氣薰傳說宣宗遊衍好
畫船簫鼓似橫汾
三月桃花開柳條窺魚白鷺自風標若將西子湖相比
只欠雙堤十二橋

臥佛寺

欵段踏鐘聲初陽冐林杪杏花邨店孤松翠山門窈泉
流響玉琴煙香秀蘸草羨我大金仙高臥白雲老

碧雲寺

西山三百寺碧雲更幽極叢竹春霞青寒泉吐乳白鶯
啼花雨晴塵影金繩隔流覽悵忘歸斜陽閣樓脊

來青軒

犖确磴道斜攀躋不知倦層軒凌空青平野莽蔥蒨山
林跡自賒歲月塵中賤憑眺何限情鶴聲在天半

秘魔厓

厓險蘭若幽林深愜獨往盧師遯斯嘉龍子事可擬潭
水閟天光松蘿流梵響我欲拋蘆圖片石恣偃仰

寶珠洞

月黑宿翠微日高探珠洞不知象緯逼但覺雲氣滃碣
石一門開北辰雙闕拱天風吹晝寒長嘯無人共

渾河 四首

偶借青鐵驪探奇龍門山影絕一鳥度濁浪排天關
石破雲光亂雷崩日色寒平生誇汗漫濯足到桑乾
萬山環帝闕百折下津門禹力何曾到渾河自古渾
翠岸所東處浮梁踏浪過無端驚落葉南望發狂歌

潭柘寺

龍去潭已平蹟自金元古一寺環千峰六時演三聚華
幢雲護深紺殿月流千耽幽吟未眠鴨脚訛風雨

笑巖寶祖塔 在西直門外係臨濟傳第二十八世

我祖綰眞印韜光在北燕辦香萬年統九鼎一絲懸宿草阜城角秋風落日前孫枝多不濟瞻拜欲潸然

萬壽寺鐘

傍水開金刹依雲構梵宮名香祈景福清漏滴晴空瑞榜皆宸翰雕梁有巨鏞中虛容萬石傍扣待孤桐自昔文皇帝齋心敬大雄聚材成法器如意得神工刋鑄蓮經妙宣揚佛號同鐘內刻蓮花經七卷外刻萬佛名及諸神呪時鳴雙闕內聲徹九天中地獄停酸楚魚龍省聽譁衣冠晨禮移花雨晝惺忪今作禪林寶能施利濟洪長年一百八億兆證圓通

塵

幾許癡人老此中非煙非霧影濛濛相傳海底三回渴爭似街頭十丈紅紈扇遮來偏帶日香車輾處不禁風無端也插芒鞵脚吟到閒愁一片空

野狐精

世間何事不可做甘作野狐喫涕唾竹篦幾時糝半邊蒲團未嘗坐一箇脚穿紅鞵腰紫絛惑亂愚夫妄自大可憐生造鬧提因人前搖擺誰能那

閒的兒

𤰞田性不耐勞苦讀書少也失父師作官那得才與粟行販又乏囊中資肚饑無飯衣無襦老天養就閒的兒人人有錢皆可須不忮不求亦不迂請君弗笑閒的兒除了京師天下無

小李

都門喧熱名利區白日奔走良可虞中有小李善剽竊如鬼如蜮滿路隅聖朝法律亦嚴緊何不縛取付鑕鈇阿呵呵好大哥世間胠篋非一塗鼠輩狡獪曷勝誅

闖將

南京風澆多辣子北京俗悍有闖將甘心作孽行狹斜大膽過人逞伎倆裼裘乘月喜莫當被酒攔街怒無狀嗚呼安得都護丁還使閭閻皆揖讓

窑變觀音在慈仁寺毘盧閣

娑婆何限苦大士有慈緣影現水中月香開火裏蓮冠裘瓔珞重衣緝芰荷鮮華鬘肩頭挂風輪掌上旋色空眼界廣塵淨耳根圓遊戲非徒爾神通亦偶然金沙曾化俗紫竹獨安禪閒寂無人見風流有自憐沉思惟再四垂手徧三千退位拖泥水隨機用曲權祥徵仁聖后靈應大明年供奉毘盧閣依稀兜率天寶幢迎內苑玉座禮中涓魚梵飄晴漢松雲蔭法筵卷懷成小劫勝會散羣賢夢鹿由來幻空花豈久妍蛛絲窗冪壢胃董月駢闐燈乏長明燄爐荒經歲煙炎涼觀物外老嬾坐愁邊塵海旦復旦衆生顛倒顛西方久要在南國美名傳却怪鷹巢子深衷口浪宣

石鼓

平生愛奇古三度入𦡝墻想見宣王獵雍容岐水陽雅

言擬尹仲篆體逸鸞皇十鼓摩抄了宫槐落日黄

自鳴鐘

西洋人製自鳴鐘斡轉璇璣度數工隔水幾聲穿冷碧有時一杵驚落紅芭蕉淚滴宜春苑蝴蝶夢醒長樂宫我欲歸與結蓮社銅壺清漏聽來同

太平鼓

鼕鼕鼓春滿城春不言鼓聲聲竹馬來秧歌迎玉衡正泰階平

吹筒

拔却乖龍鬚一丈元氣下洩殺機長莫認仙人綠玉杖五陵公子眼若犀柳邊花底嘗相攜古番錦囊隨小奚

輕輕吹悄悄走雀在丸鴿在口此中之樂君知否

蜂式一曰𧍒䖲

曆換春官序爭看蜂式來氍毹花作對毾㲪錦成堆嫋嫋紫簫引闐闐畫鼓催繡衣從窣地羅襪欲生埃髻𩭞雙盤就腰纖一把纔彩鸞青鏡照孔雀翠屏開掌上驚飛燕樓前認善財綠裙持不定長袖曳重迴柳弱偏縈水梅輕慢貼苔折旋還竦峙譎起忽騰摧赴節巾猶拂橫波山欲隤翻身鸜鵒亂翹足鷺鷥陪皎月低臨扇翾風嬾下臺態閒殊婉轉力倦似徘徊渾脫神誰主激昂歌莫哀陽阿妙難賦激楚舊應裁曹霸蕉雖壯公孫劍可推重華干戚意八佾武韶該絕勝天魔隊慚非傅毅才太平知有象元首詠康哉

撩交

一夫意抖擻一夫神氍毹仇讐相對驚貔豹桃花狼籍春風埽全力在肘藤糾棘拗捷以取勢虛而巧一挑一鉤時一蹈渾脫乃悟張顛草堵墻圍鳥雀噪持之既久似欲平砉然地裂高山倒

打鬼

春風駘蕩春日麗人日遊觀何處美德勝門外喇嘛寺打鬼年年作佛事胖格楞瘦班弟官家供養富裘束烏辣黃裘錦霞帔鬬象王跳獅子善財舞龍女跪修羅夜叉來不止不知獄户誰開耳馬面乍過牛頭又起傴者

僂者盲者啞者拏拳合掌摩肩接趾乃有五百阿羅漢乘雲歸鷲嶺踏葉渡海水唯我釋迦老子蓮花端坐微笑而已矣

秧歌

春在京華鬧處多放燈時節踏秧歌近來供奉紅雲殿不怕閑街闖將過

鐙滿鼇山月滿街花鑼花鼓打如雷分明唱出田家樂半是豳風詩句來

節節高

華堂一簇綺羅春桃靨鶯喉楊柳身菊部梨園何足數前溪子夜今番新

賣解 音駭

椎髻女兒年十七餓南賣驢蟻翁集宛馬一匹白雪白慣捉飆風身汗血銅鉦一聲天影碧香塵茫茫電光刷忽驚鯉魚躍浪脊銀鏡下金梭擲花脫蔕星過隙可憐錦雞足一隻又見豐碑沒字山巔立何爲乎來哉善財童子拜向觀音側觀者毛豎喪魄魄請益垂手加鞭飛霹靂嗟嗟生死在呼吸吟詩愁殺騎驢客

夜哨

夜何其哨聲遲夜未央哨聲長東家失賊西家哭堆子沿街的的博

放空鐘

何來清響摩清空不魚不梵和商宮城南城北城西東小兒播弄斜陽紅混沌鑿死號竅風作者無乃公輸公也勝瓦缶鳴雷同

鞭陀羅

京師小兒玉瑳瑳紫貂裹袖紅錦韈嬉戲自三五樂莫樂兮鞭陀羅香塵堆裏牛羊馬騾鞭箇走珠鞭箇旋螺隨風展轉呼如何阿哥阿哥明年帶刀佩箭躍馬金盤陀

踢石毬

詩與書何爲者日與月在脚下素月跳其西白日轉其東君不見蟯螂蟲

石炭

長安千萬户石炭藉天工曠劫燒難燼頑山鑿不窮爾餘珍似桂爨下賞非桐怕見人如鬼騾車逐軟紅

榆錢

東君能解事翦出綠榆錢不似藕心碎都同鵝眼圓土風誇絶品羮糝及時鮮笑供山僧食居然左相筵

冰牀

不怕琉璃滑招人坐一牀疾馳若龍馬安穩代舟航虛白塵無著青瑩鏡有光因思禪定夜熱處得清涼

花炕

要得名花看全憑炕火催力排寒律去權奪化工回閉

置如新婦艱難見老才何如栽暖地冒雪也能開

紙頂隔

白濼紙色白於霜破屋尤宜密密裘任是軟紅深沒馬更無一點到禪牀

榾柮炭

陰陽生就獸頭頑誰肯相貽雪霰閒典取龍唇傾一馱

去聲 瓦爐手炷鷓鴣斑

柳牙杖

風流通體玉摻摻老去情多藉此纖不惜青銅買三百虎鬚唐突似無鹽

除夕

冉冉老將至堂堂歲又馳人情日可慨天命我能知鼠腐鴟何嚇龍潛蝦亦欺春風存古道依舊到茆茨

元旦

履端聊自賀翫世得閒身棊局雖多變梅花不笑貧煙籠山寺曉日上鳳樓新法海波瀾大心遊劫外春（余方檢閱大藏）

六日雪

天街昨夜不知貧盡以瓊瑤鋪作塵獻歲遲留六日臘東風剪刻十分春磚牀煤火耽高臥畫鼓秧歌鬧比鄰此際江梅消息好可憐腸斷未歸人

元夕

繁華樂事衍昇平上苑燈光分外明醉後人爭棊局路踏來歌是竹枝聲奇花萬樹空中放寶月千九地底生無怪山僧雙眼闊蓬萊頂上偶經行

砥石研歌

弗羨南陽紫伽黎（唐太宗召南陽忠國師問道稱旨賜紫伽黎衣）弗詫育王龍腦鉢（大覺璉禪師住阿育王宋仁宗召對便殿賜龍腦鉢）

至尊手製砥石研世間之寶皆超越砥石山高雲活活美石不用水底割春波浴出嫩苔花玉斧劚開圓鏡月山僧自愧樗散材龍舟應制

天顏開摩抄既久忽拜　賜淋漓墨汁懷抱來

御書一卷麗以陪　詔就玉案讀數回品題此研意鄭重由來

聖主憐人才芭蕉窗北閒自試麝煤香染猩毫利枯禪漫擬碧雲篇洗掌敬寫金經字爵臺老瓦端溪紫雖買烏皮遙卿貳立言著書相礪須臨碑搨帖渾遊戲歌長歌鐫短記如山永鎮棲心寺

憶寧慶寺老梅

寧慶寺中老梅樹二月未破花茸茸橋東月出影橫水竹外風吹香滿空綠蘚石牀對禪客青鞵布韈來詩翁三年不見應笑我白雲夢裏猶濛濛

浣青臺春望

縹緲層臺近五雲雲邊宮闕望中分幾行弱柳鵝黃淺萬點棲鴉戀夕曛

二月江南春可憐北方多是拗春天白榆歷歷猶含凍碧草茫茫未著煙

翠疊西山佛髻新斜陽忽變紫嶙峋誰知十丈紅塵外尚有搘頤擁鼻人

數行歸雁遠天橫獨客登高眼倍明遙想故鄉晴景好梅花晴雪一啼鶯

社燕

初來社日風光好已過花朝春事繁柳巷似聞新客語杏梁猶認舊巢痕試湔錦浪紅襟濕誤蹴珠簾翠剪翻為報流鶯莫相妒年年歌舞古歡存

其二

燕地今春未肯暄忽看社燕到柴門將泥須待緋桃雨
掠水初迷綠柳邨有壘梁間商補綴無人簾底會愁言
風煙隔斷江南夢藉爾哦詩慰曉昏

其三

記得年時歸故園纖纖新筍迸籬根憐余逆旅多遷次
羨爾貽謀及子孫好啄芹香安草閣漫銜花片入華軒
近來枌社蕭條甚風雅何人與討論

其四

蓬户呢喃乙鳥喧如逢越客序寒溫遠來瘴海幾千里
忙到花風第一番玳瑁筵開矜豔舞鬱金堂閉怨黃昏
春秋不失佳時節往復寧忘地主恩

倦臥軒聽雨

烏皮七尺擁書城留我西軒聽雨聲鳴過蕉邊疎欲斷
灑來竹裏響尤清白頭愁是添才料青史名將屬老成
（主人有半生無事留青史一夜多愁欲白頭之句）且向雞窗談一上可知文景重儒生

探春花

欲探春何處名花出坑房瘦疑瓊作骨寒勒雪尤香倦
蝶尋難到禪牀近不妨吟詩謔梅柳緩緩占年芳

御溝柳

三起三眠倦欲扶金溝蘸碧一株株無人為剪長條去
絮打紅樓啼曉烏

喇嘛瓜

火龍尾爍地赤烏翅觧沙翠棚喚賣喇嘛瓜瓦礫喇嘛
珠玉喇嘛手捧目翫津津誇黃瓤黑子蜜沁牙雕枰採
并刀剮更以冰毯塗噫嘻乎嗟哀棃戎李何足重留子
也到南方種

玉田米

玉泉泉水溉田腴不比紅秈與白鬚（江浙有紅秈米白鬚糯稻）春簸晶晶
供御膳勻圓粒粒寫真珠抄來雲子香偏滑持較桃花
色更敷愧我嘗煨瓔珞粥未曾托鉢向屠沽

憫忠寺海棠

根株雖單弱春晚亦能花砌映臙脂雪枝團勻漏砂無
人鶯喚醒盡日蝶交加不比慈仁院唯供熱客誇

妙光閣丁香

春深何處雪小苑放丁香獨立有奇豔與誰共夕陽吟
鶩衫袖冷照愧鬢毛蒼應被桃花妒從教柳絮狂

慈仁寺碧桃

昔在元都觀今栽鹿苑中無言對古佛有意笑春風飛
燕時銜去遊絲或罥空老僧坐禪寂偷食任兒童

豐臺芍藥

栗留聲滑賣餳天也到豐臺芍藥前花為將離偏爛熳
春如無主故暄妍石家金谷今安在潘令河陽久索然
却羨花師栽九畹錦叢香海自年年

松齋松

松齋人重歲寒約一本青松手自栽酌酒忽看山月挂
吟詩時潑海濤來英英已有參天勢落落眞堪作棟材
我是未歸孤白鶴翠雲陰裏幾徘徊

竹香館竹

種得琅玕百尺長恍移書館在瀟湘輕煙捎過墻頭綠
新粉吹來研北香獨坐彈琴留翡翠有時高臥到羲皇
紫薇丹桂雖繁豔嵇阮何曾醉一場

蒲筍

竹萌松蕈漫思量白白蒲牙玉箸長自信年來安澹泊
紅鹽菽乳點羹湯

金盤露

不比棃花石凍春香槽滴滴色如銀須知天上三危露
只醉人間內熱人

黃牙菜

香含蜜蠟玉流脂上品冬來安肅遲老我風塵無一可
盤中頓頓未曾離

黑蒲萄

顆顆元珠寫玉梓甘漿迸齒十分寒南人不識西羌種
猶作尋常馬乳看

龍鬚菜 出天壇

雞鬃路遠致尤難鹿角脾寒不耐餐飽喫蒼龍鬚一把
看雲覓句上天壇

象

象兮可觀象可頌眼如棗葉足如棟瓔珞丁東背臃腫
行疑邱徙立山擁惟仁與信能任重云是前朝之所貢
老者猶支一品俸蚤朝午門鵷鷺共花牙似笏斜弗動
出入拜舞法皆中象兮可觀象可頌昔曾列陣三楚鬨
歸載雙蛾紅淚凍春風吹破啼烏夢全體大力鼻爲用
捲却滄溟作噴筩官奴得錢以意送吹笛打鼓供戲弄
飲以美酒聲洞洞虎豹不驚鼠則恐象兮可觀象可頌

白海青

奇毛圝霜輕猾眼凝水澈爪如雙棘鈎觜似百鍊鐵貢
自冒頓遠夢與遼海絕朝餐生鴿腦暮厭熱牛血擎出

花悄悄呼之風颯颯時鉗金鏇鳴再睨紺縧匝省臑臂
屢換防肥餧有節黃鵠遜技能青隼分等劣皓帶尾翹
翹朱纓頂揭揭健翮整三秋雄心思一擻雖亦戀主恩
寧遂忘羈紲影從日下憐愁向雲中結何如小鷗鳥閒
泛滄江雪

蠅

可憎亦已甚何乃日營營點玉徒爲巧汙屏浪得名托
身羞馬尾聚族亂雞鳴苦望涼飈至虛齋賀太平

蠍

幾乎遭毒螫偶見亦心寒陰夜防如賊閒茸喜得官管
寧牀屢徙蒙叟枕難安安得齊東子蒐羅當飽餐 山東人見蠍即

取生啖以為美味

果下馬

高句麗產果下馬花雲滿身覆玉畢穩似吳船小似麂
余初借騎愛不打青絲絡頭杏葉韉馱取山僧影堪寫
維時嫩綠方依依鶯聲到處山中夏離地欵欵一尺五
杏子櫻桃摘滿把浪遊長安足亦倦有癖豈在支郎下
瘦骨槎牙俗所輕庸夫識詡辭難假吁嗟乎無錢買爾
歸江南天邊獨鶴猶能騎

浙西釋元璟借山

晚香集

康熙癸未二月二十日蒙 恩召至吳門行宮
備問法門淵源出世始末命隨 駕紀恩詩

師翁奉詔上金門曾受 先皇優渥恩今日天邊重顧
問淵源禪藻愧諸孫

聖主憐才簡在心采風問俗及山林停帆願進昇平頌
與和南薰一曲琴

仙仗重臨第二泉中春景物正暄妍桃花浪裏恩綸降
特喚扁舟近 御前

太白名山古德傳青松廿里接紅泉珠幢高豎香雲繞
宸翰熊熊億萬年

山似蓬瀛移得來水晶屏裏湧樓臺臣僧何幸承 恩
詔心眼平生一豁開

海宴河清慶一時千官扈從有歌詩春風吹到恩波闊
也許山僧載筆隨

舜日堯天世祖章皇帝御筆 億劫長名香清梵覲重光祖師窟宅
天龍護法道原同 帝道昌

嘉爪遠自玉門關蒲鴿青分翠鈿班 聖諭諄諄親送
到白頭捧喫笑開顏

脫白當湖冰一灣蒼松翠竹擁雙關 至尊恩眷親題

額紙要棲心不買山〇八
仁宗飛白惜無多堪笑羲之帖換鵞邁古趂今成至寶
山牕日月事臨摹
法王心印　帝王心一字蓮花一字金本是靈山親付
囑流通震旦到于今
名香冉冉江天閣朗誦南巡　御製詩何異置身方丈
裏一嘗沆瀣醉心時
天心和暢喜新晴日色花光分外明隄柳綠添回　輦
路竹西亭下有歌聲
畫船輕穩似樓高半掩珠簾拂鷺濤墨汁淋漓身是膽
玉皇案上一揮毫

重降綸音登　御舟宮箋揮灑墨花浮驚看扶石奔泉
勢盡向虛靈腕底收

自題晚香齋

柳湖古寺寺東頭瓦屋三間似小舟綠樹倚雲留乳鶴
華鯨催月湧層樓席棚藤枕消炎夏老硯殘書解客愁
莫訝黃花香太晚要收勁節在高秋

王麓臺孫松坪查悔餘萬九沙杜雲川樓敬思
松齋弟兄過晚香有詩寄詠次答

數椽虛敞漫經營不繫扁舟偶爾成繞屋煙含喬木蔭
隔簾風送早蟬聲談禪偶借竹如意玩世渾忘桑寄生
閒向前庭多種菊狂人呼我作泉明

空齋雨後集新涼喜接情人話竹房遠夢煙霞成痼疾
久將冰炭置名場松雲菴主貽魚札閬苑書仙題雁堂
懶讀安仁秋興賦泬寥天氣有寒香

買竹

酷暑何由避閒愁客裏凝典將一破衲喜致十良朋鸞
尾翠如剪龍身瘦未騰載歸北牕下幽意接眉稜

種竹

齋前方丈地苔蘚久荒蕪須待鳩頭杖重揮鴨嘴鉏清
風移榻就赤日過庭無是處堪埋照難招嵇阮徒

澆竹

素綆汲寒碧侵晨手自澆私情祝芳土生意托孤標嘉

會追梁苑渝歌續楚騷夜來滴疎雨鄉夢斷蕭蕭

看竹

特立有高人相看不厭頻新香飄枕簟冷翠襲衣巾長
嘯答清籟彈琴忘老貧終當學船子借汝釣金鱗

語竹

片塵不到處何異湘江口林深弄朱絲日暮倚翠袖虛
心伴老禪末路得直友悄然致殷勤歲寒當共守

對竹

庭有青琅玕嘯詠竟忘我釣鼇與猶賒製笛材亦可袪
暑無躁容追涼每堅坐弗許俗人來柴扉教反鎖

賀竹

離彼窮荒郊登我清淨土頻流玉磬音不斷香雲縷高
天憐苦人連朝賜凍雨題詩賀此君忻忻作揄舞

頌竹

阜爾古君子凌雲抱奇志又類苦行僧拔俗自高寄雖
飽冀北雪不改江南翠媚我晚香齋披襟引凉吹

再詠竹 四首

當午影亭亭深延秋一庭客懷無處熱老眼忽然青衆
穀晴疑雨森梢醉亦醒孤吟差自慰只許鶴來聽
冉冉碧雲外娟娟紺宇東靜邀風淅瀝疎漏月玲瓏有
淚留湘女無心賦㦬公明年應結實飢鳳下晴空
地偏人自遠寂歷似山家煮茗青煙直攤書綠字斜半

生茹蓼藥十載別梅花要且憐幽獨纖纖挂月牙
漫道瓊枝貴京師得此難多情依逆旅每日報平安翡
翠窺來數莎雞語未闌故園三萬个溪水漾檀欒

題陳秋田長林抗手圖

泬寥天影高衆芳惜搖落狥道而含章遲回今焉薄抗
手長林中蕙纕侶猿鶴謇謇以愔愔有懷何處拓君子
貴所守造化難測度牧豕與屠牛用晦不用嚼余亦澹
漠人逍遥任芒屩把臂乃一笑霞外采杜若

送李樵溪之六合次劉大山韻

舊京佳麗我曾游近輔花封北扼喉片石如帆懸日脚（邑有石帆山）危磯似燕剪潮頭（對岸即燕子磯）勸農攜酒行甘雨退食焚
香凜素秋久矣知君懷利器恢恢不復見全牛

臥龍松歌

夏之日長苦杲熱芍藥賣盡柳絮繁棕鞵藤帽筇竹杖
隨意散步城南端不聞黃鸝語但見紫鷰翻驀到封氏
墓即是刺梅園荒煙亂草繚短垣一株老松龍屈蟠孤
根諒少人溉植懶性不肯直上干一枝躍南復西突一
枝奔北還東騫奮迅力倦或倒挂攫拏勢急爭橫穿鱗
爪之而鮮苔積胡鬚于思螞蟻緣千釵萬鬣紛冪歷結
成青蓋陰團圞天風吹海濤鳳笙引翠鸞是時日正午
陡覺衣裳單同遊二三子或坐或復蹲我乃騎其項思
欲鞭起霖雨周乾坤吁嗟龍性豈受鞭龍德變化淵以

田直者未必皆作棟曲者幸而壽得全不見慈仁寺裏
兩喬叟泰山磴旁五大官雖啗虛名摧爲薪炭矣莫若
此樹輪囷倔强留待閒客成奇觀墓中骨朽幾百年根
頭茯苓如斗懸炎熇烈土霜雪壓蒼蔚不死寧非天斜
陽渺焉射城脚碧雲合處愁無著懶龍懶臥仍自若畢
宏韋偃不復作安得翩然下白鶴

送陳昭遠之建平

四月清和天蔚藍送君整轡麥含官閒茶笋應常品
路近琴書亦易擔名蹟尚餘東晉後好山都在大江南
他年欲訪天都勝定過花封續夜談

崇效寺看棗花和查悔餘太史同德尹 兩

學士

蹇驢巾薄笨緩緩過南街古寺疑幽谷殘僧方散齋橐
花香壓帽苔徑綠侵鞵三昧如三益同懷有好懷

送目存法姪歸吳門舊隱

金閶門外水村幽小縣精藍勝沃洲露滴香生花下研
月明涼浸竹邊樓向來老眼空浮世此去冥心賦倦遊
彈罷南飛意何限鯉魚風起待歸舟

畊雲上座告還長洲口占送之

學者工夫貴靜專悟來妙語自通禪老夫有句皆隨意
不遇知音莫浪傳
橫塘西去九煙鬟松竹參差好閉關牧得一頭馴白牯
不須更到軟紅間

送蔣樹存之官餘慶

昭代需才急廣徵東馬徐君膺典午薦校盡石渠書暫
試烹鮮手行看發軔初西南雖荒徼慷慨且登車
匆匆話岐路領牒赴黔陽蠻洞詢羅鬼箐林莫竹王遐
方俗易化別緒老堪傷行盡三巴曲牂牁水似湯

沈忝生餽芋

綠蒲包餉紫蹲鴟寂寞殘冬得此奇傾出勻圓如鳳卵
蒸來柔滑擬羊脂半生雲水隨緣住十載鄉園空夢思
却笑瓚公無意志分人半箇被人疑

送王綏甄還泰望

相送輕車塵影隨歸樂有好林園梅開白雪香如海
竹繞清溪綠一邨兩霽月來堪摘阮屏深燭跋更留髠
相思不隔春申浦乘取秋潮直到門

送盧仲山之官定陶

泰山高爲五岳宗濟水長流會洙泗神農少昊相比都
傅說陶堯亦居止繼周公旦又繼封禮樂教化風俗美
尼山夫子纘前修講禮詩書作國史七十弟子成大賢
東魯聲明孰可比迨迨至今三千年其道光如晝日麗
我雖學佛入空門少也誦習悟源委方袍圓笠懷瓣香
撥草披風拜闕里低徊杏壇不忍去俎豆絃歌猶在此
今君出宰于是鄉我老悠然發歎喜平生所學定可施
佇聽嘉聲滿人耳

二

我聞西門豹治鄴河伯不敢取新婦子路治蒲闢萬萊
仲尼歎其三善具張綱埋輪俗自驚郭賀露冕民所慕
古來政尚猛而寬柔者不茹剛不吐威稜下肅等秋霜
惠澤旁流若春雨[illegible]見近代于清端遠徼賢勞嘉績著
況逢天子聖且明簡擢才能用駿馬采名咨姓書御屏
鷙鷹梟飛在朝暮定陶介乎魏與衛剽悍成風集狐兔
愛君秉德本慈祥濟以清剛行以素函牛之鼎烹小鮮
寶練精神正好作^(音估)

三

山有鹿兮水有魚鹿鳴呦呦魚喁喁人生結交永為好
投以木桃報瓊琚憶昔髫年二三子講詩說書互楷模
伊余賦性太迂直唯君温克如有餘盱衡古今晰疑義
癢處往往能爬梳晦明風雨數晨夕倡余和汝為歡娛
有時持論偶棖觸明日握手仍于于朅來京師三聚首
借籍不啻卯與驢[illegible]牀抵足話不寐却似朗月盛氷壺
眼花氣衰牙齒落一腔熱血徒區區執君之袪臨交衢
雙飛無翼空踟躕

四

金閶亭上我送君楓葉離離情脈脈玉河橋畔君別我
細雨迷濛意蕭索浮生歲月曾幾何落拓風塵頭已白

君今綰綬之官去更有誰來相煖熱由來出處雖殊途
潔己操道同一格閒常披覽風土記姚黃魏紫皆國色
勸農勤儉給公需男畊女蠶足衣食正當人地兩相宜
庖丁解牛寧費力棗花香裏擕龍唇只有清風拂瑤席
稍待秋涼我賦歸騎驢笑作看花客

張姬詩（劉西園舍人妾生子不育[illegible]一言殉之）

一言果志有張姬不負劉郎意可悲明月只教澄水鑒
好花肯受暗霜欺楊枝臨老別猶苦鸞子多情死亦遲
此事傳來堪風世世間煞愧少男兒

送查悔餘太史給假南歸八首

腌臢浮雲西日微[illegible]颭蕭瑟冥鴻飛强扶病裏一枝策
忍送玉堂仙子歸

二疏之後一黃冠擺脫浮榮作達觀婉美查田（悔餘別號）眞不
媿出身容易卷懷難

卓犖清時見典型多年著作在彤庭急流勇退成佳話
應構龍山逸老亭（查居龍山之南）

賜來圓鉢與香珠金粟前身信不誣從此功名如敝屣
千秋傳取證因圖

當年白傅享期頤結社香山樂可知若較先生更瀟灑
并無駱馬與楊枝

鴛鴦湖接袁花郵紫蟹紅菱新酒渾不用搔頭重放鴨
手分甘餌弄曾孫（先生向有放鴨圖小照）

跌宕名場四十年鬢絲初白即歸田相期七寶莊嚴地
叉手同參枯木禪

寒煙衰草没金臺赤棒喧呼馬糞堆更與何人論風雅
打包我亦賦歸來

查悔餘太史告老南歸以桃枝竹杖贈行

贈別意不短過眉紫玉稀（杜子美詩斷根削皮如紫玉）自從二疏後今見
一人歸闌鴨破紅蘚采芝入翠微閒來叩禪老言外悟
圓機

送余鴻客歸金陵

談詩老猶健不忍送君歸燕地無風雅滄江有釣磯泥
深知蠖屈天闊羨鴻飛春到長干寺松花菌子肥

寄香露林古公

扁舟拄杖趁閒尋最喜幽棲香露林近水疎籬瓜豆綠
矮牕斜日竹梧陰花飛磬裏聽逾靜茶熟風前話自深
彈指十年人已老勸歸書札見遙心

送陳秋田之長寧

傳聞古僰國遠在夜郎西雲棧劃天上子規隔竹啼峨
峰寒雪皎瀘水瘴煙迷老淚無多滴為君和墨題
臨岐歌慷慨小別只三年好上清風閣閒彈流水絃嘉
魚入詞譜鮮荔作圖傳婉美文翁化朝廷急用賢

晚香齋看新竹同王用舟雲岡錢朝采朱稼翁
方扶舉張賓甫分江字

新篁解錦籜路我齋前牕嫩翠飄古瓦香露滴石幢二
三素心友虛襟滌清江涼風颯然至天籟鳴崆峒採筆
出秀句金玉相戛摐差勝劉阮徒任誕沉酒釭

菊花 有序

白藏肅駕萬彙變衰青女肆威孤芳競粲騷客藉
以抒愁逸人于焉寄興竊怪四唐詩家雖取良材
槩無專製惟玉溪生一首數辭穠豔不愜鄙意余
少也棲空老而忘世齋中蕭寂聊供數枝枕上閒
吟偶成八律骨兼寒瘦本多清苦之音筆乏鉛丹
有愧姱奇之品簡將同好用博佳篇

皜皜霜飛颯颯風金英次第粲高叢標題月令堪爭賞
點綴秋光自不同北地豈無躭隱客東籬難覓和詩翁
故園好種猶存否疎竹荒苔入夢中

賦得歸來也未遲把鋤秪種更生枝餘年肯負雙峰約
千載相關滿鬢絲樂府擅名惟賀智仙裳傳照少徐熙
蓬蒿到處迷行路鍵却松門讀楚詞

隨意街頭買幾盆周遭爛漫不知貧駐顏漫置釀醇法
明眼先教點茗新齋署晚香况禪老（寓齋三間萬九沙顏曰晚香）天留苦
味試騷人素心只許陶徵士擺脫千秋一葛巾

最是登高時節好黃黃白白繞籬根清溪斜日催煙艇
曲徑新霜踏鮮痕羈旅淚飄天北極舊遊魂斷水南村
（同學陸瀨丑於南田栽菊數百本花時必招集同人）吟成旋向寒花問花亦含情淡不言

獨客悲秋秋已闌碧雲影薄葉聲乾逸情晚節誰能重
秀色幽香自可餐高士悟言容易醉殘僧入定不知寒
療飢幸遇傳神手兩幅生綃耐久看（秀谷齋寫耐久圖月有好作晚香圖）

蕭條萬木盡交橫俗豔凡妝付歎聲華蓋潔將留玉女
洞飈吹不落金精澹中取味交能久靜處聞香心益清
敢與春蘭衡品價世人草草論難平

冷然十笏一燈青冷蕊娟娟照獨醒偏有暗蛩吟砌脚
更無狂蝶到窗櫺嘉名應倩刊箋記傲骨寧愁珠露零
老嫩底須談不二勞他天女散星星

漫道繁華在帝鄉何人高興做重陽風塵浪迹鬢多白
節物驚心花再黃舊粥一甌憐瘦影圖書四壁襲幽香

經年不作苦生活爲爾微吟遶月廊

曉鴉

雅雅天欲曙衆口一聲齊却似多情物偏驚獨客棲喬柯先海日遠信報天雞我嬾耽高臥寒牕任爾啼

晚鴉

肅肅穿雲遠翩翩接翅歸只看迎雪意先解作風飛繞堞驚寒角投林趁夕暉桐枝孤鳳在羣噪不知非

盆梅

矮椿古幹瓦盆栽玉骨氷肌破臘開静掛高人臨紙閣瘦疑仙子下瑶臺客邊愁思遠難理夢裏寒香去復迴記得故山山月上孤吟常自立蒼苔

三餘草堂坐雨同董周池張亦姜岂羅兄弟限十九韻并寄謝漢倬李東門鄭義門萬開遠和之

青帝方乘權一雨施其令雖阻山海游可卜來年盛草堂如虛舟板扉照澄鏡竹徑開三條詩酒聯五姓嘖嘖口所稱董李謝萬鄭（謂周池東門漢倬開遠義門諸子）切玉昆刀銛穿楊楛矢硬衆復推二難才力猶奇横時流爭道馳旂幟獨端正我亦孤癖人俗塲懶趨競勿學步兵狂寧師柳下聖坐愛梅花牕寒枝挺風勁蝶化夢未能雞唱吟初竟定交情自深欲別留還更論詩不妨嚴磋磨去疵病出我鉢中槁就以子爲政纖纖雖未工鉛華已洗淨世多嫫母徒也復怨薄命岂知傾城姿不受戔戔聘一笑開天容閑抛麈尾柄

紅梅影

不是燈前是月中猶疑環珮響丁東綴來珠顆浮寒碧舞罷霓裳曳落紅粉蝶無心窺色相霜禽有夢悟虛空畫師吮墨愁難畫玉案吟成奪化工

送春

惆悵簾前絮亂飛年年客裏送春歸紅消林館人同瘦綠徧池塘水亦肥天遠誰能追駿足日長只合寄書闈何心更讀江淹賦獨立無言向落暉

恭謝恒親王賜初薦櫻桃

朱櫻初熟麥花風匹騎分從御苑中浴出寒泉一泓碧傾來明月滿盤紅非關病渴須金露能療鄉愁當藥籠更問如來多寶藏（內典云不空如來藏）即空即有是眞空（下封題有金丹持贈千餘顆借問鄉心空不空之句）

詠未開芍藥限擎字

曉來束帶繞階行麥尾猶含繾綣情繭栗搖風輕欲拆玉盂凝露重難擎催妝須得鸞牋句趣駕何勞羯鼓聲況復清和好天氣明朝定見笑盈盈

嘗新麥

隴頭秋有穫年麥喜新嘗細似女蠶絲（新麥搓揉食者吳人呼爲麥蠶）軟和玉雪香未能棲絕壑高臥學休糧既飽吟難已主人情

味長

恒親王劇園中新筍作供賦謝

主人偏愛竹竹筍乍掀泥頻勅園丁數還同稚子攜錦苔揮鴨觜(鋤也)玉梡出豬蹄(筍名)爲設伊蒲饌鄉書飽懶題

送恒親王侍　皇太后至日湖避暑

聞道日湖勝翠螺環鏡中能忘六月暑不與九成宮雲護勾陳紫花園御宿紅斑騅侍慈御次第領薰風出塞草初碧插霄山更青荒沙迷瀚海古道接松亭問寢遵家禮哦詩洽性靈離思在天末北望聚奎星馬尾去如箭蟬聲已滿林日從今後短情向別時深玉體宜加愛香醪自淺斟臨岐翻脉脉不覺淚沾襟

金蓮花和韻

蓬島清妍珠露鮮黃金滿地粲西蓮奇香應許詩人采上品曾經佛口宣不逐豔妝依儉府却疑圓炬吐華筵北牕無限相思渴麗句驚看落錦牋

山中名重水中鮮傳是文殊手種蓮長夏爭數千葉麗妙香只向九重宣怡神最好供蘭殿解愠尤宜佐茗筵空我十年塵土夢清涼游記在巴箋

上恒親王

自古天人際元貞理可循混同光浩淼長白鬱嶙峋聖哲開黃道文章燦紫宸金枝霞蔚發玉牒瓞綿臻緬溯周文世今堪易地論關雎歌至德麟趾化弘仁花萼輝如錦潢流色是銀詵詵還揖揖蟄蟄與振振家法嚴而整詩書敦且醇九苞紛象闕五嶽聳高旻問寢先雞唱朝元率虎臣温恭惟孝友敏惠有經綸堯典時三復湯盤日又新懷香登泰岱拜璧歷河津帶向清涼解韡從瀚海皴誠能通造物勞亦忘飧晨特進封茅土殊恩錫寶珉河山盟帶礪黼黻耀門閭孺慕情尤切屏藩職更勤鑒裁仍鼎鼐文質乃彬彬鷹犬何曾好丹黃秖是親禮賢偏設醴樂善每書紳餘事耽騷雅無心算貝緡緣情極綺麗鍊格俞蒼純但倚馬堪待應知筆有神天葩疇可挨繡虎本無鄰八法供諸體雙鉤力萬鈞倚聲抒豔藻奇境闢荒榛貝葉翻清梵蓮花悟宿因只看宏達

處固是再來人埜衲材樗散棲遲柘水濱閒呼海鷗鳥老作葛天民淡漠神無悶婆娑磨不磷弄琴松月朗把釣柳煙勻擬結廬山社將傳惠遠薪忽聞天上詔復有浙西巡若被微名誤重勞　聖主詢賦詩飛鳳舸載筆扈龍塵盛典驚希遘温綸荷異申披星攜破笠冒暑從征輪顧問原周曲淵源獲備陳京師一淹泊斗柄七回寅莊舄吟誰恤直疑謗莫伸脆思鄞縣芥(明州有冬芥[illegible])想聖湖蓴落度渾無狀疎狂甚勿悛翦英餐豈飽蘭茝佩長紉面削形如鵠衣懸體似鶉未曾希陸笑寧肯效西顰廢棄溝中斷譽揚席上珍解龜靡賀監買卜罕嚴遵何意賢王駕招同孝穆賓(謂景孚秀才也)聽鶯過練若紆鑾訪

沈論謬賞爨餘木彼蘇涸轍鱗傾懷虛灝灝抵掌定听
听德邁東阿厚風欽河間淳西園多暇日襆被動經旬
脫帽吟紅藥披襟坐綠筠荷亭歌婉轉蒲饌飫芳辛博
物留精鑒憐才恕率真觀魚揮白羽刺艇拂香蘋憶昨
朱明候承恩塞北瀕珠篇須華户瑤札走斑騆欵密停
雲遠淒清入夢頻續[illegible]溥湛露話勝接華茵遺訊維摩
病浴嗟原憲貧朱提叅兼餅白粲指囷囷知己非徒爾
榮施絕等倫雖嗍戊戌德空賸未歸身雪霽愁支策漭
垂嬾拭巾嘉平浮臘月祝嘏覽揆辰麗景升初日遐齡
介大椿孤生多[illegible]叨陳頌千春

穆如主人自[illegible]塞北萊竹齋即事限韻

途壺清麗我能諳翠岫丹崖映碧潭煙卷橋東多巨勝
香吹研北是優曇翩躚白鶴風亭上潑剌金魚月榭南
叉手聯吟萊竹館此身疑在綠蘿菴箇中要妙閒方得
言外淵源淡許叅放艇偶看秋渚稻登樓每愛晚山嵐
相思兩月愁寬帶閣對千竿賦盍簪躍冶劍新硎可試
同歸驢老步難堪餞時空憶長腰米夢去猶尋曲磵藍
邊塞崎嶇畸不信熱湖名勝若為探天家攸具稱宜篤
君子從來樂有三忽聽芭蕉滴疎雨更教剪燭作高談

和徐吾廬

羨爾吟才駕謝瞻清如冰雪不糊粘山臨古北形多壯
日近祁連色少炎覽勝最宜陪玉勒刈愁寧用借茆鐮

花園上下佳名在濤館高深樂事添乘月攀松驚鶻落
杖藜探水見虬潛磬椎名峰何代拋雲外元寶山名誰人擲
嶺尖入座聽君話奇概發余微笑捋疎髯焚燭吐花
雙毬颯颯梧飄雨一簾綠沼閒亭歌自逸碧紗軟搨夢
尤恬舞來甘蔗還同霸拾得支機莫問嚴龍劍可知終
配合蛇珠漫訝久沉淹天涯同調非容易倡和纏綿情
味甜

長新店

也算離京一日程草房土炕慰勞生蘆溝橋畔如霜月
猶似多情送客行

涿州

祁祁沃壤接樓桑宛宛陂塘菱芡香一自荆高殉節後
誰將麥飯奠昭王

張桓侯廟

豹眼虬髯怒戟張忠肝勇略亞雲長當陽坂上英風在
叱退曹軍似叱羊

琉璃河

宋時判取鴻溝界幣帛年年輸送忙猶有風流通國使
塌鴟巾側看鴛鴦

斥堠

五里與十里一雙復一隻送盡往來人却似多情客

定州

太行蛇繞率然修遠塔如針是定州劉勝悲涼聞樂對中山名酒不消愁

趙子龍故里

匹馬單鎗血路開全身是膽軼倫才常山祠廟應尸祝曾救劉家阿斗來

車中

趙北燕南是勝區驅車轣轆興全無終朝閑置如新婦捫膝低吟奈老夫野店疎林寒索莫遠峰殘雪晚模糊命宮驛馬天生定飄忽東西未了逋六十過頭不世情敝車羸馬事長征無端顛頓驚波勢忽復硎𥕢磕石聲斜日欲傾頻問店殘星猶爛即籤程

豫讓橋

漆身吞炭可憐心國士恩深仇亦深烈士由來愛名節明年定買扁舟去水拂蘋香鷗鷺迎

長坂

西風寒日下疎林

鉅鹿

為將不仁既降乃復坑千年寃氣積至今草不生秦軍百萬合重重一戰居然成霸功今古茫茫堪浩歎麥苗如薺夕陽紅

漳河

河邊廟祀西門豹秪薦馨香不用巫淼淼波光浮白日至今河伯作鰥夫

沙河

霅意寥蕭雨不成村煙斷處有荒城沙河河畔沙如海頓使行人白髮生

磁州

兩行官柳綠陰稠細水通渠瀧瀧流廿里荷花千頃稻誰移督亢到磁州

鄴下

鄴下風流何處尋當時七子擅文心奸雄至死能欺世黄土堆堆疑到今

湯陰拜岳武穆祠

鞭梢懸落日下馬拜將軍和議有人主難成蓋代勳珠宮生肅敬香火晝氤氳雷電光猶在西山起怒雲

羑里

聖德如天天所成三年羑里晦而明當時不有崇侯虎天下何由朝鎬京

孫松坪摘句

子黄止萬渴花白香一邨 寧慶寺梅

采薇他年事看雲易地愁 別心壁兄

閱世老逾淡吟詩豪未除 贈陳健夫

剔粉香侵爪捎煙綠過橋 詠竹

作人好處余能說修竹無心石有稜 題高士照

春風剪出燒痕綠客子夢醒鶯舌圓 都門漫興
嘉命定能賡十賚遠游且漫擬三閭 題友人樓
濟勝具無唯讀書苦心人少不談詩 偶占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黃琮集 卷九

松齋主人許貽黃琮研作歌迎之

君不見松齋小研松花黃性溫色潤端且方松齋愛若
忘年友松牕手滌松陰涼又不見紅椒綠瓊英無雙
天子所賜什襲藏春波吹動蘋葉嫩寶鏡映出菱花香
君家兄弟才筆強西堂倡和窮攸長臚列龍尾與水坑
轉視此研何輝煌詩成往往先脫稾金玉相撞聲清鏘
有時更出膠東紙精工書法兼鍾王飢蠶蝕葉興不淺
快劒斫陳人無旁我心歆豔口難啓求之莫得思奪將

昨朝過我柳湖寺落花風軟茶煙颺一言慨然許割贈
永配綠瓊如姬姜綠瓊黃琮黃白髮老僧坐中央上
下漢魏晉宋唐日與松齋主人同一堂

蘿壁

數仞壁如削伶俜罔綠蘿靜看如畫障幽絕似峨阿山
鬼披衣立雲龍掉尾過終朝簾不捲竹翠影交和
天風吹碧葉葉葉似龍鱗只恐壁飛去能令香更新無
心居熱地有意春幽人昨夜微霜染紅黃張錦茵

沈忝生買梧桐二本贈余種晚香齋北牖賦此
以謝

高卧城南十載餘數竿苦竹繞吾廬情人添種雙桐樹

一片清陰伴讀書
枝枝挺直青于玉細引涼風拂簟痕待鳳固應高百尺
不妨此處號龍門
浮生自歎本無奇片石孤雲忘旅羇忽見昂然雨高士
解衣磅礴欲題詩
琴材箭幹翠交流牕北牕南總是秋中有白頭人一箇
行吟坐嘯不知愁
如船小屋席爲棚棐几湘簾相對清髯髯襄陽神韻在
閒聽疎雨滴聲聲
縞紵投歡古有諸贈人嘉樹世間無晚香齋亦如清閟
好倩鴻臚爲補圖

梧桐四首

跂脚北牕下黃梅雨過初移來端正樹頗稱嬾禪居庚
信園中少倪迂畫不如三年大于斗濃綠滿庭除
門庭淨如水炎暑去何之玉兎夜還顧青蟬晝不離擬
添三品石閑弄七條絲敢學堯時隱安巢老一枝
亭亭參碧漢葉葉布清陰先得高穐意中含太古音風
前時把卷露下忽披襟客裏生幽事難忘時序心
據梧吟一晌愛影遶千回不遇中郎賞誰知是美材漫
驚金井葉好製佛爐灰（梧桐燒灰輕白活火）底事丹山鳳高飛未下
來

新桐放葉復得四首寄與

半年枯槁斷吟腸倡和無人暗自傷立向桐根發清思
此身原即在高岡
素花碧乳似珠聯古砌方庭貼蘚錢披了葛衣繞千帀
綺霞香露滿空天
梳風障日晝陰陰一本眞堪直萬金琴瑟中含山水意
一時寄托百年心
金水橋南鳳闕西李唐勅建古招提殿東留得高梧在
不許啾啾凡鳥栖

自嘲

自負當年也不輕如何老去一無成紫蘭紉久餘香在
黃菊餐多太瘦生舩子華亭能絕俗管寧遼海爲逃名

誰敎埋沒風塵裏忍聽傍人歎息聲

自解

千秋我道痛相關末論紛紛笑等閒鳳覽德輝高不下
豹藏澤霧久能斑君平二棄仍爲卜風穴單丁豈買山
請看嶺頭雲一片無心飛去又飛還

自贈

志節崚嶒筋力衰（音綏）一生倔強藥難治處交只解從迂
直入世何常肯詭隨履虎不驚甘受謗鞭龍無策苦吟
詩應知孤負天童老日落空山叫子規

自答

水月空花如是觀底須西向笑長安詼諧聊爾師方朔

高潔無妨繼井丹荼蘼茹來甘若薺荷衣著破臭如蘭埽將逆境歸諸幻已覺胸中海樣寬

紫幢軒楸花爲子晉賦

一樹楸花似錦幢玉京紫豔本無雙都房旖旎開詩研宋玉九辯紛旖旎乎都房香雪霏微撲酒缸

紫鸞冠皴紫袖偏紫雲掩冉緱山前翠笙裊裊月朗朗白鶴翩然下九天

退之庭下咏團團庾信園中賦不刊庾信賦青牛文梓即楸樹也誰道二千餘載後一時吟賞重騷壇

紫府仙人駐紫巖淩虛愛著紫霞衫人間桃李元麤俗枉自成蹊歎隔凡

寄懷松齋

近來衣帶綏春意復何如剗地悲人事見君昨日書蕉心仍自卷柳眼幾時舒惠子能知我曾觀濠上魚

脉脉天難問茫茫我欲愁薄雲停木末斜月到牀頭練要還窮石沉吟乏蹇修離騷那可讀痛飲是良籌松齋近乃止酒故云

聖世臻麟鳳胡爲有網罝閉門惟咏雪經歲勿看花買誼眞才子蕭何列世家迢迢竹香館一榻款袈裟

獨立夕陽盡慨然念古今尚餘博山篆一撫小雷琴老鶴唳清漢歸鴻沒遠岑東風吹白髮誰慰此時心

喜砥石研成

興王地產綠瓊英玉斧丁丁琢得成研係許紫垣手製直以文明開一代遂令聲價重連城端嚴足發松煙性溫潤偏怡毛潁情龍尾羊肝須撥置老禪揮灑慰平生

三條蕉總雨乍晴小池瀲灩碧無聲應知間氣材非易能砥狂瀾任不輕塵海得朋愁易破玉田有歲老堪耕典衣要製琉璃匣自[illegible]新銘自品評

送胡功水扶武清公靈櫬歸當湖

嚴霜顯松姿峻阪見驥力歎子瓊樹枝憔悴風塵色阿兄抱娉才製錦織南邑期年乎雅化鸞病支龍骨碧翁搆玉樓亦欲盛華飾一旦召而升不顧蒼生泣脊令已在原搖搖正飛急循墻及撫棺但見兩袖濕西風吹素旐迢迢返故鄉陌白叟攜黃童相送多於邑目擊動我情孝友性所植賦詩淚盈把可以風鄉國

嘗新莧同劉東郊

雨後初嘗小把青味腴脂滑箸難停品題始得逢詩客名字由來著易經蒲筍風標多戌削露葵體骨欠娉婷山僧偶爾存高論休[illegible]紛紛食肉聽

初夏試龍井馬上鮮同孫松坪陳健夫作

又是櫻紅豆綠天風爐移就筆牀前一瓢未遂山中老七椀同嘗馬上鮮轂雨焙來爲逸品神龍藏處有名泉肝腸久矣成冰雪隨意吟來也有禪

漠漠輕雲卵色天一壺共試藥闌前更番雪乳香逾馥

纔茁蘭芽翠尚鮮佳友遠分青箬籠巨罌難遞白沙泉（白沙泉在西泠岳墳之後）年來舌本殊高簡懶罵諸方五味禪

題陸同菴有定軒

夕陽同一巷碧樹望衡居有定還無定蘧廬即吾廬門多長者轍牀有古人書狗監今難得誰爲薦子虛

寄酬高逝禪師（即南田也）

斬斷葛藤眞慶快歸來廬墓正相宜黃塵笠子雖無賴白石蓮花共有期

（附原詩天上永恩難自在墓傍息影亦便宜孤雲不是無飛處同住秋山未有期）

半藏菴聽雨同松齋

好雨來西崦踈踈紺園下枕簟颯先秋鐘梵沉初夜螢火溼不流葛衫輕欲卸東齋吟蟬聯緩我塵外駕

陳秋浦贈余龍尾合璧研歌以謝之

流鶯語澀棗花夏枕書高卧愁難寫陳生贈我龍尾研再拜如獲千里馬金星閃閃秋旻高碧浪層層河漢瀉海日初升若木枝一丸壁月光相射蜀牋附以送研歌情意如雲語騷雅山僧愛研若愛馬室中三品世所寡綠瓊黃琮白嶁邨紫霄須待蒼龍跨豈期秋浦有秘寶布諾如金無宿者我雖老瘦興尚賒奇服猶能追屈賈長佩吹毛陸離劒荷衣蕙帶珊瑚把駟虯高騁溘埃風縣圃閬風恣飄灑無心更覓獅子驄有錢不買香姜瓦千秋吾道托石交息駕椒邱吟杜若

瓶中芍藥（袁惠仲據杜紫綸樓敬思和）

爲餞殘春悄悵時分貽婪尾兩三枝喧塵嬾策紅藤杖幽賞宜供白玉瓷絕代名妃呼不死同時作相事尤奇豐臺豈少人爭看爛醉何人有好詩

蔚藍天色嫩涼時買得街頭帶露枝照面似沾名士粉殢愁欲醉內官瓷鼠姑已謝難爲繼魚子雖香未是奇一笑相看無一語何心更賦送春詩

嘗櫻桃

困人無奈楝花風分自西山古寺中洗手乍開蕉葉綠走盤不定髻珠紅喜逢龍睡批鱗得嗔被鶯含密網籠試喫大還丹百顆客愁鄉思一時空

佳果名貽仙子風多情遠餉寂寥中玉漿稍可三分冷火齊由來一色紅快馬早過藍靛廠（在彰義門西三十里）明霞猶裹翠筠籠吾鄉更有青蠶豆夢裏根塵埽不空

重看卧龍松歌

京師一窖塵無處縱登覽閑尋黑龍潭重吟老松畔老松塌地龍卧懶夭矯離奇儘偃蹇烏栖鼠竄古冢邊天荒地老何人管元氣完固丹髓藏（李賀詩肥松突丹髓）龍身蜷曲鱗甲張濃陰如幄釵股亂微風入髮颸颸涼坐久忽聞山雨至仰面但見煙蒼蒼吁嗟乎長安冠蓋多俗腸宰豬走馬擔壺漿不醉豐臺紅藥側便看杏花八里莊此松竟似遺世落落一高士恨無萬牛駕車移植千仞之高

清明

潑火無多雨當餐尚作寒一時薺菜貴幾日杏花殘上冢希麗德吟騷惡上官先師猶未葬回首淚闌干

題扇

交道紛紛風雅衰朱霞白鶴有誰知昌黎感額東坡笑支解流為院體詩

新綠 同陳小雲楊次也陳狄田胡岡期賦

亂紫殘紅空斷腸一番新綠意差强與煙藏住黃鸝語似水流來白袷涼有客酒痕翻笛箪誰家詩思到池塘何為落拓忘歸計百本梧桐三畝篁

蠶豆

梅雨初晴埜麥寒紜紜翠莢喜登盤香甘絕勝籬邊種軟美疑從筯上看紫李堪嫌螬食半朱櫻終惜鳥銜殘坡仙題作元修菜添在詩家典不刊

盈筐餉自老農家風味悠長實可誇寫就新箌猶有黛煮來嫩玉更無沙桑間鳴過倉庚鳥竹下嘗同穀雨茶勞我相思吟轉苦客中一飯未能加

鮮當園蔬餼當糧雙雙垂佩似鴛鴦攜筐錯認采桑侶坐客如聞煑繭香櫟社必需為上品農書可補作良方其殼能療天泡瘡分明不是相思子底事車輪轉曲腸

聞說三吳雨水多不知春熟較如何儉年若斷救飢物野老應無擊壤歌八卦田中曾果腹武林有八卦田王陽明詩其中產豆為浙中第一俗稱王順豆五峰寺裏證摩羅余昔遊五棲山多產燕麥蠶豆飽啖以為奇遇庵摩羅西竺名果也迦文云我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庵摩羅果由來飲啄皆天定莫歎飄蓬鬢欲皤

杜筍

春深山販興寥寥至味方知土產饒浥露摘來纖粉指快刀削出嫩英瑤香含蘭茝因同譜緣在伊蒲作久要不羨天花與榆肉龍孫風骨本高超

社燕來時蟄龍醒呼童即向後園探雨餘怕蹋青絲履雷過驚抽綠玉簪名字却教佳茹借茶名紫筍宗風每許素交參啼鵑催起愁難療夢到煙邨水寺南

百艸塌餅采花木嫩芽及埜艸有脂膏者搗爛米粉為之柔翠香美為爽其絕品惟木中當湖有之

精工粉食憶吾鄉可口多應方法良只采衆芳為粔籹不勞加餕費餦餭雲門答話傳宗旨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法大意門云胡餅煙容嘗新作畫償太倉王奉常性喜此餅鄉里人攜筐餽獻者忻然作畫幅酬之無怪山僧多品藻餐霞煑玉總荒唐

製得勻圓穀璧形淮南經是養生經成仙何必尋雲母益壽斯尤勝茯苓滋及華池歸紫府香融瓊液壯黃庭歸山定買小砂磨頓頓盤堆水翠青

荷寧紫艸吾鄉于未開花時家家采食肥腴香美其枝葉萋蒿金花馬蘭皆其反也餘郡縣俱不解食

幽芳冶豔滿平田好是春分寒食前非特陸離能縱目最多風味欲流涎翠如荇菜充齋鉢香藉衣裾掉酒船閒趁斜陽歌緩緩不須員嶠別尋仙

江南醜地本來無菜麥交加金翠鋪未夏先開紫菌萏
有風不捲錦氍毹品高弗惹閒魚戲味雋偏私貧士舖
却怪北方風土惡黃沙滾處長娵茶（燕地人好茹茶皆呼爲區區菜爾雅正月爲娵十二月爲荼）

以乳腐薹心菜分饋呂無黨編修

菽乳依方製薹心用法藏漸成酥酪味猶有菜花香近
憶瀛洲客清吟白玉堂分嘗鄉土物壓倒大官羊

落葉

紛紛皆碎錦客子感秋深適與飄風會何由戀故林千
紅亂殘照寸碧出遙岑綠綺橫千膝哀蟬誰賞音
昨夜微霜降丹黃墮夕暉呼童歸竹帚煑茗掃苔衣片

片如花舞輕輕逐燕飛不禁支枕聽好夢近來稀

歸鴉

閒數遙空點銜寒倦亦迴自知故巢在不待遠鐘催黑
擬片雲合紅分殘照來後棲無意緒啼向井邊槐

啖新麥餅同師孟

我家柘湖濱秋雲黃二頃圓甑碾玉塵香酥製環餅旅
食恒苦饑脫粟時復哽感我素心人寒具傳鬆皿涼解
青絲帶飽啖壁月影虛廊趁桐風摩腹遶槐井（予藏菴井邊雙槐甚古）
高吟伐檀詩鄉思一時屏

謝松齋贈白衛

故人憐我徒步老無力牽贈一頭秋草白芳塵低送四
蹄輕鶴轡冬瓏兩耳直從此看山任近遙坐穩心閒句
可得相思欲訪松雲菴倏忽城南到城北

苦竹

可耐寒如許青冥守自堅北風雖凜若勁節故稜然暮
雀飢爭噪濃霜翠更妍此間少人愛擬倩墨卿傳

疎松

窈窕蒼煙護微風吹古香門前似圖畫簾外有笙簧雪
壓龍鱗老霜欺鶴夢涼不知人境遠寂歷閉山房

枯藤

葉脫土亦凍一冬雨露稀孤根幸不壞生意豈云微任
運依禪寂韜藏入道機明年發新綠我欲作山衣

凍鶴

霜庭寒獨立那肯襍雞羣半夜露將滴九天聲忽聞神
凝殘臘雪夢隔故山雲似解琴聲好摩霄翅未分

霜鐘

將放魚山梵蒲牢吼枕邊天寒耐遙苦樓迥落清圓泠
破塵間夢橫穿松頂煙却思萬山夜打脫粟蓬禪

寒月

晶晶霜浮地冰輪碾不頗空庭一凝睇清苦意如何靜
照龍唇黯寒銜鴛瓦波躭佳長懶寐白愛紙牕多

題查悔餘編修二隱圖（瓶中養菊一枝梅一枝經冬不萎蔣揚孫畫作二隱圖）

白雪黃金寫兩枝相看千載有心期品題聲價須名士

管領風光各一時籬下何人凝睇遠山中獨立緘愁遲
得來二妙堪偕隱好岸烏紗引滿巵
貌得經霜耐雪枝遙遙寧肯負初期由來情淡能遺世
總是詩高不入時落碧影寒蛩語苦月黃香動鶴眠遲
悄然喚醒林間夢狼籍吟牋與酒巵

以桃絲竹杖留別劉無垢居士

勁節嶙峋紫翠斑逸仙貽自粵西蠻他季儻遂平生約
飽看江南雨後山

枕上有懷明州風物兼簡萬九沙張志呂

苦憶明州風物好客中一一費相思奇松攫地育王寺
老柏撐空秘監祠 阿育王寺有放光松一株濃陰如屋賀知章祠有古柏二株乃天寶年間物也 雪裏共下
烏米飯 英音彔冬𠔀拙心作筵甚美烏米飯即青精飯也 雨前茶喫青麻蕊 惟東錢氏所製最佳 前
輩斐然多制作杲堂文筆鄮山詩
夏黃公隱此鄉里樸俗醇風尚有貽一道江聲龍走去
四邊山色雪明時水沉象齒開洋市毳毯猩氈炫賈兒
佳日良朋三五集狂歌卜夜樂何其

庚寅歲交詩

蟠足孤峰頂篠光絕萬緣無心成大隱不識是真禪甌
汎驚雷荈爐騰生結煙熊熊一詩鉢曾否有人傳
損益交堪玩崢嶸歲屢更孤雲閒自卷九乳待誰鳴雪
色增松翠霞光捧日晴呼童進饔粥鍵戶懶逢迎

燈花

然取蘭膏繼日功奇艷頃刻映書紅無香撲地引狂蜨
有喜從空報主公光透碧紗猶燦爛影搖素壁自玲瓏
苦吟弗許山童剪開落忘情悟化工

人日

炷香洗我研不敢負靈辰濁世無奇士狂歌作散人鼇
山將鬧市竹馬正嬉春遙憶東湖柳含煙似麴塵

浩翠樓和松齋

高松落落竹踈踈暗上飛樓翠滿裾濁世那堪重措足
神仙端自愛凌虛悠然拄笏看山爽底用誅茆絕塞居
嘉命定能膺十賚遠游且漫擬三閭
獨立天邊興不孤尊中有酒任歌呼一聲玉笛飄河漢
千個煙鬟擁畫圖老我久思霞外契愛君亦是浮中癯
長安豈少繁華第名士風流買得無

寄松雲菴主

無端鶴夢隔松風黯黯孤燈綴玉蟲萬種愁絲人在北
一腔情事水流東花前顧曲何曾誤月底連吟每許同
安得碧天雲捲盡藥船倒瀉落霞紅

孤鸞

誰鍛孤鸞翮飄零隔紫雲有時對鏡舞逸響九霄聞飲
水憐仙骨穿花愛鳳文低頭憶窟樹側足立斜曛 鸞出女床山窟室之樹

乳鶴

病中答沈獅峰韻

敧眠冰簟浸涼波嬾策詩魔遣病魔雨色遠含松色暗藥香時和竹香多溪山畫裏移情久（前月貽畫幅）鸞鶴雲間有夢過（有結夘九峰之約）箇段愁懷誰解得拈將短偈問維摩

再疊韻寄梁藥亭張顒持兩先生

綵筆風生學海波焚香朗誦遣驅魔但期霞外褰裳去不省人間變頷多暑雨連朝成獨坐涼蟾乘夜擬相過神仙蹤跡高難即偶把金門銅狄摩

三疊韻答張實甫

難挽江湖日下波無心三昧伏諸魔意中知已凋零盡老去詩篇感慨多雨久苔痕延榻上風清竹籟浚簾過愛君的似韓陵石相對忘言手自摩

送陳左之先生就養易州

淡情雅藻極纏綿賭弈論詩可判年從此雲封松柏徑更無人破紫苔錢

高齋密邇數經過瀟灑無拘一嘯歌細雨斜風更留宿茶煙滿榻對維摩

東南耆舊曉星孤雛鳳于今又鳳雛七十過頭須作達神仙何必在方壺

柳絮漫天苦楝開安車緩緩到金臺好攜藤杖沽淶酒懷古詩成寄我來

沈獅峰得子

甫生雙乳鶴嫩羽似鵝黃無力摩天去有聲和母長瘦軀聳苔石闊步過魚梁老我心期汝騎將返故鄉

鹿

秋到梁王囿遨看塞外麋花錢晴日麗筍角向人觭埜性難馴伏餘生脫鼎蒿萍香與泉潔那及在山時

熊

赤日苑墻東枯椿鎖二熊飢來舐雙掌熱極鼓胡嚨曾入周王夢能成牧埜功山僧欲化汝飛去學猿公

月蘭

奇花來海外素豔吐冰霜當暑羅幽檻臨風試晚妝薰衣疑艾納滿室是都梁忽動騷人思堪名王者香

半藏菴井邊雙槐和松齋韻

幾人夢醒枕邊來如幄濃陰覆井苔抱葉青蟬吟忽斷啄花練鵲去仍迴相看此是不平樹底事雙從初地栽堪作泠淘供午頓更邀浩魄勸深杯

觀弈十二韻

偶過紅梨館遥聞膈膊聲樂觀二橘叟靜對一楸枰布局初分陣潛機似覘兵蛇行長不斷鴈翼忽然橫邊角從先據中原未易爭斜飛偏得勢小覷更多情圍急隨酣戰攻堅欲盡并因貪成致敗示弱死還生變出連環劫重危廣武城用權收兩活審子竟和平此是神仙事誰傳國手名回頭斧柯爛一笑返柴荊

萬國歡同祝聖年弄璋信報桂花天佛家法在教渠護
韋氏經應有嫡傳繡褓卽呼天子壽鑾坡猶頌祖翁賢
明珠一顆原無價況復名占南極邊（余命名佛壽）
人外論交誼不疎中年得子百憂除泥金帖倩賔鴻寄
湯餅筵開陽月初殿上恩留新曳履樓頭香繞舊藏書
九天鳴鶴聲相和彩筆無勞賦子虛

九日張腹菴招過寄園雅集

獨坐多違懷久病憐瘦影故人有嘉招逆旅興不冷愛
此黃金花幽香發孤梗紅棗與紫蔔點綴作餻餅圖書
當晤言筆墨供嘯詠垂簾勅閽丁俗客一時屛何必更
登高隔雲引長領

偶過王用舟寓齋有盆梅一株盛開因暢談江
南梅花之勝

庭戶悄無聲但聞香氣噴披帷見一老如入止觀門與
梅花對坐得意兩不言恍然飽禪悅清絕飛詩魂靈谷
與鄧尉此時花正繁姚家百年樹白雪應滿軒（芊城南門外姚樂巖家有梅一株最奇古）
罷彈思歸引夢到城南邨

送陳鍾庭學士督學京輔

天子重文治濟濟稱雍熙王畿惟首善掄才必再思書
名上玉屛引見升彤墀唯精又唯慎允塞允疇咨矯矯
長洲公蔚煥鸞鳳姿講幄多啓迪起草冠百揆帝曰都
往哉爾其式憑之懷中有玉尺堪爲士子師

薰風吹新綠棗花香絪緼鳴騶揚雙旌相送出國門古
來燕趙間風俗强以敦感被聖化久學者亦漸穌君今
膺特簡氷鑑清無痕披諸蕭艾叢但采蘭與蓀揆彼珉
璞質取此璵與璠嘉聲振朝野上報明主恩

懷友詩十首

查查田（愼行）

知止眞難得飄然賦遂初掘頭放花鴨枋口釣鱸魚學
佛心無著信天樂有餘名山緣亦在倚杖候籃輿

王維士（楨）

一蹻蓬瀛步林泉意自恬學仙五禽戲課子萬書籤水
淡心何競竹深夢不炎余東有別墅曾許挂茆嫌

盛宜山（遠）

可惜宜山老迢迢一片心南湖煙月冷誰復肆清吟竹
悟蓮𦶨法歸嬉寶樹林他時瓣香閣腹痛那能禁

高逝禪師（德衛）

儒門元澹泊造物忌才雄揮手斬塵網翻然入苦空艸
鞵靈隱雪檞笠石梁風忍讀傷心句茫茫一槩中（天地茫茫一槩中高逝句也）

胡國期（紹安）

一病忽蟬蛻文場少吉光謳歌及棠樹尸祝在桐鄉柳
恨東湖老菊悲南圃荒招魂歌楚些是處總堪傷

沈獅峰（宗敬）

蓟子摩銅歎東方割昫蟄只看瀟灑處的是再來人點筆松雲遠談禪芋火親相期應可待霞外有通津

劉大山（巖）

盛世無鈎黨餘波尚及人天高雲黯黯閶閉犬狺狺不遇中郎賞（謂四明仇滄柱）幾爲爨下薪帝心今簡在素抱定能伸

杜雲川（詔）

忽訝書雲節蓬壺夜兩霜斗樞一時暗鳳翮未能張七載然藜苦三秋紉佩香九方歎不作誰爲辨驪黄

遯夫

颯沓秋聲裏臨風繫所思深情憐錦瑟兀立瘦瓊枝秀絶簪花格清揚落葉詩渴塵焉可解松雪是心期

陸玻星（奎勳）

皎皎坡星子翩翩作賦才十年思不見孤館夢中來翠袖倚修竹寒蟾照古梅風雲天上遠陸地老龍媒

六和粥（青蔬菽乳杭米麥麪爲之）

雲子抄來白瓊糜出碧羅主賓分等殺將相得調和（鹽爲食之將醬爲相）瓔珞差相似（高峰祖師住山采芷菽煮羮加以米糝名曰瓔珞粥）青精不較多咄嗟容易辨寧復羨酥陀（天上有酥陀供）

小除日偶成

法道于今歎式微龍潛豹隱鼠爭飛知交似臘消將盡歲月隨流挽不歸靜裏再思無欠事老來一槩總忘機司空表聖堪千古亭號休休義最肥

題成絅齋讀書城南草堂圖

昔是官窑廠今成衆水塘最多葭菼緑亦有棗花香希古躭幽士讀書卜草堂朝來閒拄頰西望一峰蒼

將出都留别諸知己

商飈颯颯鶩旅夢朔鷹冥冥入遠煙此身雖老欲避地有口不須更問天緑竹小構黄茅屋青山深耕白石田素心執手應見許斜陽影裏揮我鞭

完玉堂詩集

浙西釋元璟借山

鶴南集 卷十

將之嶺南過查悔餘先生山居作此道別

蠶月郵煙靜鳩聲花外聞橋通橫漲水門對大尖山皎潔餘氷操逍遙駐玉顏東南耆舊少珍重閉松關

舟發錢塘

雨猛風狂浪拍天望江樓下下江船南衝炎瘴非無謂爲飲曹溪一滴泉

舟泊章江門下作

一宿南昌郡匆匆赴粵東時無滕閣會有負馬當風雲壓譙樓黑沙虛釣火紅馬師行道處震旦仰宗風

度大庾嶺

層山千萬疊一綫路劖天雲脚懸危石松根落細泉北通漢朝使南啓祖師禪荔子紅香候閒游不偶然

衣鉢亭

黃梅衣鉢一人傳命若懸絲到嶺邊四品將軍提不起黑雲散盡見青天

南雄

南服邊隅地鴻飛不到天版圖西漢闢詩賦曲江傳水育峰巒秀風暄花竹妍空門無界限畛蠻比蓊然

韶州

韶石奏韶樂名因帝舜留南薰慍堪解聖德美難儔香味曹溪水清暉許運樓平生愛奇勝懶聽鷓鴣愁

峽山道中

嶙峋岸崿世間無應接雖忙意自娛可惜退之猶失記米家父子不曾圖

彈子磯

天教鬼斧劈危磯塞住江流不可梯仰面看時回首送斷雲斜日鷓鴣啼

觀音巖

千尋絕壁俯潺湲大士珠龕洞腹間山鳥啣花猿送果不妨喚作洛伽山

飛來寺

兩峰插漢碧嶙屼萬木陰森古殿寒水曲鐘聲遲送客鷺鷥飛過夕陽灘

光孝寺四首貽敏言同門弟

五嶺鍾靈氣三江演脈長至人乘願力此地發嘉祥嫡乳傳南嶽眞燈炳大唐如何鴂舌地學者少鸞凰

舊是虞卿苑多栽訶子林偶然訓妙論四衆盡傾心鴿繞金絲塔龍參玉座襟時衰風俗變戎馬謾相侵（寺有六祖髮塔）

一本菩提樹千秋祖道存濃陰彌淨界元氣固靈根紺殿留碑識蒼苔積雨痕徘徊還久立初日照風旛

禪月丹青妙流傳古應眞雪林書貝葉秋水更精神弟

子梵香肅猿公擁篲馴高堂一展禮似接笑顏親

檉公送荔枝

遠客易生渴閒吟池上風多情有檉老絕品送筠籠露
結晶丸白香含鶴頂紅愁消何處去氷雪滿懷中

題屈翁山詩集

三閭有苗裔流落海南濵奇服紉香草狂歌托美人杜
鵑心事苦斑竹淚痕新西上蓮花頂玉姜一笑親
公鳳與離支時多比興辭風騷今已矣麗則爾能為鴆
鳥有何好重華莫可追沅湘千里碧流不盡相思

訪梁南樵

此地多風雅今來歎寂寥獨遊何所向猶剩一南樵社

事鷗邊雨名心雪裏蕉殷勤問遺草聲韻未曾 毛晴郎 送湛若陳

元孝王蒲衣詩集

讀吳山帶詩集 別號虎臣

把讀金笳集悠然披素襟荒江翹白鷺孤磬出疎林古
淡有眞味蕭閒見道心天南我到晚寂寞少知音

苦瓜

菩薩炎方美加餐慰所思苦能消內熱分與道人宜功
敵參連引德涵氷玉滋平生安此味豈敢望回時

蕹菜 似徐南沙孝廉

蕹菜即荇菜凌波引蔓長托根本清淨賦性乃陰涼藹
藹煙霞色盈盈月露光鄭箋箋不到留詠與南方

越王臺 一名朝漢臺

海角山爭秀雲開天一隅高臺凌碧漢夕照滿青蕪皇
帝下謙詔蠻夷稱老夫明珠與翠羽今已半虛無

五羊觀

仙人留化蹟持穗復騎羊頑石鞭難起秋禾到處黃羣
山臨大海古觀倚斜陽欲訪羅浮去梅花嗅冷香

六榕寺

六榕已化龍題額認坡翁崒嵂五花塔玲瓏千佛宮雲
山矜秀色桑海閱虛空莫謂蠻鄉遠聲華一氣通

波羅廟 即南海神廟

歷代加崇禮惟神屢奏勲始迎橫海將再引伏[illegible]秋

日珠宮麗名香玉几焚閒來拊銅鼓精怪隱奇[illegible]

與敏言弟夜話

河漢影清淺微風在樹林天邊一梳月照見兩人心俗
薄秋難挽道存力勉任我方事肥遯幾度為沉吟

佘兼五見過寶林寺

文物無多生渴塵一笻遊到海南濵乍嘗荔子堪消夏
欲訪羅浮不待春交脫形骸情自遠道存風雅話尤親
新詩惠我如氷雪吟罷斜陽入竹鄰

佘兼五山居納涼

花下涼亭樹頂樓竹邊茶臼更清幽低聲吟了高聲笑
不似山陰雪夜舟

雲情詩筆絶纖塵蝴蝶梅花不老春煮玉餐霞無不可
神仙端屬冷閑人

別樓敬思

憶別春明七度秋靈川遠隔少書郵揚鑣仗劒平蠻賊
韓范平生志少酬
老來身世破虛塵猶望知交作好春花底夜吟詩送別
愛君不是近時人

敏言弟久病不痊

善病憐吾弟晨昏一繫心有時失眠食特地復呻吟壁
月藜牀對金花藥碗深支離寧忍別黃葉下秋林

題樓敬思越嶠集

三載蠻方嚙蘗來一朝橫槊殲渠魁閒磨盾鼻吟詩句
始信于思是逸才
沙洲水汊路逶迤白鳥飛迴秧浪吹一縷水沉風不斷
碧紗舫裏選君詩

題朱襲遠靈川竹枝詞

巴渝人唱竹枝詞半屬懽愉勞苦爲樂府離騷遺意在
此中窔竅少人知
君家太史最博雅曾作鴛鴦湖櫂歌喜得阿咸才筆健
靈川風物不爭多

避暑靈洲寶陁寺四首似敏弟

鬱水西來遠中流湧一山蓮華白石座紺宇碧雲間愛
我同條子高棲獨鶴聞東坡題句在殘夢破塵寰
秋後熱更甚蠻天火不流宵分猶露坐老去聽猿愁星
曳水雲白松多鳥寺幽余生愧冰雪及此奈淹留
竹樹陰長合蟬聲晚故哀新凉一雨集微翠四山來客
艇歌帆過殘編支枕閒未須輕海嶠時有出羣才

喜讀丘瓊山陳白沙全集

孤嶼鐘初寂月高人影空淒然下白露此夕有金風天
遠斷雲厲庭虛飄井桐依違將別緒多在夢魂中

石門道中

人家青翠水松逕多在山邊與水邊一自隱之飲此水
貪泉千古是名泉

敏弟去九江爲余料理舟楫

涼颸入樹月當樓白露如珠作好秋夜半山堂獨愁坐
病餘瘦弟在孤舟

風幡堂送夏

堂下水如鏡堂前幡颺風秪宜氷在座不耐火燒空桐
葉難留碧蓮衣欲褪紅恢台功已就相送出離宮

題鄺湛若嶠雅集

中秘才華好琴亡人不亡苦心工選體高調自琳琅玉
珮尊王會金支麗日光空山對猿鶴無復理清商

讀陳元孝獨漉堂集

昭代論詩格君爲正始宗瑩温如碧玉和雅叶黃鍾懷

古阮遥集蓀眞酈曼容同聲有屈子衡泌自雝雝

廣州雜詩

爭傳將軍綠味勝尚書懷黑葉雖中品朝朝當飽齋
新興有香荔晚出價爭高難得㼝氷子仍然遜綠袍
蒟醬扶留作外江人未嘗蠣灰捲翠葉勸客嚼檳榔
餘甘類橄欖三飲即陽桃不及波羅蜜中邊一味敓
苦瓜肥似瓠藤菜滑於菘芳潔而鬆脆我唯取水蕹
龍眼郁郁熟終堪作荔奴黃皮與蘋果雖有不如無
酸澀人面子徒然挫齒牙爭如烏欖豉色味總堪誇
佛桑顏色好却與槿花同榮悴何容易伊誰咎化工
娛目外洋茶夜來香更佳（一名月蘭花）素馨方茉莉多巳　又兒
花

曹溪南華寺禮六祖眞身

移俗無盧奐沉香止隱之唆膚多螫虱撼樹有蜉蚍
我有陶泓癖空懷水洞端青花那易得碌碌總羊肝
火樹生炎國燒空若絳霞平生多欠事不獨木棉花
烏石灘檥棹侵晨躡亂雲緒風吹瑟瑟醉葉落紛紛樵
逕循溪曲鐘聲隔嶺聞至人居福地紫翠望氤氳
午過天王嶺溪流有異香羣峰森玉立一塔閃金光榕
樹千冬碧稻田百頃黃升堂禮我祖靈境是家鄉
笑見祖師在肉身即法身寶珠懸不夜金鏡照無塵五
葉難爲繼一燈傳有人蒼黃風掃地繞膝淚盈巾

瓣香聊致敬那足報深恩骨髓壇經得芳馨衣鉢存繼
腰摩石背卓錫探泉源夜久還孤立一丸月到門
一宿匆匆返疇知不忍心都應慎舒卷豈敢負山林（堂）
（虛席其監院及衆房僧請余開法余因因緣不偶故辭之）白鶴凌空翥清猿別澗吟碓房有
嘉則在在可追尋

宿湞陽峽

曲曲江流夜有聲一鉤新月映空明扁舟已到湞陽峽
滿眼青山送客行

英德道中

倚舟應接不能閒變化新奇在兩間說與畫家多不信
英州山勝米家山

郴州

羽遷義帝弒郴州天下人心遂不收問訊楚人能指點
誰將麥飯奠荒丘

黔陽

楚南將盡界小邑有黔陽水自滇池下山連貴竹長資
生仗蠻樹險路總羊腸來往苗夷雜蠻鄉即夜郎

辰陽道中

風雨辰陽道孤舟下急湍雲迷白龍（山名）角雪吼青狼（灘名）
灘大小藏書穴經過未得看騷人魂在水何處薦秋蘭

洪江陸行抵渠陽似王西谿

洪江南去路崎嶇到處茶花香拂鬚脫粟藜羹山店宿

油燈草薦夢蘧蘧

溪流如鏡繞山城半屬居民半屬兵黃葉滿庭胥吏散
到來知是長官清

明月菴

結屋孤峰頂徜徉稱道情雲邊放魚梵天上落鐘聲白
鶴棲遲嬾煙霞服食輕夜來明月吐心地自空明

九疑

面面峰相似相看轉轉疑重瞳葬何處萬古莫能追竹
淚斑斑濕梧雲黯黯垂楚南哀怨地風雨聿龍旂

湘江

湘江水空碧湘芷香氤氳縱使巫陽下難招屈子魂商

音多落葉嶽色半含雲終古傷心處漁歌向夕聞

望南嶽

弭檝衡山縣蒼蒼入望中雲邊紫蓋石天上祝融宮離
火文明象諸侯品秩同三生石尚在懷古思何窮（山中有讓棋塔）

長沙

懷石騷難反治安策可傳懷王心不悟文帝席徒前蘭
委三湘水雲荒七澤天才高人所忌終古恨難捐

滕王閣

高閣留今古憑虛一曠觀雪消衆山翠日落大江寒結
社懷元亮揮毫愛子安欲尋廬岳去獨鶴入雲端

徐孺子墓

漢末多高士南州重一人葆光能絕俗履否亦居貞悲
郭生芻貴交陳下榻親我來尋古墓殘雪印苔茵

憩雲菴（即蘇雲卿灌園處）

蘇公灌園處今作梵王宮門瞰東湖水畦栽秋末菘白
鷗翔檻外清磬出花中愛我同門友棲禪有古風

渡鄱陽湖

彭蠡湖如蠡揚帆貶眼過空青天四壁捲白浪千鷺遥
指康山廟當時血戰多愴然一憑弔煙裏有漁歌

雙江道中

湖闊礁猶險無風浪亦驚雪消山皎潔日出水鮮明歲
晚歸心急天寒詩思清廬峰插雲表秀色九江黃

廬山秀峰寺五首即似心壁同門

舟次蠡湖口匡廬青插天微聞瀑布響遠挹香爐煙憶
昔東林社名傳十八賢近來無法主池水不生蓮

結念時多誤今朝始入山籃輿遵古道松雪照衰顏鐘
送飛泉落雲隨倦鳥還祖翁光澤在何事棄人間

乍入開先逕山光熨眼新翠屏圍梵宇白練挂天紳積
雪如明鏡喬松是故人（開先寺松皆佛印禪師手植名佛印松）同條風義篤一笑
爽心神

曾倩王都諫生綃畫作圖（庚辰冬王麓臺給諫為余畫匡廬圖）香嚴開錦障瀑
水灑明珠金殿知神運雲綿似海鋪及看眞面目半點
不模糊

世慕兹山勝宜爲仙佛居煙霞五岳外人物六朝餘道
重虎爲僕時襄龍亦魚青蓮詩不朽白鹿講堂虛

秀峰寺與心兄話舊

白頭兄弟晨星似落落乾坤意渺然祖業重新非易事
名山住老即奇緣圓通讓院交情見覺範潛心宗旨傳
痛癢相關無適可一燈方丈話忘眠

又絕句

舊是元宗讀書處師翁脫白此山靈銀河倒挂三千丈
絕景全收漱玉亭
廬山奇秀甲天下第一開先古法幢今得　九重重賜
額秀峰秀色滿西江

宗風戒臘同師乳璟與心兄皆稟華山見老人戒法又同記莂於平陽辜負煙霞了王今
雪老氷枯三十載阿兄鐵骨弟心欽
當年元老名雖盛酬唱坡翁道益尊難得宋郎兩開府
種松解帶鎮山門

歸宗寺

晉代名藍古雲盤西幹龍遥瞻舍利塔卓立金輪峰簾
捲千絲水人傳一味宗門風今閒寂只打飯時鐘

宗中呂從孫易名實麐

踐履端方志業純自然與道日相親國師法脉傳來遠
衆角之中有一麐

查悔餘見過棲心信宿而別

煙雨迷離夜東林放梵時扁舟故人到一笑展心期名
以全眞貴詩將送老爲青松有舊社重續未嫌遲

徐景予分惠紅椒一本

歸老東湖寺前塵夢裏消舊交逢白苧小本贈紅椒菴
衍充禪悅芬香入楚騷山齋不虛築同調隱堪招

題趙飲谷說劒圖

君何不學東海公孫弘牧豬獻策取上相何爲深情托
豪素滴粉搓酥梟孤唱又何不學元丹邱高樓石門煉
金液何爲碌碌走風塵頹色侘傺頭欲白匣中三尺青
蛇吼上決浮雲地維絕仁爲鍔智爲鋒持以春夏行秋
冬說者神謐聽者聾噫吁乎忠聖豪傑何由逢

梅花八首

自笑生涯老未窮手裁鐵幹忽撑空試看蓓蕾珠璣似
飽鍊精神氷雪中蝶夢那知春發動鶴窺猶愛影玲瓏
天然第一孤高品官閣青邱詠欠工
風格翩翩姑射仙年年占斷萬花前輕煙染得朱砂活
嫩日烘開綠蕚圓橫玉一絲誰解弄空山終古有人傳
銀蟾似亦多情致飛在梢頭伴夜禪
東君有意釀寒温扃却柴門雪一村竹外氤氳籠翠袖
水邊容與立黄昏江南衛玠應看殺塞北王嫱欲返魂
今古傳神無好手暗香疎影屬陳言暗香疎影江爲句也林逋襲用之
鄧尉西溪看遍曾羅浮庾嶺興騫騰騎來鳳子渾如驥

剪得鮫絲半是氷六代繁華無處士一生清苦類高僧
白頭巳了芒鞵債紙被蘆簾慰寢興
白石青苔裛露新香臺何處著芳塵隴頭誰寄同心友
嶺上徒憐夢醒人望斷碧雲山悄悄吟成香海月鱗鱗
裴佪忍負名山約納納乾坤剩此身
閒來取次凴闌干上番條風尚峭寒淨洗鉛脂為絕色
幽偏院落有奇觀明霞映水光如練清梵凌空香滿壇
凍雀饑禽謾爭啅道人澹泊擬加餐
蠣粉牆低映碧紗韶光先到水之涯縱由雪壓高於屋
耐盡歲寒密著花一塢白雲吟匼匝千竿翠竹護槎枒
稔思何福堪消受索笑巡簷手八义

好春只在玉山岑澹澹朝曦藹藹陰瘦挺力能[illegible]角
橫枝態欲過溪心古歡聊託紅絲硯靜賞宜調綠綺琴
幾度繞花獨搔首寥寥湖海孰知音

和借公韻　　張棠吟樵

欲賦梅花思不窮微吟肯放酒杯空神清似見瑤臺畔骨瘦偏宜水壓中淡墨
寫來多蘊藉素心悟後更玲瓏松枝舊有歲寒約供向山窗也自工
名隸羅浮上界仙早春先發綺疏前煙籠竹外枝枝潔雪映樓前朵朵圓處士
風流堪自命美人愁思倩伊傳五花苞散天機活信手拈來總是禪
初番風催寒又溫垂垂漸喜發江邨波涵香韻和雲冷雪蘊精神破月昏合殿
夢回新點額長門畫掩暗消魂可知空谷芳菲在獨與幽蘭共晤言
虯蟠鐵屈見何曾側出橫敧勢欲騰蝶散千遺爭比鳳蟾推輪起碎鏤冰獨擅
鹽鼎為賢相百衲雲衣有定僧卻𣸪妄家栽異種紅羅亭上一時興
漠漠苔痕春意新鉛華洗盡出凡塵孤標難寄相思字隔帳應憐少睡人恕訝
霏霏光似玉更看纍纍密於鱗夜深永對清如許頓覺繁華負此身
勁節離奇歎可千皎然獨立自禁寒離憑茅屋真堪畫路曲溪橋盍往觀檀板
金尊酬逸品晴香疎影占詩壇碧雲佳句如冰雪靜裏咀吟擬饜餐
幸姿明淨照綠紗高傍山亭近水涯唱罷後庭憐玉樹彈餘長笛撥霜華兩肥
落蕊紛初謝露浥條枝綠已芽漫訝廣平能作賦何如冰雪咏劉义

濛濛一望入珠林三徑逶迤接隴陰莫向塵中尋勝地當於物外見閒
日暮誰邀苗蕉幔風清合理琴寄語詩家須刮目梅花千古有知音

劉調九招過枕流書屋看金蓮花

枕流書屋在碧沼匝金蓮葉底文魚戲花開酒琖同
筵無俗客食物及時鮮閒坐松根石吟情一灑然

題陸松磵焚香掃地圖

世無九方歎誰識千里馬巖電飄紫髯豈是閒坐者
筆底落明珠胸中吐長虹焚香與掃地不忝名士風

新正張吟樵觀察過棲心信宿話舊且許刻稿
之貲志感

寒極雨無巳乾愁可奈何故人挐燕尾舟名問訊到煙蘿
變幻蒼雲影堅貞白石歌春風如衍笛吹入佛[illegible]多

交因風雅合出處道仍併舉世無青眼相看共白頭
為西粵政不忝次山流欲使紅椒卷長為天地留
鷗畔盟如舊人間事日新卷舒有餘韻磊落剩閒身鉢
底青芹飫牀頭白疊巾夜談深不倦斜月照湖濵

嚴漢石圃齋看菊四首

最喜東城水洞開嚴家老圃傍城隈塍塍霞綺紛交豔
白髮閒人步屧來平湖小東門外煙開百年去歲陸同菴侶議捐資始開通之
三人意興雅能同漢石與胡隆宇西亭同種千盆灌溉辛勤十倍功報答秋
光原不錯嬌黃姹紫錦叢叢
一片秋光映碧流南山聳翠在牆頭寒香不散雙
淡日輕雲作音佐好秋

金餅玉東西臚列如屏法

坐忘簾外夕陽低

題九峰三逸圖

紅梨才子玉堂仙班香宋豔人爭傳拂衣歸來弄此
石林釋子衣水田吟詩日飲第二泉松梢月落猶未眠
白鶴背下一黃冠壺中丹丸光炯然遊戲筆墨別有天
三人相視莫逆焉或歌或嘯或復禪九峰悄悄泉涓涓

擁輪歌爲許純菴使君賦

許公倜儻人氣誼如山重三州詠素絲五馬臨鐵甕嘉
績媲吳芮賢聲企張竦一朝拂衣歸萬畦車輪擁江艸
爲君悲江鳥爲君噴江[illegible]爲君飛江水爲君湧青[illegible]川
[illegible]
戸焚清醥載塗奉使君意灑然對月酌大觥

編刻詩稿訖示苣亭汪井二子

繡出鴛鴦譜金針孰與傳洗心參活句得意自忘筌作
佩珠須貫裁環玉要圓秖應藏屋壁千載待人箋

完玉堂詩集

完玉堂詩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釋元璟撰元璟字借山浙江天童寺僧也是編分十集曰東湖集名山集紅椒集紫柏集太白集緣瓊集京師百詠晚香集黃琮集鵲南集笳集爲一卷前有元璟自序及題辭二十餘則其詩以淸雅爲宗時有秀句如緌蝶孤嶠逢斗轉一峰迎淺碧廖魚沫殘紅落鴈聲水繞西施浣紗石雲藏子敬讀書山二月草堂逢社燕一春花事到山茶等句爲盧元昌所賞見卷首題詞又如一笛破寒渚千帆湊夕陽船如米家小水似瀼西偏秋思喻雙集歸心落葉知吟詩不附梅花閒懷古獨登文選樓才堪與世作耆草道在忘情似木鷄等句王士禎亦摘入居易錄中蓋其居杭州時曾結西溪吟社所與酬倡者皆一代勝流耳濡目染落筆自能遠俗但根柢不深氣味不免太薄耳

冬關詩鈔六卷補遺一卷

〔清〕釋通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冬關詩鈔六卷》提要

明季清初我禾有兩高僧焉並以詩鳴世一爲秋潭舷公一爲冬關復公秋潭有黄葉庵詩稿行世已久爲譚司業掃庵校刻陳徵君仲醇撰序至今學詩者流無不家藏一本而冬關無聞焉黄葉詩摹擬蘊陸之間冬關一本少陵古渾沉雄老氣無敵論僧品相與頡頏而詩則可弟視黄葉也冬關沙彌時與曹侍郎秋嶽同里塾相劘切侍郎與師詩云共拼流俗論重起杜陵人立志既同終身不易當時每一篇出則萬口傳之計數十年來不知幾千百首惜不留稿遂至湮没今師死已三十年甚有但聞師名而未曾見詩一章一句者更數十年則併師名亦泯乎不知之矣此其故皆由無鐫本行世故不能久而傳也念侍郎與師爲同調莫逆使能如歐陽之序秘演烏待至於今日哉亦似有數存焉爾然少陵爲詩家壇坫其集自唐迄宋數百餘年如子瞻山谷輩各有藏本多寡不同至介甫而得鄞客所貽數百篇始爲完本今余所得師詩半從門下生巾箱中物不過什之二三而桐川汪刺史碧巢久已留心抄撮欲鐫師稿見余授梓甚愜共意將家藏圖畫卷冊題句平時往

來倡酬及向所購詩共若干首錄成三卷并鋟於後後之君子有能繼碧巢而蒐刻則師稿焉知不若少陵之成完本哉竹坨朱供奉所選詩綜以不得師詩爲憾今得序師詩猶歐公之序秘演不茀慰師於長寂光中且以補侍郎未了之公案豈非千秋快事哉

康熙己丑花朝空山居士盛遠書於瓣香閣

冬關復公少與曹司農先生同研席雖出處殊塗而曹先生不以軒冕驕冬關不以緇素屈縫綣纏綿老而靡間古人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閭里中未嘗不並重之冬關雅耽吟詠曹先生家居時酬倡無虛日即遠在宦途亦率於郵筒往復以故曹先生之北而燕晉南而粵閩暨夫還吳閶返故里構別墅蒔花竹無不於冬關之詩見之余雖未獲盡覩靜惕堂集度其所載大畧與之相當可知也憶余壬子間晤言於初地庵中自後毎至郡城必造訪焉葢道氣迎人故樂與之親乃已未冬遽殁殁後余與曹先生談及輙嘆息久之恆約余讐比其詩以登梨棗余諾焉未幾曹先生亦逝余又薄宦粵西忽忽二十年雖往來於懷殊未遑也迺年來余適有粵西通載之刻既而念及諸亡友復雕視昔一編方謂如冬關焉者空更得一浮屠中之能詩者與之合輯而未得其人空山先生發輿裒集採掇三卷斯眞先得我心者矣爰以既刻者見示遨余續成余閱所藏抄本復得三卷因竊論之其五言古間規橅於漢魏而七古及五七言近體則少陵是宗渢渢乎正始之音非同凡響固

可與黄櫱庵詩並傳於世微先生其誰發潛德之幽光乎而余因不致負二十餘年曾先生之約且得以慰三十年前之方外交先生之功豈惟冬關實嘉賴之余亦庶幾無忘息壤矣

康熙已丑夏五迟浦前之二日小方壺汪森序

冬關詩抄六卷　國初釋通復字可著

冬關詩鈔凡例

一師詩散佚歲久今就抄付者隨到隨刻故不及分體亦不依年譜序次先後是以晚年之作或刻於前少作在後識者幸勿譏其雜亂也

一題中弟云友人不言姓氏是從詩牋筆子抄付者所知補之不知不及也

一付到之詩先後不齊間有重見者則存其先至者而去其後至者如一聯中有彼此互異而句則並佳者則并附錄於下以見師構思之淡妙也

一誌抄付諸君姓氏於後雖一二首必載之不敢負其蒐輯之雅也

一諸君抄輯師詩寄到卽刻有一題數首而已鐫其一二其所遺者續又覓至因於六卷之後復有補遺之刻庶無遺珠之憾耳至於同人許抄付而未至者俟寄到時補入

一付到詩殘牋零亂中間不無魚魯之訛予髦年目昏命門人張子雨村沈子寓廉代爲校讐参訂彙稿授梓爰得成集是皆二子之功也先後覓詩最

多者則茅子鶴書張子平山程子筠軒舍姪玉田也捐貲助刻上三卷者則王子東皐董其工者則顧子懷九始而互相抄錄者則錢子晉山沈子尹扶諸子之勞亦不可沒也

一下三卷乃鷗亭碧巢昆季所刻是以竟列兩先生姓氏而余不及焉後之君子有繼鐫之舉者亦倣此例

盛　遠謹識

蒐輯上三卷詩稿姓氏 如許而未經抄付者槩不遽列

趙香營 餘邨　徐　令 堅仲　徐　觀 東濱
徐　亭 育齋　張　劭 博山　沈猷遠 澂邨
鄒錫昌 山樵　徐[illegible] 士行　楊　璧 玉山
姚　球 東玉　單廷言 聲山　張時泰 平山
顧　勷 懷九　茅林士 鶴書　程枚吉 筠軒
錢　鏞 晉山　張　林 文府　曹曰瑚 茗園
陳　珪 留山　沈　鴻 寓廬　盛　瑜 玉田
張汝霖 雨村　沈士濟 尹扶　繆天章 玉言

鄒　洪 竹君　陸德宣 允明 方外　王全吉 東皐
釋清端 楷亭　智　原 一初　眞　珏 兩峯
[illegible] 素言

冬關詩鈔總目

冬關詩鈔卷一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同里盛　遠宜山輯

春草

隆寒剝後爭萌動暖泛東風細作波過臈芳心燒不盡耐霜生意踏還多碧憐江左今仍似綠憶巴西舊若何安得城南二三月太平士女盛行歌

游絲不罣午烟輕無賴風光易愴情地幸關心烽鏑少天憐比屋麥苗晴魂消南浦人將遠夢落西堂句忽成勁節肯隨霜露盡秋深留與疾風爭

麥秀桑柔並眼新江鄉風物占芳辰荷戈愁殺沙場戍緩轡難爲驛路春爛熳幾經扶醉去離披閒任落花勻從容一報跏趺客好抵團蕉軟稱人

殘城萬室同懸磬喜見靑靑戰壘西行子馬蹄春雨細牧兒牛背夕陽低懶移羅襪風俱怯醉悞芒鞋路不齊何與田家行樂事秪知生計有鋤犂

南華寺禮六祖暨憨老人墖

十年寤寐曹溪約萬里炎荒到亦艱福地林巒超刧外梵天宮殿落人間霜淸石氣浮千嶂春盡榕陰老一山

勝槩嶺南眞第一五燈從此闢師闗
溪流直下講堂扉巇嵲香臺鎖翠微雙樹扶疎盤太古
六臆金碧敞斜暉雲林地迥烽烟隔海日春晴燕雀飛
愛踏寺門橋上月鐘沉鼓寂夜深歸
綠疎青瑣倚朝霞竹樹重圍石磴斜百代香燈光五夜
六時鐘鼓動三車扶桑日杲琉璃殿閶闔風清優鉢花
匝地寒梅開勝雪夕陽高閣自飛鴉
一偈黃梅道已東南宗夜半屬盧公林歸坐具層巒盡
地自西乾帶水同龍口泉香叢竹雨螭頭殿逼老樟風
千山一氣鴻濛裏萬仞蒼蒼峙祝融
聞道瞿曇遺囑在曾將我法付王臣提携浩刼沉淪趣
蕩滌蒼生戰伐塵萬象總遊香海刹百靈長護石幢春
尚思龍象淋漓日風雨如聞泣鬼神（冬關自註寺爲平南王鼎新）
借問雲歸鶴化年前身更說後身堅蓮花墖並雙輪月
桂樹臺高百尺烟不信青山埋白骨自無碧血漬黃泉
匡廬瀑布曹溪水兩地平分一鏡圓
金身牢似肉身牢花雨諸天夜自朝衣鉢後人勤守護
風旛餘論定飄搖金錢不買新羅頸杵臼仍堅墜石腰

自昔太丘誠長者至今祠火映僧寮（冬關自註陳亞仙捨宅爲寺寺有祠）
廟
白衣萬里賜從軍簪髮垂頳瘴海濆龍藏函荒天竺字
龜趺石沒大唐文披榛檥掃屠沽肆卓錫魂褫魑魅羣
多難經營心獨苦坐聞清磬出重雲
支公入滅年眞遠香板門牌迹已荒月靜空山猿一嘯
霜飛短榻夜何長雙趺垂老眞無那百衲西風休更强
惆悵送君湖上別影堂憑弔轉凄涼
當年錦纜樓船客何惜停橈命駕遊下榻細挑寒夜火
誦詩遥動旅人愁山頭椽栗喧蒼鼠沙上雲濤散白鷗
昨夜嚴霜到衰鬢怪人雙屐此淹留
送盛鶴江楚遊四首（失二）
子有高堂老何爲作遠遊普天猶帶甲無地可淹留笳
鼓長途夕風塵短褐秋易傷登眺思莫上最高樓
孝章年正少文舉刺能通雨泬征篷黑詩成酢燭紅氣
空沙塞北愁絕大江東爲訪匡山勝緘題附蛋鴻
寄吳梅村先生
天曠冥鴻羽投林自有眞江湖高縱酒日月老冊綸黑

髮還初服青山奉紫身秋風爪再熟未許故侯貧

經釣臺

七里沙溪棹盤紆百折來灘高爭尺寸碓水激沿洄風細秋衣改山晴倦眼開何當凌絕頂坐眺客星臺

仆樹縋空出懸岩倒日寒山禽呼灌莽卵石浴奔湍獨往嘲青笠回看惡翠巒歸心期繫纜不得避驚灘

十月朔日盛鶴江徐孝績寄懷率和

十日愁霖莽積陰敗衾先覺早寒侵雷翻急霤城南屋天黑長風江上林塞馬秋連霜雁過龕燈夢遠夜鐘沉蕭條二子能相憶破壁蟲聲老素琴

同周青士項東井徐敬可盛鶴江過倦圃五首用少陵重遊何氏山林韻時公備兵雲中

舊識穿林逕重尋故壁書一溪平曲檻萬竹莽精廬果熟呼砦鼠風晴跳白魚邊鴻多近信强半慰離居

秣馬林亭日丁寧歲幾移手提猿鳥地（寓廬日提別本作携）勑付橐駝兒霞樹明山閣風泉撩石陂曾傳扶醉興往事極東籬

撲奇逢數子長恨別經時天豁登樓眼秋清採菊詩殘

年霜後籜短髮鏡中絲帶水春帆近休輕隔歲期

臺松看手種聳翠拂雲長暇卽邀藜杖來須試茗槍酒人朝問字籠鶴晝窺粱蕙帳經秋冷天將佚贊皇

興發傷頭白蹉跎惡問年强能驕杖屨未敢失林泉里社虛軍壘人烟瘦郭田但令吾意適百感莫紛然

花朝對雨

悶對青山雨脚斜我何頭白滯天涯漂搖燕羽還鶯羽撩亂梨花並柳花擁膝一簾吟轉瘦泥人雙屐跡仍賒陰晴作惡春過半別緒離愁并物華

南湖草堂分賦（笠山曰昨集南湖人宅）

湖水蕭蕭卷夕風盍簪人盡故交同高歌貧許寸心在餘事醉看雙鬢蓬夜久急傳霜柝冷杯深正沸燭花紅新知眞戀江南好歸斾徐徐話海東（冬闌自註時柏使君在座將還山左）

看牡丹作

我愛南村頭白翁愛花酷愛國花叢曲欄宛轉扶風弱淺幕輕盈障日紅未散彩霞朝冉冉欲霏香霧午濛濛不妨便典衣盡一使杯中物騍空

滕王閣（笠山曰久久人鈔付前三句乃千帆烟火萬門市遠水低銜雉堞浮高閣一登窮戰

日亦佳
並錄

章門落日一停舟高閣巍然俯碧流有客正深懷古意
宏人多在晚山秋棟雲簾雨飛紅葉估唱漁歌起白鷗
吳楚茫茫烟樹外滄桑依舊此江州

秋色蒼茫歸雁急客心搓落大江橫斷碑無復三唐物
曲檻多屯百粵兵衰草衡門高士里西山返照落霞城
亂餘易作登臨賦急浪長風日夜鳴

同曹秋嶽先生過苧村田家看菊用少陵重過何
氏韻

淸秋虛伏枕餘興亟傳書路出花間艇溪窮竹外廬啄
禾啨嘯雀映日晚跳魚誰似柴桑老擔琴此卜居

就日分塍笑含風近牖移幾人知老圃連袂有村兒林
閭提壺石門通抱甕陂何當數乘興淡遠護花籬

前賢愛重九舉酒勸當時竟理歸南棹兼傳醉後詩老
驚花刺眼任喜髩抽絲檢點幽栖事招尋未後期

次第尋籬落農家話易長短鑱勞藿食高枕失金槍地
久安松菊時龕足稻粱折花容買醉無俟夢羲皇

曾傳城下圃花發盛當年早縛霜畦架親疏石沼泉長
林恬荷鍤幽興德歸田我亦溪亭舊興懷一黯然

懷盛鶴江客燕邸

春林尚記晚香中短棹頻呼野渡東別淚吳亭斜夜月
旅琴燕市渺秋蓬誰傳兵外加餐字醉憐霜前過枕鴻
容易風塵消骯髒侯門少爲布衣通

用前韻寄朱建威祠部

孝章流落酒徒中束髮論文覇海東紫塞山高寒壁壘
黃金臺冷没蒿蓬依人書劍迷戎馬逆旅乾坤渺雪鴻
倘有㢲門虛左事莫令餘恨弔文通（冬關自注謂鶴江也）

題畫

磴道穿雲西復東茅亭竹屋幾家同依稀記得天台路
指點多疑是夢中

風迴萬壑秋聲動雨歇千山霽色開殘照隔溪空晚眺
採樵人過嶺頭來

和姜西溟過訪之作（空山曰疑是王澐廬）二友生

晚得慈湖畔忘家二友生狂逢知已見愁到舉杯輕物
忌人怔飽天窮士有名最憐頭白裏雙屐易紛更

大都相見好問歲一來過不遣春蕭瑟多從此嘯歌屢

空糲粥茗小坐壯烟蘿底事催吾老民生蹙荷戈

送周青士

細雨燈前話相逢信宿難平生交有幾番老別無端欲
拭靑生淚真彈壯士冠邊城知已在多作故人看

送張平山遊燕

駿足䧺門衆（謂我友鵠江）平山特邁羣學成能自下名美不
求聞已任金臺事誰酧玉案文一裴今始驗咫尺即燕
雲

得出無論晚看君早快遊鶯花交百驛詩酒送孤舟飽

覺狂歌好愁從醉眼休撥衰尋剩句萬一慰征裘

立夏前一日徐敬可項東井周青士盛鶴江陳用
賓集余西齋分韻

老屋軍城外匡床亂石間雨餘鶯囀急花落燕巢閒但
綴殘春駐無辭盡醉還昔人埋照意今日倍情關
禊日傳觴後攢眉客再聯人皆湖海僻地得嘯歌偏櫻
筍期難負陰晴事屢牽披離風度好倒著總翩翩

和吳孟舉種菜

抱甕何知束帶尊蔬盤易飽腹堪捫却憐鼎食諸君子
誰是能思此菜根
靑菘已圻苞霜甲秋薤仍抽飽露芽端爲主人重時食
薦新叉是及王瓜

補和武原禊集（堅仲日時集周白門宅）

棠梨落盡柳毿毿海國朋來此盍簪花信獨憐虛藥裂
春風似不到茅庵放歌醉後人俱好厭亂尊前話詎堪
賴是永和觴詠在何妨鶗鴂老江南

贈友人移居（公山曰是孔定夫）

水竹由拳里飄蓬跡暫移蕭淡張仲宅葛絞任生衣過

客鄰初識穿簾燕舊飛高吟藜藿飽肉食彼何肥

贈屠東蒙六十

長卿四壁不言貧但領靑尊勸角巾地老鳳衰歌後德
天優龍臥亂餘身鹿門夫婦犂鋤健栗里詩篇甲子新
安得太平頭共白不驚烽火照松筠

資福院古柏用少陵古柏行韻

雙林不合生古柏交柯橫掃經臺石伊誰手植自何年
拔險亭亭勢千尺地偏在昔失流傳物色人今爭歎惜
再誤田家父老談（冬關自註里人相傳宋景定間院僧手植恐非）幾憎僧臘頭

顚白昨秋烽火塞江東烟飛金屋連娃宮百年坐塚遍
樵採無復松楷撐高空爾非不材獨何幸巋然𣪠角森
幡風輪囷竟謝斧斤厄偃蹇翻成霜露功根深豈必求
楹棟招提似假神靈重蒼虬蟠攫陰雲歸寒鯨吼苔鶯
颼送一枝亦足供鷦鷯千仞寧爭下鸞鳳擬叩庭前話
巴陳西來響絕茲焉用

送倦圃先生備兵大同

君曾再疏乞歸畊投老丘園計未成三徑柴桑秋已晚
五湖舟楫事多更持衡久汪朝端望仗鉞翻專閫外名

揮手家山謝猿鶴憂時强起為蒼生
金城千里控燕秦要地從來借重臣荔子昔甘蠻土熱（冬關自註前以少司農出藩東粵）
葡萄今醉主恩新輕裘親犒軍前獵
小隊時巡塞上春莫向積薪書怪事炎風朔雪使車頻
關門憑險舊雲中漢將曾論百戰功茅土侯封屠販易
金繒廟算古今同天連勾注山橫北地折桑乾水向東
部曲恩沾新幕府帳前挾纊有春風
疇昔論詩意太雄自今橫槊調逾工便宜兼領中丞節
强直猶聞御史驄烽隱黃花開戰甲雪消細柳罷彎弓
從容待策歸朝騎咫尺長安路易通

檇李

地傳好李從來久舊徑今歸野寺村何事城中頭白老
逢人猶是說徐園
乍晴梅熟經時雨悶得涼風入座遲有客朝來和露摘
似憐病渴餉芳茨
給孤園裏誇新摘河朔筵中傲綠尊未許流涎到寒士
爲爭善價向高門
叢篁林外短墻西接葉交柯下有谿何處拾來隣稚子

雨餘痕藉尚封泥

贈查韜荒之雲南

列宿皆拱辰百川𠀤朝宗古之特立士俯首羞雷同所
以勁草心不憂靡疾風紛紛彼耳食安辨蛇與龍捫蝨
談何高晏然忘屢空立言貴聞道千載垂無窮
志士務大業小儒何足為黃虞道雖高今人多鄙夷九
州可策足前綏待君持僕夫告駿駕高唱河梁詩憂以
辭故侶樂以新相知
雙雙雲中雁翩焉起南翔上息巫峯顚下飲滇池湯眷

兹遠行客出門道路長乘風溯江漢顧影心彷徨故鄉
一回首白雲渺相望惻愴動中懷所念雙高堂
我舟方理楫子車亦將脂南北萬里餘分手即天涯有
似隨風蓬飄轉同路岐連袂猶寡歡况乃當別離老驥
志遠道伏櫪徒鳴悲潛龍際勿用所貴能俟時但令保
夙心德音終不虧

重送韜荒之滇南

問到黔陽使還開漢水船感深良友意老念故人年江
樹分吳嶠春帆入楚烟滇花四時好多傍綠樽前

萬里趨南徼炎風幾月程盤江春水濶巴曲夜猿驚地
入諸蠻界山過六詔城奇懷窮歷險眞作壯夫行

重贈韜荒之燕山

匣劍仍憐壯士鳴離亭重倒玉壺淸風高滿幅蒲帆穩
春盡柔條柳浪平行李自多長鋏貴軟塵誰浣短裘輕
無勞扼腕英雄恨怪事從詩暨子名

春社

里社枌榆已仲春衰年風物奈芳辰雙雙梁燕頻來去
意似寒暄舊主人

東南民力困連兵相顧無多白髮盟乞食近從生計拙
春來農事倍關情

過黃葉庵懷舷公

三間茅屋水西偏廿載重來與宛然社裏白頭稀故老
人間黃葉見遺綃堂虛香爐經行罷晝靜花飛晏坐前
詎是假名阿練若愛糸枯木古人禪

尋梅

雪甚風顛撼浦沙未曾知處路疑賒半開幾樹漁村晚
橫出一枝僧院斜持此還應期結實不然也只是浮華

品題何或微何遜餘論終留惜齒牙

不逢

檻倚蒼烟靜簾窺碧水斜長貧因自逸失學更何嗟草
露低垂葉松風細落花不逢移日話誰遣勝情賒

欲寐

西軒盛喬木長夏自蕭森舊草芃芃綠新篁冉冉陰古
墻蜂穴細虛室燕巢深支枕茶聲咋遽然欲寐心

東海呂蔡子穀

故人東海上落魄布衣傳肝膽悲時盡文章傲俗偏身

餘生死際髮白亂離前愁絶霜燈話與懷一爽然

送王白民還慈溪

明發錢塘棹江潮待櫓平風塵雙旅鬢來往一書生海國傳烽數闗門過雁横懸知君到日倉卒問秋耕

荅姚氏兄弟韻（登山日）謂石書松顛昆季

巷曲峨雙樹湖陰抱一門東風鵁鶄老斜日薜蘿尊坐密簾香爐春融石氣暄敢辭邀白社接席遞朝昏

天童普請

芒鞵樵擔白雲端太白峯高曉日寒東去海光連萬仞

南分淛道截千盤上方氣象蒼茫接下界風烟縹緲看惟此過堂聞擊柝凭虛眺遠不辭難

庚子元日寄梅隱中長老初度

何年重過水西鄰並老城南退院春搖落杜門秋已再團圞燒燭話猶新時危林壑藉高枕歲晏寒暄減故人北望蓮臺真咫尺散花堂上正芳辰

和盛鶴江入金粟山寺之作憶余已卯客冬嘗信宿山中迄今戊戌邈如隔世故有舊遊之感

野橋烟木莽重圍山下樵村指顧微海岸丹梯樓閣迥

石床青雨薜蘿飛聯慇燈火人何在竟夕風幡話已非老步怪君强濟勝詩囊不負快游歸

雜興

西隣有田父東隣多禪翁遲步及無悶日夕來相逢話言兩不知各有好心胷中情念過時曷不勞我躬顧瞻遠墟落遺構摩蒼穹古殿閉白日鸛鶴呼長風清梵以時作寥寥出雲中聊此尋優游論心何必同

羣蛙亂水畦新蟬響幽翠田家夜來雨四鄰畬耕菰酒食苟洎有嬉嬉似忘世江浙猶戰爭盜賊徒得志不知

爾何爲羈泊東南際幽獨匪不適欲語寡情契日晏常未飯閉戶但高寐

三歲一製履十歲一製衣時俗耀有新豈無垢敝幾古德不重作白日奄如飛已事坐蹉跎慷慨有餘欷典言懷徃路中情多是非寢食以終老啞鄙將誰歸

暑晝日益長炎氛日益熾梅杏摘以盡黃李復甘脆我心愛岑寂罷誦暫無事喬林有淡蔭鳥雀爭飛墜寤歌即吾土棲遲猶衡泌墻頭日又斜晚風動薜荔前除散新沭輕涼襲短袂低咏不成聲徘徊步閒思不知我爲

客言笑失諧肆甕頭有餘醪主人解先醉
南畝有高士宿昔爲比隣城郭一以墟罕見當時人曰
予此弃寓時復來相親古寺何寥落慘淡風花春避人
抗餘論堅坐無昏晨攬故多所懷邈焉難具陳五字時
間作再使古調新有酒且自命慎勿虞其身
獨行村曲間夏日一何長高柳誰家門蟬鳥相激揚好
風林下來趾步清且凉翩翩三五士逍遙過道傍長揖
猶平生笑言易慨忼黍苗淸遠畦菽麥交廣場所在聚
剽掠遺老諮平康緬焉我生初低徊詎能忘淩山饒白

雲與言如可將心知邈何許溪聲流夕陽
徘徊覽終古道大豈徒遘芒鞋能幾緉往迹秖迂謬不
見田間[illegible]賢愚老耕耨白日行廣除回飈急簷雷絲蟲
懸上下餘花落淸晝孤坐空百情身世悟凋茂素書非
難致誰能寘懷袖
善病自夙昔乖我壯盛時健樂雖自愛業業難我持倉
卒及枕席肌骨不可爲空房恆獨臥怪來藥餌遲烏雀
日相啄恍惚牽夢思憂虞一何多寧爲寒與飢念我故
所親還視存者危與發時一笑造物理無違苟能外形
生亂離何所悲保軀以金石徒爲有識嗤
臥病南牕月凉風起中夕瘖痳不能長移坐牕前席良
久四無聲流螢暗東壁數星西南飛河漢忽復易俛仰
但孤影中心愧形役稍聞東溪鐘再覩林光白
亟亟西頹日滔滔東去流我無人事營安用常百憂囘
首問風塵所向誠悠悠西風一以厲千里空悲秋心知
遂凋謝將焉托綢繆由今得謬恭厚薄寧多求干戈日
相尋何當行歸休引領望故城故城乃荒丘
良苗靑蒲尺田家苦久晴嗸嗸望時雨桔槔無停聲有

雨自東南興雨沛如傾雙龍挾飛雲掉尾驅風行雷擊
勢益震疾雷過樹鳴庭堦似川澤波流浩縱橫綿綿既
凉索牕戶亦以淸南軒理孤枕娟娟夕陽明
翼翼簷前樹交交枝上禽飛飛自得食喈喈爲好音不
知凌雲翮不羨高樹林林高風雨多寥廓非所任羅者
待藪澤矰繳一何深所處苟非安飲啄徒苦心伊予喜
忘飢爲君幾沉吟

顧仲書由大梁之雲中

布帆連夜發報我太匆匆老覺情難別貧看淚不同岸

花迎短棹江柳作長風莫過侯瀛里荒涼汴水東
皂帽因人重青尊待王寬路逢南客好暑到北天寒詩
卷驕征袁鄉心熟釣竿秋風上雙鬢知爾渡桑乾

胥山

羈楚人安在吾來日未斜孤峯埋劍石雙屐印苔花草
滿荒祠路風翻老樹鴉只今探往迹遺恨轉無涯

伍大夫祠

衣冠崇廟貌香火肅祠壇覇業今消歇英靈不可干江
澄波自碧樹老晝常寒弔古多題壁龍蛇墨未乾

重陽前三日採菊倦圃以堂背盛陰遲其花候即
日移置庭南限韻

菊籬煩再約華髮又時新水潤花豁戶秋高菜里人江
湖空醉眼風日霽蕭辰隔歲扁舟話誰憐竟未眞

夏日坐俞仙冶西軒出廟後茗試第二泉與其兄
弟同賦二首 失一

誰採露芽來絕頂兼携乳水出重雲今人絕少稱知味
是物眞當并贈君便約竹爐同避暑不勞樽酒細論文
天風正度青蘿壁一榻花陰弄夕曛

慈湖歌送白民東歸省覲

秋風八月慈湖畔拍天浪起飜銀練遊子經年一到家
登堂得覲慈親面爾時長跪拜未起稚子迎門問行李
仰頭粗慰倚閭愁欲語匆匆還復止出我篋中圖挂我
湖上堂三山在戶牖四壁光琳琅敕廚早辦伊蒲饌呼
兒亟具蓮花觴宗人族子盛來集上祝阿母年無疆艱
哉阿母歲八十柏舟苦節身備歷歡場半醉稍一陳翻
使男兒淚沾臆君不見王生亦是美丈夫黃金斗印安
足圖士生窮達實有命古來貧賤非獨吾家常甘吉苟

易給歲時骨肉能相娛爲樂殊未央酣歌已再週天清
月白湖光開列筵相顧情徘徊百年此度幾鄭杯試看
湖水綠常在歲待王生歸去來

重過來青軒

始信諸天迥飛青結太虛疑開七寶拾逢接五雲居炊
熟泉香後床移月到初仙人纔咫尺笙鶴近何如

和倦圃先生見懷二首

不覩林間使炎飈月再過典傳詩札到愁破草廬多生
意憐紅藥幽栖慰碧蘿何當狎猿鶴分榻伴金陀 雨村日一

作晚色開青雨
新涼到綠蘿

近郭空逃暑西園水上亭叢篁沿岸碧削壁倚天青野
老疎還往先生幾醉醒潛鱗跳白浪當晝雨冥冥

懷蔣詮九村居

門外桃花水茅堂路不迷桑麻高士里吳越戰場西醉
舞橫長劍狂歌笑短犂咿唔風雨夜燈火待鳴鷄

贈金蓮仙治中

殘暑驕秋早何期觸熱過詩成無近調身健有高歌五
馬名方盛扁舟意已多黑頭人未許攜手入烟蘿

和苔晋公見寄

入夜黃花雨秋深亦作寒再煩孤使遠一訊故人安授
衲知殘歲停帆待別灘師自註余方理裝塞天氷雪早八月犯
邊鞍

九日屠氏桂林下作

多負花時約寒塘問渡遲林過新雨潤路接晚香吹石
老縈苔蘚霜欹夾磵枝再來頭更白風日記東籬
日斜南郭路迤邐抑溪雲水落漁爭岸秔香雀戀羣林
紆沿艇入㟧轉隔花聞野半朋無次星羅曲磴分

何代雙叢桂年年走國人晚空催日暖晴愛落風勻野
老提壺慣茅亭闢逕新一逢花下主好卜水西鄰

金明寺放生社集

少伯祠荒秋水深風前蓮漏六時音吾徒總屬江湖侶
生物相忘天地心意外嘯歌容老大戰餘樓閣有登臨
人生兩髩看如此莫遣鳴蛩惱醉吟

秋夜與屠松廬鄰舟話舊

燈昏殘月度霜篷野柝催更飽朔風亂後聞君窮轉放
天涯聯舫話猶同十年未厭青山約一笑爭憐白髮工

老矣不煩驚聚散路岐蹤跡本飛蓬

放鶴洲

一水名園近何緣進艇遲川原當指顧竹樹莽迷離臺
並長林迴雲兼列岫移吾將乘興去不待主人知
自擅林巒癖懸車黑髮年木園三徑竹門繫五湖船沙
軟飛鴻落花深乳鹿眠手栽谿樹拱已映石堂偏
卧柳橋移岸飛流石瀉厨持堂啣百雉夾檻蕩重湖水
鶴分雛哺山鷖避客呼花前多雅集佳設問伊蒲
鄰媼饋魚去家童放鶴歸先生剛飽飰坐看白雲飛爪

豆秋頻熟烽烟此到稀從容漫高卧暫篘讓漁磯

訓陳堯夫

重刺寒灘訪舊船踏莎猶記菊離偏總遙林散經時雨
厨冷禽窺過午烟杖笠路難搓落後登臨事異亂離前
知君未肯論湖海閒數飛鴻過晚天

元夜集程禹聲梅花别墅用半人除夕韻

人生快聚非偶得況偕同好兼良辰可憐杼軸急午夜
不合歌笑驚四鄰杖藜頗怪吾髮短盤餐未抵君意眞
萬事無過樂今夕莫話江關昏戰塵

除夕前一日高子修棹雪相訪

冰雪連殘臈厨烟凍午炊衝寒誰獨往乘興即佳期生
事衡門拙流年短髮知爲歎聊撥火不顧涕交頤

閒鬬鷄卒歲强半是無衣憂樹風能緊欺簾雪故飛山
童遲掃逕庭雀盛喧飢不爲憐寒卧伊誰問掩扉

東吳門雲長老

忽驚殘髩度秋風落盡吳江一夜楓别後兵戈連故國
病餘身世等飛蓬辛勤兄弟傳燈並前後鉗鎚大手同
眞見虎丘家法在扁舟我欲訪隆公

青士同竹垞武曾至

歲一逢周子窮交訝益豪石塘秋水落茅屋野雲高亂
地無三徑殘年有二毛西風舞黄葉寒雁起江皐

西泠章式九快士也頃來見訪極相傾倒雖典裘

貰酒其豪愈甚于其歸也詩以解嘲

歸去扁舟秋已殘詩囊原不貯黄金西陵明月從來好
應照孤山處士心

題徐石林畫冊

雨後樹添濃墨淋春餘山似曉眉殘一竿以外無多望

縱遇風濤心自寬

滄江秋水遠連天江上幽人自刺船借問塵中車馬客
何如高枕白鷗邊

贈友遷居南湖

卜居今有定鄰好愼交初籬瘦沿流菊床高度壁書帆
檣衡樹斷埤垷壓簷虛自汲趣庭命焚膏好繼餘

自祝

生計猶無緒居然六十春啣杯花是主入座月爲隣白
髮看非苛滄桑感復新大年吾自祝落落不辭貧

柬曹同山

蓮幕紅江樹銀濤画戟前醉僥青嶂屐興好碧湖船家
國殷憂等風塵傲吏偏可能無記憶頭白故山禪
得請南韓後凉移團扇風地殘閩嶺北戍老浙湖東中
外持籌巽賢勞盡瘁同愛人良末易珍重報山公

友人卜居湖畔

城壕佳勝處東岸地猶偏檻接移花徑樓過載月船幼
安穿後榻子敬盜餘氈簡點多無恙高吟四壁前

壽乳峯師

南溪舊是水雲鄉獨坐人天說法堂龍鉢朝騰香海水
猊臺春現寶華光寰中任運風流在劫外無生歲月長
偶幸予生同齒甲不才早已鬢蒼蒼

贈友

君家門帶荻花洲勝處偏當百尺樓樂事毎來供泛蜡
閒情最愛數飛鷗不煩服食轉雙鬢厭有漁樵敵五侯
洗腆及時娛燕飲江東公瑾自風流

送友生赴晉中憲府

鐵關險亚劃雲開有客進趨憲府來絶漠山長玄菟郡
遐荒天盡白龍堆盍簪便作郫杯侶入幕先程授簡才
豹帳春寒凝積雪馬蹄回首失黃埃

和茗水石公舟居韻

百年旅泊總扁舟汗漫從君傲白頭風雨五湖常不繫
絲綸千尺幾時收萍踪老作烟波主漁火平分葭菼洲
莫道華亭歸去後至今消息少人酬

松石圖

蒼虬老榦撐雲起點染徂徠別作林天濶儘容遼鶴舞
月明時奏木龍吟百年氷雪生鱗甲四壁風濤自古今

況是桂香時節好莫辤上壽酒杯淡

讀友人虎丘詩偶感昔遊

浩劫雲邊寺殘春樹杪峯幾人同蠟屐絶頂一聞鐘磴
滑催行健江平入望重振衣長嘯罷應奮蟄池龍
故國眞誰弔荒丘老一峯樵蘇春草徑風雨夜禪鐘谷
響鶯啼徧林窺磵影重有樓高百尺無復卧元龍
地連戎馬近戍火失雲峯過客迷隣井殘僧冷定鐘風
鳴層閣迥花帶曲欄重劍氣光寒水長吟五夜龍
曾策清秋杖天高虎嘯峯臨風過塞雁亭午出林鐘夢

斷青楓渺人歸碧嶂重生公堂上盃春水尚藏龍

送了溪之漳南

多君心許十年遙潦倒何當屬久要再謝徵書來北闕竟容安枕卧東臯芒鞋汗漫千山足藿食優游五斗腰莫倦詩篇相問訊秋風茅屋莽蕭蕭

喜旅公九峯來訪

只聞霜葉颭林飛少叩湖陰落照扉念我肯移雙屐到經年敢問尺書稀卷舒心得山雲意寤寐天空海鳥機敗衲總安從百結嫩披宮錦紫絲衣

舞椀仍在泖湖東時復高張石鞏弓濁世杖藜看物變名山踪跡等秋空溪橋客笑松杉月金磬風鳴虎豹宮極望匡床占峯頂何時攜手白雲中

懷友生村居之一

草堂吾約訪坐愛好烟嵐帆影橫塘外經聲古寺南耕桑安拙養林壑飽幽探倘許鄰雙樹懸燈對一龕

冬關詩鈔卷一終

冬關詩鈔卷二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同里盛　遠空山輯

冬蘭

涼飈轉枯蓬凝霜被衰草日昃天蕭條攬物悽懷抱叢蘭秋已過含英一何好爲君歷冰雪馨香以時老眷言同心佩懷春苦不早峩峩蕭艾間孤芳詎恆保媚我緇經案歲晏傷形槁氣類亦猶人榮枯敢輕道

蕭蕭孟冬月光風泛崇蘭中有掩關叟索處情無端離鴻擾天末蟋蟀鳴闌干咄哉貫霜節起視獨長嘆青春

久消歇綠葉亦摧殘貞心耻自衒遲暮爲誰歡百卉珍後凋君子要歲寒寄謝松與栢弱草良獨難

客有賦遠遊者詩以慰之（篛庵且一作和南巢見懷）

十年悔下帷壯志老匡床仗劍擬結交出門轉徬徨何如谷口耕整子薜荔裳蘭蕙保貞心寧匹蕭艾芳斯世既陸沉援手拙津梁莫令老驥歌激烈爭清商不見雲間鴻冥冥獨高翔

枯條鳴朔風霜草萎以碧落月窺我案飢鼠走四壁故人杳何許寒燈耿遙夕奄忽歲云徂幾時話宿昔短歌

見君心長恨何由釋

和姜山人三首（師自注自燕歸越空山日姜山人者謂西溟也）

遊子感浮雲志士重白日既維都章甫齊門薄瑶瑟途窮始踟蹰惽然悔其出榮名終悞人不如賤者逸坐歎隨風蓬仗劍去家室布衣徒孤篋結交無由密金錯羞空囊飄零涕誰泣幾醉長安樓高歌夜捫蝨逸足未見施駑驥視猶一萬里暮歸來四壁轉悽惻

冉冉谷中蘭不伍衆草春品物有區類斯人豈無倫心期苟不渝安問故與新康莊獲頗步滄海盛枯鱗嚴霜下百卉零落先秋頻坎壈識完節梗概誰當陳朝陟泰望巔夕釣剡木濱柔翰壯夫末所貴存我真四海一知已豈必同鄉親

木末鳴西風子昔款我扉傾蓋既不早況乃易乖違投以瑶華音嶮巇慨餘暉是時雨雪交緇塵倦征衣寒江日夜波故園今是非吾無慰羈旅牽率酬清徽

酬王白民寒夜見懷

旋風卷雪戰枯樹天黑征鴻喚儔伍逆旅憐君苦相憶鄉國迢迢歲云暮土銼烟寒了不聞布衾綻盡縱高卧所悲少壯多非故十年傷亂頭白早人情翻覺別離好恥將名姓干謁肯以飢寒亂懷抱痛飲從君歌潦倒侯門上客少布衣日短天寒須早歸

謝客惠棉布三絕

昨夜西風何太豪茅簷曉愛日初高誰爲一致寒暄問氷雪窮年老敝袍

臈破春歸歲已闌夜深霜落衲衣單故人尺布情何厚知是頭陀尚苦寒

可憐贅老依然嬾拭涕今朝一解衣最是風流寒徹骨爐頭榾柮獨相知

送毛石墨之任新淦

文成禡纛古樟陰定亂遺踪尚可尋戎馬復騷荒驛小戍樓仍瞰大江濱及時一軫流亡苦此日真安父老心誰道娛親須捧檄似君雅不羡華簪

送黃覲之廣文之龍游

束髮務大略不苟壯夫志一舉排風翰卿書冠多士蔚然學士孫再覩家聲起神州遞滄桑戢翼傍耒耜逃名

高陽徒逶迤倍行止故業守遺經從容老園綺右文遘
今皇孝治敦厥始掄才重所司責以倫物紀煌煌飾儒
曹詎劣五斗仕斐然荷裁成青衿七十子長颸鼓江介
蒲帆已東指匣劍冷春潮巒光入行李憑君慎前路加
餐慰知己

元夕後五日集聽鶯堂分賦（空山日時集徐淮江宅）

當年涕洒滄桑後人物新亭事不殊躍馬弓刀天未厭
連床風雨與難孤論交濁世輕名士折節何人到博徒
爲報攢眉蓮社客但能痛飲即良圖

次荅秋岳先生

秋風得意賦歸時盡讀沾襟塞閣詩興發每邀佳日客
囊空能洗故園卮連宵地近傳書數背郭花濃繫艇遲
好在草堂松桂冷不妨飽飯老蓴絲

荅黃廣文龍游見寄

兩地相思隔三年夢別勞加餐今好勸痛飲舊知豪道
大蒼天在官貧絳帳高秋風同歲子吾髩獨蕭騷
江邑傳烽罷寒潮壯浙門國因多士重經屬講堂尊隱
吏高難及窮交老易敦虎皮眞穩坐不易九重恩

興移雙蠟屐勝槩奈君何攤縣青山好渡江名士多懷
人有佳句飽飯且高歌莫漫嘲華髮行藏問綠蘿
已略形骸外何爭儒佛間袈裟存野老猨鶴慰家山倦
入還賓盡文成待醉刪倘聯賓館榻一一話鄉關

不果赴諸子八月十六之叙補和

客赴清秋會我留獨夜扉河看星再渡林待月重歸衰
草蟲唫急孤城漏下稀狂歌定不惜烏鵲莫驚飛

贈勞書升農部省覲歸里

瘏痳趨庭慕馳驅拜闕還君親恩兩大家國事同關綵

服乘春製綸草近日頒高堂雙健飯不隔五雲間
昔別知何歲迢迢話已寒猶推長者愛直作故人看待
詔催金馬趨朝賜錦鞍輿懷同館客燒燭話更闌

酬古燈上人

湖闊經旬雨沙頹老樹門故人能念別把臂得重論石
洞晴吹霧風林午作暄驚人愛佳句瓢笠氣須存

寄洞庭岑公

曉踏孤雲出夜歌明月還擎桡五湖口倚杖兩峯間君
毋招聯榻吾終負買山明年春水活定訪橘洲灣

送友赴任澧州

捧檄翻爲涕眞憐屈抱關薄言須祿養亦得慰慈顏燧息萑苻警農歌耒耜還公餘高枉頰坐對隔湖山

霜下岳陽城天開橘柚晴座臨千樹出樓壓大江平佑聚流商市鄉圜土著名司君兼用撫羣盜莫縱橫

和黃廣文韻

髮短如絲老鄭公門推高第幾人同隔紗名自橫經在掩袂時猶泣道窮頗怪介休巾角墊那憂北海酒杯空石床茅屋煩君憶千里緘書浙水東

鄭文鎔歸自燕中圖晤未得先簡此詩

我昔南還君北去十年離恨兩如何心懸雙白高堂老淚咽三更子舍歌谷口短犂生事在灞橋好句旅愁多信陵不易今知己珍重夷門一再過師自注謂柯給諫也

敢問歸來把臂遲相逢應詫我何衰數椽容老無餘蔡一鉢能飢似舊時大抵成名由出處難除故態是顰眉入門大笑曾無幾明日河梁又路岐師自注聞文鎔未幾且復出

破屋吟

數椽眞與玉川同今見呂黎句益工夜半屋梁常得月天清牕紙慣吟風外廬不閉容高臥儋石無憂聽屢空寄語伯通寬賃值近來廡下有梁鴻

贈史赤豹得蓬字

霜余客夢穩招提坐送吟床日又西鶴髮湖山歸杖履鱠盤風味領鹽虀隔村艇子時相命脫手詩篇此再携大有菰蘆高臥士白鷗波好狎雙溪雨村日一作故鄉不道是荊溪

王寅旭生日

埋照從君老醉鄉回頭萬事髮蒼蒼樂飢不問瓶無粟嶔飲還憐劍有光篋裏文章經轉戰江南人物屬清狂

年年索句梅花下笑倚東風春日長

曹司農招同赤豹太史孔振聲俞漸川遊鶴洲即事仍用前韻

急槳飛壺早誠提村鷄日午報隣西健爭芒屩捫蔾杖飽得山肴間笋虀但醉莫辭心並寫將離敢必手重携爲歡并日春無幾難負鶯花栁外溪

偶過倦圃玉蕊全放同振聲作冬關自注時將被召戲爲解嘲

不任鸞啼欲盡春當風玉樹倚牕新饒他斗大黃金印肯換銜杯花下身

難得今朝好風日花前亦策短笻來約簾淡寫瑤池月
不數唐昌觀裏開

看城南林氏牡丹

隔歲看花客再來魏家遺種慣遲開人生那似花枝好
怪底霜毛作意催
爭妍午日並朝霞閟盡興亡是此花艷說沉香亭畔事
何如閒傍野人家

送鶴江再入長安

黃金臺峻應如故今日寧無郭隗人愁殺白頭頻送遠

一時折盡柳條春
邂逅長安舊酒徒幾人把臂势孤盧也知老驥歌良苦
少眨狂生意氣無

寒食前二日送方韋北遊

春風着力馬蹄輕惜別花枝分外明傾蓋湧誇知已好
也應難割故人情
此日多君事遠遊悲歌短褐亦風流由來明月誠稀賞
不爲今人重暗投

酬許非烟四首

齒豁驚重見蒼茫代已更乾坤存二老身世隔三生故
態窮交恕衰年後輩輕松陰舊遊路記否踏秋聲
下榻丹臺畔橫琴煉士床未須謀碎穀分俸有黃堂樽
毋論文倒身因避疾藏桃花開幾度雞犬識劉郎
再雪山陽涕孫家伯仲間久要存宿草遺恨在名山客
散啼猶冷臺傾牧豕還不堪同白首黃鳥莫間關
何物娛歸老詩囊并秣絟風神雙鬢雪書画五湖船鶴
返孤山月雞鳴栗里烟眞爲松菊主理亂總悠然

看梅漫興三

板橋記訪隔年春壓檻橫溪雪半勻亭午更逢新雨後
倚闌風日正空人
聽起巡簷莫湧瞋疎簾風戛草堂春寒禽去任眞無賴
啄落霜英不避人
隠影溪香惜易殘草堂留客夜常闌休嫌花事催頭白
世亂容人幾度看
數報衝城鐵騎過烽笳吹不到烟蘿從君勅閉花時戶
茗灶琴床穩礀阿

再過聽鶯堂大紅牡丹盡放

藥欄此地專全盛異種先賢手自栽酒熟花前春又老
鶯啼栁外客還來紅憐著雨胭脂溼香奪凌波菡萏開
往事莫求天寶恨故家臺沼總蒿萊

春草（蛩山曰春草詩先已壓卷茲武原友人鈔寄云師有後春草四首歲久散失僅存其一因附錄之）

絮老花殘日夕飛惜春無計惱芳菲偏翻午態欺烟弱
歷亂晨光泣露稀引子啼烏還一下弄跡眠犢晚來肥
酒帘橋畔垂楊外多恨年年是落暉

題東井梅花卷

曾訪西湖處士家隔林殘雪帶孤霞臨圖悵望空陳迹
山閣憑闌易日斜

朱靖立移居

再就湖邊宅村連水竹多軒臨鄰市火書劍押漁蓑晚
髮晞衡泌秋燈映軸邁林田逢得歲萬事且高歌
昔郭湖樓起垂簷睥睨寒帆移沙樹急雁落水田寬好
避床書溼能添甕酒乾未須謀五斗穩步勝珂鞍

過爲好南州草堂

送客心猶折逢君話易親一時來把臂萬里惜征輪（師自註是日同送右吉西行）雁過黃花雨霜催白髮人遣愁無妙理相
劉郎佳辰

草堂烟樹外獨往愛南村秋水由拳里涼風孺子門孤
城曾百戰萬騎此羣奔喜見滄桑後翩翩司馬孫

送朱人遠入蜀省覲

西蜀千山路東吳萬里船趨庭心獨苦別母淚先懸卭
僰蠻風雜岷峨瘴雨偏男兒信有骨難負壯遊年
棧險秋冬際西來有問津巴山原帶楚劍閣未離秦迢
遞驅行子艱難拜老親郡樓花早發萊綵正宜春

盛氣看雄劍因漢弔古京空山夏禹廟春草越王臺楊
馬人何在乾坤眼獨開登高須載筆好試大夫才
俞君辞北去查于待南征（師自註右吉近往雲中翁蕤將之滇海）亦變愛
時髮猶豪痛飲名老堅吾道約貧愛故人情筋力煩相
慰春山布襪輕（師自註人遠別時誡子勿輕遠涉）

寄趙子亶

不信維揚道匆匆獨着鞭去留吾自哂杖屐物多牽醉
數旗亭月行催柳市烟多君慣馳驟騎馬似乘船

送王綸儒之金陵幕

參軍從事蚤知名一劍仍看壯此行蹤跡曾經半海內馬裘能自足平生西風雁度連鍾阜落日潮回撼石城孫楚樓頭霜夜月何如李白醉時明

寄陳少典

竟誤津樓約追隨匹馬風坐看征旆去不與故人同入洛年猶壯遊梁賦早工莫令交臂士湖海失元龍

寄何甦音戶部

闕下聲名好翩翩古度支十年雙鬢短千里尺書遲邸第名流聚京華全盛時敢將衰老恨一報故人知

莫問鄉關侶都非疇昔時閭閻貧轉餉父老厭征旗痛飲人爭避悲歌君自知龍蛇供灑翰盡墨右軍池

秩斯堂二首姚質庵兄弟索贈

長公何藉甚仲氏復蜚聲堂構真無忝斯于再落成林花飄散帙梁燕賀飛甍里說佳兄弟多歸二子名

勝地占東郭春波帶草堂山形支斷壁樹影落西廂門館車塵涸燈明客話長廚人無息事連夜瀉糟床

贈旅公歸茸西郭舊隱

賜老吳山後猶關舊國情故人多宿齒此地近休兵巷曲花藏屋溪灣柳傍城定鍾連漏起譙鼓遞催更秋水城東別相逢又隔年兒曹追老大人事改推遷筋骨頹支枕蹉跎愧策鞭樓高新佛火春暖散花天

和答蔣佩閭二韻兼懷少典子寬

南風不借布帆春鄉國人情老更親芳草接天低落日垂楊拂地綰征輪石床無恙還高枕茅屋重來有故人又是里門催社鼓去年巢燕入簾新

溪迴白苧晚悠悠背郭柴門老一丘春盡懷人無過雁日斜隨伴數歸鷗雙懸戶外千峯展獨上江干萬里舟

風雨別來花信促酒旗飛處落花稠

和徐顯武韻

青鞋往事憶當年學道無聞一惘然借別春陰寒食候傷心人倚落花前重招白苧城南社常繫鹽官渡口船商略草堂娛老話急需蔬筍賦初筵

送盛禹功之山西

三擯懷中刺雙辭堂上親短衣初攬轡長劍早隨身地即唐侯邑強猶晉國民使君嚴請謁入幕幾何人

江南二三月花爛更鶯啼相逐翩翩去東風共爾西嘶

人傕秣馬山店㑀鳴鷄重聽劉琨嘯樓頭落月低

贈周青士

萬里歌行促𨄗躇出戸難同心應有合別淚莫輕彈日
落邊鴻斷沙飛塞柳寒天涯傾蓋好慷慨易爲歡
負笈當年事蹉跎愧老親那知含痛日益愛遠遊身貰
酒邯鄲夜看山砥碭春時淸怪周黨猶是漢遺民
詫爾輕離別嗟予多滯留關臨三晉險草沒五原秋百
代横戈地窮邊古戍樓悲笳當夜急羈客淚潛流
幕府逢諸子問君何後來殊方同把臂勞苦且啣杯地
倚龍門望人驕兎苑才自多懷古恨幾上白登臺

斂庵見招不及赴答此

雨歇湖天秋更好何知一水限登堂最憐晩照明紅樹
不似春風轉綠楊客有將離還促坐夜闌既醉故飛觴
多君蔬筍相期數拄杖仍虛旅灶香

和三舅氏景文先生惜別之作

千山已挂杖頭新華負鶯花餞早春雨笠霜鞵勞去國
塞笳邊角動離人登臨底事終留恨寤寐前賢竟未眞
別淚又添知己外情深不獨渭陽親

曹敬勝來索觀近詩喜贈

經旬獨好日不易此芳辰愁豁雙蓬鬢天高四壁春浹
洞梅信近暖入柳條勻老任從衰得吟憐舊日頻
世好敦方外來尋土室中經冬無絮衲今日有春風藥
物吾聊寄形神歲不同憑將跨竈喜遠慰阿家翁

和青士再宿西齋

依然嘲稚熾忽忽遂經年殘照鳴蟬裏新涼欲雨前語
深淸佛火臥穩隔峰烟雅志輕家食時看刺一船
習俗輕章布何人恕酒狂愁消新旅鬢夢理舊匡床生
計何妨拙閒身好闕强興來飢亦得歌嘯滿滄浪

子貞六十

强飰如君樂未遲徒憂老大亦何爲傾囊買笑豪猶在
對客當歌興不衰搔首難爭雙鬢改論心多負十年知
生逢六甲已不小酌酒勸君君莫辭

和疑村仲子

熟熟東南禁火春草堂風日坐相親愁中節物攻衰鬢
亂後江湖厄俊人握手相知猶未晚快心時論一爭新
春山遂老終無策二十年來負買鄰

金子乾移家苹水

卷書東下五湖舟並載黃花渡柳洲有待出援天下手莫教早白壯夫頭雨餘三徑催移竹酒罷苹峯對倚樓晏起草堂忘盥櫛自無俗物惱監州

綠樽未覺晚來貧那愛金錢壑買鄰地老十圍何代樹天留一輩避時人舊遊能命相思駕好事爭傳墊角巾倘勸彈冠良不惡無貪高枕伴松筠

正月晦日看梅疑村

老樹撑霜壓短垣半疑山郭半疑村經春度臘如媚客

疎影暗香還弄樽不合晚風吹草閣故留殘雪照柴門月兼花與人同晦頭白看花欲斷魂

送大車和尚歸廣州

師是吾家第一流無心出嶺一東遊若將去住如雲意指點時人急轉頭

墻東有客避衡茅目斷雲鴻兩寂寥世亂似君高枕得夢回剛到海門潮

瓶鉢蕭然興盍佳霜清林落尚天涯棒頭物色心良苦恐負平生一草鞋

菩提明鏡少當機珍重盧公庾嶺衣師子還歸獅子座天花仍繞日南飛

呂香伊六十

文懿諸孫子披裘獨草廬青氈原不惡儋石豈多儲萬事苦吟外百年高臥餘黃花秋爛熳白首興何如

湖月當筵白天高處士星牀頭霜甕綠花下布袍青兒女淵雙髻簞瓢飽一經辟纑佳耦在勸汝醉還醒

送趙武昔計偕北行

再上長安道寒潮鼓柁平黃花迎水驛紅樹爛江城風

翮乘秋健霜蹄得路輕此行原自壯醉睨寶刀橫

看菊鳴皐堂二首

來把谿堂菊寧辭弄櫱頻風晴開匝屋林僻坐無塵鄰曲柴桑舊墻東布帽新近看花底醉爛熳劇何人

親掃東籬徑柴扉誠不扃花枝看再好頭髮豈長青歸雁迎秋盡寒蛩語露零又過重九約風物老園丁

萬雪城七十

古稀今再見翁雪白翩翩拱揖諸孫上清齋大士前儒冠存故老家物寶青氈百歲真朝菌先生不問年

斗室乾坤大滄桑曆數移老爭雙鬓健貧愛一經遺家國憂銷醉烟雲意寫詩北牕高枕在尚友到希夷

贈趙雷文中翰

昨指窮經舍今看賜第門身紆朱紱好心戀布衣溫遠返霜前旆重逢菊下樽致君君自許定有答殊恩

共被難兄弟鄉邦羨友于一經安布素十載伴孤蘆可惟兒童小能將姓字呼茅庵今命駕得似舊遊無

重送章式九還西泠

章子躭遊屐翱翔小域中頻嘲宗炳卧肯泣步兵窮湖

海留詩卷金裘散酒筒何年書画舫重下語溪東

置酒翻招客寒花旅館清何堪君別恨又觸雁歸聲書劍朋無賴西南喜得朋凉風吹木葉相逐布帆輕

公愚見訪不值留詩四首和答

入夏連秋旱炎庭一雨回那知經歲別不約故人來沙屐新沾溼烟林午對開饑禽應避客偷眼下生臺

聞道遲遲去蕭然坐晚鐘晴雲生遠樹過眼作秋峯題壁詩粗就廻船日下春當時茅屋外慘澹入寒烽

憶昔同鄰巷于今四十年刼灰論往事鬓雪改桑田佛

靜連宵火松高隔代烟勿言相見好相見益相憐

吳侯眞倦士何事此逃名（師自註新安吳岱觀同過）斥鹵仍荒郡閫久厭兵花鄰重九候秋動故園情欲問南墻竹來看箇箇青

贈劉爾符（師自註令烏程以抑留禾）

聞下招提榻懷歸又幾旬江辭天目雨鄉夢武功春衣薄霜前夜身輕戰後塵莫瞋廉吏槖酒債近來新

再贈劉烏程

初地相將把臂遊春燈一夕改清秋火淡竹屋寒香老

雲過梅堂野色幽白雪到門驚鮑謝青林開徑待羊求何當日坐生公石同訪空山物外流

和朱人遠試後南還舟次寒山見懷兼訊鶴江韻

貰酒金閶暮停杯雨雪微醉懷山寺好欲趁釣船歸天闊飛鴻臨臺高市駿非詩傳茆屋下一嘯傍湖扉

孝章哀毀後潦倒奈人何已抱元龍卧猶聞老驥歌下帷輕半豹舉案重雙蛾怪我頭顱在霜飛藥後多

送程銘冶再入閩

與君把臂惜未久遽來別我投烟蘿雲山興發詩滿眼

霜城木落江初波錢塘布帆仍利涉慢亭風物今如何
去賦將歸歲云暮高堂親在無蹉跎

九日

買山多失計翻訝故交存眞愛林西樹終依亂後村支
床殘石枕洗藥動雲根幸少重陽雨凉風落半軒

送高念祖之金陵

昨傳燕市返又送秣陵遊駐馬辭蓮社前旌報驛樓路
隨長劍去天潤大江流想像通家子龍門飲涕收
不記何年別匆匆去我離朔風人欲遠落木歲行闌鐵
甕寒潮怒金陵王氣殘天涯春草綠好念倚閣看鷗艫日一作天涯遊子路

曹公還倦圖

廉吏輕垂橐歸心逐草堂倚樓天欲雪夾岸樹飛霜客
愛傳杯數山空秉燭長莫因郎署老咄咄訝馮唐
全雲擐甲地自古記流離節使何來暮邊氓已洊饑詔
書蒙賜帑溝壑起痡瘝惠愛眞何武廉淡去後思
圖書虛後載風雪擾歸鞍回首冰天潤懸車畫角寒自
逢鄉語密方悟主恩寬近少傳邊警干城亦冗官

十畝城坳圃畬綸舊有溪柴門淡柳窄巾角晚山低戶
牖長林在風霜短髮齊臨流新置榻蕭寺午鐘西
笑倚寒梅側能逃拙宦名衲衣容上坐黍地足淡耕酒
落簷花細槎移檻浪平且安林壑枕砦鼓隔軍城

趙南浦見過仍送北行

廚凍齋時鼓鴻饑雪後扉客逢湖海合地得薜蘿休草
莽容吾道風塵識少微辛勤驢背事為我數南歸
傾蓋還言別懸帆待早春直無干請事肯失遠遊身風
柳搖堤弱冰花泮渚新高歌布衣在不染帝京塵

報淨慈寺谿堂和尚

昨鼓西泠棹南屏數愛過嶺雲當席起江月入樓多老
負青山約愁催白髮歌淡勞故人問欵欵意如何

冷泉亭

徑轉峯廻洞壑幽風潭鳥鼠晝鳴秋琳宮重覲軍烽後
白石蒼烟異昨游
雨洗芙蓉石氣清前朝古木倚巖垌行人心聽飛泉冷
炎暑何曾到此亭

訓和汪鷗亭碧巢柯庭昆季歲暮見懷

雪消茅屋響春泉臘煖依稀似去年怪事嬾翁忘拭涕
何緣居士解逃禪論交肯出諸汪下落筆常爭四座先
天上謫仙人已遠汪倫風義至今傳
窮年鐵騎傍城過便入溪林奈晚何亂口嘯歌求侶少
君家兄弟寄詩多好看近事同殘局不待回頭已爛柯
雙樹勿辭清話永春湖蘭槳未蹉跎
刻燭傳觴不覺閒季君往往奪巖關名流恐後歸金谷
厮養貪看倒玉山天上綸文行拜寵階前舞袖緩裁斑
雅知投轄尋常事啼徧鄰鷄未聽還

贈右吉之雲中

歲晏君何適扁舟報解維載書爭北道過我別東籬南
畝長鑱瘠西風短褐欺莫勞千里遠不淺故人期
頭白好兄弟情均分手難出非憂旅橐老豈悔漁竿搓
落江湖迴登臨天地寬殷勤慰家意皂帽慎天寒
十月桑乾道河冰渡未遲雁門人早飯驢背雪催詩塞
草飄髭短鄉心折歲移貧暄寒衲在應少問支離

祝張謙生（空山日雨鄉尊人也）

藏得蓮花百斛春草堂有客卽良辰布袍何歎三公貴
皂帽能誇兩髩新擬俟河清開笑眼好從年少鬬閒身
巨觥引滿休辭醉白葛凉風更快人

和友人移竹

秋山林舊闢春圃竹新移地拓尋花屐鄰分夾塹籬牕
迴風聽急燈掩月窺遲酒伴今堪命從君醉接䍦
飼鶴涼生袖攤書翠拂床經旬休盥櫛掃徑得求羊土
潤春前雨林孤歲晚霜莫辭頻倚杖來過爾東牆

和隣翁梅花下作

溪頭雪消已仲春溪上梅花雪未勻一夜東風幾枝放

杖藜早起看花人問君清興此時發置身究在羅浮月
但悵花開不長好昨日紅顏今白髮昨日既已去今日
不可留人生所貴在快意何爲自苦徒煩憂一歲花前
能幾度君今爛醉終非誤難得主人情更真何惜輕遭
詩酒污君不見轉眼枝頭已非故

高長生兄弟歸里

久知兄弟好垂老益相親歸築墻東室同耕谷口春青
氈偷後物白髮亂餘身肥遯真無悶行歌岸角巾

胥江歸棹

簸濤亭午驟十里拍廻舟過眼青蜒駐高天赤葉愁岸
懸風檣勁沙嶼來禽遊此地今恬枕淡鷺俠盜流

村曉

雞犬烟中隔桑麻雨後看旅懷禁不得四月野風寒

觀菜麥

愁絕清明雨秋風望更深春暉無厚薄蜂蝶不知心

春日松山

進艇吳涇北遙蒼檣背浮湖流低斷岸花氣老春洲柳
關樊烟密林臺俯澗幽荷雲憐舊與門掩薛蘿秋（師自註余世爲圃丁兒祀）

小磴容淡坐苔蓮醉客茵晚風松落子晴日草浮春石
逼孤支屋橋危側過人回看雙屐路又踏落花新

陸氏西源山舍

與拔蓁莽入曲塢倚差莪樹黑山魈道天青峭壁孤出
林鐘磬少搖檻麥葵多一瞬成今昔蕹門涕若何

答朱與三

解纜鹽官驛蒼茫昔別難帶潮歸檣急背日晚楓寒醉
眼看龍劍悲歌傲鶡冠煩君遙見憶爲我勸加餐

許巢友有夢余詩即事戲答

怪爾因清夢分明到草廬向來嗤潦倒此度覺何如屋
響風前葉床橫蠹後書那堪驚起處殘月墮窗虛

贈張陶庵

五湖三泖烟波客襆被扁舟總故園到處池臺長得主
平分花藥獨開樽染毫拂絹誰相廹剩水殘山自討論
我有蒼松與白石憑君商略老柴門

八月十六夜集沈宏略因是堂同徐卓崙張博山
分韻得香字

星聚曾經此納涼欲歔還泣感同堂（師自註惇右吉也）輕雲似
姤燈前月宿雨仍聯醉後觴蓮社頭顱容老大竹林文
釆尚猖狂饑夫日瘦今尤劇重損齋庖一缽香

冬關詩鈔卷二終

冬關詩鈔卷三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同里盛遠宏山輯

李孝貞六首并序

孝貞檇李儒生李夢康女也四歲喪母哭之盡哀長而矢志養親終身不嫁曰舍巳親而事他人親兒所耻也家故貧勤紡織以供菽水所謂尤難無何年四十七以卒不克終養以爲遺恨乃傷悼之遂志其實

西方有神人往來震旦國周涉海內外一身百千億變化無端倪應感絕呼吸明月乘兩瑠璃蓮花綴高幘手握青摩尼照耀黃金色內美白雪心外皦白衣白既錫蛇虺祥載獻玉鳳吉婉彼端好語抱送隴西宅

乳下稱慧秀絕爲母氏憐旻天奪所恃竟在𫎇褓年毋子互爲命骨肉形相連至哀發天性恨不殉黃泉黃泉路何長此別無時還機裂寧再續璧碎不重完一哭一吞聲再哭再仆顛阿翁憐女小含慟不能言兄嫂相扶將泣下俱潸然

女年十四五入機供織素苦身勤力作罔敢怠早暮飛來雙烏雛啞啞庭前樹毛羽養巳成銜蟲來反哺飲啄不相離雙來復雙去人有父母親斯恩莫比數憤憤彼百男不養一何故昔賢有遺訓大孝終身慕

十年母不見念之摧肺肝仰頭見阿翁低頭涕汍瀾秋風吹四壁日暮愁天寒九月飛嚴霜早起衣裳單及時潔晨羞寢處不遑安爨非女手調阿翁飲不甘食非女手炊阿翁饑廢餐但愧德靡逮難爲膝下歡

女大當未嫁日爲高堂憂故物餘靑瑣一經垂白頭誦詩感摽梅心亟東床求誠女毋失時庭闈久綢繆不見關關羽雙雙戀匹儔苦言來再三進退失所籌父母難重違迸淚連珠流敢言廢大倫劬勞良未酬舅姑何人親事之亦孔羞長跪啓阿翁爲我謝蹇修

人壽有修短聚散亦相因死別巳最苦况乃骨肉親骨肉情無窮思延百年春朝爲廚中女暮爲泉下人冥冥向夜臺夜臺何由晨吁嗟命矣夫吾生何不辰女死何足惜所惜志莫伸使我堂上翁垂老鼻酸辛

送陳楷山之燕

笈書匣劍將行邁過我茅堂別話重雙淚庭幃相慘淡

一時朋好慰從容悲歌燕市輕垂橐醉卧旗亭信轉蓬
莫倚詩篇多感遇幾時湖海識元龍

贈蔣公凡

桑畦麥隴連茅屋三月垂楊盛落花土銼經春依藥裹
瓦盆留客到田家詩成大有隣翁乞酒盡長容豎子賒
飽飯從君不出戶高眠當晝亦生涯

沈生寓廡令祖誕日乞詩爲壽

黃髮衣冠老希夷匹大年稱觴家慶足賜杖國恩偏南
極星長爛東籬菊正妍賢孫新授室雙拜祖翁前（師自註時生方婚）

過徐貞侯賀村山庄

借問愚公谷公愚是谷愚小山殘几石剩水引堂隅麥
芡交魚筍雞豚別芋區主人能醉客不用典衣沽
孤松強百尺盤錯是何年雨蔓青蘿帶霜連老鐵錢臨
秋溪榭朗散帙菊床偏舊是平泉物南州又再傳（師自註庄爲呂文懿公故業松亦手植）
野飯新菰米行廚竹裹淡坐貪風日好一飽故人心招
隱多餘地行歌早入林久虛道客駕猿鶴老秋音

友人移居

茅屋今三徙湖天映掃除釣船兼載鶴版牘半衰書白
榭高秋髮青移細雨疏柴門烟火接倚檻得吾廬

枯木亭二首爲李山人作（空山日富是潛夫先生先生自號龍湫山人）

作湖秋水落枯木倚孤亭地老鹽烟白爬懸海月青泥
蟠龍蟄尾霜健鶴歸翎萬事匡床穩高眠漢客星
山氣當秋爽西來曉望清雁南霜未殺潮落樹猶聲野
老烹葵到村童采藥行滷田從下穫君自達躬耕

送程禹聲入都

高歌一劍紫騮輕楚踏霜華幾日程襆被路重過易水
狂生名久熟燕京魂銷條淡篝燈話夢繞鄉關去國情
儘有鷫裘容買醉要無刺字到公卿
自衛溽暑剛旋轡又渡層冰急跨鞍行子盛誇身手健
故人多怪別離難好憐稀賞文應秘莫訴消愁酒易乾
把臂舊遊知不遠　山積雪是長安

舟發錢塘

百室園村稻壟寬村烟十里出江干拂雲遠樹青山合
拍岸驚濤赤日寒旅飯未能加七箸布帆且喜報平安

不知何物催遊屐萬事人生詎有端

同朱康齋過黃廣文龍游學館

樓對岑山倚夕開突如里開故人來淡毛羹佐伊蒲飰海錯廚行首蓿杯庭燎烏飛芹浪月麗譙人散藕花臺良工辛苦求梁棟絕谷窮巖拗棄材(師自註時鼎新學宮)

桐江

山氣籠初日江光辨宿雲盤渦雙櫓出遠岸一鐘聞目斷檣烏影心孤水鶴羣危峰青壁立彷彿見桐君

富春渚

殘堞依村店層巒辨驛門崖斜垂蝀影峽斷嚙沙痕野火浮江動寒星吐霧昏人烟荒戰壘客路信乾坤

七夕宿常山客舍

遡瀨灘辭險衝泥屐暫停孤城連雨白列岫俯樓青秋草沙蟲急村茶客座醒天邊逢令節寂歷對雙星

入玉山縣界

江郡鳴蟬裏蒼蒼渺越吳雨餘千澗急清欲洗征夫林日猶蒸暑烟巒自爲圖紛紛今古路强半爲飢驅

抵玉山

野飰過亭午前驅但莽蒼淵虛風獵獵山暝日荒荒老樹支村廟衝沙潰石梁殘城見凋瘵信宿買江航

瑞洪(師自註時江水汎濫數十里沿湖廬舍半被漂溺)

汗漫鄱湖水鳴蛙產竈烟戍樓傳柝靜佛火浴波圓賈聚方音雜村荒市物偏遙逢故園月來傍宿沙船

吉水初度

夜火吹新淦晨鷄報吉安灘鳴驚客起山好耐人看吳楚雲帆渺芙蓉水國寒衰翁心自慨飲泣對晴巒谿山猶故國風物自天涯來日何辭減當餐且勸加百

愁供老大一懶誤袈裟休傍離人眼橫江雁影斜

雲封寺

萬騎曾連甲千夫少息肩蛇盤攀磴級鳥道出層巔晃服紅祠火猿猱嘯鉢泉江城三十里縹緲入蒼烟

劈翠穿雲頂孤亭界兩州有無傳掛角今昔慨登樓林瞰羣巒小烟埋衆壑幽風幡戰燈影僧老石牀秋

十八灘

駛馬風檣正終朝迅百灣岸移青嶂疾沙聚白鷗閒晚食篷窗底看雲枕席間衝濤驚客夢不到竹松關

贛水今逢盛曆灘綫上游行人曾戒險此度出安流樹黑前山雨菰鳴斷岸秋明年看下瀨乘輿問歸舟

卓錫泉

天鑿雲根石觴流一勺泉山麋朝竊飲熱客晝停鞭卓錫眞何代爲霖定有年那能借涓滴傾注洗烽烟

同曹李子登蓮社庵佛閣次韻

蜒木蠻山總勿論憑高容易感征魂采樵路誤遊人屐獵火風晴晚燒痕樹杪諸天無瘴癘兵餘福地有乾坤梅花放暖催殘臘嶺日長蒸海霧昏

益然和尚七十

閩海風濤早晏然慢亭淡處好安禪袈裟身自滄桑得家國心同涕淚懸故老江湖誰最健名山著述獨高眠食堂齋鼓春雲動花散千巖杜宇天

中秋集陸孝山使君種玉亭用何大復查城對月韻

晚筵應劉座香分芋栗盤天邊秋更好嶺表月同看星幔芙蓉逕颿亭蟋蟀寒遺黎安卧治自不擾更端鄉心傾把臂湖海話難罄千里逢諸子孤城擁萬山欝

風欺敗衲江月慰衰顏回首蓮花幕盈盈一水間

燈閃鳴蛩急杯停過雁斜提攜同逆旅聚散惜年華落木縈歸騎乖揚記別家定憐分手後有客正天涯

送趙帆靑東還

日南萍泛地勝友得鄉關遽有孤舟別貪乘累日閒遊蹤窮瘴海詩格老名山爲勸淸人橐鎔雲好載還

盡道潮陽勝藍關遜百盤鱷溪存窟廟蠻服尚儒冠客路征鴻杳秋風昨夜寒秪憐經歲出計日趣歸鞍

凌江九日

嶺外逢重九初尋出郭行鵝翻飛葉冷江閃落霞明關隘舟車市山高鎖鑰城黃花非故國頭白強爲情未許天涯客鄉心動碧蘿地偏登眺晚秋老別離多江日銜城落霜鴻入夜過明年知此日歸計定如何

贈丹霞別傳寺主澹公

未踏丹霞頂相逢把臂前一燈開嶺嶠千鉢隘林泉出處眞無地英雄早着鞭尉佗臺畔月淸傷佛樓圓

窮海孤臣淚名山國士恩田園戎馬盡筋骨雪霜存午甑青精滑秋床白氎溫巖牕容乞火來擬共朝昏

淩江客舍贈棲賢石公

赤棠千山暮黃花九日過百年人慘淡雙屐與蹉跎細雨荒雞夜秋風短髮歌江湖誰作合真奈客愁何

劇話匡山勝吾來定不迷弄泉三峽外待月五峯西故事求遺跡居人指過谿憑君留生客苦筍共鹽虀

南雄

杖笠誰驅老更扶青山解得客愁無市歸賈泊關河監地劃炎雲嶺郡孤江上晚涼凋白葛城頭秋色入蒼梧回看努力攀躋路翻幸風濤是坦途

送曹季子之廣州寄晤南雄

疇昔驅車發誰歌公子行家聲金馬舊風度玉人清滕閣高如故嚴灘險未平經過無限恨解劍醉軍城

季子來鄉邑南州一札傳如何萬里外猶有故人憐海國經春早江帆得路先相逢還惜別次第出花田

南韶江上

夜黑橫塘擺寒星炯碧沙月窺孤枕細風透短篷斜石滑凝冰瀨霜流綴樹花白無羇旅感那得便思家

遠有舟航事茫茫逼歲殘奈由前約在不謂此行難帆轉江星動山傳野燒寒鷄鳴催理楫知過幾重灘

水瀉江門窄憑凌巨石孤葉蕭鳴午纜舴艋就村酤臘暖回霜雁風輕狎浪鳧百灘舟楫子辛苦太區區

江月當茅店江風厲客裯嚴城三鼓密急槳到韶州飲熟船栴火鐘鳴水上樓吾行堪一哂卒歲有孤舟

戊申除夜

擾擾今何夕天涯習俗同鬢稀霜後草身逐夜來鴻日艷山雲外潮昏海氣東那知聯榻地亦有佛燈紅

衰老煩相慰客愁當奈何緩商終歲約且縱此宵過穀

賤饒懸釜城荒有荷戈白頭人萬里樂事不須多

鐵甲風過嶺雲屯百萬兵不聞殊死鬭一夜墮名城伏臈新流涕存亡舊哭聲廿年遺老話猶使客心驚（師自廷昔王師克南雄在己丑歲除）

通宵不成夢嶺海自天隅盛事歸前代名山入戰圖角聲傳夜永燈影趁人孤茗粥師孫坐闍闍話我無

己酉元旦

亂離成老大己酉曆重新巷鼓蠻兒隊霜毛瘴府春哀猿工嘯夜歸雁耐愁人眠食粗安好休來短札頻（師自廷逝）

獲家信

吾生年再見已酉曆重新舊約乖從事頹齡怕問春東風遲放舸芳草黯離人前路鶯花早心商去任頻（師自註客有勸余爲海南遊者）

最憐我老別已酉曆重新朋好追隨地江湖慘淡春知君懷短刺前路問何人海近潮陽遠休辭接跡頻（師自註雲間曹李子將之潮州太守幕）

未成南野築已酉曆重新倦理芒鞋事驚同斗柄春藥囊懸令節茅屋待歸人昨夜懷鄉夢雞聲促漏頻

人日寄曹同山藩叅

緉鞋客逼歲除同一紙書從鄉國來過臘草青張相里逢春雪盡趙佗臺若遣風土西南異老任顛毛節物催借問蠡湖人日柳仙舟幾爲撲梅開

進退羅浮跡已訛荔枝時節敢蹉跎高灘下瀨輕舟在快樂長風奈我何粗幸經春人健飯更逢近沆海無波不知薇使驚人句爭抵當年惠愛多

將之廣州留別陸使君孝山

淩江南去是羊城崖石溪雲路幾程日暮櫓柔迎宿鷺峽中山好逼啼鶯東風冷換征衣急春草愁連客鬢生眞爲荔枝紅勝玉裴夫踪跡易紛更

聚散無端西復東溪亭坐月幾人同舟經碧樹浮雲外目斷青山落照中顧影春愁橫海鶴懷歸心折渡江鴻且修布襪青鞋事不復從君嘆轉蓬

日歸未遂經時改問爾何爲更向南急浪長風如可借翠崖丹壑故須探城高蜃市連青海山壓蛟宮老碧潭回首兩湖霜夜月一星佛火澹茅庵

使君高誼好誰憐牢落炎城十五年自勸綠樽供傲吏

人嫌黑髮擬遊仙丹楓黃菊相逢後芳草垂楊惜別前舊日玉蓮池上客明朝分手隔風烟

送沈寓齋還當湖

合散紛然有不齊綠楊芳草奈凄迷路岐那得無南北人事何爲動慘悽斜日山過彭蠡口落花春老豫章西易令遊子情懷惡恰恰嬌鶯莫漫啼

祓後仍分禁火新蛟龍風送大江濱摩挲書劍平生物銷瘦鶯花故國春少小健遊誇涉險十千買醉不辭頻憑君好話天南侶供養烟雲有主人

上元前一日龍護齋園集次澹公韻

雄州舊戸流亡半生聚稍稍補離亂府君捐俸勸編戸
不日香臺揷霄漢城西郞舍聞鐘鳴折柬朝來邀我行
天爲春光蕩陰晦人情風日俱開明莫問更張再調瑟
十年撫字勞安集但看古佛開生面黃金重耀琉璃碧
燈火元宵又一年相將老髩徒蒼然貪踞禪床話蔬筍
痛絶歡場沸管絃咄咄發方論聚首竟日爲歡何惜久
荔支終各朶人願安得羅浮落吾手人生會合難再同
雪泥蹤跡憐春鴻閩江相去各千里雙雙背跨青芙蓉
但恨衰翁多造次芒鞋潦倒眞無似日暮天涯何處歸
飽飯行歌須世治即逢佳節非吾土衲衣何與繁華事

寒食

懷歸春欲盡忽忽又清明柳暗遊人路花深帶甲城江
帆寧我待石瀨幾時平何物禁愁得林鶯囀晚晴
南國催畊早山田望雨難春從鑽火變天近賣餳寒啼
鴂江鄉老離亭物候殘北邙君不見何日淚痕乾

度嶺後贈㢘齋

一涼夜作嶺城秋晨起烟雲過倚樓曾戒梯航經薄險

尚令眠食寫新愁心歸淨業公餘課身許名山物外遊
蠻署蕭條同是客天涯蔬筍爲君留

和徐初隣見懷

燕雲朔雪負初遊重理蠻烟瘴雨舟江上客傳鴻鯉字
燈前春散海天愁山荒躍馬稱戈後地溼黃蘆苦竹秋
最憶兩湖佳勝處怪君多向草堂收

送天然和尚還丹霞

出山又見還山日兩地千江一月身熱喝雷驚聾耳客
苦言藥盡死心人直提倒嶽傾湫句不動攙旗奪鼓塵
歸坐丹霞最高頂梅花開遍雪前春

贈廻龍庵毬上人

湘江門外廻龍院門外湘江水接天縹緲帆隨飛鳥去
蒼茫山對夕陽懸一燈不絶禪宮火廿載猶虛里社烟
莫漫古毬重舉似嶺人無用雪峯禪

和澹公池亭小集之作

乾坤雙眼一離亭何處雲山着老僧逆旅年華催短髩
故園風物占啼鶯春愁重補删新草客路還扶策舊藤
沙岸夕陽橫罨彴紅欄綠水有餘淸

花邊曲水柳邊亭社燕賓鴻欲別僧送客詩成看跨鶴
臨流齋罷坐聽鶯風低蛺蝶勤依草林密鼪鼯鬬落藤
茗椀爐香如昨歲天光雲影宕秋清

上巳日和陸亦樵三字韻

飛絮遊絲老漢南瘴江風物豈吾躭百年同夢誰爭覺
萬古何人始悔貪簡點客懷春有幾銷磨花事月過三
石泉槐火連寒食相見相思總不堪
莫數春愁記日南柳烟花霧尚封函桑間早出提筐婦
籬畔相呼荷钁男紫燕黃鸝同兩兩踏歌連袂各三三

人生瞥眼無年少水店山村好遍探
吳雲粵樹渺重嵐藥火茶香午並酣愁絕數聲鬧杜宇
夢回雙眼炯瞿曇秉簡俗在歡多少脫帽人歸醉二三
客髩春風相黯澹海天真作一茅庵

和曹同山二首時往廣東

詩卷連篇慰遠遊江風涼載衲衣秋輕裝已辦看山屐
殘暑休侵釆硯舟髮短定過巒海變影孤誰勸嶺雲畱
問程不問吳天隔坐數帆前水驛樓
聞種甘棠近益長尺書重為問南荒好憑野老身如鶴
去報先生髩有霜杖笠笑人驅瘴癘雲山勞我越江鄉
茅庵夜月牽歸夢一寄秋風到草堂

南華道上口號

山上谿連山下田午烟村店挨朝烟廻岡複澗多疑誤
背後山頭忽在前
雲出峯頭水出村家家流木過柴門天寒徧起燒山火
白草青烟日易昏
輕雲旋合忽旋開好鳥依人去復回七尺短藤圓笠子
一溪行過一溪來

馬鞍山過山逾窄大鑒谿林進益賒驀見寶林青在望
溪聲步步是南華
莫問曹溪勝若何置身已在白雲阿回頭不是人間世
更討仙源事太多
銜花鳥去頻啼樹飲澗猿來不避人安得便為猿鳥主
縛間茅屋老松筠

清遠峽山寺

峽江風浪日奔騰扼海雙岬險未崩佛火倒涵明可掬
香臺幻出勇先登槎枒不辨何年樹猱玃時攀百尺藤

欲問蕭梁幾興廢傳疑故事老僧能

當牕飛瀑落雲間千壘芙蓉控百蠻吼地驚濤炎瘴失倚天立壁古今間風雷自昔神人護笙鶴何年帝子還下瀨舟航嫌暫繫石床遐戀上頭關

粵中作失題

下嶺程生將繫馬前驅爾更向南過江亭落月聯詩苦霜榻燈寒命酒多春老鷓鴣啼客淚潮平樓櫓卧蠻歌憑君一弔濂溪宅苜蓿先生事若何

贈泰和蕭孟昉

咄咄蕭公子行藏徇草萊門荒陶令後詩遏杜陵來贈客琅玕盌憂時鬢髮催平生孔融座樽酒定嘗開

君家多學佛風動大江西開閣來天柱留僧到虎溪山雲生卧起海月近招攜何日相傾倒歸須一杖藜

送融谷再度嶺

勞子此行役淚憑太守賢已爲經歲別相見各依然扛頰山仍好登臨月再圓歸來誇汗漫大事總詩篇

乙卯除夕懷朱廉齋

東吳南粵歌安土不料騷然苦用兵春到紅梅家萬里夢還白苧夜三更積薪休詫當年事伏櫪徒傷壯士情淒斷八年今夕話對床閒剔燭花明

爲友壽

方外論交誰許可何知垂老得伊人神清已負逃禪癖頭黑兼强學易身屈指流年耆在手當杯幾度酒沾唇樂饑惟是南湖水咫尺從君好作鄰

君翔六十夫婦同月齊年之祝歲在丁巳午月

六甲雙初度蒲觴月令新懸弧當旣望設帨却先旬物紀鳴蜩始家連燕喜頻含飴偕老日進酒總良辰

失題

共攜嚴壑意天外聚清秋城闕看廻雁江湖感縱鷗滿嫌今夕短歡悟此生浮似有南樓月君因野屐留

贈徐古存

超然身許布袍輕健仵何憂白髮生茶竈筆床無俗事竹林蓮社有高朋忘機更得知機樂玩世兼傳遯世名門外春波垂柳綠年年醉客盛啼鶯

聞朱華岩客死燕邸哭之以詩

亦上長安道誰知竟不歸寒氊生計左短髮壯遊非書

劍埋孤櫬緇塵染殯衣忍將垂老淚輕向故人揮

荷鍤君能事哀如滅性何旅魂招未得治命恨應多慘

淡門生淚纏綿薤露歌首丘情詎免曾否夢關河

悼徐貞侯

十年難許可晚合洵非輕此別心同苦重泉恨莫平囘

看幾鞆屐大笑一棋枰何日西齋舫還來話茗鐺

昨有亡孫泣君來慰我頻百年傷永訣兩世許交親屢

奉花時約多違病裏春勿言淸白後經亂易家貧

挽李公麟

甕牖誰憐白髮新狂歌自傲布衣貧數奇能使功名悞

不是文章不利人

不勞身後千秋恨且倒床頭百甕淸鄉里小兒縱衣錦

那能竊笑李先生

當年李白謫仙人今日公麟是後身上席賜環恩不淺

天厨難得酒沾唇

莫續招寃弔夜臺攢眉故態絕堪哀白楊蕭瑟秋風裏

借問何人挂劍來

張履石挽詞

風雪思前夕舁君過遠廬九原呼不起萬事恨何如塵

匣埋孤劍匡床冷素書家傳無故物檢點藥囊虛

故舊頻凋謝生芻淚未乾布衣無令謚葉葬獲祖安白

首終齋志全身此葢棺儔鶴孤塚畔夜嘯黑風寒

哭少典和韻

誤人老淚滴衷門腸斷誰招楚客魂瞑目強抛諸子去

嘔心徒見一編存埋憂總付青山畢忍泣還令白日昏

安得扁舟期再續日長隨喜給孤園

送朱廉齋謁選入都

去年分手惜離羣落木城南又送君好爲救時籌上策

早從經國見鴻文嵯峨計日瞻雙闕浩蕩承恩拜五雲

下馬金臺秋未晩漫高作賦合先聞

西風行李壯吳鉤前路黃花待紫騮近事正傳閩海捷

輕裝直赴薊門秋天淸戍柝霜鴻夜月落江帆水驛樓

曾許素心能似昔論交偏重布衣遊

朱子貞移居

郡說東南勝鹽官古路長漁梁閟白苧賈棹喑滄浪露

菊催寒節秋秔熟晩香床頭豐米汁喜客報登堂

詶曹司農東懷

晏眠每上茅庵日地僻何人問掩關多病經床誰為帙閒情藥物自能刪寒花半逐愁中老短髮多從鏡裏斑舊學慵殘今更懶健看詩律起衰顏

和高庭堅表弟九日風雨見懷

風雨年年是煩君又寄詩秋心驚過雁物色黯東籬有病供高枕無時偃戰旗買山仍未穩愁鬢促先衰九日今堪問何年騁望高霜臺聯客屐江閣俯秋濤天地兵戈後寒暄寤寐勞閉門頻卒歲飛葉又林皐

和涂山人再移村寓

墻東君善避卜築莫辭深身許逃蓮社家堪老漢陰苦吟殘短髮招隱即同心好託烟蘿穩天涯亦故林

冬關詩鈔卷四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休陽汪文楨鷗亭輯

詠古

靈峯屈機劣尼丘傷道窮垢衣强方便轍跡勞西東汲汲面壁[illegible]九載徒爲工知巳邈四顧萬里長飄蓬五人起凡莫徒手奮爭雄枝葉一以繁盛衰生異同撓足要有獲詎以號追風終古相區區一笑疇眼空

雲門寺

句踐古會稽秦山自雄尊始皇昔廵厭流覽窺乾坤聳

道沒淡草樵人躡蹤輪雲門十二寺羅列隱山根飛雲自五色王氣東南奔百代遞興廢燈傳幾兒孫密邇廣孝鍾浮課相朝昏梵琮肆遐眺三五道侶敦千峯翳殘雪萬松寒瀑喧隱見樹裏人高下巖阿村落日映遙秀宛見新燒痕晚烟生雲木還得山家門老僧善遺跡爲人能具論再誦青鞋什餘興今尚存

尋王蓮藏故居

朝尋郭東里獨行幾踟躕西風動地至白骨橫路衢故人無遺屋但見瓦礫區庭蘭絕餘根隣樹有枯株我何

復來過疇昔此遊娛四望空蕭條不復辨里閭問訊旁無人言去立斯須茅庵暮歸來雨雪寒載途契濶勿復道奈此風景殊

呈蔣爾齡

淡泊平生交三五布衣士貧賤傲時俗落魄昧生理晤言用懷抱抵掌互驚喜頻年半淪没哀來詎能弭況當兵革交柴生又客死伊余嗟獨存烽火去鄉里南寄古招提倉皇幾奔徙取適寡歡遊童蒙二三子我心奈匪石高哦但隱几不遠勞故人一再移玉趾始維芳林春

烟花爛晴綺及茲改故綠淺陰淨如水勤至倍疇昔淹話竟餘晷時危感合并淡懷抗知己古道微在今三歎爲予起

乙酉除夜

偶分佛火照西林細雨梅花竹院深安在故人相對晤多經此夕但孤吟醉中身世還驚夢律酒之爲禁在第五之條所甚重也予既畜於飲又惱於戒有所擬詠且諱其字自欺欺人非所失乎今得此句即用表出後有及之紀自今始客裏兵戈轉戒心高枕夜分偏後寐隣鐘何處尚餘音

丙戌正月二日歸庵二首

林開喧鳥雀霽色占芳辰鼓賽田家節燈輝野廟春山河龐氏鹿伏臘漢時人行路傳多警孤舟怯問津

老病思吾祖冰霜歸故廬亂離聊避地羈旅却愁予徑草青纖出谿雲凍淺鋤二三隣曲在名姓半非初

人日東黄平立四首

亂後悲黄子空存一草堂家居徒四壁世事變蕭墻竹記曾吟處梅思舊坐旁日移當戶影風度逼簷香

郡否冬關氏風流叔度遺漂零子美跡簡點達夫詩唐高適有人日寄杜甫詩黄於去年人日亦有倡和已失憶僅未忘依稀胡蘆師莫笑一句予答句有若言描得胡蘆樣勞而如風一掌來云

重接茲辰過淡憐一歲移觴僂爭戰地青草又離離

道路惟戎馬江湖半武夫人民嗟鳥散里巷惜烟飛日月聊支枕鶯花但掩扉無由待休息吾道適安歸

不識包胥淚悲歌何處春養痾明社稷亡栁宋君臣浪說桃源隱非無竹院隣莫辭東郭履時步北隐人

上元夜

隱隱西南鼓吹來陌頭燈月互徘徊那知故里喧闐夜但有城頭畫角哀

東禪天水和尚來晤於竹院寓所和見贈韻

開自東禪再折床亂離經別忽三霜舊時言晤梅初白
此地重逢柳未黃吾友故人今上舍（時沈仲方剃髮任歸門下同來）
持和尚久西堂（天水爲金粟費隱容禪師法嗣時主東禪已三年）最勞側席今
誰在知爲叢林懲濫觴

酬和陶若英見訪詩韻

極目中原日馬鳴滄洲何處問鷗盟卬須我友談離亂
何莫非民待晏淸病治行囊虛藥裹客閒生事半茶鐺
東林擬借攢眉士郢調難爲下里賡

答周怡開

幽篁白日只風鳴客有相過即勝盟旅況不知冷到苦
禪心翻得坐來淸朝昏獨課香燈院鳥雀還窺茗粥鐺
慷慨論今妙詩句西山歌後幾人賡

答米九章見貽

避地故人在眞栽隱者衣問花前跡杳繞竹舊談非羈
客稀徒旅潛夫少事機多君菩悲感詩思婉而微

寄湯芭筠

即俗湯居士忘軀學道人有爲惟梵行不欲但天眞幻
世知無我浮名豈繫身何能避兵火絶意故園春

朝雨

佛火明初淡厨烟冷未開前村迷宿霧隔水般輕雷竹
外秋聲起簷端暝色來昨行堤畔路春草綠于苔

送朱廉齋經歷之南雄

太阿失斷割騄駬阻騰驤紆組苟不利毋用徒皇皇洵
美淡谷底閟此幽蘭芳憶昔十年徃卜居事農桑既耕
亦已讀高歌卧南陽學成不求售神豹隱文章日出耦
沮溺日入揖求羊當酒不辭醉淸風來草堂詰朝當行
邁衝暑戒晨裝束書指日南攬綏眺河梁王程重有期
寧得戀故鄉親交惜臨岐携手情難忘烈烈江上風嶺
雲路何長狂類良不厭極目高天蒼已非簿書困遽使
神明昌賢者以吏隱抱關誠未妨瘴雨卷秋氣早澣征
衣裳九重動春曦四海囘恩光明月豈久翳黃鵠終高
翔所務崇令名位下曷足傷

綠陰

四際平蕪潤千林霽色橫田家連杳靄溪路入空明掃
石衣裳冷翻經几案淸茶烟風蕩漾坐傲北牕情

贈惺若

把臂平生好何期自亂離相看白日晩高論綠陰時一席成傾倒當年愧見知江湖羸病客誰道可言詩

新篁二首分詠

猗猗比牕疎映月淼淼東壁細含風綠紗高臥虛清夜枕上寒聲似不同

掩映疎簾翠欲空似矜綽約不勝風淋漓過雨苔陰淺淡寫湖州筆勢同

四哀詩補并序

四哀乃昔者吾友戚君冲虛湯子友僧柴山人又愚及孔次章也補者何以孔之卒于癸未七月廿九日湯于是年之十月廿三日戚于甲申十月之三日自於其亡各故有言以悼而遺之惟柴則流離客死于乙酉八月九日之兵刃從横人人未知逃死時也爲哭未遑夫予之與此四人者友也豈直一切以情好是託彼篤以義此要以道朝且夕焉不少異幾二十年如一日云言謝日遠悼唁勿存人情之乎友之云乎爲再各綴四韻又畧疏其爲人大槩以慰予之未亡其志在天下讀書三十餘年家貧親老不一試一業是困九椎不屈吾不如冲虛其玩寄儒服樂友海内才賢幾似遊大人以成名而富樂不入于其心松菊桑麻誰是以樂歆畝之道吾不如友僧若夫非厭亨而嗜困恬約性成氣貌淸癯足以愧有道僧非其人勿爲接且無自親疎之容遊踰一十年兢兢自好以貧有節聞於柴吾不如又愚而不揣骨相之柔寒屣脫開軀繭縛苦趣以冀儻來雖志未遇予要足以爲自棄者勸吾不如次章昊天不弔殲我四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嗟予後死者不得與於斯哀也夫豈匠者所謂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者乎耶

戚冲虛

遲暮郎官弟（至四十始爲邑令王聖功所知補邑諸生）艱危侍御孫志齋毛氏撽跡曠董生園痛哭空文在離憂濁酒存彼蒼辜伯道誰醉九泉魂（嗣姪尚幼又貝城陷被掠）

湯友僧

松菊惟荒徑田園尚此村（自名其巷日此村）雕蟲慙小技刻鵠負遺言（遺孤才八齡）几案風塵冷庭除鳥雀喧蒐裘空寤寐

流水咽柴門

柴又愚 四明人

圖誌存流寓人情重首丘旅魂何自返交道好誰酬潸
埜平生志乾坤汗漫遊滄浪歌已矣風冷鑑湖秋

孔次章

軒冕湯休志江湖賈閬名幸虛漂麥譴恐割負新情其矢志不娶
抗讓兼師友滄通係弟兄嗟予負忠告不早嫃無
生

贈趙雪翎

樸直元吾黨時人睥睨深青尊當解事白雪謝知音湖
海狂生跡交遊義士心相逢論感遇一日即披襟

呈來翁叔

松菊秋荒賦式微踉蹌十載倦遊歸中原睥睨宦情盡
負郭蕭條生業非轉惜空文知薄俗漫勞濁酒送斜暉
不爭勝事供遲暮獨許閒情付衲衣

寄題錢仍始園居四首和原韻

棲遲來避地指顧得名山吾道驅高枕伊人善閉關濁
醪餘白眼孤劍老紅顏八口依桑柘長歌十畝間

松筠供浩蕩魚鳥避周旋人事從流去春風縱物妍解
嘲終寂寞高臥失攀緣晚興移幽步新苔破綠錢
濯纓歌載罷物色冷漁磯白日移馮几浮雲過掩扉求
羊原舊好沮溺本同歸潦倒言胼胝秦陽起沃肥
虛閣延朝爽孤亭薦晚香倚欄新雨散開卷綠陰涼過
客忘投轄爲隣有賣漿因風誦高詠重見古柴桑

餅花

杜門虛日晏隱几奈花偏光動臨牋筆香迴繞鼎烟移
春心漫苦剪彩事空傳矣詠何爲者思停顧盻前

飯香阜禪廬戲和西壁山椒詩韻爲山門解嘲也

文字還當我法無蕭梁千載此浮圖偶來唐突山公句
不遣芙蓉秋與枯原詩附記欲訪相知此地無雲邊空自立浮圖芙蓉懶向洲前望霜老秋濃已半枯

題像

怪石連雲瘦寒梅帶雪肥始知花再發香滿坐禪衣

檢得經行一若弱詩悽然懷舊

昔有經生令貴客經爲嘉邑張侯招至偕來楚衲過我遊一時江
海縱同調三句烟雨連孤舟濁醪既具不惜醉奇篇欲

秘嫌爭求高樓百尺詫登望鴈度白雲湖上秋

九日登輿善寺佛閣

諸天高閣俯平疇倚檻蕭條萬樹秋禾黍千家原自好
干戈兩眼不堪愁白雲簷外風何急黃葉溪邊木獨流
節物娛人知幾度疎鐘細雨此淹留

石佛寺

啼鳥春仍暮停舟日未西人烟新市井樹木古招提溪
入鐘聲杳雲依殿影低無從問幽處曲徑草萋萋

對雪有懷西林舊寓

木末高樓暮雪橫西來湖影帶孤城寒雲不散遙天白
晚火忽從何處生屈指經過常別恨故人夙昔自高情
西林夜詠一回首數樹梅花空月明

小寒食曉望

細柳堪愁綠天桃妬殺紅雷高催雨急烟溼帶雲重幽
獨情何向平生話不逢湖腮漲新水時復倚殘鐘

雨中遣興有懷

樹色初看積雨新風花飄蕩可憐春茅庵破巷甘忘陋
布衲吾生敢厭貧高尚南湖名自好殷勤東道意何真
由今離亂懷疇昔慷慨難爲見古人

和周貞可樓望

何來乘興此登樓極目偏生曠士愁林帶春陰連日雨
天橫寒翠數峯秋一時嘯傲酬新句幾處登臨感舊遊
寥落人家兵火後物華爭遣坐消憂

與惺若夜話

茅堂懸急雨爝火淡離離蕭瑟憐今夕淹留記往時人
情還我道物色自相知爲問西林寓羞存社裏詩

雨中同周青士登樓

詩成客至復登樓雨積王孫草色愁樹裏湖光寒送白
城頭雲氣遠含秋出林鐘鼓淹餘梵當檻鶯花滯勝遊
懷抱不辭高視盡春風何限古來憂

過釣臺

桐江風雨片帆過寓目荒臺長薜蘿勞我征途魂未息
不知何日着漁蓑

物色羊裘意不輕誰知瞪視漢公卿春陵佳氣今安在
七里溪光千載清

欲拂珊瑚把釣竿誰人得共此巖灘星文夜動應難反

回首峯巒仔細看

過彭蠡湖

傳聞龍戰日於此決興亡事業今何在風烟亦渺茫波澄涵日月氣遠接瀟湘一葉安然過乘風興欲狂

登滕王閣

覽勝登高閣江山景色開題名傳帝子不朽藉天才鳥向蒼烟沒風從綠樹來物華元自舊懷古興悠哉

遊萬壽宮

仙真功德溥俎豆此江城廟貌心神肅拜瞻意氣平千

秋鐵樹井萬曆勅書亭鸞鶴歸何處猶聞雞犬聲

雨夜

濁酒微酣獨嘯歌滿窻風雨夜如何輕寒蟋蟀聲中早急響芭蕉葉上多燈下一編聊點檢床頭雙劍漫摩挲壯心遲暮都消盡生事滄江一釣蓑

春興

空齋長日枕書眠樗散何妨拙自全剩吾烟霞私旅客可堪風雨妒韶年床頭金盡惟存劍筆底文成不賣錢飲酒讀騷差可樂不教憔悴受人憐

題汪晉賢小照

嗒焉儼坐忘矯首憒高岸抱膝入冥嘿披襟恣蕭散俯鄙章句儒高視越霄漢尊壘及圖史雜陳爛几案賓從半湖海清觴間柔翰歌聲出金石欬唾落天半興發五湖船蒲遊抵汗漫高堂足甘旨府檄徒璀璨載稽古孝友難哉爲君羡

過郭無傲希園和曹方伯舊韻爲贈

韶石遙相望湘江急上游仙人時可揖猿狖每含愁積氣蛟龍雨驚湍辟歷秋輕舟不復駐當暑一披裘

湞陽峽

潮呑三峽樹氣壯五仙城鐵甲騎南越樓船出漢京江流終古恨龍抱夜珠明莫問昇平事還傷父老情

珠江

燕哺薰風幕人耕古荔村日高慵倦櫛烽熄近窺園雨洗征塵袂愁銷旅席寬山厨行竹裏蒲笋亦情敦

獨夜

獨夜高樓客樓頭海似杯鷓鴣啼別後橘柚感秋來斜日牛羊下孤城觱篥哀欲乘明月去西上越王臺

贈友

逆旅多情戀故知相過下榻語移時君偏愛我詩中畫我却憐君畫裏詩曲是陽春高和寡璧爲明月暗投疑更期汗漫遊方外攜手烟霞識紫芝

和曹季子之潮陽留別韻二首

當我吟憔悴宜君賦路岐春憐遊屐滯跡悞酒人知山驛巢鶯滑旗亭櫪馬悲定過韓子廟流涕逐臣詩

殊方還送客一倍重臨岐花裹扁舟恨床頭短鋏知悉謀良夜醉不解壯夫悲非爾平生好無多話我詩

舟行

舟淺黃塘渡洄湍侏駭奔江風頻改岸野樹漸移村宿雨霾山氣頹沙漲石根重施裘後枕昏黑到閶門

江舟雜詩

重問歸來熟各程綠榕丹荔出仙城天南蹤跡休相訝海上烟濤漸不驚白首旅亭風雨夕青山流涕古今情江雲峽壁多無恙短楫孤蓬爲綫征

東安

東安山水好野老往來偏夜月當杯落寒潮傍枕圓提攜花藥籠歸去石魚船竟辟何年穀猶求負郭田

雜詩

卑枝多凡羽踪涔無修鱗蒿艾秀堂隅蘭蕙悴中林丈夫矜挺拔志士傷沉淪不見龍蠖儔飛潛各有因良璞終見剖神劍寧久湮末俗多謬誤馳逐喪我眞子載轅下車長鳴徒苦辛

有鳥戢雙翼夙負凌雲姿朝飲白玉漿暮啄青霞芝本無稻粱謀曷爲言苦飢分吭叫其曹回翔審所歸豈無百尺桐顧影嘗栖栖栖栖亦何慨燕雀方爾嗤

五羊城東隅飛篷逐風驚中路獲所知顧我無早暮長揖發高唱同聲兩無忤金石良未堅那復論新故白日嗟易頹秋草倏已腐久要諒無渝一言洞心素立德古所難令名豈徒附

贈某郡伯

易老殊方俗端違故國秋高眠回颯爽獨往尚優游夏簟抛葵扇氷床戀鐵裯雲山心不競朋好夢無由物序頻搖落鄉關渺唱酬媿君交勝舊似我意何遒況復爲邦好從容驗學優委蛇還道妙風節見仁柔晚度丹楓

寺初停黑浪舟驟班佳士坐更慰遠人求蟲語深宵燭
鳥飛擊析樓墜霜蓉冉冉團露菊悠悠燕社迷炎海賓
鴻斷客郵歸仍淹荔子疾毎愼扶畱藥衆千衰旺芒鞋
數逗邏路疑憑峽虎身羨狎沙鷗洗鉢蠻江濶廻帆水
郭幽寢興纓別恨遲暮出斯遊往在天南郡瘏痍第一
州明廷遙軫念守土實均憂甲第荒蓁草歌鐘咽逝流
暴骸多老弱帶甲徧田疇瘴鬼魂猶喘遺黎涕未收城
闉悽晝晦草木漲春愁五馬褰帷入窮猿望木投側身
衡厄礫持節卧貔貅痛定家粗復時危政益修賢勞隨

歲積生聚及民休元帥先歸馬州官重買牛致身輕縻
爵雅志薄封侯突兀畸人悟憑陵濁世浮入林行有約
把臂故多儔廚傳伊蒲給書籤貝葉讐青精仙子飯白
氎梵僧裘菽水娛朱紱庭闈健白頭樵蘇嚴進酒旗鼓
奪先籌退食閒窺鏡蒼生烱在眸哀笳傳邏急寒籜下
風凋短策疲征屩層灘促櫂謳匡雲行染衲嶺月待懸
鈎

贈友

君不見衲綻鞋穿廣南客海鶴山麋意殊適故人刺字
徒漫滅侯門在只尺迴舟江岸犯山君攫人黑夜
來何勤皮皴肉削難饜飽銛牙利爪空紛紜蹈險乘危
莫算數前探後縱眞旁午行子燒燈話苦辛長年掠柁
驚風雨歸讀平原七字篇凌雲逸手跨飛仙君家阿大
快有弟婆娑相舞相回旋

虔州九日遇鄉人

近說茅庵外芟務笋並抽湖深菱熟雨露溼荳花秋書
卷翻風帙簾虛映月鈎無端淹一病歸恨轉悠悠
自作孤雲出心傷九日來凉風重肅殺短翮易摧頹瘴

海雙魚杳關山幾雁回登臨雙眼倦莫上望鄉臺

別保昌丁二尹

東吳長老更事淺自許乾坤歷落人西盡長江不稱意
南來乞食漫經春衰年轉覺故鄉好久病偏勞歸夢頻
信宿相逢又終歲秋風添得鬢毛新

中宿峽

地懸孤岸絕天逼兩崖分月滿江邊樹猿歸洞口雲人
稀荒白晝峽逼易斜曛萑盜尤充斥徒勞鎮海軍

峽東

破浪輕帆古峽東千山雨合響空濛黑風赤電須臾過
碧海青天挂白虹
動槳齊湍闘石尤往來爭涉信中流閱人只有青山在
少壯幾何今白頭

訪友

入門傾倒詫相逢層閣平臨竹樹重階下一泓吞溟渤
牀頭雙劍冷芙蓉天供高枕支林壑地挾驚濤洗戰烽
合散翻憐太倉卒何當聯榻話從容
瘴鄉羈旅動經春亟賦歸來萬里身竟許入林酬宿好
更容何物滑吾真耗磨易代英雄事卓犖當年江海人
得得便隨猿鶴去閉門長嘯岸綸巾

失題七首

指點經營處迴環盡曲池人猶栗里後地自辟疆遺皮
閣書新帙層軒榻舊移信陵千古淚今日更沾頤
浪跡誰先致煩君待我來石床留客下風樹倚秋開晚
荔紅低屋叢篁綠上臺坐移泉畔日分手話難裁
閒縱登樓目凉風捲暮潮汲泉沙雨白倚醉海天遙果
熟猿窺入亭虛鶴待招粵田秋再穫酒伴近堪邀

數家連木竹逃勝較蕭疎世許昇平漸人安肥遯初傾
家供硯癖解索及山廬歎息平生愛摩抄玉不如
但識浮生理何求造物全家諳荷鋤事林接種魚泉齋
禁先期肅香燈竟夕圓敬聞遊諾在尚識五湖船
秋木城南渡秋山似去年林巒仍碧樹門徑入蒼烟病
瘦青山杖皤扃白髮禪錢塘歸路好霜葉徧帆前
小院花陰入飛軒樹杪開楊巖當北峙湞水自東來日
抱孤城落風生萬壑哀海天遙不極彷彿見蓬萊

淩江中秋

淩江江上月又向客邊明病鶴秋來瘦棲烏夜更鳴歲
寒遊子意頭白故人情好慎長安道氷霜萬里行
天末關情處茅庵白苧西主人經歲出落月幾回低槳
物衰難理暄凉氣不齊悲秋休太劇昨夢已都迷

西竺新庵

白雲西竺下精舍幾時開僧定傳燈室花飛聽講臺孤
城餘築起暮雨鷓鴣來爲報登床客無勞問刼灰

懷歸

陸賈城邊宅雲林越秀東潮吞珠海白雨洗木棉紅琴

鶴歸須早田園春正濃仲宣樓上月得似故鄉同

登樓

高樓凝曉望海日蕩金銀珠浦三山樹花田百粤春少年龍劍俠多友布衣貧舊業黃山下懷歸白髮新

常山

白頭人最憶舍棹問常山江向淸秋好吾將此路還病能欺永夕愁善作衰顏莫漫收靑眼離亭隔庾關

淩江七夕

淩江官舍客厭客說江河但計歸來日休勞長恨歌秋

高雙白髩星落一黄姑釆藥山中晚蹉跎病骨枯

旅中即事

半山亭子倚松巔吹落松風響澗泉山鳥不飛我不去何人先坐白雲邊

過眼烟雲拂袖邊翠屏壁立倚江天空山無人野花落顧影長吟心悄然

宿雨朝陽散曉村稻畦流水響山根好風輕觸歸人袂依舊靑山繞郭門

今朝絺綌作秋寒野瓠花開白露殘千種歸懷收拾盡

向來愁病總輕安

北山五里控南山塞鴈南來我亦還惟底此翁頭白盡離愁不似兩山間

車前淸旭改斜曛背指靑螺隔嶺雲猿鳥曾驚風雨散至今流涕說懸軍

黃綺衣冠漢莫臣柴桑仍是晉遺民乾坤幾度滄桑後猶有羲皇以上人

姑射仙人自絕塵脩然野鶴在鷄羣墻東若個同招隱招爾靑山共白雲

自與故人三歲別夢從天末一相思歸來把臂看圖画宛似空梁月落時

庾嶺與蓮齋

山頭亭午擁雲開隔歲南遊客再來他日故人相憶處可能一寄嶺頭梅

沙木

百家茅屋荒山道爭賽神鵶古木祠客子停車意無賴涼風秋草白離離

南安

城下章江急城頭庾嶺長江烟低漠漠嶺樹鬱蒼蒼鴈
度秋光裏猿啼客鬢傍無煩對搖落風物感蠻鄉
兩岸村烟合雙城樹色分斷霞銜晚照宿鷺下寒雲木
落秋山出灘鳴夜雨聞時清憐萬戶猶自託孤軍

贈友

再投南郡幕早晚發東湖草滴征衣淚花殘躍馬途舊
經嚴子瀨曾弔客星無漸喜山程熟春風老鷓鴣

送友

去年我上錢塘舸歸溯桐江十月潮復此送君雙櫓別

却看分手萬山遙春程𣏌換啼鶯路酒幔花飛野店橋
交臂定饒湖海士相知不爲馬裘驕

留別友人

南來乞食盡君歡萬里芒鞋客路寬怪我遠將衰鬢出
爾時直作故人看尉佗城外霜鴻晚楊僕山頭木葉丹
別後秋風懷卧閣好因蠻俗勸加餐

贈張鐵橋

穆之奇俠士老放粵江東絕藝神多暇流年譜未工遊
囊傾酒債釣艇足秋風坐見與亡事茅亭醉眼中

和曹秋岳憲副長律三十韻

解組門長寂投林髩未稀花時慵應接春信報芳菲巾
拂時相命過從與不違五湖安晚棹萬里倦遙飛檻閱
新松大梁看故燕歸座傾飈論發蔬剪露盤肥老任情
俱適貧知跡易希憶持開府節重著塞垣衣貂幕行軍
壘鷗湍冷釣磯風流壇坫起星聚戟門依金甲抛長晝
牙旗肅禁扉賓廚垂俸橐齋日減腰圍池冱疲耕繫關
清省事機中原憂轉切還客涕頻揮敗歷中無減艱危
道可幾士逢梁再盛天恤晉猶饑河朔杯重舉樓煩雪

尚霏流年爭尺璧隻字失明璣綠野身多暇丹丘髮好
晞頭顱我自哂樗櫟聽淚譏漫發登臨問誰爲道路祈
鉛刀寧試割耍駕本辭鞿布襪輕炎嶠蒲帆趁夕暉笠
披蠻嶺霧瓢採粵山薇俗習猨巖險人忘鱷浪非土膏
蒙帝力物候返寒威稚識遺皮相兒童贈腹誹雲山原
咫尺几席即音徽旅食詩囊瘦鄉心藥裹微茅庵憑問
訊燈悄夜禪幃

峽口抵南安十餘里作

雙崖鎖奔流巨石阻高岸喧豗蛟鼉吼噴薄風雷散春

矾折槳遲捲雪敵篙悍捩柁出地底懸瓶輓天半遵曲
澀蝗盤前驅準魚貫覘人沙鵠閒隱樹山魈嗅枯葭信
風靡晴莎委烟漫俄頃獲平灘失喜衝波斷一晌殊險
夷萬事疇先算匏繫昔何慨梗泛今徒悅榜人前放歌
欸紛後聯發咄哉扣舷人俛首獨吁嘆

送沈平萬歸東湖

霜帆天欲緩東行書卷遲遲十日程白雁迎秋催嶺騎
黃花和客到江城濁醪好散當筵憤長劍何勞出匣鳴
歸去湖樓燈火夜弟兄辛苦話南征

和湘江老漁韻

截江網了旋風起和身抛向蒼波裏爭餌蝦鯿非所求
破浪鯨鯢那在此蟠溪寂寞客星隕東海任公手亦洗
月明夜半憶華亭不是點頭心不死

和陸使君上元前一日龍護園齋集韻

精藍斷手初經營心未了乍聞山磬幽已屏車塵援芳
日麗初春東風搖百草速客會齋鐘飢禽並飄飽言笑
出名理盤礴肆遐討使君吏隱間抗跡仙佛表竪義析
空有送難造正倒龍天劫護呵花幡互繚繞澄江既禁

帶層巘複縈抱慨昔尾礫區茲幸剔蓁藉淨宇拓堂皇
逶牖相貫梟夷回犬庚孤地控蒼梧杳伊余此追隨烟
侶抽詢蒸萍蓬冇合并厥故良未曉南窮嶺海觀難爲
腰腳倚座有遠行客木月禪心皎顧影悵離羣翩焉拔
飛鳥柳條一何長臨風更娜嫋

茅齋成慨然有念於西谿卜築之約遂柬曹公

舊許營茅屋橫山近若何卜鄰隨地好選石夾谿多未
厭孤峯宿能忘一杖過幾時賦歸去相伴老烟蘿

寄懷友人

憶別俄驚四十年吾衰白髮早盈顛他時相見休相訝
萬事滄桑無不然
聞道西來乘一葦風波萬里不辭艱君今何事耽高臥
揮手時人不出關

冬關詩鈔卷五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休陽汪　森碧巢輯

送人之台州

東赴天台約西風興獨偏天青歸鴈後潮白渡江前野店寒塘樹官亭旅夜船山陰秋路好抂頰有新篇

寄送穗卿北遊

聞發東湖棹春流岸欲平野花看解纜津柳過啼鶯日落燕臺樹天炎易水城千金骨已朽莫漫弔荊卿

昔怪投歡少今憐別恨牽一身憑劍舃萬里向山川叢

竹荒三徑殘經老數椽何當同白首相對話髫年

祖忌掃墖志感

草色新收雨松肥舊長春鬱雲龍自煖戀王鶴猶馴忍濺無聲泣那瞻不壞身日斜風更起泉夜竟誰隣

陳烈婦二首　并序

陳烈婦吳氏嘉興永豐鄉田家陳某妻也適陳逾年而陳卒未殯數以首觸棺亟得一死而甘心焉會姑疾未愈後之十日夜分潛起經於靈次同里士高標鶩與其事爲之請於有司以旌其廬又乞諸能言家以述厥美夫婦生長田間豈其倫常之訓聞之有素不然何能從容以赴下泉如此嗟夫難哉此猶未足以爲斯世風乎余於是知高氏之能慕義矣

女蘿托喬松榮枯同一身結髮事君子生死終相因猗嗟吳季女及年來作嬪桃夭會佳期淑匹稱四鄰偕老願伊始同穴盟再申禮敬日相勗區區豈情親人事倏舛誤蘭摧必芳春伉儷橫見奪妾命何乖屯窮泉杳莫呼白日非我晨號天愴獨活決絕在茲辰顧影暗揮涕

中懷難具陳爲君含淚母隱忍聊終旬破鏡不重照黃壚晦高旻敢辭經瀆諒此志良苦辛

烈士有徇名匹婦志不易捐生豈人情亦惟義所獲泉臺日以遠遺形永幽隔昔爲同波鱗今作分巢翮征魂無時還渺渺去安適淒風冷床幃青燈黯虛壁涕泗亦奚爲覥顏事巾幗陳也旣不祀我生亮何益糟糠雖易飽誰與慰朝夕誓死苦蹉跎明靈恍我格歷貞秋霜節盟心斷金石倘爲連理樹交枝蔭窀穸人生會歸盡百齡迅駒隙庶用勵頹俗行路爲嗟惜

申霖臣過訪

徂春始經旬芳序驟非故草綠猶舊蹊新篁迸叢路撫
景駭荏苒良辰失荒惰幸寡物欲牽庶愜幽棲務適巳
信一拙躭寂謝餘慕葵藿聊樂飢優游以寐寤有客匪
宿期遐枉湖濱步拂我跏趺床諮爾何所作跂予慰疇
昔將迎外禮數臺迴傾陽暹林薇流颷聚坐選臨谿石
吟倚垂軒樹披襟極盤旋申章展束愫早黜海翁機重
誠南榮慮儒佛雖異軌靜躁豈殊趣昔歎賞莫諧今遂
契歡晤吾衰誠久安淡泊視攸寓危柯無安巢榛塗有

奔騖追隨苟靡倦寧論握手暮

重贈姜鐵夫五首

黍藿飢可采蛇虎屯巖阿舟楫利淺涉畏此長江波君
子愛令名恥作喬松蘿故人有乖離新人何必多進退
詎不早盛年良易過

飛鱗狹巨浪寧濟沼沚湄矯矯凌雲翮不顧燕雀枝壯
志偶蹉跎顑頷固有時龍門渺千里中情耿難披力田
苟得歲揮手亦逶迤

濁俗多崎嶇韋衣艱孤標蟋蟀驚歲晏柔芳殞蘭茗論
文寸心在何藉英瓊瑤客衣犯嚴霜哀鴻響雲霄鄰里
念歸人南山荒豆苗胡爲久風塵忘我故鄉遙

夷門事已往孰辨千人英太阿不在掌魑魅譁中庭鸞
鳳戀故巢夜半起悲鳴兒女日以長躬奔愧勞生出門
復入門强笑難爲情

莫陟城南端軍火尚飛揚舊時鳴鐘地荊杞生戰場下
有戎馬塵上有羣雁行古人崇大道貧賤曷足傷千金
等浮雲片言終不忘咫尺每濶絕千里恆相望

沈古叔五十初度

世難輕儒冠道喪易蒙垢庸人工磬折蹉跎笑鄰叟季
子匪田間斯人不見久達識明降辱硜硜誓所守嘉遯
會有時躬耕詎無偶帶索慨行歌風度朗矜肘家人告
屢空清嘯徹甕牖高眠不可呼身世藐芻狗晞髮倚長
松散帙蔭垂柳長揖謝當時飢寒豈吾醜人生匪長少
榮名復何有男兒弧矢志倏忽悲皓首皇皇寡過心知
非抑已後卓犖千古懷安問譽與咎識我瓢笠間許以
蓬蒿友半落意尋常詎過平生舊相視感歲晏遂延重
攜手形骸消亂離百年愧高原率然酬寸心片言喻瓊

玖古人爾何爲動誇千金壽

和苓章青遠見過二首

相失知何地蒼茫記別年孤村窮戰後殘日百憂前風入臨秋髩天撓把臂緣最憐茅屋下君肯破荒烟

忍淚存詩史家編處士年避時高枕外得計舉盃前白苧滄浪棹青山杖屐緣蕭條那得問魂怵舊烽烟

和苓秋岳過我看菊三首

雙樹連寒圃多令野屐迷花明霜下檻客到午前谿佳節當秋晚孤情寄物齊入林期共老頭白話禪棲

長挐五湖棹獨往定谿林冒雨尋芳約歸人有逸心籬垣貪日短步屧散叢陰近習勞形慣春鋤事到今

杜門期秉耒兼理種瓜田烽定林巒日人閒杞菊天繁霜歸物變老眼過秋憐助發迴舟興長吟渚荻前

過晉秋岳方伯招隱園燒筍侑茗留竟此日同賦四首

細草城隅路招携屐跡新地寬兵後圃天厚倦歸人渡客閒橋午移花曲檻春相看同歲晚匝岸半霜筠

初服今應遂閒徵故侶存風湍亙穩釣杖策許過門茗灶春烟瘦書籤水榭溫道心高藥裹松桂草堂尊

檻寂躭淡坐天清燕語風林蒸催候暖巒影倒簾空抱玉歸忘重開筒讀恪終是日贈予二硯出視粵中諸稿城南春涉好爛熳此亭中

買石增幽勝留賓實愛閒咄開公子讌善閉酒人關綠剩鄰隍水青殘背屋山篝燈堅後約高枕擬忘還

贈秋岳自吳郡移家還里十首

吳郡一流寓禾城再卜居鄉關原密邇松菊遂歸與浪迹隨南北無心任卷舒及時論出處未許狎樵漁

城郭兵戎後門墻閥閱遺昔聞稱大隱今羨果幽期庭老三槐樹簷淡五柳枝秋風季鷹思堪自笑歸遲

里社欣初返相看故舊新自多雙屐興未老五湖身避俗寧違性捐金爲買鄰萊衣還競綵姜被轉情親

薜荔還初服烟霞獲故林日憁晴展卷星檻夜橫琴栗里終歸去香山老醉吟興懷殊未遠餘跡更堪尋

忝竊空門友無辭一再過著書餘日月閉戶得烟蘿軒冕終何物乾坤有醉歌百年浮世事孰與古人多

每劇談詩興眞憂近調卑驚人吾氣奪佳句美名垂兩

地頻離合三年秖夢思碧雲行罷啄從此數追隨
東閣開誰對西齋坐每淡木廻南郭寺薇老北山岑林
長連枝木巢歸返哺禽里居嗟孝友知切濟時心
旻贊人今識知名得杜陵數篇殊近古佳話故堪徵自
隔霜林磬淡憭雨夜燈敢求題壁贈酬唱意多矜
一衲憐余在頻煩命駕行自初稱長者終不異平生下
澤柴車穩中山臘酒清翻嫌侯鉅鹿獨慕草玄情
夙昔求羊侶登臨數愛將與眞窮海岳名豈盡文章動
業工華髮田園屬醉鄉無寧遂高卧猶復問行藏

俞右吉移居二首

十年家未定南郭又重遷得石林堪闢因谿地較偏草
堂良不惡鄰叟故多賢莫訝書臺側譙更惱醉眠
擬埽松陰徑躊躇麴蘖貧草翻書帶雨花壓女墻春當
宁優高士時人重角巾窮年躭著述門外任風塵

眞如寺重建浮圖於巳亥八月廿四日立柱覆頂
功將告成紀事三十韻

燹後郊南埆頹基戰壘中獻花迷浩刼稽首駭鴻濛棟
穴穿飢鼠臺攲汚網蟲怳聞龍象泣望失斗牛崇極目

追疇昔當年盛鬱葱歲時騈士女水竹隱房櫳白足曾
吾侶烏頭巳自公詎知陵谷異猶話版圖豐形勝驚難
問登臨感易叢重光來鉅手再造敵元功縱廣規先制
精誠誓大雄羣謀珍獨斷經始慄要終杄仙荒鄰井黔
黎散角弓捐輸寧爾廹誠沮亦伊工力合餘扛鼎神呵
捷轉蓬舊觀從地湧遺跡得人隆鼓鑄多羅鉢爐鎔萬
物銅環材良間出砥柱不虛克撐漢穹窿逼扶危旻橛
同揆離端測景表刹突摩空壁立差峩上梯回窈窕通
平分多寶座眞亞四天宮殿秀勾吳杪標霾越絕東金

湯倂鞏固土木備璁瓏霞燦榱檀紫星搖舍利紅鉾身
生羽翼决背盡纖洪鐸響摶雲鴿㥯眠飲澗虹憑軒澄
顥氣捲幔急長風峭奪崆峒峙遐窺溟渤窮親聆開戶
法無數聚沙童

和韜荒楚歸見示十韻

入漢文章大浮湘歲月淡旅情諳楚俗鄉語雜吳音人
物收高會（辛丑九日舉社於大別山）山川費獨尋庾樓平壁壘梁井
落榛林巳忍寧親泪先沾遊子襟君皇詢故舊稠叠痛
人琴（時吞虛瑟黃相繼報訃）世亂艱行役囊羞潤苦吟逸才矜自

昔老氣橫兼今牛驥時終並賢愚道共沉莫辨頻把臂
相對一開心

贈張氏二子刲股療母十六韻

孝友張家子伊翁我故知聯翩閒夙慧岐嶷表英姿强
褓諳承訓鄉邦羨有兒二難真競美雙璧本無疵寤寐
庭闈戀艱難鞠育慈百齡堅並祷二豎若偏危良以生
同本寧容死獨私弟兄爭一痛母子竟全醫人力誠云
極天聰雅聽卑興功倖儌養能事失斑嬉捐命猶怯事
殘膚敢借辭乾坤經板蕩政化久陵夷倫物嗟攸斁閭

閻習漸漓頹波勞勁砥末俗藉淡維家學源堪溯孫提
志蚤期他年太史筆定不棄蕪詞

贈朱廷威孝廉

野外霜初履天涯歲又徂拋竿待明發挾策竟長驅笑
擊臨江楫連乾祖宴壺青杉辭古闕紅樹滿征途業用
三冬足還同萬國趨行古多士冠定表後賢模宵旰殷
憂日東南嘯聚屆臨軒端席虛側席渴良謨不費饕錐
薦寧愁韞玉沽幽燕文物會古昔帝王都詎少扶風儁
容追結駟徒看花春未暮拾芥路爭吁劍氣江湖潤詩
倩日月殊回頭驚燕雀把臂得歐蘇章句儒真鄙黎元
志莫辜始知常特達罔勿自粗虞余本躭幽獨君能伴
給孤攬懷頻日晏持論怪吾迂少壯年何再平生興易
呼忘形我道大惜別衆人愚試問禪宮壁籠紗事有無

秋岳先生見訪冬關分我籬下菊苗數本因作長
句漫書與抱

菊生欲徑尺長短何離離今朝小雨過分栽良及時青
葱恐令衆草沒荷鋤晚出松邊籬柴門犬吠驚剝啄先
生鼓杖來何遲入門一揖坐未定便踏荒林話幽興覽

新問故及草木能指條蒿售時徑翻嗟辛苦十年遊故
園松菊荒蕪盡今春始薙城南圃生涯故有長鑱柄披
烟來斸東籬根回頭謂我君無恡手持盆把重太息不
易氷霜護持力道人亦復存此好可憐閒事翻成癖日
暮花飛春又闌三月東風猶薄寒歸去山堂賦招隱高
卧雲林天地寬君不見莘陽庭院松千尺脫巾坐愛風
蕭瑟又不見孤山積雪西湖水早梅已白寒雲層自經
亂罷城郭空閉門空老秋烟叢閒身且對嵯峨石呼僮
早備東山屐湖曲陰淡五柳門聽人錯比陶潛宅百年

幾何易白首轉眼三春又重九笑約花前一再過掉頭莫學攢眉叟

贈遯庵生日

敝裘徒步誰家翁行歌飽飯東湖東床頭萬卷讀欲破綠波門外吹春風三月朔日天氣好林花灼灼薰芳草堂下兒孫進酒漿吾翁此日開懷抱君不見鹿門采藥谷口躬耕不為聲利誘不為寵辱驚高視出霄漢長揖謝公卿丈夫為志各有尚大賢豈必皆尊榮短褐苟抵華簪貴我翁善遯當時名

孫天卿隱歌

龐公採藥上鹿門子眞躬耕逃谷口避人避世跡固殊前賢出處事不苟天卿先生古奇士致身早許平生志論交喜結英俊人慕道樂聞忠義事鴻鵠翅本健凌霄驊騮步自輕歷塊君家仲謀不足誇爭雄反掌風雲際轉眼滄桑世已非秦庭鹿去終不歸掉頭軒冕便脫蹝薜蘿旋製山人衣東臯瘠土容秉耒南山敝廬堪掩扉長飢肯食代耕祿硯田礮薄還相依擬招隱買山去同心之儔杳何處吮筆臨池且自豪與酣一掃天台賦時人不得求其故硯乎硯乎天卿與爾終作墻東伍

贈嚴質人

人生有定分造物詎能主窮達亦細事區區徒自苦君是諸嚴美丈夫何以再蹶青雲途迅翮枉自狹萬里捷足徒聞輕過都有弟爭能自君始塤吹篪和齊名起文瀾落紙驚飛雷劍光出匣明秋水荀氏八龍良未多薛家三鳳休誇美誰言六十遽成翁年少幾人持壁壘轉眼滄桑事如昨風月依然舊淸廓上書北闕討已乖抱甕墻東與不惡衡門有路長蒿萊角巾無恙甘藜藿下

帷不記老將至卒歲焉知無負郭只今八月凉風秋叢桂當風高倚樓以次上壽弟姪子舉觴勞苦相勸酬此時一觴一四顧要言無出趨庭課萬事回頭百不憂三公揮手疇能那君不見西川成都萬戶城日中之市紛相爭百錢閉肆有卜者時人不得知姓名又不見桐江高臺瞰淺谷灘聲日夜搖羣木羊裘男子太傲岸放足何知天子腹漢代得人古莫比何為不得臣二子人各有志未易強安車帛壁徒為爾君今對酒且高歌顛毛蒼蒼奈爾何試問翩翩爾諸季為道成名誰復多

騶山人移居

隱居蕭寺福城東白社詩名老更雄到處松筠三徑好
昔年鄰巷幾家同山林幽事皆天定隴畝憂心豈道窮
誰謂鹿門終避世時人猶自覓龐公

過北郭清涼塔院

舊社壇荒空草色兵殘曲巷見林丘雲橫積石城陰暮
風起寒波殿角幽古木春深啼鳥盡傳經客散雨花愁
百年身世看蓬轉勝地經行惜暫留

寄曹都憲長安

湖上春憐柳色深索居眞見故人心多聞不倦聯床話
頗怪曾誇刻燭吟自遠庭闈勤問訊幾經節物獨登臨
何當定約西谿伴長者難辭一布金有約橫巢之築山谿未果
累病摧殘近老身細看短髮逐年新晨餐每寄鄰翁飯
茅屋還同海燕春往事聚離堪一笑古來勞逸竟誰眞
勿言造物曾多忌動業文章靳一人
杜陵詩法眞傳少同調君能誦海昌念我數篇應遠寄
宿心千里未能忘花穠野寺春如昨人渺殊方思漫長
敝易芒鞋知幾緉桑榆斜日更茫茫

和子久元日見懷

湖上茅庵冷未開多君尺素已先裁身從倚杖經行罷
門愛無人剝啄來憂旱待飛占歲雪隔年看遍早春梅
因風爲報查公子把臂何當話楚材時聞韜荒自漢陽還海昌

和汪碧巢華及堂四詠

竹軒

窺簷月每斜搘壁風盃壯索侶求羊間抗心羲皇上

蕉牕

聲含白羽扇影弄烏皮几閒煞牕中人日高剛臥起

石雲居

石立怒似虎雲起故來抱君無更折腰翻爲米顛笑

金粟玉蘭精舍

木蘭春雨後叢桂秋風前花開幾時好不醉眞徒然

東魯高養六先生建寧守致還南遊台宕便過愚山

十年亂後水邊村竹裏茅堂尚有存促膝忽移寒日短
盡情如得故人論秋來鴻雁天逾闊歲晏江湖客自尊
輿從踏殘烟草路晚風飛葉傍歸軒
傾倒方深把臂情明朝匹馬又東行赤城霞度秋光晚

天姥峯連海氣橫與發亟呼窮眺侶詩成新勒快遊名
救時正切蒼生望蓮社何當待主盟
送鶴江之豫章子亶之長安
河梁無用慰離愁萬里長風起柁樓橫槊乾坤看二子
渡江南北有孤舟十年道業窮愁進一代才名大雅收
虎阜燕臺堪並重題詩應憶故園秋
題張隣曾明府東湖新築
市南幽築避朱輪地得東湖一水鄰松菊堂開來故客
田園酒熟待歸人懸車尚健青山屐高枕能閒白髮春

渡口茅庵淡樹叢闌檻容易往來頻
藥欄西畔舊官衙土銼林淡仲蔚家帶郭晚烟村巷僻
穿堦秋水石橋斜盡醉戀高陽侶岸幘行歌杜曲花
種柳成陰眞得計風塵休復問京華
贈李岩雪村居次韻
家存故物一氈青門繞桑麻晝獨扃身外公侯容再問
人間理亂不須聽黑頭歲月消悲憤濁酒行藏付杳冥
栗里田園生事穩百年高臥老玄經
背郭茅堂角里東柴門流水竹橋通蓬蒿避世人殊傲
薇蕨志飢與轉雄社冷每存中散駕路難眞惜步兵窮
平生北海樽仍在長夜留賓酒不空
和濟南王進士見贈韻
西風黃葉靜征途蕭寺留賓夜不孤城外砧聲連鼓角
樽前秋色到江湖久遊生計輕詩槖多病關心重藥壺
白雪未須愁寡和天涯傾蓋亦雄圖
李潛夫先生七十
一卧滄江穩布袍元卿三徑有蓬蒿墻東甲子詩篇老
海上行藏釣艇高過眼榮枯喉造物掉頭軒冕付兒曹

萊庭家慶黃花晚風暖龍湫九月濤
次任周士韻贈徐松之
江湖春盡有離居處士名高下澤車司馬壯遊躭著述
元龍雅志薄田廬結交已悔輕懷刺掩泣猶憐再上書
道在未須傷老去故人華髮並蕭疎
倦圃移竹分谿字
老樹崇臺古寺西林梢戍鼓足幽栖晴添簷影攤書得
翠密墻陰落照低翻惜荷鋤頻失雨何當散屐一銜泥
北牕好理羲皇枕聽作秋濤風滿谿

和岑公立秋日見懷

江樹俄驚一葉飄爲憐我髮久蕭蕭凉蟬入夜催刀尺
佳節隨人换斗杓歲失湖天香稻雨（是秋再旱）地荒斥鹵晚
烽潮（海氛未靖）聞君遠憶生秋思緩步花間柳外橋

與高君舒表弟

草經未墜爾家聲弱冠登壇便老成白雪豈同流俗調
青雲須付少年行過都駿足輕千里出匣龍泉試一鳴
莫倚高堂人未晚待君努力意非輕

聞永州朱守將出關途有此寄

矯首愁雲迷北望眞傳消息遠投荒廿年心折窮交盡
千里魂消别淚長莫倚肝腸爭日月好將筋骨保風霜
玉門終剔生還願白也恩須逮夜郎

寄鹽官朗公

木竹橋頭石埭傍郭西蕭寺朗公房十年故侶今無幾
雙樹經秋跡已荒雷動夜潮驚卧短星明佛火伴更長
終句風雪聯床話盡與平生未易忘

從叔明府來子八十初度

小築東郊暑氣徂衙門秋水泛花凫家貧五斗官初罷
交謝三公典不孤萬事平生塞翁馬百年踪跡阮公途
同時故老今餘幾白髮名尊尚齒圖
垂翅言旋今十載飢來稼圃重憂生時從蓮社邀儔侶
心薄爪丘有姓名羅雀漫看浮世態醴筵眞見故人情
（舊舘人黃氏時爲下榻）已知却老無多術况乃神仙學易成

贈吉尹居士

聞君布衲老荒村一月衝冠髮盡髡竈下妻孥能勇割
篋中書劍竟何存醉懸東海孤臣淚苦弔西山餓客魂
相對茅堂霜夜榻尚憐七尺浣乾坤

甲辰初夏送柴山人歸明州

送君歸去海東門半落桃花渡口村夜雨青萍呼國士
春風芳草怨王孫詩成不盡千秋恨醉後長歌一飯恩
狂客風流今在否鑑湖元許布衣尊

柬瑞光笠住持

分坐香臺古刹西鄰衆眞子老闍黎少修書牘經三歲
直怪雲山限一谿繞堞淙隍春寺靜番軒高樹晝禽啼
竹篦折後渾閑事莫度龍門萬仞梯

寄安化朱明府

先秦風俗今何似形勝猶聞壯漢朝邑省簿書官故逸
公餘觴詠事偏饒棠恬城下霜初落不窋墳前草欲凋
幾度倚樓衰髮老白雲西望隴山遥

武介表兄過集分得綿字

暑退蓮香碧沼天歲寒物色各衰年秋光過眼愁欺鬢
風景悽人泪溼綿湖海舊遊銷布衲茶瓜雅集見詩牋
角巾再約團圝話燈火茅堂共後禪

詶和沈蕙庵山人見過留贈之作

瓢衲人歸老故丘殘經塵汚石床幽杜門交絶高軒客

乞食城荒戰鼓秋日短蕭條雙鬢細堂寒早夜一燈浮
多君急放尋僧舸乘興來停漲雨洲

秋岳先生倦圃成輙賦五首 圃係項氏鐵舟園先生得之改今名

難見投竿事再親故園風物草堂新一時人羡冥鴻羽
七尺天私退谷身高竹晚花迷舊巷蓴絲菰米素常貧
枯禪便作山中好把臂相求意獨真
右丞竟已得藍田勝槩今人見輞川身許烟蘿三徑主
情深蝦菜五湖船為巢近報雙雛鷺改路新穿一曲泉
最愛鐵舟嘉樹古但傳黄葉老僧篇

新渠亂石高城下舊繞叢篁古寺西詩卷還山高白社
日長留客到清谿春來再失移床約老去頻催過鳥啼
越俎借籌林磵得花枝好挂角巾低
堂成真欲老狂夫斜日樓臺倚碧梧橋外闌橈飛屬玉
席邊秋水冷菰蒲逃名歲月人新暇養拙行藏谷舊愚
策杖無期幽興熟匆勞茗粥混芳厨
水亭風磴古林間細草晴沙白鷺灣一檻澄湖荒寺僻
五更清夢曉鐘閒卜居地濶歌空放招隱篇成醉匆删
歲暮東籬高野興荷鋤親理石苔斑

投贈薛埜士

卜宅城東歲月寬高流那得誤儒冠琴書亂後都無恙
松桂秋來並作寒醉眼乾坤横大白黑頭身世駐還丹
與君物外論交久地近能令把臂難

雪上人自楚還萬鶴山鶴洲别館

道人雪公來何方毿巾絲履相輝光渚州為訪古時鶴
主人特啓支公堂昔聞放鶴鶴何在但見松篁夾路朶
天長回頭却笑萬里足登堂便解千峯裝手裏藤枝徧
七澤衣上湘江白雲白懷土時過王粲樓憑高匆弔羊

公石昨日政逢歸去來西風葉落翻經臺城南一卧黃
金地洞庭雲夢空悠哉

次韻荅劉淡軒

杖藜知走何門可欲出行行復還坐物待陽和條未舒
春愁積晦寒猶鎖叩門那得衝泥來高枕且須眠食安
惟君早擅名山遊乘興何煩一過我不辭雙屐浣春泥
延膺看落風花朶扁舟不繫五湖東往來跡徧江之左
石交多半高陽徒清齋乞得禪宮火自憐拂衣頭尚黑
郤顧羊腸足如跛湖海未盡元龍豪得失寧爲塞翁禍

話言不在故人後潦倒眞令起予惰便當聯榻對終宵
坐使東山月西墮物外相期意有餘區區多事三生果

和黃觀之見贈茅軒落成韻二首

昨遊同老大今得幾人存自桸攤經石高眠背郭村青
山招有約白髮長無根但拚攢眉侶何勞上客軒
去後南湖棹還來與幾何閉門山月落照我夜禪多遷
客經年別霜鴻又已過勸君藏劍好莫使厭青蘿

答漢公

客有玄都觀來過祇樹林提攜雙劍氣托贈古桐音貝
葉珠宮小桃花玉洞淡幽禽意無賴啼變早春陰

輓石堂雲老人竹居衡公

不聞海邑十年潮坐歎谿程百里遙何意寒暄成契闊
俄驚生死各蕭條言詩便失登壇主把臂寧同下榻宵
定石蒲團塵是積影堂香火夜應消遺襲綠綺誰嗣響
盡篋青龍舊已燒水竹東軒秋瑟瑟蒹葭西郭岸迢迢
沉雲衰草埋銘碣繞塔長松慨路樵龍鉢久從齋罷掩
天花不覩講時飄雙林滅度仍無息葱嶺還歸詎可招
世諦悲歌情漫哂眞空夢覺事原超曾停泰駐觀濤檣

偶挂鹽官乞食瓢短笻提攜來卒歲高樓倚笑對終朝
烟飛鹵竈林嵐接沙曙魚舲海色搖道左鞭餘猶有石
日邊望斷更無橋窮岩古象荒碧廟曲塢殘僧小結寮
灘近鷗羣翔欲下風高雁陣去難邀極顛攬勝眞多伴
傾蓋追歡盡久要衰白獨憐淡伏枕凄凉南顧但雲霄

和晉賢見柬

似君勞折節大雅未全淪設醴常延客移家更卜鄰白
頭嗟一老青眼待何人頼有烟波櫂還來訪舊頻

朱犖岩嗣君道尹一日夜錄龔芝麓過嶺詩一卷

惠我率書二絶句爲贈
恐失廬江嶺外詩龍蛇健筆與難辞須臾慰我床頭癖
但覺驊騮歷塊遲
而翁家範卽能師未許三餘作暇時長日又添詩禮課
鯉庭誰道竟無私
題高生洲松繞廬次高庭堅四絶句
欲訪墻東賦小山石塘南去幾重灣問君日向松間醉
忽聽風來一解顔
載酒誰過楊子居風花作雪滿堦除脱巾高拱華陽侶

百尺絲蘿挂碧虛
詩魔五夜惱參軍風雨前村鬼嘯墳簷點床頭生計在
松花酒熟碧于雲
春去日長啼鳥稀清風多在隱人扉白雲自伴雙飛鶴
萬斛秋濤送落暉
倦圃出觀夏太常行卷
鴟夷湖抱碧山寒猶阮投林迹並寬詫對湘江風雨意
秋心搖落太無端
長林積石倚差莪猿鶴無心避客過何似君家千碧玉
浮天秋水閉門多
乙未元日四首
閶闔彈指歲重新禿髩風移十二春物序故來催汝老
坐挼咄咄笑時人
霜笳吹徹曉城寒一卷蓮花誦已闌偶憶鄰家修祖臘
兒童那識漢衣冠
窮巷年華剝啄虛凍雲吹雨暗吾廬寒爐細撥烟如縷
瞪眼蒲團午夢餘
衰健無勞問若何昔遊强半古人多三旬積雪寒眞苦

漸喜春風到薜蘿
季夏集徐卓菴東湖草堂得枒字
茅屋倦日長炎飈毒林藪近羨東湖君書堂帶南畝曲
流抱衛門叢篁幕虛牖不辭觸熱客高呼置尊酒遷坐
遍追涼鳴蜩咽高柳脱略寒温話詭譎時互有瓢笠翩
然來緊我平生舊衰旺何頓殊乃悟睽離久乍解湖山
褱雲巒倒雙岫合散多意外把臂詎非偶累頭寧我恃
爲樂良巳後初筵愼既醉匪勉保蘭臭所尚在達生雖
貧亦何咎

高念祖之金陵已送二律復作此

黃雲漲天疾風黑饑鴻嗷嗷叫日昃客來別我向金陵十年不見相悽惻勸君且復停君車舊京宮闕已丘墟千門甲第埋蒿草東遊狐兎西羊猪急為悲歌弔烟樹龍蟠虎踞今何如

放舟行二首

丁未春仲余將為燕趙之遊蕘戒舟待發矣客有以多事來嘲排闥見止辭諄意篤竟不成行乃作放舟行以識之

星明河漢高月落雞鳴早寒風刺面來行李已在道借問爾何之故人僑邊堡僕僕將焉求輕去故鄉好失口笑平生語塞心如擣南趨金閶近北憂河水潦雪消江岸梅凍解寒塘草已問隨陽雁更覩浴沙鴇二三親知舊前來慰乖老懇欵為惜離去任亂懷抱色沮闢塞艱力困川途浩鄉話有鄰舟肯使腹心倒烟火相朝夕破我衰顏槁雖有百愁端豁爾為君掃（約少典子豈同發）回首喪亂初萬戶同流離劫火日夜紅舉國爐無遺我亦棄家走踉蹌昧所之老弱六七人東西不相知朝飢寄他食十日寓再移踰年潛來歸故鄉在者誰衢巷交白骨堂階封旅葵廢突久不黔爨烟失晨炊稍稍除榛蕪補葺漏茅茨將畢崦嵫日庶息鷦鷯枝皇天乃終惓人事乖我期動逼後生畏重貽老大譏星星頭上髮欲白安得辭策杖竟誰廹舉足還自嗤行雲出無心慎勿求端倪

冬關詩鈔卷五終

冬關詩鈔卷六

嘉禾釋通復文可著　休陽汪　森碧巢輯

倦圃池上芙蓉盛開分詠絕句四首

五湖烟水閉門寛三徑芙蓉耐客看紅白總宜嬌落日
好枝偏照碧波寒

辟彊亭北占幽芳秋水平隄度早霜嫩漫不知吾是客
愛看斜日據胡床

何人雜坐更談兵相對同心眼倍明縱是花前聞過馬
莫令愁緒攪秋聲

黄花籬夾種魚池老似蹣跚步獨遲彈指秋光連九日
杯乾合遣白衣知（先生有囊涩安鄰醵之句）

送李斯年之滇南

聞君適萬里行李故遲遲弟妹勤相戀庭闈苦一辭詩
過三楚健名到百蠻知故國瘡痍後驚心說亂離

南去征帆穩洞庭秋未波江程猶越嶲土俗已牂牁縱
酒輕離恨懷人激放謌懸知才子淚偏弔夜郎多

胥山劍石

片石風霜凛人將一劍看繡澁苔色古鏤剝血痕殘千
載魂猶慟孤臣淚未乾地中應化碧身試礪鋟寒

綱帶（帶讀大即漁村也）

扁舟過綱帶指點問青山樹密重村曲橋連一水灣放
歌新雨後罷釣夕陽間誰謂漁家樂勞生及髩斑

鶴和草堂（東遊地王子貞別墅）

草堂何處是帶水即柴門地遡江流近家傳古樹尊桑
麻仍故業鷄犬自成村蔬筍他時會相期吾道存

石芙蓉（在胥山東北）

孤石埋山麓根蹯厚土盤能爭星日爛不受雪霜殘乍

削氷花薄長擎玉蒂寒仙翁歸洞府醉墮蕊珠冠

喜聞建威家叔將歸

南冠聞已脫恩許作編氓收拾孤征淚生還萬死身氷
霜春再煖日月照重新不易同鄉井逢人訴苦辛

痛定難回首園廬質索寒此心能自慰知已亦相寛南
國榮歸展西風送蹇鞍桑榆容奮翼莫便悔儒冠

酬李滕齋

旅食當殘歲招提客舍孤雨昏嚴助塚楓落子皮湖濁
世輕儒服朱門覆酒壺敝廬歸尚在端合著潛夫

檇李今重過非君壯盛年市門踩邏騎戍鼓逼村烟土瘠征輸後人殘雨雪邊相逢話遊屐牢落菊叢天

與潘美含

故人經亂後出處半更端懷舊今無幾逢君歲又闌西風黃葉棹斜日白鷗灘莫嬾頻呼渡蕭條野坐寬

陳生終海畔章子竟墻東故態能狂否安貧自昔同幾回歌獨鹿一別斷雙鴻嵇嬾今尤嬾潘郎鬢亦蓬

送周道山遊燕京

隴上耕初輟男兒有壯行衝寒霜笈遠騁健雪蹄輕明詔方求士中原未厭兵酒酣過易水何處弔荆卿

衰柳垂條盡天寒落日黃漢庭無狗監燕市有高陽玉案人情厚錢刀物態光布衣容論事不數馬賓王

報孫傳臚

黃菊城南寓花開揖故人地疑歸後遠詩愛別來新歲儉妨高枕時危亟俊臣東風如不恪一助布帆春

風雅吾鄉盛多人颺柳洲羣誇追絕業君力鼓前騶傳有南歸客時登北望樓生還驚會面細話別離愁

東周青士

又是經年別傳君近免飢顛毛能不改造物太相欺莫訝干人拙無妨閉肆遲何當入我座快意一論詩

七夕病間遣典

今夕爲何夕雙星耿復光斷霞開晚霽殘雨作新凉藥減經秋裹衾抛力疾床巧難從我乞拙敢藉人藏

冬日秋岳先生見懷次韻二首

敗衲休湔訝褦襶暖易親客虛燈下榻梅動雪前春塞馬歸南盡江鴻向北勻尺書勞遣報霜圃健孤巡

客許銜杯達吾憂起謝公國當貧戰後詩愛老蔔中善病餘孤枕懷人渺一鴻朔風堅閉戶閒看走飛蓬

劉氏醫寓

玩世高人跡無辤借一廛道將韋布顯名並藥壺懸酒伴書床月鄰分土銼烟百錢眞閉肆栽足恣高眠

答古叔見訪韻

林響空山屐鐘殘隔岸扉石床吹雨斷巢鴿避人飛風日春衣薄樵蘇午爨飢羞囊無長物載得羽衣歸

寄太平庵岑公

舴艋春流駛名藍記昔遊輿穿沙後圃愛倚竹西樓定

火僧寮肅香庖飯析幽話深宵盡日不復待君留
日長兼苦熱揮汗憶林公坐遥孤亭石炎消萬竹風經
臺烟市杪藥灶野橋東得伴吾將老幽栖跡近同
臈月曹公示我春日見懷之作答此
歲晏聞相憶茅庵二月春日斜乘輿硧風側醉時巾老
病逢人好茶爪入坐貪爾時君記否風物定宜人
門外花時屐留吻不速來入林人自得今日眼猶開臈
盡餘寒薄身輕宿悶裁還將搖落意咄咄問春回
過朱叟胥江田舍

三年胥嶺約一度訪君來夜月聯床話茅堂爲我開林
吹花半落簾撲燕雙回老占田家樂休論斑鬢催
張山人爲予寫照
晚交張季子傾倒慰平生道進窮來癖身超物外名蓬
蒿深土巷琴鶴伴柴荊莫便傳阿堵衰容愧老傖
蜨窩
蜨也茅廬小時危老太玄一枝風雨後三徑草蟲邊農
圃棲遲涸乾坤跼蹐偏翻能傲廣厦身世兩蘧然
客過

殘雪融簾動晴烟出樹和日憐貪曝短客喜破門過綠
瘦苞霜蘚斑延挂壁蘿勿輕龐獮侶忘誦四愁多
盛隱居仲晉還歸故居二首
燹後林西閣憑高似往時蝸涎舊題壁鳥哢乍褰帷亞
檻花仍發乘春竹更移瓏禪東舍侶端不倦追隨
村巷斜連郭門堤曲抱湖林交寒磬響地迥碧雲孤松
菊猶存徑求羊故有徒傳經推祭酒弦誦老菰蘆
冬曉
一風開久晦忽蕩積雲層卧竹晴飛雪飢禽下啄冰日

和寒衲背枕憶古人肱春已催殘臈茅簷暖未勝
甲午除夕
林白晚新霽烟和凍漸消春城光祭火茅屋靜寒宵風
物思全盛鬚眉把自嘲齊年看數輩我輿獨蕭蕭
乙未元夕
春宵寒尚力野色望來孤月滿晴欺雪星稀碧印湖倚
樓初罷磬繞樹復啼烏哀疾愁難理風光節易徂
春雪
寒鵰方辭苦經春雪又連晩雲低度黑短草凍埋鮮密

舞旋風急餘飛越隙偏好看漁棹去蓑笠靜江天

訓周青士歲暮見投韻

破陳仍停臈日舟荒庭殘雨未全收倦遊急罷漁竿去

興好還貪佛日留燈火江村雙樹老山湖襆被十年休

昨登天姥今天目衣袖雲猶帶沃洲

岳濬伯八十

神仙忠大沮溺儔戴髯蒜髮明雙眸滄桑等閒輕一瞬

松喬豈必皆千秋儒冠猶爲父老識負郭詎有田園求

昇平往事忍回首高吼健飯百不憂

九日感病二首與玉田

一年佳節最九日更無過借問同登眺今朝幾放歌件

花開寂歷倚枕送蹉跎衰老煩相慰蕭然話茗柯

令節休相逼支離一病夫閉門情亦得有菊與非孤飯

散閒書卷詩成謝藥爐忘年看爾輩俊邁悚吾徒

陸司李見過

茅屋煩重過于今再隔年愁看經別久老喜話情偏野

菊斑荒徑寒鴻寫暮天藥言非漫發爲我起頹然

擬放東湖棹來登著作堂定言方外好一發篋中藏孝

弟歸來課茱萸泛後觴回看榕閣別不易話更長

汪晉賢過訪又遺之墨茗報謝

聞道新編例已成紛然作者幾能名總爲一代留高格

未許三唐擅正聲坐入秋陰紅樹晚涼生鬢影碧潭清

報君別後松䆫月不隔桐川相對明

密緘香劑團龍小細擷雷鷩短莢齊當我經年愁病渴

煩君今日慰幽棲斷鴻歷歷殘陽外野水蕭蕭墜葉西

無策起衰憐孝穆苦心時見兩眉低

柏君房明府至樂園四首

東海池臺勝誰如柏氏多從君話結構何日許經過門

剩辟軒蓋山衣戀薜蘿人生貴行樂簪紱奈君何

不信輪蹄路幽當卜築偏長歌祁隱駕細寫樂飢泉客

怨床高下樽拚斗十千好看廉吏槖多罄買山錢

自鼓南遊柁持螯節又移平分故人俸喜和老僧詩佛

火寒藜榻鄉心繞菊籬故園叢桂裏滾熟是何時

縱目窮高處層臺枕石湍河流飛練下嶽翠倚天看㪅

菽行厨儉禽魚荷主寬未應濠濮上秋水狎漁竿

和李秋森用少陵張氏隱居韻留別

笈書匣劍君何求拂衣掉臂柴門幽即看詞賦重京雒
不如姓字埋禮丘得錢足買富春櫂衡署直上天都遊
論交薄俗豈多遇無言氷雪催歸舟

贈節母馬貞菴 爲割股孝子葉友輿妻密菴東明母

神廟昔享國全盛極退壽聖治累雍熙風俗載麗厚葉
母產海邦夙聞閨中秀良匪耤高閥令德耀窮牖歸爲
孝子婦舉案同賓友昊天爾何意蚤歲奪伊偶玉琴不
終調銀釭黯獨守堂上有白頭乳下有黄口爾時計一
决再審未易苟辛苦抱遺孤艱難矢無負茹荼五十年

苦節貞良久持報泉下人斯心詎難剖往聞瞿曇兒亦
有摩耶母袈裟本奇服安用腰間綬一鉢養不匱五鼎
亦何有伊蒲吉且甘菽水必在手彷彿忉利宮牛偈曾
親授今皇尚風節采訪盡巖藪當旌阿母門勸玆衰俗
首

補贈葉友輿二首

熟聽鹽官孝子名持刀割肉自烹羹苦稱父在兒還在
敢愛吾生活所生

兒孤婦寡思當日淚漬重泉痛若何今見綵衣娛白髮
視兒孰與阿翁多

訓顧九恆

訪舊西陵棹殘年犯雪過僧庖同歲儉酒債敵詩多爻
自敦羈旅狂容忝放歌君眞貪佛日吾奈別愁何

贈李公麟

李生嗜酒不得醉醉即高歌取快意但道不爲章句儒
那顧兒譬禮法士年過五十與盍豪竊笑人生何太勞
歸文自嘲還自慰舉觴縱望蒼天高

盛葵園移居

招隱寧論地南壕卜築成得朋先置榻洗竹更移枰岸
幘看人暇持醪在眼明功名亦何物掉臂笑儒生
便作高流達無多恃黑頭自無婚嫁逼好覓向禽遊梅
老寒聰雪杯添晚秋收堆床書萬軸高枕復何求

和盛南樵賣藥吟

人生四十無少年讀書學劍皆可憐蹉跎壯志徒慷慨
糟糠不厭羞豪賢識君已是十年餘怪君早歲知卷舒
北闗非無稅時築南山巷有先人廬窮達分定不妄遇
屈首攻苦何其愚采藥名山慕古賢懸壺肆上何翩翩

布袍蔬食亦自得不妨四壁長蕭然有子授遺經將身
事龍畝但得肘後書何用腰間綬不須羨入五侯門所
得詎在諸昆後君不見韓伯休遯世士行歌傲睨長安
市姓字曾爲女子知始悔從前價不二安期生青海頭
滄桑轉盼心悠悠如瓜之棗亦夜猶泰庭可致不可畱
君今掉頭都不顧帝王女子疇能那

贈李武曾北遊

孤松生高岡氷雪不能摧蘭芳幽谷底難爲蕭艾移物
性貴自貞造物何能爲丈夫有奮飛萬里安足辭白日

鄉人去駒馬無由追乃與兒女輩終身戀情私
仲尼嘗栖栖子長窮遠遊鴻鵠逝寥廓燕雀徒喧啾舉
俗尚皮相難爲國士求投珠有按劍龍門多悠悠報德
事不苟愛子雙吳鈎
朝日渡黃河日暮投井陘馬前無故鄉馬後有離亭揮
手別親知浮雲易冥冥交態紛厚薄齒髮消壯齡濁俗
徇同流無爲貴獨醒
驅車上太行太行何險巇黃沙捲積雪朔方風正悲君
家飛將軍射虎有遺基交傾荆高徒醉狎幽并兒送子

遠離別贈子長相思
不見魏公子侯生勞涕零千金未足多久要心所馨小
人利詭遇君子守其經懷古與長謠江湖高客星西風
起將夕離人不忍聽踟躇執手意願言中自銘

訓沈武功村居見懷

六里當牕近雙溪入櫂遲賴容吾故懶肯寄子相思藥
罷愁何在花開醉莫辭亦知移帶孔瘦到沈郎詩
强食真無誤離居歲又過霜鴻高枕逼風葉倚樓多破
帽仍幽事空囊亦浩歌頗毛僅無恙聽爾話蹉跎

送同岑還包山

洞庭秋水落木葉候霜飛庵主經年出僧堂晚磬稀風
塵勞乞食薜荔好縫衣我有爲隣約從君共掩扉

和秋岳先生歲暮見懷

石艇頻邀看竹過對開簾閣卧青蘿垂綸髮傍秋來短
懷客詩成醉後多䋲菜角巾誰得喪向禽蠟屐肯蹉跎
可無近命茅堂駕來倚蒼松雪後柯

和青士三宿西齋

可惜當良夜都非少壯年老經離合外愁破嘯歌前燈

爐移更漏厨荒冷爨烟自無干謁刺牀有遂遊船
已愛山人僻何知鼓吏狂披襟忘䖍枕拂簡紀聯床烏
繞風林數蟲依露草强定堪憐二老吾髮獨蒼浪

周五峯移家東村贈以四十言未脫蔬筍氣亦少
當君意否

別業墻東宅攜琴近越村映簾花夾徑抱甕水當門座
得躬耕客匏多手製樽祇應從老圃理亂任乾坤

薛楚玉七十

薄海剏安土所在閭控弦彼蒼非我私何獨衆晏然從

容茹芝老招隱墻東偏閱世理亂外舉止殊翩翩苟無
寵辱驚詎爲得喪遷蕭蕭徒四壁放歌睨高天閑呼欸
段出醉詠接離還貽謀一經足寧求二頃田侯門勞磬
折何如善高眠强食勝大藥奚算松喬年肯爲昔人誤
區區學神仙東海月常在歲歲臨觴圓雙照持螯手浮
白勸當筵四座劇爛熳飛觥正迴旋白露下庭桂作花
滌秋烟迴風沾夕香飄墮琴尊邊驚心話烽火幾縷燭
甘泉景物奈佳何秉燭還堪憐何當待解甲再覩瘡痍
全攜手勞華髮優游黃虞前

失題

喬木吳興第風流漢客星草堂饒結搆勝槩協山靈積
水園林澗長松落戶庭琅玕濱曲檻翡翠滿遙汀巢縱
林逋鶴泉香陸羽經地爲招隱卜門以謝時扃徑僻來
求仲時平卧管寧黃花籬下檻皂帽竹間亭沮溺耕長
耦羲皇夢一醒名山供杖履大藥長芝苓虛閣江天白
高齋橘柚青多君勤倒屣有客盛揚舲萬事看碁局千
秌進醁醽好尋禽尚約五岳待高齡

訪佛眉雙徑

高座匡床石崔巍萬仞峯咒翻龍鉢雨花散鶴巢松訪
晉春山屐投林午飯鐘一椽容乞火來卧白雲重

壽蔣公凡八十

脫盡滄桑髮猛勝處士冠苦吟當益壯快意每加餐雙
屐尋僧健扁舟縱鶴寬咄哉今尚父只欲老漁竿

三過補庵不値東寄此詩

不是吾今鼓柁邂訪君多不及君知別來秋並芙蕖老
望裏雲從几席移帶水無緣頻看竹草堂誰在共論詩
衡門故響重環晝咄咄空殷室邇思

和燈公見訪

餘暑病人秋轉劇石床揮汗得君過曾停湖曲乘春舫又聽風前倚杖歌色笑喜爲觴羽動鬢毛摧自米鹽多東南未是終安枕何獨我衰望止戈

柬李赤茂

十年意內稱知己欲泣翻憐握手時腸斷故人雙淚盡心勞舊約片帆遲藏名薄俗良辛苦高枕長林柰亂離央計著書君未晚眠餐努力愧吾衰

曹秋岳先生招同李秋森項子聚盛鶴江汪碧巢

過西齋分韻二首

避纜沙邊艇挨幽有宿招鳴蜩當午急戰騎絶江遙雨盡林猶溼風回暑盍驕驪歌相和發書劍未蕭蕭

近亦就禪悅袈裟意轉親健追豪飲伴興發間還身齋七行厨儉軍書過驛頻吾衰何不可眠食幸猶人

徐子能自武林還吳郡見訪

湖山經歲客袖攬洞雲回筍蘗逢相命蓬軒近一開說詩心獨苦求道髩先摧尚有西泠榻能邀高士來

詶沈武功韻

風雨經旬惡蓬蒿占檻幽鼠窺沉灶火蛙聒浸床流物態關生事顛毛作舊愁誦君詩句穩真慰日南遊

寄趙中翰兼鄭文谿

嶺海人歸春又盡關河鴈斷亦經秋天憐蓬髩江湖晚地老匡床薜荔愁東省幾扶銀燭醉西山誰並錦韉遊近聞燕市羈離客毋滯高歌敝後裘

壽馮楚佩尊人

我敬馮家佳父子風流儒雅並恂恂夜分必問窮經火花下相呼漉酒巾能賭持螯秋興手肯輸躍馬少年身

秋晴大穫春缸滿好拜高堂合四鄰

白蓮寺大梅橘鶴樓

橘鶴樓在何許東皐古寺雲深處飛甍下瞰雙溪流曲闌近帶龍山渚五夜空山蓮漏聞白日諸天散花雨禪客安禪真自定仙人卽好知誰與牕虛縹緲來天風坐看雲起青海東振衣長嘯出霄漢憑虛一覽卑崆峒樓前日高射牕紙樓中主人常晏起飽飯行歌但捫腹米鹽細故百不理林鶯當午轉還歌仰視高天中獨喜惠子無從知漆園何況紛紛諸弟子冬關茅堂指顧中一

水非限如難通豈其可望不可卽烟林咫尺春濛濛自約登樓經幾春豈知老懶終逡廵毎聞座有傳觴客便憶樓頭勸酒人因風寄語傳觴客逼人狂態何咄咄詩酒爭能健驅使匪匪愧殺吾頭白

送南樵韜荒之燕

待駕驪駒蚤夜鳴江楓落盡曉霜淸詩豪自命多無狀酒俠相高兩未平一飰許身曾不苟片言交臂絕非輕休誇罵座君能事燕市於今諱盛名

送友人之秣陵

羽書昨夜下徵兵朝送王生白下行山暗南徐征馬急潮奔北固晚峰晴輿亡幾見彈新泪佳麗猶聞數舊京孫楚樓頭霜夜月何如李白醉時明

淨土

選佛何妨念佛同龍淵雄是虎谿鐘六時佛號重提醒村嫗村翁識遠公

放生

一朝頓斷殺機難生物同條詎忍殘殺一衆生殺一佛時人莫當等閒看

古燈和尚五十

歲歲伊蒲鉢飯香多緣薦毋一開堂今朝自補茅簷衲較得工夫一線長

壽友人六十

奔流終不回獨行誠岌岌克寶懷玉心洸莫未爲失卓犖有高士幅巾老蓬草中歲遭滄桑早理牆東宅揮手匡世畧抗心肥遯客與言卷懷子降辱何莫識枉下有遺訓全生以玄默徇俗强委蛇觸事尚感激卧穩幼安床嘯歌長卿壁薇蕨可樂飢何心爭鼎食榮名都誤人

泥蟠又奚惜强食傲仙佛生革樂沮溺有美趨庭生非徒善繼述載誦白華篇腆洗娛晨夕誰誇喬松年道眼視駒隙六十顛未華逹生洵有術

幽人負奇懷脫畧肆高寄苟免汲汲營此外更何事跨鶴出華亭毛羽淨泥滓愛我南湖水翩然卜居至燈火獲比隣三四好兄弟酒熟時相呼銜宇密鱗次蓬蒿仲蔚徑烟波志和櫂放浪三吳秋歷聘五侯第蠟屐幻指掌妙渡愚公秘蔬食歡足飽章布亦得志屢空歌益豪磬折彼何意但醉忘百憂爛熳傲當世墻東避俗翁無

乃太凝滯

懷倦圃先生備兵大同

司農如許望比馭復雲中龍性馴原是蛾眉妬豈工邊陰秋帳曉堠火地圖窮淸嘯樓中月登臨愜謝公

桄榔曾使節簪筆更邊心一望平沙外何堪曉月沉羊房春草厚馬市暮烟深憶得鴛湖夜高樓靜鼓琴

漢塞烽燧靖秦城戍堡斜一時驚射虎萬里見飛鴉且醉屠蘇酒休看苜蓿花朔樓春不閉少婦自琵琶

垂垂邊柳色新壓廣靈門不遇征塵苦誰知休息恩農

動金鏑冷將擁紫貂溫獨見元戎幕高吟倒玉樽

送友

江漲孤舟發江風五月寒佩刀裝篋易行子別家難重下高堂淚輕彈壯士冠若逢鄉國話多勝故人看

憑陵孤矢志當日莫徘徊濁俗誠希賞狂生故困才望鄉無過雁幕日更登臺安得加餐字因風自北來

答友人作

路歧傾蓋托交歡匹馬相逢雨雪寒握手中原吾黨在論心燕市酒杯寬漫從圭組勞華髮何似江湖穩釣竿

回首風塵看聚散愧無新句報琅玕

征途接軫赴西風客舍歌殘調不工萬里地連鄉話好一樽天作故人同浮生轉轆看棊局薄宦栖遲付雪鴻聞道海南多勝槩羨君詩句並爭雄

寄懷友人

匣劍何爲又適燕舊移籬菊老寒烟十年散盡豁山屐兩鬢忘歸書画船貧許高歌戎馬外愁屏故態酒杯前可憐前度茅庵別雁影荒凉今幾年

送友

客有河梁淚爲君歌莫哀淸秋渡揚子何日到燕臺戒旦鳴鷄動嘶風別騎催京華盛遊俠珍重布衣來

立馬關山北茫茫萬古哀霜黃大漠樹草白射鵰臺客久征衣薄天寒暮角催甘泉憶疇昔烽火自西來

湖海豪猶似栖栖亦自哀望鄉無過雁落日更登臺淚眼庭闈阻春愁物序催溪山詩思好曾逐酒杯來

酬友人作

舊圃霜枝入戰塵淋漓重見墨花新可憐搖落秋風裏相對依稀似故人

茅屋蕭蕭君莫訝老僧高枕最宜秋黃花籬下黃如故
無那花前人白頭

晚晴野眺

雲低麥隴田家屋風綠溪橋野寺門落日半銜孤殿影
斷霞斜帶遠山痕荷鋤人入桑間路吠犬烟生樹裏村
不記春來幾乘興東隣鐘磬易黃昏

雨

半月晴兼雨招提客院幽殘花紅欲泣低樹碧淺愁麥
隴朝飛雉桑林晚喚鳩春情廢登眺斜日水邊樓

春雨夜懷

床前燈掩隨風影枕上鐘懸帶雨聲苧里桑麻春又暮
茅庵几席夜長淸（予庵在白苧里北）東家墻下林須筍西院籬
邊菊幾莖爲問南湖今上巳曾聞祓禊放歌行

尤節婦何氏二十二韻

三階啓文明萬方黨至治政化日融治閭閻凜正氣祥
鸞不世出翩翩五采備鳳鳥呼其儔悠悠以寤寐令德
惟溫恭壼範自嚴毖夙承慈母訓綱常曉大義卓哉司
農君（氏尊人也）（諱元英）愛以圭璋器曰嬪冠玉人琴瑟何伉儷
譬彼喬松枝女蘿是憑寄信誓同白頭百年靡乖異下
宜家室情上獲姑嫜意佳耦伉鮮終美好物招忌明月
多晦蒙芳蘭易凋瘁朝看比翼翔暮見單飛翅抱雛兩
羈孤哺養復不利哀鳴何動人雙流斷腸淚長號訴高
天慷慨赴下地百計良自苦一死要我志起塚象鴛鴦
魂魄不相離遺烈照竹帛千秋詎淪墜帝德值維新屢
詔獎善類亮節皎日星所宜首旌賁

重陽後一日屠御飛南湖田舍

節過重陽雨招爲十日遊菊泉流檻細松露滴衣秋籬

曲花淺入杯香秫近收早升沙岸月白袷晚風柔
舊識花谿路今來渡欲迷野蒲荒釣艇隤果拾鄰兒畊
鑿爲農得羲皇閉戶知督勸園豎課晚節寄東籬

壽友人

商略漁竿種樹書石田生事近何如涼風竹下軒呈枕
明月松間高士廬健許閒身從老圃笑看華髮變朝梳
柴桑甲子詩重記莫遣攢眉舊約虛

爲客

爲客眞無事頻過阮舍來雲當幽檻駐亭闢晚山開敲

火分茶鼎横琴落月臺道流蔬笋會不厭數徘徊

贈某明府

草曾今仍見絃歌政復聞攜將三峽雨來作五湖雲地
美栽花邑人傳製錦文不辭勞撫字知爲報明君

子亶從燕歸韜荒自楚返喜其見過

長安匹馬風塵裏江漢孤帆雨雪前萬里歸來詩槖飽
一牕相對寺鐘偏春回布衲吾粗健地得梅花展再聯
不惜快遊能歷數芋村野老失蕭然

輓金子乾

折梅南湖湖上春送君君别總傷神誰知握手臨岐日
巳是天涯永訣人
莫倚肝腸爭白雪休矜詞賦早凌雲葢棺如此無遺恨
屈指何人得似君
落木蕭蕭白日寒旅魂歸殯北風酸舉家腸斷吞聲哭
行路霑衣不忍看
此日何爲君遠行普天無處不談兵爭如高枕干戈外
洗眼從容望太平

經亡友葬處紀感二首

自失斯人後于今二十秋乾坤亡郢調風雨暗吳鈎宿
草埋殘碣鄰翁指故丘不知誰駐馬回首淚雙流
莫問何年塚荒凉此路隅風騷魂不返榛莽骨應枯祀
火松楸冷泉臺日月蕪沾衣懷夙昔竚立暝烟孤

輓俞日絲四首

弱冠揣摩終白首蹉跎三上數三奇雞羣得食從來久
枉殺鸞凰獨苦飢
詞賦西京最出羣馬卿真自氣凌雲武皇徒得名知巳
遺葉何求身後聞

但恨皮床書未足何憂儋石米無多屢空終不亂君意
捫腹高歌對碧蘿
升沉過眼轆轤頻莫道邯鄲夢未真三事尊榮須共盡
不妨笑領夜臺春

截髮詞悼鍾母

阿母髮如雲男兒急交友賢豪滿四座無以置尊酒此
時何愛剪數莖但恨男兒名未成經營不獨脫簪珥秪
知殺設須豐盈君不見鍾子遭逢動乖阻讀書學劍兩
無補功名蹭蹬羞回頭蹉跎莫慰母心苦仰怪皇天呼

不聞俯懟慈母恩難數九熊斷織徒辛勤轉盻眞令摧
肺腑吁嗟母今在何所忍將雙淚霑黃土

題寄生畧四首爲汪鷗亭殤女作

汪家小女慧堪憐不合蓮臺有謫仙底事麗門都佞佛
道來亦復爲情牽

欠汝三生未了緣今來又誤掌珠圓翻令阿母無窮泪
灑向蓮花大士前

淚點如珠滴轉多聲聲總是斷腸歌帝鄉渺渺瑤池遠
招不歸來奈爾何

怪事爭傳老嫗詞豈無傳信復傳疑遺文他日能憑弔
不及家翁心自知

冬關詩鈔補遺

送鶴江楚遊 四首已刻其一共四

臨岐歌落日揮手郎殊方別泪兼貧骨雄文一恨腸春
明三楚岫天濶九江航龍劍元終合何人恕酒狂

俗濁斯文賤君須慎所之蒲帆春易穩旅枕醉難支休
失凭高眼應淚弔古思離亭垂柳盡憔悴不成絲

寄梅村先生 二首已刻其一

滿白歸來後淡耕丙舍田乾坤雙屐隘烟雨五湖偏國
倚人倫表時尊酒賦權要江程不遠東渡是何年

東海昌蔡子穀 二首已刻其一

乾坤終莽莽憔悴幾人存吟罷霜髯短貧來道業尊氣
憐歌筑盡風念采薇敦爲問歸畊什凭誰誦鹿門 子穀念世用亂於崇禎癸未年曾賦歸畊十詠以見志

送白民還慈谿 二首已刻其一

彭蠡書猶滯 久不得鶴江豫章信 句餘客又還窮途無善慰別恨
益相關江月歸應滿秋雲去不閑須令故人泪一洒夜
臺斑 謂季寶山人

答姚氏兄弟韻 二首已刻其二

抱病溪南老蓬蒿路絶人忽聞空谷屐强起藥爐身地
狹徜徉跡天高戰伐塵春愁鶯語滑故報落花頻

和鶴江入金粟山寺之作憶余已卯客冬嘗信宿
山中迄今戊戌邈如隔世故有舊遊之感 二首已刻其二

古寺重林碧四圍雲堂千指飯鐘微天空海日晴先曙
春盡巖花散後飛白眼飄蓬傷路黯青山何物笑人非
芒鞵任事猶能憶霜葉橫塘鼓枻歸

重陽前三日揬菊倦圃以堂背盛陰遲其花候即
移置庭南限韻 四首已刻其一

易地斵逢午蕭疎態自分土膏移物性日氣作春薰石
仄看山徑林橫出澗雲定知花候改折簡信須聞
倚杖多閒侶城南杜曲幽竹疎風檻路石暖菊叢秋猖
鳥儔相狎蓬蒿跡易求道兼蔬筍合更不待君留
竟穩江鄉臥何妨門獨開笑當清興發聞得故人來擬
躡登高屐同彝出郭臺追隨風物好真自厭推頽

夏日坐俞仙冶西軒出廟後茗試第二泉與其兄
弟同賦 二首已刻其一

君家兄弟好言詩小坐西軒日又移貪看新篁茶再熱

酣嬾積雨客來遲披襟一語情如故抵掌千秋事不欺
可怪隔溪頭白老閒來獨往每無期 去余草廬近限一水

元夜集程禹聲梅花別墅 二首已刻其一

夜闌驚聞臥榻側心動躭枕恆怦怦厨人竊醉酒壚暗
鄰鷄啼徹霜燈明長歌欲罷聲轉激下床何事情未平
輭炊香飦勸我飽更驕坐客樽常盈

東曹同山 四首已刻其一 其四

風景殊人代笙歌尚酒樓幾囘良夜醉曾是昔年遊書
畫浮家舫湖山帶甲秋漫憐昏復旦閒殺浴沙鷗

再擻徹倘邁從容倚據鞍愁攻詩格老貧縱酒杯寬㶣
火霜筇急江鴻木葉寒壯懷輕藥物能事在加餐

和茗水石公舟居韻 二首已刻其一

帆前不礙禮瞿曇檣下容携貝葉函蓑笠浪遊雙雪鬢
江湖旅泊一茅庵推蓬睡覺天方午載月歸來漏已三
貪看落霞橫野渡白鷗驚起拂雲藍

送黃觀之廣文之龍游 二首已刻其二

昔賢審所處進止良自寬用舍亦有時寧爲利祿干楚
人譏鳳衰楊子感龍蟠所以窮經子皓首徒吁歎大道

闢理亂晚近傷凋殘自非援手入誰爲桎頹瀾姑蔑古
山邑千巖互鬱盤先代文獻區流風今未刊物產記竹
箭不減靑琅玕芳蘭秀洴谷海月珊瑚寒聿來秉文鐸
橫經遂登壇十年試小草咄咄儒生冠土瘠苜蓿荒列
座飱盤餐遺製閱俎豆重茲稼穡難薄俸勝簞瓢皐比
有餘歡

送鶴江再入長安 二首巳刻其二

錢郎昨渡黃河去秣馬君今躡後塵醉向長安花月夜
繁華歷數舊遊春

贈劉爾符 二首巳刻其二

茗館炊烟罷山堂報客來衝泥新雨滑入座晚峯開書
劍無官日乾坤縱酒才天寒湖父老蚤待使君回

高長生兄弟歸里 二首巳刻其一 雨村曰一作歸理新豐舊居

聞道新豐里花溪處士門人空田舍古心慰布衣溫散
帙長終夜尋僧一出村愛留情話客不問倒餘樽

苔朱與三 二首巳刻其二

客秋蕭寺集淸話接山床霜檻蟲吟逼齋盤燭影涼寒
暄消髮短天地入愁長聞道應劉沸千秋恨莫忘

許巢友有夢余詩卽事戲答 二首巳刻其一

夢破詩還就苦憐秋夜長江城過戰馬客枕逼寒螿身
世誰先覺塵埃且善藏好留醒眼在萬事笑炊粱

南華道上口號 十二首巳刻其二其三其七其八其九其十

輕烟出郭山山好初日沿江樹樹明雞犬千家帶茅屋
隔溪長見白雲橫

迤邐樵谿百十灣前頭早見馬鞍山行人指着松杉路
上岩無階不可攀

十里[illegible]呼[illegible]筍輿板橋危渡步還徐雲林深處疑無路

合有高人隱草廬

再問南華路不遙人人但說馬鞍高南華猶在翠微裏
且渡前溪略彴橋

出路何如入路長看山背面總蒼蒼菜花黃帶梅花白
昨日花香今日香

風日娛人物物空寒泉淸可鑑鬢眉共君商略名山事
未許多爲俗吏知

冬關詩鈔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釋逼復撰逼復字文可嘉興人少與曹溶同學晚乃託迹於緇服溶贈以詩有共排流俗論重起杜陵人之句蓋其宗尚如此遺稿多散佚朱彝尊選詩綜搜訪不能得至康熙己丑其友人盛遠等始爲裒輯刋板前三卷皆遠所輯後三卷則汪文楨汪森兄弟所輯前有遠與森二序逼復以春草詩著名遠等取以壓卷然如魂消南浦人將遠夢落西堂句忽成之類格落晚唐非其至者也

西北文集四卷

〔清〕畢振姬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北文集四卷》提要

序西北之文

西北之文者畢解元振姬之文也解元資才十[illegible]人誦經史子集大部至雜家者流成誦是數百萬言取轉多而用物弘其文沉鬱不膚脫利口耳讀者率估儗之以爲非文解元卒門人市王牛兆提子澍謂太原傅山者識能通之無慮數十百餘篇屬句讀於山山因得而序論之標之曰西北之文云西北之者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之文也東南之文概主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夫不歐曾者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說在乎漆園之論仁孝也不周之風不及清明之風天地之氣勢使然故亦自西北之不排其非西北之文也解元既爲當世貴人而但解元之者山之知解元知其爲壬午之解元已也始山讀解元制舉十餘義葦節大合既讀發解場義則大不合解元既發解後一年而國變有明鄉試之典遂終夫然後知氣運之事解元不得而持之也自是解元徧歷四方又三十年而一繼近於太原見解元敗屨襆被如老農夫不輒沾沾沾於文也山偏論及新唐書之捻也合又及趙宋史之麗也合然皆一言半句也又五六年而一再邂逅於燕郭

鉊提舉曰論及江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在坐者皆左右
顧惟其如出一口何也先是見解元與周太守文合見解
元序戴仲墨選大合又見解元序范進士理學備考又大
合及是稍稍申重之皆合於是見其全文莫非前諸文之
學之法古文此法槩存諸春秋內外傳解元復謂之而推
方之陣串揷之家傳會始終隱伏黝露於天文地理象數
風角五行如梓慎裨竈伶倫史龜墨卜楚丘以來至於兩
漢李尋郎顗之倫皆是寧形器不象罔寧譎杅不弔詭寧
轇轕不縹緲卒之以寧信度不信遐是未始出於非文也

非頡滑於堅白者流也解元之學不如其於富平三徙何
如若當世有崔日用則解元為武平一有祝欽明解元則
蔣欽緒有歸崇敬解元則黎幹較然可知以解元之學論
解元之文頗似山醉靈光之亂之十字磓磓郎郎佈象山
則崩也巃之嵷峩之務岩也虧蔽景光黝然愁人嵫也山
之嵫猶水之嵫也赴險攢捷絲繂紛挐嬧乎䍦婁嶬也材
令而匠能資輔𢓜共城長安宮未央如以小山駁大山無
𢳆麗不及中頽之厤乃所謂岑也無所於孤高之義也陰
深岭𡾋無擊於擊木極而金朕鏗鏗鍨沈沈仍仍乃所謂

嶔堅也音也裁㔽𡵊峫底匕業匕不騫不崩嵫也嵫猶嶜
也嶔拱輪菌峯捺然疑九嶷紛其並迎嶷也鉤闕繩尺蟺
蜿綢繆首尾倫脊出没[illegible]匕即其龍也從也不周之山
之風之果戾順行者也人佶倔之解元頡滑之非劉鳳擬
樊紹述失洪明之故遂取笑于東南也此西北不及歐曾
之大較也至于諸政之近䮧者實非山方之外所得而議
者也譃之近雪者褊亦一端為方外之質者也多方哉解
元哉解元為東南之西北而卒不得罪于東南者文中數
數于理之一字也山去解元西北六七百里則又解元之

西北尚多乎其理者也故東南西北解元以其文西北解
元也西北又東南解元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解元疾
輩或勸解元要山進藥解元解元如蒸𦸗山重藥解元若
山終惜解元山終惜解元

西北之西北老人傅山題

西北文集卷之一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市王門人牛兆捷[illegible]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湘口後學朱正厞濟若書鐫

論

原心

天地設而人生之，人生於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復因
以其心生人，失其所以為心，則天地或幾乎息矣。天地之
生人，猶其生物也。天地所生之人物，猶其生天地者也。虛
不能不乘夫氣，氣不能不麗夫形。是故天地相為奇耦，形
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是故天地人又相為奇耦。奇耦神
明之位也。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日月固有明矣，江河固
有行矣，禽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萬物動作，萌區異
狀，出入之一，屈伸之化也。宋人三年而成一葉，造物以予
為拘拘，則天地之有葉者少矣。天地不生於有而生於無，
不生於顯而生於微，不生於動而生於止。天地之心也。天
地所生之人之物，各有天地之心，則亦天地矣。果竅有理
物之心誠也。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
之人細，息土之人隨，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人之心
明也，失其所以為心，天地之蟲，胥鼠肝何以龜圜天地哉。
周人之為木偶者，而容崔然，而口闕然，而目衡然，而耳巖
然，與而委之，則靡矣。其所以為心故也。豁乎其事心也，大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觀象為市，朝城郭，吹氣為車馬山
林，畫野為公侯牧伯，考祥為律曆兵刑，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天地亦有處命於人之一
日人，豈遂為天地哉？以其心範圍天地也。心之所知謂之
非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動謂之氣，心之所充謂之才，
心之所藏謂之德，心之所行謂之道。人道備而天地亦已
位矣。聖心如日明水清。日行三百六十五，炎光亦入於地；
水行三百五十二，陰魄忽升於天。日經天而及乎天心之
健也；水行地而不及乎天心之順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心
之精神謂之聖。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天一氣而五行，地
一區而五方，人一心而五德。貌澤為水，言揚為火，視散為
木，聽收為金，天地之金木水火是相與為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也。天為雨暘寒燠，地為飛潛動植，人為貌言視
聽。貌言視聽生而人生，死而人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也。

貌言視聽通而天地與通從而天地與復是相與為鬼神
禮樂忠敬質文也貌言視聽治而天地與治亂而天地與
亂是相與為禹稷象犬之祥異蔡李稱梁之榮落也貌言
視聽造物以予為拘拘耳胎以想生卵以情結濕以合感
化以離應亦有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閒耳治為天地
之開亂為天地之閉通為天地之終復為天地之始生為
天地之委和死為天地之委順似矣乃化或為莎為碧生
或以馬以桑則近仁近信之說窮分合定為周泰之卜成
取決於曹鄶之封則小變大變之說窮川源溢而瞿泉也
為伏甲兵頓而武庫之魚飛則積德積刑之說窮天地動
於不能已之數數當其窮天地亦有聽命於人之一日人
之為乎心之為乎思土之位也聖風之微也土有取於燕
山之艮一陰一陽心入而授之以止風有取於時若之休
兩地參天心出而授之以事貌言視聽之為思用為心用
也心以見性知天地之微彰心以持志謹天地之常變心
以氣生力不與天地為強弱心以才茂功不與天地為盛
衰心之所成後人豫先人歸心之所行往藏來來藏往天
地之德天地之道其為人之德與道已矣黼乎其事心之

大威儀定命行獨梁也言語動天慎三緘也視聽不以耳
目雷聲而龍見也曾鄭之容備仰卻趙之語倫犯占覘陰
者促於泰悉聽活者終於衛跡其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
之閒人亦可以勝之數然以心為之量天地之龍命於人
其亦久矣迎茂氣於水土官宮理少陽於貴鄉大夫五帝
之子主為社稷星辰三代之臣應以風雷河嶽不以生生
死不以死死生然則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賢智天地之
材瘦腫豈天地之孽景慶天地之瑞彗孛豈天地之災禾
黍天地之功霜雹豈天地之罪麟鳳天地之靈鷹鳩豈天
地之怪天地之不窮以有人也豕有食於其死毋者朐然
視而走愛君其形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以其心得其
常心桑穀等於葶藶為其心之懼也熒惑比於含樂為其
心之善也日亦應手而卻怒心所以生格澤也河亦應聲
而流衰心所以感應龍也當其心之所聯天地不能不聽
而卒無以範圍天地弗思爾矣聖人者時人之心也藏於
胷中之謂聖流於天地之謂神天地莫大於坎離聖心莫
大於誠明坎中實而誠離中虛而明聖心之誠之明危者
安微者著藏於胷中以應天地之情而無息安所容吾大

小哉齋蟀不得成心者懸於天地之間人莫先於心矣魏
言視聽於是有僨然而道喪是故莫難務如遏心莫難解
如疑心莫難制如驕心莫難持如慢心莫難平如忿心莫
難靜如貪心莫難捐如私心莫難一如機心莫難強如偽
心失其所以為心天地有聽有不聽況其冥冥而無心者
乎冥冥而無心跡物以予為拘拘也是天地之蟲臂鼠肝
也愚心之移山也疑心之崑方皇也驕心之射日也慢心
之致須女也忿心之觸天柱也貪心之利神之罔也私心
之化石也機心之終起雷夏澧冰也偽心之槁木死灰也

矣其所以為心天地之我民滯乎小矣詩曰小心翼翼昔
曰道心惟微小心可與於穆通道心可與平成決董子之
辯陰陽心乎正矣楊子之盤奇攝心乎玄矣張子之銘乾
坤心乎仁矣陸子之悟宇宙心乎散矣天地之心人心也
聖居天地之陽日光照水東流故盡心於實而所明者人
釋居天地之陰月後照水西流故微心於空而所明者亂
彼其微心而心不有魏言視聽舉以形人之姿而學為鏽
生其於天地何如哉冬至夜半比諸人心之未發是天地
之心矣

理支於荀楊釋老昌黎為原道心蔽於宋明講學先生
為原心廣延止言心心因吾身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與韓持論二而一也至文之體亦與韓二而一東漢六
朝文患駢儷而無實昌黎起衰憂憂惟陳言之務去所
以為廓清掃蕩宋明以來之文患枉卑弱而失體先生
進字不欲出周秦下所以為修廢舉墜然廓清良難修
舉不易非絕識絕力如二先生商蚷驅河也

心學危微精一

君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心智養之以惡則心愚是故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不中也陸象山曰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斂於中中罔君之所以養其心也已君之所以爲心天地民物以爲命禮樂刑政教化以爲原不養何以爲心乎心非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善無以化天下之惡公且正而至善焉是心之中也非心之智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辨其善惡之分不知所可畏不知所可必無惑乎心之不智不得其養故也人心之危罔念充念引而之於善也難引而之於惡也易有所動於內不待在外者入而爲誘有所動於外不待在內者出而爲緣聖狂自此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引而之於智也難引而之於愚也易當其未放杳然不能保其終當其既放瞿然猶能見其始得失莫不自我危之與微分界於中可畏也知危微之可畏安得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以爲是也而非也非則去而千里矣千里不可必當念卽其界也擇之精斯不差須臾之離以爲有也而無也無則悔以終身與終身不可必現前卽其候也守之一斯不離精之爲一求端於中可必也知精一之可必亦何難收斂於中乎堯舜禹之傳心所以丁寧反覆者得其養故也堯舜禹之心天地民物之心也邵子曰天地之本起於中天數中於五一三七九之中也地數中於六二四八十之中也陽中爲生數之主陰中爲成數之主故其詩曰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是天地人之心耶象山曰天亦有善有惡人亦有善有惡不可以善皆歸天惡皆歸人顚天之春夏秋冬有以養其心妬嫉其心也人之喜怒哀樂有以養其心危微其心也蘇氏曰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朱子曰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人心之所使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道心之所存也人止一心心止一道知覺爲耳目所引則爲人心人心有動於欲動而引則心愚知覺爲義理所生則爲道心道心未動於欲動而生則心智心何嘗有智愚哉動而生必其動而養擇之守之動而養之雖聖人不能無人心饑食渴飮是也聖人不飮盜泉不食嗟來道心有以勝乎人雖中人不能無道心惻

隱蓋惡是也中人隱匿匿不隱殘殺惡嗜蹴不惡利達人心有以勝乎道夫心未有湨然一無所在者心所在即所動自人心而收之即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即是人心中人之愚聖人之智一心耳蘇氏言道心即子思之所謂中也人心即子思之所謂和也然則心何以危也了翁言人心即道心也道心即人心也然則心何以曰人曰道也道之問從周言道心寂然不動也人心感而遂通也人亦有不通道未有不動朱子非焉何也象山語顯道言人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心不能無道人不能無心朱子又疑揣

何也人心較切於人血氣之和合嗜欲之類皆從此出心因挾心而往乃其本來稟受仁義禮智之心心復因心而見不公則私私者危而公微不正則邪邪者危而正微不善則惡惡者危而善微何也形拘氣囿道心爲人心所隔時在存亾斷續之間故微者不著神開慮發人心爲道心所御自有忠奸淑慝之辨故危者可安步下繫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白日曾有鬼蜮行者乎上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坎離陰陽之中動靜人道之中大冬豈無根荄生者乎左氏言喜怒哀樂生乎六氣喜

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天以氣養人人得之爲形質氣虛而實其中善惡人也蘇氏言喜怒哀樂全乎五德喜則爲仁怒則爲義哀則爲禮樂則爲樂人以性自養心得之爲才情性使而命行其中有善無惡道也古之爲道者必能識此心而養之明以察其幾而後有以養其心健以致其決而後有以養其心朱子曰虛明安靜乃能精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而無間擇之精而守之一也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自歸善惡之所由分君心智愚之所關不能擇而能守乎守之不一雖其擇之也精

亦隨得而隨失矣人莫不欲其心之公而失之於私莫不欲其心之正而失之於邪莫不欲其心之善而失之於惡則其所以養其心者不能擇擇或有不精不能守守或有不一也焉得爲智乎人君一心有詩書禮樂以閑其心即有聲色玩好以移其心有正人君子以沃其心即有左右近習以狎其心有宗社廟朝以怵其心即有讒諂燕僻以佚其心心之發不及覺在乎擇之擇之精則人道之界限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斯精矣心之覺不及持在乎守之守之一則道心之營壘固詩曰文王之德之純純斯一

矣心知善爲眞惡爲妄忽動一心以徇妄道心因以聽於
人是不精也心知從眞爲智從妄爲愚忽動一心以役智
是不一也擇人心於道心之中仁義之心亦有功利多欲
而施仁義爲遠心心自明不自勝則精守道心於人心之
中嗜欲之心亦見天理已欲而施立達爲推心心自通不
自塞則一大學之格致曰精誠正曰一中庸之擇善曰精
固執曰一精一猶言知行耳猶言明誠耳太甲之悔心悔
欲縱而危者安乃能處仁遷義以養之則精以致一成王
之敬心敬威儀而微者著乃無胥貳非幾以養之則一以
致精君實言明不足以燭理不精也武不足以決疑不一
也無始言深入而不已精也專志而無二者一也義理
之學有以充其私心剛大之氣有以消其邪心正直之論
有以去其惡心擴其公而使之日益明扶其正而使之日
益強安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心之精易之復也天地以七
爲復復者易惡至中之幾變於上生於下碩果之由中出
人心之由中存也心之一易之節也天地以六爲節節者
裁裁過中之候不使過不使不及六陰六陽之中節修德
修刑之由節也（此下疑脫中）執其在中之心無名無象精以治粗故無
名一以應萬故無象堯舜禹之渾噩有然執其處中之心
無物無我精以辨物故無物一以忘我故無我堯舜禹之
權度有然靜而養者止乎中安止之幾康以立天地之心
冬至夜半可以取中焉動而養者發乎中放流之咸服以
同民物之心雷在地中可以用中焉取中見其心之明堯
舜禹乃言明中[illegible]則否用中見其心之大堯舜禹乃言大
世主亦否爲[illegible]有不同耳智有不同故其心之所後謂
之念人之功[illegible]念已之功欲帝念心至公而無私心之
所立謂之志下占天者先蔽志不狗民者先徯志心至正
而無邪心之所通謂之思思曰孜孜一思思曰贊贊一思
心至善而無惡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
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修刑政廣教化而爲天地
民物之主堯舜禹之智所以養其心者豈不成允哉范氏
謂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爲有正人君子養之也新建謂人
君必自養其心爲有知行明誠養之也

二聖微言千秋學絕盡矣當與前篇接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聖人非有異理天地之理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或得其
理或不得其理非天下之理有未得也理至易而簡用之
理至簡而紛出之人以其心求天下之理而理去矣聖人
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心耳賢人學為聖人學其理也豈
執所謂聖人之理譊譊傳之日繳繳焉以天下為事哉此
理自在天地非至險者為之至易者為之非至紛者為之
至簡者為之易簡天地之德也親功天地之業也德業日
者於天下而不以心與其間是故賢人之心同乎聖天地

亦可學也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一與一為二
二與一為三自無適有以至於三遂有先有後有異有同
有正有變有離有合為是而有畛也天下止有一理而先
後異同正變離合險或至於不可知也天下各有一理而先
後異同正變離合紛或差於不可能則其求理之心之過
也人有知有不知知其正處不能踰游錄蔓為非理知其
正味不謂甘蒂脩氣為非理知其正色不謂日交風鳴為
非理則物有以盡之矣人有能有不能能運斤斧無復執
繩墨之理能數蟲雁無復節鳴鼓之理能循獨弦無復正

冠界之理則物有以亂之矣物之守物也審有以盡之有
以亂之會其無以得之也求理而天下之理有來得為累
於心焉也徹心之蔽解心之謬制心之違植心之操有無
合散虛實易簡也大小是非輕重易謬也去就取與作止
易遠也進退存亡禍福易擾也此四六者不盡胸中則正
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易知簡能
夫婦之與知與能也孩提之良知良能也臣知有君子知
有父弟知有兄天下不敢議其君父兄理存乎其間而天
地之行五木生而火養金生而水藏火與木而養以陽水

陰金而養以陰授之者父也制之者君也先之者兄也於
是五行之理得有口能言有目能視有耳能聽有思能通
天下不能棄其耳目心口之為用理存乎其間而天地之
徵五作肅而時雨作乂而時暘作哲而時燠作謀聖而時
寒時風畜者畜其事也數者數其事也律者律其事也於
是焉徵之理得物動而知其化事與而知其歸天下之準
繩規矩春夏秋冬之理也名之為言鳴與命號之為言謞
而效也同於物者能利同於天者能神天下之敬忠質文
水火金木之理也俗可識其所自化政可意其所將為也

陰不知所生陽不知所成知之所止即為理之所起天下
之異者禮同者樂聚者神散者鬼也剛不能自動柔不能
自靜能有時而窮即其理有時而濟天下之窮可勸惡可
誅功可賞過可罰也內景亦出於天外景亦入於地知故
常明之景也理之出於機入於機也光之所升午矣盡氣
之所復子矣盡能固無盡之緒也理之來藏往往藏來也
知之易矣不知之又易矣能之簡矣不能之又簡矣為是
不用而宗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有不得之謂得易有不知簡有不能天地之所

餐者混沌而何容心乎無不得之謂得易無不知簡無不
能天地之所施者曲合又何容心乎當其無所不得分而
不能不合者仁也繫而不能不分者義也上而不能不下
者禮也伏而不能不上者忠也覆而不能不虛者名也踐
而不能不實者法也天下各有一理故易簡之外無餘理
當其有所不得政教或反而濟也忠信或疑而成也智慮
或困而生也名節或晦而安也吉凶或倚而變也時勢或
遷而華也天下止有一理故易簡之中無疑理無疑理則
我自得之昭氏之不鼓琴也無餘理則物皆得之昭氏之

鼓琴也天下之理豈以異夫天地之理也哉理貳二而貴
一易簡非一一之以無心故演其一曰精一精以治粗則
無名一以應萬則無象天下之為受名受象者一而不紛
矣理去故而就平易簡自平平之以無心故演其平內蕩
平蕩我之私則無我平物之異則無物天下之為治我治
物者平而非險矣奈何哉險且紛於天下之理令天下擾
也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與日相與
守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天下之理不隨
其所廢不牿其所生而何容心乎自夫有心於易而致虛

有心於簡而守靜未見冊而操心求易而隳有之求簡而
紛有之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以其為天下之理所由去
也

有讀此者謂南華文章不是南華道理然文章一經先
生筆雖抄南華不南華以其粗服亂頭極不修整處輒
有堅整不敗之氣存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

聖人必有所自生自其一氣之感父子之自其一統之義天子之聖人天之宗子父之孝子耳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有謂父不得而子則亦無爲貴乎聖人之子矣子生於母食母之德而必推爲父之恩猶之人生於地食地之德而必推爲天之報人之善不以爲善也曰父也人之功不以爲功也曰父也人之物不以爲物也曰天也一氣之感耳一氣之感而嚴用之嚴者愛敬之極也孝子事父如事天喜亦爲天怒亦爲天生亦爲天死亦爲天斯固聖人之天也天之通而必變者因乎時時之變而必通者因乎禮禮主於嚴屈其父於重襟夾室之上以袷以禘以烝以嘗父不嚴則天爲之不樂而父未始不嚴也人之戴星河披涼燠望雲物風雨雪霜霧露之變出乎涕唾起於肘腋之前斯又聖人之父也聖人有不見父之時無不見天之時至於南郊稱天而誅誅之斯見之矣以父郊見不可以二太祖之尊以父廟享不可以昭文王之德尊文王於上帝武王之嚴父也聖人之父嚴矣而父之心不安不安何以爲孝尊后稷於南郊而父安矣是又文王之嚴父也文王往

而祖若父其孰嚴之武王嚴之也嚴其父之祖若父是亦嚴父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天祚聖人聖人之祖若父天之所覆天之所命顧配天乎哉豫之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可以配祖考則父可以配天矣郊者天人交也總章總諸侯之尊卑也天者元氣之統稱也帝者德之見乎用也五帝天之所爲春夏秋冬四季也聖之所爲仁義禮知信之心也五氣生於天而爲帝五德生於心而爲聖聖人未生先有聖人之父父故聖人之天也聖人生而有天下尊歸於父又天下之父也嚴父以爲天下之父可數見哉嚴父於天下以爲一父之子可不見哉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五年共見一父父大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南郊共見一天天大也天下以爲一統之義聖人以爲一氣之感而聖人深遠矣啓蟄祈穀之郊也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日至報本之郊也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子曰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郊取於陽大其父之代終也冬至陰極夜半子陽復焉子孳也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故東南光之所升而午矣盡西北魄之所入而子矣盡盡者象父有嚴冬而無嚴春

歲晏嚴秋也復銜天心天無盡父亦無盡鬪鍾明神出乎震豈有盡哉郊之月陽月位陽位樂陽樂天下不見聖人之父之盡者可不謂大焉祀之郊丘上帝也祀之上辛於農亦上帝也辛者陰始成牲用騂犢取辛耳味其辛曰農華周華殷也樂在辛曰重光子光父也正政月也文以元年武以正月父統乎子也周禮王大旅上帝則設皇邸於祭也往者過來者續謂之行旅武王之伐商出載木主以告天歸祀明堂以教孝旅取於行大其父之以積也大路賓階天爲賓祖爲主也掃地不壇爲得天不以比於還社

之屋也越席臨也貫坎設鼪秦毛羽之礿也司裘爲大裘朴也三窩七戒合漠也用牲於郊牛二一帝牛一稷牛貴少也繭栗者老牛莫之敢尸也實柴燔燎氣質之取也天不可階而升接之以氣一曰大始質質厥攸灼胥弗其絕祝父也典瑞四圭示守也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也[illegible]象不出門而[illegible]信止水嘉樂不野合而六變雲門貴五味之始貴五音之始也庚戌大告不敢輕布德刑請命未進[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也三公中階卿大夫阼階左西侯而右東侯內句服而外[illegible][illegible]受所親也侯貢祀甸貢薪男貢器采

貢服衛貢材要貢貨萃百物觀化工也八州之長獻於僃侯之奔走助相於壇墠來有黃朱之乘去有白馬之贄則宰制方伯之權遣之以尊親之大各國之賦歸其主使之納金佐酎於內府金鼓不賜之秦包茅不廢之楚許田不易之鄭闕鞏不求之晉則總領百務之財聚之以忠孝之大天下各有一父乃共尊乎聖人之父共尊乎聖人之祖之父降而諸侯五世降而大夫三世詳吾之所自出也天下共有一天乃獨尊爲聖人之天獨尊爲聖人之父之天諸侯絕乎天之通大夫以下絕乎地之通專吾之所自出

也尊[illegible]詳絕私豈知聖人之孝之大哉人不敢貪天之功風雨兆兵書曰惟朕文考無罪見天所以報父人不敢助天之虐要及干戈書曰底商之罪告於皇天見父所以奉天天與父在一氣之中爲樂爲憂爲祥爲異爲治爲亂爲修爲短天下之人不能自齊而齊於天天下之人不能自致而致於天亦嚴矣嚴父則不黷父雖其鼎猶之鼠其角唯不以爲[illegible]爲之[illegible]則佚女之音即二南桑林之舞即六事也嚴父必不[illegible]天射其華猶之竊其牲唯不以爲蜺蝉之細則祥[illegible]之政乃爲祥嘉禾之書乃爲嘉也嚴父

則不異父於其天父之昭穆同姓之國四十黃帝為祝神農為焦少皞為㚇帝堯為鄭祝融為鄶奚仲為薛天之所生不以為非父之所生也稷父則不役天於其父天之[illegible]衍鎬洛之郊二壇於豐有告於殷有告於岱有告於[illegible]有告於霍有告天之所行不以為非父之所行也親父於廟而天不與雖不與迎氣於廟天高禖罕也彝父於郊而好不與雖不與沈瘞蚕圻妻仕從夫也自是而大乘兄日自是而少乘姊月自是而幽宗星宿自是而雩中水旱自是而坎壇四方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

者稷有天宗宗有功祖有德自其父而上之也毋兄姊弟自其父而下之也傳曰父一而已無二父安有六天五帝父之伯父叔父莊周曰是時為帝者也五帝可以名帝不名上帝猶之諸侯可以名君不名大君伯父叔父可以名父不名稷父也舜郊嚳而宗堯堯故非父高陽七世之前高辛五世之後一父已矣夏郊鯀父也以其殉於水也商郊冥父之父也亦以其殉於水也儒者疑為天之所不樂其在啓祀夏配天盤庚避河遷殷之日乎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湯也猶有尚賢之遺為天子之事守耳先

稷曰柱后稷曰棄棄能以稷易柱一旦位之郊丘之上天可必乎書曰后稷播時百穀傳曰農祥辰正后稷之所經緯也建星析木伯陵之所憑神也天下衣之食之斯父之矣后稷衣食天下而文王不能郊文王之時也托於武王以克成文王之志之事周公之禮也斯二者皆天也聖人之父世相通而聖人之天更相助顧不大哉氣與形一理故上帝可以言天祖與孫一身故后稷可以言父君與臣一德故武王可以言周公周公之告成王曰其自時配皇天為洛非為魯也孔子觀於總章見周公抱成王之圖稱

[illegible]為成王郊見謂公逆天而自取配必不然矣子曰魯之郊非禮也惠請之求以尊其父僖卜之又改卜之求以棲於天豈所以配天哉變而不能通郊用上辛烝用巳卯曆用庚子閏不歸之終政不告之朔春秋以天治人傷其天人父子之大聖人之難也於是天帝之說出黃地屬天而下郊見上帝創白帝西時秦之說也增黑帝為五帝漢祖之說也太乙公孫卿之說也天泊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鄭康成之說也總章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王方慶之說也上帝天帝五

帝者五人帝王炎之說也上帝非天天非昊天上帝羅泌之說也正之於父父一而天豈有二哉漢言畤不言郊則五帝豈得與昊天上帝並哉於是配天之說又出漢以前天地分祭漢以後天地合祭南郊北郊匡衡之說也天地同牢於南郊劉歆之說也讖以后助祭天地祝欽之說也爲郊祀無天地之分范鎮之說也合祭分之恐致禍蘇軾之說也元始神龍之議各尊其母而宋悍郊賞元重改作社止之於父母杜父之家地在天之中天下共尊一天天下共尊一父不以祖妣配天則不以王后助刻郊迎陽豈由陰哉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知父之父者聖孝可大天下以爲一統之義聖人以爲一氣之感而聖人深遠矣與傳非先生所難難其折衷百家是非一出以殷配微意洞天達地徹幽貫明直可自作一書

圖書疑

圖書無疑也圖以畫卦書以演疇無疑也六經皆本於易易本河圖故洛書本於河圖猶是禹疇文武周孔之本伏羲耳圖非五行書非八卦人始起而疑之疑河非洛洛非河也河非洛疑圖非書洛非河疑書非圖疑而不辯天地之大不足以當其疑也已發卦禹疇必確有其自信之處以爲本本可以該末末可以推本一解焉不疑矣羲之畫一在上萬物終始乎天無有末也禹之演一在下萬物根荄乎地專有本也物各有八卦五行龍馬神龜聖人格物而不疑焉耳河荷也自坤荷乾抵艮馬體象乾動其靜而圖出洛絡也熊耳絡地之陰絡地之陽爲洛禹導洛水功止矣龜以止爲用靜其動而龜告有云顓頊之神守龜禹禘顓頊龜之告也固宜或疑夏書不載書所不載多矣連山歸藏之易皆不載何疑於書神龜不爲元君出爲元君用禹用龜而第疇何疑焉竹書堯榮光出河龍馬銜甲槃辭起伏羲終堯河圖不如其爲羲爲堯馬常有河圖不常有故不以河圖歸堯子曰河不出圖豈無故而求必不可得之物哉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有體有用有本有末

卑之中即羲之一舜之一即禹之九圖書相為經緯聖賢
務形天地之理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襲不相襲者數
也信馬而疑龜不知數者也司馬遷紀五帝地處以河圖
洛書言易者合圖與書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疑班固
五行志禹治洪水明洛書言書者分圖與書易曰聖人則
之又疑疑易易在京房李尋傳疑猶有河圖數也氣機之
乘除春夏秋冬寒暑晝夜楊雄去乾坤以追日月變為節
圓之說猶是易鄭樵以中為太極劉牧以卦配五行是左
傳水火牝牡誤之朱不知河圖之數易之理隱疑書書在

董仲舒夏侯勝傳疑猶有洛書數也氣機之生充稱弱殺
參黍牛羊雞犬豕班固增皇極以無稷馬由月令八七九
六坎離誤之漢不知洛書之數書之理亦隱書易隱而乾
鑿度洞極解焉不能以圖解圖以書解書求於其末故耳
書易之理隱誅春秋禮樂之理亦隱歐陽修疑繫辭非孔
子之書王棉疑禹自叙疇非本之洛書非疑經也疑夫解
經者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
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曰伏羲受河圖而畫之八卦天賜

禹洛書法而陳之九疇關朗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
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
左六後右邵雍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肇於河方者土也
井地之法肇於洛周敦頤曰河圖出而八卦作洛書出而
九疇叙圖書相為經緯其理同也其理同其數不同不同
而後錯之數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三人相雜曰參五
人相雜曰伍不雜不錯不交也錯綜也三變之策則有一
二三四之數前後合總則有四五八九之數天地之圖書
具焉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地相為奇偶兩之為地參

之為天河圖五十有五全體天地及覆乾坤坎離兩卦兩
一名反覆屯蒙師比兩名而一卦天之體數四用者三不
用者一地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易以咸為體也天
地人相為奇偶兩之為天地參之為天地人洛書四十有
五大用天地始終水火金木土二四而八三三而九八八
而又八之四千九十六為象九九而又九之五百六十一
為數書以皇極為用也河圖之數合配於五位君臣之義
也皇極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也洛書之數單配於九宮
父子之仁也乾坤之卑高以陳動靜有常也圖何嘗不無

五行書何嘗不無八卦哉邵不言五行然五運三十六卦
配乎干支一土二金三水四木五火此化數非生數金木
徵氣存乎終水火帝氣存乎至故五行之生本乎干合五
行之數得之卦合以八卦用五行乾坤亦流轉於中易之
所謂藏用也書不言八卦然四時三百六十五日配乎節
氣六十卦去四卦十五日直一爻內景所藏月爲坎外景
所藏日爲離故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以
五行證八卦水火自制化其內書之所謂陰陽也陰陽可
以推本洛書之數逆而起於九藏用可以該末河圖之數

順而止於十易者日月魂魄之綱紀也氣者神之宅體者
氣之宅六爻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上下十有八變反
復三十六變始於一畫一故能神兩故能化變化鬼神不
疑圖有可疑我所消息夢覺道不能無通塞時不能無治
亂不必索解於人噫者天地水火之精神也日月盈縮比
極各餘五十有五所謂皇極也五十有五之積三千二十
五歲五行各以本數九六七八相涵一四二三以爲末
運歸於五十洪範相協之義備舉揭極所建航井若所生
成彝倫叙斁不瘝書有可疑我所貌言視聽思孝手依於

孝忠臣依於忠亦不必索解於人何也礦有其自解之處
則以圖解圖以書解書河圖洛書解以卜筮抑未知易何
以云聖人則之哉推本卜筮出自神物推本神物出自圖
書聖人則之之義解天乃錫禹之義亦解卜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一五行也灼剕而斷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
本諸天筮爲陽筮爲陰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知其一揲
之以四知其四歸奇於扐知其一二三四而歸也人也分
而爲二不知其幾而分之天也本諸天而參乎人則之也
者信之也信聖人圖書因以傳信布而爲曆乾坤分中二

千一百七十七年劉歆定食限僧一行定蓍法次而爲律
黃鍾全律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京房吹六十律劉安
正二十九分律曆人治之圖書天治之舍律曆言理數洛
書本於河圖則六經本於河圖無所用其疑也已詩之逆
數虛退四十九實退五十五春秋實退象有一虛退象有
九十有四積而退詩十有八積而退春秋天地日月之行
存書易其所乘除交會之處在於詩春秋易本日而主月
也春秋主九而退日詩主六而退月因天退行皆逆數也
爲春秋以定權權讓而反吉凶軍賓嘉反一爲詩以定樂

樂動而升十九八七六升五本以該末是豈可以卜筮小
爲者小如奕之爲数三百六十有一乃中子黑白各當
其半四分四分所以分四象四合則五在其中天行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五度四分之一以五爲中堯教
丹朱以奕奕本河圖何疑於洛書洛書相對成十合於中
五成十五天数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数三十六其五也
洛書四十有五九其五之中也其上五九之五即河圖中
宮之五其下四十有五之五即洛書中宮之五除中五而
得分之六九之四合一九之九故四九同宮七九之三合
二九之八故三八同宮八九之二合三九之七故二七同
宮九九之一合四九之六故一六同宮河圖寄其十於中
有十而無十一九得九故一與九對二九得八故二與八
對三九得七故三與七對四九得六故四與六對洛書寄
其十於外無十而有十順則成圓逆則成書上圖下書由
末以推本確有可以自信之處昔九九見齊桓公者九九
小数天地動作於胸中顧桓公未之信信禹湯文武周
孔之本伏羲必不信管仲理有所不通也疑者不能窮理
則不能盡性至命與之言盈虛消息謂象数學者之粗與

之言盛衰安危謂讖緯王者所禁理不通而数窮陳蔡無
所逃管霍無所避堯水湯旱無所救鄒郿澗瀍無所敗千
古之疑案始多矣
以河圖洛書爲二夫道一而已若堯以爲一造物亦作
合掌文字哉河圖陰陽互藏其宅一陽必配一陰蒂天
道之自然洛書陰陽各得其分貴陽勢必賤陰乃人道
之當然者也但學者必須静驗吾身心中孰謂陰陽孰
謂互藏孰謂貴賤如昔人所謂小惑惑事大惑惑理者
幾有焉則疑解矣不然不解也

圖書解

河圖天地陰陽也洛書陰陽變化也天有先後伏羲八卦異於文王之八卦物有生尅禹之五行又異於黃帝岐伯之五行卦位不同行次不同圖書無不同者理同也同乎人之耳目口鼻血肉筋骨已矣血肉筋骨以盛衰其耳目口鼻耳目口鼻以動靜其身身之不能無制制以君臣乾坤其制也身之不能無養養以父子水火木金土其養也圖書原於天地確然易隤然簡天地之理之易簡無不同也數有不同何也河圖之數以順而生洛書之數以逆而成陽不能自生中五無十數生者由內以及外分而從其母也陰不能自成中五去十數成者由外以及內合而去其寄也圖書生成皆在中五生於太陽者成於太陰生於太陰者成於太陽生於少陰者成於少陽生於少陽者成於少陰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五爲變之源十爲化之始故河圖四位起於一洛書八宮起於九九者究也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河圖有十而無十天之地也洛書無十而有十地之天也圖之位一與六北二與七南三與八東四與九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

中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天數二四六八十皆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九相得二與八相得三與七相得四與六相得五與十相得合之以爲河圖之位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者有陽不能無陰也天五其五數二十有五地六其五數三十二者五十有五陽不足而陰有餘也河圖之全數如此河圖兼言陰陽而洛書有言陰陽何也天地混茫於九年之水自禹治之地平天成陰陽一再闢之天地也四正四維皆合十數逆之於中五皆合十五而其四九進位於南二七退位於西者四九陽儀所生違東方同儀之三八二七陰儀所生違北方同儀之一六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生者多成者少其數四十有五總由中五爲乘除洛書之變數如此圖言其全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書言其變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止其所體用之異耳體用既異何以五皆居中八卦五行無不合五合十十者兩其五行已矣朱子曰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兩其一陰而爲二三二合五三者楊子之書四者邵

子之書五者羲禹之圖與書也何以有內外虛實之異濟
奇偶贏乏之異一二三四雜兼六七八九故實之以十九
八七六卽統四三二一故虛之以五全數極於十偶贏而
奇乏偶贏所以爲全體變數極於九奇贏而偶乏奇贏所
以爲大用陰陽之數兩體用之數一豈復有異哉體數常
偶故有四有十二二十二者三其四河圖之四象所以成五
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九者三其三洛書之三德所以
配八卦時止乎四月止乎三日盈乎十人有三關四肢而
指有十邵子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有餘人物數也

河圖洛書不亦卽身而可求矣乎以河圖求八卦之數易
始乎乾坤終乎旣濟未濟猶言乾坤也八卦用六爻乾坤
主之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
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於二百一十六以坎離生物
故乾坤之不用爲用以洛書求五行之數範始乎水火終
乎冬夏日月猶言水火也水火土石交而地之變盡日月
寒暑交而天之變盡起於一二三四五則水火貌言窮於
十有六位則日月風雨以日月運行故水火不言用爲無
不用以八卦求五行之用坤艮之生金離之生土坎之生

水震巽之生木乾兌之生火其生卽其所用用者八七六
九而外之納甲以干支致用以五行求八卦之體乾用金
而體天坤用土而體地坎用水而體月離用火而體日震
巽用木體雷風艮兌用土金體山澤其用卽其爲體體者
一二三四而內之乾鑿度以妃牡辨體山海經曰羲和帝
俊之妻是生十日干也常儀生月十二支也干支皆後於
羲納甲合此以爲數左傳曰水火牡也火水妃也坎爲水
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木金之讐怨耦乎乾鑿度推此以
爲數理有所不通龜七十鑽不驗以著求之卽使青亭生

馬禹生人亦不驗也羲之圓圖出於羲之橫圖而禹所演
疇之圖卽禹所治水之圖三墳之先河圖虛化神神化氣
氣化形也三統之後河圖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也五帝
從所相生五行相生祖而父子而孫也三王從所不勝五
行相勝柔勝剛義勝仁也圓者黃帝中聲旋相爲宮黃鍾
上生下生也帝堯中氣遞相爲驗午位二分二至也方者
井地之視耜二尺爲遂四尺爲溝九遂入溝九溝入洫也
握奇之視鄉奇零在中卒旅在外四正象形四奇象變也
聖人之所取取諸易耒耜衣裳弧矢舟楫佃漁網罟無適

而非易乃求天之變於寒暑晝夜求地之化於風雨露雷則易之失賊人之貌言視聽思猶其用金木水火土也故爲亂人皆誅聖後爲雨暘燠寒風稽爲雨霽蒙驛克各因其類以爲五行之休咎乃於皇極益其祥細至稻梁菽麥黍稷復於皇極益其眚雜至馬牛羊雞犬豕卒使聖人之書流爲讖緯雜說極矣皆論數而不論理也理不同而數同學聖人者諱言之況數本不同乎去乾坤坎離以卦爻配日品節二十四氣楊雄之日法不如是也六十四卦聚蓍數三百八十四爻兼閏數延去其所不當去即春夏秋冬系中央祀土分配七十二日呂不常之月令不如是也金木微氣存乎終水火章氣存乎至是增其所不當增自然之理強之以其所不合之數河圖洛書隱矣羲之後繼以女媧乾坤也橫圖自右計之陽四卦乾爲首而兌而離而震依次以左旋自左計之陰四卦坤爲首而艮而坎而巽依次以右轉四因九四因六各得乾坤之一爻六因三十六六因二十四各得乾坤之一卦世傳女媧補天共工之水火潛乎石祝融之所不勝而石勝之禹之前間以舜金土也舜以養民言政政取其制水火木金土穀惟修禹以叙倫言教教取其行水火木金土惟叙州十二用土數鯀之息壤父子不敵君臣山十二用陰數顓頊之曆數君臣相爲父子堯九年之水水乘乎土土生乎金伯益后稷之所不生而金生之圖書之理圖書之數圖書之體用文如此禹藏覆釜之書而洛書傳之至今五行傳也五行傳而諸家異數何怪易之不傳哉數不傳而理傳風后祖伏羲爲經有八陣有九宮洛書之數不可謂非河圖之數其理同也

文之徵引組織制微斷義奇恣不有千古

卷之一終

西北文集卷之二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訂次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洲口後學朱正暉潜若書鐫

議

救荒議上

國已敝矣天下貪吏害民盜賊直須時耳有方二三千里之饑荒其何以救之十二荒政非救也竭天下以供軍奏楚鄂動東南河淮之工從湘壽河南北當孔道何利可舍何征可薄何力可弛鈔關抽分四出勢不能舍禁去譏饑不止盜不除盜不除刑不緩失刑之國多誨盜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他如祀衰昏樂節省以告神人之無備崇諸鬼神抑遠矣有待荒之政荒政設而不用有救荒之政荒政用而不饑饑至荒政不救豈徒有政哉待荒之政四春官歲獻民穀常餘十年之食一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恤艱阨二廩人稽民食食不入二鬴則殺民就穀三旅師臬府積粟與斂不售者貸民四四政講於不荒謂之待荒政賑於既荒謂之救春秋臧孫辰乞糴於齊譏無一年之積

積財天下之大命自漢魏以至元明訖末之廢李悝平糴之法用管仲也斂之以輕散之以重無食與之陳無種與之新變通遺人廩人而金粟權衡以相生中饑發中歲之積大饑發大有之積郡縣有都鄙郊邑之委積豈憂荒歲哉常平義倉社倉變為洛口黎陽又變為大盈饑民不敢問矣來歲之制曰饑饉發州縣及採訪使開倉給訖奏聞元和之制曰救百姓不惜費有來申飭官倉官為商所虧民又為官所虧朱子變為社倉給以穀不以金處以鄉不以縣職以士君子不以官吏是以深山窮谷不識城市之民皆得食明制歲饑發廩常自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備備荒歉以濟民急也耿壽昌之常平牛仙客之和糴張敞之贖鍰韓琦之官田後世荒政第一今其法皆廢州縣預備之倉掃地庫藏亦無存留倉猝告饑無以為救將責救於官以國量貸以家量收無大臣之市義則詐之券不焚將求救於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無諸侯之救災則宋之賄不入將望救於富商輕俠有食者亦食無食者亦食無處士之重施則狐父之飯不潔故漢唐宋明之荒政在今必不能行者六汲黯覘河內失火便宜發

河南倉粟賑民今必坐嬌制劉晏掌財賦知院官月具州
縣豐歉之狀白使司晏不俟州縣申請奏蠲奏賑今必坐
使官慶曆河朔民流富弼勸青州民出粟益以官廩山林
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今必坐招納士命趙抃滄州大水
開倉廩壯者日二升幼者日一升凡十一月十餘州今必
坐放散邊儲景泰中徐淮饑王竑急發廣運倉賑民近者
周以粥遠者給以米今必坐盜用官錢蘇松大饑周忱發
官廩貸民半收其息今必坐虧折官價　朝廷無一可濟
之具可任之人欲一切聽人權濟恐其營私以害公夠較
顧寧上下相通州縣雖有愛民之心究亦無可如何況無
其人哉未荒無備備荒無人不得不出於今昔通行之條
舉行蠲免賚賑無濟
倒蠲免賚賑在所必行蠲免行乏軍需軍需萬不可乏勢
必議加增加增之說便於吏於民不便賚賑行貸富室富
室萬不能貸勢必議括糴括糴之說便於吏於民不便民
之不便何也因饑歲之乏食蠲樂歲之逋租賑城市之奸
頑擾村鄉之善類非政也民不便而增加括糴隨其後上
為不得已之寬恤為不可少之邀求早救晚救竭君臣
以奉貪吏孰便哉蠲免賚賑非不可行也新逋蠲舊逋不
蠲則抗粮者徼貧民蠲富民不蠲則減租者少實欠蠲徼
收者不蠲則中飽者懼先下蠲免之數若干詳明覆覈不
說本亦納邪說于有齋
溢分毫林希元有審戶之政謝杰無改折之政賚賑先勸
鄉紳次義民次援納之各官諸士鄉紳非無罪罷郎有罪
免助粟二百石分劉冠帶加級義民非有冠帶助粟百五
十石賜爵援納各官待次助粟二百石於補官日紀錄援
納諸生聽試助粟五十石於歲考日免考上取無用之名
利其民下取有用之利利其身此富弼官吏前資待缺寄
滿引至吏
居之政非垂拱官吏車載斗量之政荒者政所致政者吏
所成吏者民所仰民者田所治井田百姓以為命吏三十
年無荒封建諸侯以為家自百里至五十里無吏有吏之
始即致荒之端而後救荒之政出君民胥以為憂彼與民
本無愛常欲充滿其谿壑之欲又假之以敲朴民無聊故
數荒數荒數蠲免賚賑吏措克以濟其貪孰使之然哉或
曰荒政不始於守令守令不必皆貪曰不貪之守令坐貪
吏荒有以蝗食鳳凰者天行豈有救焉救荒自守令始前
上世不荒
此設而不用荒猶不救也春秋謹無麥無禾之災戰國崇
移民移粟之令漢武循而行之關東饑直指使出誅守令

二下石以下三異則無不田兩岐則無不實雖雖則綵熟
不山况北則坊庸不乾曾有荒歲無有哉鄧州夜州之吏
以不貪供一貪是以歉於爲諫貽禍背出而歲亦無怨大
名錢塘之吏以不貪備一荒緜糧雨豁無微寺僧樓臺之
與作不問而民亦無怨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政民
曰碩鼠也政曰猛虎也民曰我泉池也政曰我之窟也民
曰視其任而蚨存也政曰視其樹而葉在也俸入有常而
秋那爲鷄寄笋爲竹稅入有定而一絲三稅一鐵兩征今
因義助之私錢明日變充軍餉今日急公之富室明日責
償官錢一家絕離一戶一分取派一分官無援納提納者
已十數萬上無進奉進奉者自數百員合嫗嫗殆斃之民
奉衆貪官合皮毛俱盡之官奉一貪官一而爲之威
假者不一奉貪官一而中間誅求者不一吏能致荒以其
荒與上上竟不能制吏以其民與吏民怨不得上聞上恩
不得下究集萬人之愁歎當一夕之笙歌開寸道之烽煙
充群奸之谿壑州縣致荒之數十百人求救於大吏大吏
致荒之數人求救於一人饑民將安所求乎不求不救不
救而民自相救國之大患也始於致荒之貪吏終於因荒
之亂民釋耒裂裳揭竿而起李密貧戴之三倉黃巢春愈
之三寨蠲免賑濟誰復聽之故今日嬰矛代犧之政分溝
沒澮之政鎡錤蟲螣昇戶多次就燬不如懲貪之政懲貪
者救荒也

不懲貪而救荒小吏方自救其荒不暇暇及民荒耶民
有荒有不荒而吏之自救其急者無刻無時不荒致令
豐歲金銀之荒不減荒歲穀荒以荒歲束手無救上猶
思救以爲之名豐歲之民救死不贍吏以爲無所施德
也痛矣哉民將無歲之不荒更何以救

有政而救荒其勢易因救荒無策而思懲貪之政其勢
難。

救荒議下

河北河南與淮徐水災告饑部議請散事賑糶遣官資粥賑濟遣官荒政之一戒也聚集於遣官見甘囊因緣依散胥役生奸唐高宗賑河南北遣中丞崔謐等且行劉思立以爲不便乃止百姓暴露乏食不事生產使之群坐粥廠以待一飯其勢不暇乎他爲是率民而出於無用也蠲租之詔數下奸頑侵欠歲且逋負民危在旦夕乃議往年可緩之征輸所蠲未必其乏食使稍胥生心無富於急矣救者救其急也河南北雖告饑與淮徐異居有室廬耕有田

畝饑民不輕去井里大麥種小麥長也就食於州縣則不復爲耕種之計慮其無以卒歲就食州縣而不必得則屠牛充食或至伐桑棗以去慮其無以聊生河南北不大荒馴至於大荒者所救非也民不聊生使自營卒歲之計不能何暇終身之計哉河南北能卒歲民不饑矣淮徐於身之計壞居無室廬耕無田畝不就食於州縣十數萬無食之人散之何處日就食於州縣十數萬待食之人聚至何術聚散之間立見利害被水之地無牛種失其秋成之望則必奮挺於泥滓之中窺倉庫叔閭閻饑民環視而起國

家豈能晏然而已乎林希元荒政叢書有三權藉官錢以糶糶河南北州縣計也興工役以助賑行河使者計也貸牛種以通變鹽臣餘引計也河臣鹽臣本非賑恤之吏夫收又各有額數但帑倉空竭胥吏束手河臣不能役不食之民民自就食官自興工日給四分無顧妻子較微夫於三省又便引銀貸之於今收之於後收貸責在有司限內報冊即以州縣牛種之貸數爲鹽臣引課之實數仍登記興作稱貸之民數與有司論功至於藉官錢以糶糶在今日難之河南北皆依山山右小熟以粟易納糧之銀以銀

易備賑之粟近者三日遠者五日可達顧官錢若無所措耳存留全裁半裁撥解兵餉與起解考成并急官不要錢足矣誰敢起而睥睨官錢令下府捐糶本六百郡丞州捐四百令捐三百各自僉官平糶糶至麥熟凡三次糶從地方押批糶從市肆報價事竣報部紀録仍不失其積倖之所有此一官錢也里巷助賑豪傑各自出省和糶自百金以至五六十金官不問其所往但[illegible]其市糶之數至麥熟亦三次糶增官買十之一糶減市價十之二事竣縣查旌獎仍不失其負販之所利此非官錢而官爲之也益米貴

由禁米禁米則有米者不得出買米者不得入奸商市儈
揹勒刁難或糴之非其人糶之非其實乘禁踊價騙錢而
米益貴歲益荒宋文彥博郡米貴或勸其定價公曰是爲
奸民爭氣勢耳㨿得倉米官賣即日價平民莫測官米之
多少也河南北雖告饑但用辛棄疾湖南之八字𢱢粟者
（禁河倫也好事者）
斬閉糴者斬饑固不爲民害淮徐不可以例論也工役有
時歲牛種有時給水災猝未可平室廬田畝猝未可理十
數萬無食之人待食之人無以贍其後荒政可久行耶賈
讓治河上策城邑當水者徙之捐治河之費業所徙之民

安插流民於河東去河治民安利在百世　朝廷但請求
其徙民之便耳東晉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僑置滋縣於
荊江之南雍州民流襄陽僑置南雍州於襄漢之側成化
中流民聚荊襄唐鄧原傑籍十二萬三千餘戶給以閒田
開墾供賦間置竹溪鄖西白河商陽南召伊陽諸縣僑寓
土著參錯以居自此無劉長腿李鬍子之亂跡今江南江
右被兵州縣或中州屯衛曠土使流民剳隸其旁即許土
斷救荒治河之策無務此者以土民即不欲徙趣今水退
浮種春麥豌豆水乾豆麥畢出但懼麥芒水發堤堰不固

耳兼其強壯爲兵可得萬餘萬餘強壯者出細弱雖饑不
（不可廢此者）
能倡亂來者用富鄭公之選去者循周洪謨之智糴者依
董應舉之限糶者取文潞公之邪未見淮徐荒政果有難
於河南河北也不知出此荒政請蠲請賑蠲賑皆割軍餉
軍餉又將安出乎蠲至輒可民已辦納蠲爲吏蠲也賑至
僻遠小民有不給一中飽猾胥悍役之手賑爲役賑也三
空四盡之餘何德於吏胥役而敎貪之譏議
（偏于此者有弊）
三策粗有皆無米之炊勢難力行說來節節可行因應
變化之妙存乎其人

讀鹽鐵議

鹽鐵所以助錢法均輸所以助鹽鐵三者漢家財賦所由
足物不加於租庸之正額桑弘羊謂國家大業安邊足用
之本是矣蓋均輸惟鹽鐵使能之歛之以輕散之以重不
抑配不俵散非有鹽鐵本不能鹽也鐵也錢也山海天地
之藏也文學暗於大較不權輕重顧罷民鹽鐵酒酤均輸
官無與天下爭利利將安歸乎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
大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豪民擅山海之利即山渚
海岩鐵一家聚衆至千有人倚依大家寅入山海為奸利
廢之布衣有朐邴封君有吳濞帥道以鹽務糴材主重
禁以鹽資與國擅山海擅廢私威廣而逆節之心作東
海呂毋能聚群盜殺長吏況豪民聚衆千百為利往來者
哉豪民不可擅利權受制於封君權貴之手憂當百此
賈誼劉秩諫放民私鑄況鹽鐵又山海之利之大者哉安
邑自有鹽池冀州產鐵之山而屬於青州貢鹽於梁州貢
鐵此孔僅咸陽以為天地之藏當屬少府者也自昔齊晉
吳越徐淮之間多產鹽強者代起朝廷不有其利故旁落
於諸侯耳當假古封君權貴其視豪民何等也霍光知時
務之要罷郡國榷酤關內鐵而鹽利卒不可罷罷鹽利
必賣爵除罪算緡關梁肉榷手契乾於告緡括馬顧子而
兇極於加賦加賦即無民矣視昔告緡括籍賣爵除罪之
取於民猶有定數也賣爵則縱官為盜除罪則縱民為盜
告緡括籍上自同於盜與兵兵連而不解或轉輸萬里之
外更數年文學條故事為難故事有宿兵萬里數年不費
轉輸者無有哉兵不休役不息以為官賣鹽鐵非故事必
如桑羖大半之賦無疑也非故事請罷鹽鐵為其近於商
賈耳商賈不可近乃下同於盜與兵出孔僅咸陽下矣東
郭咸陽齊鹽賈孔僅南陽大冶為大農丞領鹽鐵事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煑鹽者
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
天下鹽鐵作宮府除故鹽鐵家作吏不選三年僅拜大農
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元豐元年桑弘羊為治
粟都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平準受天下委輸於京師此漢家
官賣鹽鐵之敎不自漢始不自漢於管仲海王之鹽莢鹽
官升而釜今鹽之重升加分釐釜五十也升加一釐釜百

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
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数開口千萬國籍爲錢三千萬今
不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鹽筴半也鐵
官斋一鍼一刀一耒一耜一銚一斤一鋸一錐一鑿令鐵
之重加一刀之重加六耒耜之重加七其餘輕重准此無
不籍者晉國不都鹽池惡其近寶貧破堯舜禹之餘俗鹽
商帚藩木楗以朝是固晉之鹽官矣唐興設鹽鐵轉運以
劉晏韓滉分掌天下之賦鹽居半歲增額六百萬緡管仲
以國量晏滉則以天下量也自陳少游加賦包佶高佑李

錡皇甫鎛進奉而法壞宋之三司鹽鐵尊於租庸度支雍
熙以後招商中鹽鹽鈔設自范祥王随通商之利一變而
官賣官賣近古乃行之以青苗之法抑配俵散自趙瞻在
河北章惇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法壞而王安石
任盧秉蔡京任伯芻宋遂以南胡寅折衷甄琛元魏之論
不得不然也明暢轉運司六提舉司七煎有竈貯有倉課
有額行有方一引輸銀八分粟二斗五升招商開中入粟
實塞下粟入引出引入鹽出所司関給無留行禁食禄之
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私鬻重論竈丁給鹵地草蕩復

其雜役額鹽一引以錢鈔兼給米一石餘鹽官自出鈔救
之何嘗非官賣哉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兵不苦饑民
不苦運猶有管仲桑孔劉晏胡寅之遺意焉正統有常股
七分存積三分之說倍價開中越次取支一變而度支葉
淇易銀邊儲不見有粟弘治有銀中零鹽夾帶所鹽之說
勳戚恩賜權倖請求再變而李郭皇親先掣商人不見有
鹽當時葉淇爲鄉里李郭皇親爲外戚擅貴山海之貨以
致國羨而軍儲坐是困乏今日之軍儲饒耶乏耶西南用
兵踰五年舟船戰馬牵掌至於軍中之器甲硝磺皆仰給

縣官居者齎行者送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利析秋毫
大盈之庫掃地獨未議及鹽鐵益富商大賈轉毂百数居
邑以稽諸物專鹽鐵封君或低首受納不佐國家之急即
有官鬻鹽鐵之議格不行多爲商賈耳目者利推不在朝
廷也商賈權貴合爲一人內爲商賈撓敗以爲國家不可
爲商賈之所爲而陰持其權外挾其主之勢以嚇長吏蠕
積勒價爲百姓憂不知鹽鐵朝廷之山海孔僅所言沮事
之議不可勝聽也迹今賣官除罪算緡間架鄉紳田加賦
十三加賦即無民矣不加賦而告緡同於盜與兵不如官

自鬻鹽鬻鹽而得管仲桑孔劉晏王隨胡寅也鬻鹽而不
得不過近於商賈不下同於盜與兵漢明帝時張林建議
官須賣鹽元魏於河東鹽池立官收稅當時天下軍儲未
嘗困乏至此困乏至此而官鬻鹽鐵之議格不行則亦主
商賈者之不忠也明季一引輸銀七錢五分中間有配支
有賣窩有勸借皆於鹽價低昂今引銀少無他費鹽價乃
要市騰踴加以轉搬四五百里勒價四兩四五錢矣官賣
但主四兩五百里外以是爲差水路又當兩減民間食鹽
之利一無掣鹽驗引夾帶截角關稅之宿弊官商賣鹽之

利一每引截留銀三錢貯庫收買竈丁餘鹽復其雜役清
理場蕩官地歸竈竈丁賣鹽之利一場蕩之不歸竈無所
出總催據爲已有則總催可禁餘鹽之不售鹽無所歸私
商因以賤售則私商可禁支掣驗截關稅之費煩鹽不足
以更費則夾帶餘鹽餘鹽大包可禁費多不能不勒價勒
價不售州縣自圖銷引不免抑配俵散抑配俵散可禁執
禁之巡鹽御史鹽運道臣禁之禁其害也禁其爲鹽之害
而利生鹽眞可以官鬻矣官用誰鬻即用今買爵之官鬻
孔僅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也今鹽鐵家富者半援納矣

援納既多試補吏先除無缺大小府設一鹽官主政帶銜
視同知中翰帶銜視通判試職二歲實授三歲滿上考五
歲報最歸候陞大小州縣各設一鹽官州同帶銜視州同
縣丞帶銜視縣丞試職一歲實授間歲滿上考三歲報最
歸候陞不論原籍外籍州縣府道優禮有官安署孔僅天
下鹽鐵作官府府所裁推官署居府鹽官州縣所裁主簿
缺居州縣鹽官吏目捕官各以巡鹽書役歸其署有官有
署役將安用用役安所取給每引割留一分送府充鹽官
俸薪紙張州縣送鹽役一名工食坐鹽官支給州縣鹽官

每引割留四分二分充鹽官俸薪紙張二分充役工食官
役所費每引總留五分餘依引解運司運司留竈戶鹽價
三錢餘解戶部戶部宜特設大農主鹽大農漢之平準也
運司大農部丞也禮自肆師下皆無祿祿在市也不設吏
胥奚徒用市人也所設官役俸食倣此有官有署有役無
本終不能鹽鐵軍儲困乏無從支給又不能得無銀之引
支無引之鹽措給有引有鹽而無水程脚價之僱直店舍
小商之僦直不行每引割留二錢五分五百里內府鹽官
以二錢攢運州縣鹽官以五分僦屋募商發賣五百里外

遞增水路遞減庶事草創鑿空不行府州縣鹽官先備三季引銀脚費府出三分之一州縣共出三分之二支給目前附季仍照舊定引額解司解部且以兩季爲開市費用後不爲例府出銀多於州縣官尊也以三分之一易五品職官不賤州縣視此矣孔僅願募民自給費輸財多於卜式三年官九卿大農何負於商賈哉官從歲課十倍之利者大農按年課最題陞歲課八倍七倍之[illegible]紀錄歲報六倍五倍之利[illegible]倍及引額者府鹽官揭參革問追贓[illegible]平準書賈人

不避者也府鹽官貪價直貴賤不得任意古賈師也州縣鹽官察其飾行僞價詐僞不得相欺古司稽也窮民或以貨物米麥易鹽爲之劑化質人也緝捕強暴私販執解盜賊司虣也把禁而梗市把持小廝府鹽官聽之大解運司治之賈師市師也有急不能無賒貸償數坐償舊官賒數責追新官償者收息賒者服從以國服爲之息也民無添官之擾官無候選之累國家有以佐軍儲之饒乏而又不失大信於天下孰與商賈權貴共擅山海之利因以割剝窮民哉

論鐵

天下出鐵之山孔僅郡有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大鐵官鑄生鐵小鐵官打熟鐵鐵有生熟一從大鐵官易之是故天下府州縣元以前有鐵冶司明罷鐵官始廢署今依明無設官可且隸於鹽官生鐵伐鑛熾炭爲之鐵成而加薪乃熟熟可鍼刀耒耜鋤钁鎌鐮釘鍋打作之屬利熟生可礮砲鍾鼎鍋鏵鑄作之屬利生生熟間爲錠爲鋼鋼又南北之鐵混鎔也可鋸可錯可鑿且鑄且打之屬利生熟生熟槩以斤論鑄作百斤稅一分打作驗三十斤稅一分且鑄且打之屬從打作私鑄私售坐漏稅孔僅之釱論也僅初作鐵器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賣之不若稅

其直而聽民之自作宋呂申公田器書詳且盡矣鐵出於鑛入山鑿鑛者不稅鑄鐵用炭取炭者不稅熟鐵用薪採薪者不稅三者窮人也養窮人以山澤之利王政弛以使民耳開爐煽鐵亦不稅未成器也今之稅者吾惑焉爐中見鐵曰爐稅鑄作成器曰鍋鏵鍾鼎物稅民間不敢鑄礮砲以鐵出賣曰鐵稅熟鐵打刀曰刀稅釘曰釘稅拔鐵條者曰方稅曰大車稅曰小車稅曰條稅所在收稅大農曾不見有分毫之鐵稅今官收成器之稅視管仲鐵重加一刀重加六耒耜之重加七較輕焉私稅一切除去官與民

所利人復撓敗其說是孔僅洄事之議也鹽鐵饒而抑輸可行元封已後西南初置郡十七歲賦稅吏卒俸食幣物車馬被具歲發萬餘人誅及書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今日顧不可鬻耶明季不鬻鹽鐵而加賦盜與兵滿天下上復重之遂亡文學言何用不用文學用賈誼劉秩而錢法又可次第行矣

民鬻鹽鐵利散民而不及國商鬻則利權在商因以其餘餌爲商耳目之官君吏於國無與也況其先害民勢將必及國條晰官鬻利害併及官不得鬻緣由利害併及官鬻遠勝民鬻商鬻利害鑿然井然救時宰相之策非同書生痛哭激烈之篇也結體弘肆堅蒼在數百年之乎熱滑中又不啻救時宰相

禁銅鼓鑄議

開采加派之議行矣餉有出出於百姓矣有以佐百姓之急猶紬也開采所入工作役徒主藏之吏私其入百姓分毫不與也開采不入則坐以折閱而賠累及百姓加派所出胥役里長徵解之吏私其出百姓分毫不免也加派不出則請之拖欠而攤納及百姓有其安得不急哉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百姓之不足[illegible]被水旱而糴不貴聞江西米石銀五錢湖廣八錢陝西六錢山西五錢有奇充歲獄於山西與越甚貴焉非有累世蓋藏之蓄積終歲所[illegible]四供賦稅三爲私關爲祀婚喪之費一爲老小布[illegible]食其二商販工技傭作與其十之一矣百姓之不足正坐錢荒者復以開采賠累加派攤納與於不足之甚者也漢錢極重而幣輕穀價極賤時至斛五錢今錢極輕而[illegible]重米價亦賤時至石五六錢漢金多今銀少也有可以佐百姓之急者權夫金粟之相生已矣以少權多粟之權在金以多權少金之權在錢天下之錢多矣水衡錢外各布政司鼓鑄盜鑄如雲而起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固宜米穀不賤乃吏縱鑄錢禁使錢弛以民私鑄之盜而詰以

粟易錢之農既罷銅禁縱民銷毀外泄中乾穀米益賤衆
窮貨滯商賈罷市市成易銀輕賤倍折以兩當一困迫無
聊農商急而工技傭作因之金粟不相生百姓之所以不
足也相生者母子粟與金母子也金與錢母子也重錢與
輕錢母子也金莫多於漢漢末無金塢郿之積有幾許邑
鑄温侯邱曹操謂國家無金是也穀莫多於隋隋末無穀
洛口黎陽三倉盈發朱粲至食人是也錢莫多於宋宋末
無錢散於遼金海舶奸民日銷爲器交子錢引故紙虛數
是也銀亦金錢類也銀莫多於明明末無銀互市召買出
邊下海遊闖捜贓比餉輦金内府塡委道路黄河是也世
儒暗於大較不權輕重末流之獘至此固輕百姓力矣單
襄公曰古者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有母權子而行有
子權母而行輕重之謂也金多則晁錯貴粟粟多則劉晏
鑄錢有言鑄錢於穀貴之時劉陶議罷矣有言廢錢於穀
賤之時孔琳之議復矣權於輕重一也據今有穀之人不
爲富有錢之人不爲貧貧者仰富穀便於錢則其所以愛
養百姓之道曰貴粟所以貴粟曰改鑄大錢大錢或便於
國百姓不以爲利建安蜀大錢直百後魏建德五行大布

一以當十陳作大貨六銖一以當五銖之十唐改乾元重
寶一以當十宋大觀御書當十皆爲軍用缺乏幣重貨輕
史稱府庫充實大扺商賈之利而百姓不便大錢或不便
於國百姓盜以爲害新莽大錢五十吳鑄大錢當千唐鑄
直輪乾元一當五十時錢有虛數斗米六七千錢放散毁
碎改爲器物至有黄牛白腹之謡而百姓不便無當百錢
之急故也儒者必圖始終相養之義上下相濟之情若篤
且補救劫脅百姓以爲百姓愚不能知百姓賤不敢議究
竟百姓不便錢法窮而自止則何可以疑事嘗試哉劉逵
崔亮沈演之高恭之第五琦蔡京皆以疑事嘗試也今斟
酌於元鼎元嘉保定乾封乾元熈寧崇寧大觀之間四三
共重一大錢當制錢二與制錢參用銖兩纂様取勝國折
二大錢准以爲式天是累朝誼主富國强兵抑何待斟酌
也者爲百姓也赤仄當五元嘉當鵝眼錢十保定布泉當
十乾封泉寶一當舊錢之十乾元重寶當十崇寧當十法
嫌其太重太重病民太重費銅病國太重銅不更其費銖
兩少減則盜鑄禁鑄錢死罪積下公鑄錢點罪積下錢重
則利深大奸之於重誅不避也斟酌當二不惜銅不愛工

鄭虔記開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每兩二十四銖則其錢
爲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蔡絛記崇
寧當十大錢每貫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十二兩六
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通計
物料火工之費鑄錢凡十得息一二而贍官吏運銅鉛柱
外今以當二大錢折減明製近吾錢成嚴斷翦鑿小輕破
缺無輪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不中制錢者稱合銖兩
銷以爲大利貧弱塞奸巧穀米以貴易賤卑需以盈濟虛
凡兵馬用過米豆皆以大錢折給兵餉三七兌支條薪馬
價以及胥役夫馬之工食草料全用大錢軍興候買和糴
吏立官市不過制錢之五六民間所得已多其餘破碎翦
受牛羊猪鷄蔬菜細物許制錢大錢搭付以此流通食貨
兵餉不盡出於百姓百姓之粟其錢也百姓之粟之錢其
銀也百姓有銀而納賦役供加派仍不妨其耕鑿百姓不
即其粟也權其始終上下百姓之急其瘳乎銅少奈何請
即濟以開采之銅川蜀嶺海不可問崔亮奏弘農郡銅青
谷鑛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鸞帳
山鑛一斗得銅四兩王屋山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
苑燭山齊州商山往昔銅官并准開采宋商州皮仲容承
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陝西張奎采儀州竹
尖嶺黄銅置博濟一監此江北之銅也江南興王濞鑄銅
山錢半天下晉王廣鑄鄂渚之白紵李巽以郴州銅坑二
百八十餘所奏置桂陽二鑪此江南之銅也開采入鑪銅
盡爲錢鄧通不以輸邊錢能不以載内其何不濟必謂緩
不及事請先資以見在之銅唐武宗廢浮屠銅像鐘磬鑪
鐸皆歸巡院鑄錢顯德收民間銅器佛像輸官受直張滂
奏奸民銷錢爲器一切禁斷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
鑄錢論自今寺觀冨室所見銅像銅器不少嚴法輸官比
諸飛廉銅馬之屬開鑄銅人墮淚銅鐘不鳴未可藉爲口
實必謂成物不毀出售錢易惡錢凡繫斗量沙溢之僞赤
郭赤生之異榆莢鵝眼綖環之小皆以大錢收鑄輸作少
府迂儒不識天下之大計惟斷乃行惟變乃化權者聖人
之大用遂執不疑惑矣馬援請鑄不行楊偘請鑄不行事
入而難效成而服秦越百姓之肥瘠與已無與尚可與論
錢法哉心存百姓宋之鐵錢九鑪況銅錢乎元鈔虛錢造
紙千百萬引況實錢乎權出於上當使鑄歸於一然錢以

銅鉛薪炭而成銅鉛薪炭雖致前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
置監鑄錢不則軍[illegible]錢令鑄大錢於開采之坑兵也之
廢使百姓不近寶盜鑄可息盜鑄終不可息有私鑄有奸
錢銅使之然也管子曰守物之終始終身不竭是謂人主
之權莫如禁民蓄銅銅不布下則奸民無因而鑄奸民無
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者日增
賈誼以爲七福劉秩以爲四美請禁蓄銅官爲收市請持
銅器者沒官請勑官僚士庶商旅寺觀坊市貯錢不得過
五千貫多即市易別物請勑高貲大賈倚依左右軍官錢
捕法事覺幷治沒官錢之一半充賞請勑匿銅五斤以上
分別戍死請限五十日或兩月自占請以御府銅器付泉
司大索民間銅器告者有賞請申錢幣出關之禁西不以
錢入川南不以錢踰嶺西南不以錢過湖立銅錢出界徒
流編配有從之法恐其齎盜權資敵人與馬禁等國家有
禁必行何憚於銅憚其驚擾百姓銅於百姓無入也禁銅
於百姓無出也銅旣出爲鼓鑄之用百姓便銅不入爲奸
商盜鑄盜鑄之錢不爲豪猾無幷而害大錢制錢百姓又
便抑何籍之不可爲食不可爲衣之銅驚擾百姓哉不禁

銅而禁盜鑄盜鑄公鑄皆無補於百姓之急開采加洑未
可與權也

改鑄因時權變禁銅酌理經常俱從人耳目習抑不及
覺慶劈劃調停動行妙識務之齡注管子誅擅二代先
生才其相丁

律呂

律呂陰陽謂之律[illegible]之以律律之陰陽氣也陽氣之動陽聲之始也[illegible]也剖嶰谷之管吹而聲和候而氣應律呂[illegible]之元聲氣不從律生漢儒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天地之和應之司馬遷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然而五音具在不能無狂僭豫急蒙者非律亡也心氣之不和故也圜鐘含房心之氣奏圜鐘而郊壇格房心之氣動之也非以圜鐘動也函鐘含輿鬼之氣奏函鐘而地祇徵瀆出輿鬼之氣動之也非以函鐘動也黃鐘含虛危之氣奏黃鐘而宗廟陵寢享虛危之氣動之也非以黃鐘動也黃鐘為萬事根本氣之動不以律呂律呂亦可不設豈聖人之教哉聖人體陰陽以為治天下偃兵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父老嬉戲煙火萬里郊焉社焉廟焉無不得其和氣之所應律呂傳之耳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律呂聲音不先於治忽聖人為其能為者已矣然則聖人何以用律伶周鳩曰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用故律和其聲聖人之然如此武王以黃鍾布戎以太蔟布令以無射布憲戎以厲六師謂之厲令以宣王德謂之宣憲以優布容民謂之羸周官爲羸問律而鑄無射之鍾律卒不和聖人消息乎律非律也賈華之射息而虎賁之士脫劍卜曰以武王者六八而封東遷以後變宮在羽之下變徵在角之下四其六三其八以為二十四聲耳楊子雲曰音生於日律生於辰天有五音司日地有六律司辰日辰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由黃鍾九寸損益而生故日有六甲五子為六十月律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謂甲子有陽必有陰也黃鍾紀陽不紀陰也陰陽治忽也紀陽而不紀陰在治忽也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為律本九寸九分之寸也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司馬遷班固本律劉歆鄭康成以九寸為十分之寸蔡元定因之李文利鄭端清更以三寸九分起黃鍾三十有九黃鍾之下宮也非黃鍾本位實數也非黃鍾本位實數則非聖人制律起於黃鍾之遺法律何以和後世求律之和謂嶰谷今之金門雄鳴不應陽雌鳴不應陰則更竹謂黑黍出今之筆頭一稃一米曰秬一稃一米曰秠則更黍謂管

隘實者長管郛實者短不辟徑一圍開圍不止徑一圍三則更圍之分寸譜矣量則不較乎之猶叅分是不狂弱之年有大小餘反下經矣小餘反上則更猶是深淺或差準或張絃或用車鐸或取舜琯或滌瀝塵或請帝中指爲寸律屢更而聲卒不和徐復同聖人爲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鳴則終終復則樂聖人之政成而律定矣亥爲應鐘卯爲夾鐘未爲林鐘三鍾三甲之所治易之先甲後甲也巳爲南呂丑爲大呂酉爲仲呂三呂三庚之所治易之先庚後庚也黄鍾子子與亥從陽治陽者主主故言鍾蕤賓爲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客客故言呂天地理數有消有長律呂損益有消無長楊子雲學易何以曰子矣盡午美盡乎天下無驟消驟長之數有扶陽抑陰之理甲子之相成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黄鍾之相生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生必偶八治忽也治忽不生於八損益必三分上下在治忽也非夫三分損益之能治忽也近古之不常治久矣人有喜亂之心氣何以和氣不和而聲應之聲相應故生變樂記曰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怒哀之心感而氣爲之動有心疾無君慤後庭清夜安公子曲不和涼州伊州入破盌不和卒其殺害旋踵變不在律隋文奏江南樂器嘆爲陶陶和雅與飛心會十數年間天下忿盈散越不可收拾是豈律呂之愆乎漢高大風豈沛起於巴歈武王前歌而後舞也井泉以上辛夜祠常有流星經其上後得馬以次太乙之歌唐務七德及秦王破陣之六隊陰以兵法部署其後藩鎮多質樂不常暢於律呂益以剛強不屈之氣有以久固自持而兩朝終不[illegible]爲錫散之國太宗曰隋唐樂在士大夫何嘗

[illegible]由心生之定論而腐儒老生割方爲損割圓爲益參其伍以參天黄鍾蕤賓三分損益大呂林鍾五分損益兩其二以兩地太夾姑仲各損二分則南無應各益二分抑何不經之甚也自謂河圖洛書王通不敢應司馬光不能爭王朴阮逸胡瑗房庶人各擅其私學非上建立開咸黑之編磬匏笙失管仲之竅牛野馬孰從而正之此亦求律呂之過矣鐙鏘不協韻吹擊不成聲無貴乎律呂之中太常子弟歌工未知辨律但求音聲之和耳牛斐定隋樂萬寶常改樂器變卒不知李照改宋樂歌工賂減銅齊

聞亦不知楊傑駁元豐之樂議廢舊鍾樂工一夕揚去[illegible]
亦不知此所議律呂也彼所叶聲音也聲音之和候而氣
應律呂何異焉聖人之同律同其度量權衡也聖人忠封
疆志義將帥之臣不能廢樂則不能廢律呂律呂所以尊
和也　國家以兵起北方剛強不屈之氣北見於齊音太
常大樂至於里巷歌謳多殺伐冕以削平僭亂叙盤之威
被天下已來大武三曾賤勇與力教坊用南方伎樂崇愛
輕靡哀傷悽切之音延於淫殺伐長貪上受之賓牟賈曰
武王之志荒矣淫厲而哀則多怨下受之王風無室家之

樂而興刺律何以和不和則亂自羽以下宮壞於商亂民
憂於角亂事勤於徵亂財匱於羽亂商角徵羽之亂不和
故也群盜猝發於南律所謂候氣如此律於兵機尤重太
師吹銅律以聽軍聲知吉凶故勝負陰陽而已矣師曠歌
北風黃鍾大呂也又歌南風夾鍾[illegible]也古者北風決勝
南風阜財皆言和也北軍轅田歌舞與大崇愛輕靡哀傷
悽切之音較勝負知南風之不競哉詩變為騷騷變為樂
府古風律不能制變為詩餘小說詞曲小說誨淫詞曲勸
殺二者去而詩律正刑變為罰罰變為名例刑統律不能
制變為刑餘贖鍰羅織羅織罔殺贖鍰縱淫二者去而刑
律正軍變為募募變為彍騎降兵律不能制變為軍餘樵
採野掠野掠阬殺焚揉逼淫二者去而軍律正去其不和
以即於和民自此知有律何樂律之不和乎舜以律在治
忽出納五音也兵刑之大無言者但於詩樂言律詩律即
和不能勝殺且淫者之不和小雅變為黍離非律變也使
圜鍾以相次為律函鍾以相生為律黃鍾以相合為律豈
曰民氣之和樂乎三鶩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
吉凶勝負見於前以律聽之不如以氣奪之黃帝之定火

災顓頊之平水害水火天地之章氣也激天下敢言之氣
如穆公悔過厲天下敢戰之氣如武王誓師師克在和氣
和而律應之伶周鳩曰政從樂樂從和和從平詩曰既和
且平何律呂之問焉

以兵刑之才備禮樂之器故將論定有把鼻的實中聽
王文中謂其門無與禮樂者不知其意何主也

卷之二終

西北文集卷之三

長平畢懋康北海父著　市正門人牛兆捷月□

太原傅公他光仙鑒定　湘口後學朱正𦗾潛若書鐫

議

治河議一

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明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南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害之所在而利亦伏之天地之節宣人未之覺也

賈讓治河之三策愚取一焉不與水爭尺寸之地可實民安聽其所止而休耳水未有不分水未有不下也非故聽之不因其勢而堙焉潰者益潰淤者益淤決者益決無以節宣天地莫之有救矣今欲救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塞其決決止乃濬其淤要必明於分合高下之勢施其功古今治河之道也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禹創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一渠自彝陽轉東引入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一渠旁西山以東過今濁漳夾右碣石入海始九渡終九道天地之數固然禹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定王五年河徙乃失禹之故道支流淤絕經流獨行稍稍排水澤而居之齊爲寨塞其淤趙魏爲隄隄其潰此古隄防所由起漢文決酸棗孝武決瓠子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之流不分其勢自橫也更二十年帝臨決河負薪土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八十年無水患元成間屯氏河塞乃決於館陶灌四郡三十二縣議者尋屯氏舊迹東都至唐河不爲害五代河遶梁山東北入海宋與河數西決慶曆嘉祐間河分爲二北流自恩冀乾寧入海東流自德滄入海紹熙又分爲二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金末梁山又塞河自開封魏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明興河決黑羊山南入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入淮永樂疏入故道正統又決滎陽弘治決金龍口橫衝衛河萬曆決張秋崇禎決白馬河貫汴城而南王商謂水不入城橫流至此天地之變也河之分與不分塞與不塞利害較睹也天文志河自坤抵艮爲地之紀北流西下河渠所載故賈讓議開黎陽瀕邊議薄西山王延世捷淇園之竹陳曜疏鄆滑之丘韓贊

進薦馬之圖陳佑甫訪太任之潰宋瀛主新濟之渠比派順下水之性也天津九星占河道在女虛二宿之北其旁析木爲淮河流入漳入漯入濟入淮天地之數固然宋元議修議塞置埽創約橫截河流隨塞隨潰隨潰隨決或科配梢芟一千八百餘萬或騷動六郡一百餘軍州或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餘錠先正所謂有害而無利也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非不能復所復不久終於上流必決有所決先有所淤京東於天臺埽決龍門於楚王埽決橫龍於商呼口決眞城於原武岡決新河於沙灣決是安可以人力勝之乎故田蚡之勿塞爲私實以爲公安石之議塞爲公實以爲私武帝計其害神宗計其利捴相越之遠哉自古但言治河明興乃兼治淮自古皆避河之害明乃兼收河之利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半爲全河議濬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半爲運河議塞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不亦宋元之續也乎宋趙河工韓魏公爭之歐陽文忠爭之趙清獻司馬君實范蜀公蘇文忠文定范百祿

王荊謝卿材各爭之而明未有爭焉者運道故也今既資以運漕勢不能不治河治河而河決天地之數不可知且以人事言之河淮不分淮水清河水濁瀉口淤澱高仰水不能出則上流必決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何以至今不濬也孫家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南頓由泗入淮之道黃陵岡賈魯舊河經梁進口過丁家道口由徐入淮之道必謂曰河口狹不及捷濬三分之一淤大如泗州一帶地勢卑窪又高郵邵伯等湖水面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客水大主水小瀰望沮洳民不堪命離河之流因而導之之謂疏何以至今不疏也荼城清黃交會之間黃河強清河弱每遇盛漲勢將倒灌清有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以避淤黃退則啓閘以濟漕一則遏阻濁流一則緊束清水漕河之最因而捍之之謂塞何以至今不塞也非其不濬不疏不塞也留此河以爲難治之局要市於上而又挾以不得不治之形取必於上同於不濬不疏不塞耳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尺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今決口之深而難築者不可倣其意乎李公義制鐵龍爪揚泥車絕

繫舟尾而沉之水高工急相衆流相繼而下水深數尺黃
㰄信制濟川杷以石壓之大纜釘兩船之端相距八十步
各用滑車絞之去東捷諸泥沙已又鑿船而濟木淺則反
齒曳之今海口及經流淺澀不可用此具乎費帑開河當
測河身之高下計度河腰之屈折挪以殺水怒草以沾泥
淤五船貯石架濤截流破鑿船底蛟龍出沒隱現骨槐之
不動今有尚其勇者乎夏元吉通海口布衣徒步徧問父
老以水源之流醫藥賑濟之需賴以給今有遺其愛者乎
徐有貞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

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高於門門高於堤其水遂
不東衝沙灣驛龍以鐵纍龍以驚東昌之龍灣猶在今有
方其智者乎龐上鴻規徐邳隄三百七十里制如邊城岸
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我有平水之防一以水面爲
準水無乘我之隙不以隄身爲準今有效其實者乎正統
有撥京軍疏河之議有員奏躅類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
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景泰張秋塞決撥糟鈔關抽
分各數萬而徐恪奏依其例齊張河夫每名免稅糧二石
計共廿萬幾免二十萬石今有經其費者乎無其人也不

如不濟不疏不塞也河臣河夫濟之利疏之利塞之利河
不決無利故利在河之決朝廷及瀕河州縣之民不濟害
不疏害不塞害河不決則無害不塞或未即爲害在河
之決夫今所謂濟之疏之塞之乃決之也不如不濟不疏
不塞也用賈讓之上策也因水所在遷徙城邑以避之增
治隄防疏其下流放河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文忠
常以讓爲言全河患河不能分今既自分分河患河不能
流今既自流謂河無兩川并行之理必無新舊皆急之勢
入地已深泛濫自宜且昔禹之所渠漢之兩川宋初兩河

俱北南渡又南北分流事有已然馮逵趙偁亦以讓爲言
河自虎牢以東奔放平地爲害三四千里然而寧夏最受
其利唐來等渠資以灌溉自崙崑潼華砥柱陘石盤束群
山之間或可多開水門引納支流使遲緩不致汎濫西北
水利之大徐有貞亦以讓爲言三者非不濟不疏不塞不
爲有害無利之役已矣漢武帝駐瓠子百官負土欲塞竟
塞唐元宗過三門破燒砥柱欲開竟開朝廷之所不見誰
竟其任者宋仁宗詔條修故河神宗言河決不過占一河
之地或東或西利害無所較欲空河流所注徙避水居之

民弘治勅劉大夏修河工僅未竟因以河决停止朝廷之
所不斷誰任其議者任賈魯之五難最難者二中流梘濆
河爲難决口梘中流又難也議趙俤之三患最患者一决
口患水不能塞也任龐尚鵬之八因可因者四因河安則
修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决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修
因夏秋則據隄以守也議文忠之三說不足聽其說者二
一曰河决則堙運河則失饋運之利漕河萬世之利也海
運備不虞之變也勝業故道者冀河運以爲功也此陸贄
之知變也劉忠州於河岸轉[illegible]董搏胥於東河陸運韓仲
暉於安山開河避徐呂洪流之汎溢遠淮陽襟喉之扼塞
漕運未爲不便況河决而北又便乎一曰河决則淤濱河
爲郡縣之害河之所行利害相半黃水來雖有敗田破稅
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且徒塞其下流决其上流
多一貧斂之勞增一潰决之害濮水亦不必憂況决於此
耕於彼乎禹傷父功不就腓無胈脛無毛冠掛而不取乃
今坐乘張蓋錦纜牙檣濱河之貨物走集通商立市國力
竭民命困鳥伏茫茫因以爲利一旦河工告竣此屬將安
歸乎滁和之郭子興高郵之張士誠聚河夫以爲寇況重

之災荒也河水消息必有先幾天津覆洪水滔天天津淺
江河爲患星士知之占初候而知一年之盛衰觀始勢而
知全河之高下河工之識水又知之今乃决而始知知而
始報報而得請始修任者議者難其人矣乃爲異議邀上
異爲父任有言河徙無常萬一北决入燕震驚畿輔蘇氏
言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夫河决而北金生水也自北
入海水生木也析人伯陵之馮神周人興而燕最後衰洛
常東海之上瑞國家起而燕承勝國河患其不北耳北者
天地之數也古傳河表碣石聖賢聚爲事業河泄尾閭人
物孫爲文章他非愚所宜言河天下之大利大害也
水勢宜分水道宜北此古今治河篤論但道宜北而今
已南勢宜分而在南之勢不敢分與疏與濬與塞未嘗
不宜假運道以藉之口假疏濬塞以利其决河决之害
究不大於治之之害擇害莫若輕故曰不治擇利莫若
重故首尾以河北行爲順天地非空疏策也行文之勢
之道恍惚來自天上震盪中原蓄泄滄海覺史遷河渠
書體勢實爲空踈

治河議二

康熙十五年河臣疏請大治估費銀二百一十五萬八千
餘兩計派三省夫十二萬發帑鉅鏹如其人下廷臣議許
給銀而改募其夫不徵明年興工又明年河決河決既修
之工則決速河決未修之工則修遲河臣任之先是王總
河弗績悼求任事之臣劃畢需以紓國計民生之緩急任
之專也命司空水衡行河兩岸自白洋清河皆抵雲梯關
議堤高堰堤議石高良澗為議土塞翟壩挑清口清水
潭起漸工歸仁集完舊以石為之以丈尺分之議之成
也議不成田蚡自為食邑沮敗河工二十年韓程顥捐髮
膏盛應期盧河濱終亦不勝其任今之議者不以利害委
治河之臣任者自以利害委河河決其所議修之處則是
任以修者未之修矣觀勘河部臣所奏歸仁集決黃河倒
灌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湖之水以灌泗則泗州害高
家堰決淮先河後衝運河西堤潰清水壩東岸則山陽高
寶興鹽害翟家壩決二十五里成溝淮水皆注內湖是以
清水潭決則淮揚害王家營決黃河沿遙北岸從灌口入
海則安東海州諸邑害河決有此數害放散官錢百萬東

南之民無免河臣用柳穰蕭包實之以土填土以薪捆埽
以若土石不能自致以驢騾不能負重遠以車車騾不能
飼行重贑東南之民一也財匱於上民勞於下難力以集
無濟也臣愚不效而更舉是豈得以利害委河勞致害之
功今多急漕而不急民防害之情形亦急河而不急盜疏
請挑清江浦口南岸北岸皆至雲梯關自雲梯關至海口需
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兩限二百日完前此嘉靖季
年潘季馴高與山等鄭岳深以為憂吳桂芳謂導溝至
河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動支輕發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兩
河劉堵漕米五萬石塢工現今費大遠議一潘季馴疏濬
□口匯淮濟湖汶之所從往來也以水治水但導河以濟
□而斬防以導河河獨能於淮清能刷萬曆六年海口不
濬而通必謂黃河出口宜多朱衡泰溝猶狂規今役大舉
□二黃河為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堰壩
黃浦之上游黃蒲為高寶興鹽之門戶河臣塞高堰所以
遏清口前此潘季馴塞堰衆謂堰必內徙曰內從發深且
遏風濤撞擊中堰益危分督中堰決口數日畢塞與作李
泰勞紀功今築堤皆於離堤一丈之處從淺遠而就危難

議三昔改砌南北土堤照依中堰用石但剗廢歲修之銀
集事今估十九萬三千增修遙提維浚舊石並隨水化議
四自浮橋閘周家橋至翟家壩平地無堤在高家堰上閘
所以閉淮水淺堰水淮入河則驅河入漕則濟運堰固則
淮入河漕也邊岸漬數尺內湖之水添數尺河臣疏淮水
漸縮不與黃會昔白昂劉大夏事此今估費三十八萬緣
完平地之工板築之弊未已翟家壩隔丈餘高良澗決八
處議五挑濬運河陳瑄舊設淺鋪督軍肩挑久乃廢弛河
沙盈淤不已漕底與昔之岸平上比黃河來處下比衛河
接廢皆高王家營所以決取水難走水易也疏請挑濬河
身堵塞清水等潭決口需銀四十一萬七千三百置內河
歲修之金弛淺鋪誑丁之役議六六者河臣任修可議如
此毋言王家營之沐估者矣事權一則力殫河漕淮終弗
績其不屬之任事之臣乎河臣任其事首尾千里一淮一
河一漕叢於身不能兼顧必有受若且急若事者河臣未
及查叅耳往者管家忠修堤冒舊工為新工侵銀二萬二
千七百餘兩劉光顯修堤桯未完為已完盜銀一萬五千
三十三兩自非徐文瑞具供終國聘申實僭河臣何嘗查

叅以今上下決口驗皆上下工程其爲不查不叅者多也
掃內將付河臣河臣付部有司不效任其事者如翟東之
鳥伏如黎陽之蛇■含■流而■■豈敢以疑事嘗試哉
自此而有所事已謂之■有■也自此而竟其功已謂之
輩有功也歸仁一■■■■■不相事是以合於下必障
之使分於上茲不入■■■■■有之地黃進而據之淮必
助黃自墾倒灌■■■■■■■堤截於宿桃南岸長七
百四十六丈黃不得入■本■出此楊一壯分黃避淮之
工高家一堰合黃淮使常相資是以淮本東必瀦之使趨
而北淮不入黃黃所奔赴之渠淮退而不屬黃必與漕共
淤漫溢入堰萬曆三年堰決徐邳以下漂沒千里舊堰高
一丈五尺月堰廣三十六丈黃淮合流趨海清口十年之
沙皆去此潘季馴合淮助黃之工弘治三年河決支流爲
三併於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俱下徐州河道淺澀
不能容受築爲堤以衛張秋北岸之堤也南岸增高恐張秋
無所洩河臣照原岸平修水大走水水小斷流此白昂上
流防隔之工隆慶元年鑿薛河入赤山湖旱則入漕澇則
之湖此夏鎮之河也黃河不由五大險入支河行入濟漕

淤入海海淤此朱衡下流横海之工大水宜分小水宜合
治有餘在下流治不足在上流截水堤宜漕縷水堤宜河
渠以異流同歸歸以上擲下比壩可以洩河流之漲堤可
以禦河流之衝隨地而用賈魯之一事劉大夏疏其怒劉
天和濬其滯潘季馴築其堙劉東星改其壅徐有貞截其
流李化龍避其衝隨地而用賈魯之一法賈魯固元所為
任事之河臣也宋導河南流閉北流王安石任程昉范純
仁不能爭至於格詔不下而河無成功程昉不勝其任也
元疏河南流閉北流脫脫任賈魯成遵不能爭至於探升

測岸而河有成功賈魯能勝其任也明興用魯故智後衆
故道於上得魯舊堤於下得魯海口法良而事集苟法良
而事集何河渠之不可成乎河渠之不可成則是河臣方
興之工猶可以佐末議歸仁集至王家營兩岸遙縷二堤
不能遏其奔潰古城之崔鎮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
水二壩舊帥移其石非平泉之石可復也淮泗水破高家
堰洪澤一湖不能不泛越河泰州之[illegible]伯實應之氾光鹽
城之草場澤國千里盱泗鳳宿理其壑非鄰國之壑可罷
也翟壩有文華一閘古溝一閘高良澗一閘周橋一閘閉

閘全淮開閘蓄堰減水之餘智可飾則鹽船盡決可按也
漕河有南旺一湖安山一湖馬踏一湖昭陽一湖二洪若
縮四壩若淺水櫃之新法可濟則豪家侵占可追也此昔
賈魯之所不及變化於魯所經度何事之不可成獨河渠
哉資河以濟運正統十三年始也河與漕隔於是有荼城
之役盛應期開新渠王以旂開支河李化龍開泇河漕本
不仰乎河也海為尾閭隆慶元年海溢河與海隔於是有
尖埗之役由泗入淮則上流順由徐入淮則下流安翁大
立濬棻濟揚一魁通草灣不即范公堤可東出邗江口可

南流海終不絕於河也河決南流有空碭山而存三河者
為昔之三河與弘治之三河多其委也即歸仁堤非水衝
度其下侵桃清由洪澤諸湖下清口則盱泗無患河決宋
流有會台至德州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南北
兩河並存者弘治之兩河即宋熙寧之兩河順其性也以
王家營為水口不由五險八支[illegible]去則淮揚無患勞不重
傷費不再舉不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賈魯
任河不過如此宋任一臣必有一臣參其議留彌任李仲
昌歐陽修以為不可司馬光任宋昌韓琦以為不可王安

石任范于淵文彥博以爲不可任者議者兩無與也有明
議事之臣紛矣劉大夏無可議議楊茂仁盛應期無可議
議鄒文盛潘季馴無可議議陳洪烈張貞觀至於曾如春
之死決劉宗嗣之死黨使人不敢任今後不敢議矣任其
事者不能開局講求也竊願　上自任之任之誠可以
收李尋解光之議任之以不治治可以推賈讓馮逡王橫
韓牧關並之議任之以必治可以成王延世四丈竹絡王
景十里水門之任之議任之以治而未必治自臨決河沈
壁馬下淇園竹以爲揵從官負薪塡河橋萬里沙不如增

一簣土可以紓汲黯鄭當時汲仁郭昌之任之議然則不
敢議者非遂不可議也

條列現行治河法詳核無匹但無實心任事之人遂多
浮虛不根之議議不成議任不成任耳　上自任之
激也亦所以爲核也

治河議三

南派數淤河必北徙北徙自徐州以上達於靈壁平之
野直上天津不惟徐邳淮泗水哉京師亦可助其形勢黃
河之故道如此河起西南負崑崙地絡之陰直麗江千五
百里直馬湖三千里歷二萬一千三百里以東北爲歸天
津者天險也西極遠故望爲冢是以河決東北數治而
數數河決東南數治而數不效河所從來高禹鑿龍門闢
伊闕於是有化熊開道之說須聖人之智力耳歷三門七
井至於太伾太伾今之濟瀆也自此東行如砥南下建瓴

乃北載之高地北土堅厚不與河俱走河以濁而善淤性
滿悍善徙廹西山而奔馳潰溢之暴無所從沙積不淤地
廣不復與河爭尺寸且九河多爲之委入海也滹沱衛漳
之入河後也東土跳薄梁楚又無隙地以瀉河伯河若自
太伾東南引沁水挾泗沂浮跳上以灌梁楚之平原徐呂
上下無山使一淮受兩川之水以出湛溢不待今日矣今
日見河之害不見河之利言利自正統十三年防也相河
地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
上達東西影堂內以金堤爲圍外以梁山爲委又從二閘

使黃河大不泛溢、小不乾淺、以阻漕運、然而害常伏於利之中、不勝其害、堤之防之、排之瀹之、河果有害於中國、聖人必自東勝隄防、排瀹恒山之北、達於遼陽久矣、堯舜之世、豈無數十萬人供役收河套之利、委其害於南北單于哉、乃力力於龍門伊闕之役、當有此小利小害不足以誤大河之完計也、河自北紀之首、循雍州達華陰、與地絡并行而東、至太行之曲、與渭濟汾潞俱東、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達華陽、與地絡並行而東、至荊山之陽、分流、與沅湘淮漢俱東、謂之南河、自南河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析木天津也、冀州三面距河、夏書之貢道、固意其爲殷道之漕渠、祖乙丙申河圮、自耿遷邢、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盤庚始歸於亳、武乙遷殷、始終不遠於河、便漕耳、衛封殷地、詩人紀其城漕、衛何嘗漕哉、漢唐轉漕、以河議者不紀黃河遷徙之始末、以爲東北害漕、東南利漕、河果不利於漕、是禹貢之浮於汶、達於濟、非東北之地也、自禹播爲九河、東北皮服入河、東南卉服入河、河所在漕所通、更七百年無水患、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德棣

之河、又播爲八、合於禹所治河者、東郡至唐之天寶、亦六百年無水患、河圖東北之利哉、乃若其害則有之、以數策論、則少矣、定王五年河徙、至漢文決酸棗、武決瓠子、從宣排土面塞之、元成決靈鳴犢口、東郡金堤、杜欽薦王延世爲堤、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小石、夾船載下、改元河平、明帝命王景與匠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十里立一水門、明年堤成、千餘里漕與四百五十三年堤防兩見、與宣房之害而三、豈若東周之旦旦堤防哉、然堤防不自漢始也、趙魏齊地瀕河、趙魏依山、齊地卑下、東西堤各距河二十五里、東北之河工、已此緣和求治河者李尋奏且勿[illegible]勢之所往、此賈讓之上策也、讓初議決[illegible]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定民安、千載無患、王橫[illegible]空西山、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皆取其上策、讓議多穿[illegible]於冀州地、使民溉田、分殺水怒、張戎欲西山引水溉田、取其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之下策、讓雖言之、東北奈未之用也、東北之河依山山取、諸身家豈非口實、其看河南之然曰耳洛至汭爲坎也、砥者柱、析者城、王者居、洲者門、河南之當向北河

以嵩爲興也行以能恒以德碣以功河南之泰曰岱宗以
岱爲代也舜典岱宗穆天子傳河宗詩曰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若以淮爲都居淮踞地主之勢以貫河河亘淮之附
庸其何以專一瀆而宗衆水哉天下山河存乎兩戒河出
葱陵注鹽澤潛岭刺出赤賓即東北流經崑崙之南爲九
渡道天津之南亦爲九派起乎九乾乎九者洛書也入雍
會涇渭灞滻漆沮灃汧入豫延伊洛瀍澗北過衆沁漳易
恒衛碁盡西北之水而南溢之濟西下之滹沱北來之桑
乾不附於內東南之沂泗不接於外東北之灘沮不逸於

中一旦爽灘沮過泗沂去東北而東南汎濫梁楚之郊下
徐吕尾閭也豈若前口呼吸門柱支撐而城壁之可以啓
閉哉奪淮[illegible]泗沂雖清以與淮爭淮不服則決不勝則淤
不容則溢[illegible]溢隄防排濬之役起元賈魯從讓下策
明興二百五六十年河臣皆從魯下策非元明之無策也
秦決白馬水大梁梁亡河決亦塞煬帝作通濟渠自西苑
引穀洛入河自板渚引河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
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邗溝吳開也孟子排淮泗而注之
江非禹也又開永濟渠引沁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東北[illegible]

河流猶在唐決博州五代決楊劉宋初決東平開封大名
太宗決温河下彭城此東南入淮之始真宗決鄆仁宗決
館陶神宗決棗強大名南河合清河入淮北河合滄河入
海導河者亦分治李仲昌自澶州商湖穿渠引入橫龍故
道以披其勢韓贄等鑿二股入金赤河以紓決溢浚五股
四股以救恩冀孫氏先治衛州王棠埽達於海口李立自
大名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王令圖請濬迎陽舊
河范子奇請修鋸牙約於北岸四河東流之議起而東北
之河流未斷王安石用范子淵導河東流帝欲聽其北流

不果河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會於梁山張澤濼分爲
二派河南徙而宋從之矣金自開封決而入渦宋又受之
矣河之東南煬帝一君安石一臣爲之也故五星聚箕尾
唐東北之河終箕尾天津也五星聚奎宋東南之河始奎
徐魯分王溝瀆大河非溝瀆所容其決也易宋之曹單鄆
濮明之淮揚徐邳鳳泗無不受河之害矣猶相沿爲漕河
之利歲歲修歲歲決皆以隄防排■爲功罪曾之言治河
一也有疏濬塞之異疏濬有生地故道河身減水河之異
塞河有鈌口谿口龍口之異治堤一也有初築補築[illegible]

有刺水堤、截河堤、護岸堤、縷水堤、石船堤之異、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馬頭等埽、有推捲牽制薶掛之法、有縱持夾輔之功、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有明治河之能臣、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盛應期、劉天和、王以旂、曾鈞、朱衡、潘季馴、萬恭、李化龍、吳桂芳、楊一魁、劉東星、李從心、周堪賡、無不從事於此、東北河土宜分流而用淮刷沙者合宜緩流而用淮驅河者急宜順流而用閘閉河者逆、合則專、急則迅、順則伏、東北之治不可施於東南之河、讓之下策乃上策也、人不諳其河、決工不宜其

地決、人工不悉其力、決不當其時、又決、元成宗決大梁、順帝決白茅、鄆城、明初決陽武、正統決滎陽、正德決曹縣者再、嘉靖決曹單徐沛亳泗睢州房村、隆慶決邳州雙溝、萬曆決房村、長垣、單縣、崇禎決朱家大堤、當其決未嘗不切責人工、人工雖修、決亦不免、盡東北之決也、黎陽堤使東抵東郡、東郡堤使西抵黎陽、又爲堤使東抵津北、又爲堤使北抵魏郡、又爲堤使東北抵清、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廹阨如此、故決東南之決也、河南山東江北州縣、柱莊隄防、河不及汴梁恐失、張秋不及張利恐於鎮口、不及鎮口

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故宜其有衝決也、堤防衝決、土勝水也、天開四瀆、瀆豈可以隄防勝、鯀盜帝之息壤、驅弱子當巨寇、書曰鯀陻洪水、土工稱矣、雲漢自坤抵艮、東北金水之相生、以須女爲婺、天之津門在焉、　國家來自津門、河去東南而東北、天也、河臣習聞害漕之說、數修數決、賈讓之下策不效、則賈讓之上策宜從、漕高於河、淮縮於河、地窪於河、瀕隔於河、持此河安歸乎、歸於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今王家口決河、遶北岸從灌口入海、勢將北從、元尚文言自留抵睢

南高於北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成遵掘井測岸爲故道、八不可復、明臣不以爲言、害漕耳、余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漢漕山東粟數十萬、置六輔渠以便漕、唐仰東南粟二十萬、從水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漕、明時膠萊選洋皆稱便漕、漕便則東北利、河駕黿鼉以爲梁、鞭牛馬於兩岸、濱渚之間至樂也、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叙、又曰夾石碣石入於河、利蓋天下、而東北成瓦柅之勢、黃河來自天上矣、黃河即來東北、可且無治、不治衰其民魚出、數年治河之費、以萊奠

南之難思畀亦讓之上策也
河自東北而東南原委曲折利害大小與治東北河治
東南河之得失短長一一列在眼前大旨歸於不治便
河北流以從賈讓上策此數百千年通長不敝之議而
補苴名無取焉曰古也

河決議

高家堰決上連周家橋翟家壩皆決淮水縮入內湖河臣
既淮水不與黃會挑濬導淮隨挑隨縮溜下堤坊決口是
古充議天戒之意舉子曰吳逆嘗敗挑濬堤防無益也客
曰堰決淡與盱七邑清水漫椿埽立摧而淮下清口無力
河踵門而淤其口斷決則淮溢白馬諸湖湖不能受高郵
邵伯汜光三湖之田沒食貨皆仰河渠盡人事堤防排濬
子何以少之曰淮自欲決挑濬不能引其來堤防不能閉
其去軍民開口非今挑濬堤防之可以不事也天吳以淮

為沼三千年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明與欲資其利東滙
於山陽上游之洪澤等湖町為原坊七邑田作其旁規為
堰瀦使淮直北會河因以其餘入漕是通吳於上國也更
兩朝幾三百年天吳助河刷沙助漕濟運勞苦掃除之役
驅逐之勤輸輓之力東西迫阨不順形勢壅塞不通其決
也固宜自浮山堰決數年吳明徹敗洄曲堰決數年吳元
濟敗吳逆叛據長沙長沙吳芮之封國勢既力小能久於
順誰教吳逆反者長沙反者土龍虎衛州城下今高家堰
決天吳失水失水其何以濟客請畢天吳之說曰禹自桐

栢導淮淮數爲務支祁擾即天吳也援之庚辰絚以鐵而紡之淮自是長淮之水清謐天吳不敢爲逆云庚辰后稷也后稷手制天吳以造周周無句吳之患春秋公會吳於橐皋吳不王乃即會吳逆誕敢紀其叙僭吳而帝制爲周豈知吳先周而逃先周而亡哉翟子威死陂壞周張士誠厄堰泗今周家橋翟家壩決天之厭吳久矣客問淮上諸侯曰申曰蔡曰隨曰頓曰沈曰宿若無事夏王命以徐伯主淮至商有豕韋之國羼爲商周楚齊所滅周衰坐淮浦不陳師也不陳師而運糧元始之明終之我又始之以淮

河接運之半淮可北河可南淮不北河不南漕運斷而不屬天吳河伯消息天下之咽喉是以關衝潰溢挑濬堤防之事起顧安可少耶一日少弛禹貢蠙珠不可見唐所賦東南之八道無從張萬福馬不食即以董搏霄轉搬恐腰蛆亦無濟故勞不可以已也曰吳逆既不祖天吳淮決與吳逆何與曰禹以天吳守淮淮決不爲天吳用天吳豈爲逆用物固有相感者類濁湖開龍耳龍角不啻沙鹿之驗淮水可以長王氏天吳句吳類固相感四瀆莫靈於淮禹所得童津狂章制其水怪受策鬼神之書在淮爲其清也

鏡於至滑順逆立見秦人鑿淮終成豐沛元人障淮止滁和淮之助順如此豈助賊爲逆乎曰淮不可以北河不可以南今徐邳睢泗之河關於東南也何故曰助淮以決不使淮沼吳春秋之伯討也吳開邗溝通淮泗淤之也者絕之也然則濘滿漫漶漩入而汩沒其民蕩覆城郭田廬冢舍一切可委之數由數窮而後聖人之用出聖人出害無不除曰黃河東南與東北孰利曰地紀自坤抵乎艮天綱自乾抵乎巽可東南可東北也東北自禹後至五代二千六七百年不數決宋初決而東元末訖明以至於今數

決而南水事北河南河之星如此河鼓在牽牛北附斗斗牛吳分河東南亦其道顧東南道奎奎主溝瀆又其南當廁河伯不經於溝瀆豈其如廁昔人憂文章太盛天地一病豈若東北天津金水相生帝王賢聖接踵哉曰河決河從河溢有靈乎曰熒光塞河老人浮而入鼎但有祥何有異異則受黑玉書也秦水心劍也黃龍挾也白魚躍也駕黿鼉以爲梁也浮圭璧以爲鑒也鯀死碁也烏伏溢也聚哭梁山則流也駐兵盤昌則縮也羿射河伯穆天子胙河宗神人接語休咎無闕若謂河取子玉今軸轤多琇瓔也

河崇昭王今梁楚半姓帶也河亦有靈聖人但言人事耳
定王五年河徙子思王纂衰王弟考王纂思王河變而人
事應之長安走迎西王母訛言大水河溢灌縣邑三十八
事變而河應之至和二年之决元昊叛河不關乎人事熙
寧九年之决梁山平人事不關乎河金决衛州而南徙蔡
州明决張秋而北窮土木人事與河相應至於歷朝有道
之長决博州魏博以上叛唐决東平陽武澶淵遼金元代
迭爲三明初决黑羊下正陽子孫客滇而王燕首尾黃河
癸未城燕癸未亡明黑羊之識果驗故金亦河開以迎金

朱家寨决以慶明河亦有靈然則淮决周家橋吳逆忌之
矣我不幸災樂禍繕完挑濬堤防之事盡人事也人事有
分黃避淮之法我修歸仁堰有合淮驅黃之法我修高家
堰淮先河後則淤我修茶城而淮入河先淮後則刷我不
必修雲梯海口而黃亦出淮有分合分合有上下則修河
有消長消長有強弱則修漕有斷續斷續則修修得其利
元明會通啓閉修避其害隋唐節級轉搬利害相爲倚伏
汴河開江都亂直河竣梁山衡新河成汝潁斬黃之賊起
淮未嘗决天吳亦不助賊民窮財盡而苦役不休人事應

之不善也人事應之不善漕運不濟奈何膠萊遮洋元用
之矣虞集言河北水利至於漕運不來始遣危素爲大農
使徐貞明著潞河客談已墾三萬九千餘畝中爲戚畹所
沮以今庄田圈占不免有不墾之田管子曰土滿又曰河
淤畝鍾之國也諸州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一引而至其
地與吳越頻海之沃區相等宋亦嘗用之矣是人事之當
修者也吳逆漸縮入湖即滇黔亦非其有客問其故耶予
乃不敢言

文奇絕以天吳占似亦可省 傅公他先生

冷眼閒言清淮逸史

河西

河西西羌之所竄漢武始開四郡自蘭州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于莊浪鎮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行四百餘里至甘州即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四百餘里至肅州即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瓜沙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敦煌郡四郡舊隸甘肅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回紇蒙古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湟中今西寧衛西寧西爲西海明爲亦不刺據安定王之故郡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姑臧分鎮甘衛鎮番西爲浩亹明爲羌喇所牧然則姑臧河西之北蔽湟中河西之南屏也姑臧動則武威震武威震則甘肅以西絕湟中急則金城危金城危則洮岷以來搖此河西形勢之大畧也河西故多羌種羌人種類繁熾不立君長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性耐寒苦得西方金行之氣有所制則服有所誘則先亂在昔昆邪呼衍展轉蒲類秦海之閒牽制西域共爲寇掠河西數被其害漢度河湟築令居開河西置四郡羌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後自西海度湟水暴有先零之役彡姐之役

燒當燒河滇吾當煎之役蓋湟中河西膏腴畀酒居之而強滇良奪之而強迷唐還據之而強先零避去之而婁窮衰弱遂以破降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田畜繁多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無有西海魚鹽之利故其強大常雄諸種漢建西海一郡五縣原以保固河西豈比姑臧人貧桉境回紇瓦喇隨畜水草無城郭宮室以居之去來無常不足爲慮者哉無湟中則無河西無河西則無關隴西漢諸羌爲亂延及三秦趙魏巴蜀之閒患其有河西唐宋吐蕃西夏雄踞六盤橫山之外烽火通於長安又患其無河西河西孤遠必有所屬中國統以懷外則通西域單于脅以侵內則亂陝西嫖姚出昆邪王降武帝通道西域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西域三絕三通非羌之故大抵單于兵爲迫脅耳是故一使臣誅樓蘭一校尉斬郅支常患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不使西北相通河西始固西域始寧河西西過伊州即伊吾盧地自伊吾涉鄯善通玉門千里通車師前部高昌千二百里通后部金蒲城五百里戊巳校尉舊屯地名宜禾桑麻蒲萄北有柳中上腴漢與單于爭伊吾制西域明帝得伊吾章和安

順數得數失河西之利害隨之唐取高昌卒爲吐蕃所據明取哈密而委之示爾畏吾即伊吾也吐魯番三取哈密爲弘正二十年憂西道不可問矣使其念班勇車師之功憶侯君集高昌之畧成馮國勝畏吾之勳吐番何以鑄馬哈密何以失印而遷計不定河西之害至今亦不刺牧河套小王子怒阿你秃斯丞相亦不刺兩人懼奔出套擁部落萬餘至凉州城下乞空閒地安住使以時翌居河套資以兵糧爲我耳目樹彼讐仇遠可徵呼藩之朝近可賜宥項之姓不則棲昆邪之窮鳥閔日逐之亡牛撫而養之固

已無害而閉門不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竄居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走據其地居之守塞諸羌皆從役屬明末兵不西行使之坐大并有哈密畏吾故地西之哈烈北之赤斤把刀東之赤斤蒙古南之阿端罕東曲先于寘等番明所授官賜印今已四面逆行以令招西海無黃支之服征西海無安息之成屯西海無飛青之畧掾吏不及井英都尉亦非曹鳳呂光東下乞伏西來安得不爲河西之憂哉彼攷蒙古南下竊雲南之麗江又襲吐番東出尋甸道之維州二者皆無足慮南有重藩而

松藩道險也兵法曰近而示之以遠又曰無故而請和者謀僞先乞地規固湟中得湟中則彼來屯作畜牧滋多彼無宿春之勞我有奔命之役不可一也南得鍾羌故穴北阻大河爲險形勢在彼未可猝拔二也守塞諸羌漸爲攻迫更伺強弱生熟蠢動三也湟中於蘭最近輕騎二日載斷河橋并肅凉州孤危無援四也四者失策河西不可知矣漢景時留何種人求守隴西塞後致封餋諸種北通單于合兵十萬盜邊宣帝時先零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後合罕羌爲寇後將軍將兵六萬平之上兵伐

謀宜有以絕之絕之隙矣宜有以備之漢置護羌校尉兼領西域西域今不可使金城屬國張掖武威酒泉諸屬國與民雜處漢使譯通動靜爲吏耳目三警一至不保其不爲賊石堡之蒲四羌實翌之哈密之阿黑麻回回實教之竊亦虎仙置屋肅州木手蘭擁帳張掖倒剌火者往來各回潛置兵甲無可恃者一明制設甘州五衛肅州一衛鎮藩莊浪二衛蘭州一衛西寧一衛兵單餉寡弦斷矢折一有烽火之警人自爲守西寧控十三番族六千戶所兵法走不逐飛無可恃者二明太宗建寺立僧賞爲耳目無事

其以通使有事藉以和而求史有言和在彼則和可久和
在我則和易破況僧回惑萬端虛聲恐嚇如明時譯傳要
挾井州要占肅州之說此輩恫怵無可恃者三審兵久任
無糧暫撤有驁驕將悍卒全不爲用明時調延綏三千繼
來不常遇賊入寇緩不及事無可恃者四無可恃何以
扼青海之寇威大夏之戍控燉河之口制横山之道也乎
若待賊度湟水舉兵而擊義渠安國擊賊逐寇金城辛武
賢持一月糧遇賊又不堪戰許進調朔方勁兵逐勦避走
松藩欵歸故穴貧弱奔敗之餘不能兗視種豪強盛較難
者待賊度湟水搗巢而攻燒當遠依鍛羌披方近逼二榆
曹鳳之謀不成哥舒翰之敗立見恐備棲寡之衆哉河洮
視百年盤踞較難安插之關外依明赤斤罕東給察巡而
遠之湟中之羌厚賜衣糧亦趍護送迷唐毋出塞亦叛全
獻民欲加賞賚立頭目幾何不爲冓尚乎視今不受撫分
又難閉絶之關外不許西番入貢茶不得則發悔大黄不
得則瑞結麝香不得則毗蠡令彼結怨崇讐以孤其勢鄰
善努面花門莎車以屠嫣塞強國坐大諸羌怨廹不能禁
其關入又難懼其難而從剿撫於隴右胃其難而驅除者

於榆谷參狼而度洮當於三輔犯其難而殄當煎於武
威自昔以爲無謀無謀哉禦戎之道揣敵者煩而紛自治
者簡而要河西一線之路糧食不足仰給河東成化弘治
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嘉靖改爲折色招買毎米一石
折銀一兩毎歲戶部撥銀二十萬兩郎中於蘭州收糴充
國有言糴至六十萬毛敢動哉議多撥銀三十萬廣爲糴
貯或納粟拜官納粟贖罪贖罪依張敞之策拜官從鼂錯
之例農忙令軍士東行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於
東也農隙則轉搬蘭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
漸入於西也不許給散軍餘認買不許抑派民牛趲運官
無侵扣民無耗賠兵無抑買蘭州之積既實則河西之氣
自充西海之氣自奪李承勛之謀也規固二榆廣設屯田
因轉湟中置兩河間犀若不得歸地馬援行可聚米漢屯
湟中五部東西邪五部歸義建威二十七部供其犂牛穀
食漸至宜禾明策言山多地少漢策言土腴田肥意多不
耕之地或有擾農之憂以兵護作秋冬講武并設墩堡分
明斥堠是則以耕勸戰桂蕚之謀也洪武於洮州河州西
寧谷設茶馬司内貯官茶二年齎捧牌符招番對驗納馬

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爪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曲先安定阿端罕東雖當蹂躪休養有年酌為一代之制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西番更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於此彼得茶而懷向順我得馬而壯軍威彼方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騎兵制騎寇視二十人市一馬朋椿一馬多矣虞詡魏應之謀也鹽利本為供邊明礽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賈大商

在邊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通商之中寓徙民之意天順成化間葉淇乃變其法引鹽納銀戶部商遂撤屋而歸墩臺堡伍以次圮頽千里沃壤彌望蓁塞然則安邊足用莫善於種鹽種鹽所以強兵所以墾土桑弘羊霍韜之謀也是四謀者但能治本未及治標有言西海病如痞結日漸消枯緩則禍大急則禍小愚請為救兵之謀告絶則急通無備論兵則輕率寡謀彼既有辭我逝不直責屢次犯順之愆納番譯通使之意正體統以折其奸慎言約以釋其憾使彼逆無辭衆而我謀有

暇但不可加彭澤之幣入馬燧之謀則其謀必緩彝狄交之謀羌胡入數必先解讐結援為合入寇耳割所掠番羌剌回回所掠歸回回回紇設誓北番夜奔犬戎生聚環慶稀警驅我瓜沙之民豈無歸附之意至於罕東安定土地為其占據妻子為其殘亡我者崇彼之譽然必自隨其黨兵法用間刺客往來唐太宗遣回紇者臣手書求貞宗命羅支刺殺李繼遷西羌之亂撫賴五豪杜琦誅王信走叔都姤零昌孤在我唇齒之援成在彼腹背之敵倒則其黨必潰為形勝之謀黒風川無水草若峪亦無水草惟蘭

貢使駄水踰十數程出兵四十八日行千二百里何異寒風熱風之川身熱頭痛之隱彼先入有必死之心我兆守為必勝之計若能據險邀擊烽堠分明當使匹馬不返南路我出亦此彼入亦此斥望精細則賊來必擒溺他兵之謀各衛兵馬寡弱無食無衣馬不堪馳逐兵不堪擊刺近被創傷劫畧逃亡相尋萬兵不滿數千千兵不滿數百乘障者不得更換打草者或役小兒應募義從以翌戰兵赦弛刑以充守兵習強弩以為奇兵抽各路以增客兵簡京衛以張禁兵集鄉勇以練土兵汰老弱以減冗兵呂光破

延茲援兵七十萬人王韶拒西夏圍兵六十萬衆河西今雖寡弱簡閱練募神氣自壯則其氣必揚爲易置守令之謀漢興河西郡守極一時之選抑主兵民聚糧講武外威出爲藩屏宰相咨以方畧是以戰多克獲兵有應援隴西太守張掖太守敦煌太守皆斬丈者勤以千數代爲校尉進爲都護有明但設屯官無當緩急此處徵兵彼處問餉彼已殺掠飽颺而去矣脚廢變制并州凉州肅州依漢置守開郡西寧南道之衝與藩北邊之備亦宜肇諫一州名號既協壁壘改觀則其令必阻爲節鎮熙河之謀磨得高呂失一策青海之戍不返塞失西夏得一策熙河之道不塞自隴山抵上邽天水南安臨洮狄道山川相綱岷高渭下大夏南來浩亹北注蘭介河之東西馬文昇言賊若繞斷河橋東西隔絕且恐上下不齊文武不睦勞逸不分皆可召亂盛包遂司馬鈞節度包等敗而鈞不救鄧隲胃任尚首功隲封侯而尚棄市李龍受許開節制明減費而龍鼓噪河西已事措置乖方之故也爲宜建牙蘭州總督通省文武臂指既分呼吸自動則其計必窮不止一湟中安河西亦安關隴陝西皆無患以此非本謀漢文帝却走馬

孝武雖求馬亦安服其德畏其威都護校尉長史崎嶇條支安息窮西海而還載中國之靈與威加西域卒以羈制單于明成化迎獅子弘熙雖却貢亦危利枉爭利益怨寫亦虎仙陝巴展轉土魯番亦不刺踏西海而亂假蒙古之遺鐵勒制西域卒以羈伺中國是在朝廷寡欲西旅來而罔或不勤已矣

深透西人根據底裏形格勢禁扼吭擣虛無法不詳無詳不要漢人言兵事書多矣能如此識議沈堅不可奪者幾人

明史

史本於經尚書終平王初年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史之祖也賞罰窮而是非出凡以尊天子之權於天下耳天下以懲以勸雖東周之天下文武得而治之故春秋繼書下以禁以辱雖有明之天下　今天子得而治之故明史亦可以法春秋春秋以年爲經以事爲緯左氏內外傳承之戰國策世本荀悅袁宏兩漢紀吳均通史范祖禹唐鑑司馬温公通鑑朱子綱目皆本春秋爲編年（作一句）尚書帝紀臣謨訓誥誓命已具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封

建鄉遂選舉之盛衰司馬遷史記承之兩漢三國晉魏北周齊隋宋齊梁陳新舊唐宋遼金元諸史極於歐陽子五代史皆本尚書爲紀傳記傳之所未備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明張溥紀事本末比之乎逸書編年之所未詳蘇轍古史金履祥前編劉攽紀漢劉恕紀三國至南北朝呂祖謙紀大事明薛應旂紀甲子會元比之[illegible]傳古今史法如此論其世約其事與人不昧其是非之本心已矣經者（是非二字一篇綱領）是非之正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歐陽子朱子繼禰之小宗也明史依司馬氏歐陽子紀傳本紀

爲經列傳爲緯表又其經之緯書志又其緯之經三百年君臣譬畫令甲所紀注時勢所推遷都邑之新故華夷之分合人物之臧否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封建鄉遂選舉之盛衰有首尾千百事之首尾在一[illegible]有本末千百人之本末在一人尚書之家法也至於是非此事是非此人有明之治亂安危有所繇而過正罷丞相增錦衣徽宗藩兵衛棄殊額三衛捐交趾三征之邊防虛省衛爲京衛三屯之軍政故多偏而不舉之慶禍福因之其人之賢奸忠佞有所貶而吝且私創守功過進退名法

亦多賞不酬功罰不當罪時禍福不定賞罰無章天與天子之權輕史官以是非助之春秋之家法也（鑑本尚書之是非二正法春秋）班識司馬范又識班議其是非謬於聖人歐陽子是非不謬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是是非非較然明白乃不爲韓通立傳爲宋諱韓通不可爲宋諱韓林兒可爲明諱乎項羽本紀次始皇月表亦係楚於秦係漢於楚司馬遷有[illegible]龍鳳開僞漢僞蜀伏馬鑾而畧天下之半明祖初未嘗諱史官諱之非也華除死難諸臣百二十人并削建文七年之君無所屬非也尚書不諱后羿寒浞於胤征中間四十

餘年集霸雖少康之中興不書況自燕而靖難者哉燮遐
守心與太白經天正等非瑞爲逐鹿之際何諱之深也景
泰不能不帝猶建文不能不帝建文帝而不廟興獻廟而
不帝其又何說焉數者是非之在上者也明初宋史補
李筠閻潤貞男子元史附於察罕之傳不爲補傳三事何
者未了非也僞周之陳基紀載與元史抵牾基與修元史
歲月何以互異不爲改正非也洪武比肩共事之人出此
力取天下晚年指爲險人明藍兩黨連栗功臣非也十族
殉國之臣非也天下自其天下賞奪門誅勞儲壞其社稷

之鎮非也正德用中人遠者德南巡北幸坐廢諫者數十
人非也繼統之禮起永嘉妖人之獄由定興究竟廟災於
八賊獲於蜀前後刑書翻衆枝逐幾二百人非也挺擊自
內縛也張差從何而入移宮自外請也選侍由誰而進紅
丸自下奉也進藥藥殺何功而賞律以春秋看止之側君
父一也提牢之獄吏何罪卯閣之禮臣何罪講學之誅
何罪黨禁相持五十年明亡而禁猶不寬非也至天啟獄
斃十七人是陳蕃竇武之不勝非李訓鄭注之不勝崇禎
許國十九人是文天祥陸秀夫之報國非盧蕭癸凡沙叢

之報主一瞑而萬世不視全軀保妻子者媒孽非也國
家招諭江南諸臣逆我頑行主辱臣死各爲其主盡力耳
在昔金陵戰死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兩姓奉天戰死結蒲
爲衍市蒲爲身兩葬未聞賞丁公戮季布短彥輔長武
人成以爲不知天命之所爲非也數者是非之在下者也
是非公諸天下不採異聞失之隘隘則弗備會典脫略日
曆散亡萬曆之奏議不歉啟禎之起居實錄不完三朝五
邊列卿諸書不免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求之於野吾學憲
章史料詠化史略野記通紀猶有遺書掌故亦不免是中

之非非中之是司馬光修通鑑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
月日爲叢月則微文要也微文失不遴一代之史才失之
泛泛則弗古入者疑宿昔之恩與黜者指分門之好惡范
曄得以抑董宣桓溫得以挾孫盛爲父髡爲孔明爲乞米
求丁儀列蔡琰之忍恥推馮道之救民魏收以公器快私
讐李有藥於齊書遷唐黨府兵壞爲禁軍而弗志藩鎮之
於亡唐而弗表朱本紀兼收細行元列傳繳辯宮罷史法
之壞人壞之則擇人要也前史多父子從事今以科目中
人充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執從而正之正之以

尚書虞書三代皆臣堯典雖大舜亦相湯誓出夏商於武
成告殷周判　國家把海上守明土丙辰以前爲君臣丙
辰以後爲敵國敵國如魏叙神武君臣如周叙楊堅則是
非一矣禹貢紀禹止水功武成紀武止武功璅語也
敢猥雜至夫樂也華除一朝嘉靖之增添一廟正
不入萬曆入而不出大經大法誓詔書如鄙陽命列之
事長安淘家之言雲南遊荒之迹土木居庸之形可以畧
而不書則是非昔矣親不掩頑涯之子賢不雜窮奇檮杌
渾敦饕餮之奸漢寧安化爲逆則夏原吉王守仁之石曹

爲叛則李賢岳正見劉瑾錢寧魏忠賢爲奸則錦文林俊
楊左是萬安嚴嵩方從哲溫體仁爲佞則劉健林瀚沈鯉
劉宗周是是非眞矣宗藩不可不表數逾十萬燒草通番
萬賊乞養冒爵者多以此見翁萬春郭正域之是也丞
相府不可不志三台星坼三百餘年朝堂無任事
官有旁撓之漸以此見李善長胡惟庸之是非也
可不書宮聲或清或濁閉法食驗或驗不驗星官不報天
變冬至不應飛灰以此見布世能揚繼盛端清世子之是
非也鹽馬不可不志邊餉資鹽一變而賣鹽場民間養馬

一變而賜收地戶部地加九邊太僕銀充互市以此見錦
有光葉淇之是非也刑罰不可不志錦衣本掖庭之獄
衛一鍼簡之門飛語中傷司寇不讞中旨深竟廷尉不知
以此著紀綱陸炳田爾耕之是非也軍屯不可不志
不實民壯起遂禁旅不張三營召募河北墾三[illegible]
於戚畹皇庄近二十餘處占於勳官以此見戚[illegible]
明之是非也此以尚書爲史也事在君父微言之在臣子
顯言之微言之有王不稱天者王猛之死亂也顯言之兩
貶於既死者無駭之不氏也有嚴其黨惡者秦楚之與國

也有微其降附者三叛人之書盜也不止曰是而賞之不
止曰非而罰之此以春秋爲史也漢太史令在丞相御史
之上郡國上計於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御史是以史官助
賞罰助之以是非即天與天子之權尊春秋起[illegible]
幽王已未爲曆元檿弧箕箙馬正生人父子亂
諸侯大夫不復知天子之統作春秋而西周之人畜
可以定矣即王事視天道聖人是非天下編年所以爲經
國家今年已未遂數明萬曆已未爲終局遼西遼東兩天子
帝制自爲中宮亂成於中璫盜賊自其年起遂滿天下不

復畏天子之法修明史而有明之人盡是非亦可以斷矣
即天道觀人事此臣見非天下紀傳所以爲史然而春秋
之已衰新趨於衰衰極定衰下衆之所以思也今日之已
末漸趨於盛盛至先帝開磨之所以興也蕭愈曰七
二年相配敎周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
竟可以續尚書矣
十五朝君臣將相是非人物又悉定論須此史裁裁之

卷之三終

西北文集卷之四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illegible]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湘口後學朱正暉遵[illegible]

贊　書後

蔡忠襄公傳贊

外史氏曰白孚彩爲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illegible]吉南昌縣路之逆觸手剗削天地廓然理其學爲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技揭重辰滿元吉曾亨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爲無用之學歟世哉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匿其金易以紀功紙票公不敢禁撤周遊吉守太原追於衆議又止還寧武公不敢專趣趨爲解任聽勘[illegible]昔龍場驛丞何如哉汪御史既不重於桂尚書假令公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以倡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賴以存解汪官劾劉鄠太原有臣法矣膽生於識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爲覺公

自覺而自經慜膺落於御史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體任先封疆爲其覺受命於逆伏馬前受官號跛踆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遂志之學矣

傳公他先生有恭忠事孝傳事實論確存此以作參考

督師孫公傳贊

先生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畧其大而責其小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白帥守關而任甸救之高傑以其饑軍決勝於無糧之地必敗賀人龍圖敗官軍屢矣彼以戰場要市不殺何施良玉久持獻忠不欲北用其衆於兩敵之間卒憤也詔良玉勤王會有一騎過河無有哉廣恩號知兵兵交先去不可倚以守關亦審矣賀必丸高平左必失期垓下廣恩亦爲韓陵之爾朱弗續兵法五百里而轉餉者蹶上將饑軍爭利敗固當也先生秉屢勝之威從天

而下洛陽此時堅約束守便宜通河北山西權道賊豈敢越我而西哉賊既西犯潼關林言向讓之來路守關者所知坐令自成繞關後何知勇之不忠也賊雖入關若以四萬兵背城視戲下之囚徒萬倍終以走死死辱然哥舒翰死不識聖人先生死事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丈夫哉若乃轉輸之事則有司存師行而糧不繼軍潰之也大帥棄師實死先後督師無全者是以約束不堅便宜卒不可守也悲夫

當與千古辯明

張簡貞公傳贊

張簡貞處士私謚也曠澹多遠識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祖玉巷守簾州有傳册世以詩書顯里閈至公家落不欲更推擇爲吏是時游閒公子趣佚蕩亡行得以訾補除持梁刺齒肥輕民疾視專妄言事多故矣公一旦投筆研躬耕於城之東偏口不談世事悠然若有所愛嘗曰時寒不奠富貴之至庸人哉家世所謚毋爲業毋悔德使兒輩不凍餒足矣以故絶貴介弗與游累土築屋屋上漏下濕置丹青磁石其間時臨書愛平山畫蹟出從一長耳入市賣

薪米充幾更馬口菜蔬歸閉戶岸幘或累月斷酒肉飯藜菽瓜瓠之羹泊如也奴婢雞犬皆有樂意衣布散衣表傳綉機無羸副日暮敎杖屨之乎顧喜與田長老談農務畧說古陰德事短檠課子細至僮子指鏝綿紬織之業爇火脂夜作以爲常蓋天性無些厭也數仰屋頂視指室廬以爲荊棘會毋非佃不語從子舍見花草斥令刈去已聞有難欸息聲後更兵火無全者先是仲男逸舉孝廉巴門暴開业仗年酒門外止公夷然曰祥栩乎念昔沈以名沈渾以名渾故逸以名逸云今以身許人非是即疾驅糞土之中令孤子顧足貴哉吾道人于兹善狀云處卒徒門子滲工皆藝歨數矣以是彌覆者戴吾嘗飲不能酹若醵酺里中必先至或主人祖構筵嚴客歡然道故前後墮珥遺簪終夕無亡酒父老多公之厚燕飲焉數徵得人竊疾詐爲不知又迹盜攫米載著恥詰縣置之詞所親曰吾屬不死命且懸盜手度數歲見矣若亡入渤海長白之間幾何望也毋戒子以處亂世宜知退質行毋與人修怨毋殖田產子孫篤其訓至今體健少病臥起未嘗患軌嘆老尚善飯無穀者惡學佛優游焉以卒公卒天下亂仲男逸處里中

數年會盜平尋出成進士以功名顯野史曰處亂知退善矣哉古有道猶往來貴游彼自有其具乎處士老田間修已而不責人宜其免也至盜發數不問志念深矣群盜知有處方名所卒公孫康地少安耳即遇驪山離石之徒能勝諸乎里中愧處士厚眞鄉人也迹夫事事相爲警戒之意遠人皆幸其子光耀榮華獨於出處致意焉仲儒固多一慚哉

無遠識者言高隱鄉人耳叙斷中頌即爲箴特意言蒼鬱不覺

讀吳世家

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讓商乎讓周乎周未有天下讓開國也商之天下三十世孰識其爲周有而讓哉曰周自弃歷傳文武天下宗周太伯先以天下讓周也文之生也亦爵衛書至鄭止於邑戶武王師渡孟津火流王屋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既已奉周矣及定鼎郟鄏卜曰文興者七九武王者六八文武有天下過曆以是歸太伯之讓太伯不爲貪天之功乎世家紀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從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國與有周終始有無天下之叢

與定天下之才太伯不讓則天下太伯之天下也太伯宥吳卒不有天下彼其去天下脫然若荷之釋擔豈以身爲荆蠻之所推戴覬覦天下乎哉不以天下後其身堯舜之讓也圖天下之治也不以天下易其心太伯之讓也憂天下之亂也太伯於天下已矣文身斷髮自古無花項天子是豈冠堯舜之教使天下溟涬爲弟哉三讓何也太伯無子即使身有天下宜也仲雍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太伯不以仲雍奔吳商周之天下當歸季簡叔達不歸文武文武不能有國安能有天下太伯以身讓以仲雍讓因以

仲雍之子季簡讓是謂三讓文武始可以得天下矣武王取天下季簡叔達前是時周章君吳率太伯五世進不會於孟津退不棵將還丑於周廟周方修稱公劉古公之功德公劉與祖古公與父與不助商歸周保有荆蠻之地之民若不知爲雄家之天下者用取天下非太伯意也太伯不欲取天下其讓天下翁矣臧夫人事文王言及天下則去夷齊諫武王血牲而與謀天下則先天下亂而不治自不讓始太伯固心厭之武王封周章弟虞仲夏墟虞國也仲仲雍後也繼仲雍不繼太伯體太伯不有天下之意故

不敢以爵祿勢然則以仲繼仲祖孫乎太伯物以商道治吳商人無謚荆蠻之也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何責於吳哉吳親於楚大於徐昭王南征而不復楚遂自王在稼王時四方諸侯賓徐凡三十六國天下以治易亂吳獨安有其職太伯之讓德有焉其吳既以讓開國周章之子傳至句卑十三世內不爭國外不僭王不可謂無太伯之風矣壽夢之王也晉滅虞也蘇古公爲太王也壽夢於四子愛札諸兄讓札札棄其室而耕諸樊餘祭餘昧之立皆欲致國乎札札固讓不受延陵季子意豈在太伯之下哉季

孔子弟子傳論後

孔子弟子家語史記七十七人石室圖七十二人古史七十九人傳疑也公肩子仲定一以爲魯人一以爲晉人遂山公冶長綦意其子仲石室圖闕不論論其著者秋晳之黑不詳所出闕里志衛人左人子行郢古史魯人梁子魚鱣齊人家語有懸亶無鄡單史記有鄡單無懸單亶字子象單字子家闕里志疑爲一人因議祀懸泥鄡非也懸自懸鄡自鄡也餘冬錄序曰懸亶今家語懸亶禮記檀弓之縣子蓋應云檀以國氏武王時有檀伯達八士之長齊以

檀子守高唐充瑕丘有檀鄉檀弓自成一家之書視冉季以下有名何以不祀或曰檀弓非孔子弟子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孔子曰立孫與林放問禮等所載仲梁子七國人春秋定公傳載仲梁奚檀弓不與於祀闕里志檀弓縣子其或縣成一也春秋莊公乘丘之戰縣賁父死御至繆公有縣子至威王有檀子其檀自檀縣自縣也鄡氏未之前聞漢史以爲清都路史以爲靖郭清都晉靖郭齊宋儒遠晉而近齊封聊城侯吾疑焉徐廣斷爲鄔單二鄔妘氏之國鄔臧敗以犧牟爲鄔氏大夫祁黃牟

羊舌之十縣唐封銅鞮爲是銅鞮晉離宮數里詩書禮樂衣冠文物之所聚孔子稱伯華叔向子家來學有之其下與鄔直翼春秋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晉後取鄔鄔人走周杜氏註緱氏西南有鄔聚遠矣鄔子家晉人也黃帝封神農參盧於潞商周別爲赤白之狄狄歷廧咎皋落九州之戎有隗氏皋落氏戎氏春秋晉人滅潞以潞子嬰兒歸留吁鐸辰甲氏沙子鼓子淹爲晉有有潞氏路氏露氏揄氏中路氏失地也失地猶稱國於衛亦猶衛之黎陽也狄氏失族也諸侯之大夫有所降則舍族民無氏矣狄

氏盛於晉魏唐宋之閒皆晉產上下仲章支駒必有家學而晳之列爲衛人吾疑焉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喪問於子夏子夏謂魯人衰狄氏非魯人疑衛人衛有林父晉有林父林父古之廧咎狄宋封林慮爲是狄晳之晉人也左人子行亦晉人國語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翟勝左人襄子當食有憂色國策衛晴胥靡以左氏左人也子行能自振於戎翟之俗學以聖人爲歸魯安得左人梁子魚亦晉人書曰治梁及岐古伯夷之封國國西河狐岐春秋梁云入晉有由靡餘子故梁山圻晉侯哭少梁河西大梁河

南不與焉齊安得梁子魚與商瞿論易與聞大道退而安其室家毋子之常易可傳楚人亦可傳晉人無疑（晉人並）諸書不與其為晉疑孔子臨河不濟晉人不得為弟子孔子弟子言子游偃吳人石作子明蜀秦人秦吳更霸孔子無車轍馬跡弟子以時習禮其家豈往教也哉左人亦非晉有若以狄晢之祀潞以鄔子家祀銅鞮以梁子魚祀西河公仲祀遼弟子用夏燮夷咸尊聖人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學者仰止景行去戎索而習之乎俎豆管絃崇鄉里之訓以厲賢才不復限於世類淪於國俗祭海先河以孔

子教晉人晉人累世之國患家鬩無大此者矣西河疑子夏為孔子公孫龍取蠡旗於子姚之幕歸趙今吐祀子夏鐵不祀公孫趙疑兩公孫龍田子方段干木各崇其師不知弟子之有晉人也非晉人之過也

極廖泚恍忽之中而語皓根據傳信決疑奇聞確允。

書楓仲剌客傳論後

昭帝始元六年蘇武始歸具言陵宿昔報漢之積志庶幾曹柯之盟亦足以驗子長期陵不死且報於漢之一言楓仲論所以吊也武帝刑遷而族陵家漢終不食李陵之報武帝少恩哉然誤陵者路博德公孫敖管敢李緒也與陵者子長子孟上官少叔也子長坐李少卿事報任少卿書見似人者而喜矣子孟佐昭帝遣陵故人任立政招陵陵不復歸非有老將賊臣格其行陵自樂此安見其圖報漢者有報人之心而人不備曹沫劫盟以報魯有報人之心

而人不疑秦開走敵以報燕布衣之怨流血五步陵未之能處自始元更元鳳元平中間七年陵死陵或日暮倒行焉七年之前至武帝太初二年陵降已十六年亡在外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右校次骨都谷蠡屠者諸王單（先冕一步）于數累之上其法枚叒者死何刺客之敢行後二歲漢四將軍出三道且鞮侯待余吾水南連戰十餘日陵為漢（報漢之際一）可從中起不便亦可亡歸歸涎野侯不歸郎王黃趙利其人陵不能為故知賊新知刺客之言也然亡歸便也明年且鞮侯死狐鹿姑立且鞮侯兩子失職會二師七萬出五

原商丘成三萬出西河莽通四萬出酒泉陵將三萬餘騎
輅漢若以其衆連和待稗小王之變戰隨欲擊之烏孫歸
迎自來之日遂昆邪休屠折蘭留之陵亦不失封侯比至
浚稽山轉戰九月至蒲奴水不利引還陵不忠於所事而
事讐又孤漢恩誰復信其報漢哉或曰陵壯堅戰得人之
死力漢兵陷陣却敵陵以其衆與漢也以其衆與漢蘇代
之所以報也以其衆連和灌嬰之所以暇也陵豈其人哉
貳師降衛律害其寵殺之陵嘗與漢使耳語衛律徵聞詰
曰李少卿不獨居一國陵懲貳師之死或憚律而不敢發
志圖報漢無隙可乘然陵常獨步出營丈夫一取單于耳
彼中王長右校探囊穹廬之下無隙耶自陵亡降漢兵深
入窮追二十年孕重墮殰罷走幕北貳師死而人畜疫病
孤鹿姑憂死衛律矯立壺衍鞮單于稗小王欲自歸漢屠
廬王死告姦國人不附隙矣衛律謀歸蘇武以通善意陵
欲得當此事機不容髮也單于盜邊漢生得甌脫王殲犂
汗王衛律已死兵數困陵志不就當以此時亾歸況有人
予昭帝之側書予陵報蘇武書曰子歸不過典屬國陵復
何望陵於兩北走勢利昭帝不侯降胡陵懼大不王小不

侯然武帝初自單于來降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侯十九敗
沒亾歸侯者三韓王信子降侯弓高龍頟襄城燕王綰子
降侯亞谷武帝守文景約束即育人矮人不忘陵何忍忘
之陵于閻行歸漢去李爲丙非其君薄陵子亦恥陵矣陵
王右校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西接氐羌單于來者道此
舉足左右便有重輕耶陵亦曰歸易歸易而報漢獨難耶
金蹈宋延鄜官李顒忠父子顒忠衆以蠟書赴行在誅執
兀朮不就顒忠赴同州遣使由蜀至吳以計執撒離喝出
城阻洛無舟揖盟撒離喝推山崖報父兆奇走蜀全家死
谷口顒忠乞師西夏生擒青面夜叉刀勢彬訛縛王樞以
歸捕殺害其父母弟姪者撒離喝遁去蘇尼九族一巡檢
視陵何如陵家顒忠家等死死義不義廢亦愧於兆奇矣
李陵直不報漢耳子長子孟招之楓仲猶至今惜之曹柯
一劍卒反齊魯之爭地辭不亂色不變李陵未易幾此上
官少叔叠真陵之故人也

李陵才臣負義生降之後極口報漢不嘗當時與之者
信之能令千古極奇偉人皆憐而惑之者才也先生獨
不爲所惑細搜博攷反復駁論於終並無報漢之實以

有正義凡奸雄恃才欺人者均當意悚短舌豈弟陵哉

書翟方進傳後

翟文仲三爲郡守、有父風烈。心惡王莽居攝、部署將帥、以九月都試日起兵報莽、不成、遂其先國埋名之心、收拾西漢忠義得矣。不擇宗室賢者、立東平雲子信爲天子、人心未有所屬。以一太守率孔臭鴉與三劉傳相中斷聽本部王孫慶指授、倉卒以反爲名、亦見其難也。繼莽鴆殺平帝、矯攝尊號。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若以其衆過垣雍蘧蒲稷、畧西河、三輔響應。此時茂陵以西至汧一十三縣盗起、已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得間使署置官號、趙明霍鴻必爲義用。因天下之公憤、以討國賊、別遣兵塞弘農、七將軍不能出、天下已在其中矣。不知出此、與諸將戰陳留菑、留陳留菑、道汝南近、道山陽遠、義直爲翟、非爲漢也。東郡車騎勇敢、迂回避就於陳留、必攻之地、不戰而潰矣。圍破逃固始、就執、文仲何嘗西向乎。武后臨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策取金陵、終死常潤、與翟文仲同敗。文仲敬業欲聲大義於天下、臨事乃更蓄縮。聲大義者、其無蓄縮自謀巢穴妻子哉。劉宏李孝逸、漢唐之宗室世臣、若以其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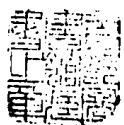
運和用灌嬰故事以觀旃壘之變漢唐猶未可知也而人盡力事瞽宏坐削而少逸饒死依瞽以就功名者可以已矣

無舊縮訣巢穴爲千古樹義者立幟

書劉文靜傳後

寂殺唐起兵司馬非唐所殺民部尚書也文靜婢妾上變唐以文靜屬吏聽吏議之歸獄已矣乃遣裴寂問狀是以文靜與寂也太原募兵舉事圖殺王威藉兵突厥文靜乎寂乎文靜官賞處寂下使老母賓無所庇文靜恐勝已者寂也寂既不能讓位文靜問狀無驗而奏殺之徒以文靜粗險畏惡其能耳神堯卒用寂言李綱蕭瑀既白文靜不反而不力爭寂故也先是有罪不至死者神堯特令殺之李素立力爭乃免綱盖出素立下哉未幾綱亦求退綱疎於東朔文靜審於秦府裴寂之所心銜而神堯始終昵寂耶位二年先發佐命勳臣刑賞失矣或追文靜折墉之敗大將劉弘基等覆沒欲因事誅之明年裴寂拒定楊平潰遂陷并州神堯不聞問寂李綱分別實誅之使宇文歆輔之忠亦皆置之不問與寂同罪故也故曰殺文靜者寂也劉仲責太宗嘗以死救胡氏嘗言所以不死救之故文靜歸心太宗神堯殺文靜者疑太宗也嘗曰此兒久在兵間被人教誘文靜無役不從豈得讓教誘於人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疑太宗此時自危能死救乎文靜死定楊南來議將

纂如秦王者寂自請行神尭遂以遣行疑太宗也淵奕楊
文幹反由建成劉武周亂由元吉寂賓於主其間與嬪妃
共讃太宗介休寧州之役非太宗不定而猜疑益甚楓仲
謂尭救文靜能得之於神尭乎文靜事非其主久處危疑
之地（文靜書此）苦秦身以退君臣無間父子兩全太宗父子兄弟疑
亦少釋惜哉文靜功名之士不解也
裴不能讓位劉不能讓功功臣得禍正怵肆毒千古
如見然並獨建代系王隱太子不相全亦如此

書溫嶠傳後
微（嶠）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於以義激之不以其子忠
其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為之嶠欲正為母服議定君臣
母子之大倫絕禍以為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又不以
事徵之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暨嶠勸進
母故持之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賊嶠在太原
亦降賊降賊嶠並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其衆之衆一敗
不支太原因是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皆所得料而自主也
溫忠武慷慨造晉特蒙絕禍之議說出絕禍緣起正欲
濟國難以保母子及太原既降又不以子易其君卒樹
晉有成立追母服忠孝皆衷不深憐而舌短之忍矣

西北文集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畢振姬撰振姬有四州文獻摘抄已著錄其文頗縱橫有奇氣然劍拔弩張之狀亦覺太甚其云西北文者太原傅山所題以東南之人謂之西北之文也元好問中州集題詞有曰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傅山所題蓋猶是意然文章公器何限方隅韓柳皆非南人歐曾亦非北士門戶相誇總拘墟之見耳